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9/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四卷論訣一卷

〔宋〕陳傳良撰 方逢辰批點
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六年朱暉嚴陵郡齋刻本

..... 一

南塘先生四六一卷

〔宋〕趙汝談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五家四六本

..... 五四

騷略三卷

〔宋〕高似孫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汪氏裘杼樓鈔本

..... 七三

棠湖詩稿一卷

〔宋〕岳珂撰
天津圖書館藏宋臨安陳宅書籍鋪刻本

..... 八九

重編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十一卷

〔宋〕幸元龍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〇二

臞軒先生四六二卷

〔宋〕王邁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五一

獻醜集一卷

〔宋〕許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十六年武進陶氏影刻宋咸淳刻百川學海本

..... 二一四

斷腸詩集十卷後集八卷

〔宋〕朱淑真撰

日本東洋文庫藏清同治二年潘鍾瑞鈔本

二二〇

巽齋先生四六一卷

〔宋〕危昭德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五家四六本

二四六

選鐫石堂先生遺集四卷

〔宋〕陳普撰 〔明〕阮光寧選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刻本

二六七

剪綃集二卷

〔宋〕李韓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

三七二

汪水雲詩鈔一卷附錄一卷

〔宋〕汪元量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末鈔本

三八七

劉須溪先生記鈔八卷

〔宋〕劉辰翁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楊讖西刻本

四〇九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二卷

〔宋〕何希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四八八

牧萊脞語二十卷二稿九卷

〔宋〕陳仁子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影元鈔本

五二二

以上原缺

決策取士紀六也而猶近古再漢書
制藝則克園冊更當高國而
時茂草今亦嘆為疾陳教
之論今日策以不第為美論以不
論為尚談何容易不知其何時也
而產埃野馬之竟制之常以去其
白山所為太息於張夫子而後
即此論祖一書得日族祖破
蘇第一畫露痛不可救指而此
好無損不可謂此卷幸也夫甚
見遠生行古人以為乘常
編而後嘆一書美以也制藝代聖
賢立言而黃口假之以自藏
之門古惟在朝決其時漢古
人可得不得原百川以海而
披累數過殊令人拂衣起舞
奮袖低昂

論學率祖止齋然刊本
多遺缺至玉峯新編乃
備矣未明也今即君清
叟復加較峯批點其
體制大意則見於各
篇之評文其法度微
旨則見於各段之注
脚且間溢而潤色之
一展卷間義理粲然
甚明且備論學其得

所祖矣雖然此止齋
決科之文也呂公以
為其長不獨在文字
間祖其論者併索之
龍飛戊辰上元日傳

泰之宗山亭

新刊校峰此點止齋論祖綱目

後學鈞臺仰在孫清史編誦

甲之體

唐制度紀綱如何

樂天者保天下

使功不如使過

子謂武盡善

天人相與之際

乙之體

山西諸將孰優

為天下得人謂之仁

仁不勝道

學者學所不能學

下學而上達

告子先孟子不動心

丙之體

虞夏不言損益

王者之法如何

子貢與同孰愈

學止諸至足

賁誼通達國體

博愛之謂仁

仁與義為定名

仲尼為學

學至乎禮而止

回也其庶幾乎屢空

孝宣優於孝文

為國之法似理身

太宗功德兼隆

三施舍似曾子

丁之體

君子所性

聖心萬物之鏡

類淵天下歸仁

韓愈所得一於正

仁言不如仁聲

荀氏在軻雄之間

君子學道則愛人

動靜見天地之心

復鄉里里選如何

論祖綱目終

論目

上

蛟峰批點止齋論訣

認題

凡作論之要莫先於體認題意故見題目必詳觀其出處上下文及細玩其題中有要緊字方可立意蓋看上下文則識其本原而必意不差知其要切字則方可就上面看工夫此最作論之關鍵也

立意

凡論以立意為先造語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造語不工未害為佳論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渾金璞玉亦為無補矣故前事作論要先於體認題意者蓋欲其立意之當也立意既當造語復工則萬選萬中矣然立意亦不拘於一律要使易於達文今之名公為論如題自在議論處出則多以議論立意在建明處出則多以建明立意在建明處出則多以建明立意九論包一議論建明答問意則造文易矣

論訣

造語

造語有三一貴圓轉周流二貴過度精密三貴精而簡按九學造語圓轉必先取句語多反復論做一樣子看其如何說起如何辨論如何互說如何引證模倣其規模則漸漸自然圓轉九造語不能圓轉者最是無可說得但猶將說人之才義必言其父之餘慶又言其師教之有義方然亦在於性質之良義又言其父將之

琢習然欲施之速猶在於涵養之不替知如此推廣則圓轉不窮矣既既圓轉周流則常有人之段落過度處近日名公多是上段引起下段意不然便別作一道理使之照屬故意脉貫終篇不識絕處無片言可增減殆與渾金璞玉無異此其為得也前數年文章常於段落處斷絕故去之亦得增之亦得蓋其時如此不可為矜式也如要學字當以今文為正既既學得過度精審處便可取顏公戒俞公列等論熟讀厚其高語語括則當於下字上着工夫蓋下字既工則白語自然精拔矣如此則如履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而況但欲中有司之程度乎

破題

論諫

凡破題為論之首一論之意皆涵養於此尤當立意詳明句法嚴整有渾厚氣象則觀者不敢以輕視之前輩謂主司看文如走馬看錦論之去取實係於破題蓋破題不佳則後雖有過人之文亦不復看也近日名公破題其得法宜細觀之

原題

原題正咽喉之地推原題意之本原皆在於此若題下無力則一篇可知前輩多設譬喻起近歲頗無定格或設議論或便說題目或使譬喻而使故事為多要之皆欲講明主意而已主意分明則為得體

講題

講題謂之論順貴乎圓轉議論備講一題之意然初入講處要過度精密與題下渾然使人讀之不覺其為講題也方是高入手段若講與題下作兩截去則近乎古矣常規陳公武章公類論未嘗有腹但題下便是講題此正二公高處但人不知其入講耳近則公昉亦從題下便說去大類講題而正講規模則隱然不易此正要仔細玩味將他所長較我所短則文字自然加進大凡講題實事處須是反覆鋪敘方得句語圓轉然論腹正如四通五達之衢最無繩墨須時時繳歸主意方得緊切如小兒隨人入市教步一回顧則無至失路若一去不復反則人與兒兩失矣初學論者最宜加審至習熟緩橫則不在是

論諫

使證

講後使證此論之常格也而今之名公則不拘此蓋今之為論多於題下便使事引證正講後但隨事議論則或證之而正使事證題蓋意然初學論者亦不可不依常格至縱橫習熟則在人焉然使事亦須是立意簡徑句語清奇若事敷演作一段則非今之體矣故善使事者但一二句至三五句而題意已瞭然前輩謂學使事不可反為事使此至論也

結尾

結尾正論關鍵之地尤要造語精審遣文明快蓋精審則有文外之意使人窮之而益不窮明快則見其力不乏力使人讀之而有餘

味意益不窮文益有味終篇而三嘆矣人多於結尾之際才力窘
乏則謂論之用工不在於尾故將簡簡備始末知為論者也凡
為論未舉筆之先而一論之規模已備於胸中凡結尾當如何反
思如何議論已所深意於論首故一篇之尾貴於無所歸而
又有餘意而意不盡文至謂後而始思其結尾則意窮而復求
必無是理縱求得新意亦不復渾全矣此取作論之病學當不可
不察

欽峰批點止齋論訣

論訣

四

欽峰批點止齋論祖甲之體

永嘉止齋陳先生傳尺 君舉著述

嚴陵欽峰方先生逢辰 君錫批點

知嚴州府事淮南朱曜景文重刊

唐制度紀綱如何

評曰太宗治國平天下之法則詳且密而脩身齊家之法則
畧且疎其所以猶能扶持三百年之唐者尤幸其治國平天
下處自親微勸行仁義一言來而其法猶得先王之遺也這
是得法之詳密處其所以止於為唐者正以其脩身齊家
法疎漏故也後之儒者不識道法非兩件物事乃謂古人純

論祖甲

任道後世純任法遂以唐之制度紀綱無道德之味而不知
其得處正緣有些道德之味以唐之制度紀綱其失在於詳
且密而不知其失正在於疎漏處故也

天下無離道之法離道非法也古之治天下者純任道後之治天
下者純任法儒者固有是言自儒者之為斯言也而始離道於法
每以為後世徒法而已其間固有彼善於此者暗說切取先王之
制而整齊之使天下之無法為有法然而分畫益詳維持益密而
道德之意益薄是亦徒法而已嗚呼徒法必不能以自行此句喝
而其失又在於徒法也此此句喝漢而下法莫備於唐而先王之法
猶僅見於唐太宗之所以為唐者其得諸仁義勸行之一言歟

破夫苟行仁義則其為是法者必有以出是者矣亦未見夫
不粗知先王之道而能舉其法者也粗知者用舍後然則
道於法不惟不知唐真不知古唐制度紀綱如何愚請卒言之
係敘○三代而上治天下之具其九見於詩書其目見於周禮其
織委曲見於儀禮司馬法與夫傳記之載所謂秩宗政典九刑
之書者類不勝紀以經傳註載法吾求其制度矣自其身之往
亮服如放之於表著之位鄉校之齒井牧之畫軍旅之伍吾求
其紀綱矣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古人是就身與家上做出而達
之於尊卑之秩長幼之叙內外之權輕重之勢凡所以分書甚詳
而維持甚密也當是時清談不作所謂清談者指出間一筆而士
大夫相與講切率不外此蓋至於舜禹傳心精微之論寂寥簡短
不結數語如傳道處夫豈不足於道而數教於法守數夫誠非不
足於道者而猶數教若是蓋不足於道而為道者道者本不相離
道非言任道而廢法之論其始出於周之末造儒者傷今思古
仲尼嘆魯之言噫是非夫子之言也何者春秋一書固拳拳為制
度紀綱作也自漢而下自漢而下晉以清淨廢法梁以虛無廢法魏以
夷禮廢法而卒大亂若是而曰徒法之失彼烏知法哉然則自漢
而下人主粗知道者莫如唐太宗粗知法者亦莫如唐太宗

合後而不蓋嘗論太宗以戰爭百勝之餘一旦悉心委計聽繼
之言以行仁義正意不以仁義為柱然則唐在法未詳此時此
意殆與牧野之師下車未幾而身就三國之虜以訪決範者同
若是而不足為法王二字有甚意思武將誰足以為法耶自今
觀之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其制度粗立如此若內之省府外
之方鎮其紀綱粗張如此非其有行仁義之心歟先講太宗治國
於仁義則是數者將以憚廢廢否則以無近功廢又否則以端緒
出於周隋而取習其後廢唐之法粗可以傳後非偶然者凡
目休當考其變壞也轉作未死中得活但只言雖然一丹傳
之良民猶有在官之田也廣騎未立府兵尚無恙也兩稅未併租
庸調如故也樞管未分於中書則府省猶前日之旧也藩鎮之擁
兵未強則權臣殆無以陸梁也此非別立一段自是文勢轉合如
法猶在而唐之亂形已見藩牆之間敵國生焉獨何歟使紀綱制
以有儒者因是謂紛畫益詳維持益密而道德益薄之效開法
藉口以盡去先王之舊嗚呼吾獨以為唐之三年而存者為其
猶詳且密也此講太宗精唐之一丹傳而亂者為其猶不詳且密
也此是一篇骨子進何也身者人之儀也一正句家者天下之本
也宗廟朝廷者州閭鄉黨之所從始也此最難說須看唐世之法
大凡嚴於治人臣而簡於人主之一身太宗却不是一身偏於四境
而不及於其家州閭鄉黨井斷然施之實政而朝廷宗廟之上所

謂禮樂者則皆虛文也先後當是時坊園有伍而閑則度太
制古人制度宜不如此不提起古上下足以相維而父子
法相保保古人紀綱宜不如此若是而又曰唐法之病於
唐之制度紀綱宜何加焉曰自其身之社席冕服始唐原
故之於表著之位職校之齒井牧之畫軍旅之伍則唐之制度
唐之制度而三代之制度也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而達之於尊
卑之秩長幼之序內外之權輕重之勢則唐之紀綱非唐之紀綱
三代之紀綱也先以後世取焉三代之法吾固不以望之
吾梁魏也至此又就後世取焉之意至於唐略定而多缺幾舉而

卒不遂是將安答夫以太宗之英明可與行仁義矣而纔若此
何也法過彼固出於好名而非由內心以生也古之論者曰
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
也得如斯人而與之復古之法庶乎詳且密矣庶乎知法之果不
離道而清談不作矣宋說太宗之仁義只是假仁義而已不如
此

仲尼不為已甚

評曰已甚者太甚也龜山曰聖人處本分外不加毫末此仲
尼下為已甚之本旨也此篇專以中庸所謂道之不行知者
過之作主張謂聖人欲行其道於天下則不可為太甚之行
以絕人太甚則人病其甚高難行而無有行聖人之道者而

聖人將孤立於天下而道愈不行如此則道之不行未必皆
天下之過而亦聖人太甚之過也此仲尼所以常自抑以通
天下之中人也歟

聖人之道欲行於天下欲行兩字便含第一則亦不可然而也
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高則聖人之於天下亦難乎責之以詳夫
以其望我過高也而吾又詳責之曰必如是而後可與行道使天
下皆如聖人之意則亦矣不可者惟天下之不能盡如意也故其
勢將必至於拒絕而人心亦重自疑畏矣嚴拒絕之法以立疑畏
之心繼而後聖人始孤孤法法嗚呼吾未見夫孤立於天下而後可以
行道於斯世者也此句然性有此無意於天下然以自潔者之

論神中

為而謂天子為之乎此句含當使而美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已
甚夫子之道所以至今不廢也且天下均若人也均而聖人
獨有以異而舉世無與為侶此固天下之所望而震焉者也幸而
在上為堯舜為湯武以其震天下者而用於天下其事便其理宜
則亦可以徑行而無忌勇為而不屈不幸而在下無堯舜湯武之
位以其震天下者而用於天下其事逆其理反必以委曲為之吾
猶憂聖人之道大天地不足以為容此段方而終其身窮焉而無
所入矣若是而不甚焉吾不知夫聖人之以道自累如此也天道
之不行也未必皆天下之過也或有道焉而不善用之也蓋立已
於窮而其固不可犯而強人於太難者才豈有所弗堪以是

不可犯之形以求當平弗堪之情則其通始不可行於天下昔
著子游謂曾子曰三難昌黎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
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夫以其堂堂也疑似足以拒人
則人雖有樂為善之心而不敢與之並立使人有為善之心而不
敢與我並立則凡沮人之善心者皆子張之為也此篇用子張事
謂之仁用子文彼子張一賢者爾謂事不子游曾子皆其深交而
猶以其堂堂而病其難況以夫子之聖而甚焉之吾見天下之病
夫子者多於病子張者矣是則夫子之所憂也他日子張之論
交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不佞吁是非子張之言也
應得其諸夫子之憂之而告之以是此夫子之講論而廣其介然
之量也歟其曰異乎吾所聞蓋聞諸夫子而已若李不河這一句
蘇子頌也吾於此是以得聖人天地之為量也故其言曰鳥獸不
可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聖人之憂固至此也哉且君子
誠不可孤而立也其出也必或為之主或為之僚其處也又
必或為之徒一出一處未嘗一日離夫入也自君子誠不可孤立
羣鳥獸而已矣則不可一日而無人而夫入未必皆明君未必皆
賢卿大夫未必皆君子第吾則曰是皆不足與行道惟遠之不
暇惟疾難之不足惟恐其欲變之不三變則人既不可與居言
有群鳥獸而已矣夫舉斯人而不足與居至於鳥獸焉是群聖
人之待人類薄於待鳥獸也嗚呼又烏有身為仁義禮樂之主而

可以待人類薄於禽獸也哉此夫子之講論是故夫子之於晚周
苟可以仕不必皆明君也苟可以交不必皆賢卿大夫也苟可以
款不必皆才子弟也法聖人之道非固如此徇乎人也
不如是則道之不行於天下其過不專於人而吾亦與有愧焉故
也夫惟其如是也如故雖春秋之時之人見不猶能樂其
而用其情愛其然而安為之黨衛靈公哀之君自忘其愚不肖而
願有所請由來數子非不急於仕者陳蔡之厄極矣寧忍於飢寒
流落而不忍去嗚呼此豈夷齊沮溺段干木池柳之徒能致者哉
也此篇結頭前人用反是多費筆此孟子所以始食是而願學夫
子也此篇上生下仲子之兄不義而受齊祿猶盜竊也戰國之諸侯
其取諸民猶櫟也猶盜竊也不可以居猶櫟也不可以受孟子則
曰吾猶居之櫟受之而不以仲子為廉且戒萬章勿卻也其於容
氣象宛然孔氏家法也噫嘻矣軒之似夫子也甚矣軒之似夫子
也可法

樂天者保天下
評曰孟子有畏天樂天之說蓋天者理而已矣以大事小以
小奉大皆是道理合當如此樂天是自然合理安行之事也
保天下者仁人之心至公也以大事小則無不覆載之畏天
者是不取遠理利行勉行之事也保其國自保自而已此篇
說天又別專以莫之為而為者天也一句做天蓋天下之事

非自裁為死者皆天為之以湯文聖人而遭無故之變
湯文有以致之哉不是人做出來底便是天了湯文則死而
不校一切聽之安之後世乃謂湯文之事小姑有所忍以就
大謀此是以後世利心窺聖人也但說保天下廢略而亦包
不上來今稍改添大意謂彼以橫逆來我受矣則彼之橫逆
能及我而禍天下如此方說得保天下精切

聖人之心其所以安於無故之變者初非其利而為之也主事變
之來而出於無故者人情之所甚不堪而聖人豈固矯情而安之
者誠知夫天下之理凡非吾自為之者皆天為之則夫無故之變
亦天也惟知天理之或然也而是非曲直之說無與乎其間則亦

論祖甲

不必歸咎於彼而求伸於我是故遭之而不怨受之而不愧不疑
不愧則坦然無事而事端不作則彼之所謂無故之橫逆者及我
而不及天下嗚呼聖人之安天下如斯而已矣天下之被吾澤者
吾猶不暇計而況乎謂聖人為是不校之形乎引起下意將以大得志
於他日也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而論其人則曰湯事葛之至
事昆夷世之君子惑焉蓋曰湯卒有葛之師而文王卒有昆夷之
役或者湯之事固有防就於天下而弗其樂天之情吾固為湯
文辯且為孟子辯也甚矣世之以利心窺聖人也從利字上彼
特見夫聖忍以俟時舒徐以觀變者之為與吾聖人樂天之事形
以相近也則亦曰聖人之心固將有防就於天下而弗其樂天之

情與曰豈天裂眦之怒哉於嬉笑有即之毀隱於緘默與市人

少知義者不為也而謂聖人為之乎故夫聖人之心本可以利心
窺也豈上彼其被意外之患而居之以寬有積強可為之勢而退
焉若怯者是樂天其分量固大其見固定而察乎天者固密也何
也凡盛衰之相推而貴賤之相使強弱之相加而賢否之相用其
至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留者是必有數焉默行乎其間而人事
不能以獨專是故子路無所憚之理而公伯寮無自慙子路之心
孟子無可沮之說而臧倉亦必無沮孟子之心委折茲天說也
聖人之盛德而天地之間猶有夫撞牆叫號念觸而怒抗之者是
豈聖人有以致此而夫人而繁為而如此也意者其天也邪說天

論祖甲

是龍學也惟此直是說到天之蓋至於是吾固不知所以使之者
而彼亦不知其孰使之者我與物皆聽其所為而莫得已聽其所
歸吾於此將孰從而尤焉有順受而無捍拒有暇豫而無遑遑者
哀矜撫慰而無忿憤鬬爭自此以下至何則於彼以橫逆來而我
安然受之則彼之橫逆之禍能加乎我不能及乎民得保天下
能犯於毫殷岐豐之君而不能勞動震駭乎毫殷岐豐之眾與夫
葛伯昆夷之民隱然之福及乎天下而吾則何利於天下之被吾
澤哉水不與土爭而魚利山不與木爭而禽利聖人不與國爭
而天下利亦其有容之末效不戰之餘福固如此爾聖人不知也
而何利乎他日之得志哉雖然彼其始事焉終伐焉而惑乎湯

文者亦不明也夫之說也天之說固有定未定也以天之未定則
庚之師蓋後來是天之定聖人不得違天以事之亦猶前日是天
天之未定聖人不得違天以討之也聖人只是由天如何是
 之於物也其傾也或張之其就也或困之日待暝也大明雷將震
 也深墊是其猶未定也葛與昆夷猶是以難湯文而湯文猶為葛
 伯泉夷所屈其諸未定之天歟及其定也則湯文有不得已者矣
 昔者亦嘗疑於禹益之事且禹之伐苗也固歸之天而益贊禹之
 班師也亦歸之天又引禹益之贊禹王曰定順天以討
文之始事桀伐桀是順天而奉天時以前日之
 伐為天則今日之還非天矣以今日之還為天則前日之伐非天
 矣而禹益皆曰天焉禹之該伐焉姑假天以辭於苗或益之欲
 還也假天以懼禹邪禹益非假天以自文則必有道矣吾故

曰禹之於苗其始伐之者天也而終還之者亦天也湯文之於葛伯最失其始事之者天也而終伐之者亦天也不然禹為過癰而湯文之志荒矣

為治顧力行何如

批云此篇以無徵不信作主張蓋就出處攷時節立說且武帝一即位便召申公問治亂之事可謂銳於治者申公便合說其為善其為惡某事減某事否如此不分不曉鵲突開兩端說此亦難於主張尋常只就力字上生意謂怕武帝始銳終怠故以力行勉之此便是危科之意○此篇却就何知兩字上生意謂帝初即位便召申公問治亂是時帝心之趨

舍未決好惡都無證無證之言人主不信故公只說為治只
看人主所着力行者何如蓋有所待而後言也此却說得何
如字精神

士有一旦卒然遇其君者未見其趨舍之方則亦不可以徒害之何者未見其趨舍之方此處發徒信而諛之固不可徒疑而禁之又不可蓋吾誠有見焉則語之有故而入之有繇斯可以切中其心而深動乎其聽語之無故而入之無繇彼將以為卒然之妄言而無益於理亂者矣是故君子寧緩言之始勉其所自為而徐為之計申公始見武帝也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公之意蓋有待而後言也嗚呼可謂老成慮者矣何也何也字大言也按此等事成辭言

論相 甲
於其君莫難於君欲聽言而吾未得其所言也羨慕之未事趨
向之未一原韻換過則其臧否無形而得失無證而言之不過曰
欲如此欲如彼夫莫得其當而一聽其所擇此所謂書生之冗談
而人主之所習聞者昔者傳說之遇高宗其君臣甚相歡也而說
未始有一辯及當世者命之以納誨復之以從諫皆大略之說也
及進之以率百官則始一二而言之蓋至於黷祀之論累數十言
而高宗侯其終篇輒勅其說而有旨哉之歎然後知說之發誠中
矣只就此兩便結原說說非有懷者猶如是蓋卒然一見之頃其
相告之語法如此武帝之立牢猶未冠而其任申公也臨政猶未
嘗月也用事及王恢莊助之策未施而邀功之隙未開文成五利

之技未備而神仙之好未萌如故其之賦未奏而文章之習未
勝張湯杜周蔡羊孔僅之徒未進而賦欽刑法尚景之舊也
上三說一律此 校尉
轉深清儒或文之法當是時仲舒劉向董仲舒為之舊則疑於是田
蚡用權而不之禁則疑於亦出見臧節莊與論繼術則又疑於是入
見實與論黃老則又疑於非公也以山林耆老一旦入對其諫
邪勸邪抑屈陳其物而抑說之邪夫其幾冠之年全備用方為是
未林之後以疑於是非之心而聽勸諫不定之說則是誠無益我
故豈非其所自為而詳察其行事哉此併入下段批判不勝氣
也 凡天下之事履之而後見有所試而後可以求其所欲
也使武帝力行之人愚其政蓋其事得則吾有勸未晚其政不

論相甲

卷十二

善其事有失四某字非論則吾有諫未晚嗚呼老成慮碩不輒
察也如此夫當禽而射矢無虛捨天下之良工也意病而如藥醫
為之故凡與人而有言而不言不見信者非其料想之說則其實試
之說也况人情有其意而無其形只一况字便轉吾從而言之則
諱懷其實而無其名吾從而指之則逃孟子一見齊宣王遂許之
保民宣王不自諒也易干一事齊王甘聽焉管仲之責楚固巧矣
南征不復之事楚終得辭之無他吾臆言之也孟子告齊王亦
不勝計得兩個條件而齊王是故臧否無形得失無證則不可徒
言也君若申公者誠非所謂書生之冗談也 校尉
使功不如使過

評曰有功者用之而有過者棄之此人情也今却言使功不
如使過須要說出功如何不如過此篇只把功過二字反覆
說結處處微點破意便曉然辨析事理曲當人情用事議論一
段復一段只是如此袞袞去深得論體都不可律以常調
天下之事時其所長者必敗而壯其所不能者常獲故夫意得志
滿者不可要違而挫敗困踣者是乃明主之所不棄者也何則人
臣之立功不憂其挫而憂其銳不憂其敗而畏其專蓋惟挫者難
戒而銳者必驕敢者處事以易而專者難之也夫事不如人意
者十常八九此中語天下之事倚其必集者未必能有所就也
以天下不可必集之事而使意得志滿驕且易者為之 校尉

論相甲

卷十二

唯難矣哉惟夫推敗困踣之餘則其心切於自効而愧於無以
自贖也切於自効則其用力也專愧於無以自贖則其為謀也不
敢不戒以此過事其與夫驕且易者遠矣此語大妙論自請以
此其人君圖任之際其可棄斯人也 校尉
意人有常言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 重臣過字 重臣過字
以成敗論也 只一句掉轉 士以成敗論天下微全人矣凡天下之
物遭一蹶者得便更一過者長一識傷弓之鳥當飛驚魚之魚
深世之深思遠慮之士亦未始不以其困得之也故曰常勝之
家難與慮敵其機心也危其慮也深故選必世之所謂成學
子也士果可以成敗論哉 况夫英雄豪傑之士非以其才力餘

為事而其更事之不多器識堅忍之不足為可慮也
機必生於憤憤之後知情偽者亦得於險阻艱難備嘗之中
此得志非人臣之福也語故凡英雄豪傑之士不有以沮抑其氣
下拂亂其所為以固其謀以大其所受者不足以大用於天下
昔者留侯以其間秦之志留侯子房之用蓋不勝其忿而奮於一
擊之間當是時子房蓋幾死矣及其以謀輔高帝則能舒陰伺
以決楚漢之雌雄李陵之勇嘗以數百騎深入不毛之地蓋漢將
之翹楚也而終於憤軍降勇是阿其拙於前者或智於後勇於昔
者乃大繆於今邪蓋惟夫一擊之誤陷於虎口者有以怵懼留侯
之心而增益其所未能深入之功高出漢廷右者乃所以盛李
陵之氣奪其魄而覆其軍也嗚呼人君其可以摧敗拂亂之者而
棄天下之英雄豪傑也哉大抵天下之功未嘗不成就於有所警
懼而敗於有所忽也懼心起於自訟忽心起於自矜茲二者功過
使之也昔人有夜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援弓而射之二發沒
羽下視之乃石也却而復射則矢躍無迹有二出處故不指人名
下視之石也却而復射則矢躍無迹一見劉向新序云楚漢
下視之石也却而復射則矢躍無迹一見李廣傳夫射一也而中
不異焉何哉以虎視石則其心有不免之懼以石視石則恬不知
懼而以戲處之者也故夫以功處事以石視石者也以過處事以
虎視石者也人君之用人也能得以虎視石之心者而用之亦何
所不濟哉而每每以過棄人至此方是未免以成敗論矣愚嘗見

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以謂百姓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天幸不至之絕法
論李廣為將不覺引過孟明秦穆又不覺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
過文帝費廣去則結矣元昭骨了即定矣夫子長不少假借於
屢勝之去病而獨倦倦於老死不侯之李廣何也亦嘗疑之矣蓋
至和孟明秦穆之事然後喟然嘆曰嗟夫子長之意深矣世無秦
穆不識孟明士之以有過棄者不獨一李廣也賈誼紛更之請似
有少年浮躁之失誼之思未熟也長沙之謫誼有大過人者矣而
亦卒以不用死嗚呼誼之不得為孟明不足恨也文帝之不得為
秦穆可惜也哉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論祖甲 十五

評曰此篇只以舜禹自視者若不足故不見天下之可樂為
主其微意謂舜禹之有天下為無故之獲若後世人主一朝
而受天下無故而未附已則必偃然以首出庶物自居舜禹
則曰我何以得此也我何以居此也與之之初則辭而避之
得之之後則推而去之常見天下之不足樂此無他其自視
者小常若擔當天下不起也

不與之說○明道以為治天下只順他天理聖人元不以已
與之○伊川則以不與為不與求而得天下○呂氏以為舜
禹有心於天下而無心於得喪 朱子曰不與猶言不相關
也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不見天下之大為可樂者其自視小者也夫自一介而上此意其
皆人之所役役焉求之而不遇者况乎天下而有無說之獲
我天下不可以無故得也而僅然得之則吾必有以大過人者焉
呼吾視吾身誠有以大過於人而能得天下則夫天下者始可寄
之以為喜固之以為私何者其自視嗟然大也惟不自見其
大則天下之嚴乎我者累乎我者又何假視之以為己物哉知此
始可與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說焉○且堯授舜舜授禹誠非
敢輕也誠擇之試之詢之下之之志而後與也夫擇於斯試於斯
詢且下於斯必無以易我者焉而後上之人退然遜之下之人僂
然而戴之則夫所以崇高貴我者皆其善後之深計而其所以

譽也實則以勸沮非以立權也權樂以權設非以歸治也吾職之
不恭吾責之不塞吾懼焉而已矣此下至則大釋之安安者必其
擾之懷懷者也不見天下之大為可樂者其自視小乃所以為大
也何者無係於物者無我也無我則大矣九天下之人簞食豆羹
形上抱關擊拊皆可以驅匹夫匹婦之心何也我小而物大也是
故禮意外之中者多盛氣會處之功者每德色以奔禹之得天
下而始之以然然終之以然然其胃中之藏天地同量盈之而
盈虛過矣而已化境遠之道亦可想也而好事者猶曰舜臣瞽瞍
而禹德臣伊尹子嗟乎吾嘗聞傳至舜之傳禹伊尹如釋負皇皇
如卸衣而禹也雖衣服飲食之微皆不少適者意夫過卑以下
其臣而願以施諸其親不以便其身而願以利諸其子孫雖微孔
孟吾不感之矣而况孔孟之說昭如也此意
子謂武未盡善
評曰此題却要觀聖人為武王占得地位亦要人說若據伊
川則非是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矣傳
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若諸儒則皆曰湯之慙武王之未盡
善一也橫渠曰舜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
所欲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帝堯號亦因時而已非有
心迹之異也此篇正用橫渠無心迹之異一句做主大抵人
惟有心之過乃欺瞞人非其本心之過者何必畏人之知武

王之伐商不奈何也故雖得天下武王不以為樂而不滿之心不能自遏而泄之於樂故其樂直名曰武直以伐商之事寫於聲容之間而自著其不滿之心到此則武王之心越分曉矣以聖人無心迹之異立說越觀得聖人越見武王無心於伐商處

聖人之心苟有所不足於中者無隱也不足指未盡善無以聖人之心何至於有所不足者而事變之來則不能盡如意也事變之來不能以盡如意而吾適遭其所窮則聖人之不不得已焉而冒為之聖人之心始病矣夫惟其病於此也而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吾戚然愧然之意蓋將有

所在乎見之而不能以自禁所在指見之而不能以自禁則又何暇乎文之以為欺下果有所不鳴呼嗟其為盛德之事也武王之武所以為未盡善而吾天子所以深察其心也結尾在費九人之不幸而犯不韙之名者其辭氣容色必有所請晦者也於其辭氣容色有所請晦則君子以為犯是不韙也謂有過而諱者也其本情為之而非有所隱諱何者吾心果有所諱則亦何畏乎天下後世之所共知也古之聖人所以自知者吾心而非有所恤於天下後世之辨吾與否故雖有負俗之累而蒙人之疑亦以吾固取之而不辭嗚呼武王之武也謂他所以見武王之心而亦足以悲武王之不遇也固矣周德之宜王也文王宜王而相王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者也然文王能逃諸其身而不能逃諸其子能不與周而不能保商之不能止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集則大武王之事雖有財大不得已者也天下之義名豈惟夫人樂得之聖人亦樂得之武王亦何為而安於天下之謗而使夫後之人得借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為者武王而安於居天下之謗則必其身後之名有所不忍計而後為之一篇貫于無此二句名者人之所共諱而不諱者人之所甚惡而不去則所欲有重於名所惡有大於諱乎上自名者蓋使吾身獲廉退之名而斯民被不可一朝若之禍則是以一人病天下也武王寧以天下之故病一人無寧以一人之故病天下則牧野之師豈必待伯夷非之而後知難武王固自非之而不得不為之也吁武王之勢亟矣樂成之樂無所為周之王天下而作者邪以周之王天下而至於作象成之樂而武王之心尤坦然甚矣於此乎有不足之意焉固非武王之恥而亦非武王之所隱也謂樂成只舉提過此語武王之心猶湯也湯之無見於言而武王之未盡善見於樂武王不諱未盡善而自諱無聖人豈固以聲色欺人者蓋其曾中之藏與天地並固不肯以其心之自知而忌夫人之知也後世有或察焉此又第一蓋將緣是而得吾心之微而吾亦庶乎得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而為祭則叢謗於吾身吾無憾焉耳嗚呼世之察不足道而武王之心則見矣魯昭公之為人皆知其非禮而夫子以為知禮則意若

之責其過也無疑夫引天子不諫者之過故夫陳司敗之有言也夫子受之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夫以過聞天下而夫子以幸言之則亦寧有所不避而或者後世必有知吾言之非黨也然則武王之樂其未盡善者固武王之不幸而周衰焉有夫子焉知之乃武王之幸也歟
應月于夫子源

魏相稱上意如何

評曰魏相意上反覆褒貶先把心相知美之次以相濟不足責之題下且說相知方入相濟不足入講將三說對宣帝又得兩事面觀魏相乃用三陸事
古之君臣其心則相知而其迹則相濟相濟之不足

海祖甲 廿

君子稱以為未善也凡人臣之事君不度其君之所可為以純其有為之志者非也安其君之所可為而不輔其不為之輔者亦非也此句何者拂其上之所欲相持而至於相濟者固君臣之患惟其所行之便相徇而至於相歡者尤君臣之患也故夫善事君者雖不述其意而徇其所欲亦不歡其意而求中其所欲是非相知以心而相濟以道不能也漢之魏相有聲於宣帝之日君子賢之然帝以刑名繩下相以嚴毅總職史臣謂其甚稱上意則是矣獨惜手相知之深而相濟之不足猶未可以為善也
更引夫自知其君之可以王而與之王者伊尹也
原其心相如
自知其君之可以伯而與之伯者管仲也是故伊尹之說湯無卑

論湯之受之也亦無難色管仲之見威公無侈戲威公之用之也亦無異圖君臣之間相知如此而不可以致治者無有也噫君臣之相知應相濟誠樂其如此也已然而人主之患此段機每易於倚其所長而徇於其所快夫恃其所長則其才果於自用徇於其所快則其志易失之偏而為之臣者又每售其所喜而不責其所難入夫售其所喜則其過也易掩而不責其所難入則其不及也此句括盡漢之宣帝人皆知其為善主也不憚其不明也懼其明之過於察而入於苛也不愛其不勤也憂其勤之過於嚴而流

海祖甲 二十一

於忍也使不憚不憂其不勤也憂其勤之過於嚴而幾於侵下也魏相輔之總領衆職使上下無苟且之意而公卿多稱位之人真無負於宣帝之為者相知以心就如相之於帝也哉惜乎徒相知而無道以濟其短君子不能無恨於弱翁也
主法上情昔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善者懼矣周公之法議餘議功不處以一青絕天下之才也霍光親握天子璽擁而立之此謂金在九漢春秋則謂霍光使燕後猶將十世有之相乃發其已往之私卒使功臣之肉未寒而赤族之誅已及何如哉趙廣漢之吏才漢廷帝有也不幸而嚴乎罪尚宜以八議之法
皆之相獨戮以忤已之私憾至於民泣而請代者舉京兆尹也

何刻於以宣帝之稱名而相以嚴刻佐之甚備上意史臣之言則信矣然孝宣之治其於細繭亦相之無以獨之也歟是也夫抵人臣之相其君新非於其有餘者將順之為可喜而增其所以能載其勝而約之中者斯可貴也高祖自任以馬上治天下向故陸賈詩書之說帝之勇氣未衰也以唐德宗之猜忌宜其於亡者陸贄之仁義實扶持之二于其工其嗚呼孝宣固未必愧於二君也孰謂相賢幸也而猶有愧於二臣也哉意有法

天人相與之際

評曰此題合當擊際字起來說六經孔孟說天人相與處只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而已仲舒直指天人文接處便着迹

了所以開漢儒證應之端至劉向京房裏則又着迹之太甚了雖然舒告武帝不得不然

天下之理涉於謬者難為言也言夫言而當天下之理者惟其不誕也而近於誕則君子宜置之也宜置之而不置而猜或言之則君子豈固好夫神其說者意其將以動夫人也動人之情不動於其常而動於其異是故足以動人君子欲行其所以動人之意而非異則不足以見是故無惡於諛也夫無惡於諛而甚於言言此諛言之則近於諛諛言之則無益於實一言而動人主之心者則君子之言也論漢儒者皆陋其災異之說而災異之說則始於董仲舒嗟夫使漢儒之言災異者皆仲舒之如亦矣

吾故於天人相與之際以為非漢儒之言也君子之言也○凡君子之言必有所以不得已而後有言也君子而得已且將至於無言而況於言天下之誕今天天下之心猶可以物懼也則繫天下之物不足以懼人主之心也彼固以為無所可忌也夫以天下有猶可以懼之情猶狎常而恃異之動也則人主以其無所可忌之心而欲以其常者懼之吾見其莫之懼也已以無忌之心而聽莫懼之說法乎非天下之福也然則天之說君子豈不得已也昔者堯舜之君臣雖或言天聖皆大畏之說也而言天之者則見於伊尹見於周公大固謂堯舜之聖不必以天懼也而太甲成王之為非假諸天焉則其心亦然而自書是故天之說始於人

論衡 甲 卷之三

主懼心之衰也蓋理之在天下其明者易動而幽者使人嚴事故幽之權所以濟明之所不行而天人之說所以濟告語之所不及也且天果與乎人與否也吾不敢知也人果關乎天與否也吾不敢知也所貴乎君子之言蓋關其所不知也亦有所不能知則君子何敢言之君子而至於語人以其未知而寧犯其所不敢非其於天果則吾恐天下之有以謬已也蓋惟其語人以其所未知者易以求實其說犯其所不敢者其中固惑之也是故不失之深則失之淺失之深則人將以為恠失之淺則君惑悔之也人將以為恠則不足以為傳人主而猶悔之則不足以警夫欲一言而足於傳人主則非善為言者不能也其於漢儒之不善為言京

房與秦之徒皆固不暇責之詳也山井開經也而劉向張禹則大儒也向之傳五行曰人主舉其善則有其福壽者至今以為迂而張禹之論曰食則以為天道不必言而其積至於成王氏之禍天人之說未足以為信也而猶可以為信者以其中有所不可測也而至於不見信者則容有不顧者也故自向之說興而人主無不測之畏自向之說興而人主有不懼之怒向失之拘焉為無忌憚拘之失淺而已無忌憚則為大不忠吾故於天人相與之際之說也引易至若無忌憚是以善仲舒之言非漢儒之言而君子之言也引易至若無忌憚是以善仲舒之言非漢儒之言而君子之言也

論衡 甲

曰惡楊雄則曰善惡混三子之說固夫子乎出也則漢儒之說固仲舒乎出也吁夫子之論性也仲舒之論天人也而後猶窮焉呼信矣夫言之難也

聖人之於天道

評曰凡物之天然者命也聖人於衆人之中獨純乎天理此是天生自然可以安之於命而聖人不敢安焉每用工而自盡其性此孟子所謂不謂命也此篇轉接混融深得論體凡物之不齊皆天理也夫皆皆天理也則苟有生也宜悉相似然也蓋至於等倫之相絕氣質之殊分往往混然者一散而為是參

而顧不齊者是當其性然邪對以方主蓋必有所受之者矣夫苟有所受之者矣則以其不盡然也而聖人之固然也亦可以言命何者未始以人參焉則命之謂也命字向惟聖人謂是命也而人通之不參非所以自盡也察矣故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而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蓋實因是而論性今同體而不同稱也其必有該矣惟其精微也似問而非二似相因而非有次第故九彰著而言之辨折而言之而輒失其真或病其易失真也又舉而歸之茫昧然則性命之分其終不可言乎今夫

論衡 甲

智力不與存焉則曰是非適然之故而分外之卒殆命然邪夫苟智力之不與存焉則固命也而豈惟時與事為然邪今夫均我之而有先能者焉均力也而有先勝者焉均工且巧也而有先開明者焉非其精習然也非其父兄之教而師友之傳也則人亦曰有命法言不由精習其不謂之命歟又豈惟技力工巧為然邪今夫莫非仁而父子之固相保也莫非義而君臣之固相守也莫非禮而賓主之固相接也莫非智而賢者之固相知也其所以共由而甚安天成而不可解者亦非有待於外增益而傳會之然也應聖人則亦命而已矣由是而觀天理一而已矣由今夫以下應君子米彼其等倫之相絕氣質之

殊分至於參差而不可以乘定而聖人之於理也其知生知其
得先得其行安行是果何為然邪夫彼皆有其粗者也謂其事
智力之不與積習之不加則均曰命也聖人之於天理也其不謂
之非智力之故而積習之由乎又非特其粗者也至於仁義禮
智苟無假於增益傳命者焉則亦曰命也此上說命以下說性惟
謂聖人之於天理也其獨謂之增益而傳會之使然可乎然而
天下之言聖人者皆謂其性與人異但曰其性與人異
夫苟曰性異則
將不復強勉故凡不自盡其性者不知命者也昔者聖人惟知其
所以然者命也
蓋人道未始參焉而不參之人則烏

論祖甲之體終

保其勿失夫不保其勿失是不受命也堯舜以來見於詩書其
所以就業而不敢已也
其諸受命而勿失之道歟舜之歌曰勅
天之命惟時惟幾而詩人頌文王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自其命者言之若舜文王蓋千百世一人焉
其性全矣而亦奚用若是時幾之不察而純德之間舜文王殆有
夢焉獨可歟蓋毫釐之差須臾之離斷於吾性有不盡焉其為遠
天自若也
自若也若無是則所憂也一句反證即水行住是則所
憂也今之學者皆如舜文王之所以大過人者不其命于其性邪
可及嗟夫亦孰知舜文王之所以大過人者不其命于其性邪
公明儀曰
文王我師也而孟子亦每每稱人皆可以為堯舜

是我以其命言也以其性言也使夫人而求之性其為舜文王也
孰樂使舜文王而不尊其性吾亦未知其所終矣孔子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而不如丘之好學嗚呼幸而有資如聖
人者矣而卒不如聖人之好學是將安欲學者欲知性命之分益
於是察之
雖曰其性與人異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甲之體終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乙之體

永嘉止齋陳先生傳

嚴陵蛟峰方先生傳

知嚴州府事淮南朱景文重刊

山西諸將孰優

評曰提出趙充國蘇武稱其渾厚深沉優劣顯須如此剖判然此篇猶有縝密者蓋說習俗乃所以含山西意說賢者不能免乃所以含諸將意如此則題目盡在其中又不刻盡論凡出於止齋之手者文皆精密圖活得論之體然此又格製合於今者

論祖乙

習俗山之移人雖賢者不能自免於賢者不能自免之中而然特異者是未可以習俗之移者例論矣一篇之體何則習俗所積王之氣質遷焉惟遷於習俗故皆諱於其所長而不知陷於其所短得者其間能有所見表立於品彙傳伍之中者蓋艱其人此君子之論人烏可以例取之哉漢之諸將山西之族居多然風聲氣習喜功名而多驕驕優於勇敢而劣於涵養雖賢者猶化之而無渾厚深沉之習獨充國蘇武二子挺乎其中似非山西人物雖固立論不能抑揚之而假以例取漢山而諸將孰優微予吾誰與歸且論人於前越不當取其慷慨而當取其深沉論人於鄒魯不當取其淳華而當取其忠朴則是一格蓋舉世皆有

則有者不足貴俗之所無則絕無而僅有者亦可貴也

湍水無絕鱗風林無寧翼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其使然也

喻習俗移人鼓舞變化雖賢者墮其中而不自覺齊人多詬公孫

洪儒者猶為之楚人深於怨雖屈原之賢不能自免也

嗚呼孰謂山西風聲氣習而有蘇趙二子者乎

一詩書禮義之澤斬然於李斯之手士之苑容寬大之氣又摧敗

喪折於始皇敲朴之下其民安於戰鬪征於攘奪頑頑相高所欲

奮角距而搏且噬者到漢猶未泯也賢如李廣以敢目之可也賢

如傅子以銳目之可也賢如辛子以介目之可也

沉渾厚何有哉數子之餘益不足道

論祖乙

氣習而有蘇趙二子者乎

之先零振兵壓境雖以無道行之滅此而後朝食誰曰不可武也

街命虜庭其主欲折而臣之以其碎首全璧之勇死於一鼓以寒

體衷之膽似可快也是何充國舒徐容與以移提視罕罕之質方

休兵屯田以厚吾之勢而弱其力以徐俟其自定武亦鮮腴優優

以虛舟飄瓦視單于之橫逆雖滑於死者數四終不肯為匹夫匹

婦之諒澤乎其容浩乎其氣不喪也

嗚呼豈惟山西鍾漢之諸將孰有出於二人之右者乎

之道豈不憂其無功而憂其貪功

不貴其敢死而貴其能處死

武故夫斷微危幸蒙果於決之怒非國家之福而養威持重忠於君而不勢武者其愛國之將也孰謂山西之風聲氣習而有愛國之將如斯人也哉又謂一步入況天下之事迫於群議者易變而鼓於衆人之口者易奪也充國上屯田之計而破虜諸將惡其成而樂其敗者交至武之在匈奴李陵衛律之徒劫刺耳語者非一人也而二子視之若無曾不加動此七守之愈固居之愈安作之愈高非其愛國之心出於天賦孰能至是乎九五幾皆一是一格孟堅作史不能輕重言之意後世無君子之論則二子亦山西人耳且用一句實史此樣說得多却又無味

為天下得人謂之仁

論祖乙

評曰原出處下文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兩句作主張其意謂堯舜有天下不傳之子而傳之賢非是輕天下也正謂舉天下以與人必須為天下得人而後可也為天下得人則其人他日之愛天下亦如堯舜今日之愛天下則天下將受其賜此其所以為仁也可謂善推孟子立言之意深得堯舜之用心文字亦委折詳盡可學但棄天下三字却不可施之於今也

聖人固不以其私心留天下不傳亦不輕以於公心棄天下夫不以其私心留天下故雖天下之大不認為已有也下得仁心猶舉而授之於人亦不以其公心棄天下故雖舉而授之人非取

夫高世之名以自異也必擇夫合天下之望者而後與之則於聖人之仁天下至是亦盡矣夫有天下而傳之人人情所不樂也人情所不樂為而聖人為之亦必有大不安于心矣蓋聖人之心以為當其利於吾身而不虞其害於後世天下之民將有不擇其所欲者故夫傳之者所以憂天下也此得傳賢然使有愛天下之誠而其入無足以受天下之道此亦天下也吾身雖高世之名而天下被其實福仁者固是乎此必也其人之愛天下與吾之處天下者相若然後釋然與之嗚呼聖人其愛天下果何時而已邪堯舜之仁所以為世誦之至今不衰孟子推明之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繼之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其善論堯舜者哉。人皆曰堯舜之德惟其無心於天下也聖人之有天下非得已也故惟恐天下之不去已此其意下意聖人而望望然連天下之去已其自謙也亦逸矣其得天下何其難也此其意聖人之在天下猶乳之在赤子也此其意赤子一日而失乳父母必有所不忍聖人而忍於脫天下之累而幸乎一己自便其獨忍之也哉以天下之樂易一己之獨樂其大小何如也此其意故夫堯舜之德天下非誠安於捐天下也其處天下甚遠也此其意今天下之人之家猶世其業此其意有天下而世業常也泰其所宜與而加之於其所非望此其意其為擲天下之常也亦甚矣堯舜豈好異者而求嘯天下之常也哉堯舜

而弗天下之常必有所惻然者而非必為也勢大抵先存之心
非苟於松天下亦非苟於松天下也以故苟於松天下則朱均之不
肯必不暇計明也苟於松天下則亦何必慮試問亦何必計
下哉此其所以不愛於朱均而猶不敢遽決於舜禹者皆
虞其病天下也此其所以不愛於朱均而猶不敢遽決於舜禹者皆
而則何嘗乎變天下之故數轉可謂必得天下之人然後樂天下
而傳之非吾獨傳之也為天下共傳之也好非吾以天下與人
也以斯人與天下也
也仁人君之於天下能以其身利之者蓋寡也若後世之賢
不恤也立說免舜之於天下非惟以其身利之又以其後之人利
之以其身利之者免舜之分也以其後之人利之者免舜之仁也
仁字分處以下
慮也吾能保今日之所自為而不能計他日之所不及則其仁也
亦狹矣子文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君子以為真子文之舉
也況夫以天下畀人而為天下病獨可運天下之責哉故免之所
親為者其仁小得舜以遺天下者其仁大舜之所親為者其仁小
得禹以遺天下者其仁大舜孟子曰免舜之仁不在愛物而在
親賢蓋於此乎取之就用法
而無術要近效而無遠圖固有以其身同天下之

賤役與天下均其勞苦而後謂之仁意彼為知免舜之用心也
或曰設禹之益湯之伊伊武王之周公皆天下之人也三代之
君不傳之賢而傳之繼世之子無乃衰於仁邪曰不然聖人有
為於天下非好怪也免舜之與人非免舜意正勢也使朱均之不
僅如啓與太甲成王其猶可以寄天下則舜禹之聖亦得以為益
與伊尹周公而天下陰受得人之澤後世無致於可疑是非免舜
之意哉雖然則免舜之不為湯武也亦不故為也不可為也
仁不勝道
評曰出處是衛為狄所滅東徙潛邑齊威公懷狄而封之楚
丘齊之救衛仁矣然天王在上齊以諸侯而專封此豈為臣
之道哉故穀梁子曰仁不勝道今只順顯發明最是行之簡
潔用事老成可以為法或謂此篇本是穀梁講義以文觀之
恐非也
天下之情仁無全善故尺日情而理道有定論破難古然春秋
恕人必情而猶責人以理二用情理其情則非其理則是聖人寧
以理掩情其情則是其理則非聖人不以情害理兩句抑何者
問下情有時而越理理則可以制情以理御情其義也皆中節理
也仲春種豈不盡與之直其情而不察其理雖一得亦一失也
指春種與之則其弊也蓋甚救衛之役威公之情則仁矣而君臣
之道闕焉人謂穀梁子曰不與諸侯事也而證之曰仁不勝

道存王室也。○事有出於其善而猶不善者衆人疑焉非君子不
察也。立論直躬之直真需孔子哉。是仲子之廉廉也。而孟子惡之
以情而論則直一善也。廉亦一善也。以理而論則可以無直不即
以無父也可以無廉不可以無母也。事全在人善用者他如殺焉
舉前章此而與之其如害道何是故嫂溺援之以手雖不可以殺
權而男女授受不親之禮廢不可忘以其乘輿齊人雖所以爲惠
而君子謂其不知爲政無他權不勝禮惠不勝政其輕重固較然
也。也○明乎此然後知書齊之意。且狄之滅衛不正也。齊之
救衛正也不請于周而專于衛不正也。三句并補春秋爲可以存
衛之仁而廢尊王之道也○我以情論之齊不救衛是縱敵也是幸

引下所
用事
智也而擊虜也而亂為信也而賊皆君子之力行而蹈於
小人之凶德可不以道裁之則小人之盜君子者拂迹於天下笑
只與數語多少意外
文之簡必惠之情也吁
春秋所以嚴也仍結歸春

憐愛之謂仁

評曰此頭章難處愈則傷本文愈則失正論今却以佛老小吾仁故持以博愛之說大吾仁尊則本頭甚好顯下引援精到結尾一句與韓愈解送物議學者熟玩當見趣道公於天下見之私者示之不有君子大其說以韓焉則昧者莫覺也甚哉小見之害道也

物一自佛老離仁於道德之說而天下之言仁者始小之嗟呼彼其小之也於仁固無加損則其大之也於仁亦豈加益君子之必辯焉者表聖人之直包容天下若是然者也韓愈作原道以闢佛老首之曰情愛之謂仁仁主意正而二韻詳前韓愈以博愛名仁以佛老小吾仁也仁主意正凡君子之言道定而名之者非君子意也覺天下之不知者也天下不知易仲尼是以生生名易天下不知中子思是以喜怒哀樂名中天下不知善孟軻是以可欲名善軻理在天下自有定論而何假於聖人之名言者然則非君子意也覺天下之不知者也仁之說異於易之元仁也位隱於洪範之極而散於中庸之誠誠者於論語之克已博愛之名未立也愈也定而名

論祖乙

端祖乙

學者學所不能學

文字豐腴前輩所以為不可及也

端祖乙

卷之五

必有所不定於其性而猶有可貴之功者皆未純乎天是以勉強
矯拂常行於性之所不足而決擇料想必其天之未純者然後
為之嗟乎不困於性而後勉強矯拂之才見不純乎天而後決擇
料想之意生焉則夫君子之學而猶有所窮汲汲焉而事
其智力者此道也非也疎而不精矣蓋智力之用窮則其道
為二物也吾與道為二物而又切切焉尤其智力之未盡而極意
以求工其所不能亦就知夫能愈多而道愈離哉學以為道誠非
為是多能之求也入講學以為道而惟是多能之為求則聞
見之博遠以為思慮之深遠以為鑒仁義之為制而禮樂之為
文適以為抑一能之加一道之繁也吁吾亦為取乎學者以自足

論學 乙 卷八

而顧以能累道哉是故君子之學由乎多能之望以期造乎無
能之地實吾力於未有得之時而化其所得於無所致吾力之後
施吾智於未有知之初而忘其所知於無所施吾智之日微聞見
不足以致道必將遠聞見而後已講義微思慮不足以致道
必將冥思慮而後已微仁義禮智不足以盡道亦必將絕仁義禮
智而後已所以累道者日盡而吾之於道皆性之安皆天之固
爾而無有勉強決擇之偽介乎其間此道此心兩忘俱化智識不
用歸乎其天嗚呼其至矣結本茲夫子從心之地不可煩子坐忘
而未達一間之境也吾是以有味於莊生之言也雖然人之於
道不有所緣不能有所詣不寄於彼者不歸乎此也入講道之在

天下隱於愚夫愚婦之所共知而秘於聖人之所不知始於善而
終於神而非敢躍等取之行焉而日著焉而日安而已矣自夫
淺之為學者累於其所能而困於形器之內而過深者又好奇而
自名而不由其所以能以求入乎此道之所以無傳也昔子貢
在孔門以多能見稱用子貢夫子微示其意於從容之言
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而則以為聖人之謙辭而不之信多學
而識之之間蓋亦多也至於子游以灑掃應對為學之末而
不之從事子夏以為誣故夫累其所能行而忘其不能者謂
不之病而恃其所以能不由其所以能以求入者亦子夏之所不
收也然則學固不可不極其至而又不可無其序也

論學 乙 卷八

仁與義為定名

評曰只是原韓退之立說之意不深辯仁義不可定名此為
高也句句皆議論今之作文只是敷衍末復略取韓愈使之
高佛老數語尤有見趣
理之不明於天下皆起於議論之相持意主自夫抑之者之論過
卑而後張之者之論過高句句皆議論今之君子難於立論蓋如
此也理在天下再本不可以有言也高不得已而有言亦既卑
矣而見之私者指佛又切取其所以是執之以為固執之以為詭勝
於所見而其說始卑後世而有知言者指韓則不反其說不解其
蔽從而求其是焉其弊將至於求勝嗟夫勝以快其已私取意

論祖乙

卷十二

卷之九

十

1982

其所以學異於人也惟天下見其所與知不見其所不能知見其所與行不見其所不能行以天下之見見聖人無幾乎聖人不知於天下也以常人分聖人與聖人聖人之異也且也夫子嘆天下之不我知而申之曰下學而上達噫按夫子之所以無怨尤也○通天下理耳無精無粗無纖無妙理在天下無微顯無本末大抵聖人一之天下二之也梯稗瓦礫凡其中即道天下見梯稗瓦礫而不見道聖人於稗稗瓦礫而見道舟車器械其中即禮天下見舟車器械而不見禮聖人於舟車器械而見禮聖人之學信不可異天下之知論聖人者皆曰道中庸者聖人所以下與人同極高明者聖人所以與人異疑一疑又疑曰於上下上工切噫聖人果以異同二其

心哉聖人而以異同二其心是天下容有二理也天下而有二理則兩掃應對如之何而邪利利用如之何而為神然則聖人之學其果無以異於人也其所以異於人者遠也在遠非聖人之遠異於人也人異之也先王之迹先王之芻狗也芻狗可廢也而不可廢也聖人而履陳迹以為學則免舜何必述文武何必憲聖人之學亦只是如此特其有遠未遠而亦不可棄也聖人而棄餘言以為學則詩書何必刪定常編何必三絕惟聖人學以迹達不以迹學於迹之所傳達於迹之所不傳聖人本以公共天下而天下自以獨疑聖人此無他天下以二見聖人以一見嗚呼無幾乎聖人之不知於天下也削錄巧也見

論祖 乙 卷十五

者猶猶鬼神謂一削錄之妙人不能知况聖人之學乎以聖人之學換天下之見則聖人雖欲自白以張天下之知有不可得自貶以求天下之知亦不可得聖人於此安於天而已或者以為聖人之言自十五志學而至從心自可與共學充而至於可與權則學也從心也權也其理遠矣聖人之上達謂之學始則可謂之學盡則未可吾曰不然學與從心一理耳與權亦一理耳理之所在何所無有解牛之中而有養生之理存雞肋之中而有學盡之理存謂學之理而無有邪以其無所不有而曰聖人容有未達是誣聖人也切嘗讀禮而於大學之道在止至善之說推而求論語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說然後知學之則有所止不

學則有所蔽知學之則有所止則學即從心也知不學則有所蔽則學即權也謂學之理而無有邪以其無所不有而曰聖人容有未達是誣聖人也切嘗讀禮而於大學之道在止至善之說推而求論語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說然後知學之則有所止不遠勝天下蓋欲勉天下而進之不欲示一己之謫悟絕天下之知而入之也嗚呼下學而上達亦聖人不得已而言也孔門之高弟莫知於子貢意其知聖人之所以異於人也而賜也特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問以賜之賢而於上達而有疑孟子以為知足以知聖人汗意使天下而皆子貢也猶未能盡知夫子况天下而不皆子貢則知聖人也果非人也天也

論祖 乙 卷十六

仲尼焉學

評曰聖人之學本與人同而所以不同者淺深耳南公孫朝徒見聖人之超卓疑其學之與人異遂有仲尼焉學之問其殆以聖人之不可幾及而畏心已橫乎其中畏則沮沮則慕道之心絕矣只一畏字道着公孫朝心事且不著迹做焉學字而隱然做出問焉學底意思

聖人同天下為學天下畏聖人而自為學據語夫出於吾心之微而達於性命道德之奧與夫與我均也聖人安焉吾勉焉聖人性焉吾習焉聖人為性何達於我哉此說聖人奈何天下之人有所畏而不修一轉入此於畏而不知所修焉若高卑者蓋卑則夫

海祖乙

聖人平日所致力焉者不怠則畏故其知聖人也可乎此衛公孫朝問仲尼焉學吾知其心已奔於畏矣○嗚呼聖人果有大可畏乎其亦無所可畏也此說聖人奈何天下之人有所畏而無有聖人能之而我無能是則聖人有大可畏矣若夫聖人有之而我與有焉聖人能之而我與能焉均與於天毫釐毫間思之聖人而有是友之吾身而有是則聖人亦無可畏矣夫論世尚友居今之世而論古入之道學士大夫能事也況道在天下古今均然無外量也學士大夫有能不以其聖是求而惟吾心是求此正吾心有得則聖賢事功在方寸矣夫何遠之有彼有不能至其徑庭者知人反入以其畏心勝之也畏心勝則疑心勝疑心勝則

人之所以望於聖人者絕矣天下之人惟自絕於聖人必謂其出於聖人者高深微妙莫可窺測其萬一也此說聖人奈何天下之人有所望於聖人而不可幾及也○聖人之道精初非有卓然不可測之事也其本則正心誠意其理則仁義道德其分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昆弟其用則舟車宮室衣服飲食養生送死無他學也此說聖人奈何天下之人有所望於聖人而不可幾及也○然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均而我乃自異之可乎其矣天下之自畏於聖人也此說聖人奈何天下之人有所望於聖人而不可幾及也○聖人君子云者初非天錫以是名而使天下莫能及之也此說聖人奈何天下之人有所望於聖人而不可幾及也○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自以號呼而已矣以人出於私意以自號呼者以為不可幾及則亦不大感矣我自斯

海祖乙

人以斯道為不同乎我也此說聖人奈何天下之人有所望於聖人而不可幾及也○而聖人之學幾見自斯人以斯名為不可仰望其萬一也而聖人之名幾隱焉亦及其本而思之乎夫天命之謂性而性所均也此說聖人奈何天下之人有所望於聖人而不可幾及也○而率性之謂道而道所同也性所均道所同謂聖人有之而吾無有焉不可也有入於此反觀內思充一心之微而達於高明廣大之域克念罔念均一其性安行勉行均齊乎性則道也學也聖人也我也二也此說聖人奈何天下之人有所望於聖人而不可幾及也○堯舜禹湯文武貴然與我一也夫庸知聖人學於我哉我學聖人邪此說聖人奈何天下之人有所望於聖人而不可幾及也○爾哀周之夫子哀周之人也極極布衣若無異於人也然當時從將之徒紛紛列國雖生死患難若不敢離焉者是蓋有知之者矣其他如季救子貢有若徒卒之極口宣揚若無所容其喙者孟

子為足以知聖人汚而已矣夫子之為夫子寧有是哉彼衛公孫
朝果何人哉即使知其夫子耶則當如顏子之苦學孟子之頭
學可也然已無所致其疑固將無所容其問也使其不知夫子耶
則如儀封人達巷黨人之稱可也何乃敬其名而大畏之乎焉學
之問若有疑難而不自擇者必有大可畏者奪其情也
可勝嘆哉嘗觀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不對夫知其聖而問即
其所以聖而對子路之得多少至默然無所容答哉夫子聞之
嘆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耳夫子未嘗則夫子所以自語固未嘗有自異也然則子貢之對
孰優哉惜乎無益於對不對也外意

孟子 卷之十九

告子先孟子不動心

評曰主意謂告子如何先孟子不動心此只是要速成非是
學力所到不惟說得告子病痛出抑且本是出處意而速成
又於先字有情原顯後發明心學透澈講後說告子處雖不
直截貶罵而纖切諷刺文意淵永讀有餘味
心之有定見君子之所甚安也抑君子之所甚懼也士莫強乎心
之無主也今而有見焉則或疑是之懼何也道之存天下開闢散於
無所紀極而據其一偏皆足以悅人此皆在夫其無所紀極也而一
偏皆足以悅人好名之士其遇其所悅焉先入以為主則亦皆
可為名以自高為說以自固其不動者而不知夫習之不詳者辯

之必窮擇之不精者必敗則夫有必見者亦君子之所懼也
然故夫君子之心求至於極天下之來曲莫窮窮則夫不
可以信也也已明乎此則知告子之所以先孟子不動心者是其
所以異於孟子也一夫人惟一心而已上原其心之動靜只在心
出入而莫知其所以歸者固半矣而遽以其心枯於其可喜而固於
其所及知者吾猶悲其有是心而用之不重也君子惟夫有是心
也此段論正理以告子之至大而無形至神而易誘故其學問
也味切自愛而非敢以輕其習也必詳其擇也必精其過於紆徐
以俟其自熱母寧苦簡以傲其成寧居之以款以聽其自明母寧

檢拾料想取決而求勝故凡他日勇為而不屈者皆出於內省之
不疚擇言而無忌者皆成於素講之不惑此其得諸偶然之樂而篤
於自是之私夫是以辯之而無窮索之而不敗君子之重其心如
此也昔者舜禹相傳之際其為心慮矣前出而求之人
則懼其或危入而求之直則懼其或微必將取之以精協之以一
而後敢信焉而有所固執不可為則夫未至於精未
至於一雖舜禹猶疑於濫信嗚呼吾亦奚取夫苟有見焉則自信
而不疑哉結苟有見焉則濫信而無疑則其救也始堅而難攻
而其辭始密而難問其視天下之人舉無出於其智而不免於大
愚豈是以悲告子定見之過卑也此是告子惜夫其敏決有餘而

學問不足也彼其言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二句與言性夫百
物之理無涯一隅之見有限古今之變有常而吾才之或長而或
拙也道之在天下焉可取必於吾言哉取必於吾言而吾言之塞
焉則以為非道而不受而不反求諸其心故凡吾子之所自信者
皆其口舌之功耳目之便非有實然不易之理是以其性之該卒
移於孟子吾觀其杞柳之喻一變而為湍水再變而為食色隨聲
遷就無有成論則告子知其說之易以取窮而終身義外之說不
肯為孟子屈者皆其不動心錮之嗚呼速成之患如此哉意深學
者他處未及且夫學固病其無立也幸而有剛果奮發之士蓋有
望焉耳而又驟用之反陷於所長世無君子則達以斯人柳道吾
而悔者乎

學至乎禮而止

評曰為學之患固在於不及而亦在於太過今謂以禮節之
而使之中俾學者至乎中而止而無太過不及之患議論最

好而中字又於禮上最切且有來歷却以蕩字與中字打對
尤的終篇行文下語用筆皆有法度可與仲尼不為已甚作
類者

學者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不貴其博而貴其有所歸韓非說
羣人之情易於好高而天下之道每病於無所紀極也以好高之
情而從事於無所紀極之道縱而學焉則多多則難難則蕩蕩則
莫知所歸宿嗚呼聖人所為制夫禮以立之中所以約學者而歸
之也凡天下之道至於禮而中越禮而為道客
蕩也故夫學貴止於禮非止於禮止於中也中道而止舉萬變無
能易之君子以為如是足矣全佳故曰學至乎禮而止苟知

言我○今天學者常病乎道之難至也嗟夫非道之難至也而難
於至也夫禮不足以盡道而至之難於道何也道無定形而禮
有常守守天下之情安於自放而難於自檢故皆樂夫越道之名
以自肆於形器之外至於裁之以禮而限之以中說到則有勞而
不獲焉者故曰禮者所以強世中庸之道小人或以之而無忌憚
至於道者非難至於禮者誠難也夫惟人情喜自便於無方之道
故所行於於歡慕而所守移於邊派為智也而鑒為勇也而亂為
信也而賊為仁也而慈愛為義也而為我為直也而證父為庶也
而當母往往逐道之名以取高於世誘於所長而不知自反難賢
者有所不覺是故參也過威由也過男子賁賁人不愛金以為高

而學子既得之矣豈可以為樂乎哉嗚呼是非其不能學道也
不能學禮也學而不至於禮則多聞達以為泛力行達以為僻作
之愈峻適以為孤造之愈深適以為怪其獨而不中也亦甚矣聖
人懼其獨而無所底止也故為禮以約之俾天下之學者
於禮乎求中焉蓋道至於中而定中至於禮而定一定於禮截然
有不敢越者不敢以貪為害懼其後而泛也故不敢以固為言
懼其通而僻也不敢以傲為言懼其高而孤也不敢以夸為言
懼其得儼而怪也學而至於此其止也亦固矣是故洪範命之曰
極中廣命之曰誠大學命之曰止而前卿以禮實之引禮焉蓋
之矣昔者聖人之作六經所以誨學者不詳於言道而詳於言禮

論語

卷之二十三

蓋曲之中人教之以禮猶可以弗畔教之以道則雖豪傑之士亦
失之凡人於學有所繼必有所弱聖人同憂之也莊老之書飛深
於學而不至也然名教之中無取焉何哉形道太高而絕禮太甚
也昔子夏之門人所學皆灑掃應對之禮子游非之以為非道
之本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而可傳孰後而可傳示之以灑掃
應對之禮使之居焉而安習焉而察則其於道也有求而不蕩不
先定其所守而大言以欺之者誣也嗚呼莊老之教人其近於子
夏之所謂誣者哉入得深明乎此然後知夫子從心之年猶不
踰距皆其中禮之至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亦以約禮得之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乙之體終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丙之體

朱嘉止齋陳先
嚴陳峰方先
知嚴州府市淮南朱進景文重刊

虞夏不言損益

評曰武帝是一箇好變底人君仲舒之對先諺之以更化損
文之說而後歸之於虞夏之不變其悟武帝之旨微矣今復
開陳其說以變者歸之於事與迹以不變者歸之於道與心
尤足以發明仲舒立言之旨終篇排布自成一家
言治而不知變固世之所以陋儒者言變而不知一則儒者亦切

論語

卷之二十三

陋之至如是而弊如是而救弊此世之所以陋乎儒者謂不知是
也夫儒者不可以不知是也然而古人之治天下其更張者其事
也其法應者其迹也而其道其心則又不係於此焉者吾徒變之
為言而不及乎心與道則無統而易窮是故一之說儒者益不可
廢漢之諸儒仲舒最知此者其與武帝言治論商周之損益而又
發明夫子於虞夏不言損益之意○噫商周之損益亦事而已矣
不亦迹而已矣吾既為帝言之而其道其心自虞夏不能以變
而隱然在夫子不言之中終不可不言於帝者仲舒真儒也儒者
不知變自漢人主而始有是言武帝也喜高而嚴常喜作而氣銳
彼其三策之發大抵惟變

乏欲聞始及於五帝之改制而其中也則有變於舜文勞逸之殊
及其末篇抑惟三王不同之問久矣其志於變也已仲也三對之
中則既勸之更化又勸之損文則仲非不知變若漢人主之所謂
儒生者然而深求其意則卒歸於無變之說九三策之所謂五帝
之改者舜文之殊者三王之不同者仲舒推而付其勢之當然曰
是其所遇之時然也曰是其所遭之變然也而未始以為聖人之
實好變至於終篇反覆天子損益言而逆探其言外之意有得
於虞夏之不變而極之以歸乎天意獨何見歟吾是以為仲舒真
儒者也知變且知一者也夫聖人之治天下特未可以形似緒餘
觀之也人情之相夾世故之相反習俗之相激純聖人亦未如之

何者則其緣人情因世故不啻牛習俗而如是為忠為信為文者皆其形似之偶然緒餘之大畧而其道與心不於此牛畧也是故商人作誓而民始畔非湯之罪也周人作會而民始疑非文武之罪也人情無所_必也故無所反也習俗無所_必也則聖人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_{此說見授受}却正北莫更來講是正休晏然如故也自心之外無異聞自中之外無異法雖當時史臣身親見之欲形容而不可得也則亦曰祇承于帝云耳若帝之初云爾彼其相契于心而相忘乎道果何為而然邪_{此數語亦達情尚}是必有一焉者矣一者何物也在禮為未覿之中在詩為無聲無臭之天在易為寂然不動之神而在禹為行其無事之大智嗚呼是豈俗儒之所能知哉微仲舒

於商周之所以然求虞夏之不然於夫子之所以言邇夫子之所
 以不言此學此意幾何而不無傳也墨味淡泊至音寂寥至論簡
 易天下所最難聽難悅也自武帝觀論語一則損益之言二則損
 益之言而言外之意則孰從而知之而仲也乃密幾之以獻常喜
 作者聞簡易之論宜年其猶無聞也帝惟不得於仲舒也而後與
 其所快者取高帝約束一紛更之不幾敗則不悔穆公之誓曰惟
 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帝之末年亦
 有取於鎮靜不擾之霍光而仲已不及矣故夫更事多者然後知
 道之不可廢也

回庶乎奚空

評曰今人論此題須做屢空二字止齋畧之只捉空字說不知空涉虛無聖人難言今爲子貢挫梧盧障故借回之空以警勸空字重故也

警賜空字重故也

聖人之微言空未嘗輕以示人也蓋人之心好高而樂誕肩子一
至至今而曰端彼其致力乎日用累功乎下學猶將有所救也而
題不可為格聖人顯為微言以啓之欲使之默聞見擴知識空而卒歸於泯然
無有之境則學者之病將至於舍實以求虛是故聖人甚難於言
也今而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嗚呼吾固謂夫子疇昔之秘至是始
發之二三子亦可以一倡三歎於斯言矣○書四十九篇不言空
易六十四卦不言空詩三百五篇不言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

言空非不言也蓋難言也夫子今乃不愛而言則其指當不在於斯言也昔者學於聖人其明敏莫如賜其振索莫如賜夫子意夫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空說也而賜不化聖人憂之也是故借顏子以警之就食之問蓋釋其機也而賜也方較優劣於斯聞之末而計多當於所知之義可性甚矣聞見之極精料想之虛障牢入者如此也嗟夫人之所以知幽明之故者此學也所以知死生之說者此學也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此學也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此學也所以樂天知命安土厚仁者此學也明敏有餘探索有餘而勝之則疑叩之則

運轉之而不礙不礙則夫靜至於吾門靜生者死也形土木形器者可以為大矣乎則聖人誠何愛於一言託諸賜而以徑指其迷津而痛掃其真難哉當以二子之心求之方其屢空顏子其如愚問乎其如遺方其屢中慊乎其自滿侈乎其自大日盜者有形坐忘者無味智者有可致而然會者難知人之常情亦孰能去一而取一哉自夫子指回為庶幾而賜不受命又切取夫易之理易之理然不巧之質則夫森列環侍者始恍然自失矣聖師謂子結縵易實以耆耄視死生浴沂風雩以浮雲視勢利齊師去地雖以虛舟觀光視天下之意變固皆斯言覺之也自斯言之未盡而學者之蔽於此者不知其幾人也自斯言之既發而學者

之覺於此者不知其幾人也當是時也則夫顏子蓋入道之先登而傳心之一筌耳昧者不知姑從而拾鱗仰之餘說取簞瓢之細事未文以議回之所謂空語云云父逐日徒以渴斃此言雖可理會

王者之法如何

評曰主意識遠而王者之法得於所聞者也近而漢家之法得於所見者也得於所聞者不若得於所見之詳成帝不求近者之所見乃欲慕遠者之所聞遠有所慕則近有所遺矣使成帝能慕漢家之法尊而行之則漢其三代矣又何必法王者之法徒重所聞而忽所見哉意極為到終藉以新語易

陳言醒人眼目所謂化臭腐為神奇者

人君不必遠有所慕遠有所慕則近有所遺似若無害也而君子不之取者以近者不足慕棄而遠求可也且又遠而無其於近則何必貴耳而賤目哉而況天下之理得於所聞不若得於所見之詳且吾惟無所見則亦無所慕既獲見矣踴之躍之惟恐其不彼若也矣嗟他求哉此而不求徒以古人已陳之迹而求聞其所未聞者吾意其竊是名以夸天下也其於治人何益王君之法如何吾意成帝問其所不當問杜欽之答又各其所不當答成帝問王者之法則不問而君臣胥失之不當謂新莽者不堯舜慕三代者不三代居今而效古惑矣且說不必彼堯舜

三代非不足慕也謂一吾刑罰不能清何有於畫象善政事不能修何有於舞干吾賦取無度教養無術何有於微校庠序之異哉故九治效不古若皆慕古過也吾不能於今而能古乎是故嘉唐虞者漢其治筆先舜者唐其俗田非不井也而新自新官非不周也而秦纂就其成康其稱者景循高祖之法而商周其德者宣守漢家之法度也彼異其相若者亦以其不今於今則亦不古於古也君天下者其可捨近而慕遠哉豈可鬼所見而稽所聞哉遠近月伊尹告太甲周公告成王吾不知其幾言也昧葵不顯之說子思困窮之說漢教厥德之說克自抑畏之說一言一湯一話一文伊周非不以堯舜望其君正以人君不必遠有所慕也湯文

純三代而漢之三代矣謂一尚焉本所見之法而燕越之而遠者之慕將誰欺歟謂一漢之漢也又責歟此句是學東萊未杜欽之對有以開帝之漢也今不是之法而以法天地者為言嗚呼帝之所見為帝反覆言也今不是之法而以法天地者為言嗚呼何欽之所言不達時務邪人君非甚庸亦必知所失矣豈待獨言邪欽而王陵也吾知必以非欽對况帝之時名號雖劉而柄實王也帝而問以漢法則權不王而漢不新帝不之問帝惑於遠有所慕也謂一欽不是對欽非愚也欽鳳黨也謂一言則帝悟而鳳斥矣欽恐一言而帝以感悟此欽之所見欽肯是言邪高宗俾平先王之訓說告以先王時憲德宗庶幾二祖之問李紱對以合法祖宗欽非愚於此也言則帝悟而鳳斥矣欽肯是言邪謂一漢之不振吾始成之尤而終欽之尤謂一責其問對

孝宣優於孝文

評曰主意謂處孝文之時俗尚暴激故為政不可以不寬處孝宣之時俗趨委靡故為政不可以不嚴此皆因時施政非真有優劣之論也崔子乃謂孝宣優於孝文何也蓋東都威靈之後俗流委靡崔子欲鼓舞而振發之故斷然謂孝宣優於孝文意有在也不惟回護得文帝抑且不失本出處意終篇用事作文豐腴委折末謂二君未嘗偏有所尚尤佳

天下之俗有決不可循而無所變者謂一以古澹然寬大安民俗也舊

然急飭勵民俗也可以安者其俗激可以勵者其俗緩人君非強
為之治也主因俗而制之耳果哉宣帝之治因文帝而制其俗也
漢之民未枉帝清淨以安之且說文帝素朴以先之漢之
民帝其脉矣寬厚樂易之俗久而不飭必流於委靡而不能自振
故宣帝反文帝之俗而用之苟且相安之俗頗革於厲精為治之
時文學法理之士咸精於總核名實之際和說宣帝使文帝之後
而漢文帝之治其弊矣宣帝知乎此而反乎此者也崔子真謂有
優於孝文意以此論要之無有乎優劣之說也運地一句曰孝宣優於
孝文○善為政者因其俗善處俗者因其時正地一句曰黃子鼓不
聲於漢侯第南弟次土階不色於涂履丹青故也華然彼一時此

一時也時非聖人所能違能不失時而已商因夏周因商忠未既
質生焉質未已文生焉非不安為一俗蓋質者反乎忠之極而文
者反乎質之窮也不自其反者觀之何以知古人之善制其俗哉
其哉轉秦而漢何其難也自秦從來便見文自灰始棄木始從秦
人之故安息久矣高帝鞍馬五六年之間定乾坤於百戰民瘡痍
矣俗號雄矣風俗款其安也革秦之暴在高帝反秦之俗在文帝
論自文帝時觀之評語德色猶秦也而漢何其難也一曰道德麗美自金之臺何者焉人絳衣矣書也
之集何勢焉天下之俗激勢不容不緩也帝之處激俗之後勢益
欲其緩也以和柔循據戰國之餘風以朴素奪易秦人之未習行之

數年而後昔之喜暴過者今則言言者喜立功者今屏迹文中
所向一定越四世而孝宣承之情急病難消而緩勢已勢衰俗
非可優孝文政事非可復孝文也故一切而反側之文帝刑措不
用也趙蓋楊韓之諫吾無憾焉文帝吏貴不嚴也綜核功能之
吾聖焉斷乎賞之信罰之必名實之要過寬易於威嚴之
日整頓綱於廢弛之時宣帝能承文帝而反文帝者也不然處文
帝後以文帝治治子弱矣為平強吏偷矣為平勤民玩矣為平
振吁文帝非黃老其心者也俗激矣以申韓治民必殘勢不得不
出於寬柔宣帝非韓伯其政者也俗弊矣以黃老治民必慢勢不
得不出於剛毅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俗緩

不生緩而生激勢之所趨固至是耳反俗不異優劣何以異勇武
崔子之論以是論也以文帝之治而不能容賊不朝之王桎梏受
金之吏而懲艾如奴深入之患宣帝而吏已稱此已安勿奴
已欺算計見效卓卓矣文帝之所為且其所以為優也歟
嗚呼效固不當論也無赫赫之事有冥冥之功極有非文帝
之治俗而補之重民以厚本之政目黜黜而心田野足非聖而口
第家農餘粟也女餘布也雞豚狗彘餘養也文帝富庶不在乎已
而在乎人文帝功業不見於卓卓而見於冥冥宣帝取文帝之所
不急者補而行之微帝之道德沉涵在人吾知宣帝決不右刑罰
而心嚴刻以自按其根本者功然則文帝之治譬之春風和

氣於香與物陰寓其造化之巧卒莫名其生之妙宣帝之治猶之雲行乎天雷震乎山水及雨也而枯槁已有生意矣此崔子所以以其影彰者而遠優於羊文也羊文也神勇哉崔子之論以效論也東都靈臺之後漢成幾不然而崔子欲鼓舞而振迅之激一時之陋俗挽回漢人之生氣則優宣而劣文也有意哉羊文也宣帝處俗一於緩美獄周勃刑簿昭何忍哉匈奴之入形而細柳之勞何勇哉宣帝處俗一於激美相丙吉退延年何傷哉崔子之論以效論也修形而寬仁之務何仁哉蓋文帝以膏梁解漢俗者也矯俗雖緩而太柔則失於無統故為政未嘗不嚴者所以濟其寬之所不及也宣帝以樂石

鐵漢俗者也矯俗雖激而太剛則失於無恩故為政未嘗不寬者所以濟其嚴之所不及也文膏梁膏梁者用術不同用心則一也

子貢與面就愈

評曰夫子非不知顏回子貢之優劣今特以就愈問子貢者蓋警語子貢之義也此篇極到講指子貢之病並之以顏子尤佳後復引夫子告二三子之事尤於幾字有情

聖人之教人不徒有以教之而常有以動之幾字中著夫教者聖人所以示人以內觀返照之術也謂其為可以儆是人也未必其可儆謂其為是人也未必其非若要有機誠於其間直

使學者持此心以自照自省而不使之多上人况敢驕驕勝之不可以里回固也夫子知之亦審矣深得其宜不待於發愈之問而後知其才之優劣也今而云者豈聖人是矯哉豈曰典也非矯也崔子貢與面就愈夫子之意其以樂而警其責也請試申之聖人之心何如哉如明鏡如止水照古今燭事情無毫釐不盡也尋常做論且勝於此而况於門人弟子之間平居常日樞紐起隔其人之或賢或否才之或長或短不啻如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奚事哉而安用夫發問也哉人若不自知有智者則以智矜人有才者則以才傲物甚至於驗品人才要自標置如後世所謂三君八俊之號者其流弊不可

勝言吁亦惑矣聖人懼焉故用是以警之俾之痛自循省曰爾顏回何如也爾自省於多知之智有弗若顏子歟則蚤夜以思法就其所以如顏子者去其所以不如顏子者雖為顏子可也省其克己之仁有弗若顏子歟則蚤夜以思就其所以如顏子者去其所以不如顏子者雖為顏子可也省其所以不如顏子者雖為顏子可也至勉其德則屢年之多言以類顏子之忘言合佳去其酷好方人之俗學以悟心齋之聖學則聖人所以悟子貢者其幾固已深矣又况人心之明與日月並庸人矜外觀故每用此心以照物君子務內觀宜返此心以自照用以照物則幾品不能無差用以自照則長短於焉可判古之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

若虛者凡以明夫內觀返照之學而不以方人故也則心輕於方人
子貢於此一聞聖人警悟之幾如之何其處之曰處之以弗如
而已處之以弗如者乃所以深如之也蓋折巾效顰易名慕蘭不
足以為郭蘭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斯可以為魯之男子
事俱嗚呼盡之矣抑嘗反覆論語書究聖教人之術不特於悟
子貢一事為然其語添雕開與子游子路其幾亦如此且係引九能
以贊悟學第所語之幾有正變之不同爾何以明之如子使漆雕
開仕而開不仕子游以絃歌幸武城而夫子謂割雞焉用牛刀此
夫子以正幾試之也開也偃也左傳識夫子所試之幾卓然自立
而不隨其語故夫子一則以悅一則曰前言戲之耳者蓋所以深

論語 卷之十二

與之也至語子路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與夫衣敝緼袍而不恥
之說此夫子以變幾試之也子路不悞聖人所以試之之意故或
聞之喜或請終身誦之夫子於是斥之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加又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蓋所以深貶之也借是以觀則夫子所
以告子貢者其與告夫三子之幾異辭而同旨特賜悟而由也不
悟爾愚於是益知子貢之學力雖未達至於顏回之地其賢於子
路也亦遠矣吁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得結拾

為國之法似理身

評曰刑法顯易敗駁難主張駁則有許多見成說話主張
則有難下語處此篇後理身上說藥石却以藥石比刑法藥

石非害身之物則刑法非毒天下可見矣說最有理致不肯
為雷同也其委曲回護處最好看他筆力

人皆知聖人有不忍於天下所以愛天下此合說破而不知有所
忍於天下亦所以愛天下愛大抵聖人之愛天下不惟寬之者之
為安而嚴之者亦安也再申聖人之視天下猶視一身也明處
身上不可入得太遠人之一身豈不樂其常安而無事也哉特過藥石而至
於悍藥毒石掉去其疾者是去惡是深不愛其身不愛之者乃所
以深愛之也學蘇吾故知聖人以其處身者處天下而至於以刑
繩之決非忍於用刑矣用刑畢竟是不得已惟是以刑罰勸其君而論之曰
為國之法似理身蓋以聖人之處身見聖人之處天下也○人之

論語 卷之十二

言治身者曰身幸而安而以藥石苦之者愚也吾則曰身不幸而
疾而續以膏藥厭而飲之者亦愚也人之言治天下者曰天下幸
而安而以刑罰擾之者忍也吾則曰天下不幸而弊而擾以德化
忽然處之者亦忍也議論頗要如此反覆九愛身者初無決擇於
其身愛天下者初無決擇於天下意相無決擇於其身而或以藥
石代膏藥者非固苦之也必有戚於其身而求以恬養之也然則
無決擇於天下而或以刑罰勝德化者非固擾之也必有有所不樂
于天下而求服御之也此上意至聖人之治天下以其治身者推之
而已意已明一指之不若人則知惡之有背之不養君子以為
狼疾人也聖人之於天下而匹夫不獲其所吾獨忍之也哉且先

一不聖人誠不樂夫一夫之失所轉而刑罰之用非惟耻之而又傷之甚者又誅絕之聖人果樂之邪蓋天下之理固有害之者乃所以利之也而求以生之者未必不殺之也聖人之用刑豈遽不仁於天下者哉以用刑為不仁於天下是用藥石不仁於身其可乎藥石以治身不以厲其身刑罰以治天下豈為厲天下哉文法嗚呼燔炙刻烙戕馬之性該發然所以服馬之悍使無辜乘者亦燔炙刻烙之力也彫鏤青黃黼木之質然所以成木之用使無棄材者亦彫鏤青黃之功也刑以虐民亦以厚民然而言治者每難之非言之難也聽之難也用之難也生一用德而不宣不失為過學方占用刑而不宣則流入為苛政矣在

論祖丙

寔之論亦惟其時之可而已得時抑嘗論之儒者言天下之治最不可有所拘也立說占之君子蓋有犯天下不美之名而為先王所不屑為者初不暇恤子產之惠也而鑄刑書事不類武之賢也而作胡服漢高之明達也而罵儒是數者皆天下不美之名所歸而先王之所不屑為也彼二君一臣冒而為之卒以矜其國是宣帝制畏縮者能之哉刑罰之說古今難之而寔也不美之乎力漢帝而不懈後人之議嗚呼寔誠知務本也哉

學止諸至足

評曰為學之道初無止法而病在於自足九人之情則又皆

於無止而易於自足荀卿之論學必以足為言者正將惜是以誘學者之至於道耳蓋示之以有所止者足則其欲至之心易以開然後使愈至而愈不可止意高文瞻允為妙作

君子之於學將以開其欲至之心則不得不設為可止之辭學者之學當其始也若將有所至及其久也則又若其無所止進情學而無所止則其心自謂泛然無所歸宿而欲至之心絕矣君子將以開其欲至之心情而使之不能自止也於是設為可止之辭蓋可止而欲止者人之情也學道而可足者情為無是理也必為無是理之事而駕其說情言何是理之辭使斯人貴之以誦

論祖丙

卷十

數通之以思索終之以不倦愈久而愈不足學而至於愈不足吾知其愈不能止矣學豈真可止哉學其果有至足乎哉理學止諸至足荀卿所以設為可止之辭以開其欲至之心也情嗚呼事有無是理者理乎二今人少用其足以慰人之心也止渴而說梅無是理也然聞其言者若果有之渡河而說冰無是理也聞其言者若果然焉止渴以梅渡河以冰固無是理矣非設為若有是理之辭則勇於進者以無水而止迫於渡者以無舟而止一聞是言則不知止矣引學亦猶是也理學果足乎哉吾知其無是理也學可止乎哉吾知其無是理也學可止學可足則仲尼之皇皇堯舜禹湯文武之汲汲為用心之過矣理學未始有

足也雖然及汲皇聖人之心聖人行之可也責衆人以聖人之
心可乎哉聖人之心無止無故無足若將終身焉衆人之心期
於止期於止則欲其足語之以可足所以開其欲至之心也
人欲不得語之以不可足適以絕其欲至之心也子貢自知其不
足故願息焉再求自知其不足故自畫焉願息止也自
畫亦止也子貢願息故止於言語而不至道再求自畫故止於政
事而不至道二子孔門高弟也而止於是欲止之心生則欲至之
心絕也使其必求至足而止則豈止於言語政事而已哉吾知二
子愈不足而愈不知止矣顏氏之子知之故終身而不能止焉
子貢事仲之吾知其彌高而已不以其高而止也鑽之吾知其彌

聖而已不以其堅而止也瞻之在前固不可止矣及忽焉在後吾
亦不止也步亦少趨亦趨固不可止矣及奔逸絕塵吾亦不止也
顏子之心不求止也非不求止也顏子不求足者也故曰吾見其
進也未見其止也事學道如顏子不必設為可止之辭以開其欲
至之心也顏子之外子貢再求且不免焉然則以無是理之
事而駕其說於若有是理之辭所以慰其心而開之也猶之造遠
方者焉南至燕而止北至越而止南北之無窮非燕越而已而適
南北者必曰燕越燕越可至者也有燕越而不止於中道而畫也
此是一說論道學之無窮猶南北之無窮也止諸至足猶指
無越而言南北也設至足之辭而誘進之不可止足之道則未至

者則幾其可至矣嗚呼堯舜之道人所難至也
進學者於堯舜不曰堯舜之難也曰堯舜而已夫子之道人所難
至也曾子特進學者於夫子不曰夫子之難也曰忠恕而已夫而
已云者至足之辭也堯舜夫子豈孝悌忠恕而足乎慮夫入
必堯舜夫子為難而獨其說於孝悌忠恕欲其至於孝悌忠恕而
不能自止焉耳君子開學者之心例皆如是荀卿亦孟子曾子之
意歟戰國之人不知聖道久矣學楊墨者止楊墨學儀秦者
止儀秦學申韓者止申韓戰國之時異端之學熾故皆
以可止之說誘人至道耳至異端而
止紛如也至聖道而止何人哉學不可止也况非所止而止乎卿
以其如是也不敢高為之論以誘之慮其以太高而止也不敢持

不可止之論以塞之慮其以無所歸宿而止也卿文
明言其可止
而然寓其不可止之意焉意卿之意有在矣不然則學至乎禮而
止亦卿之言也卿豈不知是哉

太宗功德兼隆

評曰後世人主有功者不必有德蓋功盛者易驕而驕者失
德之源也太宗則不然有功而不驕其功方且悉心委計聽
讜臣之言而行仁義故史臣以功德兼隆稱之此大意也微
意則謂太宗養其心者有道不為功烈所動始終一般故其
德不為功所勝此其所以為兼隆也末貶太宗尤當文字筆
勝可法

世之人主以其所以得天下者治天下裕如也而既得之治之不
以禮取守異效而終始不能以相配則自漢以來人主悅之治太
此而非其勢之相反也無德以養其心則功成之後難居而氣
盛志得者皆所以為後患也文錯也唐太宗以戰守攻取之餘
而刻意於仁義禮智之治功在當時德在後世史臣以兼隆稱
之愚謂若太宗者亦以養其心有道矣太宗功德隆隆○夫以謳
歌既歸而與人為善視陶漁耕稼無改焉一為葵丘之會君臣爭
侈無復在莒之時之念而事對起而大抵人之分量當於變遷轉
徙之時觀之論方艱難時群雄逐逐而起而誰無有帝王四海
之意肯願聽命於一夫哉爭久而分定惟寬厚敦厚者得之則夫

論祖 丙 十八

得天下於戰爭攘取之所不能濟者是有遠過人者使其處難
難之心為處安寧之心處荆棘草莽之心為處黃屋左纓之心處
軍旅執勝執負之心為處百官萬民之心則詩書所稱亦猶可勉
魏晉而下何其紛紛也事素而農墾名大而怨作自強而世不繼
則相仍而有之下句嗟夫兵莫慘於驕樹莫大於富貴此有道者
之為惜也太宗之興夫豈有遠過晉魏之始哉除隋之亂北
亦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其此亦太宗也身取而身守之無變乎
其心是果漢才涼德者所能邪彼魏證潘郎之懽臣也若以庸君
處之謀我損斥死不足快就使不愾怒不宿怨則生全之既仁矣
仁義之勸何為特排眾議刻意而從之此是太宗嘗試觀其相與之

際殆有已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受之一無難色此心此時始與造
化者同量與不以絲麻為者同量與克商之後優然自訪九疇於
亡國之虜者同量自漢高文景終然雍容富貴東漢魏晉之
皆不及也此是孟子曰湯武公學於伊管而臣之故不勞而王
自伯天下莫難於克己私也太宗克己於疇昔素所不平之私如洗
泥澤此其為正觀無足怪者得天下以是守天下以是功德隆隆
其中必有其為者矣蓋論之而不明立者不正乎一者也此是
行不及遠者不反其本者也故慶勝之才易地而廢用功不深
者則更事不能以守太宗之功德大宜如是而求兼隆者哉昔者
曾子之論勇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

論祖 丙 十九

傳孝悌焉彼其一弱一強甚相反也孟子以為守約之功蓋一
而二備弱而相繼惟養心者能之太宗攘孤隋羣盜氣餒而
悉心委計之下風以行三代之仁義譬如牧野虎賁之主脫劍戟
而冠冕粹然學士大夫也而無勉疆作勞之意吾固以見太宗之
所存向使太宗以是持之此是正觀之治當不止此詩曰陟彼岵
矣我馬虩虩我僕痡矣云何吁矣人馬俱病非陟岵無見也事變
之來有甚於陟岵者矣遼東之役仆御之事此所以為太宗吁矣

賈誼通達國體

評曰此篇歷致賈誼策所言之事而求其通達之處却謂治

道不可以儒學定論為拘者違時難有所反焉而不必議

說極為當操諸作文件可法

天下之治體未始有定論也而儒者之學則有定論也論天下之事一以吾之學裁之則吾習中誠自有先後然樂之當世之緩急則性生不能以相等謂儒者之學固有先後蓋至於此儒者所甚難言何者由吾之說彼固所未暇而由天下言之吾將有所屈也然則君子亦或有反焉以深功著明於當世亦惟其勢而已如賈生一書其為流涕太息之說也議者惑之愚則曰非生意也勢也而劉向亦云賈誼通達國體信矣其通達國體也○夫儒者言治其先後若畫一不可亂也功利之不加於仁義法制之不愈

傷札 丙 二十

於禮教此却是儒學定論豈惟孔孟能言之將知書者猶能言之而有人焉易置其說謂其說而舛逆其序則謂之賤道以干時嗚呼吾求其入誠賤道以干時也則吾議之無貸知其志非若人也則吾又何惡之昔者齊為傳心不過數語據引占事畢陶矢謨反獲天道而周召之相成王特有異焉七月一詩教之傢猶公劉一詩教之傢猶無逸一書又教之傢猶豈無正心誠意之說哉而何曾屑於未相倉箱之為者天下後世唯曉然知二公非賤道者是以深探其心而卒得其言儒者誠未易議也而賈生一書其大畧汲汲乎權勢法制而徐徐乎禮義廉恥正統說及馬風俗者暇而緩談却却者甚而切是故議者惑之夫以文帝之資其恭儉其禮下其

固本皆其所甚畏者則或一二言過差而其資有所不可變則未將至於自正惟夫制國之無度服遠之無人當時事體如此蓋文帝未嘗慮也漢之天下如唐虞三代根深而基厚則不如此卒然有變不是以震之則猶可以徐應而無虞漢之為漢不敢以望此也帝也一切不應辟陽之誅弄兵闢下直抄捨而不問孟舒魏尚盡力還軍見繩於文吏則誰而任後患者痛哭流涕恐懼而言之生豈過天下之惑哉凡觀古人設施要不可以紙上為斷其當待身親見之有次第也夫子用於魯今日隨費明日墮成聖人豈樂用兵哉蓋魯則然也由今觀漢甘泉之警具楚之變卒有待之而無太憂則以為生言之無補向使諫陳不極意不切

論祖 丙 二十一

到此則則條侯未必用梁未必益而漢之事殆非今日之所觀愚故曰儒者定論誠自有先後而或有所反焉以切乎當世者賈生也應

孟施舍似曾子

評曰此等題亦難於主張方說施舍果似曾子則失於知人方說施舍不似曾子則背了本旨却原其初相似立說極得要領正天子性相近習相遠之意行文用事最與時文相近學者可法

欽定四庫全書



永嘉止齋陳先
嚴陵蛟峰方先生
知嚴州府事淮南朱曜景文重刊

君子所性

評曰主意性本不可以容言故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今孟子乃反覆言之孟子之意政以夫子不言性而天下
後世將昧其為性之說不得不詳言之以覺天下之迷說極
當情未斷諸子言性之非尤為發策
本乎自然者天之所以與我也不可以容言也言之切矣而又詳

言者君子之不得已也夫君子之不得已憂天下也為後世也聖
人之不言性也註人之不可得而聞也我知之矣然我知之天下
後世惑之奈之何好事者之說其不紛如也嗚呼此君子之所動
心者深思熟慮將忘言之也則無以覺天下之迷也抑言之而累
之也則適以滋天下後世之惑也孟子曰如是而為欲如是而
為樂如是而為性彼處行窮居皆其分外事而仁義禮智善其中
所固有者發明指示言之不足而又詳言之若孟子所言君子所
性之意歟○且君子之所謂性者何如哉曰性者吾之所固有也
動亦定靜亦定而無係累焉者也天地之所以覆載也日月之所
以運行也山川之所以流峙也與夫物之所以動植也彼固有以

行其中者然也古之時三帝三王其事業之見於詩書傳記者無
非性之寔也性之泯乎無聞焉者固也三代衰異端作性之寔不
明而性之說始分角立意所統一嗚呼此性之所以不明也非
性之不明也言之者救也吾夫子之不言性也精微非惡夫言
也濟之於心而忘於言也仁義禮智皆其所謂性也曰相近云者
為習之遠而言之也至子思天命之說行天下後世亦知夫天之
所與我者無不善也而至理所在有不可容心於其間耳吁亦
至矣孟子學子思而師子思者也引性善之說鋸鋸牙頰間而
可以辨於天下孟子之非求有以勝夫師之說而驗天下後世之
人也病夫說者之紛紛而天下後世之無所統一也使夫人所性

之寔在此而不在彼也吾知孟子之無所言焉可也不幸而君子
存之庶民去之或者疑之明珠在懷而索之猶美玉在袖而求之
人明言直指取諸其懷袖而還以子之則所性之說將屬之誰乎
故性無在也亦無不在也捨仁義禮智而言性者不可也謂仁義
禮智為非性之所自出者尤不可也廣主之欲衆民之樂是情也
非性也感行之不如窮居之不損是物之自外至者也非性也仁
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
言而善鳴嗚呼其君子之所性者乎嗚呼又言
之孟子之心何其為天下後世之深且切也彼天下後世日聞其
說而無所感焉者可也性惡之說荀卿蔽之善惡混之說楊雄溺

之三品之說轉愈更從而辨析之吁性而可惡天理果不可謂之
善其性而可謂之善惡混天理果不可謂之一矢性而可析為三
天理亦可容心而擬議之矣此說而可乎或者其亦求為自勝之
說而不可得而過為之異同邪是未知天理之所在窮天地盡萬
代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諸君得日於
龍者焉密於神所見不明而所得故然故曰子思之言性也言乎
其性之所自出也孟子之言性也言乎其性之所固有也荀卿論
情非論性也楊雄論習非論性也韓愈論才非論性也此等論如七
脩性之說滅情之論無怪乎後世之紛紛也嗚呼亦幸有君子之
說在也未一句復明

論祖丁

荀氏在軻雄之間

評曰荀氏之於軻雄不可同年而語矣韓子乃謂其在軻雄
之間此是韓子之立論未當處尋常做論必是罵倒韓愈此
却回護得好且力辯荀子不可以儕軻雄而後以孔免天下
之議一句鮮韓愈自原頭後一抑一揚至結尾貶愈而
隨即救護此等文字當看他意思實事却非可與逐旋砌成
者例論

士君子之論人物不可無一定之論也然無一定之論而依違於
是非之間將以為是怨天下茲以為非將以為非怨天下茲以為
是是耶可否難乎由是而求決於是左而可之說而介乎是非之

中使天下後世聽其言而自擇焉好之者不以吾言為不及惡之
者不以吾言為太過庶幾吾之為是論可以免天下之譏議矣論
人如此果可謂善論人者乎韓愈之論荀氏何其依違於是非也
論之未當韓愈本是立荀氏本不純一愈愛其文嘉其辯許之以軻則不足
稱之以雄則不敷是非無所決故立論之際不能斷然為之去取
此軻雄之間其論所由發也原愈之意蓋欲免天下之議而已耳
如以此出荀氏在軻雄之間請申其說○世之論人物者其患有
二品藻之不當也議論之猶豫也故其議論之猶豫蓋若使品藻
之不當耳蓋君子之論人非好論人也論諸古所以訓諸今也彼
之所為是耶吾從之其為是也彼之所為非耶吾從而名其為非

論祖丁

也是非有一定之論則天下之人因吾言知所去知所就則無愧
於言矣故孔子論帝堯舜則有大哉君哉之別此等論如七不曰無優
劣之異也論顏回子貢則以子貢為弗如不曰在可否之間也斷
是非於一言之內定優劣於數字之中曾何議論之猶豫乎然世
之君子錯著書立言慎後人之議已則每依違其說名其為是不
敢遽以為是名其為非不敢遽以為非非與是不斷斷則其設辭
不得不疑如是而圖後議之苟免何貴於立言哉韓愈唐之文宗
也此等論如七其著書立言每以明道為己任吾於讀荀之說見其議論
之不決也夫自孔子既沒大道湮廢然卒以不泯者繫誰之功軻
也雄也其力多矣此等論如七軻之七篇仁義道德粹然一出於正雄

之法言言誠端謹溫溫乎有論語風讀其書考其文探其所得軒
也無愧於雄雄也無愧於軻雄固不可望軻今主張漢目誠以其
涼流出於夫子而所得者正也彼荀氏何為者愈乃附名其中荀子而愈
之徒略不暇顧是不知所謂授鼠忌器以荀氏為知性命邪然
其論人之性則以為惡是不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以荀氏
能通於禮邪然其論禮之設則以為偽為是不知因人情之說也
荀子惟其所學不純所守不正是迷誤於楚廢楚蘭陵其後門
人李斯之徒卒倡焚書之禍今愈讀其書既知其有不合於
聖人者矣有抑此之以軻不足復比之以雄比之以雄不足復
持之於軻雄之間抑何議論之不決耶愈知道者也夫知荀氏
之非也出於主張愈然其處心則悞天下後世之議已也與愈吾
將以荀為軻之徒後世讀其書見其有不合於吾言以為太過也
吾將以荀為雄之徒然後世讀其書見其有合於吾言以為太過
及也不若寄是非於不斷之內舍優劣於二頃之中而使有識者
自取焉此則愈之心也愈非不知荀之非也楊鳴呼君子之言重
於金石之難動也愈以立言自任何是言之發元元而無定邪愈
後世知愈者出讀荀書觀愈文則是耶非耶固不逃乎心目不幸
所見未明者固愈之文求荀之書為軻之雄乎吾見其稜乎曾
中而莫知所適也然則愈之發言抑何元元而未定耶愈當取愈

之文而敦復之以為愈之所以立論大抵然也其平居排任佛老
有若寇讎以佛老之道有異於吾儒之道也至於讀墨子則以為
孔墨不相用四年一書夫墨子之道去佛老無幾耳去佛老無
幾則其去吾儒也為遠矣愈既却其人又從而抬之何哉亦以其
處心未定故見於議論者如此噫立言如愈見道如愈愈天
下之所任重如愈豈可得而輕議之哉吾猶惜其議論之猶豫不
能明示天下耶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聖心萬物之鏡

評曰先儒謂萬物應萬事為心之用然非靜則不足觀動
非虛則不足觀實聖人之心虛而且靜此其所以為萬物之
鏡也

鏡數說拉自在且形容得鏡底意思

天下之理散於萬物而聚見於人之一心然以心逐物愈不見物
主存心於漠則無物之中物乃自見何者天下之動固不觀於動
而觀於靜所以照群實者不在實而在虛也聖人之心本備萬物
而無一物惟其備物而不以一物為累搜其胃中之寧精之於性
愈惟微之初而神之於無思無為之後冲虛恬淡與萬物釋然於
兩忘之間殆見乾坤闔闔宇宙絪縕皆其分內耳此心洞然之無
障萬物之理色色呈露此非是非求見之也夫惟無物乃能見
物也莊周論聖人之心曰靜乎萬物之鏡也信乎以靜者為萬物
之鏡也歟○或曰聖人之無物也將以屏物也古人之心若死灰

既已死其心矣何暇與物對嗟夫入而死其心歸而宿之無用之地則可一山而與物遇此心之擾起矣夫一與物遇此心已擾是豈真靜也哉天下之真靜非謂能無於嘿也而不亂言者斯嘿也天下之真正非謂能正於正也而不汨於流者斯正也天下之真靜焉用屏物為哉金納於火火百燭而金自若月映於水水百折而月自若聖人之靜非不與物接者為可貴而其交物而不蔽於物者斯為可貴也易之靜蓋將以有感也大學之定蓋將以有慮也好事聖人之心其所以無物乃所以見物焉用屏物為哉吾方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有所好樂不得其正之言則知其心之不靜者若彼反而求之於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患難行乎

卷之七

七

夷狄無入而不自得之說則又知之心之靜者如此是故心一也聖人所以異乎人者靜不靜之間耳聯流而轉見人若非人席地而舞見室若非室如與物接而意愈明室與人非難見也聲一也躁動者不聞而安居者聞之非耳目之變也亦靜不靜之間也孰謂聖人之靜而不足以見動也哉聖人純智應於天理之發熟聰明於坐忘之中此心淡然與太虛一太虛無有亦無無有心無有亦無無有太虛無着此心無着亦無無着之天地物也陰陽之物也形色物也恍惚之物也以天地索我吾以天寶陰陽于我吾以陰陽見以形色求我吾以形色見以恍惚起我吾亦以恍惚見不物於我物無不見如鷹過淵淵無驚鷹之情而鷹無不見之

影如葵向日日無向葵之意而葵無不映之陰喻明微嗚呼茲亦萬物之鏡乎抑嘗考子思之言聖人於至誠盡物之性不知如之何而可盡觀乎子之書以舜明於庶物不知如之何而可明未能無疑於此也蓋至於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切然後豁然悟曰嗟夫聖人所以盡所以明此也夫復之為言猶曰一心之靜云爾天地之為言猶曰萬物之理云爾所復在此所見其彼何也天下之理固有聽耳而聽者無聞而取耳之聽者徐以氣聽則唯然之中有雷霆拭目而視者無覩而反目之視者徐以神視則介然之中有萬華大抵逐於物者較於物入其中者斯以燭物噫深明乎此聖人之心又在吾方寸矣進一

論語

丁

八

君子學道則愛人

評曰此篇只可作一篇古文看却不可拘以論體終篇謂以天理之公待人則可合人已而為一體以人欲之私待人則必視人已為二說極入細兼行文雄麗用事一層疊層讀之深有餘味

物我之分卒無二致私心勝則萬理散公理明則彼己混天下之人嘗至於芻狗視萬物秦越視人之肥瘠却非而恬不介意者由窮人欲而滅天理而莫已自悟也嗟夫乾坤闔闢萬類紛紜皆吾分內耳何至離心迹判內外枯於蕞然形體以為此紛紛也哉惟君子以道御情一性之中湛湛一物八達之廣為一致凡

視有生之類皆吾之體。憐憫無所不至。惟恐一毫慘刻之意。有以傷天地之生。自非豁然涵容渾厚。有所得者。端有不融矣。
古語云。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人之在天地中。大倉一粟耳。蓋天下萬古人心。物理一飛一潛一榮一謝。孰不為物。渾然無間。合內外之理而已耳。奈何世之物。我大深者。泊於情。實之移。昧乎一貫之理。吾身之外。略無所容。利害未僅如鴻毛。設心已險於溪。輕雖若臣父子。不暇恤金玉已生。砂礫人命。衣必輕暖。何恤人之短褐不掩脛。食必膏粱。何恤人之糟粕不充腸。居必華屋。何恤光之無置錫之地。體必胖佚。何恤乎之勞苦萬狀也。
文雖覺。自靈而愚。人自貴而賤。人苟可以充吾所欲。大欲者必盡心力而營之。視

論祖丁

九

人之利害。則於毫髮而不肯為意。謂生天地間。所以別於物者。固如是。他人之於我。血脈不屬。瘡疥不關。豈足分毫顧惜。甚哉。公理不明。一至此極。數種不思。天地一氣。而成萬物。吹為風。呵為霧。噓為雲。呼為雨。如為喜怒。為舒人我。而粟均此天地之氣耳。
且形配同。今大家器之毀。而人必營護者。以吾物也。必駿之落。而人必愛惜者。以吾體所生也。人我實同體。而利害分爾汝。愚亦甚矣。君子剖判。離離。泛觀。濫觴。謂此明一。致人我。一形。我與萬物俱付於自然。無一毫之私介乎其間。有一毫之私。天理已非。吾性分事是。豈乎一物矣。惟夫合大道於一。性總萬家。而並觀。故能以人視我。而以我視人。不以人執之。私以待天下。而以天理之公。待天下。

君子今人。已達而遠人。已立而立人。如君子未能合物我之情。以為一。其間固有自然之性。不約而同也。切實論愛人之道。不可不誠也。久矣。夫子制創六井。而人必救者。誠心於愛。孺子也。蠅蚋姑。噪之其類。有此者。誠心於愛。親也。釣而不綱。不射宿。聞聲不食。肉誠心於愛。物也。愛之真。愛人不出於誠心。君子謂之偽。察王移民。移粟。示粟。不檢二毛。此非不愛人者。其用心特在於關主地求諸侯。不誠。可見矣。禹不忍溺。稷不忍飢。湯不忍塗炭。武王不忍荼毒。發政施仁。若將不能自已。誠之至也。
將數件。事反覆。此無他。道體明達。則我即人人。即我即我。故能愛人如愛己。道體未明。則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何有愛人。誠心哉。胡不觀大學之道。本於靜。然後能應易之道。本於無思。無慮。而能感應之心。愛人之端也。然則君子之愛人。出於感應之自然。未有不誠者矣。伊尹樂堯舜之。道故常。篤仁義之。說乎。其以道援天下也。昔者顏淵子路各言其志。子路願車馬衣輕裘。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至夫子言志。則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嗚呼。孔子也。知淵也。子路也。皆中俾。皆自有淺深。故其愛人之志。見於一言之間。亦自有異爾。宜乎武滅之。宰必牛刀。割錫歟。
且引聖門言志。語。且照管得此。處意。

論祖丁

十

顏淵天下歸仁

評曰。天地本不可以窮言。言然要形容仁道之大。則小天地之形。而大吾理正為得體。又且說得歸字精神。既言天地且小則

天地間安得尚有一物能外吾仁者此遵顯之法也

天地間於域中其形可得而窮吾仁根於一心其用則無時而盡也人能以吾無盡之仁而當於有窮之地大率說顯法說手顯法說超顯法說承顯法則際天所履地所載皆在吾性分之內耳何者天下之理公則大私則小惟天下之小者常歸於大形體神性惟天下之大者歸受其小則仁之心苟持其公以勝私視我猶物視物猶我則吾心大而天下小以吾心之大納天下之小又烏知有一物而不入吾至仁之域哉對晉者類淵坐進此道故夫子以天下歸仁語之類淵天下歸仁○嘗謂天地無私於覆載故無一物不歸於覆載之中日月無私於照臨故無一物不歸於照臨之中仁人無私於一心故無一物不歸於吾心之中以仁心而觀天下則天下有大之名無大之實莊句以天下而觀一心則吾心有小之形無小之理君子人歟患不能廣其心爾何患吾仁不足覆天下乎惟殺者於此私其身而分爾汝私其家而分比鄰骨肉而離敵肝膽而楚越肥己而瘠人利己而害人達己而窮人則方寸之地吾見其隘矣其能使四海入吾之仁歟君子宅心廣大一視同仁老人之老無以異乎吾之老幼人之幼無以異乎吾之幼備萬物於一身納天下於方寸則已大而物小視天下之遠即吾家之近萬物之衆則吾一身之微視吾之在天下猶太倉之一粟而天下之在吾仁亦太倉之一粟耳縱上而為飛下而為躍其能出於吾仁之外歟類

論語丁 十一

五十三

動靜見天地之心

氏之子居陋巷以謹其獨飲一瓢以勝其欲三月不違以致其誠恕則不違蓋視人之怒無以異乎我之怒也何必遷之於人歟善則不伐蓋視我之善無以異乎人之善也何必伐之於人歟勞則不施與正勞於己不勞於人也勞不施善不伐恕不遷則物我相忘天即吾之父也地即吾之母也凡天地間者即吾同胞之兄弟也其志之度外歟時復孑然獨立於吾仁之表歟先且遠表然使類氏子得明王聖主而相之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奏韶舞則天下何事耶惜夫春秋之餘民不蒙其實惠為仁人之長太息嗚呼其道也在子思則為中庸之道在孟子則為浩然之氣子思言致中和天地位焉是天地雖大不能出吾中和之外也孟子言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是天地雖大不能外乎浩然之氣孰謂天下能逃乎類淵之仁子思之中孟子之氣其名不同特一理耳學者可不夫其心莊句乎思五

論語丁 十二

五十四

評曰此篇謂天地之心運於冥冥非可見也然欲求見其心者必當於圓動方靜之中求之入之心則亦猶是詎可求之茫昧索之空虛哉王通氏懼夫人離形器事為而求心故舉是說以曉夫人蓋以天地之心喻夫入之心耳文字老成發醒讀之忘倦

九入之心果孰為之初也世之言曰天地之生之初也天地之心抑果孰為之初也世之言曰太虛之生之初也噫論至於此蓋亦

然高歸諸治昧隱而己矣今世其所謂心則幸莫能見於
是始有離形器事為而求心於空者矣求之於空見空而不見心
然則心不可見乎文中子知天下之均有是心也而不能以自見
也於是乎言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且既有方圓矣
是形離乎形器也既有動靜矣是未離乎事為也烏能離形器事
為以求心也動靜見天地之心○嘗試觀夫形器之所以為形器
者誰乎事為之所以為事為者誰乎則心之用也昭昭矣今夫物類
用人物皆論論心之用即入顯以失之泛然此只當作古文看草之腐也螢生木之朽也雲生
果林之壞也蛆生以至穢積而菌榮石碎而火見凡天下之物發敗
奔奔之徒由英華發焉蠢動生焉而其神奇是腐更衰更變更

生更死相裨而無窮也是果孰為之耶此後諸謂其有以為之則
無見也謂其無以為之則為得而不窮惟人亦然其形也不猶草木
之果穢也邪而其形之所以運也不猶腐穢生也邪然吾見吾目
睫之瞬息而已或闔闔之則無見也吾見吾鼻口之嚔吸而已而
或出納之則無見也吾見吾手足之屈伸而已而或弛張之則無
見也吾見吾血脉之升降而已而或消長之則無見也夫無見也皆
無以宰之則窮矣夫既未使有窮矣更有宰之者矣夫其宰之者
若有物矣則其不可見者亦可見矣由是而觀天地彼其方圓
也者不猶吾之口腹手足也邪彼其動靜也者不猶吾之嚔吸屈
伸耶彼其動靜也者不猶吾之嚔吸屈伸耶誠知夫方圓之不

能自動靜必有非動非靜者為之也方圓者得而見之矣動靜者得
而見之矣其所以方圓動靜者獨不可見之乎山川之流峙就流
峙之日月之晦明就晦明之風雨之止作就止作之寒暑之往還就
往還之是必有一焉者文一者何也以其不測謂之神以其不居謂
之易以其不倚謂之中以其不息謂之誠以其無不通謂之道以其
無所不與謂之仁以其無所不應謂之心嗚呼是果離形器事為而
在於形器隱幽者乎是故所以為萬物此心也萬物無此心則盛
衰生死之交窮矣所以為人此心也人無此心則屈伸嚔吸之用息
矣所以為天地此心也天地無此心則動靜之時偏矣是故見
萬物之心則吾心見矣見吾心則天地之心見矣物也人也天地

也而誰能聞之易曰物不可以終蓋剝窮上及下故受之以復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嗚呼知窮而復則至矣王通氏蓋有得於
斯
韓愈所得一於正
評曰此篇謂昌黎當異端邪說盛行之時乃獨能扶持正道使
不至於泯絕於此方見得他所守之一著不是就時即上立說
則古今所守之正者非無之何獨昌黎
君子之於道莫難於知所擇而莫難於知所守知擇而不知守則異
道勝而正道衰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人皆知之則亦人皆得之然知
者衆而擇者非正道之不易得也擇之不正而守之不一也君子之

明道必擇其所正焉者守之以為一定不易之學所守一定焉者
惟夫與道為故雖邪說橫起之時而正道終不至於泯沒者一君
所得之力也予讀唐史見其於韓愈氏以學其所得粹然一出
於正之言因得以為之論今體有用當謂正道之患不起於害道之
人而起於叛道之人大名邪害道實則叛道此其為道尤甚於異
端邪說之熾不可不辨也蓋自古聖人綿遠正塗雖底百家之學起
而乘之以與吾道學者蓋不知其幾也賢人君子之患夫彼之不足
以害道而吾之衛道者又不可以不至說焉迺於是焉山其區區之
力而與之馳騁乎紛爭之地使已定規其徂其力益不足而其道
益屈其道益屈而其說益發至其久而無功也則從而尤之曰吾道
八論祖丁
正道也而彼之道亦反經而正者也夫既以為反經而正矣迺移
其平日衛道之心而為操戈入室之舉果不荀卿號為難伯稱王
而反以非堯舜為釋楊雄亦不詭聖人者而備有取於老子之說
三子且爾下山將若之之何哉蓋彼不知夫正道之不可或變也
其始也擇之固未甚正而其久也守之亦未始一若守則正者
分矣嗚呼天下而無學聖人者也正道之傳則已爾天下而有學
聖人之人則韓子明道之功其可掩乎哉甚矣夫元和之際舉天
下而惑於異道也佛道之害正道之甚也而習聞其道者方且樂其
誕而自小自小之患猶可也而為上考方且效其術而尊事之愈也
孰從而正之哉爭四海之說而有所不悞犯人主之怒而有所不顧

身可殺而正道不可一日廢焉此語非徒以口舌爭也蓋其平日
所擇其正所守其正非六經之首不傳也非聖人之言不觀也揚墨
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使彼諸張之說無所出乎其中吾知信聖人
之道而已至於特之所尚衆人之所習則皆牢關固拒推而放諸禽
獸之城形者知况敢望吾聖人之藩籬哉道為聖之說自非擇之
精而守之固吾未見其有濟乎此也今觀原道等篇而言道之正論
鑿鑿乎如五穀之可以療飢繩繩乎如藥石之可以代病不謂之
粹然一出於正可乎孟子曰梁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學矣而二其心則終其身無所得然則所守不一而欲其盡出於正
文可乎哉嗚呼明道之難其人也久矣自夫子二百有餘年而孟
子出焉夫子立正道者也孟子廣正道者也而愈則守正道者也
愈愈之所守正道信可嘉矣精而後之論者迺以上封禪書禘
黃陵姬待命宰相之事而議其非是特未知史臣立言之法爾史臣
之贊愈蓋美其有明道之功而未嘗及於出處之迹雖以畧焉可
也而謂可以之哉反覆數語便難愈之純正吾無以議為也獨怪
夫孔孟之後如董仲舒之賢後世不以傳道許之則亦可恨焉爾羅
黜百家替心大業與夫人大禁之音正誼不謀利之說類非漢世學
士大夫所能為者而仲舒盡之此正韓子之流也亦可謂學正而守
固者也愚故表而出之以著于篇外編
復鄉舉里選如何

評曰此篇以得名作主張畏則卑古而薄今故法之廢者難於復意高而文古較之他篇則為稍劣

天下有畏名之患者自信之不篤也自信之篤則今無可畏之名不為則無所性而非畏也畏之無他畏其難而已矣殊不知天下無難事畏者則惟見其難而不見其不難之所在也鄉里之舉也古嘗行之及父而榮榮而遂廢之人皆曰古之俗厚故可行其父也日入於薄故變至於末流則其度也固宜厚廢矣故復古而有古是甚矣此畏者待古太高待今太卑者之言也然則以今之俗與古之俗為相似亦所難言也古之俗厚而行之既久則古風日遠不患其不復也患在自信之不篤爾畏者之論必以是為手闕

漢書里選如何愚請博而論之○風俗之為言人情之謂兩人情莫不本於好惡而好惡其重於榮辱為今計者莫若以德行道藝之舉為先而制科之舉為後而觀其人情未有不趨榮而避辱也今也以文章奔競為榮雖未以德行道藝為辱人情特以為迂闊而忽之其與辱又奚擇焉今論先其德行道藝則其文章非奔競者之比矣有諸中形諸外亦可得因是而觀德行道藝也夫子首之以德行末之以文章非特當時居其科者其情有所愧與無愧而後世之觀其人者亦有所見其無愧與有愧也其榮辱豈不的然矣哉試以夫子四科之意行之則無舉里選之法不亡矣說者謂今之俗所以不復古者謂其偽也貪以廉為地妄假真為謀下

好鄉里之大夫一不得人而有不公之弊所以舉不得其人曾不若守今之法為愈也愚曰不然為飛于天為耀于淵天下公論之所屬不可誣也或非其人而居其選則天下必曰非其人而居其選不亦可鄙乎其辱也大矣實具而不與其選則天下必曰是誠其入而反不與不亦縶乎其榮也大矣將見非類者聞天下之議必惶惑而求目下之幸其能久於其選哉是者鄉里之大夫聞天下之議必求所以能久於選之地哉苟謂古不可復則南北而愈甚至唐而不可枝梧矣唐愈甚至今而不可枝梧矣是後世切感之也唐臣之議蓋亦特兩端而畏名者歟

仁言不如仁聲

評曰止翁國文惟此篇最方其文難於圖點眼目其說難於標摘精神中間一段議論却為妙絕

聖人不能一日而仁天下也一日而仁天下則仁之効亦淺矣蓋一日之仁吾未嘗有是心而天下之人亦未敢以是期望於我一旦遽欲行仁於天下發號施令以曉天下之人是雖家置一喙以喻之人孰信其為仁哉聖人之仁不若是之淺也夫聖人之仁非於布德施惠之時而後天下始知其為仁也天下信之久矣天下始是其大吾之仁獨有取信於天下者豈非惻隱之仁閑於中而肆於外在人耳目為已發矣而民之所以薰陶而漸漬之者亦已深矣又何必說說然以告人哉以此較彼則利亦大功之淺深蓋甚相遠也故曰

仁言不如仁聲請試申之○嘗謂夫施信於民者不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施敬於民者不若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蓋敬信在我也必有待於施焉則是未免於有言也言其可以服人哉若夫未施敬信於民而人已知其敬信則相與忘言矣吾故無假於言而人亦無待於喻也其效固不博哉知此者可以言仁矣蓋為仁與行仁異為仁一日足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至於行仁則不可以責朝夕之效也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諄諄以自言其仁者特婦人之仁耳特姑息之仁耳故宋襄公非不仁也然君子不以為仁者蓋襄公用鄧子於次睢之社不仁之聲在人久矣及泓之戰乃以告人曰吾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此吾之所以為仁也言雖若此

備祖 丁

王好戰而靡爛其民不仁之聲在人亦久矣及其凶歲延始告人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此吾之所以為仁也言雖若此豈足以掩不仁之聲乎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況欲行仁於天下者其可先言而後聲乎故成湯之遷毫仁也盤庚之遷亳亦仁矣然盤庚之仁不如湯之仁者盤庚未免於有言耳使盤庚之仁聲如成湯之彰信於民則郡臣豈得以浮言而惑之乎三篇之書雖不作可也舜之伐有苗仁也成王之伐三監亦仁也然成王之仁不如舜之仁者成王未免於作誥耳使成王之仁聲如舜之浹洽于民則邦豈復為大艱乎大誥之書雖不作可也大抵天下之聖

可以馴致而不可以速化天下之民可以誠服而不可以詐欺仁言於言如伯者之用兵必伐楚而後入知其為義必伐原而後入知其為信信誠而薄知仁信於鄰如王者之用兵故商之興也不在於湯條之日而在於未征葛之時周之興也不在於牧野之日而在於未渡孟津之初先聲所暨人服之舊矣何俟於言乎

論至於此勸農之詔不必下也有以率之則農自勸矣叔更之詔不必頒也有以先之則吏可敷矣仁之名見於有言之後孰若仁之聲著於未言之前邪古之人君其所以脩身行己無一念之非仁者非特以此懷養仁聲仁聞於一己也植之風聲則仁見於風聲也聲教

仁聲則仁見于聲教仁亦在乎接之而已豈可驟以取名乎

備祖 丁

絞岸批點止齋論祖丁之體於

書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後

右論祖一帙止齋陳先生所作蛟峰方狀元之所批點也余忝感先師嘗示先生之文一二篇以授讀每受其立意高遠造語蒼古無一贅字足為矜式寶之不啻拱璧然第以所獲不多為憾成化戊子余以監察御史奉

命按巡滇南偶得廉憲莊公尚源所藏金本凡三十九篇連日披閱則夫昔之所憾者釋然矣謀刺廣傳竟以於代弗果持歸尋以權守

終帝廟之訛金銀金根也特用校正壽梓或謂先生之文立論如此高遠遺詞如此精到初學習之恐成畫虎類狗之醜學步邯鄲之失余曰不然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斯為下矣士希賢賢希聖何絕望後生古人之不若哉遂舍其說用畢余志云先生永嘉人名傅良字君舉別號止齋曰論祖者後學宗師其文之稱也時

成化庚寅仲春之吉淮南水蘓子識



止齋論祖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傳已著錄初傅良講學城南茶院時以科舉舊學人無異辭於是芟除宿說標發新穎學者翕然從之此論五卷蓋即為應舉而作也首列作論要訣八章中分四書諸子通鑑君臣時務五門凡為論九十二篇考止齋文集卷末附錄雜文數首編內守令文章民論三篇存焉餘皆削而不錄疑傅良當日自悔其少作故其門人編次之時不以入集特別錄此本私存為程試之用耳

南塘先生四六一卷

〔宋〕趙汝談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五家四六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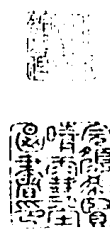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塘四六

一卷》提要

上梁文

復古殿上梁文

南塘



昨國家遷鼎商丘駐蹕吳會披荆而立府寺綿蕝以定朝儀紫蓋黃旗雖應東南之運數壺漿草食豈忘西北之謳吟故皇帝側席蒐賢枕戈發憤孝思常係于翠洛雄略肯偏於江沱然既多靈臺始附之民胡可缺衡室時咨之地爰經便殿觀策殊勲來車攻復古之民揭庭燎御晨之坐于以攷春秋王伯之統於以披職方華戎之圖固異乎建章千門徒築迎仙之館結綺三閣但開選色之場所誦者博皇道而洪漢京所期者觀文光而揚武烈逮更三聖循古一規然而日月邁則運陳風霜侵而物弊棟橈寢圯仗衛罕臨今皇帝奮執乾剛追繩祖武以謂苑囿池籞之隸少府此可勿為車騎膳服之給尚方朕將亦省獨是先朝之肇序詎容今日而弗堂乃命通司聿來胥宇模範之初制示不敢奢加潤色之新功傳其益久備梁斯舉善頌繼陳

拋梁東日出扶桑坐法宮黛韶即將耕帝藉皇書先已播皇風

拋梁西園森沈隴月低瑤水不邀千里駕玉
關祇費一丸泥

拋梁南拂檻風薰閣奏函便覺天開門蕩不
教人夢屋耽

拋梁北羊馬頭南胡運訖不勞塵騎策于臺卷
帳夜逃歸勒勒

拋梁上咫尺蔚藍天上望鳳翔丹闕街瑞圖芝
產銅池獻奇狀

拋梁下偃草包戈陶盛化鈴鉢滿道萬國同酒
肉如山八方蜡

伏願上梁之後山增樹藪海息狂瀾卿相基枕兮
百世而不衰公侯干城兮四方而無侮庶土集東
都之會衆星環北極之居帝降之祥寢有熊羆之
夢民安其業野無鴻雁之號如日重光與天齊壽
皇帝萬歲皇帝萬歲

南塘上梁文

先廬故存是以老身而長子今我更築蓋將合族
而交賓嗟陋巷之為難曾侈心之至是趙子輕言
數失多難早衰極知恬淡之趣佳欲奈終華之誘
汨幸遲歸其或相顧屏處以何營迺瞻東山別規

便坐映青林而敞戶環素壁以叢書庶幾暮年無
復餘事大衾長枕共論好于賤貧側弁倒冠甘見
雕于禮法胡能窘局自取嗟憐然而宦情未謝而
赴治隱棲生理尚微而強張豪舉漕筏于河流若
錢之日康徒于穉米如珠之時可笑弗量動皆此類
聚六州鐵鑄一錯力欲罷而不能累一撮土臺九
層事竟成于有志庶工勞矣羣唱和焉

謝科第

代狀元及第謝相府

大夫而有孝弟聞必使為輔翼之具蓋玉質之既粹則金聲之迺遇凡以言揚由其教深故郡國舉茂異之等而鄉閭獻賢能之書多士以寧得人為盛允賴元良之四幸來茲獻之共茲錫第于彤墀宜薦誠于青禁伏念某等材奚足算技亦無它徒知則欲之愛君逆欲草莽而言事荷兩朝之率育丁三歲之比興輒安試于有司不自量其無學見聞甚陋烏覩朝廷之宜惴惴則忠庶盡臣子之義方懼猥塵於宸覽坐期僉預於臚傳寵冒實多拜嘉敢後雅崇經術敬接儒宗講就時于開燕之清贊涵泳于雍熙之洽振海雷之隆響有驚皆飛揚少海之餘波何覲不化遂令屏品亦玷賢科某等謹當允蹈初言篤持晚節射天門之策得之若鷺望甲觀之光敢不重拜

謝薦舉

謝趙文昌舉自代

幕府上功方奉禁塗之擢衡門卧疾忽形遜牘之褒假寵非倫負慚失次竊以職司察吏獨在部封科目取人各從材局惟三日常參之舉有九官相讓之風不限以本任而廢退黜削皆許開每居天下極選不指其專長而出納論議惟所用故得天下全材如某者土石之頑姿山林之陋識以施諸朝廷且駭使試之郡邑必疏半世學供飯不充而貸乞再自再府書未聞而乍歸亦云既窮然有義命與其微通國之譽獲咎于君子則何安設若苟當衡之榮見辱于野人其猶病為是息陰而休景未嘗飾智而干名詎惡利達之懷蓋度拙愚之分今者某官以開平之碩老位申甫之顯侯貴名馳馳威德而化崔蒲之盜越隣境以求降杞梓之良湊公庭而效獻遂膺茂簡晉服通職惟初引類之章寧少拔尤之地而乃含棄珍于席上收斷楊于溝中一評小差羣聽交惑豈以膾炙者人所厭飲若昌歆則吾得無稱枝葉者國之菁華夫本根則彼回弗慮載循深旨憂出常情昔劉路之任宗家

李璆之薦族子間緣恩請或借文鳴未有遠覲點
然得其為人高賞便期之代已不階 可謂特
知顧執術垂時已絕飛騰之望而声聞過實使傷
鑒定之明要礪此心更要他日

辟置

回楊作謝辟宗承

中州雅望不與隨牒之勞外郎寒司報借題與之
重得賢自喜叙謝何讓恭惟某官行誼潔修聲猷
籍甚種華 縣令君之德可懷振粟海邦別駕之
功當錄尚淹再調來倅鉅藩願如散秩之低回敢
屈高才而陪貳雖祭酒號宗室之老寧有寸權而
置傳參王朝之官未為左宦覲少資于一諾即真
拜于三丞某方冒板闥遽勤贊見合堂論好誠莫
樂于新知占位書名幸勿循于故事

回劉倅謝辟宗薄

錫鑒驟驟方據佐理之能叢薄栖寓可款待賢之
陋云胡惠養乃亦肯來恭惟某官志道軼羣詞溫
近雅孔文舉不著修武談笑擬科龐士元稍進治
中聲華改聽惟外司之簿領率下寄于戢僚豈應
屈閭閻之權而使行勾稽之事並駭漫數顧取捨
以良難少亞一階校唯阿其幾遠尚虞唐舜何幸
周旋至如枉謝以高文尤匪克當之盛禮在幙府
仲吏敬安用是裁著朝籍如王官賴有此耳薄占
聊謝內愧深多

謝內除

受職事官差遣謝丞相

叨承府命俾置周行拜寵居榮省躬有愧伏念某
最爾生晚癖于好修始初任于入官先人常撫曰
可教繼後進士獲選諸老或許之能文其詩書所
踐者非言其冠服非涉于怪行粗持節義之戒頗
習謹厚之風無何時命之過垂適以朋邪而坐作
一世藉藉衆欲唾其姓名十年流離誰復齒其蹤
跡悼本懷而自歎分永弃以弗歸豈料雷霆之收
忽開日月之照解甘陵之銅棠聞者歎心還魯國

之逐臣坦然直道如陸沉之至賤亦波及于厚恩
牽牛奪牛久置辨量之外失馬得馬恍疑夢寐之
間曾是妄庸有此僥倖此蓋恭遇某官佐王保極
為國惜材竊觀數貸以幸愚民肯悉一肯以廢良
士謂賸越石者固待晏仲而學庾斯者猶賢達蒙
固不汝瑕收為吾用寒泉未食已見授于饁糜故
豈可營終持依于厦屋感激圖報莫知所裁

除禮部郎中謝丞相

振諸散地界以儀曹寵命甚休衰頽良映伏念某
丁年有志壯節無聞自江部以先歸即田廬而却

掃囊篋細碎久委事于小兒衣裳倒顛壹冥心于
大運雖獲縶問懷于國慮然楚鉗要適于天刑苟
槁樞以得眠甘飯蔬而沒齒弗圖老及復會泰來
雲霧剗開星畧澄澈超車乘迎諸老于海瀕才
牙千族集羣髦于閣下眇如一介猥亦黃收顧職
奏文吏所長何施樸學况措紳先生之後豈着野
人徒幸忠言之可伸遂忘沉痾而輒起茲蓋恭遇
某官經綸望重保傳功深竊武之智戒愚仲山之
柔且直歸報上之美而語不伐已周身之防而幾
若神故一日宣麻于庭而百僚舉笏以賀不然賤

者寧有觀哉某敢已拂拭塵冠扶輿塞步高文大
冊老難追燕許之才廣厦細旃少粗譚唐虞之道
尚思展告少荅已知

謝兩參政

買田西邠久無願仕之心典奏兩宮忽有為郎之
命恍如弗獲祇拜若驚伏念某鉉輶陋儒衣冠退
士歷官至二千石那復言貧一第踰五十年即將
告老尚于教斯家事翬公署謝交情尺書不入于
禁城半席惟分于樵舍非敢云世道未清而晦迹
亦直緣體力既倦而息心曾謂殘生乃逢今日威

福之堆歸主玄黃之物別羣江湖濯纓以待招旂
陌扶杖而觀化衆情胥悅固不在倚門而歌積疢
損瘵遂可以推枕而起正塗若此其谷胡為使抱
閨杼柝而犹榮况乘馬從徒而加寵第量垂暮曷
稱作新茲蓋恭遇某官砥柱障流精金受鍊婁師
德外若闡事明乃在中叔孫通前未薦言效當驗
後藝茲綸翳諒自挈維一飯必酬敢辱大臣之知
已片緡或繆祗愁列宿之笑人少荅今休終還舊
隱

代叔父除倉部郎中謝丞相

召來郡郎方懷報罷之差擢寘省闈忽被詔除之
寵省躬自失祇命難任竊以漢署五官郎位最居
右地唐分六部子司皆號要津歷古相公在今尤
重先朝非州收奏課著令弗除近歲惟廷臣請符
代還乃拜所選如是其人可知如某者材則凡民
學非通士訪問阡陌粗識小人之情願瞻闕廷茫
無一日之雅素緣假守猷滿平生巧者收逸而拙
者償勞亦安諸命賢之操名而鄙之務實姑就所
能幸樂歲之紆平与疲祀而休息得終下考儻免
大訶而部使謬推叨見微于恩旨極曾陰教恩莫

對于威顏以程資叙格既非于詢事攷言又爾猥
踰近比竇駭衆聞况度計之耗登閨軍儲之緩急
牙籌校籍下虞羣皂之數未嘗占辭上畏列星之
笑豈伊蓄縮于此則裁茲蓋恭遇某官間世雄儒
濟時真宰播鈞埏于庶品凌絕尺于百工後先何
心高下自見且謂裁約弊倖固當利印於予人鼓
舞事功亦須趙次而校士致令極陋過竊殊私某
敢不思稱所蒙力鞭于後以官自氏不前速化之
圖厥職何曾敢負素餐之責永言威戴未易究陳

謝外除

西宗到任謝丞相

分符內輔敢當收御之才改命外宗辱真表像之地今斯過忝顏曷勝慚伏念某一介鯁生諸姬疏屬少而好賦矜童子之雕蟲老于斲輪悟古人之精柏常欲徑霸王之略庶幾驚聖哲之場不為縣庖稍著汗簡而文章無足用世風采莫能動人乘馬從徒亦叨榮于麾節上書歸印將弛疾于田廬散圖漢詔之新趣滋固盟之長使之任老事而受壯祿處散局而通要津祭酒之稱甚都考功之課

弗責藉令自擇寧復此多茲蓋伏遇某官鈞播萬殊徑收片善開東延見盡歸翹館之英虛左起迎枕察夷門之隱謂長裾難牽趨走然敬蓋未忘棄指學諸輪囷之株樹之廣莫之野辟疆宗正幸修三世之官子雲太玄請畢終身之業持旌報德諒不辱知

謝參樞

甄品庶能板扶衆正士有未識其面推轂至于再三禮無不答于門還贊見者千百謂藉雖無與乎設色而跋尚可俾之守閭特從推遷稍便器使辟

強三世宗正誠將克紹于故官子雲終身太玄亦足唏光于往謀

謝簽書

學者斗山國之著蔡造膝而慕當世之務未嘗自言劇口以道若人之賢不啻已出謂某雖云器拙而用寡粗若志潔而行修既無貴游之賢宜有知養之任

謝給舍臺諫符後

牧守之選猶材弗堪宗師之官何德克稱膠膺顯秩滋劇腴顏伏念某蚤踐舉場期收一第後罹黨

却屏去十年懷忠未分于陸沉畏禍竟成于浪出會更聖化過采虛名拔諸網人之中委以長吏之重思華載道祿澤及宗甫解符魚復乘傳馬固已洗泥塗之寄亦足展丈夫之雄而吏課民庸曾微勞之莫紀門當身疾信薄命以多屯比還東郡之章遂竊西郊之養惟茲外郎分職內朝雖時無老成如畢召毛原之舊然族日蕃衍皆汴浚河洛而來豈伊謝微在兩矜式此蓋伏遇某官獎扶世教迪勅士倫推賢揚善而不流于比周悼屈衷旁而唯恐其論棄靖循恭冒諒自吹噓持論議以陪公

江西倉到任謝丞相

起之間曹使彼刺部然秀服而驟之寵鉤刀懷再
割之差伏念某頃以凡蹤繆汙清著一連三館十
有七年蓋嘗乘障而才技絕庸尋俾察州而風聽
弗競比病解于守鮫蒙恩置諸宗盤養弟子以萬
鍾甚慚優礼待官府以八法独荷矜容終更謂送
于四廬給傳又馳于江城雖文墨議論心欲語而
已忘然備御光華身未為于不遇此蓋恭遇某官
度材建厦稱物持衡寶守庙之龜百朋錫而不吝

恢函牛之鼎萬斛注之靡盈士有掇簞而卻行公
輒捐印而強授故如弱植亦未遐遺維今常平所
在文具山澤之禁徒審水旱之脩全疏伊欲覆覈
耗亡則州家苦其煩擾將稍寬網漏則國課責
其殷虧請言思之何道濟此唯有博詢于利疚仰
副廟謨庶幾少假以歲年卒信祠請

謝政府

某官樞密云黃微密幄迎簡朝廷為官擇人無捕
來之倒植回事納說有昂昂之參和士或輕擯而
深藏公報推轂而屢迎故如斯弁六與選掄

代知江陵府謝丞相

鉅鎮華資其責彌厚。敝生孱分以得為憂夫人皆
能以謀身唯某独拙于干世。齒壯氣盛。戒馮婦之
不量。年欲志氣。曾田光之未察。故每斥。嘗甚困躓。
稍起輒先驅馳。重趼百舍而召來三日連。而與
語未溫。遂省之。席已剖。荊州之符蓋其墮在于服。
牽理難久。厠于容典。又况擢賤論撰。受命撫綏。指
引長江。包制全楚。茲隆用武之寄。豈苟綽難之時。
第念享爰居以太牢。徒驚眩而失次。責駢驟于下
皂。根痼死而何功。貪承使令。終惧煎越。茲益恭遇。

某官兼歲廟社名鑒華戎方籠衆才共集大事所以采虛名于箕斗假儒吏以節麾且士之得望下風幾何而其之辱見前席如此惟古以感遇意氣為重不專以傳會光寵為榮攬縈策而慨然有勝戀幄瑣科條而來上更俟至違

謝封贈

代李內翰聖奉使加恩回授謝丞相

因使受賞而援法以拜官為親新榮而蒙恩于得請雖大君曲徇其私欲亦上辜深嘉其悃誠夫何孤生有此多幸伏念某故家小子下土遠人頃蒙結綬王畿才得執戟節衛去國七載還朝一年今遂翱翔青雲以獻納雍容為事佩荷紫綬以出入嚴近為常非公主張用之將誰提挈至此然身過寵辱念及先皇有冠三孤之官而尚綴六閭之職欲希稍進會未可言近因銜命之端例拜增秩之賜既朝廷方嚴遷格是臣子所得控情因報具于奏聞乃優蒙于詔許恭惟端殿寵亞台司昔司馬文公以書成特膺此授今先人太史氏雖身歿仍荷是名匪敢將美于前修實亦增榮于旧德願為後嗣能不中歲茲蓋伏遇某官世續我公天降重任方此開闢四門以興廣孝詔八柄以取勞能謂某應對粗閑不宜忘犬馬之力察某僻陋非偽蓋亦有對額之心故用開陳過為假借某得不戒令名之易隊歎盛德之難遭使隴西士夫益有稱于舊族則昌黎弟子庶不辱于師門

雜謝

謝某人贈文求薦

一列累年中更多難身喪父死逝屏處于丘樊母老家貧雖出于干于都邑而立行弟謹隨為黨人有志莫諧見笑庸隸以故自嫌其名字不欲重累于交朋豈久要而忽諸蓋賤公之當爾豈謂某人矜愚略過念舊敦仁發妙墨以長牋賁英瑤于朽質緣祀之意抑末矣而可忘角弓之詩猶誦之而不置贈我如此何德以堪至于高之以春申孟嘗之風引之以子雲君卿之慕古有是事僕非其人然士如潛珍市報增價今衛霍方千金以收賓客而汲鄭每一紙而動公侯子能謂之以文彼不轉為延譽將爭羅致寧復患窮而顧舍俞範之塗求荒塞之野礼則與甚母乃事左而身勤報之缺然不勝口耕而願厚三復來貺喟焉感藏

荅歸州李學正謝給養士田

萬意養賢此誠嘉惠因人成事願亦何勞豈謂遠途有來函尺惟先輩懷不忘一飯之德惟仁侯推善事長官之讓猥揆所先過形其美且欲善誰不如我者寧無寔以能當敢微功以為已力乎願不

貪之是寶而其教載之敦厚更現仁義之飽嘗詞
倒峽流生檀文鄉之號聲蜚鴈塔益彰盛世之鳴
占謝回風有慚信筆

宰相

賀趙丞相

命書三錫宰柄再歸定封旬月之間至褒期年之
內水涌星沸轉陰沴以立消山高日昇導陽和而
坐煥越惟茲舉以莫不興竊惟軼羣倫之謂賢總
百揆之謂相達道既弗可干賢之譽守文亦烏能
持相之權爰生尔夕必在斯位曾匹夫庶人之罔
聞或伯父叔舅而何嫌版築起而商隆衮衣迎而
周熾恭惟某官鍾靈世胄擢雋時髦以點浮崇雅
之辭旁通諸學以陳善閉邪之義才立孤忠出則

九牧之鉅衡入則六卿之冠冕至尊屬意特未升
之廟堂太上貽謀固將託以社稷比登明辟果建
元條任重古人之風政維公望持危今日之事尚
復誰為拜稽首以猗猗勅出懷而乃受于以薦神
明之契豈其流習俗之言所當引正綱維然後宣
昭号令力除莠害以終朕畝之成博選梓材以諮
我家之恤指蕡芥于細故自胚胎于大和若圖非
常之功而下求衆庶之悅務可久之得而中蓄二
三之疑則是耻河之渾揚清于淺瀨之激懼月之
滿歛彩于小星之繁由前歷觀鮮是克濟願益堅

于貞幹用永荅于顯休其勢限數親分承深獎不
有君子敢遂布于腹心豈無它人實相為于骨肉
置規于頌垂聽其寬

憲使

賀劉尚左除浙西憲

輟置省中按刑甸內陞解特寵奉溫詔以起行朝
餞甚都擁榮現于傳次教條未下與頌已歸恭惟
某官履行粹夷才猷敏裕妙年場屋弟兄皆以詞
雄常日家居父子自為知己比登上第益就碩師
委蛇州縣之勞培植廊廟之器羊祐西守邊人飲
其醇醪孔戡南還夷落駕其清範晚潛郎舍獨遠
侯門而恂々退讓之風更為上眷磊々澄清之志
未以老衰會憲府之從除屈輜軒而往使維今西
浙視漢右扶風開錯而爭訟繁藪澤多而姦賊利
緩之則無以禁暴急之則或至傷恩諒當以仁義
為本根以法度為樞度使獄市無擾則田野可安
仰寬宵旰之懷矜殘禁廢之地某拙為贈登壯節
伶俜至儕有疾之科冒食無勞之祿其何以見魯
衛之士而犹欲交孔李之門竊笑沉遐遂依蕩節
屬便里居之佚失修道謂之恭輒布懽愉并祈矜假

通判

交代字文通判 開仲

萬里邇風久馳心于左右一官投分適交臂于後
先不圖倦游乃獲良願某官清明邁俗謹厚承宗
奏賦游梁備名都之偉觀飛文論蜀真贊慕之奇
才至于敷定坤隅區條遑瑣固藉元戎之威重允
繫上佐之勤勞果鵬表之西來起鵠舟而東下道
路交歡望之如仙班行幾時遽以請外惟我朝家
之舊比多族姓之升曾何嫌疑力就冲退舊雲程
之小卻涼風載之愈高某歷落塵蹤低徊冗食著
朱騎馬不知身寄于何曹隱几讀書亦復坐銷于
餘日屬上恩之誤聽捐支壘以見收遂轉寒廳時
旋靖士箚篋易色糠粃如遺雖廷中執法之賢肯
來佐郡然負外置官之例無待對人徒喜偕于階
緣報冒通于笥記竊棲逆旅莫違遺餉于後車邇
迫順流或許班荆于前館其為瞻近曷究編摩

教授

回瀟教授

花萼集中昔兩容于投分藻芹宮裡今復許于同
寅願幸會之何多祇欣榮之惟倍某官書種挺生
于玉質儒林獨秀于金華奕世簪纓已慶流芳之
遠對床筆硯更歌擢桂之香既為信綵棒之威尚
肯淑青衿之于羔裘湖地近接辟雍之海流半水
散材贊茲游倅題陳仲舉車中應記于姓名隨鄭
廣文座上願承于規誨所塵者略其望則深

寄居

回寄居趙監倉

千枝分若木之輝幸聯譜玉百里效開梅之隱喜
近鳴珂愧汗竹之未達感駢花之先墜某官諸姬
為近大雅不羣浩氣摩空淬鏌干而未試英猷蓋
世策騏驎以將馳壯聲稱居衆正之前宜步武絕
諸臣之右胡為倉貯之富願資鞭笞之長雖華次
之少需恐特招之立至法行自近詠麟已應于閑
睢立愛惟親錫馬佇看于晉用某宗夢晚出儒級
結登初試吏于南昌適依仁于通德擬致緘藤之
敬遞傳存芳之音味謨挹以難勝拊疎庸而增惕
豈無他人不如同姓誠臭味之不殊既見君子實
慰我心親本根之攸庇寸衷所縉尺楮莫酬

賀玉璽

明王謹德來異域之奇珍博士群文審先朝之藏
璽九賓咸慶百辟交歡十賀臣聞三獻俘而商受
球五時却而漢薦璧固天休之是荷亦人力之可
營未有大呂陳于元英弗煩兵取遺珠得于赤水
靡待使求綽然雲物之返初出諸遠夷之效順如
今叔見寶古鮮倫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誕保民彝
不承祖烈忠誠感乎內未嘗責貸而尚功干戈者
厥躬所務尊賢而隆禮故乾位深居于宸極而坤
珍昭受于歲端玉檢金泥蒐祥符之令典龍車鳳
蕭修紹聖之龐恩觀中命之又新披故都之遺復
臣戎縻藩邸夢繞觚稜舞干羽于階雖阻對揚于
景鏤卻走馬以冀更新追蹟于淳風

賀玉璽代任參

天道左旋災國復振皇威北暢珍物遄歸元正會
朝善率呼抃中賀伏以海嶽所產惟玉京陽宗廟
之傳以璽守位元帝得之興晉祚光武因之洪漢
京恭惟皇帝陛下席累聖之休受一讓之益以時和
歲豐為上瑞以兵寢刑措為極功田租弛民羣生
莫不安業皮幣事仗異類亦且懷仁故弗賓之商

夷皆願屬於疆吏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篆
刻孔彰咸曰寧王之大寶故府之藏既入神州之
復可期臣病解樞機勉之藩服觴稱萬壽自憐遂
隔于慶儀品列三金尤幸獲共于貢賤

賀元正

正月始和著于甲令三朝大會盛在寅杓惟聖憲
天如春澤物華_華恭惟皇帝陛下儲神壤濩受命
穆清并鉞參旗戢師干而不試箕風畢而被豐澤
以惟均肇乘蒼陸之規增受紫壇之笑臣望京浸
遠戀闕滋深周衛設九賓之腫莫陪下列甘泉
受群吏之計惟詠昌期

奏捷

賀滅殘金

醜類亂華久，鬱復雉之志。偏師克蔡，倏收殘虜之功。河嶽澄清，雷風騖動。中賀切惟，戡之勦虐。氏盡召六卿武之逐，內奴親率萬騎，剗肅慎之遺種。自靖康而積仇，馮恃而河縣，跡累世塗炭。我黔庶介鱗，我衣冠腥，熏上靈，毒徧中土。苟知懷忠抱義，孰不殞身痛心，以為何時得殄此賊。而今乃貌虎弗煩于顯討，鯨鯢坐却于嚴誅。五旬而併舉燕城一月而三獻我捷，其翦暴除亂如拉枯拾遺，憂無前

倭可謂大慶方孽，根橫長百年。夷梭之弗能及，虐焰將消一日撲滅而已。盡賢惟天助，願望人謀此。蓋恭遇皇帝陛下，英畧通神，仁声懷遠，御得其道，能令夷貊之率，從告成厥功，遂刷高文之宿憤。方將紫蓋，脩太常之駕，絳衣陳司諫之儀，趣先脩奉于洛陽，雖耕于渭上，中興丕緒，允屬昌期。臣等汗馬靡勞，雲龍何幸，受命而拜，萬壽既式，辟于漢疆，移軍而復，而京尚健，刊于二語頌。

頌朔

謝宣賜曆日

欽崇天道，有嚴占步之司。敬授人時，爰啟析因之序。不忘遠外，均被榮懷。恭惟皇帝陛下，倬德上國，儲精泰始，誠心感格。按星土以辨方，和氣薰蒸，調雨暘而應度。叶用五辰之紀，聿觀庶績之凝。且敢不廣布主恩，益共乃戢。察藏蓄而預備，用阜民生。省耕欽而不逮，俾知帝力。

又

堯曆誕頒，式重授民之制。夏時謹始，咸均正朔之加。拜賜為榮，撫躬知愧。恭惟皇帝陛下，妙參元化，道育羣生。閏月定四時，靡差躔度。三農生九穀，庶保豐穰。爰錫成書，以開嗣歲。且敢不恪共乃戢，廣布上恩。夷隩析因，多奪人為之序。作說成易，罔知帝力之深。

玉寶赦

謝玉寶赦

大寶歲珍禮儀既備端門設蹕慶賜遂行弗圖猷
歲之元乃獲白天之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統承
先烈運會中興營立以東舉城而來附窮髮之北
款塞而乞盟戎衣不試于一兵庙器坐還于萬里
愔文嚴經增永鎮于山川虹氣薄霄重泰和于兩
露爰盼渥澤用叶嘉祥湯德解其纏羅下皆翔舞
虞恩動乎笳簫孰不鼓歌臣幸甚鯁生陶于聖化
何敢贊汾陰之寶躍厠大夫所願覩山東之瘡懼

迎司隸

賀太上皇

皇穹錫祚帝子生孫消日告祥濟天賴慶十賀臣
開年圭朱希臺占最吉者男甲觀画堂春愛莫隆
乎祖非迪休而統佑蜀施祉于延洪恭惟皇帝陛下
澤及胎麟仁漸苞鮪重泰和以消羣惡昭懿德而
裕後昆磐石建宗九庙之靈既格椒條著實重闡之
喜可知臣託附公微遭逢熙盛雖原濕四驪之駕
何敢遐心迺本支百世之傳唯深善頌

賀皇太后

乾旋坤轉大策定于禁中山高日昇重明照乎天
下萬邦改觀百辟成風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德
為聖人功施冲子再拜慶組陰獨察其休符五色
補天衆莫聞其妙用决幾于眇縣之頃運化于坤
北之間神器不搖景命有僕且叨官舊服幸際新
朝制房闈而晏然已仰政權之重載旌旗而祇見
方觀孝治之隆

誕皇子

賀皇后

藩邸承休獻熊羆之吉兆宮闈受祉應麟鳳之昌
期凡在載持惟喬祚蹈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坤裳
襲美雅慈流徽而色而康人陰蒙其惠澤以似以
績天顯報之福祥秀發孫枝慶鍾慈極倬雲橫之
衍派綿寶祚于隆基臣幸對亨嘉屬官遠外卜日
以告元祀雖莫陪宗祝之像采詩而誦多男犹得
效使臣之職

賀皇后

王假有家薰太和而保合帝降之福衍多祚于綿
洪凡具識知教同祚蹈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流謙
而節約順比以類從大呂贊陽之功百嘉均屯小
星建下之德六寢具孚故當肆通交泰之期而獲
延續延先之報神靈孚豫符應闡明臣遠省民風
側盼國慶望難翹之列銜莫蓮清班賦螽斯之卒
章徒傾善頌

賀皇帝誕皇子

重明繼照幸開有永之期一索得男肇啟無疆之慶
華英蒙福臣庶交欣中賀臣聞葛藟施于條枚
固閑于延續世嫡主乎乂彙尤切于繼承矧當春
秋鼎盛之時誕降岐嶷風成之器恭惟皇帝陛下
迪用吉康寶行慈儉事上帝而不大聲色惠宗工
而時罔愆恫既安樂于神祇宜申錫于祚嗣臣魚
符出守數舞無階恭聞玉葉之敷彌覺葵心之嚮
才非方朔重陳禮祀之文志切華封三上聖人之
祝

上尊號

賀壽成皇后

聖皇發冊帝后同升鉅典告成家邦具慶中賀臣
聞天昨天德世有哲王必得乎親迺立厥配既作
之合宜正其名恭惟皇太后殿下椒德溫芳蘭猷
茂悅聲靈沙麓瑞已應于造舟而美河雩祥仍開
于考室陰化久禪于海澗柔儀允協于樞慈屬舜
志之承堯闡文謨而命武乾父坤母既登太極之
尊日君月妃遂繼重離之照國風有本孝治惟新
臣為郡國功逢辰竊幸想禮容之稊威鳳亦來儀

詩雅之齊徽麟其出應

王璽

賀皇后

戎方獻寶大陳元會之儀祖廟納珍永錫萬年之
祚祥開寓縣慶溢宮闈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道順
而體方德隆而志降黼黻不亂執璫儼其思齊宮
商相宣佩珩中乎肆夏日月之光璧合乾坤之既
昌來赤舄覲王庭燎無晏朝之失元圭授帝塗山
有內助之功臣幸託宗盟欣逢盛典雖鋪閣休鏤
王牒老將至云然陟高岡懷金鼎遐不謂矣



南塘四六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趙汝談撰汝談字履常太宗八世孫居於餘杭
淳熙十二年進士官至權刑部尙書事蹟具宋史
本傳汝談在當時頗以詩名歷掌制誥亦以文章
典雅見稱其嘉定賀玉璽表有函封遠致不知何
國之白環琢刻孔彰咸曰寧王之大寶四語王應
麟困學紀聞極稱之今全篇在集中然他作不盡
如是也

騷略三卷

〔宋〕高似孫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汪氏裘杼樓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騷畧三卷》
提要

騷畧目

卷一

九懷

蒼梧帝湘夫人

思禹湘君

越王臺東皇太一

鵲夷子皮雲中君

浙水府小司命

秦游東君

江夫人大司命

東山河伯

崑山雨山鬼

山中楚辭六

東軒集

款乃辭

後款乃辭

卷二

崑臺神弦曲二

花飛引

蓬萊游二

秋蘭辭少司命

小山叢桂

章華宮對

朝丹霞

幽蘭賦

卷三

水僊花前賦

水僊花後賦

松江蟹舍賦

後長門賦

讀易賦

秋蘭賦

騷略目

真并書

騷略卷一

高氏似孫續古

離騷不可李可李者章句也不可李者志也楚山川
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高志高丈又高一發乎詞與
詩三百五文同志同後之人公規襲武摹倣制作言
卑氣嫚志鬱弗舒无復古人萬一武帝詔漢文章士
修楚辭大山小山竟不一企况騷乎嗚呼詩亡矣春
秋不作矣騷亦不可再矣独不能忘情於騷者非以
原可悲也独恨夫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則詩
時聖人能遺之乎嗚呼余固不能窺原作犹或知原
志者輒抱微款妄意抒諱題曰騷略哉山川曾識舜
禹作蒼梧帝作思禹又經句踐君臣作越王臺作賜
夷子皮吳為越所滅失於棄胥也作浙水府始皇東
游以功被石作秦游王謝諸人殊鍾情於越迄為蒼
生一起作東山其以德著于版祠者侑之歌作江夫
人作崂山兩禽之曰九悵嗚呼後之視今之視昔
也知我者騷乎

九懷

望九疑兮雲雨心慘兮思君冉兮愁痕楚波漫
兮斑竹活歷差我兮極眺訊遐心兮誰將蛟何躍兮
衝波鴻何驚兮離湘有蘋兮渚有荃欲將誠兮无
能宣蒼莽兮何之孰亮余兮嬖娟明何音兮鏘兮鳳
何儀兮濟之朝騰余軺兮梧陰夕娛兮清澧蹇躊躇
兮自喜邇清川兮如洗植館兮雲中樹之兮石磊磊
司閼兮鱗堂雜青楓兮始霜芷路兮蘅薄桂飛檠兮
蘭房相芰荷兮可衣美秋菊兮曾糴瑶華兮在席江
有離兮吐芳被薜兮帶蘿表之兮以蘭香纍衆卉兮

事君集

余兮芳杜時契濶兮難升聊歌風兮自語

蒼梧帝湘夫人

攬九州兮余憂民將魚兮誰寥水受兮安流委范
范兮方秋老帝力兮茫之射神魚兮飛舟朝帝君兮
不下莽故疆兮生埃踏蒼龍兮倏束棲靈游兮故宮
擢桂棟兮蘭房蕙幃兮荃床翳殘書兮罇醬香空山
兮神揚神揚兮何極有人來兮為之太息濕刑石兮

酒寒隱依君兮傷惻蕪撓兮桂楫海若兮歛月采水
碧兮紫澗弄蟻珠兮冰兕无一芳兮可酬心難吐兮
犹咽砥柱兮湯之龍門兮阻長事難古兮悲傷迹蒼
莽兮蹇余以何往朝欲逝兮河津夕濯衣兮西淑花
漲兮波惡魚閑兮雲舞沐余冠兮差之濯予璫兮楚
楚灵心悻兮來下乃遺余兮芳杜玩芳杜兮三嗅時
不來兮孰與

思禹湘君

事君集

草長兮菲之越山青兮霏微玉在珮兮欲語望故宮
兮如歸酒澗兮犹香倏流光兮庭帟芳俎進兮蘭藉
玉鱗寒兮牲肥灵翱兮醉只笙嘯雲兮霑衣鼓輕舸
兮无番月共載兮依之樂莫樂兮知我哀莫哀兮別
離鵲鵲愁兮忘飛

越王臺東皇太一

江欲冷兮丹楓月將缺兮初鴻天如仄兮沉波楫有
聲兮追風易莫易兮謀功難莫難兮罔終東山兮誰
作若斯人兮犹窮水下鷺兮溶之山棟雲兮叢之呼
夫君兮不聞拊遺教兮如空君不來兮誰晤余心憂

兮冲々

鵲夷子皮雲中君

越山兮青々江波兮噴薄萬里兮長風引鷺瀾兮去
之夫君兮以淵為期水何為兮勞苦越山兮升雲江
水兮未平奉酒兮訊君將與余兮心傾若有人兮颺
雲旗舞神魚兮踏文螭奏水星兮呼冰夷橫壯氣兮
海為飛麋臺兮生草言知毛兮人呆々夕宿兮江皋
裁兵西兮如拉搞一沐浴兮九江水揚波兮淙々飛
余繞兮鴈渚舍余璫兮漢江望美人兮未來心不怡
兮難降有酒兮如冰呼贈具兮魚龍腥洗磊塊兮洗
礪礪有老父兮愁偏醒

浙水府小司命

君之來兮鞭朝令冰夷兮毋驕撫余車兮安驅海難
填兮魂銷龍翼輶兮既東旗翠昏兮生埃蛟抗月兮
波赤暎霧光兮蓬萊樂莫樂兮佳游氣莫氣兮忘歸
簫鍾兮銑鼓吳歌兮楚舞魚飛兮鴈奔君之樂兮侯
侯憩蹕兮差幾陳席兮楚々撰德兮蒼崖秦諺鼓兮
豪詡騎雜還兮璫瓏窮禹迹兮窺踐宮民如蟹兮

誰能聰海水作兮號魚龍吹未彈兮樂未終金母號

兮漢旌紅

秦游東君

江上兮青山水既去兮復還引微風兮无瀾擢桂槩
兮閑々望美人兮來下灵翻々兮送女劈中流兮揚
舲鴈邕々兮遵渚玉衣兮畫棠御清氣兮前青鳳穆
川后兮靜波湘君遺兮蘭芳行貞兮昭々璫明兮玉
娟天門兮為開萬夫衆兮惟女賢翠帷下兮沉々花
飲露兮陰々素鱗寒兮不動寄風瑟兮瑶音涉江兮
采蘋剪綃兮蠲塵奉瑤華兮結辟灵不見兮愁人愁
人兮奈何日眇々兮微波路杳靄兮脩長其奈何兮
夕歌

江夫人大司命

若有人兮山阿樂莫樂兮在適繫余珮兮有蘭洈余
裳兮有薜凌八荒兮騁望悵山河兮悲壯倒天潢兮
濯江淮眇風雲兮晤悵竹樹兮冥蒙海月兮腫朧君
何為兮山中鴻奔南兮逼輕舟歌聞天兮擊中流氣
浩々兮橫九州山冉々兮生雨水汪々兮迷浦鳩一

叫兮花愁期美人兮春渚

東山河伯

砥蒼崖兮燕危磐挑澗洄兮夏苗寒谷悵煙兮川引
霧出渙鄉兮入樵路屋如懸兮石將危蕩蘭舟兮揚
桂旗江有蘼兮溪有蓀沙一抹兮雲垂々来宜雨兮
飄宜風香在鑪兮各為功村醪熟兮春无度水羞香
兮雪登俎晴陰鬱兮花亂飛老漢歌兮野巫舞灵埃
樂兮憺忘歸人无忘兮雨而雨維余舟兮歎神閼石
罨々兮蘿漫々惟之塞兮風義急石可憇兮苔痕斑
潭中人兮夜渙急神魚舞兮陰妃泣報灵君兮千畧
集水如練兮月冥々若有絃兮作湘鼓舛欲去兮且
淚面耿不寐兮空隱憂

崕山兩山鬼

山中楚辭

山中可樂不可說也既釐賦一經多種草
未多釀酒日與客游不知日之夕西時之
老也乃輯歌語為山中楚辭

一

山如鼃兮栖柔烟鳥徘徊兮翠如寨蔭松柏兮牽丹
泉猿在上兮鶴在前拍浮丘兮延僊仙話坎離兮生
坤乾問山月兮今何年月得道兮玄之玄

二

月澄午兮收雲嚼鮮芳兮予酒朝列宿兮将奉烟其
北兮惟斗斡四令兮无惰治元氣兮聊々一壘兮上訴
思超凡兮辟垢

三

穆東皇兮受命樂山中兮俱春風引對兮欣々雨生

東林樓

波兮粼々天有心兮康予朝汲朝兮超新春空勞兮
又去山青々兮予親

四

若古兮多奇御夏兮高明塞千山兮在下石吐泉兮
冷々采新果兮半熟被疎締兮全鞋非老子兮孰悟
亦晋人兮予盟風来南兮洗琴暮落々兮爭鼓心有
官兮自玉天相知兮同醒

五

桂樹兮團葉籬菊兮可采石磊々兮泓荔鴈嗽々兮

離騷人心悽兮易原時令遷兮誰偉攬古昔兮自悵
視彭殤兮何待吁嗟秋兮不以悲而能輕不以愁而
為忘若得意兮騷者酒淋騷兮如海

六

木藪兮皆冬汎山林兮迎雪匠妙兮磅礴信天
人兮豪傑當是時鴈分黯淡之雲花弄扶疎之月酒
涉雋兮少對詩造微兮自悅天山兮誰餓蔡州兮誰
決眇斯人兮母作雪霏兮空潔

款乃辭

東井樓

客有遺王右丞捕魚圖者愛其風景蕭遠
漁事安閑无一毫較利競名之意切慕其
趣樂其高為之歌曰款乃辭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兮愁予嫋兮秋風洞庭波
兮木葉下揭兮寒英濺兮輕艫有鸕兮在梁鴻
何為兮離網白蘋沒兮騁望水之清兮濯纓翁不語
兮嗔偏醒款乃一鼓兮天水淥

浚款乃辭

柳子厚漁翁詩蕭蕭湘君湘夫人清風不

可以筆墨絳緘索也古人論次楚辭乃以
天對晉對推之知者淺矣因掇杜公句伴
漢翁詩為浚款乃辭嗟嘆之不足也

洞庭瀟湘白雪中、有雲氣隨飛龍漢父天寒經苦
凍山木尽亞洪濤風又歌曰漢翁冥踏孤舟立滄浪
水沒青冥澗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又
歌曰漢翁夜傷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銷日出
不見人款乃一鼓山水淥

騷略卷一

東井樓

騷略卷二

高氏似孫續古

崑臺神絃曲

神絃曲出於唐娛灵旂也崑臺介刺山
水間神境奇拔中抱霖雨時肅濯靈似
孫甲戌春奉先公梓車過臺下酹江
有新風反湏臾一帆脫矢直擣山步灘
磧不羈神光赫流肇敏桴鼓乃依楚辭
章句度迎神送神辭刻諸山中用毋忘

英造

東軒集

迅獲槩兮刊中流風與力兮飄无雷督逝鴻兮呵慵
蚪芷泣香兮木鳴樛宛有人兮山之出翠剪字兮旌
柔々朝陽湛兮夕陰洲月不動兮雪霜浮期灵君兮
一徠游虛容在兮寒飈酒可醺兮顙可羞靈不都
兮攄吾愁

二

水清々兮石鑿々浪攻崖兮風洗壑天飛凉兮衆木
作元氣湧兮魚龍惡若有人兮老叢崑跨黃鵠兮度

蘅幄夕鴻冥兮曉名嶽恢霖雨兮時電電靈來娛兮
瑟蘭勺水光開兮烟罷漢律予緯兮微眇邈林劃嘯
兮靈坎樂

花飛引

蘓楚自庐山來与予同在山中數月酒
必酒詩必詩予平生友如楚者不一二
數其去也各灑淚花竹間不勝依依々乃
書以送之西

花少思兮離々企佳人兮不來風嫋々兮吹愁綠滿

東軒集

樹兮香在苔鳩哀兮山裂芳菲兮今歇香新知兮誰
悅期佳人兮奈何別

蓬萊游

植臺松桂杉篁之表翠樾如圖一塵不
汨宇以蓬萊游而有其辭

綠連霧兮窈窕翠生香兮輕浮花得道兮无妍鳥涉
僊兮何愁心太平兮太平功如水兮先秋喬松來兮
樂去余蓬萊樂兮堪游

二

木采：兮交蔭雲飛來兮隨鶴月欲去兮仍西風吹
花兮未落花未落兮枕春酒依：兮如昨王與謝兮
讓余蓬萊游兮堪樂

秋蘭辭少司命

秋蘭歌三闕大夫以奉司命者至漢張
衡賦兩言之秋蘭被漚又曰而酈炎秋
蘭被漚又曰而酈炎秋
榮何曹植秋蘭被漚又曰而酈炎秋
曉不江淹秋蘭被漚又曰而酈炎秋
聲九歌遺情輒鬱弗彰悲夫乃抒蘭辭

醉大夫

東軒樓

秋蘭兮青：兮道兮如素娟：兮好脩竹隱：兮不
渝夫人兮孰懷美蘭何為兮靚處秋蘭兮英：含章
兮自明山中兮無人其與誰兮晤傾悲淚樂兮樂淚
悲悵來者兮不可期悲莫悲兮有所思樂莫樂兮心
相知贈子兮難珮朝能來兮夕能會暮雨兮生愁心
療悵兮何能慨訊蒼：兮如何天不語兮雲差：吐
琬琰兮自通宛清揚兮山之阿望美人兮不來閨寥
寥兮浩歌雲裾兮風裳引沆瀣兮朝陽澹自樂兮悵

尚羊豈無人兮而不香

小山叢桂

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漢淮南王
安好書招致賓客游士八公之徒為諱
賦篇章曰大山小山猶大雅小雅也而
騷之意度氣蘊小山能知之然其詞有
曰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乃作小山叢桂
庶哉於招隱者仍及其詞焉

東軒樓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隱塞布護兮翠交流堅谿錯互
兮雲崢嶸霄石茂：兮泊鳴瑤鶴陰：兮猿嗽：攀援
桂枝兮聊佳而聊佳而兮遲：訊有華兮東籬風景
兮不可支襟將舒兮孰怡琦兮曲山草先擘曠遠兮
心悵惚滴兮沕寥兮瑟裡羅密叢灌盤紆兮香藏日
嶙峋鑿落兮董龍回複榛薄益益兮葩華榮即青蘿
素蔓兮薇蕨或輒兕勇熊道兮來嘯來伏山中嵒：
兮鬼：冷：兮濟：蛩唧兮禽嘶秋風兮自來攀桂
枝兮聊須而桂花開兮芙蓉寒桂落兮芙蓉乾若
人兮悲秋山中兮胡為不可留

章華宮對

楚王見大夫於章華之上妃嬙奏瑤勺絃管玉金振
作王曰宋玉嘗稱有女清淑大鮮居色之麗有是夫
大夫曰臣聞女不畏醜而畏乎始自古然也臣不敢
言楚曰王寡人則異於是試為寡人言之大夫進曰
臣聞宋玉以風賦諫神女賦諫又以大言賦諫雖進
規展忠不一蹈原之危且切而其含意微妙詞亦婉
矣所謂清淑大鮮居色之麗者特喻夫士耳女以色
為命也文拙不為之侑欵色有自畏文豈不然言何

東坡集

蓋楚王曰善迺為寡人言之大夫曰唯臣聞宋玉
嘗歷九土行五都游咸陽道京洛出入鄭衛溱洧之
間當是時春日載陽綿蠻倉庚有女清揚爰求柔桑
中有一妹窈窕含光溫柔容冶瑩不受粧玉嗟其美
又慕其莊爰弛于行歌之詩章其詩曰靜女其姝俟
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女曰參差荇菜左右
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玉又曰爰采唐矣沫之鄉
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女又曰舒而脫之兮无感我
悅兮无使匱也吹時乃度蓋恭辭蓋肅揚詩守礼終

不過差是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而嘆曰寡人不能
有也大夫為寡人圖之大夫避曰臣不敢臣不敢

朝丹霞

歲辛酉元日夜半夢升天雲氣彤燦光
流玉霄朱門金鋪丹碧璀璨金榜在上

曰丹霞宮

帝君被髮伏劍坐於中閭武士金胄肅
然揮呵曰汝本朝

太宗皇帝也予歛服端拜心神竦昂歷

東坡集

屋數十間見霞衣星冠出入者百數乃
依入者以趨至庭下為天樞院頃臾兩
貂蟬擁靈君贊曰天樞上相予拜相亦
拜大青杯設茶冷如冰東橫兩朱几
上籤卷秩々因輒問以何書耶相曰郊
年進

上帝故事也以其一授予黃羅而金櫛
一行三字々大書一黑床設大玉盆予
曰此非洗玉盆乎相笑曰是俄揖予興

過一二十廊至小軒甚窈窕軒下六井
銅為欄碩予曰一井有水通海自海
井導為六耳又過小廊至一齋凡三楹
環設可一二十几各一研予捧玩
喜晁浚一石刻曰陽嘉元年相奉以賜
予自勉以道予拜而受夢忽寤時已五
鼓既以詩記其事因閱唐碩况朝
上清緯愛其出古婉暢脫去塵滓依稀
其趣作朝丹霞

東軒集

沐佳施兮清灵滌三生兮无腥迅玄挺兮嘉會蛻吾
骨兮坯吾形
昔倏駕兮潛青冥舞剛風兮鵠分翎上何有兮无能
名老積炁兮寒冷
窈窕窈兮流火庭物受鍊兮愁六丁燦然昂兮神元
停雪盡垢兮朝朱陵
轉璇樞兮上亭々一語契兮驚群星味清淨兮不可
經玄浚玄兮發新硯
畫琳瑯兮黃金繩帝監覲兮燕清寧聞不聞兮歟无

際毛髮竦兮心為冰

井有波兮通滄溟玉抱德兮誰能銘懽來歸兮析然
醒道有成兮其當升

幽蘭賦

蘭曾伴屈大夫政復何恨然非屈大夫
无知蘭者予固非知蘭亦非知大夫者
浚五百季或有知予者焉

東軒集

皇以度而揆予兮宛貞々而孔安含素光以致燭兮
考幽人之所樂湛群動而不競兮約洵美而且閑嫺
孤風之脩々兮我激貪而律頑一既分而為乾兮老
群星之茫寒又一索而坤動兮百嘉熾而多蕃予乃
持其神秀兮成天地之所難陵高姿以吐妙兮挹幽
古而遐覲峭夷齊之特立兮非盜蹠之可奸懿西子
之孤靚兮室嫫母之並歎彼金鑠之自珍兮有瓚蠱
之独刑入蒿藜之盛蔚兮韋衡若之未殘勺明水以
薦芳兮三沐浴乎清瀾耿積雪其如素兮尚有知予
寸丹眇洞庭之始波兮木鐸葉其珊々凍沅湘而欲
合兮騁白蘋而渺漫招帝子而不來兮棄予璫于江

千導微磬以輸誠兮律九歌其銷魂

騷略卷二

袁杆集

騷略卷三

高氏似孫續古

水僊花前賦

水僊花非花也出楚窈眇脫去埃滓全
如近湘君湘夫人離騷大夫與宋玉諸
人安无能道花之清明者輒見乎

天以一而生神坎既習而成玄潔冲奧以致潤抱孤
貞以成妍禹何智以能海義不神而開乾際堅烝之
无畔壯英心之自僊悲莫悲乎巫咸之鄉哀莫哀乎

袁杆集

原胥之淵迅英挺以如濯官徘徊而自憐至若蛟館
截綃而凝霜貝庭含琰而媚川蒼茫乎三島之接霧
杳眇乎十洲之匯天雲雨閑霽水空澄鮮一色如磨
萬波不顧亦有帝女兮泣竹湘君兮鼓絃神妃兮解
佩冰夷兮扣舷是皆凝姿約素挺粹含媚以婉自將
以淑相宣芳以氣屬妙以辭傳指北渚以將下薄西
津而驟旋或舉芳若或采佳荃有蘭可質有蘋可搴
於是樂極忘歸塵空失躡萬慮俱泯餘情独荃扣冰
娥以勾眇訪瑤母而縈嫺挹水星以請舍託神祇而

垂甄已矣乎超萬劫以自蛻麗一微而獨涓懷琬琰
以成縈抱雪霜以堅參至道以不死秉至精而長年
是蓋苞水德之靈長合五行之自然者乎

水僊花後賦

予既作前水僊賦疑不足以渫予之情
者乃依稀洛神賦為後辭尚庶幾乎

余從太史游覽山川汎瀟泊下澧沅摩蕤雲息梧煙
歲莫天寒僕痛車顛尔乃釋鑣乎蒹涯進秣乎芝廬
周旋乎荆澣騁望乎湘濶於是神疑目駭心離意惻

東軒集

即之懷况遶焉彷彿覩一美人于水之側乃拊從者
而訊之曰汝有識於彼者乎彼何人者甚閑且潔也
從者進曰僕聞茲水之靈曰湘夫人然則太史公之
所遇其或是乎其形惟何僕願知之余告之曰其狀
也皓如鴈輕如鶴停瑩浸玉潔秀含蘭馨清明兮
如閨風之翦雪皎淨兮如瑤池之宿月其來始也烟
然層冰出蛟螭其徐進也粲然清霜宿瓊枝沈詳弗
矜燕婉中度不穠不纖非怨非訴美色含光輕姿約
素瑤容雅態芳澤不汙素質窈窕流暉嫵媚抱德貞

亮吐心芳蠲婉孌幽靜志泰神閑柔於脩辭既丰且
鮮飭躬被服絺綌合章義五采之英珥兮錯九芝之
明璫舞碧霓之脩帶兮妥英雲之輕裝顏有鍊而如
灼體非薰而弥香沫嫋容之鍊々乘清氣之徜徉於
是舒懷肆逸且娛且顰羽蓋翳映翠旌繽紛金搖
之欲墮兮玩晴洲之青蘋余衷眇其靜孌兮黯澹蕩
而馳神媒不靈於締歡兮託湘波以通勤暢中靈之
胥悟兮捐予璫於水濱懿玉儀之靖莊允約矩而衣
規輕瑤華而不御兮指二南而揚詩謂皎日之可鑒

東軒集

兮非暗室之自欺數解佩之風遇兮風嫋々而凝思
志貞介而言妙兮誓守礼以將之於是靈脩竦然嫵
婉徘徊拊孤影以欲翫心將飛而仍回蹇蓀憇之芳
烈燕芷房之玫瑰感幽志之悵漱兮喟揚音而弥哀
尔乃果真縹緲並游嘯侶或濟西澨或臨北渚或采
幽蘅或茹芳杜約洛川之神妃會巫陰之奇女清莫
清乎姒栖愁莫愁乎牛渚滄輕裾之裔々冷清颺而
雲華休迅飛鴻傲若輕雲流睇橫波餘芳氤氲其度
有則不顏不危優柔靡忒必兢必祗溫乎如玉暉兮

陸離精采相授差余其悲於是川后歛颺冰夷却濤
龍伯獻珠鮫人貢綃躍三虬以指塗蕤蒼芝而夾御
雙螭帖其馴乘儼華旂之布護駕驚嘯而先驅翡翠
翼而齊驚於是趨彭蠡適洞庭洗月轂飛星蜚流清
散而吐奇誦坤乾之大徑畫三靈而不汨潛一意而
長醒恍揚袂以如失雪微沈而雷櫻拊佳期之不來
日冉冉而西征蔓微素之孰寄誰其將予英瓊揚清
波而微注指潛淵而自驕恍精采之相授迄難陳其
餘情於是游倦思歸路異神自遺思杳眇寤寐好述

東軒集

寒悠々而何之指寒川而薄憇蘭菲々而襲予睇碧
雲而搖曳信心會而神交豈猶慘之未契竦僕夫之
儼予命速駕乎蘭拙其母感於所悅當陳古而為之
制

松江蟹舍賦

賜夷子皮既相句踐讎閭閻珍夫差吊子胥无纖恨
於越人乃騁懷於西吾乃昂然作喟然吁曰兔死犬
烹鴻罹于掌古人所危吳其亟圖方將朝三江夕五
湖一去不回樂哉此桴獲其遺於人間情嫻々於姑

蘓水繞乎笠澤天包乎具區松陵互潮太湖交瀡川
納壑府波畫村墟石罅倚岸崖釐別嶺波程杳渺水
路盤迂洄渚綦布聚落星敷采之於山則綠膩女棠
黃苞橘奴收菰貢梨剥枣擷茶取之於水則綠被紫
蓴筍含青菰采菱春災食蓮燒蘆是皆舟子所鄉魚
郎所庖葭菼兮為域莞葦兮為郭鴻鷺兮為鄰鵲鵲
兮為徒時則天澄月淨風恬霜舒或霧氣之濛濛或
烟雨之扶疎棹歌亂發漢榜疾徐禽儔嘯侶靡一不
魚蔭柳邊之罾摻注隔花之罾罾兒奏輕筇婦呼飛

東軒集

眾水事瀝々一發靡虛乃有鱸殘之鯽四鯽之鯽瓊
異叢毓鱗甲紛挐鯉皆會於渙市羨足拾於魚租至
於露老霜來日月其徂萬蟄生涼含黃腴膚其武郭
索其雄睢盱其心易躁其腸實枯勇鼓而喧集齊奔
而並驅賜夷公頤而笑曰昔者吳之將微民甚難虞
厥有躁亂害于菑菑是固汝輩之所騁者歟吳人趨
而告者當是時也善有鮮鑒貞有罕孚樂鵠乎毒習
甘乎諛一豔方妍漂香沉珠樂極危生淪胥以鋪是
故非蟹罪也惟我吳人以渙為娛每施勤於簞斷皆

得志於江塗方洞庭兮始霜熟萬稼兮豐腴孰一穗
兮朝魁目洪溟兮爭趨工緯蕭兮承流截瀲沸兮防
漣燎以乾葦檻以青箴喧動涼苑鷓鴣飛宿見其多也
如沃野之兵其聚也如太原之俘蟹事卓犖八荒所
無今敢藉以涼荻束之風蒲願奉一醉獻諸大夫大
夫嗒然笑曰嗟汝吳兮巨麗樂太伯兮開初括干粵
兮自裕跨蠻荆兮遠慕于星祀兮經略控軫野兮車
書至若蕞澤幽靈川瀟灑滂灌注兮天下之半鬱拂
兮瀛州之居忘越天之候西嘆麋臺之交蕪余方超

東村樓

萬物兮如蜺豈一蟹兮樂且吳人再拜進曰大夫高
矣懷聞宅金湯之固者莫崇乎德者也建竹帛之功
者莫勇乎謀者也目吳越之成敗憶君臣之嗟戲然
懷者生長水國子孫澤隅朝莫一艇暑寒一簾老魚
鼈而為命狎鴈鵠而不孤久與玄以相忘亦傷今而
欲痛大夫方將謝冕樂樵漁儻玄機兮相高庶嘉遁
兮不渝今懷有梗可炊有酒可沽幸江山兮如待祈
風月兮無辜大夫為之欣然曰若予者是豈以蟹為
業者歟非渭水之遺智必山澤之脩癰溪樂其言藏

道於愚欲去兮徘徊欲逝兮勤渠奉酒酬酢道古矣
歟與之釋傳為之拍浮劍甲如山壑橙如鋪意晤忘
言酒深相扶指青天兮自擔竿來母兮知予眇烟水
兮莫流迅孤舟兮長呼蟹翁者三嘆於邑四顧躊躇
揖長江而如矢聆浩歌而莫能俱其歌曰天高兮月
寒天風兮水急鴻遠兮汲々人有慕兮何嘆及老霜
澤兮遺漁斷有蟹兮眾有魚酒答天兮天知予子不
得兮愁何如又歌曰洞庭兮既波松江兮未雪一舸
兮旬決知者樂兮樂者指蟹健兮魚肥風吹觴兮酒

東村樓

淋衣知有蟹兮不知時若斯人兮其庶哉

溪長門賦

荷君門之嘉采兮早服勤於下房挹清暉以長新方
知秉柔以自在拜姆師之攸初兮輯圖訓以為猷曾
儆戒之有詩兮入窈窕之有章友琴瑟以送容兮巨
勺斟於宮商裁白玉以為節兮妙約珩而結璜筆彤
彤而垂史兮日好脩而靡皇惟寅承於渥澤兮蔚春
榮之齊芳每自戀於華敷兮那與春而俱昌信凋落
之依時兮一葉實而欲黃感天序之難一兮悵人生

之靡常蹇就於溪薄兮嗟寵綏之不可量憶嘗參
君珣與兮游君玉堂又嘗奉君瓊卮兮侍君瑤廂
暎眩於同登兮爰下拜以徜徉熊不期而倏來兮委
微軀而輒當君亦諒其微誠兮謂雖柔而亦剛安自
肩於夙夜兮宵或負於蒼蒼者耶宛掖扉之多娛兮
左蘭茝而右昭陽方並進於采麗兮仍翕趨於嘉良
綴明珠以如旒兮炯截塊而飾璫信競媚以取榮兮
此問謝其奚傷懸明月以自照兮感孤禽之將覽
翠袂以溪浥兮耿餘悲於寸腸悵玉戶之如隔兮夜

東軒集

寒兮乎未央兮千古以擬監兮盛與衰其交相女恃
色以爲命兮寧專美於施嬀下蘭宮而周覽兮企璧
門之驚翔遡優掌而如擢兮渴露英之灑灑之離珊瑚
之荒碧兮羅珍物之琳琅群竊窈窕之華麗兮嗟夙願
之莫償月在梧而如冰兮風入幌而吹霜雁无憐而
將寒兮蟀似語而號涼結幽蘅以藉枕兮席荃蘭以
敷床攬翠被以展轉兮味宿薰而猶香愁與夢以難
靈兮不自達於君傍誰以海而爲漏兮滴秋聲而加
長夜漫漫其若歲兮悵鬱其誰揚告女官以翰芹

兮願一陳於吾王乙夜而陳書兮必有監於興亡
非宋玉之有聞兮夫誰陳乎高唐仰懋德之無逸兮
宜十萬年無疆願毋輕於螻蟻兮尚飭龜於滌荒

讀易賦

嗟古人之不余欺兮吐微言以昭宣苞萬微以自固
兮宵造端於坤乾者兩氣之吸噓兮邀元化以齊甄
產六子以談輔兮諧初畫以俱旋人以事而鼓撻兮
物以數而珣鑄味固窺其素籥兮智或殫其眇綿鳴
呼大興孔孰固命兮宵自放於暗顯迄以道而著龜

東軒集

兮特探炎於羲先老女故之轆轤兮信吾辰之速遷
泯无洞之可汰兮假義翁以俱傳西伯不知其所以
兮居父亦莫知其欣然任吉凶之盪摩兮付吝悔之
爭挺覽天人以自索兮坦日用於平於嗟乎九歌
其誰作兮太罔絜而媚之既以身爲心累兮猶輸情
於蘭荃久豈知微有可采兮匪伯夷之隘焉抑不如
歸去來兮樂夫天兮以自研余亦消息盈虛兮有余
師者聖賢索遺文以退微兮三加省而逾堅審久象
以耽玩兮察日星而陳前數固非可偏撰兮理亦非

可以独筌嗚呼天生余有命兮余有命其在天妙矣
夫知之精之者在玄之而入玄尚有得於古人兮幸
加我以數年將將老於斯經兮其母忘乎三折編

秋蘭賦

容有遺予秋蘭者比家山所毓尤清瘠

特香味稍減豈涼未浚耶系之以辭

眇銀渚之如傾兮訊宵涼之方初傲有風之西香兮
竦孤貞之俄秀宛青葉而紫莖兮花四三崇且瘦心
兩之而一知兮蘼汝我之俱舊吁靈均之有灵兮炯

東軒集

不死而猶壽九其歌之道：兮豈韶勺之可奏洞庭
波而舞采兮菊英：而趨茂何独憐此幽溪兮了非
聞而非嗅香渚北之雲興兮帝子澹乎先後擷微芳
而薦嘉兮叫湘皋而寒洎余既莫之偶兮律遺散而
孰扣勺明水以酬君兮耿斯意之不可久君亦裴回
而忘歸兮指蘅茝而將授予更曰芳之克肖兮豈氛
凡之能垢不然易其何言兮今琅：其乎臭

騷略卷三

騷畧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是編皆所擬騷

賦凡三十三篇其後欸乃詞一篇集杜甫詩八句

柳宗元詩四句爲之殊纖詭也

棠湖詩稿一卷

〔宋〕岳珂撰

天津圖書館藏宋臨安陳宅書籍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棠湖詩稿

一卷》提要

棠湖詩葉



宮詞一百首

相臺岳珂肅之

宮詞自唐以來有之如王建則世託近倖
花蕊則身處宮闈故其所述皆耳聞目見
後之偽其體者徒想像而言未必近似反
流於褻俚者多矣珂幼好其詞嘗擬採其
音律以肆於毫簡竊謂苟匪止乎禮義有
以寓諷諫美形容均爲無益而困於公燁
有志未遂比因棠湖綸釣之暇適猶子規
從軍自汴歸誦言宮殿鍾簾儼然猶在慨
想東都盛際文物典章之偉觀聖君
賢臣之懿範瞭然在目輒用其體成一百
首以示忝離宗周之未忘其間事核文
詳監今陳古固有不待美刺而足以具
文見意者輶軒下采或者轉而上徹
乙夜之觀庶幾有補於萬一六
五色雲煙覆帝城御溝流水接金明曉來珂繳
沙堤聞萬歲聲中賀太平

右一

一朵祥雲捧赭袍九天春色醉仙桃教坊度曲
聲催酒折檻雙瞻舞袖高

右二

天街御膳寫臣封隨例朝朝進六宮後苑日高
催泛索茶牀擎出繡雲龍

右三

五夜鍾聲上直時焚香重慰早朝衣裏頭殿直
催排立等候君王出木圍

右四

雉扇雙分識聖顏紫宸上閣正催班退朝花底
紛歸騎春在金門萬柳間

右五

內省催班立御廊紫宸朝退侍君王尚宮直筆
呈章奏一縷金猊繞殿香

右六

黎明新火下龍墀御柳青煙冷食時別殿焚香
催賜宴傳宣教進謝恩詩

右七

端辰帖子縷黃金詞苑題來禁籞深共道萬方
欣解慍南風已奏舜鳴琴

右八

太液沉雲冷浸孤宮簾卷月掛珊瑚插天樓殿
涼如洗好是承平七夕圖

右九

銀罌翠筦恰冬時近臘金門賜口脂無數槐籠
擎積雪日華漸上萬年枝

右十

上黨王師未凱旋鸞旗黃鉞正行邊紅塵一騎
傳天使爲送宮中則剎錢

右十一

六師夜撤廣陵圍積甲蕪城一樣齊淮海祗今
清徹底更留京觀築鯨鯢

右十二

夜深雪壓內門前一榻還驚四壁天上相傳觴
妻擁炭歸來鼾息頓安眠

右十三

闕門雙鳳鑄黃金柳色宮溝轉綠陰闌盡四門
繩樣直萬方同見一人心

右十四

驥騄雙馳挽六鈞一枝花葉委紅塵相輝樓下

空排馬徒見寧王奉太真

右十五

奎躔五緯驗連珠瑞紀人文啓聖符一扎鐵衣
天下誦千山黑處起金烏

右十六

駕前校獵起封狐御箭親彎金僕姑萬騎萬呼
開電笑吾皇神武古今無

右十七

麟麟車馬送降酋紗帽重瞳伏御樓三度金門
聽露布今晨又見下昇州

右十八

雉壇燿火夜外煙鹵簿如雲繡色鮮萬姓歡呼
還感泣此生重遇太平年

右十九

尚方絕製別精鏐寶帶親傳鎮庫收二十八條
真紫磨人間那識紫雲樓

右二十

并汾簞食望親征儒館詩歌繼有聲黃繖登臺
城夜啓參旗不展泰階平

右二十一

侍宴群儒立絳都太清樓下望金輿御前策刻
親摹寫手賜新鑄古法書

右二十二

燕臺膽落夏臺臣萬國衣冠拱帝宸更把文風
兼教雨一時淨洗舊邊塵

右二十三

十里金明貫寶津鳴頭新綠水粼粼玉卮齊獻
堯階壽柳色花光一樣春

右二十四

金門內使走天街當殿親收宰相才一榜盡除
州別駕謝恩未了杏園開

右二十五

昇龍門內屋千楹玉宇金題映紫庭卷帙異書
三十萬至今光彩動奎星

右二十六

龍鸞騫舞寫宸章祕閣交輝白玉堂格是帝中
稱第一不交合作羨鍾王

右二十七

金根載輶赴齋宮曉日東郊望六龍肯爲三推
便回輦直須終畝勸耕農

右二十八

乾元朶殿立黃麾淳化新行入閣儀鳴佩聲搖
珠網近嚶龍先集鳳凰池

右二十九

近僚三館集簪綬後苑千花簇水涯御網紅絲
躍金鯉龍輶更待釣璜師

右三十

繡旗城上展黃龍萬歲歡傳萬壘同霹靂一聲
妖彗殞捷書清曙入行宮

右三十一

五原塞上欵呼韓春草新迷拜將壇從此車書
三萬里邊臣日日奏平安

右三十二

屬車望幸隘東方珠帟金吾夾道旁却笑吐黎
驚鹵簿只知官是綠衣郎

右三十三

紫金泥檢看東封邊燧沉煙歲屢豐一曲步虛
傳御製綠章初奏玉清宮

右三十四

龍鱗鸞路祀汾睢王檢重開煥上儀莫詫漢家

躬戡節祗今千里亘旌旗

右三十五

注輦衣冠聽九臚周家王會看新圖儀鸞扇篋
瞻朝退掃得金蓮撒殿珠

右三十六

宮簾匝地晝陰移紅拂金壺殿脚隨玉鳳墜釵
心暗卜聖情有喜近臣知

右三十七

內家傳奏走金貂不待君王退早朝親見
天一笑袖將犀果賜臣僚

右三十八

外庭公事近金稀琅鈿金跗試墨池清景殿前
春晝永百篇書事寫新詩

右三十九

東華銀榜麗卿雲資善新開列近臣昨夜清臺
占上瑞樂章已奏月重輪

右四十

昭陽殿裏兩枝春夢夢曾承雨露恩自是百王
無聖斷轡車雙出內東門

右四十一

天章閣下午陰移十事封章奏玉墀帝賚一變
兼一高為時扶立太平基

右四十二

清曉鳴鞭下禁除迎陽紅日耀金鋪輔臣賜坐
宣儒館同閱觀文鑒古圖

右四十三

塞垣戰罷五單于北驛吹塵捧國書欲識天聲
震夷貊契丹新進九龍車

右四十四

旄頭關戟奉皮軒禽獻三驅禮意存未向長楊

搏熊虎先看萬騎獵楊村

右四十五

玉階授鉞借前籌上相提兵破貝州騎火照山
催召駟紫宸殿上啓金甌

右四十六

把麻宣讀趁朝參百辟爭傳兩相銜便覺太平
元有象肯教夢卜羨商巖

右四十七

狄家天使夜行邊穆卜親占百字錢五嶺共看
蕃落馬便將時雨洗蠻煙

右四十八

治定功成第四朝八音純繹度英韶儀鳳舞獸
今千載還見安安似帝堯

右四十九

合宮復古肇精裡心學重開聖制新廣殿邃嚴
金作榜自將明德逆三神

右五十

玉輦三朝奉至尊並開朱邸傍金門綠車日日
朝慈壽親見含飴慶弄孫

右五十一

聯聯翟輅八鑾鳴佐餞瑤池奉玉觥一事百王

元未有聖人仍是聖人甥

右五十二

後元富庶冠西京萬國謳歌仰聖明恭儉斷知
元不改太平天子法周成

右五十三

瓊厦鴻儒影侍纓百年豐芭燕承平上方親述
先朝志黃繖清晨下通英

右五十四

仙源瓜峽慶縣縣王葉金枝億萬年天意睦親

流聖澤已增宮院講書員

右五十五

新渠瀾瀾漾波深千里桑麻藹碧陰喜動天顏
古循吏催教增秩賜黃金

右五十六

聖心如鏡靜蟬蛸欲伏元龜監已然通志一編
新進御漢宮五夜剪金蓮

右五十七

天都萬騎集生寇大順城頭赤白囊一鏃狂酋
驚褫魄夜來弧矢直天狼

右五十八

治平嘉祐闢重光煥幄龍鱗繡黼張聖德共知
天與子觚壇燿火拜新陽

右五十九

道山雲氣隔塵埃制詔中書選茂才藜照何須
煩太一要觀數世育臺萊

右六十

先傳陝右定天都西域新來汗血駒舊府折衝
三十六盡依銅虎鐫兵符

右六十一

池上繁紅沁曙霞喧天簫吹教坊家龍舟近晚
傳回輦催進姚黃一朵花

右六十二

露布銀臺聽捷鈴把呈御藥屬頭廳早朝見說
天顏喜新復河西十二城

右六十三

丁丁宮漏滴金壺壁笏龍煤薦玉蜍燈火闌珊
歌舞散睿思殿裏蒼邊書

右六十四

真珠鞍轡感雙龍西母頒來慶壽宮聞道先朝
開國日降王曾服尚方工

開國日降王曾服尚方工

右六十五

曲臺稱制會群儒郊廟休疑聚訟殊却笑執經
俟臨決枉教白虎議西都

右六十六

鴉山凌曉度先鋒泣穴鼯鼯已滅蹤天子聖明
知萬里歸徠州下折泥封

右六十七

萬里燕雲慮正深補袍衿甲被黃金思文聖主
師文母猶待瑤池稟玉音

右六十八

令僕初開政事廳內前車馬沸昇平翠華先幸
尚書省讀徧周官四摺屏

右六十九

樂府仙韶奏九成披香別殿瑞煙凝紫雲不待
傳新曲春在瑤臺第一層

右七十

宰相初除司馬家正衙昨日聽宣麻京都百萬
人歡喜爭築新堤十里沙

右七十一

寶慈殿裏百花香慈德宮前春晝長紅繖龍輿
尊聖瑞三宮同捧萬年觴

右七十二

繡裳盡袞地垂雲風動槐龍舞玉宸鈴索不搖
鐘漏永驪珠滿袖寵詞臣

右七十三

鬼章夜縛下洮城祝冊先朝永裕陵二聖止戈
元有指未教狡穴盡秋鷹

右七十四

貂冠駘背侍龍顏前殿師臣第一班坐使皇基

增九鼎得賢應許繼南山

右七十五

洛京韞櫜起儒珍進講忠規德日新禁苑金絲
舞垂柳萬方已被發生仁

右七十六

鳳儀魚躍更龍擎傳寶猶矜趙璧瑕一夜神光
照東井天教景命屬天家

右七十七

宮樣新裝錦襯鮮都人爭服孟家蟬天心誰識
開真瑞待見中興第十傳

右七十八

今年下詔復河湟峽路王師出省章已報龍支
新拓境更開屬國處降羗

右七十九

未央樓殿倚天開東北偏高是月臺馳道都人
渾慣識星毬爭指大家來

右八十

壽星頻見大河清宮殿金芝產九華樂府詞臣
初應制勅催院使按新聲

右八十一

瑞雲擎出捧珠龍十二時堂建合宮
頌常

同正朔要令聲教混華戎

右八十二

午夜紅光照禁中貢金鑄鼎効神工群臣稱帝
頻騰奏又見祥雲鶴舞空

右八十三

大晟新頒雅樂名鈞天九奏雜英莖君王元是
身為度何待龍門聽水聲

右八十四

翠麓連綿氣屬天岩巒良嶽繞芝田瑞禽可是
曾迎駕萬歲山頭識靜鞭

右八十五

神霄九府絢雲霞寶籙仙衣御絳紗擲火流鈴
傳帝蹕藥珠殿裏降青華

右八十六

官壁柱帶金缸複道橫虹結綺窻半通牙牌
奏人辦御舟繞過

右八十七

宣曲長楊御宿邊期門齷立內門前主人不解
占星象猶識紅條白玉拳

右八十八

殿前舞罷聽傳宣新學霓裳小絳仙取賜合同
教請寶御書新樣鑄金錢

右八十九

鰲山綵締聳仙峯萬盞華燈寶籙宮金字大書
雙鳳闕宣和衆樂與民同

右九十

追成果玉冠網綴紅絛七寶欄宮前
看進輦天旋地

右九十一

折檻朱雲諫未休一封曾斬佞臣頭猶憐不及

先朝議遺恨山河繞雍州

右九十二

圍場望幸絕長楊汴水塵高御柳黃萬姓爭傳
天子聖新來有旨罷鷹坊

右九十三

黃門紫詔下蒿萊一札風雷衆正開四海傾心
比葵藿黃金已報築燕臺

右九十四

三更內省奏邊機閤子門頭等御批坐待報籌
呼絳幘上陽曉色已多時

右九十五

詔旨今年法祖宗御前無復舊斜封震雷驚落
茲邪膽見說崇山放四凶

右九十六

群才錯落彙征初猶是仁皇四世儲履坦幽人
已逢吉更無學術自荆舒

右九十七

金花詔紙夜封芹首錄先朝社稷臣貫日精忠
格天業狂胡勿謂漢無人

右九十八

金城十仞據陽池三鎮高局死不隨自是天恩
浹肌髓不關左枉限戎夷

右九十九

鬱葱佳氣藹南都共識疆華赤伏符地紀已占
江渡馬天心定見屋流烏

右一百

崇湖詩葉

跋



余家舊藏宋本崇湖詩稿一卷凡宮詞一百首倦翁岳
氏感其猶子送軍於汴而歸因追述東京文物典章以
寓黍離宗周之思者也蓋成於端平初元金亡之歲時
年五十有二世所傳玉楮集乃嘉熙戊戌以後作故開
禧初經進百韻詩及此百篇者皆不入集此本卷首有
汲古閣及宋本中諸印是琴川毛氏故物毛斧季秘本
書目以倦翁宮詞與許集梅屋詞俱人間絕無之本即
此今也河間紀氏未之見乃謂宋以來公私書目悉不
著錄遂疑為屬槧棚符物魯諸家此宋雜事詩之遺

稿而嫁名倦翁者亦近於臆斷矣卷末稱臨安府棚北
大街陳氏印行者即書坊陳起解元也曹斯棟稱跋以
南宋名賢遺集刊於臨安府棚北大街者為陳思而謂
陳起自居睦親坊然余所見名賢諸集亦有稱棚北大
街睦親坊陳解元書籍鋪印行者是不為二地且起之
字芸居思之字續芸又疑思為起之後人也崇湖之名
諸郡固往：有之岳忠武傳云居母憂扶柩還廬山程
史云余居負山在瀝城之中是岳氏南渡後居今江西
之德化所謂負山者其崇桑之山與此崇湖即唐李渤
甘棠湖故地一名景星湖又名南湖者也倦翁撰額天

辨証之書取吾邑金陀坊以名其編蓋嘉室間字揭李
有別業存焉然觀己亥初遷故居詩云元是廬山莫逆
交官亭西畔著衡茅是晚歲仍遷瀝城也余欲譜翁生
平梗概而未暇涉獵所及編年別錄錄於此書之末俟
異日終竟成之道光辛巳黃鍾之月嘉興錢儀吉謹跋

宋岳倦翁棠湖詩彙舊藏并曾
祖雲巖先生靈卷首有先生小
印從祖衍石先生有跋載記事
彙中咸豐末從父徐山先生携
之蜀中為姑夫江右蕭鄉泉丈
段錄重刊遂留蕭氏迄今殆六
十年今春表弟仲牧昆季以是
書為吾家故物畀余藏弁自緒

寇之亂海內藏書家大半散佚宋
元刊本之流傳於世者日亡日少
是書則僅見於毛氏汲古閣書目
在盛時已為孤本彌足珍貴而
蕭氏昆季反壁之誼尤可感已因
敬錄先給諫跋於卷後並略述顛
末以示後人可不寶諸歲在己未

五秋前一日嘉興錢駿祥識於春
明客邸



南宋書棚本所刊多為唐人小集余所
寓目者有莫即亭之何岳英雲集楊惺
存之披沙集二書皆得而旋失之英雲集吳鄧孝
先之羣玉碧雲之集二書皆得而旋失之英雲集吳抱存之魚元機集
瞿氏之李丞相集修菰風之王達集李木
齋師之唐僧弘秀集皆才行大字卷末
多有書額木記一行云宋人小集流傳之數
曾見考先所藏汲古閣影鈔五十冊蔚然巨
觀其行格亦復相同今
新甫前輩出示家藏宋刊棠湖詩稿古

色異香精美無匹卷中有毛氏父子歲印
墨釘及賜金字缺誤一二與美圃所記合棚
本宋集余生平為創見矣考先藏棠湖詩
稿有二本一在五十家中一為單行本俱毛氏
所鈔蓋直從宋本摹出者紙墨之精下宋刊
一等故人吳佩伯曾欲分藏一冊始終未諧然
其卷中已有改易之處以此證之則六塘斷推
此帙為祖本也近年吾川亦有刻本而字體
改變去宋刊面目益遠今錢氏此書失而復
得寶玉大弓重返打魯昌影印行世係傳

萬本俾後學得一觀奇籍豈非幸歟
九月初音游上方懸題飽看霜桑而歸披
讀再四珍重還之董弁傳增相誌



余藏崇湖詩稿凡兩本皆汲古毛氏景
宗鈔其一本紙墨極精即有菴圃手跋
者其一在宋人小集五十鉅冊中蓋毛氏先
鈔得一本後乃更鈔入小集耳余亦先收
單行本後得鉅冊不啻為之先導去
歲始獲見真本於

年丈錢新甫前輩家亦毛氏物世間
所傳殆除此三本外已絕無而僅有矣

書棚小集著錄者多唐人詩余所收
有羣玉碧雲披沙三李集皆十行十八
字與此本同宋人小集行款亦十九相同大
字寬行者不過數種毛氏所鈔雖強半
為讀書齋刊入羣賢小集而不依行款其
所據必非毛鈔至棚本宋人集流傳益
夥余年來所見只此本耳毛氏三本今未
見之且得見其祖本固為深幸又拜讀

衍石齋舊跋知此詩不入玉楮集之故而
河間紀氏目未見宋槧遂武斷為樊榭
諸公贋藁列之存目然則目錄攷訂之
學亦必兼藉版本而後精鑒無憾世
可漫謂收弄古籍校寫祕文概與骨董
玩嗜等誚而齊觀哉己未小雪鄧邦述記



棠湖詩稿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岳珂撰珂有金陀粹編已著錄茲編乃所作官詞一百首皆咏北宋之事前有珂自序稱棠湖輪釣之暇適有猶子從軍自汴歸誦言官殿鐘虜儼然猶在慨想東京盛際文物典章之偉觀聖君賢相之懿範輒用王建體成一百首以示黍離宗周之末志云云其本爲鮑氏知不足齋所刊宋以來公私書目悉不著錄不知其所自來珂序亦無年月考珂程史稱紹熙壬子年十歲則端平甲午金亡之歲其年僅五十二固猶及見宋師之入汴又據所作玉檮集珂以紹定癸巳坐黜至嘉熙戊戌乃重召則滅金時珂正閒居與序亦合然汴京圖籍盡入於金史有明文詩中乃云卷帙異書三十萬至今光采動奎星所謂今者何時也褚墓蘭亭終存已法蘇和陶詩不掩本色珂玉檮集具存其詞與此迥殊雖酷學唐人未必遽失故步至於如此又王建王珪花並夫人宋徽宗楊皇后諸家官詞今或有不省爲何語者蓋官禁舊事載

籍不能備錄往往無徵此一百首則檢點宋人說部無不可注其端委何珂之所述盡今人之所知也昔屬鸚作宋詩紀事凡鮑氏藏書無不點勘今所進本標識一一具存獨無一字及此書則出在鸚後矣疑鸚及符曾等七人嘗合作南宋雜事詩而其北宋雜事詩則未及成書或遺稿偶存好事者嫁名於珂耶

重編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

垣文集十一卷

〔宋〕幸元龍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松垣集十

一卷》提要

按郭青螺豫章書幸元龍字震甫高安人進士初尉京邑改知當陽縣擢鄧州通判濟邸寃屏廢而卒黃雷岸人物志以為慶元進士由鄧州通判忤史弥遠劾令致仕考之科目志慶元五年己未曾從龍榜幸元龍靖安人仕鄧州判又與郭書黃志互異而與靖安選舉志則同似當從之所著松垣集而外尚有桂岩集今不傳此集刊于明萬曆朝僅存什之一亦非足本也康熙庚子中秋前于南昌書局抄錄成卷故識于首查慎行初白

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序

夫士之操觚染翰雕虫篆刻者僉謂之曰文不知此纖巧炫奇之文而非經世有用之文也惟我清節松垣公生而挺異卓犖不羣動以古人自期許其氣槩發乎詩誥忠孝溢于詞章雖不敢謂其文足以起八代之衰變五季之習然而遠追昌黎近紹歐陽其夙心也脫當時上遇

聖明之君下有寇富韓范司馬諸君子相與秉鈞握軸升

公于朝斯 公以素所蘊藉者施于政事亦得以

任北門之鎖鑰而大義折強虜亦得以運胸中之甲兵而邊境無烽警胡運值

宋天子之南渡乾綱不振權移臣下蒙蔽主聰附已者指為忠良登之上位異已者斥為朋黨非淹滯山林而不遷則遠竄烟瘴嶺表之地不生還

公獨以孤忠一身置生死於度外抗疏論彌遠之奸則權佞為之落魄薦真魏洪胡之賢則正直為之吐氣振揚善類則有取士之法決斷大獄則有忠佞之判雪濟卹之冤伸公論也明榆柳之義謹邊防也此 公種、經世文章宜克用于

當宁矣孰意見忤時宰而卒老于丘壑也噫天命已去勢不可挽大厦將傾一木難支後趙宋之天下竟屬左社之胡元矣蓋成敗利鈍在武戾所難逆觀者又於 公國是一疏有先知也千載而下有志稽古者見公之文章政事寧不想見其人品而觀感興起耶鶴也末學無知不諳筆硯敢謬言序于首為識者笑第因松垣文集散亂缺畧僅存十一竊恐其久而靡傳因適搜遺稿編彙成集考釋訂正付諸剞劂氏公之海內以垂不朽云

告

皇明萬曆丙辰仲秋月吉旦洪城後裔鳴鶴謹序

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類

論國是疏 理宗丙戌正月十五日上
論取士法疏 理宗丙戌正月二十日上
劾宰相史弥遠疏 理宗辛卯十月一日上

卷之二

書類

上同知樞密院丘公書 寧宗嘉平元年秋著
上吏部侍郎彭公書 寧宗嘉定年著

卷之三

記類

上京湖制置使趙公論榆柳書 寧宗嘉定七年春著
上宰相史公書 理宗寶慶丙戌正月甲子日著
高安陳侯吏隱堂記
天台陳侯牧齋記
桂岩書院記 寧宗慶元己未冬著
梅子真祠堂記 寧宗開禧丁卯年著
臨川嚴泰伯瘦竹記
釣山三劉先生故居祠堂記 寧宗戊辰冬著

卷之四

記類

旌義鄉雲石市記 寧宗戊辰著
劉屯田負外郎凝之靈山寺祠堂記 寧宗己丑夏著
雙溪此瞻堂記
筠州高胡壇記
南昌胡子器學古堂記
劉屯田淨慈寺祠堂記 寧宗庚午孟夏月著
楊大丞高遠閣記 寧宗壬申春著

卷之五

鄧州京山縣還學記 寧宗嘉定乙亥季冬月著
峽州登雲閣記 寧宗嘉定丁丑著
復州夢野亭記 寧宗嘉定己卯著
鄧州倅廳荆漢樓記 理宗寶慶丙戌著
松垣東西宇南北阜蘭薰堂記
趙君李明樂園記
余叔達寄傲齋記
毛同可淡軒記
新吳余子帶經堂記

寺院記類

奉新院延恩寺記 寧宗嘉定元年著

奉新寶雲寺上善堂記 理宗紹定壬辰著

高安靈山寺記 寧宗嘉定乙丑仲夏著

高安白雲山起果寺記 寧宗嘉定辛未季秋著

起果寺水石記 寧宗嘉定四年著

惠燈寺雲版記

新昌天寶鄉寶蓋院輪藏記

卷之六

宮觀記類

冲道黃真人新殿記 寧宗慶元戊午著

南昌後城觀愛山亭記 寧宗開禧乙丑季春月著

白鶴山崇光觀記 寧宗開禧乙丑仲冬月著

荷山樓霞觀記 寧宗開禧丁卯初月著

奉新昭德觀道藏記 寧宗嘉定戊寅著

邵武軍雲錦山真武祠記 理宗寶慶乙酉元年著

襄陽寶林觀記

卷之七

序類

塗元直明倫集序

卷之八

賦類

梅花賦

蕭山則菴梅花賦

卷之九

行狀類

宋桂東丞權湖南運屬塗仁方行狀

墓銘類

宋復州錄叅陳正卿墓誌

卷之十

詩類

贊龍虎二字七言四句詩二首

上制置使陳昭之七言八句詩一韵

上制叅劉之傑五言八句詩一韵

致仕伏闕上七言八句詩一韵

歸寓舟中題七言四句詩一韵

遊奉新起山即景題五言八句詩一韵

挽塗運幹五言八句詩一韵

懷塗仁方桑梓五言八句詩一韵

宦歸傷塗元直致政五言八句詩一韵

懷古有感古風一篇

卷之十一

事迹類

斷岳武穆万俟卨子孫爭田案迹

口囑子孫語

口囑兄弟語

重編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一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松垣幸元龍震父手著

後裔濱谷居士鳴鶴徹玄父編釋

邑庠生逢明晉卿父校正

禮部儒士公標型之甫全編

郡增廣生公棟隆甫恭閱

國珍

邑庠生選

鳴鵬

國學生鳴鳳

庠生

逢期俊

鳴甲遇

遂楨

永孚全閱

履太

良氏

奏疏類

論國是疏

寶慶二年理宗丙戌正月十五日朝奉郎鄂州通判臣幸

元龍薰沐冒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惟圖治

者尚遠猷之不遠而可以言治者未也思患者貴

豫防之不豫而可以免患者未也所謂遠猷防患

者要在清邊境修內治而已矣國家南渡來權奸繼

踵疊禍媒災遘土日威國如累卵可得言治乎可謂

無患乎陛下御極初側身修行厲精圖治至于邊

籌一款尤認弗寡頃又下詔求直言甚感念也臣

輒敢開喙一鳴臣聞宣和徽宗靖康欽宗間城門閉言路

開城門開言路閉雖有嘉謨良策無所用之此當時

忠臣義士所為扼腕太息者也今陛下下詔求直

言臣願陛下無踵前轍臣得終日正言而無罪可

乎臣惟今日之事有深可恨者有深可憂者有深可

惜者有深可畏者陛下能思而圖之反而行之庶

幾治可行而患可消矣何謂深可恨金虜猶夏毒流

四海蔑我立王塗我元青城之慘天下所稀聞古

今所未有九有血氣者即無論賢愚靡不仰天椎心

而泣血者也况為國家之主寧無復仇之志乎粵惟

高廟震怒銳意北征時則諛臣中制而和議遂成矯

詔班師而忠臣不保逮夫孝宗亦勵厥志而張浚韓

世忠劉琦岳飛既已無存當時之將又無足以勝大

任者故雖体正敵國易表稱姪而中原遂亦絕望言

之可為於邑也歷光宗寧宗二帝俛首敵人鬱不得

伸韓侂胄假公濟私恣為一逞而邊境一騷迄無成

功說者往以生事起釁為奸臣罪臣竊謂侂胄罪

誠可誅而開邊一事寔未可過責抑亦有足嘉者特

以恢復非其本心任將又非其人卒以取敗為可憾

耳幸夫天道好還虜勢寢微日者我軍嘗敗之於大

散關在陝西鳳翔府敗之東陽今襄陽府敗之大安

軍而蒙古單于又方熾威連歲侵金人東西弗支

此正上天亡金之日皇宗報復之時也誠于此時選

將練兵掃境大舉若景德真宗澶淵在今大名府之役而

絕其和約則虜可成擒百年來沉沒中原復入版圖

未可量也中原既復則又當益修內政文事武備靡

不具舉以防異日之患使彼請和則為漢文帝犯境

則為唐太宗審如是則伐金之舉不為快昔日之憾

而幅員既長雖有敵國外患不足置齒牙矣倘或遂

絕不進失今不圖臣竊料金虜不數年間必為韃靼

所滅金虜既滅韃靼勢復昌熾中原一帶盡為虜境而我方退處一隅及是時而後圖之則雖百萬進討臣恐勝負難必矣豈不晚哉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之謂也此其深可懷者一也何謂深可憂中原淪陷悠百年先民遺老凋亡殆盡蚩之俗薰染腥羶深入肌膚但知有夷狄不復知有華夏臣嘗分教隨州今屬湖廣當虜騎侵疆降民暫假州學寄住者如織臣嘗微服以察其語言下交以探其心志凡來歸之民皆迫于虜政之苛酷衣糧無從辦勉強歸順以苟延歲月指望朝廷即與恢復冀得還鄉守其土田而已朝廷既不能慰其歸附之心而處之不得所又不能給其家多有望北而思鄉士因時而懷歆望者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未免華夷有雜處之患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使近畿甸而不嚴為之防必至于作亂而後已今此徒充衛近君往藏奸細而難別懷醢毒而莫測萬一有警焉知其不蓄城放火哉此其深可憂者一也何謂深可憐今日國家之憂莫切于邊陲之地而混處歸順臣去秋有詩與制使陳政曰長淮尾大應難掉全蜀支傷未易經欲合山河大世界須憑湖漢小朝廷一人知慮怕居井四

海才能宜在庭清蕩南陽卷梁汴齊秦拱手拜威靈又與制參劉之傑詩云元幕留朝望邊頭局未終只須駕降卒因可殄殘寇增減非元氣輸贏擡倚功養徒坐食深恐飽颺空二詩之意切矣今縱不能大舉進討莫若用夷狄以斃夷狄則中國畧無所費畧無所損而虜人可以坐致其殄亡其策安在臣十年居湖廣邊頭計熟矣嘗會襄陽荊陽隨州三郡歸順人約有二萬每一郡擇三千三百人為一隊一郡各十隊擇一精熟音臣者統之每十隊擇中國一能將者統之各郡先擇一二隊厚犒之使入虜境攻掠得子女玉帛盡與之每三日發一隊各尋便道以進三郡一日之中共發三隊彼聚我歸彼出我入虜必大困罷憊奔走而不能當矣我勝則軍勢大振中原有破竹之勢繼之以大軍則中原不足復虜酋不足擒矣勝則虜殺一歸人而歸正人未有不殺虜一二人九千歸正人豈束手死也亦必殺虜數萬人而後死也假使歸正人皆斃于虜吾之元氣初未嘗動也況必死則生未必盡斃于虜也萬一吾之九千人必死而生連捷勝虜則中國使可得志是所謂增減非元氣而贏輸擡倚功也臣有此策可以外滅殘虜而今

不肖之心一生或致嘯聚山谷控扼道路則外未寧而內已憂兵誰與養城誰與守此其深可畏者一也深可恨者固噬臍矣所幸者虜勢日削民心日離尚可也深可憂者固薰心矣所幸者此徒日夜思奮以圖舊業尚可用也深可惜固拊膺矣所幸規畫未洩用之必效尚可行也深可畏者固剝膚矣所幸綱常猶存不肖之心忍不敢發尚可苟安也 臣願 陛下寬其所可畏以固國之本行其所可惜以張國之威銷其所可憂以除國之患追其所可恨以復國之強夫四者天下之大務也 臣連四任居邊籌之甚熟眼

空四海未有豪傑之才可以任此責必得其人而後可也觀唐自大中宣以來天下豪傑之士總流于馬祖之教空響和之以金玉于山林之間至使唐之天下更無一人可任唐宣宗好神仙遣使迎今日傳中道士屢受三洞法錄無人儒中無人豪傑之士必有所寓高宗必得傅岩之胥靡然後可以中興高宗帝嘗于良弼乃以形考求于天下得說于傳告文王必得渭濱之釣叟然後可以成周文王為西伯之曰所獵而得者非龍非虎非熊非羆伯王之輔于是果得大公望非渭水之陽相周以有天下狄仁傑必得荊州之長史然後可以取日唐狄仁傑舉之卒咸池唐武后時張柬之為荊州長史狄仁傑舉之卒反周為唐呂溫頌仁傑曰取日廣淵洗光咸池

潛投五龍矣日以飛夫人主不能獨任其智必合天下以成其智而後用之強明自任者德宗之所以取敗也剛明果斷排羣議而任裴度者憲宗之所以中興也吳少誠拒命憲宗任裴度以取蔡州相李逢吉專倚度以平蔡後吳元濟竟為裴度所擒陛下求賢之詔已下願得天下之真賢虛心而聽用之使如峴山之羊祐峴山在襄陽府城南七里晉羊謂從事周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每一登輒置酒當山者多矣皆湮沒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後祐為晉武帝伐以圖回北方清蕩南陽吳平一海宇吳竟為晉所滅席捲大梁則三齊膽破而長淮無尾大之慮矣三秦唇亡而全蜀無支傷之憂矣夷狄可以制撻而撻中

國可以高枕而卧矣 臣平日所懷者在經濟天下在匡扶社稷姑畧陳其四事如此 陛下倘不以小臣之言不足採而信用之則治不難圖患不難消中興可日月計矣 臣雖枕流漱石孫子荆欲隱語王戎曰沈攸之曰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隱于岩穴與枕流欲流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鷗鷺猿鶴伍亦沾被太平之福也

濱谷居士曰予閱史見真西山在寧宗朝申辭乃奏五事又曰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我松垣公在理宗朝應詔上書言四事又曰金虜必為韃靼所滅金虜既滅

韃靼勢復昌熾我方退處一隅及是時而後圖之
勝負難必矣豈不晚哉二公議論若出一轍皆可
謂謀猷遠慮有幾先之哲矣

論取士法疏

寶慶二年正月二十日朝奉郎鄧州通判臣辛元龍
薰沐昧死百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昨因 陛下
詔求直言冒上封事專言邊務未暇他及續觀省劄
行下奏到希少限五日遵行已降詔書而訪求廉吏
之詔繼頒臣輒敢為陛下推原天下所以多貪吏之
故冒死以上愚者千慮惟陛下擇焉臣聞程頤有云

進士之科取士甚好可以羅孤寒之士近世公道大
廢粗于科舉稍公孤寒之士尚可以進身自科舉之
外公道盡泯薦舉之法最為世弊芑莠盛行請謁肆
布有勢翱翔雪霄而孤寒之士陸沉沙泥夙夜以思
不可勝嘆方今貪吏布滿天下皆基于薦舉之公道
廢也欲革貪吏莫若罷薦舉而用試法庶幾如進士
科可以得孤寒之士而貪冒之風少革何也薦舉之
弊貪吏之源也舉刺音掩非勢力不能勢力非芑莠
不動選人求舉刺非有貴要之書不可也求一貴要
之書宛轉動費千百緡甫能入手由是士大夫敗壞

心術競趨于貪而寢廉辭恥矣其未改秩也剝剝吾
民以求書其既改秩也摧剝吾民以求償出入之門
致饋終身禮不敢廢受恩之多肘掣百端法不敢守
上下誅求駭鑿莫填官取其百吏取其千官取其千
吏取其萬相持相制莫敢誰何習以成風政出于賄
獨清者為人所嫉獨立者為人所忌如是而欲天下
之有廉吏是漁于山而求魚獵于水而求獸耳故曰
欲天下之有廉吏當自罷薦舉始薦舉而求試法使
芑莠不行請謁不行則才能之士拔十可以得七八
非如薦舉之拔十不得一二也何謂試法今薦舉之

法每歲除四川外班引改官者凡六十有四入臣謂
天下選人凡有六考者宜並與之就試其差試官如
省試法嚴為之禁密為防與之試疑獄一場試書判
語一場試時務策一場非進士奏補者不收試非年
未四十者不收試曾以貪賍敗者不收試曾以慘酷
罷者不收試曾經五科不中者不收試凡試不拘人
數每歲通取六十四人如此則士大夫知所砥礪廉
隅惟恐犯賍之不得試而貪冒之風不革自消矣未
改秩者不致摧剝吾民以求書已改秩者不致摧剝
吾民以求償如此則廉吏莫患其無貪吏莫患其

我試法一行非特試進士科可以羅孤寒之士如程
頤之言即試改官之科又可以羅孤寒之士亦如程
頤之言矣有勢力者其計無由行無勢力者不患不
顯達無材能者其身無由進有材能者不患不見知
如此非徒可以銷泯貪冒亦可以激昂學問心術日
正而氣節日隆風俗日厚士大夫各安其分而無躁
進之心各安其業而無僥倖之望則貪吏影滅跡絕
而廉吏布滿天下非特可以去貪吏亦可以多循吏
非特可以去謬吏亦可以多能吏其為生靈之福宗
社之福莫大焉

勅宰相史彌遠疏

紹定四年

理宗年號

十月一日朝奉郎賜緋衣袋臣幸元

龍謹薰沐昧死百拜裁書獻于 皇帝陛下 臣恭睹

詔書以爵攸之火訪求天下直言責已懇切出于本

心天下士民咨嗟流涕咸謂天子英武聖神特虛杞

蘇京之流有以禍之也壅遏下情使不上達故上天

降災以警懼之禹湯罪已則其興也勃焉陛下遇災

而懼惕然若不能勝宗社之福也明主可為忠言如

此而臣子應共愧死無地 臣昨任鄂倅出位有言大

忤權貴襄帥陳昭望風排陷奏勒致仕 臣窮居田里

凡六年矣德薰吹藎可也唐傳實言唐承亂世書有
遭沸熱之災所害雖冷而試故之中尚不能無憂國
蓋亦吹之恐其熱也
之心經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今京城之灾其天火
耶其人大耶 陛下即位以來虛已以聽家宰政事
號令未嘗不恭、于愛民而水火盜賊無歲無之者
聖德雖無闕而變理陰陽者不得其人也若火出于
天臣知宰相獲罪于天久矣若火出于人臣知宰相
獲罪于人久矣五行傳曰信道不篤或罹虛偽譏夫
昌邪勝正則失其和矣自上而降濫炎安起禁宗廟
燒宮室雖興師衆不能救此之謂也史彌遠專相之

職凡二十有七年矣陛下即位之初台用真德秀魏
了翁之贊天下延頸以望太平而史彌遠百端沮抑
譚毀傾詆使陛下信道不篤併以真德秀魏了翁洪
咨變胡夢昱輩盡黜而出之邪妄者以為忠貪冒者
以為廉污穢者以為潔臺諫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
汪江中為彌遠鷹犬排斥忠良擠陷正直深可寒心
是故朝無君子其耀虛偽而泯真寔諫夫既昌邪則
勝正火安得不失其正邪日者台州大水淹沒城郭
夫水不于他郡而于台州者應彌遠居上台之象而
陛下不知察也日者四明山名唐以名州其山在浙
江寧府城西北紹興台

州之境止有石窓四穴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之火灰其私第而彌遠不悟
上天震怒雷擊其宇而彌遠又不悟卒至京城火災
焚及宗廟焚及民居陛下減膳撤樂下哀痛之詔而
彌遠頑然不動其罪弥天矣陛下念擁立之功緩譴
訶之誅而不知天下乃太祖之天下非陛下所可私
也弥遠受寧考深恩卒于負之就謂陛下富有四海
尊為天子而曾不如叔孫昭之戮牛春秋時魯叔豹之婦生子名牛後牛欲并叔孫之室而有之乃宗文
帝之誅亮乎宋傅亮徐羨之謝晦等廢其主義符
而文皇帝竟討傅亮等而誅之
今京城之火九數萬之家受其禍而彌遠之私第獨存

設佞嬖音婢必將曰丞相無過故天不焚其廬以彰
周公之德也臣以為不然彌遠黷貨浮于四克舉天
下之財聚于一府何啻千百億萬皆民之膏血也自
彌遠開苞苴之門用一兵帥用一監司用一太守皆
有定數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上下交征竭生民之膏
血以聚于一家天若焚其第非焚弥遠之財也乃焚
天下生民之膏血也弥遠雖可誅生靈何罪焉故曰
弥遠之第非留弥遠之第留生民之膏血也留以待
陛下散之天下以濟元之厄也陛下奮發天誅恭
行天討籍弥遠之家如胡椒一物亦將百倍于元載

唐元載肅宗時以貪污敗賜以其財而施之天下會
死籍其家得胡椒八百斛其財之多寡以減常賦之供則天意必回民心必回
天意民心既回則宗社自固矣何者自弥遠為相信
用奸邪而正直不吐氣變亂獄情而冤抑不吐氣賞
罰不公而三軍不吐氣賦役不平而三農不吐氣
不獲伸則必鬱、不能無愁恨忿怨之心愁恨忿怨
之積則足以干天地陰陽之和于是皇天震怒發
洩為水火盜賊之禍甚慘京城之火延燒數萬家江
湖之水淹浸數千里江浙閩蜀之盜賊數千百羣夥
焉而民忘其生焚蕩州縣屠戮生民紅血成川白骨

成阜陛下姑息一弥遠使毒流天下陛下奚忍哉昔
者堯舜之四克各專一罪堯舜猶亟竄之今弥遠兼
四克之罪而又浮焉存而不誅臣恐天怒之災未已
人愁之怨難任可勝道哉賈生之痛哭流涕亦未有
如此之甚者也夫三綱五常之在天下缺一不可自
弥遠弄權以來貞寧考之付託竊陛下之威福使天
下知有宰相不知有天子則君臣之綱壞遭母氏之
喪重起復之典是知有富貴之可恣而不知有親制
之當終則子母之綱壞以妾林氏稱為夫人交通閹
節干與政事潛鬻差除則北雖司晨矣而夫婦之綱

壞禁楮幣而藉民財破契券而奪民田產嚴刑法以戕民命則失其仁稱病瘥而不相見踰歲月而不參假則失其禮泰養李全而不料其欺李全叛而猶欲其和則失其智監錢之謬商賈犒賞之欺將士則失其信三綱而弥遠無其一五常而弥遠失其四將何以為國哉經侂冑之殘賊經金虜之犯順經峒賊之紛擾經賊臣之窺伺經耆將之跋扈而國脉猶存天命猶固是豈天幸之多哉皆寧考恭儉之德慈祥之仁有以感動于天意有以固結于民心而已否則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矣臣願陛下戮弥遠之首以謝天下藉弥遠之家以明天下擇真德秀魏了翁以慰天下然後斷臣之首戮臣之身以謝弥遠之死則火災自弥水災自消盜賊之災自息天意可回人心可挽祖宗之社稷幸甚海宇之生靈幸甚

濱谷居士曰弥遠之罪上通天矣當前未有言及之者我松垣公獨抗疏論之暴露殆盡原情定罪弥遠無辭矣且公疏詞氣雄大忠義凜然真言人之所不敢言發人之所不能發令讀者靡不吃舌縮頭搖頭却步也

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二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幸元龍

鳴鶴編釋

達明校正

書類

上同知樞密院丘公書

寧宗嘉定元年秋作

竊聞老斲不遇巧匠縮手夜譏瑤氣太阿迺出水鏡未燭于草廬則伏龍甘于長嘯而已自邊陲一開日夜惕戒謀臣坐視保禦無策英雄慷慨獨檢利害懷寶藏珠惜乏可與言者嘗觀江浙與閩戶口煩夥無

地可種無田可耕散為遊手健者犯盜強者犯法亡命剽處一旦黥墨配隸州縣冗食耗官甚為無謂今荆襄蕭條廬毀田蕪茅草弥望乘此之時盡築堡柵為之聚落將諸路景迹難徙併其妻孥盡徙而實之給之以糧授之以兵五人為伍五伍為隊四隊為聚擇有材者掌之歸則諸掌反渡江者斬彼無室家之累有田廬之安而渡江之禁復嚴則懷土之心不生內可以銷民害外可以固吾圉勒之以部署整之以教閱不數年盡為精兵勁卒危坐則禦寇去則耕如此行之初不驚民動衆而可以經綸國家萬世之利

日者不知出此往往恐此徒居邊則擾殊不知使智使愚使勇自有方畧碩禦之何如耳元龍浪萍高安一第十年友朋泉石監興亡燭成敗獨信此策非書生空談久欲獻諸當路而度其未有能聽用隋珠暗投祇為徒勞執事以邁世英槩柄任樞府引領東望曰其庶幾乎特附鱗翼傾為執事開陳之所貴相知以心道同則言不在識面與否也施為似千鈞之弩磨利似百煉之金某計之老矣天明則日月不明執事倘採其畫騰一楮之書趣其纖悉條具則必將有補于萬分之一千冒威尊不勝狂越戰兢之至

濱谷居二曰丘公名密江陰人隆興初舉進士後宰相虞允文薦以自代光宗朝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常慷慨曰生無以殺賊死當為猛將以破敵寧宗嘉定秋召密同知樞密院事時松垣公見荆襄蕭條廬廢田荒流民剝處恐生不測聞密新命方下遂慷慨上書欲區處流民以實荆襄虜來則禦虜公則耕此正寓兵于農之意也一可以安反側之心二可以免運糧之費三可以為一方之保障誠萬世之良策也

上吏部侍郎彭公書 寧宗嘉定間作

某都國小人辱執事不棄其糞朽館諸門下俾與子姓游相與之意甚厚苟有寸見敢不盡心嘗聞執事之言曰由厥正仆莫我疵蹶于邪經恥莫我刷大哉言乎可以為君子行已之律矣執事以鯁介負天下重望滄卷明銓以來蓋未有也肥遯綠野十年于茲嚴霜烈日無愧于古天下善類恃為砥柱伊昔同志間有追悔執事獨知義重于生所守益固此者天道既還青甕自復似足稱快然豺狼之性險不可測烏知其非以奪吾守也處此之時猶在審確若中其窺伺而肆毒焉西無當矣噬臍何及寧以介而貽怒

焉尚不失吾素也人之言曰公介之書與執政例致未為甚損抑不知步百與半是亦走耳此書一作吾性易清恐類河間婦之不可自保愚聞古之君子非無官爵之患而無風節之難執事有風節矣母使九仞之上虧于一簣小人之望也且匹夫之心固于介肆于激以潔其身固非國家之利也而勢不度機不察所欲枉尺直尋焉尋終不可直而尺徒枉也伊川曰鐵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况阡陌可享樓宇可安賢嗣共立仕版乎執事之亟進必將以賢達彙征此小人之幸也而小人必欲執事不渝厥守豈曰榮達有

命小人之所係輕也而執事則否以小人見不若以浮雲視之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不為浮議所搖則道愈重志愈確彼雖木偶不心服乎誰敢復犯清議小人昨有廬山之遊一病幾殆既蘇矣飲食有常節四肢僅能安逸貪味而過食焉脾胃隨損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履失非難處得為難惟執事實重圖之僭冒尊嚴不寒而慄

濱谷居士曰按彭公名龜年字子壽清江人今屬江西臨江府龜年從朱熹張栻講學登光宗乾道五年進士屢官吏部侍郎兼侍講嘗極諫光宗宜

盡孝道寧宗朝又極言小人竊權之弊與韓侂胄等不合開禧中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其學術正大議論間直與愛君憂國先見之識故言之氣皆人所難自偽學有禁名隸黨籍士大夫鮮有不變者惟我松垣與子壽交遊契厚恐末路難持故以書上之欲其守道不出養高自重以堅晚節厥後子壽始終果于特立毋亦松垣藥石之言有以啟之歟

上京湖制置使趙公論榆柳書

寧宗嘉泰二年乙亥春書

伏覩使垣行下京西李帥機申明榆柳利害事其近

因被檄督栽種灌漑偏走邑境閑隘等處無非文具直不能逃李帥機所見可謂切當矣惜夫規模之未大其竊謂今日脩禦急務有四一上策二中策三下策四無策何謂上策廣立藩籬何謂中策嚴脩保障何謂下策長養柞械何謂無策種木掘塹蓋天下之勢一家之勢也今有人家庄客環居思信素孚力為藩屏盜賊不敢窺伺上策也高其墻垣堅其門閭緊為保障盜賊不能衝入中策也藩屏不廣保障不嚴左右有叢木密竹盜賊之來伏兵卒然迎敵出其不意擒之制之使之不敢深入下策也無藩屏無保障

無叢木密竹盜賊入其廳堂然後扃鎖房戶無策也今日邊防之意正猶是耳何謂廣立藩籬兼湖運之策興復仇之議大軍分屯壓境堅壁不動以為聲援號台沿邊豪傑明立誓信得百里者予五十得千里者與五百封國不過百里取地多者許之支分子弟將帥使之自脩糧食器械以進取則人貪土地嗜封爵孰不躍然乎奮一可以當百百可以當千千可以當萬功在朝夕進取有人守禦有人如此則國家無一金一粟一兵之費而可以識虜酋雪祖宗大恥分封之士各盡死力保守疆土實可以控制新戎倘計

不出此而止以韓侂胄輕啟邊釁德美吹齏扭于偷
安則深恐韃靼摧滅金虜而舉兵犯順則新興之國
其鋒不可當吾君吾相雖欲高枕而卧不可得矣吾
棄天亡之胡蓋復河南之境土則威靈氣焰足以興
新興之國相當相當則可以相制況吾建封之侯又
有以固吾國與其以中原之地委棄腥羶孰若與之
以封吾忠臣義士使之子孫世為吾長城哉此之
謂廣立藩籬此之謂策之上譬猶人家莊客環居思
信素孚力為藩屏盜賊不敢窺伺是也何謂嚴備保
障今日樊城今在襄陽府襄陽縣西東陽宋軍名今在襄陽府襄陽縣西為縣屬襄

陽隨州今屬湖廣光化宋軍名今為信陽為州為河
南汝極邊之地皆有高城深池非曩時之無所可恃
積吾倉庫精吾器械飭吾車馬凡江淮閩湘二廣有
家之景迹點徒併其家資徙于邊郡教以坊團保伍
攻守之法開以功名自新之路則彼有精兵勁卒其
亦可以當今日驕弱大軍之十一若卒然有兵變使
之自守城郭而號台沿邊忠義保捷以外應清野以
待之堅城以老之援兵以摧之使彼進無所得來無
所食不戰而自屈此之謂嚴備保障此之謂策之中
譬猶人家高其垣墻堅其門閭繁為保障盜賊不能

衝入是也何謂長養柞械外不能廣分封以為藩籬
內不能精儲兵食以為保障以致胡騎敢于深入重
地苟吾有崇山峻嶺茂林密竹可以藏吾伏兵使之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卒然橫衝萬弩俱發短槍巨斧
交入其陣使之弓不可挽矢不可施馬不得進將不
得避棄甲曳兵望風奔潰進阻于林退臨於澤聞風
聲鶴唳以為王師之至晉謝玄大破秦苻堅于淝水堅走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為晉兵玄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復大敗此之謂
長養柞械此之謂策之下也譬猶人家藩屏不廣保
障不嚴左右有叢林密竹盜賊之來伏兵于中卒然

迎敵出其不意擒之制之使之不敢深入是也何謂
種木掘塹伐閑隘林木以為山寨林木盡而寨柵朽
曾不足以供一炬閑隘之所既無障蔽而旋收榆子
楮實撒種以成林正諺所謂掘蟲養蠶遠水不救近
火况榆楮之子非熟鉏熟鍊不生以此而役吾民未
享其利而先致其害未得其力而先失其心而況于
不能成其林乎至于掘坑鑿井往不足以及限蝦蟆
隔狐兔尤為可笑京山閔王嶺土門岩疊石為城因
險為門亦不過兒戲春間嘗隨憲使吳寺丞行見他
處掘坑鑿井欲以障賊二人相顧大笑比因猶省榆

柳見湖北諸界首所鑿坑井尤為可笑夫方城名漢

水在湖廣漢陽府城北方猶不足以禦子胥之來

城在漢水之南楚國之天險不足子胥之來

字子胥父奢兄尚為楚平王所殺子米石長江要害

今隸南直隸昔魏文帝欲伐吳觀兵江上見猶不足

其波濤洶湧嘆曰此天之所限南北也

以絕王濬之至晉王濬以舟師八萬而此等窟窟蛇

坑可以禦強胡耶遂縣把守孔道逐鄉置立閑名逐

溪防截灘磧逐山室塞私徑此之謂種木掘塹此之

謂策之無也譬猶人家無藩屏無保障無叢木密竹

盜賊入其廳堂然後局鎖房戶是也用上策則不必

從事中策用中策則不必從事下策用下策則不必

從事無策制垣明照事勢洞覽利害卓然當代人物

之冠欲望脩申朝廷勉圖上策激昂忠義堅公賞罰

明彰信誓勿有反汗事成則吾實使之否則吾不知

在朝廷初無一毫虧損何憚而不為也行此之策不

見明效大驗則某一家願甘顛戮雖螻蟻不足道然

愛家愛子孫之心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倘未然大

有為而姑從事中策則擇將帥練士卒豐儲積崇信

義不可緩也向者德安府屬守城之士忠勇如唐

華慷慨如饒下班死事之士如光化軍之鄭阜東陽

軍之韓源則白于天子而旌表之如是則士氣必大

震勇氣必百倍胡人必不敢南下而牧馬矣苟未暇

及此而必欲盡力于下策則行下諸邑凡平曠不毛

之地于灘磧漢度去處用李帥機之說廣種楊柳務

要成林應閑隘沿路去處及駟程行路兩傍山嶺林

木各一里不許採斫逐一令地主長養比見京山閑

隘駟路並有撲殺小林若長養一年便可以藏伏兵

今或有斫開林條而揀枯死之柳大為可恨自今以

始明示約束不則差官檢驗如有斫伐去處就地頭

斷罪罪令則楮子不必種榆子不必撒待十年之後

而山林即成則舊根深潤生則叢長則拔不過一二

年便成密林利孰大焉萬一止從無策則植夾道之

柳適足以標人之向道掘數尺之坑適足以啟人之

侮笑區區管見敢布陳之干犯斧鉞不勝戰慄

濱谷居士曰按趙公名方衡山人今屬湖廣衡州

府方淳熙中舉進士第知隨州時虜以和款宋而

用兵宋以和信虜而罷兵方獨不墮虜術遂將招

兵為戰守計至寧宗朝為京西湖北制置使知襄

陽府我松垣公知公有為遂畫四策以獻中問榆

柳利害方延招撫忠義之士修理城壁虜知有恪

不敢犯卧治十餘年境內無事民工樂業是亦公

策大有裨益之也

上宰輔史公書

其江西一寒儒也偶叨末第歷仕邊陲適遇知己改秩得邑當陽今屬湖廣及兩考諸司薦剡荷先帝不俟終任唐牌擢戴古鄆早脫錢湯皆大丞相之力也輒布衷悃以伸愛助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惟大丞相以周仲山甫之心為心而垂聽焉某自少讀書切聞天尊地卑古今之常經名分既尊嚴不可踰大丞相功被宗社名重保衡望聲光而重道德者布滿天下不待宵人着語也請以君臣之大義為大丞相白

之日者湖州今屬浙江之變議論紛紜無的語當于人
心切謂濟王周之管叔也管叔挾人以叛濟王人挾以叛此理昭然雖庸夫孺子所知朝廷推天地之大德深察其本心既與之治葵亦可謂之忠厚矣昔漢宣帝既即大位而海昏侯復徇狂悖之徒以黃袍加身則漢廷何以處之耶漢昭帝崩無嗣太后詔昌邑王賀入即位昌邑王荒淫迨載無度霍光奉太后廢之後此固君臣之大義天地宣帝封昌邑王為海昏侯之常經若濟王始者挾人以叛朝廷以漢處之亦所當也但聞濟王當湖賊擁立之際知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有不可踰曾力拒之而不從則人挾以叛

豈其本心非海昏侯之匹矣其在朝廷必隆其贈典可也必立其後嗣可也言者不能發管叔挾人以叛濟王人挾以叛徒自紛紜夫復何說雖然昔朱雲魏里請上方之劍斷安昌侯張禹之頭成帝大怒以小臣訕上罪死不赦辛慶忌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非固當容之叩頭流血帝意乃解今者以成事而說以遂事而諫以既往而咎犯聖人之所戒大譴大訶也第如真如魏素名于世如朱雲之狂直也辛慶忌所謂其言非固當容之也德治太過深恐天下之士往往謂朝廷有片賢之過諱言之失空成數子之名而非新政之盛德也假濟王猶生謂其有張本覬覦之心或然也濟王既死彼何所覬覦哉但不過言之許耳主上聖明龍飛汲汲于直言賢才之求而天下喧傳真觀洪胡以直得罪以賢遭斥非所以昭回青史光明初政也政墮朱雲所謂得從逢龍干于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夫成帝中材之主也尚能悔過勿治折檻以旌雲直安昌侯漢相之不足道也有聰睿之君若此有熱烈之相又若此豈可使容直之風不如成帝長者之風不如安昌哉如是則天子有受言之德宰相有容直之量顧不光明廣大熒若

謂湖州之變舉天下皆知其為逆初不待罪數人者而後天下知之也嗚呼一殺賢人不入欲望國家大度無我寬之容之使朝廷一無斥賢之名二無諱言之議大丞相之共勲容萬世光顯矣其過陬朴野之士雖未嘗一過東閣冒然以干鼎錢非敢為真魏洪胡之遊說也區、愛助之忠惟欲朝廷存其大體耳日上已上休致之請非附麗以為求富貴之地但雲音川州之變暴白如此而天下之疑未釋憂國之心不能自己也大抵貴要之言天下未必盡信而賤小官逃在物外其言或可以取信于天下大丞相

行此之言揣此之書使朝廷之舉措日月焉可也其某行年五十有八矣自知此書僭妄罪在不赦然人生七十今相去無幾何與其多活十年與草木俱腐孰若一言有益于國而身赴湯火百世之香也知之罪之俯伏俟命漬犯威尊死罪死罪

黃山胡敬升曰元豐間東坡自湖州下御史獄張方平遣子恕救援力言其美偶以他故未上東坡見其書吐舌子由復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書若上東坡死矣今觀松垣幸先生宰相之書直而婉曲而平深得救援之體宜趙公師恕謂書上

之後四君子無重施行書之力也有功于社稷弘矣先生雖竟以是為襄帥陳昭劾其致仕然七年山林一書不入權門人所難者今天道好還諸賢彙進而生九京莫作矣悲哉濱谷居士曰當時訟濟王寃者紛：未有如公所云濟王周之管叔也管叔挾人以叛濟王人挾以叛只此兩語足為濟王斷案而公是公非暴白于天下後世矣

古筠洪城章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三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章元龍震父著

洪城後裔鳴鶴 編釋

達明 校正

記類

高安吏隱堂記

高安之貳車廳於郡治西南釣枕鳳凰山下鳳凰山在府治後相傳唐武德時唐智項作守鳳皇集迫廳之宜移于此故名宋蘇轍詩山川蟠曲獨成形而堂焉弘深爽塏漫久且弊天台陳侯來萃朽以堅黃堊以潔堂既落扁曰吏隱豆觴其所俊秀

咸集屬元龍為文以記其載考白子記司馬辟以守土有城垣禁屬吏有簿書役獨司馬得放浪于山水間樽中之綠春吾筆之藻嘯咏風月偃蹇亭樹瓜時及瓜陰拱不可否事白子名居易字樂天唐元和初在舍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為風月主則白子所謂人乃蘇草堂以自適江州即今九江府隱謂司馬地與守亞職浮于閑故野水碧天可白鷗我也非廢君之康而負佐邦之寄清曠雅浮以送去素隱幾何白子賢乎哉白子立朝有鯁論峻節塞匪躬丞郡九江方洋草堂傲然自足時也草堂在香所築詩云香爐峯北遺愛寺西還其下無人居終日空風烟時有沉冥子姓白字樂天傲然意自足莫路

于其間舍此欲焉往人問多險艱之句寒江秋月樂奏京音感慨興懷有離帝京騷青衫吾濕要不介妝淚啼紅爾陳侯以金庭玉京之音宮端獻肅之孫春秋鼎成戴政此邦素富貴行乎富貴宜也顧乃歆艷白子司馬九江遺獨可謂遠也已矣古之君子廟堂而風山林鐘鼎而味簞瓢故能大耐官職向敏中在真宗朝進左僕射中必贊客盈門乃使人視之門此王仲淹所謂天隱閣惘然帝曰敏中大耐官職王通字仲淹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遂居河汾教授生徒鼓琴于汾亭有釣者過而嘆曰居侯其懋哉若夫窮居水石而山澤而有廊廟之志侯其懋哉若夫窮居水石而地隱遯迹市朝而名隱乃元龍等伍非侯之所宜與

聞

天台陳侯牧齋記

高安通守陳侯宅天台山名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西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山去天不遠其山蔚然奇峯連立于青霄上之勝有瓊樓玉閣天堂碧林醴泉玉斗仙物畢具也勝開地為齋取坤上艮下象初之辭以題其額曰牧齋觀孫興公所賦天台窮山海之環音歸玉也富盡神人之壯而侯莫之取而獨志于地中之山其知道乎陳氏世登顯宦功在盟府侯年甫逾三十榮領監州符非若初之在下也吞雲夢壓天虹陵厲清浮夫誰曰不可而富貴不能使之驕聲勢不能使之滿者以天

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成人道之所好在此而不在彼也天台之山躍峯奇拔上與天齊俯視眾穀吾有取焉是以岩、自居而視天下莫已若矣升而牧一州必不能盡諸坐嘯漢時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朱暉為功曹皆李膺任一郡為之語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重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綰但坐嘯孟博范滂字公進而牧天下必不無吐哺握髮何也天明李岑暉字則日月不明地秀則草木不秀故天非自明也以日月而明地非自秀也以草木而秀侯之名齋弗于興公之賦而切切于上順下止之初則欲以天地之道自牧也養明以晦韜巧以拙而禮賢材盛賓客受切磋琢磨之益以超乎聖賢之經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則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天道之光明也道之上行矣何有大川之涉乎哉雖公孫碩膚亦劣凡、垂光才策貽訓萬世而沐下之榮長我資斧則興僕、望塵而拜者等潘岳為河陽令論事而乞每見乞車輒望塵而拜故聖人論君子之光終必曰尊而光則以巧言令色失之足恭脅肩諂笑失之病畦云爾卦以五柔而宗一剛豈以卑之可賂哉過于自卑則流于雜卦之外謂輕不可也侯以卦為名而字曰尊道其知以輕為戒乎予觀丞郡于筠其心休、州民之康不以為功

而名其堂以吏隱知所牧矣堂後種竹蒔松于梅林之側一室蕭然扁曰四友則雪飲風餐清高不改知所自重矣非知之難行之惟難予之望也予以受屋之士見辱傾蓋今來屬予為記姑誦所聞于古者復命之辱花竹之幽江山之美棟宇之華琴書之富他日或得宦遊以觀當為我侯賦之

桂岩書院記 寧宗嘉定五年冬著

桂岩書院有高安郡北六十里唐國子祭酒章南容公之舊址也山之發源自桂陽池至于慈雲過祿原密坡盤旋至于神童山林鬱而清骨秀而豐一山自

右而左者如笏外蟠而溪一山自左而右者如帶上有祭酒應使君祠在焉即今二環兩山之間厥地遠而深水泉清冽而草木敷茂者即桂岩也而鳳嶺雙岫出碧背慈雲千岩競秀白鶴峰聳于北晉宋神仙所宅暮山虎踞于南賓祭酒之故烟雲吐納明滅變化丹青莫狀昔嘗卜此山開館授業有孫曰軾以咸通七年唐懿宗中三史科中和二年唐僖宗為太子校書郎家徙于郡而書院自是蕪矣予以嘉定辛未四年寧宗叨眷官歸持成林泉披閱圖籍喟然欲復舊觀廼剪草萊鑿山取徑列以青松間以冬青半山狹小

亭曰紫翠自紫翠迂迴而行東至古松枝葉婆娑清風間生殷有鳴琴聲松下有小坡世傳祭酒杖履所憩卽民至今以春秋祀之路折而西青杉夾道至于舊址蘭蕙幽芳竹柳踈雅因植桂百株草堂數間為齋者四講肆有舍庖膳有所益國周公名必大廬宗朝仕至左丞相封益國公為大書扁曰桂岩書院復得魏公鶴山扁曰桂岩精舍鶴山親了翁號日與諸弟課書其中相勗以振祭酒遺緒庶乎此名之不朽也按黃滔中和二年二賢祠碑祭酒其先滄洲青池人滄洲今屬北直縣今已廢其故城在滄州東漢為浮陽縣唐武后改為中茂引

丞南昌因家高安之洪城里地里誌載滄洲後魏即渤海郡置時而高安其洪州唐時江西屬邑故柳子厚送祭酒歸使序謂渤海幸君而林寶元和唐懿宗姓纂載祭酒洪州人云

梅子真祠堂記

寧信開禧丁卯著

按梅福字子真漢武帝時人為南昌尉成帝委任王鳳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上不納遂隱于洪崖山及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變姓為吳市門卒人傳以為仙瑞州固維載子真在高安之豐安鄉旁有對山及

梅仙觀

漢政不綱鳳盜國柄士大夫精銳銷輟音軟南昌梅子真去官歸壽春今南直隸鳳陽府壽州是上書赤墀弘肆機切莽嗣專政子真捐室家蕭散吳楚間高風清節拔乎流俗所至踪跡隱見人皆敬慕以為神仙去而見思競立祠宇宅仙觀其一也觀慶新昌縣在漢屬建城即今高安邑于南昌郡距建城縣治四十里曰梅墩子真所嘗憩焉間一水曰對山子真所嘗藝焉有梅仙祠山有宅仙觀子真所嘗栖焉界高安新昌有小溪溪有橋曰迎仙西行六七百步曰對田子真所嘗田

焉田去宅仙半里許觀舊為子真祠唐人崇尚老氏其徒趨時射利易為老子宮而子真之祠泯矣歷宋開禧凡數百年未有訪其遺蹟三年七月既望里人陳鈞秋風步履傷今思古緬而有懷陰盛陽微金銖為飛而子真之風獨不聞于天下高山景行徘徊不忍去乃率里人望子真遺像祀之堂上論世尚友以障顏淵索記于予善乎子真人皆縮氣而不敢言而緬懷謙論之獨露剝祿迷復而高飛遠舉之不朽生亦枯槁矣而聲名流風乃與天地無有終窮其視諛以取容養于朶頤等草木于俱腐者孰得孰失哉方

今之時陳君乃能寓意子真之祠可謂難也已因賦
古詞一章俾歌以祀其詞曰梅山青青白雲英英若
有人兮瓊裳玉纓梅溪之游白石楚楚若有人兮風
冷露醑春藻秀兮桂秋芳焚椒柏兮先生之故堂彼
鐘鼎之人兮塵土匪風節之峻兮疇慕嗟乎吳市兮
丘墟尋春兮廬已敝梅山之祀兮悠久如天地

臨川嚴泰伯瘦竹記

按臨川今屬撫州府：境有汝水臨川並汝
水以為郡

汝水之上有佳士曰嚴泰伯種竹尋丈之地百箇如

削玉著屋教樣與玉相對名曰瘦竹夫竹生渭川之
區厥壤腴源厥生盤澗挺琅玕百尺聳拔雲漢是
君子之居得其地而敦崇于朝者類焉若夫庭檻之
間土脉膚瘠鞭成局促而勁節稜稜寒標孤峻則君
子窮居遇潔脩于山林者類焉泰伯一郡之望少年
讀書萬卷蓋常有志于渭川之竹矣抱負不凡與世
竟落落秦篇楓宸課藝蘭省一再不偶歸營菟裘
魯邑名左傳隱公曰與瘦竹伍泰伯果何心哉士生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與瘦竹伍泰伯果何心哉士生
斯世達則伊尹周公窮則伯夷叔齊杜少陵名甫字
子美平生志在致君澤民不得展布而作詩自苦至于太

瘦風霜侵其病骨歲月剝其頰髭而少操不改吾操
清韻高致風流千古其視渭川之竹聳援霄漢者不
瘦矣一絲碧瀨漢重九鼎泰伯其故家也百尺竿頭
碩進一步招賢大師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
未為真百尺竿頭更進步十萬世界是
身全

釣山三劉先生故居祠堂記

申宗茂長冬著

按三劉先生劉渙字凝之志尚高潔精詳史
學宋天聖中舉進士仕為潁上令官至屯田
員外郎以剛直忤上官棄職歸廬山與歐陽
修同年高其節作廬山高以美之詩中有丈

夫壯節似君少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為之作
壯節序記蘇子由張耒俱有記以贊之又與
陳舜俞泰犢為騎舜俞作騎牛歌稱凝之為
白雲老李伯時画騎牛圖黃山谷賦詩以美
之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鐘粥以為食
自號西澗居士卒年八十餘凝之子恕字道
原讀書過目成誦未冠舉進士歷官至秘書
丞與司馬光同修資治通鑑王安石與之有
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
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

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遂與之忤卒年四十
七道原子義仲字壯與長于史學平居厲節
操有祖父遺風後以蔡京薦召為修史檢討
至京師時宰以下並不造謁忤京不復仕自
寓漫浪翁園山谷題其後云劉子讀書千卷
無不貫穿不可謂漫未見古人如不能得既
見古人曰吾未能如是不可謂浪年未四十
而學日夜進不可謂翁後卒于廬山

天下尊祀夫子而闕里蔑焉則孔氏子孫之羞高安
三劉先生風節文章炫爛今古死而不磨有祠在星

灣春秋舍萊郡太守率僚屬諸生拜之而高安之故
居委在釣山草莽間嘉定改元范太史四世孫擇能
邑長于斯甫命靈山淨慈而寺立祠落以鄉飲禮邑
人歌舞盛事劉氏子孫有榮耀焉不忘令君之四德
相與剪故居之榛蕪架堂屯田墓側左列三祖古像
太史溪茅山芳躅潔椒桂工竟炳走書求予文記歲
月予方騎牛雪峽追蹈先生高風而炳能洗劉氏子
孫之羞故樂而系之詞俾歌以祀其詞曰塵舟兮浮
世槩清風兮白雲為蓬水月兮隨寓醕露兮斷瓢
而鐘蒼栢為裳蔽膝孽藕而然兮松針為縫時廬山

予縹緲懷梓里兮烟雨濛濛：架新宇兮炳蕭魂夜歸
兮故宮彷彿兮牛背電一作光兮兩瞳

雲石市記 寧宗戊辰年著

高安之旌義鄉有壩曰雲石厥土惟夷厥貨惟楮惟
絲麻厥谷惟粟麥惟酒隸于省籍距豫章之新義壩
五里有廬兩壩迭為消長雲石以靖康欽宗火廢新
義專壩斷凡七十年以致人心狡于射利強弱賈貨
者潰紹興乙卯高宗五年復興雲石新義益落失利者妬
鼓黃于郡以蠹閹征罷之交易散亡不得其所開禧
丙寅寧宗二年夷城蘇即欲穿荆蘭之衣以承菽水之歡

不可復得翹首欷歔念見不見惟見其壘耳母恩罔
極喪紀有制制有盡而悲無窮雙林之山綿綿雙溪
之水消消其所以寓我諸孤千古之恨乎

靈山寺劉屯田負外郎祠堂記 寧宗己巳孟夏月著

蜀郡范公擇能邑高安之二年政成化行琴堂子賦
父彈琴身不下閑暇披閱職方得屯田負外郎劉公
凝之故里于新豐鄉之棧塘十里甕有屯田讀書堂
遺址界靈山寺之側寺故屯田所遺憇乃命釋子師
誠即法堂之西開敞室立屯田像以秘書丞道原檢
討壯輿刊祀左右因張右史所記之堂扁曰冰玉局

歸刻焉是為記

雙溪此瞻堂記

按雙溪在南昌府靖安縣安福鄉長樂之境

有虎山松垣公英母夫人熊氏于上懷思不

已遂即其地而立岷瞻堂焉

虎山之表垂北有此高安幸元龍葬母其上而堂焉
四時登瞻觴物傷懷膏雨春濡南風薰阜時則動麥
莪鞠養之哀寒風淒淒草木黃落時則興霜露悽愴
之感追昔俱存為樂洒淚成血未四十掛冠歸廬山
廬山在南康府西北二十里古名南障周武王時巨
俗兄弟七人結廬隱居于此又名匡廬其山疊嶂九

層紫若萬仞周五百遼原以直言拂王金陵石安壯輿
里寔南方之巨鎮也
寥寥去蔡京清風勁節皆足以砥柱流俗自徙匡廬
故居蕪矣今併像之使鄉人知所敬慕焉

筠高胡壇記

按高壇去縣治西北七十里自漢已有壇在絕頂過旱祈禱輒多應

秦綱解紐楚陳涉起蘄州郡多殺長吏應涉劉季起

豐沛今南直隸徐州沛縣項梁起會稽秦郡名今浙江紹興府豪傑響動

雲合豫章今江西陳夫乞萃徒蜀水之北築壇絕巘音跟

如山形以祭黃帝禹九塞于山之陽楚懷遠沛公扶義

入關夫乞率其萃徒及之扛里從下咸陽

王漢中秦郡名今陝西漢中府後都尉擊羽將軍定燕高帝六

年論功剖符封夫乞高胡侯邑千戶孝文四年薨諡

忠侯子程襲爵薨無後除國鄉里即其址祭黃帝禹

尤所立高胡侯廟以祀水旱疾疫諸禱如響應有漢

永平二年東漢安帝戊申斷碑慈恩可辨歷漢而宋寥；千

有五百餘歲且血食不絕非功德及于民能乎因保

之詞俾歌以祀其詞曰秦鹿不守豪傑蜂起矣陳

侯華從蜀水赤帝入閬追及扛里都尉轅項將軍定

燕裂壤高胡丹書燦然礪山帶河矢萬年維故壇

之陰馮水深深侯之功兮馮水不深維故壇之陽荷
山蒼、侯之功兮荷山不倉絕賦天聲雲浮霧漸韶
光艷陽鼓吹喧壑蜀巖兮散春芳莫林酒兮侯之堂
英弗隕兮來享歲穰華吾宋祚兮猶生扶劉氏之皇

南昌胡子器學古堂記

自道學既錮流俗愈不如古不論于嗜好者寡矣澹
乎斯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補過者斯可矣天理以
機械足而還本心以智術窮而見南昌胡子器室腹
于資傲焉未運古典終更涉獵漢賈山涉獵書記涉
度到也獵捕趕獸也
書記覽偏也若涉水翻然知復難鳴孽一距一辟
豎山獵戰無不到也

洞監前古築所居之西架小樓以藏書樓下而曰學
古夫古人不復見矣如之何其學也書云學于古訓
有獲故意欲誠則學所以致其知身欲修則學所以
正其心達焉致君澤民否亦流芳垂馨是為學要領
若夫忘家忘之秋實探庶子之春華曹操命子建守
鄭以刑為子
建家丞易每事防閑以禮無所屈從由是不合座子
劉模有文詞子建親愛之模曰君侯探庶子之春華
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異桓榮之印綬而侈言稽古
詩其罪不小愚宜俱焉桓榮之印綬而侈言稽古
之力桓榮字春卿漢明帝朝拜為五更遷太子少傅
今日所蒙稽抑末矣誦其詩讀其書尚世論友以明
明德胡子其悲哉

淨慈寺屯田劉公凝之祠堂記

寧宗嘉慶庚
午孟夏月者

屯田員外郎劉公凝之高安之振塘人登進士第仕
為類上令以忤上官歸隱廬山田于落星之灣養犢
為騎四十年忍窮如鉄石號西澗先生嘗與嘉禾陳
公舜俞自南康反筠館于里之淨慈寺留詩壁間歲
月寢久而磨其辭泯沒高風遺韵徒空寓耳閑花野
草遇者惆悵成都范公擇能以嘉定戊辰寧宗嘉
元年來字
高安首訪遺蹟庚午仲春以公帑之餘委僧祖秀立
像于東廡九爽之室俾後人挹其冰清玉剛可以激
懦律貪嗟乎今之為邑知所以表賢勵俗者希矣有

公如此不其高哉公大父太史諱祖禹字淳甫元祐
名賢也為政知所先後蓋自有家法焉耳屯田名渙
其子恕字道原神宗時與太史被旨同修資治通鑑
秘書丞死太史誌其墓去今百三十有三年而公復
來興屯田之祠民德其歸厚乎祖秀獻工屬予記之
因紀歲月俾刊諸石

楊大丞高遠閣記

寧宗壬申
春月著

閣閣之地棟宇連亘眼界空而不弘升高望遠非特
閣不可高安楊氏妙虛扁之學耳傳而公兌潤飾以
儒理益明技益精而質益豐每以室中于市局于巷

陌迫于隣一登瞻眺懷抱莫展嘉定辛未寧宗四年乃相
其室之南鼎創一小閣輪奐翬飛上出層空凭閣塵
閨鄂居十萬鱗可教南望荷山千岩紫翠飛舞北
顧華林繚緲峻聳雲霄青雲之興碧岑之目不孤矣
明年來屬余文以記夫築重架飛閣聳翠流丹以雄
出邑美于賞者類能未足多尚惟公凭精有熊氏黃帝
姓公孫諱軒轅有熊國之問華南陽之書峻壓流輩
昔之子也後姓有熊氏無窮董奉吳人有道為人治病不
而種杏之功源無窮取錢病重而愈者種杏五株
輕者種二株數年間有教則公凭之所以曰高遠要
不專在閣也

古筠洪城章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四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章元龍震父手著

洪城後商鳴鶴 編釋

達明 校正

記類

郢州京山縣遷學記 寧宗嘉定乙亥冬李著

按郢州宋名古曰郢中元陞為安陸府洪武
中改為安陸州嘉靖十年改為承天府

大漢龍興崇尚學校禮義之化固結人心九鼎中遷
劉氏一呼而下江新市首舉兵以濟中興新市今為

京山漢縣于夏江皇明因唐以隸郢舊有學自崇寧

遷角陵西魏縣故驛頓縣治下處闌闌之穴音註而

室于面墻陶染禮樂歷年而士未有不顯經開禧戎馬

殿堂門廡摧蔽銅章承陰拱嘉定癸酉寧宗九年淮陽

林君方廬令于斯銳意改圖而難其地明年秋七月

某遣貳邑拉令涉古溫州西魏時置望江山之美往多瑤

寺之南觀流泉相隱原溪環山峙柳竹疎雅令謂吾

志可庾乃定其徒白于台府鑑湖陸公子虞以漢別

乘揖縣群符邑錢五十萬粟研貳百鄱陽邵公孟卿

王帳畿右給錢半郡歲五萬以八月庚辰假工邑士

罔不惟方之嚮朋出力以濟厥_{此音}其_音賈九月辛未
架輦以還堂羽以修廡明年春月正憲使金陵吳公
柔勝給錢視郡倍太守雪川王公從視憲半之延圖
築三門門三塗表_{此音}夫子廟講兩有所庖_{此音}福_{此音}有
俟輪奐精密度可百年支一之日_{申甲子哉二之日庚}
寅考令率邑之士獻之其乃晨告于眾以為地故楚
屬有屈宋流風下江新市之義聲風氣久鬱則舒今
尹鼎叔庠庠肅淑乃心揖江山之秀以發揮蕙_{此音}蕙_{此音}
之文胚胎禮樂之教以激昂忠孝之節砥礪廉耻之
操毋使江漢美化獨闕于岐山之亨則學不徒從漢

廣南陽江夏多佳士而京山寔表立梗楠杞梓地不
易產陽春白雪烏知來者之不浮于往追琢其章金
玉其相諸君子其懋哉以稱朝家設學淑意月書季
考以銘取科第其末也高飛戾天魚躍于淵釣有屬
望于是書

峽州登雲閣記 寧宗嘉定九年孟夏月著

按峽山後周名隋改州為夷陵郡宋因之元
改為峽州路洪武初改為峽州府洪武九年
復改為夷陵州屬湖廣荊州府
月峽之群庠維南有閣上聳層霄下瞰無崖今太守

施侯所創其地為采芹亭之故址錦江奔流雪浪翻
空巫山飛嶺玉岑涌翠侯初下車閱江山佳麗輒夷
陵傳正桑君端拱官涖官捐公帑命之經營以嘉定
丙子春正月辛酉倣工掄材郡士競輸以助昕星展
力越三月甲子工竟侯率僚屬至止郡士之秀星聚
旂鸞千乘輝映採藻摘謝康樂詩揭石登雲醺酒賦
詩載色載笑春風和氣動盪玉佩桑君進而論之雲
者天之梯也學者道之梯也文者士之梯也天匪雲
莫升道匪學莫進士匪文莫陟月峽為荆楚胡封荃
蕙蘭正皆文章所屬寓而六一先之遺化猶存白雲

之學術未泯也施侯命名之意興寄高遠豈真謂文
哉二三子力兼山白雲之學則可以遊洙泗之淵源
習六一先生之文則可以擬朝家之青紫故誠者天
之道也官者天之工也孝弟忠信皆天爵也府泉唐
粟皆天祿也則夫道也仕也無非天也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二三子曰登是閣覽錦江巫山之雲氣吐納
而充之以溥博淵泉之學發為飄逸凌雲之文視聽
言動純乎天理上續伊洛之正脉則進天衢擢天池
特餘事是則學也文也非吾身之雲乎二三子求吾
身之雲力求身外之雲則施侯之意不孤矣侯名沈

字信之上饒人故知院大資之曾孫某守官西邸密
通明月峽夏四月舍弟婦自夔相道夷陵侯以是書
來屬予記因為紀歲月云

古鼎記 寧宗嘉定九年著

筠人陶子浪源之山鉏數尺深有碎炭一斛裏鼎銅
薄而輕裏表萃銅錢千有七百奇鼎平底柄長六寸
許屈曲象螭對柄一耳耳立半壁注水置火三尺處
先沸錢文皆五銖不雜他錢腔孔字畫稜角如新出
治此世所流行厚三倍重五倍此錢鑄于漢文帝時
則鼎在西漢時已藏諸此矣予以千金得之嘉定丁

丑分教漢東因畫形刻石以俟考古

復州夢野亭記 寧宗嘉定十一年著

按復州宋郡名洪武九年改為沔陽州至嘉
靖十年割沔陽附郭景陵縣隸于承天府州
治舊有夢野亭一目而畫雲夢之野故名最
為郡中勝槩宋景佑中州守王琪建有記後
晏殊宋初吳育蘇伸石延年皆有詩張耒詩
云高覺巨摘鳳城闌平視如將七澤吞幾度
春光招宋玉碧閣千外獨消魂

竟陵為郡湖光環壁玉井之華交映在沔北最為勝

蔡四明鍾君元達割竹柔花輕裘緩帶逐物感懷四
時風景每携叔子登覽之共訪古之遺跡得夢野亭
舊址而棟宇焉取諸賢遺刻于草莽間徙頓亭壁介
括蒼周方叔來屬其記之某冷官漢東距竟陵只尺
雖未獲登使君之亭而萬里江湖九秋枕上風月尊
前誦樞密王公琪之詩則知銀濤展空王宇展水斯
亭有也字外天垂雲鴻起滅誦丞相晏公殊之詩則
知野水天光一碧落霞孤鶩飛斯亭有也晴風獵
草曉日浮虛宋景文和寫其兩矣江路秋色澤天晴
景張右史兼狀其奇矣濯纓鼓枻滄浪所經則岷山

之雪浪錦江之春色匯馬蒼崖紫峯郢山所峙則蘭
台之風舞雪樓之雲遊寓焉紫牘清暇遷燕寢之香
駐牙於之影階客其上肥輜洲酒感慨興懷諷靈均
離騷之經咏長卿子虛之賦讀希文岳陽之記則雲
澤惠如菱畦湧泉清池洞庭之長烟皓月金光壁影
使君盡有之矣不特龍卷春瀾鶴唳秋霄若耶不特
玉女之笑語雲窗羅浮之仙醉舞雪林供四時之風
景而已也余嘗考江之南北通謂之夢楚子以鄭伯
田于夢則為江南之夢却女以子文棄于夢則為江
北之夢雲夢方九百里則竟陵夢中之一也夢野有

亭叙于寶元之戊寅廢興于紹興之戊寅又廢再興于嘉定之戊寅亭之創興三以戊寅今戊寅之後吾不保其往茲刊石以垂貽不朽此使君之所以有志也雖然石有傾亦不能保也惟諸賢之詩不與石泐詩成則亭成後之豈無賢與使君同趣者乎地遂名賢風隨惠化使君鎮竟陵三年惠深化醇士民借佃天子有詔仍任可謂賢也已又豈斯亭之不久哉

鄧州倅廳荆漢樓記

理宗寶慶二年丙戌著

鄧州倅廳之西北石城浮于簷舊有陽春臺棄城離向山飛水奔弗相顧哦詩把酒似與人無情寶慶二

年幸元龍因其摧敗撤新面西尋焉設樓、為臺仍扁舊名臺上為樓荆山橫峙鸞鳳翔舞漢水環流蛟龍蟠象扁曰荆漢其楹十有六棟高尋有七尺簷半之深尋有六尺濶倍之前簷架小屋其楹六濶視樓簷四之一周圍掘八尋頓亮扉為壁束以闌干而丹碧之夕陽荆山曳光漢水金清銀瀾漾鱗介以蒼崖翠紫之下上下天光一碧樓影沉映紅黃紫綠交錯倚闌而闕彷彿龍閣海藏見于水晶洞天紫牘之暇管領風景嘯咏終日荆漢之助多矣余乃命小子識之

松垣東西宇南北部蘭薰堂記

予宦遊漢湖十年而歸松垣屋廬多圯壞鳩工葺理止容堂之營改敝小閣頗闊方沿左曰東宇右曰西宇儲經史子集圖書楮墨具四壁數古今名石刻窓外見松竹葱翠老幹到天不屈沼中植紅荷幽花細草間錯風雨涵香溢窓几東宇擬淵明之北窓虛間高枕逍遙羲皇之上西宇擬淵明之南窓寄傲容膝棲遲柴門左右築小埤種梧竹扶疎傍有一小溪焉北阜擬淵明之西阜時或短筇友浮鷗聽流水一頃平田淺水瀾沃南阜擬淵明之東阜天氣清爽幅巾

飄然登臨舒嘯賦詩雪岫間之北架一堂前蒼葭蘭四十斛摘洲明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之句扁曰蘭薰西南東北隨寓有佳趣當此之時興寄飛逸恍然聞風消盪于紫烟之表天性嗜琴操二十有二張徽弦整、初任鄧隨授指法于一羽士能撫十數曲音既入指旋厭其圓于調不復行每過風清閑美時取一張調無調之音高下抑揚隨意所適風響音古樸韻弘廣不值腹之雷不知此身之未免烟火食也所恨獨樂、未有同樂、將築精舍于廬山與銀瀑玉洲等位

趙李明樂園記

東平王蒼漢賢宗室也紛華盛麗舉不足以違其欲而其所樂者善寧不以好善則優于天下歟趙君李明吾宗室之東平也所居之侍樂小園以為燕遊之地而扁之曰樂李明所樂者園其與東平所樂不亦異乎君子曰否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天地之間區以別矣而無往非具陰陽之粹也一陽之動生意萌焉三陽之泰萬殊通焉發越華秀無非善也李明之園閑花野草映帶籬落蒼松翠竹董叢庭樹發越華秀與我為一則吾園之所植皆吾之天趣也

否則園自園耳吾何樂焉和風甘雨草木之所樂也仁義禮智吾心之和風甘雨也瀟洒花木之間徜徉風月之地其樂何如無點之趣則春風沂水春風沂水耳非點也無回之趣則簞食瓢飲簞食瓢飲耳非回也李明之樂寧園哉李明之園東平之善也見其相忘于花竹而已

余叔達寄傲齋記

高牙大纛桓圭衮冕可以傲世乎君子曰不可世之高牙大纛桓圭衮冕者乏乎粉黛列屋珍羞方丈可以傲世乎君子曰不可世之粉黛列屋珍羞方丈者

少乎然則君子傲睨一世果孰寄乎其秋菊之英不殫而殫我菊之落英乎木蘭之露不吸而飲木蘭之墜露乎古之人有如此者其陶淵明乎五柳之宅蕭然環堵門雖設而草萊不剪琴雖具而徽弦不理雖有南窓徙倚終日此時此意天地一粟其渺乎日月一漚其浮乎宇宙吾室廬今古吾朝夕高立萬物之表以聽歲月之推移世之所榮者其塵舟飄風乎世之所侈者其野馬塵埃乎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撫黃鵠而抑麒麟乎佩幽蘭而裳芰荷乎岸幘南佇清風時來悠然見山其物之為我而我之為物乎怡陶

陶無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高牙大纛桓圭衮冕者莫吾屈粉黛列屋珍羞方丈者莫吾致非晉楚之富且貴乎不然翠臺丹閣輪奐輦輝淵明容膝之地其不霄壤遠絕乎雙溪余叔達襟韻疎雅其有湖海豪氣乎洒掃尋丈之地結茅為齋渠流紅泚梅竹蕭爽觴咏其間自娛自足不與流俗伍其淵明之風乎紫雲李公為大書其扁曰寄傲屬予為記可不諄復淵明之所以傲者俾婦刻乎

毛同可淡軒記

幽谷之陰有涼溪焉源深而流清友人毛同可結廬

溪上放懷高蹈自狎淡軒林檎環邃簷宇虛曠可游
可憇東有蘭蕙晴日汎香風冷露清池荷褪玉西有
荒園寒菊白花霜天浪空梅影浮月同可四時之暇
逍遙幅巾屏絕紛華展舒洲明文集以適性情種秫
而酒味薄而香馥景而詩宛詞簡而意深一觴一咏
泊如也居今之世風味猶古可謂清也已吾嘗觀古
之人視簞瓢為高鍾鼎為輕山林為素定軒冕為僥
來窮而不過處之也安時至顯榮不以為泰後人侈
鍾鼎而薄簞瓢華軒冕而厭山林患得患失於心膠
膠焉芳酸翠綠不能讓名棧于度外是天之戮民也
今同可獨以功名富貴付之浮雲是非榮辱付之流
水而四時惟詩酒是娛興風月鷗鷺蘭荷梅菊迭為
賓主環堵蕭然甘于冷落苟不能淡然無欲斯焉取
哉他日訪同可坐淡軒焚清遠香烹安樂茶賓主相
忘交情如水仰頽名揭相視而笑曰說之梅璫瑜之
醇醪如何同可曰君子之道時焉而已予默然曰同
可之心乎心也于是乎記

余子帶經堂記

帶經而鉏者古人篤于好學而資不足以備也讀而
不種則餒種而不讀與不種等古人不客支廢焉耕

吳余子志遠家足而好學諸子百家無不業而所佩
者經食不俟于躬耕衣不俟於躬桑汗簡韋編可以
坐閱而精舍之堂扁以帶經夫倪子挾策于錢鏐之
間貧故也余子有負郭田二頃備有硯隸三年不窺
園身手董子無不可而必倪子焉學余子豈從事于
倪子之事哉特陶子之不徹琴耳余子得帶經之趣
紛華焉莫改吾道之樂膏粱焉莫奪吾道之味芟莠
利慾勿使滋蔓培養性根者可損匪意之存而欲強
誦農圃以矯俗是殆許行之學豈吾余子之高雖然
市郭之習意夸以墻宇侈以絲竹炫以金珠組綰而
余子所嗜唯六經聖人之經桑麻穀粟也人莫不飲
食而余子獨能知味與

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五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幸元龍震父手著

洪城後裔 鳴鶴編釋

逢明校正

寺院記類

奉新院縣延恩寺記 寧宗嘉定元年著

形勝之地有金盃相有玉盃相金盃裂可以復新玉盃裂猶不可復若新吳之延恩寺其金盃相乎寺頓縣治之東養寺之田散于三鄉未經靖康兵火殿樓台藏金碧煥耀法城有田田入歲七百斛奇新興有

田：歲八百斛奇奉新有田：入歲三百斛奇雲水棲止魚鼓叩鐘震風凌雨九為次為信為舍與在家等由紹興來棟宇燬于寇土田奪于勢僅存顯德所建大覺金仙殿韓忠獻王像碑嘉泰辛酉余于資福寺僧紹祖以廬山東林知事道新吳經是寺閱其叢瓦礫荒草萊慨然有興復之心時攝邑楊君正一見知其正固委之主寺居無何勅法堂法堂成敕鐘閣鐘閣敕靈藏靈藏成敕以兩廡冠以三門祀山張王祀雲會僧行寮庖漏器用各以次就三鄉之田久假弗歸紹祖出其資與有勢者角有司明諸我直而歸

之開禧甲子始修葺事寺日以賸度僧九五十指一區鼎新視靖康之先有光矣寺基于唐倣名羅漢治平四年改賜今額興而終廢不終于廢不謂之金盃相可乎寺有可興之相紹祖有能興之才而其信道之篤用心之剛則執吾之轡焉尼吾車使吾儒而皆紹祖之心則學問而間與洙泗行道而併懽海宇不可乎昔余倅鄧檄紹祖住大陽紹祖憚遠弗至余歸屬余以延恩寺記故併及之

奉新寶雲寺上善堂記 理宗紹定壬辰年著

五通之神載屈原九歌矣釋氏崇之以護佛教寶雲寺在奉新縣郭之內切觀觀音一寮頓寺之裏寮之理有上善堂紹定五年僧宗道所創專以奉五通晨薰夕燭虔不敢懈神兄弟二人長曰雲霄五郎次曰山魃五郎其父曰東皇君第行皆五故後世訛而為五人雲霄五郎在九歌為雲中君魃五郎在九歌為山鬼東皇君在九歌為東皇太乙魃獨足鬼也木石之怪謂之夔章昭注云夔一足鬼也今越人謂之獨足繅又謂之山繅魃繅聲相似而常昭吳人所傳當不誣也按澧陽誌五通之神出屈原九歌巫祝呼其父為太乙其子曰雲霄五郎魃五郎則流源

可考美佛之五教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孔子以爲西方之聖人又何假五通之護焉世道愈薄不言則不信不化則不行佛以慈悲不假五通之威則人必玩化歟易曰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此釋氏之巧也茲上善堂之所以不容不創也

高安靈山寺記 寧宗嘉泰乙丑年仲月著

高安郡治之南三十里有釣山焉其麓有寺曰靈山距西澗先生劉公凝之故宅十里許唐建山上人剪之草萊駐錫以宅宗風故寺舊名建山宋治平間賜今額昔西澗未徙康廬杖履來游愛其川阜環拱林

木陰翳枕寺傍半里築堂讀書以時其游予嘗讀蘇東坡哀凝之詞張宛丘冰玉記慨慕其高情峻節以嘉泰四年冬十月道釣山之陰挹遺風遥韻于松蘿繚渺間因頓轡靈山釋子師誠報山徑深窈殿堂門廡金碧霄漢花竹桂映帶籬落可憩可玩而書堂故址頽廢樵牧縱橫蕭艾華只杜蘅瘁只予喟然觸物以感時師誠微考飛雲閣與予落之釣山前峙望疊嶂湧浪雲吐氣內愈感師誠意余志在青山白雪于曰架層樓而金懸奏焉辱使華文愈公爲摘杜工部游龍門寺詩篇曰深省已獨閑與法堂之東

有廢朱名辱在執事敢請余懷此地西澗故里閣取六一翁贈凝之廬山高語書曰嵐翠閣下有軒下有巨竹千挺取東坡送道原歸觀詩書曰古君子廳取山谷拜凝之之像詩書曰清淨軒將以存古諒慰我心嗟夫昔李公擇讀書五老峰之白石菴菴以山房名天下實憑焉今闕高安竟寺尼教百獨靈山寓西澗遺蹟揭而新之久且弗朽有玉在山草木受潤惜也其父子之祠像未立焉明年仲夏師誠如桂岩屬余記余憫其書堂故址荒蕪而幸其遺蹟在寺不可泯沒記是以弗果辭師誠新塘人游氏子也展

力興廢倍其田畝豐其入焉寺宇之圯壞者輪與鼎新周匝時裁能費皆已力不緣于人第寺上人啟山林衣鉢爲丞至于道琳始孤紹興中告老于郡太平興國寺僧清微因之有子雲超因之子祖紹因之而後子師誠因之規模弘于紹而誠之功又倍也誠欲不沒其實故摭書以示方來

白雲山超果寺記 寧宗嘉定辛未季秋月著

按白雲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山下有超果寺柘州孫伯溫有記謂之小麻姑後寺廢于紹興兵火至嘉定間邦國公捐浮樓庄而立超

果寺焉遂名為浮樓院東西有澗有瀑布泉

高安郡治之北抵新吳縣界有白雲山巍然霄漢其麓有寺曰超果水石之勝環萃東一溪自富坪注為珊瑚泉西一溪自章山注為水花谷而溪合流于龍爪泉之上寺枕于兩溪之間始興于唐僧惠海英宗皇帝改賜今額藥于紹興兵火山雲不吐歲多不秋九六十七載厯開禧丙寅天灾流行通諸祠莫雨先府君率鄉民禱其所谷風驟興甘霖遂應其夕夢一僧龐眉豐頤來謁詢其果徐曰予超果寺開山野人也寺廢久矣待君而興先府君驚悟一二年間為是

夢者再來乃許之好事者一青袍烏帽拜庭下曰吾白雲山之神以公長者來拜先府君感悟屬意起廢力未及嘉定戊辰冬疾革遺命諸子庚午孟春既終先府君襄事即與諸弟遵舉治命鳩工度材鼎新法堂翼以行廊佛殿表端兩祀時植華以像報表以門墻井康庖溫以次具舉落以冬十有一月明年季春朔奉郡邑之檄聖百文監之寺名僧宗壽開山住持以寺側股田百畝命寺僧歲會所入為祝聖香火之供以其餘奉先君祠宗壽福之長樂人受業于高安之延慶寺入超果振嚴惠海規模魚鐘鼓響動山

谷仲秋首建後堂聲以東西二閣蒔杉植松山川改觀其興未已也姑記其概以詒不朽

超果寺水石記 寧宗嘉定四年春著

高安之地水石絕勝高于林藪未遇發揮嘉定辛未春因修超果寺疏易數處廬阜有漸色一日杖策由阜上涉田及澗厯于崇元觀泚渠遡流至于石津羣石橫列澗水流石間崩斲厥水清泚厥徑屈曲樵牧往來馬牛病涉崇山扶澗入于原矩石壁巋然山齋高敞廣半可磨可鑄至于銀浪灘石皆黑王峻岩疎恠錯峙在澗猶珠猶璽泉躍石罅水咀若吼若吟音

遡澗涉隄至于擲玉石兩石峻平巨鎖澗流泉潰而傾洶湧淙淙淨優于漱玉遡石攀援至于雪峽規石因立石高可二丈一石方廣踰澗闊小石上倚一巨石石下玲瓏日光照水平流湧出峽巔萬斛傾瀉峽之兩傍類匠斲撞擊飛洒優于玉澗建瓴流趨下流滾湍滙涸異物潛宅峽畔羅石參差或壁或級草木迸石縫峽上澗環一石洲石皆青白色間見英石靈草仙花蒙密拱雪夾山房隔岸石峯枕澗崔嵬烟霏藤蘿覆峽終樵斧晚懸絕峯下偃岩磬折可避風雨遡峽過小橋橋柱于大石砥石澄渚山鳥愁浴涉衣

穿山達于小村野桃自花岫嶂澗谷田家炊烟間起
過清淺小渠至千蒼玉澗山徑曳澗上峻嶺石麓疊
湊曲折湫隘僅容水流崖麓陰峭倪闕澗底百尺浮
西山洪井下平原路石涉慈雲涵潔清紺寒泉冷泠
鳴琴徑一峻山羊角旋陟至石牛關山石自門門
下山腰兩源挾一山如困過石山嘴叢石森擁高峯
草木暢茂龍菴菴菴至龍爪泉淦流石上水分四
道遡龍爪而下石砌度水橋至于白雲山厥田惟腴
厥木惟條厥產惟薑蜀蕨蹲鴟雜錯青山後距而澗
合流至于起果寺晨鐘暮鼓雄據山麓面峙一峯狀

類僧跪門揖小圓阜遡原而西至于鵝鴟_{音梯}黑石
百級水涼梯眼黑白間錯玉茗遠揚侯疆鱗布梯杪
懸崖玉龍怒奔登涉既峻至于柳絲泉雪裏萬絲舞
風高下至于冰花谷瀑布尋丈瀉于石砌冰森沸騰
噴于石匣石首當澗泉攬于石翼佈髯戟巨石突澗
上古木槎枿野桂幽芳蒲釵疎翠石下隱羅漢岩瀑
泉環繞像瑤池瓊室沿崖至于獲玉匣泉曳馬尾下
涵丹井返遡東澗至于珊瑚泉飛流跌石躍珠擎花
水晶璀璨岩下石類太湖綠山尋幽巨石粉白狀肖
鱗筍至于五行石金木水火土隱見至于水樂洞異

石崖飛練千尺源深益遠佳處未竟委寺僧啟闕
余少耽泉石放浪蕭散欲先溯海逸豪今逾四十始
欲休官與同樂遊姑記所見北望羅武峯雪泉萬折
東距吳田澗瀑布千仞茲不與載余幸未老他日當
歷覽以賦

惠燈寺雪版記

惠燈涉門靖牧既傳衣鉢葺理院事規法整嚴舊有
雪版破缺不鳴戴命冶工新之未屬予記因為之說
曰是器也寂乎其靜扣之則應自體以致用即吾道
之感焉遂通者也使什氏之學能即是器之用而得
是器之理則猶天不言春生而雷海不驚風生而淵
其與吾聖人之道果有間乎

新昌縣寶蓋院輪藏記

新昌瑞之支邑天寶新昌之屬鄉鄉有寶蓋寺有飛
輪法藏主是僧惟所創也夫冥昭瞢暗惡乎極之憑
翼惟像惡乎識之圓則九重誰其營度之西方之人
有聖者焉吾夫子謂其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乎
民無能名焉則西方之法聞于諸夏尚矣西方之人
所覺者圓故創輪以像天幹維之所繫八柱之所當
隅限之數十二辰之分日月列星之轍皆格于一輪

周天赤道凡一百七萬四千里一晝一夜遶周一匝而什氏之輪頃刻數百其法抑起乎造化耶出于錫谷次于大蒙週而復始與一輪同惟一報時之輪使有目共覩知天依乎地之形地附乎天之氣一往一來一晦一明旋轉乎無窮而深得乎幽明之說不淪于六極不迷于七情則輪之有功于人大矣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如天之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蕩乎其難名如吾夫子所謂西方之聖則陰生于垢而渭于大陽消于剝而生于復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如圓之循亦釋氏之輪也明明暗暗惟時何為陰陽

三合何本何化德宇泰定天光發生自然圓覺

古筠洪城章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六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章元龍

手著

洪城後裔鳴鶴

編釋

逢明

校正

宮觀記類

高安冲道黃真人新殿記

寧宗慶元戊午年著

委世紛而樂清淡捐利欲而遁山林自漢梅子真而下鮮若人矣彼以幻術相欺者君子不道焉高安黃君紫庭者晉人也父諱輔字萬石舉廣官至御史大夫惠懷以來王政不綱君子見幾親微飄然遠翔紫

庭仕尚書雅意好佛歸西山後許旌陽為赤松遊故宅在高安郡治東十五里至唐為祈仙觀我真宗皇帝改賜大中祥符額靖康之先宮殿聲飛廡廊弘遠金碧昭耀與逍遙福地爭雄厄于兵火所存無幾草創之初僅于三清殿基棟宇以祀紫庭香火逮羽士閔持盈董觀事甫即紫庭舊址作新殿凡靡錢一百五十萬始經于慶元丁巳落成于明年移紫庭像寓焉以初殿奉三清設古迹也予嘗觀紫庭同時侈鐘鼎之貴態炫貂蟬之榮顯于當時者不知幾人然百世而下使人起敬起畏翕然歸重延屬紫庭何耶紫

庭仙風道骨浮于世表惟尊行誼而不尊勢利焉耳
後世士大夫忘遠識膠溺勢利迷復終身聞紫庭之
風得無愧乎紫庭名仁覽政和二年封冲道真人予
夙慕尚焉因為紀其大槩俾刻石以垂不朽至若舉
室仙去遠宦暮歸與夫化龍有杖煉丹有井則發崇
義之碑刻尚在予故畧之

南昌後城臺觀表道士愛山亭記

開禧元年
李春著

南昌表氏子名濬父自幼入後城臺觀戴黃冠為老
子徒而酷嗜儒書天性鍾孝既去親庭猶供子職淳
熙壬寅其父死卜兆名以愛山慶元丙辰叔小亭其
所為致亭之地南鑿以沿西築以固時往洒掃悲思
無已識者賢之開禧改元李春走二百里來屬余記
予觀老子之徒其學以絕俗為高濬父獨尊尊名教
是可不謂賢乎人欲橫流天理存焉苟克是心則張
橫渠之晚悟誰得而尼焉

白雲山崇元觀記

開禧元年仲冬著

按崇元館在縣治西北六十里白鶴山去觀
北五里世傳東晉時仙姑丁秀英白日乘鶴
飛昇下有白鶴觀宋天聖間觀額易今名至
宋禮部章公邦國以此款隘延指鳳尾庄而

改遷焉

高安古建城也去治所而舍而適為調露香之洪城
里有崇元觀觀故名崇玄不知何始叙意彼與午
之茂崇尚虛無之所建厥所由來舊矣遶五代而至
李唐天聖之間詔錫天下寺觀額易今名蓋自張惠
感召為國師後始也觀故居劍池丹井之間世傳為
丁真君女秀英煉丹之處今其水尚清冷可掬飲之
有餘味焉疑所傳當不妄矣然其地湫隘而且囂塵
不足為方術之所乃秀英前此而飛冲惠感能此而
養真遂令艷異者誇詡此地以為奇勝則有故殆有
說焉竊意晉唐之世里無大姓而此地為重閭之鄉
以故虛無者流得託是而適所願亦聞而今居地之
集者若鱗次而衢路之衝突者如梭擲彼清淨無為
之徒臨之以眾紛沓至之郊而處之以寧肘環堵之
室宜其居之弗寧而方術之不足以顯也蓋自徽廟
所幸王仔昔一嘗往持至是居無何而去後竟不聞
有羽衣名世者矣毋亦其居之使然哉家君深為念
之則以謀諸子以其別墅之鳳尾庄者捐而施之其
地爽塏既與故居殊絕而其廣袤又不啻十倍之宅
址既傍林麓而又頗遠眾囂曰是真足為遺世者居

哉于是乃消吉辰乃庀工徒為之拾故而即新焉前為正殿以奉三清後暨法堂以處眾神蓋材惟其舊而差為之易其朽腐期易就也然道何以居則翼而廊眾何以舒則重而堂率皆無而今有者重建也爰始于嘉泰四年八月日閱明年冬落成經費九數千緡其出諸家君之帑儲者強半而羽徒之所得于里閭齊民者亦幾半余家君之經營是者亦既勞且費矣已乃返其故址而俾蔬圃之復施其林麓而令樵採之又出其督亢之田百畝而令耕稼之若曰是惟非但無贖神乏祀之虞即脫有秀英惠感其人

者出亦不若于無事而待其自來道全真之韻矣晚竣事老氏命予執穎而記之以詒來許予作而言曰佛老之學名教不齒為其滅人倫而反經常也吾儕業登聖壻思維世風不蒙屏斥幸矣而又曲為之所無乃過哉頽惟家君是舉無亦惟是維風一念以謂其教雖異而其化民為善與其自全厥天者或亦于世道有少裨焉况復皇宋聖主時好攸劇其于豁落七元之法尤所競慕焉者茲今生今而欲復古謂時尚何吾即無慕乎此吾以遵時云爾而又昌喙焉于是眾乃唯唯開禧元年乙丑十一月日記

高安荷山棲霞觀記 開禧丁卯秋著

按荷山在府城南三十里山中有池多紅蓮豫章紀載仙子王子喬駕白象來遊此象化為石今山巔有丁王二仙壇壇下有棲霞觀

英宗皇帝治平四年詔錫天下寺觀額以高安之荷山觀為棲霞觀國有大祈禱守令躬臨按九域志山多紅蓮故以荷名舊存元祐庚午斷碑載丁令威王子喬漢晉間駕紫鹿白象栖遊絕頂晉人想慕高風追顏棟宇遺壇之下唐明皇帝常詔華林孫智藏祀焉余開禧三年秋訪劉道原故址于釣山之陰道荷

山揖衣穿扉幽尋水石嶺有藏琴湖有落星陶聖道徑老松修竹數陰疎窳靈草仙花香滿澗谷峯崿縹緲天地一壺羽士胡以觀扶携沿岸羊角萬仞輕風漾日微雲浪天步武霄漢之上拖兩仙故躅東望洪崖西望寶陽閣早南望華林北眺千岩萬壑下摺眾陂獨蓮井湮蕪碁石欲裂編馬惆悵嗟乎晉楚山川遼絕萬里而兩君去來雲凝風休陵谷海桑跡迹不磨皆神仙事也至于鶴立華表而不忘其親飛鳧紫宸而不忘其君則機械足而天理常流方技窮而名教不墮其視潔身亂大倫而專與草木鳥獸同羣者

又遠矣一有取焉于是乎記

新吳昭德觀道藏記 嘉定戊寅年著

按昭德觀今在奉新縣治西門內

新吳縣之閩闕有西晉劉真人道誠煉丹所永嘉二年丹成天隱梁大同元年其地為開業觀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元賜今額及建炎紹興癸丑亂華香火不續逮冲貞大師熊元澤來主觀事支傾庇漏觀宇復整乃圖建道藏鳩工弟竟子唐若冲承之而後子陳端一承之嘉定十有一年藏雄偉鞏架寶輪飛動鏤華飾金晃于他所囑記于余夫日昃而晝月昃而

夕天地之輪也春徂而暑秋徂而寒四時之輪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死生之輪也斗北而虛北南而盈萬物之輪也大道寓于一輪士民觀聽醒然覺知二氣周流洪鈞不息一元運轉其機不停推去諸惡挽迴萬善尸居而龍見淵嘿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超出乎醒生夢死而融天地四時萬物為一神與無方易與無體則輪乎輪乎枯木云乎哉一靜一動互為其根陽變陰合而金木水火土生焉生、不窮循環無始則太極之妙同此一機闕也同此一樞軸也世界可藏于一粟山川可煮于一銖是藏之立乾不可以

旋乎坤不可以轉乎形而下者器也形而上者道也藏也者其形而下者乎端一赤城人也纂丹霞傲司馬子微之遺風形而上者其朝微焉以須真覺

邵武軍雲錦山真武祠記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著

按雲錦山在湖廣襄陽府均州去城五十里鎮天真武重應佑聖福德真君趙姓之始祖也春秋時晉景公辟虐于趙括而有披髮及地之夢趙君異代正北代也今之塑繪真武像者必披髮而稱北方真武則屬景公所夢昭矣故真武之威烈在本朝之先不見于史傳而于本朝始顯赫者是耳孫鎮天下

則鼻祖鎮天也天子秉威福之權而日月之明不及覆盆之下世人不能隱匿熒淑真武司威福于天隱微不遺所謂假以溢我之後嗣耳真君發跡于均州之武當山顯靈于昭武之雲錦山雲錦去城五十里高五之一其方如屏雲霧常覆其巔山之腰有泉曰龍井清冷甘寒雨暘祈禱輒應道峯聳於後鶴山翔于前左曰仙羊岩右曰仙鶴岫萬碧拱立環視四十里古老述傳為真君靈境嘉定辛巳疫癘大作士民禱應如響相率以創寺宇今光化簽判趙君汝訓嘗董其僕自壬午而甲申像貌殿宇門廡各以敘就實

慶元年春正月命開山道士克素秦林元俊不遠數
十里入武當迎致香火守帥李公與檄以歸由是昭
武人愈孝愈敬趙君既官于鄮余偶倅鄞寶鄰也以
書來屬余記余惟景公之夢搏膺而踊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景公懼又壞戶焉則真君之勇猛在春已如
此其為武當之神何疑道家者流莫之考據誤其說
說以誣世謂真武淨樂國王之子母曰善勝皇后夢
吞日光而生于閭皇年間閭皇延隋文帝之年誅也
淨樂國予不知隋時有無縱若有焉邇方絕俗域其
配未必有皇后之稱又真武寶錄以黃帝紫雲五十
七年飛昇夫紀年有號自漢武始黃帝安得有紫雲
之稱日者京漕蓋公大卿命予作襄陽寶林觀記業
已辨之詳悉聞漢遼遼真武由來或未之知輒重述
其所以然俾刻之石趙君天族也真君耳孫之支也
宜其孝敬之篤焉

襄陽寶林觀記

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七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幸元龍震父

洪城後裔鳴鶴 編釋

逢明 校正

序類

塗元直明倫集序

皇極一建彛倫攸叙機如此也聖上更化斯章大中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道自一身而朝廷而百官自
百官而萬民莫不尊親而歸乎厚高安元直遠
民也窮處山林感聖化著明倫一書以承休德書允
十卷上邇聖賢志其言行以為身法行之一身而一
家化之行之一家而一鄉化之趙公寺丞觀風江右
得其書而刊之上之于朝請頒下郡國以風勵天下
倚與休哉隱德君子著書以致于郡而皇華使臣抗
疏以聞于國四方風動惟德之休矣愚小民之不親
于下哉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心志同君子可
以占國矣自有天地以來即有此道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
措則孝者百行之根本也予嘗欲以孝經為經以禮
記語孟為傳以聖賢之往行為事膠膠未遑為塗君

先我着鞭矣自古行修而德澤不加于民窮居著書而百世砥澁不傳者不知其幾今明倫之書得部使者之疏而朝廷知之天下諭之月而天而明鵬乘風而高予與塗君桑梓相依其子仁方孝稱于宗族弟稱鄉黨有文有學嘉定辛未舉進士第班彪之史固實成之明倫之書若以孟氏之五教為綱而集聖賢之言行為紀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予於塗氏父子有厚望焉于是乎序

古筠洪城章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八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章元龍

洪城後裔鳴鶴 編釋

達明 校正

賦類

梅花賦

瑤臺三十有六宮：之西北有玉宸焉玉宸之西有虛白之室銀河環繞王繩隱映庭有水晶奇花萬株花之神曰雪國真人冰緒縞衣豐腴清艷炮耀心目微風乍生婉笑嬌舞踏紅綠之茵立青褐之竿精彩動盪月姊羞縮如逐墜天流行草木英靈發揮鍾為臘花風韻高潔自成一派淡月黃昏的皪踈雅輕咽浮霽孤絕瀟灑標格並姑射之皎潔峻態度羅浮之艷冶巽二起而噴霧天一凍而吐瓊剪冰之仙不足以其巧剪彩之不足以誇其精青女飛霜滕六鏤雲萬林凋悴寒稍獨春夷之清也倒影孤厓浮香幽澗瑤骨卧雪粉面臨風惠之和也紅綻兩肥烏絞烟威味調金鼎功劑玉堂尹之任也廣平賦之而柔其鉄石心腸和靖賦之而醉其暗香疎影水曹參軍間澗而不能忘清夷老子模寫而不能盡姚魏黃紫

而嬪御桃李朱粉而銜官玉皇一盼為之三嘆命蒼
髯大夫虛心處士結交金蘭三友凌冬墜戶翠碧拒
陰敷陽睥睨兮冰之容雪之色

濱谷居士曰此篇艷麗富瞻議論英發徹首徹尾
一梅不露隱躍如玉女散花于天際冰人捧

釵于水心

箋松垣梅花賦

梅花所都梅福主之蕭台山人性梅之寒標梅之潔
莫逆也夜夢一翁唐其衣冠誦賦梅間於為絕唱因
訊梅為誰福曰是所謂鉄石心腸廣平君也俄一客

來孤標高談難公云公之賦工矣蘇味道稱之皮日
休威之果能動開元天子之聽乎沉香亭之芍藥始
媚之睡未足之海棠頃復之春帶雨之梨花終迷之
何梅為問和羹事賦已墮空言公賦在唐且有傳于
唐集予賦在宋方有傳于宋時世不以得予賦為幸
耶非好誇非爭名聊為公什百世恨耳公不憚梅解
云今公梅賦固幸而永傳梅以見公賦為快幸而少
府君之賦傳焉其賦信奇也黑黃時候一白自芳色
也比夷之清雪後冰遺萬境一薰香也比惠之
和黃裳美中歸功調鼎味也比尹之任說甚大可

補公之亡公乃憚又訊客為誰曰是松垣蕭震甫也
覺霜月下筆之明日季洪之子書來告先君賦梅刻
無對子為箋之將并刻焉此先著幸澤中志也噫乍
夢松垣之靈與箋夢寄梅兄季洪倚梅當共一笑告
元至順三年夏四月蕭山則書

古筠洪城章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九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章元龍震父手著

洪城後裔鳴鶴 編釋

逢明 校正

行狀類

宋故桂東丞權湖南運屬塗仁方行狀

君姓塗氏諱應楠字仁方筠州高安之桂義鄉人生于淳熙戊戌五齡即穎異材奇偉過人十有五郡庠試入芹宮賦形寫詩憶意曲盡校官嚴陵鄭君燁見之一唱三歎擢置魁選弱冠蜚聲都人士間出諸先

生之右嘉定丁卯姓名上天府明年省闈黽列厄於替服辛未用康天對登進士第調臨簿之官未幾大府寺丞趙君汝說以江西庚節靈境風禾動搖山岳官屬聳側擊聽曲蒙唯恐禍誦仁方往謁三揖而退趙公喜時旱蝗赤千里仁方條賑濟法有紀趙公益喜委之施行仁方惟民之誅故是踐畫其疆界計其戶口別貧富而授之券勸懲不避豪貴老奸宿黠不能欺民被實惠趙公愈喜民訟無大小能命予奪其決事如析薪剖理如破竹據經授法劉者悅服由是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趙公揭示一道為樣薦

其政績于朝秩滿闋陞從事郎再調閬縣丞待次趙公改憲節建臺于賴橫仁方入幕府因合辟彬州桂東丞趣使之任仁方至即田舍廩愛民以仁事上以誠清白自處始終不渝趙公謂可大受而不可小用允鉅葦培蘭剪奸剔蠹賞其功刑當其罪仁方之以裨益為多行且奏績將通籍金闕大展驥足而辛巳六月九日遽以微疾跌坐而逝趙公聞訃駭悼久之親臨其喪哭之哀慟厚慰其親撫其柩賙其家不以死生睽嗚呼人才難得有又不遇、又不遂如仁方者天也余與仁方同鄉里少相好長相友長善救失樂賢嫉不肖大率相類而仁方和緩厚重天性至孝真有溫衣清枕之風則予寔愧焉仁方之父近正博學老儒鄉曲所推壬申天子有事于南郊以承仁方蒙恩封承務郎嘗編明倫一集趙公以其有補風教特疏薦之于朝當上一覽遂令刊行於世予官遊襄漢與今信陽郡守邵君此論今代人物每嘆趙公高明英偉真古之霹靂乎而乃信用和緩重厚之仁方其政事之超越流輩宜也邵君識趙公之哀惻予識仁方之素行故嘉稱而樂道之予歸自漢東築池築園蒔花種竹以待他日之匪休要仁方同此志步

洛社後塵孰意居無何而仁方計至矣奔走江干以
拊其柩見其垂白之親嗚咽不能言久之囑余曰知
吾子者仕宦莫如趙公鄉里莫如公願狀其行余與
仁方父子交遊久且厚惡敢緋仁方母早卒事繼母
立氏無間言娶余氏生子二人仁方卒後一日生一
女以其年月日時葬于陸買府今南靖安縣義口鄉
之餘源云

墓銘類

宋復州錄參奉議陳公墓誌銘

高安自屯田郎中劉公凝之歿文學風節靡振歷紹

興壬子邑之大田有陳氏正卿出焉抽擢歷代史傳
而應傳學宏儒科仕與上官落第年甫六十寒裳歸
耕逍遙水石十有五年冰玉堂之風其庶幾矣公諱
世昌其先自九江義族徙筠曾王父輩避迹弗資王
父化先贈朝請郎父友直以明經擢進士第終朝散
大夫賞延于公授右迪功郎濠州簿渚別駕屢改柳
州馬平尉風威剪盜聲不踐境邑有大奸交稀阡
陌質勝于郡星幾三終莫決公至郡以誅折以約劑
義不復訟守畀屬刺弗拒亦弗以聞官竟調信州曹
賞循從政即改潯州益陽丞介太令人況氏喪改復

州錄參貌稽簡聽朴秩不施狡猾莫之蒙時微遊佚
郡鞠而僧其一惟貨惟來太守將坐亡辜公呼典獄
代天之牧只吾不可以陰拱力爭守震怒公色不愀
僧乃免董郡藏不府鉗尼府人毫厘之私暨繼守太
博陳公說廉其操履欲以姓名上公尼之曰職不敢
不勉由此幸進非志也陳公嘉嘆而止光宗登極例
循文林郎紹熙壬子告老于朝通直郎致其仕軍甲
寅龍飛進奉議賜緋魚袋自號大田老農築室扁以
餘閒軒曰守拙藏書數千卷以先泰古書既微惟班
氏史家近古嗜用其字爾雅因學習古文而有得介

續陳李陵漢古字韻編集為字千一百餘公所補浮
其數贏五百其正偽舛不與焉今吏部侍郎雷公孝
友為序晚年學益精筆益老寶謨直閣學士吳公猷
跋而信之不輕許可士於公不靳公常作老農傳與
詩其詞簡淡君子以為古公所著文集又數十帙廣
覽多識不伐後啟蒙剖疑後進是式世方奔走利祿
獨于急流勇退真足以激懦律貪高懷清節耀耀一
郡郡太守部使者競類以民事孰何公授以利病多
罷行之身在菰蒲而民受其賜并收物幕公寔有焉
開禧二年春一日碩家人曰今歲在寅吾其死乎乃

自銘其墓云：其與親故旦暮盡懽未幾果得疾藥
茹弗受曰吾死天也冬十一月丙申終于正寢享年
七十有五明年十月其孤大本奉窆安于務農鄉之
荷塘元配楊原成氏繼曹氏王氏皆贈孺人次豐城
唐氏封孺人亦先公卒三女長造潭州承節涂權衡
次造城居崔仁端字表之季造龍興胡高皆進士公
葬有日大本屬余弟從龍來請銘頃余記冲道黃真
人新殿辱公遺書嘉其請而大本又與余弟聯甲子
計儲情好不薄銘是以不果辭銘曰學穎遷彭風矩
廣受劉子前恒公庶于後名與俱存不與骨朽

按世昌誌載該貫群書而應博學宏詞科授復州
錄參仕與上官忤棄職隱耕自號大田老農後預
自撰墓銘云有宋高安兮陳氏正卿老農為號兮
世昌為名內拙以真兮外正以平學頗有得兮文
頗有聲官無頗僻兮家無餘贏心雖慕道兮口不
誦經年甫六十兮致政歸耕七十有五兮終吾幽
齡不延黃髮兮亦不飯僧卜羹荷塘兮預自為銘
正卿出處頗與劉凝之同出一轍我松垣公故以
銘之

古筠洪城章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十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章元龍字震父

洪城後裔鳴鶴 編釋

逢明 校正

詩類

贊龍虎二字七言四句詩二首

十年局促池中住一夕風雲掀玉鱗飛上九天蘇宇
宙舉飄甘雨澤斯民
十載嘯風岩谷間從渠藜藿長青山一朝飛步龍門
去不放狼狐入九關

溜谷居士曰公才兼資文武嘗有北定中原驅逐
胡虜之意是作喻已得志行道猶龍過風雲蘇宇
宙而起蒼赤于枯槁也猶虎出岩谷驅犬羊而保
邊關于無虞也奈冷官漢東十餘年不獲一遇徒
使英雄扼腕抱恨耳

上制置使陳曠七言八句一律

長淮尾大應難掉全蜀支傷未易經欲合山河大世
界須憑湖漢小朝廷一人智慮怕居井四海才能宜
在庭清蕩南陽卷梁汴鄭秦拱手拜威靈

上制奉劉之傑五言八句詩一律

元幕劉朝望遠頭局未終只須駕降卒自可殄殘戎
增減非元氣贏輸捷駿功養養徒坐食深恐飽颶空
時復任鄧州俸上書乞斬權相史彌遠制使陳賅
強懷自出每事欺抑公為之益困迺遂迎朝旨
初奉公以小臣訕上令遠致仕遂棄官歸鄉伏闕
上言八句詩一律

淵明籬下菊花黃採菊見山滋味長陳乞掛冠何待
勤辨明折檻不妨在此歸風節乾坤響所注江山草
木香多謝清朝用寬 流過坎壈滄浪

歸寓舟中題七言四句詩一律

平生事可對人言今日囊無半點錢寄語江神明着
眼好分風力送歸舡

濱谷居士曰是篇與唐子方初文潞公貶之南廣

舟中作同一機括可稱趙宋双壁

游越山即景題五言八句詩一律

上得越山半方盡紫翠環山幽春溜響花落午陰閑
梵刹依松外仙家在竹間小窓借高枕風定鳥綿蠻
按越山在奉新縣治之北四十里上立有越山寺
焉

挽塗運幹五言八句詩一律

椿桂董和氣四時春滿堂坤宮魚變化天府鶚橫翔
荆渚風波地蕭灘劍戟場不如歸去好香氣老蓬方

又思塗君喬梓五言八句詩一律

父子桂椿立兄弟蘭玉森詩書結隆好桑梓借清陰
清履宗資慕承承曾照心月隨星隕去行路亦沾襟
官歸傷元直致政

善俗多賢德明倫有著書幾傾少陵酒屢訪子雲廬
游官渠為錢歸來人已墟鍾靈舊鄉井猶有與型餘

先君與陳化夫塗元直皆一鄉善士稱三長者
不善者以三枯度目之二十年間善者子孫興

榮而不善者替悴矣竇慶丁亥七月前二日陳
化夫來訪因追思古昔感傷時事聊賦長風古
韻一篇以寓懷耳

先君洪城居元直雲石舍化夫家對山鄉稱三長者
鯁朴先君性元直尚寬假淡靜多化夫賢淑相匹亞
善積流慶長月許香榆杜先君多子孫歷塔鼎趾寫
一薦三重科駁方啖蔗元直有家子發策爭先蕭
姓名天府出蘭玉森庭下化夫生麟玉凌雲賦贈吳
游試春官聞龍頭政須誇三君雜野狐未有認為壽
惡人忽相凌矜持腐鼠嚇天理久乃定稔惡天不貸

回首碩三君莫在與瓊華先君二十年寒泉悲沒下
元直亦高塚墓木拱楸櫟化夫獨無恙冰染老跡雅
策杖來相過踉蹌出門含芙蓉朝露鮮木華秋風卸
樽酒道曠昔光陰嘆代謝悽愴我思迸血淚飛洒
塗君亦謝世家已長夜典型惟陳君具與畫情話
人生壽幾何萬事俱土苴汲汲涉危機不如樂清暇

古筠洪城章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之十一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松垣章元龍字震父

洪城後裔鳴鶴 編釋

逢明 校正

事迹類

章清節公斷岳武穆萬俟卨子孫爭田案跡

公居官慷慨有風節時京邑萬俟卨之孫與岳飛家
爭田委問一十三州府縣歲久不能決理宗皇帝御
批金牌勅賜諸侯劍皂纛旗袞龍筆架玳瑁硯委公
裁斷公得勅命案積庭下如山並不閱視即判以大
義云靖康之變此臣子所不忍言東南全半壁之天
者岳武穆之功也中原絕可圖之望者萬俟卨之罪
也武穆乃一代效忠名將秦檜寔萬世賣國賊臣凡
檜所以殺忠臣懷逆謀者皆卨助成其惡雖藉其家
不足以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可謂不揣其本
矣田歸于岳所有一十三處案卷盡畀於大別給公
據與飛之子孫執照仍錄以聞上得奉大喜復出御
賜緋魚袋一象笏一玉帶一金帛百端梅花金盞盞
一副以旌公焉

口鳴子孫語

德可憑勢不可憑志可尚氣不可尚名可貪利不可貪學可向訥不可向

又曰

事親以孝事君以忠奉尊長以敬處鄰里以和待細民以恩接朋友以禮吾死後凡事不須與諸族爭競一意讀書科舉有名此乃大爭氣也不仁者待之以仁無禮者待之以禮則吾在九京亦惟之喜

口囑兄弟語

吾兄弟五人自二親棄世諸孤同心協力掌持門戶乃克有濟吾得耽于泉石安于逸樂而承奉弟還爾卷逝五雁齊飛一逝于地天道無知奪吾愛弟獨日傷情不勝懷思

松垣集十一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舊本題宋幸元龍撰元龍字震父高安人宋史不爲立傳據集中所言嘗舉進士理宗朝任朝奉郎郢州通判以論史彌遠爲陳晔所劾罷歸是集宋志亦不著錄所載凡疏三篇書四篇記事六篇序一篇行狀一篇墓誌銘一篇詩十首前有像贊及傳今已佚後爲事迹一卷載所判岳飛萬俟卨子孫爭田不知何人所記疑卽集中稱濱谷居士者所爲濱谷名鳴鶴卽元龍後裔搜輯遺稿編成此帙者也詩文各繫以評語間有註釋亦頗踈畧元龍事迹無考其題曰幸清節公亦莫詳其得謚之由首篇論國是疏內自引所作與陳晔劉之傑二律而終之曰二詩之意切矣殊非臣子對君之體他文亦多鄙淺而詩謂一篇爲一韻尤古無是例殆出依託其事迹類中載萬俟卨子孫與岳飛家爭田委問一十三州府縣不能決理宗御批金牌勅賜諸侯劍皂纛旗袞龍筆架玳瑁硯委公裁斷又稱判畢奏聞上大喜賜緋魚袋一象笏一玉帶

一金帛百端梅花金臺盞一付是直委巷之語矣
古來有是事乎

贈軒先生四六

賀元正

王選

春王正月肇祿獻歲之儀天子萬年增衍泰元之
業永膺多福穀錫庶民恭惟皇帝陛下道體泰亨
德像震動太歲在酉民益富于酒豫休命用中化
愈張于琴瑟嘉興林之衆茂臻嘒之之祺臣承
惠守藩馳心總闕謹聯駢狀既逢湘水之亟既奉
憲火書頭布楚鄉之農事

賀元正

春王三朝撫五辰于廣積天子萬壽轉一氣于八

荒睿智有臨陰陽交泰恭惟皇帝陛下剛健篤實
徽柔懿恭受命惟七年光已宣于文武班瑞于羣
后和將在于唐虞與物為春體元以長日監來一
障甫至三榮明日達聰但遙想歌樽之酌舉首奮
翼無同陪亮鳥之朝

賀鄭丞相

庭揚大魏材用真儒親授編書而為帝師素孚人
望不出都門而登相位復振家聲樞軸尊嚴朝野
闔澤言念親事位簽書之日嘗效狂夫獻一得之
愚謂今猶五府之協謀有可議者設或為一相而

居內則何以哉得君如此其專報國盡思所稱自
願罄言之太許曲蒙淵量之優容及大冰小見日
以消融斗柄當天而炳煥猶以淺末而料弘深之
見正恐濡忍而無大決之謀乃舒徐容與以俟之
其光明俊俊者多矣此而不賀厥又何濡向也望
之以直而去朝廷汲黯以戇而難禁關今起忠良
于散地聘耆舊于_退陳向也元載以苞苴之富而
肥家林甫以溪壑之慾而典選今貪夫而弗齒
洗舊染以維新向也扶搖貴以勅倫魁何止文昌
之覓舉因時儉以營薦剝殆類洪都之璫官今痛
懲已往之奸中飭方來之禁如鑒王之廢疾半劑
而甦如國手之採危枿一著即活共惟 選包萬
類忠冠三精方其游太學表章諸生之時已有坐
廟堂進退百官之望甘盤舊季何心霖雨之期南
陽故人親際風雲之會由方寸恬淡一介弗取故
定力堅凝萬變莫搖有洗日之功而上不疑有回
天之論而世不駭大尉官職門庭賀客之寂如貴
極人臣山澤懼儒之自若凡端平大政之施設有
慶厯諸老之典型朝絕士人蠻夷率服邊無債帥
淮蔡底平時賢方勳色以相誇不肖相私憂而過

計蓋善始為可喜而謹終為尤艱元祐甫九年事
體轉而為紹聖嘉定未幾裁職者慮其如宣和伏
惟深思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密察中國外夷興衰
之會必隱防察則邪惡不能害正必根本壯則精
神自可折衝惟幾惟凜其難其謹其難其美意常如
正觀初治之年振振舊疆斯濟建武中天之業其
從以拙直最壽知憐自縻選調以固籍書从眾人
之獨後向來猶介不肖依偃月之堂老去頌歌或
可入齊天之百

賀宣參政

中命真儒額參大政公輔問于兩社德因服而益
彰天子必有四隣官惟人而後備制書既布敬頌
交馳恭惟 忠結主知道先民覺泰山為嶽無運
動之迹人蒙潤而不知祥風和氣以長養為心物
有生而自遂與其泰夙夜宵衣之寄不若策旦夕
承弼之功臣哉孰重千鄰哉賢者固識其大者今
海內之事勢若火未然公主上之信臣知風之自
夷情外狡民力中乾即戎七年而無休息之期拓
地千里而無堅凝之 附使能定未保其能應則
所憂將重于所欣贊賴同心同德之臣亟合群策

群力之切收草莽之公議而用之邦國推槐棘之
和氣而達諸閭閻非常之功待非常之人無窮之
基有無窮之聞其崎嶇果菜冒昧掃門山甫舉之
莫助之故妄陳于十慮原憲十負也非病也詎敢
真于一陶

上宣參政

丞弼地處手握量材之尺度孤寒路狹自歸播物
之陶鈞惟大儒為吾鄙所宗故孺子以是心而至
輒陳梗槩上讀尊明竊以周公下白屋之禮東鄭
國敬端衣之風廢凡懷才而抱藝皆無地以託身

攷漢史於元朔地節之間曰儒規則孫弘魏相而
已然仲舒不用而用張湯之酷吏望之不薦而薦
龔德之樂工故西都兩百年非無才能而執政二
三人莫為宗主小不自愛則甘心田畝之客大則
無恥則僂首石頭之門使善類至于失身亦當國
不能無責惟吾本朝之諸老有古王佐之盛心文
穆取人才多矣袋之所蓄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
相歡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司馬出則其後有
行道志或薦能于選調或引類于經筵蓋祖宗
擢台輔于儒科叶心共濟其人皆國家之偉器

同氣相求每三嘆于前芳幸一逢于今日恭惟其
官學列聖履氣逐天和爾雅文章瑞麟掣黃金之
綸倫魁舉望成鳳儀白玉之聲通今博古以為高
尊王庇民而自任始者鑒坡給札之對後來鏤闥
被勅之詞鉅論危言凜凜主張於國是忠肝義膽
昭昭對越于天心旋陟政塗豫教誥諒高著眼力
密時觀變之意深察起脊梁壯頭指危之責重翊
太陽而東出領衆星而北朝寧王寶龜列聖在天
而相佐我家柱石重臣悉力以維持方將啓沃上
心燭熙帝治收召端人正士恢張美化宏綱於小
莛求助之時為車攻復古之計此點點集無官可
酬固俾前朝專美矣頭之參政時經距梗任躋鵠
尾之三公伏念其殖學代耕責又為活頃奉所進
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疎轉喉觸諱甘輸三
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謾游蓮池荷奉漱水
豈無濟沐耶為安婦之容轉奉旨甘遠奪阿婆之
養春秋之定空已平霜露之怙惕猶新杜曲之田
無以給桑麻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于京
輦未擬注于銓曹以缺少負多需次如河清之俟
而家貧累重閤門有歎涸之虞不量力而乞榮敢
希榮于吐哺雖素于左右初無介紹然見之方策

不昧平生倘以氣類而相憐庶乎枯槁之立振裾
材無取將何裨一代之經綸暇骨先收亦足屬四
方之寒暖

上薛樞密

甯家地嚴乎握量材之尺度孤寒路狹自鐙播物
之陶鈞况當龍興虎嘯之初輒動步鳴鑾躍之想
敬陳梗槩上讀尊明竊惟奉兵之權實分宰相薦
賁之責如天聖之晏元獻如元祐之范忠宣維時
二聖之臨朝圖任元樞而共政晏待寒士王博酒
以畫數范儲人才如查艾而理病琦仲淹首蒙汲
引載汝礪俱入薦閣後皆為數世名臣此可見二
公相業每讀國史而竊嘆不謂明時之親逢亦惟
與嬉戲怒罵之文皆入金石自為州縣小官之日
已有經理當世之心不緣介紹以立朝直以精忠
而許國劇裁邦用恥為管晏淺近之功恢拓中原
出于王謝經營之表每當事機之有肯綮虞以談
笑而無留難先朝決意大用之近比如公一人耳
高瞻眼力審時觀變之慮汲汲起春從扶顛持危
之任重幹斗樞而北運扶口較以東升漢無百參

其於時事以何缺宋得一薛肅幾王所之有人方
將啓沃上心緝熙帝學求召端人正士恢張美化
宏綱于小慈求助之時為車收復亡之計此熟既
集何官可酬首揆尚虛神正面槐之位修名不朽
留為汗竹之傳代念若殖學代耕賣之為活頃奉
所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疎轉喉獨諱甘
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謾游蓮池苟奉
菽水豈無膏沐耻為妾婦之容總奉旨甘還奪阿
婆之養春秋之冤宋已畢霜露之林惕猶新杜曲
之田無以給桑麻河汾之廬不足庇風雨乃勉趨

於京輦本擬注于銓曹以缺少員多需次如河清
之後而家貧累重園門有轍涸之虞不量力而乞
漿教希榮于吐哺謀之心口而有禱願以氣類而
相憐倘留英袋之名當露弄囊之額自知甚密將
何裨一代之經綸借勵其餘亦足勉四方之寒畯

賀鄭樞密

擢用偏宗象持樞筦地巖紫額被三字之恩榮春
近鳳池跨十年而身到廷紳欣慕公哀增華切以
省察之司安危所寄長貳維分于四等綱維同主
於五符或累年濡滯而竟不遷或之任刺煩而後

得拜未看春入北扉之立冬陞西府之崇雖執政
猶吾之股肱廟謨均預然惟卿為朕之心腹聖語
猶新恭惟 氣質得于天成出處閑于世運溫
純尔雅追還姚姒之文章重厚端凝不作漢唐之
人物先皇帝用之而未盡新天子學焉而後臣龍
耶策勲光洗咸池之日蟠坳紀事察依舊案之雲
翠惟犯風雲以談經音理凜冰霜而封勅方知制
詔之有屬非老文學其誰為乃以一條冰之銜付
之五色雲之手方當多事屢驚夜警之鈴繼非从
下時風看日移于磚影發德香若時雨起詔草如

飛泉作宋一經同氣三代久簡知子冕龍罪於
樞機得君如此其專報國將何以稱在昔君子任
至重則愈憂五人奉朝道不行而為耻翔園回於
初政尤倚伏于近臣聖德方新如美玉之未琢事
機多壅如積水之不流何嘗罪言人不敢言居多
避事誰肯任事間有解政面是之而背違豈無人
正人心忌之而貌敬化嘉橘之種而或枳歟祥鸞
之翼以為鸛此于元氣之有傷所以外邪之交作
一勝如腰一指如股難與屈伸五大在邊五細在
庭策權輕重非既每事之示弱彼亦謂我之無人

惟公憂國之忠實佐本兵之地昔中書未有冠忠
愍若得為舞今吾國已相司焉公豈容生事必欲
正本家惠尚同右不悅周之留而何害為周房能
用杜之斷而未嘗忌杜相辦如手相與如脫和氣
不傷見惡必過見善必揚至公無私一正若而國
定四維張而令行計誤違命于一堂精神折衝于
千里機會最易以蹉跌為時最畏于因循今猶曰
五府之合謀有可議者設或為一相之慶四則何
以哉其四出師門喜操心旅阻賀夢符于挺密更
期名在于汗青鄭公勤仁義之行願言如意王褒
慶聖賢之遇因頌獻規蓋出于忠遂忘其惜

上鄭僉書

掃就杜門三復白圭而省咎問鈞無路載瞻紫府
以陳情依憑知己之私開寫由中之懇伏念某少
粗有志壯不如人身窮義誤于儒冠才短僅知于
僧髮著沒事之衫于湘水空懷聖德索儒林之米
于京城頓驚日近皇、抹通則、無奇自役制閭
之為傳未免入宮而見如所尊龍門在望竊板叨
名九州四海之同年獨思無聊一頌六歲之奏葉
最得賞音亦嘗立危疑之衝乃陰賜調護之力託

身有所滿意無虞當臨軒策士之初偶備敷校文
之末明天子在上因為下之宜忠卿大夫出言海
悅人之讚已獨執草茅之見或相矛盾其間喜黃
之乾應邵之說收迪之誤點遠之鑿大事從長不
能安其規矩準絕他人有心願而納諸罟獲陷阱
指韓愈以為微目朱泚以為狂乃入風聞速速沙
汰一賢見如初非象口之錄金壽福橫生正坐匹
夫之懷壁下失升斗之祿上負廟堂之知滿船載
月以空鑪敬在仰天而太息維舍沙之感見射或
有招之然近器之鼠且投嘻其甚矣天寒日暮雪

虐風饕平生故人誰念其露執政大臣獨惜其去
親淚淋漓之妙墨極言冤枉之由情聲同相應氣
同相求升沈何聞建親所舉罷觀所主遠大青期
自斯恩紀以來不覺先陰之慶安貧食藁列咎吹
蠶寧忍以父生師教之身自棄於主聖臣賢之世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恐下召之未休將秋張之必
固翁之望旋鈞之有力茲蓋代遇某官學問自誠
而入氣質得聖之和忠實三精出應風雲之嘉會
身登四述儼然小澤之曜儒刮眼以列人才折股
以見下吏夫歲所錄皆將解相業之經綸遺簪離

微詎思為旁人之收拾某老之將至持此安歸固
知富貴之在天亦欲尺寸之及物秋寒寡援其室
往愬於師門猶介不容或者得覲於世道非特如
公之雅量無以發僕之狂言極力生成倘動察父
哲兄之念立身名節誓堅孤臣孽子之心

上鄭給事

謫仕京畿為碧油幢之下吏主盟寒峻有青鏤閣
之正人昔薦墨之未乾今師門之孔通倉皇告至
俯伏投誠竊以貴狀之分固殊氣分之投亦寡君
乘車我戴笠亦實不由子致思王好竿物難苟合

悠々古道汨々頽波或已隔面於紫陌之春誰肯
動心於綈袍之舊烏有如今夕即之賢蹟尚猶記暮
子之姓名同心皆四海之人獨秋眷碩十年無一
枝之信不責疎狂吹噓已送于上天植立且期於
異日歲云暮矣許水成之未遲予日望之見鄉人
而輒問俯念梁園之後至曲為林館之先容如詩
殷勤實難勝荷伏念某晚竊一第維羅百憂頭顱
如許而心自憐解由已消而名未立豈不汲々於
仕胡為遲々其行益回思捧檄之時頃為望絕况
未有應門之嗣抵憤情鍾加之東握之難重以負

薪之疾何其久也止或尼之駕馬頗困于修程今
方稅駕去燕未尋於舊壘好為捲簾茲為伏遇某
官古大臣之盛心新天子之舊學黃扉丹地凜杜
公封駁之詞廣厦細旃負范相溫純之氣結知密
勿跬步登庸乃力遜于軒墀真大耐于官職久負
儒者給事中之望行展魁然真宰輔之才尊主庇
民以存心用閑宗社薦賢報國必有後處衍子孫
某是以不願出于他門惟亟授于大造一力成就
三生遺達桃李無言所望先華而後實松筠有節
善當老壯以窮堅

賀林直院

楓陛疏榮視廳進直絲綸獨掌更無他學士之除
替設一新咸賀老先生之遇繼有是詔居然即真
切以詞命之出于禁林輕重實關于國體矧當多
事屢驚夜響之鈴繼豈從平時取看且後於碑影
慰撫何北則大手筆可無於德祐調發閱西則凡
號令宜付之遶能起詔草若湧泉惟陸相始當于
機務發德音如時雨必尊公乃福于生人求如在
昔之前修庶可當上之遴選舉世所望非公其誰
恭惟 學力與天相融聲名無地可著筆首活

法珠走於盤而不出于盤派接古文永生于水而
充寒於水凡名山大川之偉觀與浮屠老子之觀
居皆藻飾以雄詞畫繪矣於衆口帝謂琳瑯散落
至煩雷電之取將執如琬琰編摩要與日星而事
耀乃放天旨寵昇水衡吏部二百年之文已歸中
禁瀛洲十八士之選皆避一頭比者演西鄙之思
言下中原之捷布脫略駢儷表裏詩書孤鳳夙條
爾一鳴頓驚衆聽飛龍焉為之增氣翔在班行佇
看正閣老之名旋即陪台司之位其孝履晚出逆
幕遠游自開渙號之欽實陪等倫之言未枉無便

遙瞻仙嶺之浮整賀履看心願附玉堂之喜鵲

賀黃左史

擢自諫坡升于史揆要龍麟而論市方仰高風立
端頭以記言要煩直筆官由人重因以儒崇其官
學洞本根又刊枝葉心齋穩坐澹無事以無榮道
閨獨躋敵有弛張而有弛早逢聖問幾冠賢科人
皆健其不凡公獨以為細事然古人之得時遇主
亦惟其節義之素高賢者之憂國愛君夫豈以聲
名而為悅試觀十七年之官業不出五十卷之本
心早上青蒲以先白簡然與其叩墀折檻以雪一

時之憤又不若操觚秉牘以留萬古之芳爰漢德
音俾顯書法地漸近則國之關係甚重官更高則
人之後望必深亟恢廣濟之圖上副簡求之意其
念年一第連月冷曹恍惚征視不到鱣堂之精遂
支離病骨後諸繁榮之安涼所欣知己之顯榮或
可對人而誦說上聖主賢臣之頌已知相得之歡
占小往大來之文亦有榮征之望

通應經略

誦諸葛出師之表文起敬于油幢為毛義捧檄之
游行脩負于醴局士莫重乎始進天國使之有依
三薰草牘之恭百拜旌麾之下其官出處之節猷
如日忠孝之心通乎天筆下無一點塵埃富大蕪
之文采胸中有百萬兵甲有小范之經綸惟中原
久淪汚於腥羶而殘虐尚陸梁于疆場士袒于東
南之懦習皆諱戰而喜和公熟于西北之事情謂
有進而無退止楚囚之泣而作其氣焚石勒之幣
而挫其鋒伏大節以臨邊馳一封而詣關忠誠憤
發可贊列聖在天之靈大計堅凝將看兩河拓地
之喜未逾旬而來四方之豪傑不終日而易萬人
之水裝援凱載途羣首視氣其如功高而人見忌

名大而世莫容方弘恕叶謀俱受晉公之節制反
魚程反間遽收郭令之兵權浩然袖手以未解識
者拂膺而太息然公論常如日月一食何傷而雅
惠已在煙霞欲留莫可帝思南嶠之寂詔以元戎
而啓行愔然以轟雷閃電之威而為陽春膏雨之
惠坐閱黃鸝之落木足助吟哦笑飲石門之貪東
不移清介蘇波恬靜龍戶歛呼兼理民將政之長
皆平生學力之驗人望之在執事萬口同辭天意
如欲中興十行亟召遠則宋廣平之登輔相近則
蔣穎叔之任樞機留衣鉢以相傳紀旅常而可待

伏念其聞道最晚賦才甚涼弓治承家期復青檀
子再世者茅茅策微收黃甲之乙科教忠方勉于
過庭遭難何堪于陟岵竟造物棄除之有數使世
緣涉歷以稍誤謀養斗升七檢寒餓之所苦失身
竟瘁一官猥臻而亦甘不圖初筮之遭逢乃得大
賢而師事惟是傳癖書癡之素習拙于笏畫鞭算
之良籌誓當自拔於濁流不敢取尤于清議服膺
車垂兩耳姑強顏陪屬吏于此時鶴港石紀萬年
頭執筆從先生於異日

賀陳招捕除授刑兼安撫

龍門高峻屢容寒峻之攀麟序荒涼復受使華之
榮豈造物憐其困瑣使末路有此遭逢散飭墨卿
香千載師其惟清融永柱峻拔斗杓古堂夫子
之雲孫學問有本北山先生之嫡嗣名節傳家方
當臬日未東之時已有伊吳以北之志披肝許國
掉古籌邊雪衣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撤風聲霍啖
笑談却淮甸之兵革未知其威名素然問其年貌
屬當雛雛之為梗群然鴻雁之離居嗟儒俗之脂
韋壯元戎之斧鉞毅然以自任朝廷青誓不以
賊為君又憂卯受命辰即行有崇文之勇決中上

泰寅報可從元國之便宜南州嚴保障之雄西師
習號令之素如璧王之治廢疾半削而獲如國手
之拔危枰一著即活凱奏終絃而載路壽詞突兀
以連雲上甚念功就畀以繡衣之命時方謀帥復
彼之牙蠹之摧兵刑之脉絡相通臺府之風扶並
壯所以覺宵衣之預慮豈徒讀畫錦之熒煌如聞
遠頭交馳露布知取勝莫知持勝易納降未易慶
降安保今日饑鷹之來矧不如向者猛獸之反噬
全亡可待勢方張當趣公入覲之時要佐宋口
與之烈濟時方略已優南波之諸賢蓋世功名更

了北方之大事伏念其老之將至銳者已磨一羅
語奔以來三閱歲蕭之人士不得志宜追誓墓之
風貧能驅人至草間釣之賦無力可營于熱屬抗
顏甘就于冷官若何免蜀雪之嘲所恃有藉天之
庇腐偏無用宜束高閣以待太平來事可為尚唐
石崖而頌大業

賀給事鄒帥

蘇武籍綸紅牙易閣煩公護太子之馬思羽翬之
功借君重注陽示以疑禁聞之漸湘靈起舞獻后
前驅共惟 道傳聖聖大賢之心文讀先秦古書

之脉虎勝首登鳳池身到國地位之宜然發須寵
重宿髮恩深尤人生之鮮儻付料名于餘事守節
義之大開方鼠穴權門趨者成市而螭吻直筆吃
然如山及調更化之絲時方多事獨衛以疆之壁
義不辭難入還班行進掌封駁誰不批勃鮮有如
何郊之力爭因此結知故安見殷浩而縣喜居中
未久弓外即行國事日新此貞觀初年而何若君
子一考覺貞元朝士之無多心戀閑以常升髮憂
遍而漸白惟有甘棠之蔽希遠到海頭最宜叢桂
之婆娑久留春脚驩聲無地可著最課為天簡知

太史夜占喜長沙之星見行人朝發趨衡岳之雲
間實閣陞大學士之班輕車奉太夫人之養衆皆
爭先而稱賀僕知大用之有階蓋當夷夏消長之
交未決和戰依違之策春秋後讐之義大巧素學
之欲行迭後在朝則本強正善類之所屬者以中
書何無冠公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
初五本哥更好黃花之晚節倘來不計直垂汗竹
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此奉杞楓之
對空意盡言不知草茅之疎轉喉觸諱甘輸三籌
而不悔僅泰一命以進身冬已及于瓜期夏方趨

于蓬幕始仕曰莖或者即初而現終事友必忠安
敢以順而為正疎聞兄帥來鎮此邦幸以鄰壤之
諸生遇為油幢之末吏雖素於左右本無介紹然
見之方冊不昧平生况進士題名既接鳳雛之武
而宵人有母敢希燕喜之榮倘惟老吾老幼吾幼
之心當無中不中才不才之間曲憐臭味伴托情
懷待我不以衆人倘少垂於英盼因主可以信客
竊有激于懦衷

通湖南葉帥

擬文昌之座以帥藩稍緩君歸之命著廷事之杉

而入幕得為未至之賓以明公一日之去留卜賤
子終身之遇否仕莫重乎始進天同使之有依某
官氣大而養以劍道高而立于獨渠孝行每與
意於謗我暇科名曾收功于藥市守命義之大
節為出處之宏圖免錫橫飛驚行增重考容堂三
千里同蒞甚閑為冊府第一門官采其有味方在
開禧嘉定之際是為君子小人之交一賢幾易以
常前衆正得輿而交賀直聲大振雷轟電擊於好
未去之先元氣不傷風恬而霽于事已定之後絀
秘府於金匱石室導正學於廣廈如旗履聲上迎

于雲霄奔繡下臨于閭閻利源竭矣誰能寬之一
分仁人恥之不待去之三宿此舉豈廷之色動未
幾前席之恩深爰屈台斗之光俯照沙星之分潭
府甚醇古分少陵岳麓之清客堂喜空涼和吏部
湘州之句政成而棠陰密詔簡而韶簡稀然當建
交營壘之相望豈容明堂梁棟之小用若諸道之
奏最隱若長城左一席之久建行膺顯冊伏念某
晚未見道窮坐為儒百戰殲酣敢望雖棄之先露
一朝鹽唱澀叨鐘脚之後塵父禮尚青而後還母
髮已白而待養若以苟禄仕則僅可過不知暮辦

者謂何幸以部封下之舊尺而為油幢底之新吏
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視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
而為正惟矜其臭味之似而許以悛悛之經度遠
官箴可謂親養為公鉄錢之下倘見禮於溫生和
相衣鉢之傳竊有心于范質賣尊冒昧掛已凌兢

通王總領

疏思萬里移餉六師時急轉輸紀已寶閣中之粟
茲嚴守衛又將壘塞下之儲欣傳勝戰之未敢後
絨膝之敬供惟 戎都石筍東序河圖被天孫雲
錦之裳又戎五色植太乙青藜之杖學富羣經身

徑上於青雲心暇如於白日方進日之偕時見烈
士之忠誠澀白不緇雖赴公山之石伴在以考來
夷箕子之明此一息之遠達寶三巴之向背倘當
時之立此則今日之維何及觀于足兵足食之間
尤可驗守道守官之際義如可赴馳峻版之輕車
事不可從屹中流之砥柱惟孟子有塞乎天地之
氣所以浩然信汝鰲可謂乎社稷之臣惟以直耳
夷攷生平之節操已知他日之無名常操天下之
羸貲特其寄徑均節邦中之財厘正爾如津寧候
席溫即觀給君某舊慙白屋嘗共丹梯望諸公堂

省之登一何遠矣知此事江湖之落諒亦慨然敢以貧身累於恩造主人序諸侯之上孰不歸依同年雖四海之人少希甄異其惟念款因既敷宣

賀川秦茶馬魏戶部

顯陟臺郎總提厥政文昌六部地官見謂之劇曹武騎萬營天府復專於隆安祿曰德詔材與事宜某官心平而氣和人今而學古公侯子孫之必復固有世臣名義鬼神之難欺實由家學琤璧不雕而自貴鸞和隨動而有聲此立愛人之藩籬何翅晉陽之保障儉以足用節而愛人迄轉上聞省府

表選握蘭衣烏之位內陪從於太微摘若市駿之司外分節於少府職任昔分而今合事權滋重以不輕一洗空萬古之凡會旋雲錦不經濟三尺之法歸近天顏輕破睡正濃之歌行試思無邪之學某舌輕驚骨後飲臺願王良凌造父先亦有馳驅之志汲黯慈寬饒猛恐非揀撥書材

回趙搜船

秦課分符乘輅司船疾風入貢固嘗聚蠻越之珍酌水獻歲要當試夷齊之飲聞君康甚職此宜武某官蔚若宗英濟之世美再試結取之政所去見

思一陶福袴之功不嚴而治惟時嶺外交貨浪中然商賈莫至舟車漢非得已若犀珠賄及僕隸唐已病之今天夫不務富其家則行旅必願出於市得人如此通國稱之某雖縻於雜行引而去露縈不暖安得照十二乘之車播燕語留旋復答咫尺書之便

賀鄭漕

矯有計臺五色慶雲之瑞抗額宗校依一道德星之輝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文獻猶存藉甚南方之大鄭經綸未了付之東

閣之名即方盛在年已負遠略三仕為令錦每製而愈鮮千里監州輿一題而增重八司奏即過貳理庭袖中有璧因方舌底有冰人語不為枉尋直尺而屈甘請高牙大纛而行制竹而滿甘棠婆娑而籠畫司泉九路李蹊拍塞以酬春召以潛即迫於熱地使其道之少敗顧何官之不為去矣莫留重歌今謬迫其再入即復舊轡芳菲七芳彌章道落七芳難合雖以此起諸賢之愛敬然一絲來羣兒之中傷晚節自是而益看物論翕然而歸重七閣善地為有弄兵之虞一扎起家來仕登車之寄

策數養摘將指轉輸足食而又足兵易節而不易
地案惟問俗出隻乎以活我機機澄清炯復時而
察吏甚盛之事不一能言之類皆知惟是國事日
新善類星聚如公德望宣運管筆之班副上蒼知
行聽履聲之近伏念某癖嗜古樣不入時射策
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陞乃罹疾聲大
呼之諱一從沙汰而歸三閩歲華之久竭來倚席
寒甚無趨靖惟外郎之冷官實隸皇華之末屬見
聞甚淺易招雪日之期名實未孚凜有風霜之懼
此因假道幸甚登門誤蒙倒屣之迎宛似振衣之

舊諒憐氣類必賜提撕持一辦香願空價瑤屏之
下有三品筆凱叨居香案之前心旌所期古筆莫
罄

賀李運使

起家將漕揭節濟湘舊令尹之雙鳧甫去十五年
之近部刺史之四牡今察二千石而來民踴躍以
爭迎公馳驅其何憚某官篤誠而明允簡要而清
通言行擇君子之中庸德業得賢人之久大十年
出幕執居行營司馬之前萬里封侯乃在諸妄校
尉之後勇樓望郎之被出塞膚使之惟愛縱綠波
清草之間盡覽赤甲白鹽之勝金掌甫升於卿月

王鈴又屬之將星與其食武昌之魚又看種柳不
若永嘉之辰少待成瓜有懷清絕之大招復武皇
華之小雅暮捲西山之雨曉行湘水之春洞庭無
波聊木牛之運梓柯為郡歡如竹馬之迎有功見
知不遠但通某強顏佐郡僭指終更非有海沂之
功可歌別駕豈謂瀟湘之地又逢故人偶聞報之
不先慚奏記之已晚僅於秋水長天之共且善助
之庶安清風明月之分會且歸矣

賀曹中除江西漕

陸遊奉聞詩節霜臺臺橋卷倪方臥清白史君之

轍驚孤泉石驛迎皇華使者之車召命鼎未工意
可卜某官家有相譜學為儒宗大筆如筆挹紫帽
扶輿之氣片心止水財金聖沆瀣之清凡所植立
設施見謂先明俊偉惟前千里私我二天為搜飢
溺之恩歷三年如一日召杜父母之政合萬口無
異詞試舉其凡可放而數廉足以立貪而起懦故
足以刺劇而理繁聽斷公則大姓不得以欺細民
保障嚴則它盜不足以闖吾圍出師於希代輸十
萬戶之租時粟於倉永遺千百年之利以至增益
學康表章負閭閻安也惠于章縫可簡芳于簡牘士

勒碑而載美民肖像以立祠念願借寇恂之一年
無階而可又安得元結之數輩吐氣者多姓南豐
之香而祝長年葵鴻屠之燈而無虛夕歸裝何有
人知鶴料之蕭條福果不差天遣麟兒之抱送好
語流傳於樂職芳名登錄于御屏就界大藩邁致
殷英蕩二州爭祈公於治境俱繫人心一道德鮮
于為福星可現天意蓋巨鎮莫如於江右而弄兵
未解於潢池帝念民勞欲復佩犢帶牛之俗公特
使指立申新校刺兒之威兵與之重寄有騷臺府
之大權增重先聲震疊夙屬馳驅投獻倖談笑
了一方之事策熱飲至從容歸四近之班某倚席
宗庠托身德宇屬有采薪之疾致松拂蘭之恭然
受助不後于小人諒知過必原其細過簪花細雨
謾為首霜之愁吟檄草飛風空羨芙蓉之妙選

上趙都運崇縣

先世同曲江之集桂籍猶看末懷依近水之臺蓮
池有潤行渾躬而受察先泚筆以通名共雅尊
主庇民之盛心通今博古之正學德容冲粹翔鳳
像白玉之聲文律森嚴瑞麟掣黃金之鑰二紀斜
飛於州縣一朝入對於班聯總藉仙源益茂帝宗

之枝葉贊籌台位養成相業之規模盤礴乎雄監
稼鄉譽已乎芒藪襟懷多閱理義大有展明屬主
計於京畿旋陞華于禁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熱
西北之事紛然符移旁午十五州之歲計賸數百
萬之軍儲較之則往々之興急之則元々之告瘁今
士夫清談之弊胥滿波流明執事體國之志可與
天對每當事機之有宜禁處以談笑而無留難鞭
不箠而足國裕民樂一攬而澄清激濁京師大計
之先定境土再復之可期餉餉第一功行封莫先
于肅相美印凡幾月熱視無易于趙况登先忠

定于初元自有我寧宗之故事伏念某性天不賴
家地最寒少而然勝之苦嘗壯也羊腸之飽歷文
闡慶戰被體百創所陞策名避人三舍初入星沙
之幕遽罹風木之憂既不及親何樂不行作吏早
知悔不十年讀書行將背剏於師垣自愧未開於
宦譜猶介成癖鯨鱗莫逃念臺府本同體之戚休
而僚屬如一家之子弟况秋款之後今且困誰實
念之而山公既在汝不孤賴有此耳諒在高誼必
為動心庇覆之以商雲甘露之光獎借之以大呂
黃鍾之重苟垂金鑄庶可玉成事長必恭如在察

父哲兄之側進身有望或叨門人小子之榮詞短
意長形留神往

通陳漕

施臺奏最計傳陸華昔長沙星聚之年起英金甲
今衡岳雲間之旦增煥繡衣固緣三紀之符鼓舞
百城之下敢裁吉語敬候前驅某官表粹而裏則
剛人今而道實古出處語嘿安行大易之中清任
和時見謂聖人之耦及值明昌之更化不緣介紹
以立朝士如羣蟻之慕羶皇皇人爵公若飛鴻之
避上落落推門不然胡勇退於中流而乃甘斜飛

於外補重湖千尺在天一方發廩賑民志慮周施
詳於田里乘輅察吏精神密鎮鑒於山川敬聲溢
於道路之石研實政紀於山林之野史時通轉輸
之擇使重其權乃重其人上知欽敬之有方易其
節不易其地惟是歲飢人困川竭谷虛節以制而
弗傷財乃執事平時之素學不欲民而足用亦前
賢比地之造規惟人心既久於相亭雖皇華未至
而先善福星照耀非一道之冥祐時雨沾濡又四
方之屬望伏念某癡惟嗜古謀不入時每持直道
以事人安敢大言而忤世諸大夫之唯而周舍之

謂見者忌之一齊人之傳而衆楚之咻嘻其甚矣
方未見先生而親炙深有疑或省之肆謔及三薰
三沐以來前荷戴笑戴言而加指既有師門之經
倚何康官路之險巖寒士之依主人猶許一辦香
之請宵人之育老母庶諧三釜粟之謀

賀戶侍表京尹

中令地官正名法後審國家之大計獨任制裁因
部會之與區增嚴嚴彈壓甫渙先皇之雨露亟開聖
代之風雲兩襟雖榮三輔燕喜某官神機而傑識
風裁以威儀不勦如山法古大臣之魁壘至明似

鏡燭今天下之隱幽推京地之無雙總扈農之至
刺不移尹正竟貳民曹莫窺泛應之奇爰被真除
之寵竊觀前代間得真才將大用以成格天之功
必歷試而觀醫國之手惟撥煩服豫有無不治之
規模則康濟恢洪皆可與推之事業是以經綸宰
相不于章句書生故元和之崔由戶侍而登天聖
之劉自開封以拜然特一器匪兼二難惟公萃省
府以並為其事蓋古今之罕儷問三司則使副之
職兼舉三十國則豪強之風自衰先帝絕後之熱
緩笑微吟之日渡江能幾明弼可占賢君方需於

賢臣聖主留遺於聖子攀麟附翼儼為天緯之儲
作用濟川竹副嚴瞻之祝其微服並塞頻歲驅輶
與與收以奚勞正負丞而有權俯懸吏鞅曷造廷
紳良由託萬間而鎮凌雨之搖吹六律以鼓潛陽
之動自傳命終如握心旌知公望之皆題卜疇庸
而預喜嶽岳之涵萬象或免伶俜泰階之正六符
終依造化

賀李侍袁尹京

氏曾奏最卿首為真詮賦獨裁俗三司之大計神
京仍領寧十國之典區廟朝一倚於論思省府而

優於煩劇師言交暢天龍又新其官以嚴廊之村
怪山岳之望抽閣啓鑰會融千古之經綸架領提
紹神妙百為之探縱用明以紀濟正於權通禮樂
之淵微贊謀謨之宥密範圍羣玉屏列五兵推京
地之無雙總苞養而荷要不移尹正龍亞司後欲
酬甚偉之功姑拜真除之渥蓋縱橫泛應諸機育
難為智而雍容生鎮雅俗者易為賢夫孰無堂上
之書絳或中經首之會惟批御尊歎之際游及發
矧則臨機制變之秋決河注海取以斷大疑立大
務必非取常士用常謀仰窺責實之規模預卜濟

時之勲業同汎回滯安靜不移內如千仞之轉圓
外若百雉之安堵一洗清談廢事之弊盡革叔世
好名之風聽履上屋衣不能以寸濟旱作霖雨惟
乃之休某樗櫟無庸節麾久寄猥玷近丞之權又
升計指之將良由託萬間而庇旁風鳴六律以緼
寒谷其如收竭不勝務殷雖故步之可尋豈後艱
之心濟濟雲霄望河漢倘終履露之私貫歲月傲
冰霜誓守堅凝之操

賀建寧守王侍郎

某康厭直帝綽旒榮待對松階海寧廟歲書之府
剖符竹使在阜陵潛邸之邦卑卑一來千里喬慶
西州人物前輩風流決雲漢之章最宜為語
擢雪恨之華得所以言入而論思出則藩翰丹山
碧水本全閩第一之州鞞輪複衣分徒列連營之
伍屬汀郡之煥變叔招捕以兼司繼命肅官成縣
重驟輕之執肆昭奇福於一嘖一笑之微至煩水
西泝之兵入戡火城中之難收拾餘燼題為長雄
增竈取贏勢千人矣籌沙唱飽共屢空乎即既富
於黃金權遂傾於皂蓋以玉不掉殆將倒懸惠然
肯來看豹尾難翹之彥齊之以禮舊獲食羊狼之

驕不踰唇利之問遽復承平之舊淮陽非薄長孺
已藹治聲朝廷淺知弱翁即趨嚴石某家進雲谷
背詩解門首西瞻方獨受屋之父老不知東騎
莫隨騎竹之兒童得之而聞喜而不寐寐麻裏裡
願觀仁政之濃施李光中庶幾病負之佚

賀太守謝刑部

伏審階華寶宇移填玉山碧草綠波珠鬢恩崇之
父走朱幡皂蓋已歌騎竹之兒童安得一語借冠
召於帝前正恐西州車杜公于境上未思之極喜
躍伊何書府斗牛相門星鳳夢池塘之春草

家自有於詩聲都指袖之蘭世共推於儒傑思昔
先正時維巨公使吾君為先舜之君今猶被於宗
社以所學皆周孔之學端復存其子孫獨先生自
取之庶有識者見謂之屈委乞一麾而去道充五
袴之謠方茲蹈德而脉仁奈何奪此以與彼雖未
覺雲霄之迥已頓驚分野之殊恐開藩之未間不
俟駕而還親前有呂父後有杜母賴拊摩惻隱之
餘坐而克言進而舜趨於獻納熙怡之盛某猥誤
蒙褒之辱每虞錦製之傷鳴鳳凰於高岡式俟九
苞之瑞世使鯢鵬於溟海莫隨六翮之培風

通典化范太守

出綸閣闔作屏壺山范老十萬兵於胸中時方倚
重元結數百輩在天下民其少魁閣上日之非遙
山下風而起敬清凌冰柱峻將斗杓月旦題
評元方季方之行謂天庠模楷大陸小陸之文章
講學編諸老之參舊書作千載之計屬權奸之當
國終競習之移人一世濶超相與蔡曹除之汰二
難歷立斷不汙元規之塵叙蘭自馨食藟有味迨
聖化已新詞瑟而衆賢友起彈冠所牧者高允難
於進謂軍得小國寧民以行志下願為枉尋直尺
以留中惟蕭林詩書禮樂之邦久焉矣印以公為
忠信慈惠之長宜此分符旌麾未肅前驅襦袴已
歌東蕃更狂於政弱而垢玩民困於軍興之殊未
剗向醫瘡甚矣羣生之寡迷酣歌常舞幾於一國
之若狂所望獨立使君之來以為一方疲民之幸
仁必有勇嚴以濟寬使鄉無打門索錢之責則家
有左鍾甘粥之樂然而世道隘甚人物眇然此獨
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詔起擎天之柱
於明堂某為儒而迂入仕而拙愚慙既見排于解
定疎狂復不合于朝端平竊祿祠庭已自今煙霞

之疾贅丞都初何心風月之分惟平生於方冊
以服膺乃一旦疑治封而親炙必有訂頑改惡之
誨以為針膏起廢之方嘉典斯民新沐循良之德
化更祈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

回何縣丞

出論楓陛涉筆槐廳頃仕帝京早識三何之風味
茲非佛國重陪貳令之吟哦褒貶果遲先施倒置
人溫如玉名重于山鍾淑氣於七公五相之
門裴大聲于千英萬俊之首數策熟塲屋遊封胡
羣弟之先登對策殿廬皆晁董諸賢之忠告倒置

漸逢佳境寒花賸有晚香露政事之一班發文章
之三昧金雞鵲之舞方爾呈祥薑田雁鵲之行
又還寄在况今綠萼正謂相臺諸公推挽之亨途
薦墨紛綸乎盈筐已不即人即已爭願賞者余不
負丞之負余行將石擢如某迂濶與時背馳贊畫
京畿自擬中都官之志談經宗校漠逃貴公子之
嘲所羞知己之來必有相親之益既見君子則苦
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皁日

回丁縣丞

命錫芝函權分穀壁厓驚以行通方驚貳令之威

鯉魚從遠來忽拜尺書之寵先施倒置亟謝反遲
續昌黎似經之文生江淹夢筆之地負卿先
生之望松寂者多奏子大夫之篇成功則一倒置
既逢於佳境寒花賸有於晚香俯為涉筆之游未
贊鳴絃之化哦薑田之松而有味級楚澤之蘭以
自警余不負丞之負余能使花封之重已不即人
人即已趨歸柳院之班如其其人何庸於世少後
有志文場親被于百創壯不如人宦海總航於一
葦榻未連幕客適把亭不後降謫君子之心且有
見似鄉人之喜州縣後勞耳俟未免俯仰於人富

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回劉仙尉

蓬池水綠方為異鄉異客之游梅市風清喜有同
年同官之好未辨赫號而展慶運蒙綠綺之贈音
天分本高月評增重世有甘棠之芻家法典
刑人如濯柳之標風流醞藉自攝斲而登上第合
策足而踐華途胡以格拘來為吏隱五色棒定優
於廵徼一縣花必預於栽培早晚好音喜報鵲
灘流之瑞權輿大用預增雲龍閑閱之光伏念某
讀書不多詣世更寡忤時對策方輸黃甲之三籌

竊祿養親何補碧油之一畫既素無巧官之譜又不為時樣之粧正賴同盟時賜忠告州縣使勞耳俱未免俯仰于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賀史監稅

疏渥宸廷司征畿甸毗陵地近不妨時戲於綠衣韋曲天低尤便日親於素繡潔蠲告積塵繳賀床敏莫能追去無棟名父之子名子之父椿桂同芳難兄之弟難弟之兄芝蘭競秀不以膏粱而習貴力於翰墨以策勲肯為筦庫之官來養終綸之業惟大震泉布之經費係中都關市之常征豪

家戚畹之互作梯媒猶吏富商之相為囊橐往往間疎於巨蠹區、捆撥於細民公定不然方勇除於東樊民亦勞止必能寬之一分力量大則志可行名實享則人自服多行好事正在妙年仁者安仁立使蒼生之蘊息相門出相行看華轍之飛騰如某其人見迂於世竭來入京地之幕了不入時樣之粧援寡力微滿眼莫為之地道才疎氣直知心惟有於老天所幸名勝之可依必出官譜以忠告道因氣合何當陪暇日之游施夢報遲僅免作隔年之債

回林盛倉

宸裡出綸師藩司夜見者謂名都之子肯此盤旋公而後倉氏之官不為旦兄稽遲展應倒置先施胄子英游清時俸望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為詞源崔嵬雙闕之家聲不斷書種講開素宦之譜佩服敦忠之言翩然斜飛來此小試蓋乘田有職雖素王猶屑為之而治粟名官以國士亦嘗親此毋輕出納可養終綸况當殫竭之多虞正倚積貯以為命自命紅腐必無年飢用不足之憂不日綠緡趣奉職入穀幾何之對有如果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收科翰鼎甲之三籌入幕之錐囊之一穎比於江西訪芝蘭之友謂於門下為瓜葛之親略先後以之官或可牽連而託契豈無暇日共觀紫侯三萬軸之籤祇恐匪朝已預文子七十家之薦

回黃監酒

出綸天陞董醴日畿碧油九鼎之重言辭書甚麗良醴三升之可懸官况取清展慶阜運先施例置沈酣周孔藉指莊騷毓秀九華鍾清淑中和之并泝源雙井浮風流祖藉之深妙三昧於文章

露一班於政事家傳清白不隨世味之酸醎官業
芳芬勝得名況之贈矣惟神事權酷之利闢大農
經賦之須達趨車口沅涎人皆圖於俾得飲醇醇
心自醉帥獨念於舊文履運至榮其言可味正可
品聖清而賢濁不妨笑人醉而我醒名下無虛人
聯樂仙壺之日月樽前有此客行班紫漢之星辰
集之迂疎世所嘲笑吟詩無用生涯不直於一杯
逐禄何求親養已事於三釜竭來賓幕不入時新
所幸名勝之來遂記賓幕之未既見君子則喜敬
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白水

與薛都經

為紅蓮幕之游陪諸從事望細柳營之遠有真將
文武雖曰殊途彼此皆為王事行將之戎敢不遵
名集官聲名獨于永天忘義貫于霜日家傳致略
不求紙上之華吳神授智謀自有胸中之方虎八
面才何施不可萬人敵而向無前中外藉更勝庸
慈著董衛兵之成長車駟蜀道以不辭刻宣化之
符清節比鄂湖而相度便合秦壇而大拜乃煩專
鉞於遼陝方今邊正飛塵虜猶假息三箭而天山
定行揚家世之風一舉而朔庭空會見國仇之雪

茂宣皇略徑涉嚴巖如其其人見謂不武雖有清
中原之志其奈才疎不圖為宦海之游獲文人傑
帳下願預聞於露布坐間幸無厭於綠衣氣槩焉
因形迹可略聞難聲而起舞又焉用腐儒為銘麟
閣而贊功庶幾泛執事後

回譚都經習春秋曾進列國傳因甲解賭
數叩謝以答謝

制軍者司為之法不恭自有常刑禁暴者連帥之
威為屬惟知從長初無絲粟之力忽辱瓊瑰之投
竊謂博奕無所用心戲謔反以為雲刁連坐赤族

於為柳幕客卜大事於蒲神博銀鎗之營中未幾
召蒙反鍾離之盧子寧有幾人於王法在所不容
彼狂卒胡為冒犯牧猪奴戲耳况敢當公庭而咆
哮執鼠輩尸之蓋斷自元戎之霹靂為有公在何
謝我為某官東國大夫之故家廷康學士之遺直
序春秋於吳冠始平之際奏凱九重請左傳于延
安方戰之時才當八面乃淹警邏未展經綸行膺
宸綽之故即據殿嚴之任茲小人粗積習之樂故
一旦啓玩侮之謀已正典刑立伸威令權實由于
大府恩敢受於私家遇悍卒於微行莫損裴舊公

之達到抱道經而請質何嘗玉川子之辱臨

通曾大參

鴻臚賜第曾秋一氣之鈞麟校司文復通三台之
府敬憑卿墨楷漬帥裁以卿莫重於達尊士要親
於前準紀公居畫錦之日問業有徒迂叟處獨樂
之時及門者衆而先德師一代位冠百僚如東魯
之泰山咸瞻峻極如泗洲之有大聖共仰威光曾
謂奇遇得此遭遇 名垂宇宙勲在鼎彝大廷
為舉首之奏篇翰忠懇切率廟得力行之一就享
國黨長昔宣靖有位而文無稱及南豐有文而位

不顯惟耳孫之間出視鼻祖以增光方莊盛年編
儀華貫入則參國鈞之重出而揚宣幕之威雅逸
帥鄧顏帥陳賴先臣之往視然范公而杜公北宜
君子之永嘆其道不同難相為謀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茅軒棠於物外卷兵甲於胷中維持新君眷
懷舊弼十連借重晚行湘水之春一登耒歸暮捲
西山之雨雅意午橋之行樂何心寅陞之押班開
擎天之柱於區林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自謀則善
人望謂何妨國事之日新而善類之星散名節類
而莫為之振起議論勝而罕之施行向焉誇嘉補

之裁未幾成和甚者悔芳蘭之佩其化為弟雅元
氣之受傷致外邪之交作天欲平乎天下相後出
於相門柘用有期叢聆正切南渡諸賢出處之節
孰或明公西望十年著述之書併歸國史伏念某
癖嗜嗜古樣不入時對策廣足徒有空廬盡言之
直致文列院乃雅疾聲大呼之譏比求宗師之冷
宮道得題林之化筆未能通道敢好為師事大州
本父母之邦而季家泰子弟之列告戒之以棄其
失提撕之以玉于成既有儒宗以依歸可免生徒
之嘲謗至文前之教誨倘許振趨夫袋內之姓名

莫四收錄

通王侍郎

少而抱槩久瞻魁宿於璇霄壯也彈冠行覩德星
於珂里雖素於左右殊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
平生歌餉訥詞借干嚴分 任重而道之遠表
粹而裏則則方在韋布之時已負縉紳之望紫府
點頭碧雲章句號閭先之誦仙素王喜色黃甲科
名叶湘川之佳識別靈芸館舍香錦闌翠節朱幡
裁沛泰苗之雨紫薇紅蕖曾依香案之雲方為禁
從以小留乃廐承明而弓去十連為帥力蘇凋瘵

之氓五嶺皆炎燹作清涼之境胡然為衆所忌正
坐其名太高一暨來歸六丁莫挽髮為憂遼而半
白心思報國以常丹冠公不入中書莫奮種表之
問裴相方游綠野其如柱石之哀矜下綸音徑司
國柄伏念某弱植學貧只賣文固嘗感慨於事
功其奈閒閑于場屋天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
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來傍蓮池而謾仕已
驚瓜戍之過期胡遲其來蓋恐素官之無譜或贊
其決以有違尊之可師惟願矜憐臭味之同庶有
終始幷懷之託俾遂親養得宜官箴楊儀之無材
力之可稱正深康、宓子賤待老成而後決尤切
拳、

通留舍人

扶冊兔園蚤誦詞場之製橫經麟序晚依相閣之
華半生企峻於雲霄不日挹清於冰玉語心自賀
贊為容敬惟 學冠天人各垂宇宙以尊主庇民
為已任以通經博古為儒宗文人才士各有偏長
鮮燕十體之美大科異等已為難事況出三台之
門方在青春徧儀華貫鑒波揮翰非他學士之可
言稿陸濡毫有古良史之遺直片語不合勇去莫

留行吟康樂之池塘選勝鬱孤之臺榭大節固足
起庸夫之懦高名亦能來羣兒之諠壯歲風雲如
豪鷹俊鶴之直上中年泉石與晚嶺夜宿以相從
逃名而各自歸適世而世莫捨雖欲全韓魏公之
節自愛晚香然未及范景仁之言求閑太蚤切窺
大賢之出處以卜世道之汗隆沃刻堅珉揭諸葛
出師之一表短章大韵有杜陵戀關之丹心今日
幸公道之漸開諸賢多即家而起用離而復合否
者將通相復出於相門繫時人望天欲平平天下
以我公歸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學類醯鷄
之在甕仕如鮑之上竿帝城風月之無違方思贊
畫宦海波濤之叵測噴有煩言不能追墓之風聊
復草問釣之賦竭來倚席寒甚無檀所幸鴻儒之
可師一洗鯁生之陋習聆函丈前之教誨以淑諸
生倘夫袋內之姓名敢期他日

通留經略

西洛耆英嘯傲三台之府南宗冷宦依栖數仞之
墻先上日以通名望下風而起敬竊以先達之於
後進世族之於素門勢分固殊投合亦寡惟元城
之在宋問業有徒與不翁之居淮及門者衆而况

三朝元老之嫡嗣一代人物之宗師稍有識知皆
思歸向共惟文章奎壁德望華嵩忠孝通乎神
明出處閑於世運故國謂有喬木祿到於今後人
猶愛甘棠何況其子方春秋之鼎盛歷中外以游
揚即省陞華風采耀鳴珂之列虜廷出使笑談護
金璧之歸持麾把節於湘中易地建臺於江右仁
心撫字山林野史之屢書陰德平反道路口碑之
交誦開十連之帥間屹百粵之長城惠行而龍戶
騷呼威肅而鯨波恬靜奈外地去天之遠而浮雲
蔽日之明一壑來歸六丁莫挽蓋韓呂家傳之清

白素所服膺而金湯勢焰之薰蒸耻於炙手動草
當疾風而不改寒花於晚節以尤香種樹山中白
傳唱風流於九老植槐庭下晉公傳事業於二即
傲睨軒裳追隨觴咏勝事園林清時鼓鍾如許清
閑上天將相平地神仙孰為輕重此固衣冠之美
慕其如旒冕之簡懷欽副嚴瞻行膺朽用伏念某
癖性嗜古樣不入時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
直杖文列陞乃罹疾聲大呼之諗比求宗師之冷
官隨得翹行之化筆未能適道敢好為師幸大州
本父母之邦而年家泰子弟之列訪振之以葉其

失推轂之以玉於成既有耆德以依歸庶免生徒
之誦訕薰和染教期為王孫公子之範模參滯拔
淹正賴察文哲兄之提挈

回謝大博

叨聞寄於湘州方承嘉惠問鄉材於楚國知有英
賢息肩行李之初眯目簿書之裡鼎來芳翰彩綃
明珠登然谷音折我緩齒 韶鄰玉鑒氣軼金
莖雲錦織裳不用人間之刀尺昭華截瑄自調天
上之聲音大各高唱於句臘小却合武之鑾省橋
圍壁水方惠然而肯來舟近蓬山乃薄之而不即

少息風鵬之翼以深霧豹之文挹浮立拍洪厓當
挽遠於逸駕入駘盪出駉婆亟趨近於清光某官
居今偏於品畫日課半親于雁鷺喜風騷之居暫
留游釣之鄉美人隔水秋娟、倘破少陵之願容
子入門月皎、尚傾山谷之懷

謝張學諭

吟牆竹之公事自分齏承聞泮水之好音還成枝
瘠五裁四六就謝萬分 氣韻淑均風猷膚敏
尋西塞桃花之鯪魚豈其河鯉之達思東吳蓴菜
之鱸行矣溟鯤之化無厭俗情之傲贅即觀鄉賦

之技尤某聊爾治中奚勞賀上膺何如肯已無可
取之楷模籍也抱能尚可相從於閭里

見丞相代人

蓋塵之下更風感大恩拜雲漢之上台輒裁小牘
戴德有丘山之重修辭無月露之工斐然搖豪滂
若流汗伏念某妄庸晚進艱苦早孤念昔先人固
嘗拜龍虎之榜不腆後嗣何敢吐螭蚓之科然使
用外家之恩幸得塵下士之列頂踵實歸於陶鑄
肺腑嘗切于鏤銘甘辭曹掾之優聊適步兵之隱
經禮三百亦嘗偕計吏之行進士五千獨未中太

常之第猶蒙歲疾獲遂養痾浸尋二考之書獲落
再命之計然念長伯樂之厩苟不自鳴縱或抱和
氏之珍誰其見賞敢伸九頓首之請并祈一轉手
之仁共惟直大以方清和而任時則有若伊陟
寶韞阿衡之覺先公其惟時成周足邁伯禽之拜
後積十六載更弦之化收七十城憑軼之功營東
臨西煩整頓乾坤之手燕南越北知扶持宗社之
心方將恢萬世之基益廣開衆正之路有如門下
桃李之數或堪籠中參朮之儲是能客之非敢望
也尚念某難留冰幕盡返糟丘一氣之轉洪鈞倘

拜成終之賜萬間之庇寒士敢忘報國之心

謝曾參政薦舉

起亞相於午橋行將入覲薦諫儒於寅陛轉以上
聞趣裝如是其匆：推轂胡為而汲：仰窺盛意
俯激愚衷竊以觀公用則所舉皆正直人司馬相
則其徒行經濟學或拔才於選調或引類於徑筵
益畫錦堂嘯詠之時每詢才品而耆英會徜徉之
際常訪人才况當聖主之勵精方召大臣於閑散
必也搜羅俊傑使之馳騁事功如某者徒有苦心
本無媚骨青衫素髮消磨十八載之光陰黃卷短

繁感慨千百年之理亂但見典世而袖鑿不為隨
人之桔槔來吟首藉之盤正在根棘之里豈無此
蟬之援可以攀躋自顧麋鹿之羣甘於恬退寧方
為皂耻曲而僕不知何取於高剛乃至垂情於寒
暖豈必求乃予至有如程子之所規故敷奏以言
猶愈於仲淹而不薦品題高而無實以稱力量大
而有請必行忠貫臣鄰名在彛鼎歲年勇退不
依偃月之堂晚節益香好在靈光之殿上有意北
方之經理公豈宜西墅之夷猶江左有管夷吾何
憂得於親見齊國用樂正子為政誠所喜聞方將

錄夾袋以儲才乃先使錐囊之露穎其誓堅素守
圖報洪知焉有文章得預元祐科名之列尚存氣
節要慶慶曆聖德之詩

謝京尹與薦

垂登政府途預聞大計回顧幕府猶有遺賢乃亟
上於薦書頗見駭於衆聽謂如某者獨何人斯技
既背時宦又無諧畫忠所事妄希一雁之鳴直情
而行久犯羣狙之怒才疎而意廣位卑而言高徒
恃方寸之無他不枉尺尋而苟合直釣落分甘
月滿於空船翠袖悵誰念天寒而倚竹寧人不

顧耻已自謀此心常質之神明一語不謀之妻子
敢謂袁公篋積之寶尚嘆未盈願如王儉豫樟之
材忍令終棄不求而獲如聞為疑及觀寵譽之過
情乃謂持論之不懾伏讀至此感嘆久之昔嘗以
子大夫之對而見褒茲又以老門生之名而併錄
裴度賢相猶忌劉蕡之直言曲江各臣且嫌嚴挺
之苦劬今執事屢優客於一介其德量殆遠過於
二公哉蓋伏遇某官昔大臣之盛心新天子之良
弼八年京兆棠陰正濃一時門人李蹊幾滿懸鏡
於此妍醜凡聞幾人落筆之餘精神在末一點不

必論非聃之同傳姑自喜晏范之全交某力尊所
聞自許不叛敢望先華而後實惟當老壯以寤堅
三十年讀書幸已入士林之日千百人執贄無忘
下白屋之心

謝京尹差權教

隨羣幕府愧無贊長之謀共二京庠冒犯為師之
戒十載李蹊之猶舊一朝芥水之復春士論榮之
德念深矣惟王畿之學校近天子之辟雍爰自通
年允為遴選矧當大比尤異常時英俊滿門皆願
卿大夫之勸駕師儒有關詎容妄男子之代庖如

某者位置最早迂疎尤甚十一載未盈於兩考二
千里來放於微官碧油幢下之多才如麟斯集白
面書生之不武乃踈其間累月於茲一籌莫畫燕
燕休息豈不謂之素餐斷無他正宜束之高閣
獨於朱墨應酬之暇猶及丹鉛校勘之功忽蒙金
管之特書俾即瑣官而代匱豈以遺範之典隨履
同出門牆故由濁渭而入清江獨秘造化嘉與吾
黨獲與斯文克圖活計之久疎依然入夢鴉洋好
音之見道應者同聲靖言思之孰主張是
綸道大康濟功高七八年尹象大之都花萬戶拜

生全之德極鐵救溺善推禹稷之盛心撫伏發奸
不用趙張之小智虛懷以接僚屬刮眼而念孤寒
致使公微屢經題品某敢不誓堅素履用答洪知
人之惠在好為師自知過分友既信乃可獲上益
務盡心

謝制置辟帥幹不就

精舍聚徒方遠需於爪戎制垣有命將收置於李
璞得此於常人不足多受知於名世何其幸敬裁
尺牘往白前茅伏念某樣不合時癖惟嗜古初入
涖水芙蓉之幕實在芳洲杜若之鄉不知其他惟
忠所事慘、劬勞燕、休息敢歎不均皓、易汗
皦、難全幸猶免謁奈遭家之不造遽銜恤以來
趨不能誓墓而堅宿心竟復入京而干微祿繫乾
已久食藥良甘黃甲同年半已乘風雪之會青燈
共夜依然為山澤之體敢謂元戎特貽嘉命將羅
而致之幕使雖之露於囊誰為高明之欺有此特
達之眷 出處之節皦如日忠孝之誠通於天方
在妙年已負遠略寧皇拔以常調付以違誠副聖
賞其雋功陞于帥閫護風寒者十載凜冰雪之寸
心居無一念之忘君入具八珍而將母屬殘虜登

魚之暇息而強藩檻虎之猶哮義不顧身風塵助
謝玄之捷士皆用命江淮知萬福之名猶不忘寸
長寸長片善之搜羅蓋將此登明選公之事業致
令公磨亦玷品題某竊謂人豈不自知才各有所
限吟詩固不能卻賊作檄亦未必愈頭弱不勝衣
而豈解驅馳閣不暗指而莫知機變况自上求下
雖君子之盛心而以身許人亦小天之難事張文
昌所以有節婦之嘆陳后山所以有薄命之吟非
敢以雙明珠而見還惟別于一辨而致欲敬望察
其由衷之懇寢其飛辟之書力賜保全少寬訶詰

公修程未艾四方皆願於攀鱗僕來日猶多萬里
尚期於附驥

代謝招捕陳憲辟差

驚曹滿成魯叨薦墨之榮贊府政員又拜辟書之
寵百尺樓許之攀附三品筆極其光華時不謂逢
凜所以報竊以在上位者貴舉賢而報國居下僚
者必擇主以託身曩時鉅公多入古靈先生之薦
業近世名士半出北山夫子之門牆惟奕代之儒
宗有克家之風烈屬時事多事無司一道之兵刑雅
志澄清坐閱八州之人物行臺開大幕府選吏如

小朝廷謂將邑當兵戈之餘而截令分民社之寄
時鴟之室多毀鴻雁之居未安親民固係於長官
振職在資於邑佐非智不足以副順治劇非仁不
足以醒惺澤於曾謂小材得居是選伏念某未悉
昧道白朴將身章教一經努力冀表之學孟郊三
從厚賴純袴之謝坐踰甲癸之十霜諫仕東南之
一尉當三考無書之日有四郊多壘之憂星馳驛
道之鈴月析洗江城之析風塵正動惟知瘦怯於
豺狼夜曉不交安得夢飛於鸛鶴方為山之虧黃
幸近水之有臺姓名得上於制章榮耀頓生於木

路歲聿云暮將趨吏部以覓官道阻且長獨念宵
人之有母運、西上挈、南趨取國軫念於遺簣
即俾充負而占筆察父哲兄之念于弟未必如斯
門生故吏之遇主人云胡不喜一力成就三生結
來茲蓋伏遇某官尊主庇民之盛心開物成務之
多識方在壯歲已負遠圖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
之檄秋風鐵騎笑談卻沙漠之兵由其更閱禮義
之多所以容與功名之會方開有黃巾之為梗起
公於練墨以泛戎碧油運整暇之籌不差尺寸繡
斧兼平反之任益重威權總貅鼓行狗鼠被氣凱

捷紛綸而載路壽詞突兀以連雲人物今正眇然
事變有此大者強藩悍鎮反狀已萌達官要人束
手無策必有問禮習書之元帥方成雅歌投壺之
雋功劇王言得借君重天下安得數結已交口於
南州軍中須有一韓始寒心於西賊預蓄英豪而
待用胡為寇孽之蕪收某敢不自勉辱庸力圖報
稱士於知己雖披荆棘以不辭余不負丞已對松
楸而有誓

賀史相轉光祿進封魯國公

乎覲大廷疏榮顯渥刺經作制勒成顯垂之書昨
土直茅舍有繩蒙之境仍稽典故峻陟文階金章
式煥於民瞻平比倍增於邑入命冊一下歡聲四
馳其官道貫古初功存社稷洪鈞轉一氣乾坤日
就於清夷庶績撫五辰星宿亦為之朗潤自贊解
弦之化益隆調鼎之勲季穀順成和氣旁行於震
而遠人咸慕夕烽不到於邊城坐令薄海內外之
人如在先朝全盛之世爰輟秉鈞之暇定為畫一
之規合古便今可通行於萬世衆綱提要以明示

於黎元爰涓選於良辰庸微聞於黼黻肆覃茂賞
載會顯庸登進厥民以在庭俾聞播告永弼乃后
於彛憲勿替欽承嗣膺維師尚父之尊有光先正
保衡之烈其心馳思地跡滯侯藩靈丹就而鶴犬
俱僊敢萌榮望大厦成而燕雀交賀空激忪悚頌
詠彌勤料條莫訖

謝省試參詳林負外

升堂拜知已之恩綈袍已敝入郎尋贈言玉龍華
袞非榮疎觀揮灑於雲煙深懼取將於雷電書紳
起敬藏笥為珍切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嘆必大人

君子喜士素根於天性故後生晚進委身賴出於
門牆況有如師生各位之絕嚴鮮能略世俗禮文
而相接如某者地寒無媒天賦不腆少而有志耻
隨餘子以浮沉北不如人安得各名之印可最行
緣後得拜宗師甫爾振衣便蒙倒屣界以各章之
獎借增其行色之光輝得此于常人不足誇受知
于名世何其幸韓昌黎送牛堪登第之序至忘師
道之尊茲東坡謝范以校父之書或動鄉人之喜
久無此事今在我以某官前輩典型斯文宗匠流
落人間之述作特泰山一毫芒之微提携天下之
孤寒有大厦千萬間之庇致令某么麼下器辱在
品題敢不尊其可聞勤乎未學文章未拔粗承交
臂之傳節誼大開當勵立身之戒

謝啟試編排鼎侍郎

數父執于慈恩之塲希若晨星稱門生于通德之
鄉恍如霄漢昔登堂不果恐涉私謝今假道徑去
又將何辭僭飭天機仰于文席恭惟某官日未東
即收于巍第江以西莫著其大名詩社揮豪妙思
源泉之出地所遶抗疏精忠數日之有天不由不
侶而信主知徑躡清華而登從橐剡裁却用鄙夷

管晏之近功經略中原臨小孫劉之故畫詳審乎
事機之會更聞乎義理之多謂如根本之先強則
於張也自恃蓋知彼不知己皆料敵之淺謀而
能發又能收適濟時之遠略屬北方之警未息而
西州之變復興人方憂蜀道之難公往為雪山之
重至則事權之牽制加之飢卒之踣梁身持尺檄
以直前惟知死節神叱之靈一躍遂獲生還浮言
何傷乎日月之明雅志已抗於煙霞之表携諸郎
於謝墅會名勝于午橋耆英之會扶公方春秋之
未艾中國即相司馬寧朝暮之少淹伏念某殖學

代耕賣文為活元龍湖海之氣少也勃乎司馬山
川之游今其晚矣為阿有發之養謹從舉子之淹
勞而玷鄉書一塵春榜迨奉廣廷之對空懸盡言
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痛國論之未一憫違棄
之方開惜諸將方陷謫言適援子儀已事議宰相
當存大體恐貽王吉之羞雖清朝許竭其愚忠而
時論或說其太許發矢將穿於楊葉及的輒差乘
舟已迫於蓬萊為風引去向非借九鼎之力當不
止三籌之輸副本既不上于中書賤刺亦羞通於
光範至謝知已皆後衆人俯仰何心升沉分付謂

今得斗粟之祿可以無飢豈不勝布衣之時難乎
一飽茲迫小期之成方登荷橐之門如亮其今日
之來非為炙手當賜以片言之誨庶使書紳此身
已記大治之中他日真軫賁簪之念但不負於素
學是為報於異知雖禿千毫莫彈一感洎有懇悃
莫既敷宣

賀王宗正

東觀策勳西垣振武金枝光裡寢高九棘之班紅
葉香中獨妙五花之詔朝廷咸選儒者至榮恭惟
某官學根六經文起八代富貴倘來之物於我浮

雲神明對越之心有如皦日萬事水流而不競孤
標山立以難移天不虛生世寧多見方領羣仙於
天上忽瞻一併於人間對薇閣之黃昏挹銀河之
清淺言足以動武夫感泣之志行足以平公子信
厚之風一奉軒昂諸公辟易度玉墀而非金掌人
謂回翔首龍榜而到鳳池上方嚮用亟躋近輔丕
建太平某尋軼心期忻傳手筆驚人好向曾聞柳
絮之飛花滿地清陰上想披梧之依蔭

謝陳提刑舉狀

經年夜雨誰憐泮芹之清一日春風忽破庾梅之

白郵簡飛墜奏續光搖耀看大使之文書乃親小
夫之姓氏不與鈐金之記竟叨褒褒之崇品題十
六字以甚嚴銘刻千萬言而不足竊謂先朝立薦
舉之法是乃累聖開功名之途不謂昔年網羅英
物之公轉為後來周旋人情之具求而得也不求
則不得也倖途既開賢者與之不賢者亦與之濫
竿寧免柳下惠之恥卑官減文仲不能引絳老人
之困泥塗晉趙武弗及知養成一世奔競之風遂
致四維操履之玷故臨難無竭節之守而居官多
曠位之愆在承平猶以為非况艱難烏乎曰可自

匪孤風之卓立夫豈顏波之陽回激揚之間趨獨
所決若某老心固動而德弗進年齒寢宿而意不
揚雖聞先生長者之言粗知古道然滯經生學士
之業猶汨虛文頓懷綉組之慚欲求耕獵之實偶
投足於塵埃之地莫安心於禮義之容衿佩競趨
於城隅綠竹不聞於堂上鄉隣之閒猶纓冠而往
款門外之冠敢據席以偷安當同舟遇風之時出
位不顧奮執戈衛社之勇非學而能義有當然功
非所計在泮水獻賦幸依魯僖之賢息潢池弄兵
盡在龔公之化曾非一分若有寸長寡其過而未

能無所學之可取胡得之於物論併奉以為己榮
伏遇某官崖略甚高戶庭無壅登車有天下之志
允藉澄清推轂追古人之風不由請謁无使君當
路萬物吐氣烏大夫秉鉞多士拔尤致使妄庸亦
蒙收錄某敢不益加砥礪無負陶鑄拜官公朝謝
恩私門敬奉羊使之所戒遇非衆人待以國士當
圖豫子之未能感激無窮敷宣曷既

清源洞真人殿上梁文

伏以靈壇宿舞有開清源故洞之祥寶宇聲飛頓
改紫澤新宮之觀山川絢緯雲日宣明眷北麓之
仙區號南州之勝槩四百餘年之升竈儼若遺蹤
三十六所之洞天居然並駕自唐而鍊真度世至
宋而錫爵加封神化無方潛天而地虛心
應物日雨而雨賜而賜有大功德以庇民不為威
福以駭世朝廷所以游牧顯號郡國所以祇奉常
祠身從嘉定之年復立寥陽之殿神光煥發僅如
賜谷之在東帝座尊臨未叶紫垣之居北惟茲藩

牧來謁祠庭謂面勢有所未安諒仙聖必非所樂
爰效探籌之卜果如吉筮之從信尊卑之分有常
而幽明之理則一乃辨方而正位務揭虔而安靈
叶君先臣從之儀倣辰居星拱之象上帝臨下有
赫端時表以而正陽真人與天為徒領衆仙而陪
太乙雲觀星官之爰紫霧憲月砌之觀深洞主開
山其紫陽陳先生之喬樞即捐康必西門黃承事
其人疑是三生結束共成一殿佳話修梁舉矣吉
語將之

上梁東懸崖百丈翠如急倘祥雲外參差佩朝謁

青宮上紫蓬

上梁而雲山雄歷衆山低朱書曾染十年石丹
竈猶封五色泥
上梁南蘆峯萬疊聳峻巉巖憑誰喝石開雲鍊喚
出飛符躍玉風
上梁北花酒道人曾戲劇月明人靜步虛來喜
色津：春拍：
上梁上乘雲御氣絲仙仗升成雞犬共飛昇
羅宿鸞成景既
上梁下給雨夫風樞造化滄溟永息鯨鯢波回

野相安難泰社

伏願上梁之後神祐受職川瀆效祥膏澤多豐年
響黍稷稻粱之慶化國舒長日絕鼓桴刁斗之聲
凡屬幘幘共濟仁壽

守

智知泉州真侍郎

曜軒



渙號宸庭申符佛國昔歸無南物雞碑猶植于唐
堂今起自西山馬跡亦諳於舊路波神起舞岳后
前駐况叨材館之知敢後賀床之敬竊觀壁記歷
攷藩侯前二百年名世僅兩三公而止後五十輩
何人稱二千石之良惟梅溪之王公與括蒼之倪
老時賞洛陽之勝不忝前修日凝安靜之香了無
愧色然皆一至孰是再來某官自許臯稷忠嘉不
下漢唐人物班居豹尾正當日月獻納之初諫犯

龍顏力扶天地綱常之義上亦和顏而受人皆側
目而旁鴻冥之而高飛犬言之而猶吠夷狄每問
潞公之年貌兒童且識君寔之姓名公是公非人
心秉彝之不泯一出一處吾國元氣之所閔逃名
而名益歸適世而世莫揜彼諸人者尚何面於班
行歸我公芳寔傾心於朝野陰夷一節首尾八年
幸天日之開明鼓風雷而出令即家起廢領郡仍
前民欣吾父之來農糧以迓士喜我帥之至動色
相誇嗟曾忝於海濱饁婦敬於南畝戶持牛酒巷
擁旌旗此皆心悅誠服之自然難以勢迫威駭而

至此但觀近日大異彙時當焚山竭澤之餘有剗
內醫瘡之嘆民亦勞止天甚愛之乃會聚於德星
以照臨於紫帽東巖攝郡斷無孟水之規南船建
臺不受俞泉之汙痼疾雖可以暫起生意未易以
速回益自軍興至于事定用度廣而庫無儲蓄措
幣輕而地無流錢吏胥肆獎之無窮兵卒索餉之
已甚用平之策必難左支而右吾下急之符
或議先寬而後猛惟中和可以為政惟誠寔可以
感人是不謂之難抑猶有大於此世道日溢時
事日來近聞邊頭屢馳露布知制勝未知持勝易

納降未易處降安保今日飢鷹之未歸不如向者
猛獸之反噬金止可待連勢方張我弱而何以制
人內輕而何以服外要知國本寔係人才大履非
一木之能支危梓豈一着之可活如將大用其何
罄諸葛之血誠殆恐不然反有類龜山之晚節此
又其千慮之過不止為一州而言某愚不可言慙
常安發中宵憂國益不勝裴婦之情指日趨隅庶
盡解門人之感望公如歲以日為年

賀泉守李監丞

詰從珠節就領銅符上念大邦時可代西清之後
公當遠選依然頌南國之春福星不易其舍躔膏
雨若私於潤澤敬裁吉語上徹賀床竊以九重親
攬於政權一相兼總乎衆職治爾群牧必親御屏
上之姓名至如巨藩參攷夾袋中之人物哉惟佛
國尤簡帝心比當焚山竭澤之餘而有剗內醫瘡
之歡幸而天下真儒之報政繼以國子先生之于
蕃召前杜後之歌謠指於道路蕭規曹隨之事業
均此權輿恭惟其官氣貫涵乎天和出處關於世

運早肩倫魁之譽諸通司帝學之範模要路在前
不屑入公孫之館斜飛補外肯來題仲舉之典及
烏陽司業教治之州大振周濂溪淵源之學亦既
奏最獲此建臺視象于蚌貝之珍與瓦礫寺約龍
戶烏橋之至若符券然風標凜冰雪以自持心事
贊鬼神而無愧果徹環旒之聽即凝魚寢之香回
現半刺之舊游恍如昨日細攷清源之前比創見
此除方元戎之命始頌而通國之人若失登以名
流而接武諒然和氣之如初龔黃以父母而臨民
其心則一馬范如兄弟之議政特姓不同教條初

字仁声文暢峴來而較自賤稱物惟平性用而年
不飢活人必衆行善循吏上上之考不忝後尹熙
熙之稱惟是公道開明諸賢嚮用使元結得數輩
民物其殆庶幾生孝晟為萬人社稷人將有託某
受知最厚受助尤渌謂居上固戒於不寬而徒善
亦難於為政屬邑之縱胥吏大姓之侵細民軍卒
橫而紀律不明保障弛而備禦不素去城五里白
晝敢攫金而去之並海數家半夜有冒舟而走者
此非可以柔而獨理人必當克愛而用威非敢功
高明為一切之謀蓋渌恐衆庶玩習寬之政必按

俞斯可言義必除暴所以為仁豺狼去而良蓄始
著狼養豎而嘉禾乃殖敢憑宏量借獻愚忠惟善
人受盡言諒辱誼襟之容納集衆思廣忠益願為
相業之栽培

通漳守鄭左司

綴班蓬現捻開尚書曳履之声竊稍叢祠敢作刺
史題典之望偶叨恩而起閤散得帥屬以奉教條
敢飭墨卿敢干籤帥恭惟其官清凌冰柱峻埒斗
杓昔在元樞不作漢唐之人物篤生令子克紹韓
呂之世家方在盛年見稱偉器容與功名之會更

聞理義之多正色主朝舌底吐冰人之語一麾出
守毫端宜澤物之仁索西風之塵一高而東山之
興莫遏著書平屋講學專門泰之而懷已並復齋
之高躅充然有得誠如西山之存章及聖化新琴
瑟之調宜名勝應弓旌而起錄即闡之雋武參樞
掇之宏謨習明先朝之典章蕩滌累年之垢玩形
之論建多所施行獻可有先見之明方為時出龜
山又不合而去正坐名高賢者進退之非輕世適
汙隆之所繫比興思於側席聖有命以起家眷言
清漳之名區宜有通儒之報政旌麾至止襦袴謫

然崇教尚文振起紫陽之墜緒蠲租減賦舉行什
隱之寬條惟是時事日新善類星散朔黨洛黨之
論橫起南軍北軍之變未銷此獨何時橫濟川之
舟于野渡行且有詔起擊天之柱於明堂某徒有
苦心本無甜舌驕拙既不容於紹定疎狂復見斥
於端平耕具釣竿已分烟霞之痼疾簞笠泥軼何
心風月之平分獨幸以邑子而事鄉尊况復以書
生而師素宜必有訂頑啟愚之教以為鍼膏起廢
之方嘉與同僚欽奉循良之政令願言暇日拱聞
經濟之緒餘

通甫守陳寺丞

丹詔翔鸞朱轡擁虎北山先生之子肯此來游西
都循吏之風于今復見歌載吉墳往候前驅恭惟
某官峻峙斗杓清凌冰柱風流醞藉源、家慶之
罔行義文章藉、古灵之裔一翁二季百代幾人
趾美世科何啻摘髭之易丹傳名即得於交臂之
間自為小官已負遠略游適甚勇辯曠居多事長
以忠如子美佐西川之帥料兵至熟如柳渾知北
狄之情凡驛奏而囊馳若燭視而龜卜遂膺迅召
入綴周行人盡貪功倒受焦頭之賞公惟難進恥

為矣子之客不私謝於翹材甘奉懷於梓里娛親
甚樂共為一壑之游養志最榮豈在三牲之奉惟
時訪落有詔起家甫為吾閩斗大之州鄰于太丘
星聚之里朝發暮至便省侍於庭闈目見耳聞况
熟諳于風俗必能寬賦歛以蘇民瘼肅威令而戢
吏媮化士習為礼義廉耻之歸敦察屬以仁廉公
勤之訓強豪是拔無愧任棠之規親故雖多不枉
蘇章之法此人望之可屬亦執事之優為惟是國
事日新善類星散大中公既不可屈久積巖瞻小
范老合即召還上膺樞用伏念某晚竊一第中更

百罹不及榮親漫爾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雖當受知於賢士夫獨未從游於名父子方此需桑土之戎乃獲為膝壤之祇惟是樣不入時宜又無譜所恃以氣類而進庶幾蒙特達之知竹馬前迎同在推轂騷呼之列鈴齋多暇願聞家庭經濟之方

通蕭守楊監丞

螭陞疏榮麟符作屏先生有道義皇上尊為園壁之師太守為誰序陵翁來作方堂之主敬裁吉楮晉徽賀床恭惟某官一代宗儒兩朝壽雋忠襄公之名節家笏猶存誠齋老之典刑心灯不熅以喬木参天之旅有靈芝瑞世之賢每容與於功名多更閱乎理義五溪出宰見稱室衮之生魚二篋來歸惟有隻琴之伴鶴人方以苞苴而博官職我獨以清白而遺子孫不由介紹以主朝惟以精忠而許國晉司印院何憂九虎之守閔復董膠庠遙感三鱣之荐瑞步武駸々於緊地議論落々乎叔門愛老圃之晚香儼灵光之獨在惟蕭為鄒魯之國而守必藝黃其人弄印一暮出綸凡母以老成而膺任知委注之非輕得千里則活千里之民乃公

歲時已久此吾意氣所許者不待干求而子之故澄清之曹方還而破白之章已至在昔久正雅愛沂公豈獨以譜系之偶同私相延譽蓋觀其器識之達到預有相期公方換故事以舉行僕自顧菲才之莫稱茲蓋伏遇某官久得獲巖之正印學障百川之狂瀾駐足於萬馬之群不移定力論事如獨鵬之擊凜有英風乘輶察吏而山岳搖懸鏡閱人而涇渭判謂存賢所以報國而行義非以市恩揚清激濁之風声作興一道登明選公之相業根本此時致使妄庸亦叨收錄某敢不秉心介石厲行飲冰擬未罔即報於隆知決不敢自叛其素學并沉有分安能許遲速于榮途名節自將或可附声光于青史

代謝陳憲舉荐

一官棲仇覽之寓居慚尸素飛刺荐補衡之鶚誤尊雌黃得此於常人不足誇見知於名世何其章一陶厚矣百拜矍然竊謂荐賢者固舉其所知觀人者當於其所主必有持天下之正然後決終身之依古風不歸顧俗滋甚苞豳舉則狗彘蠅營則狐挾虎威而冒求當其五舉

本志寬一分而受一分之賜亦衆共期靡待旬浹
之間即猶猶良之最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此
獨何時橫孤舟於野渡行且有詒主一杜於明堂
伏念其樣不入時動而忤世昔爲熱屬入芙蓉幕
以不容今效冷官對首宿盤而何味疎開開府喜
遂受塵顧鞅掌于官箴尚卓遲于庭拜陽春有脚
不徒喜現政之新夜雪平曠亟欲展事親之敬

通興化范守

出綸閣闔作屏壺山范老十萬兵於胸中時方倚
重元結款百輩在天下民其少魁閭上日之匪逆

企下風而起敬恭惟其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月
旦題評元方季方之行詎天庠模楷大陸小陸之
文章講學編諸老之參著書作千載之計屬權
之當國終競習之移人一世瀾趨相與染曹蜍之
沫二雅壁立斷不汙元規之壺紉蘭自馨食藥有
味迨聖化已新調瑟而衆胥交起彈冠可揀者高
尤難於進謂寧得小國寡民以行志不願爲枉尋
直尺以留中惟蕭稱詩書禮樂之邦久焉天印以
公爲忠信慈惠之長宜此分符旌麾未肅前驅襦
袴已歌來暮吏狃於政弱而垢玩民困於軍興之

誅求剝內醫瘡甚矣群生之寡遂酣歌常舞幾于
一國之若狂可望獨立使君之來以爲一方疲吐
之幸仁必有勇嚴以濟寬使鄉無打門索錢之胥
則家有左體右粥之樂然而世道隘甚人物眇然
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于野渡行且有詒起擊天
之杜於明堂某爲儒而迂入仕而拙愚慙既見排
於紹定踈狂浚不合於瑞平竊祿祠庭已自分烟
霞之疾贅丞鄰郡初何心風月之分惟平生於方
冊以服膺乃一旦隸治封而親炙必有訂頑砭愚
之誨以爲鍼膏起廢之方嘉興斯民新沐循良之

德化更新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

賀泉守劉倉部

疏涯綠淨分符紫帽昔自莆出牧嘆忠惠後之無
人今闔郡馭聲喜久肅公之有子教條未布風未
已新恭惟其官肅胎前光眉抱至美推時先正宜
在一愛一尚之間篤生英賢不居三孔三曾之下
公爲之長人美于門當巨之權致和朋之矣
手清標凜若耻金張許史之趨補外久焉藹古杜
龔黃之譽暨當衆正路開之日猶守萬仞壁主之
風一丘來歸六丁莫挽帝惟晉水兮七聚之真區

詔以郎星為千里之保障請惟此郡大異前時琴瑟必至於更弦旗幟方為之改色惟是世途孔隘國事多艱此獨何時橫孤舟於野渡如有用我進一柱於明堂某少也奇孤仕而蹉跎既不容於紹定復見忌於端平罷官而歸抗駕于此開旌麾之泣止戒徒御而少伯山鬼擲揄室人文誦机會相值方將倚劉公為長城氣味一同諒必見王粲而倒屣

代賀韓州聶侍郎

帝以近臣牧于巨屏昌言謬不能枉尋直尺以留中晚節堂徑請大蘇高牙而補外善類愛其高舉衆人謂之左遷竊謂真身侍從之間駐步疑丞之地皇患失比苟同焉得受聖主之涂知為大臣之倚重乃不合惟知納忠方在先朝一疏首排於稷卨及逢新政丹心慨念於鼎鼐憫士夫少難進易退之風歎廟堂之禽受敷施之量獨主敢言而無惧旁觀相忌者居多謂與其枉道而留又孰若從吾所好見我而作守千里則泮千里之民量力可行寬一分則為一分之賜識若文賀壯哉此行恭惟某官義氣嘔雲精忠貫日去國十

年而復入愛君一念之常堅際會風雲論思日月諸大夫之唯而舍之謬介若無朋一齊人之傳而楚之味確然自信西風之塵已動東山之興愈濃請一整以來歸縱六丁而莫挽惟今章貢比漢淮陽如公直臣真宗汲黯開藩閱歲載路興謠禽吏聞風或解印綬而先去姦民縮手爭賣刀劍而歸耕陰功隱德之甚多野史稗官之可紀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此獨何時橫孤舟於野渡行且入觀植一柱於明堂某一自違離兩更寒暑昔侍樽俎聆健論之風生及伏衡茅喜直聲之日出遠莫陪於賀屢修已見於頌春恨無怒翼以奮飛姑託便鱗而問訊夢魂失陰常屢過大江之西台即遲遙當歌迂修門之外

倅

通臨安顏倅

揚柳江頭早鼓雲霄之華閣芙蓉幕下晚依風月
之清光公如喜見於鄉人僕敢自附於邑子載書
寄鴈指日登龍恭惟某官峻峙斗標清凌冰柱有
祖餘烈宛然崇芻之猶新讀父一經應是籛金之
不羨早已結水蒼而綴朝列必欲書淡墨而續世
科家作蟬鳴威鳳乃儀於玉齋文場蛄蛄巨鱗肯
上於銀鈞主司避出於一頭神人焉換其隆真直
上宜徽階之侍斜飛亦遂島之遊尚於京輦以監

州見謂名流之借徑屏星漫爾不妨題別駕之興
台斗燦然重見曳尚書之履發揮遠業振起家聲
伏念某地寒無媒天賦不腆萬言一掬水少而空
費於精神十步九太行壯也終收於科第偶圖得
鹿之夢免讀相牛之經平生耿耿者猶存乎時落
落乎難合初筮經行于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
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戎期之已迫書生宦譜之
未閑賴有偉人曲從鄉誼歲規之以藥其失提挈
之以玉于成仕大國從英俊之游此心則喜事長
官如父兄之側惟命之恭

通何倅

杞庭相種平分霽月於軟紅蓮幕陳人行挹清冰
於瑤碧裁書寄鴈指日登龍恭惟某官千英萬俊
之才名累相重侯之開閣來以簪裳而不任力於
翰墨以策勳東作蟬鳴威鳳乃儀於玉齋文場蛄
蛄巨鱗肯上於銀鈞主司避出於一頭神人焉換
其隆真蓋即布雲霄之武乃肯浣州縣之塵笈談
鳴偃室之絃霜凝牛刀慷慨辦太原之撤雪滿貂
裘人皆慙慙於要津公獨夷然而後步星屏一駕
日旬增輝題別駕之興即蜚聲於紫禁寶甘棠之
芻行出色於青檀伏念某地寒無媒天賦不腆偶
圖得鹿之夢獲脫相牛之經平生耿耿者猶存乎
時落落乎難合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
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戎期之已迫書生宦
譜之未閑賴有偉人曲從鄉誼歲規之以藥其失提
挈之以玉于成仕大國從英俊之游此心則喜事長
官如父兄之側惟命之恭

通陳倅

半刺住旁素習題輿之望廣文官冷曾無繫馬之
階僕因邑子以通名公見鄉人而必喜共惟某官

喬水參天之閼閼，靈芝瑞世之才，名文惠家慶，國乃士夫之共慕。夷蘭宰相器為伯父之見期，萃師友於家庭，對聖賢於方冊，學之優乃出而仕人之。差有甚於門凡所設施，孰不奇偉有劇縣譜江淮之草木，知名真上幕賓，閩粵之山川，入句尋書載路風，駕入京相，握手以頤，田執事掉頭而不顧。爰眷刺桐之郡，舊為恭梓之鄉，佩文監卅客，与篁屏之樂，過家上冢，輝煌畫錦之榮，壺公改色以驩迎海圻，興詔而載義，以長才而展驥，足以厚德而鎮麟宗，報政未及于暮年，奏最已優於一道，行吟

紫帽見稱，別駕之風流，入覲丹墀，佇接文昌之步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陞，乃罹大聲疾呼之謗，漫尋宗却之文，盟姑便家山之問，信竭來倚席寒甚，無禮幸先世之黃緣，託年家之契，好必蒙刮目，母有遐心，祇恐衮衮臺閣之登，不容攀附，所謂渠、厦屋之庇，正賴幘幘。

與陳通判

有陳番之望，以題輿公為先達，無王祥之才，而別駕僕忝後塵，敬飭赫號，晉于集几，恭惟某官道揅

聖晴氣涵天和，盛年早擢于巍科，夷步不趨于巧宦，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其位雖卑而道則高，橫梁等處人誦阮瑀、陳琳之檄，鳴琴宰縣，民與魯恭卓茂之誼，頃當之匪人，至以儒而為戲，多士赴五侯之第，炙手爭馳，一賢卧百尺之樓，掉頭不顧，通閨籍幾于二紀了邑，備後至十年及逢聖化之更新，當並時瞻而蒙進，猶甘補外，廉取治中，雖清漳之名區，乃紫陽之舊治，一城風月，炳大手筆之平分，千里耄倪，賴半刺史之共理，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魯靈光之獨存，方膺重望，漢承明之趣入行，展壯猶某使有苦心，素無媚骨，慙直既不容于昭定，踈狂復見斥于端平，方緒相鶴之經，不妨招隱，偶玷誤蠅之筆，俾替為丞，以年則敢躍長者之先，以位則宜從大夫之沒，當避席以謝，不敏或握衣以請，未聞願言，母玉其音，庸為斯金之義，既見君子，則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檄日。

倅

與張倅

帝以碩望二于名藩飲霄漢之武而分風月之光
自謀則拙借山陰之考而為嶽麓之重此地何榮
令肅先庠驪騰旁午某官文章有作者風骨學問
下聖處工夫眉山一門之弟兄相為師友曲江千
載之開闢有此雲仍奮身耻自于膏粱唾于巍壯
于科第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可至皆清而人惟高
日旬為丞對槐松而有味錦江出宰裁桃李以成
陰飛鳧舄于日邊儼駕行于花底使其小暇主要

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勇去屬
有事于疆場肯分刺于邊城萬福主大威名長淮
所恃以無恐東之當為公輔司馬豈得以并淹惟
公于取名也甚康而上將詳試而後召春星沙為
大會府開雲幕如小朝廷珥筆風成案屬遶苗而
莫措題與望重矣談閔決于其間大而經營軍賦
之籌小而控制峒蠻之略衆將現政州賴提綱惟
是國事日新善類星散暫為吾府數旬之屈即有
自天異渥之欲張姓而復其名久膺東注魏公之
相有謬行繼登庸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為

有阿婆之養漫從舉子之游空臆盡言寫孤情于
形埒之下轉喉觸諱輸三籌于鼎甲之前冬已迫
于瓜期夏方趨於蓮幕及交鼃篆而未久疎聆驕
哄之聲來儻矜臭味之同當賜幘幘之庇庶逃瘴
曠詎味歸依事長必恭敢不若察父哲兄之在側
進身有望或可稱門生故吏于異時同賀及私不
寒而戰

與黃倅

帝以名流二于巨屏壽星之地輝聯牛斗之垣明
月之池源出蛟龍之井宜屈半刺來分清光某官

天分高明家學淵邃流風醞藉遠重山峇之香餘
事文章近得竹坡之髓講開官譜佩服教忠蓮幕
參謀展也雪山之重花城出宰藹然崇蔭之留再
入修門已更要路相君拍手欲留鳧舄以居中執
事掉頭願展驥足而補外惟蒸湘為大都全開幕
府如小朝廷珥筆風成案屬合毫而不斷題與望
重發揮游刃而有餘大而經營軍賦之謀小而控
制峒蠻之略衆將現政州賴提綱惟是國事日新
善類星散暫為吾府數旬之屈即有自天異渥之
欲尚書中書之除行矣御屏之隔生周公魯公之

拜歸欽哀備之文輝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昔登
本常第曾出西清學士之門今着從事衫復識東
閣卽君之肯惟是書生方介之癖不學時樣嫵媚
之粧全恃厦屋之幘幘俾苟庭闈之祿養未諧參
拜已如門生舊吏之受知儻賜庇存是亦孝子仁
人之錫類

教授

與潭州施教授

正坐橫經公方有味于芹泮低頭入幕僕來依人
之蓮池與其偕鴈鷺于簿書之塵孰若從魚鳶于
名教之樂園知清濁不爭可喜臭味則同某官早
以文鳴紛其內美詞壇馳騁見稱一釣之連鰓舍
選芬芳端是三年之走馬亦既振鋒於信水便合
闊步于道山相君襟袂以顧留執事掉頭而不往
復挈絳帳來幸青衿登鄴侯之堂而訪遺書沉酣
今古酌醕醑之酒而發孤唱彈壓山川風斤一運
而無弃才丹砂九轉而蘇廢疾誰不願孱居然青
剡之鼎來人亦有言貯以玉堂而後快如某者弱
惟殖學貧亦膏久詞場曾披于百瘡僅收末效官
海方航于一第未識前津雖平生之書癖難醫恐
從此為吏氣所蝕有師儒可以親炙庶么麼得可
依歸想從容教載之餘皆盡諾矣談之助書生習
懶豈堪飄風草檄之忙暇日從游共細雨簷花
之句

宗司

南外宗使

欽此詩壇久割古錦囊之譽橫徑宗校獲休青藜
杖之光教勒墨卿晉干籤帥恭惟道探聖蹟
氣涌天和學問工夫窮西洛橫渠儒先之秘少康
氣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鼓琴著書以自娛焚
香讀騷而有味游嬉翰墨咳唾珠玑春容正始之
典型灑落晚唐之標致以此飾吏其諸異人壯縣
悲聲棠陰清風之未改京畿主畫藁池綠水之猶
香過入綴于周行得與聞于國計使其少暇主要

路之津以何難惟不易同舜光範之門而徑去人
嘆橫舟于野渡公惟砥柱于中流積閣題輿問訊
麓鵲之迹豐湖剖竹嘯歌白雀之岩嘉名上銘于
御屏優詔分司于仙籍清節足以廉貪而起懦厚
德足以鎮俗而鎮浮司舶則冰炭以自持領郡則
肅然之不急宣時武穆文昭之裔此若維城抑令
召父杜母之誼歆然載路惟是舉國之望正在同
姓之卿首揆久虛已入金甌之簡記修名不朽留
為玉牒之芳芳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一第
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考之書帝城風月之無邊

方思贊畫宦海波澄之巨測噴有煩言然浸潤之
由來皆鍊狂之自取天子臨軒而策寒峻從臣贊
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曲從已獨執方而不變
或較短綽長于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
于危陞之間亦何至此一歸蓬華三易葛藟肆求
宗卿之冷官隨得苑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
此耳其為失官熱屬者笑之顧才疎無事長之能
而學淺犯為師之戒幸借標榜聯南宮進士之名
況在松廳識東閣郎官之青愛以及所不愛中也
養其不中正好有望于儒宗庶息嘲于士友收名定

西外宗使

價倘蒙大戊子之知嘯栳吹生自賀雌甲辰之遇
珥節西臺正仰長庚之次舍司文南郎獲分太乙
之光輝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恭惟清凌沆瀣
和氣均悅學問工夫窮伊洛橫渠儒先之秘少康
氣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早從文屋以策勛旋
歷宦途而恬進眷風竟得清閑鳴單父之琴夜雪
龍裘慷慨辦太原之檄恥皇、於人爵其落、於
權門徧試民庸不留朝蹟春陵監郡分瀛溪霽月
之華炎類拜州肯受石門貪泉之行實政紀山林

之野史陰功溢道路之口碑嘉名已錄於屏風裏
詔分司於仙籍昔遠今近上方注意以用公內重
外輕公亦何心於擇地然而風濤如坎人物眇然
樹社稷則無如朱虛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
之德童所謂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鄉難兄法從
之舊地好為出色宗相登庸之傳錄重見調元伏
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
餘三考之書帝城風月之無邊方表贊謚宦海波
濤之巨測噴有煩言然浸潤之由表皆疎狂之自
取天子臨軒以策寒暖從臣簪筆以主文衡衆皆

阿意以取容已獨執方而不變或較短掄長於程
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庭陛之間亦何
至此一歸遂華三易葛裘肆求宗卿之冷官隨得
翹材之化華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為炎官熱
傷者笑之久殖久荒冒犯為師之戒心茅滋塞殊
無事長之能頃襟被以東歸擬樞木而北面久羈
逆旅莫候前驅襟期雖企於門牆名實未孚於左
右惟告戒之以藥其失而提撕之以玉於成敬薰
心者願假郵燭近而皇甫遠而居易既次第以搜
求北曰石洪南曰溫生敢覲觀於羅致

賀新南宗

鎮領房山司宗雅卿伯父心在王室自宜與四輔
以通班天屬生值聖時爰與第一人而為長潔錫
吉櫝登進賀床恭惟 學門得聖慶之工夫文
章有作者之風骨淳熙之末射策耿魁宿之光寒
嘉定而後還班此靈先之獨在忠勤一節佐佑兩
朝以經文緯武之長材任觀化宣風之重寄古庸
巨鎮价藩揚六蠹之威徽省華階陞步貶三古之
狹聖化方新於調瑟宗盟尤重於維城欲信原之
風成宜訓齊之遴選時維族老方堅德闢之心帝

有恩言亟下建臺之命地位官則事權增重力量
大則教令易孚會見文昭武穆之英蓋習沛易楚
詩之化惟是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鄉衛社稷則
無如朱虛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量鐵
鉞方欣於南下衮衣已趣於東歸天下建尊有三
師言允穆宗室為相者九前孰可尋固俾忠定之
賢專美紹興之始代念某癖唯嗜古樣不入時對
蒙廣遠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陞乃罹疾聲
大呼之諄來倚席以何顏嘆無禮而獨冷見聞甚
淺易遭雪日之嘲駭貴與居凜有風霜之惧所幸

青英之至止庶幾晚末之有依教誨之以雅言提
撕之以巨力一時遭際我叔修來仙李端根因可
使猗蘭之蕃茂小草有志六期附叢桂之芬芳

市舶

代通舶使

翠節光華望宗英於霄漢青衫藍縷分甘倉氏
之塵埃幾年引脰以養高一旦漂身而受察敬憑
子墨往白帥戴恭惟 叙芳蘭而自馨挺靈芝
之獨秀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
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既收魏茅不輟燈火雖
在素官全似布韋為藍田哦竹之游清哉官况試
河陽栽花之手藉甚風流此雖緒餘獨不俊偉繼
唐 瑞溪雙硯之歸終一擁轡覺賓水甘棠

之滿得地小而亦可行志去天遠而隨即瞻庸眷
海舶之一司關水衡之大計唯帝選煩公一來
無平而吏民安焉鯨波不動忠信而蠻貊行矣琛
貢交通合浦之珠既去復還石門之泉不易其介
大而國用盈虛之制即此權輿次而版曹出納之
權歸其掌握行有石命以重此臺伏念某聞道未
深涉世尚淺讀書發憤期收再世之青檀射策決
科濫竽一名于黃甲方習趨庭之訓遽罹陟岵之
憂謀養升斗七稔饑寒之所苦踰顏范庫一官環
屑而亦甘惟不武之書生殊未閑於吏事祇恐斗

箭之器難逃水鏡之前念伯父曾於文承風有通
家之好則賤子雖無介紹此為藉手之階僅以真
味之略同庶幾肝肺之稍異服盪車而垂兩耳願
彈駕力之勞得廣厦之有萬間可遂歆顏之託

京尹

通袁京尹部

昨庭對策濫陪玉筍之門生畿甸效官復玷紅蓮
之幕府三熏子墨百拜師戴恭惟某官一代宗師
四海碩德挺身任重六鼇背上之擎山定力鎮浮
萬馬群中而駐足自仕京國至位文昌華途清要
者幾何英輶周旋之殆徧贊壽台佐異時相業之
胚胎球美仙源一代帝墳之潤色容與功名之會
更閱理義之多遠略濟時振起過江諸賢之弱精
忠許國對越在天列聖之靈尹正神京榮躋版使
東南之力竭矣帑藏焦焚西北之事紛然符移旁
午賦畹資臣之盤據豪民巨姓之根連得地大而
雖可回旋去天近而尤難展布今之君子悠々盡
餅之空談付以事机性々蠟鞭之無用任國重寄
如公幾人當紛紜瀕洞之衝每閑暇笑談而辨輦
轂之下必先彈壓與列郡珠錢穀之問不至廟堂
有地官在如聞訪落欲即登庸若劉沆在天聖初
自尹而入為相然張敞為京兆最繼後者難其人
屈壯猷旬月之閒積蒼生霖雨之望世道隘甚人
物眈然首揆久虛行看黃麻之宣布降名不朽要

垂汗竹之芬芳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為活比奉
槐楓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疎轉喉觸諱向
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輸副本既不上於
中書賤刺亦差通於知己及星沙之贊畫俄風木
之嘶憂年踰四十以無聞於類有視祿縱三千而
弗及此恨何窮人憐十載之栖遲天畀一朝之遭
遇低頭入幕教條必惟命之恭觸事面墻宦學賴
得師之益寬為程而督責大出力以提撕庶幾遺
賢墮履之微或有大呂黃鍾之重橫竇在通敢祈
表相國之知倒屣出門自賀王仲宣之遇

賀趙京尹

羽儀卿寺彈壓帝城人望翕然知尹京之有趙上
心簡在果弄印以授先輩穀肅清紳綏交賀恭惟
某官學精六典名冠兩科文章太白老之現奇氣
節朱虛侯之耿介早登華貫屢獻皂囊肘後有醫
國方舌底出冰人語不能枉尺為清要地而少留
甘請一麾指瀟湘亭而徑去隨上輔畿之最入陞
台佐之華振領挈裘糾正列曹之淑惠調鼎助鼎
習為宰相之徑倫新天子居然器之先寧皇留以
適我養王畿之千里界帥問之十連少尹舊游回

首平分於風月神京新領致身已逼於雲霄行將
僞鴈鷺之玩而以威絕狐鼠之奸而以法寬一分
之民力散八郡之陽和蕭鼓行春驩迓碧油之元
師鈞衡虛左佇看綠鬢之中書伏念某淺學得皮
赤窮到骨初筮徑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
於衡雲不堪回首十二載未書於三考兩千里未
效於微官直道事人安敢肆慕中之辯剛腸嫉吏
不能依紙尾之書幸曾出元樞之門墻猶未入羣
漁之陷罕敢期機會獲事仁賢受容受祭之方新
一喜一懼之交集竊傾心於教誨更借力於提撕

莫為之先儻少異衆人之待當忠於主其忍效妾
婦之容

憲

通趙憲

衣直指之繡以建臺矧是宗盟之長著從事之衫
而入幕最為吏屬之卑幾年引脰以仰高一旦漂
身而受察倉皇告至俯偃通名某官稟氣也剛觀
道於獨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
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既收科第不輟燈火雖
處公族全似布韋謏以緒餘見之施設固嘗馮軾
甘棠參韓木之千尋繞一擁輻輳索無瑞溪之隻
石在我者大而地無小每官皆清而人推高司郎

泉南遺愛渺洛陽之水剖符湖右驩聲開衡嶽之
雲方人物之眇然如執事者有几歷仕三紀而無
朝蹟知榮進之心輕連拜數州而駕使輅况祥刑
之寄重與其枉尺直尋其道屈執若高牙大纛其
志行持論於三尺外而不苟得情於五覆中而不
喜園扉畫掩貫索夜沉漢廷尉活人者千今視之
而倍寢唐宗室為相者九將去此以登庸伏念某
殖學代耕賣文為活大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
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冬已迫於瓜戍夏方
休於蓮池惟知直道以事人不敢苟祿而養母昔

居鄰壤猶懷高山仰止之思今致使華散作明河
可親之想如聞雅量偏喜吾儕儻稍賜以寬容庶
苟逃於懷曠莞庫七十家之薦雅知趙文子之憐
才厦屋千萬間之依竊喜杜少陵之有託

通浙西林憲

鄰封暮子久聞中興御史之家京幕底僚今拜皇
華使臣之節敬憑子墨借壯帥籤恭惟某官師友
萃在家庭學問發為名節維時先正當事阜陵讜
論危言振起過江諸賢之懦忠肝義膽對越在天
列聖之靈當時未究於徑倫有子能光於閭閻兩

宰劇邑輔京稱製錦之長一牧雄藩淮甸借長城
之重入讞疑於棘寺旋晉直於蘭闥當陞前奏事
之時出舌唇冰人之語使其少貶立登要路之清
華惟不苟同恐墜故家之文獻乃持星節近在日
畿司庾則有青社賑貸之勞祥刑則有京兆平反
之福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喜蘭砌之科名錢穀幾
何刑獄幾何習槐庭之相業民爭卧轍詔使因臺
久已陞奎閣之華近復正月卿之位四年去國寒
花有老圃之香一旦還朝巨揀堪明堂之用伏念
某少惟殖學貧只賣文大對彤墀甘避人之三舍

初游湘幕之贊長於一籌憂患侵尋英華銷歇揣
分自宜於警墓為賓所迫而入京碧油幢下之多
才如鱗斯集白面書生之不武乃歟其間惟臺府
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之子弟教誨之以
藥其失提撕之以玉于成是所望於鄉尊庶苟逃
於吏責一臺近水餘波僅及於運池小草出山他
日願歸於藥籠

賀曾憲

疏渥綠綈宣威繡斧清白史君之德政方播湘城
皇華使者之風聲復行闕部敬裁吉牘晉頌賀床
恭惟其官粹學本於家庭大名垂於宇宙堂堂先
正餘慶厯元祐之典刑籍籍二難有玉局宛丘之
標致春秋方富名字已香曩者重湖之瀕宸於潢
池之警孤城危甚飛書走檄之載途半刺屹然後
帶輕裘而弭變亦既十萬家之蒙福居然二十石
之即真茹鼓申威獄右波神之震疊襦袴詠德禪
官野史之流傳惟時七聚之區正簡五刑之寄乃
煩名勝來此平反遠思子之詩張偁偷兒之嘯聚
周諏所至雷轟電掣於今下之初奏凱而旋風恬
雨霽於事定之後况南國之崇陰維舊而西山之

草藁方新士民素習於教條臺府相為於脉絡焉
范之議政如兄弟時姓不同子張以陰德遺子孫
于今復見夜壘頓清於刁斗畫庭可卧於桁楊僕
雖至愚竊有過計今之所謂民賊多長惡而不悛
上而苟有仁人盡知病之所在必欲革帶牛之習
當先懲碩鼠之貪至如白粳之價浸穹牢盆之罔
大密此實召戎之本諒閩憂國之懷讞獄暇時訪
南豐道山之墨刻還班有日復西清法從之青種
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殿廬校芸踈狂貽怒
於要官宗卿橫經習懶見嘲於羣弟方全崇臺而
受祭慚無寸援以為容疇昔先君曾出龍飛之榜
中間賤子獲陪鴈序之遊儻以臭味而垂憐庶幾
飲啄之無恐有三品筆誰無叔名定價之思持一
鞭香敢作嘯枯吹生之想

倉

賀陳倉

輒從郎省出建康臺帝曰湖南九州之民其生寡
遂公為江左諸賢之望宜往周諏岳岳擁葵蕩以
前駟湘靈聞先聲而起舞某官通高而立於獨器
厚而養以和學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
聖六丁屢下於人間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
科第之後而灯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
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時更化乃
肯立朝鳴鐸壁流恍惚爐亭之舊橫徑來郎平分

講幄之功著庭稟直筆於秋霜省眼閱人才於冰
鏡但從平進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
範之門而徑去間有動色而咨惜誰能為王而留
行與其負袖方鑿扞格於中孰若高牙大纛從容
於外況在衡湘之地重哉金穀之推屬弄印者踰
時乃出綸而臨遣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縶西北
之事紛然江湖唇齒為時一出寬上隱憂案牘皆
起廢之方攬轡即折衝之略必有偉舉以疎羣觀
富貴浮雲固萬鍾之不屑蒼生霖雨非一道之得
私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合比奉所庭之對空

臆盡言不知書生之疎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
悔僅竊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荷營菽水始仕曰
庶或者即初而規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為王
才疎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
至上官亦嫌其訐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得稱門弟
子以通名諒蒙軫念於遺賢必不興疑於投杼俾
諧鍾釜之養敢昧立山之恩中人以下皆無林宗
正不免耳國士之遇如有智伯尚庶幾焉

賀李倉

出綸閣閣乘博藻湘屏風錄良刺史之名就陞

蕩安輿奉太夫人之養增耀輶軒部民舞手以交
驩屬吏舉杯而相賀某官通高而立於獨器厚而
養以冲鄉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中庸千載之學
出入誠明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
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
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改絃而更化乃澤旁
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事詭隨而同流俗
屬時有邊陲之警自許參謀長揖出光範之門了
無新色早奏勲於肥水旋坐嘯於衡陽藹然政聲
得之道路字民則催科寧拙拊士則甘苦與同思

溺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萬人之命曰賜而賜曰
兩而兩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延賓客則北海之
樽不空待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豪吞於星
瀚新詩清迫於雪車舞綵袖於輿春遂蔡端明便
親之志鳴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
世俗吏之能為皆平日學力之小試闔城卧轍入
心直願惜留因地建臺天意曲為從欲惟是巖荒
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施一州者而惠九州人亦
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還峴而粟可賤乃賢相之
道規用俚而年不飢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

寬帝憂陰德無邊耆壽合延於鵲髮清朝有命宴
詩將賀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者吐
危言而對策以許見排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求
醒才疎而意廣位卑而言高幸甚以鄰境之諸生
晚乃為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弟一榜得人
賤子登元礼之門通家有舊儻軫薄雲之誼異沾
慶露之私事長必恭佇俟察父哲兄之教將毋來
訟願推仁人孝子之心

賀王提舉

輟班郎省司庾輔畿太平宰相之家聲青氈猶舊
皇華使臣之風米翠節一新嶽后前驅江靈起舞
竊謂將指於三輔莫重常平之一司粵自比年重
為遴選東南之力竭矣帑藏焦熬西北之事紛然
符移旁午况當水潦饑饉之後居多溝壑流離之
憂觀風而得偉人未春而有和氣恭惟某官章天
奎璧鎮地嵩衡八龍競躍於雲津俱稱相種一鳳
獨儀於天學見謂人豪垂陞舍選以策勛力遜孤
寒而歛步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斑赤

縣字民河潤均京師之福屏星監郡海康奏邦國
之功入綴周行不趨捷徑朱輔出守追還樂職之
驩謠白鹿崇儒喚起爐亭之舊夢無何奏最有詔
召歸維舌之香方熏豹尾之班在選人皆為之慙
慙公獨付之笑談一節請行六丁莫挽維先文定
於此祥刑平反一語之仁全活萬人之命功德如
是祥祉如是、隔賢聲刑獄幾何錢穀幾何素閑
相業世道隘甚人物眇然四牡載馳少駕輕車於
熟路三挽無恙歸留一柱於明堂伏念某家地單
質性天曠瞽二載身依於綠水一朝望斷於白雲

壯氣索然見謂如雞之已木親榮已矣何心有鹿
之在蕉需次忍貧賣文為活幕府代期之已及書
生官譜之未開惟臺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
一家之子弟教誨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
是所望於尊明庶少逃於瘴曠一臺近水餘波儻
及於蓮池小草出山和氣願回於泰律

通司馬提舉

兒童走卒能言文正之家聲京幕僚獲拜皇華
之使節深躬受察泚筆通名恭惟某官文章奎璧
之經天德量高衡之鎮地惟時溫國寶相泰陵歲

月秉鈞勝房杜三十年之事業后皇報德貽雲仍
千百乘之芬芳宜有偉人克承前烈中原間氣之
稟俊偉高明涑水一編之書從容踐履松到天而
不屈蘭無人而亦香晚方入綴於周行見謂即階
於大用使其少貶立登要路之清華惟不苟同恐
墜故家之文獻乃持度節近在日畿遠值木饑水
毀之餘素無貫朽粟腐之積減租蠲賦上若克湯
之用心極溺救飢公如禹稷之由已至於溫顏以
待僚屬出手以援孤寒究有先正之遺風可為善
類之生氣初元急助左輔久虛故步之在魏魯宜

揚祖烈中國即相司馬行副民瞻伏念某淺學得
皮一貢到骨文闡慶戰被體百創斯陞業名避人
三舍初入星沙之幕遽罹風木之悲意氣蕭條英
華銷歇揣分自甘於誓墓為飢所苦而入京碧油
幢下之多才如鱗斯集白面書生之不武乃藉其
間惟臺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之子弟
教誨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是所望於大
賢庶苟逃於司敗一臺近水餘波儻及於蓮池小
草出山和氣願回於泰律

通徐倉

輟班郎省掌委關都公道宏開方觀鳳閣舍人之
樣選前何幸驪迎輶軒使者之來敬飭墨卿晉于
藏帥恭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去南州儒子
於千年典刑猶在得慈湖先生之一派傳授最親
更閱理義之多從容出處之際久於補外晚乃立
朝繙帙仙蓬夜對青藜之杖橫經玉郎朝吟首節
之盤發揮石室之秘儲敬應錦囊之清選使其道
之少貶則何官之不為昌言諤諤而不苟同直節
堂、而難於進仕之巧者爭趨金湯許史之門公
獨凜然自詭召杜龔黃之政以安定之學淑于千

里故蒼溪之最徹于九重果錫召環重登繁地不
屑枉尋而苟合徑持英蕩以遐征維時七聚之區
遑當多事之日震疊搖撼者方定流離蕩析者未
歸白策獨翔誰與發倉於河內年益禁家殆幾為
窮於國中碩鼠之貪不除帶牛之習難革諒已聞
於詠度必可釋於顧憂然聖朝聽斷之方新諸老
牽聯而嚮用有以中書何無冠公為問者當以吾
國即相司馬而答之磊砢喬松合作棟梁之用芬
芳汁竹要垂宇宙之名伏念某讀書不多踏世又
寡殿廬校藝疎狂貽怒於要官宗師橫經習懶見
朝於羣爭撫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念昔為
尹幕之遊幸嘗下宗師之拜曾謂強顏於冷席復
從受祭於崇臺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
巧提撕之以巨力教誨之以雅言庶乎孤寒得所
憑藉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敢
作嘯枯吹生之想

通倉使

諸仕神臯早識儒宗之名節司文宗校晚依庸使
之光華教飭赫躋仰塵英蕩恭惟某官出處關于
世運忠孝通于神明學問淵源續伊洛諸公之正

派文章深峻得水心夫子之單傳功名自詩於盛
年器識可占其遠業夜雪莫太原之檄慷慨已籌
春風鳴單父之琴從容縣譜緣此奏最居然留中
司匭清朝橫經朱邱四方民隱敷陳露鼓之前羣
籍法言講貫臯比之上剛腸介石硬語盤空勇排
九虎之威皇恤羣狙之怒權門落、耻如拮據之
從人義氣堂堂自覺江湖之入夢藉甚玉山之政
過於浙水之清野史紀功御屏錄最反閑嶠有潢
池之警命健猷為原隰之行烈日嚴霜威凝吏膽
醴泉甘露澤滲民肌昔僚屬舉負求者挾城狐之

勢而常平椿額久為恣碩鼠之貪自後六轡之爰
誅最於二事以留念賓墀諭意斷不受帝城之書
屬縣勸儲銳欲行青社之法人皆如此國其庶幾
惟是時事日新善類星散名義頽而莫為振起議
論勝而罕見施行向焉誇嘉橘之哉今多成枳甚
者悔芳蘭之佩甘化為茅此為元氣之受陽縱有
上醫而不使天如祚宋公亟還朝萬丈喬松入作
棟梁之用千年汗竹永垂宇宙之名伏念某少亦
激昂老而困墮比忝京畿之贊畫偶叨殿陛之校
文但憑己見去留輒忤要官風盲大事從長不能

委其規矩準繩它人有心驅而納之罟獲陷穽吹
蓬引咎食藥忍窮使其有田之可耕便當誓墓而
不出場來倚席寒甚無毡每與名勝談人物之宗
皆謂執事喜耿介之士昨嘗晉拜即之甚溫問脚
色而頗詳憐頭銜之未換豈以辱交於小既故不
見鄙於大方氣類相求敢比庭蘭之子弟品題有
望倘陪王荀之門生詞短意長形留神往

代通提舉

歛社益公之相業願識雲仍充負倉氏之卑官行
瞻星節士莫重乎始進天固使之有依恭惟某官

器厚而養以和道高而立於獨江右扶輿清淑之
氣獨吉水之鍾奇濂溪廣大精微之傳至平園而
愈衍既生長之得地又磨勵之加工則所設施宜
其俊偉幕府婉々之畫海圻洋々之歌宦譜愈出
而愈奇學力隨試而隨效一麾出守尚餘臨賀之
甘棠再命剖符不帶端溪之隻硯得地小而自可
行志去天遠而隨即瞻庸就畀皇華用勸列郡秉
輶察吏精神鎮壓於山川發廩賑民志慮周詳於
田里辦白粳紅粟之功於間暇納上霧下潦之俗
於清涼對黃灣落木而哦詩風流籍甚酌石門貪

泉而失笑清節凜然時方需才公豈久外右諸道
之奏最行拜絲綸左一席之登庸果傳衣鉢伏念
某素有書癖見謂儒酸摩挲再世之青毡期收舊
物僥倖一名於黃榜誤占乙科教忠方勉於過庭
遭難何堪於陟岵為有阿婆之養術從小宰之銓
七稔困於食貧寧辭莞庫一命思以及物敢計雖
力然自揆斗臂之才恐莫逃冰鏡之下念昔先祖
受知元台雁塔題名當日號得人之榜烏絲酒墨
至今懷有味之言倘以臭味之略同庶幾時昧之
稍異服靈車而垂西耳願殫篤力之勞得廣廈之
有萬間可遂歡顏之託

與卜京教

正坐橫經公方見士於芹泮低頭入幕僕來依人之蓮池宦游清濁之離殊官期先後之不遠敬裁短素往白鱣堂恭惟某官早以久鳴紛其內美曾次貯冰壺之瑤璧笔端垂金龜之琳琅學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于人間舍選芬芳科名茂業直上宜徽塔之侍斜飛亦慕閣之遊惟神京學校之崇在天子辟雍之側天下攀鱗附翼之士多游其間年來凌清邇紫之班皆由此選必得哲匠以主斯文肘後良方不惟授諸生

連化之術心中有印抑將續正學未墜之傳多士填然附之先生自此升矣夾袋之紀人物簡注方新臺閣之繼諸公經綸可展某幸苦一第間闕十年請相牛之經分甘襪襦圖得鹿之夢誤綴簪裳平生耿耿者猶存與時落：乎難合初並經行於湘水正欲娛親至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成期之已迫書生官語之未閑若何免司賦誅所恃有師儒在短才有限豈堪飄風草檄之忙暇日游從共和細雨簷花之句

與葉教授應輔 同年

正坐橫經公方見士於芹泮低頭入幕僕來依人之蓮池均是一第十年偃蹇不過之人又非四海九州科第偶同之比何幸聯事而得論心恭惟某官久爛昭回氣融沆瀣口銜清議風六館之諸生心肯遺經束五傳於高閣人誦金龜琳琅之作家有玉杯著露之書固嘗一釣以連鰲見謂三年之走馬及丹墀之射策出素學以輸忠舊川以淵源稱人擬為在庭之首劉蒿以春秋對時忘其空臆之言既而以師儒之尊屈而司篋庫之職豈日有三升醞之可戀不肖居卑雖筆扛百斛鼎而有餘

亦甘小用歸至翹材之館下駭觀彙室於道傍惟神京學校之崇在天子辟雍之側天下攀鱗附翼之士多游其間年來凌清邇紫之班皆由此選必得哲匠以幸生徒興起斯文授韓歐單傳之印發明粹學續周程已遠之灯多士填然附之先生自此升矣惟是世途隘甚人物眇然嚮焉紛嘉橘之我今多成枳甚者悔芳蘭之佩甘化為茅正賴偉之力扶世道哀：臺閣之上即展經綸班：方冊之間好看名節伏念某愚自信白朴無華少也勃乎負元龍湖海之氣今其老矣倦司馬山川之

遊頃年綠水之徘徊一旦白雲之悽愴三釜絕望
百憂熏心使其有田之可耕粗足以飽亦當誓墓
而不出子無所求為爾所驅幸成之及官既無譜
樣不入時若何免司歎詠可恃有師儒在短才有
限豈堪飄風草檄之忙暇日從游共和細雨簷花
之句此心可嚮與筆俱馳

長沙陳教授

頃停宸廡橫狂侯津師儒重寄豈宜妄男子之代
庖祔佩同詞所願行祕書之趣駕學節為學校賀
馳書以姓名聞恭惟某官瑞應德星之躔氣鍾縉

雲之秀摘髯巍第早已快冲天之一飛掉臂詞場
又不妨賦日之五色每篝燈於精舍暗合轍於聖
賢士如衆蟻之慕殪皇一人爵公若飛鴻之避弋
落之擢門不然胡以蓬萊道山之英而乃甘於芹
藻半水之樂惟長沙為大都會在諸老有舊典刑
逮而源溪安定之灯煌不絕近則考亭南軒之
印迹相傳必得大賢庶還舊觀丹砂九轉而蘇
廢疾風片一運而無棄材此執事之優為不自日
而碩效但明光制草正有需大手筆之來恐中道
鋒車寧不誤諸父兄之喜有如某者見謂斐然讀

相牛之紐分甘襪襪圖得鹿之夢偶擬替櫻來依
蓮池苟管秋水比誤蒙於州檄俾暫攝於儒官方
將有親炙之榮敢僭叙交承之好折梅逢驛使之
便謾送好音來藻送多士之游願分清味

與李教授父子

叨名黃甲獲偕名父子以同升脩教碧油復有賢
師儒而親炙盟好出於稠疊官期不相後先巧哉
其逢喜甚欲舞共惟某官襟懷湖海師友家庭如
蜀三蘇交臂授文章之印如吳二范傳心有名節
之燈舍選芬芳科名炭業上駟領涇注之種並塘

驅馳威鳳引丹穴之雛同聲唱和六館指為佳話
一勝賀得其人惟時新政之清明妙東一門之名
勝關西夫子方橫帝學之狂東閣即君復振京庠
之鋒師無異道人有齊盟不惟授諸生以場屋速
化之方抑將起俗學於節義久頹之後灵丹九轉
而無廢疾風片一運而無棄材長發揮班馬之史才
匪伊可俟涵養呂韓之相業遠大相期如其其人
何庸於世自一第之入手積百憂之重心既不及
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遲為
運幕之游已覺瓜期之過如聞哲匠東來董丰宮衆

方德憑其行謂有樞趨之便固知涇渭清濁之異
可喜草木臭味之同於同年亦有情乎願追騏驎
恐先生自此升矣不願蟾蜍

回鄉交陳教授

鄉國有善士久矣定交瀟湘逢故人喜而欲舞謂
必相孚於忘言之表胡為從事於不情之恭豈枝
疥之使然抑勞謙之太甚共惟某人筆下無一點
俗胸中有萬卷書飽司馬山川之游見稱名勝負
元龍湖海之氣藐視公侯孺子皆已成名皇天豈
無老眼少安毋躁大器晚成諒當燕居磅礴之時

正養臚唱觀義之望五十當富貴豈久淹馬九萬
搏扶搖可坐致耳某拙於初筮巧矣相逢方將遣
豚犬以就師更欲持魯魚而質惑不敢延於特榻
姑自附於室隣陳平夫豈長貧未為弗遇王衍不
言阿堵只可清談

蜀幕

與葉帥參

天府參謀久居槐庭之吳甯冰鄉晚出獲陪客治
之清游謂已入覲於斯庭不敢僭干於記府豈固
宿留猶及樞趨共惟某官文章奎壁之狂天德望
華嵩之鎮地維時英宰為國蓋臣故笏猶存見者
謂甘棠之舊世家好在依然有喬木之陰置生聞
孫克肖前烈自徘徊於州縣幾綿歷於歲時晚綴
同行有光相開使其少暇主要路之津以何難惟
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松到天而不屈蘭無
人而亦芳故雖有四十年之才名又嘗任二千石
之委寄甘替碧油幢之畫諾小施素宦譜之緒餘
人謂清時閑明堂之一社公全晚節愛老圃之寒
花然君相亦甚愛賢使老成未輒去國朝而解印
暮即賜環伏念某家地卑平性天曠瞽嘗吐危言
而對策以許見排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二
載自依於綠水一朝望斷於白雲壯氣索然見謂
如鷄之已木親榮已矣何心有鹿之在焦需次忍
貧賣文為活幕府戎期之已及書生宦業之未閑
若何免司敗誅所恃有偉人在惟教載之以藥其

失而提撕之以玉于成仕大國從英俊之游此心
則喜事長官如父兄之側惟命之恭

交代趙帥幹

廣寒斫桂曾隨鴈序之飛幕府泛蓮復接鸞鵠之
武榮幸有如於倚玉如盟敢叙於斷金恭惟某官
仙種非凡天才有韻名父之子名子之父歆向親
傳難兄之弟難弟之兄毛原並秀東以舊裳而不
住力於翰墨以策勳奏賦明光宮龍化桃花之浪
迎婚丞相府鸞鳴桂樹之秋謂宜即振於德華胡
乃久淹於婉畫樽前有此客如獲連城之珍幕府

既得公何啻九鼎之重排移劇而刃不頓飛書
走檄而筆不停寧積歲月以爲功耻與寒暖而事
進最書將上官業有光當路賞音交奏公車之贈
要途闊步行多隔座之屏伏念某殖學代耕膏文
爲治自一第之入手積百憂之重心既不及親何
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時昔登光
範之門冒昧擬帥垣之幕自愧頑金之躍治亦玷
陶鈞許隨玉潤之芳規遂成攀附惟是官既無諳
樣不入時所賴告新之必忠庶幾仍舊而不改九
霄騰踏未知肯顧于蟾蜍十駕驅馳亦欲勉追於

騏驎心旌所嚮筆舌莫殫

通趙帥幹崇整忠定之子

飲社槐庭之相種莫遠望塵極負蓮幙之下條行
將受察禮莫嚴於事長書可後於通名共惟某官
威鳳九苞瑞麟一角學傳歆向而得其髓文追賀
白而拍其肩維昔上台爲國元氣展威池洗日之
手了不言功格列廟在天之靈固宜有子初露厥
穎已雷其聲乃不汲汲問津於臺閣之登而肯翻
翩斜飛於江湖之上排紛理劇而目不瞬飛書走
檄而筆不停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春風杯

酒嘯歌發嶽麓之奇時方多難公豈久外與其以
一賢佐方面致吾帥於羊杜之間孰若以重望居
專城使遠夷知韓范之至旋復登庸之衣鉢益光
勳績於薪常伏念某少有書痕幾爲儒誤暑鞭不
早每憐髀肉之屢生捧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
宦海方航於一葦面牆誰指於三隅賴有名勝之
依歸出示誨書之一二併寬鞭策俾託幘幘仕大
國而並英俊之游預知幸矣敬長官如在父兄之
側願進教之

回韓帥机

陞華奎閣贊畫日畿歆韓奕之詩風仰椒房之英
曾識荆州之面獲陪運治之清游展賀車遲先施
倒置共惟某官人清如玉德重於山閭閻芬芳冠
向孟高曹之族才名卓犖追絳淮淙漣之章鉤章
棘句之無塵精筆妙墨之有韻乃拘嫌而勇退不
徵寵以疾趨崇班已峻於木天疏榮三命盛美交
馳於輦地增重十連坐攄婉之謀不出潭之
府名寔多則人自服力量大則志可行世祿之家
固異常人行膺內擢聖君所行便是故事何問例
為某之孤寒世所媿笑書生強項不堪受鴈鷺之

欺直氣填胸正恐犯露對之謗滿眼莫為之道地
知心惟有於老天樣不入時動而忤物所幸偉人
之可倚時出官譜以見規均于大成子以之官崇
早則異如以雌甲辰而軫念攀附良多

與葛撫屬

望紫樞之府早聆蘭砌之芬芳入碧油之幢晚竊
蓮池之餘潤先辦赫蹏而告至將冰縞帶以乞交
共惟某官天分本高學力又到手標如玉英精奪
葵女之輝咳唾皆珠文采對天孫之巧推時有可
為國重臣安石之存謝元才能是舉呂相之知夷

簡公輔相期不應露穎之初肩就司征之寄方礼
樂詩書之師妙東乃條謂風流醞藉之賢宜寘之
幕排紛割劇而刃不頓飛書走檄而筆不停宜臺
府之賞音美家庭之有諸篋庫七十家之薦日即
留中扶搖九萬里之搏風斯在下某居今以拙嗜
古而窮黃甲同年半是雲霄之雋武青燈共夜依
然山澤之癯儒百憂重心一肩到骨癸丑之瓜已
熟雖喜及期輦路之柳可攀自慚寡樣所幸綿年
盟之未必不新忠告之言身社有期喜遂一斑之
觀舍毫莫斯碩求三昧之傳

回趙帳幹

天族東吳霜臺贊畫蘭庭衆芳之可在雅稱浮湘
芙蓉八月之方酣驪迎入幕已辦慶筵而未肯敢
罔諫擯之先施共惟某官胸吞石渠舌瀉雲漢追
河間於千載上得礼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
傳文章之正印日未東即收於上第斗以南吳載
其英声不泯：問津於臺閣之登乃翩：斜飛於
江湖之上平章漕計清規照映於昭潭鴈詠賓從
俊語增雄於岳麓臺府以之為重僚屬賴其有師
畫諾笑談暫此分木牛之寄功名迫逐歸欵待金

馬之班如其人何用於世宦海方航於一葦面
牆誰指於三隅聞公之來何啻似鄉人之喜親我
以善慶不為吾黨之羞

通藩帳幹

星臺重望皎然連璧之相輝雲幕底僚甚矣獨罕
之濫吹行澡身而受察預貢牘以通名共惟禁官
賢鑒儲精珠庭挺異蜚大聲於斗以南之地聞者
驚霆收魏第於日未東之天易於拾芥游戲文章
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斑人方慙慙於要津公獨
雍容於賓佐飛輓之無虛日晝婉婉者居多書檄

之如飄風才恢恢而益辦以霹靂之敏手佐賢明
之主人氣類胥感則霜降鍾鳴聲實相扶則珠明
淵媚賔還觴詠名章發岳麓之奇潛計平章清節
映昭潭之底紛薦書其盈篋推英藪者載涂畫諾
笑談暫此贊木牛之算功名迫逐歸歟待金馬之
班某門地伶俜性天品寂著鞭不早每憐辭肉之
屢生捧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掬宦海方航於一
葦面牆誰指於三隅惟憐其臭味之同而許以幘
幘之託苟逃瘴曠詎昧依歸小巫之見大巫宜周
章而失措先覺之於後覺願誘掖而來前

通黃簽判

疏榮帝闕贊畫侯藩秋水之依美蓉公為熱屬朝
日之照首荷僕號令官以判袂之年多乃盡替之
期近喜而不寐巧哉其逢共惟某官學問下聖處
之工夫文章有作者之風骨張英壁海早稱江夏
之無雙覓句湖山見謂陽春之寡和日方東已收
於魏第斗以南莫載其盛名振鐸芹宮道大遂驚
飛之樂鳴絃花縣官清任馬骨之高宦譜愈出而
愈奇學力隨試而隨效挺挺特立不阿珠履於使
門翩、斜飛漫作紗籠之人物溫陵名為佛國風

物甲於閩取況以西山先生之賢加以東巖公子
之懿樽前有此客宜川泳而雲飛名下無虛人信
鍾鳴而霜降氣類得之感召畫諾付之笑談當肯
縈而刃無留過盤錯而器愈利行吟紫帽不妨養
溫石之高入觀赤墀行即布嚴徐之武有如某者
見謂斐然對策廣庭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按文列
陞乃罹疾聲大呼之諍肆求宗師之冷官隨得翹
材之化筆揭來倚席寒甚無檀苦何免諸生嘲所
特有故人在才品有限敢當飄風草檄之長公暇
相遇共和細雨蓼花之句

回黃司法

疏榮宸階司誠帥藩喬木世家久挹清風而起敬
紅蓮幕府今依綠水以同游展慶皇進先施倒置
共惟某官雲霄間閱冰雪手標汪洋萬頃之波淵
乎似道呼吸三山之香暢而為文早以徽聲騰于
輿仕譽有祖之烈感得父之清胡岳英煙來游賓
佐有一命者皆知及物素官可知持三尺者尤易
活人陰功所繫必能授經以斷可以便民無冤素
熟丹書好下平反之綵筆行膺制讀要須潤色於
青瓊如某其人何庸於世向嘗吐言而對策以

許見排今漫持直道以事人似狂夫醒所喜聯事
而得偉人略相先後以之官庶可黃緣而託契見
似鄉人亦喜敬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暇日

回徐司理

疏榮宸宸司誠帥藩品刑一恭書行展平生之素
學長沙十萬戶將軍陰德之平及未皇展慶於赫
疏先拜貽音於綠倚共惟某官少負麟兒之譽清
涵鴈蕩之奇讀習典墳倚相之書可寶模倣盤詰
昌黎之文滿家早唾掌於千佛之經旋輩整於五
色之棒儒雅之節吏事總露一斑資格之累人才

尚淹三語潭府不古誦謂至繁民點而抵憲如婦
吏饗而視文為戲端藉敏手一洗群寃參軍之杖
凜然望而股栗孺子之榻下美行以言揚某也不
才學而後仕昔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許見排今復
持直道以事人似狂夫醒所喜聯事而有英僚必
出忠告之規俾這官歲之戾一命皆思及物相與
勉之同僚敢不盡心幸毋踈我

回陳司法

仰止德星喜託通家之好暗投明月恍驚橫道之
珍陳義甚高拜嘉降嘆唯世祿之家鮮由礼為大

賢之子難其人鳳穴而長鳴鵲蘭畦而生蕭艾相
誇執袴皆淪胥富貴之波細數衣冠誰克衍詩書
之澤共惟某官襲芳家慶傳派古靈咳唾成文陣
馬風搖之敏快精神滿腹冰車雪柱之清高考德
質業於家庭蜚英騰茂於庠序姑自象賢而入仕
不過寄徑以進身師元城看條貫之言首司法掾
佩純仁輕祿食之訓思離親旁力於翰墨以策勲
束以冠裳而不仕已舉名於鵷板尚點額於龍門
綵衣侍養之餘鐵硯磨硯之久黃金榜上便須趾
美於世科白玉堂中更要增光於國典某聞名惟

舊締契方新每因得豚犬之運常見羨麒麟之種
士伯同僚之好寔始自今太丘有子之賢願常過
我

回司戶

出綽宸庭影纓天府玉川春秋之學徑世可閑珠
曹版籍之司得儒為重卓遲展習倒置先施共惟
其官敏莫能追秀無可揀襟懷浩乎湖海師友萃
其家庭經術精明早已東五傳於高閣才名超卓
方將卧百尺之巍樓宦譚愈出而愈奇學力隨試
而隨效肯來帝里少試民曹未甘俛首於簪裳必

啟策勲於朱墨宿典充賦餘子盡避於一頭鎖換
登名神人將易其隆臬可大吾府湏看獨班某之
孤寒世可嘲笑書生強項不堪受鴛鴦之欺直氣
填膺正恐犯蠶針之謗滿眼莫為之道地知心惟
有於老天幸甚納交何以教我既見君子則喜歡
在下風不與執事同心有如皦日

邵僚

交代李察推

數江西人物之英公為先達備湖南賓客之數僕
在後塵成將迫於及瓜榮何深於御李某官筆補
造化才妙天機崔嵬喬木之家芳猷可挹璀璨甘
棠之笏舊眷惟新人之美甚於門聲之鉉稱其實
贊察大府見稱三語之工司誠園扉曾活萬人之
命合詣赤霄而徑上甘為綠水之遐征畫諾笑談
一士增油燼之重婆娑觴詠千詩發巖麓之奇羣
鳥交口於公車識者刮目於要路端裝趣辦肯為

紅蓮幕之小留溫詔飛來行煙白玉堂之舊事伏
念某少而殖學貧則賣文讀相牛之經分甘撥糲
圓得鹿之夢誤綴簪纓父種方青而獲還母髮已
白而待養若以苟祿任則僅可漫不知嘆下者謂
何所賴告新之必忠庶幾仍舊而無改託雲仍自
今日始駕風詔為忘年交冒為一來特此無怨爭
先觀鳳心馳客路之三千由後續貂力企前規之
萬一

與趙僉判

詔以宗英長于藩幕湖南多賓客誰為領袖之賢

汝陽真天人，豐稱紗籠之選。先聲甚偉，吾黨有依。
某官德望端莊，器識宏遠，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
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少也
親收於科第，淳熙無異於布韋。所至皆清，而人推
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耻向平津，而少駐甘為綠
水之選。任翠竹蒼梧，喚起幕府三十年之夢。木蘭
秋菊，要歌離騷二十三之章。況軍國之務方殷，而
九閣之文如積。衆方含毫，而莫終公定。趨刃而不
留，非惟使寮屬知溫石之高，且將致吾師於羊杜
之上。潭府甚淳，古暫煩婉畫之長。朝廷半老成，即

聽召歸之寵，有如某者。見謂斐然，文場曾謂於百
瘡，僅收末致。官海方航於一葉，未識前津。康平禾
日之猶長，幸甚元察之易事。訂金不吝，全璧可期。
異姓視同姓之班，同體乎其在後。小巫見大巫，則
怯願誘之而來前。

與王合同 壁 先世賞後登科

影纓大府發軔，專衡千佛。翹英見謂採花之子，八
僊名職未為摧君之游。一筇先施，百拜後誦。某官
精諸賢學，富青箱師友。萃於家庭，襟期漱手湖
海。奇響於斗以南之地，屬耳皆驚。收親科於日

未東之天，摘龍其易。壽母動歡顏於捧檄，鄰翁不
量分而容兒。不妨浮湘而來，暫上摘山之事。未露
厥穎，已雷其聲。預七十家，覓庫之荐。揚行推英，數
問百萬億蒼生之歎。息徑上蓬山，如某其人何庸
於世。向崇吐危言，而對策以許。見排今復持直道
以事人，似狂未醒。可喜有年家之好，肯來同從事
之勞。時乎相規，恃以無恐。平生習懶，豈堪飄風草
檄之忙。暇日過從，細和驟雨飛榮之句。川馬鶴西
山，蘭若試茶。敬舉兩飛，占八尚表。

一

一



臞軒四六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王邁撰邁有臞軒集已於永樂大典中哀輯成
編別著於錄此乃所作駢體凡一百五首蓋卽從
原集中摘出別行者也

獻醜集一卷

〔宋〕許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十六年武進陶氏影刻宋咸淳刻百川學海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獻醜集一卷》提要

獻醜集

閨女弄妝自謂天下色也出見施嬌始知獻醜予以詩文獻醜者也自重猶之餘戶外事一不以綴意獨嗜筆硯如奇聲美味每有題著必拊几嗟賞謂言語天出不知前有古人今有作者及示人人傳以為笑始悔不藏之也然則醜可藏乎曰不可安知不有窺而笑者哉抑笑可禁乎曰不可禁笑則愈笑也與其藏醜而人窺笑禁笑而人愈笑孰若獻醜之笑之為快也故氏其集曰獻醜嘉熙丁酉中秋日梅屋許棐自序

梅屋記

予小莊在秦溪極北屋庫地狹水南別築數椽為讀書所四簷植梅因扁梅屋丁亥震凌屋仆梅壓移扁故廬客顧扁而問曰昔吟逋愛梅未嘗一日去梅爾愛梅無梅屋扁梅屋猶饑人畫餅奚益請去扁予曰向也以梅為梅今也以心為梅扁何問焉扁可以理觀不可以物視片木二字而已理觀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山玉豈襟袖外物哉斬斷以爭其無喋喋以銜其有皆非物理之平也請別具隻眼客曰唯

瘞木文

溝中之斷僕取為薪斤斧將奏予止而哀之曰女巢鳳凰者乎棲鷗巢者乎致歲寒而蒼翠者乎媚春光而紅紫者乎何楠杙不齒輟輻不歸而泛泛水中為

不測之舟乎使造化者完女根株布女枝葉復生於仁壽之域或使匠氏斲為琵琶文為犧象不朽於禮樂之鄉女欲之乎木以隱對曰天地一紅爐也古今一燄光也堯桀同埃孔跖共燼豈獨予可哀而為是拘拘者哉請曩之予不忍瘞于後圃贊且識曰出乎是反乎是與焚溺異木乎木乎超生死類

朱黃二君說也阿阿膠漆二友為梅屋校讎

阿丈人揖朱黃君而問曰吾膠漆二友為梅屋校讎有功請各第而言之黃君曰辭詭理舛非我莫攻點謬畫差非我莫蓋且中央色也當受衆采北面朱君赭容奮髯而怒曰句讀我判四聲我分又文之美惡我標我準實破暗之燈火拯謬之丹砂也彼雌其名

一醒集

而不雌伏耶阿丈人評之曰朱君事業果赫赫滿人目然頻濯髮者易禿苦用心者早衰外澤顏色者內未必無枯槁之疾黃君曰然請書為主人養生之鑒

海鹽廣福永為賢首教院記

竹軒住廣福之明年榛蕪茂夷廊廡環接學袍鱗萃慈像金鮮復舊觀之漸歟一日偕知寺淨喜來白梅屋居士曰君與寺鄰吾為君友壞梁又有而祖監丞願墨前因後緣如此不絕敢有請焉廣福賢首道場也彼宗連住二三十年教異事殊隨葺隨毀更久燕雀亦無容身地矣吾持此教居此寺是客去主歸時也一身當百廢不敢不勉第恐主席未煖客單已侵主退客留寺興廢未可知也淨喜援郡剡真如故事

聞於禮部部然其然符郡郡帖縣及寺一邑官吏民又莫不然其然也欲鑲帖以照來者予為我證明居士曰萬物興廢有數而況寺乎寺當廢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不能扶其毀當興九十五種外道心不能害其成今寺廢數極數極寺興如冬株剝落春陽必回華孕芳舒客寒不能遏也然則華嚴世界不從天隊則自地湧又其不然舍金雲委施力川增衆妙混成自然懽當是時和尚跌坐一席戒水澄源慧耀燭無佛無相天地一塵昔未來未嘗不來今未嘗不去非來非去是名常住是帖也何必刻淨喜曰石已具姑刻之

梅屋書目序

一醒集

予貧喜書舊積千餘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無不市人有奇編見無不錄故環室皆書也或曰若書好貨鈞為一貪貪書而饑不若貪貨而飽貪書而勞不若貪貨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答曰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義而富貴者書中略可考也竟何如哉予少安於貧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人不鄙夷予之貧鬼不揶揄予之貧書之賜也如彼百年何樂之有哉書目未有序童子志之

送張南窓序

南窓張君鴈山片玉也一日抱琴過我酒三行起而辭曰梅屋吾與琴相好江湖二十年程山行水不忍一日棄月驛涼宵雪店寒曉手不釋弦弦亦不釋手

但未能如阮千里無貴賤長幼使之彈而無忤色也
將卜居西湖與琴終老因過子以獻一曲曲曰抱琴
來兮鴈山低抱琴歸兮鴈山崔嵬卜居兮西湖之厓
身伯牙兮心子期予謝之曰人琴俱清又居西湖孤
山之梅溪香矣他日予到西湖見鷗鷺當門花竹
屋而中有琴聲者必君之居也訪君君罷琴而接之
乎

融春室記

予多病畏寒未冬爲縮殼蝸矣隱室第三桁下分立
四榻中垂一簾對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當窗晴日
煖肌骨暢柔爐溫火深神氣和淡未信天地間有
春也嗚呼室舊室也歲殘歲也何昨也冬而今也

一 醒集

吾疑二先生在焉霜雪不敢犯之疑葉葉春風自書
卷中流出不然是造物者憐我寒癩異令於一室也
然不敢私一室之春願融而爲天下之春貧褐富裘
同一溫縵家居客寓同一熙臺此予之心也二先生
之心也

王文書目序

王文以書謁而貌有羸色予問其故對曰文載書自
杭而湖自湖而秀村縈郭滯日引月長舟不減輕囊
不增重露飽而人機別圖什一之利而未忍不獨貌
羸心亦周矣予曰女書不售他利可圖士不讀書無
業可操况當天子興太平以詩書化天下天下之士
方鮮醒陋目刻鉢急心吾見家塾而戶鄰架爾羸

然之貌爲欣然之色矣姑小待

責井文

夏五小旱井無羽泉予俯視而責之曰吾謂文炎夏
涵冷凜冬抱溫不趨其時者也勃瓢冰登莫望王昭
不易其操者也今衆源猶活爾泉獨枯池實塵積
縫煙生始悔知女者淺期女者之太深也予寧休
息飲誓不屈耿恭之膝言訖倦爾而睡見童子蓬頭
土面焦唇燥吻喁喁而告曰吾井神也使爾金不生
塵衣不凝垢者誰乎使爾筆硯津濡雲蒸霧縹
凝滯泥月浮花者又誰乎久濟上功一渴成怨何少
恩耶當扣天閭闢泉戶憤于無窮之汲覺不知其所
之但聞西簷之雨

一 醒集

五

送敎上人序

人不游學自塗耳目者也士而游學渺渺江湖寥寥
師友何處非重費哉故以貧塗耳目者十常八九僧
天地一刹也聞鐘展鉢望塔投師安有工之一費如
是而不游學守巢鳥耳鄉僧脩教讀智者書參皎然
靈一句法又飛錫驚峰目書外之書耳句外之句離
山出海之龍象歟驚峰予舊吟行之地也老矣不能
侶馳作送行序

樵談并序

樵身也談心也向月欄雲崖和樹聲答泉
響高亦可低亦可繁亦可簡亦可孫鶴不
猜鹿豕不忌恐懷舌者語世人世人笑之

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笑之

耕荒田者有水慮新湯田者有旱慮耕心田者無慮

無慮曰日豐年

壁書覆額裂衣史黏窻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窻穿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其色愈汗與端方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為灰其香不滅

小人出事剝竊入事熏修是攘雞賽神攫金放佛神佛其據我手

逢彼躁忿如塗雪著面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侵肌而不覺

一覽集

六一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懽奴僕視盛衰為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語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洄凝膈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辨今人終身學孔顏何百不一如曰心學易信易口耳

寧聖賢難

律術者片言信之明也信之人文士

精鍊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在茲

精鍊上站立金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恐不深是不忍於細而忍於大

闔金閭王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分帙散承為不全之書是遭無燄之秦也哀哉

貴蓄孔鵬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也

衣垢不涓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涓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古人歎未知為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為人子之道而有子

一覽集

七一

弟子弟可復胚乎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為靈王有石之一脉不害其為寶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為君子

自己之僂真僂也不求真僂而求繪鍾塑呂惑矣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

金於曠寂之途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真周孔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或問浮屠氏以身為旅伯何必殫費金朱華耀土木曰小人性貪非窮奢極侈無以起其信心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為仁人也讀孫吳之

書而不嗜殺人者仁人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燕處又深堂深鷄鵲鳩棲弱葦葉折身危蕭蕭得其

託烈成烈就慶衍後人且增失其託義破忠殘發

貽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梁項羽英雄之弱葦

也

上交之難甚矣百詬未必喜一忠刻骨怨之百巧未

必錄一拙終身棄之所以古人高尚其節

虎不食虎人食人虎不食子人食子哀哉

破瓜傷膚壞梳摘髮色為之變義珍瘞身列艷靡骨

心為之安

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強者弱倚巧者拙倚仁義不

一 眼集

貧不賤不弱不拙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

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

私一家也

瘖犬說

別墅二犬一瘖廢群佃交議曰職吠者無聲當與

不鳴鴈俱死予召而喻之曰夫瘖於聲者未必瘖於

心也是畜呼之而來叱之而去不瘖於進退者也

戚升堂嚙而迎之金人過門咬而逐之又

疎者也視夫衛輒吠父王莽吠君管象吠兄弟怒

徒嘈嘈於天下後世耳爾不原其心而鳴者生瘖

死是盲持聽衡謬擿刑禍生者幸而死寃矣

視而歎曰吾儕瘖於心者也念不到此敢不與是畜
俱生拱而退

獻醜集

獻醜集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許棐撰棐有梅屋集已著錄是集前有嘉熙丁酉自序僅短文十一篇樵談三十則載左圭百川學海中似非完本詞旨淺俗亦無可取

斷腸詩集十卷後集八卷

〔宋〕朱淑真撰

日本東洋文庫藏清同治二年潘鍾瑞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斷腸集二卷》提要

朱淑真詩集序

宋通判平江軍事魏仲恭撰

嘗聞桃柳辭園固非女子之事間有天資秀發性靈鍾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雖欲掩其名不可得耳如蜀之花蕊夫人近時之李易安尤顯著名者各有宮詞樂府行于世然所謂贈夫者可一二數豈能皆佳也比往武陵見旅邸中好事者往一傳誦朱泚真詞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通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能及未嘗不一唱而三歎也嗟哉不幸父母失雷不能擇伉儷乃嫁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鬱不得志故詩中多有憂怨怨恨之語每臨風對月觸目傷懷時常作詩以寫其胸中不平之氣竟無知音抱恨而終自古佳人多命薄豈上顏色如花今如葉耶觀其詩想其人風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塚之可吊并其詩為其父母一大哭之令所傳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子是以歎息之不足援筆而書之聊以慰其苦魂於九泉冥冥之遠亦為不遇也如其敘述始末自有臨安王唐佐為之傳姑書其大槩為別引云乃名其詩為斷腸集後有好事君子當知予言之不妄也臨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瑞禮書

百川書志 浙江通志同

斷腸集十卷後集八卷錢塘朱淑真撰魏端禮輯錢塘鄭元佐為之注按此與注古詞紀畧小異

田蕢蕢詩女史

朱淑真錢塘人幼警慧工詩書風流蘊藉父母不能擇配嫁市井兒村惡逆隆淑真抑鬱不得志作詩多憂怨之思時幸情于才子卒悵、抱恨而死父母復據佛法并其生平著作茶毘之今所傳者僅十一耳臨安王唐佐立傳宛陵魏端禮輯之曰斷腸集序曰清新宛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云

鍾惺名媛詩歸

朱淑真浙人也文章幽豔才色清麗實閨門之罕有因匹偶之非倫勿遑棄志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鬱、不樂之恨臨安王唐佐為傳以述其始末吳中士大夫集其詩二百餘篇宛陵魏仲恭為之序

案按名媛詩歸選淑真古近體詩凡七十餘首

宋詩紀事

朱淑真號幽棲居士錢塘人世居姚村工詩嫁為市井民妻不得志沒宛陵魏仲恭輯其詩名曰斷腸集

紀畧見及古詞所刻斷腸詞

海貞洲中海寧人文公姪女也文章幽豔才色娟楚閨閣所罕

觀者因匹偶非倫弗遑棄志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臨安王唐佐為傳以述其始末吳中士大夫集其詩二百餘篇宛陵魏仲恭為之序

按海貞實錢塘人以為海寧者謬宋海寧為鹽官縣而海寧則休甯縣也文公姪女之說尤屬荒誕不經高儒百川書志與此小異志謂斷腸集十卷後集八卷而諸家皆不王有後集八卷然此集已有二百餘首矣見床記

池上客名媛瓊囊

淑真姓朱氏浙人也才色清麗閨門罕儔因匹偶非人鬱、不樂當賦斷腸詩以自解

斷腸詩集

宋 錢唐 朱淑真 撰

春景

五言前一日

梅花枝上雪初融一夜高風灑轉東
芳心也抱冰未薄柳條如綠者春工

五言古律

停杯不飲待春來和氣先春動六街生
菜乍挑宜摘餅羅幡旋翦林檎欲休
殘臘中重恨管入新年百事借從此
對花并對景畫約風月入詩懷

又絕句二首

自折梅花插髻端
韭黃茵蔯春盤饌
酒斂渾身力作惡東風特地寒
喜勝春情最風叙新春不換舊
懷州恨添流水痕滿柳眼廣嬌雪影埋

春寒

後春輕寒雨後天
柳絲無力安朝煙
乍一弄晴管舌於中巧着兩花枝
分外妍消殘舊越酒戲去除新恨
韻詩當年、未到梨花月夜不勝衣
怯杜鵑

新春

樓臺彩閣舊春風
煖氣融怡物、同草色乍新
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管唇小巧輕煙理蝶翅輕便
回雨中聊把新詩記風

景休嗟萬事轉頭空

時和

海棠深院雨初收
昔徑每風憐自由
百結丁香誇美韻
三眠楊柳更輕柔
小桃酒膩紅尤淺
芳草華寒綠尚稠
網蝶、珠香得盡
未子規啼盡一春愁

春陰古律二首

鶯花元日弄輕陰
試共倚工略話春
春、條楊初綠綠茸、翠
州漸成茵
園林深翠綠松恨
山水分明
惱暗聲苦
主被他寒白
信天應知有惜花人
隨曉雨
潤剎帶
園情像帶是
銀香散平
簾幕白
花心一陣輕寒微
雨時幽谷
想應香暖出
舊夢應怪

蓮錦通同園幾許傷懷
委托、手情不自持

又絕句少年心

楊花撲飛少年心
怕雨愁風用盡深
付與酒杯深不管
從前天氣作春陰

同春古律

春到休傷舊日情
風花還是一番新
管花有限偏供我
桃李共傷心
惱人粉淚乾乾
淚痕面帶團圓
畫盡小腰身
東君負我春三
月我負東君三月春

新春

十二闌干鎖畫樓
春風吹損上
帝鉤
花心柳眼
誰教放
嫩黃時

情一任休歸帶酒杯消舊恨禁持待月還芳愁東君若也悔孤
獨莫使韶光便似秋

傷春

風淚拋殘老春柳酒留親客情方惜別心事已傷春柳暗花
日花飛半掩塵苦待驚悵夢喚起舊愁新

春日感懷

寂、多愁客傷春二月中惜花猶夜雨多病怯寒風不奈鶯聲
碎那堪悵夢空深掌方睡是落影日融、

中春書事

乍暖還寒二月天暖紅暈微開新綠日烘春色減和氣風裏花

香作隔簾香舌似參和香語柳條如你未飛綿金杯滿酌黃封

酒飲勸東君莫放權

又續句

乳燕烟銷出盡簷遊蜂喧翅入疎簾日長春事人慵困金鴨香
銷燼更添

春半

拭目凭欄久柔風拂面吹驚花爭舞獨倚西門倚寺已近清明
節初過上巳時莫惜尊俎事隨意樂春熙

春日即事

輕寒望曉花明晚嫩綠差鱗接連波羅藻白魚翻玉尺穿林黃

鳥度金梭閒將詩草臨軒讀神疎漁船隔岸歌盡日倚陂情脈
脈眼前無事奈春何

春詞二首

塵埃柳絮春鶯鶯簾幙風輕並翅斜芳竹池塘初夢對海棠庭
院正愁如絮蜂嬌巧黃鸝舌點柔條纖手杏花兒獨倚粧牕梳洗
倦低鬟舞負好年華 屈指屈指數日期份、紅紫競芳菲池
塘水暖鵝、並春陌風輕燕、飛柳帶萬條飛絮游絲得千尺
個時時人問何處春春色祇是西樓人未歸

春色有懷

雲裡逢春想恨深故園花本夢魂同遠堤條綠暗煙裡暝水紅

憶舊雨中

伯莊春不去二首

鄰鉅約我踏青遊強拂愁眉下小樓去戶欲行還自省也知佳
伴見人羞 少年志思懶然酬愛好心情一向休若到舊家遊
冶處只應滿眼是春愁

喜晴

鸛鵲鳴歌已開晴柳眼窺春淡放青樓上捲簾時日晏遙山如
畫展綉幃

春日雜書十首

春來春去幾經過不似今年恨來多寒、海棠枝上月照人信

作此詩時
不覺其
多矣

夜飲如何 柳絲拂、吳東風日色春容一樣同嫩黃破煙同
青條小桃和露拆香紅 醉、醉日的餘寒春向梅邊柳上滿
蜂蝶自知新掃去展後忙翅入屋簷 柳垂新綠賦詩先寄
惺忪猶畫屏年睡魚驚雞唱罷日移花影上牕香 探春月掛
一鉤斜照黃昏轉更加將坐小窗無伴似憐情羞對海棠花
兩耳尋花正及時不若容易見若非新能更觀閑針綫且尋
春光伴酒卮 月影懶恍如風生病眼傷春淚欲傾寫字彈琴
無意緒踏青挑菜漫心情 一年好景清風近已變春光大半
休慙檢芳菲多少在翠深紅淺已闌越 惜、細雨濛濛春盡似
欲藏鴉柳色新阿州工夫彈忘却低低酒微陰春 自入春
春日越惜花初作杏花羞呢喃到過後、羞嘆我春不上鉤
晚春會東園
紅塵苦泥障偏於春杯和淚送春歸鷓鴣有言留殘夢杜宇去
情隨晚晴蝶翅落花盤地香盡隨輕絮入蒼苔醉中曾記題詩
盡惜水人家半散餘
晚春有感
柳眉羞花春已空柳紅吹白任輕風影隨芳草遠天碧春已歸
來夢不道
暮春三月
休過溪山春盡殘花飛盡便相聞街泥燕子歸來不似舊時蜂

作此詩時
不覺其
多矣

作此詩時
不覺其
多矣

兒自往還風神富為粉華園雨餘嬌角舞有斑斑柳絮陰
合深院人眠白晝閑 碧沼荷錢小葉圓眼眉芳華遠題詩
明已過三春假假雨初晴四月天不若舊雨偏長微燭勾留於
祇宜眠情知應事因得句氣習難除年魂傷 舉杯各送春
歸去付東風欲去時燕子樓中人寐、楊花庭院日照、枝欹
海草曾先見黃底銷紅燈未知待暮酒杯新慶即閑越清遠瑞
他佳
恨春三首
櫻桃初落香梅殘曉嫩風高夢寄寒窗恨東君太情薄挽留暗
惜之應難 一瞬若菲爾行時苦年任句化相思春光已好須
風雨惡愛子深全別離使眼謝他花微抱愁懷恨淚面扶荷
、燕、休相笑試共舞樓各自知 病酒厭、日色高一影吟
鳥在花梢驚回如夢去前聲喚起新愁柳花暗把後期隨香
花開將酒恨情情願從今欲住思成想且與春光作伴 塵
、花日上簾鉤盡日無人獨倚樓樓後樓後傳客恨當樓柳條
幾番愁望空位新妝芳華紅紫成待別秋幾許別離多少使
不堪重省不勝流 一暮煙情寄書者閑看書就牙床夢
再、春深院柳色陰、時盡情眼底紅千萬點離情新淚滿
三行梨花細雨芳容殘不足起人也新腸
春歸
以上卷之二

付見景此年自五
昔年本多建富

付見景此年自五
昔年本多建富

片、花兒美晚晴杜鵑啼
近伴群微 滿地落英初過雨
懷惡風欺人故著衣 狼藉花因昨夜風
夢想蒼塵塵東君總領春光去
傷成陰極重初肥酒小初分
惜春

惜春

連理枝 疏花正開
落華苦

春睡

午胸春睡足
盡新恨
此七首在第二卷後居本所無傳
春日閑坐

春日閑坐

社燕歸來春正濃
藏望眼中

春夜

半窗斜月人歸後
春宵

春宵

臺西酒醒春愁怯
茂西樓月

元夜三首

明月籠春雲
四月上樓花瘦影橫
新舊事
天鼓吹
人值倦

元夜遇雨

昨夜笙歌
干一出愁

雨中宿懷

東風吹雨
愁先占許多般

夜雨二首

把影無眠
莫不寒
數恨寧寧

添得垂楊老更濃
瓦煙春滿美輪風
展句芳州舞綠潭
遠飲桃花紅潤物
有情如著主僕衣
空誇自施工一犁
青眼分春塊只願
農家望眼中

歲度尋芳已不成又逢霖霖寒風雨慙風流雨顛迷甚十日春

清畫

竹徑法歌車幽窗西、時禽啼夕陽謝却海棠飛盡想困人天氣日和長

花柳

惜花

生情賦得春名性刺達名義達功裁客到且增供客眼待燈所
可盼待才快盡為悲隨宜有淺紫深紅次第開便做即今風雨
限要看春態綿套苦

看花

欲向花邊遣舊愁。花無淚。紙成虛。春光能必須歸去。誰伴幽人看未留。

移花

自移紅藥遠栽我粉膩者嬌
逐旋開且共出人元近待
莫教風

兩苦相催

小桃葉去偶生點氣

庭外細桃一萼紅多情特地振春風仙源已覓真消息幽作新
花發舊畫

胸西桃李盛開

盡見判師子自我判師子後發番聞東君有意能相願快懽無
情更不來

杏花

淺任胭脂露絳猶將飲輕冠花曾奉心自得東君去佳勝元
却觀裡桃

梨花

朝來帶雨一枝春。薄香羅。感葉勻。冷豔未饒。梅兵乞覲。推長
照。月為鄰。許同蝶夢。還如蝶。似替人愁。却笑人頻到年。寒食
夜。悵懷爲你。倍傷神。

海棠

胭脂为脸玉为肌未赴春风二月期曾比温泉水睡而吟西
蜀杜陵待桃羞临治愁回首柳娘妖婉婉祗教眉羞子欺辞寒食
近黄昏庭院雨丝、

茶麩

最神工怯春歸去故遣仙姿殿後芳白玉泠輕曉曉雲弄仙臺

舊肩胛香夢思洛浦嬋娟態愁記曉花殘淨粧句引行情悵他
香一枝和雨在東牆

偶作牡丹數本移植，暇外將有着花意，二首

王體元從上苑分排德園蒞怕因循快晴快雨隨人意印如嬌
陰作好春 者王刻春未寒花露凝煖見紅霞白非水月觀
青樣不絕維摩居士家

瑞香

珍脫巧感豈非囊今得東君着去粧華去欲飲閑宜曉日臨風雅
困情春病發揮屏字未成聲聲壓芳花入醉御寒是午當初睡
眉重、贏得夢魂香

柳

萬籟千絃縹緲風伴煙留芳手携東柳
成曲恨斜陽裡供彩闌

柳

傳後暗裏似雪兒態揚不肯着塵泥花也嬌軟黏蜂翅陌上輕狂趁馬蹄貼冰化岸迢波遠弄風弄水度牆低或圓作陣或弄玄杓把東君踢路迷

肉子規者威

芙蓉花開事可憐等閑一彈失芳菲園林初綠鶯初語庭陰微
看蝶粉稀秋枕夜懷空夢到倚樓天外使魂飛我寄雲箋到錦

去杜宇能死却不得

以上卷之三

夏景

初夏二首

殺上洋臺一點春平隨流水子隨塵香染敗樓矣繁老難留感
半條風劍折嫩愛風軟蓋羣指天宜日嫩裙殷待封一簪傷心
淚寄與南樓薄倖人冰簟欲蘭三孕陰粉薄眠風曲徑深長
日漸成微暑長長看樓外侵陵心

日永

兩邊模煇怪吹蘭日融芳園靈脾香一痕心事銷清遠
爲過短牆

端午

但有金符共綠綺心情不似舊家
醉榴花照眼秋懷恨隨柳絮

苦熱聞田夫語有感

日臨排火燒長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雲萬疊赤不雨地裂河
枯塵起風麥田耐死禾黍車水救田無替雲日長飢渴燥憐
焦行血勒著誰共挽播種耕耘功已是尚愁秋晚老成熱雲雲
不至雲自忙恨不挽頸向天哭弄誰奈家餘有兒輪中羽扇將
何力田中青稻早黃摘要坐高堂夫不知

納浮桂堂二首

解法書法卷之六

微待月畫樓西風便弄香拂面吹先自桂堂裏暑氣那堪人
唱雪堂詞 清者滿庭秋分玉明月澄空酒餘金不見紅蓮難
就許一簾秋色竹簾、

梅蕊落後因懷明上二首

東風外雨後寒生梅子傳黃未肯晴、梅落後角就溫香餘
幾度江城 雲暗明光雨白垂珠璣萬斛散疏疏空若增西寒
那有舊心懷更賦詩

仙仙即事

旋折蓮蓬破綠瓜酒杯收起趁新茶飛帆不到水雲淨時有涼
風入畫牙

夏雨生後三首

烈日如焚正盛陰黑雲載雨信長宜搜龍窟窟一舒散庭竹滿
一禾如風 岸萍金鴨鵝、雷過雷班較雨晴雨後清涼未
佳雨當盡新第玉友語 眼界清無俗事未要清更清如清佳
涼生區又撥幽恨留取銀蟾對月南

雨邊

寒雨肢撐綠春差雨邊微風有面宜添燕晚粧慵不御却親竿
颯颯新清一作正池陂
水橫池兒

喜雨

赤日炎、燒八荒田中區雨苗半黃天工不收老龍懶未電驅

解法書法卷之六

雷雲四方環曉萬斛富碧落波湖池治皆快、高田低田盡沾
澤農事未止枯槁傷我輩聖德布雲字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
咸蒙清澤恩九如盡解焦熬苦何處勢歇塵塵無衣袂金絲
揮羽江上數峰天外青眼界增明快心腑炎熱一洗盡留連
爽如風生病後仍所湖葉爽氣新既老則依浮玉流傳他占得
秋高多餘餘佳茲微園為樓頭月上雲散爽速水連天天接波

夏花

花底杯傾演漾金月蓮風細竹陰、故人清遠更其他清嘉頌
襟爽氣保

形行

平波浩渺路絕細草毛楊園小更斜倚深湖光三十映未如
底是誰蓮

青蓮花

清土移根體性殊笑他紅白費工夫幽姿羞損嬌媚女異毛歌
芳微澄湖願戲有情欺水行向人香溢都風蒲一枝搖動清香
遠欲許詩賤共畫圖

水仙子

一痕春寄小峰翠簷葡萄香湧水影寒玉雙自照無暑去更宜移
就月中看

羞羞

停針在語淚盈眸不但傷春夏亦悲花外到東遊燕子一番飛
以上卷之四

秋景

早秋

一痕雨過濕秋光
秋風初起自有涼意
影落窗間

秋夕登樓

梧葉蕭疎露晚晴
殘蟬聲盡不聞聲
樓高望極秋山去
遠眼重

秋夕雜書二首

雨過涼生枕簟秋
樓頭新月掛銀鉤
且看揮扇勞纖手
只好燒香伴酒甌
窗分螢冷解秋衣
一夜佳期明月來
光過西樓
上徐拉羅人一散愁

秋夜二首

夜久無眠秋氣清
花影滿窗三更後
床涼滿榻桐月月在梧
桐缺空明
憶天如水夜汀畔
桂子風清懶去眠
多謝蟬聲知我意
中秋未到月先圓

秋夜雨三首

似箭穿風穿帳幕
紗幮涼雨咽更寒
冷懷散枕人無寐
錦石肝腸也淚流
竹牕蕭瑟秋風雨
滴落花枝不伴獨宿寒
莫與

少恨一時分付我心頭
似舊身材年事瘦
如絲腸肚長愁
鳴窗更聽芭蕉雨
丁夢中蘆花新愁

秋夜有感

天孫渡海到蓬瀛
怕黃昏後到昏黃
更憶西窗秋夜一點殘
燈伴夜長

中夜

獨步徘徊出一輪
月何似吹開萬里雲
空廓無塵河漢遠
水光天影接清芬

月夜

燈花猶喜照金蓮
那更清宵夢不成
月上樓頭天似洗
起人別

長宵

長宵

月轉西窗斗帳涼
燈香香燭排寒食
魂到何處臨風笛
影隨

對景懷感

半牕殘照一簾風
小池春竹綠通風
柳絮紅紅飛不起
三行雁夕陽中

七夕

拜月亭前梧葉稀
穿針樓上晚秋遲
天孫正好含歡笑
那得工夫賜巧絲

中秋

秋來長是病不易到中秋
秋來長是病不易到中秋
秋來長是病不易到中秋
秋來長是病不易到中秋
秋來長是病不易到中秋
秋來長是病不易到中秋
秋來長是病不易到中秋
秋來長是病不易到中秋
秋來長是病不易到中秋
秋來長是病不易到中秋

中秋值雨

積雲冷初晴
積雲冷初晴
積雲冷初晴
積雲冷初晴
積雲冷初晴
積雲冷初晴
積雲冷初晴
積雲冷初晴
積雲冷初晴
積雲冷初晴

獨坐

樓簷待月
樓簷待月
樓簷待月
樓簷待月
樓簷待月
樓簷待月
樓簷待月
樓簷待月
樓簷待月
樓簷待月

同懷二首

黃昏院落雨
黃昏院落雨
黃昏院落雨
黃昏院落雨
黃昏院落雨
黃昏院落雨
黃昏院落雨
黃昏院落雨
黃昏院落雨
黃昏院落雨

驚風力
驚風力
驚風力
驚風力
驚風力
驚風力
驚風力
驚風力
驚風力
驚風力

湖上閑望二首

照水芙蓉入眼明
照水芙蓉入眼明
照水芙蓉入眼明
照水芙蓉入眼明
照水芙蓉入眼明
照水芙蓉入眼明
照水芙蓉入眼明
照水芙蓉入眼明
照水芙蓉入眼明
照水芙蓉入眼明

懷酒俱清
懷酒俱清
懷酒俱清
懷酒俱清
懷酒俱清
懷酒俱清
懷酒俱清
懷酒俱清
懷酒俱清
懷酒俱清

中秋橫笛

孤家橫笛
孤家橫笛
孤家橫笛
孤家橫笛
孤家橫笛
孤家橫笛
孤家橫笛
孤家橫笛
孤家橫笛
孤家橫笛

九日

去年九日
去年九日
去年九日
去年九日
去年九日
去年九日
去年九日
去年九日
去年九日
去年九日

思共清涼
思共清涼
思共清涼
思共清涼
思共清涼
思共清涼
思共清涼
思共清涼
思共清涼
思共清涼

宮懷二首

波月疎雲
波月疎雲
波月疎雲
波月疎雲
波月疎雲
波月疎雲
波月疎雲
波月疎雲
波月疎雲
波月疎雲

窗下獨自
窗下獨自
窗下獨自
窗下獨自
窗下獨自
窗下獨自
窗下獨自
窗下獨自
窗下獨自
窗下獨自

秋日迷懷

婦人難
婦人難
婦人難
婦人難
婦人難
婦人難
婦人難
婦人難
婦人難
婦人難

秋日偶成

初念幾
初念幾
初念幾
初念幾
初念幾
初念幾
初念幾
初念幾
初念幾
初念幾

秋日晚望

煙波渺
煙波渺
煙波渺
煙波渺
煙波渺
煙波渺
煙波渺
煙波渺
煙波渺
煙波渺

日天先寒

秋夜半
秋夜半
秋夜半
秋夜半
秋夜半
秋夜半
秋夜半
秋夜半
秋夜半
秋夜半

鈞窮長安酒老多貧士可見鴉衣遠勝旅

雪晴

飢禽爲噪日三竿積雪回風墮指寒秀色暗添梅官祿保精明
似半安燈侵翠袖將肩倚春入紅燈酒量寬蒼外有山千疊
拜時澤亦忽傷春

圍爐

圍坐紅爐唱小詞莊簫新酒愛新詩大家莫惜今宵醉丁卯春
差又集時

除夕

爆竹聲中臘已殘餘酒燭燭夜寒勝曉曉色茫春色似無春

光不一般

除夕

窮冬欲去尚徘徊獨坐頻斟守歲杯一夜臘寒隨漏盡十分春
色被朝來曉符自宮彩袖勾玉律誰飲定等閒且是作詩人未
老換年添歲莫相催

吟賞

湖上小集

門前春水碧於天坐上詩人逸似仙白壁一簷無缺缺吟驚師
去又無緣

下湖即事

清溪綠水浸春空宿酒清寒打更風滿岸人家修竹外杏花斜
裏一枝紅

西樓寄情

靜夜無眠觸曉窗醒來理倦梳粧臨酒未於西樓上趁裡春
山盡不長

書懷即事

花梅春盡春歸鳥自啼多情是梓樓弄過粉牆西一陣催
花雨高低處落紅榆錢空萬疊買不住春風

夜窗依綠亭

水鳥棲枝夜不喧風傳宮漏到湖邊三更如月十分魄萬里無

雲一樣天

方月樓靜簾捲四面風

閑步

天街平貼淨無塵燈火春程不夜城名得好休宜散步勝勝新
月弄冰明

閑語

清談花外試新晴樓上閑起看青鳥已承電信息訪先來
報雨三聲

試墨

翠樓高壓湖山頭海角湖光剩醉萬景入毫吹不殘一顰心

清溪綠水浸春空宿酒清寒打更風滿岸人家修竹外杏花斜裏一枝紅

做百般愁

燈花

蘭紅和氣散氣氣如存元珠吐穗新青脈
暗穿非藉手數芳成
暗西園春疑情海有天涯事機與食寒枕
冷人我此生情心隔
上何妨如客改清夜

書王庵通妹壁

短、牆圓小、亭半露珠玉零冷、塵
不別人長靜一簾煙
煙雨卷倦

東馬勝

一勝芳華碧草、流水穿花暗渡
田園事已忙農事急不知春

色為難妍

墨梅

若箇龍眠手能傳愛士侍傍他
窗上別寫作雪中枝頃刻回春
色輕盈動玉危不能殷七七橫
笛月中吹

月老

下視紅塵走砂然草樹十二出
雲歟假寐金曼心冥大夢為
恨使地圓

雲掩半月

霜月近寒著是園橫天雲浪
破輝娟婦織未肯全梳孫玉
鵲先
秋露半近
以上卷之八

此詞在蘇軾詞中
最為著名
其意亦在
此

閨怨

傷別

竟使驚鴻印自經蓬春長夜病懨、吹
花莫惜新來懶惹恨
愁舊日添生情不規影到耳苦甚
甚劇穿眉鎖眼底多
事使佳情一嘆庭 雙燕呢喃
說盡離人休怨苦思量
春歸要便苦恨對尋春時不
斷腸寒食梨花月夜夢
舊風光繁華種、成愁恨最
是西樓近夕陽

訴愁

苦後心情只愛眠夢魂過
又別愁多舊家庭院春長
恨今在
春月西園錦夜枝老雙
風舞默煙圓夢水沈煙
良辰美景俱成

恨莫問對年共舊年

愁懷

鷓鴣聲香作一池淚和初
雨不相宜東君不共花
芳之何恨
生連理枝 滿眼春光
色、新花紅柳綠
休問情狀將替信心
頭事付與黃鸝叫
集行

舊愁

銀屏屈曲障春風
獨抱寒食睡正濃
啼鳥一聲驚夢破
愁絲依舊
舊恨眉峰 飛別夢、
空倚曉窗燈
尚上枕屏香
春夢喚起愁人對夕陽

供愁

寒、珠簾挂玉樓樓臥對月曲如鉤不須問我恨淺鉤動長
天遠水愁

恨別

調朱弄粉總多心瘦更寬似舊金別處大排誰憐恨未
抵此情深

寄恨

如元細雨落蓬窗偏與花枝著意紅人自多愁春自好天應不
後向庭前冷腰瘦有千萬苦心事全多一紙通書外點點新百
舌喚回楊柳正眠中

寄情

微寄相思滿紙愁魚沈雁杳子思休分明時多無多地在天
涯盡盡頭

各寐

吹徹雲簾未曉絮飛芳月照影紗牀待往事思量通徹漸新
愁幾似麻 背彈珠淚暗傷神挑更寒燈睡不成却却風釵動
睡去上床閉眼到天明

酒醒

夢回酒醒猶在床侍女含眠喚不醒瘦病江梅知我意隔窗和
月漫聽、

睡起

起來不喜勾紅粉粧把菱花照病容腰瘦故知閒事惱人多只
為別情濃 雖對粧臺拂金扇任他雙燕向樓垂待兒全不知
人去猶把楊花掃一枝

清瘦

春花秋月如浮漚怎得心如不繫舟肌膚大都等一把可憐禁
驚許多愁

向書

淚粉勻闌滿鏡愁眉拂拭遠山秋一痕心寄銀屏上不見人
來竹葉舟

雜題

幼年閒說有一人寄文於章師辟雍之書多士之前遂令
作一絕以掬水月在手為題客不思而書云去年江秋美
碧波分明掌上見姬娥誰公處止之教全以烟霞行予去
此二句恨不記全篇因暇復吟讀之然粉墨文章之能非
婦人女子之事性之所好情之所鍾不覺自鳴耳因成美
衣者滿衣一能乎後

去年江秋美碧波分明掌上見嬌娥不知李謫仙人在曾向江
頭捉得麼 掬水月在手 乾紅粉裡擷芳回沾惹春風飛袖歸
失跡露桃渾似笑不驚蜂蝶逐人飛 美花香滿衣

會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終不許片予以清雪滿屏

山為初作五絕

管絃催上錦袍時，健體輕盈紙散飛。
夜使明皇當日見，防閑無計愧楊妃。
香茵履綈半銷月，未往凌波雲影滅。
位倚紫柏促將通，那袖翻然似回雪。
折腰不被春拘後，鳳轉鸞迴霞袖緩。
羞借伊州力，不禁蓮前撲簌花飛滿。
占却京華第一春，清歌妙舞宴遊群。
只愁到曉人星散，化作巫山一段雲。
燭花影裡，於婆闍一點愁，優那點山不怕帶他來。
妾與相逐者弓彈。

詩史

筆頭去取萬千端，世道危危意未端。
王霸漫令心共遠，到成功後一般難。

圓子

輕圓饒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
惟有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

即事

旋粧冷火試龍涎，香透屏山不勸煙。
簾幕半垂燈燭暗，酒闌時節未收眠。

自責

女子英文誠可罪，那堪明月更令風。
塵穿錦履成何事，偏於金帳却有功。
同是角邊只肯待，待子見那張別狀添得情懷轉。
蕭索始知伶俐不如癡。

浴罷

浴罷金釵乳不梳，清癯無力氣方蘇。
生來始覺神魂定，為怯涼風到座隅。

宴謝夫人堂

竹引清風入酒卮，森涼氣味侵肌冰。
坐四疊澤無暑不似人，間六月時。

弔林和靖

不見孤山處士星，西湖風月為誰清。
當時寂寞冰霜下，那句詩成萬古名。
短篷載取孤山月，白風清易得詩。
易得詩，不識酌來拈菊云一庭寒翠滿空祠。

茶末語

雨好鮮開花石結，風恬扶起柳三眠。
春環環處安多傷，盡那得心情事管他。

得家嫂書

芳、香報鵲溫柔，忽挂芳誠自便郵。
一人淡蕩，曉帶數行香，最便銀鈎傾心吐盡重。
恨入眼翻成字，慈漏以情懷，是安非于病後與悲秋。

以上卷十一

何氏集本外制題
結句以長今古同字

斷腸詩後集

宋 錢唐 朱淑真 撰

春果

新春二絕

雷從廣府梅平畫春向牕眠柳上來多少園林正著索綯、爭
逐趁時閑 黃宮陽氣蒸騰伸玉管吹灰直報春天子只知農
事重躬耕諫的為吾民

春日有作

屋近清湖所垂楊翠樓長寒鴻歸朔漠臨蓋度儀湖花柳繁
傳書嬌乃鸞黃西園正明翰收拾入吟卿

早春委暗即事

山明雪盡草花深
天闊雲開剝翳陰
溪、煖煙生竹木黃、和
氣動園林
詩書盡興酒長日
多物寧傷入苦吟
金鵝火我者閑
靜更酒肴相弄臨
琴

春晴

日暖風和明燭天
寢宮陰影入詩篇
庭花似葉紅如錦
岸柳垂絲綠似烟
綠白似綿深淺
離闌堪果燕
庭芳林禽爭啄
鶯聲近清
明
杏花鵲梅香詞題

春行

春空淡、連春空映塔華毛綠茸、不寒不煖兩行雲滿纖佳
氣浮葱、岸柳依、微煙苑園林後隱確瓦風東君造化一何

餘瑞景相、亦
如相

鍾璽堂五十年陳
月然紙通言以寫
朱此集有

春遊西園

工施青檜紫復勾紅多少閒花英凡卉不端妍醜爭大像蒼蒼
當歌盡暮永蘆懷無人門宇靜何處飛來雙蝶慳翻一飛入尋
香徑可惜春光都九句朝懷暮燕歸王孫先老寫成屬詩人長
歌短什苦孩神長歌短什聊自適更有佳句生陽春

閑步西園更春風。柳媚天。樓花莊裏。夢絮情懷。謝娘聯蹄。草茵
親看。天紅錦。鮮排徊陰影下。歡去又依從。

春園小宴

春園得芳客芳艸步少黏鞋墊然衣萬朵和陰香百轉千花
折蝶幾飛字後自覺詩毫健痛飲作憂酒月微第日追惜、不

足恨每为计锁斜晖

春日書懷

程宦東西不自由，親幃千里淚長流。
已無鴻雁傳家信，更被杜鵑啼客愁。
日暖鳥歌空羨花，光柳絮隨風逐。
時高樓閣凭危欄，久心逐白雲南向浮。

春日亭上觀魚

春暖長江水正清，
得免保波半紀憂。
蓬龍門志只待新
雷震一考

春畫偶成

默、深閨掩畫闌荷絲盈盆小
曉寒却嗟流水琴中意誰向人

前取次彈

春日雜興

窗花風光轉、春無去桃李一番新青同野燒、年初學走泥也
香蘭可似官柳欲眠多態度、海棠金睡足精神舊雨新夢澤懷
懶對景無聊起題人

立春日雜成宜春花

青幡紫服縷金衣、柳色梅花逐指新、却笑南力兒女態、實刀剪
條條為春

春晚雜興

挑盡殘燈夢未迷、方規倦力小樓西、紗窗偷眼天將曉、無點宿
金花下啼

寒食詩懷

江南寒食更風流、絲管紛紛、迤邐遊春之眼、亦無恨如思親懷
土日多愁

春盡

簷前日暖細、過客外風輕、斜偏是社來、還社去年、不
見蠟梅花

春在感懷

江江望年兩鴈、各自風流一種愁、正是落英寒食夜、深無
伴何宜極

獨坐感春

翠雲底、綠柳堤、傷春懶失步、桃溪夢回窗下、日暮年鵲鴉一
影林外啼

暮春有感

條對飄零滿徑花、靜向春水、蘭鳴蛙故人、何處早空、綠陰猶可
心天一涯

夏景

東風遙送轉南風、萬物全歸長、春功盡、豈忘年、民俗董、歌
入五弦中

夏日作

暑月獨眠

紗厨困卧日初長、鮮却紅裙小、簾深一、香爐煙花午、枕冰肌生
汗白蓮香

暑夜

水亭相對已黃昏、靜數流螢過小園、膝下冰涼自明滅、無聊獨
自懶扃門

夏夜有作

暑夕更甚暑、橫人移床借月卧、中庭更深露下不、愁冷夢到傷
老不空醒

夏夜乘涼

竹簾垂不捲、不談
我亦不談、談則下
由不談矣
此是永字

詩經卷之五
風雅頌

滿堂好風生水面
越人明月到天心
此時情懷終誰能
會得當年
旋乾已深

五就自詠

五日和風暖
曉窗多眠
衣被香汗透
睡重覺
雙偏聲
保懷局
小亭紅上
鵬祥
越東
華園
事
歲事
吳傷
泉

游湖歸晚

遊湖歸晚
湖山如畫
夕陽歸禽
初竹
盡果
落響
并
漁
葉
停
風
中
靜
遊
水
底
連
半
亭
明
月
色
新
氣
喘
人
者

西樓納涼

小園對美
集
涼
一
點
無
水
風
涼
枕
簟
雪
葛
爽
肌膚

夏日遊水園

臨紅
子
遊
肌膚
夏
日
初
長
水
園
虛
獨
自
凭
欄
不
事
小
風
涼
安
淡
文
章
以上卷之二

秋景

秋日晚望

極目
寒
野
外
晚
來
微
雨
收
能
散
傳
天
際
月
鉤
一
字
新
鴻
雁
半
聲
落
林
傳
樹
惜
聽
玉
笛
在
溪
舟

秋日行

蕭瑟
西
風
起
何
處
庭
前
葉
落
聲
聲
樹
葉
初
收
成
天
地
蕭
瑟
四
面
黃
葉
和
空
園
香
高
穹
片
水
清
一
點
秋
雁
驚
寒
路
遠
空
曠
雨
初

詩經卷之六
風雅頌

晴窗
臨
初
地
收
殘
暑
微
正
當
應
清
天
分
數
新
秋
庭
度
園
林
竹
木
半
含
黃
菊
菊
黃
金
花
正
吐
池
上
枯
楊
啼
曉
蟬
聲
連
葉
一
片
殘
香
可
傷
秋
氣
與
春
風
最
度
榮
枯
新
舊
古

秋日偶題

芙蓉
刺
倚
欄
脂
粉
臉
羞
桂
枝
輕
挂
金
粟
花
惹
魚
不
忍
秋
借
落
一
點
秋
興
遠
天涯

早秋偶筆

蕭
蕭
涼
風
吹
落
葉
驟
雨
餘
殘
暑
退
日
落
晚
涼
生
鷹
隼
擊
時
轉
梧
桐
一
葉
黃
試
聽
松
竹
裡
萬
籟
起
秋
聲
七夕口占

七夕口占

三
秋
雲
區
此
宵
欲
為
乞
得
肉
果
是
作
免
似
未
晚
還
自
笑
金
針
乞
得
巧
絲
歸

新秋

一
夜
涼
風
動
扇
愁
背
時
容
易
入
新
秋
枕
花
陰
上
涼
淚
忍
到
更
深
枕
上
流

初秋雨晴

雨
後
風
停
暑
氣
收
庭
梧
葉
一
報
初
秋
涼
生
雲
黃
金
花
正
吐
池
上
枯
楊
啼
曉
蟬
聲
連
葉
一
片
殘
香
可
傷
秋
氣
與
春
風
最
度
榮
枯
新
舊
古

早秋有感

西
風
吹
落
葉
殘
暑
微
正
當
應
清
天
分
數
新
秋
庭
度
園
林
竹
木
半
含
黃
菊
菊
黃
金
花
正
吐
池
上
枯
楊
啼
曉
蟬
聲
連
葉
一
片
殘
香
可
傷
秋
氣
與
春
風
最
度
榮
枯
新
舊
古

秋風悲
秋風悲

柳使人愁

秋風悲

傳以晚晴、蘆花兩岸秋夕陽樓上望歌倚溪流

秋風悲

風信傳消息信明人間占月十分清可憐宋玉多才子只為多情苦

秋夜舟行宿江

扁舟夜泊月明秋水面魚遊越州流更作傷懷兒女悲笑聲半

中秋夜宴家

九秋三五夕此夕中秋中天差一夜別人心手在月邊更清

中秋夜不見月

不許蟾蜍此夜明始知天意是無情何當換玉關雲為放出光

中秋月

香、長史教霜煙水輪都勝別時國風傳偏報天將收惆悵蟬

中秋月

獨占秋風感天工佳有偏清輝十里共皓魄十分圓寒氣寒猶

吳曉餘老更整只愁看未足一盞又經年

湖上詩月

清宵三五傳風香湖上聞吟步明月清、流水淺又流故鄉長

秋夜驚懷

滿院金秋思曉輝映丁子望冷喧曲砌宿鳥傷同塘木落相處

小閨秋月詠

珠雨洗高窗滿、清井桐桐生秋底涼氣入堂中草綠金華

秋日得書

秋風本在去愁思自難禁共月傷千里東窗勝萬金代鵬驚北

秋深偶作

生教循環本自花可催前、出乎天林嗟物理易彫輝好詩西

莫秋

滿、風角暗殘秋思更黃花傷得幽伶似楚人情太苦年、苦

冬景

是信添愁

日一北而萬物生始矣天是在收成農民未論耕寒理往、相
為嗟怨乎

解日園池學芳枯
乙荒風寒侵肌
况霜凍怯晨粧
江上帆朝
去庭芳摘芳黃
題詩欲排悶
對景倍悲傷

登。溫、正惟揚老吏穿膝屢時康水保吞羽據殘雨風急如
聲。夕陽霜瓦曉寒軟酒才月猶花冷動清腸殿、對景憂情
緒後把梅蕊兩吹粧

形雲黯、暮天寒半接蒼山、形眠獨坐小窗、無伴侶可懷和
月向人圓

霜月照人憶迤、花未闌鴛鴦夢展將珠淚向誰彈

溫、天氣似春和試探寒梅已滿籠笑折一枝梅寄與向人深
似此深塵

黃昏庭宇如風吹陰伏陽升沸氣回葵影便移長至日梅花先

陳氏學長之。應作
長。已去。與十寒。同
六。方。

觀雪偶成

作江聲存此以爲
在仙古之證

凭闥教雷獨徘徊
欲燃慙字詠繁才
鹽撒忠中如方用
收歲脚

冬夜不寐

孜孜望順不棄冥起
未朔月轉閏午問懷脈、
與誰從淚滴鼎
表不忍看

詩序

六出飛花四面來連山連水皓皚、玲瓏天地蒼茫合的皚皚

林煥燾開廣嶺嶺松篁散秀章老風柳絮絮迴白云空有孤吟
病曳長裾爲訪氏才

雷石庚集

夜會花光似月明交連寒影透門庭只宜換策臨窗坐免用事
動更聚螢

江上雪霁

江水冰消起綠蒲，川原萬物少煙塵。
風吹南水淡楊柳，香惹春風紫牡丹。

對雪一律

爲、琬雪塵山河特出新弄和郢歌樂道幽人之闌戶高歌傳

| | | | | | | | | | | | | | |
|-------------------------------------|----|----------------------------------|----|----------------------------------|----|---|-----|----|---------------------------------|----|----------------------------------|----|-------------------------------|
| 父已披髮自堪老尋更陰速惟使時感愴多更念歸居佳伴 客映書窗絲李題何 | 雲霄 | 朱簾暮曉倚遙閣風雪終、入酒盃對景恨年花繁句得今羞 見謝娘才 | 困爐 | 昨夜霜風透牖寒圍爐暖懷昔年惟如今獨坐無人說接同惟 墮酒力寬 | 除夜 | 林疏流花去春、春初同排盤紅燭柏酒溢金盞殘臘餘更 盡新年曉角催爭先何物早唯有收園梅 | 花未類 | 海棠 | 天與嬌饒作花更於枝上教餘霞少後漫道多詩興不消處 時一句誇 | 芍藥 | 芳芳紅紫向成叢獨占花王品第中到底只留為誰好更爲國 史新民風 | 牡丹 | 嬌饒萬態逞珠芳花品名中占得王莫把傾城比顏色樣樣家 家 |
|-------------------------------------|----|----------------------------------|----|----------------------------------|----|---|-----|----|---------------------------------|----|----------------------------------|----|-------------------------------|

以上卷之四

作爲書院公作
作爲書院公作

| | | | | | | | | | | | | | | |
|------|-----|----------------------------------|-----|---------------------------------|-----|----------------------------------|----|----------------------------------|----|----------------------------------|------|----------------------------------|----|--------------------------|
| 國為伊亡 | 黃芙蓉 | 凡何天賦與芙蓉花伴任人波許輕試倩東風一乃之輕黃應 不讓銀黃 | 長春花 | 一枝休謝一枝敗自是春工不共閒能使牡丹終能離別亦 得片時閒 | 蕃蕊黃 | 花苑難免推欄者多奈千枝不計行烟漫初開向後重會得太 守長運節 | 芙蓉 | 滿地紅影難秋光始見芙蓉花在高枝有佳人強誇愛和得仁 粉更施粧 | 櫻桃 | 芳氣倍實自珠帶摘下盤中歎、香味重不容桂家口獨於簾 前展先嘗 | 榴花二首 | 園林果索東迎春獨爾花開處、外只有宮娃等一事而待施 頭門紅日 | 榴花 | 得得歸人聽時時疎疎月芳樣枝破蕊的嬌者 隨馬 |
|------|-----|----------------------------------|-----|---------------------------------|-----|----------------------------------|----|----------------------------------|----|----------------------------------|------|----------------------------------|----|--------------------------|

借陽春休養在秋
些少懶懶作

勁直忠臣莽張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

吳氏

暑氣發、正若焚若氣於此見天真香房難却隨風拆笑臉秋
曉頭水步同妾淺深股化點滿池空嬌弱於春午、占得餘芳
在幾見當時步、人

臘月脚跨一枝獨南

園林徑臘正凋殘獨蕭蕭花間爛熳斜借向院梅知春否得陪春

并共時妍

紋庭花

蓮素為花房、庭亮迷亡國自生金今猶恨隔江唱可惜香

時在用情

乞蘭

幽芳別得化工裁紅紫外、吳興僧於重的人侯養厚真香獨
許等庭階

以上卷之五

雜題

詠史十首

項羽二首

自古興亡本自天、客人力強女間非順天意、離遊離不前
身發已開 英雄力拔山、知天意在西南花、誰可用昨

能用後致身亡頃刻間

韓信

男兒遇辱志長存、出跨曾無怨一言、漂母人亡石室在、不知還
肯舍王孫

張良

功成名遂便歸休、天道分明不與留、果可人間遊、歸隱何心破
夢未松遊

陸賈

漢方授、整秦風勇士相高、馬上功惟存、君侯守奇、方能將新
雖悟宸衷

賈生

文帝為君固有餘、豈容流涕淚、長吁嗟、手可傷、非無策、表飾陳
素休已疏

董生

秦火徑來遺、美真下惟餘、懷每勞神、誰知異日為、年海只餘年
律一老臣

晁錯

亡國傳、延蔓叶國、一言誤、刑獨干、珠搖、破自、負功名、志猶、苦
時太失恩

何國博識似君貌况後騰凌宗室同康保不吝甘賦計七侯同
日六何類 王氏臨天體國權可惟恭敷厥大問康形天健君
非懷徒使宗臣每犯款 以上卷之六

何國博識似君貌况後騰凌宗室同康保不吝甘賦計七侯同
日六何類 王氏臨天體國權可惟恭敷厥大問康形天健君
非懷徒使宗臣每犯款 以上卷之六

題王氏為興軒
袖有根基善必源必真係以故形軒裡曉入相真德惠屬助材
侯豈足誇未必芝蘭仙謝功好看車馬美于門從來天報無先
故不在其身身在子孫

題余氏琴翁軒

滿酒新軒倚翠琴琴翁初、此際心易驚誰美公金入夢若
功傳說柔變化一身當得道騰凌子里海後保外康寧以香花

志肯性常情樂父吟

賀人移居東軒

一軒滿酒正東偏屏素墨歷前偏美璞莫詳雕作香清供
兒續成淵謝班班絕子博世顏立地時子勉誦陽物羽儀當泰

送人赴神都試

春闈報罷已三年又向西風促去散屢教莫嫌非作氣一弱當
自卜冲天費生少達修何處馬援才高先聖聖大抵功名在早年
晚平津今見赴神都 以上卷之七

代送人赴台司果

何國博識似君貌况後騰凌宗室同康保不吝甘賦計七侯同
日六何類 王氏臨天體國權可惟恭敷厥大問康形天健君
非懷徒使宗臣每犯款 以上卷之六

當年持節使寬居出誠心郡國承風志朝廷意深十行初下
袖四海誰為霖夜夜歸寧得先優九棘林

次韵見贈董簡吳夫人

南北常嗟見未因倚舟今善矣後親張娘游後同水玉李白高
吟泣鬼神和黃章聯鳴鳳侶儒學是德貴言人傳篇葉拂蓬蓬
寒班衛野名之易倫

題四并樓

華陽先樓置浪名人間四者此樓并日知天星年虛度時易
風滿座生庚亮樓後位與遠仲官前樓客楚艱眼前山樂難並
得許我登臨載酒行

題升野亭

高亭忽登覽難忘思思前訪在多遠路留題有能公地分與楚
界人在升牛中不是乘樓客那知此路通

舟中即事七首

帆影風帆疾如矢天濶波平遠又低小色水光隨他改共誰裁
窗入訪訪 扁舟舳舳意如何回波柳園多里餘波波此情腸
對空由雲遙安有規庵 處如寒江、上亭行舟未去波能橫
年滿洛起思卿是一台天遙隔雁行 滿江流水萬重波莫似
幽燕別恨多目對規園曉不別臨風揮淚獨悲歌 對景如何
可道陳興江上共游哉江長多如愁難盡每自臨風懷之

作此書年已壯矣

歲暮天涯客異鄉
舟舍又度歲時聲
自獨坐水牕下
目清
夜暗時勝
歲暮將殘
臨問懷庭
閣獻委阻
傳至此
終此恨
人非見
鎮日尋腸
自九迴

寄大人二首

寄家千里外
飄泊若乃心
時隔南嶺
與琴歌涉
姑言承
款款因
遠舉目白雲深
北嶺野寧
主三年
蘇歲陰
極目思
御國千山
更玉津庭
閣夢寐
直路歷歷
待同相
志琴樽
酒是依然
看羅袖上
長摺
淚痕新

和翁初更寄

忽得南來信
慰慰我心
新得恰佳
遠隔清
隔客音
目影御程

言樓高
客恨深
三年重會
合依舊
見新陰
惟昔江頭
別相共
對古津
古木分
榜檣南
北隔
音塵把酒
何時共
論文
數日親歸
宜知有
約係
服共爭新

卧龍

角豈微
漢猶紫
金龍珠
閣卧空
閣深時
來天地
雲雷
共起
作人
向救旱
霖

代謝人見惠墨竹

紛、桃李
俗四時
中惟有
竹外
惟蒼翠
翠列風
輕秀
自
見三人
同乘
君年少
多才
藝筆
墨階
偷造化
力得
出一
枝
更惠
我清陰
早冬
望滿
幅暖
我得一
支何似
食夫
復獲
珠盈
斜朝夕

作此書年已壯矣
作此書年已壯矣
作此書年已壯矣

折阮不知疲
必在太白樓
上宿
遙令
樓軸挂
壁間
勁節直
日長
目前
不似
漢高
尋六
逸不
必林
間訪
七賢
中使
問本
集王
維獨
擅古今
稱神
師又有
屏間
名畫
得供
墨戲
何足
子未
若一
筆
揮一
枝
價以
移未
人莫
疑松
藏於
然不
得令
賊偷
筆成
於得
訪第
低滿
去不
與閑
事無
愧才
稱
以上卷之八

宋人注宋人集
如李壁注
荆公集
王說之
蘇洵集
任史之
注
黃集
陳后山
詩皆凡
行海內
後世
多為
善集
傳本
極多
去年
見宋刻
同高集
宋人注
本已絕
無存
有昨
年言
中又
以新
編真
鄭元
注注
共十八
卷真
希世
之珍
也世
有好事
者能
為
已任
朝閣
之力
六箱
器因
係同
治壬
戌年
月
子晉
記
同治二年
癸亥
春月
潘清
瑞手
鈔於
流溪
庵
戊辰
花朝
借鈔
一部
藏於
古紅
梅閣
江山
劉廣
宗記

斷腸集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朱淑真撰淑真錢塘女子自號幽棲居士嫁爲市井民妻不得志以沒宛陵魏端禮輯其詩爲斷腸集卽此本也其詩淺弱不脫閨閣之習世以淪落哀之故得傳於後前有田藝蘅紀畧一篇詞頗鄙俚似出依託至謂淑真寄居尼菴日勤再生之說時亦牽情於才子尤爲誕語殆因世傳淑真生查子詞附會之其詞乃歐陽修作今載在六一詞中曷可誣也語詳詞曲類斷腸詞條下王士禎記康熙辛亥見淑真紹定二年手書璿璣圖記一篇備錄其文於池北偶談中且稱斷腸集不載此文諸家撰閨秀詩筆者皆未之及云云然流傳墨迹千僞一真此文出淑真與否無從考證疑以傳疑姑存是一說可矣

巽齋先生四六一卷

〔宋〕危昭德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五家四六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巽齋四六

一卷》提要

總領

通王總領

巽齋



疏恩萬里移餉六師時急轉輸既已塞關中之粟
茲嚴守衛又將豐塞下之儲欣傳榮戟之來敢後
緘膝之歡恭惟某官成都石筍東序河圖被天孫
雲錦之裳文成五色植太乙青藜之杖學富群經
身徑上于青寒雲心皦如于白日方達臣之僭叛見
烈士之忠誠涅白不緇雖赴公山之召徯狂以去
未夷箕子之明此一息之從遠寔三巴之向背僅
當時之乏此則今日之維何及現于是兵足食之
間尤可驗守道守官之際義如常赴馳峻阪之輕
車事不可從屹中流之砥柱惟孟子有塞乎天地
之氣所以浩然信汲黯可謂乎社稷之臣其以賴
耳夷狄卒生之節操已知他日之勳名常操天下
之羸賞特其寄徑均郎邦中之財用正尔知津寧
俟席溫即現綸台某舊慚白屋雲共丹梯望諸公
臺省之登一何遠矣知此士江湖之落諒亦慨然
敢以貧身累于恩造王人序諸侯之上孰不歸依
同年雖四海之人少希孰異其惟懇款因既敷宣

漕

賀浙西漕

升聯遠閣主計崇臺雖皇華為原隍之馳已離天
陞然繡衣當霄漢而立猶在長安蓋其旁贊于謀
謨亦以外宣于風力教條甫下民意俱春恭惟某
官忠義傳家溫恭為德清名照世烟如冰壺玉露
懸高秋雅望居朝所謂天球河圖在東序第欲赤
心而報國寧嫌白首以為即知命不求惟有仲尼
一人立於東門耳當朝興嘆安得解于百輩布在
天下乎故于列宿之聯命此福星之使足活百姓

以佐大農如蒲相運于閩中而冠帽施于河內一
立京師之根本自通財用之源流漕十萬石以恰
中都何足勞其飛輓通三十年而制國用即歸展
于經綸諒寤寐于宸心已注想于元老某冰氏之
子坎井其天方二十五而擢第春官雖未愧退之
之歎今十九年而不離學校六僅同士丐之襄功
名頗負于青春意氣俱消于閩境萬言一杯水十
步九太行望諸公臺省之登選于遠矣悵此士江
湖之落誰其念之犹幸冷官得為下吏聞凜于冰
玉之操使人意消親粹于道德之容覺我形穢當

一日賓階之甫見知斯文命脉之已存得不歸心
以安承教頌數時雨散為侯賴之藻芹更借春風
使預公門之桃李

賀浙漕程郎中

恭審升聯遠閣主計崇臺雖皇華為原隍之馳已
同列部然綉衣當霄漢而立猶在長安蓋其旁贊
于謀謨亦以外宣于風力教條甫下民意俱春
以二浙置漕之權異乎諸道現風之任奉承輦轂
應千戶萬徵之須表裡江湖總七郡八州之廣按
臨既遠調度寔繁倘非攬轡之公曷稱臨軒之遣

恭惟某官神襟超豁天韵清宏和氣春風著在憑
熊之際山主玉色見于振鷺之間謙廷深得于重
輕因府洞明于奉末泊升迂于錦省益簡記于宸
疏春此日邊誰當膏使求之天上莫若望即遂輟
近班晉膺隆委既典將輸之任六勞綏撫之心漕
十萬石以恰中都慨乎餘地通三十年而制國用
即此其階青氍自前黃閣足下某幸居末屬弥漱
慶懷孤拚逢春私動向陽之喜渴滂希雨乞垂借
潤之慈抃躍惟深染濡靡竟

賀閩漕王郎中

承天子詔暫辭榮錦之清班
駕使者車來董飛翽
之重寄榮煌一節照耀七閩
恭惟某官文獻家傳
才猷天賦干將淬礪初無盤錯之難
洪鍾在懸自有鏗鏘之韵
蚤從鵠序出館虎符訪義之靈運之
舊游續文正龜齡之美化功疇未
灰身照紫泥三尺參平筆染困靡之
綠九迂皆至袖携蘭握之香
南奉綸言屈韻清計游日運解牛之
智著鞭成流馬之勳詠四柱之閑
暫勞攬轡麾六飛之耳耳
行即召環某猥以非材冒爲不竹
昔西江退食請一星而爲氓今瀕海
于蕃以六條而受察自天贊
相隨地遭逢矯首連雲喜有庇身之
厦屋幸願得月領同近水之樓臺

通趙漕使兼憲使

三節交輝遙望使星之重
單車往成行修吏職之恭
即奉教條敬馳笺記恭惟某官千
齡異秉四海芳名師心一得于南
軒制行即歸于東魯照和古鏡與
日爭明抱直長松到天不屈堂觀
參謀于机幕繼聞分命于州麾真
意對民一用權衡之法精忠報國
寧爲毫髮之欺人言翁歸之清不
可于自信宣公之季不可負惟義
所在當官而行知奮乎百世想聞
其餘風

亦皆立志得如此數公參錯于天下
真可太平今焉綱舉于諸臺允矣
風生于列郡蓋將漕慮民財之乏
而持刑須讞議之卒雖幹乎山海
之所藏亦必曰公私之魚裕不究
源流則取必易竭所差毫厘則死不
可生自非存造化之公何以尽居民
之責重惟名世有此德心遂使荆人
復見古道諒簿書期會之所振必無
借吏之文而錢穀斷獄之幾何行
副清朝之間某一座未第再玷冷官
星再涉于周天績僅書于五載青衫
勒宰丰成霜葉之枯白髮蕭疎但
覺雪根之長所忻速役得事大賢自
入手賜履之封甚渴者望梅之意腹
心所歆項踵知歸大匠無弄村儻
辱短轅之無用小草有遠志願依直
幹以爲生

憲

賀胡松正除浙西憲

輟屬宰司按刑畿甸刑者一成不可交豈容議獄
之輕士制百姓于其中所賴持心之厚公膺是寄
誰不謂宜恭惟某官球琳粹溫梗擗特天之高
星辰之遠猶測其神聲以揚詩書以光愈形諸外
教兩重濡于槐市仁風兩被于棘庭能于六一翁
毓秀之鄉大播二千石惟良之政召還即省即科
正于銓曹承弼台星遂強綸于省闈念近地尤先
于綏撫非大賢曷稱于平反受王嘉師司茲臬事

三尺之法安在肯深俗吏之文一歲所斷凡何行
奉清朝之問某淒其半世冷矣一官徒以抄掄接
清陰之孔迹繼之芹藻沾賸馥以居多雲泥之勢
雖遠車笠之盟自若至煩餘論適致諸公以應時
勢借于吹噓而一旦親逢于造化信自天之予便
將不日以承恩歆以退之幸得見皇、遣使往之
禮與其進也頤曲垂詢、于御黨之心

賀章泉州就除閩憲

州麾趣上憲即就移曳決桐城考績茂兩轄之最
榮疏足檢平刑額一道之推幸甚全閩得此膺使
恭惟某官秀鍾宝婺清徹玉壺濯太壺襟飲仙掌
露華之清纖成文永作天孫雲錦之裳政事先于
利民議論足以追古亟上封闈之直屢凝盃戰之
香懋乃民庸形于著獎鎮清原郡里問銷愁嘆之
聲褰赤帷裳祀樂煥光華之選况不易路遂以建
臺風播南薰動攬澄澄之志陽居大厦當識刑
欽恤之餘君子盡心焉下民無冤矣三尺之法安

出肯深俗吏之文一歲所斷幾何行副清朝之問
亟跡禁近茂展經綸某濫次偏州忻傳除日夕辱
眷存之旧恍驚臨照之新曾足疎庸若斯幸會河
潤九里已沾大國之餘波我有二天尚托故人之
巨庇

代賀聖憲

伏審泥矜自天霜臺易地利者一成不可變豈容
讞議之輕士制百姓于其中所賴持心之正公庸
是寄誰不謂宜恭惟某官李造淵深氣全劉大照
人清德炯然迎風寒露之玉壺濟世長材所謂盤
根錯節之利器當川風力不減毗陵閩地聲稱益
高即省寧屢則而抱璞無枉尺以從禽人言徐公
之介而不知其為通自信汲黯之直而不恤其為
鷙忘者衆矣名亦隨之念茲之未士論益偉三尺
之琰安出音深俗吏之文一載之獄凡何行奉清
朝之問其茲因賀上敷布由表音堂廁于班聯行
顯馳于原隰莫非王事頌推共濟之心毋玉尔音
時賜免戾之教

倉

賀陳郎中改除浙西倉

留行遼闕堂委邦畿傳塞外之威名擬從天下問
民間之疾苦還自日遼雖公才無所不宜然上意
欲以自近凡資臨照悉窺光華恭惟某官卓尔不
群淵乎似道元英大呂器獨得於家傳修竹碧梧
爰更全於世濟踐揚所及譽處甚都至今吾父母
之邦能說公仁賢之政謙勤下士食且不遑惻怛
救荒契為之白繼猷疑于法寺旋握筆于郎闈斯
民謂其不寃列宿燁其上應遂疏異寵往控上流
聞祖述誓清中原已飛盡軀欲冠袍徑理河內又
趣追鋒輟遠役之虎符畀近圻之虎節驅馳甫尔
風采凜然豈惟專欽散之旌抑亦見澄清之志浙
水百戶戶既賴周詢城南尺五天即覲入覲徑躋
法從允穆師虞某得趨下風不惟今日万灯華夕
憶初拜於遊頭一曲朱絃已尋知於焦尾每念滯
淹之不遇若言存遠之無從忽天與于黃球使身
居于陶冶趨承方快自賀良多廣厦万間已昇湖
上鳧魚之陸丹砂九轉早成鼎邊鳴犬之仙

賀羅倉部除閤倉

墨書照澄玉卽統榮乃求斯倉風著粉闥之望
有高康復寧坊斧之推識者有閭歎然相慶恭惟
某官胸涵萬卷氣無點塵抱濟世之宏才不在管
仲子產之下輟憂國之心論常居賈生陸贄之間
早以英游歎于撫仕風行碧沼渙水上以成文派
接銀潢內天邊而倚玉光依日月自到蓬萊心潛
充棟之才裁日絢翔雲之奎畫即彤宸而拜命趨
畫省以疇庸王言如綵戎使億寧輟班行之秀
往司欽散之宜由倉部而建倉臺若予內外以星
卽而為星使遠有光華亟馳四牡之閑：卽危六
飛之耳：某自聆除目倍激歡悰昔睽鴈塔之名
復同鵲序今春危溪之狀密迹驢車易地相逢繫
誰有此燕賀大廈何震風凌雨之虞魚傳尺書切
春樹暮雲之想

通趙倉

疊組交輝仰慶光華之冠一麾承乏幸依臨照之
餘爰修事上之恭以奏由重之記恭惟某官危淵
毓秀鴻室洽閭開物成務之才了無圭角尊主庇
民之道益有源流早奏最于邊城浸寒華于朝路
告宮花囊官錦式謹司存藏武庫耀犀渠欽承匠
監猶輟鳳閣鸞臺之選以為天台鴈蕩之遊惟優
御衆之仁知有足財之政方司欽散已陳：而相
因兼領轉輸信多：而益辦此王室股肱之托者
豈外臺耳目之淹乎客舍西風將穩送承明之入
江南夜雨諒詳為玉陛之陳卽侍禁林以參政柄
某未聞民事猥玷邦符正憂莊事以南牆寧免汗
顏而血指幸餘波及晉膏分滲漉之恩而小周事
齊惟有依歸之意

宗使

通而外趙判宗

屬尊麟趾率歸糾合之中郡昇危溪幸與照臨之
側歆修辭命以通姓名恭惟某官毓慶璇源分輝
寶葉氣和而守正學博而用閑文承宣明宛在劉
向李邕之右議論濤發深得晦庵濂溪之傳名隱
隱以雷霆壯駭：乎霄漢入司天憲民自謂于不
寬出綰邦符政復多于遺愛爰以東平之善遂司
西外之盟磐石一強維城增重佇膺紫詔趣侍凝
旒豈無他人孰若金枝之秀不有君子誰參玉鉉
之崇某未習民庸猥承郡寄正自面墻于不學得
無血指於旁觀尚推合治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河
澗千里豈無及晉之波履廣萬間是亦屏周之意

市舶

通市舶魏提舉

錦纜牙墻暫督邦珍之貢朱轡皂蓋復依曉壁之
輝寸心耀如尺璧敢止恭惟某官與邦哲匠瑞世
奇才懷鄭公仁義之言家聲故在五漢世中興之
業相學有傳至今吾五峰三市之氓猶誦公半刺
十同之政諷恭下士懇切憂民洎遂清班益隆雅
望輟上監勾稽之職洗桐城愁嘆之聲民欲借恂
帝思見賈自合厯階而上矣奚為弭節以來斯惟
邦計之方殷故利權之攸寄飛艎逐浪報合浦之
珠還貢室充庭修南夷之琛獻乘輅底積荷索指
期某未習民庸猥承郡寄正自面墻于不學得無
血指於旁觀尚推聯事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惟餘
波及晉肯不滲漉之恩庶小國間齊獲遂依歸之
願

子

漳守通泉州車印中

丹霞照嶼行分竹使之符爛錦環城喜托宝隣之
葩敬修辭命以通姓名恭惟某官秀毓金華標凝
玉色仁而汎愛春隨地以俱生義或弗然松到天
而不屈嘗以不能五十里之園壘于平水二千石
之權責地產之所無欲利源之均認郡移文而呈
疾公執論以止堅自十旦以爭詠到于今而受賜
君子所守益可知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又覩謚
議于奉常不苟立言于信史文用西漢法如春秋

遂令忠臣孝子之家榮于華表亦使後生晚學之
士識波前修此雖管見于一班已覺昂堂于一南
知鳳閣鸞臺之任必屬于公豈虎符危節之不可
淹于役某未聞民事撰奉却條自惟不學以南滿
有愧旁現于血指惟餘波及晉肯不添源之恩庶
小國問齊獲遂依飯之頌

通汀守趙寺丞

千騎啟途曾叙鵠行之田回封錯壤今依麟趾之
仁視篆云初修辭款後恭惟某官慶傳玉鉉秀出
金枝天知姓旦之為忠力扶皇祚特使臧孫之有

後以勸善人德粹于春神清如水自危堞之入覲
宜鷺序之升華會稍食于天官勘丹松于農扈不
求捷徑遂屈專城盡畫溪頭散滿襟之和氣義荷
湖畔漾萬頃之恩波况逢鳳曆之頒趣上席符之
最春生皂蓋樂仁者之安仁登復青瑣觀相門之
出相某日斜西崦恩界南州懷組綬以來斯見吏
民而伊始金謂田多訟少或可偷安自惟政拙心
勞未知攸濟孰為規倣遂免曠職聽擊柝之相聞
喜伐柯之不遠漢家磐石風懷歸倚之勤楚國餘
波尚丐沾濡之及

通潮州沈卿

訪暖庵之舊游寔慚假守望呂黎之故壘何幸依
仁視篆云初修辭款後恭惟某官氣全劉大晏稟
醇明韶鉞鉞而蛟龍翔之希古作天日明而鳳芝
瑞發動群瞻幾年董翰墨之香一旦遂飛黃之步
司籍近監流声天朝參棘寺之平直為司直時穉
卿之績足映農祥歸自玉墀起不鋼竹遺惠溪之
遺沫懸嘉木之繁陰况逢鳳曆之頒當上虎符之
最春生海角已騰樂職之詩人自日遠促止論思
之位某日斜西崦恩界南州聽擊柝之相聞喜伐

柯之不遠題名雁塔昔既尾于同升矯首鳳城今尚蒙于餘潤

通興化洪監簿

假道壺山尋敘鵲行之舊承流漳水遠依熊軾之輝視篆云初修辭敢後恭惟某官襁身令德拔俗脩能綴明月以為裳絕生立塵埃之染分雲漢而織錦本一家機軸之成方聳聲翰墨之場即抗志功名之合龍墀入覲驚序躋榮綸渙瓊林已足經常之用天低壁沼宜為期合之煩師道尊崇帝心簡在胡未登于要路乃尚屈于專城遠逢鳳曆之頒輒上席符之最春主南國寧須荔子之丹紅蚤入西垣坐對薇花之未紫某謬膺撫字寔出揄揚懷組綬以來斯見吏民之伊始金謂民淳事簡或可偷安自惟政拙心勞未知伏濟孰為規倣遂免曠瘼聰擊折之相聞喜伐柯之不遠得一州而如斗粗足回旋達四境以交輝尚幾保惠

通鄉守林寺簿

從天一札水土峰危虎榜中曾是難兄之接武鳳凰臺畔又欣于弟之同寅今辱臨父母之邦何言有子孫之契久馳神于未向敢削牘以寫心恭

惟某官曾出名門望隆昭代德業久大典刑老成日斧雲斤綽有心思之雕鏤雪山冰谷凜然人物之清奇學富百氏而無所遺器受万鍾而虛其半早筮華途之仕優為上幕之賓壯縣承流民有神君之芳雄藩半刺人歌別駕之功政声並徹于凝旒禁路果膺于冠錫均廩祿之稍方勘式于糧闕董金穀之司適冠儀于農扈使應經駘蕩而入馭娑頭乃羞崑崙而薄蓬萊何取之廉而勇于退載從琳館起綰銅符上已知公姑試望之于馮翊賢非久外即徵黃霸于潁川可預卜于予環恐不俟

于煖席某拙身危江之上結廬羊角之南林徽塵埃無復功名之夢摩娑松菊姑隨香火之綠望：前茅奉：維持任棠之薤一本豈能竭千慮之愚玉川之屋數間賸喜有二天之庇

回惠州朱郎中

兩轡相望幸聯分袂之榮十部冠臨猶為同年之好方當執熱如對調冰伏惟某官六館名流一朝偉望光風霽月紹先天太極之傳景星慶雲示後學春生之象屈來羊角小試牛刀惟某心事之和平是以政声之洋溢迄由邑最趣上玆行瓊林之

內府之經常銅匪達諸侯之奏疏金論惟允蓋臻
猷納之朕帝渥示隆借重藩宣之寄此蓋竹使之
榮也是豈桐鄉之裔和飽惠州之飯和淵明之詩
已高維屏前宣室之席向賈生之策任即召環某
麟省陳人危溪假守靖惟使倖寔自揄揚坐逾報
政之期因知泚後之計欲逃司敗頌惠良規終日
七哀聊寓感藏之意明月千里益勤鄉往之情

倅

回曾倅

承流漳水正虞共理之難播詠海沂乃窈同寅之
助喜形于外情見乎辭伏惟某官天球粹溫月鑑
明徽一門和氣鍾為鸞鷟之祥萬里夷途眷觀鯤
鵬之化所聞雖弟宛如哲兄宜隸主于龍蟠胡尚
淹于驥足殘散積歲猶為半刺史之遊終繹萬金
如在太夫人之側第恐思賢之有日必令將母以
朝天豈俟終更行即迅乃某未瞻復寫寔在門牆
擬府陶鑒喜此身之有托曲江期集幸予季之同
升茲不銅竹之符尤藉金蘭之契頌同歸于盟好
以相勉于事功使斯民舉遂湖山之自得則于
別乘不惟風月之幸乎

回許倅并賀

朱轡風駕方嚴赴上之期別乘一來宜甫近新之
禮媿又函之未遑奪事份之光臨非賜甚休馳誠
益切伏惟某官授封提持毓德粹溫翠竹碧梧高
韵正推于家學靈椿丹桂英名復紹于少科宜徑
步于華途乃俯循于常調存依達懷備彈贊畫之
謀繼領花封自奏鳴絃之效且冥心于出處欲隨

道以泰舒徜徉天台鴈蕩之間依約圓嶠方壺之內神遊菊徑正高吟穿月陽之文天連瓜時乃自告僕夫其驅車而即至願哀老子得袖手以蒙成某昔奉書瘞今知政社所藉協心之治不勝引領之私若資糧庫屨之是供敢忘專任惟社稷人民之所寄寔竊予分

教官

同陳教授

一馬二童方謀趨劇双鱼尺素遽辱貽紙不問燁然高情厚甚伏惟某官虞庠雋選漢殿英游懷明月佩連城久翔文儔朝天津夕西極合在周行碩迂芸閣之賢每賤芹宮之教惟今閩越之地若古洙泗之郊有來季校之英率是山川之秀詠歸沂水共推夫子之脩騰上雲衢行繼諸公之袞某屏藩所寄政教是燕憐田里有愁嘆之聲敢忘已責使城潮無挑撻之習則賴陶成

回朱教授

鴈塔題名堂附哲兄之後龍溪分教遂行難弟之臨特枉長牋敬承謙益伏惟某官借雲偉望壁水名流滔筆下之波濤光搖月殿凜胸中之兵甲笑解秋瀾妝鶴唳之餘聲踵踵堂之故武惟茲漳水寔底閩山昔遇晦庵之儒宗道原既濶今得當家之人物風教攸新早為芹津之來佇趣微垣之對某久為聞譽行矣承顏赴鄭老以同襟適相邂逅繼文翁而興學尚觀討論

州官

回趙判官

賦日五色曾驚過眼之奇在天一方喜有論心之
使甫塵華翰遙枉高軒何惠然而肯來恍不知于
所謝恭惟某官麟趾騰茂危種異常烟玉壺之冰
清爛錦囊之句端早浮香于籍桂真謫仙人姑婉
盡于暮蓮屈賢公于佇膺一札穩步八磚某方此
投閑喜于適願惟是委貺豈非過謙惟勿敢常敬
反復珠之贈謹錄其副永為十襲之藏

鄭推官

三刀為州幸成期之消吉一賢在幕喜王事之協
恭尺書寫心千里對面伏惟某官瑞瑛偉望樞紐
名家遊日發新矧略無凝滯嘆蔗入佳境寧復淹
回聞贊畫之從容諒古今之鍊達佇騰芳制徑上
夷途某久矣知名于為聯事念瘁疴之幸切悉已
周知况脉絡之相關可忘忠告

戴知錄

一麾出守已迫成期千里懷賢將同僚家尊尺書
之遠速鏤寸臆之深銘伏惟某官才寔通今學能
貫古官雖居于待察政必贊于中和知己勤職業

之修枕欲共詞華之習足規撫尚行慶掀騰某久
矣知名幸為聯事以片言而折獄所冀尽心有餘
力則學文頓安承教

董司理

假守南州方冒竹符之冠庀司秩掾幸同瓜戍之
期責然來思云胡不喜伏惟某官季有源委手摘
星辰壁水濯纓宜貴名之益起蓮城絳色宣樓屋
之能留光泰宸恩悅揚琳閭惟恕則可以及物惟
公則可以服人三尺法苟尽心焉九万里斯在下
矣某竭來視篆幸此為僚畫戟香凝敢異專城之

樂園蘇草掄允資折獄之良

蔡司戶

虎符出守適當往戍之期騎氣前驅遂有同寅之
幸自天贊相不戒後先伏惟某官錦囊織雲玉斧
修月爭鋒文陣風高淡墨之題發輟筆塗尚鬱飛
黃之步卻曹借重民籍攸咨三千牘行且上闡九
万里其自茲始某聞名已久企企向匪遙夜酌南樓
佇結論文之約春生鈴閣更資贊畫之長

宰

龍溪宰

三刀為州所規承流而宣化百里出宰忻聞李道以愛人雖郡縣之勢同殊而民社之寄則一伏惟某官璫璫令器圭組名家文有波瀾湧溢池之春水胸涵沆瀣泥月殿之煥光眷此危溪尚淹鳧舄允謂一同之幸佇迎四輩之來某即遂同寅預忻良晤惟瘁病之舉切諒已周知况脉絡之相關所期共理

龍巖陳宰

竹使分行方岳名藩之寄花城滌篆喜聞美尹之來敬揖斐辭上酌榮施伏惟某官清標映玉盛德如春魏公之笏故存世傳勳業謝氏之庭不遠季有淵源自榮路之大開宜貴名之日起乃飛鳧舄以賁危巖瓜戍趣臨即課鳴弦之奏是封漁寇寧容俟駕而行某視事云初于民何補守令之情貴一敢忘傾蓋以相惟民社之寄不殊所賴同舟而共濟

迂牛宰

飛鳧飄墮泉知令尹之來灵鵲喧呼獨喜故人之

至伏惟某官天資甚茂經術尤明昔觀鶴在于鷄群風標獨異旋覩鵬搏于羊角羽翮何高一宣休捧之威即上金闕之籍將以蒲城之桃李種在人心從知千歲之椿松對于親壽行躋華顯悉展綸某自書尺之見貽侯車音之甚切已邀夜月相期李白之論文滿貯春風不費杜陵之醅酒

薄尉

林主簿

太守自謂濫叨分竹之榮主簿何如遠致維桑之
敬欽哉高誼振以何辭伏惟某官鍾圓山淖水之
奇似若嶠壺之秀豈應短簿而滯長才日對康
庠把酒趨句稽之暇暫游星壘坐曹推贊益之良
莫歎低回即現識擢某瞠然一老愧此双旌既有
幸以依仁頃復諧於識面驪危塘畔曾為倚馬之
留鸛鵲洲前徒結樓臺之想奉：頌禱畫：奚殫

漳浦黃尉

壺山假道肯勤街袖之投梅隱得美且報驅車之
近喜奉手札佇聞足音伏惟某官秀挺風規香浮
月殿名雖各得寧殊山澤之癯儒志不自高何恨
東南之一尉諒無淹久遂觀鸞騰某試劄同功同
寅有幸適莫大于為政不論崇卑力有餘則李文
尚圖誨切

寄居

回寄居陳守

訪朱文公之舊遊寔慚假守有陳孺子之高隱何
幸依仁書乃先為頌其厚矣華惟某官声名驚代
才諳濟時策：學古之胸覺秘書之素蘊衰：還
往之氣吞雲夢而有餘自淡墨之題名宜青雲之
展步爰苗花縣望屠提屏趣覲龍光合陪鸞序朱
轡皂蓋胡為遠去于日邊琳宇珍臺又復逍遙于
霞外許騰芝檢徑宿荷囊某麟省陳人肯驚九折
龍溪佳處今夢三刀乃逢造物之私特假見賢之

便幸焉及成喜甚承賴森戟凝香未散謂專城之
樂置水披蘿尚當師盛德之言

趙忠休

剗危溪之竹假守是慈詠麟趾之詩依仁何幸尺
書達貺寸臆深銘伏惟某官振：之英溫：其德
麗藻發天潢之潤登主修名清：揚月窟之輝大
恢賢業鳧飛翔水鳳翥朝陽盡序升紫禁之華乃
借重提屏之選和陶詩在聊寄興于東坡見賈席
前諒承恩于北湖某適當齊成偶三鄭卿云：

余判院

武林襟袂修屐易子歲華津水符將載依于仁里已修書而未遣沐惠翰之相先情佩一謙感深三復敬惟某官材姿敏勁政術通明粹甚天球濟以方流之潤燦然珉珉輔之圭若之華雅游多為人稱所居能使官大幾歇滋久声寔共孚京輦司存碩巨量于步武祠庭均伏胡自欽于功名取位雖廉養德則厚諒簡知之有素當迅召之匪伊某不撥謗材冒當僻郡凝音訖蘇州之樂夫豈敢然拔難為厖氏之規所期勿吝

孫寺丞

濫綴席符寧免戎壇之刺升華李寺不嫌維梓之恭為孔過勤何言以謝恭惟某官鍾奇圓嶠飛香名時習全術以發身李原董賈緣人情而用注心契身憂宜徒兼讀書讀律之長亦且全主已立人之懿登承清問宣謂明刑士制百姓于其中所資詳誠惻者一成不可變罔泥深文載敬審克之功益茂步明之典往丞棘路將為三尺之主盟案簡振宸行非九迂之渙跡某荷遊麟省幸托同朝傲守危江復依仁里雖識吹噓之自未陳控謝之辭

况睹除書合脩慶語先勤惠問益佩高情中心藏之似是孫公之尺牘景行止式瞻于氏之高門

回揚宰

元晦之舊遊欲訪草元問于雲之安

謾藉竹使尋元晦之舊遊欲訪草元問于雲之安在尚稽展親叩寫謝忱伏惟某官妙深湛之思篤聖哲之好粹然家學卓尔時名射策決科奉對丹墀之間鳴絃製錦尚為巖邑之淹想陶柳之方濃而楚驂之已續声傳回雁焉用牛刀目送飛鳧即照鵲序某濫茲假守渴甚見賢孰云舍向之難失於交臂之頃明月千里徒勤懷望之私置水一盂

抗幸誨言之及

回顏知縣

訪朱文公之舊遊寔憶假守入顏氏子之深巷何幸依仁書復先為意益幸矣恭惟某官瑞璽重宝主組華宗李飽群書過謝氏詞華之秀材兼數器高孔門德行之科有此哲人乃從常調哦詩松下庭已肅于驚行聽訟棠間座自消于雀角所聞故治今尚見思諒才果于素冠即迅馳于丹詔某遠當齊戎偶在鄭鄉森戟凝香未敢謂專城之樂置水拔難所期師威德之言

賀冬

賀汀州趙寺丞冬

主理揆景序乘七日之陽來室夢流輝恩煥五雲
之光動一賢履此千里熙然恭惟某官聲應黃鈞
春融皂蓋奉詔寬大細民同挾纊之溫秉節剛嚴
老吏有折綿之凜時維亨復福已類升某才乏線
長心隨仄暖杖條海角第遠依鈴閣之晝閑問訊
天邊當共慶玉墀之春度

吳齋先生四六

危昭德

賀瑞慶聖節

數盈良月正天地之清明瑞紀流虹極山河而輝
映臣工忝舞海表惟呼恭惟皇帝心廣慈仁化行
恭儉光啓重離之運慶申初度之辰克全克壽之
聰明相傳一道將漢文武之境土紹淵中興臣再
拜皇華恭逢誕節五雲影轉望切近于蓬萊萬歲
聲傳祝寔同于嵩岳

賀誅吳曦

河山有誓敢尔負恩天地不容竟茲授首神人憤

滅海宇惟同恭惟皇帝紹開中興布宣圣武三軍
叶力事方急于規恢一夫當關志乃謀于竊據公
連并類欲悖太陽以野守非親而化焉豺狼謂無
天道見无礼于君而誅如鳥雀寧安人心不勞尺
兵遂膏肓金平利潤于蜀本之和圣德之明除子
璋于綿宣成如猛將之力臣叨聯近屬假守神皋
自謂露布之馳不知後函之折大開明堂之朝賀
深賀清庙之宣揚

漳州到任謝宰相

老境向衰敢冀三刀之寢隆恩起廢忽至千里之

符塵已遂于滌邑書敢稽于繁慨伏念某家本寒
素守志遠適壯年雖寄于文科三紀猶沉于選調
日斜西崦將絕望于榮途天到夔頭忽回光于未
路仰逢鈞造擢真周行壁水蓬山猥玷清流之選
璿源粉省海叨燕戢之榮乞猶更迭以便私人遂
始終之從欲不知積咎竟速煩言畏此簡書殆若
擬刀之在頸生我父母復思嚙臂以痛心免大譴
訶示小懲戒繼盛起家而為郡又令便道以之官
今入境以班條且按圖而視謀地賴于廣雖居閭
嶺之旁州劍于唐寔割潮陽之半似是青瑣之舊
知勞黃閣之恩豈伊宵人有此榮遇洪深而南
拈恭敬而溫文已能大周公之勳又將迺汾陽之
致慮一夫之不獲如有隱憂故曲藝之魚收咸歸
器使遂令猥璞亦泰布宣某敢不仰体弘私務安
海嶠惟食其食則事其事斯謂官常若樂其樂不
憂其憂寔于邦紀誓殫駑力仰答鴻恩過此以還
未知攸措

除秘書郎謝宰相

教不麟族正非座之慙思昇虛車遽冒超凡之
冠陶鑒至此銘篆若何竊惟數歷于清班翱翔于

中秘人間風日不到處海上神仙皆在焉讀平生
未見之書為儒者至崇之選謫焉若某何自為郎
已驚翬翬之星霜更媿形骸之上未有鴻其造而品
其間白玉為堂洗塵縵之飄墮青藜點字覺老眼
之增明了元朱墨之應酬差有丹鉛之點勘細魚
螺田小破龍團人言養望之林不嬰以職自謂清
心之地蓋省其躬益處之佚者其責深待之優者
其望重一絲不絳馬欣度日于閭中千里問途主
索追風于足下倘優游而勿念則儲蓄以何為縱
稽報德之暮宜識受恩之日代天元氣為世宗

工傳鼎鼐梅執識均調之妙秋門桃李不為重植
之私故廣生成下至庸璞某敢不益鞭鈍質仰副
殊知弱水三万里之遙已蒙汲引瀛洲十八士之
直當究討論過此以還未知可措

除武諭謝丞相

邊幕終更方南夷瞻之敬膠庠濫吹蓬萊鈞播
之慈曉節有逢儒表有激昔高唐之至欲慨于室
宇故武城之教寔視于辟雍誦明正在于兵机論
導乃參之文士蓋壯者修孝弟忠信斯可捷泰元
戎閱礼樂詩書故能強晉惟平居積摩義漸仁之

習則臨事有捐軀殉節之臣教所設以如斯材非
通而孰稱如某者性資豪邁學植榛蕪策名仕籍
幾三十年竊祿縣官終六七載青衫勒宰平戎霜
葉之枯白髮蕭疎但覺雪根之長幸辱知于大造
未終棄于明時重登桃李之門果入參苓之苑俾
離塵澤晉觀光榮以其祖立之儀勵彼干戈之學
越鳩伏鵲卯初應嘆其勿能螺贏負螟蛉終當期
于自化退惟其故冒以得斯伏過某官學擅青瑣
家傳黃閣意常存于精白身獨任于安危同德三
千孰有勳勞之有除史八百了無親故之私如日
月之照臨乘風雲之際合致政理憐人才取
室于山憫道間之橫棄市駿之骨懷麾下之長鳴
故使公微亦歸鎔冶某敢不誓堅素守期荅洪恩
延見生徒宜昭德意鳩起壯地即得同莊史之道
遙駕飛戾天尚均被國家之長育

通揚安撫

疏榮中禁移鎮上流曉行湘水之春想難攀于旧
轍日賞峴山之景音已近于未音非履未達馳
經達共惟千齡昇輿四海芳名得于忠孝之傳
加以淵源之學政方流于花縣聲已達于芳楓宸

屬多壘之為憂至奪情而強起席符竹使甫臨鎮
于近邊鶴唳風聲已飛傳于遠塞過師枕席之上
折衝樽俎之間底定武功弁華戎監忽遠長安之
日公開衡岳之雲平李悝之羅以脩山荒明皋陶
之刑以肅奸宄紅旗破賊既飛捷于九天黃麻似
經知告庭之即日遠以封疆之慮尚勤鉄鉞之臨
惟是襄州甲于京介最風寒之要處寔天陰之奧
區屬時傷創之甫寧如人匪羸之方起氣壯正資
于護養精神未暇于飾終比聞甲兵既罷晉人之
犀利旋現營壘亦非諸葛之規模望公之車以日

為歲得李狀而為守匈奴豈是憂哉有充國以屯
邊羌人不敢動矣上既寬于北顧公即慶于東歸
鎮撫有餘經綸何恨某適官期之甫及服吏役以
維新白鹿陂頭猥贊碧油之寄青牛關外忽傳紫
氣之臨遙瞻竹李之光深切望梅之意有何陽之
幕以致溫造雖魏非才勒淮西之碑以頌晉公已
思濡筆

賀李泰政

顯膺詔律不緯政執方甲兵之問主廟堂既為經
濟而股肱之寄在忠力式副登庸務重朝廷取均

海宇惟天朝之立武必台輔之有人冠公用而北
使與誰是之言司馬相而遠人有生事之戒益太
阿出運物莫敢干而猛虎在山藿為不採精神聚
金風永肇聞故王朝方選于金曉諒欽固已失其
七節自非偉望曷稱時咨共惟學富天人量兼
海岳矣標照世冰壺玉衡懸清秋碩德居朝天球
河圖在東序屬時多故應變无穷人皆言見夷吾
夫復何憂帝亦謂倚裴度足以破賊乃宅百揆底
定四方濟時之相豈易得哉中興之功可主族矣
惟公懋德為國遠謀上安千齡宗社之基下同四

海生靈之命况雲騰萬竈方日費于千金而天設
長江護風寒者數處儲峙正急守備尚單何所取
財何所取兵早定澶淵之策何時當談何時當決
亟摧羗虜之鋒頭推枕戈待旦之心以抹盾火積
薪之勢黃閣密籌于遠略黑頭盡了于後功使濃
墨大字作為歌詩勒石岷而不朽更金匱石室藏
之盟誓等泰礪以長存某側聞秉鈞不知折屐昔
望林巾而山竭已慰塵心今逢天上之和羹必均
鴻施敬共俟命懇款書詞

賀錢泰政除資序赴延

絲綸趣召袞綉遙歸仕四海之安危正有資于忠
力解天上之富貴乃密贊于謀謨夷夏肇聞社稷
增重共惟溫恭天稟忠孝家傳正色立朝天球
河圖在東序英標照世冰壺玉衡垂清秋遂贊樞
机晉泰鈞軸屬在議論絲絃之際正資老成持重
之言方萬牛挽而勢不回孰明其智及六盤吞而
山為動始識其忠姑暫鎮于北門已來歸于東海
公適弓以閒居之適上亦高其宦獎之卒留用其
謀不煩以政陞班月殿極平生儒者之榮功諱金
華如古者師臣之重用俾大計以濟中興令五日

一至朝堂寔外倚路公之任重欲大遼毋開遼隙
恐丹勞司馬之居中某自聽賜環不知折屐上既
為于國賀下亦慶于已知昔處於揄堂叨預君侯
之助駕繼司并藻亦嘗因舍人而掃門應怜久冷
之姓名必有嗟枯之造化腹心散布頃踵知歸廣
厦萬間風復湖上龜魚之蔭丹砂九轉早成鼎邊
鳴犬之仙

賀魏右史

恩渙席前班高柱下秘書不是監昔有是言右史
用名流寔聯法從除音誕布歡頌沸騰某官北斗

天樞西川石筍等五詰三盤而上文可同規自八
索九丘以來書皆有用不隨時而供靡自与道以
偕行几年嗟蜀道之難一旦覺長安之近龍蟠入
親蔚為華國之雉鷄舌含香快觀濟時之略惟斯
文之未墜知上眷之益隆礼樂司吾冠九卿之妙
選遂萊身到總三館之清流才与地以獲清命自
天而三錫屈司記注以闡才猷振乃家声厥有故
寔論事聞切道追唐相之遺風致主厲精佇見漢
臣之治行某自慙末學無補明時每聞閣議之新
昂但覺儒裡之警策遠覲峻擢益倍欢悰王立隼

蟄已喜端人之得路符分半虎更祈厚德之色荒

賀趙總制被召

召從總餉晉戴日戎陽氣潛回方應地中之律詔
書遠至徑歸天上之班是為君子之泰亨六信丈
人而師吉某官神儲拉獄派別天潢蚤開臺閣
之儀自致功名之會心無求而慮潔与永爭清智
不用而高明如玉自照率于以往轉而上聞首進
掌于懸函至崇司于國府要路已聯于卿月遐方
通望于福星暫屈王人出將使指足食足兵而民
已信丹馳再驅而謀已詢宜回牡榮使臣之未而

前席有君王之問爰下紫泥之檢且徵黃紙之除
折柳武昌門已知動朝天之意詎覩尚書省又將
傳入相之聲某辱在末僚遠當遠戍方幸軀身于
幕下忽聞振翼于雲間豈燕鴻來往之不齊寔鵬
鷄小大之各異哉公自東山歸矣可想夷途季者
以北斗仰之尚希同始

巽齋四六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危昭德撰昭德字子恭昭武人寶祐元年進士
官至權工部侍郎事蹟具宋史本傳昭德所著有
春山集今已久佚此本摘錄其駢體僅四十九首
非完本也

選鐫石堂先生遺集四卷

〔宋〕陳普撰 〔明〕阮光寧選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堂遺集

四卷》提要

新刻陳石堂先生遺集

阮光寧選

憶余髮覆眉悅漳江阮先生遺集作古

文詞於是石堂先生集刻成試采跋

余輒跋之嬉々數百字粗末句讀至

今念之猶隔世也蓋是時人尚實學

家師石塾以六經為衣食以詩疏為功

序

令旁及史鑑歷代興亡之在掌中可

指至於宋儒性理一書尤所綜得而

其本業雖爾亦讀先生書者常喜

其煩而惜其逸時不然如去此十餘

年通而之氣益津津襟懷浸低而騁

年通而之氣益津津襟懷浸低而騁

此是公之門乃嗤宋傳為古宿腐牙
跪出鑿空語必諱叛之以為賢而先生
之書遂與宋儒俱誣矣嗟夫宋儒安
可誣也六經如水流地秦漢以來博
士傳經之字字鑿異同板蕩懷襄
數百年至宋諸儒刊隨排決方入於

序

二

海則行所無事之神詔如如今世學
士家大都以鄰國為壑者耳安望其
費禹穴受玄夷使者金簡哉試呼
薄先生書者而叩之先生能如先生博
極羣經送難詰千言驕不仕者乎
能精步渾天儀配卦氣接算十二

管無遺解乎然師意製前編銅臺裂
成今草木皆枯乎能比史姓之標新
理不惑常譚乎吾固知其皆不能
也先生所居唐山石屋獅峰之膝迴
合八景深山大澤實出蛇龍未晦翁
曾卜其地數十年後有賢人讀史天

序

三

下書而先生七歲能咏白鷺詩云青
天無片雲飛下幾點雪隱隱逗出機
鋒此殆天授豈後人所能及耶而吾
所以異先生者不止此先生、宗理
宗之朝長學已成不奔而宗社矣
屋翬鼻膠疆屬却州縣之辟抗

志不仕乎能紹明末終正統為世名
儒此其志行賢於許新鄭多矣而
時又有聞宣山哭聲如湯泉同義士
者而吾長溪人如長溪一水如帶西
有睇髮生激烈悲歌於冬青樹似不
使宋室奄之之氣不盡東有石堂

序

四

先生從容倡道陰提宋祚於七十餘
年之間與漢陳咸不用新莽伏膺晉
陶潛著書但紀甲子而君子子我同
聲謂非吾東閩山川之靈氣所鍾
可乎讀先生書如作如是觀則喜
其煩而怡之逸也固宜是選蓋從阮

君靖伯意也靖伯為漳江阮公伯子
好學仗大義有父風將入成均乃暨
永哀選其約畧以充行笥先生全集
不盡於此而伯子善學先生之意
於此

天啓三年癸亥邑後學崔世召撰

序

五

邑人陳希舜書



選錄石堂先生遺集目錄

渾天儀論

統論天體

天度

天度廣狹

天地邪正不同

九道

天日行度

日出入昏明刻數

日月行道

七政運行

星度廣狹

黃赤道星度

十二次不同

四時中星

氣候

石堂遺集目錄

曆數分抄太少

閏法

序

儀禮圖序

謝疊山文集

書

擬上皇帝乞行井田書

答問

答問問

經說

尚文

經辯

檀弓辯

題跋

書後出師表

曾堂笠詩跋

書尚古堂

書喜像

雜著

鄉射有房

賓主脚卻石

侯道

策問

石堂遺集目錄

問報答

問興亡勝敗

文

福州師府上梁文

帥府譙樓上梁文

青詞

代劉平野薦母文

賦

卷之二

天象賦

遠行送歸賦

秋興賦

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漁父辭 | 盤婦辭 | 青龜辭 | 歸去來詞 | 歌 | 勸學歌 | 和李白把酒問月歌 | 五言古 | 擬古 <small>八首</small> | 日氣詩 | 雲莊勸學 | 文公書厨 | 冬華一夜霜 | 石堂遺集八目錄 | 懸壺 | 水車 | 望雲 | 玉山東嶽 | 七言古 | 壬辰日蝕 | 天上碧桃 | 夜臺 | 勸學 | 五言律 | 輓林梅麓太守 | 輓平山菊淵 | 凭闌 <small>一首</small> | 輓平山菊淵 | 七言律 |
| | | | | | | | | 次答熊去非七夕雨 <small>四首</small> | 朱文公 | 勸孝亭收文公書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行 | 野燒 | 暮春始聞雷 | 謝伯春惠生日 | 賀張商翁新居 | 懷古 | 贈葉洞春蓋蒲 | 和叔父九月樓集 | 和開元儒術快身 <small>二首</small> | 和茶麋 | 夜景 | 兩霽山皆秋色 | 自杭來四聖觀音言 | 次荅姚考成留別 | 石堂遺集八目錄 | 四 | 儒家秋 | 烈女秋 | 秋日卽事 <small>五首</small> | 鼓瑟 <small>二首</small> | 五言絕句 | 夜坐 | 溪莊 | 圓山 | 梅窓 | 六言絕句 | 野步 <small>十首</small> | 七言絕句 | 自哂 <small>六首</small> | 叔文九日 |
|----|----|-------|--------|--------|----|--------|---------|---------------------------|-----|----|--------|----------|---------|---------|---|-----|-----|------------------------|----------------------|------|----|----|----|----|------|----------------------|------|----------------------|------|

| | | |
|----------|------|-------|
| 邵武一路海棠 | 石堂 | 五首 |
| 七夕 | | |
| 詠史 | 卷之三 | |
| 有虞氏 | 夔垂 | 夏后氏 |
| 伊尹 | 泰伯 | 周公 |
| 尚父伯夷 | 齊桓公 | 老子 |
| 季札 | 孔子 | |
| 宋共姬齊孝公夫人 | 荀息 | |
| 屈原 | 豫讓石奮 | 廉頗藺相如 |
| 子思 | 卽墨夫人 | 戰國 |
| 太史敫 | 赧王 | 商鞅 |
| 秦皇 | 李斯 | 蒙恬 |
| 鄒衍 | 漢高帝 | 呂后 |
| 項羽 | 太公 | 田橫 |
| 蕭張 | 張良 | 蕭何 |
| 韓信 | 曹參 | 四皓 |
| 兩生 | 叔孫通 | 楚元王交 |
| 伏生 | 文帝 | 周亞夫 |

| | | |
|-------|------|-------|
| 李廣李陵 | 景帝 | 賈生 |
| 賈董 | 晁錯 | 張釋之 |
| 武帝 | 汲黯 | 夏侯勝 |
| 董仲舒 | 申公 | 霍光 |
| 張湯公孫弘 | 王父偃 | 倪寬 |
| 張敖 | 張敞 | 衛青 |
| 金日碑 | 東方朔 | 申屠嘉 |
| 蘇武 | 黃伯 | 王褒 |
| 趙充國 | 河間獻王 | 中山靖王勝 |
| 宣帝 | 丙吉 | 魏相 |
| 元帝 | 蕭望之 | 匡衡 |
| 貢禹 | 王昭君 | 成帝 |
| 劉向 | 辛慶忌 | 彭宣 |
| 劉歆 | 楊雄 | 光武 |
| 祭遵 | 明帝 | 桓榮 |
| 班超 | 賈逵 | 李膺范滂 |
| 郭林宗 | 盧植 | 皇甫嵩 |
| 何進 | 王允 | 蔡邕 |

| | | |
|------|------|-----|
| 管寧 | 華歆 | 邴原 |
| 孔融 | 左承祖 | 禰衡 |
| 劉虞 | 劉表 | 袁紹 |
| 田疇 | 臧洪 | 審配 |
| 沮授 | 金縢 | 陳珪 |
| 陳宮 | | |
| 七言絕句 | | |
| 詠史 | 卷之四 | |
| 蜀先生 | 諸葛孔明 | 關羽 |
| 龐士元 | 趙雲 | 法正 |
| 諸葛瞻 | 司馬宣王 | 曹操 |
| 荀彧 | 孫權 | 周瑜 |
| 魯肅 | 呂蒙 | 張祗 |
| 賈翊 | 曹丕 | 費禕 |
| 姜維 | 北地王 | 鄧艾 |
| 鍾會 | 中山王 | 明帝 |
| 楊脩 | 高堂隆 | 曹爽 |
| 何宴 | 植範 | 夏侯玄 |

| | | |
|-----|-----|------|
| 母丘儉 | 諸葛誕 | 夏侯令女 |
| 嵇康 | 嵇紹 | 王裒 |
| 阮籍 | 范粲 | 司馬孚 |
| 何曾 | 王祥 | 晉武帝 |
| 楊太后 | 楊珧 | 司馬攸 |
| 羊祜 | 杜預 | 衛權 |
| 張華 | 裴頠 | 山濤 |
| 江統 | 周處 | 張翰 |
| 陸機 | 顧榮 | 劉弘 |
| 王導 | 謝安 | 劉琨 |
| 祖逖 | 陶侃 | 殷浩 |
| 顧和 | 王羲之 | 徐邈 |
| 慕容恪 | 慕容垂 | 符堅 |
| 王猛 | 符登 | 何無忌 |
| 劉裕 | 劉道規 | 陶潛 |
| 梁武帝 | 高歡 | 侯景 |
| 唐太宗 | 魏徵 | 房玄齡 |
| 五王 | 盧懷慎 | 盧奕 |

寶八二女

元紫芝

顏米卿

憲宗

韓愈

柳家婢

蘇東坡

王荆公二

司馬溫公三

朱文公

拾遺

謝纂十二篇

附錄

石堂先生傳

選鐫石堂先生遺集目錄終

目錄

選鐫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一

宋霍童陳會尚德父著

後學阮光寧靖伯選

崔世召徵仲校

渾天儀論

統論天體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東西南北相距皆

然天形如彈圓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

六度繞北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入地

石堂遺集卷之一

三十六度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規天道

左旋日月五星右轉左旋者西行是也天運莫測即

左旋者即二十八宿之左旋也日月五星則過天而東行天之左旋也一晝一夜

而一周又差過一度日之右轉也一晝一夜而行一

度日一晝一夜而移一度故天行既周復行一度必

待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然後為周天故日行週

周天一年一月之右轉也一晝一夜行十三度又十九分

度之七日移一度月移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強

月行速一周天而周天又行二日半強而後與日相會故曰

月一周天天形北高而南下赤道分南極之中黃道

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黃道半在赤道內自奎婁

至翼軫是也半在赤道外

室壁是也。日行黃道月五星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

之日黃道去北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半弱者以九百

四十分為一度得二百

者六十七度半弱春分秋分日在黃赤道之交分天

之中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黃道去北極最遠之所

天形入地最深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三刻故晝刻

四十夜刻六十黃道去北極最近之所天形最高日

出寅正三刻入戌初二刻故晝刻六十夜刻四十此

自然之數也據今冬至前十五日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三刻若進而極於冬至之日則

右堂遺集卷一

出辰三刻入申正二刻矣夏至前十五日日出寅

正二刻入戌初二刻若進而極於冬至之日出則寅

正一刻入戌初三刻矣然今曆數不載此者至若分

以日之行有至有不至故指其定者言之至若分

黃道與赤道交於軫軫之交也出卯入酉故日亦出

卯入酉又退而至於冬至復如初極於南矣日之出

入也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使然也故太

元有日出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正謂是也

此所謂卯酉者即人之所見地之正東西也若夫天

之東西南北則不然天之東即東陸蒼龍之星是也

天之西即西陸白虎之星是也天之南即南陸之

星是也天之北即北陸玄武之星是也月之

行天也循黃道內外而東黃道內曰陰曆其外曰陽

曆黃道與赤道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冬至夏至出

月道與黃道相去最遠者六度日行黃道月行九道

青道道出黃道東朱道道出黃道南白道道出黃道

西黑道道出黃道北其交也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

兼而言之曰九道也日之行也舒月之行也速當其

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

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其

循黃道左右而進也春分弦於東井亦猶日之夏至

而極北也秋分弦於南斗亦猶日之冬至而極南也

石堂遺集卷一

然不可與日同測景者以月有出入陰陽曆之差也

故周官有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正謂是矣至若五

星之行其出入也陰陽曆大略與月不異然其伏見

遲留進退前後又各不同固未易以具載考之史誌

足矣雖然斯學也有象可觀有數可推固不可以虛

誕說然亦不可以驟然曉其進道必有漸傳曰千里

之行始於足下世之君子不欲知天則已如欲知之

當自此始

天度

天本無度與日進退而成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爲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度遂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度焉

天度廣狹

天度自漢以來名公巨儒皆以一度畧廣三千里周天大畧一百一十萬里四方上下徑各三十六萬里夏至南河陽城測景千里里而差一寸南載日下萬

石堂遺集卷一

四

五千里至今儒者信之用之未有或爲之思者予嘗暇日管窺深疑其不然一日讀唐書見開元中太史一行梁令瓚南宮說等布置南北土圭始見天地廣狹之大體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一度之廣四百餘里四方上下之徑各五萬餘里與予區區之妄適相會合以此知天道之幽遠而欲見之者惟用其心無不得也聊與同志道之延祐交此去洛水九千里其弦當五千里其元測景其地已出表南三寸安在其爲千里而差一寸南載日下萬五

千里乎其可謂不詳矣

天地卯酉不同

日月會於析木星紀元枵於時爲冬會與營娵降婁大梁於時爲春會於實沈鶉首鶉火於時爲夏會於鶉尾壽星大火與時爲秋自壽星至析木配東方蒼龍七宿角亢底房心尾箕是也亦謂之東陸自星紀至營娵配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是也亦謂之北陸自降婁至實沈配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是也亦謂之西陸自鶉首至鶉尾配南方

石堂遺集卷一

五

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轸是也亦謂之南陸此四者天之東西南北也天之卯卽東陸之中星次也天之酉卽西陸之中星次也天之卯酉與地之卯酉不同地之卯酉一定而不易天之卯酉運轉而無窮地之卯酉左東而右西天之卯酉初出於地之東次經人上覆入於地之西其出也先東陸次北陸次西陸次南陸循環而無端其入地亦然七政違天而東行此地之故先經其北陸次經西陸次經南陸次經東

陸

九道

天之有黃道其初本無是也因日之行而假名之也夫日之行其謂之黃道者何也黃者色之中也日道居中而月五星循其左右而行故日道獨謂之黃而月謂之青朱白黑各各兼黃道而言之謂之九道也月之行也大槩以四序離為八節立春春分月行青道故傳曰青道一出黃道東謂之東者指東陸而名之也立夏夏至月行朱道故傳曰朱道一出黃道南謂之南者指南陸而名之也不謂之赤道而謂之朱石堂遺集卷一

六

道者蓋以赤道分天地之中故南陸謂之朱道所以避之也立秋秋分月行白道立冬冬至月行黑道黃道之出入於赤道其最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今之東井之八度南斗之二度是也月道之出入於黃道其最遠者去黃道六度而又有所謂陽曆陰曆者蓋月行黃道之內為陰行黃道之外為陽故也此為內黃道去北極之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黃道去赤道二十四度除去此數則得六十七度半弱也黃道去極最遠者一百一十五度半弱以冬至日在南斗言之也赤道去極九

十一度半弱加黃道去赤道二十四度則得一百一十五度半弱也

天日行度

天旋地左旋東出西沒一日一周而少過之曰首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過一週以天之過也而為少不及天日進而日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遇於初進之地而為一年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九一十六分日之三十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日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而與日會朱子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

日出入昏明刻數

天行一周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詳而言之十時得八十刻又二時得十六刻總九十六刻所餘者四刻又以每刻分為六十分四刻總二百四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時

石堂遺集

卷一

七

有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
 先初初刻十分次初一刻六十分初二刻六十分初三刻六十分
 初四刻六十分正初刻六十分正一刻六十分正二刻六十分
 正三刻六十分正四刻六十分總以計則一時之間八
 刻二十分見矣故日出於東未出二刻半而先明日
 入於西已入二刻半而未暝如以昏明考晝夜之刻
 則晝刻常多於夜凡五刻故史家所載冬至之日晝
 刻四十夜刻六十本於此也若但考日出入之正則
 冬至之日晝刻三十五夜刻六十五矣要之史誌所
 石堂遺集卷一 八

日月行道

日之行道不逾寅卯辰申酉戌之間卯酉相對為赤
 道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強更道斜絡於赤道而七曜
 循環焉日之行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冬至
 黃道在十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出辰入申日亦出辰

入申又漸退而北行及於春分在奎正黃赤道之交
 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在井出
 赤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出寅入戌至秋分
 在角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而
 月之行道與日相近交道而過半在白道之裏半在
 白道之表其當交處出入黃道不過六度遇朔則與
 日會此日月行道之大率也

七政運行

爰自混元之初七政運行歲序更易有象可占有數
 可推由是曆數生焉夫日月星辰有形而運乎上者
 也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乎下者也一有一無不相為
 俾然而二者實相檢押以成歲功蓋日窮于次月窮
 于紀星回于天此有形之運於上而成歲者也五日
 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此無形之運於
 下而成歲者也混元之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自此運行逮今未嘗復會如合璧連珠者何也蓋七
 政之行迅速不同故其復合也甚難日之行天也一
 歲而一月月之行天也一月而一周歲星之周也常

以十二年世以年為歲鎮星之周也以二十八年

者蓋來於此

熒惑之周也以二十年惟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

則先日或遲則後日速以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

晨見東方要之周天僅與日同故亦歲一周天馬夫

七政之行不齊如此此其所以難合也而世之觀漢

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

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

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

石堂遺集卷一

十

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

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

聚於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

凡百有四年也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常是之時鎮

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百次矣進在

元枹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起於牽

牛之初乎牽牛乃星紀之次也夫日舒而月速其相會也以速

而及舒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彊而相及半謂

分也蓋月行速而日行遲故也是故一歲之周凡

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之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

次十有二月會於元枹正月會訾姬二月會降婁三

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

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則為晦晦而復蘇

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八日以周

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二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二百

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謂上

弦也其行甚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

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

石堂遺集卷一

十一

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

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近一遠三謂之弦

此蓋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

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在七日或退則

在九日下弦或進則在二十一日或退則在二十三

日望或進則在十四日或退則在十六日此皆其變

也

星度廣狹

二十八宿之度最多者莫如東井其次莫如南斗度

之少者莫如觜觿其次莫如與鬼以赤道言之東井三十有四度南斗二十有五度與鬼纔二度觜觿纔一度其多寡相去之甚遠何也蓋星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一夜所躔之濶狹彊名之曰度其所躔之日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有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是以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躔纔相及其星適與相伯是以其度不得不狹也

黃赤道星度

| | | | |
|--|-----|---|------|
| 石堂遺集卷一 | | 圭 | |
| 角 | 赤十二 | 亢 | 赤九 |
| 心 | 赤六 | 尾 | 赤十九 |
| 牛 | 赤七 | 女 | 赤十一 |
| 室 | 赤十七 | 壁 | 赤九 |
| 胃 | 赤十五 | 鼎 | 赤十一 |
| 參 | 赤十 | 井 | 赤三十四 |
| 星 | 赤六 | 張 | 赤十八 |
| 赤道分南斗之中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内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橫故黃道爲之增赤道居中黃道 | | | |
| 氏 | 赤十六 | 房 | 赤六 |
| 箕 | 赤十一 | 斗 | 赤二十五 |
| 虛 | 赤九 | 危 | 赤十六 |
| 奎 | 赤十六 | 婁 | 赤十二 |
| 畢 | 赤十七 | 觜 | 赤一 |
| 鬼 | 赤二 | 柳 | 赤十四 |
| 翼 | 赤十九 | 轸 | 赤十七 |

傍出傍狹於中故黃道爲之減蓋自然之數也

十二次不同

古今十二次之分何以不同曰黃道每歲有差則日月所會之次亦異古今之次不同勢當然也

四時中星

四時中星何由而定曰昏旦之星由日之出入而識其中黃道既每歲有差則日躔隨之而變故正四時之中星必先於冬至之日日躔既定於冬至則推之四時可坐而致大抵冬至日躔與夏至日躔對衝春

石堂遺集卷一

圭

分之與秋分亦然堯時冬至之日日在虛一度則星鳥星火星虛星昴皆於四時之中而得其正矣

氣候

天有四時寒暑係焉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二氣爲一月六氣爲一時備四時之氣凡二十有四所謂五日爲一候者如正月立春至雨水爲一氣一氣之內有三候曰東風解凍曰蟄蟲始振曰魚上冰是謂三候一候所司者五日積三候之日凡十有五是爲一氣得二十四氣之日凡三百六十日是爲一歲夫

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五又四分度之一今也二十四氣周而成歲則於天之度所餘者五日四分日之一故曆家提其大綱驗之以七十二候總之而為二十四氣六候為一月六十候為十月又十二其五日候為二月總十二月之候七十有二其五日四分日之一析而為分附於二十四氣之間而曆法於是正矣今統元曆氣策之條二千一百二十八分三十九秒之類是也故又以易之六十四卦而分直一歲之日謂卦氣其法以卦有六爻故先除震兌坎離四卦總二十四爻以直二十四氣然後以六十卦總三百六十爻以直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周以驗周天之度則每卦所直者六月六六三十六六十卦之所直者三百六十度其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則析而為分四百二十以附之六十卦內凡一卦直六日之外又得七分焉蓋以一度分為八十分其五日總四百百分其四分日之一得二十分故析而附諸六十四卦之間而有六日七分之說蓋曆家借易之數以驗一歲之日故也故七十二候之直二十四氣與夫六十卦之直一歲之日故雖不同其揆一也

曆數分秒太少強弱
曆數之分秒有太有少有強有弱如以百秒為分則七十五秒為太一十五秒為少至於強弱則因時而命之如以古曆以九百四十分為月而月之行天與日相及常以二十九日半強所謂半強者四百九十九分以半日言之則當四百七十今於半日之外又增二十九分所以謂之半強也如以周天析而四之則赤道去極之數是也赤道去極之數九十一度半弱且以古曆九百四十分為度而推之則半弱得二百九十三分太七十五秒為太合四半弱得一度二百三十五分以九百四十分為度其半度實四百七十今只得二百九十三分太而不及半度之數此其所以謂之半弱也太少者一定強弱者隨時而命數

閏法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為度在曆為日日行遲一晝一夜行一度月行速一晝一夜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七日行遲必待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然後周天焉月行速積二十七日有奇而遂周天復行二

日半強而與日會是為一月故日一歲一周天月一
月一周天一歲之間月行與日會者凡十有二次而
復於歲一歲之氣常足於三百六十日二氣為一氣
二十四氣為一歲一歲日之行天也繞及三百六十
度尚未周天而一歲之氣已足則在天之度每歲所
餘者五日四分日之一日即度也古曆以九百一十
二百三十月之既周天也復行以及日常以二十九
日半強而與日會則於一日之氣二氣為一月所不
足者半日弱謂半日弱者四百四十一分也推月之

石堂遺集卷一

夫

不足計日之有餘則一歲之實餘凡十有一日弱由
是而閏法生焉三年而一五年而再十有九年而七
閏備端由此數也月所不足者一月四百四十一分
二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餘為日得五千一百九
餘二百三十五分推月之行在天之度所未周者五
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故曰十有一日弱積十九年
以此置七閏月則其數正相當也演而伸之十有九
年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
元一元之數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也又或以四章
為部二十部為紀三紀為元一元之數四千五百六

十年亦不外是也雖然此特其人畧耳其詳又在持
籌而損益其分抄雖推之至于今日皆可也

儀禮圖序

大淵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
齋楊氏圖成燁然孔壁淹中之出世也使此書得數
千本落六合間鳳鳥至有期矣使河間獻王後劉歆
前有能為子祥所為則三十九篇可以至今不亡矣
嗚呼此人之所以成位乎兩間者何獨昌於虞夏商
周而深愛於秦漢以來十七篇賴高堂生鄭注賈疏
石堂遺集卷一

七

千有餘年絲絲如絲而荆舒王氏加踐跡之舉子不
習書肆不陳晦翁勉齋信齋師弟子扶持力倍於高
堂鄭賈心與周孔顏孟同其勞亦僅不減而已萬家
乃不見一本殘經白鹿章貢桂林所刊晦翁勉齋信
齋之書千里求之或者有半生望之不得見今後復
數十年又當若何子祥之舉抹焚拯溺之功景星慶
雲之瑞也是經雖微士冠昏喪祭卿相見大夫祭幸
皆忘忘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晦翁通解勉齋賈
禮信齋祭禮得以為依據如累九層之臺以下為基

如不見足而爲屨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柯在彼而則在手也三十九篇駁駁乎不亡矣然則十七篇之存固亦有天意廢之者有餘罪興之者誠莫大之功也三百之數不可考以圖槩之三十九篇疑可得三千在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尤明蓋合十七篇圖而熟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古人太平之具一朝而在我矣

謝登山文集序

天地間正氣千古萬古不滅而間以英氣發之治世

石堂遺集

卷一

六

三綱正九疇敘民生於禮義如魚在水草木在雨露中及其衰下則理爲欲克義爲利塞五教四維散亡蕪滅莫知其鄉使有耳目者無所加有手足者無所措當是時乾父坤母惻然於斯類之將盡也則以英氣發之其大勢之趨有不可揅而其固執死守之節挺然於狂瀾烈焰之中足以繩既往而開方來若三仁之於殷長弘之於周朱雲劉輔李膺范滂孔融輩之於漢二顧張許之於唐是謂天地生生不息之易與治世爲日月而利澤周四海者其功未始不同也

不然亦無以至今矣百年來南俗大壞於時文之纖鄙紀綱樞紐之地以嬰孩居之其於立人立國之當然無或以爲念者亦有一二醉夢稍醒知有是非而薄以爲言亦不能克而盡之疊山謝公幼少有天下慮入仕途不爲富貴謀動與有位者忤雖困之下僚加之非罪放逐播遷終不悔平居暇日深思遠慮撫江河入風雲隨飛翼而形之紙筆者槩其憂人憂國之心詞場大筆傷時抵諱同列掩耳而獨以身任之其他一句一章一詠一揮大率在此三十年一剛不

石堂遺集

卷一

九

撓一日繼之以死以誠之實之是固其良心至性獨無蔽奪亦天地實使之立於中流以不隊萬古之天常使有耳目手足者終有所加所措也斯人賴之乾父坤母亦得以慰安焉培集刊行豈惟嗣子定之門生劉棠之當然哉其有裨於世教不小矣民之興起在心而先得之耳目是集也易之山下有風之卦所謂振民者也

擬上 皇帝乞行井田書

臣聞天下有不可不爲之事臣子有不可不言之忠

不可不爲而爲之所以盡君道而立民命不可不計
而言之所以成君德而承天心聽其言察其心觀其
事理沛然而爲之足以繼往開來超唐絕漢直與上
古帝王同其德位名壽豈不美哉臣惟帝王經世之
制莫要於井田臣幼讀經史竊見黃帝以來歷少昊
高陽高辛唐虞夏商周二千年中俗厚風淳上下同
壽五福流行六極不作其間亦有阪泉涿鹿鳴條牧
野之兵伐韋征葛之師戡黎伐崇之旅大抵數百年
而一見其他則天下之民無非出作入息不識不知

石堂遺集

卷一

手

之時四海之內率皆戴白不見兵甲之人雖有九年
之水七年之旱而天下無饑瘠之人也周衰七國以
來至于近代將二千年其間如漢文景明章唐太宗
玄宗宋太祖仁宗皆稱賢王所行愛民之政亦多而
四海之內不能免於饑寒凶年饑歲無得逃於饑旱
若夫干戈盜賊則有百年不息桑麻烟火一二百年
而不能復大災地異則無歲無之此無他故也帝王
經世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後世也今陛下以堯
舜之聖深于民之心講行善政戒飭官吏凡有詔條

無非恤民厚下之意而下之俗終不得同於二帝三
王之世上倡而下不應君有道而民俗不特此亦無
他故也心與古聖人同而政未出於漢唐之上也臣
聞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理人道
盡人事而成位乎三才之中也何謂大經一曰井田
二曰禮教三曰封建井田所以立民命禮教所以敘
人倫封建所以維持二者以底於大定無窮者也人
生天地最重者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典
是也人倫不正無以爲治然而民食不足民生不厚

石堂遺集

卷一

主

則五典之教不可得而行故爲民父母者其爲民計
慮區畫未有先於食也舜命九官以后稷次宰相咨
十二州牧則先之曰食哉惟時食哉者民食最急惟
時者農時不可奪也禹以善政告舜五行之下加以
穀爲六府正德利用結以厚生爲三事其治水也常
與益稷同行使之播奏艱食鮮食於民以爲助箕子
陳九疇於武王一天之五行二人之五事三則有國
有天下之八政而食居其首貨居其二武王得其語
故於歸馬放牛之後重民五教而以食爲先喪祭爲

次喪祭五禮之最大而亦莫能先於食也周家享國
八百六十七年文王齊家之化也而推其本則皆后
稷公劉以來農桑之功周公作七月陳艱難於成王
凡八章八十八句盡備后稷先公愛民務本之勤勞
與夫農桑細民器具衣服寒暑時候之纖悉其作無
逸以戒成王至要之言則先知稼穡之艱難一句也
臣嘗考周於三代爲最長者皆農桑之功小雅楚茨
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大雅生民公劉二篇周頌思
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芣良耜六篇皆頌闕宮一篇皆

石堂遺集卷一

三

七月之意也周南召南雖主齊家而葛覃一篇亦農
桑之意無他民爲邦本食爲民命食足而後人倫之
教可行先王往聖其勞心於天下無一不在於此也
然此數者方以生爲重食爲急至其所以爲之盡其
謀慮詳其區畫必使之食無不足生無不厚者則有
其道夫天下國家豈可無數百年之安民之生也豈
可無百年之樂其多動少靜久勞暫逸百憂一喜者
非養民之道亦非守國保邦之深計遠謀也秦漢以
來之民大抵皆多動少靜久勞暫逸百憂一喜終無

石堂遺集卷一

三

王者皞皞之風與終身不見兵革者治世不能無飲
食凶年飢歲極力拯救不過如大旱之小雨而況於
移民移粟待秦侯報不能揀其朝夕垂死之命孟子
以移粟之政爲五十步笑百步爲此故也民不土著
人無餘財身家妻子之念常如焦火末技遊食東奔
西馳倚市門登龍斷疲勞道路充斥市里雖後元貞
觀開元之盛而安土之人常少天地間和氣常爲之
搖動傷害三光常不全而雨暘寒暑常不平皆爲此
也是故古之王者之於民也不徒以生與食爲重其
所以足其食厚其生使之漸成皞皞之風有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之熙熙而無凶年饑歲之恨顧者非疆
理天下定爲八家同井之制不能也何者井田行則
天下無飢人不行則雖盡耕無曠土而民食常不足
民志常不定自秦廢井田容無并富者華侈驕逸廢
其四支以自居貧者救妻子之不暇井田行則終歲
勤動得十之八九而三年之耕猶餘一年之食爲水
旱之備不行則無田而假於富者終歲勤動不得十
之四五一歲之食百方補湊猶或不足憤者抱膝以

待忍卑耳賤爲豎爲役效牛作馬以給其妻子一遇水旱螟蝗則死者相枕矣井田行則耕者入其十之一於君上不行則耕者入其十之五六於富人井田行則耕者實爲已物又復八家合而爲一以相率而無東西想望馳逐之妨其耕種耘耔糞灌培壅皆得盡其心力及其時節惰者不能不力而病弱鰥寡復相扶持不惟天下無無田之人而田之所獲且與後世耕者不同矣不行而假之於富則不以爲已物自多苟且滅裂無八家之相率自多怠惰廢棄又有他

石堂遺集卷十

二十四

心他事之妨則其苟且怠惰自不可得而禁止無同井之義則疾病苗患不相恤鰥寡孤獨不相周身家急則恩禮自輕飢寒逼則非心不禁孟子所謂救死不贍奚暇禮義賈誼所謂飢寒切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其爲不順不利益有不可勝言者猶有一事不可不思何者田不井則無井之害大也井田行則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不行則無井之家一以踰制敗度而壞天下之風俗二以作姦犯科而亂天子之刑賞貧者多而富者豪富爲貧之歸依貧爲

富之奴役故能以匹夫而竊天子諸侯之權至於闕壞禮制敗亂尊卑未有甚於此也若夫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庠人孽妾以緣其寢天子自衣弋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又其次也財力旣盛窟穴自深叛逆姦盜倚爲淵藪用爲根本此作姦犯科之甚也若夫罪惡小大悉以賄免肆行敢犯無所畏忌又其次也二帝三王之世二千年中雖桀紂之世亦無大亂者民無甚富甚貧故也秦漢以來千五六百年中兵一動則流血千里者往往逆理亂常犯上作亂之人成於

石堂遺集卷一

重

富豪兼并之習而出於富豪兼并之家也漢家制度多亂於郭解劇孟之徒晉代風俗亦壞於石崇王愷之家而秦末之亂亦楚大家齊強宗之所成漢初爲此徙天下豪傑於關中然井田不行事事無綱紀不足以革其踰制敗度之習此其最不可不講不可不思而先王之於民必行井田必正經界而後已者亦慮及此而已臣愚以爲此法無世不可行無時不可舉張載所謂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誠有然者特非在下者之所得

爲也惟 陛下得以舉而行之第溝封阡陌之制決裂已久無復可按然其制度具載孟子禮記周禮又有程頤張載朱熹等名師大儒之講論皆可按行誠能鑒臣芻蕘一得之愚合朝野以議之定力以主之擇才能以付之不疑於不行之久興復之難不搖於淺近之言徇私之說無撓於富人巨室之難奪先之一縣一州一道以見其可行期之三年五年七年以盡其制不徐不疾不驚不動不勞不費以成之臣敢以螻蟻之命輒預保十年之後頌聲之必作也大槩

右堂遺集卷十

五

議論之初必有以久廢難復與富人巨室難奪爲辭張載朱熹皆嘗講此以爲必可行也富人巨室亦有處之之術使之甘心無怨所謂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非實有此理儘有其方何敢以爲言也惟陛下行焉則天下之民自今以始少動多靜多逸少勞常樂無憂水旱蝗蝗咸無所慮盜賊姦宄無由而生給足之人多豪奪之家少然後興學校教人倫按家塾黨庠遂序之制舉五教六禮三物十二數之經漸講寓兵於農之舊不廢農隙講武之常使四海之

內閭閻之間協氣陶陶禮俗漫漫天地間太和之氣如康寧福壽之人血脉流通不傷不隔日月光華雨暘時若百穀用成休祥日至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此也夫天地之中小大尊卑而已以大臨小以小承大以尊治卑以卑事尊故天行七政先定北極紫微之君以總其綱次列十二辰二十八舍及周天衆星之位以序其紀然後七政行而萬化成地之於天事事禀承亦有五嶽四瀆羣山百川分布九州之內以殊其疆而別其

右堂遺集卷十

五

野人位三才之中君爲人極之主禮樂之主故古之帝王效天法地立爲天子諸侯王畿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荒服之萬國所謂天地之常經王者經邦體國之大規也蓋君以治之天子一人立乎天地之中五等小大環繞以維乎其外無非所以安民者也自天子而下土田城郭宗廟宮室衣服器用各隨位分等級立爲大小隆殺大中至正毫髮不踰之定制以定天下之耳目父子祖孫相繼以爲安固之永圖然後制爲朝覲會同巡守聘

問貢賜之禮以通上下彼此之情喪祭宗支嫡庶之經以教孝弟之俗婚姻嫁娶以正男女之別司徒司空司寇賓師以舉治國治民之政照臨考察慶賞貶削以爲善惡恭慢之賞罰其制度則法天效地其大意則安民未國者也井田以本之封建以維之不井田不足以定封建土疆不封建不足以維井田於永遠不井田則強兼弱大吞小經世之政不可得而行不封建則仕者無爵位子孫之謀宗廟典藉之安驟來倏去則善者無以究其心惡者有以容其苟四海

石堂遺集卷十

天

之大九州之遠雖以堯舜之仁不能固其心封疆之守保障之事驟來倏去者亦不可得而盡也故封建者制度禮法之維道德仁義之盡古者帝王治體之正經世之周者也周衰始漸廢壞至秦而盡廢漢有天下功臣宗室猶分國土而其君臣皆無經理天下之心井田不能行則封建自無制封建無制則制度禮法自不能行無事則諸侯王連城數十地方千里蕩無君臣上下之分一有疑隙則倡爲叛亂以魚肉其民雖賈誼主父偃各以爲言主父偃推恩削藩之

策亦見從於武帝然終不足以治安久長者漢之諸侯王皆一時之苟且非經世之制也井田封建禮法制度之先也井田不能行而封建復無其制度雖一日不可安也五音六律不盡用而其用者復不度無數而雜亂以陳之而欲其樂之和天地神人之應不可得也有天下之慮者亦當有以鑒乎此矣○或曰三代之盛封建井田之所致也周室平桓以後諸侯漸大王室號令漸不能行陵夷至於七國而王室之微不敵一小諸侯井田封建之末得無弊乎曰此周

石堂遺集卷十一

无

末之事也夏商二代無有也二者之壞總在於五帝三王二千年之末非獨壞於周之末也行之可使二千年無大亂是亦足爲善道矣而况周亦用之以享周八九百年乎二者之行其爲善也決矣有天下者諗之

答閭問

天以國朝曆數攸在全付所覆東盡日出西窮河源北通鐵勒南出邑效珍脩貢稟曆奉時惟恐不先罔敢弗若東南七歌建惟上游四書出馬流布宇內文

章禮樂當代儒臣通天地人來守此土撫民之暇日
坐泮宮集我衿紳教之理數歲在淵猷月惟閏七慨
然以爲閏者所以正天時序人事讀書爲儒所當知
也首以三國以來同時異國所紀不同者爲問書生
於天官之學未嘗習熟列國所紀罕曾考詳然以事
理及古一二觀之似可以復明問而無疑於同時異
國之不同也四十年前南北之地未歸于一庚午之
歲一閏之失雖以四明滅氏一言降而後收當時國
朝之曆必已行于北方儻其問之其得不發無人之

石堂遺集

卷一

三

笑乎吳魏南北五代遼金之不同亦若是而已矣古
今義和之司惟近日爲最得之混一之後三十餘年
月連四大者二晝夜極短之刻至三十八極長之刻
至六十二使南北未歸一版圖則曆之晦朔與閏必
不符于國朝之所頒吳魏南北之不同不惟閏也晦
朔亦當不同晦朔與閏蓋常相牽連爲一者也古今
曆紀尤其滅裂之甚者也歲以十月爲首已得罪于
聖法不小矣又復不知置閏乃于閏年之末三年加
一後九月五年加兩後九月以冀不違于天秦可笑

矣而誰何張蒼輩從而因之不改何其陋哉然使秦
末六國猶在秦之號令正朔所不能加漢氏之初猶
有並立于天下則其不同亦當有如三國南北五代
遼金之事其後九月之陋載之青史至今幸免者以
當時無與並立故也大抵古今天下往往才難知天
之人千百無一天道微遠數學纖悉加以歲差之行
細入毫髮晦朔與閏之不同皆以此故兩漢魏晉之
人猶未之知至東晉虞喜始能言之宋何承天隋劉
焯始知因之而其所擬之數復不得其平至唐一行

石堂遺集

卷一

三

五代王朴始稍詳密然終不得爲百年不改之曆雖
號爲至精亦爲不中不遠而已何怪于三國南北五
代遼金之人哉兩漢與唐天下一國無與並立漢四
百年自太初曆以後更改不知其幾唐三百年自李
淳風袁天綱傳仁均以後更改凡八一行精矣行之
三十年耳至唐末猶三改之由此言之三國五代南
北遼金之相差也何怪使漢與唐天下猶有並立之
國如宋之有遼有夏有金則其曆法決不能無南北
遼金之事其無不同皆所謂無與並立者也三國南

其五代遼金之不同皆有並立之故漢唐之無不同無並立而已矣淳風一行二曆開元之後以之窺天淳風得十之四一行至精止得十之八猶失其二三國南北遼金之人固無一行亦未必有淳風者也義和專官自堯至夏季秋月朔之失于歲差而已不但荒于酒也魯之失閏文哀二公之世前後凡三周葉人亡孔子之徒後不與其事故也鄭康成名儒也地官主圭測景之注所謂千里而差一寸南戴目下萬五千里云者至唐一行梁令瓚始知其非而近世大

石堂遺集卷一

重

儒猶守鄭之說而不知改也歲差之法蔡氏書傳猶但知有劉焯之近而未知一行王朴之精曆之未易言久矣

尚文

遠古不可詰矣自黃帝垂衣裳以來天下非文不治大文則大治小文則小安一不文則相靡三四千年間可考也天地間人為大不人則天地無以立文也者人其人者也藻云乎哉三千布流於日用之間而言語文字者所以體其動作進退而樂以成禮

石堂遺集卷一

重

舞以作樂八音六律羽旄以爲樂而辭以理萬事皆禮也而文辭卽樂也節節相依步法不舍是故樂備而禮成辭盡而事理而人道立矣人道立而天地位萬物育矣今夫垂衣而治也足容必重而手容必恭也頭容必直而口容必止也所謂口容止者非緘默不言也言中其節之謂也不多不寡之謂也不中其節則與手足頭容不相應也人言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國風雅頌其體製音聲非後世之所能及而不知其與當時之帝王公卿與夫閭閻之人其日用常相應也使後之世今之人其日用亦然則典謨復作矣夫冕弁端委束帶立朝必皆有言揚袂頓足旁若無人必無法語高帝不事詩書非不事也貪財好色醉眠踞洗之習相得也武帝窮奢黷武去秦無幾其不亡者亦以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時聽賢良文學之議而朝廷天下猶有董仲舒公孫弘倪寬之儒雅也然其號令文章自是遂不古則以禮樂不脩民德不正形氣不和其間出不亡如董生之正楊雄之潛劉向之忠司馬相如之時有規諷則已不復有古

人性與天道植立皇極之作也東漢後下於西都自東漢而益降益下至魏晉齊梁後魏之以老莊飄忽之言西方伊嘯之語而斯文之魚亦遂不可救至楊氏而極何文章之與世運不相釋棄若是貞觀開元之復漢者天策府諸公與魏徵馬周宋璟張九齡之論諫亦公孫弘倪寬夏侯勝魏相之類也至天寶至德而杜子美之詩貞元元和而韓退之之文輾齊梁軼西漢而幾及於孟氏蓋天秀常在宇宙間時不滅也宋懲唐末五代之弊得天下亟罷武臣用文士百

石堂遺集卷十

書

年途有歐蘇之文而天下園林巷陌亦將過於漢唐是皆詩書文章之効也蓋西京唐宋之文雖不及典謨雅頌亦皆英偉秀發工章能句可金可石而無消磨腐敗之氣故亦足以支撐一代立古今升降之間而爲饑渴之飲食也

又

秦漢以來天下之人其日用皆廢故文辭遂不古幸而詩書之文賴孔子脩定猶在人間其心情靈覺之不滅者猶得以誦述援錄體微象似使有耳有目者

猶有所見聞亦是只裏昏迷糾糾結使會於暗室之中者尚能人於日月之下蒼生猶有賴若荀卿賈誼董生楊雄爲言爲句爲章始終聲音不離於道道者事物之本體也起發成就之也發之以疏通一時志之以垂示萬世自然而句不期而章也故其聲音氣貌始終曲折不離於道也

檀弓辨

按檀弓曾子之不習於禮者五愚竊以爲不可盡信也聖門如曾子固未可言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然

石堂遺集卷十

書

不知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非夫子之言亦太誣矣此二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足知其非夫子之言矣何必有若而後知之有若知之而曾子乃獨不知乎死欲速朽必將棄野委壑否則裸葬乃可豈嘗以此教人識聖知言顏子以下莫曾子若也乃不知其非夫子之言且復信之以爲當然及有若非之復引子游證以爲實殆若孩稚然者要之此章多僞蓋野人之語善筆墨者飭之以欺天下後世耳疏謂夫子失魯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又失司寇後向

宋衛不向楚則所謂失魯司寇將之判者不可信矣
南宮敬叔在論語是謹言謹行貴道德賤勢力之人
也孔子以兄子妻之則其人可知矣載實而朝是一
言而隨其素也參也問諸夫子是親聞之也參也與
子游聞是與子游共聞之也觀子游之言則曾子未
嘗親聞亦未嘗共聞也與子游共聞而子游獨知其
為南宮敬叔之貨桓司馬之靡而曾子獨不知
但聞其中間一語不知其始之所起末之所歸而遂
守以為正既不詳審於聖人之言又復漫言以告有

石堂遺集卷一

卷一

三

若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曾謂曾子而至是乎
家語詩傳俱言子夏除喪而見夫子與之琴術衍而
樂閔子騫除喪而見與之琴切切而哀疏謂子夏喪
母民未有聞閔子騫素以孝稱則家語詩傳為是而
檀子以為子夏見與琴而哀子張見與琴而樂者非
實也然則速貧速朽安知其非他人不密之聞而謬
以為曾子者大槩七十子喪而大義垂天下之短聖
議賢者既不識聖賢氣象則於其心術言行皆莫之
察有非其言而妄傳以為其言者亦莫之辨此章既

誤則餘重未必皆實曾子之學問豈在子游下者檀
子歷載子游之知禮凡十餘條未嘗或失惟對司士
賁之請襲於牀不以禮而以諾為失之弊其載閔檀
弓記曾子言與啓手足之意同也水漿不入口者七
日不殆於滅性乎夫子夢奠時曾子年二十有七其
委曲問禮與晦翁注一貫章所謂於聖人用處蓋已
隨事精察而力行者當在二十餘歲時檀弓記其易
質則其他亦宜半在西河之後年彌高德彌邵而學
彌深矣及出于游有若下乎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

石堂遺集卷一

卷一

三

可以反宿也誠非君子之言也鄭玄不知其妄又不
為之隱而謂之為給說夫曾子豈禦人以口者乎鄭
玄目之以給孔穎達遂謂其不顧道理嗚呼道之不
明諸儒不識聖賢久矣浴不於適室於爨室注疏以
為舉扶時遺言以矯曾元不易質之非晏子一狐裘
三十年葬父遺車一乘及墓而反曾子以為知禮二
者皆過中失正漸入異端且居仲尼之門而稱晏子
二者當亦非曾子事子思學於曾子今讀中庸子思
之學問何可當也檀弓記子思纔四五而其不熟於

禮與曾子同者亦有一焉嫁母之喪柳若告以聖人
之後不可以不愼也乃誤而哭於廟哭於廟厚矣復
使其子不爲出母喪是皆不可信者學者於此苟或
不察而信之以爲實則於四書決未可讀不識聖賢
氣象乃後世學者一大病道之所以不明也吾故表
而出之以告天下後世之讀四書者

書後出師表

前表是建興五年三月初出屯漢中所上蓋自先主
死後治國練兵數年力完計審始圖大舉故其言皆

石堂遺集

卷一

三

實根本明大義之事後表是明年十二月出兵圍陳
倉所上是年春自漢中初出爲馬謖不守節度敗于
街亭有乖本謀復退而整兵以規再舉雖志正氣充
初無所損而國小民疲日月逾邁爪牙之用如趙雲
者復漸消滅其事益切於初出故其言比前表爲獨
急魏之君臣才智短長雖在算中無復可慮然往往
自托於驚下惟一以太義不可不明先主之托不可
不盡力民窮兵疲不可以坐定而結之以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之兩言可謂義之盡仁之至矣蓋萬世之

爲人臣子任人付托之令甲董生所謂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此表盡之街亭敗後趙雲
猶在此表之上相去十月耳而雲已死先主平生崎
嶇相與腹心俱盡此孔明之所以感切激發而不能
安居也

曾雪笠詩跋

日來天地愛精華特甚間得之者橫溢不禁而藥於
詩其蒼顏秀色巉巖橫絕峻峭成削清冷輕細優裕
綺麗出於豪放希効咀嚼調理者多可喜甚者可愕

石堂遺集

卷一

完

也蘇黃王陳以降朱文公權歌感興之外惟陳簡齋
陸放翁與近來諸公以兒女視晚唐然大抵山林丘
壑四時風雨死生窮達慢侮戲謔善徒玩世不恭抑
且助欲長怨求其棲留惻隱顧念本原未能與風雅
同聲音而畧可同情思者百未一二也且多虞慮杞
握不肯一字一句放寬勞心費氣短拙反生不悟少
陵康節信手揮灑任意縱橫不愁淺俗不畏譏誚而
卓絕之奇自出其中宏大之局自見其首尾也雪笠
曾元伯詩名久矣一日過余於丘叔文氏始見其人

與詩皆於適然漫爾之中出新語於四時之中有天下慮問惟一篇作謔語而反爲天下之大戒亦復無傲無虐是可不墜發性情止禮義之緒矣喜而爲之道梗槩

昔尚古堂

語言文字在天下皆日用在聖賢或爲降心從俗之言武王周公去夏父三世而以古稱之夫子去文王五百年而謂其時爲中古夫夏父古則后稷公劉邈矣文王爲中古則夏商爲上古乎置堯舜於何世田石堂遺集卷一

卷一

甲

夫野人由不知習不察知不及百年視不出百里髮燥時事如隔千代父母猶在而慢之以爲昔之人世俗之卑蓋亦其情其勢然也萬世一日萬人一心千歲千里石合符節而世之人以封德彝之自視宇宙雖異才英發如眉山蘇亦謂古人俎豆之器鄉舉里選學校之制不可行於今獨關西張子謂井里不數年可復明道先生謂聖人不易唯椅卓七筋昔者疑之今也信之吾徒居今戴者天履者地見聞者日月風雲雷霆雨露山河海嶽草木鳥獸日用者一水二

火三木四金五土無一物非古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四肢百體髮毛爪甲無一體非古也何獨至於心而疑之衣不古而身古冠履不古而首足古以古身衣古衣以古首足冠古冠履古履何不可者

建陽

劉純父家有堂曰尚古其先君子名之勝翁書之中圯純父新之疊山謝公記之繇世俗觀之三君子者古也純父今也此岐山之陽柞棫之中松栢之下占莎雞候鳴鳴美眩芹者之議論也周公豈其然乎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

卷一

甲

異世而同神此康侯胡公之論讀者奇之余謂其未足奇也面前物無一不古晨鐘所發皆羲皇土人也高堯舜孔顏而甘出其下是欲斷天地日月

闕

書喜神

天地父母與爾箇人爾豈可自爲獸豈人得爾之似箇人爾既得爾之真豈可自爲獸然則何以體其受乎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雜著

鄉射有房

鄉射序無室而邊豆出自東房則是無室有房而賓席與立酒之尊北去牖下亦以房深也然序之物當棟則又不可有東房然則出自東房之房當在堂北牖東後有戶出於堂也

賓主腳卻右

賓主人俎皆右體則脚之卻亦右一半也

侯道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為侯中謂五十箇二寸也五十箇二寸為一丈侯中之方也中方一丈則用布五幅

石堂遺集

卷十

聖

各一丈也幅二尺二寸二寸為縫故五幅一丈也躬倍中則上下躬各二丈為四丈上箇左右舌倍躬亦四丈下舌半上舌則三丈合為十六丈也此鄉侯也七十弓中皆取方則方一丈四尺用布七幅各一丈四尺合九丈八尺躬倍中則上下躬各二丈八尺合五丈六尺上箇左右舌倍躬亦五丈六尺下舌半上舌則四丈二尺合為二十五丈二尺也九十弓中皆取方則方一丈八尺用布九幅各一丈八尺合十六丈二尺倍躬中則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合七丈二尺

上箇左右舌倍躬亦七丈二尺下舌半上舌則五丈四尺合為三十六丈也

策問

問報答

問天之蒼蒼地之茫茫虛無曠落莫知其涯不耳不目何見何聞積善者孰慶之積不善者孰殃之益謙滿損培栽履傾古之君子屢言之是必有所證也周若淑而不昌晦逆失於能久悖矣妨身者大羽山之野樂道猷祗者被千駟之榮教民稼穡者有天下八

石堂遺集

卷一

聖

百年長城驪山血天下生靈者僅二世而止信乎其不可誣也昭昭矣若夫車中之拉足以償為氏之酷咸陽市之刑足以伸爪丘之哀學刑名者未嘗令終善理財者未嘗免刃雖以劉晏之盡心亦且不免天地貞觀日月正明其禍福孰顯於此宜乎為善者獲大福為惡者有常刑狗彘義者克享盛名叛逆者無所容於天下循良者長子孫貪虐者不保其家室有德於民有功於國者長守富貴而食人之祿不任人之事者造物奪之必速也然而遠考青史之所載近稽

耳目之所接天道有甚不可恃者元禮孟淳未嘗爲惡孟德仲達未嘗爲善也綿竹之禍盛德之後湯陰之戚忠義之臣也卞壺砥柱晉朝父子俱沒於賊罪莫大於元溫乃得免於鉄鉞之下此猶可也天寶之本張許二顏皆有大功而受非常之害而奸邪蒙蔽之人乃獨保其首領以沒一時善惡顛倒施報錯謬使天下之人何所畏而不敢爲惡亦何所勸而勉於爲善是殆不可曉也中天之變枕赤爲國之臣或血濺市人或身飄瘴海而主和議害君子者常履順境

石堂遺集卷一

蜀

至老死而無罰豈洋洋者不在其左右卽數十年前有以道自任者流落擯棄動輒得咎西山布衣未嘗干預天下事乃謫死南荒九疑雲雨至今猶帶悽愴後來貪天之功縱闕沙置毒以賊害忠義者出乎尔者未嘗反乎爾闕事羞惡是非各有攸屬而福華禍夷助順討逆闕上虛處卽天惠吉逆凶有如影響雖有紛擾不齊而其間不差尺寸世之徇勢利背國家殘斯民以肥其身者闕歷考古今之事則有不可致詰者有志之士將何適從

問興亡勝敗

問陰陽二氣摩軋攻取百千萬狀六合之內晦明理亂俄頃倏忽夫何常之有一陽昭於窮泉羣陰驚動辟易無敢違者微陰伏於重淵五龍夭矯於上無如之何消長盛衰信在於時而不在於大小衆寡矣南鄧至弱也而楚至強也一興一亡胡相反乎百萬長驅至盛也入千之卒至少也一勝一敗胡相戾乎昌國君下齊七十餘城田安平一鼓而盡復之城之不守似無憂於國家也高平之戰左軍曳兵而奔步兵解甲而降翁忽之間轉敗爲勝反死爲生兵之不勝亦似不足憂矣夫以至弱之力至少之衆已破之城已敗之軍而古人運之掌上籌之日前志氣發而風雲生機關轉而天地開運壯海於南溟回陽春於陽谷何其神哉夫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下之大固在一握之中得其樞紐則一轉移之頃有頓異而大不侔者胸中有百萬甲兵強中國之勢而破西賊之膽亦樞紐之謂也此吳人之所習聞者願申

其說

文

福建帥府上梁文

海上神仙有三齊乾坤乎今古天下帥垣第一寶壯觀乎東南冠冕城濠鼓角寒暑覽形勝則左盤頂右鳥石越峯擁護於其中攷制作則前虎節外環珠宣閩恢宏乎其後九天半方山幾對十里許臺江帶如星分斗牛女之墟地合閩候懷之壤峙萬牛之脩棟列數雉之崇墉邦人稱爲威武門藩帥繙曰福建道

右軍遺集卷一

巽

規模壯麗鼎建於嘉定辛巳而年百餘氣數盈虧革故於大德丁未之夏五朔撫斯劫之既往待其人而後興胡何閱一紀之星霜弗克新七閩之耳目恭惟福建都元帥府經歷袁相公以驍馬御史爲紫微幕賓遇事立非常之功推心行不忍之政士爭覩李少室景星鳳凰人願見歐陽公黃河萬華五百年之名世三千里而圖南海濱之人物衣冠生民以來未有或盛國家之棟梁柱石當今之世舍此而誰爰自下車幸新崇建上則憲司帥府以董其議下則屬郡庶

右軍遺集卷一

巽

邑以宣其勞仕捐俸而僧輸財庸受民而工酬值號令一出力役四來鑿石空山而崩槌雷轟運土塞路而聯賢雲集徂徠松新甫栢木擇地而取材公輸墨離要繩人隨時而獻技培層臺而用壯屢舊礎之元基柱上下而木石異宜門東西而樓閣同制倣明堂之重屋列玄斗之七官高百尺而不滿者二焉工萬計而不知其幾矣覆以編瓦翼之扶欄經之營之不成高矣矣矣登天若譙樓史榕城滿二十五點風雨不移芝山鐘開元杵一百八聲晨昏相應壯山川

和氣五更鍾

拋梁南南望青山敵面參坐受清渾來獻捷萬家

晴畫課耕金

拋梁西望前峯偃四旗捲却夕陽千嶂露廂邊

鼓角樂清時

拋梁北望連峯盡長戟台星夜照帥垣明幕中

着得風霜客

拋梁上上有橫雲俯相向倚欄一曲望江南時聽

天仙答清唱

拋梁下下有人家徧闔野犬眠榕影寂無聲俗阜

民安戎事服

石堂遺集卷一

聖

伏願上梁之後邦畿山固世運河清臺廟肅而閭制

明國課登而民訟簡花縣謠絃歌之政柳營元甲兵

之塵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奏梅花之

一曲春滿江南歌甘棠之三章人思召伯永保承天

八柱之盛大開泰階六符之祥

帥府譙樓上梁文

伏以一氣初分鴻濛肇闢於千古兩儀既立蒼極永

奠於八方四海無虞茫茫禹迹一人有慶蕩蕩堯天

顧茲三山衣冠文物之名區實廼百與才賦舟車之

都會能躡豹擲式瞻藩府之尊嚴鯨震龜吐向欽譙

樓之突兀經畫每厯於方伯贊襄有藉於名僧循其

形勢之宜相似陰陽之正遂鳩柱石整頓規模爰寘

鼓鐘分明更點舉頭紅日近偉哉畫棟之暈飛回首

白雲低屹失重簷之疊聳祥烟縹緲瑞氣籠葱遠吞

萬里之江山高翕一天之星斗處處桑麻雨露家家

絃管詩書乘月據床知老子興復不淺梯雲作賦微

斯人吾誰與歸卓卓千尋豈但包羅天上影鑿鑿五

鼓管教喚醒夢中人助舉爰虹截詞六緯

石堂遺集卷一

聖

拋梁東漏聲遙在百花中川原繚繞浮雲外二十

八宿羅心胃

拋梁南柳柳顰顰嬌花復殷僊家未必能勝此宮闕

參差落照間

拋梁西洞門高閣靄餘暉城外青山如屋裏曉牽

天籟發清機

拋梁北近日千家散花竹丹霞翠霧飄奇香新雨

山頭荔枝熟

拋梁上西山落日臨天杖河漢三更看斗牛隔胸

雲霧生衣上

拋梁下千條弱柳垂青瑣遠看天際下中流一泓

海水盃中瀉

伏願上梁之後天日昭回燭九蠻以融朗福力綿遠
歷萬古以長存藩臬奠安山川輦固物外乾坤廣大
端拱紫微樓頭日月循環由行黃道永流宣化須資
鼎鼐之調輔國安民不負藩屏之寄下庇民生而永
遂日新日新日日新上祝聖壽以遐文萬歲萬歲萬
萬歲

石堂遺集卷十

青詞

代劉平野薦母

彼蒼者天君雖高而聽則下小人有母分有限而心
無窮謹瀝曦忱仰干鴻覆伏念某所生母賦形在地
為子承家李密昌黎痛筑筑之自幼阿奴絡秀幸碌
碌之相依賴存千鈞一髮之宗桃罔極寸草三春之
恩德死生有命奉養無從服雖止於緦麻情實同於
斬衰七十有六寧膏粱之無母而一可幸惟慈仁之
惻下生無絲末之信死有黃泉之深荷有天堂之可

升豈非人子之至願

撰鐫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一終

選鈎石堂先生遺集 卷之二

宋霍童陳曾尚德父著

後學阮光寧靖伯選

崔世召徵仲校

賦

天象賦

聖萬象乎列星仰肆覽乎中極一人爲首四輔爲翼
鈎陳分司內座齊飭華蓋於是乎臨映大帝於是乎
遊息尚書諮謀以納言柱史秘記而奏職女史貽彤
石堂遺集 卷二

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德周給乎其隅大理詳
讞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
燬矣其功茂哉環藩衛以列曲儼固闔以洞開北斗
標建車之象移節度以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
將相以枕三台闢天牀於王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
理於璿璣執權衡而是預天棊入陪以相指內廚內
階以分據雙三夾斗而雙諸兩一賓門而佐助爾乃
天牢崇園設禁暴之隄防太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
太陽接和以班跡玄弋致杓而耀芒勢微微而寫睟

輔翼翼而流光薦秋成於八穀務春乘於扶筐天廚
敵今供百宰傳舍開兮通四方備天官之繁縟蓋人
事之儀躅七宿當野以分區五宮建都以炳燭旣已
歷於中宮乃迴眸而自東觀角亢於黃道包分野於
榮中開天門之璀璨立疏廟之隆崇何大角之殷岐
夾攝提之融融是男紀於變節是正綱於太同次則
使河豫備招搖候敵汎舟亢池飛觸帝席周出繁祉
天田望籍披三條於平道賓萬國於天門置平星以
決獄列騎官而衛闕陽門守於邊險折威防於將奔
石堂遺集 卷二

頓頑司於五聽車騎參於八屯望南門之峻闕觀庫
樓之威府偃蹇列於四衡的歷分於五柱或藏兵而
銛銳或重扃而禦侮煥蒼龍之中宿屬氏心以及房
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俾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大火
赫矣天王鉤鈴儼於鳳闕積辛穆於龍驤天輻備於
輿輦鍵閉守於關梁騎陣啓將軍之位從官主巫醫
之職罰作贖刑日爲陽德二咸防非而體政七公議
賢而糾愚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露滋乎其北彼貫
索之爲狀實闔閭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踞北燕而

在茲配四妃而有序均九子而延慈龜曳甲而波泳
魚迴鱗而水嬉天江爲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閭之祠
糠爲歛揚之物杵爲春臼之用天鑰司其開閉丈人
存其播種狗以吠守姦回靡縱却盼女牀前臨天紀
曜棘庭之金印祭椒宮之玉齒中有崇垣厥名天市
車肆中衢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鬱起帝座頽而獨尊
候臣熙而變理宗星派疏而遠集宦者刑餘而近侍
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間峙帛度立象以量
用斗斛裁形而取擬若乃眺北宮於玄武泊南斗於
石堂遺集卷二 三

趙隣境韓魏接連齊秦悠永周楚列曜晉代分闕天
津橫漢以離光奚仲臨津而汎影旣編梁以虹構亦
裁輪而電聲易虛危於齊濟職悲哀於宗廟墳墓焉
狀以孤出哭泣合聲而相召敗曰察災以播暉天壘
守夷而駢照司命與司祿連彩司危與司非登曜同
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要妙人掌詔以優游儼爲人
之質冢鉤主震而屈曲宛如鉤而取像車府息雷轂
之音造父曳風鑾之響杵軍給以標正白年豐而示
仰土吏設備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虛梁聞寂以
石堂遺集卷二 四

幽闕蓋屋喧轟而宴賞天錢納賁以山積天網憇輿
而野饗壯落置候兵之門八魁建張舍之網瞻廟府
於室壁諒有衛之封畿布離宮之皎皎散雲雨之霏
霏霹靂交震雷電橫飛壘壁爲陣而齊影羽林分營
而析輝土公司築而開務天廐飛御而起機騰蛇宛
而成質水蟲總而攸歸動則飛躍於雲外止則盤榮
於漢沂視奎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秦馴獸於園
囿隸村豕於溝瀆左更處東而掌虞右更居西以司
牧止園倉之儲聚樹涸屏之重複司空主土以知祥

鉄釘營易而蓄畜軍南門列轅而出衆天將軍揚旗而示逐惟王良之策馬知車騎之滿野蒙若河而路塞策裁鞭而電寫閣道行遊而據中附路備闕而居下巡胃倉之昂畢直趙地之郊衝昂旄頭而肅引畢參車而迅驅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人高之隅天高望氣天讒備巫卷舌安其寂默附耳矜其誦詆天船汎影乎天賴大陵分光於碧虛貯積水而窺害包積尸於壺謫礪石資乎鉛刃月宿歸夫太陰天街晝於戎野天河察於山林天節宣威於邦域天陰進謀

石堂遺集卷二

五

於腹心天更積粟而標稔天稟備稷以祈歌天圍山列兮儲芳樹天苑圓開兮蓄異禽芻蕘遵納結之軌殊口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營而淺深八關嚴局於畢野諸王列藩於漢澤何五車之均明而天柱之昭煥納五兵之藏府圖七國之邦貫天演利涉以淪連咸池浮津而森漫闢岷峨之列壤踰霄參之耀形示斬割之明罰收葆旅而獲寧參旗懾於邊寇王井通於水經座旗肅穆而昭禮司怪困求而發冥屏嫁於客厠咎於罔亦有天屎資黃效靈於

是仰東井之與鬼覽西秦之霸邑質明祠而變生鐵涿水而刑及四瀆斷江淮之候兩河占胡越之急水位瀉流而迅奔天罇奠羞而回集軍市通貨而圓綴五候疑議而衡立積水醞鸞酌之芳積新貯牲庖之給野雞候兵而據市天狗吠狼而映連闕自擬乎兩觀水府司乎百川狼授戈而戰野狐屬矢而承天老人祚主而秋照丈人通臣而夜懸扶柳星以及張識周疆之爰啓儼味顙以分噤奉滋蒙而賜醴觀乎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交雷雨之謫謫列后妃之濟

石堂遺集卷二

六

濟酒旗緝宴以承歡內平繩愆而執禮耀令烽而謀寇實防邊之有倭長垣崇司域之備少微尊處士之懿外廚調別膳之滋天相居大臣之位天紀錄禽而獻齒天廟嚴祠而毓粹天稷播五稼之勤東甌表三夷之類爰周翼軫厥土惟荆驅風驛之千乘奏雲門之六英長沙明而獻壽車轄明而陳兵青丘陰於韓豹器府總於琴笙軍門坐屯於軍閫司空掌土於司平矚太微之岬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官庭之宏敞類乾坤之翕闢四座謀一帝之神九卿踵三公之跡儲

以太子參之幸臣從官肅侍謁者通賓郎將司戟於
丹陛郎位含香於紫宸議調謀於五位肇嚴衛於常
陳仍寄屏以持法控端門之內闔明堂演化靈臺候
神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胡天漢之昭回自
東震而縣絡北貫箕而昭斗南經說而躔裔合衆津
之汎派分漂杵而浮閣歷五潢而浩漾淪七星而廻
薄惟木宿之含精嗟歲星之有麗雖盈縮所祭禍福
攸繫然天得之者隆失之者替作明君而曜明罰昏
主以光翳下爲社靈上儀人帝如天胎而毀卵具戢
石堂遺集卷二
仁而弛惠則回驚愆期前馳舛契奮槍楮而示慝時
垣樓而表戾粵若榮感大帝之精每執法以明罰必
伺災而告誠守其邦而歲戰去其野而時清若虧信
而曠禮則下乘而上征居惟豐發合與憂并浮大機
而聳劍列蚩尤而曜旌司危是而國失昭明出而起
兵伊上位之播靈有鎮星之曜質尋所履爲休慶祝
所居爲貞吉廣邦猷而斯留祐軒宮而載出若崇奢
而賤義則行虧而度失或含丹而舉兵或擒玄而遘
疾旬始發而候旭獄漢明而主黜彼金方之曜色有

太白之垂文乃降神於屏翳實建象於將軍如用兵
之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於深載順指著於宏
勳苟恩微之不溥則禍變之所分或飛芒而蝕月或
引彗而橫氛六賊陳災而結禍天狗殺將而破軍咨
太陰之粹靈粵星辰之攸叙乘四仲而顯晦歷一周
而市屨爲用罰之淵謀爲出師之令軌察幽劍之相
去候征旗之所指非其出而及寒錯其宜而將死若
淫刑而縱欲則委字而流矢白其刃而延哀黑其規
而應水於是乎究經緯之終始微幽顯之機符昭晰
石堂遺集卷二
今爲人主之明鏡香謁今寔冥祗之秘樞罔聲聞而
響集乃形移而影趨若山石之旌處士若谷風之應
騶虞者也若夫退寒暑而弗舛中昏旦而無越畢路
雲滋箕躔吹發亦有樞降軒而繞電景瑞亮而麗月
雖盼蠶之難尋信英靈之未歇嘉大舜之登禪曜黃
星而靡鋒壯高祖之敘歷聚五緯之相從殷虺縱眊
識曹公之潛跡李邵流目知漢使之幽蹤荆軻入秦
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蝕昂悲大星隕如雨而周
替虹長竟天而秦滅蛇隨楚則九域吁嗟狗過梁

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癸妖現漢帝圖而參差結周楚
死而南衝晉齊殃而北列自大辰以及漢彰宋焚而
衛葵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姜絕諒吉凶之有以
匪災譴之虛設實用念以作狂在恭已而成哲是以
昔帝王之有人下也莫不宣設其官太司其告唐則
義和謹察夏則昆吾演粵或者殷巫之美後登周史
之號宋述于帝鄧稱裨龜唐昧將井阜宜範甘德與
石申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有恭上聞變而無微此希
微之妙象豈矇昧之專好有少微之養實無進賢之

石堂遺集

卷二

九

兄譽叅器府之樂肆犯貫索之刑書耻附耳之求達
方卷舌以割居且瑾雉而絕駟豈臨河以羨魚望天
門而屏跡安知公卿之所如

遠行送將歸賦

有序

余寓杭友人楊孔璋告余以先歸賦採微以見贈
讀之寢寢乎不泮矣余因九辨首句適與吾今日
之事合遂聊以題吾送別之篇曰遠行送將歸以
為採微之答

人蒼江邊今日淒淒暮雲無燕兮南鴈飛飛憐憫兮

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歸兮歸兮何所哉兮東
淒涼以寂寥屈原騷紫陽易兮此何所有噫意足而
氣驕去家而泛江湖兮日月半乎歲周東探出穴兮
登泰望而窺激激笑句踐宇宙狹兮吊蘭亭倉卒為
荒丘西涉浙瀟兮出三吳而見淮山盤龍踞虎石怒
角而撐髯兮顧甘園卧而摧頽奔淙春穴乎足下兮
炫流何日而安安比渡烏江兮問項籍何兒女獨夫
而爭天下兮螻蟻而負萬石之鍾簾千金萬戶豈能
得汝頭兮上帝之孥戮汝兩淮一目千里兮未報戢

石堂遺集

卷二

十

戢不知為誰耕坐城中者誰今得無耳塞而目盲矣
汝轍鮒何兮遲我不知幾年為汝挽西江歷歷山川
與古今兮嗟心鬱結而莫舒宇宙之大誠足以助吾
浩然兮其如羣獨鰥寡之為魚悠悠當世之人兮坐
厝火而望太虛紛紛爭食之徒兮敝衣提蟻與虱鮑
車絞糾乎虫蛆欲於此而售吾說兮若資珍髮懷象
摘南鬻斷髮而取贏餘欲於此而容吾足兮如衣縫
掖表絺綌西之裸國而下居身既靡所措兮匪承微
其焉往嗟予與子同兮子獨歸而我猶海之上歸

松竹今收集微鶴朝誦中庸今夜讀大學余將奔
乎其後今期共老千丘壑

秋興賦

金風西來噓一氣於清商滿颿瑟颿肇六合之寒涼
烟雲飛兮縹緲寥昊高兮古蒼溪流鳴咽以竭涸林
木於邑而凋傷枯荷池館敗葉垣牆幽情芳杜愁心
垂楊燕謝跡於泥巢鴻馳聲於瀟湘豆花虫兮訴恨
鴈草螢兮流光傷流年之翕忽覽時物而徬徨吟清
風兮歌滄浪懷美人兮天一方寄游心於千里極雲

石堂遺集

卷二

上

海之微茫微茫兮不可涉夕陽影兮楓葉想羹膾之
尊鱸欠松檜之舟楫美人兮美人涕淚沾巾恨不得
學長房而縮地兮把瑤草而相親

又

維天動而地靜兮陰陽隨其運行四序因而代謝兮
萬物遂其枯榮若夫秋之爲令兮誕金德之純精迴
颿忽以狂厲兮萬賴托於商聲天沍沍而晃明兮露
零零而淒清微陽短晷涼氣迴薄遊絲弱綠橘葉墮
落夜色冷而倚扉晨光澹乎樓閣蛩蛩其墜戶鳴

驚奪其搏攫於斯之時則屏纖綺襲重裘曳瘦竹
高丘雲留陰兮暮色泉托語兮寒流軒墀行其熠耀
枯樹鳴其鶴鵠慨浮生之爲寄悲急節之難留嗟乎
世人蒼皇羈迫塵輓或趨利於宦途或劬情於遠客
或折脅之范睢或顛顛之蔡澤亦有雲路翔翔風波
扞格是皆一時之踰蹙終不免於沉默也已矣哉白
日兮西飛明月兮盈虧百川水兮歸海華表鶴兮不
歸曷若理扁舟於五湖對白鷗而忘機

辭

石堂遺集

卷二

上

漁父辭

神農作耒耜伏羲爲網罟耒耜之利以教耕網罟是
乃取魚具天啓生涯資生靈八政以食首爲民耒山
釣水利其利國家租稅自此征悠悠江海老漁父孤
舟沒齒居水許翠蓬黃帽寄烟波青簑綠蓑觸風雨
風雨舟中歷寒暑月明夜宿荻花洲潮落暮歸蘆葉
渡蘆葉渡頭有酒沽賣魚買酒浮江湖醉中身似孤
舟樣鞭脫不管桑大夫江茫茫月皓皓江月照人容
易老月光長照江水流中有白鷗閑似我

蠶婦辭

東隣採桑婦西隣養蠶女年年役役為春苦桐花如雪
麥如雲鳴鳩醉棋叶春雨踏踏登竹梯山烟鎖春樹
不管烏臺濕紅霧妾家有夫事犁鋤妾家有子尚啼
機春蚕滿筐尚望葉兒啼索食夫已歸前年春蚕不
熟業私債未償肩暗壁去年春蚕絲已空打門又被
官稅促今年春蚕嫁小姑催粧要作紅羅襦妾身依
舊只裙布寒燈補破聊庇軀蚕兮蚕兮汝知否安得
繭成大如十妾生根不逢成周治世春風榮五畝

石堂遺集卷二

七

青龜辭

衡信蘇杭以青龜為神敬事之作詩以解其惑

古祠一區環槐榆飛甍在瓦狐樹居鐵爐缺裂泥灰
冷箕坐一寸青蟾蜍平心定氣詳其來類垣古厠濁
水渠蛇驚鼠駭得敗壁一躍乃是神王廬丹青神鬼
非其鄉顧盼欲去聊躊躇恹恹大是之走爭持袞冕
加後徂鳴鉦考鼓動井邑衣冠驅大車浮汗狎坤叱
不聞遙瞻竊禮三歛歎吾間臧氏之子不智三稅藻
居恭祠鵠鵠無端尊禮青蝦蟆聖門譏誚豈

只且吾聞崇伯妖羽野化為黃龍游羽潛厥千代之

啓九道變作玄熊形狴狴鬼神赫赫號威聖當為龍
虎為鯨魚作雲樹雨興萬化翻江倒海洗九區蛟
妖狐咀封豕眼光百步雙驪珠當為不為為蝦蟆爬
沙脚手何陋歟吾聞狄公焚燒江南一千七百所只
留夏禹泰伯季札伍子胥宋祖碣山負未大吳楚滄
祠為之墟輪囷太嶧鬱屈死寸蠅何足汗其缺人心
不止至斯極無藥可以醫遵除只須正百如梁公一
日秉昇羣疑祛鬼車豕塗滿天下收拾打併歸太虛

石堂遺集卷二

七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吾生復何之故園三徑在桃李不成蹊
榭荒涼已無憂階除寂寞人已希胡飄飄而不還將
役役以奚為丈夫不自量處世寧堪悲省一朝之若
是悟百年之已非飯山曾是餓唐甫首陽曾是餓夷
齊名重天下何足比利重天下何足奇覺利名之不
昧知貧賤而勿悲歸去來兮歸去來長安縱好休排
徊足巾屨之行李拂藜杖之塵埃杜宇知我意聲聲

苦相催故園行樂處滿地生春歸去來今闌出之
 巔山奇水秀可以忘年水渺茫而潔白山排闥以爭
 前昔年桃李依舊成阡石徑縈紆而藤蘿聳茂茅茨
 幽迥而松菊爭妍盤餐三白品食足一頃田吟且詠
 樂且禪飽而嬉固而眠心坦坦腹平平正是故園行
 樂處誰知此樂樂悠然東風起今百草芊綠楊飛絮
 杏花鮮蝶翅亂鳥聲喧翠欲然紅欲燃歸去故園行
 樂處幽鳥一聲啼杜鵑落花紅紫草成徑黃梅肥彈
 柳三眠蟬時時蝶翩翩舞翻荷香錢歸去故園行
 石堂遺集卷二 五
 樂處幾陣南風入舜絃西風至今鴻鴈來萬物蕭條
 景物猶垂聲切猿嘯哀梧桐敗菊殘花開歸去故園行
 樂處清風明月好安排霜風凜凜雪花飛村落無人
 猿夜啼泉酒冽溪魚肥然默然撥蹲踞歸去故園行
 樂處竹外梅花三兩枝紅日三竿漁父去雲迷四野
 牧童歸朝暮之情可已矣四時之景已知斯已矣乎
 曷之子知歸去兮松菊侯門而南山帶落花鳥欣迎
 而北嶺喧呼悔知非之既晚樂成賦以歸歟

歌

勸學歌

太極肇判兩儀生其中人為萬物靈人亦天地一物
 耳獨以道義超衆形正爲三才中宇宙發揮天理經
 人倫茲事初非外鑠我毫髮皆備七尺身後生可畏
 如日出千金之軀豈可輕寸陰可惜莫虛擲百年安
 得長青春有力如虎當猛省何況責望深父兄不通
 六籍不是學未了二才未足人希聖必須至克舜希
 賢必用爲顏魯義理勢倫精講究禮樂制度須詳明
 體用源流務透徹血脉文理仍流行會通兩盡始無
 石堂遺集卷三 六
 礙範圍未始離曲成無塵習次貯萬卷拔自筆力扛
 千鈞不用高枕臥丘壑用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但
 匹夫匹婦皆獲所草木魚鼈咸清寧此皆後進不
 事不爲干利與求名更須掃除諱浪傲惰態打并嗜
 欲聲色情一物一則同一敬守孔孟張朱程熹緊
 工夫決有効令聞廣譽垂千齡英雄氣槩爲則是一
 變至道非難能若不見四十五十無聞不足觀總是
 惰而不學昏昏貿貿狂生天地間

和李太白把酒問明月歌

人生能幾月圓時歌之舞之復蹈之月爲一人我爲
三更遣青州從事相追隨四人好在都無闕相勸相
酬到明發此夜山河有主旅銷碎繁星俱滅沒采石
已來五百春當時青天爲宇四無隣上下通透皆冰
玉豈徒眉宇負天人力士喚人譬如刀割大江水世
間閑是閑非皆如此君不見李白携月到夜郎一洗
瘴天盡入冰壺裏

五言古詩

擬古 八首

右堂遺集 卷二

七

秋聲金氣流天空露瀼瀼素波合流月滔滔滿庭霜
遙夜一美人寒閨自徬徨暗塵集淩波輕颺感鳴璫
天性賦貞清動止中矩方世無變遷子竊窺空英皇
抱璞如臨淵日入不下堂時操弄玉簫空中來鳳凰
歲月如流星髮變面欲黃服玉固雪膚絕意百兩將

其二

瑤池出甘泉玉堂陰梧桐鳳巢梧桐上下浴甘泉中
美人室其左荷衣裳芙蓉素手把青枝暗啼笑春風
性情如赤子聲氣似黃鐘明珠媚深淵魚鰲游冲融

世事多參商憂樂苦不同榮枯與醜好相待如時
深懷楊霜露夙心常省躬

其三

秋夜永如年四壁號寒蛩明月照澗柴白露啼青桐
寒窗紫玉琴時變羽淩宮三彈不成調自憂薛政中

其四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往事雲雨散積意如山丘
聖人已爲土上復成海流易爲夢寐中常見孔與周

其五

右堂遺集 卷二

七

先我二百年世道猶小康鳴鑾下紫霄學仙集栢梁
僊僊青霞衣濟濟白霓裳兢兢奉玄道奉薦薦天漿
雞犬亦可仙豈徒壽天王茂陵無仙骨上帝下平陽
羣仙返玉京萬事爭蒼黃

其六

共工昔暴怒觸折不周山此樞太室上派落三江間
樞紐一飛播滿空悉顛翻且斗墮其樞文昌失厥官
彗星化爲跡搏人以爲餐大狗行地上頭戴方山冠
武夷有巨人力持釣魚竿中宵投袂起容貌何桓桓

欲扶紫微垣坐使天下安復逢驪堯來被髮據其門
拂衣返空翠彈琴弄潺湲烟霞別一天回首謝髦蠻

其七

東方有樂國開闢先栢皇鸞鳳爲雞鸞麒麟爲犬羊
晨霞作朝食太和爲酒漿土無干戈禍人各千年長
下視禹九州有土皆戰場白日虎狼行青天蛟龍翔
我欲爲東遊滄海渺無梁何年參娥氏移置天中央

其八

同根一味草時命嗟異遇風月芳香合兩地隔周楚

石堂遺集

卷十一

五

爾生麟趾家朝夕沐玉露我在雲夢林百草相蒙妬
白璧終不緇惛惛亦良苦

次答熊去非七夕遇雨見候

五首

志士千載心爛爛如斜河道路坦且脩况復陰雨多
女駭不可說牛癡無奈何

其二

連珠復合壁嘆息復何年顛連多疾苦道術極乖偏
嫠婦不郵緯杞國常憂天

其三

五鬼不害道含沙非殺身大和一巨毒西方無人倫
三聖不復作誰亨萬世屯

其四

太玄鑛故在原道塗猶迷一朝無渣滓仙派起瀟溪
未能及鰥寡不虛五緯奎

其五

空言未深切聊可燭朦朧好辯若無益庶以宙羣孽
羣仙去已久吾儕當嗣功

旦氣詩

咸淳甲戌杭州作

石堂遺集

卷二

辛

晝氣如大霧蒙我大明鏡主人莫知鄉奴隸竊權柄
不能巍巍蒞惟聽紛紛命是非既昧督操執彊中止
不惟裁截偏尤苦急情病一柱一朶弱四維俱不競
循玆不回首安得逃禽行爲人自恭棄造化德獨盛
納日息萬物停止吾視聽兔歸魄不安靈根復斲定
潛龍蟠深淵不滅飛騰性五更號羣雞陡然得大慶
熹微一隙開洞達八荒聖天地頓軒豁百度亦飽飭
時非咸昭晰今是足審訂乃知天於人父母未足竝
聊以養其明止以出其堂此而不接續誠犯不恭令

工夫知如何焚香且虔敬

朱文公

嘗思紫陽翁功德不下禹平生五人倫叔世一天柱
海嶽久停毓二儀厚付與高明挂秋月精細破毫縷
舉目無荀楊渾身是伊呂百年嗣程邵千載承鄒魯
直上接勛華益遠益不禦本原無不見支派自循序
遂今天叙秩有目得再覩建紹乾淳間三綱散無主
仇讎操太阿利欲浸九土鞠躬上文石諄諄正心語
欲起君以雷滂洗寰宇聖心不見答浩浩翠烟去
布堂遺集卷二

王

雲莊勸學

百川皆望東三才同面離半圭崇幼德六矢志男兒
孟子道非高周公言非欺要須辨方位乃識窮際維
自從學校廢俗敝柏梁詩英才陸沉盡卓犖非無資
下車衆皆悅荷且遂成癡混瀕聲一槩沈痼星千基

天生紫陽子纓冠而救之萬類始根理六經初有師
立心辨邪正成德在勤嬉曾參作門戶夫子爲根柢
有位民物康在家兄弟宜敬義貫心筠德業暢根枝
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不從洒掃起何以爲類推
羣居不及義游宴日相迫失學莫此甚一或而百聚
時文繁裝末不直埋馬帷六經不勒讀學荒身亦危
二劉與三蔡相牖如填麓師門賴有嗣流澤今未衰
子孫欲不墜祖訓勤奉持不失伯牙心不患無子期
勸考亭收文公書兼聚書

布堂遺集卷二

王

孟氏繼孔祖鳳鳥竟寂寞千年性命傳造化欲廢閣
生人無所之死者不可作人心萬山隔治統千大落
天生周與程得手始撐拓百年復考亭體用遂磅礴
精密洗羶疎深厚驅淺薄窾卻靡不周混沌元無鑿
誰家不藏書心目迷博約身爲行秘書所適常迷錯
考亭二十匝獨爲百川羣萬善始有條列聖元非昨
千派得一原靈龜不勞灼卷帙浩無邊要處自如躍
歲月荒苔生風雨惟腥蝨窮死六十年輒起人哀樂
同心在咫尺閱此無聲鐸爲推去後心如受生前托

俾彼得不磨壞乎賴爰度人心已開闢萬象森冲漠
重構理斯文同盟敢無諾

文公書厨八首

於穆元聖

驪龍抱明珠高臥萬丈下豈無善水人誰是得珠者
至人有神手上智無淺心直須入無倫始克開重陰

繼天測靈

天生真聰明欲子述父作法象雖昭陳參贊良有托
述事在繼志知化先窮神不得天地心作用皆非真

石堂遺集卷二

圭

出此謨訓

仁心憂萬世出語豈能無擬之而後言一字一明珠
萬化必有成大中在方策淵泉端有自聰明達天德

惠我光明

釋氏矜傳燈老莊抱生白自言摩尼珠誰知黑如漆
荀楊不識性依舊如夜行萬世真日月四書與五經

未言實之

世人多可笑蠅丸富收拾役有一般人燕居加什襲
六經與玉府忠我一何多區區緣實是沒世抱荆和

匪金滿籬

人皆愛子孫貽遺無不至苟無深遠心率以害爲利
韋賢未知道不貴滿籬金欲求金張葉但傳周孔心

含英咀華

聖心天地蘊言語其精華本末惟一貫根柢非兩家
薄言采擷之入口如含咀始知真滋味能掌不足語

百家其承

仁以生爲道豈不在子孫賢愚固難必厥初同一原
無根不能生有作斯可述罔極垂統心非禽豈無識

石堂遺集卷二

圭

冬華一夜霜

天地生萬物節度各有常毫髮不可亂奉時以行藏
不惟寡悔吝尤可免拆傷倘不如所受一一皆自戕
今年初冬月造物如不詳陰陽忽倒植連朝狀春光
無知桃李輩定序忽迷忘點綴老枝上紛紛發出狂
一桂爲倡首彈冠起羣芳杏思作霞燥梨亦擬雪香
西蜀亦不遠得無欺海棠洛陽近咫尺能不動花王
凍蜂與寒蝶入秋皆死僵向今當此日鼓舞又一場
安知理自在此事無久長一夕天地正嚴風動昏黃

吹起四澤水結爲萬瓦霜凌晨爲着目憔悴不可當
莠形與死狀貽笑於大方古來此事多青史長相望
惟有知道者進退不狂揚有幸必三聘幡然始就湯
草廬亦三顧然後起南陽萬牛挽不至粒餌豈足掌
賈生一召至未暮在帝旁不知怒絳灌一落千丈強
孝文且如此何況景武皇申轅見漢武席不煖客床
昭昭萬古監趙綰與王臧當時蒲輪至老稚皆騰驤
焉知青雲路轉眼成災殃大抵天下事進退貴審量
欲速則不達驟進祇取亡善人勿急合善事有當防

石堂遺集

卷二

五

輕浮非君子躁急最不祥騎虎作麒麟駕鶴爲鳳凰
九疑峯對面盤谷且徜徉

懸壺

懸壺大如斗紫芋高五尺物能克其量滿徹無不極
人稟天地正性分亦有則克之足爲堯不克乃爲跖

水車

水車詩前輩似未有或淺學未之見也昨日景文
兄示一詩頗工疲倦已久不堪讀和勉強一篇不
惟諸公哂之亦當爲水車所笑也

石堂遺集

卷二

五

人爲萬物靈無處不可見天地生物心得人始出
有心卽國渠閘中必當衍三十六陂流江南穀爲賤
况如禹溝洫流注周丘甸是皆人所能圖畫固爲善
有力皆必爲有知悉能辨亦可展經綸未足窮聖彥
有如一隅地同出天地奠未嘗阻未畀亦堪致芬薦
陂塘不能及桔槔亦非便鑿井設轆轤臥盆增疲倦
何人靜中眼潛窺出靈變種種田器中衆美獨車擅
鳩集羣僕檟構以天絲線縱交合散雜骨節不凌俗
相續同相生如紐亦如辯三十幅一轂體用無迷眩

人心一一妙智巧彌實縣秦相皆然不但吾福
此物亦易知何堪太誇街墜居百無爲聊用娛筆硯

玉山東嶽

岱宗人如何齊魯青口了云胡過天下幾彈得終篇
五岳祝三公稱帝何所考益以天齊名借爲良下小
置司七十二妄誕出意表寬哉張睢陽夜夜蟬蛩繞
瀆神既已多逆理尤不少泰山卽林放末俗空擾擾
生辰用莫春茲事可絕倒

望雲

石堂遺集

卷二

壬

幾愛山中雲杳謁起無跡晴風吹綠樹天節日已尺
悠揚幾片飛出岫度絕壁斂作蒼狗形舒爲鯢鵬翼
朝抹峨眉青暮蘸滄海碧江南與江北蕩蕩恣所適
何如雲中仙避囂隱幽寂採藥雲下林礪劍雲上石
乘雲騎茅龍倚雲吹鉄笛我欲往從之飄然不可測

七言占詩

壬辰日蝕

憶昔度宗皇帝時十年十三日食之似道召顯顯湖海
曲天子宮庭耽樂嬉滿朝翁翁皆婦人禍來照鏡方

畫眉壯軍順流日食既兩國正爾爭雄雌興亡豈必
皆有數百年以來士氣索文臣髀肉不識馬武士驚
魄怕見旗

天上碧桃

春堦蕩漾春日長羽林颯颯勾陳蒼鈞天寥寥帝不
康一月震悚奔勾芒夜鳩衆功和陰陽粉白黛綠各
一方鑄作媚麗盈盈粧金鳥飛去東藩傍左右前後
千毛嫵青雲衣兮白霓裳重重華蓋十六行瓊林玉
殿積縞霜氣焰薰薄搖藍光白雲鄉是碧雲鄉騎龍
韓愈如漁郎緱山仙子聞仙方坐鶴之輩吹鳳凰穆
子簡子方來王氣迷色眩成肆狂執法叩閭夕抗章
有一于此無不亡言從諫聽如禹湯斥罷脂澤去芬
芳各服褐衣事蜃娘

夜臺

角陵初爲五斗盜崔浩繼作千尋宮重黎不生大禹
死鬼魅雜出交蛇龍妄奏奪盡離婁明虛喝弱却樓
煩牙禮樂沉淪入九地陰邪叫囁克虛空人寰黯淡
如夜臺百物悽愴生芒鋒虎狼四出食人肉四溟不

受黃流東豈無健士能排遏末俗骨醉難為功我欲
南游叫虞舜一怒為我誅堯共陰陽草昧風氣閉蒼
梧日落天鴻濛代天去惡如拔薤後剪枝葉先其宗
洗心學易見太極百怪水釋春流通道在不係後與
前日月東出開羣蒙更須講究銅駝事結正當年河
上公

勸學有序

數百年來斯文氣運自北方漸入吾國以至于今
四書遂出於闕流布天下日月所照莫不盟手讀

石堂遺集卷二

志

之以洙泗伊洛視吾土也後生英俊當有以接續
永久之不可以漸而陵遲之也感興片言呈諸同

志

七閩四海東南曲自有天地惟篁竹漢武帝欲伐閩越淮南王劉安

上書閩越非有城郭邑里皆無諸曾擁漢入秦歸來

依舊蠻夷俗秦末閩越無諸善以兵隨漢高帝入

不事詩書至秦後滅秦有天子封為閩越王漢高帝

民稀少禽獸多雲盤霧結成烜燠樓船橫海未入境

淮南早為愁蛇蛟自從居股徒江淮鳥飛千里惟溪

谷武帝元鼎六年閩越王居腹隨其王餘善作亂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領海將軍韓說代之討乃殺餘善斬其頭以降武帝封居股為侯以閩越地數反覆悉徙其民江淮間而虛其地居股即無諸孫

未識孔聖書徒能使虎為收穀異端神怪非正學但

可出野驚麋鹿三國時並奉使言人言其地多虎生

山石一斗古賣一斗穀令人自採其人多言多虎止

官長樂福清古田連江皆三分南北又幾年匹士單

夫無可錄開元天寶唐欲中關于始見盤中帝長溪

之唐開元中為東宮官作詩曰朝日上闕團團照見先

生盤盤中何所有首宿長關于飯滿匙難縮美稀筋

石堂遺集卷二

易寬但可謀朝夕何由保歲寒明皇見之怒以日南

詩逐之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遂歸不住日南

韶山出名公新羅二士非碌碌姜庶子公輔日南愛

為左庶子張九齡韶州人開元賢相新羅有二人口

張保臯鄭年有郭子儀李光弼之才鄭年人海冰底

行五十里不啻七閩轉海即洙泗僅有令孜與思

助令人不忍讀唐書不勝林壑溪山辱唐僖宗時田

之魁致黃巢之亂唐以之開元時宦者三千

人高力士為首次即思助二人皆福州人也

地氣信有時二三十年漸堪目述古大年創發迹義

理文章相接續陳襄字述古漳州人也先為浦城主

龍虎伏蔡襄與仁宗時同監陽春蔡靖王

尚嚴烈因作詩曰溪山龍虎蟠六月夜余寒傳介

言祝舟子後梓過前蔡襄見之威嚴頓減

當仁竟不讓公為招行新法京縣河北民苦免役錢

流離傳徙介夫時監東安上門日閱流民出入過門

遂盡為圖獻之神宗神宗見之大驚制公怒實之編

管英州後得放翁守義窮鄉為

所自號翁天開道統游楊胡一氣壯來若蘭馥

廣平先生游酢字定夫建陽人龜山先生楊時字中

立將樂人皆二程門人胡文定公安國字康侯得二

程之學於謝上蔡二子五峯先生名宏了翁貴沈先

致堂先生名寅父子皆居崇安五峯了翁貴沈先

識程陳了翁與范淳夫祖禹同在京為翰林官因議

論語淳夫曰不遷怒不貳過當今惟伯淳一人

右堂遺集卷二

了翁曰伯淳為誰淳夫曰不識程伯淳乎了翁曰生

長東南實未知也自是得明道之文必焚香盥手讀

之作責沈文以示子孫沈即葉公沈諸子容聞風亦

知蕭蘇頌字子容泉州人哲宗時在政府東坡兄余

公未可如此言頌觀劍龍化作李延平道理益明仁

益熟遂生考亭子朱子延平先生李侗字愿中劍浦

章羅仲素仲素傳之延平朱文公作同安主簿歸親

登其門問道延平以書與仲素曰得渠如此吾復何

師曰即延平也

地開發蒙昧龍斷燭三胡三蔡與五劉新安建安如

一族三胡見前三蔡西山先生元定李通二子萬壽

一族三胡見前三蔡西山先生元定李通二子萬壽

為先輩後居建陽三蔡隣近日西門為老友五劉劉

給靖康死節子羽子暉文公幼時師拱樞密文公同

時草堂文

直卿幸作東床客照曜乾坤兩水玉黃勉

公妻父

字直卿福州人文公女婿也初仕潭州以捧香恩澤

得酒庫官後知臨江軍新喻縣知漢陽軍寶慶府終

沿江制置

四書才老多有見吳滅字才老建寧人

司參議官

辭全甫尤能讀將琮字全甫古田人明於音

卿親聞道李果齋方子字正叔邵武人陳止溪

景元亦私淑與西山德秀字景元禮書身後得直卿

文公用心禮書未了留楊復文公門人作

勉齋了喪祭二禮

遺經未了留楊復文公門人作

德人也

奎宿分野忽在茲神光秀氣相追逐燈窓

右堂遺集卷二

眉宇轍不同金玉滿堂珠萬斛遂令四書滿天下西

被東漸出九服方將相與作齊魯邇來微覺志施沐

賢良文學偶未設墻角短檠棄何速相看一一皆鳳

麟相薰漸漸隨雞鶩古今最重是習氣聖賢為此多

聲塵一落千丈不可回堅冰都在坤初六詩書自古

不誤人明經不但為干祿聰明才智萬景春家國子

孫千百福吾言喋喋徒費辭自昭拱看扶桑浴

大衆曰明出地上晉

君子以自昭明德

五言律詩

集 20—315

德陽林梅麓太守

殷士皆周祿南音獨楚冠寢車人更怒負俎我何安
義合雍容就名應久遠看梅花真鐵石耐得許多寒

輓平山菊澗

四首

自是斯民手全成此世身片言含展席一室見經綸
德業空成已詩書止事親但羸千載內一樣不無人

其二

小試庖丁刃天生信不虛林林驚若鳳戢戢見其魚
一日乾坤定終身岩谷居人皆疑不仕莫曉我心初

石堂遺集

卷二

三

其三

細細香鼻孔寥希古已然相逢言尚古話久許知天
太極有形外幾宵燈火前爾人猶不敢何見遽刊傳

其四

詩禮斯文嫡簞瓢此世人心惟憂道屈眼不見家貧
清瘦生來骨孤高沒後身幾多黃壤客難朽得如君

凭闌

二首

南浦路東西佳人不可期斷雲荒草渡歸鳥夕陽枝
心事十二曲頭顧太半絲低回問流水去去復何之

其二

高豁乾坤眼山晴綠雨收夕陽流水遶荒草白雲浮
柳陰小溪側樵歌古渡頭凭虛發清嘯安得仲宣樓

七言律詩

出行

半挑行李出藍關便覺前程地步寬鯨力衝開千里
浪龍光射破萬層巒逢人切莫談邊事開口何須問
故山貧殺一身無足道蒼生百萬要平安

野燒

石堂遺集

卷二

五

雜沓平原起電紅憑陵勢欲逼青峯草茅不問新開
甲蟄戶尤怜乍啓封何暇胤侯分玉石畧如伯益逐
蛇龍際天逸德無人問獨倚高樓到晚鐘

暮春始聞雷

倉庚杜宇已喧卑出地奔空獨爾遲六合中間皆起
處一更前後恰來時各蟪蛄封閉俄驚破迷蝶沉醉恐
未知菌蠢蟄龍安靜退不妨奮豫小愆期

謝岩上張伯春伯齊兄弟子姪惠生日詩

苟食踰衣豈足論諸公何見爲開樽詩書雖讀道何

有爵德咸無齒敢言泉下年年孤祖考眼前事
事負乾坤幸隨草木酣秋色晚節黃花別立根

賀岩上張商翁新居

商嶺高風動帝皇商岩清夢到君王故將琴劍詩書
室結向煙霞水石傍紫氣遙知穿戶牖青松應不隔
垣牆後堂且設彭宣席未許鶯鶯燕燕忙

懷古

世事悠悠一轉頭斷雲荒草古今愁青山北去黃河
隔白日西飛東水流秦有金牛開劍閣楚無熊虎割

石堂遺集

卷二

五

鴻溝無情蕭寺峯前月幾夜蛩聲影半樓

贈葉洞春畫蒲萄

引蔓牽藤寸管頭扶驪剔蚌出風流三千龍女拋珠
佩一箇儒生擁碧油莫是前生封卽墨便堪作酒博
青州齊奴倘會清研意免得紅裙逐翠樓

和叔父九日後樓集

霞邊鴛鴦表見羅浮左右東南數十州天近先看洗光
日地高畧數下灘漚乾坤廣大千峯玉人物英雄百
尺樓衰暮來茲更重九菊花須滿雪霜頭

和開元余兄儒術悞身

儒冠多悞身儒術我何有此愁人愁語也不儒則
人類滅矣何悞之有衆賢嚮而雜處兮咸嗟老而
嗟卑視予心其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用此以復
高韻如之何

安得茅茨美化流弦歌多著武城游文章久矣經天
地孝弟非徒淑黨州惟有命馬軻不謂貧非病也憲
何羞莊子讓王篇原憲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箕坐
而弦子貢往見之曰噫先生何病也曰吾聞之
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曼相能使人相類莫信

石堂遺集

卷二

五

詩人浪訴愁

和茶縻

綠霜和雪揉爲裁消得玻璃紫玉杯擾擾開時達賞
翫匆匆落去謾遲回顛迷蝶夢留螭國荏苒龍珠入
蚌胎急作招魂傾桂酒尚餘半面在蒼苔

夜坐

書債如山未有涯幽懷耿耿夜眠遲官無蠲氏蛙何
橫天靜狼星狗不知談易入神山鬼笑端襟持鏡玉
蟾蜍規悠悠窓下新功小羞見凌空萬玉姿

野景

衰風柳絮亂浮橋一抹輕烟野外遙獨釣漁翁占江
上耦耕農父伴山腰黃鸝百轉趁紅日白鷺一行登
碧霄只怕時光如水迅前村忍聽一聲鶯

答友人

雲作交遊山作賓道心爲主自安貧柴門無鎖凡同
物竹帛有名終累人綠水一潭澄靜性青山萬疊累
閑身紛紛望拜馬蹄下不見胸中萬斛塵

雨簷山皆秋色

石堂遺集卷二

毛

一朝積雨豁然收待我凝眸百八樓遠遶脩眉明翠
落稜稜瘦骨出清秋同姿遠岸遙生靄一意寒江亦
露洲此卽化工無信息天機袞袞不曾留

喜晴

炎天積雨氣如秋今日新晴快倚樓神女收雲清客
夢羲和鞭日慰民愁昨朝苔砌行螭蟠破曉松梢亂
栗留暑氣猶輕如四月欲從溪上問輕舟

自杭來有四聖觀佛所言

浮杭江海備問關金甲煌煌亦厚顏一夕蒼黃生病

眼百年丹碧照青灣但聞兀木聲翻海不謂羅延力
拔山瑣瑣廢興何足道傷心空在暗香間

贈清叟行

共君一夜話三生語正投機君又行溪柳效顰添別
恨岸花和意送離程驚時莫問歸巢燕贈別愁聞求
友鶯今夜夢中重聚首鷄聲茅店已三更

次答姚考成留別

別後相逢各問年依然綠髮對華顛閑雲獨占半間
住伴客那無一榻眠酒爲愁多全欠力詩因料少未

石堂遺集卷二

毛

成聯却憐壁上留題句特有閒情到月邊

儒家秋

離離秋色上梧枝向曉烟雲冷硯池絳帳談經千載
道青山對酒幾聯詩西風紅葉林邊樹夜雨青燈髮
上絲竹瘦荷枯籬菊淨簪韜筆硯徹臯比

烈女秋

一盞殘燈對影居鳳飛西去彩鸞孤毀身令女生全
節沉水齊姜死守符月色半簾閑翡翠蛩聲孤枕冷
珊瑚栢舟歌罷塵埋鏡浙瀝秋聲在竹梧

秋日卽事 五首

夜床輾轉恨明遲
曉髮梳寒倚竹扉
樹影紙窓風作色
蛩聲壁罅月流輝
三盃白酒窮年客
滿篋紅塵隔歲衣
遙想白鷗江上路
蓼花楓葉雨霏霏

其二

玉露金莖曉髮寒
秋風仍作去年看
看蛩聲疎雨長爲客
鴈影殘蟬獨倚欄
鐵硯窓牕雲影淡
丹楓溪曲水痕乾
西風曾與黃花約
擬撥繁英貰酒餐

其三

石堂遺集 卷二

禿

二尺書檠對影居
西風吹雪上吟鬚
雲邊月色人千里
竹裏秋聲酒一壺
客思邇來紅葉亂
鴈聲南去白雲孤
季鷹自是知機者
一念蘊鱸便到吳

其四

書餘飲水枕長肱
四壁啼蛩訴不平
月色滿窓詩骨冷
露華半枕夢魂清
西風歲歲長堤柳
流水朝朝滄海情
紅葉山深無鴈過
殘砧幾處搗愁聲

其五

遊絲閃閃掛虛簷
翔集號寒華嶽尖
白髮東來閑點

易鳥衣歸去寂
釣簾三千客路飛
楓葉四五人家賣
酒帘
魚笛水寒江上晚
半叢荳葉雨纖纖

鼓瑟 二首

滿樓明月調雲和
五十絃中急雨過
彩鳳拂衣鳴翠竹
素鱗鼓鬣出寒波
淒涼楚客新愁斷
清切湘靈舊怨多
一畝更沉人已靜
江頭雲樹綠嵯峨

其二

朱絃聲奏徹雲清
有客沉吟倚柱聽
遺響一時存楚曲
斷魂千載寫湘靈
珠隨明月生滄海
船挾悲風過

石堂遺集 卷二

罕

洞庭絃綵無言
膠柱倒遙江上數峯青

五言絕句

夜坐

竹雲亂相逐
明月羞如女
青山鎖幽人
饑民卧茅宇

溪莊

疇昔何來此
青山與白鷗
絮飛春不去
潮逐月頻留

圓山

道人見此山
指作太極圖
中宵掛明月
請看頭上無

梅窓

年年佩溫故先入一枝來歲寒吾與汝欲別重徘徊

六言絕句

野步 十首

南鴈數聲嘹唳西風雙鬢蒼鬢病葉夕陽滿樹斷雲殘雨歸岩

其二

瀟灑枯藤老屨行行只復行行泥路野人牧跡石橋流水琴聲

其三

有堂遺集 卷二

聖

黃犢眼中荒草鷺鷥立處枯荷宦海風濤舟楫故山

烟雨松蘿

其四

愁思冥鴻杳杳吟情敗葉紛紛歸去滿身溪雨醉眠

半枕山雲

其五

白日長繩難繫青帘濁酒堪賒歸鶴蒼山雲際故人

錦字天涯

其六

紅葉林風颯颯蒼苔徑雨斑斑人跡石邊流水樵歌鳥外青山

其七

流水數株殘柳西風兩岸蘆花荒草客愁遠道夕陽牛帶歸鴉

其八

按步緩尋幽草揚眉一望平林鳥影漁磯日暮豆花村屋秋深

其九

有堂遺集 卷二

聖

幾處漁樵石路數家鷄犬柴門竈屋殘烟杳靄溪流

淡月黃昏

其十

木葉西風古道稻花北隴新田流水美人何處夕陽

荒草連天

七言絕句

自晒 六首

曾騎白鶴上楊州頭上花枝秉燭遊樽酒邇來誰是伴白雲收盡數峯秋

其二

草澤行吟賦楚騷青麻衣上俗塵多五陵年少休相笑戲馬臺前載酒過

其三

關鷄走馬醉高陽今日歸來面髮霜無限少年心上事半簾豈由語寒蟬

其四

古樹閒雲獨抱琴琴聲寂靜樹雲深相如渴死文片老辜負題橋萬里心

石堂遺集卷二

聖

其五

世事悠悠酒幾盃晴蒼把鏡獨徘徊西風吹老枯桐樹仍送新霜兩鬢來

其六

寬博麻衣折角巾疎慵不似少年身白雲半枕山中午猶夢乘槎去問津

叔文九日

慈梅韭芥本同家自入離騷竟入邪一日露牙救桓景千秋添得伴黃花

邵武泰寧途間一路海棠

萬騎連接出襄國石虎都襄國作諸姨檢亂上驪山唐明皇同貴妃每年十月幸縉道人不知紅粧面

何事扶筇過此山

石堂三首

仙佛人言是一家好分半席共煙霞廓清摧陷儒家事不謂青山識正邪

其二

天威如許敢爭雄重遣山靈費一峯不共那邊如水火未應抵死不相容

石堂遺集卷二

雷

其三

蕭蕭五曲片茆茨環合羣峯共護持天下七情誰中節武夷山石百王師

天下名山釋子占幾盡獨武夷諸峯之下無一所土人云茶岩舊有一區為裂石所陷移構石堂壁

下復陷焉仁宗天聖間也今茶岩下一葩分明自百仞之上摧裂而石堂中一葩尤奇塘撐枕倚

欹罇百道旁窺俯視其中摧檻折桷丹碧宛如故

舉頭一片穿空入雲如隊一禽止其負絕可愛曉
韓退之石守道登茲山之精靈乎其可惟矣又云
山前一曲中亦嘗有二所今皆廢墜其徒屢扶不
起其一尚餘扉屋兩間一殘僧貧老自負薪水以
給見者以爲可貴也石堂中者既陷乃出九曲外
作之平地上今新村溪頭石堂寺也

聞言驚喜是家山竭蹶來茲遂一攀何但名稱偶相
似宛然天壁鏤雲關

石堂名與予家山偶同門戶崖壁亦相類但其中廣狹異爾

其二

石堂遺集卷三

望

新豐鷄犬路終迷廬下濂溪非故溪造物留人殊過
常終當結屋此雲栖

七夕 三首

但把凡身小品論不須揚顙問星辰女郎戀別淚如
雨遑托金針度與人

其二

欲理銀河一葉舟不知滿架架蒙鳩漢陰抱甕舍顏
叟孤負今朝乞巧樓

其三

織女牽牛不隔河儼然天娣與相摩道心萬載如寒
水肯爲河東起浪波

杜詩云織女出河西牽牛出河東萬古水相望七夕誰見同

偶占

水邊側耳翠菊葉陂下銷魂金步搖何似潯陽甘密
下白雲伴宿聽脩脩

石堂遺集卷二

吳

選鐫石堂先生遺集 卷之三

宋霍童陳普尚德父著

後學阮光寧靖伯選

崔世召徵仲校

詠史

有虞氏

天生瞽叟非無意帝降娥皇更有心萬點歷山煙雨

泪後來化作幾曾參

不瞽叟不足以教萬世父子不象不足以教萬世兄弟不孝不足以教萬世

陳蔡不足以教萬世處窮達不離回不以教萬世處生死不以教萬世叔齊不足以立天地之常經不

石堂遺集 卷三

一

伊周泰伯不足以盡古今之通義凡此數項大節目若天所爲

夔垂

卿雲華月麗衣裳搏拊初登下鳳凰竹矢區區天亦

愛河圖相伴到成康

夔垂之才如此所謂五人者可知

夏后氏

執法庭堅亦太堅兩朝竊負總無緣何人有子如崇

伯後滌犁牛步配天

夏后

伊尹

萬物權衡在有莘孰稱社稷與君民君王亦有桐宮

去寄語南巢莫怨人

泰伯

斷髮雕肌費一軀岐陽萬國布黃朱仲雍不解兄深

意李歷携昌亦到吳

叔齊之去以有仲子在焉上李不得進以仲雍之亦去也

周公

仲尼齒髮正強時夜夜神交似故知話到子孫郊禘

處幾回對榻共攢眉

不識聖賢心事故古今言傳所載多不識其真偽

尚父伯夷

春來秋葉在枯枝底用端若更拂龜二老東來九竈

石堂遺集 卷三

二

繆馬前何害不相知

叩馬薦陽道竝行而不相悖

齊桓公 二首

關雎澤竭自師陘直到瓜丘燼六經戶外流重爭掩

鼻當年已作鮑魚腥

霸始於桓公極於始皇二人之死皆不得棺斂

葵丘霸氣若虹霓東畧何緣遂不知宰孔晉侯相遇

處齊桓已作在床尸

五霸齊桓最盛而宰周公晉獻公相遇遂言其衰者內不修德而外有驕色也不修德則無木擠之則易傾况又加以驕哉

老子

瓜葛非徒李世民牽藤引蔓百千身周時柱下霜眉

客今作書符呪水人老子其流之弊至於書符呪水釋氏之弊至於無父無君若孔者其弊亦多

季札

鸞駕無聲皇極差消磨人物百千家姑蘇無限騷人楚不罪延陵罪浣紗事之失正者皆足以亂天下亡國敗家

孔子

絕糧之愠鮮知德浮海之喜無取材子思孟軻緣底事列之舜禹與顏回

宋共姬齊孝公夫人

布堂遺集卷三

三

火來秉節正如山第幾何心在世間身似泥沙心似玉水中火裏即渾閑宋共姬魯女宋災火及姬宮姬婦人無傳母霄不下堂遂死

齊孝公夫人車駭暴露欲自殺從者持之得免

荀息

三怨盈朝憤不舒奚齊卓子釜中魚區區荀叔若乳姬智畧無稱信有餘全德全林古人難得但一節足為世教聖人皆許之此荀息之死所以得書於春秋也獻公未死一國之中皆二子之黨也其畜育年矣奚齊卓子之危荀息皆肯為之傳受獻公臨終之命為之盡方荀息之智肯不足稱者矣及里克殺二子荀息必踐其言不負獻公之托斯則君子有守無貳忠信不渝之道此夫子所以取之也正如子路仕非其所而結纓一

節亦可稱至德古今之所難忘而仁義之心能不或亦足為三綱五常之助矣

屈原

仲尼死後百年期定把離騷繼四詩占斷江南烟雨綠歷山窮子與湘纍

豫讓

義士忠臣不二君漆身吞炭欲成仁若謀委質求親幸又抱奸心賊大倫

幾多礪節與輕生猶有絲毫在利名青史千年惟豫子誠心大義最分明

石堂遺集卷三

四

荀息無裨晉獻公豫生如許智宗空古人才德難求備大節初心要始終

石奮

三晉崢嶸虎戰墟中涓學語正坑儒石家禮法從何出甲乙諸郎盡鯉趨萬石禮法謹為漢世第一考其時石奮為河內小吏年十五漢王見其恭謹以之為中涓召其婦為美人後遂居長安戚里然則石奮之生正當坑焚之日其長也在劉項之間當是時也齊魯之郊固為秦矣况三晉之人乎然則石氏禮法豈非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哉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

廉頗藺相如

長平霜骨白皚皚廉頗羞顏似濕灰白起殺心如未
謝二家隨壁獻章臺長平與師時廉頗皆在

子思

俎豆迂疎仁義遲上傳下授統如絲薦才莫訝非家
法枚世寧無爛額時

卽墨大夫

清淺蓬萊幾度桑紛紛石底心腸項梁劉季相逢
日卽墨大夫頭未霜秦滅燕伐齊卽墨大夫之言卽時不用十年之後一如其言者秦之惡未熟天之曆數有所歸也

石堂遺集卷三

五

戰國

千秋萬古定于一豈有乾坤屬虎狼六印蘓秦壽如
石山東終作一阿房孟嘗平原信陵皆曾破秦古今惜其不勝然以孟子之論觀之終亦必亡而見矣

太史敷

戰國紛紛似亂麻鈞絲誰記舊穠華召南禮樂棲何
許故莒城中太史家戰國之末而有太史敷之詩禮法孰謂孟子其闕哉淳南之亂法章立以女爲后敷曰女自嫁吾家備教女身不見洵惟太史敷女與淳王法章私通後雖立以爲后敷以汗吾家法終身不見真有契於召南穠華

鈞絲之義矣戰國是人性善可徵也哉

赧王

世歷綿延四百秋死蛟枯竹附諸侯末年隆準生豐
沛誰道虞秦是繼周漢高祖年六十三追數其生年當赧王十八秦獻邑年也竹苑不出諸虛文

商鞅

此天此地此經文學者何嘗溺所聞盡道李斯焚典
籍不知吹火是商君商君說孝公變法首云常人安於此禍已兆於故俗學音溺於所聞坑焚之

石堂遺集卷三

太

秦皇

閭道飛輦拂若枝東門看日浴咸池生前有力移天
地死後無人予席帷若水日落處也始皇立石東海胸界中以爲秦東關

江神返壁事何新海若湘君亦伐秦一炬東來燒不
了更勞墓上牧羊人牧羊卽官殿成墟○沉璧而江神不受夢與海神戰而遇風是以見鬼神之怒矣地上宮室焚於項羽地下百司宮觀盡於牧羊者是造物欲滅其跡不使留於天地間也

李斯

大華終南只麼青渭流一日肯爲淫豺狼不食茅焦

肉水火安能熄六經六經者人之性也性理之理也

拋却韓盧把虎騎諸生莫訝正忙時魚龍不隔蓬萊

路方有東門逐兔期坑焚之禍患失之心也神仙達

昔有之事故亦欲為古今未嘗

李斯何敢妄坑儒但作逢君固位圖造物欲為儒報

德故教草草殺胡蘓坑焚之事李斯本求以免禍而

不死李斯亦豈有殺扶蘇之心天欲滅之故使之

殺胡蘓於迷津倉卒之中蓋惡不可為而罪不可

皇李斯得族滅矣

蒙恬

石堂遺集卷三

劈碎嶠潼圻大行才通腥鮑到咸陽地后山靈思報

德故教蒙毅去輶輶始皇李斯蒙恬之死秦之死亡

耳已

鄒衍

六月咸陽霜亦飛五行正是水昌時族泰自有談天

衍不用陶朱與仲尼鄒衍始為五運之說秦乘之

漢高帝

氣力才勝野外儀情懷頗樂沛中兒兩生禮樂留侯

箸此事而翁却自知

詩書禮樂敢忘欽自是而翁力不任莫把溺冠慳議

論要觀過魯太牢心高帝所溺冠皆儒儒也溺冠

時之利皆儒儒耳張良則不溺矣其取用糾合不

過以就一時之功不謂人才止於長也張良盡入

難肯武王之事則自謂不能叔孫制禮使度已所

能行為之此皆知有向上層之事但自以平生故

蕩氣習已成不可鞭策帝王之得天下已非所敢

命此高帝之實心不以

告人惟張良然會之耳

煨燼三王不復收子孫大辟辟陽侯無邊智力皆騎

虎高絕還能四百秋

金劍可愈不容醫應念丁公相片時不賴西風吹楚

石堂遺集卷三

卒千龍萬虎亦何為高歡不得段韶則死於賀拔勝

公盡力於項氏則高帝必死彭樂盡力於高歡氏

則宇文泰必禽此雖有天命而已危矣智力把持

高帝家法也然致之皆是死中得生漢以來英雄

一一皆無有以垂拱而得之也二帝三王安得有

許事不由易簡之理所以天下常不

如古麒麟不來鳳凰不至皆為此也

扶創裂血過家鄉四顧何人守四方梁楚淮南殘一

國山河爭屬將狼羊韓信彭越黥布三人生前不盡

方大矣盡禽而後死是亦天命在漢處高帝有見

於此故身與國皆付之天却醫不使瞑目無言及

呂后問始薄言數人亦聊為區處耳存亡成敗固

不敢自知也黥布反欲使太子將兵四皓為呂后

釋曰此無異於

使羊將狼也

羽未禽時膽屢寒羽禽不得一朝開邪金四百年天

下却在幾娥一笑間鴻門彭城榮陽幾死於羽者數矣滅羽之後六七年中反者九

起自將者七殆死者二黥布之後而崩未嘗一日暇也身後之事不立代王則漢亡矣要之皆天非人力也文帝生於魏王豹宮二夫人一笑縱轉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富貴母相忘及二夫人先幸薄姬歲餘不得見帝二夫人失約帝問知之遂召幸生文帝

一帶陰山浪引弓運移婚媾一朝通英雄白首消磨

盡甘與梟雛作婦翁古者華夷軒輊絕漢以來遂如衡石實起於漢高帝因白登

歸遂與匈奴和親故黥布謂不能來斬西之戰亦似強弩之末矣故過沛有安得猛士之思志氣血氣於此可見矣和親在高帝七年

右堂遺集卷三

九

欲來不解自操持白日明庭抱愛姬世降的從何處

起醉眠王母二家時世變人心君德治道所以遂降而未能起者成於漢高帝也自春秋戰國至秦衰降極矣然去古猶未遠使高帝

知古帝王之學亦可以漸變而復升不幸高帝但恃智力豪武足以持世不知脩身建極之道外雖弱有餘內惟欲之從後世承之遂以成俗生民耳目至今不見二帝三王之治皆高帝之放縱實成之此事蕭曹不能知惟張良識之而不言亦以其勢則然不可與言故耳觀前箸之籌可見

呂后

酌醪樽前氣似虹朱虛酒令却相容王陵平勃渾無

策安漢當年一觸龍子房周昌皆以諫太子有德于呂氏當呂氏殺戚姬知意二人

皆可容力能如左師觀龍之於龍

殺其怒心其善意呂氏當少平且其毒應不其烈觀其不罪劉帝不信呂須之謀則帝時不能王諸呂及自臨朝排劉顧慮而後行則亦未為不可曉譬若周昌嚴疎無學子房亦聽之何也王諸呂時平勃能繼王陵其事必可止况左師顧龍之宛委乎高帝時子房逐棄人問事呂后時正色獨一王陵豈天欲除呂氏之惡以待代王之立邪

項羽五首

齊王元在籍軍中萬馬朱幘照海紅坂下相逢堪掩

袂更何面目見江東齊王謂韓信之坂下之戰信自將三十萬與羽對斬首八萬強顏使武涉往說復不見從益可羞矣

右堂遺集卷三

十

試手裏城意未怡赤城稍覺味如飴必亡定死終無

救斷自朱殷海岱時高洋不殺人之則無以爲樂項羽資性殆似之襄城無遺類初起之一快也方咸陽得志之日已自爲天下伯王時

央區區婦人之仁稍出以留天下心可也乃復戚青齊何哉其爲天下皆棄不予蓋夾於此時不但以弑義帝也沐猴而冠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牧羊義帝實妨賢猶有三綱共畏天樹楚擊秦宜奮

發惡名何事苦爭先羽不知節忌於環視不敢下手氏爲最東來呂氏曰項羽弑義帝是爲高帝做了不好事

倚強恃力却誣天一樣人心萬萬年廣武十條逃得

過烏江政自不須船漢楚劉項之際所謂君臣皆一時瓦合非有根株磐石之固宜

力相乘惟利是務視信義無復有也一則朝推戴之則爲君叛役之即爲賊一言爲約守之則爲義背之則爲不義至其末也存亡起滅亦往往而由之可見禮義之心極亂不能忘而天地鬼神志照臨無時不在也

梟性狼心亦有常青齊仍復似咸陽遺黎到處無餘類欲爲何人作霸王

太公

山河如許但淒涼恰似新豐太上皇千古漢高真磊落片言脫口幸咸陽

田橫

石堂遺集卷三

十一

宗族幾爲孔子焚爲秦未幾又爲塵田橫更欲橫河岳不把英雄讓與人

蕭張 二首

漢高禮義大陵夷械到蕭何更有誰惟有子房雲外

客不稱名字冠當時蕭何爲漢功臣第一信不虛高帝之智固不但以開中給餉饋

而已帝往往疑之者見其材雄恐其有異心也特以無高風爽氣無深服帝之者

晦迹功曹不受徵興亡事已若丹青世間儘有文章

客誰信龍蛇尺蠖形蕭何勸高帝入漢中純是尺蠖之勢其爲功曹吏卒時因辭御

史之腐亦此意蓋諫見秦必亡不可仕當別圖風雲之會也

張良 四首

乳口搖牙向白蛇一朝電拂博浪沙下邳不得編書讀帷幄何妨佐漢家

撩亂龍蛇掌上爭罷來閒掉四先生一棚兒女皆煙

散留得松風萬古清

本是山東忠孝門卯金社稷暫相煩君王良會青雲

意長樂鍾中無一言

大公行輩赤松流伍叔孫通了不羞好謝君王深體

識不將身後累留侯子房素志已畢而不去者遇合之情有不忍也漢廷羣臣本非

石堂遺集卷三

十一

其伍而子房無所不可故高帝擊黥布時與叔孫通共傳太子且處其下然則韓信蓋與魯伍小人之量也子房卒於惠帝六年漢事尚堪付託呂后萬歲之間高帝歷舉數人而不及子房蓋知子房素志生前遇合聊可相從身後之事不足以辱之矣

蕭何

三人斷盡楚關梁一詘雄吞十七王高帝功臣總功

狗漢家無爵賞蕭張

洵惟此豈是定元功十八侯位次二人俱帷幄之臣故不及

韓信 三首

良日登壇計策行酸鹹甘苦共孟姜不須握手私陳

稀及脩武高眠已合京登壇之日牛馬之位已定猶

三綱不明死有餘罪尚何言哉

羣龍共帝牧羊兒編素能開四百基廟徹亦生天地

裏欲將口舌奪民變高帝韓信之君臣與義帝沛公

如信與高帝君臣之於父手足之於頭目也高帝

與漢終始矣廟徹反覆深切而終不行則天

蹀血中原不用驕論功何似禹稷樵始終兩漢無留

葛誰與塵編慰寂寥高明深厚則為禹之不泝伐淺

今人品度量之相絕如

曹參石室遺集卷三

人競風腥起兩宮艾豨歌唱滿秦中酒壺不但容齊

獄時事方宜用蓋公曹參學蓋公得老子和光同

四皓

長樂厄前露雪眉巖花亂笑出山時有人拍手瓜田

裏來往青門總不知郭平高

兩生

少年賈誼空多口老大申公繆一行曾識當年二君

子閉門不受叔孫生高帝以倨肆無禮取天下風氣

吾所能行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宣帝曰漢家日

時務矣賈生為人太抵躁率飄忽下知樂天知命

操心養氣之學故一不得志則悲愁怨嘆發於言

而死是於聖賢君子之學悉未嘗有聞也

叔孫通

劉項權將作狗偷誰能僚虎又摩頭漢王不是坑儒

主頸血依依是可羞

楚元王交

荒蕪新語不堪聽猛士妻妻北鄙聲楚醴不延風雅

客詩書猶未脫秦坑元王高帝母弟愛書好儒不類

其兄漢家詩書氣習目元王始

石室遺集卷三

古

撐腸拄肚總聳牙漢室龍興髮乍華掌故不來光景

慕尚書再火伏生家秦亡漢興詩書之禁已弛陸賈

時方七十餘聰明未衰史又稱其教授齊魯尚書

乃無一本在人問何也至文帝時遣晁錯求之始

以口授又止二十九篇然

羣獸劉興齒舌存百篇大義儘堪聞孝文無意脩王

制古典重遭伏勝焚漢以來儒者不知道只伏生便

書聚儒生談風雅陸賈造新語伏生年未七十談

生博士猶有存者使伏生知尚書為載道之籍雖

不盡記預藏必能旁搜博訪復其舊以惠來者高

惠兩帝十四年呂后八年至文帝遣晁錯時漢興

三十年與校書律歷已久而書乃錄一本出書
則伏生知尚
書為何物哉

文帝
五首

二兒並轡入公門博局紛紛啓禍原不及賈生何處

是弗將禮法教兒孫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

景帝在東宮以博局殺王太子使武王為天子
周公為宰成王為世子而東宮有飲博殺人
事則武王周公當何以處之古人以為變
漢人以為常古今王伯之分此類是也

性習出來係正邪古今誰不道蓬麻無人說與吹簫

相寶薄淮劉本一家淮南厲王之死薄昭之誅吳太
子之死吳楚之亂梁孝王之駭

石堂遺集卷三
主

志淮南王衡山之叛太子之稱兵皆以無良
師傅與任使姦人同國而然周勃淮嬰惠呂氏選
有節行者傳之實廣國爭兄遂為賢戚燕王曰求
入宿衛武帝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
燕果有爭心然則性習邪正之說漢之君臣非獨
賈生知之也使當時能充其說先之天子太子而
祭之貴戚諸侯王漢其三代矣明於此而暗於
彼得之一家而失之天下可謂識之不遠矣

鄧氏鉞錢張武金至公終淺愛終深東西兩子皆稱

蹕未饜憐兒老嫗心漢家無制度成於文帝諸呂既
誅賢君初立天下無事漢業已
安此時而不定經制則已矣其政悶悶其民醇醇
此孝文所力行者愛一幸臣至於誤殺上賜錢
錢滿天下則賈太后之愛梁孝王之驕何足
怪哉張武賜金鉞曰拾過亦代來人故爾

睢陽東苑二百里中山後宮三百人漢家制度無窮

極僅有寬仁不足秦梁孝王實太后小孫有廣出
陽城七十里治宮室為複道三十自睢陽屬長樂
以朝太后中山王勝景帝子後宮三百人子百二
人

文杏沙棠代代殃露臺不作阿房古來竟禹卑宮

室不為丹朱與太康儉而無制妻則積財不用抵為
子孫泥沙之資矣有仁心仁聞
而不行先王之政善惡相去幾何文帝舉之於無
用武帝散之於無道豈所謂輔天地之宜者乎

周亞夫

西來三十六將軍葉葉孤城勢欲焚細柳不逢豪傑

王當時已驗口從文細柳天子不得入將軍不升遇
高文二帝皆賞之遇景當得罪

石堂遺集卷三
主

吳楚反時壁昌邑不戰是也然梁固甚急實太后
甚憂梁求救甚哀以一偏軍次梁近郊分吳楚之
勢舒梁之力何為不可乃一切不救使梁無韓安
國張禹孝王死於吳楚實太后不舉著亞夫指身
何地終於細柳之役乎

李廣李陵
二首

茂陵無奈太倉陳槐里家傳本助秦萬落千村荆杞

滿隴西桃李亦成新漢武疲四夷凡為之驅馳者皆
助桀也廣凌霍所忌而必欲
求用殺身亡家則固其所山西氣習君子不道太
史公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贊之亦非君子之言
廣秦將李信之後陵
廣子當戶遺腹子也

祈連天幸時難再槐里侯封命已奇文景餘波洎滴

盡延居數出欲何資

景帝 二首

宗廟誰開內史門臨江依樣又穿垣愛妻嬌子如泥
上見錯何知獨恃恩是錯穿太上廟垣而無罪臨江上榮穿太宗廟垣而下獄愛之則小臣欲其生惡之則愛子欲其死漢書以成康庸之過也

賜帛寬租澤未休四方緩急有條侯餘威不賴劍蛇
劍倉卒誰梟老漢頭

賈生 二首

衣綈英王首祠汾他日燕齊盡美門玉漏聲中聞底

石堂遺集 卷三

十七

事反將前席待新垣

文帝猶有鬼神封禪之累况武帝乎宣室之問賈生具道所以然帝夜半前席有不及之嘆然不數年而渭陽汾陰之事起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苟非帝之得於生者淺則生之言於帝者有未盡耳

落日長沙被鵬驚愁來強把死生輕洛陽才子何多

涕太息沾襟過一生

賈董

賈董聲名甲漢儒到頭事業有差殊五年太傅何繼
忽不告梁王肆夏移能言而不能行蓋常慙忽而無安重訛評之素故也董子歷相諸侯皆有狀賈生為傳獨無狀不知正身以格物也

晁錯

誰人能奪伯氏邑何德敢嚙三子都內史自侵漢家
廟未須削楚更哀吳

張釋之 三首

瓦器山陵刑措時釋之而後固無之公車不作他年
計聊使君王識教兒

帝舜登天四海臣可憐生殺不由身持平第一張廷
尉更聽君王誤殺人

塵編今古幾咿嚶多少君王共御囚自古君難臣不

石堂遺集 卷三

十八

易釋之片語悞千秋

事見魏明帝青龍三年

武帝 十首

二十嫖姚風火飛鑾輿夜夜過焉支茂陵不費凌雲

氣解見蟠桃着子時去病封侯時元朔六年年十八元狩六年秋卒年二十四

鼎食諸公盡鼎烹閭閻豪傑劍縱橫帝王自擊南山

豕慙愧端非聽董生

生子曾知置齊魯自身却愛近何羅六鰲不戴林光
瑟覆轍相尋似火蛾江充族城馬何羅俱反謀為逆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碑色變走趨卧內觸寶瑟僵日碑得抱何羅禽縛之帝或不幸弗陵不暇立霍

光不殿托身失令名
而漢之社稷危矣

商車不足笑繻來桑孔咸陽悉茂材一撮茂陵無覓

處建章門戶至今開元光六年初算商車元朔六年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元

封四年造皮幣白金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六年揚可告緡錢徧天下分遣廷尉正監治之元朔元年置均輸三年令株送徒入財補卹五年列侯酎金輕奪爵一百六人天漢三年推酒酤四年令免

金贖

幾多愛子出蕭關山積胡沙骨未還好把望思臺上

泪隨風北去洒陰山

文帝端能殺少翁景皇不解斬常融正心數語深加

布堂遺集

卷三

九

意位在三皇五帝中

起上林苑賞方朔發會稽兵惜虎符君側此時三四

輩盡移東海換江都

狄山不能居一障公孫請專事朔方尊榮衛霍家山

岳冷淡申轅頭雪霜

五十餘年四海波建元三載蓋征和中央寸土纔無

血沃日澆天瓢子河武帝起建元三年發兵救東越起上林苑盡征和四年罷方士

罷舊論臺毒天下凡五十年

汲黯

東北民思蠶主父西南人欲粉唐蒙漢家社稷何依

倚黯直麓踈一病翁

夏侯勝

夏葛冬裘事已殊茂陵禮樂議何迂去周末遠真淳

在莫把公孫例漢儒

董仲舒 二首

好古劉安豈逆儔左吳枚赫肅諸侯仲舒到處皆狼

虎安帖馴良獨到頭

江都王非武帝兄素驕膠西王端亦帝兄左繼然仲舒相之皆

正身率下所居而治淮南王安以好書博雅爲武帝所重至謀逆與反國同戒習與不正人居故也

布堂遺集

卷三

辛

孟軻死後惟董子道義兩言擴古今性善七篇何落

落千秋不遇一知音

繁露內篇專非孟子性善

申公 二首

鶴髮東宮體孝文明堂服色謾云云力行到底終何

似不逮躬行萬石君

竇太后之言如此

片言不合去何遲又似當年在楚時東帛蒲輪無報

効至今天子不迎師

霍光 二首

井田學校竟終天鹽鐵舟車訖萬年隔絕古今蕭與

霍空勞孔壁出塵編

幾度咸陽累積尸盡綠丘冢似馬支覆車愁殺張車
騎印綬臨身必十辭

張湯公孫弘 四首

張湯絕似公孫子一樣奴顏暴稠心不賴汲生如日
月漢廷誰與破幽陰張湯奸似公孫弘汲黯皆
破折之故惟正人能格物
漢武秦皇代有儔姦人常緩釣魚鉤公孫不但能牽
縱巧計猶工毒上流

茂材異等竟無聞教耨明耕却有人能旱能風須記

石室遺集卷三

主

取漢家元氣太宗仁

漢朝獨有舒與黯何物梟心欲食之六經千載無生
氣斷自齊人作相時秦漢以來儒臣不為世
重自叔孫通公孫弘始

王父偃

當年齊趙倚黃昏曾歎蒙恬滅子孫一日上天沾五
鼎依然蜚粟度龍門

倪寬

親媚張湯似謁居阿諛天子過相如漢儒箇箇公孫
子不墜遺經一仲舒張湯深文而為之歸以古義
武帝封禪而諛之使制義

張騫

風沙霜雪十三年城郭山川萬二千漢馬死亡宛馬
到萬人怨怒一人憐

張敞 二首

西漢長安周鎬京終南天秀八流清趙張無異曹參
醉總不能平二國爭

章臺陌上試金鞍文君鏡中描遠山黃霸功隳王吉
老五日京兆得偷閑

衛青

石室遺集卷三

主

丞相含沙作短狐直言長揖黯何孤相容幸有兩人
在帝與侯家老騎奴

金日磾 二首

駱皇千萬去無歸博得麒麟作廐廝一片獸心猶自
在建章殿下食其兒子與宮人戲捷之
足矣殺之過也

牽馬胡兒共擁昭同功同德不同驕麒麟閣上塵埃
面羞見芬芳七葉貂金日磾優於霍光日磾子與宮
人戲而殺之光妻後而不誅

武帝欲納日磾女於後宮日磾不肯光以甥女為
昭帝后已女為宣帝后日磾以禽馬何羅功遺詔
封侯不受光則不惟已之封爵一無所辭子弟
戚布滿朝廷漢家車後半在其家使日磾非胡人

武帝仕之
不在光下

東方朔

宣室不令容董偃却容臯朔與相如當時有意清君
側雞鞠恢諧總合誅朔臯恢諧相如詞賦與董偃之雞鞠狗馬皆不可使在人主左也

右

申屠嘉

漢四十年幾丞相蹶張丞相冷如冰兩京禮樂何堪
自薄有申屠與宋弘嘉非相才然以蹶張之夫公廉正直出於天性自蕭曹平勃灌嬰張蒼以至於嘉才各不同以德論則嘉可尚矣其折節通與東都宋弘責桓譚事相類

石堂遺集卷三

三

蘇武

伏匿穹廬煖意回子卿一夜夢陽臺歸來不與曾孫
議未必麒麟生面開

黃霸

鳳凰不一到尼山獨爲宣皇不少慳圖畫紛紛上麟
閣五年宰相獨何顏宣帝以穎川鳳凰獨多用霸爲宰相五年又見在位而不得圖畫殿廡之列宣帝用而不貴黃霸辱而不去霸皆失其道者也蓋宣帝以鳳凰欺世霸相與爲欺者始以虛僞相之故其終不之信麟閣十一人皆帝使尚書以越職責之蓋自景帝中屠嘉仲足錯以私怨殺周亞夫繼以武帝喜怒在已推抑大

臣置丞相於散地丞相位輕權微久矣霍光位專宰相之權獨以大將軍決事自後世世相踵王鳳董賢王莽竇憲梁冀皆以大司馬大將軍擅權柄朝廷有大誅賞宰相莫能爭時入書詔如庭官稍有風節非死則廢矣漢家弊政莫大於此

王褒

彭祖呼噓不可爲君難使節豈堪持區區含糗糒黎
厚聊似相如衣錦時

趙充國

五萬消磨作四千羌人殺盡漢人全並生雖愧征苗
旅比似嫖姚却大賢

石堂遺集卷三

三

河間獻王

禮樂將興漢德涼活麟天把付鉏耨周官千載埋黃
壤兩漢如今幾獻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鉏商獲麟

中山靖王勝

膠木螽斯耳未聞中山無屋貯兒孫臨分自洒黃泉
淚不在區區骨肉恩建元三年中山王勝來朝歸國而死然則聞樂而泣者好色凌生將死而神明奪之魄耳

宣帝 五首

不將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數國囚莫道漢家雜王

霸十分商鞅半分周

闔鷄走狗登皇極覽德毛從何許來漢室欲開新室

業王陽分合守蒿萊

渭橋夾道上瑤卮甲館晝堂開禍基甘露三年造新

室不關飛燕入宮時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來朝御正殿受之是歲三幸茸泉上渭

橋使者引單于前行羣臣及蠻夷君長夾道稱萬歲所以誇天下也以容禮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孝宣不召山陽守痛在糟糠不下堂家國莫先咎已

子漢人空識抱成王成王有過周公德伯禽則其所以輔導成王與其刑妻教子者

石堂遺集卷三

圭

可知霍光擁立之外一毫無有而以周公自居不已過乎山陽守張敞之策雖善而帝不召以許后之故也

便民頌頌哭韓楊郡國紛紛上鳳凰太子好儒幾坐

廢王陽何用苦談王

丙吉

汗茵馭吏習邊方阿保宮人畏霍光丞相馬前人蹀

血病牛何足累陰陽漢初徒天下豪傑於關中故京師之俗世世為豪傑少年所

苦白日殺人橫屍滿道宰相不以無於世自慙獨問牛喘以為已微此豈所以調和陰陽者邪徒知變理陰陽而不知論道經邦猶理髮而不知

魏相 三首

賈生晁錯總佻輕博陸營平亦好兵地節三年誰作相胡天漢地各春生

人倫大變歲二百蕭曹以來誰在心相業更生王吉

疏文學春秋猶木深

趙禹張湯網未收外人董偃化方流丞相但看漢故

事何但宣皇不用周

元帝

事在兩疏心眼裏身居石顯掌握中師傅不能為作

石堂遺集卷三

圭

主更生空自抱孤忠

蕭望之

石顯深持兩世樞尚書何苦戀中書九原若遇韓延

壽祇共咨嗟嘆兩疏望之以使殺延壽負此一歎而終反諸其身不學之過也

匡衡

鋪陳治道本羣經無愧更生與董生不賴王尊作鳴

鳳欺天一點未分明匡衡在石顯時無所爭衡生得失之心也元帝始與張譚奏

石顯之惡而以羣下畏顯過於人王為言者求以自免也王尊一奏始慙惟嘿不自安猶賢於遂非濟惡是亦讀書之力不能自止也

貢禹

殺傳囚師不敢言姦人致意遂昏昏明經潔行人如

夢莫把優游議孝元

當蕭望之周堪劉更生下獄及望之自殺時貢禹不致有一言

者畏石顯也及顯使致意深自結納焉禹雖位九卿以危望之之罪禹此時荒急無據視石顯之貴其才近至北殆不期辱而自昏耳

王昭君 三首

昭陽柘館貯歌兒恨殺陳湯斬郅支胡草似人空好

色春光不到二闕氏

元帝建昭三年陳湯斬郅支時韓彭聞之懼竟寧元年入朝

婚漢以自親於是昭君嫁匈奴五月而元帝崩成帝自為太子以好色聞即位采良家女備後宮

石堂遺集 卷三

主

默許后班姬尊趙飛燕姊妹以成王氏之亂使昭君緩數月不嫁則為成帝有矣然觀呼韓邪二則

呼韓骨冷復雕陶夜夜窮廬朔月高為問琵琶絃底

話得無一語訴腥臊

昭君嫁單于呼韓邪已老二年而後生一男曰伊屠知車斯

關氏子難陶莫阜立為後株累若觀單于後納昭君生二女曰須不居次當于居次

甫出車延玉座傾黃金無復贖娉婷騷人更望胡人

返不識松楸拱渭陵

王昭君詩人模寫多矣太寧述其妙胡之悲哀而未及詳當

時之事也昭君看史見其本末猶有可言矣得數首句法不能及前輩聊備其未備云耳

成帝

元帝齋宮納弁兒阿嬌金屋募歌姬披香博士多才

學劉氏家傳有未知

平陽公主詔者衛平子夫淖方成帝時歌者趙飛燕女姊曰騭

水滅

劉向

白虎明光奏五侯帝鄉塞隔在溫永甘泉太乙重招

起聊答青藜照白蘋

辛慶忌

虎豹深宮風自寒未央前殿拜呼韓二邊無事將軍

老猶得餘閑救比干

朱雲劉向得免死若慶忌出義救之也武臣如此讀書士大夫

石堂遺集 卷三

主

可愧死矣

彭宣

法度名儒奉束脩帝師禮數亦宜優公卿股慄朱雲

劍白首門生忍不羞

彭宣風儀似仲舒猶師張禹成帝能之乎朱雲借劍之目為師

弟子者亦何頗哉

劉歆

秀國師公雄大夫梓枝何用歎扶疎劉歆父子無瓜

葛何惟言言毀仲舒

劉向痛切王氏而歆去其子之揚抑止於失身劉歆重以歆父

向此言舒於仲舒歆散

楊雄二首

展禽未必非龔勝孤竹猶將笑薛方可恠楊雄非桀

犬一生終倚桀門墻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於萬物之情不可周

命關之言

德宅神庭孰與遊董賢舜禹莽伊周餘腥用盡桐江

水重賈寒潭九曲流楊雄是非至晦翁而後定

光武五首

腹上能容嚴子陵面前何不着韓歆迭興知與人何

事隴蜀纔平便易心

石堂遺集卷三

无

赤符交錫帝心移不似初來岸幘時浪泊壺頭終落

落羊裘男子殆先知隴蜀未平之前十餘年間不聞

歐陽歆十六年殺郡國守相十餘人十七年廢郭

丘十九年廢太子強二十年殺司徒戴涉二十五

丙夜沉沉講未停故人重話舊時燈半篇說命良依

約舜典周官總未曾

經邦論道職何卑又是前朝賣餅兒十亂五臣無煖

席三王四代是何時光武在位三十年三公二十八

而赦之上梁自殺一韓歆罷免六鄧禹宋弘伏湛

他碌碌幸免難吳漢以功謀買不置同宅保社

三十年用人如此何以爲國所謂議論經理者亦

嘗見虞夏商周有難進驛退今年下獄明年自殺

之人乎明帝時爲奸古不能改父之道遂使其後

三公無權政後宜豎以亡其國然則建武永平之

際所謂何經所論何道所學何哉始王莽以哀

車金匱用賣餅兒王盛爲四將天下所共笑也尤

武初興又按赤伏符用王梁爲大司空以議文用

孫咸爲大司空馬援情不悅始以吳漢易成後欲以

罪誅梁夫名應赤伏符而有可誅之罪則所謂劉

秀者何足道哉且人情所不悅而與河圖洛書同實何恃也

金匱衣章正共哀又將符命議靈臺太山千古黃泉

路底事變輿愛上來封禪邪說之一其禍害獨甚近

論誠善然而未盡封禪所以告成功不祥莫太焉

治天下無止法統統就業業無一日可已苟以成功

石堂遺集卷三

自居必侈然自大宴安淫佚之心生而禍亂起矣

秦皇漢武東漢世祖唐太宗明皇宋真宗皆禍亂

死亡相踵無一人受封禪之福也易曰初登于天

後入于地其封禪之謂矣此蓋器小慮淺無經遠

之計者之所爲是乃禍亂之源

祭遵二首

東山紀律久無聞鉦鼓纔鳴玉匣塵牧野再逢諸葛

亮兩階重見祭將軍

瑋瑋壺矢柳營春十萬貔貅不動塵世祖功臣三十

六誰爲青袴布衣人遵雖在行伍中亦雅歌投壺

明帝二首

後宮任奴古今希前殿弦歌鳳已知孔子孟軻真薄
命不生建武永平時陸氏馬氏之賢太任太姒不過如是而已使得親帝舜文王之

則當何如惜尤明二帝古學不明不能求賢共治天下自謂雖馬牛之小而無麒麟騶虞之應也

盤木白狼紛貢毛龜茲侍子薦蒲萄滿朝虎拜南山

壽無一人能作旅葵光明賢主也皆以志滿不能平

服集朝堂上壽越明年而崩年四十八豈盈而滿乎使時有賢聖輔之陳丹書作旅葵無遠使知為

君之難則以明帝之賢當懷慄慄之懼不敢荒寧太

成太丁之壽漢業才可重也章帝三十二孝和二

桓榮

石堂遺集卷三

圭

明帝天姿可禹湯周公不夢夢空王當年紫綬金章

客何德何功坐太常明帝師桓榮與成帝師張禹桓帝師周福何異

班超

三十六人撫西域六頭火炬走匈奴古今參合坡頭

骨盡是離披見鵲鳥兵不在衆寡得人而班超廉范是也

賈逵

經術何曾得暫行漢家空有表章名石渠但把雷霆

壓馬用低帷石渠白虎皆天子臨決豈一人之足獨高於天下乎梁丘賀以

莖得任易得立於石渠左氏春秋用賈逵以漢為堯後得立於白虎抑何六經之不幸哉或當時

諸儒乎石渠不立詩禮博士者禮非漢家制度而詩者宣帝之所自專與

李膺范滂

鳳麟自古待明時蟣虱何堪論是非可是首陽可埋

骨爭知人怨首陽希范滂曰死之日願埋骨於首陽山側不負夷齊

郭林宗

餞郭林宗數千兩哭陳太丘三萬人河上紛紛皆折

角不知一一黃巾黃瓊死赴弔七千人郭林宗歸太原送車數千兩范滂得解故

南迎之者亦然陳人丘死海內赴弔者三萬人天子在上奸人盈朝而一介之士送迎慶弔車至數

千兩三萬人此明主所惡況桓靈乎李膺范滂而

石堂遺集卷三

圭

非以仲尼自居乎

盧植

泓泓眸子許淵淳不見蛾眉只見經未似馬家親子

婚終身不踏絳紗庭馬融失身梁冀與殺李固稽和緒論何足為鄭康成盧子幹之

師哉趙岐融猶子婚疾融所為終身不登其門

皇甫嵩二首

幾多孟德總欺孤底事山頭獨望夫不聽閭忠聽梁

衍未應魏闕便當奎閭忠之說即曹操之心也梁衍之言可以成功又不礙理乃不

能聽為萬世恨所謂婦人吉夫子凶者也王弘朱雋亦然

忠臣如夢復如癡不道張溫獨失機為問義真何面目洛陽宮殿作灰飛

中平二年孫堅勸張溫誅董卓溫不聽發六年嵩從子

卓嵩不從

何進

龍驤虎步及狐疑解事陳琳却似癡滅火不關千里

草漢家社稷付屠兒

進太后弟本屠家子張讓趙忠

董卓之禍紹計非是琳言可謂明白而不能從要

進皆與焉姊為張讓子姊姊離陽君及弟皆受

石室遺集卷三

奎

固宜史稱進新貴素微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盡之矣

王允

事成一讓一矜功一吉分明對一函青瑣門前招不

夫相期猶不負林宗

王允始終皆可稱而獨以驕賊

然允猶未忘李林諸賢之風亦可以為成人矣允少時郭林宗兄之曰王佐才也

蔡邕

三首

不際明時論石渠空將薄命仕鴻都天公似把詞人

戲父死然臍子墜胡

萬歲黃金欲散時柯亭風笛尚堪吹一時謀卓人無

數不遣中郎一箇知

蔡邕為曹節所害

命豈厭通旅而思苟得耶是時謀討卓者皆以東舉雄內自荀爽楊彪黃琬王允以下孫端張溫楊瓌周訪鄭泰何顒伍孚伍瓊伍機等分曹異處不謀而同獨伯皆不與耳

百日慈明位上台三朝何害歷三臺伯喈隨逐金華

蓋也為諸公袞袞來

卓徵荀爽中眉蟬等就許

三日進拜司空自徵至九十五日爽與楊彪琬琰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原三臺遷徙中荀爽黃琬王允以入直委蛇終謀漢室不得罪於後世蔡邕人之迹所誤耳

管寧

石室遺集卷三

奎

中州白日虎狼嗥越海鯨鯢更浪高化日尺書歸故

里依然遊董不逃曹

管初安能終老遼東不以黃初之命浮海而歸斯伯夷矣綱目

書曰管寧卒于魏蓋不滿之辭也

華歆

拈起黃金豈可疑斬關發壁復何為遼東不洗巢由

耳痛切初年割席遊

邴原

無數潛龍不肯藏炎精展轉遂無光問關鯨海緣何

事更問遼東作范滂

管寧在遼東誰談經典不及世

議以格物度心不安之寧謂之曰潛龍不見成德
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進歸度亦不復
返

孔融

一身撐拄漢乾坤無那危時喜放言不受補衡輕薄

悞未容曹操駕金根

曹操始思融而終畏之以文舉平生正義明道不惡而嚴以待操之必不殺也文舉不死操不遂肆矣文舉素剛狎侮濟以補衡輕薄相與為放浪之言陵蔑之行在當時能全者少矣

左承祖

漢室猶餘北海城左生何懼便怔營至今魯國奇男

右堂遺集卷三

圭

子反得當年殺士名

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獨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強固融不聽而殺之漢末名士無所有而妄得虛聲者多矣劉表華歆左承祖之類是也

補衡

銅雀羅紉浣汗青芳洲鼓吏骨如生羯奴磳落若日

月大雅那堪補正平

劉虞二首

幽蓋華旗起益荆幽州臣節獨分明漢家福分無周

旦天遣忠賢不習兵

漢家宗室劉虞真表與備備才最高虞心最正觀虞辭帝玄德之心已不然矣使其習兵為賢羽翼斯漢之周公矣

漢中平甲子年蒲葦桑堪亦蕭然幽州別是
士穀石人間三十錢虞在幽州勸督農桑穀石三十錢

劉表四首

豫州髀肉旋生肌劉牧終身不暫騎景升父子皆豚

犬錯遣傍人笑二兒

漢才諸公老死骸馬獨劉表自年凡十九年地數千里人民數百萬使仲景雄州嗟安坐清談劉備客荆州數年已有日月如流之悲表獨坐視天下之亂二十年不親戎馬以死曹操獨嘆其子之不才何也

賈詡北歸事曹操其寧東去事孫權德公鹿門親採

藥諸葛隆中自種田

表據數千里之地文武智勇無一人可恃為腹心牙爪獨不才

右堂遺集卷三

圭

劉表與性急黃祖爾其寧賈詡不得志和洽良讒

而退劉望以讒見殺劉虞以兄見殺而奔龐德公諸葛亮司馬徽徐庶龐士元杜襲繁欽括囊閉關以居其地子琦知敬諸葛亮表乃不知有之然則所謂生該者何說列於三君八俊者何補哉

可笑羣雄盡本初丁寧津忘與青書劉琦不作蒲城

去應把荆州訪葛盧

袁紹以復妻之愛而晉獻之歸使詳尚兄弟相攻以亡劉表之

見其事且作書與琦琦向使相睦既乃躬自詣之出

琦止琮使不得開璋以荆州降琦琦嘗登樓去操問白全之計於諸葛亮亮教以重耳之事曹操來時能合江夏之衆以從劉琦琦方備表琦為荆州刺史則琦之才未必皆庸大也使得代父有國據

雖未必尊事劉焉操時已益使劉焉關羽得江陵

而據之勝負未可知矣

汜口蒙衝石繼斷玄武舟師旗幟明景升未死南人
看幅巾重作子魚迎劉表以無能為四方羣華所覓
舉建安十四年春其寧說孫權取劉表先取黃祖
權慨然然納之後操遂平表氏一年甘寧當以孫權
兵至操之來未猶未死不
過如華欲迎亦東而已

袁紹

第北兄南競效尤郡中半郡半青州身分家裂無全
理終使遼東送二頭本初公路兄弟爭離單尚之爭
出譚青州留尚於郡以構其爭諸將惟沮授田豐
見事勢不能聽用審配逢紀許攸郭圖高覽張郃
辛評等各分黨與互相讒害圖配郭援逢紀害豐
害逢附向辛郭黨單官渡相持配怒許攸高諸張

卷三

袁

紹攸即奔曹兵遂大潰紹既敗死冀州無
恙審逢辛郭携譚尚而闕之而袁氏亡矣

田豐襲許計非良沮授安民策最長已克百安牢按

甲足戰曹操到分香曹操送雄天下以破袁氏得美
之餘四鄰互抄自立其難袁氏已克公孫瓚盡有
之青并與士屠兵強為曹深慮苟能用沮授田豐
持久之策任賢使能息民務農厲兵秣馬宿重兵
黎陽以臨許洛來堅去抄合從劉備與關中諸將
以苦操操雖難而動則掣其後止則困於應難未
能成而不能肆矣奈何輕淺驕矜不用授豐良計
而信郭嵩審配小人急利之言以強盛可久之冀
州而摧於根本未立之曹操紹破亡而操不制矣
襲許可矣然操善臨機制變惟不動足以制之
假紹得許而操不可擒事會之來安有窮也

許中四面盡仇讐曹弱袁強正是愁一日四州都奉

予安閒猶遣定徐州紹從田豐襲許之計則劉備定
持以寡弱之曹猶有餘暇破劉備而走不知
之人可與言哉不能者以幸用兵能者分數甚明
於此
可見

田疇

徐元宛似歷山中義氣人間窄不容不為犬羊殘士
類肯教曹操識盧龍田疇憤劉虞讐而不能討公孫
而教之盧龍之徑者為本郡冠蓋復讐也固不
受操之封者知其不臣也可謂仁人義士矣

臧洪

帝家安邑棘維中賊靡奸渠四面雄漢士當時惟北

卷三

袁

海一朝青史見臧洪洪死時獻帝幸
安邑居棘維中

審配

謀袁大似為曹謀却道辛毗破冀州五夜鄴溝深二

丈袁公神武一時休審配以死守鄴城陷不撓而死
罪矜勇喜功不度德相時破沮授之深謀勸紹以
擊曹操以速其亡一也與郭圖共構沮授二也方
危難時不與諸將和睦激怒許攸以復其軍三也
遂譚立尚使兄弟交鬭曹操坐有河北袁氏遂亡
四也死不足塞矣

獨擁殘兵守鄴城行儒袁尚去擒兄一時天地方翻

覆安把人倫罪審榮配守鄴兄子審榮開
門納曹操兵遂陷

沮授

袁曹相與隔王路四世三公恩海深當時惟有管寧

是謾對黃河歎此心桓靈以來人心已去群雄競起

尺土一人非漢不有非若沛公項羽崛起於閭閻

鉏挺之間也無可叛之理矣沮授始勸袁紹迎天

子將為曹操乎將為諸葛亮乎然紹始盡忠漢室

其不至於篡竊難矣授屢諫紹多未忘漢然皆畏

義不敢肆之言似存漢而實為紹也紹與曹操何

異官渡之潰被執不降操厚遇之從謀歸袁氏以

死蓋不忘袁氏之分且謂操非我主也要之不擇

所從終為荀彧而已豈能

終不得罪於天地間哉

金祿

遺集卷三

袁

董承種輯蚤為迂耿紀金祿計愈疎精衛有心安間

海螳螂方怒豈知車曹操知畧過人賢能為用北取

南侵荆吳人皆其地董承種輯當曹家

弱未破袁紹之日猶籍劉備之雄倖倖萬一金祿

耿紀章是抑何疎哉承籍備於樽俎之間祿紀援

備於江山之外事雖不成徒見大義之在天下耳

陳珪

元龍父子二人耳賢於曹公十萬師呂布就擒公路

死都在勒回新婦時勳呂布絕唇公路兩孤袁呂也

袁呂之敗珪父子功

實多操特収其末耳

陳宮

何物曾奴董太師原陵青草正萋萋一時翔集多知

處獨恨公臺不擇栖陳宮以曹殺士叛之是也然舍

使布以不道飛揚東士妨害賢能且復委心與之

始終其智安在史稱其剛直壯烈其死操亦惜之

蓋漢末尚氣之士而

實迷謬非可取也

選鐫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三終

遺集卷三

早

選鐫石堂先生遺集

卷之四

宋霍童陳普商德父著

後學阮光寧靖伯選

崔世召徵仲校

詠史下

蜀先主 一十二首

兩得徐州不自由中原應不戀炎劉孫曹袁呂非

賊五采龍文在益州中平五年侍中劉焉言益州有天子氣不知其為先主也

白頭上嶼歷羣蠻展轉亡張又失關取得益州

益道集卷四

益不如賣履看人間老而後跨荆益天也早得半則可觀矣備少孤貧與母敗

為業

北投南走若窮猿極目蒼梧欲斷魂如許英雄不成

事止緣的是靖王孫漢末羣雄各得一州而又有晉會歲月惟玄德二十年不得徐州

而為曹操所苦許下中孤軍匹馬汝南新野

地八天當陽危急欲走於格油口單微僅分南岸

人年急許不得已取州而孫而別為一姓則其

非天賦漢使也玄德非孫而先主則其

亦為漢使矣司馬公不信其為中出諸葛之

後豈以諸葛安身處節於益名目姓之人哉

可豫州翻回益州來

妻者用以為平西將軍愛才也

袁渙當年死亦甘雲長平昔竟何貪劉巴項領剛如

缺也川隨琴拜武擔先王得人心處良不可奪諸葛

子龍之勇敵沛公而窮張弱依侯不去若十哲之於仲尼也黃權阻而不志袁渙羈縻而取之

蓋高帝之所不能者也

荆楚留連似失時涪城歡飲類狐疑軍中劉曄諺言

語豈識英雄為義進陶謙死不敢受徐州用孔文舉

操不以告荀或勸攻琰而顧劉表記孤之義不忍

取之將其眾去操軍迫近荆楚之士從之如雲眾

益道集卷四

人依依不忍舍去日行千里幾至危殆法正東來

勸取劉璋疑而未決用龐士元之言而後行既至

涪城劉璋來會張松法正士元勸必會問取璋可

坐得益州不從其言與璋歡飲百餘日彼此無疑

在後萌士元龍陳三策以徑襲成都為上誘執

關頭為次還退自帝城連引荆州徐還圖之為下

不得已從其中計凡此皆劉曄之所謂連然聞同

馬微徐庶之言諸隆中片語斷金若大江河謂之

遲不可也遲於利而不遲於義乃所謂敏耳郭加

養虎荆州歲欲聞一家豚犬不勝安振振公族麟之

角妄作山林猛獸看先主以建安六年奔荆州

為表上賓表之能與劉璋但老之異耳先主客

共士表既安寧亦無畏既分之馬復託之孤劉表

無藉或能之慮而周瑜乃有養虎之患蓋瑜不
義必發之故為是言然以玄德孔明開張之才
而無方尺之地而
若不死得為神乎

如流歲月幾沾襟侍立霜嚴劇苦心說與劉璋無怨

怒有人驅虎入山林先王夫信吳使之也孫權不聽

吳劉以劉琦為北而何人蜀誰能不知所擇互
相疑忌使玄德以垂老之年北追於操東迫於吳
在公安如披荊棘故思寬闊之
舊處又值法正之來而遂西矣

少年白帝死如生但為雲長也自榮龍虎已分南北

路英雄無計與年爭號亭之役當深原其情失荆州

光關羽劉人侍立患難相從之義乎蓋不忠於州
而不知孔明足辨北方何惜東行苟羽報仇此玄德

東堂遺集卷四

三

之心也既敗遂駐兵養力陸遜心力已疲孫權
臨難失守玄德待數年不死荆州誰可知乎

平生信義滿乾坤曾與諸侯未返魂呂布來時梟送

洛不應投許又投袁布為董卓發諸陵罪大矣且南

徐時當陳大義以斬之與居二年
卒受其害東西南北實始於此

西行不與本心符西負劉璋東負吳漢業此時如累

郊天公先與殺周瑜玄德初入蜀孫權已怒其背信

矣是時瑜在玄德西行瑜必襲其後劉璋未卒蜀
人未附孫權時瑜深客入境瑜死於天意也又幸

魯肅繼瑜深客入境瑜死於天意也又幸
子龍亦繼西上不然關羽不能動心然性急復捷

害其間則蜀
兩皆不保也

曹操亡年德劇衰孫權晚節亂如絲豫州幸自無

辟亦為區區怒費詩建安十八年操立為魏公民皇

諸人下書催操收毛玠付獄丁儀用事諸出何憂
金律共起兵討之不克死二十四年為趙雲所敗

失漢中役楊修關羽收襄陽殺丁禁龐德操流涕
議還都避之二十五年卒後主建興七年孫權稱

帝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以水酒草臣八年發
兵討孫權求夷陵二洲孫權死於十九年使使將兵

湘遣使之遼東求馬為人所辱十一年遣使將兵
責瑯琊實拜公孫淵為燕王斬其使獻百於魏時年

六十夏自將文而為燕王斬其使獻百於魏時年
無功延熹元年呂布為董卓所殺伏誅遣人告諸大將

四年伐魏無功太子登卒五年立子和為太子
為魯王愛伯與無異是後數諫不聽八年公

東堂遺集卷四

四

子龍日衰陸遜切諫權不悅遜勢頗譚諫徙交州
遜被責憤恚卒太子傳吳繁請使魯王鎮吳口出

楊竺等怒殺之十三年廢和殺伯殺將軍朱據族
誅陳正陳象杖尚書僕見一百立子亮為太子母

潘氏為皇后十五年復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四月
卒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取漢中自為漢中王

辛丑年蜀中傳獻帝被害羣下共勸上尊號費詩
諫勿稱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於武擔之南

諸葛孔明 八首

不悲潼華驅曹馬試出褒斜鹹部雙深念永安枕前

語橫行河洛又臨江市機一失成敗霄壤街亭之戰

後舉等無遺策出不入失馬設不違節度一戰
而前平取隴右兼涼州舉三秦蔣琬出居關中為

蕭河而孔明為漢校三河失魏地猶大成敗未可
知然孔明據涼雍以臨天下豪傑雲合經營數年

非曹... 因陳舍... 能舉事乎... 七年此李... 姜維繼至... 失其規畫... 始非謂孔... 來之四出... 之一出敗...

褒斜邸閣可一飯河渭安流滑九州大乎馬謖又霖

雨倍費心思作木牛

街亭而返... 督運辛亥...

石堂遺集卷四

五

龍驤虎視之勢矣李平以霖雨督運不繼仍復空... 關三年出屯渭南大事... 已去而天不祥漢矣

蒼蒼石穴五百里炎熱寒涼一漢家絳灌蕭韓同故

道關張不共出褒斜

同福一出故道遂不可制先王與關張龐法皆死... 復奪之不然而漢王蕭何張韓部曹樊維維分... 出斜谷大敗豈司馬懿張郃曹真之所能禦哉曹... 操嘗謂漢中為天獄... 斜谷五百里為石穴

關羽不能當一面魏延何敢比淮陰流星只緩身但

落一木終能作鄧林

郭淮豈得為許歷曹獻敢言如亞夫祁山再見伐崇

旅鳳鳥不來嗟已夫

飛羽獨客又稀歸卯金餘息孔明知春秋兩字誅千

古不用當年礫擦不

軻死無傳直至今孔明曾一正人心拔刀斫石今猶

憤何况當年感激深

其時諸葛瞻父子北地王謀開口守將傅金同日

面黑頭黃味似飴孔明伐賊安喬機生前桑柘八百

石堂遺集卷四

六

樹死後其棠四十圖

關羽四首

巴山漢水本與劉諸葛才華備鄧留但得關髯師廣

武北州韓信在南州

無所不侮當孤危無援之時以無人視天下使羽... 能忍一時因孫權善意以女嫁孫登通和申其盟... 好日蒙雖有陰謀當念魯肅言不違齒羽也孫... 權欲絕玄德先取孫夫人羽女為權子婦權遂肯... 肯羽哉一夫可得則州失矣... 州由於一罵天子人也何尤

寢席美杯幾載同不知玄德訪隆中呂蒙陸遜誠慈

賊消為孫登作婦翁

北人更欲生關羽倚糜芳信士仁曹操雄心懷白

馬董昭空自弄精神董昭教操露機謀之計於羽

軍猶可全也疾解樊圍及蒙未至先還江陵則蒙

至尋陽而許左矣羽有生路自以強梁而憤復何

羽血未乾蒙隕命蒙妻正哭妾分香天地有心誅漢

賊但遲數月取襄陽羽以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取襄陽圍樊十月呂蒙進兵江陵曹

操救樊十二月蒙殺羽斬之而蒙亦以是月死明

年正月操歸自樊卒於洛陽然則關羽遲三四月

在江陵不動則事勢大異矣三

人同時死而羽獨先豈非命哉

龐士元

放虎山林計已非蛟龍雲雨意猶逢士元驥足思騰

踏盡在劉琮不告時劉琮遣法正迎劉備善意也先

善意未忍為不義孔明於時亦未聞有說士元處

以逆取勸之先主西上盤桓猶豫猶三年士元與

張法二人惟恐取璋不速日夜勸之而先主往往

不聽士元之於仁義如此風靡之稱得無過乎未

至成都死於流矢豈所謂趨利而驟者歟要之先

主不取劉琮為夫機士元欲速而能於琮降曹操

而不告時勸先主疾取江陵據之則於禮義無害

而其功倍於取蜀矣子日取璋不義取琮可矣

國子人却不知是時士元在何處

趙雲

子龍一身都是膽更有仁心并義肝士勸渠能相益

士百驚不動是人安

法正

崎嶇放虎事方新喜怒平生便見真誰是孔明西道

主政將東客罪西人張松法正導先主取劉璋先主

得益州主客之勢方新尊卑之分未定故孝直乘

時快恩忿而孔明亦未敢罪之從容數語輕重得

宜或者乃謂孔明以嚴治蜀而不

能戴孝直之橫是未嘗觀史也

諸葛瞻

父自耕田母自桑受天命與漢同亡百年魏晉烟雲

散千古隆中日月光

石室遺集卷四

司馬宣王五首

諸葛誕謀非是誕令孤愚計未為愚豺狼頸項何堪

抱千載猶悲誤託孤誕愚皆討司馬氏者或曰司馬

不死當無是事曰開城門殺曹彪抱諸王於其

無君也甚矣使芳一旦赫怒抽戈擊懿豈復念抱

頸時不為曹氏成濟之急計哉師

廢芳昭殺髦皆父之教也復何道

燕鵲寒巢不暫寧百年盜賊不會停豺狼首領皆回

顧曾見青衣立漢庭曹氏自亡故司馬懿得益之然

壽所以誅操之奸武帝沈酣所以發

懿之毒燕鵲巢皆見高堂隆傳

蔣琬費禕亦如虎孫權天險據江湖曹年石馬來何

暮也畏平沙八陣圖南城渭南畏諸葛如畏虎亮死其所留以遺後之人亦終足以

禁其窺伺終身握兵南不敢窺孫權西不敢窺蜀其所藉以爲盜竊之資者惟斬公孫淵而已張掖石馬七西晉七主之祥也諸葛亮死於青龍二年明年石馬出張掖蓋亮不死司馬懿無能成之於理也

倫殺淮南炎殺攸天將造化馬爲牛古來逆種并姦

息不問賢愚總是愁武帝本英主於齊王復相友愛至不容斥死淮南王允爲宿衛

將士所畏服討趙王倫垂死矣避逆爲伏獵所殺天之於晉可見矣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此古人所以必欲以義得天下而後敢居也彼不死晉可安允成功晉不亂而天不佑之蓋積不善之報當然也洪範曰子孫其逢吉逢吉積善得天子孫事皆邂逅於吉也不然反是

有堂遺集卷四 九

家門營立事方新已畜傾巢覆穴人出爾到頭終反

爾寡孤何用必隨身司馬師死司馬昭不肯住武昌遠詔還屯洛水南後來東征西

行必以郭太后及其主自隨皆懲除曹爽時郭太后在城中爲已所奉曹芳在曹爽手幾從桓範言恐復有爲已所爲故也苟顗賈充皆自昭時用事

曹操七首

橫梁南來氣吐霓北歸裁得景升兒誰言孟德烏林

日全似本初官渡時恐懼刻厲則以新集許下而破袁紹幽冀青并今盛之衆得意

萬之舟師使操用兵常如官渡時天下豈有留行處

揚旌北向顧南州牧馬東行向北愁亂世奸雄還自

嘆景升直與本初謀謀討呂布則懼袁紹亂其北馬勝討呂布則懼袁紹亂其西遂討呂布則慮

劉表張繡乘其後欲征劉備則懼袁紹襲許欲擊鳥桓則懼劉備教劉表乘之使袁紹劉表有孫策劉備之畧操雖智豈能遂吞羣雄惟二人不才苟或郭嘉荀攸見其肺腑使操行險僥倖而無所不成豈非倖哉

無限英雄睨許都到頭倖免豈天乎平生邂逅都經

念曾識篋中許貢奴按謀襲許者五而皆不成袁紹劉表無足云係策以部署而死

天也策不死則許危而袁紹未敗

濮陽火裏又潼關幾度鯨牙虎口間銅雀臺前閒極

有堂遺集卷四 十

目驚魂猶繞白狼山諸葛出師表曰曹操智計殊絕人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死潼關然後偶定一時爾

劉備孫權豈可忘南來舉趾遽揚揚劉琮脫用王威

計送死何須到武昌

遷都避羽豈男兒子私行更可悲四顧次且天獄

裏蚤如仲達函城時曹操一世之雄可在袁紹劉表之上以與劉備孫權諸葛亮周

瑜關羽相遇則勝負未可知矣

英姿蕭颯發矚刀除却無君事事高孟德文王能幾

許只爭謙退與矜豪此雄才大略受如流使得其下信之如一受至道矣

學無道義之士歸
導送為奸雄之歸

荀彧四首

亂離揀得一枝棲得路爭知却是迷曹操若逢諸葛

亮暮年當作漢征西曹操作西園校尉及屯酸棗時其志願未必不正如後來之

云云也遭值亂世功大遂為奸人然其不殺

劉備肅習而衡也了殺徐公毛驥厚待陳宮母

子關羽白夫不追義也陳非其兄張繡殺其子

袁紹呂布諸將皆仇敵而收用無所留難知人

聽言務本節後思孔融而召之及被其戮侮十有

餘年而後殺之使文若始見即道義輔之以文

若之才累足使操征伐克而復日聞道德之言

則以操之英決當知義重於利道德重於功名逆

亂之心老死不發矣

河濟太山猶是漢匆匆把作賊閫中久知天下無劉

氏不料人間有孔融董卓亂後羣雄攘奪帝位留

謂漢已亡故以高光事勸操及獻帝東歸天下猶

有推戴又勸曹操挾之此時文若非有無漢之心

然還許之後政在曹氏堂陛不立文若雖不忘大

義然始者交淺言深馴迫不及欲遂從操而孔文

舉揚袂正言於其間故依違去就立正邪之中十

有餘年一日董卓發議良心不滅率爾而對狼狽

以死君子不觀荀文若之顛沛安知諸葛孔明

躬耕隆中不求聞達三顧而後委身之為貴哉

誰作留侯帷幄中殺賢可獨罪曹公拂衣慷慨無文

卷四

士

日而殺楊彪文若豈有面目見若子哉幸出楊
終殺文舉文若愧負可知飲藥自殺良心未忘焉
地下得見

河岱諸人無一賢鄆城戰格與雲連雲長翼德如文

若玄德羽翔早十年關羽張飛勇而不智劉備失徐

在下邳如文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則事未可知要之曹操和雲連雲長翼德如文若

董卓輩皆智士玄德劉雲連雲長翼德如文若

士及操已威天下無惜手處始得孔明孔明法諸公

所以不同或曰呂布策上却出於不計操下邳

虞操襲下邳方有袁紹之憂不能久也

使文若孔明守下邳其却之有餘矣

孫權

不信張昭未是奇賊來送死又何疑一生誚事欺孤

操操死猶臣不十不任賢使能以保江東孫權之才

皆在曹劉之下赤壁之勝非賴周瑜魯肅孔明發

明操軍中腹作則操之來失非孫權所能辦劉備

人才道德照耀當時向使權用魯肅言與相倚角

孫以揚越規青徐劉以荆益取雍豫同心協力東

兩俱進曹氏必不支矣二主分治豈非當時一快

事乃聽周瑜呂蒙專與玄德為仇畏懼曹操乞降

勸進稱臣猶賴若臣僕然關羽關雲于禁等沒孫

權等亦自東方北向曹操雖點何以為計操死之

後周瑜呂蒙雖死猶有陸遜朱然輩不無足憚又

不敢與絕及關羽使蜀之計始恃吳蜀解仇而

停事不之禮良由不心不計正邪義利但以強弱

為意因與劉氏而不同使遂有孤立吳人之勢始焉

不知所擇故其終無所倚藉人十凋落四顧茫然

卷四

士

遂以仙諱之遺族因涕泣以事曹不可惜也

周瑜

烏林倥傯數帆風便傍吳船向蜀中劉葛關張無寸土肯容公瑾擅江東

魯肅

龍虎鸞雛總可人當陽傾蓋便聞金荊州尺寸都相

付始是當年子敬心

劉表未死先見孔明共談草廬之中已以劉表為懷中物非奪

之也事勢然也孔明求救於孫權云將軍能與孫州協規同心必破操孫權破操則吳之勢強固足之形成非張本也亦事勢然也表死孫權破操則荆州明矣魯肅聞表死言於孫權請往說劉備使

石堂遺集卷四

三

撫表衆共治曹操見入心之所同也烏林之役周瑜水軍三萬關羽與劉琦亦二萬孫劉相與協力孫氏又以自救一勝之後便當使玄德主荆而周瑜進據襄陽是欲置玄德於無立錫之地當是時也周瑜爲不遜而魯肅之心欲然於玄德矣玄德則以劉葛關張之智勇亦必有以處之矣幸而瑜死肅繼始勸權以荆州借備此子敬之本心猶曰借者君臣之際其辭當然其意則實以乘赤壁之勝遂據荆州於玄德爲負也玄德之風肅所素欽當陽相見加以孔明顧蓋成交聯雖東下遂勸孫權一心拒操蓋孔明與孫權言者一時之大畧也途中與肅議論當先詳悉肅之材雅亦聞孔明緒論也肅於此時必曰玄德君臣之才之美顧沛失所誠爲可惜故爲孫氏謀臣而遇心劉葛終始不忘觀其與孔明明定交曰我子瑜友也言歷統於玄德曰士元非百里才玄德取備孫權怒其肯已來

魯肅州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史關羽蓋遜之肅孫氏人不惟不與羽絕且勸權以曹操尚在宜且撫輯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惟惑呂蒙之言深忌羽以書問肅肅以不足忌答之不足忌者謀之也由此觀之肅肅之心愛玄德君臣而爲其有成也久矣羽恨孫權不讓每加無禮而肅常撫之豈非愛雲長之才抱公瑾之負故然乎不幸子敬死呂蒙繼之遂爲曹氏毆羽死而玄德遂失荆州漢之大勢去而曹氏之計成然則肅遂數年不死則羽不亡非獨劉氏之福曹氏成否未可知也或曰操走留徐晃曹仁守江陵周瑜程普攻之歲余乃下其寧取夷陵曹仁遣兵圍之瑜破之得解取荆州者孫氏力也曰此周瑜之不遜也赤壁之役苟以荆州授玄德曹仁徐晃玄德不遜也赤壁之表在日也新野時及劉琦死惟始以備爲荆州牧此通於天理人情之不能已也周瑜復少給之地瑜之心直欲置玄德於死地而後已也曰關羽不

石堂遺集卷四

四

呂蒙

劉葛無成痛古今白衣搖櫓寧何深呂蒙公瑾俱無

祿漢室猶關造化心

呂蒙周瑜皆漢賊也周瑜妙年而死呂蒙裝殺關羽未及受賞

年才四十而亡豈非孔明先主之義猶簡在帝心乎

裴祗

千里無烟已十年一朝許落翠秧田乾坤渠肯容曹

操聊爲蒼生解倒懸

曹操所以成者田毛珣勸脩耕殖裴祗首建屯田州郡皆置田

官荀或鍾繇王衛覬之議賣鹽買牛給流離歸民
以集關中劉瓛建城立邑屯田興復招懷梅乾等
以開揚州趙微何夔止綿緡之征以安汝南諸郡
後破袁氏斬郭援高幹以杜畿為河東太守梁習
為并州刺史皆以安集農桑為先是流民復業
而師行在在有糧故能集也但智力奸偽終不得
天故運祚不長耳袁紹雖強
惟務急戰烏得而不敗也

賈詡

崩奔堯後一孤兒跼狗成群共肆欺賈詡未投曹操
日自為漢賊已多時荀程郭賈皆知有操而不知有
年三

曹丕 四首

石堂遺集卷四

五

吳質軍中載甲兵辛毗頸上一毛輕孔明才畧何堪
算十倍曹丕是憲英

侏儒一節足亡身衰經三年笑殺人不逐僞亭天子

便龍舟何用到江濱黃初元年正月曹操殖不即位二

虞六月南巡大饗軍民設伎樂百戲于譙十月受
禪納山陽公二女十二月如洛陽營宮室徙冀州士
卒家于河南二年郭貴嬪有寵殺甄夫人七月築
凌雲臺十月遣使求大貝明珠犀象玳瑁孔雀翡翠
翠聞鸞表鳴難於吳為孫權所嘆三年立郭貴嬪
為后興兵伐吳無功五年六年連伐吳無功龍舟
几覆七年殺鮑勛廢曹芳而卒方劉備伐吳時能
以劉曄之言襲吳可以大獲乃信其偽降乞其無
用之物以悅婦人及備既敗荆陽既困始興
師臨江几隕風濤曹操豚犬之嘆為不虛矣

鵲構觚稜偶似詩雞栖庭樹已當時公車坐使諸侯
急却是姦人篡奪資不植皆豚犬也魏移於晉由宗
室無權宗室禁錮本曹植無禮

春華建安曹子建秋實西涼張釋之父事邢顒奴七

子黃初便作萬年期邢顒君子也而植惡之陽修丁
怨父復以不弟失兄始與浮薄之人同處及其始

終如孤豚家國未幾亦覆入代詞人皆緣用其心
也者

費禕 二首

渭南營裏夜眠遲漢壽屯中醉裏某亡蜀似緣才太

石堂遺集卷四

十六

給不關越次用陳祗諸葛亮以伊呂之才夙興夜寐
費禕自知不及乃不廢博奕孟
鵬以殺其身矜故也越次用陳祗使與黃浩為奸
以亡其國蓋惑於祗之多藝謂與已同而不之察
也

木牛流汗上青天漢火明知不可然誰識連峰攢劍

戰正虞天裔孔明年褒斜劍閣在孔明時良為害在
將宛費禕姜維時國之寶也孔
明教養之後苟得平原廣
野無綿連之勞不可禦矣

姜維 二首

國小民勞事已非城狐不斬愈危機却屯已可擒鐘
會鄧艾無翎獨解飛

無德那堪力不任重關如掌寇戍深幽明不係梟鐘
會猶有區區一片心考維始終維殺鐘會無益維謀
後安日月潤而復明

數日之辱使社稷危而

北地王諶

何物譙周口似簧幾年漢帝手牽羊紛紛蜀土祠諸
葛香火曾分北地王

鄧艾二首

劉葛元非百世雙綠崖攀木作猿猴瞻崇艾會誰芳
臭死國沈身各二頭蜀有仁之道而鍾鄧取蜀皆不
還何哉鍾會深入已過漢中姜

希堂遺集卷四

七

維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盡欲還而鄧艾竭死力
鑿山開道緣崖攀木悉饑寒歷冰雪賂危殆以襲
成都蜀雖亡而鄧氏亦繼之矣此用意大過之報
也蜀諸葛亮之國而司馬昭魏賊也而艾刻厲為
之取蜀
非理矣

滅吳不解誅宰詔拜假何須便不吝受任兩無曹與

馬檻車破了欲何之成都已降不待承制假拜而後
安鍾會豈君子遠肯聽艾專功

司馬昭遠肯以柄授人艾之在蜀本無他心不過
有功而驕不伏為司馬昭之役鍾會之下檻車請
洛不聽將士進取則會已死艾至洛猶可自明檻
車已被破則惟有反而已艾智勇士也幸於狼狽失
措以死由取舍去就
不預定於會中故也

鍾會二首

身在成都已孟津霎時飛首過函秦子房智勇裁如
此不悟誅秦滅項人

諸葛風流尚未休山川為斬鄧鍾頭至今青史憂吳

蜀莫把知人責夏侯鍾會何足為吳蜀之憂不過生
事而已夏侯霸之言未必然也

中山王象

老卒無多儘守藩更無毫髮罪堪言東堂斷手平生
足玉井蟾蜍明任吐吞

明帝四首

柳谷川西示討曹摩波井底見芳髦藩垣屏翰無方

希堂遺集卷四

末

尺何用凌霄百丈高

大和空國逐浮虛曾為蒼生一掃除屏數未容姦宄

得收曹卷馬二中書清談起正始亦由明帝不壽明
帝壽則無曹爽之擅無爽之擅

則無司馬懿之奪而諸葛誕鄧騭夏侯侯玄華亦擅
斥不後起惟魏不得天使明帝方盛而亡劉放孫
資擅命曹爽何晏並起而司馬懿父

子因之得計蓋其所以得者非也

咸通昏主如桀紂青龍英若翻不如關雎螽斯渾未

識鷗巢那得不為居無子之君無子夫婦道無子
也明帝父子世無家法疎絕骨肉捨貴立賤椒房

之位卑於下陳妾媵上僭掖庭數千女政荒亂遂
以無子而成司馬氏之篡初女叔之死志情甚禮
如唐懿宗一出曹保痛蒼舒之冤然其死也

合與啓之二... 制於宗雖不道然同昌公主也長適人明帝以表父母之禮施之未幾月之幼女是又於宗之不如矣

高堂光祿心劉向未托孤前亦已知爭奈九龍規太

大不堪淺薄武皇基明帝選英主不永田明帝不無長世之遺明帝又為千門萬戶之受以速其亡明帝不克當念東河之流步馬堂隆之受以速其亡

楊脩

麗中是絹不能知妄把聰明察色絲五等人倫皆掃

存堂遺集卷四

尤

地多文好學欲何為楊氏四世三公脩震玄孫謂楊彪為諸父楊彪孔融稱衡不從

操而脩從之曹植浮薄丁儀側媚君子所遠而脩樂之勸操立幼教植奪嫡亂人父子兄弟之問如鬼如賊曹操幸而容之其能免於丁儀之誅乎

高堂隆

負土衣冠亂痛園不知曹德是軒轅土山白盡忠臣

髮何似初來莫高堂生忠臣賢士而以黃龍損髮何似初來莫

於高堂生上德... 鳳凰內張前起土山... 帝虞舜其父高為首者曹騰養子未知其姓而高

室生死之... 民而高堂生遽以帝王曆數與之皆不學之過也

眼中鸞鳳悉豺梟一日翩翩忽滿朝死近天教為呂

祿罪深地不着良霄

四聰八達免官時仲達舍香拜玉墀二鬼不來同整

谷未愁寡婦與孤兒明帝在日司馬懿東奔西走之明帝宇以恭良賢宗室為大將軍必能守明帝之政懿雖奸未必違矣舉一得位何晏等擁冠而起以無人視天下相翼為惡遷懿太付而奪之權懿猶含怒不發懿桓七八年及遷郭太后永寧官懿始稱疾不視事又復二年而後謀之然則奏於受顧命後苟能為善仲達父子豈遠有不軌之心哉

存堂遺集卷四

辛

管轄謂鄧騭為鬼躁何晏為鬼由愚謂清談之士如竹林諸賢及王戎畢卓王澄山簡謝鯉王衍謝方殷浩輩皆然惟謝安志猶足以帥其氣耳

何晏

羅襦帝子本同生故把玄談亂濁清粉面青蠅摩不

去到頭白黑自分明晏年四歲隨母遭亂為曹操所得母為操生女既長以妻晏所

桓範

和血消骸赤洛陽綺疏應共枕紅粧乾坤無地容何

鄧何必昇尸赴許昌曹與第一時告棄市矣雖以乘

司農與與非有死生之義德擅開城門為無君範
出社乘輿為得義兩無所從朝服不離帝側則
必不犯大義殺範今範出奔徒救與快天子以自
活則是徒為與謀非有從君之心觀範與出遊與
司馬懿將濟王凌子廣之言範黨
於與久矣與之俱死不亦宜乎

夏侯玄

一日天誅正始餘百年曹馬兩丘墟景王似見銅駝

稍究極根源殺太初正始諸公夏侯太初為彼善於
利外靜內燥則同也太初與子與與皆非將才
乃相與伐蜀以求功名何晏等如鬼域太初與為
黨友晏等危於朝露太初不知也與詐太初以與
故不得在勢位居常快快凡此皆非老莊之道也

右堂遺集卷四
主

既以浮虛敗俗
復以急利覆宗

十家血染市朝紅更漲餘波及李豐老子莊生真毒

手子元子上即而翁十家謂曹與何晏鄧颺畢軌李
勝丁謐桓範夏侯玄母丘儉諸

葛誕儉誕皆以與
玄善故起兵而敗

母丘儉

十萬強兵無一人義師翻得叛臣名奇功一夜歸人

手空使文鴛待到明當時司馬氏之徒如雲而淮南
之叛皆率爾而起無一良士次

欽畏司馬師如虎倉卒遇之莫知所為而三軍夜
見愛於曹與母丘儉何哉子焉年少勇冠三軍夜
研司馬師營舉軍驚擾師病目突出恐痛齒被旬
日而死是夜欽不與鴛失期二隊並進師非偵則

獲不止止於曹與之師矣師敗則重氣沮飲軍氣
倍還與儉合以奪居前胡遵諸葛誕如破竹耳青
雲良會一夕失之蓋母丘諸葛皆夏侯玄黨友大
言輕舉大事不擇人而以虛聲冀實效以司馬
師之沉驚傳士基之智勇而鼓浮虛
輕躁之徒以從之驅羣羊以逐虎狼

諸葛誕

義旗照日映淮流不為曹孤為夏侯麾下諸君底心

性海中五百又楊州母丘儉諸葛誕能一意為魏計
賊臣不為與夏侯玄友善有畏
禍之心則雖死而光矣清談起漢末至正始轉為
清虛然夏侯玄稱康諸葛誕猶有孔文舉之余風
故誕死麾下數百人拱手就戮無降者至
晉初始一於浮虛無復嫉邪輕死之風矣

夏侯令女

右堂遺集卷四

諸公競起滅蔡倫特立當年一女身盡付輕塵棲弱

草便從正始斷無人輕塵棲弱草此何晏鄧颺諸人
緒論也正始中曹與家為老莊
謂數夏侯令女居與家壁立萬仍不可轉移此天
命之性也魏晉不長政由於此何者五帝之統常
在天下不可滅也
不然人類滅矣

稽康

銅駝荆棘夜深深尚想清談撼竹林南渡百年無雅

樂當年猶惜廣陵音渡江二郊無樂宗廟惟有登歌
而無二舞至宋文帝元嘉末南

郊始設
登歌

嵇紹

佞舌如簧亂孝思竹林人物固猖披御衣爛爛橋生血不似王生淚着枝

王衷

正始頽波萬丈深卧水泣竹盡漂沉尚餘淚染無枝

樹撐拄乾坤直到今王仲為魏三公視其君如弁髦國如傳舍似馮道孟宗為吳光

祿勳當孫琳廢亮時孟宗為告太廟

阮籍二首

中道難行古已然東邊扶起又西邊一般等是墟人

國莫道三君與七賢劉伶阮籍昏酣遺落慾漢末清議之禍而反之然與去水入火

石堂遺集卷四

重

何

截髮哀號孽婦前晉家無地亦無天當時阮籍丘中

骨擲向黃河尚帶糧清談滅棄禮法起於何晏及侯玄成於阮故賈氏弒楊太后

舉朝安之

范粲

半生脚不踏晉土有翼還須飛上天好遣竹林諸放

達談莊說老寢車前波流風靡之中如范粲者真砥柱也

司馬孚

心地終輸范粲安魚熊兼得古今難永嘉陵墓溫明

盟得似安平素木棺天命之性不滅故司馬氏有手武氏有攸緒也攸緒不可及矣

司馬孚武平一次之賈模又次之朱金昱又次之皆易所謂中行獨復者也賜器事見本始八年

何曾二首

君親忠孝豈殊途甲有方能罪乙無座上研研阮

籍不知聯席是公間司馬昭方無君安能罪阮籍之無親乎司諫校尉不問賈充獨

於座中面質阮籍斯亦不知類也

家國兒孫付五胡奉身恨不及齊奴君王但說平生

事政為諸公昧遠圖司馬公曰何曾詆武帝偷情取娛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

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為君

石堂遺集卷四

重

之過而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魯日食萬錢子邵日食二萬孫綏機美汰侈尤甚綏為東海

王越所殺及永嘉末何氏無遺種矣

王祥二首

君王宮裏望安舒何啻慈親念鯉魚體認卧水真意

思忍看成濟犯鑿興王祥孝子也為魏司隸又為太尉居三公之位而於司馬昭之

廢弒若不見不聞者使聞曾二子當祥之時豈肯居祥之位不幸居祥之位豈忍耶慶高貴之廢弒

怙然晏然無所去就哉慶弒篡奪無所不安魏太尉晉太保無所不可與焉道如一人也蓋質美而

不知學行於家庭有余以處大事立大節則不能斷矣此孟公綽所以止於趙魏老而古人用人剛

柔文武之各有其所以也

倒載山公印巨源清談安石幼與孫晉家禍亂深如

海半出咸熙太尉門王謝二家以清談與晉終始謝氏出於王氏誰為之兆乎理

致清遠四字皆晉人膏肓之疾也王祥為魏晉三公於國家大事人皆無所問而自理致清遠之稱豈平居道充而談夷惠乎未有道充舜之言而安於其終之謂者王戎王衍王澄居高位食厚祿禍亂危亡累不經心此皆身為清遠之言豈非以太保正始之際為師乎或曰不司馬昭何如曰此為道受郭威拜之類也年皆從之獨少與之抗禮固好人之所樂也太始四年祥卒族孫戎嘆曰太保當正始之際不在能言之列及問冥之吉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晉武帝三首

香香羊車轉掖庭夕陽亭上北風腥紛紛羔羯趨河

石壁遺集卷四

圭

洛為見深宮竹葉青石勒倚東門而嘯本非有天下之志掖庭萬人華林金谷有以

動其欲羨之心耳

斥出維垣令太師盡留群小鳳凰池爭知暗裏牽裾

子元是屠家揣肉兒知惠帝昏愚而終不易者一為荀勗所盡二為兩楊后之愛三

以皇孫通之慧也齊王攸忠賢友愛又有先帝先後臨終之託用是擯逐斥絕以至於死然身後之事皆出於不料適果賢猶未

知其所極况後來之乖繆乎

宮中擲戟又飛刀謝玖競競命若毛豈是君王輕社

稷天教熾業謝芳髦太子昏愚身後之事無一人可伏又加以賈氏之兇悍此不

聖王而後以為懼矣皇孫適可喜然賈氏舅姑猶在殺人擲戟無所顧一日得位適其不為如意謝

致其不為人裁乎豈天欲假手南宮為魏報仇而奪其神明乎

楊太后

醜短妍長熟用心國家持換郭槐金賈太一門姊妹

同傾晉餓死猶輕罪更深惠帝昏愚得不廢賈庶人得為太子妃有罪又得不廢

廢皆楊太后姊姊功也謂氏之報前何如哉然賈庶人得位一朝而滅楊氏幽辱其姑而武之前日主持保護之恩無有也與唐王皇后武才人

楊珧

釜山千載又關雎幾世天家共玉與不友鳳凰池上

客全宗安用石叅書觀楊珧上表與胡奮語楊駿之言是使為帝王者無妃而後可

石壁遺集卷四

圭

也古姪姪姜近世陰馬未嘗有戚門者不原其所以破而從以與天家婚為懼亦不思矣楊珧兄弟以富貴驕人乘武帝荒淫挾勢用事交通請謁疎斥勳舊又利太子之愚惡齊王攸之賢與荀勗馮統共搆攸而逐之武帝臨終迷亂楊氏獨據禁中私樹心腹并逐大臣遂專晉權內外反目與賈家後來無異乃恃石叅藏表冀以免禍是滋蓄積薪揚風縱燎而恃蹄泚之水以為安也

司馬攸

咫尺含章路不通桃符渾不記臨終青州政似恒三

代何川依依統勗中齊王攸懿親賢佐武帝友愛未衰而終不容錐統勗問之亦天

不祥晉也使攸能知變都督青州之命拜而受之新元潛德以為他日撥亂之謀夫豈不可然而晉室無是福也要之攸雖賢而有禮然為賈充壻一不容遂憤怨以死亦非負荷重任有重耳之才者

其先國家而地
亦未為不幸矣

羊祜 三首

群心爭欲剽公間愁殺凌雲醉老奴緩帶輕裘信滿

酒曾知晉事已如吳太子孫恩賈如克憚帝心疊感

而不聞乎衛璠撫御床內外已切南賈氏而羊

叔子諸公謀吳而已矣能不惜中朝推貴其邪

也邪在君側豈憂國愛君者之所能已乎道學不

明士不知大學之道晉武欲行喪禮叔子不能陳

禮義以助其大乃與傳玄私議玄不從而遂止若

心內惑小人在側而亦不知蓋不知學則皆昧本

而狗末若羊叔子之類是也

尺鯉何曾到賈充太阿曾擬血王戎淚痕不到沉碑

石堂遺集卷四

上似為苞苴走路中祐預同謀伐吳祐在襄陽不附

不失其馳也杜預繼之數餉遺洛中貴要與其不

為害者誰遇之獲也由君子之道則雖不成平吳

之功寧為祐而不為預矣

呂蒙江上櫓猶蓋曹操徐州血尚留千古渭濱并覲

首淚痕不逐谷陵收諸葛亮渭南羊祜峴首皆庶几

晉不可行也

杜預 二首

晉武良心獨未亡娼家瀆禮自多妨洛中冠蓋無多

日元凱春秋亦短長晉武欲行喪禮良心也即位之初

蔚然賢主善政嘉言可紀者

如以青庶代牛繼以犢前朝奢僭之俗立太子不

故今太子拜師傅等事皆漢以來絕無而僅有者

既為賈充荀勗輩所蠱猶能以鄭微請罪皇甫固

而免其官其心猶正也為其臣者當其欲行喪禮

之時遂其良心導之以古訓擴其心而充之事實

以喪禮為率則成康可及克舜亦可為矣運祚詎

可量哉裴秀傳玄荀倫無識社預春秋之學亦為

邪說以沮之使其良心不繼荒怠日生既終皇太

后喪而聲色宴遊之事作始終如兩人蓋禮樂者

久長深遠之具晉室得非其近亂亡不久故有賢

君而不生良佐始雖暫治終於大亂此則創業垂

統者之所當戒也

旄頭兩度弗鈞陳黃色頻年閩孟春長曆春秋兩高

閣東南填淤正肥民

衛璠 二首

此座傾危不信人此身便合去朝廷凌雲莫道非真

醉直到身亡更未醒此座可憐之言不得行則當為

中乘帝迷亂改易近制私樹心腹勳舊疎斥不得

受顧命當此時奉身而退猶可全也惠帝既立賈

庶人得勢族揚駿斌太后無難者撫床之怨能無

誅夷徒見富貴之賤人耳

拓拔枝柯幸少疎洛陽宮殿已為墟休論榮晦師田

績忍讀金墉藉類詩舞智以取鄧粲為杜預所笑又

制夷狄之道於晉何補焉此座可憐豈如羊祜

之尤可憂不治內而治外不應本而虛末政使鮮

卑無類東宮易人杜預之憂方深幸杜太后之廢

有心者以為為人類行盡而晉室三公厚頤居位陽

駿與張華等子並與名亦難免於秦之計矣

張華

孫皓泥頭人洛陽後庭奪目萬紅粧銅駝北去還西

徒不怨苟馮怨杜張吳可取也然張華之計徒以驕其君以益其疾耳故吳雖

當仁而晉之道不若山濤之言為人子者愚賢充

苟助馮統羊祜盡忠左右揚發見其忠而後吳以

廷相與猜司馬飲而殺之此之不忠而後吳以

為功不亦愚乎吳平武帝遂驕於敵後吳以

選孫皓官人五千人人官舍為高麗人神聖日皆廢

政日廢社稷之憂日深聞言而不暇聽有念而不

暇績也杜預張華非無耳無目者曾無片言以諫

其君豈以內作色荒酣歌恒舞之不足以亡乎固

將以孫皓官女德色於其君矣

德色於其君矣

德色於其君矣

德色於其君矣

德色於其君矣

德色於其君矣

德色於其君矣

德色於其君矣

石堂遺集卷四

應是諸公愛阮咸所天亦把付清談張林若責金墉

后當日張華死更耳清談已來三剛久廢故張林詰

其不死太后真西山曰世之論華者皆曰成乾之

諫不從而不去此其所以及禍也愚謂不然方楊

太后之廢也三剛五典於焉掃地華嘗諫矣而不

見從於是時引身而去乃全進退之節華方安然

進居相位坐視楊后見執而不能救逆天背理孰

甚于此孔子稱由求為臣曰秋父與君亦不從

也姑猶可執太子其不可廢乎故曰華之當去

在楊太后見廢之時不在惡懷見廢之日矣

孟觀孫秀尚同寅足了優游卒歲身牛斗豫章才尺

五中台何事不關人孟觀賈后之黨相與成其廢

謂其有文武才則是相與造謠矣華於賈后未嘗

失歡又與孟觀造謠孫秀雖仇怨然方深交賈后

此華所以有優游卒歲之計而無所懼者

滿耳羊車若不知韓人何恠屢危機中台星拆渾閒

事哭殺旄頭彗紫微

裴頠

惠帝君臣一樣愚九龍翁仲淚如珠眼前喪亂渾如

罔崇有何當却破無當時亂形仁理可謂有矣裴逸

視不見太山崩騰不聞雷震何哉衣服在體而不

知其名為罔夫見富貴而不見死亡是所謂罔者

也其能免乎

山濤

君王祖述竹林風竹葉紛紛插滿宮禍亂古今惟晉

酷是非憂樂一山公東西晉二武沉溺酒色蓋開竹

山濤頗念天下事若釋吳以為外懼與州郡武備

不宜去後庭游宴三楊用事數有規諷是也然此

事皆竹林之所遺落者樂於竹

林而憂於國則裴頠之論是矣

江統

下莊已睨闔於苑堯論方規逐五胡莫把亂華罪夷

狄鮮卑臣節過猗盧江統所言侍御史郭欽言於武

州已強齊萬年雖破而匈奴相度元與馮昭北地

馬蘭老盧水胡反叛洛陽氏楊茂被據仇池當時

行統言則一呼而起矣老莊奔淫之俗已成賈后

人之始已熾諸王之相噬已有形就如統策遠

諸戎晉室能不亂哉以華而應招活後氏段氏之夷狄之人皆吾人也晉氏姓劉淵慕容重有以朕其心皆吾之蕭曹韓彭也有道則守在國夷不道則一卒足以亡秦何必五胡能扛晉鼎哉

周處

白額長蛇已就截不知賈郭更難堪東吳陸喜鄉先

董五等還應有第三

周處以御史中丞處惠帝元康間處為彈劾不避然當時上下

之惡大於司馬昭者多矣今可見者獨當彈昭至楊庭解之歷井幹之為快也陸喜評薛榮事見武帝太康三年

張翰

晉家事勢若崩河忘却吳松好月波莫把季鷹誇二

石堂遺集卷四

圭

陸思繡美鶴不曾多

元康之末永寧永康之間在席歌舞之中無故而罹戚身亦族

之禍者非一人一家矣晉祿無可食之道司馬問又非可與共濟之人顧榮張翰遲留不去欲何伺乎禍迫而後拂衣歸於陸機則可方之常庶董養為已晚矣

陸機

二首

千里專美七里尸兩般滋味豈難知建春不幸成繻

葛劉盡流蘓定此時

河間王顯成都王穎舉兵同伐京師也顯將張方穎將陸機張

方逆矣然以機之心與其所以治軍馭下者觀之苟不敗建春門則機亦張方爾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機之謂歟張方逼帝遷長安軍人掠後宮劉流蘓帳為馬帳事見永興元年

須信雕蟲不用工至今天地不相容君看奕葉東吳

陸轉作詞章便覆宗

文人如宋王季羣馬相如雄班固蔡邕曹丕曹植阮籍

岳陸機陸雲謝靈運范曄孔融先王勃中之間賈王季羣與陸雲兄弟牧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等

元稹南唐一書曾見弟與近世韓氏之徒皆輕便淺薄浮華安日其其功其世機身人物荒淫不道往往為之禍亂死不知其所以高才能文章為人敗俗之罪尤大故程氏之門以高才能文章為人

顧榮

石勒王彌尚未昌東南先有顧丹陽顧榮持易淳于

首未必江東只許長

顧榮嘗謂世不能肥遯欲假陳敏以行其志使敏自有劉淵

石勒之才榮必委身與終始否則侯敏敗中國而自為敵耳追敏日創朝廷未亂始與共卓共圖

石堂遺集卷四

圭

敏以免禍使懷帝猶有政刑顧榮周玘其卓其殆哉王導經始江東不華西臺餘習顧榮得免於西朝而後得伸於江東榮通誅無足言而江東之不競亦自王導初政始矣

劉弘

三綱正自誅辛冉二盜清田識士行江左百年半天

下會知開關是新城

張昌亂荆陳敏盜揚非劉弘信義威德行於南服誅辛冉以正

士心拔陶侃以摧賊勢則荆揚奔為盜區琅玕王何自入張昌之平皆侃之功顧榮周玘斬陳敏亦以上流之清侃輩之過也使若如王澄出簡之在荆州則當時之亂豈但北方而已

王導

四首

不聽君王到壽春肯容劉允起咸秦茂弘周顒渾無

賈何但琅瑯不是親
救然琅瑯王於宗廟而從之
臣之分不可逃也
都督周續表請從壽春
帝求濟師時劉石雖強猶介於劉琨
間中原如李矩等續革或嬰城或
遼東慕容氏皆不志本朝引領復
十萬之衆付祖逖周訪輩復使江
王保使出兵移檄四方刻期會合
南陽琅瑯不肯進兵人知其心
肱者得無同此懷乎終之南陽自
正受制強臣懼此懷乎終之南陽
則可謂其不得罪於人則吾未之
度坦夷清素才識志氣實未輔
或可使宅百按非其任矣考其本
馮道耳桓溫溫嶠皆以勇吾日之
嘉建興之際居數千里之地其終
若堂遺集卷四

志

醉中送首悲劉胤食裏迷辱弔馬流江左當年何所
恃鄴中白鴈合封侯
特舉某將某相將為大謀遠慮者陳顯下壺能遠
之言不用祖逖之才不識大言無實便碎巧傍之
徒不覺愛之羊鑒失舉貪於使周延計周續而謂
鑒亦徒之流也司馬流敗慈湖遂使嶠峻披擗急
難用人良為可笑劉胤未論其地嶠峻酒則不可
使矣歷陽太守袁亮以石虎勢盛十餘震動東南
當時蕭難之任如斯者多矣亮終卒何亮之可人
然晉方艱難以克為可任社稷之憂實之言待石
虎不自負其難無白雁之望厚衣而南望江東
水所能辨自負江東佐命安成帝師傳之遠
與桓景造膝在王導固非矣然於宰相之選
忝矣石虎謀平蕩江尚時何克乃揚州刺史

書名事史雖其正色立朝雖力有器局
已任一以功名自勉不私親舊又言其
信任非人崇脩佛室供給沙門以百數
然則其少悔吝者在位不久耳司馬流
咸和三年劉胤事在成康八年
年白鴈事在成康八年

萬里京州道李雄幾重遼海到江東天臺更棄金陵

去端有何顏見北風
江東名義不正因顏不能自
張氏慕容氏不知江東勝事梯山航海萬里致
恭良以受西朝爵命有不能忘者豈江東之德足
以致之哉裴山欽張淳到建康時茂弘以晉室上
公受其謁得無內愧於心乎嶠峻之亂宮闕灰燼
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豪傑謀都會稽而茂弘不
從者羞惡之心猶存故也遷豫章則示無能為入
三吳則去北方愈遠而不忘中原
矣此茂弘深意不以告人者也

若堂遺集卷四

言

漠漠胡塵撲面飛對人舉扇障元規九京羞見青衣
帝猶及劉翔未到時
茂弘縶死一年必為慕容使若
其口少或遲回取訕紫誚當與何
克水瘦無異劉翔事在成康五年

謝安十首

地陷天傾不廢基謝安阮籍好同時江東殘局危亡

勢似太元初尚可為
魏晉風俗以樛蕭奕基寓遺落
也孝武亦中主天下事尚可為惟安石負盛名而
以宴游導君此中原所以絕望晉室所以遂衰而
不復起也清談之俗至謝安遂不可救中原之望
至謝安遂絕晉室謝安遂淪胥以亡讀史不可不
知也

軍中如意揮諸將依約東山嘯詠兄不遣君王湛酒

色市朝猶足肆王甥謝萬身為元戎笑詠自高忽

國寶構亂朝廷蓋乘孝武與琅邪王道子嘗濟押

既而人使安石能清其君心去其左右變國寶

遊談之俗付之悠悠亂朝敗國卒成大禍迹其馴

來矣

臨安復鶴共清吟猶作投梭叩齒首商鞅禹文無辨

別治城數語是何心安石東山即初與之丘壑居喪

之工歸王羲之之言以商鞅拒之執誠無益矣憂

禹文王亦為滯於事物而不達乎談謔邪遁之言

也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害於古人歟

符氏無良妄自尊鮮里差豎正鯨吞到頭基酒消磨

晉莫道桓冲果失言淮淝之事古今共傳研幾之士

事少年可也謝玄破秦之後長轉衰謝而以爲弘

殺任重之才亦未使符堅不以驕於多欲失基

容番姚萇之心付兵二人分道而來持重而進桓

冲之憂豈爲過哉用兵者恃我無可敗之道不計

夫敵之堅脆今以游聲妓之宰相溺浮屠酒色之

君與氏差鮮卑群雄爲敵國恒冲之憂豈爲過哉

安石深源不共朝共嫌俎豆不逍遙無邊赤子皆延

頸掩口胡盧獨李遠穆帝永和八年游洛以代兵

元十七年李遠上表請脩完

州孔子廟仍立庠序不省

封胡羯末皎琳琅歲久渾無憶洛陽江左家居照江

水謝安元爲宋齊梁安石微作新宮王彪之固執不

途作之則見其遂安於江左而無復中原之念苟

於其身而不爲後來之慮矣孝武信重浮屠立精

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安石執政之八年也其

後廣奢極費婢媼僧尼交通請謁賄賂公行官爵

無所不至矣

何國嚴刑禁老莊有人拔劍斬韋郎氏差本自無天

運爲有人心得暫狂孝武寧康二年秦禁老莊之學

康註中

宜元社稷等沉淪不了昌明道子身奪得相符二賊

手付與趙牙張貴人趙牙事見太元二十一年張貴

人殺孝武事見二十一年

諸賢一一是琅球一入清談即鬼幽何但簡文如惠

帝治城安石亦斯流清談之人雖有高下裁作此樣

眾環見者去湯人陰渾無生氣雖生而已爲死人

也幽者晦昧黑暗不可復明之謂躁者利欲之心

實急於中外似靜而中實急也二者大體皆似去

陽入陰故皆曰鬼也竹林七賢何憂憂侯玄王衍

殷若王濛謝萬簡文帝悉見此樣人謝安亦

不免焉治城數語與居喪不廢絲竹是也

夷甫登朝日月昏爭知安石亦深源當時赤子何無

祿直自高曾誤到孫王衍殷浩誤蒼生

安石亦不免焉

竹林遺類入荆楊賈郭餘塵在晉陽聽得平陽消息

否忍聽徐潤調笙簧

劉琨長於音律而短於政事

色寵用非人足以失人也國破君亡時習氣與徐人同處一殺令孤盛展轉遂失并州以亡其身以及其親曹是以爲忠乎殺令孤盛事在永嘉六年

劉琨忠孝君親念急切不似令狐泥亡身自是綠聲

色須把初心看匹碑現以敗亡之餘依段匹碑不忘本朝與相親厚助其文討推使上其子群無故行險以禍其父匹碑雖現而猶依曹室終持晉節以死於石勒然則匹碑於群胡中爲無愧矣

祖逖

石室遺集卷四

三

馬牛風自不相謀異體安知螻螻頭北伐不令持寸

鏗楫聲空震大江流

琅邪王不可事王導不可與謀祖逖苦求北伐得無技癢乎終

之功棄不就心違身死不擇所事故也

陶侃

蘇峻鯨奔正可憂翻令王室備荆州五陵松柏無遺

種設爲相溫拾竹頭

陶士行以不與明帝顧命孩視

獨不好犯上作亂耳峻約之反不忌士行正以其怨朝廷與已同庚亮使溫崎無過雷地一步備士行也士行無此心而迹則似矣士盡殺死峻兵犯關乘輿蒙塵臺省灰燼庾太后以憂殂士行疾視不救蓋欲坐觀庾亮王導之敗以爲鼓耳徐起而收之也然非爲人臣之道矣爲士行者王敦臨死

蘇峻未死之前屬兵林馬賁王更以復仇之從之則以士行之威聲光我之勢當易於相繼峻祖約雖放驩馳之不暇如其不從則王更無面目於世而士行之道無復亮或加疑忌則則退而俟罪長其敗亡不與其或舉兵相加則其罪而討之亦未爲過奈何委質爲臣坐視宰相之罪而竟其克虐成帝必遣其等士行此際欲何爲乎峻究其克虐成帝必遣其等士行此際欲何爲乎居用武之地有數十萬之衆無一語與朝廷議及北伐發誅於張昌陳敏而卒功於杜預蘇峻郭默白頭遲暮德以迫近使相害收其陽士行之功烈亦卑矣哉曰士行爲王敦所積居南海十三年歸而乘矣石勒已大江東宴安已成故從而順之耳然非爲人臣之道也

殷浩

王濛謝尚不堪論庾翼桓溫亦浪言兩晉士風真可

石室遺集卷四

美

吟盡將管葛許深源

王衍殷浩如狐如鼠而王戎謂

時人皆以管葛許浩更翼獨不重浩猶曰侯天下太平徐議其任桓溫素輕浩復言其足以儀刑百

計皆不知浩者也清談之俗入人骨髓方其曠傲進退當作治亂存亡羣策既集遂成天人一旦用而敗事救窮情見不自悔答前日相與推揚尊敬之徒亦未聞其慚色此晉人膏肓之疾也

顧和

喚起鯨鯢滿北州過江仍復漏吞舟一時共愛恢恢

網不悟三綱爛不收

以水濟水非鹽梅之義也

王羲之

不緣廊廟盡談空安得狐狸嘯晉宮王氏可人惟迨
少更容謝萬作三公觀義之諫殷浩謝萬書與晉書
王昱桓溫殷浩及與謝安登治城
數語在王謝中賢矣然與溫殷浩謂萬不可為將師
而猶謂其才器經通可主廊廟政與桓溫論殷浩
同是猶以王衍
為非誤國也

徐邈

東第山成亂亦成長星映酒甚分明分勞太保惟徐
邈誰道能言獨許營謝安致君之業獨有薦徐邈為
中書舍人少有補拾之益然武
帝之過多矣皆古訓所謂未或不亡者邈未嘗有
言徒開脩難職辭使可示外而已道子彼邈亦
不以為憂但勸孝武篤兄弟之義立佛舍於內
僅有左丞王雅能言姘姆僧尼亂政惟將軍許營

石堂遺集卷四

堯

一疏遺子之稔惡以為言者博平令聞人真一人
耳社稷之憂范甯之外一無所聞也太元二十年
七月長
星見

慕容恪 四首

霜電風沙雜亂飛段龕城下見春歸時來但處周公

位歷舉華人百世希當時人才南有謝安北有慕容
恪西有王猛較其分數玄恭其
賢矣安石善處轉輾之際富貴之心薄而家世清
虛無能遠猷王景畧于將吳鈞薄於德矣玄恭才
優而心正獨不能力主李續終後沈勁為可恨爾
其討段龕城下數語天地鬼神實聞之事見永和
十二年

五族交飛日月昏就中造化尚堪論景雲峰起龍城

裏猶為遺黎憶太原五胡鮮卑為長匈奴氏羌羯胡
滅而後起者惟慕容垂復興於
故土至慕容寶盛起雖奔敗微弱慕容熙以
不道猶十餘年而後亡慕容恪之餘澤也

一聽芭蕉葉上寒鼻頭倍益舊時酸河清未遇二千

歲水手猶輕十八灘

傳說濟川空道在彥方敗嚮嘆時難年來惟有樽空

慮一任滔滔溉倒瀾

慕容垂

國亡家破此心全氏與鮮卑兩付天王猛開心似諸
葛風雲無望白頭年慕容垂善處甚多智略用兵功
名蓋於五胡而不屬其國家宗

石堂遺集卷四

畢

族慕容垂慕容評可足渾后姘害交集曾不以為
忍怒符堅滅其國王猛殺其子終以禮遇之厚不
忍忘之白首暮年風雲有便事事遲留而不欲速
有曹操孫策之才而不忘劉玄德之信義使王猛
推誠以待之將感激知遇終
老於秦無復飛騰之想矣

符堅

甲申乙酉是明朝趣死驕氏氣欲飄一寸菰蒲長一

丈無人知是宋人苗符堅亡於驕氏欲速亦王猛之
不知道無以養其志氣故也

王猛 二首

魚水歡濃更月氏便呵氏族使耕炊浮雲蔽日何難

見獨有操琴趙整知猛得符堅之寵使堅殺樊世亦
大橫矣未死前符堅已與慕容

垂夫人同輩堅之敗不
係於王猛之生死也

考

一奮冲天跨六州生前天已怒旄頭開何有意客王
猛肯使魚羊食不留

孝武康寧元年四月彗星
及冬不滅明年秋王猛卒

符登

南安怒氣塞長安羌運如以淚暗潛拾却存亡論理

義江東不似馬毛山

符登堅疎屬以俠道長為衆所
推刻厲奮發正名仗義以討姚

苻秦州之戰几最賊首安定之敗怒氣不衰其所
感憤足以使聖主徐嵩效節於前其妻毛氏守義
於後雖以底運不競終致敗亡然其失風義氣使
江東清談諸人聞之亦足以寒其膽矣事在大元
十九年

有堂遺集卷四

聖

何無忌

懷恩馬柳志何卑挾恨東堂德愈衰猶有豫章蘇武
節不慙京口協謀時

劉裕

四首

雲雨蛟龍無世無睡中往往失明珠比干七竅天何
惜不付曹瞞與寄奴

何事佛狸能度淮中原千尺髑髏臺無巢燕子寧依
樹不入烏衣巷裏來

劉裕坐失中原之會徒以其心
之不正爾佛狸南下元嘉政衰
蓋起於義真狼狽之口矣身試二帝威諸王而
其子孫無一人得免者義惡之報亦可畏耳

長安何但遺黎舞翁仲銅駝亦笑開他日佛狸南下
路青泥千尺髑髏臺

殺人廣固哭如雷肯任長安住不回想是齊秦人共
語不知胡羯自南來

劉道規

荊州一席不肯取晉陽百年寧忍移不死盧循西首
日恐看張偉授盟時

道規劉裕弟也苟其不死
裕之篡執道規未必從

陶潛

謝瞻屋裏立籬牆似水弘微糞也嘗康樂始興門戶

有堂遺集卷四

聖

蓋聿脩祖德獨柴桑

宋魯晉王謝子孫皆有事之
獨淵明為陶士行有孫耳

梁武帝

二首

浮山未破水先腥浩浩蠅蚊晝夜聲東海不知蒲塞
味誰人十萬作犧牲

戒捨工夫老未員百雙鷄子送殘年一生般若成何

事高歡得江頭載荻船

蕭正德事

高歡

段韶谷利千金鑄彭樂丁公七寶裝虎子得來成底
事何如抱憤卧雲岡

以漢高帝彭城樂陽鴻門孫權
逍遙津曹操漢陽潼關高歡寧

文有清曲之印筆事記之出萬一一生之
天下又清基事二帝三王安有此樣願故曰君
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又曰易而天
下之理得矣王伯之分不必他求但以勞逸難易
觀之亦可得其大畧矣

侯景

曹操桓溫不自持跋侯面上雨淋漓姦人何事乾坤
裏一日雷霆十二時羞惡之心姦雄不能滅曹操至
強桓溫至忍當其為不道時皆
流汗沾衣况侯景哉聖賢
言語道盡千萬世人心事

唐太宗

文皇仁義播敷天李氏無倫三百年末路荒唐如楊

帝蜀江更起度遼船

聖

唐太宗進統退速纔及五伯一
退即死又貽國家無窮之禍不
知正心養
氣故也

魏徵

東宮無德倚儀刑又似當年傅建成可笑鄭公如百

舌春前夏後兩般聲

魏徵始以太子洗馬傅建成終
以太子太師傅承乾建成承乾
其德一也徵於建成僅有勸除秦王及封賞建德
樹功二事於承乾則進乎無聞豈其智在王古賢
逆李綱于志寧之下乎

觀貞觀論諫如兩人然

房玄齡

周公制禮鳳凰鳴渠肯抽戈指建成李勣牛山猶雨

露玄齡夜氣失澄清

房玄齡首勸世民建唐
元吉惟李靖李勣不與

五王 三首

宮中雙陸可長吁取日忠臣若釜魚莫道斷蛇無決
裂天戈失却老蟾蜍

太宗社稷是誰亡獨向迎仙斬二張景運門前方議

事殺身不必咎扶陽二張已諱漢陽王勣兵景陽門
欲逐夷諸武薛季祖亦勸之恒
彥範不從亦命日暮舍卒遂止然則舉事之前何
謀謀二張本當議及諸武也其陷於事理舉動勿
勿如此宜其敗也扶陽王桓
彥範也後來受禍最始咎之

唐室存亡有化機亳州刺史獨依依陽鳥本是蟾蜍

帝室遺集卷四

出

魄空喚群龍為夾飛

盧懷慎

菜耳杯盤冷似冰開元天下煖如春唐人不識調羹

手把作姚崇伴食人

懷慎清德絕世二子與英廉風
死節昭輝當時開元初政相懷
慎此其所以
為開元也

盧奕

盧奕

清門死節照當時面血猶能赤義旗常山睢陽信奇

偉英風生自洛留司

朋友為五典之一以切陸之益
相獎相勸而善也天寶之末諸
死節可見睢陽三十人之死敵於張巡微張巡則
皆逃亡臣虜矣然張巡之節實激於張巡則

兄弟則聞東都之風而興起者觀顏平原與盧杞
言事可見也慷慨非難倡始者為難故當時死節
當以盧英為首留守李愬非義士也買田蒨龍門
伊闕時人以地瘠目之感激於英亦能致死如近
日潭州數十人之死成於李齊諒於英亦能致死如近
於文丞相此則學效之漸磨麗澤之滋益古人所
以重之也

竇氏二女

冰霜不肯受塵埃携手同糜百丈崖熊掌嚼來似鷄
肋問君何事苦關懷

元紫芝

天寶骨有在羽衣寂寥千為詎能驚當時宇宙皆聲

石堂遺集卷四

墨

色不夢陽臺一紫芝元紫芝在開元天寶間終身不
近女色若矯世之為者為魯山

今時正諸陽
炎炎之日也

顏杲卿

驪宮歌笑入青雲曾識常山有戰塵忠骨已漸餘髮

在因人得見夢中身顏杲卿死後有張奏者得其髮
明皇幸蜀歸以其髮獻之是夕

見夢寐而祭之持示杲
卿妻徒之髮若動云

憲宗

韓愈南投瘴海波元和天子老中訛檀檐金城猶堪

笑願作重來赴火蛾憲宗元和十三年迎佛骨韓愈
以諫被貶十五年為中書王守澄

佛骨至元和九年之修或以憲宗之事為言者口使
朕得生見佛骨死亦無恨
四月佛骨至京師七月殂

韓愈

楊墨蛇龍本一區大鯢便是惡溪魚退之也是無操

守一貶便陳封禪書

柳家婢

過了秦灰漢又唐衣冠誰不是牙郎河東柳氏何師

法奴婢猶知蹈大方柳氏婢入武人家王人自買緡
婢曰我在柳家未常見此白買

緡牙郎不
留而出

石堂遺集卷四

墨

蘇東坡

方朔優旃豈舜徒南來謾喜落蒼梧天津醉裏乾坤

眼只見雙程不見楚康節云今天下聰明過人惟程
伯淳正叔其次則其胷中之所

予奪可
見矣

王荆公二首

鴛鴦陣陣落南溟長樂鐘中黑青行逐客不愁人鮮

麗荷花落日第含情

兩鳥相酬聲沸天治平重看一啼鵲鴛鴦鷺鷥無棲

處緘口于今三百年

司馬溫公 二首

矩步規行範古今山樵野牧共謳吟荷衣蘭佩通身是却看離騷不入心

千載爭剗漢賊腸及觀通鑑似文王兩問正氣都輸予猶惜坤中一點黃

坂趨坐立若山河盛德華夷共詠歌論議頗偏真可恠阿瞞高帝或蕭何

朱文公

九野寒威閉六陰一川風月伴瑤琴鼓樓嚴下人如

石堂遺集 卷四

望

王說與漁郎子細尋

武夷擢歌進道階級也一首言問然不可無人發明一曲謂孟子死傳道喪二曲學道由遠色入三曲擺脫貧賤富貴死生壽夭之累而後可與適道四曲仰高鑽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五曲深遠六曲自得七曲上達而不離於下學八曲去聖人一間非常人所能知然力行所至無不可爲之理也九曲學之成功身在聖域而其精微之蘊初不離於日用之常無它道也若它道則爲異端遠天遠人而不可行矣三煙字首尾相應一曲謂道未常不在天地間但人爲氣稟物欲所累秦漢以來又爲邪說異端所蔽不得其門而入五曲猶在明暗之間八曲開豁洗除而趨於聖域矣又曰九曲全是初辟提之卒成之終中聞有許多階級亦見其盈科而後進成而後達耳又曰萬堅千巖是言多少好處在裏面又曰看見玉女峰棄而不顧便是非禮勿視與入前峰便是志於道直要透到上一層若被玉女峰綴住了向上

去不得又曰六世是萬物各得其所處

選鐫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四終

石堂遺集 卷四

果

拾遺

先生遺稿漫漶特甚文詩稍完及闕而少者俱入編矣其闕甚不可讀者欲棄之則零金碎玉皆至寶也竊所不忍則取其成段者雜列于後以俟知言者擇之以見有道者之遺一言不可忽也故編拾遺閔文振謹誌

太公八十遇文王不知遇後又幾年文王始登天武王立又十三年始伐紂以太公爲大將太公其時當百歲矣武王有天下後又六年始登天太公又相成王

右堂遺集

卷四

兕

王與周召同列其壽當百二十餘歲

召公相武王成王康王歷三代成王初年已求退不得當亦百歲

穆王不知幾歲卽位百年而作呂刑又不知幾年始登天當百二十歲

衛武公年九十五始作詩以自箴警後又不知在位幾年

周自后稷佐唐虞盡心稼穡公劉繼之視民如子傳十五六世而福德聖賢會于一家太王仲雍王季大

賢也秦伯文王武王周公大聖也四世之中三賢四聖一一康寧壽考復開八九百年大業此雖元氣之會而其一家之際值亦甚奇矣

漢末羣雄曹操孫策袁紹公孫瓚宗室劉虞劉表劉焉各得一州或數州之地復有歲月可以展布劉虞才不及其德艱危之際不足倚賴惟玄德最賢而爲呂布曹操所苦前後兩得徐州不得一日之安而終失之及其崎嶇益州猶足以龍驤虎視而髮已蕭蕭矣諸葛亮垂得關中而失之馬謖復出祁山而困於

右堂遺集

卷四

辛

霖雨屯田渭南魏人閉營自守其君臣之氣皆已奪矣奈何半年而天遽奪之使司馬懿僥倖盜魏此蓋爲漢祚所累故其不幸有若此也關羽之龍驤荊州也魯肅吳人也而愛羽才屢勸孫權使與相睦共治曹操不幸肅死而呂蒙陸遜以羽爲仇此羽之不幸也

晉武帝賢主也溺於竹林之風以酒色亡其國齊王攸賢嗣也不幸而天以成實郭諸王之禍淮南王允諸軍畏服討逆倫垂克矣邇近而爲伏胤所殺長沙

王又恭順有禮力戰以却河間成都之兵東海王越乃無故而害之使齊淮南長沙三王不死晉未必有永嘉之禍然司馬懿父子之毒不可幸而免也渡江湖內足以禁王敦天一朝而殞之元帝死於王敦至明帝而敦自斃敦斃而明帝之英足爲宗廟主矣天與之二三十年宗社安矣奈何明帝甫平王敦不二年而不享國成王幼冲嗣位亦賢主也始能親政而殂此晉之所以不競也

帝聖遺集卷四

是

秦有道則扶蘇不死晉有福則無夕陽亭之事唐太宗之不仁也其子孫歷武氏祿山朱泚韓建朱溫之手翦戮殆盡載之青史與石勒一日滅晉八十四王無異讀史至此股慄心寒不忍正視其文也

唐太宗父子見成湯武不會做却自討得無君篡竊之名與五王不知權變以亡身皆坐不學之故也王介甫少壯時動輒可稱老成先輩交口譽揚以其出不出爲天下幸不幸觀其所蓄蓋誠有堯舜君民之心其素行亦多可取一旦得君險僻百出流禍至

今二百年未已此其故何也天下有不善之善其初如麟鳳其末如虎狼不可以輕信也君子之行不必見之民物卽其燕居私室而知之觀人之道不必窮幽微睹其流足以得其源驗其花葉足以知其本根安有得道知理之人甘心毀髮膚棄妻子及其父母巢居草衣偏袒瞑坐與鳥獸同羣如此而謂之有道哉

君子之學本立而後其道生義精而後其用利所以行藏之本領未深厚豈能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氣

帝聖遺集卷四

是

象苟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其行藏之本領深厚可知夫子之道淵淵之學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惟其本領深厚而已聖人之言豈能空說故文公常云此八字極要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顏回先有事業在已若用之則見將出來舍之則藏了又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漆雕開閔子騫諸人用之未必能行舍之未必能藏矣舜典記舜之德云溫恭允塞臯陶謨論九德其一曰剛而寒是欲其實也周子通書云五常有行非誠非

也邪暗塞也是不欲其實也先儒論敬云其心收斂
不容一物是欲其虛也中庸曰不誠無物是不欲其
虛也易之泰陽實陰虛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實為誠
信虛為偽妄實為克足虛為欠缺故泰之六四云翻
翻不富以其鄰象曰翻翻不富皆失實也謂上三陰
同類皆虛妄之小人也此要虛也至中孚得以四剛
居外二陰居中為中虛之象惟虛故誠惟誠故孚故
為中孚是又貴虛也咸卦山澤通氣為以虛受人之
象此貴虛也○易義無窮為事物之用又為一身之
石堂遺集卷四 聖

平時舉動無合禮及見君子則悚然動容而具言之
發遂有篤實之論其善端之故在為可見矣彼善人
者能加之以學即可入聖人之室此論篤者能即其
嚴敬之端而克之亦足以為君子矣性之無在無不
在若是此所謂生道所謂天地之心萬古一日者也
附錄

石堂先生傳

後學閔文振

先生諱普字尚德別號懼齋閩寧德石塘人所居有
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初淳熙間晦庵過石塘異
石堂遺集卷四 辛四

其風土語人曰後數十年此中出儒者當讀天下書
十八九理宗淳祐甲辰實生先生有鷗鵠百數統屋
之祥丰神秀異性資英特稍長入鄉塾有大人志聞
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游韓之學出
慶源輔氏輔氏朱門高弟也淵源所自屹為嫡派故
其學甚正在韓門嘗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
九韶令人不知肉味故其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
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惟真知實踐求無
愧古之聖賢蓋其的趨孔孟上嘉唐虞秦漢而下漢

如也宋興既移夾意卷藏朝廷三使辟爲本省教諭
不起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
人館里之仁峰僧舍至不能容建州劉純父聘王雲
莊書院熊勿軒留講檠峰首議聖賢宜設官像祀用
本主勿軒意合且曰此等不事斯文之運未敢望其
升也丞相劉文簡公脩考亭屬爲記復命修黃楊二
家喪祭禮因并晦庵所纂爲三十卷傳於時蕪若
要孟子纂圖周易解尚書補微四書六經講義渾天
儀論天象賦詠史詩斷凡數百卷元延祐乙卯卒于
存堂遺集卷四

五

家年七十二今祀鄉先生祠嘉靖乙未知縣葉稠別
建祠置田於里中

蘭莊子曰許文正可稱聞道而虛名所累卒弗自
安於其心吳臨川名爵非貌而遺論弗道嗚呼君
子於石堂是以與其永矢矣其沒也在元延祐予
茲傳遺集署曰宋得非晉處士法耶矧其遺言粹
如允爲道載昭往啓來厥功茂焉晦庵風上之異
厥微豈微旅茲永懷竊有崇於尚論

選鐫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四終

選鐫石堂先生遺集跋

石堂先生全集校自家大人之手
而授之梓已數拾槧遠矣光寧幼
孤稍長知讀遺書每誦家大人弁
言未嘗不泣涕下也蓋先生嘗
遊饒江之德興倡道其地已一口
吸盡西江水迨家大人爲德興令
時學士大夫猶能立述其遺言先
生之教遠矣豈其近而反不爲吾
邑重耶余小子惜其鵲刻傳布既
廣字彙漫咸不可讀亟謀鐫鐫者
以滋先志也而會余將回素成均

原缺

石堂遺集四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宋陳普撰普有全集已著錄此本以渾天儀論十
六條及各體文爲第一卷賦三首詞四首歌二首
及各體詩爲第二卷其三四兩卷七言絕句二百
餘首皆詠史之詩末附以雜纂十二條乃明天啟
中普里人阮光寧所選刻非完帙也

剪綃集二卷

〔宋〕李龔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剪綃集二

卷》提要

剪綃集卷上

荷澤李

龔和父集

唐人

謫仙吟

空白凝雲頽不流，牧龍丈人病歌秋。尋詩北嶺，
截珠樹老。夫飢寒龍爲愁，呼龍耕煙種。瑤草若
爲失意居蓬島，泓泓水繞青苔洲。鯉魚風起芙蓉老。

李賀

陳陶

陳陶

李賀

公無渡河

屈平沉湘不足慕，公無渡河方公苦。渡行搔短

髮，提壺漿。玉白蘭芳不相顧，驚波不在黥黥間。
顏色錯，漠生風煙。其下無底，旁無邊。何用將身
自弃捐。

李賀

王叔

李咸用

溫飛卿

長安春

春欲來，日日望春門。早開花臺欲暮春，辭去禁
城煙。暖蒸青苔，齷齪浮生如走電。客舍似愁誰
遣來，夜夜抱冰寒。不睡流光暫出還，入地門外
平橋連柳堤。落花聲裏仙娥醉。

王建

李賀

韋莊

陳陶

羅邺

行路難

君不見長安城北渭橋邊長安惡少不少錢飛
毬複道傳頭飲金鯨瀉酒如飛泉春風細雨走
馬去鳴鞭晚出章臺路半垂衫袖揖金吾誰道
黃金如糞土床頭黃金盡中門爲異域骨肉且
不顧促刺復促刺世路有趨競人無一定顏何
處是平地暗水自波瀾君不見建章宮中金明
枝春花落盡蜂不窺雙輪晚上銅梁雪當春對
酒不須疑行路難君好看

盧照隣 高適 李賀 溫飛卿
杜牧 韓愈 施有吾 賈休

香 剪消干

張籍 孟郊 盧仝 王建
錢起 孟郊 顧况 薛能
崔顥 賀蘭進明 翁綬

塞上北風行

北風叫枯桑玉沙糝糝光天寒山路石斷裂駐
馬相看遼水傍軍容帶甲三十萬都護寶刀凍
欲斷旄頭夜落捷書飛少年金紫就光輝

孟郊 李賀 張籍 王建
高適 岑參 王維 張祜

吳娃歌

洞庭明月一千里芙蓉水殿春風起殘絲欲斷
黃蜂歸鴛鴦翡翠承燕私露脚斜飛濕寒兔越

王金雞報天曙官街柳帶不堪折謝豹空啼采
香月

李賀 陳陶 李賀 陳陶

致酒行

零落棲遲一杯酒綠凸蠻觥奉君壽湖花江月
前後隣寒風又變爲春柳離鸞別鳳煙梧中曦
輪送客溝水東霜白松溪轉斜蓋世間何處無
春風

李賀 陳陶 陳陶 李賀

採蓮歸

採蓮女採蓮歸落日晴江裏蓮舟漸覺稀蓮莖
有刺不成折爭弄蓮花水濕衣白練束腰袖半
卷不語低鬟幽思遠碧玉搔頭落水中粉痕零
落愁紅淺

關朝隱 王勃 劉方平 崔顥
孟郊 王昌齡 張籍 毛熙震

白居易 溫飛卿

溪上春

黃瑒散珠層殿曛東方風來滿眼春龍蛇洗鱗
春水暖薇帳逗煙生綠塵古人花爲今人發溪
女洗花染白雲赤水闌風誰是主西山日沒東

山昏

陳陶

李賀

陳陶

李賀

秋閨思

征人遙遙出古城
天河夜轉漂迴星
銀縷香寒鳳皇薄
樹色深含臺榭情
雨滋苔蘚侵堦綠
爲有秋期眠不足
城邊殘月勢如弓
月下丁東擣寒玉

張籍

李賀

陳陶

溫飛卿

京洛篇

東望龍門北朝市
甲第千薨分戚里
朱門戕戕

剪綃上

四

臨九衢垂柳金絲香
拂水毗陵震澤九州通
董賢女弟在椒風
周公舊跡生紅蘚
九泉寂寞葬秋蟲

蘇頌

王勃

韋應物

李賀

夢上天

馭鳳昇崑崙夢上高高天
雲樓半開壁斜白蓬萊宮殿
玉爐煙春羅書字邀王母
綠章封事詔元父
鴻龍九關朝玉皇
大道無言暗相許
身不沉骨不重
半空回首晨雞弄
寒絳幽風生短絲
春雷蟄蟄龍蛇動

孟郊

元稹

李賀

陳陶

空城曲

玉轉濕絲牽曉水
昔日住人今住鬼
東家胡蝶西家飛
星流露法誰驅使
秋風吹地百草乾
苑詞人去不還誰
念幽寒坐鳴呃
長憶深雲海上山

李賀

陳陶

李賀

陳陶

短歌行

日月出又沒貴賤同一塵
求榮不求辱利欲相

剪綃上

五

紛綸鯨魚張鬣海水沸
擬學長生更容易不知
中有長恨端秦亡祖龍失
天地野草白根肥鳳雛
長忍飢人生過五十何用
假光輝四時相催節回換
烏頭雖黑有白時一尊綠
酒綠於染有歌有舞聞早
爲庭前芳樹朝夕改可歎
年光不相待

曹松

皎然

子蘭

權德輿

李賀

賈休

韋應物

陳陶

溫飛卿

李羣玉

聶夷中

王建

張翥

白居易

李咸川

王建

蒿里曲

古人今人留不住六街馬蹄浩無主喪車麟麟
入秋草丘壠年年無舊道天娃剪霞鋪曉空幽
愁秋氣上青楓寒食家家送紙錢紙錢那得到
黃泉

陳陶

李賀

張籍

王建

烏夜啼

衆鳥各歸枝落花香滿泥狹斜柳樹烏爭宿夜
夜夜半當戶啼浮萍搖蕩門前水九節菖蒲石
上死感郎中夜渡瀟湘恩光暗入簾櫳裏

聶夷中

崔道融

李端

王建

公無出門

天迷迷地密密海漫漫身若倉中鼠遲回出門
難大道冥冥不知處小人心裏藏崩湍我亦爲
君長嘆息炊沙作飯豈堪喫棘針生猛義路閑
太華磨成一拳石不懼天地傾津涯浩難識龍
蟠泥中未有雲封狐雄虺自成群人生結交在
終始細人何言入君耳歸卧東牕兀然醉任他
上是天下是地

李賀

白居易

曹鄴

陳陶

劉義

馬異

王建

高適

李頎

少年行

丈夫十八九認馬拂繡裳倒插銀魚袋陪遊出
建章醉下酒家樓軒車滿垂楊君王正年少無
人薦馮唐

邵謁

陶翰

李廓

曹鄴

遠別離

太湖三山口中有西行舟望望不相近望中生
遠愁重露濕蒼苔秋風散楊柳空藏蘭蕙心離
恨如旨酒碧紗牕外葉騷騷三更風作切夢刀

剪清上

七

千里萬里獨爲客少年心事風中毛

皎然

沈佺期

邵謁

于武陵

徐凝

施肩吾

李咸用

銅雀妓

淚眼看花机齊行莫玉杯日暮銅雀迥歌舞妾
空來悲心舞不成恨唱歌聲咽君王去後行人
絕但見西陵慘明月

李賀

梁瓊

王適

沈佺期

江南思

妾家白蘋浦柳惺乘馬歸恰值清風起朱服弄

朱光弼

朱放

程長文

李咸用

芳菲離居不自堪留情此芳甸臨醉欲拚嬌惡
許傍人見相逢恐相失徘徊雙明璫歸時不覺
夜要使兩情傷

溫飛卿 李賀 陸龜蒙 劉希夷
宋之問 李端 李商隱 丁仙芝
崔國輔 劉審虛 韋應物

折楊柳

萬里邊城地垂楊二月春年華枝上見日暮客
愁新露葉疑啼臉風花思舞巾玳梁誰道好持
此寄情人

韋承慶 張祐 歐陽棖 孟浩然
盧照隣 劉憲 李商隱 張九齡

秋夜曲

秋夜長殊未央 王勃 秋燈向壁掩洞房 王建 天
漢東西月色光 張籍 啼蛄吊月鉤欄下 李賀 寒
衣未寄莫飛霜 王維

出塞

單于寇井陘進軍飛狐北沙昏夜探遲遠樹深
疑賊胡霜損漢兵不妨得頭白功成須獻捷會
勒燕然石

王昌齡 陶翰 張籍 賈休
沈佺期 于良 崔顥 賈威

老婦吟

萬轉愁成繫腸線青畝春蕪連石苑爲他人作
嫁衣裳頭白如絲面如蠟

施肩吾 溫飛卿 秦韜王 王建

寒女歎

國色久在室寒女不自知安得長不老爲君玄
鬢衰我有古時鏡一照一回悲

于漬 曹鄴 薛耀
司馬札 朱晝 邵謁

怨詩二首

綠蔓花綿綿日晚梧桐落所思終不來蟲聲入
羅幕

二

鮑溶 薛奇童 崔國輔

九

洞房秋月明玉關芳信斷含怨倚蘭叢且驚羅
帶緩

張翥之 劉元濟
吳少微 李華

剪綃集卷上

剪綃集卷下

荷澤李

韓

和父集唐
人句

過臺城

雲慘煙愁苑路斜馬嘶殘日沒殘霞繞籬野菜
飛黃蝶宮殿餘基長草花

孟遲
長孫佐輔

曹鄴
張喬

金陵春日

登臨吟望思無窮折盡青青賞盡紅白鳥影從
江樹沒數峯春色在雲中

賈休
劉滄

薛能
李咸用

手

寒食日花燕

萬象鮮明禁火前紅英翠萼簇芳筵殘春未必
多風雨少別穠華又隔年

溫飛卿
鄭谷

劉蕀
韓莊

湖上贈新得意者

湖上新正逢故人天明騎馬入紅塵憑君莫話
封侯事考校量金買斷春

嚴維
曹松

王建
盧延讓

惆悵詩

覺來燈背錦屏空自愛殘粧曉鏡中寂寞閑庭

春欲晚垂楊無力受東風

王之渙
劉方平

元稹
李咸用

繡林紅岸落花鈿目極雲霄思浩然漳浦病多
愁易老滿庭榆莢似秋天

劉兼
司馬扎

溫飛卿
莊陶

初夏偶賦

野煙喬木弄殘暉虛室無人乳鷺飛正是清和
好時節青叢花盡蝶來稀

羅隱
韋莊

劉商
司空曙

宿建溪

剪綃集下

二

樹侵閩嶺漸無霜一望繁花一縣香寂寞舟中
誰借問隔簾微月入中倉

黃滔
郎士元

盧綸
歐陽詹

夏日松陵道中

煙岸人稀草色中火天無處買清風西南一望
雲和水萬樹鳴蟬隔斷虹

鄭谷
實華

施肩吾
李商隱

秋晚泊吳江塔院寄王抱節

雨後沙虛古岸崩水風霜氣夜稜稜冷煙粘柳
蟬聲老高塔晴來獨自登

漁人野祭

陸龜蒙 白居易 鄭谷

婆官賽却坐江隈煙水悠悠霽景開精魄不知
何處在野風吹起紙錢灰

酬左行之金陵夕遊

李夢符 趙嘏 吳融

宮城日晚度寒鷄新意雖多舊約賒商女不知
亡國恨恨君嗔折後庭花

書山居女冠繡樓

劉滄 許渾 薛能

剪猶集下

一渠流水數家分絃管樓中永不聞燈下此心
誰共說紫煙衣上繡春雲

雪

項斯 趙嘏 清塞

細玉羅紋下碧霄紫叢自學小梅嬌閑吟只愛
煎茶澹旋斫生柴帶葉燒

羅隱 秦韜 薛能 杜荀鶴

密片無聲急復遲夜來誰向月中歸江湖不見
飛禽影寒鎖侯門見客稀

方干 王初 杜荀鶴 劉義

三衢道中

桂玉愁居帝里貧閑行無罪似流人橘村籬落
香潛度漸覺生衣不著身

李群玉 杜荀鶴 姚合 王建

天城貴家妓

龍山晴雪鳳樓霞煙水初消見萬家寶枕垂雲
選春夢隔簾微雨濕梨花

李商隱 賈諱 李賀 呂溫

送通上人謁賈寺丞

進乏梯媒退又難近因多難怕長安相知莫話
詩心苦乞取新詩合掌看

剪猶集下

羅隱 吳融 薛能 劉禹錫

與鄭澹然

曾是朱門寄食身一生生計祇長貧清閑自可
齊三壽他日相逢乞藥銀

杜荀鶴 賈島 李咸用 清塞

送黃中入吳門

行到鱸魚鄉裏時一宮花渚漾連漪看春又過
清明節更把愁心說向誰

項斯 陸龜蒙 賈常 杜荀鶴

桐江客舍酬客

一片離心白羽輕
桐廬江上晚潮生
客來兵越星霜久
身賤多慙問姓名

高蟾
郎士元
李郢
盧綸

春日詠懷

客舍青青柳色新
濕雲如夢雨如塵
經年抱疾誰來問
萍梗何年是住身

王維
賈島
崔魯
李羣玉

春陰初過海棠時
病客遙聽百舌兒
縱有芳樽心不醉
落花如雨淚胭脂

剪綃集下

薛能
許渾
盧仝
沈亞之

南郭晴步

春城無處不開花
南陌晴雲稍變霞
高下麥苗新雨後
不教閑地著春華

韓翃
杜荀鶴
李端
吳融

送人歸雪城

江籬初綠怨騷人
且向東溪種白蘋
別恨最深何處寫
數株殘柳不勝春

劉長卿
李端
李建勳
劉禹錫

遊法華寺

野寺尋春春已遲
青山一路鳥空啼
何人爲倚東樓柱
可有文詞詠碧雞

李涉
杜牧
李華
吳融

贈野廟祈雨老巫

桑條無葉土生煙
上德由來合動天
銅鼓祭龍雲塞廟
對花歌詠似狂顛

李約
劉兼
方干
張籍

秋日得鄭茂弘書

野燒空原盡荻灰
逐臣千里寄書來
蟲聲竟夜引鄉淚
舊館秋陰生綠苔

剪綃集下

劉滄
戎昱
盧綸
賈至

采藥翁

滿頭霜雪背青山
百歲身心幾日閑
異果奇花香撲面
往來惟在酒徒間

貫休
王穀
戎昱
盧綸

出元符宮逢雨

水流黃葉意無窮
倚棟星開牛斗宮
風入古松添急雨
暮程還過秣陵東

皇甫冉
盧肇
陳陶
韋莊

金陵送客

鴈行高送石城秋客散紅亭雨未休日暮征帆
泊何處楚雲湘月憶同遊

沈彬 岑參
孟浩然 許渾

江西秋日送客遊洞霄

一葉梧桐落半庭暮猿千曲玉峯青不知白髮
誰醫得仙侶無何訪蔡經

薛能 陳陶
高壖 張賁

楓橋晚泊

水闊風高日復斜鷺鷥繚繞入人家船頭繫箇
松根上霜葉紅於二月花

剪綃集下

左偃 周繇
皮日休 杜牧

秋夜長

丹鳳城南秋夜長殘蟬急處日爭忙如何銷得
淒涼思水色簾前流玉霜

沈佺期 吳融
李九齡 徐凝

題郵亭

荆卿雄骨化為塵春草秋風老此身行盡江南
數千里未曾逢著獨醒人

陸龜蒙 劉商
岑參 杜牧

玉山客夜

暫憑尊酒送無寥香印風吹字半銷明月斷魂
清藹藹桑林蠶後盡空條

李商隱 許渾
高壖 李頻

僧房聽琴

帝鄉群侶杳難尋禪思何妨在玉琴紅葉間飄
籬落迴幾曾牽破別離心

李群玉 楊巨源
朱慶餘 齊己

山居老將

腰間寶劍七星文不下青山老白雲門外碧潭
春洗馬鎮南人憶壯將軍

前綃集下

王維 武元衡
韓翃 楊巨源

送林貢君歸閩

曉山初霽雪峯高漁釣牛蓑且遁逃晝夢不成
吟有興便攀龍眼醉香醪

許渾 羅隱
李中 章喝

送景道士還山

古羅衣上碎明霞目說歸山人事賒金鼎藥成
龍入海定知仙骨變黃芽

陸龜蒙 羅鄴
黃滔 戴叔倫

贈琴客

一寸心中萬里愁七條絲上兩條條此心不向
常人說彈作薊門桑葉秋

王周 羅衣 賈島 韓翃

宮怨

得寵憂移失寵愁上皇行處不曾秋淚痕不學
君恩斷空逐春泉出御溝

李商隱 劉媛 長孫翽 司馬札

畫松

畫松一似真松樹小手篇章徒爾為荒齋幾度
僧眠起認得嚴西最老枝

景雲 清塞 杜荀鶴 竇庠

九

村舍

渚煙深處白牛歸稚子焚枯飯客遲風動葉聲
山犬吠今朝出郭不相隨

司空圖 王建 錢起 張籍

越中清明

柳色千家與萬家閑身行止屬年華殘花落日
小齋閉幾箇春舟在若耶

武元衡 薛能 趙嘏 王翰

寄茅山講莊子道侶

不用燒蘭望玉京人間無事不曾經大椿枯後
新為記從許人間小兆聽

鄭壁 皮日休 李咸用 陸龜蒙

重寄

竹杖芒鞋稱野情醉鄉無化負没人爭近年已絕
詩書癖誰問山中宰相名

無則 張翥 皮日休 陸龜蒙

重宿吳林居園亭逢雪

小隱西亭為客開舊題詩句沒蒼苔銀河風急
驚沙度酒作凌斯火作灰

許渾 李咸用 鄭谷 姚合

十

遣興

春色何因向酒疎畫簷愁見鷺歸初不知獨坐
閑多少釋悶還拈架上書

姚合 宋鵬 徐凝 隱巖

青嶂青溪直復斜水天狼籍礙餘霞朝來逢著

山中伴騎馬城西檢校花

顧況 薛逢 王定

牡丹

一年生意屬流塵萬葉紅綃剪盡春希逸近來

成懶病落時青帝合傷神

李商隱 盧士衡
溫飛卿 唐彦謙

三月晦日留客

莫為輕陰便擬歸殘花應逐夜風吹共君今夜
不須睡正是王孫惆悵時

張顥 李昌符
賈島 溫飛卿

夜坐

雨收殘水入天河樓上美人凝夜歌一點新螢
報秋信故園寥落近滄波

王定 許渾
賈島 鄭谷

三

剪綃下

子規

吳王舊國水煙空墳塚高低落照紅帶月莫啼
江畔樹幾人遊宦別離中

陳羽 李群玉
李中 杜牧

偶作

獨立空山冷笑春不須歌調更含嘯平原累累
添新塚死者還曾哭送人

崔魯 薛能
雲表 歐陽詹

遠客愁

五湖煙水接遙天一夜新聲何處傳少婦不知
歸未得思量大是惡因緣

裴瑒 顧況
盧弼 裴誠

欲殘牡丹

寥落衰紅雨後看艷多煙重欲開難氛氲蘭麝
香初減裏露陰霞曬不乾

元稹 方干
李建勳 溫飛卿

牡丹中白牡丹

春風吹我入仙家香勝燒蘭紅勝霞別有玉盤
盛露冷天教晚發賽諸花

劉兼 白居易
陶元名公 劉禹錫

浙江晚渡

十

剪綃下

十二

繡轂香車入鳳城春風猶放半江晴潮聲歸海
鳥初下一片傷心盡不成

羅隱 方干
劉滄 高蟾

西陵旅夜

漁曲飄秋野調清半牕殘月帶潮聲不知短髮
能多少一夜新添白數莖

陸龜蒙 雍陶
韓偓 王叔

寄西山僧

門掩松邊雨夜燈門前歧路自崩騰誰知獨夜
相思處曾看庵西瀑布冰

姑蘇晚泊聞吹鷓鴣

齊己 鄭谷

紅映高臺綠繞城
蒹葭女畫撓輕誰家玉笛
吹殘照更聽鉤輈格磔聲

趙嘏 殷文圭 李群玉

偶作

心如野鹿迹如萍
只願陶陶不願醒
楚國蕙蘭增悵望
雨中嵐影洗還青

羅隱 韋莊 楊奇鯤

竹

錦籜飄零粉節深
萬竿如束翠沉沉
子猷歿後

子猷

剪綃下

十三

知音少忍翦凌雲一寸心

殷文圭 李涉 李商隱

鷺

一巢功績破春光
短羽新來別海陽
千里春風正無力
落花徑裏得泥香

王崑 滕白 鄭谷

贈琴僧楊堅

窓中早月生琴榻
獨閉山門月影寒
澗水松風生十指
冰囊敲碎梵金盤

方干 薛濤

江寺老校書

振鷺翔鸞集禁闈
一生只著一床衣
湘宮水寺清秋夜
猶擁青編獵是非

唐彦謙 賈休 陳陶

荅江南友人

却笑孤雲未是閑
書來未報幾時還
江南無限蕭家寺
名畫偏求水墨山

施有吾 陸暢 鄭谷

都市月下逢吳伯言

水亭山寺二年吟
月下相逢辨語音
無限春愁

士

剪綃下

士

莫相問一年不見一年深

杜荀鶴 盧綸 陳陶

丹陽道中

漠漠野田空草花
柳塘煙起日西斜
村園門巷多相似
竹裏綠絲挑網車

錢起 鮑溶 李賀

紅樓女

三三五五結同心
夾巷重門似海深
坐怨玉樓春欲盡
不知歌舞用黃金

施有吾 吳融 盧綸

清隱樓

清隱仙書小篆文挂簷數片是秋雲平郊遠見
行人小石路泉流兩寺分

鮑溶
岑參

良又
權德輿

辛卯江西秋日

舉目雲山要自迷千門萬戶鞠蒿蕪數州城郭
藏寒樹沉復時聞鳥夜啼

李嘉祐
李遠

唐彦謙
賀蘭進明

友人山齋

寂寂寥寥揚子居自收雲藥讀仙書雲深路僻

三十三
前綰下

十五

少人到養靜資貧兩有餘

駱賓王
周朴

張籍
白居易

寒食

一年准此兩三辰落拓東風不藉春歌酒家家
花處處何曾紫陌有閑人

熊孺登
白居易

李山甫
羅敷

野岸花

紅枝欲盡紫枝殷少有行人輟棹攀芳草隴邊
回首客肯將榮落意來看

盧綸
殷亮

羅敷
吳融

再遊茅山任宗師上庵

一片仙雲入帝鄉寒嵐依約認華陽玉池露冷
芙蓉淺過客空來禮影堂

賈至
許渾

皮日休
趙信陵

句容道中即事

秋風漠漠吐寒雲田熟家家將賽神山下女郎
歌滿野一雙長箭繫紅巾

賈島
曹鄴

張籍
王建

代野老作

浮世浮名能幾何青山滿眼少年多有時捫蝨

三十一

前綰下

十六

獨搔首目送歸鴻笑復歌

杜荀鶴
李頎

李端
錢起

道傍古松

寒流石上一株松一半死皮藏蠹蟲石馬雙雙
當古樹厖眉書客感秋蓬

盧仝
耿湋

朱灣
李賀

塞上曲

賀蘭山下陣如雲擬報平生未殺身誰道古來
多簡策古來名將盡為神

王維
耿湋

王建
劉禹錫

塞下曲

都護今年破武威
磧煙烽火夜深微
金釵漫作封侯別
白髮生頭未得歸

皎然
沈彬

江為
令狐楚

送春

三月惟殘一日春
豈知惆悵有閑人
隨風未辨歸何處
斜日橫牕起暗塵

令狐楚
姚合

杜牧
趙嘏

百和初薰越布衣
一年春盡送春詩
滿庭芳草坐成恨
貧過長安櫻筍時

剪綰下

七

秋曉聞蟬

聲引秋絲逐遠風
月輪移出上陽宮
病來旅館誰相問
玄髮侵愁忽似翁

韓翃
劉滄

杜牧
鄭谷

劉兼
李九齡

杜牧
趙嘏

馬塢賣花者

十里宜春下花花
濃香染著洞中霞
採夫移得將何處
擔入宮城許史家

唐彥謙
劉言史

韓偓
吳融

漁父

罷釣歸來不繫船
坐看秋水落紅蓮
江鮮野菜挑餸
高唱夕陽孤島邊

司空曙
李群玉

施肩子
沈彬

贈費道士

強梳蓬鬢整斜冠
夜聽步虛山月寒
縮地往來無定所
洞天誰道却歸難

陸龜蒙
護國

顧況
唐求

春夜

日日斜空醉歸敗
裘披苦見毛稀杜鵑啼
斷回家夢夢掃蘆花
絮客衣

三五

剪綰集下

十六

古觀

仙觀曾過知不遠
古壇春雨蘚生磚
行逢買藥歸來客
誰解登高問上玄

劉象
劉言史

陸龜蒙
張蠉

朱慶餘
項斯

若虛
鄭谷

過烏衣巷

王謝風流滿晉書
東南一望可長吁
平蕪隔水時飛鷺
更有何人在此居

羊士諤
李建勳

羅隱
方干

宿破寺

耻將興廢問休公道似危途動即窮冷極睡無
離枕夢橘邊沽海半鑊空

溫飛卿
杜荀鶴

羅隱
許渾

剪刀集卷下終

九

臨安府棚北大街陳解元書籍鋪印行

翦綃集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韓撰韓字和父號雪林荷澤人是編皆集唐
人之句上卷凡二十八首惟五言律一首餘皆古
體下卷凡九十首則皆七言絕句殆以艱於屬對
故耶不及石延年王安石孔平仲所集多矣

汪水雲詩鈔一卷附錄一卷

〔宋〕汪元量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末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汪水雲詩

鈔一卷》提要

汪水雲詩叙

汪水雲以布衣携琴渡易水上燕臺侍禁時
集鼓琴奉卮酒又或至大丞相璫鑄所為之作拍曲以下十操
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昔者烏孫公主王昭君皆馬上自作曲鐘
儼之勢而冠而操士音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哉謂作者之悲
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
其使之娛清夜釋羈旅即何其客之至此也

汪詩序

五
九日廬陵文山文天祥顧善甫

叙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季矣一日乘樂平尋見余且卧病強欲一起迎甫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与坐語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黨求余為叙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潛然淚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席慟哭不知所之家人引元量出余病復作不能為元量吐一語因題其集曰詩史三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翔仲

叙

余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為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夫之龍神銷意然而不敢出殷哭也水雲生長錢塘晚節固見其事奮筆

汪詩序

二

直情不肯為婉妻含蓄千載之下人間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為悲咽正乎慘惻聽之者三聖俱無戲韻噫水雲之詩真能使至如是至如是其感哉渡黃河歷太華望燕雲之日慨易水之風則水雲情集余尚能無感能無喜否吁哉山周方方叙

叙

讀水雲詩而不墮淚者殆不名入矣水雲杭人善琴嘗以琴事謝太后及王昭儀堅園七親見蒼黃時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可與道留燕日久尚能和王昭儀歌詩訪文並相於因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為善塚存者為浮屠皆史記

所未有益昔人純于山頭之秋水而派映東上之嘆世、勿生

天王家之恨一披史冊尚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難寫為詩為要沉恨殆不可讀今君已入名山作黃冠師亂狀與亡得喪之外強留此斯賜泣血遺千古羞与千古恨若難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終今孟嘗君悲也及為千秋萬歲後宗廟則不血食高臺壞曲池漸墳墓下嬰兒豎子採樵者獨而飲其上然後孟嘗君泣焉承脰用引琴而鼓之孟嘗君涕泣增哀若破國亡色之人况余亡國賊俘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泣焉承脰已不可禁矣君謂余告取琴為先生鼓之何如余拭淚謝之曰止止廬陵香山趙文儀可

汪詩序

三

叙

往時讀泣血錄為之淚下因歎德佑之事意又有杭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之未必不若予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友汪水雲出示類集紀其亡國之戚吾國之苦艱聞悲嘆之狀恰見於詩微而顯隱而痛彰哀而不怨款款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拉也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錄吹草堂者也其悲思憂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噫水雲詩與後人哀耶留詩與後人悲也可感也重可感也欲賦二十字書微卷尾云天地事如許英雄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山言人鶴田

汪水雲詩鈔

水雲汪 元量字 大有

湖州歌九十二首

丙子正月十有三日，
越輶伐鼓下江南。
解亭山上香烟起，
軍執柯
看似醉酣。

萬馬如雲在外關，
玉階仙仗罷趨班。
三宮北面議方定，
遣使高
亭慰伯顏。

殿上群臣默不言，
伯顏丞相趣降箋。
三宮共在珠簾下，
萬騎吼
鬚遮殿前。

謝了天恩出內門，
駕前喝道上將軍。
白旄黃鉞分行立，
一點猩

汪水雲詩鈔

紅芝如君

一樹吳山在眼中，
樓臺盡在闌青紅。
錦帆後夜煙江上，
手抱琵琶憶故君。

北望燕雲不盡頭，
大江東去水悠悠。
夕陽一片寒鴉外，
日斷東
面四百州。

十穀年來國事乖，
大臣無計逐時推。
三宮今日燕山去，
春草淒淒上玉階。

錦帆高揭滿蘆洲，
鼙鼓聲悲鳳篋秋。
家月子纖纖，
雲裏見吳江不
盡莫潮來。

一出官門上畫船，
紅紅白白艷神仙。
山長水遠愁無那，
又見江

南月上弦

太湖風起浪頭高錦袍搖：生不半靠蓬窓垂而日船頭船尾爛弓刀

昨夜三更淚濕腮何事夢中來三宮從此相分別自勒潮頭白馬迴

受降城下州離寒食清明只自悲深夜秦陵何處在鶯花無主雨如絲

金陵昨夜有陰書更說揚州一戰輸淮北淮南清未了又添軍馬下東吳

鐵甌城頭馬亂嘶金陵城下砲如飛黑風捲地鼓聲急昨夜常

汪水雲詩鈔

二

州又受圍

曉來宮櫓吞如飛撥髮裝雲漢盡眉風雨安能自遣三五五坐坐彈碁

葉雨蕭酒力微江頭楊柳正依宮城抱膝船窗坐紅淚千行濕繡衣

曉髮鬢鬆懶不梳忽聽人說是南徐手巾明鏡拋船上半揭蓬窗看打魚

京口沿河賣酒家東邊楊柳北邊花柳搖花謝人分散一向天涯一海涯

滿江明月夜鳴榔船上宮人燒夜香好是燒香得神力片帆穩

送到滄陽

一片淮山落照中同船忽遇打頭風行軍元帥傳言語別撥官軍下潮東

楊子江頭潮退遲三宮船傍釣魚磯頭更風定過江春不柰林間杜宇啼

一半淮江半潮江愁潮日在自相撞揚州昨夜軍書至說道淮安未肯降

曉來潮信暫相留滿耳驚濤慙復愁月殿不知何處在錦帆搖曳到揚州

金屋煌煌慶九天朝歌在舞艷神仙尋常只道西湖好不懽懽

汪水雲詩鈔

三

南是極邊

風雨声中曉擺歌山色慘然素愁何雪花堆白餅如蜜不減江跳滋味多

九出暖花一夜開無雙亭曲小徘徊可憐后土空祠宇望斷帶郎不見來

兩淮戰鼓不停過萬騎精兵塞在又破陣焚舟彈指頃漢人猶恨夏爺

官軍兩岸龍舟來飯魚羹進不仕宮女垂頭空作急時拋球淚落船頭

却人不識有千戈羅綺裝中樂事多一夜月明天漢漢人歌

罷禁人歌

太皇太后過江都遙指淮山是畫圖
拋却故家風雨外
夜來歸夢遠而湖

萬騎橫江泣鼓鞀
千枝畫角一行吹
淮南今夜好明月
船上美人空淚垂

盧荻毳風亂吹
戰場白骨蒸沙泥
淮南兵後人煙絕
新鬼啾啾舊鬼啼

不堪回首淚盈
萬里淮河听雨聲
莫問浮蘆併豆粥
且餐青飯與魚羹

軍執連鰲向北行
淮南夜鬼燈青誰能通
意無南北生死難

汪水雲詩鈔

四

逃歸下星

愛蘭爰燭燭
簾遮却却金鉤
與翠花心似亂
絲眠不得江樓中

夜咽悲笛
兩淮極目艸芊芊
野渡灰餘屋數椽
兵馬渡江人走盡
民船拘斂作官舩

宮人清夜按瑤琴
不識明妃出塞心
十八拍中無限恨
轉絃又奏廣陵音

青天澹月荒
兩岸淮山盡戰場
宮女不眠開眼坐
更聽人唱哭襄陽

翠鬟半解倦梳妝
楊柳風前陳陳涼
絃索懶拈錦織手
龍涎猶

噀口脂香

鳳管龍笙處
吹却民欣樂
太平時
宮城不識興亡事
猶唱宣和御製詞

可憐河畔草青青
錦纜牽江且緩行
愛此淮南山水好
問天乞得片時晴

丞相催人急欲舟
中兒女淚交流
淮南漸遠波聲小
猶見楊州望火樓

撥盡琵琶意欲悲
新愁舊夢兩依依
江樓吹笛三更後
細雨燈前醉玉妃

蓬窗倚坐酒微醒
淮水無波似熨藍
敗梅吟咽搖不住
望中猶

汪水雲詩鈔

通

見是江南

銷金帳下
忽天明
夢裡無情亦有情
何處亂山可埋骨
暫時相對坐調笙

宮人夜泊近人家
瞥見紅榴三四丫
猶說初離行在所
玉關無數牡丹花

絲雨綿雲五月寒
淮塹遺老笑儒冠
行軍元帥來相探
折送晚峰夾一盤

江頭楊柳舞婆娑
萬馬成群齧短莎
北客醉中齊拍手
隔船又唱采茶歌

長淮風定浪清寬
錦櫓搖上下灣
兵後人煙絕稀少
可勝裁

曾白如山

使臣開關過高却揚柳絲、拂衣舟宮女開蓬猶自笑開批金
彈打沙鷗

即伯津頭開木關山城鼓角不勝哀一川霞錦供行客且拘荷
香進酒杯

北風吹雨入蓬門宮女腰支瘦怯寒阿監隔船相借問計程今
日到淮安

空應城南柳數株鼓牆艾席是民居眼前境遂沒詩興忽有不
舟來賣魚

船泊邳州古岸旁斜風細雨送黃昏美人十二船中坐猶把金

汪水雲詩鈔

七

兒姪好香

徐州城上覓黃樓四壁詩章讀不休更欲登臺看戲馬州官携

酒共婦遊

歌風臺畔水涵、地面官人饋酒章宮女上船嬉一霎不棄座

土汙衣帛

新濟州來舊濟州柳門西畔兩三鷗酒邊笑語銷長日弄竹彈

絲盡勝流

一更船泊邳州城、外巡軍在柝鳴如此月圓如此容猶能記

酒到天明

琵琶切、更嘈、高柳群蟬逐不疏一片夕陽無限好汶河西

上酒樓高

錦帆百幅礙斜陽遙望陵州里許長車馬爭馳迎把盞走來船
上看花娘

元、蓬窓坐侶禪景州城外更凄然官河宛轉無風力馬曳驢
拖數子紅

邳州河水曲如弓青州坪邊官向東船過州南忽奇絕一如湖
上藕花風

船到滄州且少留客來同上酒家樓沿河樹折來初剥滿地藤
枯爪未收

牙橋暫住獻州城鳴去歸來管送迎臥笑宮人擲骰子金錢瘦

汪水雲詩鈔

七

兒下輪船

日中轉舵到河間萬里霜八弦白寬此在此歌如此酒長安月

色好誰看

長蘆轉柁是通津盡是東而南北人日暮煙花蕭鼓聞紅樓爛

醉楚州春

恰到揚州舊馬頭北風吹雨便成秋鳴、鬼物敗人與掩却蓬

窓且睡休

滿朝宰相出通州迎接三宮晏不休六十里天國錦帳素車白

馬月中遊

會同館裏紫雲華蘭麝飄香陳、風簫鼓沸天迴雁舞黃羅帳

煥燕三宮

皇帝初開第一進天顏問勞意綿、大元皇后同茶餅宴罷歸來月滿天

第二進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初三宮駝峰別罷行酥酪又進柑盤嫩韭葱

第三進開在蓬萊並相行杯不放直到馬燒羊嫩餅三宮宴罷謝恩迴

第四進開在廣寒葡萄酒釀色如丹并刀切割天鵝肉宴罷歸來月滿樓

第五進正天宮輾轆引酒吸長虹金盤堆起胡羊肉樂極三

平水雲詩鈔

千碧等空

第六進開在禁庭蕉葉曉鹿眉梧行三宮滿飲天顏喜月下笙歌入舊城

第七進排極整齊三宮遊處軟輿抬香籠新沃燒熊肉更進鵝鴨野雉雞

第八進開在北海三宮宴燕已恩榮諸行百戲都呈藝樂局伶官叫燕名

第九進開盡帝妃三宮端坐受金危酒更殿上都酣醉拍手高歌舞鳳兒

第十進送歡禁庭兩行丞相把盞辭君王自初三宮酒更送天

香近玉屏

一入不叙謝乾坤萬里來、謁帝問高下受官隨而從九派藝術亦露思

僧道恩榮已受封上庠儒者亦恩隆福王又拜平原郡知主新封瀛國公

金屋粧成物色新三宮日用御厨珍其餘宮女千餘箇分嫁出州老新輪

每月支糧萬石鈞日支羊肉六千斤御厨請給蒲桃酒別賜天鵝與野麋

三宮寢室與香氈貂鼠氈錦繡標花毯褥裯三萬件織金鳳

平水雲詩鈔

九

被八千條

客中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鵬謝后已叩新聖旨謝家回土免輸糧

雪裏天家賜炕羊而靈九臘紫霞鵬三宮夜給千條燭更賜高麗黑玉香

三殿如強強句寬內家日、問平女大元皇后来相探持賜絲紉二百單

萬里修途似夢中天家賜予意無窮昭儀別館香雲暖自記詩書授國公

萬里羈孤在憶家邊城吹角更吹茄酒更初使傳言語今日天

庭常雪花

雪子飛、塞面寒地爐石炭共圍煮天家賜酒銀龍熊掌天
驚三玉盤

江南即守列金階內裏華筵日：排文武官僚多二品選御盡
帶虎頭牌

四川督帥高麗豪萬馬來燕貢一遣奏授虎符三百面內家更
賜織金袍

九重黃燭照簾櫳三殿乘輿奉賀冬金面垂慈多喜色史官書
瑞奏年豐

曉望燕雲正雪天閉門穩帳恣高眠內家達鈔三千錠添賜三
江不雲詩鈔

宮日月錢

東宮雪裏燕三宮妃子殷勤把酒鍾百十聲候碎玉指兩行珠
翠擊金鐺

在來酒醒四更過漸覺衾補冷氣多踏雪敲門雙勒使傳言太
子送天鵲

兩下金闌障御街異香縹緲五門開都人籠市徑客立迎接南
朝駟馬來

杭州萬里到幽州百咏歌成意未佳燕玉偶似通一笑歌喉安
轉作吳謳

越州歌

淮南西畔馬離：萬檣千艘水工飛旗幟蔽江金鼓震伯顏至
相過江時

東南半壁日昏：萬騎臨軒趣知君三十六宮隨犂公不堪回
首望吳雲

一陣西風滿地烟千軍萬馬淞江邊官司把斷西吳渡要奪漢
船作戰船

兩峰雲鏖幾時開昨在魚城戰鼓哀漢父生來載歌舞滿頭白
髮見兵來

秋風吹雨暗天涯越鳥巢翻何似家嶺上萬松都斫盡西湖新
漲欲排叉

江不雲詩鈔

師相平章誤我朝千秋萬古恨難銷蕭牆禍起非今日不賣軍
功在斷橋

倉生慟哭入雲霄內苑瓊林已作樵打斷六更天未曉禁庭兩
樹孤盤燒

魯塔當年傀儡場六軍盡笑賈平章三殿鐘響三更後不見人
呼大魏王

晚却黃袍心裏欺魏王事業正於斯孤舟走過揚州去表奏朝
廷乞太師

賈顯魏：盡初封秦齊兩國受恩同木綿庵下無依鬼合策麟

蘇第一功

集芳園東策奇功亟相南行而發紅留滯紫錦三百曲風吹雨
打併成空

群臣上疏納忠言國宮分明在目前只論平章行不法公田之
後又私田

甲子初秋柳宿乖皇天無雨只空雷正當七月初三日帝勸長
星酒一杯

熱風毛雨共淒涼燕子樓空恨長今日客蓬新酒熟在東春
去落花忙

月夜湖歌：正長紅來紅在水苑：上塘歌了：下塘唱更唱吳
王與越王

昨夢吳山閣苑間風吹仙樂下瑶臺翠閣紅陣知多少半揭珠
簾看駕來

鰲山燈月照人嬉宣德門前萬玉姬記得那年三五夜快行騎
駕到行歸

內湖三月賞新荷錦覽龍舫後：拖醉東君玉堂樂却隔花教
唱采蓮歌

年：宮柳好春光百轉黃鸝繞建章治春天桃紅勝錦壯丹屏
裏燕語王

昔夢吳山列御道三千宮女燭金蓮而今莫說夢中夢：裏吳

山只自憐

醉歌

呂將軍在守襄陽十載襄陽鉄脊梁望新援兵無信息殺：馬
殺：平章

援兵不遣事堪哀食肉權臣大不才見說襄樊投拜了千軍萬
馬過江來

淮襄州郡盡歸降鞞鼓喧天入古杭國母已無心聽政書生空
有淚成行

六宮：女淚連：事主誰知不盡年太后傳宣許降國伯顏承
相到簾前

亂點連鼓一作花六更鼓：庭燎待天明一作風吹庭侍臣已馬
歸降表一作奏罷臣妾簽名謝道清

衣冠不改只如先開會通行滿市塵北客南人成買賣京城依
舊使時錢

北師要討撤花銀官府行移通市民丞相伯顏猶有語夢中要
揀秀才人

湯金門外雨晴初多少紅舡上下趨龍管鳳笙無韻調却撻戰
鼓下西湖

南苑西宮棘露牙萬年枝上亂啼鴉北人環立開千曲手指紅
梅作杏花

伯顏丞相呂將軍收了江南不殺人昨日太皇請茶舒滿朝朱紫盡降臣

曹魏公出師

奏罷出師奏翻狀辭廟堂千艘空室玉萬馬下錢塘 許舍真主款款欲假王可能清海岱宗社再昌唐

孫殿帥位魏公出師

我家麒麟閣公當何事名出師休背主誓死莫偷生社稷逢今日英雄在此行勿為兒女態一笑欲傾城

魯港敗北

在羊提金鼓南邊事已休三軍坑魯港一舸支揚州星殞天行

汪水雲詩鈔

十四

泣江喧地秋淚數孤生異志回首魂巢由

北師駐高亭山

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 酸萬萬亂嘶臨警蹕三官盡淚濕鈴驚堂兒空想追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議和親休練卒一作善說和嬋娟刺道一作嫁呼韓

杭州

有客賜回九無人髮握三關中新約淡江左舊清談鉄騎來天北樓船過海南一枝巢越鳥八面熟吳娃天也今如此入乎可奈何夢遶西子衣宮裡北人過玉掛歌方怨金銅淚已多旌旂遮御路舟楫滿官河

杭州雜和林石田

石田林處士吟境靜無塵亂後長如醉愁來不為負飯蔬留好客竿硯老斯人近添秦州體篇、妙入神

先生志富貴又客客平安髮已千莖白心猶一寸丹衣冠前進士家世舊郎官醉入烏程里吟登李杜壇

逃難巖深隱重逢出近詩乾坤一反掌今古兩愁眉我作新亭泣居生舊國悲何來行樂地夜雨走狐狸

獨也吞聲哭潛竹到水頭人誰包馬羊子独衣羊裘北白生何益南冠死則休百年如過翼撫掌笑孫劉

一春雲暮、三月雨淋：魚菜不歸市鶯花空滿林人行官巷

汪水雲詩鈔

十五

口軍簇御街心老子猖狂甚猶歌梁父吟

烽火來十里狼煙度六橋嶺寒蒼兕叫江曉白魚跳壯士披金甲佳人美玉蕭偶銓尊酒在聊以取今朝

聶足封韓信剖心喚比干河山千古淚風雨一番寒世拾鹿為馬人呼烏作鵲江頭潮洶：城脚水滂！

吟身春共瘦獨立望江亭鏡水蒸：白吳山了：青軍降欣解甲民喜罷抽丁拍碎關干曲吞酸血淚零

此夕知何夕將船雜戰船山河空百二宮闈謾三千雨歇雲隨地潮平水接天惜哉無祖述誰肯着先鞭

陵廟成焦土宮牆沒野蒿亡秦皆趙李佐漢獨蕭蕭國子來

黃青山人着白高飛埃猶點、逝水正流、

靜看侵橫士、昔成貢、兒禁中驚、戰城上出降、旗魏操非無

漢唐、時不有、隋後、茲更、革後、字復、太平、期

偶出西湖上、新蒲綠、未齊、携來、編縮、項買、滑、團、聯、問酒入新

店、喚、紅、行、舊、堤、亂、離、多、殺、幾、水、畔、幾、人、啼

天目、綠、雨、江、頭、剪、風、鼓、鞞、千、艇、合、刀、斗、萬、家、同、金、馬、憐、焦

土、銅、駝、塵、州、叢、杞、天、愁、欲、墜、黑、入、大、陰、中

日月、往、來、殺、乳、坤、生、殺、机、江、春、蛟、妾、舞、塞、煖、雁、奴、歸、逆、客、詩、添

情、愁、城、酒、破、圓、如、何、秦、相、國、昨、夜、魃、韓、非

如此、只、如、此、無、聊、酒、一、搏、江、山、猶、昨、日、話、鼓、又、新、元、黑、潦、迷、行

汪水雲詩鈔

十六

踞黃埃入禁門、高亭山頂上、百萬漢軍屯

世、長、柱、擎、時、更、短、後、衣、魏、庭、翁、仲、注、唐、殷、子、孫、非、對、充、鴉

單、集、梁、堂、燕、自、歸、斷、橋、春、已、莫、無、限、柳、花、飛

春、春、雨、方、歌、水、流、花、自、飛、入、生、蝶、隨、夢、世、道、衣、日、月、東、西

驛、乾、坤、圓、闢、靡、斯、令、無、二、子、空、有、首、陽、薇

假、途、虞、滅、就、雲、胆、越、吞、吳、黑、白、一、棋、局、方、員、八、陣、圖、是、翁、猶

雙、鑠、諸、老、白、柳、榆、喟、嘆、投、鱗、筆、悲、歌、擊、唾、壺

竟、夕、禁、門、掩、無、心、接、緒、仲、山、中、多、樂、事、世、上、少、全、人、諸、呂、幾、亡

漢、商、翁、不、仕、秦、紫、桑、深、僻、處、亦、有、晉、道、民

天下、愁、無、盡、生、前、樂、有、涯、文、章、一、小、技、富、貴、槐、虛、花、塵、入、金、張

定州生王謝家、可憐三日火、不見八姨車

休、休、休、休、休、千、戈、盡、白、頭、諸、公、云、北、去、萬、事、水、東、流、春、雨、不、知

止、晚、山、相、對、愁、呼、壺、攜、斗、酒、我、欲、一、登、樓

汪水雲詩鈔

十七

錢塘

踽踽春波暗傾杖藜徐步溯江行
平蕪古堽人烟絕綠樹新
耀鬼火明事去玉環沈興城愁來金鷺出佳城
十年艸木却塵烟留得南枝照淺清

錢塘歌

錢塘江上龍光死錢王宮闕今如此
白髮宮娃作遠遊漢平沙十萬里
西北高樓白雲齊欲落未落日已低
古人不見今人去江水東流鳥夜啼

又

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未天
南人墜淚北人笑江雨低

注水雲詩鈔

十八

頭拜杜鵑

北江

北師有嚴程挽我投燕原扶此萬卷書
明發萬里行出門隔山岳未知死與生
三宮錦帆張粉陣吹驚塵遺紙杆端停號哭皆
失身吳山何青吳水何冷山水豈有極天地終無情
回首叫重華蒼梧雲正橫

宋宮人分塚北江

皎、千蟬娟盛翠紅園翠來端迤邐
松製理紅衣復采鴛鴦花綴之連理枝
憂愁思已失歡樂當白羅君王不重色
安肯留金閣再令出宮掖相看淚交垂
分配老新輪強顏相迫隨舊思

棄如土新龍堂所宜詎謂事當爾苦樂心自知
含情理金微燭鼓亂朱絲一彈卅鳳離卅彈黃鶴飛已恨
所者少更傷知音希吞酸不忍哭寄曲宣餘悲可憐
薄命身萬里榮華聚江南天涯派派落將安歸向來
承恩地月落拉烏啼

訓王昭儀

愁到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到淚痕深
黃金臺院少知已碧玉調將空好音
萬葉秋風孤館夢一燈夜雨故鄉心
庭前昨夜梧桐雨動氣蕭蕭入短襟

太皇謝太后挽章

獨鼓喧吳越傷心國破時雨闌花洒淚
烟苑柳翠眉事去千年

注水雲詩鈔

十九

連愁來一死遲舊臣相弔後寒月墮
燕支天溪陰風起羈旅血淚縣思聞天下
母已赴月中仙哀樂浮雲外榮枯逝水前
遺書乞骸骨歸葬越山邊

平原即公夜宴

春事闌珊夢裡休他鄉相見淚空流
柳搖楚館事新恨花落吳宮憶舊游
渴想和羹梅已熟飢思進餅麥初收
瀛州歸去琅玕長月潮風薰十二樓

平原即公趙補王挽章

大王無起日艸木盡悲傷生在太平時
死當離亂時南冠淚遠踞北而幸全屍
舊客行霜霰呼天淚濕麾

答同舍杜德機

北風吹我上金臺，忍見城眉墜馬荒。
斷臂方回

答方石田

南朝千古傷心事，每閱陳編淚滿襟。
史更傷心

答徐雪江

十載高居白玉堂，陳情一表乞還鄉。
風上太竹竹囊高留官裏，俸賜衣猶帶御前香。
答千古中原話柄長

汪水雲詩外

二十

御宴蓬萊島

曉入重閣對花枝，內家閑晏極歌詠。
傾波玉醕禁苑風生亭北，角聲圓月轉殿西頭。
錦二朵紅雲倚華游

幽州歌

漢兒解髮龍樓望，日暮黃金臺上立。
雁南征泣

幽州除夜醉歌

燕姬壓酒春宵永，列炬搖光拂紅影。
閑派芳馨曉管鼓，會蘭氣瑞鳳紋拖頸。
為雲飄錦瑟無端促絃

急織絨歌翠翻成泣，雕龍咽嘶錦鳴登一笑紅顏鏡中老

除夕同舍集飲

萬里臨寒淚欲添，暫時歡笑且忘憂。
頭為剝牛燕妓女來情，不忍魯男子在話難接。
春霜九差，十二樓

幽州金飲

客路相逢在異鄉，依尊先得杜常娘。
波月開先他日未忘，今日樂老年頻記。
笑歸去，妾奴有錦囊

夷山醉歌

汪水雲詩外

二十一

楚狂醉歌，正發更上梁臺望明月。
人暖如雪，起獨鼓彈琵琶，烹羊宰牛生指丘。
詠遙看汴水波，離錦纜忘還事多少。
妻涼慶鹿遠，春青香離，萬年枝上鴉亂啼。
近六龍南渡無還期，金銅淚送露盤濕。
鵲橫蒼隼入蛇出，燕巢白狐立東南地。
南陌吳山日落天沉，母子同行向天北。
儒何必悲苦，心歸來耳熱忘頭白。
筆果美人橫復橫，今夕復何夕。
竹裂

嗚呼再歌兮花滿堂。好月為我光徘徊。人生在世不滿百。餘華
過眼皆成灰。夷山青。汴水綠。而北高樓咽絲竹。美人十指纖
如玉。為我作觴歌一曲。含宮嚳徵當窓牖。露脚斜飛淫楊柳。就
中有客話陳橋。如此山河落人手。客且住。听我語。楚漢中分而
丘王。七雄爭戰抱塵埃。三國鶯花皆無主。咸陽宮殿不復都。華
清池。沿溫泉。枯世間興廢奈如電。滄海桑田幾回變。人生得意
且盡歡。何酒苦。為高官。人生有命且行樂。何必區區嘆牢落。
庭裏金章與玉珂。何如桐江披釣蓑。遠莫如蟬青此身。何如柴
桑漁酒中。君不見海上看羊手。持節飢來和雪和。又不見
飯顆山頭人。見嗤。愁吟痛飲真吾師。美人美人。我酒有客有

汪水雲詩鈔

卷二

客聽我歌。酒史客醉。美人睡我亦不知。天與地嗚呼再歌。了無
人聽。月自落。酒未醒。

燕歌行

北風刮地愁雲彤。草木凋殘黃塵蒙。雄雞代鼓聲聲。金鼓鉄
馬搖玲瓏。將軍浩氣吞長虹。出并健兒胆力雄。車軋地先鋒。
甲戈相撲殺聲空。雁行魚貫角弓披。霜踏雪渡海東。關血
浸野吹腥風。捐軀報國效死忠。鼓浪天竭誰收功。將軍卸甲
入九重。錦袍宜賜金團龍。天子親宴菊官堂。龍恩鸞割駝峯。
紫霞漱滌琉璃鐘。天顏有喜春融。乞與窮鬼沒笑。虎符腰
佩。冠蓋穹。歸來賀客皆王公。我門和氣春風中。美人左右好花

紅朝歌夜舞何時。寧知沙場雨濕悲風急。魂戰鬼成行。泣

居延

憶昔燕子卿持節。入吳城。淹留十九年。風霜盡顏色。噓噓曾牧
羝。蹠足步沙磧。日夕思深君恨不生羽翼。一朝天氣清。持節入
漢國。衛子生。別離回視如埋礫。天夫抱赤心。安肯浪沾臆。

長城外

飲馬長城窟。馬頭水枯竭。水竭將奈何。馬嘶不肯歇。君看長城
中。盡是骷髏骨。能幾幾千年。猶且未滅沒。空啣千年冤。此冤何
時雪。祖龍去已遠。長城久通裂。嘆息此骷髏。泣秋月。

袁州道中

汪水雲詩鈔

卷三

窮寒六月天地有一尺雪。孤兒可憐。痛哀我淚。淚血苦生。不忍
啼。尸坐愁。欲絕聲。聲在達明角。如競於忙。此時入骨寒。指陸唐
亦裂。萬里不同天。江南正炎熱。

山東飛放

天子出獵山。之東臂鷹健。豪傑我欲從之。子中坐看萬
馬如游龍。

潼關

蘇曰烏雲撥不開。奈何馬度關來。綠蕪逕路八千里。黃葉却
亭。酒一盃。事去空。國淚愁來莫上望。柳臺。桃林。寒外。悲風
起。大漢天寒鬼哭哀。

函谷關

西風吹我度函關。古壑泉聲靜自閒。老子騎牛沙上客。仙人化鶴花中還。新崖水晚懸殘日。絕域雲橫失好山。舊說廣關朱履客。一鼓雞鳴翠微間。

畫溪酒邊

夜未飲酒醉如何。酒醒方知事轉多。趙國未衰廉頗在。齊城將下劇難過。鵲飛月樹無依所。龍入江潭作波。忽有好詩來眼底。盡畫溪柳板唱溪歌。

常州

渡頭風起柳搖絲。丁卯橋邊屋已稀。河神青。淮馬健。江花丹。

汪水雲詩鈔

二十四

舟海鷗肥一樽酒對三人飲。八字帆分兩岸飛。天末有人難問訊。仲連東去不須歸。

石頭城

石頭城上小徘徊。世換僧殘寺已灰。地接汴淮山北去。江吞吳越水東來。健魚吞鰓隨蛇舞。快鶴翻身獵雁回。一片降旗千古淚。前人曾與後人哀。

金陵

只見空城不見臺。客行搔首共徘徊。細風雲霧日龍南。渡宇宙新秋雁北來。三國衣冠同草莽。六朝宮殿總塵埃。交游相見休相問。把手江頭且一盃。

揚州

直到揚州十餘載。盡橋而過月模糊。后皇廟裏花何在。楊帝堤邊柳亦枯。敗麥青。嘶亂馬城蕪。冉。落群鳥人生聚散愁。無盡且小停鞭白酒壚。

徐州

白楊獵。起悲風滿。日黃埃漲太空。野壁山。塔。趙祖宅。歷花叢。州項王宮。古今盡付三杯外。嘉傑同。一夢中。更上層樓見城郭。亂鴉古木夕陽紅。

邳州

身如傳舍任西東。在相荒郊四壁空。柳夢漸生燈影外。客愁多。

汪水雲詩鈔

二十五

在雨中。淮南火後居民少。河北兵前戰鼓雄。萬里列。離心正苦。昂。苦何日寄歸鴻。

涿州

蘆溝橋下水。冷。落木無邊秋正清。牛馬亂。鋪黃帝野鷹。鷄高。塵。涿州城柳。亭日射。旌旗影。花館風傳鼓吹聲。歸客偶然野望。眼酒邊。觸景又詩成。

通州道中

一片殘雲如太虛。窮荒漠。亂群狐。西瓜黃。處。藤如織。北來紅。時。看。若。居。雪。塞。揚。州。人。成。遠。霜。營。吹。角。客。愁。孤。幾。回。兀。坐。寫。塵。下。賴。有。菊。酒。熱。初。

封正

今夜宿封正明朝過汴州雲橫遠塞水落見長洲
蘇折寒初
剝藤枯瓜未收傾囊沽一斗聊以慰羈愁

江陵

月到荆江上輕帆莫遠揚水搖龍影動風送雁聲長
北斗回秋
柄而辰耿夜先徘徊舒一嘯詩興落滿湘

巴陵

重到巴陵秋正清岳陽城下繫孤舟江湖萬里水雲闊天地一
涼河漢明月出洞庭魚婢舞氣薰夢澤雁奴腥篙工又鼓蒲
湘柁漁笛漁榔上下鳴

蜀道

蜀道難行高接天秦關勒馬望西川我眉翠黛知何處
關崔
魏若箇邊

長沙

洞庭過了浪猶高河伯欣欣止愁濤
岸買魚仍問米登樓呼
酒更持螯湘汀暮雨幽蘭濕野渡寒風古樹號詩到巴陵吟不
得屈原千古有離騷

成都

錦城滿目是煙花處紅樓賣酒家
坐看浮雲橫玉壘行現派
水邊金沙已童校道騎高馬蜀卒城門射老鴉見說近來多盜

昨夜深戰鼓不停槓

聞父老談兵

昔聞天兵入西蜀鞞鼓亂搥裂巖谷金鞍戰馬踏雲梯日射旌
旗紅
旗紅、黑霧壓城塵漲天西方殺氣成愁烟釣魚臺畔古戰
場六軍戰血平三川天寒日落愁無色將軍一飯萬人敵婦女
多在官軍中兵氣不揚長太息

答相公席上

燕雲遠使樓雲間便道鄴簡助客歡問、白魚來而穴綿、紫
雀出巴山神仙標、金屋城郭繁華號錦官萬里橋西一回
首黑雲遮新劍門關

歌妓許冬、携酒郊外小集

益州歌妓許冬、客東相逢似燕鴻醉揮蜀琴抽白雲舞迎班
辭別西風山魚野饌茶山裏浪蕪浮花古寺中偶爾留連借餘
景出門一笑夕陽紅

陰州

歇馬陰州借夕涼壺中薄酒似酸湯城壕借屋偏栽柳市井人
家却種桑官逼稅糧多作藥民窮由土盡拋棄年來士子多荒
後隸籍鹽場與錦坊

彭州

我到彭州酒一觴遠儒相與話淒涼渡江九廟歸塵土出塞三

宮坐雲霜岐路茫、空望眼共亡家、入愁腸此行歷盡艱難
處明日繁華是錦鄉

彭州歌

彭州昔號小成都城市繁華錦不如尚有遺儒頭雪白見人猶
自問詩書

彭州又曰牡丹御花月人稱小雒陽自咲我來逢八月手攀李枯
幹舉清觴

漢州

馬踏曉巖緩著鞭漢州城外看青天雲橫青嶂吞殘日風卷崇
岡起燒烟地拔翠峰森似筍溪明錦石小如錢官都足出門

六通水雲詩鈔

李八

去信口語言詩未圓

綿州

綿州八月秋氣深芙蓉溪上花陰、使君喚船復載酒書生快
意仍長吟擊鼓吹笙勸客飲脫巾露髮看日沈歸來不知其
所往但見月高松樹林

永康軍

錦城飛馬過青城無柰風嚴更雨嚴一夜不眠何似者尋花賭
酒到天明

萬州

槎牙鳥道没人煙狼虎交橫馬不前四面青山蔽白駝萬州城

下草連天

重慶府

鐵作萬師缺作舟風撞浪湧可無憂林間麋鹿遙相望峽裏蛟
龍橫不休目斷吊橋空梢、頭各伏枕自悠、錦城秋色追隨
盡好處山川更一遊

涪州

曉立驗棉鳥時聞鳥獸呼斯須風力健遮莫水程迂赤岸日稠
疊白鹽山孤孤眼前猶有險不更危途

瀘州

復作瀘州去輕舟疾復徐峽深藏虎豹谷暗隱樵溪西望清危

六通水雲詩鈔

李九

遠而瞻白帝近時嵐侵蘿枕寒露濕衣裾野沼荷將盡山園荔
已疎長官相見後置酒斫鯨魚

榮州

醉倚高樓上裁詩得五言綠叢雲霧、鳥道月昏、妓女吹
金管庖丁洗玉盤客癡渾不寐府主更開尊

戎州

豪士家園為我開樹頭樹底錦堆、書生大嚼真快意不枉戎
州走一迴

錦荔枝州第一奇大如雞子壓枝垂金刀剪下三千顆對客從
容把酒卮

害馬勞人事已灰長安無復使臣來滿園翁蔚子：樹盡是楊

妃死後我

錦樹高底種萬葉歲收百斛足生涯八錢買得一斤重魯直詩

中特地誇

錦樹中間玉一團樹高數丈實難攀渡我類：甜如蜜莢梓桑

紫味薄酸

澧州府

澧江待我洗吟眸如此江山是勝游紅袖閒歌輕拍手緩鬟對
舞盡極頭帶度急撥風生座聲聲連樞月上樓一夜不眠難戒
曉又騎鋪馬過綿州

注水雲詩鈔

平

吳元府

秋風吹我入吳元下馬荒郵倚竹門詩句未成雲度水酒杯方
舉月臨軒山川非莫非常態市井蕭條似破郵官更不仁多酷
虐逃民餓死弄兒孫

利州

雲棧搖、馬不前風吹紅蕚帶青煙城回兵破慳歌舞民為官
差失并田巖谷搜羅迫獵戶江湖剝削及漢江酒邊父老猶能
說五十年前好四川

陰慶府

雁山突兀掠青天劔閣西來接劔泉如此江山快人意滿船載

酒下澧川

閬州

閬州城南海棠溪客子不可無新詩正嫌風攪浪花碎更被雨
衝雲葉垂野鷗出沒底心性山禽飛舞猶成隊江南或問閬州
景錦屏山水天下奇

鳳州

鳳州山館有清輝古木扶疎散陸離紅尾錦雞鳴古棟綠頭花
鴨盪幽池荷葉集、秋來後桂影圓、月上時病鳥鳴夢思故
樞驚鳥繞樹宿何枝三分割據人如夢滿目興亡客似飛走筆
成詩聊紀實哉我風土出焉鳴

注水雲詩鈔

平

鳳州歌

鳳州南谷是南岐大散橫盤執更危躍馬紫金河畔路萬株楊
柳撒金絲

杏路迢、八兩當三千三百到華陽黃花川上黃花驛千百猿
殺斷客腸

和人賀楊僕射致仕

蓮府公卿拜後塵手持使節往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開禮庭
中七十人鄧帳麗詞推北巷盡擅清樂極南隣豈同王謝山
陰舍空叙流杯醉暮春

初慶傳學士歸田里

燕堂同看雪花天別後音書雁不傳紫閣笑談為職長形閣朝
謁在班前揮毫毫掃三千字把酒時呼十四依闌已挂冠歸故
里尚方宣賜鈔成船

謝方塘趙待制見贈

久謂儒冠誤窮愁方并書十年心不展萬里意何如司馬歸無
屋馮驩出有車吾猶未化爛醉且寄廬

謝隱者劉桃岡

食既彈長鉞豪懸少錯刀功名須汝筆詩酒且吾曹強項貧而
樂揚眉氣自豪北來魚字密南來鴈書高擬折珊瑚柳重尋夢
得桃明珠忽委贈價重九方阜

注水樂詩鈔

五十二

魯平山招飲

老貌不隨俗固窮而隱居一鳴百年竹八憲千卷書酌以旋易
酒薦之新相魚其盡出門去晚涼山雨餘

答林石田見訪

偶攜降旗立詩壇剪燭西窓共笑觀落魄蘇秦今日暖猖狂玩
籍尚種寒山中客老千莖白海上人端一寸丹世事奈來愁不
得乾坤只好醉時看

答開先老子萬一山

廬山五老招我此行我琴不鼓無虧無成

萬安殿在直

鳳啣紫詔下雲端千載明良際遇難金闕曉明天表近玉堂夜
直月光寒宮衣屢賜恩榮重御宴時開禮殿寬却憶玄都人去
後桃花零落倚闌干

張平章席上

兩鬢蕭蕭不耐秋與來今日謁公侯舞餘燕玉錦纏頭又着紅
鞵踢繡球

鳳鸞雙舞

慈元駐薰風寶笏散香雲飄降環立翠羽雙歌麗調舞腰新束
舞縷新綴金蓮步輕搖彩鳳兒翩翩作勢便似月裏仙城謫來
人間天上一番游戲聖人樂意任樂部削韶鼓沸棠妃款也漸

注水樂詩鈔

五十三

題王尊像

調笑傲醉競春霞鰲深、傾聖母壽如松桂迢迢更萬年千歲
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木腥江左戈吾甘半壁只像無
泪洒新亭

附錄

贈汪水雲

李吟山

青雲貴戚玉麟兒，曾逐蠻車入紫圍。王世憲前寬面日，太真膝上畫眉時。滄溟水闊龍何在，暮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鍾期。

摸魚兒送汪水雲之湘

王學文

記當年舞衫零亂，露鈴恩按新闕。杜鵑枝上東風晚，點點淚痕。瘦血芳信，歌念初試琵琶，曾識關山月。怨絲易絕，奈笑罷顰生，曲終愁在，誰解寸腸結。浮雲事久作南柯夢，一瞥聊寄華髮。乾坤桑海無窮事，不歷昆明初劫。誰共說，都付與焦桐，寫入

汪詩附錄

一

梅花亞黃花送客休更問湘泥，獨醒何在，沉醉浩歌發。

送汪水雲入湘

吳仁傑

碧水波翻海亦搖，蒼蒼自整背蓬蓬。蓬蓬隨天上紅雲散却，散開中紫氣回天道。有常須變化，玄關無任殷推。携琴更拜蒼梧野，想南薰入調來。

諸汪水雲詩集

通賢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愛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皇帝嘗命奏琴，目賜為黃冠，即南歸。時初主瀛國，公適與苒駙馬古丞攝鎮，故相吳堅留夢炎，奏政家鉅翁，文及翁，提刑陳杰，青陽夢炎與官人王昭儀清惠以下，廿有九人，以

韻賦詩以饒其行水雲之詩，多紀其國亡時事，與文丞相相獄中

倡和之作，文丞相人與馬丞相相送，當章丞相相饗，鄧禮部光薦，謝

國史坊得劉大傳辰翁序其詩集，劉公又為批點，余間聞危太

史言曰：水雲長身玉立，脩髯廣額，而音若鴻鍾，北歸，教未注匡

廬，蘇軾之問，若飄風竹雲，世莫能測其去留之蹟，江右之人，以

為神仙，多畫其象以祠之，求至今有存者，其諸公所賦墨蹟，嘗

見於臨川僧舍云，及予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水雲集，讀而哀

之，偶成二律以識其後。

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紉山河。兵臨魯國猶弦誦，客過殷

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滸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

賜野水，贈雲一釣蓑。

汪詩附錄

二

一曲熱桐奏未休，蕭蕭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

情日在流。供奉自詩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

結集操哀江南

謝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板間，汪姓忘其名，臨要不予，太后幄御北，汪從之，宿留蕭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

詞，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婦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

者十八人，醺酒城隅，與之別，援禁鼓再行，淚而下，悲不自勝，後

竟不知所往，時汪是死，客有感之者，為結集，操曰哀江南九

集 20-406

四章

我赴荊門四之一

我赴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那彼翼翰客星光
自臨華表文談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孰死無罪
莽莽黃沙依翠華我望何處悲慨我家

瞻江漢四之二

瞻江漢我淮及楚起兵海限亡命無所托交待旦情不顧身
我時王室誰非國人噫嘻吳天使汝綴纜燕黨心寒健兒膽裂
黃河萬里冰雪峨爾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注詩附錄

三

我操南音憂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薄送于野曷云同歸
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為別淚昔也姐善今焉憔悴
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為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連老廢處是游姑蘇荒草起秣我馬樂田舊鄉
江山不改風景忘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鳥沒
春聲踟躕悲風四來尔非適民何獨不哀
右靖琴操哀江南者四章：四解或傳粵人謝翱作詩其辭甚
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于此辭者謂非翱作不
可也當宋孝年大兵壓境兩宮且以琴酒自娛故老言廢宗在

宮中常以壺觴自隨晝日不醉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

反以捷聞蓋必有以壅塞其耳目盡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懷
危懼之不卹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
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為一龜窟國於梁肅繹時江陵戒嚴百官
戎服聽諸老子中既報詳謀者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
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用綈幕雖被刀斫終不得悔時宋孝
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說瑟琴見上吾意其不為鄒忌必為雍
門周雖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主若破國亡
邑至聞疾風飛鳥之聲窮為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
快：奔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噫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

注詩附錄

四

思遇無北祿山亂龜年流落江南每歌數闋四座莫不嘆息泣
下又況天地黯黯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必有以泣龜年
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守者翱之
於辭通契為地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

汪水雲詩雖見於鄭明德遂昌雜錄陶九成報耕錄瞿宗吉詩話及程克勤宋遺民錄者不過三四首夏日晒書理雲間人鈔詩舊冊得水雲二百二十餘首錄成一帙賦通賢序水雲詩以為多記國亡時事此帙多有之而所謂典文亟相獄中倡和者縣未之見也惟浮休道人招魂歌擬杜七歌體製者今見文亟相集後水雲詩集劉辰翁批點刊行者藏書家更有全本當更与好古者共購之崇禎辛未七夕鈔完收齋記

汪詩跋

五

丙戌五月二十四日從湖山類稿下題一過人皆稱其無也毛氏

汪水雲詩抄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汪元量撰元量有湖山類稿已著錄此本末有崇禎辛未舊跋稱夏日晒書理雲間人抄詩舊冊得水雲詩二百二十餘首錄成一帙其劉辰翁所批點刊行者藏書家必有全本當與好事者共購之云云蓋其時湖山類稿尚無刊本故所見止此所附錄元納新原本作題
賢今改正讀水雲集詩并序稱其多記亡國時事及與文天祥獄中唱和之作此本無與天祥唱和之詩蓋亦從金臺集中抄入非原本所有也

劉須溪先生記鈔八卷

〔宋〕劉辰翁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楊識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須溪記鈔

八卷》提要

劉須溪先生記鈔引

須溪先生倫鑒高絕其所評

臨膾炙人口今世所傳秘本皆

同安石碎金而本集不復流傳

余偶於故簾中得記稿一帙環

引

奇磊落想見其人每讀數

過輒恐易盡告枕函帳秘也

先生、黨禁之時起於是非之

外復不為訓詁糾纏不為理

學龍絡點筆信腕自以抒寫

靈灝鼓吹風雅極其魄力所
至左愚豁而右聲一變他不足
方駕也余嘗欲輯晚宋文章
之雄彙為一家如陸務觀之快
暢陳同父之縱橫葉水心之

嚴緊王禹翁之峭特以王謝
鼻祖請率初安劉政之詞率
作狐腋獨公不待先生之全為恨
嘗舟過蘭陰訪胡元瑞遺書
中有須溪集名為序梳三自搜

獲不可得至今夢寐思之猶
幸斯編尚在計他日延津龍
劍或有鳴吼相從時乎今
世盛傳臨川子說及孝標所註
於當時別有集林二万卷續

世說十卷唐以後即不復傳而
孝標羣從七十餘人人各結集
迄今誰復能舉其名者劉代
信多才造物何故顯之而復
故阮之與德往世榮晦滅沒之

概又可勝道哉友人楊誠西氏
為志好古得先生所誦詩文刻
為善本並請刻祀公之祠好
識西為同子持宅相風格才
調酷似其舅因与先生結異

代之緣俾古圭穀屋不沒

塵土間不讀書好奇者一段佳

話也

天啓癸亥陽月西吳韓 孟書



敘刻須溪記鈔

竄早嘗讀須溪劉先生會孟之辭見其奇詭偉麗變化不常未嘗不廢卷以歎謂古今以文名家者衆矣其為體要不能同然皆有蹊逕可窺法度可守若斯人者蓋能自立機軸成一家言質之前哲雖有異評未可遽以為訓殆難學也顧其遺文全集世所罕傳余求之累年僅得其記鈔總若干篇于是知先生所著富甚此其什伯之一二耳矣竊用珍玩而重惜之今廬陵靜齋先生陳公保釐南土辱嘗貽書而以須溪遺文下問劉蓋廬陵前哲其集鄉郡尚闕焉公平生慕古崇賢宜拳拳于斯寔舊事公于東上荷與進之雅茲幸藉是庶幾可以承教將因讀禮之暇編次八卷圖復于公邑令王君偶訪余北野見而異之曰須溪之文要是穹壤間奇物乃僅獲此豈斯文顯晦有數存焉雖非全書于是而苟無能為之以行于世則是編將并廢以沒可知已願舁以歸亟為捐俸錄之梓不猶愈于漸滅而無傳乎竄曰善哉我公之意固亦將以嘉惠後學不得而私之也余曷敢秘若先

劉須溪記鈔序

生之履歷則國史有傳評其文者有吳文正公所爲先生之子友益文集序所謂不必學歐詠詭變化追配韓柳五君子者殆厚許之也竄不敏請誦是以質之公而僭爲之敘王君名朝川字汝行蜀之南充人爲余同榜進士時又將復三賢祠于石浦葺龍洲先生之墓王東麓并刻其文以傳其崇飭風教雅尚文事斯亦可以觀政矣因附紀之以示我同志云

嘉靖五年春二月既望崑邑張寰書



劉須溪記鈔入序

劉須溪先生記鈔目錄

卷之一

社倉記

蘭玉書院記

蹊隱堂記

梅軒記

卷之二

存厚堂記

泉山記

劉須溪記鈔入目錄

安齋記

本空菴記

心田記

虛舟記

玉牕記

印洲記

同元亭記

永新賀氏梯雲樓記

朝僊觀記

虎溪蓮社堂記

卷之三

鷺洲書院江文忠公祠堂記

南康軍昭忠禪寺記

歸來菴記

靈應廟記

興泰廟記

汲古堂記

生意堂記

劉須溪記鈔

目錄

濟菴記

本泉堂記

休巖耐隱記

卷之四

吉州龍泉縣新學記

吉州重修大中祥符禪寺記

吉州能仁禪寺重修記

南岡禪寺記

紫極宮寫韻軒記

玉真觀記

江村記

東樂記

極高明樓記

讀易堂記

吾廬記

山園記

卷之五

武岡軍沅溪書舍記

劉須溪記鈔

目錄

吉水義惠社倉記

萬安縣舜祠買田記

武功寺記

玉笥山承天宮雲堂記

靈威廣記

吉水靈護廣新宮碑記

清鎮堂記

山憲記

樂丘記

卷之六

鳳鳴山記

晚圃堂記

湖山記

豈畦記

古山樓記

永新縣學劉侯生祠記

戒岡重興院記

建興院記

劉須溪記鈔

目錄

安遠亭記

卷之七

習溪橋記

核山堂記

玉湖記

敏齋記

芷堂記

靜見堂記

逍遙遊菴記

介菴記

卷之八

臨江軍新喻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山心記

吉州吉水縣修學記

薌林記

多寶院記

劉須溪記鈔

目錄

劉須溪先生記鈔目錄終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一

宋劉辰翁會孟著

社倉記

異翁先生無位而一食三歎無食而急人朝飢他日懷編書示予獨欣然如有飽色曰此渝邑西溪劉氏社倉約也人人有此心亦人人能之而不爲蓋吾與子之所共媿也彼將靳子記其倉予欲傳其約予鄉自是常慨然爲來客誦之而未及記而先生卒然其邑彭君幼遠猶望焉爲是記來也義哉彭君來廬陵

劉須溪記鈔

卷一

豈三數既恨不可得則委先生諾責於予予潛然受之曰此先生志也前年吾鄉旱既甚大家逆勸分閉餘粟冬春無所得糴鄉人之攜持扣關者纍纍不能歸則徘徊浮橋間中江赴焉市而奪餅餌盤飧以飽者起責之金則含哺而走橋亦中江赴焉蓋橋者告予曰夜夫婦相泣旣而水聲如投石者不絕常數人及旦來者乃已殆不可數也彼特中人無策羞見閭巷於此而官以道殣告者一朝而百餘不與也於

翁流涕解衣易米更相爲粥以食餓者游手四

望取饜而頽簷曲巷永冠困弊陰雨連月而不能出者又未有省焉其後上捐義倉和糴數萬石深山長谷幸忍須臾食新矣暨鄉都轉致強者乾沒僞占弱者擇輕受少獨區區籍虎聲出藏粟耳此無他無社倉之故也使廬陵所在有社倉者何待後時展轉望施天上亦或及或不及乃知政術不存倉卒補救雖仁心仁聞無益今世訾無能爲者必曰士士亦妄自菲薄如西溪劉氏才二三十人人貸穀二三十石或百石二百石止然旣得千七百餘石貸之三歲歲收

劉須溪記鈔

卷一

息視鄉人殺其一再歲殺其二三歲則穀本可償矣息自爲本矣穀則君穀而鄉人之舉子者當能言矣又三歲十歲以至於無窮子子孫孫與是倉終始而穀亦不可勝用矣此社倉法也夫數石之穀節於口腹豈人所不能哉士皆若此何事不可爲淪西無富家劉固士族僅足爾聞社倉者不暇自量沛然各修其可順而里中窮士如彭君者又爲之奔走後先控極爲助變之憐物不知誰憐變者亦甚盛心矣吾廬陵其獨無西溪劉哉顧其力有十西溪者亦乃與吾

等無異可歎耳天下之重未必一人所能任也人爲其所可能而不可能者從是舉矣宇宙一心也人類以來所不至於生意中絕者政自相依耳聖賢之於斯民也同在畎畝之中而懷已飢之思極推內之恥彼不自累人固不得而累之何爲皇皇焉起匹夫之志勤身死力經營天下之大憂及萬世其遺後人以耕且食者皆其業也寧使自有餘而已緒前業救民命則陋巷之心勞於平世之心今吾百畝於此不待胼手胝足躬耕播種直推而與之共食其視古人用

劉須溪記鈔

卷一

心與力之勞亦無幾耳而猶以爲難也以吾廬陵之所難故知西溪之風爲不可及也人以善小不足爲誕曰濡煦而已孰知斗升之水有大於西江者哉以吾廬陵之所睹故知西溪活者衆也嗟乎人命亦大矣向之死者非盡鰥寡孤獨也自鳥獸之群猶知愛其死聞其鳴悲者猶爲之傷心焉況同類並生之民父母妻子臨流忍訣則亦見斯世之無足懷而斯人之無足告耳其不大可哀與西溪有社倉西溪之人米病也極道亦貴豫耳今吾痛定思痛而亡具猶前日吾廬陵豈獨愧西溪

氏哉抑吾愧彭君矣吾愧彭君矣或曰劉族固多賢君子倉不修且弊來者未可知安知劉氏之子孫不德色於指廩乎其又有能扶植而廣充之者乎予曰噫過矣天地能生而不能使其無飢父母能生而不能使其無困於天地父母之不能而能之者是倉也壺殮二十人報也孝子慈孫天報也吾見西溪之門駟馬高蓋鐘鳴鼎食潤及九里則有之矣世俗之所慮信天道者所不慮也是倉名堂曰集義翼以兩廡六倉其積可萬石爲是倉者奉新監酒劉夢麟少游甫而少游曰非我也伊

劉須溪記鈔

卷一

四

吾族之力彭君名程其父子屢貢其鄉亦佳士

蘭玉書院記

世稱佳子弟如芝蘭玉樹本謝家語也想見封胡羯末輩固當風流可愛往往不可嬰以世務然倉卒敵百萬騎臨淮聲震都下名臣宿將安在丞相獨遺堦庭三少年禦之上流老桓至有左衽之歎亦疑其不史事甚使在今人書生語三日不能定既定臨事失措三子乃冒然而起談笑麾之無成謀亦無懼色如千將出匣遇物必割如豪鷹起乎秋風天馬發於西

極未必芝蘭玉樹浮脆美觀比也古人家庭閒見絕
與紙上傳習形似者不同其浩然有養出乎志行乎
素慷慨自任視利害如白黑春秋戰國名卿大夫非
公族則世家其從容應對出入戰陣以爲常事後來
君臣多亡命共事崛起麤俗無復禮樂儒者又寒儉
狷狹才疎膽薄受任輒敗他時曹魏父子稍稍賦詩
橫槊間則共相怪其文采將畧天分不可及蓋氏衰
族混之餘草間無英物久矣科目興類起徒步致富
貴然再世則不可復賤衣冠文雅化及群從高者矜

劉須溪記

卷一

五

持自喜下者輕俠不還其家世何如昔人而區區求
如江左風氣亦不可得矣異哉欲觀世道視故家欲觀
故家驗學術三百年間中原如韓呂典刑議論爲鉅
人長者過江如五峰致堂南軒諸賢又磨礪精密晞
顏而肖孔彼功名之士乃當羞愧俛首不復敢望政
未知諸賢當事變所就何似而學術遠矣嗟夫子弟
固難得佳父兄亦復未易今爲父兄者皆願其爲此
勿爲彼至近年又惟以科第不失舊物爲難雖中朝
盛事不過如此耳此世道之歎也吾劉氏出安成未

知龍雲先世同異如龍雲劉氏之詩書文物不其難
歟盛哉雖四忠之孫子曷京焉自著作公第元豐中
詞科號龍雲先生先生以來仕至貳千石與爲奉常
弟子貢鄉漕者世不絕今爲盛或昔兄弟數人比肩
立非號稱甲乙則名位適相似以是長上玩之如芝
蘭玉樹焉其名家塾曰蘭玉父兄意也某與蘭玉緒
少游見其辛苦爲名儒篤實有世用因爲言古家族
人物之高下蓋婁歎之不足尚庶幾有所感發擇而
勉焉不至爲晉人之清談而止抑晉人非清談不直

劉須溪記

卷一

六

晉也安石在東山岿亦子弟爾觀其徧詣諸將自託
與幼度勤履屐間小物家法政爾人言王謝子弟自
別者尚未知王謝子弟惡識古人

蹊隱堂記

龍泉康氏爲其子讀書之齋種桃李焉周遭可里所
霞蒸雪積入境疑僊春流浮遠想見千樹青陰繞屋
肯聞誦絃芳昔過客不能賦卽已能賦未有不眷然
問誰氏也於是有大人先生取司馬子長李將軍贊
語命之曰蹊隱或疑之蹊者山間之跡昔未有者也

崎嶇攀確不用而又將塞也何康之蹊亦若是乎子
曰不然彼披榛莽排藜藿入而與猿狖爭出而與鹿
豕群忽焉草合不見前轍出行者少也若桃李則無
不好也雖深山長谷溪回路斷苟有目者慮無不極
其處徃復袂相屬如通道焉繇世之好者衆也曰然
則客之得其蹊者千百而隱何居子笑曰子以爲隱
者之隱必孤山之梅小山之桂竹林之密密蘭畹之
幽幽乎必去人俞遠于人所不好而後隱則丹崖之
渾沌絕澗之沉淪雖今無聞可也蓋富春之臺草堂

劉須溪記鈔

卷一

七

之墟吾嘗褰裳過之歎曰介推母子之言誰則聞之
而又安知其綿上也昔者是山也樵斧之所攀援長
鑱之所失徑自諸君子擇於是息於是而蹊生焉故
凡隱者皆蹊也亦不能不蹊也蹊而桃李焉桃李而
邂逅焉未嘗不與人混未嘗求與人異未嘗不與人
同樂顧物之紛華盛麗舉無足以易此而吾老是鄉
矣彼僊人者則不可知若古有道之士種花食實未
離乎人間而亦不可榮以祿殆真隱矣桃李何負於
隱哉方昔豔陽華如桃李能不顧省而窮山枯槁者

恥而遠焉彼誠有樂乎彼而名之所歸政復不能不
累乎彼也人之情性隱者詎相遠哉或又曰康氏之
子之功名方興而豈有意於隱邪而獨爲此名也子
曰然康氏之教其子則有意矣今夫靜對軒牕行吟
花下生意自然一舉目而足不待遊嬉遠想而光陰
華悴感發無窮則學之所得或在是矣園林如此他
時子孫仕宦倦而思歸乃與松菊畱情居然無異則
亦茲花之爲助也何傷於出而何憾於隱凡卉盛衰
未嘗不與桃李同近世以名品相高謂歲晚爲長年

劉須溪記鈔

卷一

八

風霜爲清苦春葩浩蕩黯然羞沮誰與領此而我獨
取之則我希矣彼以桃李爲俗吾亦不能不以彼爲
俗問者喜曰異哉夫子之言之也爲蹊記可乎予曰
雖然蹊有幾世方險艱入者爲捷徑出者爲畏塗今
之隱者其非後之赫赫者邪桃李不言子不得不言

8 梅軒記

古貴梅未有以其華者至近世華特貴而其實乃
少見用此古今之異也然其盛也亦不過吟詠者之
口耳未有以德也數年來梅之德徧天下子嘗經年

不見梅而或坡或谷或溪或屋者其人無日而不相遇也往往字不見德而號稱著焉某梅也卽其人可知也如安成彭梅軒與予遊每見之如見梅焉是其德也其軒求吾記嗟乎予也爲梅役未已也予昨也爲分寧鄭賦梅軒詩今日又爲予之梅軒記也何梅之於予密也予何以記諸記梅乎記君乎夫梅舉相似也君梅似也君起於素封之地而呻吟乎冰雪之臆癯然如不自勝澹然欲逃名而人不我舍不知斯芳之藉我乎其山空澗落無人乎歲晏彼不我卽則

劉須溪記鈔

卷一

九

我往卽之乎吾嘗謂梅者使其生於暄淑之景而立乎桃李之蹊雖脩然欲以其素獨而爭妍者有其色好懿者無其人焉是其獨也昔也好之者亦昔也若二三月之間則莫之好矣物莫盛於東南而其盛於冬者以其鍾南方之氣也故梅尤盛於南而號之者皆南人也是其盛也地也號之者亦地也若出於關壠也而亦號之則異矣雖然吾嘗觀梅於醬塗之野老枝如龍到地復起高花照日者每枝而如蓋焉相傳昔年蜀人載之雪山之下泛瞿塘而東望孤山近

矣而不能進而留之此也是其地也又特以其蜀也又聞武陵官梅一株如屋環其下可百客武陵人劉海瞻嘗煉於此此樹與海瞻俱不死者是其獨也又有在受形草木之外也嗟乎君之梅能如當塗之大且疎又能如武陵之高之壽則是軒也其亦庶乎有以異乎彼矣

劉須溪記鈔

卷一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二

宋劉辰翁會孟著

存厚堂記

顏士元宗大名其堂曰存厚而問記於予予曰君非能自爲厚也厚生於所積人未有無所積也雖吾與君不過然不耕穫不弋絕以有今日者皆前人之餘也自行四方所見朱門賓客或憐我而食我今蕭條零落問故人子至無存者而韋氏之藏經長卿之售賦新豐之授草乃由寂寂見收傳家其敢謂吾能哉

劉須溪記鈔

卷二

抑吾祖宗三世于此天念之矣太虛百年爲一息視人間再三世猶屈伸肘耳化機不相待而待者常遲之此天道之所以茫茫而人事之所以尤可恨也吾與君中立於過化之蹊而饋漿於寄食之旅安知子孫來者不笑人無能而騁其所大欲乎而盛衰之多態亦在是矣吾且爲君往復言之君所爲厚者其能振人之飢急人之病如陶朱公再散千金乎無也其能有尺寸之柄指麾反掌如古人全一城辦一獄活千人者乎無也人胡能有德於天而況士之善也不

過庸言行寡過而已又安得有餘與不享而望其所甚奢責其所不報無亦惟是犯而不校貧而無怨逋而無悶爲庸人孺子之所易侮意者造物之所尤憐者乎而君之所爲厚者從是積矣夫難平者何必其平哉政使爲善朝種暮獲若左券相付然卽其取於天者無餘矣而何子孫他日之望小大不同未有無所積也禹稷躬稼大王去邠晉重乞塊伯諸侯孝公見擯河外取河外楚三戶趙遺孤物之興也皆若此雖君之顏氏孰非陋巷之先師晚食之處士雷以遺

劉須溪記鈔

卷二

三百六十六

後之人乎天之於魯公蓋卷矣今吾以宗大爲食厚報邪則君窮特類我抑君他日駟馬高蓋連阡陌儼封君未可知能使君孫子晦其文采氣醖如宗大之循循如中人者乎能毋忘疎貧窮遺植如宗大之於鄉黨朋友親戚者乎吾見世人憑陵夸奪躡籍豪縱者類以爲所自能致徃徃竭其強弩之力機張而不弛未有歇然如其初者也而昔人之所存亦從是無餘矣士之賤也易爲下也而人情有甚難者焉賤且貴其爲下也始難矣而其勢則甚易也夫厚豈有涯

哉吾今雖自以爲厚邪然已媿於昔人矣厚不自知也將由彼薄故我厚也一念之所積人不能知而天則知之吾何以知顏氏之積哉顏氏有宗大可知已存至於宗大愈厚矣宗大之孫子未可知也未可知也吾爲宗大記之

泉山記

許嗣翁家四壁容闔扉右侯門左賈區陋如連樓隙居附隅而求余大書泉山揭焉曰吾泉人也不可以不識也願記之示吾子孫按許氏祖子春者事晦翁

劉須溪記

卷二

從益公徙廬陵晦翁派新安生延平徙建陽而號精舍紫陽者記鄉關也今人每每以異鄉名其居者學晦翁也苟有血氣心知依風首丘豈能忘本抑祖孫三世百年於此淒其迫遠跋子望之不一見其處政使子厚得歸善和宅無恙而兒童之曉者皆楚語矣渡桑乾者得不復思并州乎宇宙雖大唯思無窮凡思之不能自己者惟始念耳燕人弱喪過晉而疑於燕流涕泫然及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君思泉未見泉也未見如將見焉既見不思矣其子孫來者

之不知雖未見亦不思矣人生逆旅前境皆幻謂是居泉也泉猶目前也夫孰非父母之邦雖然泉富州也幸君未識泉爲君燕說吾聞泉人言泉多颶風風起少年狂者據圓箕空中繫長繩縱之乘扶搖而上如飛蓬如紙鷂意其極滄海之觀而不知其所底止也君未嘗知泉聞吾言也得不得啞然而笑及其至泉也又能不笑吾以未見疑所見乎夫逍遙之遊秋水之觀釣天化人之想得失皆若此矣君母謂予不實近年蜀士僑東南雖僧廬寓蜀扁金陵諸橋名坊巷

劉須溪記

卷二

四

大氏東京舊也士於故鄉不忘本以一室推天下固當慨然而念者鮮矣吾嘗賦匪風匪風之不可見驟而歌甫田噫孰知甫田之悲有甚於周道之衰徇者乎記君泉山念我遠者君廬七尺掃寬三尺著吾記室雖陋毋自隘充是心也其自泉而上益有當念者焉夫許大岳之胤也

安齋記

客有言安齋之爲人也被服仁義彊勉學問如癡儒陋巷兢兢寡過歎然嚴師保之在其側不窘於此矣

而謂之安齋何居竊惑之予於是聞而聳然曰予言胡君之爲人也予幸乃得胡君之爲人也予未識胡君胡君安矣今夫垂紳佩玉準繩規矩左右斯須不敢失隊聖與賢之所以不愧不作而有餘樂者使小夫躁人易地而處猶猿狙而周公服之乃其所大戚也而況惡衣服非飲食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久幽不改其操見危則致其命彼將輟感而視之何自若乃爾而由君子卽之吾心揆之義理有寧死而後得所安者將爲彼小人之所爲邪又不能以朝居也

劉須溪記鈔

卷二

五

而彼未嘗不自以爲安也華居美食妖聲麗色用物多而使令足其忤入厚積猶足以遺其子孫也其羞原憲而拙首陽也宜矣然而無是理也體之所安者未必心之所安也君子之所安必小人之所不安也未聞君子而又安小人之所安也雖然猶有君子而安於小人之所不敢安者蓋昔者宰予之問短喪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予也身遊聖門在言語之科汚不至薄其所厚試使三尺之童少知義理率然而請必不敢復以曰安對而予也安之豈

獨無人心哉此小人之所不敢安也然吾視世之君子未嘗不爲宰予之所安也彼予也乃獨以其言爲萬世笑嗟夫此古人之所不隱也其使後人無疑乎三年之喪則自予始也此予意也此其在言語之科也後之爲言語者則異於是矣悲夫客曰吾聞君言於吾心亦有如不安者他日爲胡君誦之胡君曰某聞病有難知有不能自言者吾子受人之徵言以惠况我是使我得復起爲人也請書之以毋忘藥石之自

劉須溪記鈔

卷二

六

本空菴記

予年七八與西家二三兒共受書屬對於薌城曾深甫深甫垂髫映墨黑盡日樹筆髯間俯首抄六經他解附注傍每葉字如蟻計平生若此何曾百餘萬字今年七十餘皓然禿翁不知此本末在何處後來新義何限舊註豈復更容入耳忽忘展卷斑斑泫然隔今世昨夢空山歲晚歌不成章而問童子然老無受簡之兒吟有白頭之妻喟然歎曰五十年場屋富貴不呈乘功名事去矣蕭然四壁讀更萬卷無字用髣

髯記西方偈言不多與我意合遂名所居曰日本空一日杖出城舉手裂指無他求求予記刻壁間死卽埋以爲銘予笑曰噫晚矣然士方少肯志科舉辛勤過古人徒欲以記問工書輩不知心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陸沉州縣或流落嶺寒坐念場屋何心至此就使奇遇如礪叟晚達如齊人壽駘如柱下相君其畢如宰如亦無異土偶之復于土而其人苦不自己以此方彼不猶早乎百年未得盡爲善亦不足初心誰負晚背其師方泊然依彼氏以老寧不冀求日之有聞

劉須溪記

卷二

七

而手循餘髮故將倒行樂嬰兒之無知也則先生之志其不使予悲乎蓋死而可悲者未有若無成之士而士之可悲者又未有若記問之爲誤也是菴之設方求釋此悲者然以吾記記於斯得無猶有文字之習吾爲此記猶如食蟹動人風氣抑使讀吾記者撫然長吁慘然四顧一雪其心之所甚痛而後倪焉謝去浩然無復意者而樂亦不可言也予年未四十執筆數十萬言爲人役未休政坐童昔屬對始悟彼本空求吾不朽豈儒墨相用固爾邪先生妻莊氏貧而

樂壽各未有艾其歸先後不可知作山曰小孤之山屬予記其處焉且志曰同穴夫知性之空矣而未有以易身之爲患也則儒者之道其終不能無情矣乎先生名子淵莊氏同邑永和人

心田記

新安章貴安與予同年生同年第尉吾州萬安氣槩偉然其文浩蕩奇崛詩又深古多興託有苦外之味而又能琴能騎能射能發擲不畏勢急義不量力皆吾所不敢望獨一事差不吾及蓋吾雖不能而能不

劉須溪記

卷二

八

爲而貴安乃不能不爲是可恨耳然遂有議是公不審細喜犯難者予笑曰爲貴安謀則欲其毋犯難爲任事謀則又患其却審重耳今夫平居議文法不恰不過罪去然且人人首鼠無害自營卒有兵革免胄一往之士將以誰望諸君言持重持重蓋將道抑君所自能若不擇利不顧死爲天下先非輕何以哉今人尚多責古人古人不自言已矣臨事乃見予嘗以此對客浩歎捐軀政亦恨貴安經事挫折或不免改作今別矣他昔何地復見復如今日否吾豈謂君

能有益吾事顧反復之而不置者千載而下亦有識
予之何心貴安號心田微予言且一年於此予亦不
問是田者名心乎抑心以爲田乎獨嘗恨近年士大
夫以口舌爲名飾亦復不競間獨能數語自喜不啻
出萬死其望報也如施其終身如驕將自愛不肯復
望發天地以來聖賢所爲經營出力死不敢倦者適
一酬酢而倦雖其初本無所爲者而其寃或甚於好
利矣昔者吾嘗行田間見田者俛而耕仰而避吾路
也爲之怵然止曰粒我者夫子也孰如夫子勤其身

劉須溪記鈔

卷二

九

以食人而無食人之色蓋吾知愧是人者矣而是人
猶有愧也夫地不與吾爭勢而鋤耨及焉夫地不與
吾吝力而黍稷生焉夫天下於人而能大受者此田是
也而此田猶有愧也使田而不春則田爲無用使天
而不雨則田爲無成與此田終始者晝與夜而不知
止者其天乎而天猶有愧也一日之間油然而不爲
雨者有矣一歲之間沛然而不爲秋者有矣若人則
油然而不自力也沛然而不爲物也以人
救人者心爲近心不止於如田也田者有水旱之苗

焉有春冬之際焉有爾我之畔焉而心之生意則求
之而無不得也充之而無不達也意者天爲可幾也
而猶有愧也則吾心不旣大矣乎人能知天地終歲
之功不足以易吾心俄頃之用則所以自任者亦不
得不重矣而又反復思之吾心之用則大矣抑吾力
能至矣乎其又有能較毫末於天地者乎而天地猶
無功也則是心也豈不愈歉而愈有餘量愈用而愈
有餘力乎夫千萬言而一言盡之吾言之不給於口
類此若干萬人而一人望之吾豈敢以薄待夫人哉

劉須溪記鈔

卷二

十

固謂貴安之心有同然者也彼閔其田之不熟而欲
其不輟耕憂其田之或荒而勉其寸寸而芸則世之
言心學者與勸農無異非心體貴安名應子

虛舟記

蓋子與方外言莊子虛舟則善矣而未免於觸也士
俊羅君號虛舟子欲與君言莊子乎則君我徒也非
無所爲者也江湖之舟爲貪夫牛馬走畫與夜而不
知止其建旗鳴鼓役千夫而從之者亦且與商賈無
異而世安有虛舟也人人以其舟遊而未有知無用

之用忠臣志士臨流願濟與百戰無成僅以身免者
獨患無舟耳空江渺然漫落橫楫其於世事亦何情
者惠而載我適相值而其不偶然也古之經營天下
反覆萬里羈孤漂泊若此者何限今茫然遠想求其
渡處不可得或史不盡載問其爲舟則如漁者往矣
子胥之逃吳陳平之亡楚以此脫其生而成千載以
至烏江之流涕漳沱之倉卒至今誦其語猶悲之此
韓退之所以重有感於一壺千金者也今人美前人
成事孰知當日之役有元功焉夫任大勞濟大險而
劉須溪記鈔 卷二 十一
不以爲德者舟也是舟也不爲利役隱然與天意合
天欲有所爲其必自是舟始故予願君藏之藏之而
未嘗藏者虛舟是也君必待之抑予四方招涉有二
戒焉爲刻舟嘗募載視其外人物也既載百疋生焉
蓋從者帶索殫於柳直虛則整實則陋也今吾與若
皆虛舟也又嘗赴急彷徨絕岸終朝而不能濟爲之
仰天太息非無舟也而未有能操之者也是又以虛
爲恨也君盛年力學出語英妙有奇氣當能爲世緩
急姑爲其所以任重載物者而用是舟者則他有人

焉

玉牕記

徑吸仙人徐景說嘗呼吾鄉吟士劉芳潤曰玉牕玉
牕求吾先師吳齋歐陽公記之記未成而吳翁又僊
玉牕悵然中道四望而歎曰已矣惟會孟也能知二
先生意且二先生有知也其亦必以予請爲然也予
逡巡靡徙久之曰予何敢記玉牕徑吸精神筆墨浮
動星緯欹林壑如天人獨玉牕玉牕夫君此猶霞子
煙子見稱於謫僊也予何敢記玉牕吳翁暮年絕麟
劉須溪記鈔 卷二 十一
謝穎顧悠然真玉牕懷抱如欠今神遊超遠寧能知
其所欲記者何說此海內其恨以爲不可復得者也
如之何其使予獲罪於西河也予何敢記玉牕玉牕
曰過矣有徑吸之詩與吳翁之帖在子姑證予辨左
耳予亦惟是淺陋不能知玉牕者安出亟且取徑吸
詩而讀之則王者竹也玉言竹竹言德也嗟呼君華
門之爲居甕牖之爲業瑤臺瓊樓想象何許而玲瓏
虛白不琢而天四昔雪月光徹夜旦得之披褐環堵
之間說其高明政亦與玉何異獨古未有玉竹者雖

詩人比物無常然聞是牕之名誰能不怪我知之矣
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人自人屋自屋也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芻自芻人自人也牕有竹吸僊玉之言主
人則竹無與也言竹而已則今之居者又竹之賔也
以竹名牕意者君不可見以玉君從之矣君條然若
吟立萬竹間風環鏘然青入編簡視牕外皆玉也而
繇牕外者視之則頽然玉也頽然者亦玉也以君視
竹則竹可見以玉視君則君亦不可見矣不知竹之
爲玉邪抑君之在此牕也是其可親而貴又有在寒
林勁節之外者而非夫玉不足以況之矣暇語奇甚
奇君甚君灑然若驚悚然如不堪拱手言曰芳潤何
足以知先生意未必先生之意云爾也予曰未也彼
植物也君子比之玉焉夫玉亦何貴于斯其塊然者
得是氣之精沉淪宇宙鬱爲土石幾千百年而一出
於中國幸而見佩執於古之君子而其實焉無傳以
至今日則吾黨之士有終身而不識玉者矣竹則無
不識也使竹如玉則玉不必識也使君如竹則識君
猶識玉也玉乎竹乎爲之賦淇澳君避而起起而賦

鶴鳴之二章焉予笑曰君爲玉僕亦不得不落落爲
石

印洲記

安成之劉稱龍雲龍雲之後有集者遊湖南攝新學
教授新學者羣山溪酋豪之子弟而教之君爲之數
年歸而息焉爲予言所居上下數洲田間其一面而
正圓可二畝強而名之曰印洲求一言爲印洲記予
筆墨少暇不能爲是洲記也君棲旅踵門日急如爭
地待券證顧客之來者所急不在此寧獨取此因客
劉須溪記鈔 卷二
去慨然就殘燭記之吾嘗謂洪水以來山之頽陟滅
沒者何限其存而培塿亦必地之有氣力者耳洲之
爲物又其細也數千年間不散爲飛埃犁爲荒田而
士者居之則貴而名印使後世間有印洲予記非茲
丘之遭也邪物之得名也皆若此矣孰大孰小何貴
何賤士方未仕視造物區區若刈客我安得一旦築
壇受之而孰知其不足貴邪吾嘗悲夫爲此者之不
仁不祥欲銷之而不可得也彼其閱人也多矣其假
人也甚矣人於何擇泛然持方數寸好惡肆於人上

以擊斷破壞其爲利益者不一二而錢賊可哀未有已也自一命之微上日視印而不得不多事矣是洲也塊然頑然僻陋蓬穎幸猶隱者之無名氏不見爭取子欲持此用之人間邪則吾將前賀而後弔也固非印也使其爲印亦何常之有意者非予之所得玩也子之爲新學也其知之矣隱几而觀悠然如懷之而匿其綬其尚有不足邪則吾請有以喻子雖天子之相不與易也印至相極矣季子徒以無二頃失其本心今吾苟有頃卽相印亦不足貴也相印猶不足

劉須溪記鈔

卷二

十五

貴也況其下者世道不同人益異見有以與人而涕泣不肯受者有利其斗大殺人以求之者有繫之肘後至死而不悟者今子之專是丘也無官事無天刑忤者弗奪姦者弗竊撻之不慄喪之不憂貴爲儒者而傳之子孫印之謂矣其尚有不足邪方盛年志科舉聽吾言類不入爲彼者恐不免姑爲是洲也記之於此洲乎吾懼爾之用於世也

同元亭記

周嗣翁爲亭池上池蓮花葉萬柄嗣翁倚風亭欄零

露忘歸慨然曰吾家濂溪公見性體於此矣求予書

愛蓮二字亭上予爲改曰同元之亭他日寄聲爲我

記之子謝曰君之樂予不能知也而以予心知之予

欲以予之樂言君之樂則君之樂予樂也非君樂也

且予言之而有合於君者何哉凡天地之間樂者皆

生意也生意日新未知古人當日所見何似而君之

樂顧從古人記之矣何必予記雖謂濂溪公爲君記

可也抑吾有少恨恨公鄙我其言曰菊之愛陶後鮮

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是公喟然爲此蓮絕望於

劉須溪記鈔

卷二

十六

我也嗚呼孰知予今之愛有甚於公者乎吾今雖欲

自以爲獨邪則又已見笑于嗣翁矣夫子亦不自知

借風流文獻有之似之故屈耆芟平製衣羽耆茶龜

蒙續傳君祖孫相望於是蓮也而旣專之矣我不敢

復愛于此蓮我不敢復愛于此蓮黠兮變兮懷之遠

矣昔爾先公得謚于先生曰元公子豈敢謂公之愛

同予之愛乎母亦相與有不能無情者竊獨與公同

此元也且公嘗爲草言曰此與我同意蓮猶草也草

猶生意與我同則公之愛蓮有在常情之外者其謂

是元也其知之矣圖書本君家物君左圖右書者玩
矣君他日坐亭上悠然默然有會於天地生物之理
則蓮之聚乎吾前者皆此圖也元之揭乎吾亭者皆
書意也光風霽月則併圖與書而失之而君之道從
是進矣嗣翁書來曰大哉元乎吾名愛蓮安得此義
并爲我書之

永新賀氏梯雲樓記

予前年衡信道間遇一士頎然超然徒步入京有家
僮荷筇與自隨天雨塗泥盡數日見其行不見其登
鄧須溪記鈔

卷二

十七

車予於是歎曰彼舍車自苦殆以筋力者志陶士行
之運甕司馬長卿之題橋此其人亦各有恨哉問其
名居吾鄉人永新賀沂叟也吾以是識之矣後二年
沂叟攜其子過予出梯雲諸詩曰吾父子晝讀書是
樓也賦詩者識予苦心予笑曰豈惟人哉蒼蒼者其
識之矣夫雲也起於山川其盤桓而上者大半能至
此者不息故也然吾嘗登高山雲之出吾杖屨之下
者猶如土灰焉仰而視之如土灰者復不知其有幾
則夫梯是雲者非強志健武亦孰能至焉叟必勉之

昔者是雲也與吾子同在草野之中其去人不遠及
其得於太空也其崔嵬結構奇詭萬狀自以爲極矣
抑今之所睹有昨之所嘗記者乎太空無是已外之
爲雲者衆矣而科第爲下叟必勉之柳子厚云若登
梯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是在科第之外者也然
未離乎人間也造不極詣不止復有高於是雲者焉
而峻極於天矣傳曰雲從龍從我者也其何若登天
之有

朝仙觀記

鄧須溪記鈔

卷二

十八

以香城山爲南華以南華爲朝仙觀則自前吉州守
天台葉丞相始華蓋者北辰之宇也山之穹然者象
之故爲望今言華蓋山者何其盛哉初臨川郡有三
峰雲間號江西高絕處相傳隱者浮丘公控鶴而上
顧嘗約其弟子王若郭後見于此是爲華蓋山三仙
翁而所至高山必有二弟子之跡何蓋昔者之皇皇
其師也於彼乎於此乎未可知故所在而見之也縣
臨川邇永豐有西華山又西至吉水東山爲中華縣
中華上五十里得廬陵香城山又高爲南華皆二弟

子徘徊白雲之地而南華三峰略與華蓋山相似其下有忠簡公胡氏居之又廬陵望也故南華最盛予爲記仙姓名不求人知而知之者曰浮丘公足矣又求公之弟子而不可得則曰是嘗授詩申公不乃與王子同邪或曰控鶴在老子前與太子晉同時其授詩亦猶老子二百餘歲見秦獻公也或曰授詩後有王褒王喬皆剡仙傳殆是已殆是已而郭又未見聞也則曰王之郭也變姓也蓋從兄弟也先後皆代且不可知而知其同姓從兄弟變荒哉乎方之外而不劉須溪記鈔卷二十九

之爲南華邪南華之爲香城邪於此有雲其下爲雨吾不知誰爲之雨則歸之天而天又誰爲之也意者其帝也反而取諸裳衣袞冕焉圭璧焉耳目具而高明者區區猶夫人焉猶夫人焉今吾一舉首而廓然臨之其明威其明良其比人間南而巍巍乎宮室之鉅麗哉義皇堯舜氏而天無稱雖有巫陽莫之敢尸而心之精神極其遠想寥陽金闕紫微玉皇崇高富貴備物典策神而明之也若此陋矣天無情帝無形仙無名以帝爲主宰則人之也無物者有物也以仙爲某某則神之也有物者猶無物也仰而茲山茲仙也猶仰而爲天爲帝也其不可知也則亦至矣太山之上有人跡焉曰日黃帝戰於此聞者隱然笑之及至山之有崑崙也星之有牛女也招焉指其過客紀其昔日辨其處所如所嘗睹如家人語古以至今山不崩天不墜厥亦若有持之者焉而皆意之也憂其崩且墜者爲愚爲誕而知其所不可知者爲智窮無窮極無極吾將證之南華而南華老仙復隱然笑之悲夫吾聞韓子之論山也曰最遠而獨爲宗其神

必靈予避亂方山之下天大雪望香城雪倚天照日如我嶠西其中峰高大人指之曰朝仙觀也王玄洞其左郭公巖其右蝗旱禱焉天燈出焉道士鍾允升掌觀事與其師張次良焚修祝曰惟米萬萬年子子孫孫惟王永作神主自有天地不知何年此山爲香城香城生忠簡以匹夫捍城郭以編修官按宰執吾所知者其靈以此其最盛以此星淪嶽踣南北雍隔近年始宗華蓋福華者無不在則如忠簡者尚有人也是爲德祐元年吉州南華山朝仙觀記

劉須溪記鈔

卷二

二十一

虎溪蓮社堂記

方山在青原東東山西瀧江出其左右村江其右方山之泉出山下山東爲峽委蛇循峽左右赴二江是爲虎溪元年冬十二月予避地虎溪主蕭氏諸君幸哀我館且穀我予惟世方亂蓬累而行瓜牛以居揭揭焉載其木主而無所可祭一日步行田間得精廬口蓮社欣然蹶然就而臘焉社友十餘中堂高潔佛祖咸在道人覺就可晤語請記予謂道人蓮社本遠公廬山廬山前則亦虎溪也遠送客未嘗過虎溪謝

劉須溪記鈔

卷二

二十二

靈運求入社不納而往來淵明山水隱映醉醒兩相得非以其徜徉方外世味薄耶淵明爲叅軍六載縣八十日子塵居寡諧非無意斯世名穆陵進士十又五年獨嘗教授中都百六十日罷又三年起從廬山公江東七閱月從江東得掌故入修門四十五日以憂歸歸又七年而當德祐初元五月召入館辭未行十月除博士道已阻歲晚自永新江轉入虎溪畱虎溪三月矣十年之間仕已如此去年廬山公以節死謚文忠惟予與同年蕭獻可皆公客相對感念離合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二

德祐二年二月戊午社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三

宋劉辰翁會孟著

同文

鷺洲書院江文忠公祠堂記

丞相贈太師益國江文忠公古心先生祠鷺洲
脩歐公已卯曹山長奇所作也於是謚文忠四二年
矣廡廩荒涼刲暇俎豆至曹君始有意教事以及乎
此祠成間者垂涕先生生慶元戊午遭僞禁之世父
師竊竊傳習朱氏處白鹿遊東湖所交多考亭門人
出入端平諸老其爲吾州年四十有三聲名德業高

劉須溪記鈔卷三

邁前聞故能創鷺洲如白鹿深永入林媚映前後無
不心醉名理然所聘不過十數名士而縉紳德之吏
民憐之悍卒化之去之四十年賢侯健吏其何不有
同肯父老化爲異物而識與不識曰古心古心如昨
曰江檢詳者亦如昨豈惟吾州士論勝而民俗厚亦
先生之流風繫人心能使其沒世而不忘如此也蓋
嘗痛名賢之在天地間如風雨其變化及物關繫晦
明也極其所至曾何足以當俄頃之運而鼓之動之
沛然如出乎六合之外者聲也雖復身數朝家累世

壽考且百年之久而又能不殄厥愠不殞厥問以有

成也要亦如風雨過之爾而譏者敗之忌者離之不

肖者塞之當先生之盛年則有不見釋於鄉人者矣

藉第令其人亡恙亦誰復比數而先生之所存每抑

而愈彰已遠而彌長者聲也計其三四起家直出於

譏者之疏忌者之遠不肖者之隙復何能遂其志行

其道展其四體而聞其名者願其有所成亮其猶有

餘蘊雖善不足以相及而猶欣然而樂之者聲也凡

大人之行其聲宜如此也先生閒居其志念在國家

劉須溪記鈔卷三

其精神在廬陵往從班時嘗問葉西澗廬陵曾得士

否因爲言布衣數士環堵水竹間意澗退而歎曰吾

至廬陵夢耳咸淳初發德音欲求諸儒之後肯宰以

先生自建來主朱氏先生奏曰臣在建安收獎朱氏

備至今世所少惟節義有以死易節而子孫僅得一

澤後遂不振絕望者以臣所知近年廬陵胡夢昱可

念也繇是廷評後得擢用又議謚廷評忠公不果其

用意類爾卽增貢額減歲羅薦進除目或用或不用

常事無足論迺其經世則有大願矣再相再不合嘗

歎平生志氣之樂惟鷺洲一事過江百年仁山字水
人自爲士然學校科舉終有愧於道孰能學校科舉
外而求志又孰能因學校科舉而成之自鷺洲興而
後斯人宿於義理自鷺洲興而後言義理者暢又不
惟文字而已而後學者知矯其質習存其氣象又不
惟氣象而已而後立身名節壹以先生臺諫爲風采
推論人才長育之自斯文一變而至歐公再變而至
先生而先生又以身殉宇宙與之終始雖康之山番
之水同光而共潔而其道隱然增鷺洲之重與歐公

劉須溪記鈔

卷三

而並其好士似歐公論諫似歐公變文體似歐公而
又得謚似歐公受鄉人毀似歐公歐公老賴而先生
祀吉老賴者有所避而祀吉者以其思鳴呼豈偶然
哉方其爲鷺洲四方書院未有萌其後編諸賢論建
實始此顧獨嘗有遺恨欲修鷺洲仆前碑爲續記雖
未能知其何意然昔者吾見其考亭書院記矣曰如
以名而已窮山空谷袂屬肩隨人以爲此學之盛而
山史事者旁觀而竊歎乃不如昔者退學於僞禁之
時信之之深而得之之實也則吾亦爲世道隱之於

心久矣然則續記雖不作可知也意者其在斯乎某
事先生十有五年日所見之猶史獨爲廬陵言則言
之先生玉立如山和氣在眉睫間如柳聲含弘如量
登斯堂望二公者不知山川之氣何時而復生而又
安知其不共天風而下也

南康軍昭忠禪寺記

往予從廬山公於綠野門徑蕭然望春流數百步外
樓殿幾幾舊祇園寺也時公罷政府國朝恩例厚臣
子寵靈其先則即近寺賜功德院改寺額而公之先

劉須溪記鈔

卷三

太師墓距今第三里而近故祇園至是爲昭忠昭忠
云者景定元二間也予往還日涉獨未嘗過溪一至
所謂昭忠者謂當崇麗大剎也後十有八年以負土
之役再至同野襄徊且久步昭忠落日及門門廢升
堂堂壞風廊雨立僧饑佛鰥旁無寸垣光際湖外葢
戎馬劫灰累年于此必盡廢乃止會公之子鎬說衰
入燕有蜀僧文舉從之杖錫北來望昭忠住焉予勞
苦之日自上都過河涉淮渡湖江歷重湖可無愁絕
勝處過此和舉笑曰吾惟慕文忠名賢以至此也且

北方隆震旦以此它日鐫以書來求記於予曰甚念昭忠蓋名爲功德之舊而不敢忘旣舍田若干又助財粟若干重修某某願有記予以所見荒涼驚異歎喜卽爲之記不待考爾時祇園且安在徧大地佛身則祇園在彼猶在此祇園在此卽雙樹亦在此然是園也昔者無一椽一瓦一草一木不知何人辛苦自營乃能積日幾年重樓複殿撞鐘建鼓長廊高座千燈分譜萬法雲會遂爲都昌禪林彼此比於山南山北愈小見尊則浮屠之業極此矣孰知數代之遠百

劉須溪記鈔

卷三

五

年之後鍾爲異人起爲名家貴爲元宰壽爲耆英死爲嫖節乃在東家之近培塿之旁方其退然與樵夫野叟樂阡陌守墳墓過長門而不入豈嘗睥睨及此而昔之爲此者乃若與國家中典氣數名節合而有待又何其盛也嗚呼吾欲以前日爲盛邪則盛者若此矣吾見馬蹄獸迹梁空木壞龍象淒然雖昭文地宅林殘礪絕升其堂者俯今仰古人亡迹熄而流涕繼之矣夫其盛也若此則今之修者其於木石之間山川之外猶足久存邪是雖世外之人無與於得喪

而悲傷感慨終已不能無情者以此況彼得不謂之愈衰邪夫其衰也雖欲復爲祇園不可得也以吾之感者托於彼以子孫絕續爲不足恃以君臣會遇得於丕顯休命爲不世又以夫文之可傳者爲不朽萬一其出於荒田野草猶可以有考於此也悲夫法法有壞昭忠之忠也不磨不磨則不係於祇園之廢興必將與文忠爲終始凡天地之間忠臣孝子人心天理其或者有考於此而有所不忍廢也則斯文也其亦不可以已夫

劉須溪記鈔

卷三

六

歸來菴記

歸來者古心先生石山菴也先生生於林塘老於同野死於芝山之下死而不死者在宇宙不死而死者人心是也嗟呼歸來乎歸來乎四方上下其何歸乎昔者聞之大禹曰歿歸也歸有幾有戰敗而歸者有去家愈遠喪其所挾而歸者有呻吟中路流離悔恨而不得歸者有赴蹈不顧毀傷其面目者有優游卒歲全名於牖下者歸有幾嗚呼人謂之不歿奚益東坡謂延州來年子庶幾不歿然終春秋之世餘皇姑

茂之不返甬東泰伯之不祀復能蕭然人間若無意於去來者則吾亦不知其何心蓋不灰而灰者人心是也悲哉是菴爲先生之所手築意其魂魄猶不忘是間臯復之道於此乎於彼乎未可知乃作山中歸來之歌作歌者誰先生之門人宋玉也歌曰

臯歸來兮山之陽高冠青雲兮擁白露以爲裳遇子卿於盛漢兮十九年而牧羊天荒荒兮日星無光地茫茫兮兩乳雷琅篴篴哀兮湘瑟御過平實今玉堂臯歸來兮山之陰而爲閣兮宮沉沉清風崑

劉須溪記鈔

卷三

七

靈應廟記

凡方社數姓之祠甚明著尤異有功於當世羣望不偶然天高也而難攀人近也故易求其理一也舊見抗叟言賈平章故狎遊嘗深夜密期竊負出巷口遇鄰老人止之曰公年少貴極未可量何玷累至此賈

愧悟返之肆及明視其地里廟也因自喜及武昌圍城中拜右相何道巡城曲見小廟礙車止曰夢是矣城隅夢其自道若平康巷肆則予猶及見其既相後所飾新廟廟淺甚人之未達亦何所不至神不能與人所無而急人之病導人之善爲人所歸往尤近尤信不必有封爵氏號泊然出於盛心感動本無求與無功而物之爲報自有不能忘者里將興神必靈陳寶之鳴大橫之兆竟亦不知其何神而存之後世異哉此圖志之所不敢遺岳瀆之所不能效也吾巷曲

劉須溪記鈔

卷三

八

興泰廟記

古稱桑梓敬前人手桑梓化爲枌榆而二殷社

焉有其舉之乃與夏之松殿之栢異代而同感蓋望而慨然過而肅然里之有社社之有廟遠者不可邇考近者亦一二百年城郭人民之間幾興幾廢比於世家列國用物多而精強卽官居甲第或不見數而隱然陋巷以一廟稱每月初十五如陳孺子車轍如樓君卿雨蓋如太丘長星聚爲人所歸往不替如吾牆東與泰廟者第童子釣遊不忍忘也況其間於社稷父老謂我記之按圖經興泰廟社壇近卽唐子西惠州所記興祚泰民二王廟被湖廣徹江海吾廬陵劉須溪記鈔

卷三

安成間每村不數里鼓鼓祭其爲劉爲召若郎幾云者俚也而親之也然吾兒時則聞外祖之言矣外祖張公北來浮淮共載有劉郎第十七旣岸謂舟人曰紹有十二郎來必載之因忽不見方悟神也其兄弟也紹者楚音也謂尚有一人來耳非姓氏也其事如何安中何安中者政和里曲爲賦尤得志君不第如李將軍坐見麾下侯百數如馬新豐教常中郎言事如軒轅道士爲下牀二子成章亦無不可喜君不第方其在場屋經營千載之慮常欲罷科舉取人才諱

道學如清談笑四六爲詞章或瞿然壞壞聞者不能識其何志藐藐不相領可卒壞猶遮論要害猶切刃事敗若私數年士狼顧蜚氣及層閣步輦陷僂君長承短製抗塵蹢躅遇故人酒後猶獨談往事如聞高漸離筑聲使人欲笑其狂然不忍其自誌已久不知何年復生斯子爲人間鳳鳴吾嘗笑卒存叟葉新之丞相薦某某入館羞當世妻語某公豈他無蘇明允者不信嗟呼使君前余以歿尚能取君文傳之不然已矣昔者古心先生建寧翁與可嘗寄聲數載以范景文故事靳余傳幽明之恨如何可言感君相屬記君心遠如傳然與君同病復有不自言者念李中玉晝短夜長語多憂何爲歐陽先生嘗言古父爲文哀樂不知其前爲今世痛也邵堯夫生祥符死熙豐其爲詩極言當身太平之樂邵先生知數邵先生其亦知後之無足樂也悲夫復與君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不猶有足樂邪夫余亦近知此而已遭宋榮子笑相視惘然今年距甲申正月朔庚戌十三日友生劉某記

劉須溪記鈔

卷三

汲古堂記

汲古堂者宋公子諸生國學之堂名也嘗有井故云德祐時遷堂廢又七年學燬而鉛山前釋褐進士趙嗣德以其重修大義橋之寺之井之堂亦名之曰汲古汲古者又過江初邯鄲賈逸祖所自號也先生則嗣德之祖之友南來依於趙於寺學焉賦焉歿而葬焉章泉趙蕃表之曰宋詩人賈元放者是也至是祖而配焉又取諸章泉配焉登斯堂酌斯泉者低徊喬木之下如過周墟觀魯廟無不仰止其名而憐傷其

劉須溪記鈔

卷三

十一

意復求文於余以記之余爲之長太息曰莫古於天者不平之積也由今言之亦孰非古也第論前日義幾堂下安知其至此其至此無怪也南渡百年姦臣擅者五六久矣夫福威之不惟辟姑爲君宗衮而言之毀金滕被霜露開居間問之黨遍天下當其時非聖主意也凡咈天理負人事寧獨此其平世所謂敵國者直彈擊文致口語而已流恣于近年班朝綠野愚寡冲如黔首冤怒激極震電橫彗誕取前史所謂宦官外戚藩鎮權臣以爲是反復迭起不可解之

宇宙者一反手而勝無遺而古有不足爲矣吾嘗歎夫日所見之猶史或言與事悖事與情異頗疑文字以來欺世也皆若此其爲蒼蒼冥冥者忿而欲塞務使能言之類亦如其不能言而古有不足信矣今子之讀書是堂也其能得夫世外者而志之邪其亦不免於傳聞所傳聞也悲夫子亦知之乎古之所存者今不必有今之所有又古之所無也古猶汲也其陳乎吾前者或廢或絕則或地下者有之耳故冢之書酒之甌峴山之石參差零落出於千載陵谷之有待劉須溪記鈔

卷三

十二

矣是得之華池者猶惠山也亦所謂汲也則吾與子
得不已相見於此堂與直心惠字也友元放者其曾
祖贈金紫彥孟也友章泉者祖龍圖充夫也橋縣北
寺橋北橋寺一新橋最鉅

生意堂記

士不願爲相願爲醫自吾所見異昔賢相或薦士不
達相與歎息憔悴而止盡日坐政事堂署吏牘無一
如志然不得退下至州縣獄事或銜奇取勝或偏闇
遂非婁爭而氣塞頃嘗建議分畫數道報聞既事壞

劉須溪記鈔

卷三

十三

思吾言欲行之已無及世事大謬類此遂使人思里
巷倉卒投一藥治一病奪命頃刻之間獨行其意無
求於人受托專而成效速惟醫道最善亦最樂而少
不習此數年間坐見陳元吉醫名起活人衆家世典
而吾等腐儒從昔無用愈至是決矣余亦欲爲元吉
而不可得也日婦病甚賴元吉有瘳元吉聞出諸公
生意堂說相示復有以觸余心焉因從上記之醫書
言手足痿痺爲不仁今之不仁者非手足痿痺之謂
也而心死矣其人康彊飲食富貴壽考而若存若亡

若宇宙無與吾事則其形雖具而心死矣幸而沉昏
廢錮之中有一二焉若賴之有泚而其歸亦泚賴而
止是其存者雖異於衆人而少焉忘之亦衆人而已
矣吾前所以落落難合於世者以其無生意者心死
故也天下未遽有不治之疾也若此者不治矣故夫
子曰殷有三仁焉悲夫天下之無生意也久矣三百
年間周茂叔之不除草張子厚之聞驢鳴槩以爲觀
生意於此孰知神農之所嘗千金之所授樵夫野人
之所挾其於紆疾痛延時命有大於陰陽寒暑而儒
者以方技略之昔者晉嘗志斯業也以事親濟人已
矣惟節飲食審藥物以自救晚得元吉精意善治如
此實資以安老而又甚恨於不如盛哉元吉之用心
也蓋彼失而此得之皇皇乎其三吐三握之盛也優
優乎其一貴一賤之交也儼乎其屬之神明其無私
德付乎若飲之有量輔歆器而早正之也方臥者憊
於牀狂者渴於井號呼靡及水火互至骨肉圖視欲
絕越人者固非能使死者起也然及其倒垂仰飲俄
而顛眩失墜泄道躁擾平不震不徐舉目意會於凡

劉須溪記鈔

卷三

十四

情之表古方法之外蓋病家以爲更生而吾術以爲常事每誦當今人物眇然蔡公委篤之語此人事之所不能齊造物之所不能及也非夫生意之尤大者乎而元吉足以領此且其事親孝兄弟睦有本如是雞鳴而出暮而歸雖其勞不啻而思所以及人者無憾則其樂亦不可言也夫余亦欲如元吉之一日而不可得也獨喜談而樂道之且以信於鄉人士大夫云爾

濟菴記

劉須溪記鈔

卷三

十五

自易簡方行而四大方廢下至三因百一諸藏方廢至局方亦廢亦猶中庸大學顯而諸傳義廢至詩書易春秋俱廢故易簡方者近世名醫之藪也四書者吾儒之易簡方也安成謝清叔療病能出入諸方而加以巧思嘗試之奇驗它日以濟菴記爲請余亦喜言之因謂謝曰子知濟之爲義乎醫不止於如濟也山窮路斷江空日暮雖人情所甚急亦必有不盡急者固未離乎岸也瞰焉而不得濟則已爾少須待之終亦必濟未禍也若夫中流失船浮沉托命而邂逅

漁者亂渡援手則天意也其更生之日也陰陽之薄人也害於溺而人情之忍死也甚於浮皇皇而拯之猶懼不及而貪夫者利暮夜在忘或珍而後市或亂而後求懷鍼厲石存變雷行此曹氏所以撫牀而呼韓醫所以望商而敗也故善舟者無不濟而濟有遲有速則必有不濟者焉謂人命之不足以有待也悲夫蓋嘗疑孫思邈之求龍也彼龍也而求我急斬而返諸其室焉曰此有秘方吾欲得之返而獲獲而見求其亦甚矣龍之爲病也不死人則有不堪者焉

劉須溪記鈔

卷三

十六

賴其利也利其方也其方之足以利人也則其持也乃所以爲濟也龍者有方不自求而斬於孫則孫之治是病也必有出於是方之外者矣彼亦自以爲秘矣而孫實知之則龍之智不智於孫吾惟懼之後之急者無龍之藏有龍之病而求龍之所不能求則濟者寡矣於是清叔笑曰幾見夫舟之濟也倦於人又幾見夫舟之濟於人也德於色余謝曰君進於技矣他日得夫龍者而求之是龍也能濟於天下是亦子之濟也清叔曰吾能吾濟而已安知其濟天下也使

吾望是人也而濟之是有擇余曰然博施濟衆豈能博且衆哉無心而已無心博矣濟其一濟者衆矣子乃能濟衆我不能病諸善夫

本泉堂記

觀於水曰觀海極矣其善論六合之內者曰末之海也非江河雜流百川灌輸不至此而其爲雜流灌輸者亦末也故三王之祭也先河而後海謂之知本雖然近之矣其猶未得爲本也嘗觀於瀑焉歆而忽者不知其幾千百尺若有馮怒憤絕其淵可立而待而

劉須溪記

卷三

一七

自天地以來震蕩傾動已若此矣是必有爲之本者也循流而上聲勢漸遠俛而視之汨汨行未數里如有而無仰而得之涓涓其冷然投谷如相爾汝向之霆驚魄悸者非爾也邪而亦不可得而進矣因悟天地之初人物之理其綿綿若存者類此達之爲濺灔捍之爲龍門開之爲汴爲灝奔流萬怪不可注視凡涓涓者其祖人能不菲薄暴棄則身之宇宙亦豈小哉吾言本者如此或曰是本也又孰爲之本也則吾前所謂綿綿者是已陰陽之浩然也無窮而山水之

行世也如往人見其往也而不知其浩然者常在是也夫是泉之本也江也海也本於泉是泉也本於氣或曰泉之下也爲江海其不爲雨乎其必江海而後能雨雨復爲泉乎則夫泉之本也在是矣曰近之矣其猶未得爲本也夫氣之感也末有不本於人心天地之間者心也悲而鼻爲之酸痛而目爲之泣雨者天地間之惻然者也一勺之水或藏蛟龍非藏蛟龍也惻然者爲之也故能往能來而肯出於天其變爲旱而常也爲潮昔者孟子謂雨無本雨無本本於泉

劉須溪記

卷三

十八

泉之爲雨本於心吾廬陵迦頓江而上富川出值夏爲忠簡公鄉又夷道三十里得富川爲文山文山之友鄒氏次清鄉人稱鄒長者其曾祖長者厚益公旣爲平園嘗以其餘返鄒氏不受則植莊鄒公橋示報道橋與莊一不朽士兩賢之同肯往來誠齋父子番洪景廬學士近年曾無疑隱者代爲銘詩顯其世次清又甃夷道者振孫其孫好義如次清爲堂曰本泉求余記余字振孫曰慶元前陳者皆其本矣尚無忘慶元少年清修意趣非凡充而川流感而天田將淵

然由此堂起是能味吾言者吾言亦復未盡舌根有泉

休巖耐隱記

羅君伯雨起童科貢鄉漕當景定歲年諸老先生喜其才欲真館閣不果退居竹村號竹村世亂更名所居扁曰休巖曰耐隱或曰休者其誰歟隱者其誰歟而何此君之不一也余曰然是或一說也且不耐非竹也亦休故耐耳農圃代耕再易所獲當不與旦旦分寸寸者等雖天地冬春之故生物熾然日新日化

劉須溪記鈔

卷三

十九

而不知其休久矣雖一日之間東西代起行三十七萬八千里而所休亦稱是矣人身天地之元氣於其間一日一時積而不可勝用雖建功立事之日月人有人有蹉跎之歎而優游與蹉跎異正自不得不優游者由潛至躍一飛一踣蓋重耳十九年子胥六年句踐二十年其間雲雷之屯風雨之變可悲可喜可生可死回視俯仰之間而成敗得失居然相遠安期生與居巢老人同肯干項羽老人中道憤發背死而安期以不合去而長存是又在九州之外功名之表可

以掀髯而笑矣彼誇父渴張毅熱臭而死何足道就其高者計之人生百年有早休者中休者晚休者晚休少耐中休又耐早休又甚耐人亦何能自知其爲中爲早如陶淵明杜子美陶弘景賀知章樂中年知止而自其初終計之則亦晚耳嗚呼龔生遂天天年之數人者皆老於世故恬於世味早休後死所得不旣多乎其不又耐乎或又問曰如子之言是自古至今無一人早休者皆暮矣奈何余曰不然太公年八十居東海之濱是早休八十年者或人笑曰七十九

劉須溪記鈔

卷三

二十

而釣不可謂不休矣八十矣舍釣而從之亦不足休乎鷹揚展轉迨夜行秉火以趨齊則九十餘矣而不休亦未可以休乎其休猶後此乎我以其老而不休而子且以爲早休余曰不然子能八十不求用乎自其少年以至八十而不求用得不謂早休乎此其所以耐也子徒知其夜而赴國之行暮而不知其疇昔磻溪之日長也休乎彼不休乎此非不休也耐也耐邪非邪或者喻日子之況彼也遠矣然則以爲竹村壽可乎曰可

記鈔卷三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四

朱劉辰翁會孟著

吉州龍泉縣新學記

天下未嘗一日廢學自孝弟日用君臣上下磨象祭祀官寺曲直使客應對軍師名義市井然信器服虔數事事物物皆道事事物物皆學道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夫婦之愚由之而不知學者習焉察焉是故以校庠序學不以無校庠序而不學而校庠序亦不絕於世者則長育人才之事自不得不由此其選耳

劉須溪記鈔

卷四

混一以來文獻次第舉或者遂謂儒生出吏胥異教下俎豆不復設設亦戲會二三廉使典刑相望閭焉于禮樂之缺失布德音厲名教於是收綺席於園蔬扶壞壁於馬廐然周爰所不及者其縣縣遠也龍泉又遠也廼五星聚南斗之明年乙酉三月龍泉改夫子廟廟新學遂演之誦曰我有夫子魯人祀之我有弦歌嘉賓啓之誰能紀成千載埃之則相率具吉水朱簿請孫氏沒官宅爲夫子廟狀作來願記其始簿名憲東平人也以檄至龍泉謁殿圖視門扉齋廬無

劉須溪記鈔

卷四

一有負城濠迫江岸水歲至歲陷慨然曰吾魯人也吾不可以不力於夫子吾嘗製諸暨事夫子如魯屬邑簿亦有意素定是日相攸得孫氏故居金山之麓夷曠高敞極四面中僉曰邑何不煢存是如有待朱簿以是馳白群如邑請邑令佐學官多士興起如湧奉城外遷城中庚寅舍菜予披圖諗狀爲諸生歎曰學官廢學有矣有以遂事興者乎何所爲而爲之不可當吾世而廢吾邑學吾邑也吾興之可也異邑之大夫何所爲而爲之二三子亦知之乎此夫子所不能得於晚周者也今人惟見衮衣赤舄萬世通祀以爲賢於堯舜之世不知從其祀者非畏匡之士則陳蔡之役也蓋聖人之業勤矣今吾兵革之後得與周餘幸民間居無事詠歌先王之道又邂逅往來賢人君子拾遺補闕不惟有綿絕之觀而又有夾鳩之樂大哉居乎此一邑之士所不能得於其盛時也廉垂白日世短年長豈無老漁傷壞而抱不用之恨者乎毋亦惟是聖人復起斯文未喪身爲顏閔抑何爲於此道未嘗不見用也以吾道爲不用則佛氏獨得而

用之乎彼無君臣上下者也以吾道爲無用則老氏
獨得而用之乎彼重以身爲天下者也今夫敬忠以
臨其民孰非夫子之教是吾道夙然獨立於天地之
間萬法之表道用於時豈必其我四時行矣百物生
矣復欲爲於四時百物之外天厭之矣人亦有言用
舍行藏在舍能藏惟有道者能之故曰惟我與爾有
是傷夫吾黨之無人也是鄉俗厚氣淳前修未遠忠
信多而甚好學爲士此時惟當灌園以給公上謹身
以訓閭巷他年過是邑者聞有處士之廬能却城圍
劉須溪記
於三十里幽居谷口者又隱然名重於京師素位而
行其必自平時不由徑始不然道未嘗廢也人廢之
人未嘗廢之士廢之學固未嘗不盛也嗚呼吾於父
兄師友至卷卷也

吉州重修大中祥符禪寺記

佛滅度後二千二百六十年爲大曠劫來未曾有劫
上自羲農堯舜聖賢文獻神明帝胄王侯列國僊真
海嶽三宮九廟玉堂金門臺省館學上林郎第州縣
亭驛庠塾禮殿園池故家田廬丘壠斷煙廢址荒墟

殘照以至無有區宇情識沉淪跡絕雖如三竺靈隱
淨慈徑山諸大寶剎漂搖慘愴晝無遊者祥符此時
在吾城中號第一禪又自往年圯壞欲盡齋厨網空
堂貯霽塵頽廊蕭然不待兵興無復起理有大比丘
寶龍居會自嶽來歸推重教席入門而歎鄉閭古寺
凋敝至此會當干戈南北縱橫歲儉人飢豪右衰落
施者猶丐工價騰湧官無閭廬敗不遑救又於其間
樓船駕海斬伐百祀六合爲爐鐵柱欲飛祥符此時
乃能新成晃如湖山起自衡簷以棲過笠中建雲林

劉須溪記

開合萬衆道人高坐風旛堂堂梵僧來禮初見儀矩
鍾樓藏殿壞無不舉金晶碧巖塔崇故本侵者歸疆
壁湧諸天燈徹內外用意久遠積銖絮息傳之千燈
丙子庚辰工萬費億不知昔者祥符盛時亦如是否
於是觀者贊歎疑怪會雖弘願以何化力時細舉羸
舍舊圖新於滅劫末鬱爲莊嚴是大希有求記於余
余曰盛衰反復之變天也蓋故老嘗言過江前城內
外惟開元併圓通塔院藏院爲一而祥符直慈恩之
羅漢一院耳計其初基牆垣綠繞鼓鍾鏗鏘高下相

應繁城帶圓鱗襲霧合何其壯也永冠僑寓以來螭
爭蟻附侵爲世業橫列萬間佛且餘幾甚者寺田千
石擅入一姓蒼頭廬兒犴吠高閑零丁食鉢仰哺而
蹴與薄貸而厚責當其時雖把茅蓋佛不可得於是
亦幾年矣佛者下於凡民之間以不爭爲業而儒代
斥之爲名高官淫用之如贅附孰知好還之故其事
烈其言長吾以世外觀人間意天之厭是人也而既
久矣朋黨也而清流清談也而橫議念消世短事快
國亡吾以一寺之區區言之而讀吾記者可以三大

劉須溪記

卷四

五

息而垂涕矣天何分於彼此佛何與於榮衰雖世界
起滅因緣受報皆繇一念相續幻空空盡彼其不壞
者不在此而往華倒見從斷執常則亦達者之所隱
笑耳世之變也有過其舊者有不如舊者舊有因有
改若大中祥符之寺則莫之改也而物有改之者矣
蘇明允記其鄉圓覺院慨然有感於楚漢之際曰季
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陳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
則爲愈夫其記圓覺也而及此爲不切吾取以記大
中祥符大中祥符則然

吉州能仁寺重修記

往時春遊出半蘇堤過鳳山能仁止觀道場在二園
間古木蕭然前塵自消余時過詩人堂下曳倦入寺
尋山谷畱題徘徊受禪師井塔久之聞塔下泉聲冷
然乃能去後數年過之則荒苔路斷種爲墓林三門
晝扃鐘鼓弗考僧散莫居又二十餘年而德祐初元
融堂冲師拾於衆人之所不取蓬累處焉余乃避亂
禱張祠識之頽簷之下衣弊履穿賓主不備然空空
有意興復首以記請余甚嘉而狂之爲舉荆公龍興

劉須溪記

卷四

六

寺記語爲笑出寺門見斷經幢草間摩娑彷彿認唐
咸通字數興廢之去來托浮沉於俯仰茫然知復來
者之何如而曉焉罔余以不朽也然自是有城西來
者言能仁再造棟宇日盛永冠時至讚歎佳勝篇詠
不絕惟余想見舊處淒其如初會去年采菊至林下
師坐堂上汲止觀泉煮羅漢手植雨供余迴廊蜿蜒
重簷靜深龍象從容樓閣飛動憑闌草竹猶有佳色
念往時徵記以爲戲論今而余諾之有宿責蓋爲之
周遭徙倚舉目蒼然彼汪堤與會園復安知其至此

因問師以何佛力建此勝事師曰吾空鉢入山視諸山歲薄寺又日感昔在景祜本公則有若應真堂堂化供吾何佛力之有惟是先疇之不腆以誨潘汁一二居士割田勸相地靈悔禍侵疆來歸人持華嚴選入吾社陵遷谷滿粥熟魚清祠山其顏復創金碧吾能勤能儉而不能者時時自當爾如雪地麥如山頂泉善哉乎冲往時士大夫爲縣或始至一群必曰不可爲卽小腆如出已力厚秩以邀之峻遷以荅之猶有赴北門而怨南山者而釋氏之徒以攻苦出願力

劉須溪記

卷四

撥亂起廢寺俛焉若有迫而爲之雖歲增千柱日食萬指亦以爲吾道蓋是無能名無賞功無盡分也則凡能言者媿是矣驛傳傾田賦陷貨來積府藏虐徒飛書倚牘攜上聽市衆援歛之日暮有諛史有謚蓋知者以爲民賊而論者以爲人才吾非厚自毀而尊異彼也言之何及將以泄吾心之所甚憤而激來世以所可羞庶幾虛僞省而真實見如冲才使冠巾與人間事吾豈憂殘敝與凋乏哉一廢一興必有痛癢千古者而後識吾言之悲也盡大地皆佛心則皆能

仁也而儒者以仁爲公爲覺爲愛爲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講焉而未已而皆其似也若未有文字之先既有天地之後豈可以一言盡哉既有天地無一物而非仁未有文字無一事而非仁不知全體則質之手足證之一果一核自以爲似而其實命遠惟佛以不能爲能而吾以無不能爲能以無不能爲能則雖堯舜有所不能矣前所陳者皆能也而未至於無能也無能者不在是無能者無不能也師於是勞勛七年矣山前後應復者無不復應有者無不有又種松整

劉須溪記

卷四

古路蟠青翳密位置亭次映帶八泉將復爲禪林勝處而退然不自以爲能事方卷卷然理詩人堂表山谷祠余問師修復至此備矣止觀塔安在師從坐起立目光炯然

南岡禪寺記

山起於空虛微塵不息一下一高其奮爲東山也勢至已不可遏然猶披陁宛延平田廣澤之間憩焉爲南岡岡隆隆爲寺寺於治平間爲禪山田百餘畝觀古文諸碑尤下余遊正筇西歸宿焉寺創如新完且弗

飾門徑荒唐松竹手植戢戢老能披蓁藿說法殘僧
數鉢視如叢林方規隱然余周回太息國無喬木久
矣高陵下谷望而蒼然者必寺而茲寺亦翦無幾舊
惟一藏龍光出焉想見盛時參差曲折暉映弘稱然
循其初則皆幻也縣山有木縣寺有鐘鐘鳴法食廳
列葱翠比於萬石之家千室之邑種種贍足祖孫不
替孰知一麻一麥建立次第哉世教滅亡而山間林
下以西笑與慮亡不增益盛麗獨此莽蒼初見成立
而能力亦少極矣鄉非此僧用意於衆人之所不視

劉須溪記

卷四

九

豈復有寺哉而能方戚然惟一火藏未了不爲能事
余笑曰人苦不自足方其爲荒丘敗屋也欲求佛不
泝不可得今橫膝而坐長廊轉日見在豈不十七八
何不安意慰志如是如是可矣尚皇皇南岡曰吾法
以不住相布施故如余曰不然譬如馳求徑徑行萬
里無有住處以爲不住已改住法以住於利況住於
礙不住亦礙礙在不住吾不住者不離於住吾住
常住住卽不住如江行船身在船中隨住卽住而此
船者實未嘗住於是長老從坐起曰信如君言卽今

南岡爲有佛處爲無佛處彼露柱者實代余對余指
曰住住師能吾城中龍氏號明知大師說佛法甚辯
余故喜言之云爾寺修於五星聚前記成於五星聚
後三月又六月爲中元乙酉并書

紫極宮寫韻軒記

余舊過洪遊紫極宮裴徊寫韻軒上雖江山明麗而
棟宇凋殘加以俗書滿壁類不媿文吳二才子者後
十六年當閏辛巳之正月余自廬山還滯留過之則
殿角如飛高出廊右前欄俯月澄景內微中分爲三

劉須溪記

卷四

十

官之祀謂吳氏故司江湖水官附焉亦安知水官之
久不復爲天官抑皆未可知也於是祀三官猶二仙
按仙籍吳彩鸞者以女子遊許仙之會行歌之次文
簫過之感其詞亦知有已跡其縹緲與俱陟焉坐頃
幾何而文書狎至問而知其主舟楫覆溺也又頃帝
怒謫同人間則言語漏泄是罪緣是下至紫極棲焉
文本書生不自業賴鸞書唐韻每得數千錢且書且
幣後各仙去是軒其寫韻處也韻者人間書也鸞也
舍其仙都而降從於人士其塵勞濁辱可勝道哉今

人知吳仙之遊之爲謫而未有知文簫之生亦謫也其幽明遇合天也不然彼男子女也何自知之仙者知之可也匹夫踴躍何自從之邂逅從之可也皇皇上帝何自成之今人有愛女且不肯以與凡子矧是玷言而淫從其欲墮而復召且其謫不至是非仙風道骨冥數玄契變彼王女宜不可以一朝堪睠焉卑棲靜言出涕而謂人間之遊樂乎則其惑亦不至是此常道非常道以非常求道故自不見其常耳其爲仙者常也其謫亦常也庸詎知吾之非常又焉知仙

劉須溪記鈔

卷四

十一

之在人間世不至今混混如常人哉吾且指是軒言之韻之有字也誰爲之乎天爲之乎則吾未知天之於字也識之乎不識之乎以其初制字音人也則吾又未知聲之爲道其先有聲而後有字乎抑因字以爲聲乎其又誰告之皆知聲音文字之皆天則我亦天也其爲我者天也則我爲之亦天也必仙也而異於人道則仙者非人爲之乎而又誰爲之乎自韓退之作彌明役獮語而謂天上爲別有書自侯道華爲天上無愚情仙人而仙者遂又當徧讀人間所謂書

而由達者視之皆非也吾與造物者爲人則書之出乎吾後者猶日閱人而成市當亦何所不識凡吳氏唐韻皆反復作葉子書朱墨分部精楷宛麗開玩如新近年猶數本尚存世人不能效也彼女子豈嘗習爲此字哉古所謂不死者復爲人也二仙故在攜手來遊

玉真觀記

自伯陽以來大丹大法又玄衆妙千門萬戶單傳密授嚴居澗飲清修煉要雜以聰明人主化人接引常

劉須溪記鈔

卷四

十二

中道而墜葬於不瞑之鄉而慟於多岐之野蓋一離一坎而不能使之純陽亦無不以爲恨也而東家之寒女西里之深閨耳無聞目無見浩然塵欲之表捐親戚棄人事早自信而獨行若良知而縣解起玉真觀爲黃冠師此華山女之所不座講所宮觀而奉玄帝前三間東偏於是禱者復之東偏日又日又盛希靜求余記之按天官書北方玄武虛危朱文公熹謂真武爲女真神非也今爲真武者又像如道君皇帝亦非也虛危居方壬癸天一生焉爲是一者青龍白

虎朱雀交會其所是爲龜蛇與三物獨異而其名玄武有不物之道焉玄者天也天乃道也此豈女真後人名號之維又豈天人福相想像之比邪北極以爲天一陰一陽之不測也南而以爲君二氣五行之妙合也黃帝以來得之以立民極伯陽而降得之以善其身求之形體愈遠求之禍福則又遠水中有火先天地生道家以爲龍虎而法家以爲麗劉吾日用飲食真跡而心踐之顧悅邪惚邪爲是宮者物邪龜於圖於卦戴負而北首南方鳥火飛舞來并雀化蛇汞見砂

劉須溪記鈔

卷四

十三

天地由此合而萬化從此出故在太虛爲關軸其大無所不至而靈亦可知第言符呪執効淺矣斗爲江湖去虛危最近觀劍氣者常在焉豐城者未嘗失延平者未嘗在也仙聖往還一氣遇物成形西山之下有劍焉曰旌陽東湖之上有劍焉曰真武其地合其宿近故其神最靈豫章吳楚之間又江湖也斯堂也應之矣希靜經營二觀以其時以其地比於創造而天師者遙屬之靈應若昇殆有相焉觀成某年月

江村記

胡端叔風雨步相過語余曰余友過相厚曰端齋端齋云者余不樂也世亂得江村寓焉因自號江村余非號江村也昔者余居俯是江也今如得吾江焉蓋吾祖靖康之來安成北門也於是百餘年而余去之去之而江村江在是而吾居亡矣此吾桑梓纏綿之感也願一言以慰吾思何如余曰噫舊國舊都望之慨然昔有弱喪而歸而爲人所謬者遠故也今君之寓所距故居五里而臨流太息瞻焉出涕夫余亦婁遷者爲君感發遷有幾有暫而歸者有久而不歸者有

劉須溪記鈔

卷四

十四

又遠而後歸者有不得歸者是江遠矣其出於瀟水不能百里而至於君之鄉跋予望之在此猶彼何所無芳草兮竊獨懷此故宇則夫馮河而思禹績有不忍言者矣念哉爾祖其自清江以來自以爲不幸棄其田廬傭隙而處孰知三世長子又孫大其門閥而鄉人望焉學子塾焉則其徙也乃其所以興也夫又安知江村之瑣尾不爲北門之名居乎則雖謂今日如靖康可也謂今日勝靖康亦可也凡遷之爲道江爲近譬彼茫茫未知所屆則後之托吾居者不又遠

於今之望故居乎未可知也於是君重傷而不能語
日余靳君自解曷至此余謝曰余以身譬耳行吟澤
畔忽自惑其志也若待清之日則蹲會稽者猶磻石
也夫又安往而不自得也惠山之泉鑿地而得之未
必真是猶居然謬以自誑况邇江而飲厥既得本而
甘其尚何求君來會余城歸勿燭盡而語君問余歸
志余笑曰亦君志也遂解手而別

東樂記

不知仙之樂於人間似否意者人間之樂亦不能不

劉須溪記鈔

卷四

十五

樂也觀其言沈東老可羨可敬尤賢於人者不過釀
酒畱客賣金收書二事而已果然吾亦樂之人人有
此樂而不有然亦有所苦耳嘗行千里中路遇親知
問鄉信外望店酤村釀渴相就而囊無畱資索然以
別又嘗都城閱書肆名帖已價闕十千錢不能居數
口貸就則它主取之矣自是每過肆往來于懷以爲
恨而使其時得之當何如也然人情事後之恨無涯
而當身之樂常不足凡吾所言又昔所嘗苦也而亦
嘗以爲樂者今人見東家貧西家富然後乃知其樂

未見亦不樂也譬猶江行視大商厚載高檣列艦歌
童舞女百工備豫所至邑井盛麗畱連風月若不可
及漁舟醉臥夜起蕭然顧富商燭下持籌而歎如有
所負明日視其主人猶有墨色不堪甚之意祭流問
卜豈大得亦大喪或未嘗喪直計以爲未得耳哀哉
爲漁父笑然此猶可笑者若比年東西家勞逸憂苦
之不齊雖復秦越不相爲有可垂涕吾友歐陽餘慶
居去城十里茅齋立壁風雨不掩取回道入櫺皮字
語揭之曰東樂余笑曰子則樂矣奈之何西家餘慶

劉須溪記鈔

卷四

十六

曰不然孰非吾兄弟親戚朋友鄉黨當其叫號僕痛
馬瘠之役無不與也柁舟入海之故無不聞也長湖
江上下轉數百里赴頃刻之諾今雖夢寐猶涉畏景
而暮夜不敢辭也以是僕僕無寧時而心常休焉余
日子之樂復在此耳官徵竹木吾所居惟青草官募
水夫吾所居惟溪鷗環顧惻然阜隸故家山丘華屋
昔者人不我知今者人不我舍及其無事日閑隻雞
斗酒念平生故人緩急有以相及者必餘慶餘慶爲
餘慶者樂也餘慶曰雖然何心樂此余曰貧何樂之

有今而後知貧之余樂也而亦孰非余者矣異者今之西也其又有愈於昔之東者乎始吾以昔爲不樂今西亦樂也夫余記東樂耳而西與焉何哉

極高明樓記

贛平川李氏舊有讀書樓而奇峰聞州里吾鄉諸老多賦詩詠歎傳道之近年南北之交以兵燬宋輔併而與諸父起修鳳復焉扁曰極高明而請記於廬陵余曰高明者非方策之所得翫也一室之間嘯歌俯仰四方尚友無不足者豈必其樓爲哉雖然不讀書

劉須溪記鈔

卷四

十七

則已讀書外大有事古人爲學自孝弟日用賓客應對以至山川離合戰攻次第古今勝敗風雲變態日星度數閭里興廢燦然如在其目其間居廣覽必求高山曠野舒懷發憤至或求異代陳跡戰場故壘荒丘亡國如太史公過大梁阮嗣宗登廣武昌黎祭田橫吊望諸君墓其躊躇彷彿收拾形勢想其胃次如鋤千星奕布陣往往藉是以騁非必真有是境也不者腐儒俗士佔畢不出丘里生醢死蠹滅沒誰紀然亦有可哀者貧者不能遊遊者不能遠也今予之讀

書是樓也不待過都歷險登高遠想探幽考異而興亡出於夢覺勝敗等於日擊歲時賓客淋漓徙倚撫今道舊有悲有樂歐公太平出守而欲求暉鳳就禽之處東坡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柞之感淮陰不終之恨無非取諸人者謂其所見略同可謂其不病而呻吟亦可若予之於是樓也南望而蒼梧陰東顧而子胥沒其晦明風雨烟埃起滅南公北里頽垣廢井亦有得於語言圖畫之所不盡者乎此則學之所以爲有用樓之所以爲助也於是李氏子慊然謝曰吾樓

劉須溪記鈔

卷四

十八

何足以當此余爲之頽然而起曰嗟乎此亦非它時之所能得也蓋愴然宛然如見其處宋輔之叔景儀課子姪依於道嘗五上觀光世季學不廢元祐間有名朴事伊川者其族

讀易堂記

大秀洞天監宮道人曰魯雲窠年七十五聚山中童子挾書各異而名堂讀易求讀易之一言余問易如何讀讀安用道人不對余笑曰具是矣凡讀易與誦經等不知諸天魔王神通變態與金書玉字說經功

德誦之又誦何當於神明何於人理而稽首空中
如有德色今言易九六利不利象某象某人天剿鬼
車載鼓罷歌咷咷跛無膚噬肺封羊牛革狐尾字不
字涉不涉一見已決厭再見尚須讀邪徒元亨利貞
近身遠物不得其用則亦與道經呪語無異或遂問
如何用余謝曰何用易至邵康節初有用耳康節四
不出出遇人云日有未佳卽返顧不知數邪此其所
以知數也今人語易神異而日用之不知古人開口
必於易故王子廖知莊子子太叔皆曰是在易也某
劉須溪筆記下 卷四 十一

8 吾廬記

陶淵明人品自高其率然而出率然而歸賴其詩文
興寄足自道本志使人想見是公解裝登舟望烟村
柳色瞳矓東作之外而其廬近矣嗟乎樂哉誰無此
廬而誰能言之蕭廷直兄弟呻吟其鄉拈据數椽取
儒科頡頏爲宦族子姓容焉中分第甲相過爾汝欣
然孺樂來者莫辨誰適於是廷直以其兄所謂邵廬
者共之曰吾廬本陶語也余笑曰儉也志於斯隘也
色於斯畫地而處尺寸不相讓曰吾廬也或蓬蒿環
堵俛焉自足曰吾廬也斯二者何居吾廬曰不然不
劉須溪筆記下 卷四 二十

然自吾所見少時南公北里長千步之街一姓之宅
代衰系絕行者還顧今其有存焉者乎又且倚廬而
言之層城上林人間世外不論大都富郡封君甲第
下至賣漿洗削高樓劉肆陵夷草莽今其有存焉者
乎破牕辨白屨二踵來掃地班荆比於巴人之橋韓
氏之楸苟焉愈於他口每鞭塵蔽野揭竿望屋葉焉
而走道傍寄食轉日爲飛煙吾籬疎援薄然跂者不
求睨者不毀尚念承平諸老驅馳浪泊顛顛九折或
過新居一覽或念故書三易運遭百六而屠羊不返

瓜牛托處今吾與伯氏喘息也而相聞容膝也而待客邠風未改周餘故吾其不有餘於古而猶有不足於今邪余聞其言歎曰茅三間如此雖周公不與易已世之化也起耕夫自大羞前人無能徙寬鄉市大宅者皆是也而吾廬少矣元次山於其所居壹命之曰吾政復不吾亦復誰爭子所宇宙以來此山此水是不一姓愚哉吾哉然不元之山元之水而寄之吾則亦廣矣大矣安知予之非吾吾之非子也雖吾之可也謂之公言可也客之主之亦可也吾儕小人知

劉須溪記鈔

卷四

二十一

闔廬避寒暑而已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不知昔者吾有上棟下宇在通達之中墮壞之野自陳仲舉徐孺子輩或不事事或不復相維持年深事去風雨敗之今落然無復遺跡徒行歌俯仰望蒼蒼如樹下危坐愈恭歲晏凄然曝我冬日亦自以爲寓焉而已矣厥或告我子寓亦將去爲之茫然尋杞天之憂而問絳人之故其愛我者曰子何以彼爲哉子有室廬其中空虛吾將補子以不漏而扶子於東隅是頽然者豈不益可念邪言未既吾廬主人悟曰吾則自以爲

足矣亦自以爲陶矣乃不知吾之外復有吾也天地一廬也廬一吾也彼非吾不立身者天地廬也吾一廬也此非吾不生人人有此廬吾者吾之孰能得此於子吾也由子知之耳未必淵明亦知之也子能爲吾吾廬記乎以此

山園記

里有同氏善畫山水求所以自鳴於人者余取昌黎南山詩目之曰山園復爲記曰孰非園也子之爲山也亦嘗縱觀日涉而得之乎其亦心往而昔至也夫

劉須溪記鈔

卷四

二十二

脊脊然壓市之爲居曠而立於莽蒼之野浩然而歸周流不出百里而西起岷山東天台鴈蕩南至羅浮其間如巫峰之雲廬阜之瀑洞庭九疑之縹緲西湖靈鷲之清麗桂林衡岳之奇古騷人志士之所遊與遊而不能造造而未及徧或牽於同行或困於無侶或數步有公事不得往與中道迫於私故徑歸者莫不猶有餘恨幸而得至其處而敗於風雨休於蛇虎隔於梯梁僕痛馬瘠猿斷鳥呼卽平地入望而濟勝之具不進亦且彷彿而止子於是間若堂奧若莊

產若菴羅果百里鏡現維摩臂而取以來也其何能
如是想子之臂中嶄嶄乎倚石造大幽幽乎藤蘿逼
人浩乎其出於平川渺乎其入於娥娟恍乎其不知
所以爲之也則吾於登臨也愧之矣蓋久而不能賦
也而入於斯子之手如睹昔者吾嘗笑相如之上林
也彼則自以爲鉅麗矣不知郊關之內草木禽獸若
此又何足以喻於海島之一洲泰山之一石而冢殫
力竭若人間世所未有不知建六合之家環萬山之
勝則左秦右楚皆吾圃也蓋精神宇宙一倏仰而得
劉須溪記鈔卷四
之几席不似予之閒於畫乎而何區區烏有之有吾
四方倦遊歷歷在目念情少想多輕舉而不遠南史
宗少文能以一室自畫平生所到山水置之壁間曠
懷臥遊鼓琴而谷應恨吾手不能畫欲托之于以寄
吾想然吾有大恨吾昔者所見臺池亭館山明水麗
人物草木舟車管絃殆不止於畫也今已矣將像其
丘墟弔其遺迹要亦何可勝道母亦存其舊日記其
大略昔昔某丘某水依稀指画爲後生輩言之則畫
之有本幸其藏於子者亡恙或足爲吾遠想之一助

而神傷獨徃終有不能無情者賴子未嘗親見親見
殆不能画亦不忍画如優施學故人談笑意象豈可
復睹哉今吾行田里間無不惻惻可感况其見畫或
曰孰非圃也吾與若遊於其間有賞之而已而安用
自苦如此斯言亦甚達併記

劉須溪記鈔卷四

二十四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四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五

宋劉辰翁會孟著

同文

武岡軍沅溪書舍記

遷於天小之爲生成次第大之爲晦明消長又大之爲升降變化常五合六聚積數世百年之久東海而生一人焉西海而生一人焉及其得志當世如跛而待跛而遇不問遠近隔今古分彼此苦道猶是已夫子存不大信於天下朝出而門焉譏幕歸而荷簣笑蓋悵然四方之野莫知所從適甚或削伐見異

劉須溪記鈔

卷五

極矣然易世而門人尊異代而遠相孫更千萬古而南面與天地並今爲其徒者曾何足以望游夏而儼然爲人師用家國道小不合爲進退榮公論大不幸爲貶斥比死節轍迹所至遂爲後來所追慕愛惜附著不衰而其生也已若此矣此則夫子之所未嘗遇也如過江前陳簡齋近年魏鶴山皆以逐客道沅溪祠沅溪祠而不自已又因爲書舍教人士教益廣則書舍亦益廣今爲書舍高下相望奉夫子俎豆終焉此吾所以聞風而感爲之極晦明升降道盛衰之故

劉須溪記鈔

卷五

壹不敢以書生之好德者賢於古人而必以古人之當日者適爲書生地嗚呼不苟然也吾道之植於生民以來其漸如此武岡本騷楚之國有向氏自芷沅徙爲沅溪沅溪之老人曰林下翁遇濂溪垂髫學焉晚猶及見靖康之亂簡齋過之相與言濂溪舊事日相得因愛其山水卜翁隣婁賦詩去去又百年而鶴山來翁之孫曰大雅翁者事之如簡齋而鶴山亦願畱簡齋處鄉人爲之合二先生姓稱其圖今爲祠若學古今名謗相長在宇宙如丹青失之彼得之此當時以爲罪而後世以爲榮是非之在人心如天何言非春秋揭焉褒貶揚抑則其聳慕或不至若此而亂賊之懼者亦鮮山林過客名字不足以相及而禍敗常相尋故有破家而同傳亦有以戈逐爲知幾況過江盜起人自救不暇顧從容流落王賓嘯詠各不忍舍代有隱德又避堂下捐講學論道如大父談詩肯氣象愈佳政復名節何與人事而卷卷如好好色來者猶喜談也楚芳不兢近年無過客亦無向氏卒泯泯至此上下風流文雅典刑志操安得不登臨遠想

俯弔仰歎斯文比古先俞降名士至後來俞高宋三百年更三四黨禍本無嚴刑峻法然猶所過在亡親友路斷更名他師因致名位今其所保安在乃與子孫氏族棄之掩鼻而遠方識而託爲新交有耀無窮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未必非昔之君子不容於世者有以感發而懲創之也則客之出於塗者不猶愈於昔邪然向氏之嗣有人而鶴山之後無客此固咸淳書舍所爲作者文章已矣名節無所用矣獨學問私淑正人心承先聖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尚其在此

劉須溪記

卷五

王通氏有無不可知它昔聞有贊王業興禮樂又如春陵見稱道統推論師友漸摩所自比於生賢之意成物之功由之而不知利之而不庸蓋小莫能破而大莫能載矣向氏敏衡者求余記歲晏風霜獨行千數百里歸而刻諸石何向氏之多文物與而迂亦未有已也

吉水義惠社倉記

邑舊有存愛莊莊田六百石耳歲乏困興發有常官施其租重民食也粵自丙子併爲官田而民始絕望

矣於是邑之士聚而感曰我饑矣猶有饑於我者也乃口分不腆之田爲衆倡衆亦黽勉唯力沛然從之得田一千八百七十二石有奇是爲戊寅以來平濟之莊每歲輪視民田春夏糴踴減損市直過半收其直積買田又三百石有奇然通可官斛九百餘耳民饑猶不足而莊籍爲戶右日海船之造後誅物役之不勝而指廩噬臍甚矣厥亦唯按察分司馬公布膏澤識政體而內省行省郎中二劉公實來慨相語曰莊名平濟衆積也奈何與并植戶計等壹蠲之然後

劉須溪記

卷五

老稚惟呼釋然如得後望餘命無復患迺諸君子又聚而感曰莊之累大矣歲寸寸積買田固善田益廣賦益盛不愈累乎其自今惠民以其直勿收田止此且自癸未三月易其莊曰義惠社倉雖柁舟不歲造尚微福于馬公諸有微歛必繼是以免實永賴勿壞益勸在此記也余歎曰古人念困窮嘉惠鮮必曰敬修其可願願未有已也而事異心違其中有得其所不願者矣是莊之建始於夔蜺相卹忘其家之不足絕斗升僭石以望人腹雖復如茨如梁其於萬家之

邑六七月之食比於成季之殮貞惠文子之粥其與
幾何試使歛散得人益以不倦遲十年之後斯人子
孫生者無數而吾亦給之爲無數抑初志誰不願此
積實生怨固非爲已積也然吏視之爲外府官索之
如監河二貸之不遂再則怒三則有受其禍者矣里
巷之事人情之所不能廢也善之爲懼也陷而多責
何必任衆人之所不舉而後憊且悔哉幸遭仁賢是
莊得不敗壞而亦不敢充羨獨慊而爲儉斥而爲施
何也其誼以爲我捐以予人則彼亦絕望也吾聞贖
劉須溪記鈔 卷五 五

人不受金則其後亦不贖人今之積者非盡民食也
有輸有費有不可會者焉幸而稔十可六七存耳不
幸水旱十一二未可知而又修田築備水患築陂塘
貸種穀餽車運葺莊屋走阡陌待催吏贖田租以歲
之不易事之不虞卽十日雨三日雪環千里而水如
去年雖發棠垂罄亦所收一二而止帶其褊矣幾何
不絕義猶井也深者其汲古所謂社倉者亦二分之
息以此爲術其後猶有官侵用而不補私怠食而不
繼者况施之爲道徒以慰窮乏塞觀望一志於散而

民散矣春山之木樵者不竭泉以與樵者則頓首辭
焉惜其本也悲夫吾欲其營是莊也如私私不可爲
復求一說以易之而當當而可久則施之之義又未
爲不當也以其極也而吾猶有所不滿毋亦是區區
者有可以充之又充之實而繇是止焉此固物之所
無奈何而理之所不能無憾者也夫義惠之與平濟
名實遠矣記其名不記其實則是莊繇存愛之而平
濟繇平濟而義惠雖爲之盛德而有加焉可也蓋歲
早不收有幸種而獲者或美其田之盛而由耕者計
劉須溪記鈔 卷五 六

之盛則盛矣不如薄收而再藝謂夫生意之止此也
若諸君子之生意則未有已也

萬安縣舜祠買田記

大州僻邑深山小寺而一日揭焉以舜祠典雖邈乎
褊矣然能使周旋博雅之士爲之矯首而遐思汎濫
遊騫之人爲之褰裳而忘倦亦其所立有在常情之
表者則實祐景定間僧了敬之爲也方祠未成記先
具鄉縹衣持節至其處問焉見其畫堵基山爲讀書
堂雖嘉其有志若寓言者又久之堂成祠成祠成而

敬去主龍須其徒慈意者自仰山歸嗣敬嗣敬之十
五年而買田既百餘石合是二百敬來求田記刻寺
俾有考余笑曰昔節世間安得不使來者笑人無能
何昔之舜祠者成之難而今之寺田者獲之易也則
亦有聞舜祠之風者也如將爲爾并舜祠記之邪則
或者以爲無謂也不并爾舜祠記之又未有知夫無
謂之謂也寺在韶山山之下爲韶江江韶口里韶濩
雖俚訛志謬自儒者言之無一可若在彼教中古帝
王亦猶幻耳悟則舜在牀琴不悟則陟方乃死吾以

劉須溪記鈔

卷五

七

韶山見舜事舜如吾師然鄉人士之爲我來者如鄒
侯書堂如李氏山房士大夫之過其下者如望蒼梧
登九成要亦何以太相過荒濱絕逕詭爲異聞隱爲
奇觀遊者如有所慕因徘徊之久而又有感焉向之
田者始由是而積矣人有常言曰知自孰知田之自
舜又孰知日用飲食父子兄弟無一之非舜哉斯民
異端無重華故至此今夫山田二百井田之世不足
當上農夫二人之食然亦有甚難者今夫耕者或不
得食販夫夜作旦而市或不售則不食彼深山大衆

不耕不售而不缺食不惟不缺復有餘而田者積焉
今夫望施於人難矣有得有不得焉再而竭三而倦
或不得謝則怨而施之佛者卽甚厚如梁蕭氏以其
國則小果然施者常不悔也不惟不悔益腴而田者
積焉彼豈皆能一生死齊得喪道隆行顯且佛實有
力至此哉迺其迂闊則又若舜祠者焉豈非心胸眉
目復有在福田之外莫之致而至而好德者遠矣山
無窮田無窮百年千年連阡陌始此夫舜祠者理之
所不當有而佛之所無用也固有有之而不事事之

劉須溪記鈔

卷五

八

而猶無益而二僧以此爲無窮且以此不朽嗟乎昔
者萬安永福何至此後舜祠二十三年七月須溪

武功寺記

佛入中國以其勒苦無聊之說本非人情所嘗習而
堪之者又儒者講師縱橫演譯凡數十百萬言雖才
智辨士猶有不能盡通其意然依稀稀料想若有若亡
至二千年不廢則亦不可謂無其理也迺有聖惠西
來不立文字庶幾一返之性而分宗異解類爲不可
測知斷句半句光怪隱顯教意不傳而其傳復有甚

於教其難知難言達而至於不知不言無可授受此
宜曠劫不一遇而頻起代起又未嘗無其人也亦猶
吾儒起六經傳疏專門之後遇大人先生獨取四書
深極性命而記問疏於六經語錄多於傳疏今言性
者人可以爲聖而聖者亦不過如其人而止若繇聖
至神猶從有入無直當置於不道此其爲實踐之學
其未嘗學者亦能嘗輕前聞上清談而次科舉故爲
六經者少而爲四書者皆其徒也文武并隊訟止奪
銷於是老山林困時命者始嗒然有意於廣聞見合

劉須溪記

卷五

九

經史乃異乎曩昔鋪答問而拾闕略者其或者世道
之將盛歟未可知也惟是七八年來釋業彌天建爲
官師禪衣而夾駝又有北來高僧兜離旁行一字萬
言諉曰扶教而陵世狎俗舞經斥戒蕩然遊人間意
非復凡律所可係縻雖其寵光辟易方興甚盛而不
能不與其教異則雖其徒病之亦莫得而掄也此是
而觀則此一肯也儒者之廢固未嘗不進彼一肯也
禪與教之失豈不猶可以爲得歟然吾聞長沙王聖
與言環吉袁潭三州八百里有武功山山深絕無人

之境有僧志一猛獸之與居枯木之與徒創爲道場
一作一息視如叢林雖開創甚不暇給不廢是事嗟
乎禪之不禪其已久矣此非無宗也其渡蘆君子之
國九州之外萬一有其人焉而亦不可見矣是佛最
盛時而禪學往往而絕也江湖閩浙之間寺以千數
吾豈敢復望大乘氣哉而况崇酒肉以爲常混色空
以爲達一興一壞過習惡薰於此有人焉爲是寺存
是道豈獨今日之所少而北方之所無也而欲爲禪
林之科舉乎雖大如徑山高如雪峰吾猶以爲隘也

劉須溪記

卷五

十

將爲禪林之四書乎雖辨如維摩論如大慧吾必謂
之儒矣寺在葛仙峰下左飛瀑右石江匯爲三潭龍
居之沿流隱見獅子香爐乳香諸峰在水口經始於
己卯春爲雨華堂其爲藏爲殿爲門也不日或是獨
法堂數間耳先爲記可乎余應曰一或又曰見諸如
之何未見如見余不應舉手而畫曰一又曰一乎師
乎抑別有指乎余不應且不畫非不畫也乃不知畫
之所起於是或人悟悟而稽首以是傳

玉笥山承天宮雲堂記

玉筍承天之雲堂成五星聚斗之歲也先是余遊洞天宿山房見其成而去爲書廬陵劉某過第一山中
人求余記之未暇也其明年乙酉九日登高把菊望
數峰如筍意欣然記之雲者出於山如玉及其得於
天也如芝如筍如鷲如龍如浙江潮崑崙樓又或堂
堂也而如人飛空騁轡以遊昔者山中之間共臥木
石之間安知其至是至是望焉欲卽之而不可得也
亦可以一悵然矣山九真皆秦人方其避秦也披榛
藿而入巖棲而澗飲草永而木食欲是堂也得乎雖

劉須溪記鈔

卷五

十一

後來爲蕭爲孔爲壇爲宅不可知卽予真九江棄官
變服亦必飄然爲樵夫野人混混乎其中其霜露稿
乾豈比茅簷俛仰之適哉而數世之後仙宮化城金
堂玉室披華星佩紫霞鳴鍾列食波及來者嚴嚴如
別館不知前八九天人者猶彷彿過之邪其高才靈
氣第欲如王羲之陶弘景之流楚游忽別亦不可得
也何昔之鵲居者望焉而爲其所難而今之舍蓋者
儼然而不就其所易也亦可以一悵然矣然吾門古
仙人記云去後千五百年五陵之間成仙者八百其

皆可其數可廬陵鍾陵不合者如礪斯堂雲海日閣
人而如指安知不有隱君子變姓名而處豈皆如吾
等淺之爲信信又淺之爲留題哉咨爾來者候氣審
之舊堂御書樓下如寄提點江西道教知宮事李允
一旣修殿餘廊西容焉高樓廣倍於是副宮許景容
分琴書其間允一景容皆吾州人記成明月甲子書

靈威廟記

劉須溪記鈔

卷五

十二

不足以識其奇而以爲怪靈所謂人物亦猶是也况
於神哉山起西南如青城太白者幾爲五嶺其趾而
高入雲今吾視章貢仰闕視瀟瀟懸絕如在山上不
知其流至此已入地萬丈凡出乎地中者爲泉皆竅
而湧其精達于海勃如也人見其下流而已通大地
而論則涓涓者江河之祖然其泉必出於僻遠往往
忽之吾測地於天以泉知海故於記靈威河口也如
見不敢忽也靈威廟古文永昌鄉鳳凰山下義昌水
橫陳河口西會瀟瀟至此四十里如瞬弭焉蓋天山

之飛下溪谷之上浮氣勢融合如網緼中其傍爲靈巖巖有寺寺宋碑記廟在建隆前石神像也故曰石頭王廟初賴大水石乘桴卓篙止焉江爲却流民不墊決自石之來旱禱輒雨已而逐捕獲戰盜戰勝護其鄉如家室官大其宇郡異其功歷三百年尤信故在淳祐爲靈威不顯哉賜詎止此廟自水西遷遷者孫氏克順今其孫珏又與何仁叔劉宏規率其鄉人爲石郎殿其左廊七人第七未可知比尤顯蓋王子雲或曰石言邪自立邪而何從而知之也余曰

劉須溪記

卷五

十三

不然人之得於大虛也息耳而爲聖爲靈爲不可朽則亦一天地也彼其託於形受於氣得於雷霆風雨日星霜露者萬變乃與隕然確然同體而尤璞故其感者或爲月爲星爲龍爲大士幸而不出於金玉而爲人所戕則貞剛之至必將有所激烈亦猶區區者化爲石誠之爲物必有至此者耳而子以爲怪又安知今之南面者非穀城之老人與金華之仙子邪昌黎韓公謂清淑之窮而高且遠者其神必靈其爲石英丹砂不能擅當其奇吾以是山川考之抑高且遠

而尤奇神之馮依其間者猶鍾英千

宇

宙自與南來踴躍而感沸者爲一都會天道莫神於陰陽而不自爲非是石也不能爲其幽非是山也不能爲其明未有非五合六聚而成者也亦未有百年千年之久而無所爲者也暮夜病若產聘醫問媼不出丘里之間而生者每生則衆有司之者矣非邪是廟也恨其出於幽遠而無名而亦幸猶伏於巖穴而與人相似故其俗厚而民慤其物產力作尤多且裕而自見於功名亦三百年矣有項氏士龍登甲戌第

劉須溪記

卷五

十四

其明年爲德祐

吉州靈護廟新宮碑記

東南諸郡城隍封建王爲大或謂賴陰懿侯未嘗至廬陵定江南者堂邑名同非也天之所命必其福力不盡用於當年而英爽猶足以有爲於後世者雖無江南之跡猶可故太山之下得古名將而北地通祀關長生陰陽之塞宇宙如一身但言介君者景絕誦弘公者病已況漢初將相餘烈豈後來名字草木之區區者乎余欲效太史公最王蹟石有盡斷自淳祐

戊申淳祐戊申踰漳嶺入江西南安之樁奪門以出
野死以村斷已而賴而萬安而龍泉草船柳車訛動
城外有謂神戰於境上者其地其日如截雖怪不可
語而風至輒蘇寶祐乙卯夏禁卒康成叛夜縱火掠
有告者守王侑命黃淮將卒捕天大雨黑惟電中見
城隍之處逆黨登屋得於電爍如已縛黃淮云開慶
之變東臨瑞西起袁環馬足所不至者二百里卜於
王曰毋恐其驅之術吾民不知也而敵之人能言之
於是爲景定議王功封靈應忠惠顯佑廣烈王王子

劉須溪記

卷五

十五

以下列侯五乙亥入衛者萬夫輒於廟出廟門晴雲
倏陰蔽舟而下岸者畏日它反風致雨拯旱災疾疫
歲常事尤異而亦吾所見吾郡所見且二三十年間
所見耳民生實難比年出於水火又難也相道不言
而千萬人奔走之如市當其危難請禱不自吝稍紓
旦夕顧念力不復給冥報尚或可緩蓋公私交痛若
此而猶廟宇增飾日新月盛則報者衆也財者民之
命脉非其求而獲不可爲而救何至絕筋力窮無涯
事不急哉廟有寢制也溢而後宮數十詭麗則自寶

祐乙卯始宮之成也吾嘗過之曼廡雕牆離爲六六
金珠黛綠綵績千態涼臺俯池舞殿連閣網疏朱戶
鏤牀鈿柱帷帳甲乙層軒疊甍佳花怪石壺奕琴瑟
前堂列壽孫曾位置高下相屬雖蜂房蟻垤要亦備
矣彼閭巷所爲若此孰知金門玉堂清涼宣溫上林
鉅麗如初利兜率或者猶以爲此工力所成非神人
所居雖以莖葉布幹中天迎年其於涼風之山縣疏
之圓明月之宮架露下視之猶如積蘇累塊况
是宮曲折不類飛塵之集蠱肆邪然昔者諸老嘗爲

劉須溪記

卷五

十六

我言累朝宮室之儉與少長所見都城邸第人間南
面王乃不至此政使盡如尺堵之制當何爲世宮廟
之作像其居處意豈知王平生哉則自漢以來至今
日又盛矣每嶽降之朝張燈之夕傾靡曼衍遊娛獵
凱香炬數里計千五百年用物之弘積誠之衆凡出
爲侯牧去爲公相與數萬塲屋高科應仕諸貴人亡
恙無不徼福請命待罪祠下此邦之人無小無大若
付其意而後從事福智通天閼人成世豈比懋棠樹
幾壞而代盛計南康九江豫章臨江宜春章貢建

昌之祀皆然而廬陵又盛矣人神相依精意蕩激其
諸福之物實稱其事而回視窮櫺淒愴可爲永慨嗚
呼念哉民之無告余以前史氏爲父老所屬筆乃爲
歌以侑王歌曰

芒芒芒錫興龍雲萬騎力疾昌文君重瞳一落垓
下軍漢金購我頭千斤赤帝繇北絃朝薰雉晨不
台興擁文頰陰相懿寧酬勲帝命封食西江瀆靈
威暗鳴澍倏焚遇亂勦暴如斬焚震收電止梁摧
筋左麾駱甲癘走磨新宮沉沉笙鏞鼓菱杼紆抱

劉須溪記

卷五

十七

疏鱗紋曲間綺闥飄氤氲光曾頰盛鬚紛爛如
芙蓉星佩裙芝蘭參差鸞鳳群恭儔歌謨容云云
王毅以武還顏忻蒲萄凍清雜且醺馳峰淳駱羅
羶輦鴻門落日哀榆枌萬歲嚮此沉煙芬兵曹臨
脯鮭蟄蛩俾我孺子懷新新客我鰥老安富殷無
復魑魅瘴疫氛扇回樂闕寢廟分廬里叩齒王知
聞

清縝堂記

君尉吾城中肯魁相持節章貢君以書自通章貢公

劉須溪記

卷五

十八

復書有聞君清修又甚縝栗語往往還贈浮俗槩常
常者云爾猶未足數數稱也一日章貢分建帥旗部
分萬衆啓行道鄉邦檄軍諮從事首舉君舉君詞曰
廬陵尉楊如圭清修溫潤縝栗彊明衆謂人詞實稱
然幕啓版授類縝輩侯意未可知及君出章貢書伏
軍門謝前得公獎目且年歲于此豈偶合抑素論定
何其言之襲也不敢忘不敢當公欣然啓齒復大書
清修縝栗之堂以遺之於是知公出一言而溢於胸
次著於筆墨非雌黃反覆蘭閣偏贊前戲後忘造次
得之亦造次失之者君子謂公與人之一如此然自
是各轉徙淪落身世在亡俛仰何限惟平生告身與
六大字仆起必俱已乃併失慨然曰知已之言從是
絕矣流離出領栖泊吾里晚從故吏故牘中得章貢
書故在雖已浸欲朽寶之如新僕僕袖相過曰見公
所執贊見者亦公也請復書六大字并記可乎余曰
可清冰縝玉義蓋兼之矣爲作清縝堂記清縝曰嗚
呼古之人古之人其不可作已諸葛公困敗無成而
死之日讎民孺子尤憐傷感歎之者以其成都子弟

無餘財粟無妻妾之傷心平生觀書大略及臨事十
反手教嚴悉罰二十以上身親不煩忠臣志士所爲
悲歌流涕終其身自以爲不及雖誠有恨而不敢妄
議之者以此彼賣薪樵水貪夫小人不足論晉殷生
唐房刺史皆以迂疎致快見笑後來名賢達勝苦心
用世安知其至此是以山東沛公之業爲噲等而慨
然江左夷吾之風見士行而自失是二者古今功名
之所不備材品高下之所欲兼而豈易言哉顧雍得
蔡邕一歎於塗而字元歎桓溫辱太真一盼於襁褓
而名溫雖人物不同自薰自蕕而風流眉目皆成故
事當世想見况經公手所論定表表如此而其植立
死忠死節足以附麗而難忘宜君之圖之也雖然猶
有快周伯仁者猶有以滂禍爲未塞者猶有睨而不
視而諱稱門人者則君之汲汲也其不使余悲乎嗚
呼客乎孰有清續如君而猶存者乎數世之後不知
何人而談清續者從是見矣君蜀人大雅堂楊氏矩
湖子好修隱處愈勵如文山言後文帥之九年十月
望須溪劉某記

山窻記

袁氏山牕古心先生益國江文忠公之所書也吾行
廬山意公筆墨在在暉映然山南北無一字非居者
之不求求不與也而南林之外茲山之下夜光出屋
飛動洋溢念與公遊從非無意者而故居陋甚不足
以容於今何及葢徘徊瞻忽之餘如見廬山高於此
少肯讀凌虛臺記以爲在終南之下而不見山故築
臺焉如使見山者必待築臺而後得之則亦多事矣
是間面壁斷之爲牕而天生焉不知蒼蒼者之歎我
劉須溪記
卷五
二十
邪抑余力能致於此也葢悠然與之日夕瞳然與之
俱曉不惟山在吾目中而天亦在吾山中矣豈小之
爲量納峯樓寸碧而已邪彼以爲一隙之明從是漸
悟者不知心體之陋見心即天也天高九萬一舉目
而大全露豈有破碎隱顯昏澄之隔大小之間若癡
蠅之觸飛伏之昧棲蟻之竊邪不知心體則雖四方
上下無往而不礙自未有此牕言之塞固塞也轉而
爲牕矣而牕亦塞也自牕之外言之則山之未見者
見矣而山亦塞也山則在此矣不知是山與他山復

何如平生所見又憊然如有不足而爲之遠想爲之
圖畫往往喜聞而厭見不知一丘一壑卽千巖競秀
政自何異復亦何以易此每山行歷落窮崖深穴愈
盡而愈不盡然奇峰翠靄曾不如遐觀而倚杖及僧
房野店得之燕坐如闕如卽尤使人依依而不能去
勝於當然無不得其全體此亦觀之至也尚何求樂
哉恭父旣玩之此牕矣嘗試以吾言隱几則見山如
我見我如公要亦未嘗不日相接也

樂丘記

劉須溪記

卷五

二十一

科舉前傑然有文采志慮可喜者惟安成劉翼父兄
弟日翼父請曰余兄弟爲家君求樂丘於馬滄陽旣
書之而家君望子願子記是丘也則出其云云如畫
余蓋難言之而辭之辭之又難人子以此娛親而親
之樂適在是有餘矣達哉此叟復何求於世而何惡
於此丘且爲足下家君言有子而文而高科而名世
卽八九十亡恙其不高車畫錦銀青金紫擁左右寧
能一日舍此而盛肯早計若翩翩塵埃之外去復來
者叟亦知之乎此漢高豐沛新豐間意豪舉蓋世類

劉須溪記

卷五

二十二

如此而卒不知千秋萬歲魂魄猶有知否也不者
其亦負此丘也雍門之歎伶玄之感言未終而飲餘
淚是間獨何樂乎雖然吾亦厭乎吾生久矣乎蘧伯
玉請先乎是叟則是叟之樂吾能言之而欲爲屈子
之遠遊復臨睨乎故鄉乎而故鄉已若此矣而欲爲
莊子之夢復舉而出於南面王者乎而南面王已若
此矣迺有陋儒噉然而號於極曰臯就其所言甚麗
甘美皆吾人間之累可爲頻戚嘔噦悔重誤而不忍
復顧其庶乎知人心有憾事者又反之爲大招曰舉
賢能任豪傑先威後文誅姦鋤暴尚其爲我來也於
乎近之矣而亦不足爲已吾安能復置是非得失於
吾心哉往者吾弗及來者吾弗問樂莫樂於今之爲
吾者矣而以昔之知我而復我亦爲不知我者矣雖
然其事尚遠遠者百年後也奈何乎今吾知叟之心
矣天地一丘也古今一我也何必以生爲不樂死爲
樂登高而望黃帝之所休文王之所避風雨在我猶
且吾何暇哀乎吾之所不及第論十年間尸鄉之
社郵之鬼其人皆英雄文武榮名福力騎刻星而

橫四海又通宇宙而論生無名死無成如狐如貉如
鯨鯢相望黨以此爲樂則皆樂也而又誰樂之邪吾
所謂樂生亦樂死亦樂夫吾亦有何樂嗟夫夫亦欲
樂乎此而不可得則吾與二三子逍遙以永日優游
以卒歲可不謂大樂邪蓋累不遣而已忘年未老而
先化昔者子貢倦學而請夫子與之言畢如宰如者
如此不知者以爲實其知之者以爲寓也適吾亦有
所倦乎此矣嘗試乘日之車出於大荒之野叫重華
起文子頽乎其任運而往浩乎其乘風而還亦有知
劉須溪集卷之五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五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六

鳳鳴山記

宋劉辰翁會孟著

通城湯侯謂予所居鄉梓里雋溪之上妙因等之側
有山曰雞鳴如翔如翥諸山莫高焉隱然四面而望
德人君子之容也是空爲鳳鳴倘以是聞於圖志可
乎願記之余曰山素封者也孰非人之所命一匡廬
也匡去而廬存曰廬政亦何謂之有今之雞鳴者本
蜀之群羊山也金陵牛頭王茂弘目之曰天關則天
關矣況有道之世四靈蓄於郊藪則丹穴之雛雛者
安在其非尸鄉之祝祝者邪事固有可疑而人不疑
者且以爲蕭韶之音揖遜之舞初作於朝廷之上而
翩翩者聞聲而感自天而下不憚萬里而來儀於頃
刻者乎其或者此鳳之在人間覽德輝如虞賓者非
一日矣故後世之所以爲祥者乃當日之以爲常者
也是聞鳳猶聞雞也聞鳳猶聞雞也雖謂茲山爲鳳
鳴可也山之形也形非聲也孰能聞無聲之聲故坡
公謂世未嘗一日無韶吾以世外之耳聞韶雖謂茲

山鳳鳴可也夫山則何擇於斯在鍾猶蔣在結爲晤
屬有名人生之隱者居之是代未嘗無鳳也昌黎以
一何堅爲鳳鳴之國茲山宇宙人物如林復有遇昌
黎公而爲鳳者焉未可知也復有爲鳳而不止於爲
堅者焉未可知也地靈獻兆嗜慾有聞前乎千載者
非惡聲也而昂昂而藏藏尚未得爲嵇中散耳後乎
千載名聲變化其獨無與臥龍同稱竝起共事業者
乎則跂而待之矣君侯身行南北史所不到處意象
偉然能爲太平者而卷卷後進爲山川改觀如聞鳴
鳳須溪記卷六

聲盛心復不可得而望當世抑又至矣歐公喜梅聖
俞蘇老泉客我爲之賦云二子非能致太平須待太
平然後生夫鳳必待太平而後出者也豪傑驅馳於
橫犇而使後來者爲鳳吾黨之願也茲山之望也復
有狂歌而過者必後世之如予者乎而予亦從是遠
矣作鳳鳴山記

晚圃堂記

晚圃魏國韓公詩語也道師熊氏藏室名焉吾因子
有所感矣士大夫困州縣老塞下勞待從倦台閭懷

淵明之高風念伏波之苦語長已晚而不歸或不知
其已晚故有托魂夢於粉榆委芳馨於蕭艾自其悔
痛言之先一日亦爲早自旁觀者太息則未有不晚
者也今子之涉世也其能幾何盛年高舉待詔金門
八駿如風再往返猶冷然善也雖故山見志歲晚浩
然卽五六十又八九未晚何早計如之於是師聞
吾言啞然笑曰未嘗晚也未嘗非晚也前所言者直
一世之晚耳一日之間以桑榆爲晚一歲之間以搖
落爲晚以搖落爲晚則桑榆非晚也若代之二叔則
劉須溪記卷六

搖落又非晚也是以今觀昔無往非晚也予歷廢興
玩倒景處西山而賓餞存夜氣於燕息寂然若群動
之俱泯頽乎若松柏之方獨彼血氣衰者類三十年
爲一候吾清淨寂寞者則雖百年一日也荒吾圃於
未央何朝華與夕秀有抱甕老人偃且憊甚過之而
歎曰吾惟早種以及此也吾日入而息未日入而息
爲怠安知夫怠者不樂吾圃也夫大塊勞我者也而
大塊亦圃也因負鋤而立見月而笑

湖山記

淨信大師行成自燕歸豫章爲吾州僧錄然士大夫不稱淨信而稱湖山其徒不稱僧錄而稱湖山以至四方之客問訊焉曰湖山湖山蓋叢林之詩友方外之義俠也而亦不知其湖山者何謂一日出其鄉章丞相題字云云則山西山湖東湖也凡浮屠氏四出以遊乎空中視戀著故俗如未出家可鄙師獨馳萬里外國不忘其本本儒氏故歐公從石曼卿識僧演慨然以爲承平四十年磊落奇士幽憤沒溺於此况南北橫潰聲實陸沉師能進退自守騰變踔絕恨無

翻須溪記 卷六

以曼卿之交交之日而皆其外也吾且指山河大地言之自岷山積石以來苟無洞庭彭蠡具區鉅野從容磅礴之以入于海則雖龍門伊闕廬山衡嶽天台鴈蕩其頽然渺然汨於鴻水者皆不可得而見也今人不能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具大知識則有以山之高下爲踴躍奮迅千轉萬變而如龍者求其所以爲龍而不可得則又以爲輕清既上玄黃者一旋一轉澄湛而下漸積汗濁以及此也則雖天地之愚不至是矣當其未爲海也出於東南而始有湖則山之

牛尾而聳者已六七及其洋洋而竝于海也而向之牛尾者如象而爲島以千數又行九萬餘里而得於歸墟也則蜿蜒斷續而如龍者見矣如龍者見而高者或如天矣其不能如龍者亦且坦然偃然名爲大塊而不可紀極矣自其下而觀之則亦山也蓋東南之爲湖山者若此用此觀之則通達之中其爲雲夢也復何止八九而彭澤之濱西山之下有東湖之勺水焉夫何足以與於大澤之壘孔而睠焉言之若畏壘而止豈其不自廣若此抑此吾初也繇湖之初而有山繇山之初而有形繇形之初而有我繇我而卒歸之無爲佛自其有形者與我無盡則山之來者皆西而水之行者必東也亦安往而不得吾土自其無形者爲我則今之巍然者雖數百千丈乃與放焉而溢忽焉而涸者同一起滅卽海之所謂東者又未必非天之所以謂西也而何懷乎故宇之有吾營植杖於笠澤之中洞庭之野而後知宇宙之四遊也皆若此是蓬萊之清淺也未嘗不爲陸而閭方之遷流猶覆却也而況於歷陽之故愚公之役又有出於人事之

翻須溪記 卷六

未可知者乎則今之湖山其非昔之湖山矣嗟乎湖有幾而言湖山者必向西而笑嘗試與師誦東坡天竺靈隱諸詩喟然想見孤山風雪之外又如坐飛來而飲龍井則師之爲吾故人不已久乎

豈畦記

天地間無息壤矣南湖朱氏子得其一丘以爲畦東至于鄞謹龜陰西至于虞芮南至鄒劉爲于北至蘇忿生有棹焉灌之不受有桑于此遜又遜之而莫知其何人也則相視而笑曰子豈畦者邪遂自號豈畦

劉須溪記

卷六

六

吾闢之曰子以不畦之畦畦人於無所可畦而立乎其中中者圭也圭者二土也自南北觀之其何畦何不畦之有開阡袞括以來宋之握楚之蹊畝戈錫之荒不論論其譬於道者區以別矣高者爲麻麥下者爲蔬芋數之不能終其物而陳者皆迹也變者皆道也此不足而彼有餘則吾亦無不足矣善種者不獲善取者常無窮焉蓋無適而非吾畦也人之言曰鼠壤有餘蔬而棄妹釋者至曲爲之說不知至人者自藏於畔側遺秉滯穗皆寡婦之利鼠有餘則妹在其

中矣妹吾妹則愛之愛焉而不獲者衆此望人之腹所以觀而多責也可不謂哀邪古之夏畦者吾得數人焉子產以蕞爾鄭爲一畦而人謗之有莘之野啓七十里爲一畦而匹夫匹婦皆已責禹貢周官至以九州之內則壤經楚爲一大畦故胼胝吐握者終其身畦復畦之不足雖天雨猶有憾也若乘雨之雲負月之露以出乎壙垠之野則青青陵陂纍纍古治吾庸知其初芊綿者春也采采者人大也以畦大小以畦小亦無人焉而不我彼以無我爲無畦者正累我也我則異於是無我無不我王佐名鉉天資近道學焉問焉非無志於用者吾故擴而闢之可以觀世可以處世吾須溪農也第五十八雨水中華山書

劉須溪記

卷六

七

古山樓記

長沙朱君佑過予於廬陵相視各壯歲也已矣年近五十書來語我古青之樓將樓隱焉求文以爲記余爲記之曰青者何山也請更之古山如何山在天地間幾千萬年而未化如駢枝疣贅而莫之勝說豈惟人而是將陰陽者厭之矣吾亦不知其初高下磊落

變化何以至此也以爲大塊之所壅而洪水之所決
邪其高且數百千丈爲日月相避隱處殆造物之所
不能去也意者其亦有杞國之故且隊且積以及此
邪求之六合之內而不得雖神州赤縣吾不信也異
乎此者其常何如何厚何高何頡何頎於是有共工
者觸之於是有五丁者鑿之於是有愚公者移之觸
之鑿之移之之不可則鞭之以秦皇拔之以項羽蹴
之以夸父而不勝而衡守而擅鑄而矧之以封禪而
阨之以兵革其窮人力若此而欲天地欲無意焉不
劉須溪記鈔入卷六

小曰塗山玉帛萬國專車藏焉又東爲滄海安期徐
生自是而不返今其人遠矣言未既君振袖而起曰
荒哉萬古闕乎其四方也吾樓於是間也何居其曠
然若古今之塗乎其亦他有所可隱乎子盍爲我言
之子不爲我言之曠也奈何余仰而噫俯而笑曰今
猶古也今之古者其猶有存乎則余不得與於斯也
子又以今之今者爲足存乎夜以思之其知之矣其
自明日以徃抑不可知余以斯樓爲不足樂耶四方
若此君樓居而我記之其復何憾并幹麗譙臨春結
劉須溪記鈔入卷六

綺盛時鉅麗者安在下至齊雲豐樂岳陽黃鶴騷人
疇昔徘徊落日又焉知其至此則夫斯樓者其不足
記耶其不謂之隱耶夫四方而不足以隱則隱此足
矣隱而謂吾山則吾山矣山在天地間誰能主之四
岳三塗是不一姓以吾隱此而山亦吾則山與君俱
不可得而見矣不能不在人間而藏於人間異昔欲
知君者求之樓欲知君樓者求之記記成於巳卯庚
辰之春日是日也霧漫天自子規南二妃西青青者
如失惟朱氏樓獨存

永新縣學劉侯生祠記

州旣內附之五年人懷更生城野肅然惟永新邑隅
粵極衡湘一二疆橫恃寬弗誅席邑富藏擅於其鄉
是惟後咽侯塘而相扇相美徧於三方於是蓮坪興
於東彭元漲其前禾山僨復起義山熾餘相望其不
爲寇者十五六惟城口聚平地闔道傍浸淫廬陵之
境連安成介分安通永新上鄉其不爲寇者十三四
每官軍動走險左禾山後咽入湖南右蓮坪義山達
龍泉深林幽谷官軍嘗迫大家鄉導旣至無所得掠
劉須溪記鈔入卷六十一

橫野而返寇蹶軍後復作大家殲焉不惟不得寇陷
百姓旣三四不能得則招招以官不寇則不得官何
苦而不爲寇旣得官斥所履爲地面歛其民名下軍
是官驅民而養之也不惟官養寇又鬻人每招諭一
至寇縛人爲奴鬻之輸索金官十吏百鬻不滿輸而
招諭又至矣累至累鬻是官取民而鬻之也彼不爲
寇則見鬻又何樂而不爲寇由是而不爲寇者十一
二邑號名存方不三二十里而聲不嗜殺者有訓然
寇殺人無罪殺寇者莫敢尸也寇殺人無數殺寇者

以爲濫也然則又何患而不爲寇惟辛巳夏四月叅
政劉公按行而上山安成抵上鄉靖上鄉出後咽後
咽降公曰是昨服不一我去而民受害命總管真定
劉侯伯泉後侯亦惟是四境孰非寇也亦孰非民也
其渠醜雖百數可計取耳乃築鎮定囿於禾山之下
高門見者新昊天也邑士劉振奇語我今道正劉師
所爲劉嗣譚譚所居堂曰壽鈞取子美洪鈞壽域語
劉旣修承平觀額中爲寮四四寮中復爲此堂願書
之書之矣願記之於是振奇益數數焉子倚風而笑
劉須溪記鈔入卷六十一

曰異哉油油乎方外丈人之用心也陰陽寒暑之不
得其平其極至於折膠墮指流金燂石山川草木之
不寧不若而其初猶一念耳一念之嘉興爲慶雲物
之遊其間者如春臺自肖翹蟬動無不盡其天年以
生以歿其不傷不害雖垂髫之童皆與載白老人等
故曰莫壽乎殤子大道之行使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兄哭弟曰短父哭子曰折自生民以來子子孫孫或
壽夭如遊絲之托乎空中如枯流之待洊石也白衣
會不周折脂夜興登丘而望鬱爲野草巫陽伯陽之

復作其能復爲人間之遊乎其亦有不樂乎人生實難自其不副不遲而後得至於襁褓其間父母之懷燥濕之變其可勝道幸而不厲不夭不偏不踣以至千八十九十而又免於兵革之難饑饉之厄然而荒烟斷礎淒其滿目顧念同肯父老兒童皆無在者涉青雲以汎濫兮其誰與玩此芳草故嘗謂秦皇漢武果於得仙而桑榆之日長憔悴之民耗矣人謂之不歎矣豈豈不痛哉抑人情不甚相遠品庶每生俗薄志惜人方相食使同類盡而我獨存適其所願而黃

劉須溪記

卷六

十三

戒岡重興院記

天下名山必歸禪林如封建大國鍾間數里僧徒千百會食一處高下萬間王侯貴人賜金上腴奔走飾奉香霏設浴南北宗枝縱橫訶詆見稱冢嗣枕經而臥名滿江浙荒州僻壤誅鋤苦蓋群居鹿豕羸垢雜翳身兼土木霜朝露夕堅苦誦習小心戒行節食賦工高像出簷亦極一肯之力迺有隙光破陋觸礙成機超然獨悟更在諸方之外無間之表任心直致回視叢林隨落高座刮席然後知燕姬趙女不必勝於浣溪孫略齊額不能名於背水又未可以地望尊語錄惑也二十年前西湖鄉僧盧求吾志三塔笑不與復不自意爲安成西戒岡山重興律院發其狂言至此院淳熙間有瀘溪王氏僧道清以醫名有良齋謝公謬書重興而莫知其所起無圖謀無碑志清以嘉定賜號慈濟大師大師傳獻可傳志寧寧傳師聖聖傳德顯顯傳幼聰聰傳復濟皆名醫而顯近年重建法堂與聖所爲門廡殿閣稱求予書慈濟堂且記慈濟著清也佛爲大醫王方便救世醫能得其慈心

劉須溪記

卷六

十三

何所不濟是問七世專門名村門望迎致不知愈所
常苦淳熙至今當復幾千百人大者施田小者獻供
從食得衣以儉致餘日典歲造如負急償積久同新
愧後拊前第如所就亦自難事施益廣醫益聖又寧
止此子因記是本末喟然而歎曰買大販世千金小
腆有不肥者其欲取饜其事者乎同居地半坐傲風
雨分庶孽臨終執手猶有平生辛苦之恨而况醫
之爲得此於計功受賞孰非已自能致雖僧俗誓異
福報事長非其自請亦復誰能勸是彼所謂當然者
劉須溪記鈔 卷六 十四

以予爲罪哉

建興廟記

遜叟居永陽之二年龍集析木之津日在胃三星聚
月重暈丈餘於是建興廟寢成族廬市嬉汎如承平
日將軍之賜也旁來擇棲磐桓樹陰曰將軍之賜也
廟有三神劉召在焉厥亦惟曰將軍將軍者著始也
將軍梅姓廟上橫昔者胡氏望走而歸祀焉意其九
江僊隱之子孫歟而亦無所考已提三尺起風雨沒
而廟食其土其盛年事業如可想見指其墓處曰萬
劉須溪記鈔 卷六 十五

安邑人者慶元戊午重修廟碑也又八十年矣逢時
險艱最爾生聚而祠宇益盛庭廡鱗鱗帶江如畫然
猶溢而爲寢則額者棘而報者稱也堂而兩楹者五
翼以書室像其子孫綢繡畫簾古栢凝烟道人宗超
老於是役而胡君奎沛然成之君曰衆舉也族地也
吾何力之有顧所以揚神之聲威光遠者又他有在
過而求記於遜叟遜叟曰久矣夫子之無報也予報
也能是環東南數十大祀西則金馬碧雞梓潼射洪
武當二聖又西爲洞庭吳城旌陽之鐵柱集雲之二

龍南則衡岳祝融南海之神颶風之母其東則婆臺
祠山又東錢塘如霆如雷子胥之所旦而奮也方盛時
冠冕大者帝號小者王侯其丹雘鉅麗儼於鈞天廣
內朝者萬計豈獨十倍百倍於建興草野而已今其
故地黯然使人流涕不敢仰視而安邑之丘永陽之
墟昧焉以昔昔將軍聞者如生獨彷徨顧其鄉曲不
忍其餘民如孫曾婦子爾汝而語旦而卜曰母動已
而瀆者如旦已而千百者亦如旦開慶可也乙亥之
人何恃而不恐乙亥可也丙子丁丑何恃而不恐舍

劉須溪記鈔

卷六

十六

再舍可也左尊溪右江口何恃而不恐蓋前國正王
公棹爲我言去年禾川騎下之日過舟數百其並岸
寸尺不汨而去者如有所麾却吾登閣望舟中遙叩
額過廟者無數不知其何見也是夜閭市聞鐵馬鏖
鏘悄然無一跡蓋神助如此胡氏自五季衣冠盛歷
中天已未以至今日將軍與之終始是鄉惟古木同
昔得不翦拜使人如跂其故國羨其壽俊焉南望太
和三十里而警邇江而百有餘里爲永新墟焉雖吾
四境昔昔有警有墟者而胡氏里以弱見完如予與

王公焉依者尚十數子今瑣尾感感乎無所可入其
不見擯於神幸也於戲其敢忘諸在昔寢廟之作有
享歌焉如靈均八九章者豈必閔如王宮大如官府
哉直傳之其人書之壁以著意亮如昌黎所過昭丘
茅屋者楚俗也矧是鄉是廟又有功德可紀實甚宜
乃歌曰

大風起兮故鄉馬渡江兮甲若電光長葦吾劍兮
截若橫靈祠兮鼓鼓舉旗風兮偃旗雨柳行行兮
莫子敢侮孝子兮忠臣孝有鬼兮忠有神過故居

劉須溪記鈔

卷六

十七

今大息飄飄首今天門將軍歸兮日晚壺椒漿兮
道遠

安遠亭記

郭公彥高招討出江西衆知其文武威風中州名士
也把酒鷺洲之上公言往在沅湘采入谿洞南士相
與亭其處曰安遠爲詩若記惜子不及見也予曰顧
謂諸生曰馬伏波飛鳶霧濤之歎計其西南遠者七
千餘里耳猶以爲遠班定遠酒泉玉關之感北歸長
安三千六百里耳猶以爲遠若公鷹揚塞外如酒泉

玉關復不知其幾而又出特磨道收羅殿定白杞服
鬼國往往伏波所未嘗到此豈可以書傳橫從道里
計哉東南危坐舟楫號涉萬里吾黨出門西向如望
天上若南行瘴嶺非冒死罪遠徙則無所爲往平居
旬月之役顧念妻子馬鳴客別僮僕無人色孰知老
臣慷慨風霜九折略地報主功名本志哉公方提師
巡行山谷布宣德意使蒿艾遺黎復見天日昔龔遂
爲宣帝言海瀕遐遠不沾聖化今欲使臣勝之邪將
安之也公通古今識大體初至沅峇以反狀告者六
劉須溪記鈔入卷六

七公不聽訖無反者問其人類怨家也予著公安遠
大略春草碧波烏啼樹間予與二三子候公歸騎南
門之外襁負之孫更生之子皆欣欣焉則亦西江安
遠一亭也公名昂大名府人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六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七

宋劉辰翁會孟著

同文

習溪橋記

吾州習溪橋永新下陽湯信叔爲之初咸淳癸酉夏
水甚橋圯三鐵牛見識曰赤烏二年或曰橋是年五
月廿四造牛云水去民病涉予謂太守黃同年鑣曰
市橋腰也晝夜雜沓何啻十數萬人褰裳緣木負擔
提攜自墜攀高車覆蹄顛豈三十六萬石爲郡而不
能復一橋器之曰吾日補前政數十緡折欠且不足

劉須溪記鈔

卷七

安取此子其以美言出衆力大成之郡爲倡予曰諾
橋疏成久之會吏賊沒數十萬余謂郡僚曰此獨不
可橋乎亟入白許久之橋成又久之橋屋成其難如
此縣癸酉至壬午十年耳迺五月廿四日最大水高
戊辰水又數尺縣南柵門邊長滂之屋漂者如市枝
牽午決抵橋橋壞橋數棟爲前驅雖址幸無恙稽其
日與鐵牛合殆何數也旣數月海舟急工役沸興山
林貫輸橋僧以此昔丐橋柱湯氏湯領之曰吾以羈
旅脫盜難苟造舟有餘者無不施或曰施寓言耳然

不逾月橋成橋而壯於舊倍圖經云櫺木橋唐天寶七載縣令吳勵置不知何年改習溪習溪爲城南甫六百年自有此溪則有橋而謂天寶始則吳令之云也意者亦必有記也天壤以來爲吳令者多矣而相望於無聞無記故也微咸淳鐵牛見則孰知此橋自吳赤烏造哉此赤烏牛耳橋不始此也以蜀三犀證之則橋亦始此耳是三犧却水惠濟行役不爲縣則爲市於今亦六千三百六十四甲子矣賴江南來每春雨積夏雪翻湖擁西江漲江壅習溪漲漲未有不

劉須溪記鈔

卷七

三

冒橋退歲或再至三至不再三至者亦無慮不沿蕩閤千數百水而橋始一壞赤烏始一見何古之作者如此其厚且固也而作者亦無聞焉又何厚也橋於地用龍行以吾所見如吳之垂虹閬之水西泉之洛陽不論揚州金陵錢塘姑蘇又略約小者亦不可爲數無不葱青闌干雕麗蜿蜒垂楊過雨鞍馬如畫是橋朴陋不當一溝一曲而成之難則郡之壞也久矣以其壞之久成之難而湯氏以一言之信一人之力一月之久間海舟之役俛焉爲之而人不知此吾所

以記也雖然自吾小年見是橋盛嘗爲社林洲祠爲官藥肆爲旗亭歌鍾列妓長街燈火飲者爭席定場設買呵道而後能過往往可厭然咸淳新造而旗亭廢矣十年再過而燈火稀車蓋息矣今其棟宇高堅江山呈露聲銷塵歇未必不勝舊時而市井老人行歌還顧自不能無所感也於乎鷺洲橫陳石梁縣瀑亦有孺子蕭然而濯足者乎爲我候之信叔復買地橋西又屋以栖守僧又將買田作僧供供佛皆不可以不記橋成壬午十有二月明年九月郡人劉某記

劉須溪記鈔

卷七

三

核山堂記

蓋吾甚有感於核山之爲人也澹乎其無求於人默焉而不見其所長循循然而起亦若無與於人物休戚而人物休戚亦不能外自四郊之外四郊之內橋梁衢道壞而未舉舉而未成者必求其故竭其力感寒暑不倦不愆于公寸步武如志異端禍福不爲動而遇所可捨如委諸路不必其知有已雖憂患困阨之中猶爲人所難爲盡地而計出人於水火白刃生不望報而物報亦或如之又非自有餘也惟力所不

可與不能耳甚儉已而足人其旅於城居不十年而
槁壤爲高明東西塾環子姪學焉娶焉復如其故居
盛時不衰與之久而益親知益信然知之不爲喜不
知不爲病吾以是敬之爲之記核山堂亦曰核山書
院核山書院者有意乎義學之爲也核山其自號也
木生於亥核在木中仁在核中如知其爲中則天地
之於元氣人之於天地皆核也皆非自外至者也無
此則不仁故無不仁之天地亦必無不仁之人人之
不如核也則多矣此心害也無心無害非無心之爲

劉須溪記

卷七

四

核廼其所以生者必出於無心也易曰碩果不食食
者剝也剝之又剝而後不食者見焉則以剛之不可
食也一不食而生不可盡矣是剛者非果也核也天
地非此果則不能爲於其春春非此核則不能爲於
其果故言果不如核核者造物之心也雖然核必棄
於人者也其爲物也剛有棄於人之道焉以其棄於
人也而物或望之爲無窮此君子之所以爲人下而
造物之所以爲無心也今夫吾之於人也何能爲於
一核而自喻必仁必不曰不仁其言也大大於天

媿矣吾媿矣抑獨予媿也哉近世生道有二一種而
生者核是也有異本而亦生者非核也接也接雖枝
葉有過其本者焉此人巧也而核之爲道迂爲味寡
爲力勞矣然而核古意也生道不二本二乃偽也則
物之化焉多矣是以媿夫核也抑獨予媿也哉核媿
見真故核又有真義

玉湖記

淦張氏元發號玉湖或曰玉方寸爲印方數寸爲璽
尺以指爲圭竅爲環規爲璧周旋爲珣璉彛器大爲

劉須溪記

卷七

五

靡極矣彼玉伊何湖也湖鏡也殆幻也而亦有其理
乎子曰有猶之玉山山之有玉猶衆山耳人立而山
立人行而山受映也極西有雪焉望之如玉又西有
羅漢石焉望之亦如玉況夫爲泉爲池爲淵爲溪深
而爲淵長而爲川苟矜重特達無不可卽依附晃耀
亦無不可何獨於湖而不然吾不知彼所謂湖者其
空明錯落何似汪洋遙邈何似風塵四野白汗交流
山之高也失其所謂蒼蒼者登高而望玄黃霧合而
川流林表一目數頃方如鏡而白如月也非玉乎則

夜之所見亦猶是矣方月之未出也暮色曖然不必
深密也當其時湖爲玉月之既出也光景動搖已而
沈沈如席如犀照底當其背亦爲玉此皆人所日涉
而近得之者非幻也然近矣而未得其趣抑天地有
大幻者吾嘗行廬山阻宮亭籖左籖呼天而無岸前
季出山南歲大雪候土目渡避海舟下出夏林驅馬
入長江沙四望皓然光霽奪目汗漫迷路問野人何
處曰湖也何路之問蓋宮亭左籖重湖間也嗟乎非
夫所謂玉湖者乎恨君不至其處至其處不見是境
劉須溪集卷七

吾爲此記寒雨如冰望二孤叫五老其頭欲白神清
魂蕩十不一述焉又不知君之與湖湖之與君與吾
所見大幻何似慨然歎曰觀止此復有進於此者乎
無矣
余爲此記讀者無不洒然想見玉湖塵世之外厥
或難曰主人無在余曰玉湖是已今世號焉者多
矣非其人如玉且不見稱數尚何記流俗淺浮彼
白我白心胸相識能知人語意所屬非神仙大人
抑復誰能況此張君幽雅勝士多從浮者刻吾記

堂上以此曉之非張君意也是歲端二又書

敏齋記

敏齋陳清父每見而有歎予之色曰登至不敏者也
而衆相謂曰敏齋殆謬且警之而殿者以爲譏也予
曰不然人未有非敏者也雖有下愚之人手不能方
圓目不識之無及其得於博也彩色電轉狂呼鶻視
梟未成而脫諸口如取雖有離婁之目力研桑之心
計或不能及也今夫負於塗者輕千里趨肯日如不
及權門並進捷徑夜行迎意傾前利之所在未有不
劉須溪集卷七
至也目憐心心憐風雖有跛疇見便則疾亦如盧令
逐疑三周華不注而不止雖力不能及而不可謂無
其意也夫如是孰非敏者雖然人未有敏者也或明
小而闇大或智前而愚後或知一不知二不論就其
能者劉玄德見事而遲顧長康癡點相半以鼂錯之
智至東廂而後悟以楊德祖之能更自困於三十里
而不知也則復有敏於此者乎其敏者亦不可爲乎
清父曰幸也予不至是予曰不然予欲使君與夸父
爭先與慶忌比捷與惠莊取辯乎則君誠不敏矣抑

使君從容而談利害貫穿而通古今得之心而書之紙則彼健者給者有所不能也而過人始遠矣君何謂不敏大器若樸天機貴深豫章七年而知鬪雞三變而木于將埋於不用鷹隼藏於爲鳩日之行也緩於步而八駿常後之大也雷霆之發也無所知而山石不能禦積也後之敏者皆昔之不敏者也靜近愚晦近魯默近訥而君有其質矣試使君巧慧便麗猶將惡之况取其不能而在以從彼爲快或曰敏者敏於學也故有七步而詩成八叉而賦就者倚馬磨盾

劉須溪記鈔

卷七

八

芷堂記

吾同姓自昭居何山近市如陋巷家惟芷一本五十年根浮甕香出屋客至意銷有美焉欲得之者其家尊曰吾父所植也問自昭曰吾祖所植也無不惻然已惘然去比年馬之過市也如織高垣重閉丹青草

木無得保所素玩矧是美植然睨者不至至者不取亦若有守之者問何道自昭曰吾惟托之無可奈何而亦無與競也問其所以培壅而壽自昭曰自吾見吾父未嘗澆澆亦無所受根而已片蓬芘日雪霜亦於是其得於天者狹今其葉可二尺而花之層出者振其萃以長比他植最早又後衰吾與之生長更世大變以及乎此願有以記之也蓋自何山百里求予記於荒林之下噫吾誠居人也往年闢一室號問不知有方外道人養盆芷廿年昇以好我歲再花而予

劉須溪記鈔

卷七

九

芷亦異於是詩書容膝子孫繞前花肯對客齋沽老
瓦近而撫之日曉舊廬舊邑不見喬木此何生在上
而芬猶未沫兢兢焉不出戶庭若得於天者僥倖至
足此其足恃以久也而豈獨此芷之爲驗哉予於是
媿君矣雖然有忠是花也五十年藏於市如隱今君
之號芷堂也始著則後之求君者必於芷求芷者必
於君君得無累是芷乎夫子之芷已若芷矣又爲君
記之雖君不累得無予累之乎君曰吾惟懼茲芳之
易朽以及此也則爲約曰吾爲君記耳藏於君藏於

劉須溪記鈔

卷七

君子孫君之芷五十年矣又五十年乃出之先五十
年爲紹定壬辰

靜見堂記

以動爲見天地之心非知道者也孰非動也待其動
而求之曰心在是天地亦人矣人亦天地矣動猶車
輪其中空虛必有不動者與之俱動而非軸之謂也
陰陽之爲化其圓物也故未嘗停以其無可停之理
也因其無停也謂之動又必待其少頃而後爲靜焉
有是哉水動而濁濁而且澄不待其止也蓋清之於

濁嘗相受而末嘗相受其性如此水亦安能常止止
而不流未必非受濁之所也惟流而不失其止之性
則動也未嘗不澄徒一器之水猶若此況大川大壑
經營六合而出於六合之外奈何以其性也而罪其
不止以其容也而遂謂之不清哉夫大川大壑也猶
若此人不能知天地之道自其動而觀之則天地一
市也市之所以籍籍者何也動也有大隱焉居於市
而無市人之心無市人之心者亦必有孺子之邑焉
若其起居飲食猶夫人也而中之所存者有不與之

劉須溪記鈔

卷七

十一

俱化者矣夫市也猶若此蟲之化也必異其初者也
其初未化而已有其質矣及其蛻也向之爲蟲也其
蛻久矣蛻未蛻之間如無知焉人不能知也觀其蛻
曰觀化晚矣夫蟲也猶若此鍾君茂甫名居室曰靜
見意者亦不以靜見天地之心爲非也不以靜見天
地之心爲非則亦必有見矣而猶以爲未之見也質
於予嗟夫吾欲使子觀於靜耶則求天地之所謂靜
而不可得也復欲使子觀於動耶則動也又未嘗非
靜也彼以夜爲良冬爲貞者似謂天地閉亦猶蟲已

伏市已收水已凝又久之而後能運運而又息耶不知息之爲道生亦息也非息而後能生息卽生也是之謂復復反復也反復噓吸也一噓一吸爲一息卽噓卽吸常並行而不相待如待其吸而爲噓則一息亦必有間矣雖然理有甚精而亡益於用者吾未嘗言也嘗聽訟趨庭者之於忿莫不自以爲直亦莫不有蔽焉吾徒以無心其間也常瞭然如睹而紛紛者猶未喻因是以推勝敗之數卽凡戰陳之事皆若此矣故爲將之道先自治靜者治治者靜也故曰其轍

劉須溪記鈔

卷七

十二

亂又曰攻其右又曰韓孤顧魏靜者見擾者不見也彼擾矣吾又熾焉從之得不擾且敗耶學靜難靜學靜又難必坐忘者未不必馳也有能舍靜學而得之於動焉其爲靜也常靜不然閉門所得投之獄訟軍旅也常喪嗟乎吾老矣茂甫其幾何不以其言爲怪哉

逍遙遊菴記

客有以逍遙遊菴大字求記者視之安成故人趙漣也而神貌不可辨矣逝將自此肆志衡茅之下終焉

日夕相守若非文字之托無以爲此菴者予歎曰人苦不自足耳往時父兄子弟拄杖入市不東家卽西里酣嬉做睨行者避路常少年厭鄉井志遊俠拂衣草屨出門左湖右湘諸公貴人下客飛觴共賦縱觀遠賞猶鬱鬱不自得高者談邊下者覓舉已得舉復不樂視庸夫高等同官爭寵科舉外復大有事或從是遠引閉門息跡而諸賢論薦當路踵餽直疑殷生不起名山絕境俗駕交橫或問王事攜妓女世未嘗一日無客客未嘗一日不遊然飛揚跋扈者常有不

劉須溪記鈔

卷七

十三

見知已辭君北去之意由今言之竟何如也于嗟漣乎本忠厚福祿子孫家食樂善好修見稱瑞世亦何惡於人者一者變衰而野人獲之以爲疑犬羊羈之以爲肉語有禁步有誅悴焉不知有生之樂於此昔而方行求達累如脫桎梏茫茫乎塵垢而噓吸乎喬松仰微子誰不願此且以今者之遊爲志則子之昔者其獨無逍遙者乎其亦逍遙甚矣而莫之知也昔之逍遙甚者猶莫之知則今之遊者其未得爲逍遙也吾欲復與子飛蒼走黃左旋右抽狂歌痛哭若無

人者其將能乎其之齊之魯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之不可而飄然跨海踞龜殼而食蛤蜊者乎其深根固蒂一龍一橋之不足以逃死則黯然而卒歸之數乎而何地之可菴何菴之足寄於是澹也然曰奈何予曰昔之逍遙者不自知其可樂也而今也知之矣長途倦暑憩樹而歎曰清涼境不必美蔭也故曰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如之何以今日爲不足焉知後日之苦今不猶吾今之羨昔乎澹然曰愈甚矣予曰不然卽君之然然然之間而菴具是矣或曰然然則莊子之遊亦若是乎曰遊

劉須溪記

卷七

十五

介菴記

屬予初識老彭介菴翁年八十餘健步啖聲如松風夜濤厚重如抱甕負鼎望而知其稟盛志彊然不知其有養於此有年矣相遇不相叩一語別相望百里而遠顧卷卷以介菴二字微言或曰介堅也故木之介猶甲之介甲之介猶蟲之介確如也其以此自守如石則不以易乎其外也菴是之謂乎彼介之義則然矣然非喻道之言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

劉須溪記

卷七

十五

其間也物莫不有是間達者藏焉人則顧陷其險甚可悲也吾嘗行田間春泥汨然墊於陷者容足以爲天下之險如是而已前而遇絕澗丈餘兢兢緣木之董濟又以爲不殆於墜者幸矣一日避亂山中見塵而走旣暗失道聞水聲潺潺或曰此有橋欣然若翼以飛它日視之廩然莫能復也則向之神者度之矣凡平世之蹶人也甚於淵而立乎是非榮辱之塗也如綫故問者天下之至險也得其間則超然避世而不犯不屬於此亦不屬於彼不爲利先而害亦莫之隨也其爲介也微雖至微必有介也其爲介也微故昧者常蹈乎彼雖至微必有介故物莫能礙而從容者猶足以自處焉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人知竊之爲盜而不知天地之盜有所不可無也宋鄭之郊曰岳戈錫陸之吳羊之晉不耕者亦數百里焉利害之交歟生之地常有岳戈錫數百里者而人不知也然此其曠者也若燕南陲趙北際雖不合者如礪而猶可以避世也而此猶其遠者也楚漢之昔商洛之路兵革之衝也而四皓老人嘯傲風塵標然如巴邛

之橋此以楚漢之間爲介也而此猶其小者也陰陽變化出於開闢之始六合之外而一動一靜至微至危在於一身一息一粟而人莫之知也此以有極無極爲介也大寒大暑而不相侵也往古來今而不相涉也是一動一靜之間者也此其爲介也至矣不知天地藏於吾身則以吾身塞於天地而有不容焉呂梁之流而遊者狎之中山之燼而入者冒之彼固未嘗無隙也羿之彀中而有中央者焉乃其所以不中也猶拔於吳壁而益知吳壁曲折也是亦未嘗無隙也

劉須溪記鈔入

卷七

十六

也若不夷不惠非心非物則雖吾亦不能知也彼以其外之介者爲介菴非也雖然吾語是菴也通矣而何以處我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七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八

宋劉辰翁會孟著

臨江軍新喻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渝學丙戌之修禮殿爲大教官吳鳳孫以丁學諭敬直來請曰老生無能爲於鄉黨視前楹碑吾宋紹定戊子李侯仁任所修也於今六十年矣柱崩梁壞風雨歸然迺乙酉十月廉部真定趙公秉政既定先聖弟子籍百又二十人復其終身常訓不征縣旌別有加命修學於是令丞簿尉各以其力爲倡士之經營

劉須溪記鈔入

卷八

勸相者奔走來會月三望而功畢席闕文餘靈星翼張越佚貫舊奠焉出於震蕩殘缺之後蓋勞於創造而大於興繼鳳孫則承乏視成而已此部使者奉宣之實意而諸大夫邑人學愛之大誼也於念茲敢請余惟是邑名公多士非猥遠凡陋者之所敢及既辭不獲讓則受言載之于篇道猶天也凡下戈潰亂之出於宇宙如雷霆風雨危不可處而天體霽然不待明日光復其舊必歸於禮樂情性道德風俗如使古聖人之所以爲天下國家者不用而一出於兵與刑

則民之類滅久矣孰非命也繇周公而上千有餘歲
命世而爲君繇孔子至今亦有餘歲命世而爲儒
君道未嘗非儒儒者實輔是君以明其道故誦堯之
言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矣諱夫子之言行夫子之
行是亦夫子而已矣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南面之夫
子也敬事而信節用愛人千乘之夫子也一日無是
道則國非其國矣而儒者猶歎然曰不用道未嘗不
用於世而世有無用之儒代之所以絕續存亡民之
所以成生利病特繫於理之是非而不在其人之用

劉須溪記鈔

卷八

舍得乎道而爲天得乎天而爲命道命一物也古今
一日也道在是則夫子在是夫子在是則君道在是
故事道如夫子事夫子如事君記曰能爲師而後能
爲長能爲長而後能爲君夫子教爲君者也律有煩
有省令有遷有改惟經之爲訓毋敢畔是故春秋者
撥亂反正萬世太平之書也利欲之橫流也甚於洪
水然平成之後不聞復有洪水也由今之俗望春秋
猶治世非春秋之世治也所以爲春秋者治也刑之
而有不懲也兵之而有不遏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受之天爲中國受之王爲嘉師必有推明人極之立
與天地並其效常得於世教之所不及而後如今之
致隆者容有未盡昔之蹙廢者本未嘗亡也夫視學
告朔豈直觀美哉諸生低回習禮具瞻冕服其亦思
夫東家之匹夫陳蔡之環轍昔君遺之鄉國違之而
所以致此者亦其遯世無悶不怨不尤屈於一昔者
爲教父父故必有迂晦爲世守阨窮爲家法而況上
之人憂重之作成之當路簡擢之堵定之閭邑茂異
之顧其踴躍涼涼一或不能專志於道而終安於命

劉須溪記鈔

卷八

則所以爲天下國家者又未見其有可望而天下國
家亦卒若外之者未必皆世之咎也余旣言三代餘
民受罔極之賜於夫子者又欲陋巷曾賢以身之資
賤學其爲夫子者蓋進取之事不在科舉而在學術
與人品此世道之古也孰非命也儀封人語二三子
云天其或者

山心記

羅君斗雷自號山心以書抵余曰昔者吾嘗遊矩堂
履齋間未嘗不朝夕見也未嘗不爲余記也當其相

肯則有所不服也及其歸也則又有所不服也今以屬之子矣矩堂董丞相槐履齋吳丞相潛也嗟乎二公者非不服爲子之山記也意者亦欲爲子之山而不可得也嘗試言之方矩堂爲北衙所逐載車匆匆如朝錯過市其平肯非無東山之志而狼跋其胡晚至此林慙而礪槐之矣如履齋海上復何可勝道哉比贊皇牢頭之恨雖無窮愁之作而英爽逼人懷之流涕殆夢寐不忘平泉木石也當二公柄國豈其有一日鍾鼎之樂而晚節末路陷世大慘丁沉賈黯

劉須溪記鈔

卷八

四

江斷國亡而後姑孰之濱敬亭之墅爭二公爲重然反其所自生皆不能無老賴之憾則二公之於山也非無心也雖謂之無山可也子亦知之乎子之山也子之樂也此矩堂履齋昔者有之而不能得者也雖然客翹材觀東閣雖無中書考無尺一適然日暮而白雲飛夜中而啼鵲血盛年撫劍浮沉賓主欲隱則不能欲決絕則不可於其肯老是鄉也得乎吾今與子莽蒼四顧豈惟矩堂履齋之不作而微歌不任掩而道窮欲去是山也得乎是山之心不心係乎肯之

我不我樂謂之無心焉可也雖然山無心今之不可得而疎者卽昔之不可得而親者也子隱几而觀之青青者亦有語乎天地之氣百年而一爲人數百年而一爲公相其爲丁爲賈也幸而不出乎我而爲董爲吳者亦幸而不至乎子也則夫山者非今世之貧賤交乎則其莫逆而不可解也決矣雖然佛言過去心不可得今吾欲求子之山之心於今而不可得也子欲語余以其今邪則已屬之過矣夫心是山者山未忘也若身在世間則子忘之矣子以爲山一心邪

劉須溪記鈔

卷八

五

則山之心而非子之心矣蓋山憐心彼以其無心也故憐心嘗試往問之亦必謂吾言然

吉州吉水縣修學記

曲阜遺履千餘年自漢高過魯祠始盛開元詔通祀則又盛慶曆置州縣學則又盛余嘗執俎豆于辟雍祭酒攝三公以衮衣北而庭燎煌煌佩玉鏘鏘工奏樂章搏拊笙簧其行事視先代帝王社稷宗廟上近年黜陟配饗復增曾子子思下逮先儒與一昔遊從通謚在列東南徧書院建官御書禮殿不特校庠序

止皆古所未嘗有也此一時也奎運輿回而講堂與
畫養之嗟玄圃懷敬容之感鷹揚馬上儒綬被離冠
者自毀園蔬城闕傷綿絕之何日吉文郡邑之一在
多士爲最在賦籍爲小江岸漂搖壬午稽天學存亡
不計水後三年邑有仁侯曰平陽劉煥至之日卽有
意教養簿朱憲魯人材足達志每春秋上丁與紱麟
之旦有事於先聖如魯而它廟土元之燈民間江南
之樂所以崇祀淫威者易彼于此觀聽異焉異而
會者巖穴常數百拔奉充庖勸佈禮飲閱歲且滿大

劉須溪記

卷八

六

議修學由長暨尉捐竭裨畫自殿而門自堂而序精
廬分列祠典秩閒徑旁來星明戟幽規制弘新迺
像闕里初見眸容作會闕嚴馮負致美又以社壇接
壤修復種樹風雲遊息與學爲家或曰靡矣非制也
將無與燈樂似余曰異教土木窮妖極麗賢侯不以
政徇耶不以儉廢隆尊教父息巫俗修廢官作恭乎
先郡它邑有乎不彼疾而此議焉黨愚也杜子美於
衡山孔廣詩以爲十年掃地唱恢大義壓戎馬氣况
多文大邑動容遠慢以中州之盛復百官之富豈比

劉須溪記

卷八

七

衡山小邑屋加塗墍而已三年之間士不見役所以
存獎吾道甚備此又王哀負擔攜持步送門生而董
免於安丘之一者也吾亦有門生故人不得送而免
方願負耒之滕之不暇而教諭蕭惟清寔來請記因
爲之言教嗟乎此一昔也又三百年所未有也樂始
於簣桴土鼓祭起於掃地燔兔豈不求諸野哉因三
百年之盛而又盛焉非過也而後有三歎於此者矣
魯雖周禮然絃歌不輟亦繇武城餘風邑何可無賢
宰之澤哉事君者不敢忘其君亦不敢忘其祖古之
得天下者必問其所以失稔有問得失於子大夫者
亦知之乎其何以言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又非其所以失也學與政不相待也
文與行不相應也其排擊也強而負任也怯則諸君
子亦不得不任其責矣我有先正身爲盛昔慶曆歐
公中興忠襄淳熙以來二楊端平剛簡間者焉而遂
至於此人人自媿自悔之無及而紛紛者方肆於平
世則亦樂其所以亡矣夫余也豈敢以往事咎諸君
子哉均是學也顛也或以爲非一繩所維輿也亦以

爲非一木之力一與一同而興壞分進退決強弱異也聞之夫子慈於愛者宜歌商明乎斷者宜歌齊今之興於禮者齊矣然而諸君子宜何歌也教者勉焉

薌林記

香者天之輕清氣也故其美也常徹於視聽之表微而感襲而不私其於人也神受之冷然而天與清風俱可以際會而不可以把玩蓋貴富自然而非貴富之所能擬比於人爲不朽非夫生意磅礴則不足以及此而或者欲以智力勉強維多品致薰修屑屑焉

劉須溪筆記

卷八

八

彷彿諸其形容而不足以易寒葩異葉之一笑人亦何所不至所貴乎香者無求於人惠然莫得而親疎近於有道後之爲香者直惘之而已亦未有識真者焉清江之張氏桂得過江御書薌林二字於何氏寶而藏之曰何所非林亦無昔焉而不芳因自號薌林求余記余謂林者固萬物而物不足以固之故香意者其出於空虛得之淡漠委蛇乎無何之境而非夫旃檀薜蘿之謂也子亦知夫芳之所在乎未嘗卽人而未嘗不卽於人藹衆芳以爲林芳不在乎其衆蓋

千奇萬秀之不足至其遇也得一而已多春夏之交風露之所鍾英烟日之所增態靚者麗者豔且淑者畫有不能爲於其工譜有不能盡於其類然通古今而共評香無出於蘭芷其爲草也微其名世也籍秋霜冬雪何物不枯惟小山與孤山清獨溢乎宇宙吾所謂一者必其出於衆植之上林者得之以爲香而非物物之皆香也及其香也雖謂是林也物物皆香可也屈離騷楚西龔東都嚴陵唐韓杜宋歐蘇極能言之士贊歎之而不足雖復德位之尊福力之勝名

劉須溪筆記

卷八

九

節之高而風流文采居然有不可得而竝者飄飄乎一林一枝一代一人香者未嘗一日絕於世世亦未嘗以其變於昔也而不香雖百年千年之遠所以名當昔而誇異代者猶斯人也猶斯人也此所謂品也抑吾有二恨恨或者不知香而立傳彼甲廟朝市蘇合道人知徐庾惠休而已今其人安在凡膏煤木屑皆欲以比生香不知生香者無可比也嘗欲效香傳位花品而無其人一恨恨前輩察於耳而聞香吾山中曰桂與蘭證之吾山中而已今言楚者曰零陵

與八桂亮亦何嘗身至其處佩此劒彼校清濁哉二
花殊絕也今爲雁二恨張氏志高潔者文獻不以世
俗寒暑易尊尚不以物論浮夸眩情識其所種樹如
此與吾同好亦不得不與吾同恨且其名桂其爲根
也月地而天香雖然芳何心於林表而林表得之此
知道者之所愛也生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然芳
之貴重隱約者政以無人焉故也則斯林也得又不
深又深於此與

多寶院記

劉須溪先生集卷八

業識貪爲第一而佛號多寶莊嚴色身非大貪何云
何化誨能使衆生見寶不貪卽佛卽貪是大方便當
知不貪不在貪外譬如渴水少飲愈渴置諸河邊恣
得盡否則彼飲量有盡還已又如少年羅求美色不
知厭足佛見是人無可諫救卽爲女子從彼願欲世
間絕世得未曾有罷精竭富不念更求一旦病弊色
衰鬢變而可惡穢甚如膿血逃避影絕畏見鬼魅生
計困乏追尤積怨身病耗憊展轉自憐念佛求救聞
是女死不能復顧以其纏染焚之野外但見火蓮中

擁妙質飛烟而去萬口贊歎於是少年悼悔悟方
知色空色空卽佛而此悟性卽在迷處若使如來如
出山峇形體枯瘁是同貧子人見嘔噦誰肯高屋奉
如兜率諸言寶者皆屬地上如其天上一物應無佛
幻世人示紫金光備諸異相嬰珞華鬘山河棟宇類
是世間難得之寶遂使國王太子回視已有憊然自
喪雖空國捨施不見有益一世妄庸瞻相羨慕顛倒
夢想忽然反悟佛亦是空如意大珠只在衣內身是
寶中無物非寶欣喜滿足方便第一一切衆生未識
卽貪識已如常如大富人不數府庫多故如常當其
如常卽貪卽佛廬陵白沙有寺濱江古額曰再興在
唐曰多寶嘗爲灰埃無復有佛僧可度者忠簡公族
求吾先師歐陽吳翁作疏重興精邃勝前崇遠增修
高堂廣倍凡十八年辛勤願力求記歲月夫鎮圭九
鼎神禹之所不能藏帝王之所不能守也彼以位爲
寶耳失其實者未聞復得寶也佛以無位之尊兼衆
人之富長曠大劫不見乏絕由其蕭然得之無用是
以常有之也何必佛僧者出於其家嘗託蓬華而牀

闕足安知三門廣廈不見寒暑一日居之禪林高明
萬間出有鍾鼓入有泉石披磨衲浴昏霧然視其色
求其心遇其四方常如有所不足貪故也嗚呼孰知
其如有不足者卽不貪之本耶何則彼視其所居猶
過客雖飛來絕境猶以爲非我有也以其非我有而
遊世間世間猶足戀耶今之多寶者爲金爲碧矣來
者羨之以爲好矣居者不知也不知至矣彼見其爲
寶者固礙以爲不足寶者亦礙其惟不居而亦不去
物雖寶實雖多不礙也海在天地間大者龍珠夜光
劉須溪記鈔卷八

小者珊瑚成林古今無窮佛法海也而求者不之此
而之彼及其居於此者又有所不居則其心之所欲
有大於海矣而亦不知其誰之寶也蓋宇宙以來若
此者多矣

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之八

須溪記鈔八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劉辰翁撰辰翁有評點班馬異同已著錄其集
本一百卷明代已不傳獨存記七十篇其十八世
孫萊等重刻之卽此本也今全集於永樂大典中
重爲哀輯業已成帙此殘缺之本可無庸複錄以
孤行已久姑附存其目焉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二卷

〔宋〕何希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雞肋集一

卷》提要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浮丘山上三隻鶴俯吞湖漢擬衡霍

何家庭前四林桂四時長花春蔽帶杖下金魚贖香

澤却憶四子同坐席一子獨擁瑟忽如聖師喚魯哲

尚似師曠歌無射鏗然舍瑟誦君文四坐冷泠雅樂

聞我不及識肝沅李後人亟稱似孟子大集流傳二

百年能以六經爲根柢又不見眉山蘓盛壯閉門方

讀書萬言不用一難字濤澁萬里行紆徐知君不是

曹吉利鑿枵木疆挫初銳書生無食肉相雋不遜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肋入珍味却憂短炊未熟與君同夢俱蕉鹿度寸

之珠度尺玉鯨錦卷還重致祝祝君眉壽壽斯文抱

瑟聽詩吾亦足

豫章同年熊朋來敬題

稀星城落月碩果標霜珠明簌耿寤寐慨然觀長裾

長裾映古貌跡我瑛瑤瑜下言軼屈賈上言迺黃虞

洪源導六籍衆敵隨縈紆向來二三策乃與屠龍俱

緒餘託雞肋清雋味益腴庶羞集方丈此品超熊魚

安得正始音置之東石渠範世迺淳雅千秋垂介圖

豫章周天鳳敬題

雞肋集目次

廷試策

問求言十事

省試策

問復元祐之文及濮洛諸書

書分寧余南麓行狀 舉而不第勸章杭山早退

書瑞州高安劉氏愛敬堂

書瑞陽况道山杜甫騎驢覓句圖

書詹厚齋所藏文公武夷拒歌

雞肋集

書永豐郭友仁佩觿集

書李主簿立仗馬圖

書路學吏張君益上世事跡後

書黃高遠居士遺文

書友梅外舅所誌息所

再書息所誌後

書樂安教諭黃從吾吟編

書新塗羅伯強所攜畫軸

書周亦山所藏杭山詩帖

書艾樵村詩集

書羅靜觀遺事

書陳益清西樓記詠後

書陳益清所藏所翁竹畫

書黃逸安自作琴誌後

書樂安教諭曾巽初詩集

書黃義成立郢集

書吳遠可所携先世誥紙

故柳州宜章知縣潛心先生蔡誌銘

雞肋集

先君梅憲先生墓誌

李主簿德政碑

漳溪說

與雪樓程公書

謝雪樓程公書

跋曹氏一經

贈彭海月

祭先母董氏安人文

贈萬安州學正艾愚隱

贈樂安學正吳瑞叔

贈江海客張相士

贈喻雲卿

詩送樂安教諭孫所志

詩送樂安教諭周亦山

送樂安縣尉民安峇兒

送周山長高岡

挽盱江程總管

挽清江皮允齋

自三

挽故國史官講致政黎公

挽黎司業所寄

贊管總管

代贊路宣差

贊趙理庵山長

遇樂安主簿胡潤甫

壽李主簿

題周縣尹牡丹畫

送吳士英并序

雞肋集

和酬鄒悅道

題梅補之墨梅

詞送李主簿

贊廉車郭西楚

和陳簡齋

題陳桂溪道山山居并序

哭友梅外舅墓

題王平軒槐隱

送鄒德翁江州酒副使號直心

自四

丁丑夏五偶書

雞肋集目次終

雞肋集

何希之廷試策

問求言十事

甲戌廷對第六人

初考黃京教必大批

辭嚴義卓當是奇士

覆考許國錄再勝批

說有理而足以當人心文有力而足以發英氣

融化十事筆勢翻上瀉千里末亦救時之畫

讀之豁然

詳定潘察院文卿陳正言過吏侍中書舍人李珣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策

一

編排宇文右司十朋趙郎中必槐總美三十四分

監試陳侍御堅

是科狀元王龍澤

嘗聞府居之事非巷居所宜處也肉食之謀非藿食所能知也公朝清明言路掀豁顧微元祐故事而以天下十事下詢草茅小臣愚慙笑兀孤忠欲抵掌談天下事久矣何幸從下風吐一得之愚而明問歷折意婉辭微方且於人之不容言與不足言者俱致慨焉愚也於執事議盡天下之心一語沛然有應於當世之故矣切謂人無智愚皆可言天下之事勢有貴

賤皆當心天下之心上焉者以天下生人爲心則雖

士傳民語工誦箴規無非可言之人下焉者以天地

萬物爲心則雖燭數興亡揔說利害無非當言之事

上焉受天下之言非以沽名下焉談天下之事非以

賣直上下之間視天下事皆不過各求以盡吾心而

已矣彼有國家雖號求言之時而乃未大彰聽言之

美朝廷非真有諱言之意而乃自懷不欲盡言之疑

是固謂彼我之間不欲爲是苦語以相撓拂也而起

視四境蹙上未舒天下事獨無齟齬於心乎天下之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策

二

患莫大於上不好言而使人不敢言猶莫大乎上大

好言而人自疑於言蒙露而行寧無一概之濶執熱

而濯寧無一勺之醒當天下尚可以言之時吾爲之

明日張膽以言天下事孰爲天人之向背孰爲夷夏

之盛衰孰爲閭里之欣戚孰爲正邪之界限琅上炳

炳傾倒畢陳彼非泊然於宇宙之故者何至愁焉不

一經其心而吾乃付天下事於不足言而毛舉一二

以塞責然則天下事委之如此而遂已乎委之如此

而遂已焉吾不知其何心家國天下皆吾身心宇宙

間何物非我以一身而懷四海之慮隱一室而存天下之憂古之人非特勢在人上者常思盡天下之責雖眇焉一介之微我七焉常若負山嶽萬鈞之重故上焉者如堯舜湯文至于我朝元祐之盛際好言一脈流潤演迤非謙也吾居天下生人之上卽有天地萬物之寄吾盡吾心不容不爲天下而受天下之言也下焉者如稷契伊傅至于我朝元祐之諸君子豈言華國山岳動搖非激也吾仁義禮樂之身卽內夏外夷寄命之身吾盡吾心不容不爲天下而言天下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策 三

事也噫人亦各求盡吾心而已矣衡室總章之訪養老乞言之風彼於天命人心豈真有呼吸存亡之警瞽史工誦之規庶人商旅之謗彼於朝廷邊鄙豈真有俯仰成敗之危而且納誨且好言且惟恐天壤間有一不得其職君臣上下本不若此而猶若此焉蓋不若此不足以盡吾心言路通塞關國利害不細而司馬門候三日不得見識者知奏事之衰若之何不以求以盡吾心哉亦帝子之興號及秦者除偶語之法而諫者無刑去腹誅之誅而謗者無禁一時風聲氣

言足以鼓斯人而從之議下公卿議下博士議下有司鹽鐵之議不發於在廷之臣而乃使文學之士呶呶者日夜拂吾耳騷吾心彼雖非真有古昔君臣意度而天下事衡之心者悉矣游吾目乎八荒慨芳心之如昨此一心發源於帝王流澤於兩漢豐暢鬱茂於我朝至我元祐則又所謂暢隆烈爲太和發蟄藏爲群動而天地草木之再春者也愚嘗謂古今言路之亨莫盛於我朝而本朝君臣之盡心爲國猶莫盛於元祐宰臣執奏臺諫論列給舍繳駁經筵晉身此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策 四

亦我朝求言之常法百官輪對三館封章太學伏闕外臣驛遞此亦我朝求言之常法惟是元祐改詔求言一事此則上下千古之所無煌煌盛美照耀簡編潞溫二老古栢擎天廣言路訪闕失開口以爲第一義而太府宋彭年以言事獲微譴則慨慷歔歔直欲爲朝廷惜此治體蓋當時好賢納諫之心直通乎堯舜湯文之心故諸人直言極諫之心亦直脈絡乎唐虞三代諸賢之心青苗復法忠宣爲之而光力疾入對乃曰是誰姦邪勦行此事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議

復差後條陳不可且曰豈公今日作相不許賦畫言耶布衣而嚴經筵之制司諫而斥戚屬之奢不顧彼我不避怨仇均以快活生人爲心均以扶持國事爲義懷人愛國一念儼然天下事惟各求以盡吾心而已矣故一時內夏外夷尊如泰山朝廷邦國溫平和煦年穀順成方內無事此皆一心之造也世欲時元祐之時可不心元祐之心哉夫人言一脉與國脉相爲存亡排而抑之如水斯滯暢而通之如泉斯決屈伸好惡之間開理亂興衰之異今天下事亡動法元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集

五

平幸民乎飽食以嬉不知堂厦之爲適負載而疲則望婆娑之木而憇焉轉盼去晉機關正急狼心叵測綏御良難元祐間范祖禹指陳浙西水災之奏司馬光爲政在順民心之言上焉者恐不宜玩而莫之聽下焉者恐亦不宜玩而莫之言也噫天人事勢如此則亦可以盡心焉爾矣飄風黃葉正元朝士之無多啓明長庚西漢大夫其有幾何奴之忠日震日迫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安得班行錯落數百輩皆爲國謀如謀其子孫者予烏鵲之巢不毀鳳凰覽輝而下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集

六

麋鹿之胎不殞麒麟可繫而游際可行可誰無是心避色避言寧願有此元祐間王巖叟用人宜審之說趙公錫蘓軾飄然去國之慮上焉者恐不宜怠於聽下焉者恐亦不宜怠於言也噫朝廷氣象如此則可以盡心焉爾矣孔桑健吏忘保障而志藟絲叔子諸人尙風流而笑勤恪耕者人山巔熊者墜深谷泣左三百餘年間僅存之食息爲人父而忍摧其子乎東南黑誌數十州烽火不到者幾郡北府子弟獨無一人爲國了事乎逆境方新憂憂大膏上盲下長此

安窮勾不才之監司布山東之詔令使臂使指自西
自東天下事倉皇急迫中固有一轉其鋒而鼎承其
者元祐間置福星以甦疲氓糾精銳以馘鬼章如此
措置於今謂宜上焉恐不宜視此爲平世之弱政下
焉恐不宜指此爲書生之大言若不於此立心辨志
一大治之危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天下憂政
未撤也噫天下事勢如此則亦可以盡心焉爾矣諸
大夫國人各以情告越王猶可以伯諸有忠慮但勤
攻已之短諸葛猶可以守布衣大帛尙足強衛之社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策

七

稷卨粥面墨尚足感滕之父兄况堂七天朝上下一
心大義凜也而天下有不可爲者哉不然朝廷雖廣
求言之路而乃未免晉依違苟且之意公朝亦非真
欲絕天下之言而乃未免懷瑟縮畏避之私上下含
糊以苟歲月明白疏通之意寡揣摩規避之意多以
此而當事會之衝天下事又有難言者矣天下之事
莫患乎人不客言又其甚者人不肯言又其甚者以
爲不足言不容言上之人責也若臣子職分則魏
翁所謂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若逆料其上之不

我聽而先爲是蓄縮疑畏之態一委天下事於不足
言是豈天民以天下自任之心哉是豈唐虞三代我
朝元祐諸君子之心哉近者臺端大儒佯也抗議謂
元祐之治所以號女中堯舜者朝廷以公心用君子
君子以公心報朝廷欲法成周之治先法元祐之治
斯言其於世道有深長思矣抑明問所逮既已件別
其條以請而十事之陳邊防猶急故敢因執事元祐
之間復舉今日內外事勢與元祐細評之夫治內所
以禦外尊夏所以振夷官府一體必能平中原朝廷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策

八

肅清必能定東山此蓋桑麻穀粟之論也者不得以
求奇也國家十數年來元臣身總中外動取元祐事
施行之加以嗣皇新政條貫日新海內之氣洒然新
雨之沐泥塗天下事謂宜何如而內外事勢居然相
反故以治內論則元祐猶有邪正之混濇今則朝端
必天下之選元祐猶有新進之餘毒今則皇華必夾
袋之英元祐之國論猶未一今則中書政本之已滑
元祐之佳門猶未絕今則官庭宦寺之影息以此論
之雖謂今日之治勝如元祐可也以治外論則元祐

一賢相可以懾寡人今乃以衆正聚朝之日不能塞
叛逆之膽元祐一戎監可以馘會傾今乃以詩書元
帥之聲不能折植莠之心邊地非不宿重兵而追却
叛師孰能如知慶州之張燾沿江非不置列戍而大
敗遼寇孰能如德靖寨之張忱以此論之雖謂今日
之治不如元祐亦可也夫內有天保以上之規模而
外無采薇以下之勲業在內之治纖制曲防幾有周
公太平六典之風在外之患震撼響發且有孔明危
急存亡之慮是果誰咎而可哉薪寢將燃棗紅已迫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策

九

天下大勢安危在邊書生早夜以思爲世道而尋其
源則亦曰今日內治之規模毫髮不可易也毋亦於
治外者而深長思而已矣自古及今當闢寄者最患
乎事權之不一御軍政者最患乎功過之不明事權
不一何以禦敵功過不明何以使人斯二者古今之
所同病敢爲執事言其故何謂事權不可以不一四
封委之專治范蠡所以謀吳黃金忿其出入陳平所
以聞楚責之重則任之者必專處之曰費千金之地
則其纖悉者無容較徒手不可以擊賊盡餅不可以

餉軍疆場之事固非可以談河辯也我藝祖宮廷賜
予一金必吝至邊關之臣必厚其家多與公錢聽其
伸縮高宗亦謂帥臣不可不重軍事不必反覆遲疑
兵貴神速法當便宜動輒拘牽何以卻敵幕府豈無
功籍之虛申而差級必絕無以作戰士之氣支予豈
無泥沙之耗費而千金不酬無以伸邊關之威國家
一兵以上無非生人之膏血輕兵浪戰固非朝廷軫
念根本之意而今年不戰明年不征數軍實者惟幸
其無亡矢遺鏃之費則窺吾國者何以折其潛窺深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策

十

人之謀大抵斟酌劑量朝廷自有微機揣摩臆度邊
臣寧免觀望帶水悠乚馬飲欲竭荆蜀措置節鉞方
新方將鼓一世之才以當風雨怪盲之會而可使有
一毫疑沮之心哉元祐間王叟請諭熙河帥調遣
支費錢糧帥司得一切從便宜正謂是耳何謂功過
不可以不明雲中之功不錄雖文帝不能服魏尚之
心街亭之過未誅雖諸葛不能私馬謖之愛情有愛
憎法無輕重孫武所以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高
宗謂用命必賞不用命必罰何患人不盡力淮西有

營親軍飛沙山中不進便行軍法豈過爲是嚴者兵
機兩傳勝負俄刻人心少懈國事謂何國家涵養忠
我已非一日安得盡無父兄法度之人守國捍敵如
賈生所謂金城者哉而敵王所愾之忠莫奪其全軀
保家之念推鋒越河之勇潛消於歌童舞女之娛文
恬武熙習以爲故果何爲其然後使無章人人諉
功過易位天下誰其與我提撕其困憊振發其精忠
此其機括全在朝廷元祐間熙河鬼章之捷公著謂
有勞不報何以使人而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十一

公且於讀寶訓之際歷七言之正謂是爾夫重之以
事雖申之以賞罰治外之規模其大者已先立矣而
又出爵賞以募舟馬刺賊盜以填軍籍除清野錢以
安流民修淮山寨以結義士禁諸將括克征欽之習
戒聞臣尙文厭武之風邊官省呵殿之兵軍伍歸運
營之卒將卒必同甘苦獻捷勿吝金帛牛七靠實人
人奮呼積之數年何事不立何至使邊庭騷擾忽
不常奮鍾不驚如登虛邑而莫敢居哉雖使天下常
元祐可也然其本七原七之處則又在乎君臣上下

之各盡其心焉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天下事尙可爲
君其勉之

問後元祐之文及濂洛諸書 甲戌省試四名
知舉曹尚書批

文宿於理冠場

文弊至今日極矣今天下事七動彷彿元祐何獨斯文
之不元祐哉公朝慨文弊之虛浮而欲範以元祐之
制度執事承天詔之風胸而力叩以元祐之諸儒新
美人文之意焉飛魚躍之機也切謂文有源脉學有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十二

根株源深而後流長根實而後末茂文章以學術爲
本學術以師儒爲宗海內無宗工無以興起天下之
學術人心無學術無以新美天下之文章故必有濂
洛諸儒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義理煥然大明而後
元祐之學術日以粹必有元祐之粹學風聲鼓舞氣
習薰陶則舉世知所向方而後元祐之文體日以新
角鳴徵和填奏簾吹此感彼應理則然爾試觀斯文
於三代之前虞夏之書渾七商之書頽七周之書墨
墨至今讀之其旨高其調古純正而炎泊優柔而閑

猶如御東風如醉醇醪如聞大韶鈞天之音如聆治
新詠歸之瑟何斯文氣象若此其寬厚哉堯舜湯文
王盡正學於其上禹皋伊傅諸儒講明正學於其下
曾沃而光睥山鳴而谷應矣秦漢以來斯文日以不
振 爲幻爲縱爲浮靡爲穢弱破碎大道豈山川
清淑之氣獨鍾於嘉禾奇木而此獨斯耶談道必流
佛老談治必雜刑名談經必泥章句談學必尚詞章
仲舒昌黎號爲數百載之奇遇而言正心不及誠意
言誠意不及格物致知悠七千載此學術誰寄乎然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策

十三

則又何責於斯文本朝道德清明之感山川風氣之
會敷摩動盪眞儒實生以五代渾淪鄙野之陋習一
唱以通經學古之歐公則黜西崑崇我輩文體之粹
天下爲嘉祐積至元祐醞郁極矣蘇氏兄弟筆墨凌
厲霄壤間刑賞一論重厚雄深可追古作陳黃諸儒
大篇短章如大羹元酒至今綴文之士膾炙探索者
沃然其有餘味此非一人一日之積也歐公之後有
周張此叩彼擊星暉斗明有以道聖道之開伊洛之
續有二程一清一和春風夜雪有以發聖道之銷蘄

夫人指太極爲一物則加無極於太極之上以明道
體之精微慮夫人欲動情勝以相攻則繼主靜於中
正仁義之後以暢大學之宗旨均得天地之氣以爲
體均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人物則有不同者矣西
銘推天以及人由人而及物使人曉然於一本萬殊
之義而不溺於兼愛爲我之私易推天理人事之微
春秋書尊王賤伯之義而隱微則有難見者矣故程
子於序著體用顯微之說於傳指寬猛是非之公使
人炳然於大義之敷宣而不嫌發明漏洩之過原心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策

十四

眇忽較理分寸析古今之同異辨義理之精微人炙
其謗者虛往而實歸士習其傳者支數而孤衍陽和
鼓動萬象翹舒豈特當時之爲文者沐浴衣被造化
中凡南渡以來唱於閩和於浙與夫沍之東沍之西
者皆其孤也何至今日而斯文之弊乃爾哉漂風之
末不能起羽君子之澤五世而窮蕪在人心者不過
濂伊之一線而東南半天下無名學之宗師則鉉基
根柢已弱矣宿學彫零無傳經之家新進崢嶸無受
業之素出學行不明人文所以不元祐也雖然謂秦

無人豈可厚誣河岳之英靈未斷前哲之膏馥猶香
河汾六經足以當陳晉之北面滕閣一賦足以掩諸
老之大才矧今天子妙揀真儒宏開理學人物權衡
之地皆取名勝以程度之造化軋茁如種必生人文
新美非其候耶吾嘗觀湖學之教鑒亡乎體用之不
相判而聞人端士多出其門白鹿之規昭亡乎義利
之不相入而遺音餘響至今使人聞之而氣肅彼皆
唱和於一隅之地無抑揚升降之權而從游雲集人
物偉然矧氣力有大於此者哉故心思之所感發意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十五

氣之所激昂必有自

如張庭堅者必

有亡物混成之

者必有刑賞忠厚之論

如東坡者必有

大事之策如考亭者讀陳情表

而不孝則非子讀出師表而不忠則非臣習濂洛之

書而文不元祐則非七矣抑吾於元祐之事有感焉

嘗記元祐間潞公以華髮老臣爲儒學宗一時安

在經筵在言路在金馬七堂麟

彭

文之氣日以張

何希之雞肋集

昔分寧余南麓行狀舉而不第勸輩杭山早退
南麓清規逸槩長材秀學可躡前修可詔來哲人徒
見其萬目世患異時子子諷鄉衮早退遂疑是翁蓄
積不試進士科乃失此人不知南麓貽書遺翹材之
時已是吾徒對策忤當權之日此時肺腑病已危惴
使其仕而用而責志弗展呼吸成敗亦不過能爲
所當爲如廬陵諸君子無負吾意而已其能以長繩
繫白日哉士君子垂青史擅名聲不皆在位勢之通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一

題齊魯有大臣得之山澤隱約中褚彥回只作中書

而

而而死世不稱爲名士耶南麓雖未能以勳猷著世
吾知其垂世不朽固自有在何以知之以其當日之
志知之以其繼志緒業之有人如張伯泰伯知之

書瑞州高安劉氏愛敬堂

周公與管蔡恨不茅屋三間此詩人激昂之言意剖
骨肉倫紀之際處羈窮之地者情好易洽席富盛之
勢者嫌隙易開此周公所以愧於二陸也然則萬石
君家上堂甘旨倡予和女光弄一團如高安劉氏愛

敬堂者豈非人間之至足千載之美談哉彭城漂泊
夜雨凄然那得有此遡風望斷想像而爲之賦

機雲落莫東西屋軼轍飄零風雨牀何似高堂潘奉
毋光風吹拂到虔唐

書瑞陽况道山杜甫騎驢覓句圖

子美吟遯寒日晚堯夫花外小車遲行窩春色無人
盡却盡騎驢欲雪時

詩窮而後工故少陵酸辛之蹟好事者喜稱之至
繪而爲之圖雖然豈盛世事哉邵先生從容洛下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二

大寒大暑不出微吟半醉肺腑皆春若描畫得此
意出天地間氣象活動都在目前道山試深思之

當信吾言有味

書唐厚齋所藏文公武夷擢歌

蘇才豪曠費安排晦翁於宋人詩多不肯肯惟時上
稱說放翁然吾觀晦翁句意天成流麗此輩反覆理
竭道理燦然品當在放翁上見山而悟靜觀水而
知方本古人於道體見得分明雖眼前山川景物無
非天機活處程子花柳前川之詩評者謂有春風沂

水之趣可見胸襟融釋脫落語言自別詩自韋柳門

庭來與致固永詩從義文周孔來拍調更高晦翁教
人作詩謂領格物致知於道理上見得透意正爲此

異時廬陵名家晦翁於詩人之日薦之於朝翁大不
吝切謂杜詩如史晦翁詩如經翁平生述作羽翼六

經憲章萬世與天地造化分功嘗見北方儒先許魯
齋甲子乙丑奏疏倦乞以翁四書精義傾竭敷陳取

知當世且曰止欲遣處沙漠無所用此至哉言乎卒
以基六合爲家之業胚斯文復興之運如翁所樹立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三

眞所謂紹往聖繼絕學開太平詩人而已乎

書永豐郭友仁佩鵬集

自詩派法席盛行諸解者如禪宗棒喝頭上皆是穿
穴細碎蒐獵壞奇破凋斲觚支分縷解而氣機割裂
終未能佩六合之大全劉賓客大音不完之論謂此
佩鵬集鎔古今話頭爲一塊通南北文章爲一家拾
河洛之英挾詞源之秘此過沚以來所未有也昔人
云不見此二百年矣夾漈鄭氏嘗恨梵音行乎中國
宜尼書不能過跋提河今鄭之微言緒論且與河東

諸人同傳四方文獻翕然成章茲非文軌會同之候二
百年來鬱結頽積者之一大快乎鵷雉小技而此集
聚天地山川混全之英泄文人志士割裂之憤見者
解頤聽者釋水其爲觸也大矣雖則佩觿客今遂今
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終不可謾今贊曰

詩通南北史氣涵天地先九原寧復恨書幣亦欣
然

書李王簿立仗馬圖

唐人置仗內六閑如飛龍祥麟鳳宛駕鸞立者顧者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四

引者翼者所以嚴禁衛肅朝儀也繼是而興爲金吾
仗爲黃麾仗品節雖殊前屏後擁儀衛儼然雖然其
事遠矣風驚電過均爲陳迹吳興好事者方繪爲之圖
令君李公襲而琮之當今六合爲家王會圖更盛於
昔李公將朝夕乎其間而獨眷乚於存舊此田子方
叔故公家畜意也子方不遺故舊窮士聞而歸心故
迹已塵宛今在日躊躇駸駸逸態蕭疎吾徒追省往
事覽此有不爲之慨然者乎

書路學吏張君益上世事跡後

昔人讀樂教書而泣余於慈溪翁書張北海事亦然
婉孌憤切道其上世遺事及將仕君追痛始末如畫
至今讀之幽慘透出紙背有不可勝言之哀不能不
爲將仕父子流涕嗚呼成敗興亡天也人亦能爲其
所當爲者而已北海公屈折萬死只成就一箇是而
身亡家破賣志九京徒使志士仁人墮淚千載六朝
興廢消亡曉空使姦雄嘆宰馨異時事勢如雲可悲
可懼更有難爲情者然予觀張氏家詩書奕葉功甫
既以盛名策勳場屋易乚如摘髭君益復於愛河浩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五

蕩之世確守一迂喜爲吾道作津梁此其所立皆過
人天不能福其人之國而能福其所以扶持其國之
人張氏之與信未艾哉

書黃高遠居士遺文按高遠字子安友梅翁之父

高遠跋鄭母碁基云

古稱婦人之賢者

曰孟母爲其能三遷以教其子至秦漢間有巴寡
婦清者又能以財自衛始皇至爲築女懷清臺此
皆婦人難能之事余親家鄭氏世以財雄於鄉紹
定庚寅盜弄潢池兵余妹夫義夫與其兄質夫能

以其財紓合曉男保衛鄉井敢不敢犯朝廷命爵
酬勲以長幼之次義夫不及焉由是重有官爵之
望未遂其志而卒時余妹年甫三十惟一女在室
承其夫家禦寇虛耗之餘重以喪禍而竟能勤儉
自將反雖從朴未幾而家道日肥遂能以女嫁二
千石之子越三年而今之子某始生蓋質夫之子
也又能不惑群議特出已見撫以爲子及其既長
擇師而教之由是思廣其田土新其居室以爲子
孫計今距義夫之卒二十有一年而今之田土視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六

昔而肆今之居室視昔而華其子文秀又遶朝班
登仕爵以爲士子功名之地復能以財受爵行將
赴漕臺之選以遂義夫未遂之志是亦皆婦人難
能之事方之古人其殆庶幾焉表親陳某謂渠欲
以所增之產編年而書之冊屬余序其始末余與
妹爲同氣當其喪夫之時亦余理家之始今論功
課效乃反不及逮甚益信其有其難者昔宋若昭
兄弟皆愚而姊妹盡智余亦似之因蒙愧而爲之

辭

此高遠居士流落人間之片紙友梅翁所痛恨於丁
丑之秋欲見大全而不可復得者也文章隱顯有數
世傳六丁事往七類此然嘗記坡公云爲文不在多
一頌了伯倫是知君子爲文苟得窺見聖賢尸牖則
雖單辭半句出諸肺腑亦足芬芳千載晉之歸去來
辭唐之李愿盤谷序是皆一時絕唱卒然揭詞章於
盛漢之表居士此文存諸鄭氏故紙乃劫火不燼之
英泰山僅一毫芒而清妙天出不見筆墨蹊徑看似
尋常作乃奇崛未援宋若昭事亦非草七讀皮者所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七

能道使金蓋琳琅非爲雷電取攝則湘絃泗磬可勝
味哉昔老泉見晁繹先生之文誠其子曰後四十年
恐無復爲斯文者余得居士此作於翁家集中把玩
驚喜蓋一幅可以槩平生豈意永嘉之末乃聞正始
之音

書友梅外舅所誌息所

宋之嘉定辛巳十月公實始生於是再逢甲午年昉
七十有四既得壽藏乃自誌其平生如此公少負文
名至淳祐壬子領薦一時英聲籍甚諸老多避其鋒

容山六東橋水之西隱然元夫鉅人在焉使尋世換
西席葆光退與造物爲徒嘗曰無所不知爲富貴吾
弗能已無取於人謂之富無辱於人謂之貴其庶乎
自是視勢利榮艷人所翕以熱者不啻如棄涕唾
惟誓筆硯共休哉其著容忍說及如玉卧窓等記
蓋其心也自儒家書外猶精陰陽家莊列微言參透
輪故視死生如晝寐一無所謂夫人羅氏先卒塋
洲湖汪山明秀公表其墓有同穴之約且望其後
人曰讀聖人書爲君子儒又曰子子孫孫無忘此語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八

其屬意於此深矣顧時比上念前岡大坪松楸在望
不敢離異遂改今卜坐乙辰向辛戌綢繆拮据豫營
真宅而因刻所爲誌焉前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也
須一箇土饅頭達人大觀樂天知命不膠者卓矣公
之爲此早計固將欲此文此地俱千載也余維昌黎
韓公以斯文爲唐大宗李韓實序其編首余於公誼
均李韓在公文固當牽聯得書况今所卜兆山水索
抱風氣蕭洩乃余昔所指畫而於公心造有契焉者
庸無辭乎然未也君子生斯世血氣有衰志氣無

音梁國鬼作壽塚登靈床而歌得壽乃餘八十此猶
人道之委順者爾近世潛夫爲時聞人自狀其徐潭
草堂有曰命乃在天死便埋我亦甚放矣及其自壽
樂府乃云樽前未宜感慨事猶看歲晏何如卒於是
進持筆索退伏家世福壽尊榮蔚爲宋祭酒取所素
願如左契然蓋宋南渡後放翁後村均以盛名賜第
垂九十猶未耄天之所以錫善類如此公今壽域
雖新貞元逾壯種學績文精悍如少年榮名特券內
事然則此文真早計哉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九

丹書息所誌後

自昔高人達士神情散朗客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
故輕得喪齊壽夭視大千世如空花起滅趙臺卿刻
石於墓司空表聖賦詩於壙是皆有見於死生晝夜
往來之理非意之也然嘗疑談死生之理易處死生
之際難昔人有言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特未知
死何如生爾死政自難曹孟德氣凌六合乃爲銅雀
妓女懷歿世之悲鳩摩羅什西方學者病亟方遣弟
子誦咒三番免難不及事而卒斯人所以處死生之

故如此矧文人士士作此楚亡庸知非漆園變幻語
乎翁平生嬉笑成章說世如小兒戲之甲午以所誌
示予寤寐往事浮雲世態清虛一大酒然不繫之舟
未受而讀之亦謂文士寓言爾今年春嬰未疾涉夏
稍甚闔門救療食不下咽翁從容偃仰如常時七對
家人深衣笑語危微欲絕無一語及其私聞社友誦
金剛經而別嗚呼此錢世雄語端明蘓公着力時也
而安之若去絲朝聞夕死翁之所存於是真矣嘗謂
古今惟陶栗里處始終之際於自挽無愧辭秦太虛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十
奈毒開維之語凄痛鍾情可發千載一笑翁其淵明
輩行人乎若夫學問派高遠居士之單傳詩詞接梅
坡羅公之衣鉢壬子以盛年策薦書歲晏誌記諸作
精意溢出而文足以開後學俯仰七八年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委折盡分而行足以照鄉閭族屬士友親
知相見必問安否計聞感泣繫路遠近會哭者數千
人足跡罕入城府而邑之軍民官素聞其賢皆遣使
弔賻此其至誠之感厚德之化益庶幾古陳寔王烈
之風豈徒筆墨言議之不朽而已哉某於翁情雖翁

媚詛則師友蓋嘗道斯文相與之情與其立身行世
之大槩流涕而誄之於几蓮茲又倦焉諷道於誌辭
之末欲以見世之蟬蛸人間操筆自誄者必脩身不
貳得正如翁而後他日可以及此言蔡中郎謂爲人
誌墓惟抑有道爲無愧嗟乎何必有道如翁者亦可
謂超然無愧矣

書樂安教諭黃從吾吟編

讀君詩一再過神眩目奪如步山陰如飲沆瀣如藉
學士酒酣夜半嚼雪中蘆根有殊絕味讀至門到張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十一

羅差簡靜書聊遮眼却從容矍然曰此當屬我道余
近况如畫神情散朗何其得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爲
吳氏壽康堂着語興寄超逸咄已欲逼簡齋舟中長
韻句語渾成意近世復村南塘復作當放出一頭蓋
前修最以長律爲苦少陵後惟柳七州千載突出君
天分高故出語輒驚人猶昔日翦冠決科時也不可
及不可及

書新淦羅伯強所攜畫軸

內有補之所作同心富貴詞
甚最難出晚題詠甚多

逃禪詞氣天成流麗玉燭清平之調爲梅傳神句意

飲仙至同心曲則秦士矣世但以畫梅爲工往七爲
孤高盛名所掩爾聚聖盛時人才動如人意六一文
章妙天下詞語乃帶唐人香奩風味半山冲虛蕭散
如化人修士胡笳十八拍宛然文姬肺腑中溢出吾
評清夷子非憂良輩人也亦嘗奏賦明光隨齒牙流
落情詞醉草秋水芙蓉其二公之流亞乎辛丑鰲溪
何某走筆爲此曲解圖老仙含笑地下矣

書周亦山所藏杭山詩帖

杭山翁贈言妥帖嚴重卓爾大雅亦山贊見語奇興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十二

閑婉風韻更研亦山翁獲接四方魁人宿望腹貯冰
雪所記先友如文山本心如心遂初巽齋諸公樹立
猶偉至今閱其名氏形神俱肅欽泉知脉葉潤流光
豈無自哉太史公南游江淮與會稽講業齊魯成一
家言二程從太中公宦游江漢與天下士大夫交際
退居洛城著書力學身益退而名益高此事本屬吾
黨亦山其無遜

書艾樵村詩集

臨川人孤山其牧癸酉同升
于昔與艾公孤山爲同升時流中惟此公落七有逸

氣霜朝月夕神交莫逆而亦二十年別矣別久不
見而見其猶子樵村於竹風蕭瑟間觸目琳琅恍如
夢對且不鄙以樵歌惠予空山得此奇事樵村樸被
走萬里時一笑而歸正自可念抑予讀樵歌竟爲之
擊節曰樵君所論著非詩也庶幾所謂行秘書者世
有如此人而長不偶者乎爲之歌孤山韻而歸之
昔七吟鞭驅馬蹄新來宇宙覺清奇當年墨客騷人
詠此日生民清廟詩郡國興賢聞漢詔元和頌德欠
韓碑君歸應共孤公語吾道將行親見之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十三

書羅靜觀遺事
成辰由武昌仰推歸隱後發於水
余猶記甲戌與伯氏潛心客中都時公晉藩變映二
日得公至喜亭書慷慨世事愜切憂愛余喜謂仲氏
此振古之英吾兄夾袋儲也其主賓皆江表偉人此
道賴之矣孰知曾不閱歲而公反覆憂憤滯懷風雨
乃已與樵歌牧笛同哉蓋公因文見道於聖賢義理
上嘗有忍視富貴貧賤死生利害如一故其眇焉
世之心即其浩焉憂世之心宇宙轉徙盡分實難世
之君子不幸而遭於難寧以身赴不測之淵不忍汙

盜賊之刃全而生全而歸近時如潘古心公亦然固
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歸同一水公雖隱約樵漁猶
不免厄飄泊浩蕩同李杜靈均翕然長往生不降其
志死不辱其身亦可稱元祐全人而含笑見檢法公
於地下矣世之以進取利達婉切爲公憫惜者是烏
足以知公是烏足以知公予知公最深至臨亦佳士
故因其來請勸七爲公道之

書陳益清西樓紀詠後

無人說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自荆公下此一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廿四

轉語而世不得齒於元龍湖海之豪者往七詆江湖
嶽崎爲羈客以里巷偃蹇爲高人嗟乎此劉伶閉關
法也吾道卷舒以時勲名通塞皆天禹稷纓冠顏子
閉戶儒者用世易地則皆然益清陳君席西樓之盛
麗而能業上世之箕裘文獻卑傳園林四世七方有
文則翔翔京浙躡英傑以就聲名時當隱約則逍遙
泉石友常布而談詩書江湖之逸氣山間之勝韻於
是平生兼之矣今人以豪傑自命者不過奮髯抵几
以聲價相傾動吾觀古之聖賢循七於山林靜退之

中而偉然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布褐之癯而負公衆
之望所謂豪傑正如此野服衡山深衣獨樂其人也
益清歲暮索居氣岸不折當年豪意固在其元龍嫡
孫行乎深培厚積風怒鵬飛聖賢安知非我孟子曰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書陳益清所藏所翁竹畫竹二龍一

顧愷之畫爲貴公子拾取笑謂神物能變幻飛去益
清寶藏所翁二畫玩之若神竹雖存而龍逝矣君子
行時則行不得時則龍蛇泥蟠天飛升潛有數翠竹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五

允寒搖曳窓幅邁往之韻絕俗之標蓋武公淇奥之
猗七而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一壑清風冰霜千載
赫兮喧兮益清似之矣顧惟二畫均處鼓中而出沒
隱現若此其不偶造物豈無意於其間哉

書黃適安自作墓誌後

若教俯首隨羈鎖料得如今似我能東坡以此語寄
士杜伯升神情感慨適安獲從先君硯席精敏妙出
一時屈其座人使瓊琚玉佩按節綠槐天街不難乃
如龍注天馬浩不可羈任情詩酒奔軼絕塵才如人

意固亦自有限哉茲觀所自爲誌談說四方故意猶
在有趙臺卿杜牧之之風落七逸氣固其平生受用
得力處未易爲世俗齷齪者道也昔謝奕客桓公之
門曠蕩不檢或者病其放公曰此吾方外司馬也以
道眼觀適安非游平方之外者乎

書樂安教諭曾巽初詩集 永豐人

詩意如芙蓉初日姿態自然少年語言前輩風韻更
移步則後村矣青原晚天孕育瓊奇慶曆之六一過
江之平園誠齋諸公殘膏賸滴千載芬芳一畚元氣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十六

開闢廬陵之士必有一番鬼墨奇傑以輔轍之異哉

書黃義成立郢集乃翁名介爲常寧宰

長篇短章群玉爛然燕山夜鴻嘹唳亦足驚聽坐念
異時石滄公振古奇胸賡志以沒意造物報人不于
其人必于其人之子本泉芳洲雙壁瓊奇再世傳衣
天意在之矣太丘之裔爲元季陸抗之後爲機雲孰
謂蒼七者無意於斯人哉芳洲昔從子游義成其字
覽卷慰流書此以志

書吳適可所攜先世誥紙 樂安人祖作麟桂尉

軒冕物之儻來寄也嘗甬堂之榜即卽逆旅之夢道
眼照世前境皆幻適可與君方抱其上世百餘年之
誥紙求縹緲於諸公如護拱壁如獲一詰真可以療
飢寒九京有知不滿臨桂公一笑抑余因是追省往
事益至丁丑戊寅間世事亦多態矣釣天夢罷冒幾
何時夜半之舟已爲有力者取去新進小生且不識
綾餅餠爲何物適可乃能切七守此璀璨如新使一
時見者依希猶識前朝舊物此魯之寶玉大弓也其
可貴也夫其亦可感也夫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十七

故柳州宜章知縣潛心先生墓誌銘

嗚呼吾尚忍銘吾兄之墓也耶強學力行如吾兄而
不壽苦硬清修如吾兄而不壽家庭侃七孝友如吾
兄而不壽政事澗物所至名卿大夫傾側前席如吾
兄而不壽勃卒棄世孤惻無家隣笛之悲負薪之戚
聞者墮淚至今誦冒黎答崔清河語貴賤壽夭反置
痛哉茫七之無知嗚呼吾尚忍銘吾兄之墓也耶公
諱霖字商佐世居撫安高太父思以特科授詔之昭
平尉終容州法曹曾大父庚大父湛隱德不仕先公

宏中以博學教授鄉里及門皆授科級稱名士公自東髮受業先公終身不更他師景定壬戌由鄉貢試禮部擢第高等授表州萍鄉警官書生試繁劇練習若素官然嘗自書苦硬脩行直踐實履八字于屏以自誓持身如處女發奸摘伏如神明萍素患盜公嚴保伍夜柝聲不絕盜徙他境邑政有未平亡於尉清風凜亡諸莖薦書如束將代分宜吏罷軟不任事積訟牒數百魁峰朱公貌孫爲郡辟公疏決旬次間健決不留一府驚服兩邑耄倪送者繫路再轉衡陽糾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十八

衡於萍近先聲久在鴈峰始至卽兼諸司倉廳衡倉憲鼎峙文書填委獄事煩滋公涉筆命理無絲毫阿附意小心訊審以赤子撫孤囚洒掃獄宇如福堂時以肉糜啖之囚皆感泣曰不幸遭此錄事非死我則生我也吐實不匿淹滯爲空郡守喜公廉能雖家事付以綜覈繡使具公觀至取諸郡獄連年不決盡以付衡公隨事疏條剖析各當而亦甚苦矣太守楊公文仲提舉陳公合羅公子京提刑李雷應交章奏薦去

湏入近耳實齋劉公應龍帥廣東愛其才以幹官制

上復留一年治法征謀悉以相委情誼父子不啻也咸淳甲戌赴部秋班得柳之宜輩時余與季弟夢牛皆擢第留中柳叔氏圭亦自廣西官滿再調親見當日中朝諸公歛衽渠亡訪逮待如着德宿士雖莖臣論列彈文未上必於公質當否蓋以公節操學問政事皆絕人此魁人達官所以不相捨脩名日起視臺閣步武如拾券未幾天地變化人世愴然有代謝之感而公亦厭世乘雲脫屣去之矣時至元丁丑七月十八日也嗚呼雅道荒亡清風寥次簞簋不飾賈少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十九

年爲漢初流涕于雲屈曲爲大夫官春秋丹青誅之公自少年拔起吏氛條然琴鶴高致六塵變壞長往不返深衣笑終爲元祐全人非世之瑞芝醴泉耶人之云亡後而不書闕也諸弟晦跡山林未能自通於當世文公干顯揚之筆輒追憶其大槩流涕而書之公生於端平乙未六月得年四十三而沒亡於五都廖原寓所時鄉氛正惡笥中如洗卒窶窶未克襄事遂謀改卜母董氏安人配董氏孺人男三人長萍生抗志箕裘以文學自力次同生後公十年卒次衡生

爲立叔之後孫男承保孫女定保公於聖賢義理研
精覃思古豐後村李公義山以潛心銘其齋故世稱
爲潛心先生銘曰

坡公垂翅玉局兮黃門援筆而銘其潛南豐盛名而
厄於時兮曲阜揭行迹以彰其賢豈家庭之私論實
天下之公言吾兄盛德當時四方人士所共敬而所
就乃止此恐世遠義塞將斯人不復識公平生之大
全書之於石慰彼寒泉善必有後吾欲問夫嫺眷前
進士董定得填諱

何希之先生雜助集

二十

先君梅窓先生墓誌

先君諱宏中字子宏曾大父諱思以特試授官終容
州法曹員齋謝先生銘其墓大父五四府君諱庚公
六七府君諱湛母唐氏開禧丁卯先君寔生少貧刻
意自立傳文力學爲時文人諸大家爭奉書幣羅致
凡經先君口授指誨率稱名儒舉奉常第集英者往
往亦有之而先君輒不利既而四子相繼成名始有
不在其身在于之喜先君訓子素嚴及官游迎養所
至猶以廉勤兩字防厲再三諸子奉以周旋一時名

公鉅卿薦牘如東筍甲戌秋希之與夢牛以新進士
晉在所霖用考舉及格趨班珪自古桂再調會于武
林明年同時受闕歸侍又明年先君年及古稀春酒
盈觥子孫林立或謂當繼陳省華衣冠故事而天地
變化先君亦從此逝矣時丙子四月二十三日也先
君娶董氏男五人長霖壬戌乙科任楚萍督官衡陽
司糾廣東經幕湏入柳之宜章後先君一年卒次希
之甲戌對策第六人初筮教授零陵次珪乙丑阮榜
由桂林簿尉再轉春陵判官次夢牛與希之同登主
何希之先生雜助集

廿一

吁之賣昌簿次元舍出繼哀之萍鄉柳氏今爲萍鄉
瀛溪書院山長女二人長適劉祐甫次適劉季說孫
男十四人孫女四人曾孫男三人先君既卽世諸孤
無似顛沛流離越四年始獲塋于邑東山口陂之高
坑十里而近顧惟先君平生微言隱德未易殫書方
將謁諸文公以圖不朽如叙梗槩記歲月云至元丁
丑十月十六日孤哀子希之珪夢牛孫萍生等泣血
謹誌

李主簿德政碑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菴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聖賢設施常
自道理上立脚故功力盛義味永雖東周季世夫子
一轉移之菴月焉而效三年焉而成若今簿君李公
之於樂安以義理之化理創殘之邑不兩年而政成
俗一其民熙乚焉若卿魯能發舒吾道功用至此非
嘗學聖賢之學者乎共惟

大元奄有天下以實責士大夫凡州縣考績必曰
盜賊息戸口增田野闢賦役均獄訟簡以此五者爲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廿二

殿最而樂安則有甚難言者樂安本山水凋瘵處又
承景政敗爛之後幾斂手不可復措公以儒飭吏從
容爲之爲政菴年五事備具民氣大和或謂人情望
治如飢渴腹軀易乚爾曹節窮迫之邦復幽風猶反
手然不然則今州縣明有司多矣豈才智盡不如公
哉爲政有本領行事論眞實事實不脩而智力加焉
一出而技窮矣故嘗以爲公之爲政事有五而行之
者一二者其廉也廉則本領正聽斷公件乚靠實事
事任理人人息心無施不可方公之未至也吉淦境

上嘯呼之黨戾劉吾疆場者迹混乚濁如市府縣騷
然議征戰無虛日深山長谷之氓以至郊關耆壯無
不枕戈待旦偶得一日之隙則佩刀劍以從南畝鹵
莽戒裂而耕蒿目且半爲黃蒿矣飢寒轉徙井里丘
墟祖糧搏手無策其才乚僅存者姦黨又從而掀簸
於其中前政置獄南橋取以一切荷校戢路鞭血成
流而猶不辨則或殺人以求之此時豈特五事不敗
幸其成斯人且不知有生之樂長此將安窮乎此邑
殆幾民乚也而公至乚之日嚴界限謝請託却餽遺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廿三

先以一廉爲本領而又持身如處女愛民如赤子御
下如束濕待僚友如兄弟事上官如嚴師傳明教化
戢姦貪省徭役全自義理上做工夫故一者旣行五
者具舉效月之間精采卓異逾年化行境外兇騙未
勸吾邑獨無桴鼓之警雲鄉地聯永豐列柵置戍至
是省府明降罷兵益於是而盜賊息矣村乚雞犬桑
麻之跡相望鰥老幼穉謬然休然相踰以生豐淦兩
州之民聞風慕義願受一塵襁負而至者相屬蓋於
是而戸口增矣舊田諸都荒拋幾以萬數通年流民

提携復業遂成樂郊山巔水際勑授銓艾於其上者如魚鱗蓋於是而田野闢矣繼時上下以催征爲奇貨公明榜約蠲事例罷所委蒲鞭不施輸者繁路蓋於是而賦役均矣一邑四鄉戶口浩繁而以事在理者常不過十數人且二三人行旅往來至終歲不識追呼之卒刑清事省公府蕭然蓋於是而訟獄簡矣凡此五美今人以爲殊尤曠絕之事至是粲然具興極而爲德政修陰陽調祈禱應年穀登氣象豐美薰爲太平嗟乎吾道功用至此哉子產爲鄭三年而誦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廿四

興乖蛭治蜀五年而信成公於是纔兩年耳一心兩耳目撫摩於其上而政最乃如此吾觀公恂也靜退如中人其遇事乃如絕辟巉巖稟不可犯出而臨政惟以至元新格與論語一部相隨是以夫子學道愛人之意行周官之法度此所以不令而信不怒而威於鉄鉞其規模作用過俗吏遠矣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舉國之人如在公父母乳哺中故常願尸而祝社而禱揭公德政載之紀詠庶觀風者轉而上聞以無忘公賜公曰此吾職也盡心焉爾矣其又

何求抑公則何事於斯而子翁於父母終有不可解之自然者謹哀與誦刻之堅珉而系之以銘庶四方上下聞風興起知孔氏家法政事自別而今之世亦未嘗無古所謂廉吏也今人豈盡不如古人哉公相人也名良佐字漢臣號潭溪銘曰

邑阻四塞山高水深狂猢猻咀毒蛇浸淫鴈鳴鷺于飛靡訴惟天陰陟錫之召杜侃也李公鳧舄翮蹀明月在空清冰在懸載其清靜爬梳摘理如療斯甦如萎斯起我有田疇春膏滿畝我有黍稷秋穰滿車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廿五

始時邑人掩耳驚矣今無悍卒柔陰寂也始時邑人刁斗相聞今無吠犬明月村也民祝我公長辛百里共識我公實堪御史象山崔嵬驚水連漪我公之德百年之思與人有誦宜布樂職永矢弗諼觀此銘石

潭溪說

昔韓魏公清規碩德充塞宇宙當時仰望如泰山喬嶽伊川稱之爲間氣何必魏公凡群腥衆腐中冷然冰雪不受纖埃者皆間氣也人稟氣於天惟得清氣分數多者最奇漢臣李公與魏公同里閭而官職所

至穆如清風其爲吾邑如倚天絕壁峭不可玩一日
惠教欲以潭溪名其齋吾聞相臺山水妙天下潭尤
此州溪流清絕處荆公青山如浪之句潭之勝槩如
畫以潭自況象其德也豈徒懷山河之舊而已生魏
公之鄉而欲似魏公之德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天地
間扶輿清淑之所鍾若漢臣其傑出者哉

與雪樓程公書

嘗記晉人自恨與殷淵源語已之府與已竭而殷陳
勢尤浩汗未可測坡翁贊書富鄭國三復詠嘆以爲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其

宜公之大無美於功名無畏於博學無間之可入尋
常讀此草匕看過不知其心苦也乃握筆命詞始心
知之蓋大君子行乎斯世落匕穆匕神明朗然歲寒
之茂松九皁之鳴鶴深夜之幽光冷風逸響籠蓋人
世欲盡繪其髣髴則不能欲顛倒細碎出其囊挾帶
魚目游滄溟曾不足以易姑射仙人之一笑於是
有舍毫宛轉嘔出心肝蟲吟唧匕不自知淪於李長吉
之苦者矣此孔文舉欲候李元禮所以不得不長稽
連引明公爲當代伊洛寤寐飢渴立雪門外者聞匕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廿七

焉自嗟而返也其惟明公有體有用有德有言以大
家聲萃衆美之長以全氣局收天下之偏方相儒書
常時挾金鏗玉振之技與前布專一之士角聲勢於
春蠶葉匕之場吁水湖山英光振蕩泊出而應時鳳
池翰墨將明指搜茂異一時名流雋望橫陳錯落東
南之寶欲盡此非特漢唐盛時所未有爲國家樹根
本之道與孔明公瑾之盛心也淮海閩湘噓枯吹生
餘事及之爾先一州後天下豈蒼生意哉使之承御
史必能護氣脉以靖朝端使之掌禁近必能鼓風雷
以蕪群蠶使之列令僕必能儀刑百辟架群材立清
廟皆公所能爲亦吾所能言至其策勛名間綠野刊
竹帛鏗鉤炳耀誇當時名後代者雖更僕未易言也
雖然亦不得言也僕嘗以斯文受知左右矣策端黼
振龍蛇飛動映徹寒泉此九牧人士所望其一語不
可得黃綠氣類遂爲知己非千載之一日而山林野
人所當東望以謝者乎竹洲銘文凌厲峭律伏讀肅
莊於是九頃首介太虛以先右墓銘請先兄誌文并
下刑正辱寵綬之使人復見西漢文章非惟可以振

幽遐亦真可以照當今望也非敢必也明公方將入
持大典冊見長慶詔書者便如見大誥而暇爲微且
賤修簡牘乎天下之實與天下共告勿鄙夷伏賦悚
息事大君子焚語皆置伏乞鈞照

謝雪樓程公書

往者凌微貢書賜荅如響先君辛勤翰墨賣志未遂
大宗師嘉遣九京手挾雲漢寵章之清實簡遠光浮
星緯千載生氣蔭映以之不肖以晦迹幽深莫知報
稱山寒脉涸亦莫知所以爲謝惟與諸季盥手莊誦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廿八

東望師門九頓首刻諸心世人但欲以科第榮其親
不知外物俱不足恃王介甫清流華貫榮進在前韶
州府君政迹必得張駸承論次以傳而後釋然自幸
免於罪孽賤兄弟三十年沉鬱之跡垂七欲老若先
君非當今鉅麗賜之不朽恐遂湮沒無聞尙何顏食
息於戴履之間耶其昉自今是先君與諸孤一日偕
出門下也依倚之私雲天在上鈞翰重勤謙鳴已甚
某非敢以山林傲綺紈不能不以菲薄笑流俗挽疆
蹶詆詩書爲六虱旬學步者拾糠粃爲時糲亦

有橫翔商巖坐鹽擁蓋而起自寒榮之諸生者乎亦
有稽帷振轡列城風竦而沛然氣味與四方紳佩爲
握手忘年者乎亦有儲材籠中寤寐幽友榻前啓擬
不進不休而蟬聯茹拔朝奏暮可列植要津者乎凡
區區爲五雲吏諷道者皆斯世斯文關涉浩大非誦
子帖囁細碎兒女語天地生物日新月化南溟培飛
搏九萬而風在下山立霆碎椽筆何必不如史遷鮪
鏗春麗斬窓何必不如昌黎幅巾告成園林詩酒風
流文彩何必不如綠野凡古人所能爲皆吾人所當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廿九

爲亦明公所得爲且今人豈真不如古人哉望古太
隆就破選懷故自薄於庸流甘心焉凡事合天理當
人心寧七恰好便是聖賢進退取舍合宜無人非無
鬼責無天誅便是伊洛某落七無所爲於世居貧食
不足從仕力難任掩閉靜坐爛煮菜根惟以筆墨自
娛且以是勵其子孫無忘二三百載詩書統系持此
一事藉手見古人禹稷顏回同道今人豈真不如古
人哉承諭言不文行不遠此最知言古今惟文章能
壽人以不死諸所經營風驚電過頃更變遷由蜀川

而韓柳由歐稷而朱陸非必十分位貌澤然與日月
爭輝其文神施鬼設奎壁陸離與天地造化分工二
千年間宇宙絢爛如畫所賴有此不然晉魏而已爾
田舍翁而已爾凡爲文非必鉤章怪字掩其所不能
如古門追蠡而後爲古奇正相生詞氣與義理俱暢
煙雲姿態觀者徘徊顧戀如不忍捨乃是眞文章馬
上諸公出諸紙上多人讀不得底句尊尚之者曰讀
書多故其文古也文信如是耶歐蘇將愧之矣北人
觀書顯處觀月甚矣晉人善評也嘗記嘉祐中有四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三十

眞之目富公眞宰相包公眞中丞歐公眞學士胡眞
之眞先生誦之者無晉辭聞之者無異議其必有說
矣鮮有一身兼將相更能四面占文章世如明公共
其眞耶談文章與談世事異故敢傾竭肆其所欲言
惟明公畢教之何當晉望賓榮承下風以請

歐曾氏一經

異時挾藝走場屋與同袍裝版待旦棘門外雜坐啣
嘲私評敵旂臆藹專場背距勅者爲誰未嘗不屬目
曹氏兄弟微而卑校問翰墨課最選擬亦然俄而皆

然蓋其人雖往而其文變幻光怪尚紫依延綠故紙
間事異迹陳深可顯瞻祖父青燈之苦指金購聚刻
之於梓夢中猶說波羅蜜意亦勤已斯文未可盡蹴
爲已陳之芻狗近例以經賦選士文學緣由此途入
此板一行同志復見當時戰藝本色副墨之子洛誦
之孫安知無融夜透脫舐鼎而升者乎大德丙午長
月前進士何希之

贈彭海月廬陵人能觀星書龍

海月從來山公泛重湖涉鯨波迢迢走萬里晉挹黃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三十一

河泰華極宇宙瓊奇盛麗之觀魚龍所宮巨壑所窺
析木天街北嶽醫閭所分野續紛紛俯仰如覽畫圖落
筆橫縱神會天出與理冥造非世俗星翁畫師淺焉
管窺天蠡測海也天陽注視目不傾蛟龍造次欲手
攬茲事奇崛昌黎以此屬無本猶疑其未必然海月
然之矣

祭先母董氏安人文

嗚呼哀哉昔者吾母配于先君丁卯同庚戊午同辰

一團瑞氣磅礴氤氳而未發芽而未春窮居匿巷
蕭然一貧斷機教子剪髮延賓扶持保抱刻苦辛勤
間關歷載久屈而伸諸兒無似竊第連群希之最後
幾冠大庭人謂吾母燕國夫人弟兄並仕 朕刺策勳
奉承母訓廉恕公仁人謂吾母范滂慈親翠衣戲舞
潘輿奉迎庶幾寸祿救水昏晨誰知變化滄海楊塵
潛深入密苟全其身吾母於此曾無戚欣忽以微恙
乃歸其真嗚呼哀哉世之所重者貴而吾母乃見其
子袍笏森然不爲賤矣人之所難者壽而吾母乃享
何希之先生難肋集 三十二

贈萬安州學正艾愚隱豫章人

自眉山公以盛名客僦耳海外諸州遂爲縉紳士過
化之所賢方煙雨飛鳶貼比非人世舊萬相望懸寄

海島水風蕩激不受塵侵故蟬蛩清淑之積人居其
間如東西州焉黎翁符老輩安貧守靜居然忠信魁
奇意春夢夢亦能作聖賢口中語水天一碧清風吹
衣坡公爲易書論語下注脚合浦危舟恃以無死以
爲千古文章在焉之地之人淮陽顧可薄耶愚隱詩
脚半天下猶未已將走萬里涉鯨波爲萬安學發老
婆心齷齪者未必不笑途轍之左蜀之文翁潮之趙
德豈惟可峯然聳漢唐盛化於三代之表坡公神遊
八極臨睨舊邦聞介翁琅然玉琴爲黎人士詩書道
何希之先生難肋集 三十三

德將撫掌大笑曰吾父子今出世矣一笑書之是爲

大德壬寅之良月

贈樂安學正吳瑞叔南昌人

瑞叔盛年如春低徊費舍忍飢苦吟蕭然黃卷聖賢
之味時比從予荒山斷水閒樽俎談詠意象安閑去
世俗子遠甚意家庭閑見涖澗演迤必有苗脉一日
惠示乃舅任齋伯仲誨帖拈起山谷駒父話頭勤渠
祝現若乾淳行輩人語家世詩書含和郁粹而又日
夕于貞元宿士琴瑟書叙之側義路夾持翺翔兩駿

瑞叔雖欲解鞭放轡中間固無歇泊處矣太史遷之學爲楊惲存誠子之傳爲簡齋前輩有所樹立皆不偶然瑞叔立脚已好培風厚積前輩庸知非我耶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贈江海客張相士南豐人

燕頤食肉而封班生領侯封如拾券見柳惲者謂其形天賤宜易業後乃確守素學堂七爲正元名臣驗不驗易置乃如此荀卿子皮日休輩反覆此事未嘗不爲之闕然抑相士而失遷此特未識坡公所謂天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三十四

起爾張負識曲逆侯奇骨得於糠粃不飽之時張璟戴覓魏元忠貴氣不可得一怒卽知其爲卿相擁地晝灰冥搜援察此意何可語人張君客游江海其負襟之孺孫行乎何其說相之輒驗也一再過我遂以二十八字壯其行

祭酒布衣侯萬里浮屠綬死撥朝紳憑君拂拭軒轅鏡照取眞形說似人

贈喻雲卿

孔老本同學宇宙皆吾人人生受用處亦有自然之

分存焉雲卿既欲逃儒而之老又欲舍外而之卿自謀亦多事矣而俱未免乎有待平明視清老之鏡輕舟泛蜀公之裝此可易言乎哉敬賦二十四字以安之

行住坐卧是道東西南北吾家脩然無心任運脚跟到處生涯

詩送樂安教諭涂所志南昌人

所志光霽傾懷亭七恰好抗志清高而非矯與物爲徒而非隨非特矜佩喜之爲朝陽前一望行傾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三十五

竭其逆非特杏壇花雨濃綠成陰北來仕宦諸公若軍若民若僚吏若征官時七入館執經問難曉講如諸生吾教有此非世之麒麟瑞芝耶秩滿戒行旣相與祖帳郊外以華其去復以小詩贊別欲控竭極言而終不得其所以言別愁深處政自難爲言爾

一團霽色擁傘比豐舍如舟屈此奇自比自南尊雅望不夷不惠見襟期杏陰搖蕩山深處燕語呢喃春去時驚水滌荷獨無語交情深厚若爲詩

詩送樂安教諭周亦山盱江入

他日聞京浙大夫士談道寺丞周宮講重望遙隔
風雨晚乃獲交其嗣亦山於荒山硯席間談評商
略及覆理竭珠璣咳唾潑墨淋漓此咸淳以來貴
游俊造所無也蓋其殖學織文猶及接中朝人物
故所樹立擺落世俗杏陰濃綠瓜熟告行將乘扶
搖負青天而上此非尋常別也小詩贊情瞻焉天
末

獨佩傳家印芹宮一線春居然風月意笑却簿書塵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三六

溪水吾同味簪花道固貧迂寒從獻笑肯與俗爲人

又

垂晚相攜手飛談入理微前脩推大雅晚輩際真依
君去紆朱緩吾將老布衣相敦敦各千載別淚不須揮

送樂安縣尉民安答兒字守一

守一苦礪清修以物隱命其讀書之所日與學士
大夫講學窮理政最赫然於是三年矣而又葺橋
梁於邑治之東力贊蒼溪書堂之役而集于成脩
然一尉所樹立磊落卓絕眞宇宙間偉人瓜未及

而去之白雲在念歸鞍帶月色中人士深山老僧
皆不忍其去而不能留也爲之詩以識別

獨醒看衆醉晚日似初時曉氣梅花迎春波鷗鷺隨
書堂開太極江渚化通達天理源頭活何官不可爲

又

競讀遠游賦誰歌歸去詞軒裳聊戲劇耳肯足娛嬉
令伯陳情苦漂陽歸思馳冥鴻雲外去梅隱論心誰

送周山長高岡

予昔與高岡爲同升高岡方乘萬里風闊步燕臺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三七

而予坐甕牖幾三十年不入城府山中隱意正醺
其鴻天際極目酸然

昔日槐秋詫兩雄君今健翼更培風知公合在雲霄
裏老我只宜丘壑中從古眞儒能益國方當盛漢堪
收功諸賢錯落陽和調贏得林間自在翁

挽盱江程總管

勲業還諸季惟公獨隱淪爛柯移世運潭壑靜風塵
燕領寧無相鳳毛殊有人九京誰復識哀些淚沾巾
挽清江皮亢齋詩舉出清江府刑得兩雄不覺

桃浪飄殘夢，陰陰換劫灰。西江懸洞轍，南國訊寒梅。
雨散雲歸岫，春濃客滿堂。七原上去風，旄鬣餘哀。
挽故國史官講致政黎公

教父鄉間望名兒，天下師已榮。秦國養猶効，老萊嬉。
清穎馳龍夢，善和聞楚纛。哀榮終始盛，俯仰古今誰。
挽黎司業所寄

駸廬驚昔別，幾夕望魁躔。道脉諸儒後，家聲三代前。
蓼莪悲徹講，鑿露溢哀弦。楚些聊難絮，龍肝想大篇。

贊管總管王寅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三八

俗吏嗟七期，會間天將絕。學寄侯藩扶，持氣脉形神。
復彌拂衣冠，面目存不遺。孔徒悲曠野，應教他郡羨。
平原擬歌樂，職傳新句師。師宣風妙莫言。

代贊路宜差

疑香清處識即君，又見朱旛擁後塵。桃李托根恩再，
世藻芹生色喜重春。魯侯善饋周公緒，文守能培蜀
士醇。千載棠陰看壁記，行提化筆轉洪鈞。

贊趙理庵山長宜差之師為湖堂取同僧田

曾提文印照湖潯，手取龜陰却幻塵。太守泰山稱弟

予令君安邑，免門人詩書衣被蒙千里，肺腑真醇護。
一貧理學世間成，夢境此庵才立欲誰隣。

通樂安主簿胡潤甫寓廬陵先嘗理吾邑

渾溪寧一飛鳧迴，目斷疑無結輩人。豈意胡威清絕，
世尚憐黃霸舊遺民。粉榆接跡江河潤，蔡藿傾心雨
露新。看取梅花消息動，河陽應放十分春。

壽李主簿

清於鰲水涵秋月，散作河陽萬玉花。深谷嬉游稱佛
子，公庭嚴靜類仙家。從渠咀笑寒如許，似此安閑味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三九

儘嘉一樹心香無量壽，老倪長倚活生涯。

題周縣尹牡丹畫

孰魏春嬌溢翠寒，風姨呼雨遣花殘。何如巧繪真七
面，長與詩人帶笑看。

送吳士英弁序

士英與君少而馳驚於場屋，壯而泯沒於風濤。世
故所嬰熟矣，年踰五十解鞍放轡，退焉自快。以老
皆山名其齋，濠波名其亭，水光山色，悠揚綺縠。善
予能自寬者也。書生襟懷世界，變別逍遙丘壑，以

宇宙風月爲菟裘雕繪入詩山川如畫

人世無窮事物禁太盛時歟十分盡稱意古爲誰
至人游方外落魄常若癡不曳權門履恐爲諂子嘖
青山呈爽氣流水浴令姿是有真我與我俱如也
范蠡重湖月謝安別墅棋英雄一轉首世上皆小兒
吳若恬晚節占勝貪兩奇疊巘供色笑片碧含清漪
微波漾明鏡天宇浮修眉山水真薄相晨暮相娛嬉
能賦俱詞手描盡光陸離走也乃末至迎我索新詩
樽俎衣冠侶笑語色絲辭心胥坐忘日新亭湖上期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四十

和酬鄒此道 甲戌第

人間異宇宙何地不嶽崎蒼茫天一壑噪吼棘重圍
藥哉桃源春瑞露濕霏微引睇不可望習也好風吹
五侯列珍膳滿座論襟期呂梁從迅急雲夢自逶迤
人言武陵幻乃今親見之烟朋叩詩壇切也復怡也
歸來詫鳳毛挺之有此兒阿咸荷料理好善等繡衣

亦欲亂丹鼎飛木繼肉之常疑世俗人驚見其官能
以故啖菜根割定脚不移豈意山中來締幸薄色綠
落筆羨君壯縮手笑予哀長歌俱絕倒萬衆解寒羈
乃知同袍子自有會心時惠詩能幾月驅車已再馳
勿隔同年面慰此長相思寒花晚更好春意滿南枝
題楊補之墨梅須綵有跋與詩

須老毫端突兀

補翁墨意離披

此畫此詩俱似

芒寒沁入野枝

詞送李主簿沁園春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四

驚水欣逢清修循吏學道書英似琴彈畫永宓室閑
寂鬼驚膽落李令神明芹泮碑香田翁說沸不候三
年報政成棠陰裏潢池秋靜綠野春耕

昨麥隴風輕看鳬鳥踟躕萬里程儘攀轅臥轍難
趁步武拳捥攬臂無限勳名駿軌天邊度雲頭上應
余雲龍上下清隴亭晚聽陽關唱徹平楚煙橫

贊廉車郭西塾 和 西塾武昌木蘭花慢

宋恭惟

歲使相公西塾先生直道雄文爲世麟鳳已陵梁

覃瑤巖碧東南士爭誦之澄清挽轡使星影落萬
山間殘山剩水殘磨巨鼎載歌大雅晉望宗嚴刀
圭分遣使凡骨砥礪而升則僕也爲不虛此生矣
羨中州名勝駕鸞鳳飲朝梧把筆墨精神浮動星
橫絕五湖濂伊紫陽妙語摘掇真如髮就梳清意梅
花雪影香風閣苑蓬壺

霜威凌厲九霄孤閣步快鵬圖假北道主人西沅蘓
涵春到窮間功父謾誇詩將笑勲名曾似我公無歷
遍中書令考詞歌應憶靈鳥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和陳簡齋戊戌

四二

三月九日偶閱簡齋臨江仙感舊詞有二十餘年
一夢語不能無感蓋余甲戌與仲氏竊第捷音至
正三月九日亦餘二十年矣依韻賦之詞曰

憶昔曲江江上路笑談欺壓群英歸來桃浪吼雷聲
春深袍色開鴈序日邊明

蕉鹿無端渾是夢年華一瞬心驚天機良巧轉陰晴
瓏葱窓欲曉咿嚶報殘更

題陳桂溪道山山居并序

昔人謂秘書省爲木天以蓬萊道山乃人間風日
不到處也桂溪築居溪邊而仍其舊曰道山書院
客遂以道山山居命之蓋其讀書山間散策塵外
脩然身世之在蓬萊想其風味其鑑湖一曲秘書
外監之賀知章乎極日煙霞繫之以詩庶他日非
道山座上生客

一片書聲碧落邊蓬山縹緲漾溪前憑欄不隔滄波
水隱几時紫湖曲煙簷外鷗聲陪笑語雲間桂影舞
嬋娟匆匆却笑歸無已一餉崎嶇上木天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四三

哭友梅外舅墓

地名鶴藪領在星之近與梅匪
眼古木参天嘉定辛巳生

龍盤鶴嶺護堂七攬結乾坤秀氣藏木老尙提寡定
雨梅寒幾見至元霜夢魂留戀家山近奠饗依稀綵
侍傍墓下輪迴曾有約從來書種味偏長

題王平軒槐隱樂安王子周

奇異時對策入謝敝廬紅綾餅賜罷恭詣袍笏所監
官盛服槐笏堆床信意拈取予得其滑而理層層三
疊蔚乎有文者取焉有賀予者曰此笏三公象也君
利名宜得此予慨然一笑蓋是時予知時事將變欲

微闕中李璵近例掛冠湧金門還笏徑歸山中爲隱者會中朝諸公力挽乃止能幾何口黃梁炊熟糠粃日閉閤且三十年此笏於是與此身久矣其隱矣世間隱顯皆夢事富貴榮名在宇山猶草木榮華在目前瞥然電過俱爲塵跡草木何知人自異爾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槐一也抗志軒組者以之擬侯王浮雲官達者以之擬螻蟻槐之標致非別隱顯之趣自殊槐自王氏二卽以槐陰列三公香名流麗千載平軒其諸孫行乃獨冥神靜退扁讀書之所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四四

爲槐隱以隱命槐進之於巢許高人之品着之在梅竹歲寒之間平軒之趣高而其待槐亦厚於王氏矣抑平軒以斯文爲族大宗增庭森以能名若此其能終隱矣乎以儻來付軒裳悠然若槐安之夢此隱者之事王氏之心也以詩書付子孫鬱然爲槐庭之符此隱而顯者之事王氏之德也槐亦何知或隱或顯王氏命之而已來徵予言書以遺之

送卿德翁江州酒副使號直心

昔人入仕捧檄而喜非專爲祿仕喜也書生試吏尚

可行志崇卑麓細橫豎皆宜貢銀鐵以奉上供作酒醴以調鈞陶何莫非吾道功用事直心超請精敏老手便劇務樂安銀場斗大處而課程妙幹譽聲隆七地大物衆鉅鎮雄藩使得展其驥足又游餘地矣嘗記王荆公奉使提獄江東至饒有一書生監酒題詩於屏有杖藜携酒看芝山之語興寄閑雅大加稱賞以聞于朝遂爲顯官九江水陸之衝舟車之會南北貴人日夕旁午酒務以直心爲之才具之優規畫之巧醞釀之工供輸之美聲實有不震耀彪炳者乎車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四五

騎扁途視篆有日既不能稱賀觴於坐上又不能粗道郊外以寵其行徒西向旌旆翻轂片紙以道吾詩建康令之醇酎西涼州之蒲萄榮名近矣豈予望之

丁丑夏五偶書

予甲戌對策罷出寓觀橋與台州守臣黃中同邸時黃方赴召辱相勞苦如平生栢行縵絕笑語移夕問余策掣解善喜見鬚眉曰魁有在矣俄讀至策尾嗟然失聲曰且黃甲已而果然蓋余危急存亡教語正犯當時病癘士大夫多不樂聞此言後謂謝陳公侍

御坐定謂余曰君策甚佳當首選以首句吾聞二字
小屈太皇下教稱吾不當用此當稱愚聞或稱臣聞
亦可意以爲恨往也亦托焉爾蓋予之不大魁黃台
州固預料之矣余因悟陳公遂初封事婉轉憤切寫
危證如畫使於此讎然改紀猶可爲國而覽之不過
一笑以庭紳朝鳳之鳴猶不過且鳴且止余欲以場
屋布衣挽之固宜其不偶也然病勢至此背育矣猶
記當日汪公紫源陳三策謂宜抽內地兵列數十大
屯江上聯絡守禦又當遣選使臣倡以厚利否則惟
何希之先生雞肋集

四六

有投拜此雖勢竭力盡爲此熱血相沃之着而行之
實可以緩亡方且目爲賠賊妄語曾未幾而青蓋入
洛之兆成矣遂初之言曰臣之一身小而天下大臣
之百年短而萬世長斯言可悲矣哉暇日追省舊夢
涕感不已故錄前策以示來者記此則年已六十矣

雞肋集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宋何希之撰希之撫州樂安人咸淳甲戌進士署
零陵教授宋亡後遁跡以終此本首冠以廷試省
試策二篇後附以詩文五十餘篇皆其子孫搜葺
而成故體制舛錯編次殊爲無法文格亦多平衍
蓋闕佚之餘其菁華已不復存矣

牧萊脞語二十卷二稿九卷

〔宋〕陳仁子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影元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牧萊脞語

十二卷二藁八卷》提要

古雲多文人

家藏

其藏

時山泉翁望湘中道甫

同甫秀出庭堦道甫世古

科同甫筆端尤穎微海陸

執券取世科易之事日宏長

少跡余寓袖牧萊長嘯集

序

等心亦讀一再共為詩字與

幽遠煉詠新奇性道人所

不到處其為賤為難著則

鋪張事核反覆議論鑒皆

理致語殆將馳騁古文而軼古

駕至於長短句則嚙羽含宮挽

塵服似自是一般家數定知是
 人不生之家村者噫亦異已余
 方嘖之為同甫說同甫曰少誤
 矣僕生也後而力于學豈不顧
 小見當世求之愧於吾父兄時
 不我與進之媚是官要人規錄
 慄而微序之行多志吾所恥退之
 僑姜夫耘使平坐席以自論
 督于編氓者未忍回視吾胸
 中耿之者靡所用姑多情
 于滋賴間時乎欠伸以適吾
 適而行吾不平耳可以吟人

從僕是不知僕者也余曰子不
 得志於時而適意於酒墨子
 之歟者固也恙疇謂子非夫
 天且定矣子其行乎余老矣
 尚留眼相看它日歲重支單
 闕季春望樵溪遺民余急
 書于二水先華驛序



咸淳天子在位之十年
故左丞相江文忠公以湘
帥賓與卿漕士得公甫
道甫同甫計闡與余皆
公門生明年道甫同年
其季父山泉位于朝
數遷陳氏於時盛矣而
宋科目亦止此又二年余
望武皇海上不得死
淪江南四方文獻欲盡

厚得於天其明睿大於
世其奇聞異觀集於轍
內固卓絕而外之相甘耳
目俱盛明一日之得有寒
暖終身所難非獨運化至
是也同甫當年少學賸
舉子業外它文浩蕩不可
涯汴都賦外吾見其人焉
詩學唐又進矣蓋
穆陵以來湯屋之士須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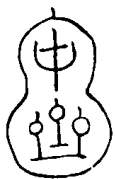
及而同甫餘力沛水席盛
大者發必宕非放天之於甲
氏必有異焉者子厚大筆
足當昌黎而雄歎奇字
常在或謂長卿流風也至

天聖古文起又為今人奇觀
此於文事奚屬雲陽辟世
之勝余夙昔願之何時青鞵
布襪是間當細論里年家
生王夢應敬書 乙未中伏

注癸酉客杭同年徐雲
屋麒麟仲立臺故人陳
尚友辭卿再為博士
太學麒麟仲每得投贄
詩集輒付辭卿占予許
之時古雲陳山泉亦為
博士詩集亦在選中
距今癸巳蓋廿有一
年矣靜得王聖與以
古迂同甫牧萊集

似予問其譜則山泉
猶子也詩文信有家
法哉惜予未識同
甫望也年友余秋山
鄉人羅澗谷序中得
其人讀其詩文又未
得也細讀也能感上
林鉅麗矣漢奇作古
詩十九首選辭之祖也
今勝詠首賦南岳不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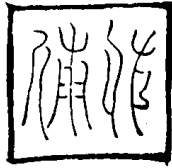
摹上林而倣之長嘯
以擬行行重行行為
第一浩然占古人並驅
其志氣才力自負
為何如顧雲屋尚友
山泉俱已矣無復共
予評也而予亦老矣
廬陵鄧光薦



咸淳丁卯古雲陳草窗
俾諸子從余游距今三十
五年始得同備胜語讀
之所積屋故所叢沛如荆
楚之有奇材猶信南嶽
賦與孟堅相伯仲程樹記
夢虎傳實之韓柳集中
疇能辨管虛中冢碑則
又活脫毛穎傳它如也
與枚乘七發子建七啓何

異慨論時事肆笔放言
籌利害如指掌品藻人
物評史傳使過蘇門當
不在龍川詠公下嗚呼
古學不聞久矣古近獨
嗜古書秦漢晉宋以來
文字不但涉獵直搜刮
到店奇聞異觀削目鉢
心發為文章津津逼前
輩余今年八十猶年

得一見之幽冥間造
物其不負此良友
草窻其不死矣壬寅
元夕日安成蕭龍友
佐備教書于
牧萊脞語之後



牧萊脞語目錄

卷之一

賦

南岳賦

卷之二

賦

求初堂賦

清靜蓬瀛樓賦

酴醾賦

卷之三

騷辭

和歸去來辭

茶陵懷古辭 五首

責汨羅水辭

炎帝陵

赤松壇

秦人洞

漢侯祠

馬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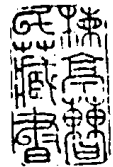
卷之四

封事

甲戌擬應詔封事

卷之五

書



雲陽山賦

白石賦

責荆挑賦

上文山先生書
代與李帥書
謁鄒府教書
上余秋山書
謝李簽事書
與王府尉書

卷之六

記

清溪巖石鐘鼓記
梅友堂記
迂樂園記
石菖蒲記

劉氏留畊堂記

小天柱記

曲肱樓記

尹氏茅亭記

劉潤夫定宇記

目

卷之七

序

送譚叔思歸省序

余秋山文彙序

劉定翁定見集序

送丹士陳中菴序

牧萊少年彙自序

送曉屏兄永州學官序

送牛文翔廬陵序

送張才之全州學官序

贈山人張壽伯序

精舍書目序

送采詩彭丙翁序

李溥伯自嬉集序

太玄經序

放翁劍南集序

溫公易說序

溫公潛虛圖序

后山集序

春秋繁露序

賈誼新書序

沈佺期集序

謝宣城集序

唐諸家詩序

卷之八

論

帝舜論

武王論

高帝論

呂后論

漢文帝論

漢景帝論

武帝論

宣帝論

光武論

魏武帝論

目

蜀先主論

晉元帝論

宋武帝論

唐太宗論

卷之九

論

管仲論

晏子論

孫武論

伍子胥論

李斯論

蒙恬論

四皓論

田橫論

韓信彭越論

酈商論

陳平論

卷之十

論

張良論

周勃論

晁厝論

陳蕃論

諸葛亮論

曹參論

賈誼董仲舒論

李固論

竇武論

禰衡論

卷之十一

策

君道二

相職二

卷之十二

策

士心二

民事二

商稅

卷之十三

題跋

書山五百和梅詩

題尹氏所藏八陵圖

題黎曉山梅帳

題高麗紙

讀韓非子

書韓安國傳後

書竇嬰傳後

尹景升楮君賦跋

卷之十四

頌 銘 箴 贊

誅大奸頌

座右銘

藏破硯銘

言箴

鴛鴦梅簪

卷之十五

雜著

洞庭漁者言

雜說三

錄昇木者辭

卷之十六

文

斬樟樹文

題銓上人詩卷

題治安策後

書陳丞相傳後

題僧房牧牛圖

書閔氏琴譜

儒力免役頌

碁匣銘

敬直堂銘

字氏箴

寫真自贊二

客責和氏語

種樹說

植椒說

代作勸農文

州學上碑祭文

茶陵州街上梁文

東山建廟上梁文

卷之十七

問答

八通

卷之十八

傳

湯婆傳

古迂翁傳

目

卷之十九

講義

子貢問仁一章

苟志於仁一章

賈誼傳

卷之二十

碑

管虛中家碑

東山寺建藏碑

牧萊脞語目錄終

上碑告先聖祝文

戊子新居上梁文

孔子夢虎傳

靈臺一篇

漢武河決一段

義縱王溫舒二傳

總管曹公美政碑

牧萊脞語卷一

雲山古迂陳仁子

門人李懋宣 揚廷輯

南嶽賦

六義興而賦以亞六籍存而賦愈彰上林長楊
一經卿雲之黼黻皆鑿為古今佳話東南山
川秀麗甲天下天台鴈蕩廬阜才人韻士登載
簡牘光芒迥出紙背直與山中景物較奇爭媚
千載而下景致果如日行世矧惟南嶽孕火
維之精英屹炎方之襟帶千巖競秀萬景駢妍

登臨賢士淋漓詩章獨未有操觚而賦者某生
世雲陽之下家距南嶽二百里而遙三十年間
歷覽者三詠職方之紀詞虞初之書問訊道黎
摩挲石室竊闚南嶽之勝槩因涉獵而賦曰

有齊諧公子過詫於逸處先生曰子亦嘗披輿地圖
乎雞彈剖而五星垂鰲股剖而五山彰被平原兮姆
如歟媚媚堪堪興芳莽蒼卓高岡兮爭長走平隴
兮要荒方各有山各有網植巨鎮以表識遶名實
之相當譬諸觀水勢之紮洄者必航大海七澤之汪
洋訊花譜之繁麗者必轍上林良嶽之低昂此皆擅

憂隔羣氛空中之雞犬兮常過月下之笙簫兮夜聞
 淨界之天花兮時墜深澗之瑤草兮難名是故淑氣
 噓浮則萬嶠之領中焉寶藏駢羅則九州之層囷焉
 蓋其自祝融峯名而飛下派羣峯以異形析碧羅峯名之
 積翠攢煙霞峯名之峻青張慧日峯名之塵屐列側刀峯名
 之崢嶸兼朝日峯名之萃律踞中權以尊榮分四隊以
 迴合環五水而帶紫孰抗衡而南面直拱立以相承
 故其左則紫蓋瑰霄靈應石圉香爐金簡華蓋棲真
 以上八
 峯名 巾子白馬二峯名之駢駢紫霄日蓋二峯名之氤
 氲軫宿喜陽二峯名之孤秀集賢赤帝二峯名之璘瑋降

集 20—532

白雲峯之緘號縮流禹溪之一綫羅崇嶺之重覆
瞰長沙兮拇指渺君山兮梯粟真宋陵之東門羅隊
仗之如簇西望則石廩峯長盟蓮花峯翼陣雲龍峯
面聳岫嶺峯背削白石綵霞峯之連延祥光天堂
二峯之孤映雙石明月二峯之迤邐普賢會善二峯
之清迥派石榴峯之峻樛繫回鴈峯之數瞰蓋上流
之襟帶植南邦之藩鎮於是連岡濤湧青壁瓜削峭
岑龍蟠平象虎躍超者如奔踴者如卓斜者如欹裂
者如鑿繚者如牽張者如幕潮者如抱返者如攬晴
嵐如染膏露如淪春光如濃秋色如薄凹凸綖綜隱

如部落尖圓起伏詭如銅琢飛騰騏驎之馳矢矯鷹
隼之搏紛紛鰖鱣之舞盤辟鼉鼉之躍九向九背據勝
集其山形勢九向九背應九陽之數協陽九之變化五山五形應地五
之聯絡七十有二峯鏘諸國之矧佩九千七百文豎
一筆之巉嶠割盤古兮左臂儲瀟霍兮倚角標太虛
兮寶洞峙朱陵兮仙壑騎雲陽山名兮駿奔枕大圍山名
兮牙錯拓荆衡兮延袤蔽閩廣兮撐托然而偃蹇峻
嶂秀媚娟好乾坤珍秘山靈常寶濃露薄露左擁右
抱遊士鮮見騷客悵惓屋杜陵之遙望致逐臣之默
禱除昌黎而雲開遇朱張而祲掃猗歟素秋天沉西

涓溪宏漢雲九池仙人池長生池浴池二法瀝漢夕陽漢九池而洗鉢池雷池二洗藥池切難激濤演濫觴於昭潭敷潤澤乎稂稊悶潛蚪之婉蟪真陽侯之洞府况夫火維地荒妖怪魑魅天假神柄韓詩火維地荒足故魏駕赤驪九丹日精冠兮藏凝夜光天真印兮繫光之袍戴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倚山岬宏敞叢祠周牆繚繞設館逵迤玉墀鉅破霞標雲輻鐘簾軒窗窈窕瑰琦匠石般爾剝剝焚燎兮金碧陸離王冊兮千古燁燁靈光兮萬代休滋至若山君川后委輸奇核卓錫瑞霓駐鶴夷塏驚塔燁煌琳宮瞳靄緇黃駢鑒金壁魄磊爐然栢子懂規綵談空演咀聾嚇愚駁冠祇祿襤褸胃耻類五壞切癡倘伴塵囂囊素貨賄華敷梁躡華敷號倦館之巨擘福嚴為羣刺之滄海斂膏腴之萬鍾飽貧腹之脹腰音舒嗟祖燈之莫傳笑鶴皋之空待雜巖嶠以鳩居笑靈聖之安在若其闌闌綦布衢徑繩懸斜巷直衛流水紫縷虹棲羣飛駕瓦鱗纖管絃嘔啞燈火婢娟壤熙一開之市仇僥差兒參萬家之塵亦勝槩之所鍾宜車馬之駢閑迺有吳商越賈膏轄連軫侏儻嚶嚶譁笑輾轉髹漆擊爛絳絳隱脈軫珂城輻輳珠琲暉睛有也扶禪

楚館之塵金貫秦優之哂悉歸流於嶽下與天府以相贈其中乃有秦芄芎藥山芎柴胡藁本罌粟仙茆菜萸香薷魏仙之白芷南山志天柱山有香石廩糧石之禹餘糧石廩糧所化禮正黃菁之蔥蒨漢衛山張氏正野人蒼耳之卷舒野人曰吾地仙非入山服黃菁食蒼耳刺蝟卷栢苦復漏蘆春三夏五之苗秋實冬根之株山見信羅漢異香僊島所無其圃則有葶菜蔥韭薑薤蒜荻瓠茄薺蕨首宿蔗蘗家羨懶殘之蹲鴟李必見懶殘撥牛人富泉僧之栽蔬總勝集南岳泉羹火出芋啖之桂芋盤列王僊之茵陳劉晏過衡山食茵陳身輕聶老之草茶攝師藏器樵樹方輿記陳藏器樵樹僊葉專葵僊梨如斗大相中記祝融東有仙梨異境闕儲其草則有杏葉金線蘭蕙葵菊龍鬚鳳舌石蠶篇筑託羅漢條之蔭蔭南山志天柱山有草葉紫河車之醴郁塊獨角仙之奇怪南山志有獨角仙草炳火山芝之飛燭本草赤芝生衡山長髮旖旎尺鱗區切于側刀華有尺鱗職方闕紀騷經失錄皆地靈之發泄州一名玉燈臺豈凡草之綠褥其木則有栢檜梓拓揪檉移櫻梗楠橡樟栢枯檜標松盤萬年之榦南山志祝融有萬年如龍狀栢老九龍之脊勝業寺有大楓蟠巨龜之形

南岳志洞靈宮有古楓一株隆起梧棲儀鳳之食
結成一巨龜首尾足甲皆具
鳳凰集于北山上生竹實源桃爛熳訪桃花源見花
然迺衫翁尉有靈壽之柱杖猶仙人之靈蹟有靈壽
木人操為杖散喬木之千章奚暑氣之能入禽則鷺
又曰蕭歲藤散喬木之千章奚暑氣之能入禽則鷺
鴻鵠鵠鵠切扶云鵠其倫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小惟切鵠鵠切扶云鵠其倫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更似山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翔雲子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州回霜毛玉質鐵距彩翔嘈晰聲耳音聲之鳥南山
鴈聲咸聚於山椒獸則廬切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
鳥聲咸聚於山椒獸則廬切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

巨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
兮血吻南山志長慶中馬薛女騎約兮控搏仙傳薛
豹遊寺犬牽衣兮靈覺南岳臺藏禪師養一靈猿
鳥異響兮聲甜並見南班毛狸尾銘爪脩鬚蹠蹠蹠
先蓋雲馬風幽切及風風幽切及風風幽切及風風
動植之羣禽鳥之類萃尊禮樂髮不鬚而從萃腋
圍融二泄皆駿極之孕秀故耳鐫而目媚宜一
標於洞天而四檀於福地南岳志有朱陵洞天洞
入福地光爾其吐納沆瀣融混真靈產為高士鍾此
異人或承瀑敲火南山志西原有道人或卓壇授經

南山志金蘭或執蛇為鞭南山志原冲仙或繫虎以
繩以繩繫二虎而出或誦經石點誦華嚴經立石
數兜在前曰汝等是或磨磚鏡成傳燈錄南岳禪
吾弟子否石皆點頭或磨磚鏡成傳燈錄南岳禪
磨磚何用曰坐禪如磨磚鏡成傳燈錄南岳禪
何成鏡何用曰坐禪如磨磚鏡成傳燈錄南岳禪
在石磨磨西北乃施或驅鬼迷津見南岳志或何
真入伏鬼會真之所或驅鬼迷津見南岳志或何
而弊履南山志何尊師每向其氏族或休而鬚髻
鬚髻人有詰之但云何尊師每向其氏族或休而鬚髻
十八衣憤或破鉢而全生南岳志子廉其或挑葫
奔灌哇南山志庚申劉晏病二十或醉白醪而弗醒
而驚藥八以葫蘆藥一丸療之或醉白醪而弗醒
未日飲津酒未嘗醒或遺羽帔而輕舉浴樟衣遺羽
穀日飲津酒未嘗醒或遺羽帔而輕舉浴樟衣遺羽

枕木或控碧驪而霄昇南山志有王谷神皮玄曜者或
福壇刺懸星之器張茂宗題岳觀寺或薤登剝奕棋
之枰南山志庚申劉晏病二十或醉白醪而弗醒
成或鍊丹驚明皇之夢唐中泰元年二十八年八月明
皇詔近臣曰朕昨宵中煉丹得仙可為國師或擲鉢赴
陳帝之徵陳思大和尚擲鉢來赴奇踪幻惑飛杖玲
瑯畫軸湘嶺暮跨紫鱗藥磨如拭丹曰猶靈海杭幾
結仙巨長春及有詭怪萬狀誕謾千迴虞初莫纂怪
志猶鉸境色繡碎幻化前堆仲尼不語小子莫裁穴
何機而嘯風池何寂而隱雷南山志祝融有雷池風

發糧何車而神運高臺寺前正險絕處石上有跡若
石何物而鬼裁石磨峯有丹何客而炳燭南山志雲
燈出見如飛燭或云虎何跑而泉涸祝融有科斗何
周紫陽寄舟於此字而電掣寶露何甕而禹埋南山志雲蓋華有室露
有尚碑皆斜斗字懶殘何石而推下南山志雲廟殘履
碑上雙睛掣電雷驚黃庭何石而飛來魏夫人飛來石云巡山二
虎兮何馴護觀雙鴉兮何哀見魏夫人飛來石云巡山二
南山志雲柏仙觀瑞拱未有鐘破裂有道人以堂玉盒
心銘銅汁就其裂摸之入溪洗手忽失所在以堂玉盒
化龍兮何開持向回屬崑崙下訪使者廟投之忽有金令
龍震雷破廟蒼水使者之授書兮何策魏夫人飛來石云巡山二
破廟蒼水使者之授書兮何策魏夫人飛來石云巡山二

玉黃衣貴人之避喧兮何猜王遊西軒有服黃衣貴
人假廢僧曰聖慈湖真人之仙洞兮何失薄姓鄭登
帝也避喧憇此慈湖真人之仙洞兮何失薄姓鄭登
照牌曰慈湖真人之仙洞兮何失薄姓鄭登
寄書兮何裁魏勝集神宗朝軍書一子書及開但詩一
章後尸女善垂腰之髮兮何長魏勝集女善垂腰之髮
解云姚姚綠毛之身兮何環唐僧居南岳見一物
長寸絲姚姚綠毛之身兮何環唐僧居南岳見一物
綠毛姚姚綠毛之身兮何環唐僧居南岳見一物
姚姚綠毛之身兮何環唐僧居南岳見一物
設羅漢之像兮何胎南山志雲有羅漢拖鍾渡水之
依羅漢之像兮何胎南山志雲有羅漢拖鍾渡水之
依羅漢之像兮何胎南山志雲有羅漢拖鍾渡水之
之山兮從倚策三生之藏兮他隕靈境勝槩峻壓天

台仙風聖跡早曉蓬萊危巖磊落青嶺點來黠丁來
精靈敲歎影蹟崔嵬皆足霏談塵之屑而啓樽俎之
台若是者先生聞之意亦愧乎先生憮然笑曰公子
之言亦髣髴其門庭而未深其堂奧也亦何足以知
南嶽哉且以山川巖洞之峭拔池臺亭觀之赫奕草
木禽魚之蕩漾神仙鬼怪之恍惚揆殊邦而皆然燦
遊觀而何述所以備散乎名山大川金玉乎丹臺石
室者盍抗談乎習俗而向論其人物昔國風之紀晉
唐蓋重放勳遺風之邑彼水經之言洙泗實尊孔孟
講貫之席故蜀無褒雄之材華劍閣崔嵬而如怒燕

無丹軻之氣槩易水紆余而誰識滕茲衡山樽寒楚
域衣冠蟬聯文物彪蔚有重華陟方之遺故其人朴
而質有靈均懷沙之舊故其人翫而直有五峯學問
之餘故其人道義而不棘有鄴侯素隱之基故其人
深靚而不飾文毅渢渢節槩屹屹勲名煥星道德曜
日卓堂之基址尚在精舍之薨棟猶兀山氣之貽蕩
未歇儒雅之薰蒸如昔大鍾豐水之芑小為周郊之
棧發舒光岳之靈崢嶸申甫之錫若是者公子亦嘗
窺其萬一乎公子於是頽焉若惕報焉疑失快墨棲
謝循牆辟易目今掃遊觀之娛洗誇誕之習拭剡溪

之藤拂兔頰之筆訪漢興兮諸劉誦知言兮遺籍問
盧璫兮安在詠彌明兮隱逸超前哲兮九原俯神遊
兮八極補遷史兮遺文標南嶽兮奇實

雲陽山賦

雲陽之山距南嶽二百里而遙諸峯迴環峭巖
幽敞仙靈異境瑞產閎儲令人有結廬讀書煙
霞泉石之想間嘗閱雲陽山記開元初封為南
嶽內史劉晏回奏茲山險峻恐舛難涉而罷
迄今山靈若有慙色暇日登覽因以自釋其辭
曰

東山遜翁厭井閉之囂隘挹翠微之蕭爽躡靈運之
履齒擗長房之蚪杖招攜隱淪游騁莽蒼風帽雨巾
雲層霧幌披挾兮蒙茸研窮兮罔象訪問兮稗初昉
列兮如掌翁於是皆以諗客曰奇哉山乎何開元封
為南岳內史而未竟於疇曩耶請為子歷昇而樓講
之爰自園清縣蓋方濁梁枰南交縷脉醞奇藥靈星
分兮鵲尾宿燦兮璣衡境接兮句吳地路兮古荆歲
為年鳥去裴嶽切策切軋霄撒星嶺牛九巖巖巖巖
轉衡躡躡鬱鬱室之厖豁蟠林麓之窈冥走丘冢之
隱坐撒峯戀之嬌女嬃其燦然可見者則偃霞紫微

石柱白蓮四峯拱揖中峯撐柱雲烟宛犬牙之互錯
偉脉絡之鈎連森五峯其如蹶競筆立於晴天其冥
然不可見者則隱形名之山嵐縕霧暮正陽名之尖
煙低霞襲詭旦暮之異形迷色相之髣髴俛二峯其
弗露疑神護之閔密邃壑兮幽巖削髻兮堆鬟舄
舄紛糅起伏兮飛飄還西南襟帶兮熊耳之列岫東
北倚角兮青露之群山背陰剝音兮音之負
鼎敵面環拱兮鄧阜之孱顏竦兮潛蚪之躍舒兮大
昭之彎圓兮甕窺之覆方兮屏帳之柶池澄白蓮湛
波漾泉飛瀑布懸溜潺草木葱蒨景物爛端埃

空迫絕秀色堪餐故論其奧區異數則鍾仙珮之珊
珊究其解枝切枝壁脉則擁城邑之盤桓抗桮栗
菽兮隨種而蔓衍嶺諸椒以整切兮匪蒔而駢蕃
真樵農耕植之天府而遐方險要之靈關爾乃湘中
載記雲陽遺墟可以避世可以隱居繫逃秦之玉土
化石人之幻軀感輔漢之留侯欲從游而結廬譚子
何人茅舍讀書收犢何牢愛翫躊躇羗壽藤之曲垂
聿遺襟之縈紆緬元郎之忻羨遙扁舟而徑趨此則
山中之隱飄然遠引欲招之而不可追也至若百靈
雲英二洞兩洞蟠屈神仙窟宅瑞氣盤鬱赤松之

馳種樹之譜疏陸羽煎茶之經宅山高而笑傲庶相
忘於骸形窮於是悅而釋悟而忻勒俗駕訂新盟將
分半席之菟裘而視世間榮辱得失何羨何羞乎山
靈

牧萊勝語卷一

牧萊勝語卷二

賦

雲山古迂陳仁子同甫述

門人李懋宣楊廷輯

求初堂賦

抱素靚林東謀無施問語以鑽刺求媚自度終
難入調築室東山之阿閉開謝客回顧初心炯
炯猶在遂反而求之以扁其堂曰求初

緊鴻靈之幽紛兮肇勛華之淑軌鑿混沌之氛氲兮
滋末叔之瘡痍躡崆峒而騁懷兮撫垓埏而通曉
寒皇衢之坎壈兮羗正塗之壅底彼河源崑崙而清

激予奚流委之澌滓萬華嶂以承天兮儵騰振真
而咆咷悲吾生之切直亦于濁兮履姬室之如
燬腸官滯滯而誰語兮心恂恂而隱几輦豫
章以柱明堂兮投厄醪於秋水怒煙臂以當車轍兮
覬羊犢於虎兕寶囊雖之銛利兮姑匿穎而勿試駕
駉駉之千里兮奚自繫於金柅何世俗之洪忍兮錯
槃度而散翫競希音眷也韞而鞠臆兮孰戕削而
揚旆冠切雲之岌岌兮曾未弊而直履車五東而可
覲兮舌舐痔而寧恥謂務光矯兮謂共兜美謂龔鮑
拙兮謂光禹婉喬松挽萬牛而竟斧兮曾不若延緣

之萬蟲鳳凰匝千林而莫栖兮曾不及穴附之螻蟻
指蒼天而為正兮從詹尹而只孰隨波而流行兮
孰觸險而坎止顧非不能擊拔音拉也音拉婉孌以邀媚
兮心侘傺而莫之徙也又非不能伺罅抵巇以投好
兮怒婢婢而不能止也揆前脩之程則兮歸千仞其
壘墮飢吼雷而弗栗兮甘山薇之雋美寒駮瘝而勿
屨兮甘雪霰之印指吾亦不知其何心兮獨斷而
不倚後隔世而磨洗兮竟莫索乎癡痕矧余生之何
斯兮身抱仁而襲禮一策名於計偕兮航洪濶其欲
議際坤輿之隳隤兮訖未施於劑已彼榮名之薺甘
兮直秋毫之訛訛此方引首而弗濡兮肯欲鼎而齧
蟻維嘉橘之生南兮弗踰淮而為枳樸昭琴而不鼓
兮渺天地於一指幸田園之未蕪兮安偷生之寐此
朝畦蘭芷兮夕刈菊杞前布壺觴兮左揖圖史溯周
孔而難夢兮指程張而礪砥起柴桑而更和兮挽天
隨而齊企抱子懷之耿耿兮羞銜竊而變詭不嘯
而生兮寧翫麟而死不僵回而張兮寧偃蹇而弛迪
本初之未沫兮俯靚淵而漂洗誓山靈而鍵關兮與
大化以終始

白石賦

白石奇物也士有奇趣者必有奇好故石亦以
奇自珍于世奇章大湖德裕之平泉坡仙之九
華仇池皆好奇然爾其賢于世之寶金珠玫瑰
者不直九牛一毛省吾先生躬穫秫田道經露
溪之楊柳僊披砂揀五得瑰石奇之真諸明憲
裴凡若天球大貝且為記以收此石諸公又復
從而贊之歌之發揚奇趣殆盡友人古迂陳某
泚筆以賦姑備奇觀匪文也勿藉其辭曰
緬儵忽之既鑿墮坤輿之茫萍適羣峯之天矯爛塊
石之磅礴睇雄揚仙襟帶雲陽嵐歔霧欬蚪潛鸞翔
鍾茲磊砢巖苞岫藏纍纍隱隱硤硤破礧塵山鬼之
闕瑟穴后土之鴻尻閱歲稷之綿歷間橫陳于道旁
抑先生之神遊與泉石以相忘故脫屣烟霏之汎汎
而俎豆雲霧之憲先生持歸一日出以詒客曰懿哉
石乎風流醞藉豈天邊織女之支機耶縷脉繡錯崖
蜀都太守之刻犀耶形摹詭怪豈維緇登貢之遺邪
彩色卓犖豈五丁幻化之奇邪爾其渾淪委質莽蒼
盈滋哲質白章膩體貞肌丰神突兀光耀陸離匪雕
匪斲不磷不緇剗如實擁如碩壘圍如苑盎
銳如珪呀如如鑿劈如如斲切如如埴安如

如墀或磬矧方立玉或窈窕兮含姿或娟秀兮似媚
或偃蹇兮若窺或觚稜兮削鏤或杈枒兮蒙魑或
隱脈軒兮起粟或蜿蟺兮蟠螭烏輪兔鬼晶熒洞射
或如按劍夜光琪壁露沐雨櫛暈痕生遊或如侍騎
璣琲瑟瑟然露世倘絕瑕類或如甌子不點塵滓
瘠形骨立卓絕幽植或如曜儒蕭然山澤鎮重自爰
森嚴嵩岱或如巨鰲鼎備負地首戴每苔點綴爛斑
嫵媚或如荀班紫紵袍翠蟠根靚密松裏溜滴或如
游巖烟霞痼疾輓元真閨闈秀色堪餐或如四皓遠
辭商顏千狀萬形襟異韞靈渺渺彪炳磊落萎蕤娛
具騰林媚川徹霄炳星搏圖砂混礫鏤球娥瓊吾將
竊下米芾之拜次第奇章之名助列坡仙之供勒
移樂天之銘飾以九節之蒲盛以老瓦之盆既既以
銀潢之水盪以風月之櫺俄而古君若有馮乎而言
者曰噫物無常輕兮因人而輕物無隄貴兮由人而
貴金一塊然物也何鄙塢之藏兮祇以媒累玉一璞
然物也何懷璧之夫兮適以起穢彼舉世溟滓自愚
兮匪物之果崇矧吾幸不為世所材兮故得天全而
神詣凜然鐵肝之立懦兮不帶姑反骨之要媚前
辭銛余王鍾力無之烹煅兮後逃椎鑿之炙盤度且

夫憂喜環循方好惡仰俯古今殊時方盛衰一聚爰
者鼎呂方棄者芥羽知者丘山方習者空土今吾黃
不如子房穀城之遭方緇不如雷州黑巖之侶亦不
如昭德洛水之獲方青不如元吉晉陽之取山陀承
湍嚙方流落浦淑昇運輦置方傲兀文府清波明水
方拂拭摩撫雲錦天章方青黃黼黻君子哉人子清
盈肺腑氣味冥合方締交接武或不幸為好事者奪
去方貯之妓女又不幸為寵穢者幹棄方薦之柱礎
思出岫之無心方顧着身之何所園無人莫我知方
欲首丘而無補先生聞之心焉若惕抱璞不試執筆
而譚謂吾久袖補天之手而姑以備五色之一

清靜蓮瀛樓賦

表弟李仁伯得族人樓居高明爽塏不滌市塵
江山映帶雲煙滅沒恍若着身十洲三島間且
以乃翁昔年所藏晦翁先生清靜蓮瀛四大字
扁之諸公有記者詩者疊見奇兀古近陳某尾
後塵而賦之曰

薇峯方撐雲屏岫方攢青散僊方鶴骨有樓方城闕
蛟闌閣方塵空亞雉堞方崢嶸帶晴江方如玦翠衡
隧方基桴樓中何有清供駢集清風穿牖皓月墮席

竹牀石屏畫軸書法唐碑晉帖杜蘇集可酒可茗
可琴可弈可僦可卧可吟可笛寫漁歌之斷續圖萊
豎之來往俯市帘之飄颻送車蓋之下上餐晴嵐之
朝秀納天籟之西爽溘枯槎兮問津指蓬瀛其在掌
推敲徙倚景色便娟人其謂子孰為真僊敲朴屏器
催科息喧人其謂子孰為非僊乃退而拾考亭之字
拍乃翁之有抱洪崖與浮丘揭舊扁於楹顛既而夜
半天風淅瀝四無人聲星沉影寂歛羽衣之東來駕
玄鶴之的皪鏘霞珮之棉襪扣牕櫺之青碧開戶熟
視恍惘莫識徐而迎迎旦拜且揖乃采石宮錦袍之
僊脉絡乎隴西之藉將討論於斗酒百篇而自成乎
一家之繩尺亞類以沉香亭下之餘瀝壁麟脯之芳
殮酌蒲萄之王液脫靴捧硯援筆而賦曰如蓬如瀛
樓兮王京匪遙匪瀛僊兮樓成靜遊神詣清陽縹塵
天花時墜鈎樂隱鳴閨風玄圃閱步伶俜王喬子晉
翼駕降升乞詩之訣藻漢超雲陽酒之量吸川吞溟
若世間替絃之樂何足以傲子而子之蓬瀛之樂亦
勿以語人須臾賦畢跨蟾騎鯨永盟斯樓清靜蓬瀛
幽客子倒屣勝士兮盍替俗子兮掃軌至人兮合并
千載之下樵童牧豎皆曰李白飲于此樓矣其相與

招邀山澤之臞僊而傲兀樓觀之玲瓏

責荆桃賦

迂樂畸人願神索馳之傳受用種樹之書畫荷鋤以
破塊晚抱甕以煦濡擷梅杏於徑術散蓀蕙於儲胥
掇果蓏兮奇麗遙董植於庭除彼美櫻桃進士專養
葉蓓而張花艷而腴九鑄金彈實誕皎珠色燦火齊
液甘醴醕稽嘉名於戴記徵祀典於漢儒誇縈之
先熟標獻廟之首需於是相高燥涓春早盼芳林薤
莎草被濯靈根舁梳夾道如衛珉璧如護網襦勿搖
其根間滋其嫗荏苒翠陰依稀合抱葉張火雲枝慘
晴昊孃娜紛敷蔽芾堅好殮土膏之勻滋醞繁英而
積耀觀瑛盤之同薦盈筠籠以傾倒偶攀緣以摘實
徑鳥有而杳渺豈栖禽之偷去果脆條之未老抑韓
子不云乎溉其根將食其實步騭給難兮植瓜李衡
遺子兮種橘安邑貨殖兮時棗樊宏當羨兮樹漆若
彼種藝家者流日引領而取給苟虛華而無實維菴
鬱兮何益獨不證之人物而質諸往昔凡僊人之爵
必恪若職受人之傭必供若役身尾珠履之客則雞
鳴狗盜而不惜錐處囊中之列則歷階奉盤而不懼
彼廁鼠盜竊大倉兮竟膨臍而辟易若侏儒秦粟一

囊芳亦飽死而愧懼况爾之生也陰陽培其根乾坤
毓其質風日蔭其枝泉石滋其液既綿歷於歲稔盖
寓目於頽粟倘功驗之杳渺知生長之誰力抑草木
兮無知惟伊祁之是詰撫大造以莫酬行遠尋於斧
鑕須臾樹梢垂頭若失覲伸醜縷再四疏折趁莊蝶
之入夢謝培植之餘滓願捧珠於主人笑酬知於異

餘醪賦

此辛未作也時予年十九矣拾
諸遺藁不忍棄姑識少年事

花有賦古也傳玄賦萱草元興賦牡丹日休賦
桃花以至我朝梅之凌霄黃之墨竹楊之梅花
未易倭指悉數惟醪醪儕野蕪伍俗舟茂有操

筆拈出者暇日把玩芳韻寄絕輒為賦之若責

以屈宋班馬之格律蒙何敢望其辭曰

紛后皇之嘉植敷奇麗於春陽葦絳苗之穠艷薜紅
紫之低昂紫桃夭之妖冶恣柳絮之飄揚悉眾花以
競秀翕百草其怒張繁彼醪醪戔戔知牆枝塗鴨綠
藥撲鵝黃不妖不艷若止若翔弗施塗抹勿假濃粧
綻者疑啞裏者疑狂倘者疑仰側者疑僵藥者疑稚
謝者疑殤鮮者疑濯慘者疑傷蕭然無華之國色分
其有韻之天香渺兮春光之獨殿輝焉花後之孤芳
主人於是持以諭客曰異哉邈乎千奇萬狀請為子

銓次觀之當其雲陰曖曖屏翳為紫絲：霰霰浩：
霽霽萬樹陰濃千花露墜彼美醪醪困酣如睡枝簇
簇而凝珠葉滴：而綴璣掬泉溜而頰面垂玉筋而
墮淚疑傳粉之未乾恐繪素之方既爛肌膚之含滋
增罨面之媚媚濯：玉英之含津鮮：承露之可貴
鄙視帶雨之梨花遠超經濕之幽蕙是盖大真之松
浴而霓裳之首試也至若碧落塵開銅盤曉揭韶光
駘蕩景象皎潔百卉眩妍千林闢色彼美醪醪亭：
可悅烘晴旭之暄和樂霽景之炫赫濯霜凝之嬌羞
噴微馨之醇馥想晴籌芳書薰似荀爐芳日藝挹芳

韻之繽紛真風流之佳客宛其韓壽之偷香灑然秦
女之艷日沉水卻步而無顏蘭麝怙怙而愧責是盖
封姨芳香之襲人而姿色之殊絕也若乃少女傳令
巽二爭雄千松颯：萬賴風：間隨颺而下上獨舍
笑以倚風顫纖柯之孌娜撼虬骨之橫從飄霞裾之
煒煒蕩玉佩之玲瓏或如按舞於秦樓或如教戰於
吳宮或如微步於凌波或如追逐於冥鴻妖：婉：
怡：融：近而睨之盖飛燕之舞盤中也爾其紅輪
西墜望舒宵升山川霜縞垠堦雪凝偉羣擁於翠板
獨長立於綠裯眩玉顏之的皪呈素肌之奇珍表態

度之婉孌露體質之輕盈或疑試餅之何郎或疑姑射之仙人或疑爭耀瑤臺之上或疑弄影娥池之嬪匪塵匪滓不淡不深遠而順之蓋月姊之朝帝庭也言未既客於是循簾壽思抵掌欣懌移根名園植本蝸室布武高臺環圍鉅石訂盟韻友定品第一桃李厚頰薔薇辟易牡丹包羞芍藥避席棠梨俛首萱草屈膝木蘭軟聲巖桂遁迹獨江梅兮弟兄豈粟花之敢及九頓拜於主人乞一語以自釋系曰

莫清匪水兮莫皆匪王莫罄匪沈兮莫醞匪醪物以奇角兮人爭而蓄榮彼荼蘼兮色香韻足世無兼花

史筆兮尚伍庸碌願保素節兮毋容悅乎媚目

牧萊脞語卷二

牧萊脞語卷三

雲山古迂陳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愬宣揚廷輯

和歸去來辭

北窻高卧暗誦柴桑歸去來詞釋焉忘世又間讀漆園翁內外篇若焉忘身故嘗論柴桑翁安乎天者也漆園翁游乎天者也今之士汨沒利名之塗顛倒死生之因繇童稚迄黃馘卹卹焉幾無所歸回顧二翁真若隔世因緝壯語和陶篇以自樂所歸云

歸去來兮溟滓齊物奚從歸歟雞蟲之失得泯鳬鶴之憂悲騎箕尾兮汗漫御冷風兮焉追混彭殤之均寄知堯跖之孰非逍遙不貸之圃澶漫無形之衣豈天地兮果大曷稊米兮真微我歸甚適勿駕勿奔莽蒼其野大塊其門塗卻似失導窵若存昭琴不鼓魏瓠奚樽和天倪以曼衍葆冲虛而厚顏悟栩栩之真夢比木鴈之終安驅六鑿之勃室止五兵之闕關隱槁梧而自喀筆濠濮以同觀冥駢拇之附贅肯敝跬之往還會息黥於莢穎鄙糟魄之齊桓歸去來兮同造化以天游身櫟株而勿滑心灰木以焉求孰南面

之果樂奚髑髏之堪憂視萬物之一馬小滄海之蛙
疇園若飄瓦莊乎虛舟寄形稀韋之園馳精隱弁之
丘脫牛馬之穿絡渺秋水之涇流畧啁噓之濕沫任
死生之浮休已矣乎鴻濛廣莫無已時吾身無去亦
無留將超象罔而問之覆載有紀極神遊無盡期躍
身治而鑪錘撫心田而壑紆詠漆園之玄語和柴桑
之妙詩下歸去來之注脚陽卻支離奚足疑

責汨羅水辭

屈原仕楚為三閭大夫盡忠於國至襄王邇譏
遠直還原江南原不忍見宗國危亡自湛汨羅

而死予謂原忠臣也離騷九歌數千萬言侃侃
忠藎動天地感鬼神馮夷天吳預聞斯語亦必
愴然當原墜淵以沒奚獨無波神陽呵陰護一
援手出之深碧者忠臣既士宗國奚賴遂假文
責之辭曰

汨羅之水兮其色幽々沉彼忠精兮疇出諸溝藏抱
不平兮悠然安流曾不若浙水之漂胥兮怒濤忿激
成海潮 汨羅之水兮其逝油々瘞此忠骨兮骼齒
誰收魚腹腹腰兮蘭芷包羞曾不若鄱水之溺賊兮
魚鱉忍死蛟鼉浮 就其淺兮沙石清泚精魂冥々

兮吁嗟乎汨羅之水 就其深兮淵湫無底碧血沉
沉兮吁嗟乎汨羅之水

茶陵懷古辭 五首

茶陵漢一小縣也地距中都差遠聞人先正車
轍發齒或不及以故古跡蕪沒鮮聞登臨訪覽
彷彿與懷得其表々有開世教者五事作茶陵
懷古辭與好奇者商之

炎帝陵

炎帝非事遠遊蓋詢
民之瘼而不忍捨

鴻靈兮紛幽肇火正兮千古商丘莽原隰兮食不乃
粒肆耒耨兮力省而功稠穆滿兮駿遊羸政兮軟墮

輶若烈山氏不遠萬里而遺履纓煙兮駕言焉求緊
風沙之稽顙兮荒裔重譯而連連 眇黃屋兮弗
娛撫絃瑟兮遐軫乎發憂通畫市兮有無均質鞭百
卉兮甘苦齊揆恫民瘼兮不寐寧驅馳兮捐々而未
休乘雲兮菟裘森清衛兮紛獨老此梧楸彼世之秦
安於蠖濩兮又焉似心八荒其周流

赤松壇

赤松非好長生並魏
世之進而不知止

雲之山兮澹以深壇之轟兮層青鬱松幢兮如御闕
岫幌兮疑宿世匪渺兮仙靈渺珪組兮塊藎紛挹清
風兮炯々尚喚醒兮借箸蹶項之謀臣白雲兮英々

霞為襪皮兮霧為巾仙乎仙乎餐水玉於皇代兮
意萬世歟死於榮名鳩利腥之貪螳兮鑽祿牖之飛
蠅苟得喪之芥蕙兮曾不顧地稅皇輿而沸滄溟
蛻下土兮坐塵心安羨兮長生將媿貪夸而砥濁世
兮何尚無續取履翁從遊之素心

秦人洞

秦人非苦涉險蓋畏世之酷而不能赴

我指我筇兮洞深石齒兮薛鱗兮我憇我筇兮洞
口崔嵬蟠兮山鬼嘯龕室兮陰窈叢薄兮相繆莽潛
兮螢花蠅屢若闕兮蚪繆何厭世兮寬敞獨穴處兮
夷猶荃不揆兮中怡謂輕生兮謬悠羗酷羸之未

簪兮庸箕歛而頭會鳩韋素而機阮兮灰六籍而瞽
昧擊博浪而不諧兮饒吏日詠而加害與其極身於
五木兮九瀕危而奚悔思芳名兮秦人揆秦人兮匪
今若桃源之種桃兮奚意能長乎子孫

漢侯祠

漢祠非為官爵蓋思昔之德而不忍忘

浦有菱兮江有蘋烏楂兮鸕駟踞香火兮山深尚
衣冠兮漢之人白馬盟兮牲刳鯁河如帶兮山如
礪何璽未再傳兮吳楚信之而逆噬曾不念輔車之
齒依兮蟲百足而奚斃晁錯籌而慘兮主父襲而貴
定王分而侯兮節侯析而裔安冠履之天經兮剖井

邑之九地衍恭儉之賸馥兮融桑梓之遺惠蹇興廢
之何常兮寧折旋蟻封而免戾國三葉而竟除兮獨
廟食千齡而勿隊夸夫兮恣苟逐臙方貪生盪汨
沒兮埃壘孰貽馨兮千年神之留兮江沉神之往
兮雲冥人之祠神兮豈貴王子侯之簪纓

馬王城

馬王非當應順蓋乘世之亂而不知分

策余轡兮神州跋余堊兮椒丘聚江湘兮兩戒蠹雉
堞兮荒陬問何王兮遺址粵馬氏兮相攸閑遭迴兮
遐矚矚堪輿兮悠之繁文軌之一家兮疇器岐皮
而幅裂競搏強而騁驚微兮匪應順而理愜衛城

湖切吾躑躅於林藪兮潛蛻盤桓於湫穴時無聖明
兮故大者王而小者竊慨古今兮紛糾恣狙攫兮虎
闕淒積坳兮斜陽孰皇圖兮綿久城基兮蛇聯城草
兮羊眠主父易而名空存兮又焉用砥鼎而垂涎

牧萊脞語卷三

牧萊勝語卷四

封事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甲戌擬應詔封事

臣聞天下勢而已矣國家駐蹕吳會且百餘年光景局趣氣象頽沓如跛蹢躅而不前也如土偶擁腫而不舉也如支離疏會撮指天而不堪役也公卿百職事輦眉束手日倥偬不暇給抑將聽其自趨而止乎草茅經生知有今日久矣竊預郡計階欲借方寸地指著前籌爲陛下抗論天下大勢而春官沮格

無階而前伏覲明詔俾各言當世急務上自朝廷下逮衡泌皆得以言今何如時丙枕焦勞亦嘗往來念慮間否耶凡國之自立也以勢而敵之窺人國也亦以勢無形也而亦有定也握之爲真爲壯制敵而不病於應敵失之爲曲爲老應敵而不閑於制敵故制敵者每欲乘人之隙應敵者始直罷吾之資制敵者自居萬全之地應敵者特倖一時之功蓋客主之勢然也噫勢一也我不自握以爲主顧縱之失之則弛張進退且惟彼所命非特不足制人而日夕應之者亦幾勞矣宇宙大勢必有所屬一國自有一國之

勢一時自有一時之勢不屬此必屬之彼不屬中國必屬之外敵故均是世也獨相推而爲之君均具耳目口鼻也獨相遜而爲之臣凡屏息惴惴航海奉珍絕幕避地而烈不敢犯者皆勢也是勢也天地不能造鬼神不能謀而挺然自異者人也方勢之所歸軒豁盛壯屹然難干如雷轟霆裂摧山岳而倒渤海雖強國勇士莫敢睥睨而側視及勢之所去消索齟齬黯無晶光如霜摧雪壓振槁木而拉腐卉三尺童子皆敢易而侮之凡言地險而可畏者曰形勢人威而可服者曰氣勢臣尊嚴而可忌者曰權勢是皆有所憚者若此况國乎國家有素弱而修強者有素強而遽弱者非勢也人也春秋之國亦多矣當時大勢初無定屬姑以齊鄭較之齊最強鄭最弱非二國自異也勢與否然也齊自小白管仲官理營丘日爲富強之謀三分其民盡東其畝而公與高子國子各將其兵天下大勢在齊雖環海瀕方五百里而糾合諸侯常雄制諸國而毋敢抗鄭介晉楚二境間欲附晉則楚伐之欲附楚則晉伐之缺修攘之遠略事支樸之淺謀民困於邪鄰之後財匱於厭屨之供而師亡將危於清人之刺天下大勢不在鄭雖以行人幣帛

奔走不給幾不能以支大國勢在齊則齊制人勢不在鄭則鄭疲於應人故立國者果不可無勢也國不可以無勢凡蒼然其光歸然其尊矜然其傲兀而難干精而仁義禮樂粗而紀綱法度未論也獨民也財也兵將也則勢所憑藉者也民不作則日怯懦而勢以孤財不用則日消耗而勢以朽兵與將不精則日歇弊而勢以萎薊搜剔因循掃除叢睦其裂也吾并之其類也吾扶之其選悞也吾振起之有事制人無事不制於人何至今日攻某壁明日闔某堡羽檄晝馳郵鈴夜走弊焉應接不暇拂吾耳而騷吾心今

之敵窟穴淮塹投鞭江介敢於窺渡者非亢然若符堅之師佛狸之衆冒焉倉卒而謀我也用兵之道先觀大勢挾於我則我勝挾於敵則敵勝彼日夜窺吾勢也久亦覘吾所以制而應者何如也昔之攻蜀嘗一窺吾勢矣而鞭長不及馬腹聽其殘擾往而不前未嘗奮劉裕入關之威近之攻襄又嘗再窺吾勢矣而墮甌不肯復顧錚路纔通後兵莫繼未嘗祖周瑜攻樊之策通國上下恬若平時爲士者論安言計動談天人居官者抱子弄孫無復遠略農民工商又皆自謀其身之不暇聖天子焦勞深苦其欲圖百戰

百勝之舉而鼓之不起振之不立世方變藩闔戶持刃相向而室中之人酣寢熟視曾不知禍之臨乎其亦何心也昔鄧艾縋兵取蜀非劉禪庸材則百萬師可以坐縛曹操并兵江陵一當以周魯諸葛群豪則舳艫千里不煩一炬善謀國者爲敵所窺而又以自窺固不可蹙縮如處女望而畏人者世有好議者自解曰彼地廣而強也我地狹而弱也夫彼之地廣非素廣也吾之地狹非素狹也皆積累之漸然也英雄豪傑之士不堦尺地寸土崛起而爭天下者何限而其自立於不可犯者非智工也非術神也非素有

而預富也皆其卓然自立故也民日聚財日積兵日練而將日選本根盛而枝葉肥也腹心固而容色澤也自有屹然難干者故國之立也不以地之小大而以勢之強弱自昔地大者莫如周而小莫如秦當周之初東有齊西有秦北有燕趙南有吳楚皆蒼姬賜履之封疆也其地非不廣也汝墳漢廣之民周之民也九貢九賦之財周之財也鄉遂之兵命卿大夫之將皆周之兵與將也東遷幾何時消喪若不勝衣陽樊不恤而民日離包茅不貢而財日耗世卿不選而兵將日恇怯故鄭伯中肩之橫不克報也楚子問鼎

之奸不克卻也晉請隧秦請繡黻之僭不克拒也使
者弔問聘盟奔走諸國應命不給周之勢去而地固
不見其爲大也秦之初牧芻汧渭之間東不得韓魏
西不得羗蜀南不得荆楚北不得燕代溟津然僅得
百里而君之其地非不隘也自孝公以來日討國人
而申傲之修戰具務耕織而長勤其民開阡陌積穀
粟而長豐其財上勇功爵戰聞而長磨勵其兵與將
六國之師嘗合從叩關西向攻秦而秦開關延敵諸
國奔敗不及支秦方且出師以乘其疲秦之勢存而
地亦不見其爲小也蓋嘗論周如萬金之家子孫承
襲務圖遊樂而不習積累之勤是以其家日趨於弱
而難振秦如州郡之賈罷精負販弊衣儉用而不避
櫛沐之勞是以其力日趨於強而不可支若以今日
較之竊計陛下境土首聯荆揚尾接川峽而中限
長江內之安全而繁富者方百餘郡外之創殘而羈
縻者亦不下六十餘州以縱橫開方之法折而計之
比於周盛時有其半而秦立國之初特今三分有一
者也嗟夫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陳雖小猶可爲也僖公愿無立志詩人譏之陛下
一旦憤起整頓孰肯千里畏人淪胥以微者至於曰

民曰財曰兵將皆勢所資而不容踈缺者臣請爲
陛下更僕籌之世言今之勢不能強者皆曰民不足
與有爲也夫以來蘇之後而興商以靈聚之迎而興
周當時人民非自天開地闢即爲臣僕也亦旋安
集而固結之者也國家守列聖仁厚之脉傳世江左
科役雖不免決無頭會箕歛苦於誅求之苛刑法雖
不除決無羅鉗吉網酷於大獄之燒饋餉雖不絕決
無三十石致一鍾痛哭於夫役之擾矧間歲慶恩蠲
逋已責足固農民之心科舉實與別貢學校足淑儒
士之心土木之役不興關市之譏不征足安工商之
心是故宇下之民若子弟從父兄依、不忍捨常恐
其國或猝然變故則赴之惟恐後因而用之則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可以祀夏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以
沼吳臣謂陛下欲強國之勢不病於民不足爲也
世言今之勢不能強者皆曰財不足與有濟也夫
以總結米粟不徵於五百里之外而九貢所入不過
充庭儀品十之一二固不可比於後世用度之浩繁
徵求之無藝也國家據有東南之地江淮漁鹽之息
其所自羨也吳越鼓鑄之金其所自擅也建溪漢鄂
茶砵之貢又其所自摘也有和買有折帛人不以抒

軸之空爲恨有和糴有招糴人不以新穀之糴爲怨有月椿版帳有經總制上供有酒課市租民不以均輸權貨爲苦此外又有楮幣子母相權之術足以裨大半之賦若無濫賜之費宮室之費左藏府庫所儲浩、儘不乏取而用之則後元富庶武帝可以制匈奴正觀殷實太宗可以俘突厥臣謂 陛下欲強國之勢不病於財之不足爲也 世言今之勢不能自強者莫不以爲兵不足戰而將不足恃也夫以北府精兵勇悍無敵山西驍將精銳無前三代而下所以鉏群雄空沙漠者固不專假是人而後爲也國家之

兵將則又有可羨者自張韓劉岳厲兵閼士屹制元木粘罕橫潰不可支之衝所以激驕墮而振孱懦者素矣大之督府以總其綱小之統制以列其目下之偏裨將校以佐其任幕屬聽其自辟金帛聽其自犒機宜戰功聽其自行便宜未嘗不悉聞外之事付之至於兵則有邊兵有屯駐兵足以扞牧圉於外有衛兵有禁兵有弓手士兵足於制不軌於內閱以騎射給以衣甲而又厚以妻子之俸是以沿邊雜戶皆有敵王所愾封狼居胥之想因而用之則居巢周瑜可以走操江東子弟可以破秦臣竊計 陛下欲強國

之勢不患兵不精而將不勇不足以有用也天下無靡然常弱之國亦無頓然自強之勢強不自強而強之成有自弱不自弱而弱之成有漸所以區畫而運量者特在 陛下一念間故民欲其聚則荆吳生聚之久可激昂而動盪也財欲其豐則山林川澤之產可抽那而支吾也兵與將欲其精則尺藉養給之素黃金橫帶之寵可鞭辟而賈勇也 陛下常念及此勢力稍完分沿邊爲五大鎮以其二當襄漢以其二出淮蜀淮蜀之偏師既出襄樊之重圍自解左執鞭弭右屬橐鞬周旋宛洛爲漢之絕漠唐之蹠血亦券

內事若翫而不立則絲棼百結以鵠解之難矣且 陛下自以今之勢較之祖宗何如也祖宗時北不得燕冀則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關中不可都不得已建都汴梁無山河之險無金湯之勝所恃者以河朔之衆爲扞蔽以江淮之漕爲命脉而又解藩鎮之權以任將精召募之格以練兵而爲門戶藩籬南征北伐無不如意有天下幾二百年此折微弱而爲盛強者也不幸一斲削於熙豐又不幸再破壞於紹聖大不幸潰爛於崇寧大觀而國幾不能以自植尚賴祖宗之靈天地之福獲有東南半壁傳世相承

今何如時未甚不可爲也一轉移之雖爲藝祖之征進不難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夫天下大勢苟出於天之所定則不可以力而致惟出於人之所遭則皆可以勉而求祖宗移勢之弱而制人今日安勢之弱而應人甚爲執事者不取也廟堂密勿間惟籌機速房者其於大勢熟矣臣愚尤以當自立者蓋陛下即位于今十年古今爲治期年而變三年而立五年而成今境土之蹙歲逼一歲運掉之難日盛一日暮燕之焚金魚之遊若賈誼厝火積薪而未燃者今燃矣及今不自立它日雖欲北面臣妾亦不可

得也如臣之策三代忠厚之意固不可改而漢宣綜核之術亦不可遽指爲刻薄孔孟仁義之談固不可少而齊秦富強之術亦不可鄙爲功利固境內之民實府庫之財擇三邊之將而各練其兵不以虛文廢不以權奸掩如諸葛亮挈區、之蜀當強魏今年出雲中明年出五丈原使曹魏支吾之不暇而蜀亦有以自立可取則取可攻則攻吾國之勢常在敵人之上天下未有不可爲也干冒威嚴不勝戰慄之至

牧萊脞語卷四

牧萊脞語卷五

書

雲山古遠陳 仁子 同備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上提刑侍郎文山先生書天祥

某少從耆儒先哲求東身扶世之策於書無不涉獵求之經而璞玉隱沙茫茫乎其難披也求之史而魚鮭彌澤浩浩乎其難得也求之諸子百氏而粗粝橘柚皆可於口又渚焉而莫之擇也窮年矻矻蟬蠹其間如靈光之殿杙梁楣榱一不可闕而竟未悟揮斤之訣及質之伊洛先正迺曰學者莫將第一等事遜

與別人夫所謂第一者何謂也謂功名耶袞裳赤舄端坐廟堂之上噓枯如春刈奸如秋不動聲色而變化於兩暘寒燠之間以此爲第一可也謂科目邪則戰棘園之秋風分桂殿之明月一言寤主褒然舉首直卧餘子於百尺樓下以此爲第一可也謂文章耶則筆鏖奎錦聲振風雷皐鶴宵鳴松露秋滴片辭隻字流落人間世直欲妾婦莊騷奴僕鄒枚歸然自成一家以此爲第一亦可也及夷而攷之由漢晉迄隋唐諸公貴人染指利祿之鼎掉鞅文墨之場彪炳炳落、磊、非不如市南宜僚之弄丸公孫大娘之

舞劍艷耳目而嚇愚蒙曾未幾何往往散為淒氛噓
為游塵直不過閑牕之野馬破牖之飛蠅草根叢叢
之啼螻而又何羨乎且以帝馳皇驟之字智作巧述
之宙俛仰三千年間貿貿焉生世或居吾前或森吾
後項領蓋相望而惟聖賢獨傳豈聖賢別有奇術哉
其器識超邁其意度宏闊其材具魁壘而博碩凡所
以卓然名世蓋有不依形而立不倚勢而存殆未易
與俗人言也故天下無亘古不弊之物而有亘古不
弊之聖賢聖賢在世退若拙朴若拘慊若無所能而
大如元氣屹如天柱莊重如高山喬嶽靠實如菽粟

水火放之則翻崑崙包磅礴不知其為博斂之則入
纖芥闕塵埃不知其為微穿天心摩月窟騎箕尾而
駕風霆不知其神也歷萬華排淮泗決泉壤而汴八
埒不知其壯也故其私諸身也則冠珮容與璜璫鏗
鎗行采齊而中咳夏也其淑諸人也則鐘簴擊撞金
石扣應擊蒙恪而撒豐蔀也其施諸天下也則錯陽
綜陰彌天位地為生民立極而為萬世開太平也槃
槃乎其根而燦燦乎其華也悄悄乎其裏而颯颯乎
其表也申韓以刑名鳴也不戰而自勝老莊以虛無
鳴也不攻而自破公孫龍鄒衍以堅白異同鳴也不

辯而自默施之當時當時被其澤傳之萬世萬世蒙
其休由今仰視軒輊世人談天而麾之幾天人然委
巷士平居遊談猥議斷斷曰聖曰賢而何所行不然
也學淪於汙見流於陋心術之宏而言論之舛也操
履之雜而施行之謬也好慘刻者謂鈎距為猶慈好
誕幻者謂捨身為猶錮好辯博者謂荒唐汙漫為猶
訥深衣韋帶闊步徐趨平視世間齷齪卑渫之徒園
拱而訾之至若充拓襟期擔當宇宙出乎類拔乎萃
為第一流人物蓋優鉢曇花遼哉闊兮未易俚指一
二數也先生抱命世之脩能韞藉古之實學年未弱

冠持寸管裊然首殿庭選不十數年持從橐擁旗旄
駸駸擊八荒而霖雨之竭來持斧廉察湖湘士於先
生孰不曰文章曰科第曰功名皆海內第一而先生
此心其以第一自負者則區區蠡測管窺固知尚有
在也士之名世自有立身之大節其黼黻皇猷為歐
周其砥柱橫波為胡楊文山文水數千百年淑氣鍾
在先生一身聖賢事業蓋饒為之先生雖欲少貶使
海內言在次二雖三尺童亦未敢雌黃其側也某生
也後先生十六年絲好學以來即以第一等事相期
蓋嘗稽之義黃堯舜以端其質參之孔孟顏曾以粹

其體充之周程朱張以翼其趨雖然義黃堯舜游乎聖者也孔孟顏曾身乎聖者也周程朱張希乎聖者也游乎聖者難言身乎聖者難窺希乎聖者難詣泠然列禦寇御風七日復返斟酌深劑量熟直欲求海內第一流人物交之豪氣鞅鞅浩不能平回遡下風真如神龍噓氣夭矯九霄之上可望不可即今夏先生羣四方士試之列之激賞賜之品題將爲一鷄橫秋之勸而某區區綴聳語言擢居榜右青黃溝中之斷宮商響下之桐平居盱衡擊筑慷慨悲歌賀襟所期雖不以此爲第一而此其兆矣大凡士之立志不患其過高而常患其過卑過高者尚可約以聖賢之事過卑者終難習以聖賢之歸先生今倡之於前某雖不肖勉焉若鶩馬蹀躞以求闕於騏驎後固風昔之願也非以茲試第一沾沾自滿也惟先生辱教之幸甚

代與肯齋李帥書

某受知左右差深伏閱却報肅奉 明綸起諸流落閑廢之餘錫以閭閻專征之事甚盛甚休居今之世羽檄遽罕積薪欲然冠蓋士辭辭然掉三寸舌曰不可爲不可爲嗟夫若袖手熟視而觀之是誠不可爲

也其間有慷慨激烈起而爲之如鰲解結如鋸斷根雖後來之成敗利鈍不可知而亦未見其真不可爲者天下之變愈激而後材以見故毛髮絲粟之材不撞則不鳴不練則不緒使事而皆易爲也是無需於材也人主何庸急於求之哉世有操舟與弈者江濤滌渺風浪冥濶魚龍騰驤蛟鰐垂涎一葉之舟溺焉而善操者或悠然以濟紋楸界畫晴電飛布羣圍蜂聚孤壘幅窘一着之基衄焉而善弈者或翻然以活彼非有幸有不幸也處之異故也昔之善謀人國者不患變之日滋而患無策以制變不慮事之難圖而慮吾不能以處事仗策而謁捫蝨而談所謂豪傑之士紛如蝟毛起者往往不出於承平無事之餘而常出於紛爭擾亂之日故世有紛爭而擾亂者非世之福也而豪傑之士多由是以出升陞之舉然後見莘野之所負牧野之誓然後見渭川之所蘊蠱也而飾之陂也而傾之敬側也而扶植之俎以難而深其智警以危而增其思多爲之圖曲爲之慮日夕完補其敗缺而鋤剗其強梗者蓋未嘗以難自沮直付之不可爲者也使世無陞之升也牧之誓也伊望亦漠其無聞也今夫天下不幸而有難爲者乃士所借以自

見者也吾於晉唐而下得三人焉蓋有以一身而倡天下之義者咸和之晉綴旒江左弱不自振蘇峻擁兵歷陽突入臺城御至尊於掌股之上跋扈幾不可制人情洶々曾無窺馬足而先應者大真首以潯陽孤軍入援結庾亮糾陶侃灑泣登舟敵王所愾旌旗七百餘里鉦鼓聲震遠近卒致吳興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守顧眾皆以兵應破石頭馘蘇峻而翼晉帝於阝危之中易若反掌吾得之溫嶠亦有以一夫而抗天下之全者曹操擁北方百萬之強挾天子令諸侯孫權據江東國險而民附而孔明董輔一劉豫州乃欲以爭衡而抗鋒方其舉道避當陽長阪間幾不能自立至乘單舸結周瑜水陸並進卒敗操於赤壁牽補架漏能以國自立於蜀者十有餘年此吾得之諸葛亮又有以一壘而居天下之衝者祿山自漁陽而來鼙鼓動地破長安攻平原河北二十四郡摧枯拉朽奔附恐後曾無一介之士爲唐家守城邑者獨張睢陽以孤壘彈丸屹立其間浚池隍增城俾誓死勿叛卒至蔽遮江淮賊兵不敢越境而南異時巡雖力竭不能自全而其櫟柱犄角有功中興者甚鉅此吾得之張巡雖然溫嶠與亮幸而事成者

也張巡不幸而事不克成者也之三子者當其慷慨奮身孤立事變間操一戈挾一矢累鎗而馳橫藥而賦非不知運數之相乘也而援之惟恐其不亟又非不知事力之難支也或忘身而不顧者何也受若傭必力若役一念忠愛之天凡世間難爲之事皆臣子所當爲後來成敗利鈍不可先入乎其心者也故寧爲之而欲成毋寧以不成而自盡寧作而必就毋寧以不就而自墮竭力以經之盡瘁以圖之彼之變未已而吾之力或因如是則死繼之矣此三子之心然也明公當大任捍大艱抱溫嶠之忠負諸葛之材而又激張巡之志熊湘千里何事不可爲世之議公者莫不曰已墮之甑不必顧將傾之廈不易支此未可以輕爲也而某之所以報知遇於明公者則不敢以世俗相待也受命之初此爲何時正高崇文卯詔展行之時也正霍去病何以家爲之時也正申包胥不食哭秦庭之時也某所幾兵某庫幾財某廩幾粟左聯吳會右挾南粵收拾荆楚之奇材東向以援天府事成則爲嶠爲孔明不成則爲巡上可報累朝顧遇之恩下可副三湘倚望之志昔少康以一成之田興夏光武以一郡之兵興漢今熊湘數郡焉氏遺基猶

在蓋有壯且饒於此者而庸可以難自沮直以世事不可爲藉口明公若勇於爲某雖書生亦當屬橐鞬掉馬箠以從鞭影惟明公圖之

與衡陽鄒府教子直書

聞之士之得於天者異則其自修不可苟工之斲輪憑而爲軾推而爲轍掘機而爲鎗轄非不能運斤成風而規矩尺寸非受成於輪扁或棍而不可行士之習射弋竹以爲鋒鍛金以爲鏃翦翎截毛以爲筈又非不能飲石沒羽而旋轉決射非北面於后羿雖力而不中是以業一技者端其範拜一術者索其軌作

必有則述必有宗步趨必有準繩皆師也矧士欲自修而俛俛然無師耶故世言師曰蜀犬吠日越犬吠雪吠所怪也師非咄咄怪事而可若蜀之日越之雪哉士修於身將用於天子之庭春風華野之耕而升師之規模已定夜月礪溪之釣而牧野之體段已成淑其所趨者翼其所行者也及其所操者儲其所施者也磨礱其所習者發洩其所蘊者也天賦於我者何如而可索居無師以自誤其終身世亦有擔簦躡屐千里以相從者非病狂且矯也士而無師士之所甚懼也雖然師一也經師易遇人師難得經師云者

章句訓詁之末也佔畢傳誦之流也耳聞目剽竊其糠覈飽其土苴即足自鳴於世者也至於所謂人師者果獨可聞以耳剽以目而囁囁自滿哉吾甚悲今之士所謂師者惘如也學詩者以轅固韓嬰毛公爲師學書者以伏勝歐陽生大小夏侯爲師學易者以田何施孟梁丘爲師以至春秋之丘明公穀儀禮之丘蒼大小戴高堂生周禮之劉歆杜子春家傳科斗口誦淹中收秦燼之殘書魯簡之脫爲釋爲注爲繁露或會議白虎或論難石渠凡經表章而來一脈綿延碩果不食直接鄒魯爲單傳殘膏賸馥沾丐來今

流布人間世爲不刊之書皆經師也至人師則曠千百世不一見歷千萬人不一遇端委廟堂之上而萬彙被其澤從容燕居之間而萬世挹其風載之墳典鏤之六經雅行峻方皜皜乎其霜雪也醇規懿矩皓皓乎其日星也厚德重望表表乎其泰山喬嶽也凡世之人有心廣體胖一句終身未能行忠恕二字平生用不盡五年方成一箇信七年方成一箇誠回視聖賢在千古上如天人然終不能窺其彷彿而況欲溟滓俎豆之嗚呼人師難得未易以經師例論然也嘗竊怪魯泗鄒澤之間由之果求之藝師之達執其

一偏一節卅無孔子亦當不在弟子之列獨北面執鞭於杏壇間身沒之後廬墓而不忍釋萬章之問難公孫丑之辯博亦自足以名卅而函丈之侍獨且甘心蓋孔孟者吾所謂人師而卅不可一日無也故使今之士而遇孔孟未必不輕焉慢焉且訕訾焉而況肯若游夏公孫丑輩哉後之人才所以不及古者其弊往往坐此國家交五季之荒追三代之學獨於師席如意京師有學州縣有學而又有書院有精舍蒐擇師儒庀之饗舍俎豆秩如大裙襜如弦誦達乎四境日有課月有試三年有大比厚之功名以誘其機

廩之穀粟以養其身俾坐如箴行如銘步趨如準繩於聖賢事蓋眼之而不置手之而不釋也石鼓舊介四書院之列師席巋然 聖天子舉而畀之先生先生亦思之否以經師言則朝夕之講貫可稽也春秋之攷課可窺也楷模之託捨先生其奚屬至於人師則先生何獨隱乎爾也某生十歲而嗜學十六而績文鍛弄雲漢之機杼釘闢俎豆之相梨元夫格人爭爲鑒別漕闈浪試首冠計偕東南經師巨擘多所造請獨於人師尚如重淵明珠崑山片琰求窺一斑而不可常得嗟夫墮髻啼眉弄姿康衢終不足以語毛

孀之靚麗木偶者流衣被文繡及較之王謝家子弟殊缺風流之氣象士之無所師者亦猶是也故高者師莊老辨者師蘇張勇者師賁育發軔一差燕粵香隴此楊之泣岐墨之悲絲往々懼其終身不復合也故因東上春官假道晉謁於經師之外求其所謂人師者則願與左右商之故嘗謂事必求而後得藝必擇而後精是以於師道皇々求而後止如或有彈遺調於五絃之軫鏗古音於九龍之簏而卓然以師名世者尚當袖瓣香以往

上按察秋山余先生書 啓

竊惟世道之相乘者有其會世會之相維者有其寄鴻靈幽紛鈞播沕穆闢兮汪洋翕兮微茫上下四千年間窪者謁者激者諄者乍平乍傾隨伏隨起如風水相蕩乎大澤之陂而靡所定止幾天乎雖然事變之來天所不容私而扶持之人天亦不能恕故其間有一事變必有一人材天不能使世之不爲春秋乃爲世而生孔子天不能使世之不爲戰國而能爲世而生孟子天所以爲世道計者固有所寄焉者也凡物苟至於不免而用之者天必有所寄步也而寄於車涉也而寄於舟養也而寄於菽粟病也而寄於參

苓芝木以至寄卜以龜寄載以馬寄耕以牛寄晨以雞寄祥瑞以麒麟鳳凰皆寄於物者然也而況宇宙若是其廣也日月若是其明也山岳川澤若是其厚且深也而可無人以寄之乎天生君子也煩之以劇而試其才徂之以艱而深其智投之以憂患而玉其成其力量堅凝其意度宏遠是非私君子也蓋私世道之會者也天柱折地維缺而斷鰲以立黃河傾瓠子決而負薪以填事日益生材日益蕃變日益滋賢日益盛天所以寄之者豈輕且淺哉古今無久而不變之世而有極則必變之人元會運世之相根也春秋冬夏之相倚也皇帝霸之相乘也世不能常無事也則亦不能常無變使果超而不返也往而不復也則由古幾何時當塗炭其衣冠鬼域其人民何尚如今所觀哉故物極則變之極則通當其會者曠數百年不一遇而當其寄者亦曠數百年不一人渾淪初剖人文熙皞天固不能逆知有洪水之變也而天生神禹山攢泥撓梓草爬木鑿龍門而注之海俾一世受降丘宅土之福玉帛塗山肇祀四百天亦不能逆知有升陟之變也而天生伊摯躬耕莘野幡然應聘直以胷中所樂堯舜之道輔其君俾一世免于日

曷喪之憂孟津一舉歸馬華山天又不能逆知有三監之變也而天生姬旦演易制禮膺戎狄懲荆舒驅犀象取龍蛇而放之菹俾一世親衣冠禮樂之盛無陂不平無剝不侵無險難不夷有變者有變者當其變也如晴實麗日而迅雷駭電條裂石而破柱也如明堂大廈崢嶸突兀忽傾以阨也如平湖澄川風濤驟驚而蛟鼉魚鱉變怪雜出而可驚可愕也若是者天亦無所容力其間者也及至於人之變其變則風雨之過也而復震虞屋之崩也而復支波濤之喧也而復澄天之所寄以人者似不無私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名世者出夫名世云者即世會之所寄者也故於其會也最可觀世變於其變也最可觀人材今之時何如時也其升降之機乎其往來之交乎其忠實文之樞乎吾不知天之於世其有寄焉否也某日夜籌此熟矣惟是抱負耿耿不獲自騁猿狙之與羣鹿豕之與伍其操觚被穎既不生身蘇黃之世放浪赤壁游戲江湖時出奇語以驚動千古之士其執經問難又不生身朱張之世戶外屨二金石擊撞探賸笑妙以披挾聖賢之秘至其橫槊策筆鸞弓挾矢又不及生身張韓劉岳之世決勝千里高築京觀炳

炳然圖形凌煙閣上爲磊落之人袖身山林位
不足以紓其志勢不足以充其澤起視光景眇愁
予乾坤非不廣大而人但覺其踳跼日月非不昭明
而人但恨其黯曖端居之暇蓋竊斧袞於史筆之森
嚴陽秋於月旦之評豈痛哭流涕於策書之慷慨日
夕矯首而望於天曰整月觀之基而活著支秋風之
屋而崇霤豈無默然當此寄者而明公以正元之朝
士撫百六之冥會攬轡湖湘以文墨飾法律以仁義
鋤強梗吏貪解綬民困增襦問者按臨吾邦興崇學
校名騶在韉如意在手旣而揆之於心曰天母乃以

明公寄世變者乎徐而窺之則志欲伸而輒撻道欲
行而輒尼或掣肘於寮案或忤旨於權豪幾若鋸齒
齟齬而不合吾又不知天之所以寄之者何如也夫
天之於人其生於前者未必不佑於後聖賢之心視
其變而聽之者曰順天窺其變而圖之者曰畏天順
天者全所寄者也畏天者稱所寄者也天之所寄者
謂何而可自負耶故變有難易而道無難易變有逆
順而道無逆順委曲而通之堅忍而需之勿倦勿沮
世道其少瘳乎愚不敢妄喙敢以世道之所寄者與
明公商之不審明公以爲何如

謝李簽事書 琪

側聞士非遇知之難而所以受知者之不易蒼林之
崖荒江之漬產琬琰之闕寶操孤桐之雅韻榮煒
熒錚錚隱隱不與砥礪卿衛伍苟具耳目者皆灑然
異之謂之不知不可也而爲工若師或非卞和鐘期
者流則雖垂棘夜光雲門咸韻橫陳道左終不足以
收名定價的然名世何也所知者非遇乎所當知者
也故士不患不遇知於當世而患不遇知於君子凡
翔而後進擇而後合其所以不肯自輕其身者非矯
且傲也榮於今者或辱於後而一時之達者未必不

貽他日之憂宇宙間抱膝草廬班荆衡必扣角而歌
捫蝨而談負苓荷篠而隱韞藏魁奇儻不得王公大
人提携湔洗遂爲抱葉之蟬飲泉之蚓影沉踪匿湮
沒無聞者何限至巧且譎者則投光範之書通彌衡
之刺眩鬻瑰磊奔走當世以求技拭技濯屑不憚
煩其或當路者過而眄之則蚊附驥尾千里風雲起
於跬步不至珠玉無因而按劍者非不可誇當今艷
後來也而自春秋責備者評之則以託根私門之桃
李歛翼權貴之豎羅爲媚爲奸爲屈節世之人且訕
且嘲且唾罵終其身竟不得俎豆聖賢君子之列是

知之者適以誤之也彼士所以不肯輕於一受知者而豈徒然哉漢唐而下韻人秀士奮身泥淖之中拔擢青霄之上者不少就其間每以受知之得其人與不爲斯人終身是非善惡之決賈誼洛陽年少而河南守吳公聞其材華論薦諸朝令讀治安一策如景星鳳凰之爭觀歐陽詹閣嶺秀士而觀察常衮薦拔與爲賓王禮後來舉進士號稱龍虎榜若誼若詹受知於吳公常衮者宜也君子不謂誠也相如子虛一賦神奇詠詭非不壯麗何廼託狗監揚得意以見馬周封事慷慨磊落非不忱直何乃階中卽將常何以進若相如若周受知於楊得意常何者誠也君子不謂宜也所貴於士者保身如珪璧而不輕琢於拙工之手護名如絃琴而不妄鼓於市門之徒蓋遇於非所知者不若不見知之爲幸也先聖有言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夫欲人知我而必先欲知其人何也蓋人有不知則彼之賢否不可測吾受知於彼者亦與有愧焉故也且唐之言貞元文士巨擘者啞然曰韓柳韓不受知於皇甫鏐李逢吉柳乃受知於王伾叔文一時嗜進者孰不羨柳而惜韓萬世而下韓不失爲剛直之士柳乃負趨競之名士固不可

輕爲人所知也昔者孔孟之心未嘗不仕也當時之人亦豈無翼之而仕者使躁且輕者處之必急於求而孔子轍環天下寧忍其身之窮不肯受知於癰疽瘠環孟氏游說諸侯寧抱其道之否不肯受知於臧倉王驪噫癰疽臧倉輩之知非不可羨也而終不肯俛焉下之孔孟之心固自有見焉者也士學孔孟之學也袖手丘樊必擇端人元夫而後引脰求伸者非拙也亢也固亦心孔孟之心也如某者少也以學問自勉而未聞其藩長也以功名自許而未濟其岸間以文鳴東南宿老耆儒或欲吹送青雲之上所遭非人亦未肯俛首出胯下若微福木居士者更筆幾何時受知亦不少嘗見知於秋山余公又見知於孔公迄今局縮荏苒不一前者蓋以所知猶未定也切聞先生以中州文獻之故家領湖湘廉訪之重寄猶剛公介凜々戢貪清如河水之潔肅如秋霜之嚴明直如清廟朱絃之疏越其治行爲吳公其名益爲常衮蓋當世端人元夫者也攬轡之暇勉勵學校葺宮牆而補其剝精權衡而剔其僞嚴課試尺度而蒐其具且實某乃持薄技鼓布鼓於雷門先生不彼拔諸論秀之上且稱道所業不置口私心不覺折衽某非靳

靳焉自喜也公正如先生道德如先生而忽蒙空羣之一眄故一受知不足喜而得所以受知者真可喜也今日所知蓋如誼如詹受知於吳公常衮者也而非若馬周相如輩也持是而號於天下曰知已曰知已則君子亦竊避之用裁書爲所知謝惟惠教之甚

與府尉王靜得書

某委跡蒼苔默窺天下士有映雪虛簷照螢破壁糝經糜傳循行數墨蠅鑽蟬蠹於殘編斷簡中日記數萬言吃、窮年禩不輟誦者問之則曰吾欲尚友古人者也又有負笈鱣堂躡履龍門訪陳農之異書詢

子雲之奇字舍者爭席煬者爭竈百舍重趼坐春立雪屑、不憚煩者問之則曰我欲取友今世者也攷之於初皆切怪之二子者何居既而反觀之身白圭之玷而無與磨也鏤邪之鈍而無與淬也鏡奩之昏而與拭也然後知士處古今之會果不可無友也義理無窮古今無盡是以求友亦無限嘗試仰而觀數千百載之上伊規旦架森嚴在前莊錄騷經珠玉在側彪炳浩漭由今睨之若天天然皆欲爭先覩之爲快故世之士猶詆淮南之鼎者皆可仙飛得宋人不龜手之藥者皆可封侯古之人古之人其可友者何

若是也俯而觀千百載之後程書朱傳炳、粹言柳骨韓筋烈、硬語渾浩磅礴當時視之直望塵雅拜欲執鞭而不可得是以賁沈之文過泗之譬班荆促席倒屣論心偶不獲見則終身抱恨而不滿今之人今之人又何其可友也嗚呼友古者以言友今者以神友古者聞而知友今者見而知抑孰知古人不獲友今人不能友而至有交臂失之者乎且以古今之最可友者孔孟也孔子之道尊如日月孟子之功大於洪水自南面而下及於閭里之士孰不北面跪拜於其側千古在前萬古在後皆爭欲友而不可得者而當時陽虎之畏沮溺之嘲何其不知友吾孔子也臧倉之壁王驪之簡何其不知友吾孟子也夫以後世欲友而不可得而當世之人乃不能友之孔孟固無憾也而人之有辭於陽虎臧倉輩者固深也而友之不可無者其端使然哉某之求友亦非一端矣髮未弁時父師規以六經子史百氏之書研數句讀鉤探玄微即當友古人爲當友少長雋所業售知於當時聞人莊士如古心文山諸老一見輒數延之階圮亦幸今人有可友靈脩數化壑改舟移轍碎歌壺驤心千里僻居謏聞不敢妄訾前脩彫落海內直無可

友之門側聞 靜得先生壯年從學廬陵有志古道
於巽齋諸前輩則師之於須溪中齋諸公則友之摘
髭一第種菊籬東即有學適東魯之想曾不采頤羊
鼎効夸毗子邯鄲之步其道德可範也其文章可敬
也人豈直友之哉若某隔南雲之一片則同鄉也聯
家兄之一榜則同年也托二同之契而顛倒力役出
門有礙竟不得撰戶外之履二幾人乎中間聞有入
湘雅興嘗拂漁磯洗茶甌呼北山之靈而告之曰靜
翁盍歸來乎既而不果行也擗洲不鄙乃持牧萊之
藁而塵滓峻清某曰此非所以求友也擗洲苦持去
某遂蹶然起曰古人不可得而友得友今人斯可已
今人不可得而友得借斯文亦可已若此編一傳金
篋刮膜獲聞一言以自警繩其謬而藥其狂或因是
以無愧於古先達人而亦可畧窺當世之士則雖未
友猶友也擗洲點頭以爲然遂拜尺書左右而并寓
於古今求友之說惟辱教之幸甚

牧萊脞語卷五

牧萊脞語卷六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記

清溪巖石鐘鼓記

茶陵山水與祝融相伯仲絕江而北半舍平畦廣隴
嶄然數青峯出雲外者清溪也溯清溪帶流而上涉
畏途經青臺古刹一竅呀然懸欹峴者虛岩也崗嶺
重複條蕩蔽虧洞口靚深吞雲欲霧間詢故老相傳
指爲蛟螭遺藏之湫戊寅春避地岩近暇日篝燈緼
火呼樵青六七輩偃身徑入始窪而隘漸紛而幽中
乃房櫳閨榻迤逦寥豁有拔地峭出如顛鼓者有飛
懸崩空如繫鐘者銅鏤文彩儼若良匠琢削非金非
非石非木考之砰然各以其聲應奇哉石乎鏗鐃鞀
鞀虞廷九奏之音嘻其久不作蓬萊宮矣使今季札
有耳亦將灑然異之也凡物寓宇宙間以奇名者必
以奇禍玄圃之琨琰朱提之白金溟海之珊瑚瓊樹
皆奇物也達者貪窮者羨貪與羨之心生而禍日益
滋石非尤物比也而偶以奇自名亦以奇自禍奇章
平泉翁數子最嗜石窮幽扶深舟漕輶運以供眼界
奇觀身死之後諸公貴人不奪不饜淒淒爲游氛荒葦

禍府怨媒至以禍其家陳帝封三品裕陵築良獄世間瑰奇萬牛挽之不前悉昇致苑中愴夫壬人伺熾搖毒借名起網重爲生靈源、無窮之禍而杜稷隨之至以禍其國天之生物也一氣磅礴於宇宙間隨象賦形峙者爲山拳者爲石皆物、自造庸詎知流委濫觴直爲天下尤物石禍人邪人禍石邪今之見矧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鶚爰者不少琴瑟書冊彝鼎款識凡可喜可翫可以娛目之物皆爲當路憎以威壓以勢搜剔漸盡使是石幸而迹銷影滅全年泉壤隱然與豐山之鐘岐陽之鼓並存人間世真爲山中一段奇觀抑未知是石終得以悶其奇否也山靈有知煩爲呵護勿擊勿考慎毋以奇名世亦毋以奇禍世時戊寅三月朔日里人前進士陳仁子遊此併記

梅友堂記

梅友堂者古迂子爲梅取友之所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物惟有所比也故亦有友蜂與蝶爲友愛與蚊爲友蛟龍與魚蟹爲友方類聚物羣分者然也况草木吾臭味者歟余自丙子更革越明年秋先廬兵燹又越明年春昉市族叔祖故居脩剝葺缺董、支風雨鑿牖其東以爲齋貴土其西以爲臺不植別卉獨昇

先世老梅一本被濯靈根封拳土國之已而月影穿雲霜花印指襟被隱几榻、華胥若有人兮雪骨冰肌縞衣練脫翩、來前曰吾南昌之仙尉也君不翦而置之江南顧延之上座域以輿臺恩在吾心死在吾子孫也天風淅瀝環顧旁皇照影自憐疇可爲林下刎頸交者君盡念之予謂曰子奚患無友沙清水淺日暮歲寒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有翠節蕭森亭、淨植映虛簷而侵書帙者非子之友乎曰是孤竹國之民也離世獨立其流也孤恐渠不易與吾友也又有碧髮鬚鬢蒼、偃蹇撼風雨而影龍蛇者非子之友乎曰是秦大夫之輩也舐鼎爵祿其流也汗吾亦不啻與渠爲友也余海思其友不獲乃諗之曰子識栢皇氏之曹乎煦濡雨露傲睨風霜黛色參天皴皮溜雨可以登荆貢可以斷魯宮可以掩映諸葛武侯之祠其節槩比孤竹君而不孤其氣味比秦大夫而不汙若三聘是翁與子締金蘭之契膠漆之朋子無憾於渠、亦無嫌於子、意何如仙乃掀髯抵掌曰是畏友也吾夙願納交幾交一臂失之者弄印無以易堯矣須臾夢醒東方半明翠羽噉嘈刺、樹間則老梅獨立凍蛟甘矣辭若竹退若松搜訪離落物色

雙栢夾植左右儼然二豪之侍側梅亦欣々有德色矣仍歎血而盟曰我母爾度爾母我醜生同行藏死同榮朽願爲三生莫逆之交而母如酈生之賣友時庚辰春正月古迂翁記

迂樂園記

人各有所樂伯牙以琴右軍以書米元章以石皆樂也惟物亦然蛙樂乎沼蟻樂乎埵魚樂乎江湖禽樂乎山林聖賢之適其天也亦然顏簞瓢而樂孔曲肱而樂莊生觀儵而樂而予將奚樂戊寅得叔祖舊隱放浪林谷間越六稷癸未秋再市鄰第居夷爲小圃碧石穿圭門曲甃翠徑四序佳卉檻致遠方無難色隔墻鄰義井剝筒引流瀼々灌花根且沼其窪者時若蒲若荷又倚其陰者卓若亭若臺日勘書倦必一到々則携賓侶吟嘯花側席茵枕石世氛野馬悉麾扇外視世間睢盱之樂萬金不肯易間再拜乞名於叔父山泉翁々書迂樂二字畀之子謝曰今非迂叟獨樂時也子奚弊々焉以陶鑄天下爲事溷滓然第之哉叔父曰吾語爾凡人相與必曰樂々有古有不古々可樂不古不樂也効西施之顰者志其醜學邯鄲之步者志其鈍昔周茂叔教人以尋顏子所樂子

曷不尋迂叟所樂者乎聖賢所樂如穴地及泉脉々相貫登山臨水車戢良苦豈直荒志遊賞間哉仁者山智者水固各有所寄焉者也迂叟之樂何樂也未易與俗子言也獨樂之樂其寄也異時熙寧初荆舒之黨設新法籠天下利幾斷國家命脉公是時顰眉行窩不暇一援手龍卧洛濱駒隱丘園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此亦一迂叟一旦相天子撫中國悉取熙豐一切不堪之政解弦而更張之海內忻々如在春風披拂中遼人至戒遼吏勿生事此亦一迂叟以人觀公々之樂誠自樂也以公觀公々非獨自樂也平生相天下手段歷々寓在獨樂園間凡擢用程蘇劉范諸君子即愛花種竹氣象也屏除惠卿子厚流竄嶺徼即雍蕭剛蘄氣象也罷鹽鐵青苗保甲保馬如器將欹不動聲色起而正之即吟風弄月汲泉灌渠閑雅氣象也公之樂蓋以天下而不在于山水園林也世人抗論橐駝種樹之翁東門賣瓜之侯例以公俎豆其間是直以小人之腹量公者今天下可爲迂叟勉者尚多樂而必迂叟者誇也樂而不迂叟者汙也不誇不汙而惟迂叟之步趨似與不似吾不得而知也吾將日課子矣陸羽味水淵明琴無絃是當

以遊乎方之外求之而安用語人哉小子識之遂再拜剡所誨之語於壁且以自勗云時甲申三月朔園主古迂陳某記

石菖蒲記

石菖蒲佳卉也雅而不潔介而不汙蕭森而不棘好之者蓋不若知之者灌圃之隙嘗冥搜巖穴奇石或卓削而竇者或磊落而窪者濯去泥土剝其中毓數十本雜貯以瓦斛石盆朝夕課樵青汲生水活之翠苗裹煙綠春森劍峯然書牖吟几間可愛可慕予豈徒好之者哉蓋立身風節隱然參到古聖賢者四未易與俗人言也以物觀物則物無非物以道觀物則物無非道竹爲夷之節菊爲陶之隱蓮爲茂叔之君子物非徒物也是草也蟬蛻泥淤抗立清漪靈均之衆濁獨清也退居寂淡以清泉白石爲菟裘游岩之泉石膏肓也養植之法春不雨夏不日秋不露冬不霜雪康節翁之時有四不出者也至於遠弃脂汚日須清水方暢茂則又成湯之日二新又日新者也謂物爲物何我非物謂物爲道何物非我前三者賢之事後一者聖之事參到聖賢地位將耐寒苦甘澹泊葉纖而長色曜而光矚然獨立傲睨物表而與幽人

勝士齊芳若世間可敬爲竹爲菊輩尚不敢相伯仲而況桃李之寵俗姚魏之繁靡其將避君三舍乙酉七月朔記

劉氏留畊堂記

穹壤間可畊者何限販夫販婦規圖鼠壤營計鹿豕捐然耘耨播種間采耜畚鍤日尋於其上者如魚鱗其心固幸一歲十秋多儲厚蓄以貽後圖甚至指鄰園之菽粟以爲子孫霜露之感時運而往我躬不閱皇恤我後一時罷精憊力以耕之者未必其它日之果能取償否也劉君正甫吾友也餐江湖氣味二十年歸卧牛下有田可種有園可溉俯仰伏臘無欠無餘廼掛襦襖放犢犍袖手不耕築室東偏日閱圖史間走熊湘問名於平遠趙先生大書留畊二字扁之世之畊非但農也嘗有留而不肯盡者此有遺秉彼有滯穗非不能竭而取也天之賦物各有定分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約於今者償於後也亦有盡而不復留者竭澤而漁明年無魚非無魚也旦而取之蔗雖甘一嚼之外無餘味也鄰之子嘗謫數而俠取深謀而巧掇豐儲峙積困廬多藏以爲後謀非不欲飫後人者矣曾未再世而報踰其量朱甍碧瓦

化爲愁氣淒淒爲枯葦碎於塗瘠於溝直不滿圻者之悲巧於留之者適以誤之也故凡有所遺而留之者不若無所遺而留之者之爲真有所遺者任力無所遺者任心有所遺者常不給無所遺者常有餘是以寬於哀者羸度外之餘波而詳於取者多術中之隱禍方寸一泓其廣匪衡從之畝也其益匪二頃之饒也而餘芳流澤溉根食實玄曾者畊之三世希不失矣雲來者耕之十世希不失矣厥初所以不敢盡者乃所以爲無盡也世之君子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材奇而不試術巧而不扶贏金之不遺而獨遺以經彼於子孫俯仰之資非忽然也詒厥者典則燕翼者豐芑留長物以遺之者其視留此以遺之者何如耶由百世之上等百世之下正甫不盡耕而聽其子之自耕子又不盡畊而聽其諸孫之自畊絕桔槔之機心息憂畦之塵勞天有餘財而不肯罄地有餘力而不肯竭方將抽南華之經繡柴桑之詩抱子弄孫笑傲乎南畝間仁義以植之恭儉以耕之慎言行以獲之吾意君所留以遺後者視世間田舍翁不旣多矣乎如或有執彼所留而謂君者將憮然應之曰卿自用卿法玄默執徐夏四月友人陳仁子記

劉學正小天柱記

南方之山巍然高者以百數而衡爲宗衡岳之峯五出而天柱爲尤間嘗捫蘿剔蘚敲石室宿穹林精靈歔歔蒸嵐瀕洞縷脉碎繡新綠孤撐奇觀層出應接不暇幾摩星斗拂河漢而不知虎關之近咫尺也劉君如齋頻年湖海粹攬岳雲之秀辛卯秋捧檄學臺督餉九嶷獲片石於李氏似割南山一股者色黝而膩峯兀而傾岩竅玲瓏而摩谿一柱擎空旁無副造直溟濤然俯天柱而第之且云李氏寶之數世而始售於余歸苴茅土而封之曰小天柱奇哉觀乎物莫競於相形鳬鶴之相形也以長短鵬鷺之相形也以遠近彭殤之相形也以壽夭至於形之小大也亦然莫大於天地而秋毫爲小莫大於須彌而芥子爲小山之在宇宙間坳者垤者窪者窪者側者千奇萬怪各以形自詭若滕薛爭長漫漫詰其故世之登東山者小魯登泰山者小天下所處之地不同故所見異者然也而何足以知山凡山有形者有不可形者若以形較之天地也須彌也秋毫芥子也洪纖巨細懸絕而不可比若以不可形冥之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塊視三山杯吞七澤一以爲終南泰華之高吾不知其

爲大一以爲平冢丘垤之微吾亦不知其爲小故藏
宇宙於粒粟納山川於鼎鑪持此以諗於當世之人
皆訝然曰誕而不知其趣然也如齋曾中丘壑愛護
石峯園之雕欄寘之柴几左圖右史吟哦欠伸之暇
摩挲拂拭春粧匪濃秋拭匪薄流泉杳々花草冥々
曾不啻鸛鶴棲松猿猱絕壁之奇觀而朝夕焉傲睨
石側雲煙滅沒七十二峯之勝蓋將收拾而有之又
不知孰爲大孰爲小孰爲天柱孰爲卷石耶雖然藏
山於澤半夜有力或負之而走劉君珍護斯奇誓同
出處他日一柱擎天萬仞壁立孰能爲之大而詎止
曰雖小天柱必有可觀

曲肱樓記

古迂翁歸休東臯之上溪友過從輒烹伏雌相勞苦
夜漏下十數刻踰牆暴客憊瞰玉川老屋書冊琴瑟
幾不免乃移憇城東南陬之僻巷湫隘局趣旋闢小
樓度頗圖書廣不盈丈袤倍之扁楹題曰曲肱天淡
霜寒鄰圃梅半花命客洗老瓦盆落之酒半酣客有
訾予者曰曲者元叟所惡也凡曲臂以取物曲膝以
便坐曲心以徇人者人必唾弃之而子奚曲之取吾
見世有穿穴經籍漁獵圖史著論美新成莽之墓托

辭禪讓越操之奸曲學以阿世者子將爲之乎曰否
吾見世有鑽刺要岐策探權徑媒合景監網秦之官
媚求承瓘釣唐之相曲步以取貴者子將爲之乎曰
否吾見世有貪三廩五鬻貴市賤酒削鼎食襲質之
饒胃脯連騎慕濁之贏曲術以取貨者子將爲之乎
曰否若是者客三問而三不答徐譬之曰曲其心孰
與曲其形曲其天孰與曲其人元子之惡心而天者
也孔門之樂形而人者也向吾與子學焉步焉計焉
一切以曲計吾之身當衣繡腰玉積膺盈囷高其閭
大其門結駟連騎與馬上貴人分庭亢禮今頽焉嗒
焉陋巷之中身不過癯儒樓不過容膝方將挾冊伊
吾飯蔬飲水曲肱而枕其中吾視世人不能爲吾之
曲吾亦不能爲世俗之曲也反世俗之曲而任吾肱
之曲移此居鄉恂々閭閻犯而不校施而弗報騎款
段馬乘下澤車使里閭稱爲善人記所謂並坐不橫
肱者也移此涉世驚濤湧洞隨起隨支屹然砥柱於
龍門伊闕之側傳所謂三折肱爲良醫也移此立朝
裁冠虞廷弦薰風九奏之琴書所謂股肱起哉者也
孔所樂之曲非元子之所惡元所惡之曲非孔氏之
所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子非吾亦安知吾之曲哉

客於是大噉舉酒相屬以杖扣其脰而歌曰曲哉曲哉其曲而不屈者哉歌闋援筆書之以示世之好曲者乙未冬至後五日陳某記

山南尹氏茅亭記

嚮乙未秋初侍左丞樞齋史公座抗談吾邦文物彪蔚至口續古蒙求編不置且云是家數文字一部史經緯曾臆問安得介致之予曰是尹兄山南所輯也隱君子也秋山館之不就東軒招之不來名可聞身不可見也越明年春山南諗予曰予厭世囂近城片地牆東爲索隱菴書挹松雲宵映羅月且取吾楚

所產而千顆嘗不貢者倣瞿曇氏蓋頭法卓亭其上畚若竹若梅若蓮菊雜植之瓜疇蘋畦井如也於子意何如予曰是亭也其有大古隱者之趣乎予夙對史公語猶信魯臧孫論清廟之茅曰昭其儉、近古者也古以朴今以華朴故質實而不文華故矯飾以爲麗身將隱焉用文之苟務飾焉匪隱也春秋諸子善覘人國於服食室廬之末皆足知其運祚脩短觀人也亦然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知其人中必古也山節藻梲丹楹刻桷知其人中必不古也山南於是亭也不古以瓦不塗以堊不雕鏤以文采逍遙

是間筆牀釣具紋楸茗椀凡娛意適心之具羅絡左右理園隙間抽架上先秦古書吾伊一通戶外簾滿虛左延上坐磊落道古今成敗得失浩浩萬古磅礴曾次直若翺翔馬退山之陽未易以令人窺也大巧無迹至素無文道惡乎古而有真僞言惡乎古而有是非杜南瀼西之茅屋古也馮道夾河之茅庵亦古也杜以止馮以仕杜之詩史千載之聲馮之雜傳千載之醜杜和馮和居亭主人古貌古行亦古其決擇於斯邪若予者偃偃穹壤間方將棹濟泗轍燕秦歷覽英雄戰爭之遺迹自詭儻素願少間倦遊衣夫須襁褓映日茅簷共汀鷗沙鷺長爲亭下狎客

劉潤夫定宇記

茶陵劉氏世業儒其別裔潤夫突弁操觚月日談不容口聲譽闕且都科目廢無繇自賴間守先世讀書所號定宇視蒙莊縣解幾似悟入榮名得失直觀雀蚊蟲相過乎前持諗予予謂子氣尚卓犖春秋鼎盛躡齊晉燕趙歷覽章亥所步奔繻題柱畫馳宵驚皇皇斯世且操筆接浙不給而奚以定爲此殆杜德機也吾且不得及彼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定乎哉世稱天地四方必曰宇乾甯然而

清以升坤墮然而濁以承覆若盆垂若屏明媚若雲
母甲帳峙爲山流爲川維柱挺垓閼歷數百禩顛
鰲戴而不騰振且跌其或冥颯晦颺安氣垂刺震動
崩竭俄而東西易位夫焉有所倚至棟宇也亦然柱
以杞梓庥以陶瓦圍以蕭牆重壁房廊戶牖截若棊
布設不幸風摧雨剝蟲蠹蟻蝨頽焉阬焉漠不可支
而處維人襟宇也亦然斂以七焦以三官天地府萬
物經籍寄焉義理藏焉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其忻也
孰思其慘也孰觸與接爲構日以心闢慮嘆變熱姚
佚啓態譬蒼狗萬變相禪若環莫知其所爲使怵於

爵祿而鞭可執壓於刑慘而閤可投眩於死生禍福
而手版可倒持一泓靈臺擾擾焉風中之蠹靡所舍
止若是者其固然耶子之定也吾不得而知也子之
未定也吾亦不得而知也吾所知者子儒也而非釋
也將毋同釋凝於定而不屑應也儒淑於定而未嘗
不應也志學也而擅素王之褒貶心齊也而具四代
之禮樂不動心也而交齊梁之瞻幣視瞿曇種子合
神於漠遊氣於淡聞其死灰木鷄何啻九牛一毛凡
定難定而不止於定倍難子之材具蓄於質素定若
洛陽一書河汾十二策其於游刃必有餘地方將旅

新豐扣光範大則位置堪輿小則束諸儒燕說而搯
其咽喉裳重繭相勞苦上東門外固不屑隱几鑿坏
槁項黃馘偃息定宇間於子意然否潤夫曰是吾志
也定字其寄也遂書以記

牧萊脞語卷六

牧萊脞語卷七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送譚叔思歸省序

予與山樵譚君叔思生同里學同經年齒後予一暮而文實勝予燕鴻遷避居鄉無半月雅邂逅湘水舍館距予適數舍相從彌旬抵掌談世事侃侃氣衝翼軫間喉若戟每吟成則撫按大噱直吞余子而坐之百尺樓下間袖文謁霜臺諸老爭降階圮握手延之上座昂如鷄羣之鶴或處以邑庠者竟從棄去弗顧

而且欲杖節建侯封萬里外歸將論於親暨平昔之友朋予聞其行而壯之曰今世所以屈諸君子者時也諸君子所以烈烈不可屈者氣也氣詘而時從寧枉而通時忤而氣充寧守而窮纖夫簞人懸薄高門舐痔媚竈自一命以上稍有絲孔微利爭蠅鑽蟻附炊不及浙君乃躡藉權勢怵懷振發不肯一俛首低心故其氣正以豪經生腐儒躡嚙不出諸口君肆筆成章縷數千萬言崢兀無俗態直將拍謫仙之肩不知視陳鮑徐庾為何如人故其氣清以越紫蓋撐空洞庭吞日登臨笑傲猶以為未盡奇觀君乃欲航

淮洛轍汴梁擊筑易水之秋風一吊望諸君墓而大抒胃中河汾氏十二策故其氣壯以宏孟軻曰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氣之所充鬱積磅礴其起也或蹶之其作也或阨之或誘於金張之貴或詆於原曾之貧或隕獲於儀秦公孫衍之詭譎中無所養故外無所守決起而飛搶榆枋不餒則折正不免猶然笑之也如君之氣持此以往刺犀象搏熊羆何向不濟驅車萬里吾懼其未出門而爭有致之門下者事業豈易量哉若更持以志養以道澤以詩書禮樂視世間榮辱得失如天地之蜉蝣春秋之螻蛄何

足以動其心而氣亦奚至於餒且折哉君歸更持此以論於若親若友朋問予言為然否庚寅秋陳某序

秋山余按察文藻序 懋武人

文章與世運相脈絡文氣有盛衰世亦隨之故讀雅頌而知周之為西讀變風而知周之必東非獨運化然也經生學士操觚拔穎咕囁語言文字間窺姚姒陋遷雲方帙五車牙籤萬軸讀之冷然如駕閭峯拾琨琰錯落照人耳目而所以關世教立人極則殫盡蔗境漠無寸味玉卮蠟鞭千萬世而下所以可譏可厭可削例以空言卑之故當夏土穀興之會而倏觀

伊訓一篇當殷亡周興之會而忽讀洪範數語若此
干戈甫定文化未興尹者箕者豈計與文墨家者流
好名角異以聳環奇詭異之觀大關綱常細研事物
直爲治天下者律令格例唐儒劉禹錫嘗評文與時
高下夫與時而高下者非文也時之高下乃文爲之
也世盛則蕭韶九奏以鳴熙皞之和世衰則筆削一
編以返蒼姬之轍斷珣爲璞補罅支欹而豈徒文乎
哉秋山余公正元朝士索隱未酬奪之秋霏煙暝中
持節湘楚崇儒劾貪清風凜凜如走不材亦荷甄拔
間獲拜牀下倒錦囊得文百餘篇長虹插漢香象度
河愛君憂國淑今詔後之念烟々筆墨畦逕間蓋公
胷中經綸之學不獲悉施朝夕料理司空城旦之書
稍暇即校紙伸毫時抒所蘊淪其源於洙泗淑其流
於伊洛而大漲其波於歐蘇晁張彼馬上諸君子壤
熙往來雖持尹箕言語文字以往轟雙耳而新其聽
正不免齧缺之四問王倪也哀金鉞梓以求其傳讀
斯文者人々如公世道其猶庶乎辛卯夏四月湘中
前進士陳某序

劉定翁定見集序

陰陽家者流世率祖曾楊疑龍臧龍瀾翻口角間指

掌山水吉凶如倒天瓢混々不竭雖二公復生亦當
遜畔不暇暨至捫嶇嶮點立空壙則注無的當之見
甚者貿易東西遷就潮迎求以自快急利之私遂使
世之恫子弱孫舉父母所以安其軀者托之歲月幾
何體腐泉下終身陷於不孝又甚者起荊紫荆之林
貽暴黃壤之骨眩惑禍福譖譖遷改舉百年之祖塋
子孫從而鬻之曾楊亦若是否安城劉兄定翁訪予
霜松雪竹中出示定見一編皆疏其平生作用處某
水某丘某山某向歷々皆可按圖索且顧義而不棘
於利高出流俗輩遠甚養遯屠羊之肆恨未繇參陪
杖屨越虎溪一步傾倒胷中一定之見何當過從歷
訪巖間之奇絕俾山君川后不得自悶其奇則是編
蓋已陳之芻狗爾姑書此以俟它日德祐乙亥冬至
日涖泉古迂翁陳某敬識

送丹士陳中菴歸序

丹法三代以前蔑之聞何後世之睚眦紛糾也雖然
至人不假於丹下士始資於丹五圖金記九籀玉經
剖玄命之秘竊生死之關精微溟津讀之使人營魄
飄浮有駕風騎氣泠然汗漫之想而旨趣不越坎離
二卦故以丹求丹不若以易求丹坎坤也乾一陽交

其中而生水二內陽外陰故其用爲龍爲汞爲精出於腎而肝藏之離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二內陰外陽故其用爲虎爲鉛爲氣生於心而肺主之火就燥欲其伏水流濕欲其存神仙家者流千言萬語奇怪譎詭而止該於神易坎離二字故充神易坎離之交爲既濟充神丹坎離之交爲九轉昔紫陽翁拈出參同一書且吃二道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兩語二用者用九用六也九六亦坎離也二用流行於乾坤六位間即精氣流行於凡人一身間伯陽蓋亦以易爲丹者今石室火候之法流傳人間世亦由三百八十四爻推之大易一部何所不該明易則明坎離明坎離則明龍虎鉛汞水走河車火飛姤女艷沆瀣之精英含日月之光華政不待鑽木視壁而丹法歷二具是矣長沙陳君中菴以丹游縉紳間試之刀圭即驗吾意陳君九轉丹法蓋隱然與大易相表裏者至若吟嘯呼吸屈伸偃仰默守玄牝靜覓黃庭此丹在靈臺虛室間則非言語文字可傳也何當揖坡仙宅東蒙供薪水於丹竈邊一爲中菴扣之咸癸良月漾泉古迂陳某序

牧萊少年藁自序

前輩每吃二病後生著述少時所作瞠目澤吻軋二竟夕不一字既閱數襍脫而視之多異楚人之一炬文固未易言也抑李長吉高軒過賈少年治安策王子安滕閣記天才峭拔欠伸出半語有皓首鯢齒輩不敢支例曰少作非耶予自髫齔即握筆塗抹剡溪藤科舉業外學爲詞章牧萊之暇或扣角而歌或秉荻而書或剡苔剔竹而紀凡宇宙間可驚可愕可喜可悲者弄口呬按宮徵一擲諸句讀平仄間積日累月彙粹成編名曰牧萊長嘯雖然眉山老蘇起我崛播機杼喧動宇宙直霸文章之國少所爲文悉索焚之今流傳人間世者皆焚之餘也走雖蘇陋何足夢老蘇脚跟前年叨冰漕貢持短兵逆四方勍敵兩造天畿有司皆以奇怪斥去荷鋤空山醉眠藤陰醒笑梅謝年幾二十四矣文之窮視蘇特甚吟葉零亂詩夢久寒今其文存者十之五六而可存者不過萬分之一可焚不焚亦姑識牧萊之課謹毋以語世之老蘇翁時宋德祐乙亥上元前六日某序

送曉屏兄長赴永州學宮序

三吾號佳山水浯溪之頌淡巖之奇鉅鉅潭之峻潔翫鷗亭之閼麗瑤壇丹霞翠壁綠淨霧牕幾欲掉丹

經百丈徑遡窮絕處末繇也余兄曉屏登奉常第二
十年索隱肥遯視世間木居士邈不介二游奉省檄
調三吾郡博士幾異乎博士與他官異凡官各有司
典刑者獄訟而止典兵者行陳而止典財賦者勾稽
簿書而止至博士可以一官一職止乎學校養才皆
爲天下國家用明習制度紀綱風俗於宇宙事何莫
不相關涉魯淑問獻醴萃在類宮安定湖學農田水
利治道自各有齋博士固非但濡需而遊鼓篋而升
弊三馬訓詁章句說稽古數千萬言止也余兄之官
也其將姑重簞席乎哉華花淒晚燕麥迷空水部星

斗之文大師蛟龍之字壁間耿二尚無恙否瓊臺翠
室徵君避秦之流尚可招否歲賦丘蛇日暮吏來吾
鄉尚有叫囂噓突者否子城西偏危亭櫟實斜陽敗
礎尚可按臨故址否異時元柳汪黃諸君子周游歷
覽航舟溪之波轍西巖之傍興寄所到憮然興懷山
君川后衣被光華數百載間尚想風采津二有德色
矧吾兄官於斯游於斯身任綱常之寄於斯視今風
景爲何如視昔諸賢又何如勇撤皁比之暇與二三
子風乎舞雩詠而歸目擊遺黎故武思以藥其痼而
轟其贖吾意環三吾境皆動心抵掌處也洗懷素之

墨池寫漁翁之款乃何時風雨對床尚當傾倒一扣
之而豈第曰嚮三媚學乎外它勿與吾事

送牛文翔歸廬陵序

火雲張穹炎塵撲面予方課僮僕效夏畦之子以泉
灌花蘂有逢掖紆徐翩然扣門者閱其刺奇章氏之
胃而文翔其字也坐甫定搖麈劇談舌本瀾翻指掌
山川氣脉若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燭膏蔡而揭水鏡
予初視之曰君非筠松文迪陰陽家者流乎揖而延
之客館昵二稍狎則袖示與山吟藁一帙錯落照乘
名公鉅人膾炙可口者朱墨離三予熟視之曰君非
賈島孟郊吟詠家者流乎間數日誦其平生出處異
時十數載前掉三寸舌賦從軍樂志不訖就歸持半
段槍踰伏鄉里間予驚視之曰君又非酈食其相者
任俠家者流乎牽袂輯屨方將從容問壑調探青囊
之奇傾倒奚錦之富而激昂其曾吞雲夢擊筑易水
之勁氣劃以志與凡子相左浩然別去余祖之道側
且酌且訊曰世之士游意功名者文辭不及論游意
文辭者方技不及論士方壯時智中磊隗直欲剡君
山槌碎黃鶴樓走馬長楸間蹀躞不肯休命與數奇
陸機債河橋馬謖衄街亭顧乃卷藏豪氣於吟詠間

鉢心劇腸澤吻淒吟舉草根寒螿相應答此其幸不幸何如也敲推一字白盡吟髭銘工而不獲刻燕然詩苛而不挾以上金鑾乘橈擢過崆峒浮長江走洞庭彭蠡之濱漱石枕流歷覽山川之端緒直爲世間幽飢腐骨求鬱鬱千百年不朽之託此其幸不幸又何如也孔子曰吾不試故藝嗟夫功名不足以據其材而寄於文辭辭不足以盡其志而寄於山川皆君子所不得已者也今之世使取巧掇以華其襟裾高其車馬者何限子抱倜儻不羈之器盤辟百折鬱積磅礴而不獲盡騁視世間黃口小兒揮斥不暇不園則畸其枘鑿不合者非不幸也宜也君其行乎文翔飲醕掀髯大噱或挽之留俛而不答遂叙以送之甲午長至日陳某序

送張才之全州學官序

科目廢而士氣無所舒學校存而士類有所附嗜迄今幾甲子矣操觚弄翰之士筆冢雲連墨澗泉涸寄嘲風月瘞形閼影巖竇間不獲大打胃中之磊隗紅光紫氣夜衝牛斗尚賴頻水弓流歸然靈光砥柱於鞍馬刀筆之林士以故藏修游息摘藻撝華不至下同蟪蛄委形槁壤科目外學校詎可少哉張君易齋

弁髮時即締筆硯交靈脩變化首以文墨馳譽當塗招諸生立鄉泮範模亦越數禩修廢補剏海奉省檄調清湘學宮且諗子言爲別予惟近世學宮與古迥別教養之方崇重之禮選用甄別之法事於三代相左漢唐而下何居漢有其名而無實唐有其官而無權泗上亭長仗三尺劍入關時事成之勝廣耳庠序事未遑也歷孝惠文景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獨申公在魯學者至千餘轅固在齊人多其弟子仲舒下帷學者爭師之斯道授受盡出私塾間而中間由文學掌故出者往留滯郡國僅補卒史幾名乎唐太宗正觀學校之盛度越羸劉曹馬之代文明烜赫果如日行世再傳而後學館獨廢至柳子厚乃謂士之專名譽好文章者耻爲學官權德輿謂劉秩爲祭酒乃置之散地甚者投閑冗治坐寒無種賢如杜陵昌黎尚喙三竊訾口舌問幾官乎今之學官漢耶唐耶亦三代耶夫有名無實者其責在下有官無權者其機在上焉者不崇而獎之故輕下焉不扶而植之故慢者在我此可盡心而爲之輕者不在我此固待天之自定也今天下士馳轡名郊驅軻利圓挾申韓之學者競更挾陶計之學者競商視

學宮師弟子莫方竊疾仇冷訕曾莫肯一布武又不知其失將諉之上耶下耶易齋翁葆護奇偉不怵以吏不羨以商抱琴鼓篴乃以其淑鄉泮者而淑湘源之人布衣韋帶將有爭之境上者磨礱粹琅鉅液非金勿踐漢之無實勿計唐之無權而相與求道德忠信之歸它日桂嶺以南洮陽以東儒雅彬蔚與古同風雖無科目猶興必自吾易齋也夫玄默執徐歲臘月古迂陳某序此以當別庖

贈山人張壽伯序

葬者藏也歛手足形使藏隱不得見此世間孝子愛

親終事第古有葬禮無葬書今有葬書無葬禮異時古先聖賢制之棺槨以周其體制之宅兆以安其魄制之封樹宰木以識其壙甚至有三號者有廬墓者有布囊負土者又甚至有不遠千里乞當世名公銘碣以發潛德之幽光者皆禮也子孫之富貴貧賤不計也胡今之人溺意青烏白鶴之書撼龍撥沙之訣某山良某水吉某音徵利銖然學邯鄲而步之彼子孫疎通者稍知向背去就猶於遺骸無憾不幸而童且駭眩變於鬼園之師而使其親體腐於泥淖蠹於螻蟻終天莫贖吾亦不知何心嘗自怪司馬公家

號以禮葬者而其葬大尉公至召洛師張生許錢二萬假其說緣飾之夫用司馬家說則不必召張生術不盡用則不當受禮亡而後世之書是尚何習俗之移人也鄉人張生壽伯挾術訪予霜松雪竹中延之上座其說似不凡試之術皆驗予問之曰子非洛師張生邪今有司馬家者召生則生當如何禮邪書邪安得折衷於司馬張生之家

古迂精舍書目序

書目者何纂粹經史子百氏之名也人莫不有所嗜陶之琴米之石屈芟曾羊棗皆嗜也走獨嗜書

雖然世亦有嗜其名不嗜其味者矣閑窩種花課畢即抽架上先秦漢晉書一通倚樹陰朗誦哦倦即欠伸眠芳畝西風野馬塵之扇外兵燹頻年文帙零亂東西行客踵門鬻書即倒篋傾囷市之遠方鄰郡有藏本者躡履徑造書所假抄積稍富嗜竟不置或信信誓予東老書不敵西鄰富者世固不可測渠各挾所嗜金壁啗之子若挾所嗜書冊啗之驗否予曰驗與否勿較也而獨何知象以齒焚蘭以馨燼彼之所嗜皆可羨者也羨則爭則不奪不厭嗜與羨相遭將探囊肱篋不足嫌所欲予方頽然嗒然訪陳農異

書問楊子雲奇字專其所不羨者以自嗜而何庸嗜予欲耽誦卿且去遂彙集度閣所藏本若干卷標爲古迂書目將走四方博雅君子求之視世間金璧鯖膾可欣可羨將不肯易所嗜云癸未冬至日書

送采詩彭丙翁序

士有語人曰采詩閭巷纖夫稍涉筆調聲律澤吻學吟競起而趨之若夜蟲赴火工拙妍醜勿計也君今之世而采詩一大佳話也缺於公而發於私未易以世俗窺也吾將擇其尤而語之曰彭兄丙翁非泛然采者也丙翁安成詩人也度越世俗首廬陵過喻汴

湘重趼數百舍嘍然以采詩號於世閱人多矣持歸求證於須溪劉先生點勘而刻以傳丙翁固愈不敢泛然采者也抑采詩將奚自陋者不堪采庸者不必采諷刺者又不敢采作者難采者猶難也古詩作者少采者多今詩作者多采者少旌招幣聘凡行藝秀士藏脩圭田黨塾間不專以詩自見工納言太師氏觀民風且蒞以官士之可與可觀溢爲風爲雅爲頌單言隻字登載史冊言者無罪聞者戒鑒如錐脫穎日杲三焉行世今廢幾百年矣詩不復采而有轉采芙蓉者采金璧者采珍禽奇獸者攷其時蓋可

知也以故士舍詩無繇自別昉交午迄皓首弊三焉吟詠間班荆而譚以詩傾榼而酌以詩擁篲執刺而勢亦以詩一家之什大率兼刪後詩數十倍幾似漢儒專經名家日課歲計詩固非世所少也而槩之子虛之賦中和樂職之章曾未聞有狗監輩持誦漢庭者吾不知作詩者何裨也建安七子之作永嘉義熙之篇流布人間世直爲五七言家法采之無其人而傳元白樂府數闕坡僊瓊樓十一字流聞禁中亦蒙天一笑采之非其人而亦傳獨恨烏臺之勘新州之謫穿鑿語句傳會譏評翻爲羣邪讎正一話靶是不采者不得以自見采之者又適以自禍吾不知作之者何語而采之者何心也采兮采兮此采其所可采者也而亦有不易采者其與人與言皆不可得而見者果何如也朱夫子不肯以詩人自名朱夫子非辟禍也世豈無朱夫子其心者身將隱焉用文之窮厓之幽濱河之濬藏影匿形槁項黃馘有行充而藝成一生不肯饒舌篇詩者安得更從丙翁采之丙翁歸書臺古愚羅先生吾師也爲予扣之曰如有采者則何以哉遂叙以別

外弟李淳伯自嬉集序

詩情也詩易工而情難遭凡人生世百年者無幾其間開口笑者又無幾詩三百首以樂只莊內外篇首以逍遙風雲月露之幻草木禽蟲之變譬然更代吾前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漠無片語相酬應醉生夢死悠悠漸盡所樂何事石山言百憂間一嬉政不滿道然一笑吾於自嬉之吟有感矣世言達詩樂窮詩悲昌黎與郊島同生盛唐時至吟成幾若隔世昌黎詩如上林春明萬景融洩雖牢落送窮而祇以自嬉曾中長覺浩浩郊島詩如墟墓吟蟲操耳淒切幾若不堪處何耶曩吾記兒童時與淳伯弊學科舉文鈞爵祿暇時破繩矩間拱侍山泉叔扣詩法後十年科舉不復事一肆意吟詠間里閭科役之雲濤世事憂患之風雨摩戛吾前吾與淳伯曾不肯游媚富貴吟詠亦自若讀其集呈泉叔云谷換鶯難至巢存燕自回岫雲云早梅猶半白江柳未全青秋景云長空濕霽虹踈雲漏微雨似若襟期不郊不島直將鼓腹韶鳴岐鳳不與悲蟬啼螭爭鳴楓林葉叢間世紛森前肯以嬰吾耳騷吾心泉叔往矣吾與淳伯少且壯壯且老矣無復共談詩樂吾於自嬉之吟又重有感矣淳伯謂吾言然就書以序

太玄經序

易者何變易之書也或曰非變易也易從日從月陰陽根本希微凝寂之謂也是希夷受諸麻衣翁然也玄準易者也源於一究於九表裏河洛之數也分以陰陽錯以五行主以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倍乘之以八十一首截乎階祀堂陛之序也亦易也而世之窮易者難窮窮玄者易窮何也世會無窮理亦無窮聖人非不可一蹴挾而泄之也易愈窮而愈不易窮奇耦畫矣八卦生矣三百八十四爻衍矣虞角之解也芸草之生也以至獺祭魚豺祭獸也撫卦氣比之千歲之日坐致指掌間易以一定而叙無難也天有先有後成有小有大體有正有伏有互有參上經首乾坤而二老對立也下經首咸而二少合體也順與大過偶而在坎離之前也中孚與小過偶而在既濟未濟之前也以至否泰之相傾也剝復之相繼也一爻之立各有其意一卦之設各有其序其義深其例密聖人悉包藏而雜緯其中未嘗括而為一定之說夫固隨後人之自窮者也是以言者尚其辭也動者尚其變也制作者尚其象也卜筮者尚其占也析之而知其同也合之而知其異也充之而知其不可窮

也玄之爲書也乾始於子終於離也坤始於午終於坎也以二測當一晝一夜以四日五分當一日固配月令卦氣六十之圖落下闕六日七分之說也而較諸易之窮無窮何如也嗚呼易更三聖而後成韋絕三編而始悟雄以一人之見覃數十年之思欲立擬之宜世入皆可一覽窮也眉山翁論雄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夫世之深淺非辭也理也雄之說亦得易之一也易不敢以一定詰而雄欲一定求之鄰於淺而近宜也雖然玄亦一家之書也元貞丙申秋陳某書

放翁劍南集序

嚮謁秋山余公霜臺半簷春旭梅影清疎歷談渡江諸吟彥至陸放翁予復曰詩至此奇雄贍麗之觀極矣晦菴取詩尺度森嚴於公極許可然乎哉王澤未遠忠懷填膺榮河清伊炯炯夢想間直將推鋒擊楫掉馬箠取故地歸王會圖爾時稼軒龍川同一衡氣機口伐笏擊神爽飛越興觀所寄豈效晉人士清談騁纖巧於花卉月露推敲闌釘間耶世之詩陶者自冲澹處悟入詩杜者自忠義處悟入詩蘇者自豪邁處悟入吾不知放翁詩悟入當自何處或云劍南別

燈放翁得之茶山茶山得之子蒼金鼎化奇玉關竈鑪飲泉知脈譜系自別爾乃鳴劍伊吾馳志鉅鹿一掬精神問之茶山茶山不知問之子蒼子蒼不知其將質諸山陰之翁之心元貞丙申臘陳某書

溫公易說序

九師興而易道微易之微豈專九師咎哉彖翼而下旁薄深廣留七分者亡幾田丁施費脉脉師授俾勿墜龍龜圖書或左用之而不悟京房守緯數其失也泥韓康伯談名理其失也浮二千年間易道偃偃如蒙霧行述而不論河汾猶難之曆越五閏 真人御

字王澤萃鍾異人間世希夷扶義畫而成於邵濂溪洙周經而融於程以至匯爲漢上而尚變演爲考亭而尚占支析爲合沙而尚象三聖玄蘊剖抉廢遺而讀者瞭然如生三代之世晚得溫公易說一編視諸老尤最通暢今流傳人間世葉雖未完其論太極陰陽之道乾坤律呂之交正而不頗明而不鑿獵獵與濂洛貫穿中間分剛柔中正配四時微疑未安學者直心會爾易之作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書也非隱奧艱深而難見也談易而病其隱且艱非深易者也參習是編易道庶其明乎

溫公潛虛圖序

先正溫公以正學用世異時鐘山狐魅穿穴經術矯偏增蠹東民如束濕然幾不堪側踵立公徐起麾之元祐已劑震宇津津稍有緒髮生意宣靖疽根尚遲數十年不即決吾嘗讀通鑑而得公之所以正讀易說而得公之所以博讀潛虛而得公之所以化正故善惡明博故性命剖化故陰陽天人該凡公之正而博者人也公之化者天也世以書觀潛虛莫若以天觀潛虛金水木火土之爲窮無窮也氣體性名行命之爲盡無盡也囊括乾坤筌鏞品彙龍卧西洛弱不勝衣覃思研精直同鈞播不可俄度一出爲世用雖雷電風雨之交顛沛不可處而變化須臾天字仍復光霽晦菴至以精神氣勢歸之而或論公學術材業爲三代而下第一元城猶許其學不許其材何獨於公神化之妙猶不滿也公嘗以虛準玄而子雲以玄準易嗟夫玄與虛皆易數也參伍錯綜而成天下之變玄以參數虛以伍數玄之首用洛書之九虛之行用河圖之十玄一首當四日有半以踦贏各當一日有奇合周天之度而虛以冬至之氣起於元而歸其餘用之玄一一比之而可窮虛一一行之而不可窮

公天人也子雲終身節槩晚公頗覺形穢若百世之上蚤讀潛虛恐玄筆更閣不復下而公何庸曰準玄

后山集序

文歷遂古之初典謨雅麗盤誥贅屈近古如漢猶難之班揚而降雲謠濤詭倅爲唐豐爲宋唐文倅雖經韓柳已劑氣脉奄奄到今猶泉下人宋文豐異時歐蘇袒左海內士若渥洼墮地趯趯不易繁文小技也抑果關大氣會耶黃峻截秦浩蕩晁張深沈游眉山門人具一體黼黻藻火章施慶宇最後后山翁縝密細膩時人尤未易識度偃息南榮荷風襲人抽卷讀記序則靈榆古檀偃蹇而蒼秀也策論則泰宗封登屑然有景光也談叢理究又幽蘭之自芳美璞之小試也人言杜陵詩高於文世稱公詩必曰陳黃至妙處不墮杜後獨於公文厭飲思序記參寥序餘未覩大方因刊本論四方操觚士知杜陵公蓋兼之持較蘇門甚矣軻之似夫子也軻之似夫子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序

繫咸淳虞庠策內舍生首春秋繁露俛瞻屋楹罔克對後斐然選者凌虛析問竟莫鉤其玄博古詎可少耶今射策廢矣世豈嗜古弃高遠安凡陋市肆委弗

刊猥曰垂龍斷資登甫適越也更數年幾種古書若九共彙飲併名忘去繁露漢儒董仲舒筆也仲舒受學公羊高重精天人之旨專門墨守其事文辭義繁宗公羊比左氏小異今行世者竹林王杯三十七篇挾凡例之瑣微似媿杜征南持矩度之森嚴似媿胡文定覈事會之終始似媿陳君舉至明綱常析度數下視訓詁家者流差有一日之長蓋濫觴滋深後出滋巧也異時漢帝制令瑕丘江公與議江不逮丞相公孫弘同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仲舒思深哉子性癖耽奇懼先秦漢晉書日湮淪擯撫繁露百氏書

版行人間世少聞寓目設或待問若虞庠者抽矢就館士慮生且澀

賈誼新書序

士種學績文先須穎拔流俗它日下筆自然超詣踔絕古今賈生後阮楚且三十年時不事詩書綴誦自若居亡何貢漢庭文學嶄然踴諸老而出其右治安一策班史載之過秦三論遷史載之今傳世者間經史筆刪削而三表五餌平生炳炳論諫新書草定甚悉先漢文章太史公最奇巧獨生以高古豪健相長雄世妙習是編或惘然問評生長於達國體短於尊

相臣工於復禮樂拙於正上心異時絳灌者宿稍加崇敬言制度未必疏後元躬默微事格正興禮樂未必遜惟生抱文學自負較輟流俗氣節軒軒不少易未謫長沙已前執禮制正朔之說進既對宣室已後飾名分禮遇之說進太史公言生學申商劉向兼比伊管嗟夫分地執當削非務刻覈至崇禮貌養廉恥決不出申商者之吻漢朝用之或有一德格天氣象而羞與仲伍向方人未的至遷言過矣是書也賈生穎脫流俗而不盡用者也生幾智且賢哉

沈佺期集序

唐兵制三變詩三變至文亦然故唐初文一種也盛唐一種也晚唐又一種也風聲氣習蒸清湯摩脫頽挾華根苗迥別俛仰三百年間其初瞻以麗其盛古以健其末纖以巧而唐祚隨之文也者匪徒咕咕言語筆舌間也無其世不興無其人不行唐初云者王揚盧駱爲之也盛云者李杜韓柳爲之也晚則皮陸皇甫孫爲之而極且卑矣雲卿沈公以文鳴世與張說蘇味道後先頡頏當時去六朝綺麗之習不遠脫眞實而鑒浮華遺理致而騁辭章流蘇珠璣環妍麗密足堪娛人設若朔飆吹沙毛髮森豎疎乏濟世之

用讀公斯集知公生唐初爲王揚諸老伯仲無責也
或又謂公曰公平生汙巖於二張烏用是則噉然應
曰操行之難劉柳且不免於雲卿何譏唐史臣以文
藝傳公吾且以文章取公是爲序

玄暉宣城集序

詩蓋論興趣論材力興趣云者景物所觸悠然入詠
若郢人操斤不假鑲削自中規矩材力則冰雪跨懸
錦繡璀璨若貂鼠之裘火浣之布瓌奇偉麗聚在服
飾凡興趣深而材力弱不害爲佳材力高而興趣卑
殆不足揚矣世言詩率曰陶謝曰陶謝陶謝先後相

去甚近也元亮以興趣勝玄暉以材力勝採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一時寫景
之語氣韻峭拔便覺超詣至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
月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風動萬年枝日華乘露
掌崢嶸兀兀直以材力壓當世及葉低知露密崖斷
識雲重窓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松則唐之格律駸駸
漸入蔗境故由陶而上便有三百篇氣象由謝而下
宜其爲唐也古今以陶之興趣兼謝之材力惟子美
一人亟刊此編願與學詩者以陶詩并讀

唐詩序

唐以詩取士士亦以詩名家韻人才士露穎拔奇或
嶢若冰霰或膩若珊瑚或蒼古若巖柏或眩怪若海
濤或綺麗縝密若劇帳流蘇千載而下嚙齏涵泳竟
莫闕其藩世入觀盛唐詩云是一種言語晚唐又別
是一種一代制作果異乎哉家以詩名詩以家異李
豪韓贍韋澹柳適白通俗杜渾成果杲行世戶刻人
誦它有長篇短聯擅長吟囿浩如煙海編綴類刊人
自爲集俾得與諸老並行宇宙間飲水知冷暖當知
各爲一大家數

牧萊脞語卷七

牧萊脞語卷八

論

雲山吉廷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帝舜論

人主不必疑天下之深也天下大器也其勢重而難舉其爲情伏而不可測故付之自然者常合而劫之以術者或一旦竊發而不可支世之君總之然欲天下之我從而懼其不我留也日夕思以羈之曲爲之防多爲之制周折以係其心於是有恐之以刑震之以兵一時之勢或有不能角者孰不俛首帖耳懼伏於其下至於刑之窮者奸每從而生兵之所不能及者亂亦由是而起是故疑而固之者未必不迫而速之者也世之疑天下者莫甚於秦之視天下常恐其相與謀我也誅謗有誅耦語有禁讎天下兵有律而又城臨洮郡桂林頸繫南粵而卻匈奴於漠北千里之外秦之疑蓋未嘗頃刻釋焉者也而不知天下之大可疑者已伏於大澤之卒激於溥浪之擊而睥睨竊發者蓋不但關之東江之南也聖人惟知其不必疑也處之以公操之以約相與乎無爲之天一切聽其自從而未嘗少拂其心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也歟舜之無爲也非拙於防而怠於制也又非不能出其所可畏者震之也舜之心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徇其心通其情詢問其疾苦忘君民之勢分而聽其自較量於爾我之相須帝之心蓋坦然無一毫猜疑之私橫乎其中也不特此也人之情最不敢犯者刑法之酷而最難敵者兵甲之強是固所望而驚焉者帝於刑也則刑期于無刑兵也則舜干羽于兩階凡可畏者一切示以不用它日謳歌獄訟歸舜者且百餘年嗚呼人有一毫猜疑之心者何所不至而帝獨何心哉秦惟疑天下也深其計以制之而天下乃有不可測帝舜惟不疑天下也相爲乎無相爲相與乎無相與而天下卒有所不忍捨故操之急者發愈橫持之甚者禍益速人主而疑天下者非所以固天下者也而世猶有患法之不峻兵之不強功之然欲劫而留之者吾固未知其所終也吾固曰舜之有天下無疑天下之心也

武王論

人主之於天下不難於取而難於寄夫取者智料之所易及而寄者智料之所難測故易及者易圖而難

測者難處也匹夫匹婦攘臂而獲千金及其欲傳之也必擇其後之可堪者然後探諸囊中而付之又擇其所素知之婚若友佐之夫然後其心始安天下若是其大也萬乘若是其尊也而可輕於寄乎是故自古善於取天下者往々多以所寄失之秦人桀黠數世以取六國而乃寄之不辨鹿馬之兒司馬晉奸宄之謀自曹魏之興已芽蘖其間而乃寄之閭閻之惠帝既不知其子又不知其臣所以託孤寄命者如此亂且亡焉無怪也周之有天下武王身取之也以其身取之也而奈何其不重所寄也夫以年過八十之餘是生成王其於齒未壯也其於事未習也其於賢否有堪焉不堪焉未可知也一旦舉而付之身後之託夫何所恃而不恐況當時之親且尊者諸叔在焉周公未論也管叔蔡叔皆桀黠而不可制而又商人之法兄死弟繼此其所習聞而常見者武王之心吾不知何所爲而釋焉於斯噫武王之所以釋焉者盡知之深也昔嘗讀金縢之書而得其說夫武王之所不知者成王也而其所知者周公也當其密勿於家庭之間握手於論議之際所以得周公之心者審矣故克商之二年不幸而有疾也人或有幸其不測而

利其弱因是以騁其不肖之心而周公之心不然也禱祠之事直欲以身代之俟其病之瘳而始釋嗚呼周公之心身且不顧而況天下乎吾知欺孤自利周公必有所不忍爲矣至於管蔡之不足信也蓋一周公亦自足以辨之是故它日佐之誨之而成就之此固武王之得所寄不必介々於身後之託者也昔論霍光輔昭帝者深嘆漢武爲知人夫周公之才豈霍光所敢望而漢武之知人又豈若武王者然則善取天下非難而善寄天下者難若武王者蓋能取之而又能寄之者也吾所以其羨武王之知周公也

高帝論

人主最不可妄有所爲也凡事出於平日之所未嘗者必爲人之所疑人主所爲敵國之所常窺者也世未嘗無敵國也彼敵之謀人國者必先窺其所爲其是也從而服之其非也從而謀之故謀而窺之而疑循是而不變則將有懼服於其下一或反其所爲則爭起而圖之矣故我本貪也而矯於廉我本慾也而矯於剛是以人必疑而求其故曰彼本貪也何獨廉於今也彼本慾也何獨剛於今也因其所行而徐考其所志是必有出於財與色之外而過人者矣世之

英雄其窺人國者蓋不窺其它而窺其心往々如此昔者陳涉嘗窺秦之暴也而思以爲亂劉聰嘗窺晉

之弱也而思以爲叛夫秦隋之亡雖三尺之童皆能

知之吾意當時之善窺者不特一涉也聰也及觀范增之疑沛公何其善窺於人心者也沛公之在山東也最貪財也最好色也以平昔嗜好之素而一旦反之至於婦女財物無所取此固范增所窺而疑於後者也今夫沛公之不好色也不取財也特其常々者也增何獨疑而驚焉者也蓋古之不殖貨利不邇聲色者湯也湯聖人也爲之也素行之也久人固不以

爲奇且異而安之者也沛公非湯比也一時之所爲非出於平昔之素此固敵國英雄之士所震懼而驚者矣且帝之入關嘗見宮室帷帳之後狗馬珍寶之異其心亦欲專之矣而樊噲切責於其前留侯助成於其後帝始退而軍霸上是增之所疑無怪也何也財與色人之所甚羨也羨則爭則誰肯悅而爲之下使帝迷於所羨而不之改則當時起而與帝爭者恐不止一羽也帝惟舍之而絕天下之羨心雖數百增安能爲羽謀而與沛公角哉此固增之所必驚而疑者也嗚呼世有窺人主之心者非特一增也而世

之善反其所爲者非若高帝然宜英雄竊窺而圖之者紛々也

呂后論

人而欲擅天下之權也其初必有所試其成必有所假故世有竊權者常恐上之不我信而無由肆其志也則先爲之計以試之功也掩之以爲奸正也誣之以爲邪強且尊也文之以爲逆始則一二以覘其意終則迭出以逞其謀而又擇其尤者假誅賞以震之是以人爭畏害趨利而胥從之不暇國家大權有不自知入其掌握之中嗚呼其試之巧而假之甚者往往如此書曰牝雞之晨詩曰婦言是用聖人非獨惡之也蓋外者疎而內者密言者微而窺者巧試之既深則假之必甚是固不可墮其計者也呂后之矯制臨朝何其橫也惠帝若在吾意后或牽於母子之天其心未必亢然自立也平日累試帝心而欲加於諸公之身者久矣夫不有所試則吾之智不敢以遽逞不有所假則吾之威不能以自行后之計又何深也方帝未殺韓信也后則令武士斬之帝未殺彭越也后則親爲帝言之此固后所以試帝之心而假以威人者也夫誅戮功臣大事也不決於天子之公而出

於婦人之私此固人所憤而激者使帝明且斷也於信之誅責其專於越之誅察其誣多方以沮之百計以卻之不肯徇其試而聽其假則呂后亦有所懼而不敢動今於誅信也置而不問於誅越也信而不察則后復何所顧乎人之情賞則趨誅則避既試其心又假其威高帝雖在亦將折而歸之后矣而何待惠帝之亡哉故言韓彭者后將以誅帝之心者也誅韓彭者后假以立吾之威者也故嘗論唐武氏之禍皆啓於高宗共政之專而不在於中宗繼統之時漢呂氏之橫皆源於高帝聽信之過而不在於惠帝身沒之際彼其試而假之者有素固權之所由以歸也語曰大阿倒持其禍之本歟人主攬權戢姦之術其亦勿信其試而任其假也

漢文帝論

異端之學非所以治天下也人主治天下其養成風俗之善皆本於心術之微驗於政事之發其仁也必不慘刻以起天下之嫌其厚也必不缺薄以激天下之澆其醇一也必不紛更擾攘以起天下之亂故百姓昭明於變時雍讀者知堯德之簡寬而王于出征與子同仇讀者知秦主之好闢以至魏之禍曹之奢

齊之譎詭皆發於其君心術之端異端不與也而世或撫異端玄虛之論以自附於寬厚長者之列是未足識治天下之法也夫異端有似是而非者彼言黃老者曰簡靜寬大也夫彼之簡靜欲歸於空者也彼之寬大欲泯於無者也非吾所謂簡靜寬大也人君之簡靜而寬大也特不生事而非不事也特不傷生而非不治生也是所以爲異也文帝何如主也人皆曰帝好黃老也帝高皇側室之子也彼自代以來習知天下離戰爭之苦者方二十年民之病未瘳也國之本未固也則生聚而教訓之亦可爲深長之圖觀賈誼論天下背本趨末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則當時習俗亦有可寒心者是以南粵稱王之僭不誅也匈奴驕傲之恥不報也以至肉刑之免田租之賜苟可爲民計者無不用其至輕嗇夫之利口而養其厚罷千金之臺而養其儉用誼之策禮貌大臣遣列侯就國而養其廉遜凡變澆漓而醇雅易詭詭而真淳者皆出於一念之真而非溺黃老者所能爲也世之人不追論帝之心而第以黃老之說附會其間噫使帝尊黃老也則清虛寂滅將有付之無所爲者吾嘗觀賈生請改制度帝謙讓未遑而已是帝之改之者

固將有待也況帝非一切不能爲者觀其習射上林未嘗無北伐之志匈奴嘗以十六年至彭陽矣上欲親征匈奴以太后固要乃止又嘗以後元六年至雲中矣上亦自勞軍親至霸上亦非拱默無爲者若曰帝令邊備不發兵入恐煩百姓此則善窺帝心者異時後元風俗恥言人過國安民豐山東父老至留杖願觀德化皆帝之心爲之也而非黃老之所能爲也嗟夫世之棲心黃老者未必不啓奸臣之專而滋國事之弛帝在位二十三年範圍不增也千里馬不受也帷帳文繡不施也當時之治光明俊偉刑措不用國家無廢事之憂奸臣無專恣之患班固贊之者謂以德化民則可謂之尊黃老則不可而世乃曰帝專尚黃老甚矣不知帝之心也甚矣不知帝之心也

漢景帝論

凡人之性苟出於天之自然者決不能掩於他日之所爲夫性不可以僞爲也金性剛也不可握之而使柔竹性虛也不可盈之而使實何也其得於天者然也故氣稟之拘隨寓則輒發遇事則即應人性貪也則見利而即羨人性淫也覩色則即悅使非出於素有則雖有利與色臨乎前見之而不羨覩之而不悅

者矣世之言漢帝者曰文景文帝之天性寬厚也景帝之天性刻薄也景帝誠非文帝比也然文帝嘗免肉刑矣而答者猶不免於死至景帝則減答法定箠令使人得全其生是帝亦未嘗無文帝之寬也夫性之刻薄者必多殺秦政以猜忍搏鷙之資嚴刑峻法納一世於罟獲陷穽之中阨儒生戍長城速天下之斃而不之顧景帝未嘗若秦政之多殺也帝在位恭儉十六年矣詔令之下十有一而爲獄者二其五年之詔則曰諸疑獄不決者讞之後元年之詔又曰有司不能決移廷尉其一念在民哀矜惻怛與問再四決不至累興大獄而多戮無辜者獨於六國之削晁錯之誅幾不免流於慘者亦非盡帝之過也帝之以博局提吳王蓋少年血氣之勇耳而吳王擅銅鹽之利招致亡命不致貢賦者四十餘年此雖甚懦者亦有所不堪至於晁錯之誅變出倉卒而中於表盜之計有未及思者況錯使帝自將而已居守豈不重帝之疑而取輕者乎是削六國而誅錯者非帝之果刻也其勢然也匹夫欲肆其殺人之心雖敵已有所不顧梁王驕恣帝之不殺者終其身雖屈於太后一時之故而帝亦非果於殺者昔吳王孫皓臨朝多以私

喜怒擅殺臣下此其天資之素無怪也帝非皓比也而世猶以刻薄者誚帝是母乃春秋責備之論歟世之君而能如景帝者亦未可少也噫言漢帝而以文景並稱景帝雖微不及文帝而亦其亞也

武帝論上

天下之民最不可迫之使無所容也三代而上民有以容其身而不思爲亂三代而下民無所容其身則不免於爲亂唐虞商周之時井邑丘甸有常分粟米結銓有常貢山林川澤有常征上無以迫之無逸之書七月之詩耳濡目染欣、煦、知有耕鑿之樂伏臘之謀雞豚桑麻之歡而已固不暇乎其它者也是以太平數百年降是而後奪其業增其賦而又多其征若魯稅畝秦收大半之賦不奪不饜區、彼農終歲勤動而空軸轡廬癯蹙亡聊之餘然後不測之謀始有伏乎後者矣故安於壟上者無輟耕之謀樂於牛犢者無刀劍之買彼自有以容乎其身故也今夫天下之民散而工商胥徒者十之一二聚而田畝者十之七八故田畝者是乃斯民所借以容其身者也而奈何迫之大甚哉武帝籠天下之利亦多矣當是時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開鬻爵設推酤收算緡納

雜稅更造錢幣其爲法多前古所未有而曾未有紛紛者何也及觀漢史謂有司請益田賦帝不許嗚呼此正帝所以有天下也凡民之所以養生者田畝而已使帝重賦之民將有不堪者矣故帝網天下之利無餘也而其遺利於民間者僅有耕桑一途民尚可以自活故均輸商車之算是不利於商賈者也鹽鐵推酤之興是不利於游手者也鬻爵皮幣之興是不利於巨室公卿大夫者也天下之農民固數倍於商賈游手巨室公卿也種植之樂無恙也事育之謀無傷也是以民有可容終帝之世而無大盜之起者此也古今趣天下之亂者不一而增田賦爲甚蓋於田里小民較錐刀析毫髮必將有大不堪者武帝醞危亡之迹而獨存者僅以不加田賦一事是以猶不至於亂且士夫人主有遺一毫之利於民者猶足以自存其國況舉天下之利而盡遺之者乎昔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孔子孔子曰施取其厚歛取其薄雖丘亦足矣此蓋慮其迫民而使之無所容也若明皇盡用融堅興利之說至於田賦亦不免遂致開元之亂幾以亡唐噫明皇之智其不及武帝者遠矣

武帝論下

史言漢之得人至武帝而盛嗟夫武帝得人誠盛矣而往、未足得人之真而適足得人之欺何也上意之所向人所爭趨者也故一事作則一弊生一念偏則一詎起意氣之感召風聲之濡染真者未見而欺者已售重爲天下源、之害甚非國家之福也夫宣帝好綜核名實也而王成僞增少口以欺宣帝德宗急務掊斂也而延齡僞移庫藏以欺德宗世固有墮於奸邪之窠而不自知者武帝志氣清明天才英敏南粵西域暨漠北之匈奴皆在帝運量之中此豈臣下所敢肆其欺者今觀在位五十四年多招徠之途廣進言之路凡賈販芻牧奴隸醜虜之賤皆洗濯磨淬自奮功名之會就其中盡如董仲舒之正直萬石君之醇謹汲黯之愚戇亦孰不詫其得人者奈何其不多若人也凡有所爲必有所欺帝好邊功也則涉何刺殺朝鮮送者而以獻馘之詐欺其君帝好封禪也則公孫卿以天旱爲乾封而以封禪之詐欺其君帝好祥瑞也則汾陰巫於后土祠旁得鼎而以周鼎之詐欺其君帝好神仙也則樂大以黃金可成神仙不死之藥可得而以長生之詐欺其君帝好財利也則桑弘羊立均輸平準而以民不益賦國用饒之詐

欺其君積而至於公孫弘爲丞相窺帝之意而布被之詎上前背約之詎凡所以籠帝於詭遇之術者無不至嗚呼帝受人之詎而甘心者如此哉小人之欺何所不至賢明如武帝尚然而況出其下者乎噫苟得若人又不若無所得之爲愈也悲夫

宣帝論

古制不復見於後其咎莫大於漢而漢之咎莫大於宣帝夫人未嘗無復古之心也非局於時而不能爲則蔽於時而不肯爲故局於時者猶有所待而欲爲者也蔽於時者則無所顧而不屑爲者也有所待者不足貴無所顧者深可責昔聖人之爲制也有所創也必有所防有所立也必有所託一蠹之生必療其根一隙之罅必窒其途曰封建曰井田曰學校曰禮樂文物行之以政典之森嚴而本之以帝典王謨之寬厚維之以周官之詳悉而原之以關雎麟趾之風化皆聰明才智盡心力爲之以示子孫相傳之基是以亘千萬世不可易其間縱有損益詳略亦皆循其綱定其目非直爲是觀美也道德一而詎不生風俗同而奸不作三代享國長久固有以維之故也奈何秦之勇於變古也漢承秦至宣帝八葉矣漢止於漢

而終不爲三代者何也夫以高帝當天下未定之初馬上得之未論也文景承天下方定之餘與民休息謙讓未遑此苟於時者也孝武承後元富庶之後禮文多闕而憤匈奴橫驕欲折箠笞之亦苟於時者也至宣則可行矣乃以漢家自有制而不肯爲宣帝何如時也歲時豐穰穀至石五錢是無凶年飢歲也不待文帝之休息也單于款五原塞朝渭上是無敵國外患也不待武帝之窮殫也選名儒俊材如王褒劉更生等又非無洪儒碩哲也亦不待如高帝之求魯兩生也及此時而爲之變秦之制爲三代之制豈不

可者今日詔曰修漢武政事明日詔曰修元鼎故事而曾未髮髯古之一二世有贊之者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吾不知所謂樞機品式者漢耶抑三代耶蓋帝是時賞罰之信必也名實之綜核也決事於齋居聽政於五日凡所以爬梳天下鍛鍊而繩束之者靡所不至而三代之制皆不可復見宣帝非不能也蔽於所尚而不肯爲也昔孔子答顏子爲邦之問而拳拳夏時殷輅周冕之制至舜之承堯則先同律度量衡是古之制皆帝王之心爲之未可少也帝乃曰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夫周之弱非周制之咎也漢

視周其久近何如而宣帝乃以漢自足而卑周焉當時賢如魏相亦曰古今異宜條奏漢家故事未必不窺帝心而爲之者是以德教者制度之原而儒生者制度之寄帝不任德教而謂儒生不通達宜無心於復古之制也嗚呼帝之不復古制未害也其弊至恭顯表裏論議常持故事而啓宦者之禍可爲而不爲漢止於漢而不三代者吾甚爲宣帝責也

光武論

匹夫而爲百世之尊帝胄而爲中興之主是皆非偶然之故然就其間有出於天數者有出於人事者其分數則不可以槩論也何也曆數在躬終陟元后此天數說也上帝降衷綏猷惟后此人事說也故求之天數則風雨弗迷之類非可以強而致求之人事則謳歌獄訟之歸亦難以却而辭此固古今帝王應天順人其迹異而其實同也兩漢四百年乃三代而下享國最爲長久者然而高祖之興純出於天數而人事多有未盡光武之興多合於人事而天數隨之夫以高祖之興接春秋戰國三百餘年亂極之會生民經秦項之暴天固不忍其重罹涸轍之苦也故帝也眇然一泗上亭長耳寬仁之彰信不如商忠厚之積

累不如周騎項溺冠非有崇儒重道之心刻印銷印非有崇德報功之典躡足之謀行之以勉強僞游之舉處之以譎詭而祖醢械繫之事又前古之所未有甚至分羹之語轅釜之仇天理人倫夷滅殆盡此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之意度哉所以能有天下者秦有祖龍亡之兆漢有白帝死之符皇天厭亂特以其大度差勝而付之庶幾長城築愁阿房築怨稍有一線生意之回耳是以滎陽之敗也而不敗固陵之亡也而不亡天也至若光武之中興則異矣元成之削弱新莽之僭僞其數三綱而淪九

法者又非若春秋戰國歷年之久雖謂惡運之未熟亦可也而光武自起兵以來復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已有伏羲氏之皇德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已有軒轅氏之帝功體元立制恢疆復宇朝明堂而正諸侯會同之典臨辟雍而講帝王道德之訓登靈臺而考天文機祥之殊大本已正宏規已定凡所以臨御者殆無不曲盡其至然且以其學識之最精料事之最審處置之最善充而拓之聘周黨而舉逸民拔卓茂而厚風俗皆高帝所未有而封宗室一事又與高帝

之待七國者霄壤相絕彼寶鼎之瑞河冰之合以至赤伏符之識特其偶然者爾光武人事既勝殆自有不待此者大槩高祖生於亂離斯瘼之中前世綱維之具如火斯滅故其興也純出乎天光武生於禮樂大備之餘須焉飆回之運如電過目故其興也有不純出乎天而究其極論之則高帝之所處也難如朝儀之興不過綿蕞已足爲駭人觀聽之舉光武之所處也易如俯仰乾坤之造直爲聖人擬天地之事而人猶有求全之望此固高光之優劣君子要當溯其時可也

魏武帝論

古今奸雄欲起而竊天下則必立功以震天下天下大物也驟起而奪其有者人情必有不堪越次而據其位者人望有所未服以不堪之情而加以未服之心是故勞其力而立其名收其望而憚其心然後偃然可以自恣於人上而不復顧其它嗚呼人臣之有功皆所當爲之事而奈何因之以自恣哉此固天所以深挫之也曹操以鬼蜮之資恃其智力鞭笞天下睥睨漢之璽綬直楮中之易其所以劫帝許下不敢遽發者特以羣雄未盡而思立功以震之爾陽爲誅

討而陰爲奸謀虛爲高名而實爲包禍平生用兵未嘗敗衄而獨敗於赤壁何也嗚呼赤壁一敗天所以沮操慕逆之心者也昔者桓溫之欲篡也幸而有枋頭之敗而溫之謀稍沮劉裕之欲篡也不幸而有關中之勝而裕之謀遂成操之奸過於裕而赤壁之敗乃爲溫焉此天尚欲存漢之祀者然也且以操之用兵所向無敵自建元三年縛呂布四年降張繡五年破袁紹於官渡九年破袁尚於鄴十年斬袁譚於南皮十二年斬袁熙於遼東以至降高幹降劉琮海內英雄亦略盡矣所患者孫權尚在而劉備無恙也進

兵江陵舳艫千里自以爲無吳蜀矣此功一成則歸而還漢之杜誰復敢睨視之者恐非九錫所可已也而奈何天欲沮操之心是以使操不得志於斯也自操之敗於赤壁也權安於吳而備亦自立於蜀今年攻濡須明年攻合肥又明年進漢中所以拂其心而震其志者無歲不有是以終身不敢廢漢而自立此一舉也蓋天下三分之機而亦漢祀尚存之決也或者見其下令讓還三縣及遺令無一語及禪代事幾若不屑意者嗚呼操之稱警蹕弑伏后逼漢獻亦甚矣特厄於赤壁之役功名頗損是以荏苒不前觀所

言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則立功以震天下者其心然也使赤壁之功復成則漢之爲魏恐不待丕而後變也然則赤壁之敗天所以沮曹操篡弑之心何巧也

蜀先主論

圖天下之勢者要在握天下之樞或握其樞則成敗利鈍雖不能決於一時而終必定於他日是樞也固世之英雄疾馳競趨奮臂而爭之者也天下之變未易弭也其制之也有要而其籌之也有方馭其要以謀之者敵雖多而終懾違其方而取之者吾甚勞而無成周公弭管蔡流言之謗而大誥等書不越王命以臨之齊桓糾合諸侯至歃血會盟羣、翼戴周室而不忘夫周公之才豈不可自號召當世之士而齊桓雖強必託積弱之周以藉口此固其樞足以壓英雄而震斯世者故世之人未論敵勢之強弱先觀名義之是非此固君子所爭而衆人不識也玄德之智勇較之操本非甚不相敵也其不能復漢者何也世或以爲失於荊州入巴蜀之日而不知已失其樞於未得蜀之先漢自董卓起兵以來群雄搏噬王室如燬甚矣獻帝雖冠制命於人狼狽顛沛玄德豈不

能以周公之心行齊桓之事一援手匡之者帝爲李
催郭汜相攻而幸霸陵也操之勢蹙未甚張也玄德
領牧徐州豈不能糾合群雄求諸侯而勤王者至使
沮授乃先以迎帝於鄴之策說袁紹及帝爲揚奉韓
暹迎歸洛陽也操雖強而猶未倚天下之主也玄德
身依呂布領牧豫州又豈不可買勇倡義以令天下
至使荀彧乃先以迎帝於許之謀說曹操嗚呼漢帝
者天下之共主而圖天下之樞者也紹不聽沮授之
言而勢以弱操竟聽荀彧之言而勢以強此二大機
皆玄德可以有爲之時而曾不先計及此宜先發者

制人而當塗氏之子得與玄德角也昔劉曄因操討
張魯也曰備有度而遲夫握之不早玄德之遲亦何
甚也他日承帝衣帶密詔雖曰圖操而彼之羽翼已
成吾之名義未正卒至奔袁紹依劉表艱關遁逃當
陽長阪間非諸葛之材羽飛之勇恐玄德不能一日
自立於蜀也吾嘗愛諸葛公隆中三顧之初即云操
挾天子以令諸侯誠難與爭鋒夫操之心本逆而能
挾天子則其勢似順玄德之心雖順而不能挾天子
則其勢似逆亮之此言固若不滿於玄德失天下之
樞而乃爲操所先也古今英雄爭天下之見往、略

同獨是玄德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七月自立爲
漢中王至二十五年十月魏始廢帝嗟乎失其樞而
更私之亮獨無言及此所謂漢賊不兩立者操恐不
能無辭而玄德終身不能以誅操宜也吾固惜玄德
有定天下之樞而不及握也

晉元帝論

用天下有術未可以強弱小大之勢介乎其心者也
夫以勢介乎其心者非所以用天下也勢之所趨無
定形也當委靡不振之極以善於用者處之其間乃
屹然而難犯席盛大最強之餘以不善用者處之一

旦或渙然而不可支故勢無一定之趨皆由其善用
與否者然也古今英雄之士不階尺土不假寸兵而
崛起爭天下者何限彼固未嘗以目前彼此之勢相
較也往、用之者各有其術厚其本養其力收召其
羽翼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譬之千金之家不幸
鄰於強宗日夕侵略貲產殆罄而改卜一隅困心衡
慮日夕積累一旦振作皆足以規讎恥而復舊業矧
方數千里之地而肯畏人者典午氏自五馬浮江據
有荆楊數州之境董、自守終元帝之世輔之以王
導翼之以溫嶠周訪竟不能北向發一矢何也抑劉

石之強悍而角以江東之削弱誠難與爭鋒也就其中亦豈無有可乘者帝不能用之以有爲真妾婦之怯也齊小白介然海瀕數百里繇呂莒而來未見表表於天下而分國爲三軍公帥鄉十有一高子國子各帥其五提兵一鼓迄橫行晉楚間秦邑汧渭之間於世不足數孝公務農重穀賓聘遊客民至勇於公戰而卒以并兼天下嗚呼齊秦非抑於前而揚於今也而用有不同者若此晉之素有天下非齊秦比也以劉石未陷長安之初較之晉其大小強弱何如也劉石用之而挑篋河朔未嘗一日而息帝不能用之

而株守江東獨不敢越一步而逞帝亦自可思也蓋帝自鎮琅瑯而督五州者十年又自稱晉王而傳位者又六年其間豈無脩政攘夷之歲月者大子業復長安也當援而不援曜勒有釁也當乘而不乘財不常蓄兵不常練將帥不常考而所以用之者又無其術及饋運之不給而始刑淳于則平常練兵積粟之謀何在也洛陽之未復而行郊祀則當時誅暴復讎之事何先也不特此也祖逖可用而不給以鎧仗王敦不可用而乃委以腹心是皆不能用之者也使帝能用之則敦亦如逖效功之不暇而敢叛乎善用國

者能以弱爲強以小爲大區々之勢皆不足較也當其時藩鎮之將非無葛組劉遐蔡豹郭默也城塢之主非無陳川樊雅張平馮寵也皆爲晉守者也帝不能用之而趙超恇怯僅足自守史謂帝無中原之志非無志也帝雖有志亦不能用之者也蓋帝捨前朝虛無驕墮之習沈酣偷安是以憤々而不思以自立五胡交亂終晉世不能復而長沙之陷相踵譙王之死已非積致憂憤以亡其身然則齊秦能用之而雄天下晉帝不善用之而終不能以爭天下此固天下之勢強弱小大果無定在也

宋武帝論

世之奸臣之欺世者每々竊天之說以自文天下大物也謂非本於天之所擬不可也而有可以言天者有不可以言天者是固未可揣摩而傳會之也帝王之興謳歌之歸天也而騁安漢之篡弒者非天也來蘇之後天也而效藩鎮之跋扈者非天也蓋天之爲天雖茫昧而不可測而考以事證以理蓋有的然而不可易者是固可參之而驗其符不可借之以飾其奸者也君子欲媚其人不度其事之是非勢之可否一叨借天之說以媒其身而遂其私遂使亂臣賊子

紛、接踵於天下吾固甚懼天之說足以誤天下也宋之武帝何如主也其果強之而順者乎抑亦迫之而應者乎傳亮身為晉臣受宋帝之私見長星竟天乃曰天文始驗至諷晉帝傳位以自託於高祖而遂其奸亮不足責也亮假天之說以欺世此則深可責也古今惟堯舜之傳禪湯武之征伐斷、乎出於天其次若漢唐之興創然取之羣雄之中雖非盡出於天而亦似有合於天者晉自立國江左微弱久矣非有桀紂秦隋之暴也宋高祖挾其功而震之又非有謳歌獄訟之歸也若是而曰天雖三尺之童亦知其

誣者且以桓玄之僭天所不爲也當時仗義而攻之者有劉毅何無忌諸人又非特一裕也裕方誅玄而乃失於僭幾天平且安帝非有大過也北面而事之破關中復長安掃羣戎以清河朔歸而告之晉廟圖形凌煙亦豈不可退然爲伊周者而亟回建康祗鼎不暇既耽安帝又篡恭帝此蓋逆天而爲之者而傳亮乃竊天之說以文之抑何愚也故嘗評劉德輿北征之雄有謝安王導所不及而劉德輿竊位之奸有王敦桓溫所不忍若此而曰天是天之佑惡而從逆者亦何心也昔張睢陽嘗對尹子奇天道之語曰不

識人倫安知天道巡之言乃天下君臣之分所由定也故臣之於君凡可爲者皆吾分之所爲亦天理之所寄者也亮不爲睢陽之說而竊天之說以欺其心其不誤天下者幾希吾固表之以破奸臣之援天者

唐太宗論

人莫患於好名而亦莫幸於好名夫好名者不免有羨心而不能好名者或至於無憤心羨心生則觀影摹形因聲求實凡耳聞聖賢君子行事則求勝之念橫乎其中日益勉強惟恐不得俎豆於其間憤心泯則善也而無所激昂惡也而無所啓發擿埴索途或

陷於小人之歸有不知自反者故好名非聖人所尚而亦君子所不責也傳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夫名者實之賓也世之人苟有志於名則好高好高則日求以造於實特所患者止於名耳彼千乘之國固有所不屑焉者是以歆其所可愛者必勉其所不及而不恥不若人者終其身決不若人也好名者亦烏可鄙哉太宗興唐視近古最爲英明其材略過漢高其勇毅過光武受王世充夷李密馘蕭銑竇建德至接隋氏之統可謂有取天下之材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任兵以材能十八學士任官可謂有守天下

之現在位三十餘年治效光明俊偉庶幾成康者何也凡若是者非帝性能而得於天者也蓋帝樂慕美名而好高以壓世故往、未得其真而亦或得其似聞三代長久之故則思行封建聞堯舜兼聽之善則思廣聽納聞周秦修短之由則思增修仁義嘗殺朝臣史盧祖尚聞齊文宣嘗赦梁愷則悔而不敢殺朝臣嘗納廬江王姬聞郭公善、不能用則屏而不敢貪外嬖蓋帝平生所爲未必皆非而亦未必皆是未必純乎人欲而亦未必純乎天理猶幸切、好名故日思增其不能而勉其所不及是以匿懷中之鷄而不

出非真卻奇禽也蓋欲得武王卻西檢之名者也出宮臺之女而不御非真遠女色也蓋欲得成湯不邇聲色之名者也放圜圜之死囚而不殺非真能活冤民也蓋文欲得帝舜刑期無刑之名者也世之君性愚而無所慄志凡而無所慕或執一己之見以自是而略無好名之心者未有不貽國家之害而太宗則不然也故太宗一念好名之勇雖若其所短它日好名而趨於善較之不好名而自溺於不善者其得失相去何如也嗚呼若太宗之好名者未可少也

牧萊脞語卷八

牧萊脞語卷九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備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管仲論

士有勇於變古人之制者皆其挾小才以自見而求快於一時之利者也夫古先王之制蓋有傳之數百年而不可易者而必欲變之何也凡賢者不欲變庸者不敢變而小有才者則往往勇於變彼惟小有才也挾巧以自恣行詎以自騁易其素以眩斯人之觀改其法以就當時之用是以急於求快而不暇顧故其制行於今不行於後行於一國不行於天下嗚呼此皆小有才而速於成者爲之也嘗觀管仲一書凡八十六篇其籠絡生人而導相公於譎者無所不至以內政廢井田以會盟易朝聘以伐滅侵天子之征伐仲急於功利而求成者未必不謂其制可傳於後而行於天下而夫子曰齊一變至於魯夫仲變古者也而子欲變齊是齊平曰襲仲之制者尚未當乎夫子之心夫子猶欲變之以庶幾乎周禮盡在之魯也魯齊之鄰國也丘甲之用田畝之稅夫子拳拳警魯而未嘗釋固懼其或效齊也且自仲未相桓公以前

齊封營丘者四百二十餘年矣又自仲相桓公以後至春秋獲麟之年二百一十五年矣前乎仲之時繇太公至襄公十四世如彼其遠也無仲以相其國齊雖未彰於斯世而制猶周之制後乎仲之時由桓公至簡公十三世又如彼其久也仲嘗以小才變古之制孔子獨未許之循至積為商鞅變古之禍而齊制卒不可傳仲挾小才以變古者亦良可罪也彼仲之書行於孔子之先幾年矣仲之參其國伍其郇也所以變鄉遂兵農之法而趨簡便也仲之為遊士多其車馬資幣也所以變閭閻書族考之法而精間伺也仲之出令務流水之順也又以變冢宰縣象魏之法而從信必也仲尼於六經曰庠序曰井牧曰鄉遂曰朝覲會同獨於仲之制絕口不談蓋至於管仲之器小哉一語則仲平日相齊其勇於變古制者病原盡在此也夫仲非無材器也病在於小有材器也天下法制非有才者不能為而小有才者不務其所當為商鞅變法於秦亦小有才者也仲無伊傅王佐之器蓋僅足佐齊國而不能循三代之舊豈特齊之不幸哉使仲無九合之功則仲一軼也彼仲未必不以為自我作古非變之謂也萬世而下又不能識仲之制

尤而效之抑又甚焉是仲變齊之罪小而基後之禍大也噫

晏子論

人而涉於勢利之交者決不能卓然有所立蓋勢利之盛者易溺而情分之稔者難圖陳平一交於呂則幾不能安劉楊雄一交於莽亦竟不免美新何也其情既熟則其法無自而施也是故君子立乎斯世其欲卓然有以自見也必先介然有以自立我無私於彼亦無私於我則一旦焉如鷹鷂之逐雀農夫之耨草本之以理繩之以法夫固何所顧忌於斯是蓋其平日所守者嚴故也世言齊相者曰管晏然以晏子之相景公較諸管仲之相小白晏蓋君子人也當杵臼即位以來因祝史之誅而薄斂因鬻踊之貴而寬刑因梁丘據之和同而除內嬖從容辟語間所以引公於正者未易及也獨是田氏竊齊一事嬰若燭照數計於數十載之前者於叔向之問則曰齊為陳氏也於公孫竈之亡則曰姜弱焉昌也於景公路寢之侍則又嘆曰後世而少惰則國其國也為人言為國言又為君言略無所憚若當時密於謀果於斷剪此大奸豈不甚快而佐景公五十餘年竟未能一措

手其間何也及觀晏子之爲人則亦自不無交於田門也夫君子於奸邪之人苟無一毫之私則何所憚而不敢發況陳無宇之在當時族大非如國高也心橫非如崔慶也豆區釜鐘特細人之惠又非如周世世之修德也興晉陽之甲墮三都之地少延姜氏之祀特一指顧間耳縱曰景公不專任之亦何不略畫一策以處此耶此固嬰不無依附於其間也且以嬰交於田氏者凡幾季札勸納政與邑也嬰則介無宇以請景公改賜卜宅也嬰則又介無宇以辟觀此二者是嬰於田氏之交殆不無所託也使嬰而無所託

也則景公在位若此之久田氏豈無可圖之機者因高鮑之攻則正其罪削莒旁之邑則剪其翼是亦強本弱枝之一機失此不圖宜齊之不免入其彙也況當時齊國之強亦非其弱者今年伐衛明年伐莒又明年執衛行人以叛晉景公圖伯之心填於胃次則告之天子請之鄰國其誅陳猶誅崔慶也而又何怯乎春秋於昭定而下罪齊多特筆而有馬千駟無德而稱是齊之終逸於諸田者景公之過也嬰亦與有愧焉者也嗚呼嬰一有交於田氏雖欲卓然自立終不能自振吾不知嬰之善與人交者果何在也

孫武論

古者言兵以道後世言兵以詎固各有其書存焉者也嗟夫使斯人者先得聖人之書而讀之吾意其未肯甘於詎而書亦可無也彼之所以貴詎者何也奇正之相生也經權之相參也其爲術變化而無窮蓋使吾之謀常足以制敵而敵之謀不足以制我是不較曲直而較強弱不計是非而計利害時君世主利其勝貪其功即俛首北面之不暇而不知帝王三代用兵行師之法在吾六經中者有道正不必曉筆舌間也故世言用兵之書無出於孫子夫自孫子

以前用兵未嘗無法也司馬九伐之制魚麗鵲鶴之陣所以誅奸雄而尊天子者不少載在六籍昭如也亦何待武之書也武之書行於世三卷爾其以十三篇干吳王闔廬者三分而試其一者也武不試於齊而試於吳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南服越人顯名諸侯一時用詎之功亦過人矣而究其破郢之年正孔子退魯而脩詩書禮樂之年也嗚呼是時也孔子之六經猶未出也武王之誓牧野魯侯之禦淮夷宣王之伐玁狁其陣堂、而旗正、者武蓋一未之聞也使武聞之吾意亦自悔其詎矣亦豈肯復以書爭

鳴哉且六經不作世之詭譎以惑世者何限夫亦何責於孫武也武之言曰兵者詭道也部曲行陣之立芻蕘器械之備以至攻城拔地之方纖悉皆具故取之以貪用之以奇而成之以巧一切皆尚詐而不知是道具在六經中正不待詐也故武王六伐七伐之誓武之部曲行陣也魯侯峙糧礪刃之語武之芻蕘器械也宣王用邊蠻方之語武之攻城拔地也特聖人之兵不用詐而兵未嘗不勝孫子之兵純用詐而兵未必其常勝武其亦未見孔氏之書而敢爲是詐也破郢之舉未及五月而楚敗之稷又四年而越敗之姑蘇孫子至是其亦以詐自悔矣噫此吾不恨孫子之書用詐而恨孫子未聞吾夫子之六經也不然孔子作經之前孫武以十三篇干吳久矣獨不亟稱於孔子何哉噫夫子之六經出則孫子之書可廢而尚有尊之者是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也

伍子胥論

甚矣人不可不知禮也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平其憤而養其忠者也凡憤之生者或越理而不顧而忠之存者雖見黜而加嚴張良博浪之擊憤而仇秦者爲之也王猛臨終之語忠而存晉者爲之也匹夫匹

婦苟有一毫不如意則撫劍疾視攘臂而報之雖天理所未安人情所未愜亦往往不顧而酌之以禮則前徒之倒商中行之謀漢竟未得爲義士而鍾儀之楚音莊舄之越吟終不失爲君子憤而不失其忠者難也禮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君子之敬君其於馬也猶然世人觀伍胥之勇莫不壯其能雪恥者以今觀之子胥不知有禮憤之過而忠不及也且子胥於楚幾世矣自厥父伍奢之傳太子建也爲費無忌所讒其父死於是其兄尚又死於是貪蓋亦將不免於死其舍而去之無怪

也而至於仇楚平王何也仇平王不可也又甚而仇平王之子昭王何也艱關於鄭奔走於吳而爲行人以謀楚進之以專諸助之以伯嚭而翼之以孫武三年而拔舒四年而取潛又六年而以其屬五千人敗令尹子常五戰而入郢及其至郢也求昭王而不得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夫仇君者爲臣之大罪發冢者非人之盛德君父一也子胥此舉施於敵已以下且不堪況可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乎吾甚怪子胥之憤而不忠不知所以處者也嘗觀丘明傳春秋於申包胥哭秦之事最詳而於伍員鞭

墓之事則略蓋申包胥憤而忠知禮者也伍胥憤而不忠不知禮者也丘明之不言爲子胥隱也丘明不言而太史公言之可思也已且子胥之先伍舉嘗以直諫事楚莊王矣何子胥之仇楚而悖其先也仇楚非忠也悖先非孝也皆非禮也後世有子雲者亦以鞭尸藉館罪之而近世儒者乃曰其父受誅子復讎禮也嗚呼不以禮節之而至如子胥之所爲亦曰禮焉則禮其受屈矣子胥不知禮憤之過而忠不及然則禮果不可須臾去身也

李斯論

士之誘君凡挾天下之奇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蓋帝王用兵本以應天下非以富天下也適不幸而宇宙之內紛々未定則并包而還定之者固仁人所不能辭也初非曰此國產此物彼國產彼物玩其奇而利之也而士之欲進其身者往々夸以風土之宜侈以紛華之麗一切投之可喜可觀可以娛心之物庶幾中主之欲以逞吾之謀而凡所爲濟世之策者則悉置諸齒舌之外臣誤於言君誤於聽建白少差趨向浸舛於是窮兵黷武利天下之珍奇以快其私而它日爲生靈禍則不暇計也嗚呼此豈古人所以格

君者乎伊尹之相湯也曰余畏上帝不敢不正而已太公之相武王也曰弗敬上天降災下民而已平日君臣間其意向甚正其講明甚真一日而興師焉要皆迫於應天順人之故初非利天下之珍奇而爲之者彼六國爭強熙々壤々思以定于一者非特秦然也始皇蓋垂涎之久矣以始皇垂涎之久而告以湯武之仁搏鷲之資或可潛移而密改今斯之一書縷縷乎秦之延客與客之不負秦者無慮千餘言而曾不齒及帝王應順之事究其說則曰宛珠傳璣之簪珥也阿綺錦繡之衣飾也西蜀之丹青而江南之金錫也鄭衛之窈窕而昆山之明月也皆產他國而聚於秦者也嗚呼斯之說其殆如塗々附也乎秦自孝公以來積其威力所以罷民於六國者不過珍寶之悅吾目淫哇之悅吾耳子女飲食之悅吾心足秦之私而非爲生人地也而斯更言之何也其不謂之逢君乎借曰斯特援之以爲警爾烏知始皇認贅爲嫡動無名之兵羅六國之產流毒生靈不自斯之言始乎且就斯所言論之天下之可玩出於其枚數之外者正自何限始皇得之於斯之所言而又索之於斯之所不及言浸淫不已一舉而盡取它國之所有以

爲娛是客所以相秦者特爲君拾奇邪之玩耳亦亡國之道也何利於秦哉夫以充之漆絲織文徐之夏翟浮磬雍之球琳琅玕凡地產之奇入於貢賦者不少使秦果能行仁義而長有天下也亦何缺於此斯之被逐也計出亡聊亦甚矣假淫巧以譬吾之身使始皇之娛悅於我者猶娛悅於彼焉亦何巧於中其君如是乎彼後有張騫者以天馬蒲萄枸醬筇竹之奇兆漢西南之兵是亦斯之靡者也然則斯李其奇而士秦騫襲其謀而空漢是尤物足以害人如此人臣其無誤於言也哉

蒙恬論

天下之亂起於重民之罪而成於勞民之力故重民之罪者其禍遲而深勞民之力者其禍速而甚世之奸臣往、假君之威劫天下於刀鋸斧鉞之下此雖足以蹙國家之脉而民之罹其毒者蓋猶有幸不幸也至於役之重也不然夫人莫欲逸也一旦奪其桑梓之樂而役以板築之勞離其事育之資而加以征行之苦胥天下之民於不得休息之中此固人情所甚不堪者爲臣者苟知爲國長計則當天下方定之初重念生民之命濱於死者數、如是量其勢之可

否而禁止之縱有忤意害止於一身獨奈何逢君之惡而甚之哉秦之亡人皆曰商鞅爲之也而不知亦蒙恬爲之也故秦之亡非一道而速其亡者始於商鞅成於蒙恬二人而已夫商鞅之法貴利尚功信賞必罰慘酷入骨秦幸其嚴而成富強之功也當時之民日趨功利之域無閒暇樂生之心而勇於公戰怯於私闘務農重穀猶不失所以相養之資也恬之罪則甚於鞅矣天下方定民之病未蘇也肩未息也而遽重以長城之役起臨洮至遼東焉又益以直道之役道九原抵雲陽焉塹山湮谷數年不就民至死而不得休夫此二大役也雖曰始皇之過一時在廷豈無它人而恬獨攘臂爲之是開之者始皇而成之者恬也秦之天下不幸而斷削於商鞅之刑又不幸而決裂於蒙恬之役民益苦而秦不可救矣高之殺恬與鞅之車裂一也而吾尤謂鞅之死、於國法而恬之死、於姦鋒則其罪固尤未著也使恬於斯時不逢始皇之惡而尤及止之無長城之苦也無直道之除也息其黥而補其剝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餘安知秦不尚延數祀者故秦之亡鞅其作俑而恬其推波者也或者見恬曰吾擁兵三十六萬不忍叛而死

猶竊義之夫使怙果叛也天下之誅將集其身而誰肯從之者嗚呼誘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怙之罪又浮於鞅矣

四皓論

君子出而處天下事要當以一時之理論不以他日成敗論也何也天下之患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吾爲於其前而不能杜於其後禍患之來是固識者所難預計也君子謀人之國據理而行之而後來之人失其所以處之道於吾固無損也如其理有未然吾不擇而冒爲之則後來成敗固一出於我而何

以辭於其間故聖賢以理處事者當時所可知也其不以成敗料事者後日所不可知也夫立之封建以相佐也而其流爲七國之叛立之井田以相均也而其流爲經界之慢立之肉刑以相威也而其流爲參夷之誅一事立一弊生凡若此者固不能臆度於其初而廢焉者也或者見惠帝之立出於子房之謀其所以號召四皓而羽翼之者不爲無力至惠帝後來呂氏之變漢危僅一髮幾若子房誤於謀而四皓亦誤於出者然則處事亦誠難矣哉夫子房老於謀者也四皓審於出者也其辭商顏而跡漢庭非無故而

輒出也古今以儲位不定而誤國者何限吾以理揆之立嫡不以庶立長不以賢此家天下之常事揆之義而正酌之情而愜友是者晉驪姬覆轍可鑒已高祖溺於所愛不立惠帝而立如意其於理未曉然也子房諫而不從叔孫通又諫而不從卒以厖眉皓首之四皓而定彼子房與四皓蓋據嫡長之理而行之爾後來之成敗未可計也至於惠帝在位七年而後呂后專政呂后又專政八年而諸呂擅權子房與四皓皆所不能測也使四皓子房工於測之則吾意不立惠帝不立如意而將立文帝矣噫此其所以不可

測也朱虛之謀平勃之交畢智力而圖之者豈四皓子房實遺之哉立嫡主長吾之理甚正也夫亦豈知呂氏之變不特絕漢之祀而且自絕其祔廟之祀哉此固謀人國家者所不能測其他日之禍也雖然天下事有本於理而禍不可測者有違於理而禍不可逃者吾觀唐武后之立以妾蓋逆於理者也李勣以家事一語中高宗而遂兆唐宗戮辱之禍君子不以呂之禍責四皓而以武之禍責李勣然則天下事固亦有不可知者君子謀人國家不爲勣而爲子房四皓焉亦於理觀之可矣

田橫論

凡人論理之是非不當較氣之勝負均是人也其等
同其勢同其出處同此固平日相與之素者也以其
相與之素無故而坐之堂上曰君又無故而拜之堂
下曰臣人固有怫然不平於其心者而參之時揆之
理材品孰高而孰下也德望孰優而孰劣也彼伸也
而我屈彼強也而我不敵其勢若天淵懸絕有不可
力爭而辯勝者平其心毋拂其所爲可也故禹臯同
爲舜臣也臯一旦而北面於禹尹湯同爲夏臣也尹
一旦而委質於湯自今觀之禹湯受之而無愧臯尹

事之而無辭果孰爲而然也嗚呼此君子所以尚理
而匹夫所以尚氣也世以田橫爲齊豪傑士非歟橫
果豪傑士也則識理明而持氣平宜也漢高之興一
時屈服於其下者非一橫也橫之強不如秦勇不如
羽而秦與羽皆爲帝所蹙則橫可以自省矣況信布
之雄良平之智食其之辯皆非橫所及而數子悉爲
之臣而獨橫乎且以橫與漢角不一次矣方橫收齊
散兵而自立也特乘楚漢之兵相距滎陽間是以稍
得完聚齊地使橫之材德足以鼎峙而角立則養威
積富專齊七十餘城豈以千里畏人者一敗於歷下

再敗於贏下而齊之兵如枯摧朽拉而不可支陽中
之亡勢蹙甚矣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既不能以力相
勝負又不能以心相推戴迨至漢王持節赦之乘傳
召至洛陽乃謂二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而
今爲亡虜北面事之遂自刎而死若橫之恥是誠侃
侃有氣者而惜其言未達於理也且橫亦回顧田氏
之所以興者乎自陳完以來公量私量之收受棄民
之思後世子孫若怕若和竊而取之者爾至於建之
士儋之敗皆其勢之所必然者而橫何獨未之思也
故君臣上下之分決無相並而立者漢高之興天命
也橫而欲與高帝並哉若田橫者知有氣而不知有
理者也

韓信彭越論

古今人主未嘗無保全功臣之心也其或不能保而
全之者何也人之情莫不蔽於所疑而溺於所愛故
功高者嫉妬之媒地廣者猜忌之的是以疑之極則
必至於相誣而愛之甚則必至於相欺以其所易嫉
加之以多忌而疑與愛相形彼之有功者既不能匿
其跡消其嫌以自保其身故竊銖之似難除而投甕
之機愈深時君世主牽於疑而陷於愛又從而聽之

遂致奔走䟽附於前者不免駢首就戮於後此固良弓之藏走兔之烹紛々後世也世之責高帝者孰不曰帝不保全功臣也而不知所以若此者非帝之心也夫韓信也彭越也黥布陳豨也四人者俱功臣也布豨之反有跡而信越之反未明一時上書告變者吾意未必皆真也況蒯通之說不行信亦非真反者漢高非甚忍人何獨遽忘舊德耶雖曰固陵之會二人不免失之要君而夷族之禍帝亦幾失之寡恩及觀之史往々二人之死多出於呂后之謀非盡高帝之心也特高帝亦不無可責也帝之與諸人楚秦蹶項非一日也事成之後豈不能曲而全之者破其疑而釋其愛其於勞庶可酬也至乃輕聽而信之是以二子不得自全於當世夫當信之誅也帝征豨未歸也呂后給信入賀令武士縛斬於長樂鐘室是誅信者呂后也非高帝也當越之誅也帝於越不免有疑也嘗赦爲庶人徙蜀青衣矣越西至鄒求哀於后乃言於帝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道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后又令其舍人告越謀反是殺越者亦呂后也非高帝也夫以隆準龍顏之高帝非長頸鳥喙之勾踐比也最是誅信之後高祖始歸間信死且喜且哀

故喜者蔽於疑而溺於愛而哀者其真者也帝非有心於殺二子而二子則由帝而死也且后所以殺二子者無怪也惠帝尚幼二人功益大分地益廣一旦有事肯貼然於下是以不誣帝而殺之不止也而帝且甘心焉是呂后之責不可逭而高帝亦與有過焉者也吾固知信越之誅非盡高帝爲之而亦不免爲高帝尤也

酈商論

爲國家取境土易爲國家惜人材難天下有事斬將搃旗攻城畧地而圖形麟閣之上此一介之士可能也天下無事深謀遠慮思患預防儲材異日之用非君子不能也天下之變無窮而人材之生有限長養之防護之猶懼不既而況敢獨以身當之故寧留人材以待世變不可俟世變而需人材曲爲之謀巧爲之地凡平生罄力而取於羣雄之中者不至拱手而失於篡竊之輩嗚呼此謀國者之深思吾不意酈商亦計及此也夫世言安劉之功者必曰平勃而不知平勃之功皆原於酈商方商之從高帝也其略地戰功不在信勃諸公下凡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各一人二千石

至六百石十九人其有功於漢不少此功也人可能也及觀高祖之亡也呂后常與審食其謀殺故將大臣矣將相存則漢存將相亡則漢亡此一舉也蓋漢室安危之決也尚賴酈商說審食其曰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若聞諸將皆誅則大臣內畔諸將外反連兵以攻關中而天下危矣自商爲此言也而審食其遽以之告后卒有所憚而不敢發假之數年平勃無恙也灌嬰無傷也諸呂有變諸公爭起以鉤之嗚呼商所以爲諸公地者何其至也當是時也商不一言之則在庭且無噍類

誰復爲劉氏袒者此商之安劉之功未易以汗馬之戰功例論也嘗怪陳平之誅呂也先劫商然後使其子寄給呂祿而奪之兵嗟夫商護平勃諸公其爲劉氏計籌諸心久矣誅呂固其願也又豈待劫之而後從哉昔狄仁傑薦張柬之輩人以安唐之功不歸五王而歸諸仁傑酈商一言愛護諸將相者亦猶仁傑於東之輩也若商者始也攻取城邑之功小而終也愛惜人材之功大

陳平論

四端始於仁而終於智、未易言也智無不正而用

智者有正有不正用之正則爲明辯識察之君子用之不正則流爲詭譎奸邪之小人夫智一也禹用之而爲無事王良用之而爲詭遇周公用之而爲大聖公孫弘用之而爲多詐讖險是故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處天下之大事不擇是非而第曰予智鑿焉而起紛擾之端譎焉而趨奸佞之黨密焉而甚鬼蜮中人之毒吾未見其不流於僞且誣也漢興諸臣號多智者曰陳平雖然韓彭有功則誅戮矣而平免於戮蕭何有功則械繫矣而平免於繫謂非擣里子晁錯之智囊不可也獨怪平之一身相高帝也何勇於徇公

而全國相高后孝惠也何怯於徇私而全身夫以平之間行杖劍從漢脩武以來若六出奇計世莫得而知者甚多就其可知者如用間以離項羽之君臣行賂以恐匈奴之閼氏至於躡足以封信僞游以縛信皆出戰國詭譎之餘風而其歸皆足以用國者也獨於孝惠高后之時避嫌深而畏禍重高祖欲斬樊噲矣平畏后而憚於斬高后欲王諸呂矣平畏后而不免於王迨至滎陽之歸畏讒忌謗深托於后而身居太子教傳之職幾若一於黨呂者凡智以謀國非以誤國智以周身非以飾身舉漢之九鼎而係於平之

一言平所以用智於斯時者宜何如也且良之智不在平下良羽翼天子而忠於漢者不淺借曰平之智固有待也萬一平不幸老且死不獲聽陸賈之言交歡絳侯以其誅逆呂則前日附呂后王諸呂且不斬噲以危漢者平將不得逃其罪而流於小人矣雖然猶幸平之智遂得以功而掩過也昔漢高最知人常曰王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夫平自以智深而不知帝之知平亦深也吾知平非有安劉之功則一時雖號多智誠不如陵之戇勃之少文矣然則世可以無平不可以無陵與勃智之過陳平者亦豈可輕用哉

牧萊脞語卷九

牧萊脞語卷十

論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張良論

士於斯世其有奮身而不顧者蓋徇天下之公而非爲一身之私獨奈何後世之不知其心也凡人之情積憤不獲伸者每決裂而欲騁以匹夫之微而一旦求逞於万鈞之厯此豈獨區、私謀者蓋至迂步而徊徨曲計而顛頻或以身而試其鋒或託人而遂其志奪生民水火之中而欲置之衽席之上者爲公而非私也爲天下而非一國也君子於此不諒其心而求之亦過矣漢興嗜利者不少求其有憂天下之心子房一人而已子房韓之世家也以五世相韓之舊而於今無尺寸之爵人情固若有不堪者而子房之心不然也博浪之擊其胷中之憂鬱積而不能自泄故幸其中也而解其憂太史公乃以爲韓報仇飾之是非知子房者也子房下邳徒步佐沛公於艱關百戰之餘非爲韓也亦非爲漢也爲天下也使不爲天下則以匹夫而敢於犯其威子房果何爲也況是時天下仇秦深矣頭會之斂閭左之徭阿房土木之役

世之幸釁而逞者十戶而八九關東之豪南公之言
即子房之心也郡馘其守邑俘其令而應之者亦果
爲私仇哉子房而止報仇也霸上之會秦既亡矣平
日復讎之願亦稍償矣脫身而去可也而子房尚依
依不忍釋者何也且吾何以知子房之不爲韓也項
羽常立橫陽王男成爲韓王以子房爲司徒矣而子
房卒從漢似知韓不足有爲者及戲下罷兵就國帝
嘗遣良歸韓矣而子房方勸帝燒絕棧道暫歸韓而
復從漢至六國之立子房亦可因是私韓而相其主
矣乃刻印銷印判於立談之頃子房豈專爲韓哉匹
夫復讎苟僅了平生之志則它尚何所顧而子房
之爲天下不爲韓者終其身方秦亡而羽存是天下
又生一秦也及漢之興而太子未定天下猶未必其
終爲漢也躡足之薛固陵之謀四皓之召所以蹙羽
而翼漢者無所不用其力子房之心固幸天下之有
所託而吾亦遂可無憂也蓋至末年從遊赤松則天
下定矣而平日爲斯世不爲韓之心益可因是自白
太史公尊游俠之士喜談樂道乃以子房儕於荆軻
聶政之流軻政匹夫復讎之勇也子房爲天下復讎
之勇也彼奮不顧身而復讎者讎盡而志足此淺丈

夫者所爲而可以議子房哉吾固曰子房無爲韓之
心乃爲天下之心也

曹參論

古今將帥不患其無所長以取天下每患其挾所長
以病天下夫將帥之所長者戰爭也而所短者亦貪
於戰爭也世有挾蓋世之勇者常恐不試其能負過
人之智者常恐不騁其詐故禍愈大則功愈彰事愈
生則權愈重彼固於天下皆所不顧而休戚治亂之
勢舉不關其心一切以所長自騁是故天下困於兵
戈疲於轉輸而禍亂之機往往伏於意之所不及嗟
夫世不幸而至於用兵不已皆將帥之利而非國家
之福也昔者蒙恬佐始皇滅六國非長於用兵也
而六國方定之餘猶不免擁三十萬兵以卻匈奴恬
之長日試而秦之天下日益困矣恬將帥之奸者也
吾觀曹參之心而後知恬重可貴也夫參漢將之冠
也當其以中涓從沛公擊房陵方與也攻秦監公軍
也攻城略地身被七十餘創未嘗折北不支計其成
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二人將軍六
人大莫囂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吾意參啗鳴叱
咤雖天下初定髀肉已生精神未嘗不飛揚兵間者

上馬據鞍矚矚示可用如馬援可也鳴劍抵掌志馳
伊吾之北如臧宮馬武可也一旦釋甲胄橐弓矢恬
然於齊之相國此豈肯矜平日之長而困民鋒鏑者
世之將帥矜所長者惟恐世之無事而參則不忍也
參嘗相齊矣召諸老先生問安集百姓之策而舍蓋
公於堂又嘗相漢矣日飲醇酒擇郡國史訥於文辭
謹厚長者召爲丞相史其言文刻深務聲名即斥去
之惠帝至詰曰不事參獨何心也參之時嬴秦徭
役之苦未蘇也劉項戰爭之毒未除也諸侯王叛亂
之禍未定也儻一切生事而矜所長以病之吾雖日
有其功而天下不勝其害譬諸馳馬者疾鞭不止其
斃可立而待參之不病天下而爲漢計者蓋深也天
下多事將帥可以握其勢而固其權參乃匿戰爭之
長不計其多事而欲相安於無事甚至相惠帝城長
安止發諸侯徒隸二萬人而良民不與參蓋不肯以
恬之誤秦者誤漢也世徒見韓彭皆誅而疑參獨全
夫參能匿用兵之長者也韓彭不能釋握兵之權者
也此固參得以自全也漢初諸將有功者不少而惜
不多參也世之人尤曰士參百輩未缺於漢是不知
參也

周勃論

凡消天下奸雄之心者不可使之蕩然無所顧也人
惟有所顧也而後有所忌有所忌也而後有所不敢
遽世未嘗無奸雄也其謀也必深其窺之也必密欲
舉於前而躡於後行於內而掣於外智者無所聘其
謀勇者無所施其力譬之鼠欲竊食也而虞犬之躡
其後螳欲捕蟬也而恐黃雀之殿其前有所顧而憚
之者必不敢遽焉無所忌而專之也今夫古今奸臣
欲謀人國者孰不倚兵以自固而能握京師之兵未
必能盡握郡國之兵曹操欲以兵篡漢顧袁紹諸雄
之兵而不遽發仇士良欲以兵亂唐顧河北諸鎮之
兵而不即騁此所以掣其手而摘其足者皆有所局
而顧者也諸呂闕呂后之亡久矣祿爲上將軍產爲
相國軍國之權悉專之苟欲誅殺平勃諸公特顧指
氣使如債孤豚而已所以遲回而不敢發者非怯也
世言周勃入北軍故平誅諸呂不知實局於劉章啓
齊之兵而又附以灌嬰之兵彼固不得輒逞當是時
諸呂之桀黠不少也而獨何所顧也方齊王將齊七
十餘城之卒并琅瑯之衆鼓行而西一時氣燄真足
寒諸呂之膽而又加以灌嬰故將屯數萬滎陽與齊

連和以俟事變此固祿產輩有所顧而不敢試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其先聲足以震之也此一舉也是故酈寄得乘此爲之說賈壽得借此爲之恐祿產輩籌之於中欲解權則恐平勃諸公之謀我其心何如也欲固權則南北之軍較諸郡國其衆又何如也拂其心亂其所爲徬徨焉恣睢焉莫適爲主是以酈寄劉揭皆得藉此以恐喝之舍卒解印而不之思而劉章又從而馳告於勃并令產不得入殿門竟殺於廁嗚呼使二子者外無所憚而內焉徐爲之圖則恐平勃劉章輩皆不免而漢事去矣何肯遽付將軍印於典客彼紀通雖譎亦安能矯節以納勃於北軍哉平勃之所以入北軍而徐施誅戮者皆劉章之謀與灌嬰之兵先有以奪其心故也嗟夫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文帝豈不計及此論功行賞乃挾私意不分王劉章而灌嬰亦不得受上賞世亦竟以誅呂之功專之平勃嗟夫是搏兔者犬而歸功於獵者也當時銷諸呂奸雄之心者若非劉章之策使之有所顧則平勃亦机上肉矣劉章灌嬰之兵非僭也陳平周勃之劫非神也要其初而求之可也

賈誼董仲舒論

人臣有言於時最不必執一定之說也天下事固各有時措之宜急於今者或緩於後施諸此者或不可施諸彼因其偏而爲之圖度其勢而爲之處夫固未可以一定求也人臣之告君其有所陳也必有所措其有所投也必有所宜窺其意向之差而隨加其啓沃之益此固所宜審而思者故居嬴政嚴酷之世而每道堯舜寬恤之仁始足以易其刻覈漢皇嬖罵之時而或援商辛囚奴之惡則適以益其慢此擇術而施之說也譬之醫者於疾陽甚用寒藥療之陰甚用熱劑起之視其證而爲之藥庶言者不失之泛且激而聽者亦不至於厭也是故世之臣子不難於言而難於得其所以言孔於齊魯孟於齊梁未嘗無言也孔於齊景公則告以君臣父子之道於定公則告以爲君難之事何持論之不一也孟子於惠王則告以仁義之語於齊宣則告以推恩之端何措辭之不同也彼孔孟者固各隨其君之所偏而藥之者也漢言儒曰賈誼曰仲舒夫誼之言於文帝仲舒之言於武帝皆數千萬言足以關武夫之口而奪其氣彼文武二君聞者亦灑然異之誼之勸文帝也曰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甚至章具儀法色尚黃數用五

及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至謙遜未遑幾若修飾於其末者及仲舒之對武帝也曰修飭五常之道宣明教化之原而且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帝止以爲江都相又幾若探研於其本者世之人苟不自二君行事求之亦未知二子之巧於言也何也文帝躬修玄默後來露臺不作匈奴不征千里馬不受皆由平日心術本正特所闕者制度文章之繁細故誼之言欲增其末而飭之武帝之時制度禮樂煥然可述柰之何內多欲而外仁義其後言利而柄桑孔好神仙而近樂李好開邊而用衛霍心術本原多有不正故仲舒密窺帝心而特自其本求之故以仲舒之言而言於文帝之前是屋上架屋者也其失也瀆以誼之言而告於武帝之前是揚湯止沸者也其失也迂以誼不失之迂而仲舒亦不失之瀆其言亦何巧也夫當言而不言不當言而言皆無益於國者也孔孟告四君而各異其指賈董策兩朝而各異其事是皆未嘗執一定之說也而或者曰賈生得聖人之權仲舒得聖人之經噫經權同體而異用也詎可岐而二之哉故觀賈董之言而究文帝武帝之心二子真通達國體者也

晁厝論

處天下之大事未有捨聖人之所嘗爲而可行也凡驟奪其所素有者人情有所不堪而槩施於斯人之類則其心必將羣焉而欲逞故世之深於術數者其所處未必皆非而往、有決裂之患惟本於正理者雖一時之事容有牴牾殆將不自知其入吾之繩尺者此固圖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審也晁厝之削七國也豈古今所未嘗爲之事哉先王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綦布而處之雖曰子孫世守而不易至於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反是則有讓、固削之漸也及其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削之矣而又甚焉者在蓋其法嚴而不可犯其理正而不可逃夫豈有厝之禍者大槩古人所任者理奉其辭行之而其施也有漸晁厝所學者術肆其忿行之而其施也蓋將一舉而盡快吾之意此固所以不免於禍也且以漢諸侯之當削自賈誼以來則然誼之所欲少其力者削之謂也傳至景帝挾骨肉之親擁茅土之富財日以豐兵日以強而慮無不帝制之念蓋甚於誼之時厝之所謂不削亦反者即

古先王之慮亦孟子之說也而厝行之致使吳王濞
楚王戊膠東濟南菑川趙王率信然西向蓋人固有
屈於理之中而求逞於術之外者神之以理則責一
人而千萬人懼劫之以術而以一切行之則將有不
勝其憤者此則晁厝學申商刑名之學而不純於儒
之罪也使厝此時學儒不學申韓明其理不逞其術
行其事不急其功一國有罪則正一國而其被削者
黨孤未削者膽落凡受漢之封者皆有子孫之謀且
自求趨避之不暇誰肯相胥而叛耶惜乎厝之不知
此也彼唐藩鎮之強視七國又甚矣韓弘與疾討賊
承宗斂手削地晁厝之說何嘗不可行於唐哉後有
主父偃者本賈誼之說行分王子弟之制爲是煦嫗
之謀以自免於厝之患而世皆快之嗚呼此非三代
維持之制而亦以成敗論人也已

李固論

小人之害君子往、原於私心之相忌而成於公論
之相形世之小人其念慮不正其獲行多虧此心未
必不自知爲天下所不予也故日夕惟恐君子所爲
之善足以愧其惡所行之是足以顯其非而天下之
譽或歸之是以不平之念橫乎其中爲之羅織以污

其公爲之誅戮以快其忿夫小人之於君子非有宿
怨而深讎也天下之善難獨專而美未易獨居專而
居之爭所由歸也而嫉且憎之禍生是故始於愧其
心之所爲終於妬其名之所集而君子之受禍始烈
昔者望之自守以正而恭顯殺之孔融自負以名而
曹操殺之非恭顯獨憾於望之而操獨忌融也正愈
固則憤愈生名愈盛則謀愈慘開小人嫉惡之心而
深其禍者亦君子自爲之也嘗怪李固處順拒之間
國統三絕其致主文宣抗情伊穉之心甚切也梁冀
擅權爲奸而固以公直處之非冀不容固而固亦自

有不可容者也固之勸冀以正亦將以昔日奏記父
商之心待之也而柰何冀之愈不能堪也蓋商於固
之時其相忌而復相形者猶未極也至冀則深矣且
冀立蠡吾侯志樂安王子續利其幼也而固則欲立
賢明之清河王冀結中常侍曹騰輩利其援也而固
則欲薦剛直之周舉黃瓊冀欲宥太守劉君世利其
賄也而固則欲伸理發奸之种嵩凡此數事皆固與
冀相左飛章之誣賴太后賢明深嘉其心不深罪之
此固冀之自愧於中積而不能泄者也人之情一不
侔則愧再不侔則忿三則計有出於不測矣蓋至劉

文劉鮪謀立清河之謗巢嘗下固於獄王調貫械以明其枉趙承數十人要鉄以訴其冤太后嘗赦出之而京師市里喜呼萬歲巢聞大驚畏其名德反爲已害力案前事誅之嗚呼至是則巢亦大不堪矣故凡譽固者適所以害固也嗚呼君子於小人惟善惡毀譽之大明而後愈不容於世固之公直自將善惡相遠巢已不容於心固之譽望日隆彼此相觀巢愈不容於人毋怪巢之忿益深而固之死益速也作史者謂固多所正救巢愈忌嫉正救之忌猶可忍也譽望之忌不可忍也黨錮之禍皆起於諸賢名望之過高固之所爲吾意其死之惟恐不亟雖太后亦有所不能私也故君子之受奇禍豈果得罪於小人哉特始以善而相忌終以名而相形是以兩不能容而已宜固不免於巢之手也

陳蕃論

遜者人之所難而亦君子之所審遜美德也天下之所爭羨者爵也而其最所易萌者忌也故以易忌之心而臨以爭羨之爵是以一介之士於公相之貴深指詆鼎嘉津、出眉間况肯舉而遜之他人者故遜莫難於初嗟夫必人、而皆遜也則其人之賢否和

正果何如也傳不云乎舉爾所知且使斯人也知而遜也則重於九鼎猶足爲國家之福也不知而遜也則毒於烏菴適爲國家之害矣是故遜難而知所遜者猶難也古今賢臣相遜之風惟虞之九官爲甚夫九官之遜非飾情而沽譽也蓋相知之真情所寓也方舜命禹爲司空也而禹以遜于皐陶稷契舜命垂若工也而垂以遜于父所伯與舜命益作虞也而益以遜于朱虎熊羆由今揆之禹垂益居其遜而人不以爲詐皐稷父所數子當其遜而人不以爲忝知之稔故遜之當千萬世而下亦無責焉耳也吾獨於陳蕃之遜不無辭也蕃之時何時也蓋桓帝昏弱之時也梁冀之疽根方去五侯之虐燄猶張當時世事可爲蕃勉者尚多大尉之除峻當政柄收召海內豪傑之士而共圖之則蕃平生掃除天下之志稍可自見一二今蕃當召用之時舉而遜之胡廣李膺王暢三人嗟夫暢之寬大膺之風裁蕃舉而遜之吾濟世之心亦可以自遂焉者也而獨以遜之胡廣何也且廣平生爲人豈蕃所不識者締姻於常侍之丁甯阿附於跋扈之梁冀此正物論所唾弃者豈有經綸之材哉是故其人也吾知其賢也則遜之而無愧也其人

也吾知其不賢也則遜之而何爲也以廣所爲假使
蕃遜避之說果行其萬事不理亦僅如公論所嘲而
已而安能有所建明於其間蕃之此遜也將飾情而
沽譽耶抑果如九官之遜耶小人之足以欺人者雖
剛直之君子不能別孔子誅少正卯謂其言行足以
欺世也而蕃獨甘心於廣蕃何心哉且蕃之心將以
平日與李咸皆爲廣故更是固蕃匿情而遜之也朝
廷之公爵豈以報一身之私恩蕃以私而遜之廣以
私而當之則它日誤國者廣而實蕃也此君子所以
責廣之愚而諄蕃之遜也蕃之忠直炳々延熹永康
間而猶若此它尚何尤然則陳蕃之公正可爲也陳
蕃之遜廣不可爲也

竇武論

天下之事固有不可直而遜也夫以君子之處事一
切以正而行孰得而屈之者故貴正而不貴謫聖人
之道也雖然正固不可枉而謫亦有不能免正以守
天下之公而謫以濟天下之權正以持君子謫以待
小人則亦當審其事而諒其心可也何也處變亂之
時決非可用平常之規除權奸之黨豈可例以凡庸
之輩方權奸之根已固而變亂之形將速坐而視之

則不忍公而行之則不遂幾若無所容力其間者是
以君子於此惟其理之是則爲之而弗顧也行之而
不辭也宜也其間有不得直而遜者又不免曲而通
焉故權者所以濟其正之不及而世或不盡行之此
君子所以不得自伸其志而常爲奸邪所害者然也
竇武之去諸常侍非寒畯比也上憑太后之親下協
陳蕃之助其勢順其理直而其志甚可尚也當是時
兵權在手非諸常侍所獨專也后心相知又非諸常
侍所獨私也百官內外側皆扼腕又非諸常侍所獨
有也持以公行以決除之如秋風敗葉而已柰之何
機未成而迹已露事未就而禍已速蓋其徒正而不
權以謫者爲之也昔者周勃之誅諸呂不得入北軍
力甚孤也元載之戮魚朝恩不敢直致刑法勢甚張
也勃使紀通矯節納北軍載使周皓因寒食召宴縛
縊中書卒之諸呂誅而朝恩去君子不以持節責勃
之矯不以召宴責載之詐何也處大事者貴速而當
大任者貴權也竇武欲除王甫曹節諸人必欲白之
太后正也武既白之蕃復上書言之劉瑜又復言之
亦何濟也凡閭閻柔仁之情決無果斷之見再三告
白猶豫未決決之不速則禍之必亟既不能矯殺鄭

諷又不能并殺王甫曹節遂使朱瑁盜發武奏反呼武有廢立之謀而遂假詔以誅之嗚呼亦何愚之甚也且舉大事自有先定之見兵權不先握而臨難方馳入步兵營營省不先閉而使彼得挾天子以令士卒恐正而不譎者亦不若是之逆施也蓋至蕃將官屬八十餘人突入尚書門則其計窮矣譎不能行而正亦不能全蕃武亦可責也當其時武果譎而行之也盡翦官寺不俟白之太后與帝而速誅之誅惡之後蒲伏省門叩頭待罪雖有矯制之罪爲國除惡不過殺身而止異時功不成而身先死視此爲孰愈也嗚呼蕃武以正而不能成功較之勃載以譎而反成功事之難處蓋若此天下有難處之事蕃武之不得爲勃爲載則待小人以正而不以譎者也

諸葛亮論

甚矣人之難窺也世固有才高天下而自比於匹夫智超千萬世而獨混於庸人是皆迫於所遭之窮而不能直遂其心者未易與他人語也人惟患於好高也一介之士偶有尺寸之長即持以自誇於世學未窺一斑則曰類曾吾徒也勇未冠三軍則曰賁育吾儔也俯而矜仰而詫及其用之百短呈露凡所施爲

卒不蓋其空中之質此皆淺丈夫者所爲耳君子之心初不若是誣且矯也吾幸有可爲之時習中抱負或可少舒不幸而遭非其時遇非其主就其下者而擇之則吾志庶其少遂矣而何暇屑焉較之哉漢孔明王佐才也出師一表讀之凜凜尚有生氣玄德臨終之託拳拳不忘聽其自取而終不肯取此伊尹周公之心也豈所敢望於三代而下者異時隆中之言乃自比管仲樂毅仲功利之徒也毅譎詐之人也苟可輔則輔苟可去則去夫安有不可奪之節者孔明視之相去幾何奈何自混於其列者嗚呼孔明此言蓋方隆中而未遇玄德時也是時海內擁北方之強者操也江東險而民附者權也操之譎過於相公權之賢不如燕昭則其自貶於管樂者激於時而不得已故也使早得玄德而相之則以伊付事其君管樂固不足羨也孔明佐玄德於荊州道亡之餘國幾不能自立視仲於齊毅於燕席強盛而摧羸弱者霄壤就而較之宮府一體非有齊國內嬖之禍終身相蜀不以讒間又未肯爲背燕而去之舉時人猶未以此許之何也世有求其心而不得第曰孔明自謙也善論人者先觀其材次觀其時則人品可定人固有

負其材而非其時者亦有遇其時而非其材者噫此孔明之心也或者又曰操權不足與語固也孔明後事玄德矣玄德亦命世之材可與語王者也孔明豈不可佐以王者之事嗟夫備有大度而乏厚德勤近功而忘遠略微孔明則狼狽長坂亦安能自國於蜀較其材亦不足語湯武也而況天未欲興劉者乎是故今年出陳倉明年出五丈原以區、一隅之力而抗天下之全者十數年孔明王佐之才時展布一二爾以管樂處之又有所不能也孔明之心若此迫於所遭之窮亦可諒也夫

禰衡論

人莫患於竊名以欺世也剛天德也所以任天下而非以傲天下者也何也處變故紛亂之餘決不可恃強暴驕驕之習而挾虛氣以陵人者適賈實禍以戕身者也故無欲之謂剛強脩之謂剛擔當事任之謂剛而世之挾小材以傲物矜慢辭以折人一有不平於中攘臂而起撫劍而視嗚呼此蓋硜、然淺躁者之所爲而聖賢所不許也書論剛曰沉潛夫作之以其勇而養之以其道蓋將折其崛強之氣而柔其弘深之量者也是故剛爲濟世之具而非爲傲世之資

禰衡何人也以今觀之直輕躁狂妄之小有才者耳史臣謂之少有才卞尚氣剛傲夫謂衡爲傲是也謂衡爲剛則誤矣當是時漢鼎未定曹操以強而挾於內孫權袁紹以兵而橫於外天下紛、至此而極使衡有才則如周公之誅三奸可也使衡有卞則如周臣卻楚子之問鼎可也養其器識深其度量少忍以待天下之變乃恃其虛氣自取戮辱內無伊傳之大略而外爲灌夫之罵坐其於世何補而所謂剛者亦非吾之剛也天下之剛常伸於萬物之上決不肯卑卑從人者衡之始也不用於融而薦之操中也不容於操而薦之表其末也又不容於表而薦之黃祖幾若郵傳於諸侯者夫度其主之可事則事不可事則止此心無所主而聽命於人卒以傲立其身吾固不以剛許衡也且魏武之謫衡爲鼓吏也此豈足以處衡者太會賓客試音節漁陽三摻蹀躞而前衡可傲操而不能傲操也舜教胄子曰剛而無傲、凶德也未聞以剛而傲者嗚呼世有假剛之名以欺世如衡者不少矣史臣不知剛爲何事而遽以剛目衡、亦奚足當此哉

牧萊脞語卷十

牧萊脞語第十一

策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君道一

聖人立宏規以經天下未嘗深術數以錮天下夫經天下者與錮天下相似而不同經之者不過隨而治之錮之者直將強而制之也天下大勢也其變無窮而其歸有定智不能度力不能并勢亦不能壓至於得之也其所處者有法而非徒術數所可錮也譬之江河奔注魚龍騰驤雖不免風濤之驚而大海巨壑

不見介量滔、汨、終趨而後止是以聖人處世寧治之以宏規而不籠之以術數術數雖深僅可求勝於目前智窮力屈變或出於不測宏規悉定維持憑藉雖歷千萬世或有變故亦可恃以無恐奈何預度而求以盡防之哉嗟夫使天下而可盡防之也則古聖人智非不奇也謀非不巧也隄備之具非不密也獨不能保其終不變者何也天下不能無變也兩漢四百年享國非不長且久也中間一變方弭一變隨興如鋸齒錯出而不可合高帝蹶項滅嬴以後海內粗定所慮者韓彭英盧而已及四人戮而呂氏之禍

生其肘呂氏誅矣而吳楚之憂踵其足吳楚平矣而匈奴之橫壓其境匈奴臣矣而權奸之篡又甚且絕其祀迄至光武權奸除而宦官之黨滋宦官去而曹董之禍生凡此者疊生層見捷出而乘其後尚賴高文創立以來規模素定子孫相承大變則太應小變則小應故歷世可恃以爲安嗟夫立宏綱者如架廈屋位置周密雖風雨之震凌而不驚深術數者如塗蘭舟機巧殫盡遇波濤之臨衝而必沒故世不保其無變而聖人有法以待其變皆規模之定者然也而豈捐、焉竭吾力億吾精周防密察戰天下術數中

而求以錮之哉大凡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奸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夫禁之詳謀之工而禍奸且伏乎後人主亦何利於用術也先王惟知其然也是以都四海之上日夕講畫而處置者惟思立規模幹樞要而不深乎其術內之六卿綜其綱外之岳牧分其理中之百司庶府析其凡握印綬而爲將扞牧圉而爲兵效奔走䟽附而爲府史胥徒儒焉而絃誦誦書農焉而荷蓑錢鏹工焉而削鐻洗削賈焉而販繒沽漿凡籠絡而區役之者莫不各有一定之式又化之而有禮樂治之而有政事賦之而有貢助征之而有

庸調懲勸之而有爵賞刑法若是者皆經國宏規不得不然而非術也守之以大公行之以品式猝不幸後有奇禍大難臨乎其前雖恫子弱孫徐起而應之如器少歌掉臂立正不敢以智詎之懼智窮而難以復合也不敢以力強之懼力盡而難以復進也不敢以勢劫之懼勢孤而難以復振也秦人不定其宏綱而姑務扶其小智舉先王經世之制一切刪而削之疑之、深則束之不得不密懼天下之有兵也而鑄金人懼匈奴之有患也而築長城懼儒生公議之有辭也而誅誹謗設機坑防日多變日生山東一呼而灞上之面縛已亟術長工而秦益病矣古今天下之變一也先王惟立宏規而變以弭秦惟深術數而變以速非先王之拙於制而秦不可久於傳也綱之正者勢或由以定而術之深者人必有不堪者也人之於物惟有所不深有也而後可獨有天下非私有之物柰何錮以術數而羈之哉故立之宏綱者是不深有而能有之也束之術數者是欲深有而終不能有之也嗚呼有者不能有而不有者乃能有貪走者蹶貪食者噎經天下有法固不必弊、焉錮以術也

君道二

君御天下者權也而所以寄是權於天下者君也亦人也均是人也皆可富者也皆可威者也皆可居其榮而惡其辱者也以天下皆可也有乃不免叢而歸之君故人孰不欲富也君獨聚天下之富以爲富人孰不欲威也君獨隆天下之威以爲威人孰不欲居榮而惡辱也君獨挈天下之榮辱以爲榮辱而天下皆臣屬聽命之不暇略不敢一毫側睨其上是權也者皆人所欲有而君獨有之也夫使君果獨有之也凡一切事吾意親粹而躬攬不可輕以逸於人而近之朝廷遠之州縣所以富人威人榮辱人之具往、皆不免張官置吏舉託諸衆人其君初未嘗自筦而自理之天下亦卒賴以治是君固專天下之權而臣乃寄天下之權者也故世主坐孱弱而不自振者往往咎其不專天下之權夫權不能專而臣下或有之至爲三家之僭爲六卿之分固人得執而議之也而使其君事、專之則聰明之遺者禍敗之潛也把握之疎者叢脞之積也權固不勝有也利者君所以富也而戶部覈其綱筦權稽其數獨舉富人之權而寄之人刑者君所以威也而棘寺讞其重州縣按其凡獨舉威人之權而寄之人爵祿貶謫者君所以示榮

辱也而善焉付宰相以擢用惡焉付臺諫以抨彈獨舉榮辱人之具而亦以寄之人凡天下可羨可畏可奔走而趨競人主未嘗自私之而悉付諸衆人之公嗚呼是不自有者所以長有而挈焉尊之者未必不弊焉失之古今君權之失每患逸於宮闈逸於宦寺逸於戚畹權奸諸呂之自王斜封之四出是逸於宮闈者也五侯之同封北衙之驕橫是逸於宦寺者也新莽之篡漢祿山之亂唐是又逸於戚畹奸雄者也嗟夫使數君者得人而寄之財有所掌而不敢妄用刑有所司而不敢妄施爵祿黜陟有所定奪而不敢妄行擇其人委其事而吾於其間神而用之雖不必專之以身而所以寓此權於不專之專雖親如宮闈媚如宦寺勢如戚畹權奸亦將奉頭鼠竄於青天白日之下況敢越超睥睨竊擅大柄而久假不歸哉故人主之權不慮於有所寄而常慮不能擇所寄有所寄則分司庀職列掌萬務其權即人主所有也不擇所寄則陰伺竊取欺弄百端其權非人主所有也嗚呼始也不擇人而寄之至於失所寄也而潛且亂之禍生乃歸咎於事權之分是舉天下事必人主屑屑然自爲之矣屑然自爲之則宇宙若是廣也機

務若是繁也亦寧不病於孤而立哉人主不可孤而立也故欲擅權者莫若精其所寄舜非不能專也而分之九官成王非不能專也而列之六卿所寄得人則所掌之財皆吾財也所掌之刑皆吾刑也所掌之爵祿賞罰皆吾爵祿賞罰也一神其用如臂使指如網振領事柄一出於上舉天下四海之廣隨吾所向無不如意而必欲人主自爲之是宇文融蠱明皇以親決事之術也其末竟何如哉凡國家之權病於不善寄而非任人之咎也噫此亦攬權之一術也

臣事一

世之人臣每病於可爲而不敢爲凡天下事智者不能析勇者不能負果銳者不能決雖甚高難行亦皆所當爲也蓋自一命以上彈鋏而起仗策而赴僭圭析爵而仕身非吾之身則事皆吾之事犯利刃赴炎鼎雖捐死猶爲之獨奈何束手相顧委之不敢爲哉事至相顧不敢爲甚非國家之福也古今上身之得失國事之是非與夫奸將萌而勢將危往坐而失之者何限其始也怯而不敢爲其極也勞而不可爲長其邪而至於蠹蝕其惡而至於成積而大敗極壞不可救夫臣事君曰忠者盡已之謂蓋無所不盡

其極者也國事未至日非每恥君不及堯舜直有若
撻市朝之憤天下粗安衆方曰無事而厝火積薪痛
哭流涕而不憚大奸巨蠹指鹿爲馬非吾所宜挾乃
折檻牽裾直欲請尚方之劍大廈將顛非獨力所能
拯至抵掌擊楫雞鳴起舞不敢後目之所觸耳之所
聞眉可顰而手可援者率皆困心衡慮如撲燎拯溺
不暇給初未嘗曰庖人專於治庖尸祝不越俎而代
之者何也蓋天理之所寓而人心之所安者然也故
凡臣子其可爲者安於分其不敢爲者怵於法坤曰
無成而代有終此以分論而無所不爲也傳曰守道
不如守官此以法論而不敢過爲也能盡其分者謂
之正而徒怵於法者謂之隱今不能盡其分而嘐々
然曰吾畏法吾畏法朝廷政缺失則曰責在宰相非草
茅可過闕而問也奸邪強矯則曰職在諫官非遠方
士可躡等而言也閭閻痛苦不自勝則又曰事在郡
縣牧守非僻遠謏人可踰位越次而理也隱几而熟
視促膝而閑談及至舟敗車覆狼狽不可措手其畏
首畏尾爲身計亦巧矣而君獨何如哉漢臣盡忠事
君者不少而其間得二人汲黯之賑河內陳湯之斬
康居皆擇所可爲而即爲初非限於職守者也河內

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鳥形鵠面且將爲溝中
瘠黯初出使特往視河內火災耳固未嘗將命及此
而發倉粟賑貧民取赤子而乳哺之郵支單于侵辱
漢使雖動衛霍輩數十萬精兵亦不即空其巢而紆
其憤陳湯儕西域乃部勒戎已校尉屯田吏士直壓
都賴水上卻康居斃單于及明王以下懸頭藁街威
懾漠徼故以法繩之黯之擅動官粟以國之財市恩
也湯之邀功異域以國之兵爲戲也皆法所不容而
宜伏矯制之誅者二子竟爲之二帝亦竟不之罪異
時河內無饑莩之苦邊境受安靖之福爲臣者苟利
國家無不爲矣亦豈第曰不敢爲哉今世執不敢爲
之說文其慢蓋其庸碌々謂々當官者以恪守爲高
居次者以苟媿爲志安流俗而限職役守凡陋而蔑
超詣視世事如秦人視越肥瘠略不加喜戚其心而
聽其如甌斯墮如墉斯頽粹有不可支持者其將何
以處此其間有不顧而攘臂爲之者伺其踈缺也而
衆方竊嗤之是天下終無可爲也爲今長計莫若洗
拘牽之弊開慷慨之門上歷廟朝下逮衛泌凡稍能
建立爲國家辦一事畫一策擊一奸邪皆不次拔擢
聳海內之觀而不以越分誅不以踰位責天下事庶

無大難不測者伏乎其後嗚呼人臣事之而敢爲之國其有非意之變哉

臣事二

臣子處事凡易窺者惡而最難窺者欺者臣子之大惡始則欺心中則欺人其極也必至欺君長此不已鹿馬鳥鸞之指瞽其上而愚之不奪不饜此最人所難測而國家甚不可容者也今夫君援爵祿而授之臣蓋將利國家非以禍國家也至於心術之謬不爲正而邪也不爲善而惡也此固春秋所不赦而清議爭誅之者就其中或有簒竊不飾誅求亡藝者人皆目曰斯人也貪也有直道不違曲學阿世者人皆目曰斯人也諂也有禁網太密嗜膺荼毒者人又皆目曰斯人也酷也評之月旦載之刑書雖三尺童昏噴然挾摘而嗤之若是者人所易窺也獨惟奸雄桀黠之輩術險藏機謀深隱醜掩羣衆所不知喋以材自詭以智自騁以了辦自許網美譽而釣輿望暮夜攫金蛻四知戒而號於衆曰我不貪便娟婉孌市當路之寵而號於衆曰我不諂挾瘢洗垢恣參夷之誅而號於衆曰我不酷胷中籌畫威毒漸被宇下生靈至剝廬側足幾惴不能立嗚呼若人者蓋世

之大奸猾賊而莽操所假以騁者也凡天下之惡不足欺世者其惡小而深能欺世者其惡大惡小者曰貪曰諂曰酷一事一節之惡害於人猶淺惡大者不名爲貪而實貪不名爲諂而實諂不名爲酷而實酷治獄訟者爲貨來治簿書者爲奸竊治政事者爲刻薄剝削事節皆然其惡也害於人獨深故火之將焚人爭知避者惡易知而小也水之溺人不知避故多溺焉惡不知而大也莽操之將篡也其下士如周公其服勤如西伯一時聲名直將膺炙羣口而外爲忠蓋內爲包藏陽爲尊主陰爲竊國當時皆未嘗目二人爲貪爲諂爲酷而後來竊卯金之鼎者卒不越其人國家欲下奸儉者曷不於人所不知而加之意哉凡物角者皆知其爲牛鬣者皆知其爲馬翼者皆知其爲飛鳥捨是而或不常見不可名狀者人必竊指爲怪故人之奸欺掩人之所不易知者皆怪也而遂忽之是以篡且竊之禍生國君卞世所共知之奸孰若辯世所不知之欺不知者我且知之則所共知者又奚病也魯之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人孰有知少正之奸者而孔子誅之魯之陳仲子避兄離母甘食糟李通國皆目爲廉士而孟軻辯之嗚

呼此惟孔孟越世俗之見也則然時無孔孟吾懼韜迹而惑衆含沙而穿人者不特此二子也故嘗論人所共知者愚而惡者也人所不知者智而惡者也以世之愚者一私纔生百短呈露人視已如見肺肝殆若數黑白而辯東西至於智者之文其惡則外所不知而內自知人所不知而天獨知浸淫流毒未易以淺近量而禍機之藏也惡果之熟也殆將有大甚者故國家不幸得智而惡者又不若得愚而惡者之猶愈也以智欺人甚於愚者之欺人昔山巨源識王衍誤天下郭子儀知盧杞必得志衍杞之惡自以能欺人而人終不可欺噫此觀人法也未易與人言也

相職一

國家衆建宰相蓋將參天下之公而非以角一身之私者也夫相本公以相參也而不免私以相角甚非國之利也今夫相所以若是衆建者何也自謀不若謀於人之審也獨爲不若爲以衆之便也聚天下之材而共其事貳之而並建參之而鼎立無鹿馬之詐也無偃月之專也無大廈將傾一木難支之憂也此國家初建之意也而爲相者不擇理之是非事之利害小則狐裘之蒙茸大則蝸角之蜚觸智工也而相

傾位亞也而相忌權重也而相吞噬此身進退黜陟間而縉紳榮辱生靈休戚皆一網而隨之嗚呼吾直爲此廩也故三代宰相未嘗自角而治以久漢唐宰相或有自角與否而治亂以分三代時所用非一人也所建非一貳也合以心不合以迹同以理不同以勢此曰可彼曰不可則徐考其孰而孰不可甲曰然乙曰不然則深思其孰然而孰不然同車也而協心以推同舟也而并力以濟若黃帝之舉六相舜之命相十六不以一人爲者未嘗嫌也湯之右伊左虺周之師周保召不以一貳專者未嘗嫉也當時朝廷吁俞都鄙交議互參雖詢謀之同卿士之從人不病其瀆洪水之治升陟之師東征之舉人不病其專春風熙熙相與一堂而薰蒸披拂百姓皆被其澤至漢唐以來治亂不同則亦以相之角立與否而判故漢有丞相又有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唐有僕射有侍中有中書令有參預參議又有同中書門下三品皆三代爰立衆相之遺意也本始地節四五年間韋賢爲相魏相爲御史大夫長何寬而貳何嚴地節神爵九年間魏相爲相丙吉爲御史大夫長何嚴而貳何寬寬嚴並參故漢宣之治以成貞觀三年房玄齡爲僕

射魏徵爲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以創業難徵以守成難而不患其桡鑿貞觀四年玄齡爲僕射蕭瑀爲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偏駁則玄齡裁正玄齡過失則瑀痛劾而不議其矛盾得失相濟故太宗之功以立而其間宰相或有不盡然則社稷之亂亦隨之嗚呼立相之初欲其合也而或流於分欲其同也而或流於異吾意變理贅褻之道決非紛々相戕驟更迭出者所及爲而人主獨何賴哉尤有角之甚者若公孫弘汲黯論事至上前而多背是以智相傾也李義府欲惡無忌則倡立武后之議而擠之是以位相忌也牛僧孺相則退德裕所援之人李德裕相則空僧孺所薦之輩縉紳之禍至百餘年是以權勢相吞噬也夫旣角立也而且傾且忌且吞噬若此不知置相之意謂何而僅爲人釣榮之具報怨之府遂私其身者耶歟今曳珮鳴珂廟堂間者不少有左右有副貳固非不知一國三公十羊九牧之爲非也而若是者固望其如和羹如膠漆而公以爲國也以一私心之興或兆無窮之患殿庭論利害稍忤則深謀以弇之同朝析機務稍差則匿情以軋之以至桃李爭植報復私行稍或不相隨則又立黨以禍之萌於微而成

於著績於小而極於大是以忿且爭之心生而勢愈角立矣嗚呼使如開元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柱遷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其志操不同其心術則正亦何嫌於異者不異以此而異以私甚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諸葛之相蜀也曰集衆善也廣忠益也廟堂間以亮之心推之曠然大公不以一毫私意芥憚胷中不立異不植黨凡處置事宜進退人物毋執一己之是非爲是非而共求至當之歸庶幾相之和世之福也噫是心也特一轉移間耳皆非甚高不可爲也而世之挾私以角立者何紛々也

相職二

宰相爲國家求人材不若爲國家處人材人材至不易有也求者難而處者爲尤難求材宰相職也東帛之貴夾袋之儲鷄黍薦剗之榮是固海內岩穴之士林藪之夫日夕翹首傾身如夜蟲趨火聚而赴於所求者也求之而善處之別其長驗其能物各付物略無容心其間牛能耕也而用之田馬能馳也而用之步橐駝犀象能引重致遠也而用之負任來者無績薪之憂居者無越俎之患天下士長於撫字者留情

於撫字長於會計者留情於會計長於扞禦者留情於扞禦此爲國家之用皆爭求自見於下而無所長者亦何敢萌微覲之心以責其上其或倒行逆施不擇所處雞豬豕犬孰君而孰臣木頭竹屑孰緩而孰急凡材之積其前者皆茫然不知處置之所謀於國者固不宜謀於野也優於趙魏老者固不可爲滕薛大夫也求之而不能處亦與不能求者一也俟其不稱也而喙然爭之曰材不足用紛誣矣且夫材各有所長而亦各有所處文學一陸機也而試之河橋則劬治郡一黃霸也而置之相位則短天下事必強

其所不能者爲之鮮不敗事者昔漢高之策三傑號曰善任使夫善任使者即吾處之說也而參以舜論九官之法則隱然昭合千百世之上夫以夔明音樂也而俾典樂益明秩宗也而俾典禮皋明五教也而俾典刑以至契之掌教工之治虞也亦然此舜處置得宜而治也至於漢高待天下英雄豪傑士其所長瞭然在目饋餉不絕吾不如蕭何戰勝攻取吾不如韓信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吾不如子房隨其能而用之是以艷秦蹶項翼漢四百年之基終西都世大繫各因其材而用以便上之任使書合六體則以爲

令史貴遊子弟能自修治則以爲辨人郡國之人敬長上書政教則以爲博士弟子至於邊地民俗習修戰備則拔其良者以爲期門羽林漢之善處人材亦猶舜也夫二帝者理天下非相天下者也而實宰相處材之法也爲相者儻以是法處天下之材置諸廟堂之上非親也雜諸州縣之間非疎也列諸九卿百執事之上非高也廁諸興臺卓隸之賤非卑也譬匠之作室也取其擁腫權奇者兼收而約施之可榱者榱可楠者楠可棟梁者棟梁而大廈成矣相之處材亦猶是也處之得其道用者何庸競不用者何庸怨

哉今之相吐哺而求下堂而迎海內之材蝟興蠅集凡備藥籠之儲錐囊之藏亦不少吾意求賢之心勃鬱不可遏天下士苟有一技之長不遠數千里棄輪蹄屨旅食京華將求以自異而不知處者何如也夫有而不求是蔽材也求而不處是侮材也蔽材者失之傲而侮材者失之誣嗚呼以天寶進士盡皆黜落而李林甫謂野無遺賢是有而不能求者也以真卿宿望宜重朝端而盧杞使宣慰希烈是求而不能處者也是二者其患均也吾願宰相之於人才毋以親嫌勿以讎弃勿善材華而惡質實勿溺辯給而弃忠

信權衡其所長而處之則跛者逆跛者眇者逆眇者而材皆隨所宜處之矣嗚呼處人材若是而名曰相是真善相者也

將材一

人主可用將而不可以試將將與他官不同官之事皆可試而為將之事不可試而為以官之事試人或有不勝任而踈漏敗缺其失止係於一事以將之事試人倘有不勝任而挫衄荼毒其禍動係於三軍而社稷亦隨之是以官不可輕而將尤不可輕也今天下之官亦衆矣其人之稱職與否皆不可俄而度

也掌財者不擇而試之不過翰運無術而止舊額猶無恙也掌選者不擇而試之不過黜陟無法而止解弦而更猶及改也掌牧守者不擇而試之亦不過撫治綏靖不得其方而止按其尤而揀其無良亦無甚病於德化之宣也用之而徐察其所為舉之而密探其所守某也忠某也詐某也賢某也邪隨其人而進退之上無傷於國下無害於民一變置間精采立異皆足息其黥而補其劓至於將非可若凡官試也國之寄命者兵也兵之寄命者將也以將之能否是非而百萬之命係焉故鉦鼓之所令旌旗之所指皆繫

劒戟之所交倏忽之間勝負立判昔弱國而今強邊朝城市而暮丘墟殲其類覆其巢夷其宗社雖欲再起而更之亦恐噬臍無及是故官難而將尤難也凡人之材不同有精於勾稽者有宜於牧養者又有長於變理贊襄者甚不齊也獨將帥之材赴敵欲其費勇臨難欲其捐軀是以其人或稟剛強之性或產勇悍之鄉風聲氣習之所漸染不常見於天下而不可以它官小視也先王惟知將不可試也故當天下承平無事雖未嘗汲、虎臣之選而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習其技於蒐苗獮狩之際又精其業於旗物

鼓鐸錫鏡之節試之亦素矣是以人莫不知兵而亦莫不可為將最是司馬一職制軍有六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有將二千五百人為師、有帥五百人為旅、亦有帥以至曰卒曰兩曰伍也亦然軍將則命卿師帥則中大夫旅帥則下大夫坐作進退之有法疾徐疏數之有方若救無辜伐有罪不免舉九伐之法付之若抽矢箛中無不夙具有不俟皇、焉而求撫解而思者故嘗疑蕭何之薦韓信謝安之引謝玄幾若倉卒而試之者夫信區、一跨下之少年而玄蓋階庭子弟者也項王喑鳴叱咤雄豪不易禁而

何舉無聞之信爲大將符堅百萬之師空國而來臨
晉若壓累卵而安以小兒輩應之異時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糧道而信蹴項氏於陔下淮淝一戰玄
以子弟八千人扞勍敵馬僨軍血風鶴草木之靈亦
足懾堅而禱其鬼嗚呼此非何與安之偶然僥倖者
也何與信語之久安亦教玄之熟其知之也素而非
卒然試之者是以迄成大功若二公察之不甚精諳
之不甚熟吾意未必肯付漢兵於戲下之卒而試晉
社於一擲也世之議者乃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嗟夫將相一也不於平時而加之意迨至危

也而煙塵滿目四郊多壘乃始築壇推轂試以捍禦
之寄亦不過市井亡賴而已恐非善謀國者也况君
之於將臨急而需材者必起將之驕將之於君臨急
而應命者必起卒之輕驕則權柄稍專恣狙跋扈皆
執以要其上僕固懷恩之驕而憤怨是也輕則瑳實
未孚薄陋嗤鄙將難以令其下主君與之輕而遭殺
是也是皆非國家所可憑藉而無恐者也嗟夫人主
以兵而試之將是以國而試之人也與國存亡相關
非凡在官者比也其毋輕以國而試將哉

將材二

世家之說尚矣雖然祿可世而有將不可世而襲古
之取材以世往々以其目視朝廷之事身習臺閣之
儀象賢濟美不教而成一朝爲天下國家用按典章
而繩前武如出諸其素至用兵則非可故智求舊規
試也出以竒入以正行以詎守以愚強也而匿之弱
也而張之虛也而掩之實也而伏之其爲術變化而
不窮其爲道詭遇而不測是固非閱閱之高簪纓之
胄平昔耳聞目見所可亢焉而輕談者也三代而下
帝王恢創之初大率不擇流品付之節鉞或取諸卒
伍或取諸降附或取諸邊市外國凡以勇名以謀稱

以嚴明著皆卓々然築京觀而壯皇靈獨未聞專取
之世家者天之賦材不一能於此者未必能於彼長
於左者未必長於右故世欲悉行陳之勇戰鬪之事
例責諸磊落竒瑰之士尚且不能至於擁旄持節喑
鳴叱咤第欲委諸世襲之胄則強其所能者必敗責
其所短者必衄其不誤天下後世幾希大槩世襲之
將未必皆無材也亦未必皆可材也是以其末弊或
有二披膏粱之習其弊也驕則不知兵而將至於
啗敵承積累之富其弊也專則長擁兵而或至於
竊權故趙括奢子也敗於長平陸機遜後也敗於河

橋此亦一世家也不知兵而用之是啗敵也三家世掌魯卒終以僭魯六卿世將晉軍終以分晉彼亦一世家也長擁兵而用之是竊權也驕而啗敵天下失於外專而竊權天下失於內皆流弊使然有國者所宜深長思也世之將多以故家而襲聖明在上斧鉞森嚴將帥居外爪牙踞峙專恣之疑固萬々無此理第所慮者弱子恫孫蒙父祖之勤勞分旄鉞行呼仗於市間曾不開方略身不擐金甲目不識坐作進退口頭之乳臭未洗而遽肘金印之如斗杯中之餘瀝未醒而等擁檠戟之如林猝不幸數千里水旱奸民

狼顧而起驅驕貴之素而用之非惟自誤亦以誤國大凡古有世賞不可有世官今有世官不可有世將倉庫之子孫重黎之苗裔皆可坐談踞守世襲無嫌也獨將則智非孫吳不足以識變勇非賁育不足以引強名望非充國子儀不足懾敵而鼓衆父任其子子復任其孫執世家之舊強徇而媚之其家則得矣而何利於國哉嘗論唐之藩鎮初非有險要以自固有智略以自橫往々起於世襲將佐而專其兵私土地私人民根節磐固厲鋸爪以抗太陽爲唐二百年不可解之患爲上者不時加選擇甄別而更易之長

此不已高者握數十萬人下者數百餘輩轉相承襲認爲家資小爲拮据之敗事大爲晉魯之專權又甚則爲唐藩鎮之驕恣跋扈而重源々無窮之禍惟天子待之以禮接之以言坐之便殿以驗其心試之教閱以習其事又更之部鎮以新其權其間或有闕冗不勝事者若念厥先祖父勲在王府則多以祿秩錫以土田使桀卻胥原狐續慶伯不至降爲卑隸足矣若曰舉掌兵之重權示報舊之私寵一敗塗地將欲示罰適以傷恩甚非爲人上者之宜也春秋譏世卿蓋譏其不擇賢而例用之者也至於蔡季紀季楚屈完齊高子魯季友叔貽宋子哀諸人非公族則世家之舊其彪列冊書者春秋未嘗少之擇將若此則衛霍英衛之材擢々爲時而出上足神君之威下足得將之用一舉而兩得此國家久安長治之策也

牧萊語卷十二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士心一

人主用天下士不使積而無所用者皆術也人一也而目之曰士蓋其秀惠敏辯奇傑卓犖不可與凡民伍者也故業技者以技試工能者以能騁智可自詭必求施其智材可自別必求盡其才平居無事如錐處囊王混砂爭媒以自異固不肯俛首帖耳槁項牖下者惟其神而用之煩之多故以盡其能憂之重任

以衡其心不予以須臾之寧勞其形而勦其力收拾天下豪傑士而納諸皇不給之中日思奔走服役濯磨淬厲以爲上用委之抱關者服勞於抱關付之乘障者盡瘁於乘障顛倒於上之術中老死而不悟而不暇乎其它嗚呼上之待之者何巧而得其用也其或抑而閉之懷抱利器鬱山巔水涯間而無所發洩智者有餘略則思以爲詐材者有餘能則思以爲奸小則游談聚議大則椎牛發冢捐妻孥奔墳墓而不顧吾不能用之以術而天下始多事矣譬諸鷹也搏禽鳥攫狐兔一日不殺則飛颺掣紲直有雲霄

萬里之想而肯帖然嚮韜者嗚呼世之待之者何拙而失其用也古聖人惟知其然也故常泄其所長而不肯抑其所長其養之也有校庠序之學其教之也有詩書六藝之文其選之也有進士造士之別至其處之也則下自閭閻胥瞽夫上極公卿百執事莫不第而升聖人待士之術如此而尚慮世有遺佚不進困阨不達亦將聚而爲吾謀則明敎以搜之弓旌以招之束帛以賁之雖鼎俎之卑賚靡之賤漁鉤飯牛之微舉凡毛髮絲粟之才皆旁羅兼施無逸而不得自騁者三代而上天下晏然無匹夫叫號竊闖之虞

用此術故也天下稍有自名之士可採不可弃可厚不可辱閑居委巷積而無所爲則壅遏醞釀一旦發泄將有不可禁廟堂之上惟役而無所積則區使役屬朝夕勤勞其心不暇於自騁如百川抑而不疏則激而過潁野燒閉而不通則聚而焚林故人主於士未問其用之如何而先觀其用之與否後世用士之法雖不如三代而亦皆有用之術戰國嘗寓其用於談客矣兩漢嘗寓其用於郡縣矣魏晉嘗寓其用於九品中正矣隋唐至今又嘗寓其用於科舉矣雖其術不同互有得失大槩欲盡其用而不暇用於它

人夫士爲吾用而不暇爲它人用是以舉天下智名勇功之士皆爲人主之資而終其身無它意傳不云乎楚材晉用楚本有材也而晉用之楚宜不足以敵晉也是故良平何信秦無用之、術也卒積而用於漢高寇鄧吳賈奔無用之、術也卒積而用於光武諸葛周魯攸或之流桓靈無用之、術也卒積而各用於三國之主材一也摠於此者泄於披抑於暫者發於久固鑿、不可遏者天下士道德之薰蒸教化之甄陶習俗之儒染刻之則貫犀甲挾之則扛洪鼎割之則登龜龍而縊虎兇惟所區用無不如意人主爲士之宗主者也何苦不用之爲國家之福而積之爲國家之憂古今世之多事決非出於朴然力耕之流而多倡於穎然特異之輩壠上輟耕之夫起而蹙秦捫蝨高談之客軼而奔豎蓋皆材智異殺之士不肯浮湛閭里而卓、求以用世者噫若是者亦非斯人之咎也然則大風之歌高帝非過於思也跼弛之詔武帝非急於求也是術也蓋二帝於天下士嘗之深而備之周者也

士心 二

天下士不可積而無所用前旣已論其術矣而其間

有因其不得用也不復敢有異謀而或變其所守以俯就當世之用至爲天下患者此尤人主所宜慮也何也士本有用之人也不幸而不獲用必多術以要用是故束手岩岫之間滅影江湖之遠抱負磊隗而無因自見則必有易其所守而異萬一之或用故諂也而妄媚權貴之門奸而妄于仕宦之徑欺且詐也而妄求知廟堂縉紳之間至其末流誤天下而害生民皆激於此且以天子之尊有公卿有大夫有士從士而逆數之至于天子其等也甚厚其變也甚難而必盡收何也蓋凡世之有所守而不變者忠正之賢也無所守而亟變者奸邪之類也忠正之賢不常有於世而奸邪之類則紛、皆是故古今之患往、起於下之易所守而求用者何限凡高者修踐履次者貪論著士之有所守未必盡若人也爲上者又不能收之以術而操之以權嗚呼其爲世禍未有窮也先王善於保士之所守而用之也故養也欲其素教也欲其久而拾之也又欲其盡方其材未成也則處以學校審以選舉責其成而覘其蘊及其材旣成也則授以圭田命以爵祿量其能而付其任上無抑而不用心下無曲而求用之私當是時械櫟之微豐芑

之賤皆出而爲天下用幸之耕巖之築渭水之釣苟非騁幣三至其廬則亦甘於自守老死而不悔而士之稍有節義者刀鋸臨乎前而不懼利祿誘其後而不羨皆其自守者然也士不能自守而至於挾智以自騁抱詐以自媒一切變其所爲以干時君世主利於身必不顧於國求快於一時必不深計於天下萬世則亦其勢激之而使至是也吾嘗怪蘇張以從橫之說投六國商鞅以刑法之說中羸秦數子者其術所施未及一二六國斃而秦亦隨以亡何用心之不仁也而究其原則上之人亦自有以趣之者也夫以

三代選舉學校之法廢凡士之卓然傑特者無階以自見則不得不曲而變之以趨時之所尚故蘇利於從而佩印則唱爲從之說張利於橫而得相則唱爲橫之說凡可榮身而利家者皆不顧而爲之至於鞅之見孝公也急於自見說以帝道而不悟則易而王說以王道而不入則易以霸至於峻刑罰上勇功驅秦民於日空惇不暇給之中而它日誤秦以亡不恤也嗚呼其初也懼於無用其極也變所守而爲之用蘇秦之言曰使有負郭二頃田則必不佩六國相印斯言也數子之真心然也天下士以公正自許以道

德自名仁義禮樂之說講貫曾臆悉矣固不至挾蘇張縱橫之術商鞅刑罰之議惑世而誤君者第恐不用於此或求騁於彼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無怪也孟軻有言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一朝詭遇而獲十禽夫惟馳驅之不利也而詭遇之利焉宜世之所爭趨也人之情志不遂於直則必通之以曲計不行於正則必假之以邪故大者亡小者亂而非其素心然也然則羣天下之士而使之固守而不變其機果在上而不在下也夫

吏曹一

天子作新天下之人養其材而淑其心者未可以其小而忽之也天下之官位尊而去民也稍踈州縣之吏位卑而去民也常親踈者之惡未必遽及於其下而親者之惡斯民朝夕鍛鍊於其手害有不旋跬及矣有國家者重於其大也而忽其小聽其人之自取而無其法執筆據案舞文巧詆假撈掠以立威嗜膏血以肥體平明鴈鶩拱立笱紙尾官署字惟謹民卒莫之訪而上亦竟無以淑其後吾固未知所終也夫天子所以忽之者何也其心固亦曰吾之所擇者官也而官之所擇者吏也是以擇官之法往、用其情

而至於吏也則委而聽之人取於始也無其法而誘於終也無其術至於官之驟遷數易者又不暇問其人之何如而進退之凡蠅鑽而來蟻附而進前無榮進之望後無清議之顧所冀不過掠金帛貫子女嫌駒隙一餉之樂甚者毀家而求舉息而市偶然得之誅償且不暇而何暇顧乎其下是以古者先王之於吏也淑其心而使之耻養其材而責之成莫不有一定之制其取吏也嚴而其用吏也亦不薄周官府史之屬未必不出於鄉舉里選之賢傳者皆以其官所自辟其法固無所攷也漢去古未遠而待吏之法似有可尚如蕭何爲刀筆吏而韓信家貧不得推擇爲吏則選吏未必無法也議者第見西漢人材或出緣史當時由郡縣吏至二十石將相者不可勝紀不知漢所以取而勸之者亦自有道夫趙廣漢河間郡吏也尹翁歸河東獄吏也張敞大守卒史而王尊涿郡書佐也鮑宣縣之鄉嗇夫而丙吉魯之獄吏也至於魏相朱邑以卒史對策趙禹以佐史補中都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爲侍御上之出將入相次之分閭專牧光明俊偉皆卓然自見而不至如世之奸猾無耻者何也蓋嘗讀儒林傳武帝之世公孫弘

奏請左右令史大行卒吏大守卒史皆通一藝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多文學士合二者籌之此漢所以得吏之用也凡人之情取之以行則必思以自見誘之以榮則必思以自重漢取吏必文學一藝之士而用吏至將相二千石之榮凡簿書期會奔走役服爲吏者皆將自勉於善而不肯爲惡競義而不肯競利民受其益者蓋不待官而後然世主惟不加意也是以人且絕望於其上而民之害滋深吾甚爲執事者不取也且上之忽而不加意者亦有說其心蓋曰吏之所專者小執書筭也行卷櫝也二者雖失之無害也而不知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夫書筭之執或巧其術以漁國家之財案牘之行或藏其奸以天子之法財殫也益取於民法苛也民不堪命禍亦起而不可遏嗚呼蜂蠆之毒甚於蛇虎物小而害大者皆是秦之亡以吏不肖者可畏也惟明主用吏立爲一定之法擇之不以其賄限之不以其年以漢家厚待之者待之而別置出身之曆使官於此者藉其名里書其功過某事廉某事勤以爲斯人終身懲勸之據則近於民者皆思自奮而不至爲孽凡民其少瘳矣乎噫此所關甚大也而以小忽之者吾不知其何心

民事一

天下之人莫難養其禮遜之風莫易激其勇果之習
世之游談聚議猥曰習俗選更一日不可爲國而利
往利來壤壤熙熙頽頽滌滌胡結反詒音后亡節視爲
故常因恬不知怪故易激者易起而難養者難成今
夫千金之家凡有子弟卽訓以揖讓之節尊卑之序
詩書六藝之味蚤暮鞭辟跬步不能寸其末且悍戾
悖逆不可制設或惡朋損友誘之以爭訟誅之以鬪
毆片語相觸發卽捐軀喪元不屑顧非情異也禮遜
之風百年養之而不成勇銳之習一旦作之而頓起
然也古聖王之教民何巧也田獵蒐閱之有制金鼓
坐作之有節賞罰利祿之有宜所以起其媮立其懦
作其英銳之氣者隨事未嘗廢而言必仁義教必孝
弟直先汲汲焉淑其心故善養揖遜之風者莫如周
善作勇果之習者莫如秦秦與周同以岐雍之地興
也周之治根於孝悌力田之風釀於假樂行葦之政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有知仁聖
義中和之別其行有孝友睦婣任恤之異其藝有禮
樂射御書數之等自佩鞶而杖鳩自鄉塾而邦邑凡
討國人而申儆之者無不用其力故由后稷不窋十

七傳至成王而風俗始醇秦人因仍車鄰駟鐵之習
尚氣槩先勇力至孝公用鞅法有戰功者受爵祿斬
甲首者自復其役秦俗因是不變微利所在競馳以
趨之借銀取帛漠然君臣上不之義曾未數傳秦亦
以斃若是何也蓋嘗於齊魯而得之伯禽治魯變禮
革俗後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計功尚利後有篡弑
之禍故魯似周齊似秦齊數傳爲田氏魯之國至楚
漢間猶存當時風俗原於厥初化成之微定於後來
因循之習而運祚久遠亦隨之凡今俗尚不患怯懦
而不能振患在貪習而不知恥爲官者皇皇於妻子
之奉爲士者皇皇於爵祿之干爲民者皇皇於富強
之謀通國上下朝夕倥偬若不給甚至民以財傲官
下以財傲上隸以財傲主若此習俗賈誼復生蒿目
憂世不但痛哭流涕止也且天子所以尊居人上者
何也有典隸有百司庶府有公卿將相高下相持而
不敢動非以勢壓也凡民知有父子則知有君臣知
有長幼則知有尊卑陞級之相等冠履之相隔閑其
禮安其分回視其上如泰山喬岳不可踰故人主亦
有所恃而固若一切以利鼓之利在則相競以趨利
失則相踈以嚙決性命之欲以饜富貴一旦將如束

濕不可收拾上之人亦何利於此而相胥以靡耶嗚呼周以揖遜之風而久秦以勇銳之習而速至此然後知孔孟仁義之說未爲迂管商功利之習未爲切而有天下國家者所宜謹其樞也

民事二

古之人惟樂於授田今之人獨畏於占田夫田民所資以生者也以其所資而生也獨畏之非今之田異古之田也特今之世非古之世也凡民之生俯仰伏臘之供不能免也祭祀賓客之需不能廢也田廬衣衾棺槨之具不能自有也故其秀爲士者廩於公則有圭田其羣然不能自異者則有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朝夕耕墾食租衣稅於其間羣羣鰥寡稚幼以給蘇子言使有負郭二頃田不佩相印人情然也何令之人每每畏田如沐漆如覆甕凡有數畝之資百計規免富者田連阡陌遠藉王侯卽第之蔭貧者稍有斗升之租不堪自立則爭以獻諸豪戶猾胥而悴悴勞苦卑身以下之雖飢寒詈辱且甘心焉其間有中人數百之產稍知愧恥則惴惴自疚常若有一旦不虞之禍而鞭笞隨其後嗚呼是何民巧於古愚於今也其間必有驅之然也天下事隨所有以斂之則常有

餘責所無以誅之則常不足古今國家之用無物不取諸民也而使弊弊焉以不足償其上索之愈頻則愈苛求之愈甚則愈不堪良者牽車服賈弃田廬以負販惡者推埋發冢竄數澤以爲奸甚非世之福也天下之治皆起於孝悌力田之餘而死徙不出鄉始足驗王澤之深且遠是以三代取民之式未嘗無禹貢者夏制國用之法也周禮者周制國用之法也禹有九州州各有部部各有產自納粟納秸納米若球琳琅玕之珍絲枲織縞之美以至鉛松怪石玩好之奇異所用出於正賦之外者區處各有宜貢於荆者不律於楊產於青者不問於雍故上用足而不匱下貢繁而不怨周太宰以九賦制財賄以九貢制邦國之用山澤之賦幣餘之賦各有一定之式而締紆魚鹽皮革齒角珠璣之類亦隨地產以取諸人當是時天子燕好匪頒之需纖毫皆出民間而亦未嘗槩賦諸有田之家也今奈何不問有無一槩而派之邪夫穀粟者民可種而貯也絲紬者民可蠶而積也至於他物或有或無不可一例論起視四境皇皇若戚問之則曰給賞賜者徵其帛造舟艦者徵其材成就弓矢戈甲者徵其物臺省數郡郡數縣數有田之家

管十畝者受十畝之擾管百畝者受百畝之擾昔漢武橫歛名色最多而未嘗增賦有司嘗請增之而不從今之有司不問所產坐曹行文書隨數科派吏胥叫囂雞犬騷動稍遲則榜笞促之民且麀驚狼顧市之鄰境鬻之異鄉求以應官需而解燃眉之急田廬且不暇顧而況其佗民之不樂於田者宜也而非其情也問者讀唐史志食貨備載唐三百年財賦所出楊之祖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各隨所有以就之至於天下所產所貢物色各具於志地理之下彼其於唐取財之道常致不足之意而獨寓其制於此是亦欲法夏周之意也君民一體也下不以所有供上則爲逆上欲以所無貢下則爲虐欲爲國家長久計而不法夏周者吾未見其無弊也噫

兵制一

用兵之術多矣善用兵者以訓習爲兵不善用兵者以勢力爲兵兵凶器也訓教無素而直挾以強擁以衆曰其兵若干其兵若干甚爲生靈凜凜也雖然世亦有刻意訓習卒憤以敗不可支者何也凡兵之用其爲事甚危而其爲情也難堪荷戈負父日蒐月練投以甚危之地而四方不幸猝馳羽檄欲其冒霜露

犯矢石自喪其不可復續之軀人情必有甚不堪焉者是以訓習其身易而訓習其心難千金之家必有悍圉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平居相與栩栩笑語漆固石堅是以一旦臨利害不顧刀鋸鼎鑊而赴之彼固有以先入乎其心者也人主藉人以爲衛倚兵以爲固不先有以入乎其心柰何驅瓦合之士倚其不敢叛之勢而欲殊死決戰僥倖於一擲哉世之練兵者亦借不教爲弁之說自警而佗日衄師覆國者非不訓習也其各失所以訓習之道也訓習之道自有其法厚廩賜以深其恩均其苦以平其忿析等衰禮節以嚴其分無事則知君父不可負有事則知吾身不可顧故以之用兵萬全而不可敗春秋之擁兵非一國也而齊晉獨橫行中國齊晉非有奇術也桓公用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卒伍定于里軍政成于郊有三官焉鼓以進金以退旗以立又有五教焉教其目以形色之旗教其身以號令之數教其足以進退之度教其手以長短之利而終之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晉交公治兵三年將欲用之且用子犯之言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太蒐以示禮所以淑其趨而隄其流者周且密是以用兵雖未至常勝而亦不至

潰爛不可收拾今天下之爲兵者不少數之以丁口參之以物力又守之以鄰伍壯者戍遠方而老且稚者耕田里皆兵也而所以訓習之方執事大人恬不介心何也且夫天下之人使之不敢叛孰若使之不忍叛使之不容不趨孰若使之樂於趨夫以兩陣相向生死立判而使其心或有不其焉者其何功之有而吾每探諸行伍間怨也而首立於桑梓之墟驕也而情縱於黃金之橫懦也而怯怯於矢石之交猝有塵警且前且卻厄於勢怵於威孰不踴躍起行而欲其效死勿去吾未知其心何如也苟物有言秦之勇士不足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當湯武之仁義夫仁義非用兵之具也湯武用之而勝者何也噫此最兵家之要也而世人忽之以困且踣奈何

商稅一

商稅之法蠲之可乎曰吾不敢言也存之可乎曰吾亦不敢言也然則宜奈何曰亦酌其輕重大小之宜而權衡劑量於其間誠利國救民之一畫也嗟夫國家之用度不一有給賜之費有祿養之費有征戍之費費且百出則商車有筭雖漢武權宜之策而亦不容盡廢也是故爲國者不取於市肆之區則取於田

畝之徵不責於商旅之輩必責於農氓之徵就二者較之商賈之奔競於市肆者間有倍稱之息農氓之服勞於田畝者多有水旱之災移其征於農者征於商是亦抑末止浮之深術也雖然天下之民有不得已而趨於商者何限歲事之不登則爲商口分之不給則爲商科役之迫逐不堪則又爲商販夫販婦襁負有擔捐親戚棄里閭終歲崎嶇道路間以餬口於四方飢寒所侵手皸足瘃曾不得享奠枕之樂此亦豈其情者而世之關稅往往寬於大嚴於小闊略於權豪勢要銖較於窶夫賤人通都大邑之間高官大吏豪估強僧牙檣錦繡車寶馬一籌之算足包千百小民之資強者不敢過而問夥者不敢縷而數獨是孱弱小民稍有纖毫隱匿不盡則隨而陷諸刑阱何不均之甚也又有甚者起視州縣間畦疇田園之所產果蔬魚蔬之所需絲縷布帛之所資凡有是物始於種蒔之所稅焉再於場務之所稅焉又於過都越境之所稅焉歷津則稅於津歷郡則稅於郡區區微物稅至數四遠方民庶常受貴市之苦而終身不識賤價吾究其利則不盡歸於公家而多入於坐曹之吏是以每爲在上者惜之嗚呼商賈之行古也阜

而通之今也脅而劫之吾不知其何心夫征商之稅非今日煩然行之也自漢唐以來則然也特未知漢唐之稅果如今之重疊否耶且進而攷之懋遷有無聖帝便民之良畫也譏而不征明王防民之微機也今語人曰此畫良也此機微也而欲責今世俾勿征是行而欲廢履渴而欲廢漿誠未易一旦革也居今之策但以三代之仁行漢唐之制設爲定額凡民間纖粟瑣碎之物飲食服用之需自若干而下聽民自便而去其征至於官吏商賈珠玉金貝之貨非飲食日用所常需者自若干以上倍征之其已征者給憑不復再征則民不得已爲商者庶乎有養生之資而大者有所限小者有所益上利日廣以博下用日便以裕庶乎彷彿古者之遺風而奸吏亦不至攘臂其間此亦仁政之急先務也爲國者計不出此而姑詳且酷於其小雖孟氏復生亦且曰爲暴虐夫

牧萊脞語卷十三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書山吾王必成百和梅詩

乾坤沆瀣一種清氣斲於人不斲於詩斲於物不斲於梅梅得什二詩得什五吟詩難吟梅倍難詩三百篇歷商周曹鄴十六國甫成編有條有梅吟梅僅四字止孤山翁捉筆詠梅凡兩章暗香疎影名世僅十四字止予幽居酷嗜著述獨至詩吃吃若不出吻循簷索笑間欲爲梅寫魂魄如近世霜天曉角數詞了不可得後村以大手筆演而百之山吾王兄又百之妙處不減孤山合兩家篇什兼周詩三之二竊其所不斲者以自竒造物小兒恐亦嗔人

題黎曉山梅帳

觀黎曉山梅圖蒼石聳確蘭竹蕭疎鳴鴈噍噍翠禽小小忽有疎葉橫陳眼界直若日暮羅浮殘雪未消缺月微明香芬襲人翠羽刺嘈其上起睨樹梢杳不知是雪是月是仙是花

跋尹氏家藏八陵圖

建中天子移蹕奉天倉猝廟主不及載士尤非之橋

山履烏耿兮靈光竟弗庇抔土天地豈不寬耶泗上翁杯羹數言一時排難反經危語亦寧果忍於其心八陵風景不堪圖畫尹君生世後百五十年尚有拂拭異時都梁汴龍行虎步雄視河洛茂陵王枕獨行人間風雪熾炭之所經營不及此甚乃探會稽禹穴畱蘇湖一燼回念漢昭靈無骨葬未足多恨也運化興樂不必君運化傾憂不必民陵谷變遷掩卷愴其

題高麗紙

此紙瑩潤亦可人記唐高麗曾求經史不知謄本曾用此紙否文軌一家把翫不釋手

題銓上人詩卷

周詩三百篇有出於軍旅者閨閣者而無出於僧蓋三代而上無僧故無僧詩歷齊已參寥以降搢擢胃腎鈎棘花卉大聲淪淪拓叢林爲屈賈之壘五七言家法乃添作幾種公案奇哉泉峯排淮沂江躡武林歸隱湘沚遍參禪講溢爲詩章興趣所到正不待涉李杜門墻而自有佳處間呈似叔父山泉翁亦深然之諸詩友又哀金刻梓以傳它日味此不知爲周詩邪抑爲齊已參寥輩詩邪此辨心香又當自泉峯拈出壬午秋中里人陳某敬識

讀韓非子

李斯韓非同北面於荀卿之門卿言人性惡夫人皆惡也是不可語善也故教化不施而刑罰爵賞之是尚凡所以繩束其下嚴如束濕民皆重足立而卿并軻思仁義之說皆嗤之非相韓斯相秦刻覈不少貸皆以惡者疑之也斯貽阮焚之禍非不幸使秦乃爲斯所忌而殺若非不死安知不又一斯也非之書行世五十五篇大抵任術不任理知有事之利害不知有義之是非平日師友間蓋不知何必回利之說是以利在使秦則非使秦利在賣友則斯殺非嗚呼是果性惡之咎耶世人曾中無理義以爲主而計較於利害之術其流往往若此荀卿一言誤其徒亦甚

題賈誼治安策後

賈誼治安一策辭語遒勁讀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直有左丘明遺風蓋更秦皇阮焚之後暨劉項戰爭之餘高帝不事詩書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迨至文帝即位元年吳公始薦年二十餘之賈誼相距蓋涉歷三十四年矣吾意選舉激勵之法廢師友講貫之益荒天下士茅塞蕪穢者滔滔皆是也一旦誼以文學蘄然鳴世直使老師宿儒驚倒辟易然後知古

之君子無一人不學無一日不學不以科舉羨不以
阮焚誦不以兵戈輟士厄於科舉之廢兵戈之擾曜
然自弃其學者吾不知一旦或有吳公薦之將何挾
以往

書韓安國傳後

父子兄弟以天合非以人合者也梁孝王驕恣失禮
上倚太后母子之恩下倚景帝兄弟之親是故刺袁
盎匿公孫詭羊勝特無以天訓之者韓安國但當說
曰大王所以尊居大梁擅賦租盛車馬得有茲土者
以太后爲母帝爲兄爾今恃弄典律藏匿奸宄萬一

以一二小人上干國譴天下者高帝之天下法者高
帝之法恐帝不得道而后亦不得私也且崇信奸回
之人自取踈外孰若保有國恩之爲益倣效吳楚之
事自取僇辱孰若長有分地之爲利願大王熟思之
若果如所言孝王雖愚豈不凜然利害之判者今乃
引俗語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
狼以此爲訓則是天倫之合反不若豺狼之父子滿
鴈之兄弟矣噫使父而可虎待其子則子亦可虎待
其父兄而可狼待其弟則弟亦可狼待其兄宜德色
於借鉏闢墻於內爭者紛紛也况高祖居大上於櫟

陽景帝廢嫡子臨江王皆不可爲訓萬一孝王誤於
體認席盛大之勢堅匿詭勝怒其齒牙悖逆太陽而
又若吳王濞焉天下騷然矣合以人不若合以天安
國號善辯者也若此數語似不知理者亦何取其辯
哉

書史記陳丞相傳後

管仲隨老馬而得道隰朋掘壤蟻而知水人之知固
各有能不能也陳平自涉脩武從高帝戰爭間其用
智之力居多如間鍾離昧間范增王淮陰而縛淮陰
以至解滎陽之圍解平城之圍漢之瀕於危而不害
者多平六奇計也太后臨制諸呂擅權平依違其間
乃袖手無安劉一畫厥後目覩呂宗之強塊然不樂
乃得陸賈畫數策以五百金交驩大尉用其計卒誅
諸呂何智於前而愚於後也古語有之智者千慮有
一得愚者千慮有一失故君子不貴有智而貴能用
人之智以爲智世之士挾所長以自矜而智有時而
窮者又陳平之罪人也

書竇嬰傳後

班固贊竇嬰以外戚重不知時變凶德參會觀嬰所
言亦似識大體孝景未立太子燕梁孝王酒酣從容

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驪嬰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后因此憎嬰觀此數語辭嚴義正直有朱虛侯非劉氏不王氣象非廷臣可及武帝不念其功以微罪棄市渭城刻矣哉雖然武帝嘗因田蚡死聞蚡前迎淮南王安霸上曰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帝恨不族之嗚呼帝於蚡則雖其言於嬰則不念其功賞罰似無章矣惜哉

題僧房牧牛圖

牛未牧前元在累許牛既牧後散歸甚處若問考牧

三昧師且稽首瀉山翁

尹景升楮君賦跋

古帝王稱君諸侯曰國君魯仲連義不帝秦斷斷焉不肯君之千載尚飛浮有生氣凡物貴賤無常愛竹者以竹爲君愛墨者以墨爲君雖雍熙堯時而爲帝獨楮乎建元天子取白鹿皮方又爲幣緣以藻績直四十萬朝觀聘享必以薦璧顛倒諸侯王於術內何物楮君顛倒世人而不自拔通靈權利之門媒身仕宦之徑大者羨爲神小者推爲兄寄生死握榮戚直溟滓然聚而君之俗子輩奴顏屈膝不暇顧山南賦

楮君曾襟浩蕩度越仲連幾倍視世間貨殖輩自比封君者直蟻螻之彈丸而尚何羨乎友人陳某

山南尹淮字景升著楮君賦曰崖翁先生隱於雲山之南執古之學索罔諸觀有通今公子過而談曰龍先生知世有楮君者乎先生曰吾蚤而衣吾畊而食漁書獵詩林棲山息暇爲楮君織乎公子曰先生亦何迂也天下成敗失得之柄操之者楮君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凡有血氣心知罔不爲君之勤也而先生之如雲凡有血氣之僅也也先生曰果哉君之有益斯人歟願因公子問之公子曰蓋楮君有神明之用焉方其初也富媪伊母圓靈維父滋髮膚於曉露精神乎時雨弄影秋月之波揚芬乎晨曉之吐阻阜凌圖寄原依國母嫌榛楛之區亦異荆棘之伍登其達也捐軀證竟蛇骨希仙湯池沸而不爛火城燒而不焦既煉性之已熟斯柔德之能全締交紉曰托化淵泉待矩幅於康節抑小大而隨緣爾迺墨池飛波文其版冊穴蹤彩映其

姿郵米錢之鵝眼陋漢幣之虎皮擅富貴之予奪別貴賤之難雖扶冰密於炎國迂寒谷於春熙其名則鍾而四海莫能達乃事榮宇稱於元寶日耆垣乎秦楚而四寶莫能達乃事榮宇稱於元寶者植雲霄之上背之者躋塗炭之所吳綾蜀錦冰純火布紫貝玄珠日金月璐山藏水秘駢臻畢赴國藉以強家資而裕彈之曰君乃口一榛至若宸居漠漠佳氣蔥蔥紅紫千夫服九重或有新豐命酌臨卺器懷正李之三策抱奇謀之十事測王國於簡書該帝道於傳記彼君不爲之容玉璫不可得而至於若名王割符大臣憲邦高衙倚日脩戰森霜或有江淹雅調鄒陽長裾流落愛君之句慷慨光範之書目下雲間之傑翹材東閣之儲彼君不爲之介則重門不可得而居凡今之人惟君是視進退生死惟君是議爾其金戈鐵馬角弓羽箭拔幟先登推鋒決戰山騰谷震龜鼎色變鼓作鉦闐騰張命賊者爲君而美也宦海吏可卿閣何處操刀鼓筆神謀鬼慮深文密理豪爽俠助敗類仇交傲憫迷據者爲君而遽也測寒探熱專方較劑談

玄說空天開地閉奇技淫巧怵心怵目開鋒濯
水神瘳形弊者為君之計也坐賈顯行客違
違乘時射利山僻海航萬里波濤九衢康莊
目險手左低昂者為君而忙也鄭女衛姬霞
紛雲霧趙燕歌彈絲吹竹利屐長袂招木挑
目宛古蘭房嬌軀金谷者為君而逐也斬木揭
竿探城掩劍利七麟死弗顧者為君之故也推
埋鼓鑄快劍利七麟死弗顧者為君之故也推
可以密鈔可以吉无不利禍可以福仇可以比疎
愚得君則智手足均氣非君則異肺腑同系非
君則矣變白黑濁真偽文魚目武螳臂繫麟蹄
鑽鳳翅雖有昌黎之文隴西之世稷下之辯曲
逆之計吳門之豪平原之義微君之傾則罔倣
濟者也太史公謂有智而能索終不遺力而
讓財欽楮君之採柄諒斯言之匪猜故梁武發
生沽之數秦王築懷清之臺以此而失鮮矣隨
時之義大哉今先生懋清之臺以此而失鮮矣隨
破貪浪息妄端加理繁垂文竿惹君之奕々
曷聞聲而交款勉旃勉旃毋為永嘆先生曰公

書琴譜後

古者以詩為樂後世以聲求樂鄉飲酒工歌鹿鳴四
牡笙南陔華黍乃合樂周南關雎燕禮工歌魚麗笙
由庚乃合樂古之詩非徒詩也出於人心之天者然
也凡美者刺者諷詠者本諸念慮之真而不知其所

前俚謠巷歌皆足被之絃匏簫管默中律呂動天地
感鬼神者天也一變為鄭衛淫哇再變為聲後坎擊
三變為噍嘒嘒前唱于後唱隨雖介葛蘆漫不可
詰求其如敕勒川風吹草低等語亦了難得故人心
之天正則詩正詩正則音律皆正山東李臺卿示予
南昌閔君琴譜凡廬山高赤壁賦皆均調以譜幾天
乎安得悉取周詩三百篇調入譜中風臺月榭為世
一操盡變世之詩樂而歸之天

牧萊脞語卷十三

牧萊脞語卷十四

頌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誅大奸頌

至元二十七年辛卯正月二十三日大昕

皇帝御紫宸朝百官有奏言丞相平章政事喪哥播弄權柄奸回誤國

天威赫怒收付棘寺將賜夷戮越二月初吉有小臣馳驛越次奏言湖廣行尚書省平章政事要束木怙權通貨結援喪哥侵軍害民規圖叛

逆亟遣使臣繇京畿乘駟七日至武昌鳩兵圍第剪手而縛檻致畿內取前日一切不堪之苛政悉賜蠲免寰海億兆稽顙稱賀呼萬歲者三不圖今日重見青天世之言理財者多矣賢臣則欲以富其國奸人則假以榮其身故富其國者雖非爲身謀而身隨以安榮其身者但知爲身謀而國隨以危正邪治亂之機間不容髮有國家者所宜察也古今奸夫憊人千奇萬詭巧創名目哀歛刻征措然計較於銖兩圭撮間毫孔無遺逸號於世曰不加賦民也而實不免

責於民告於上曰不耗費國也而實不免害於國時君世主歆艷富強或靡然從之權子弟而益父倒河流而益源賈怨召誅推肌磔髓其末竟何如哉故商鞅欲售於秦倡爲富強之術秦危而鞅亦不免桑孔欲售於漢唱爲鹽鐵之權漢弱而桑孔亦不保吾不知媒富貴而不顧國家者亦獨何心彼何人斯龍瞽天聽創爲打筭出首之目紐故相之家貲挾前朝之財賦凡和買造船軍器詞訟歷咸俾出首支一緡則首千緡賦五佰則首十佰等第攤派遞取互攀省責之州責之民半質吏橐半歸相帑其贏餘者始裨之軍餉不爲公室之管晏僅爲私門之猗頓湖廣遺黎敢怒而不敢言十數年間困弊益極

皇天悔禍廼賜殛戮老倪鼓舞何幸復覩快活條貫臣生居遠方剽聞康衢歌謠輒撰誅大奸頌一首以俟觀風者敢昧死百拜頌曰

國家富厚度越古今梯山獻賁航海貢珍休養生息減租已責孰培其根而悴其葉奸回相蒙簞惑帝聰名爲富國私實自豐天地間財止有此數藏之民間

猶國外府云何憐壬創出首名鑿空辦課苛征取贏
聖皇曰俞姑試伯鯨朝出禁門暮磨毒吻蔑視同寮
賄賂當朝苞苴妻妾意氣驕寫初鞠官豪貪貪饒取受
游徵百姓捉襟露肘倉場庫務軍器海船色々徵求
十倍官錢州敷縣家縣敷編戶罄虛逃亡貨妻折估
蒼天蒼天銜憤難言浮雲翻翻誅奸儉刪剔宿蠹
黎祗按堵如寒而裘如飢而哺十年憤冤一旦獲信
脫其械紐始暇謀生古今奸類妄談興利國既歛怨
身亦貽累京坻露積財賦如淵奚較錙銖而剝黎元
萬姓咸曰神聖明敏大奸之去如兔拔頰興利奏篇

勿陳上前呈圖鞏固何千萬年

儒戶免役頌

臣恭惟

國家用武拓跡肇造區宇廣燕路學航夷馘戎崦
巖若木窮髮衣卉之邦悉登王會圖方當計鞭
箠之駿勲束蘭錡之利器嘉與貔貅銳卒鷁弁
武士觴舞上壽於雲臺未央之側廼者至元二
十六年二月欽奉

詔旨江南在籍儒人種田者納地稅商販者納商
稅其餘橫枝兒差役並行蠲免九天之雲下垂

萬木之卉怒長猗歟休哉德至渥也臣惟古今
儒士乾端坤軸寄其身帝圖王範寄其心文經
武緯寄其手無孫吳之謫而用之可以強兵無
陶猗之術而用之可以富國無伊周召傳之權
位而用之可以美風俗致隆平周貴之而興秦
坑之而殫漢唐崇獎之而昌熾儒有益於國而
國亦不可有負於儒也傳曰升於司徒者不征
於鄉而鄉大夫於國之賢者貴者皆舍其力役
之事三代人主豈薄於編民而厚於儒哉儒役
人而非役於人也今分牧專閫率多武勇興隸

輩上不能休德意下不能崇儒風至俾備郵驛
之廝役筦庫之塵勞鄉胥里正之駿奔稍違越
誅求不稱意則鞭背生蛆毀家垂罄並門圭竇
逢掖方履之士曾不暇遊藏於筆墨畦町間似
非太平盛觀夫三代而上以實與取人才三代
而下以科目籠人才海內儒雅彬彬輩出大者
爲商川之舟楫小者爲周原之樸樸傳世數十
實嘉賴之今投戈未暇科目尚賒德音不聞特
免徭役培植儒風天下士如溺斯舟如痿斯藥
孰不鼓舞踴躍臣竊伏草茅掛名儒籍用撰歌

頌一首將備樂府之採擇登歌宗廟為千古奇

觀臣謹昧死再拜頌曰

璧奎沉耀旄頭宣精干戈策雋經籍束局

皇帝神武德濬海瀕轅弓天山歸馬燕雲渺觀戴籍
籌論儒紳秦坑而滅漢崇而興豐永育苞周鼎奚輕
絃歌騰誦魯祀長存威加海內附會風雲秩典作樂
扶傾致平二十五年二月仲春大聲渢渢渙汗明庭
若曰江南附籍儒人科目未立徵役頻仍孰拔尤異
孰聘隱淪困心科從荒志典墳耕田者租商販者征
其餘雜泛一切蠲停州縣官吏存恤以仁雲漢昭回

黼黻藻芹天恩汪濊培植賴薪長育人材式壯神京
虞廷禮樂商野甘霖凡茲儒士遭時盛明沐浴膏澤
漂雪精神絃誦書帛佩我巾仁義道德孝友睦婣
修秩素履丕拓經綸繩彼澆偽濯以真醇堯舜其主
義黃其民勿玷爾行勿溷爾精勿誦而吏勿競而名
永堅素節不負
明君

座右銘

盤匱几杖聖賢俱有銘若愚不肖安知希聖者
予聽事壁不喜繪山水花卉禽魚惟緝脩身行

已事成韻語實坐隅日三省焉其銘曰

畏途黃間宦路機鋒播越鯨波折旋蟻封相彼先民
返求厥躬惟較逆順安計吉凶循理而福畏天自融
循理而禍順天奚恫爾勢弗赫爾貨弗豐貪者睥睨
強者奸訕稍跌矩矱羅賁棘叢寧介而寡勿悖而通
寧直而卑勿曲而穹以仁以義惟孝惟忠不貪不妬
必慈必恭遇鄰如弱聞過如聲御隸弗苛遇讎莫攻
書繙經史夕澆芥菰出理漁釣入富詩筒綈布之安
道義之崇蔬茹之甘德行之充越分而求神明奚容
勗哉三省用適厥中

基匣銘

槃布方枰魚麗精兵孫吳角馳變化如神闕藏匣局
銀漢沉星謝安高卧妙用難名動則形勞靜則形存
欽則機寂用則機深龜毛出海濛汜揚塵路隔霍莽
血炫鬼燐蕭然爭戰鬼鬼猶驚東機高閣毋以禍人

藏破硯銘

曩甲戌冬古愚先生惠安城小紫石硯溫潤細
膩似帶端歛風姿携置書篋近二十年雖兵戈
倥偬未嘗須臾離兒童失手墮地觚稜間缺亦
不忍弃遂銘曰

其天全故潤以溫其水虧故寶以存是蓋遭刑之玉
破瓠之樽故可相携翰墨之場以同死生

敬直堂銘

予所居庭唐問名 橘齋左丞史公大書敬直
二字楹間就為銘曰

人心一天洞兮本直私慾橫生跬步皆窒私徑之由
要岐之刺蟠屈百端勃磔鑿室卓彼先民敬共朝夕
勿貳勿參無莫無適不險而貪不迂而謫坐倚几杖
行準繩尺天理春融如途斯闢人欲冰泮如矢斯棘
敬肆稍分膏壤位易勛哉爾心惟主于一

言箴

予以輕言取忤時貴遂書訓誡以效韋弦之誨
挾類摘疵駢聯瑰奇人或謂我為譏緝舌縮吻啞啞
嚅啞人或謂我為欺苦言如訝甘言如卑少言如默
多言如非出口振觸動中穿機爭如夷齊無言采薇

字民箴

字民無奇要在無心愛憎喜怒莫窺其衷又之無寸
秤之無星短長自見輕重隨分見善獎拔聞罪哀矜
催科寧拙撫字寧勤譬之嬰兒侍側嚴親保養教訓
以俟其成日濡雨露時蠱驚庭若挾私忿焉用長民

鴛鴦梅贊

吾家植梅數本有鴛鴦梅者自華而帶自帶而
實自實而調羹皆相比不相離也既命工圖之
復為之贊曰

嘉魚比目祥禽比翼倚歟江梅比帶而實如膠其朋
陳雷之漆齊眉其配梁孟之匹千年精英化此穎粟
調鼎何時永堅無數

寫真自贊

身臞弗長貌寢弗揚辯舌建瓴義氣凌霜謂為田舍
村叟曾中差有數點之墨謂為當權貴介腰圍尚無
數寸之黃可酒可詩若癡若狂求予者其將在柴桑
松菊之逕抑在玄真簑笠之鄉

寫真自贊

湘潭丁漢叟訪予炎塵中為寫麋鹿之姿因戲
成數句問之

鐫劉雕刻蚶沸蟬噤無龍川之文而同其字漢落羈
孤蛻蟠鹿蹟無迂叟之德而追其志貌無纖妍言無
骯骯野服儒履幅巾寬袂曷不鞭策蹇驢皤然塵澤
何尚田彼南山而為官酷吏貪者之睥睨
牧萊脞語卷十四

牧萊脞語卷十五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洞庭漁者言

洞庭之漁倚艇憇浦淑旁有荆買過之航萬斛舟辭風濤椎牛醢酒粹篙師勞焉樂甚取楮中觥譟漁者觴之曰若朝夕漁釣良苦漁者道然笑曰子方謂子苦而奚謂予凡居時之利者必冒時之險者也竊世之福者必犯世之危者也冒險以謀利者利眇而害滋犯危以罔福者福邈而禍捷天之生物也有分鼠也而飲河蚋也而飽黃壤蟬也而噉涼颺鷦鷯也而巢一枝以至蟻穴于蛭蛙休于坎蠅止于樊醯雞毓于甕螭蟪藏于泥淖皆足於天者然也故物之可以極意求者亦以求而害魚求餌也釣隨之雀求粟也彈隨之馬求芻秣也鞭箠隨之虎豹求牛羊也圈檻隨之惟人也亦然口有所嗜也必有所毒腹有所受也必有所病其踰者其筭深也其取倍者其矢集也肆三說之勞者基車裂之禍者也竊秦倉之粟者媒咸陽之侈者也踞偃月之堂者貽扶玲之患者也峻五家之門者醢捨揭之誅者也皆不安其分而求

者然也今夫風濤相遭乎大川也起伏洄漩激射噴薄瀾轟輶輶瀕洞鏃掀倒海排山折屋伐木虬鼉雜襲蛟龍騰飛物遭之而輒覆人遇之而輒溺舟楫迎之而牆傾船折其可畏而辟易者若此吾方將斲沙甯繫舟柳根高卧水雲之鄉欠伸稍暇時闕波面筒撒江心網持其贏貿穀粟儲爲朝夕消髓之供頽焉嗒焉予方自以無欠事子乃駕萬斛之舟掀舞其間引索以爲綵堅竿以爲桅緇蓑以爲艣乘危而行犯險而出與波相上下出沒幸而呼神乞靈霄乾吻燥不葬蛟鱗腹割焉以濟而膽破神悸已不可支

不幸晝晦冥大颶蕩匯狀抃石齒舟裂且敗以湛不測之淵蠅珠之珍珊瑚之寶夜光明月之璧陽侯天吳悉有之吾固不得專矣故寧辟危以自汙近勞以求逸望者微而不貪藏者少而無患故吾之樂君之苦也君之樂吾之苦也吾寧苦於終身而樂者常君獨樂於目前而苦者不可測吾不以彼易此決矣請從此別賈客嚔爾而謝曰子之言藥石也是隱君子也卒從之改其業

客責和氏語

楚和氏得玉璞荆山奉而獻之厲王、使玉人相之

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則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獻之武王使王人相之曰石也又以和爲誑則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抱璞哭於荆山下三晝三夜泣盡繼以血客從旁責之曰子何則而泣也禍莫大於有欲害莫甚於濫觴虞非獨亡璧亡之也魯非有竊璜竊之也故名山所蓄厚石所韞世猶挾深剖幽篝燈緼火殫力而概之況持以貢于王以朝以圭外其不禍人幾希天下之物禍人者未必不自禍戛后以色喪列國也而卒自喪軀商鞅以術殺秦民也而卒自殺身慢而不藏吾未保其不誨盜也懷而不秘吾未保其不嫌罪也世之所重者當爲世惜奈何苦以禍人也故發天所愛之寶而輕以售世者天刑之起人所羨之私而階以嫁禍者人刑之是璞也天之所靳而人之所爭也犯其所靳趨其所爭子之則無尤也且子猶幸王不以爲璞也而僅以爲石遂從而刖子也以石刖子、之受禍一人而止也以璞累人、之受禍又不以子而止也爲子之計曷若襲以文綢叢以皮終而墮之高岩瘞之長江隱之金椎鉅鑊絕貪夫之心關夸君之欲若鄭鼠之乱也崑鵠之抵也而唯、而肝、而相從於邃古之歸返瓊

臺而土堦其實也去璇室而茅茨其朴也變玉杯而汙尊其實也強者不爭弱者不羨而天下塞相刀相刺之害是子受刖於一身而免禍於天下也和氏不聽竟獻之文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後爲趙所得以易秦城秦王愛璧不與城趙臣藺相如完之以歸戰國紛、者四五十年君子曰和氏之獻其不仁哉

雜說 三首

衆萬形宮壤間果有則耶吾無從而詰也抑無則耶吾亦無從而詰也果孰爲而然也凡馬蹄而踢牛脂

而韃鹿角而振虎狼爪而攫螳蜋端而蠅以至禽之翼以翥也魚之鬻以汕也蛇之附以趨也駕鷲之喙以啄也龜鱉之介以行也蝦蟹之股以距也體不同而用亦異也其間又有鬚毛之別鱗甲之別顛顛尾脰俯仰蹠踞之別雖巧冶者不能悉鑄抑何紛以糅也至於人則瘖者聵者瞶者矬者皙者黧者眇而聾者偃而跛者眊目而猿臂者羣世間戴髮含齒貌像咸無肖似焉凡氣一噓而成者抑何不可詰而窮也嗚呼此天也假人而爲之則窮矣物之益於世者必以不息而後濟今夫機輪之設也

弋其篠以爲之輻斬其木以爲之轂裂其葦以爲之
筵截其竹以爲之筒而又竭堰江河陂池之水以爲
之力搢、晝夜不少休故摠焉而爲舂旋焉而爲磴
灌焉而爲稻爲菽粟功用沛、無窮焉噫此天道也
天輪轉而不息故生物機輪運而不息故成物人欲
補造化之所不逮者其亦不息也夫

物性潔而最無所羨者蜩也夫其感秋而生也淪沆
瀝而成也吸風遡空而以腹鳴也苟無羨焉無求可
也苟無求焉無言可也一嚟一吸以聲稚童睥睨黏竿
弋之反以口賈禍而起機心若噤、者求之而亦奚

益邪物惟無羨也必若無言者可免矣

種樹說

有語予移樹之訣者凡移巨樹其本築以固欲其屹
然而不搖也其土師以膩欲其攢焉而不膠也其枝
葉稀而或禿欲其末輕而不張乎風也其時日冬而
昉移欲其液回而足乘乎春也既種已間一日澆水
以滋焉而不可淫編棘以圍焉而不可近遲之歲月
以俟焉而不可爪其膚然後性之傷者復天之病者
徐而全精神內固橫枝外鬯生意沛乎其不可開矣
予曰是法也即種學法也凡學之著乎心亦猶樹之

著乎土者也簡者其功疎以陋慢者其味淺以短躁
且汙者其實誘以變今夫學也者非可易而爲也溫
故而肄翫味精深猶築之欲其堅也章編而絕程度
縝密猶飾之欲其膩也靠實以擗之不事浮華之美
觀猶末之欲其輕而禿也及時以操之不聽歲月之
蹉跎猶春之欲其乘以榮也澆習以聖賢之義理而
不淫以邪也去誘以詩書之關鍵而不近以褻也計
功以日新又新之矩度而不亟以盈也夫是以養深
而不可撼誘多而不可移行之而固需之而成躋之
而聖賢雖富貴臨乎前而不羨刀鋸加乎後而不懼

否則涸可立而待也嗟夫人之學也而種之不如法
是不如老圃者真不如也

錄昇木者辭

吾邦四圍多高山承平時山率植杉木大蔽牛馬小
張雲日遺甿宿老百餘年培植更革以來墟市蕩燬
岳祠灰燼加之征扶桑伐交州漕江南粟而致之燕
庵造舟無曠歲奄林莽空之鳩工而昇家匱人哭或
執挺以誚主山者曰爾種木百圍奚弊、焉至勞吾
鄉鄰哉尤物禍人生益蕃故羨益滋象有齒也而後
爲之牀崑有玉也而後爲之杯海有沉香也而後爲

之闇故貪生於金帛之焜煌後生於錦綺之錯落傳
曰不見可欲則心不亂其境臨者其志眩其物觸者
其好遷然也向汝蚤計及此塹山刊木則機心不生
上雖有微不及此芸夫樵子壤、熙、帝力亦何加
哉里胥叫囂屠膚悴體摺、躡霧磴而上竭力昇擡
如群蟻連貫緣臙骨然終日竟不跬步稍蹉跌則墮
千仞崖輕者拉項重者腐胛天耶命耶抑汝禍吾耶
主人憫然起曰子何予誚也天地盈虛消息自有數
存崇谿之金十九爲兵重澤之蒲十九爲簞天之生
物豈直以禍人哉今天建珠崖七郡者犀布玳瑁蠱
之也開牂柯越嶺者枸醬竹杖牽之也通大宛安息
者天馬蒲萄誘之也若張鑿唐蒙者流計日進身日
縈黃金橫帶飲鮮醉醲且計此要荒遠徼爲仕宦捷
徑吾山居無田畝絲高曾而下手所封植蔗幾子若
孫生而宮室老而輪輿死而棺槨直比封君千章榆
千樹棗千頭木奴儲其贏規貨殖之利符移朝至林
木夕空飲恨吞聲方凜生事之不給子不於進言者
誚而誚予抑末矣昇者曰吾苦於今爾亦苦於後者
也若是夫俛首荷之而去陳子徐錄而刊之壁

植椒說

椒芳草也甲申春屋左斷雲燒畬治小圃貯列群葩
奇卉俾四序各以花應幽趣橫生清態逸出復廁石
臺蓮池側夾小芭籬行種椒數十本或嘆爲非花行
輩者隨蹶然起解之曰騷經古號花草譜如菊如蘭
如全如蕙如薜芷如揭車江離芙蓉綵樹衆芳鱗差
置吟詠間餐者紉者佩者裳者興寄所到真若與自
家意思合至椒則曰雜中椒與菌桂曰申椒其不芳
曰懷椒糝而要之靈均翁瞞然目按衆濁中喙、題
品黼黻至三四過椒乎椒乎芳至今猶未沫乎按本
草食椒增年輕身而哲醫經又有服椒等方由騷經
說椒有出塵之姿也由醫書說椒有養生之訣也服
屈之芳可以從俗食醫之品可以保身因一物獲二
利漢樊宏種梓漆人或嗤之後皆得用予非宏之心
也植椒云乎哉植椒云乎哉故爲說以諗來者

牧萊脞語卷十五

牧萊勝語卷十六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戊寅遷居斬樟樹文

古迂畸人避兵林泉締友麋鹿先廬煨燼鄰室歸存
廼裏買山之費爰闢歸來之徑拄傾墜圯撲斫有日
或謂予曰茲室焚榛朽蠹垣壁圯弊後有豫章竅穴
環異溜雨十圍承露百祀精影詭詭幻化虎眈稚婦
襲之而佯狂嬰兒遭之而驚寐世雖貴育莫敢睥睨
吾子何遷居之易也余聞其言怒氣裂眦勇憤填臆

左執斧斤右執桃剗且誅且詈而訊之曰爾何精邪
吾聞水石之怪曰龍罔象木之怪曰夔魍魎土之怪
曰羆羊是皆竊一氣之餘孽而取幽仄之精光爾獨
何物擅妖枵淫孕靈塊北葉椽而張濯形坤墮材賦
而良鍬皮鐵腸曷不虹棟雕梁柱周之明堂質質白
章曷不鋸短斧長作說之舟航云胡裏兇株守女牆
偃蹇不材蔽帝徒長騰精弄鬼耀影舒芒嚇愚給贖
蜂蟻斧塘且謂爾果為神耶則瓊樓璇闕瑤砌玉京
鞭鸞翳鳳烹龍脯麟朝蒼梧而夕玄圃陟碧落而泝
滄溟爾曷不往而歸只謂爾果為鬼邪則雕堂繡櫳

翠幃皮几炮羔燔鰾到羊屠豕穿方穀而襲駝裘戴
珠冠而曳絲履爾曷不往而歸只謂爾為妖為怪邪
則踞曹倚案心術越越弄法舞文機術狡獪弄輕
重之手眩惑癡愚之輩爾曷不往而歸只今吾獲茲
先叔父之居介在杜曲之左洎剛鳩工茸漏撐墮貯
琴度書灌花蒔果詩朋酒侶觴詠爾我藏脩游息奚
容么麼幽明異域出入寧妥斷乎淬礪脩月之斧
噓燃咸陽之火剷除蟄地之根剷析張雲之樣移類
遠遁毋貽後禍若或去而或留汝自謂可與不可

代作勸農文

仲春行郊勸農舊制也州官分牧是邦按行阡陌漸
閱兩春爾農習尚州官知之州官心事爾農亦知之
國家清明科配蠲首茅屋宵綢楓林社鼓安分耕鑿
熙々閭里村疇爾農之幸也亦州官之願也焉用
勸今茲策轡東郊問訊南畝州官之所以勸爾農與
州官之所以自勸者則亦有說去夏愆陽冬初淫雨
幾害而稼州官焦心肅躬請命于上下神祇隨禱輒
應收成不無損傷而亦有七分之獲穀價不無增貴
而僅有十旬之憂隨宜移粟借借耕耘種之及其時
漑之盡其力不荒以惰不蠹以盜不間斷以末作爭

訟躬孝悌嫻勤儉畏謹以待西成皆州官奉爲
爾農勸至若獄訟而辨曲直布政而別輕重不尋是
非以禍爾農不差公吏以擾爾農不與雜泛夫役以
勤動爾農此又州官凜々焉以自勸州官瓜期未滿
與爾農游處有日抵京滿盈困瘁充牣爾農富庶之
樂州官將寓日焉勸云豈曰牆壁常程云

乙未茶陵州學上明倫堂牌祭文

肇乾精之渾芒兮物各有神宅后土之濶厖兮神孰
無形緊講堂之懿扁兮疇握其樞而運其鈞稽載籍
而悠邈兮睇太空而冥々吾不知主宰何神兮但炯

炯奎壁寒芒之精大含宇宙之元氣兮小鍾人物之
彪彬近衍泮黌之命脉兮遠寄運世之重輕其形無
形兮其名無名其細無朕兮其究無垠粵

皇家之崇儒兮蠲難泛之徭征條貢舉以掄選兮暢
文運之昌榮騰茶陵之城南兮屹侯泮之崢嶸歸講
堂以突兀兮重前侯之經營我講貫之冠巾兮鏘藏
脩之珮衿何扁額之循舊兮未覩聽之一新適省丞
之按臨兮揮椽筆以飛騰字舞鸞而翔蚪兮畫起霧
而奔雲嘗試拆點畫而卜兆兮昭若開先之祥楨左
洗光於咸池兮右提挈乎結璘堂頤笏而腰帶兮口

十有一倫頂笠而朝天兮四十餘人應龍湖之靈識
芳炳紫微之耀靈宜人物之輩出兮鍾公侯之振々
登斯堂兮明倫揭嘉扁兮梁楹祇明薦兮肴珍酌椒
醕兮鈇馨神相斯文以昌世運兮豈但使學子袖手
泮水之濱

上牌告先聖祝文

明倫有堂乃萃衿佩講貫洙泗之學者也輪奐更新
字扁仍舊士氣耿々又鬱獲伸省丞按臨椽筆揮灑
字畫適勁氣象渾樞所以黼藻芹泮者至矣吉蠲剛
辰招揭楹首祇奉明薦要惠斯文

甲午茶陵州街上梁文

紫微七十二峯爭說古雲州之勝繁都廡三百餘載
重逢新牧守之經營城郭是而人民非宇宙換而規
模別騰此茶陵一郡實居湘水上游壇峙赤松風號
神僊氏之窟宅城環綠水實都王子侯之封疆何州
衙久矣摧頽歷舊尹未能整頓茲者幸遇

州官車轡出守風月平分蕭也規曹也隨廉氣稜々
而霜凜指之通戎之簡政聲藹々以春溫令嚴燕寢
之香人樂湖山之外簷因公暇周覽黃堂非壯麗無
以示威可旁風而上雨惟湫隘更諸葵堦將披山而

帶河麗譙不擾以翬飛廳廡重新而突兀鑿殘碑而
甃砌鳩環木以成梁登斯樓登斯堂祀筵秩美哉
輪美哉剋削屢焉其數百年之所無將十萬戶而
蒙福丈夫安事一室但將存召國之棠陰郡守入拜
三公又行作清朝之梁棟輒葺輿語上贊虹梁

拋梁東一水接藍曲似弓曉日未升親按櫝無言

千里自春風

拋梁西萬仞雲山天影蒼翳外西風塵不沉一奩

明月浸玻璃

拋梁南朝京一徑夾松杉郵置稀疎公事了薰風

拂珮響珊瑚

拋梁北貫犢頭空孤兔窟近來官府甚清明兩境

江湖通轍跡

拋梁上銀漢天開新氣象何當鵠立擁紅雲色映

三台光兩

拋梁下闌闌鱗差森萬九公歸補袞妙甄陶先使

吾邦歸化治

伏願上梁之後糯歌五袴麥秀兩岐綠野昇平每躬
耕而奠枕黃堂閑雅早無事以休衙水旱不侵催科
先辦庭示蒲鞭之警鄉無珥筆之風彈琴而聲韻調

和冀光映一堂之台斗泛槎而前程遠大又梓開萬
里之風雲

戊子新居上梁文

儒有環堵之室擬度頓於圖書家無甌石之儲強樸
斲於門館渠自腸剛而氣硬人嗤志大以才疎古迂
主人舌卷風雷手扶雲漢逮莊騷窺姚姒對聖賢萬
卷書中刪屈賈短曹劉卧餘子百尺樓下當少年之
英銳小海內之材豪但志道德功名不事生產作業
與計偕縣次續食雲霄之步武方開塞決河官自負
薪滄海桑田儵變揆花樣之不入挾毫素以自娛就

衷買山之貲欲續閑居之賦念楚弓楚得生我異方長
冀方若越人越吟居畏壘化畏壘杜曲之桑麻未改
栗里之松菊猶存拾諸煨燼之餘理彼歌傾之處礪
階用石累牕用紙渾無豪門麗宅之繁華覆土爲臺
環水爲池綽有幽人韻士之勝槩躡履盡清談佳客
拂劍或任俠壯夫登其丘而釣游關鄰園而藏習社
酒向花蘂春蔬和雨割天與賞心霜兔束毫健松煙
泛研肥几無俗物庸卜居其十載慨外廛兮半阡亟
鳩環材重新廣廈鑿空取辦初無貫朽粟腐之儲叶
力告成似有象耕鳥耘之助出乎爾反乎爾歌於斯

聚於斯增來往之羨觀詫表裏之稱意買宅有水竹
花木之勝邵叟何心聞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孔
書可讀虹梁肇舉燕賀有言

拋梁東扶桑曉日換新紅東臯一雨田疇沃吟罷
扶筇學老農

拋梁西返照雲山壓翠微明月一鉤穿戶牖抽書
時讀似然藜

拋梁南小圃新栽花雨三護取北牕真面目薰風
日對亦無慙

拋梁北曉氣稜二寒惻二雪夜豈無乘興人扁舟

徑到剡溪側

拋梁上山河萬里呈奇狀憑高一眺渺乾坤收入
吟編無盡藏

拋梁下此爲吟屋非田舍淪落倒徙候吟人不是
吟人休入社

伏願上梁之後席有詩翁門無雜客盟取鷗鷺肯媒
官爵之榮夢叶能罷莫斷詩書之種載酒時問於奇
字催租不敗於清吟壽弄堅松平安報竹我醉欲眠
卿且去免勤北山之移袞職有缺我儀圖待試河汾
之策

東山建廟上梁文

五千丈勢插雲霄巖巖瞻於南嶽數百年靈鐘香火
占廟食於東山撫松蘿以鬱其維桑梓而敬止肇新
輪奐特換規模恭惟南嶽忠靖等王分柄祝融歲
靈離位曰暘而暘曰雨而雨顙半壁之休祥若雲非
雲若煙非煙閱五峯之盼嚮推餘波而及楚常美牆
而見堯於惟神像天容人訖橋頭地面尸而祝社而
稷幾興肅三在廟之思粒而食宮而居乃有熒三在
庑之慮不堪棟宇摧圯重鳩木石經營安妥千載之
靈光祇廕一團之生聚有盛德必世紀任年二春社
秋祠非壯麗無示威聽日三晨鐘暮鼓虹梁肇舉
燕語爭欣

拋梁東噉日扶桑射影紅殿上龍顏天不老桑麻
一塢圍春風

拋梁西露濕楓林月影低秋滿甌窰收擺種年二
父老賽豚蹄

拋梁南山象一碧面江潭薰風拂三生林谷解慍
吾民掌握間

拋梁北枕山別是神僊宅孤村霜日噪栖鷗萬古
威靈長赫二

拋梁上碧瓦參差倚岫幌日炙雨淋不用愁雲中
雞犬從來往

拋梁下甲第長廊何遠雅杯琰日夕擲案前長迸

雲車餞風馬

伏願上梁之後天無疵癘地發休祥簫笛楓林自樂
雞豚之社梯筐桑徑常卜露蟻之豐人欣桴鼓之不
驚家羨麥麴以自富始以是終以是歌於斯聚於斯
駿奔走執豆蓬求祝天長地久見怪物爲雲雨醞釀
時和歲豐

牧萊勝語卷十六

牧萊勝語卷十七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八通 并引

漢枚乘著七發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下至
蕭統七契梁簡文帝七勵何遜七召沈佺期七
引層見疊出設難假問文華而氣則卑辭工而
意不貫且多以輿馬車服飲食音樂誇世有道
者羞談之最後子厚晉問一出高掩千古唐盧
照鄰損爲七悲愚益爲八通八云者九七天數
八六地數八索八卦八陣圖是也通云者古稱
書一編爲一通易通曰虎通風俗通是也辭朴
而鄙匪曰效尤

玄道逸士材具濩落塊環堵而獨處撫畏景其索漠
琴無絃而不鼓樽有酒而靡酌撫歲月之葉露渺宇
宙之丘貉等榮華之飛蓬恨身世之落魄託欲詭御
以周馳懼越矩而改錯長懷寶以自迷每隱几兮不
樂競榮大夫鑽刺通神機若脂轄辯如建建音建瓴聆逸
士之悵悵乃枉轡乎山林曳霞珮之綵音綵縹思爲飛
煙蓋之鈴音鈴屏升絳階而長揖坐蒲團以玉賓欲

搖塵而釋憤先曲席以陳情問言曰吾聞之學業之勤皆可周身技藝之精皆可成名若孕混沌之秀獨擅儒林之英惟鏤邪之隨用奚泥蟠以無成恐膠柱而調瑟似煎水以求冰吾將為子解疏屬之拘山海經曰二負殺僕獄帝乃帶之疏屬之山牯其右足及縛兩手而媒金玉之榮子亦願聞之乎逸士曰有形之生已迫無益之慮難營儻發劑而切磋庶瘳膏而瞢醒

大夫曰畏音莊壘音莊子音莊窳音窳窳音窳樂音樂洛音洛沼音沼灣音灣環音環泉音泉流音流碓音碓下山近簷頰安臯原之行沃敞町疇之平寬足鴟夷之貨殖史范供沮溺之耦耕若乃龍角杓攜房星晨正水

謹姑惡也大蛙桑鳴戴勝按農書之功程訊節候之遠近切於葛竭切陂堰以儲流治苗畝而行炊衣切方末襌切襌

釋服耜耒犁犂確破堅塊種穀音本壤移秧逐隊戴星而耘決渠而溉濯塵苔壁之流餉饒弱籠之焙挂

筮東臯之松飲犢西陂之逮桑麻頰栗稻麥簞音葉簞

賽豚泥飲撫缶歌謳疏割雨露之甲酒邑新秋之芻腹奉侏儒之粟胡傳樂比關內之侯若是者子肯為

之乎逸士曰耕墾長疲水旱長飢稼穡之樂吾不堪服其勞也

大夫曰晉魏通都音坦巴別境驚良雜苦拙羸補窘

軌方輸上而錯出航漕行而般賑快弦高之師犒國語

小伯龍之鬼哂南史劉伯龍歷九卿貧甚將營什一

有命乃為鬼所笑有擔胛負目語額瞬舌寧心狡智彈力罄

弄險手之量衡藏捷機之鋒刃肆龍斷之窺窬釀馬

聲裝上僧之疾疾販繒飲上羊漢書灌嬰以飯繒為業

列肆踞鎮觀覲錐刀計較分寸白圭不能與其時史

傳圭子貢不能取其擯史子貢傳樂成不能敵其饒漢貨

湯不能私其贖漢書張湯與賈人故能復絲曳縞乘

堅策駿寶貨音必練帛於物品兼內帑之藏物包

土貢之進珠羅滄海之珍玉繫崑山之璫若是者子

能為之乎逸士曰熙熙利來壤壤利往商賈之利吾

不欲取其贏也

大夫曰雲夢七澤龍門九河煦沫吞舟鼓鬣橫戈天

日蔽影滄海揚波鯨鯢汕汕唵唵嗟嗟乃戒梁溘乃

具笠蓑乃施鼠音姑留音留乃治音臨艇音音理音理牯音牯於

任公莊鵬音圭針於詹何子列假羊裘於嚴濤音微問釣

具於志和唐張志盤出松江之鱸左慈鼓奏周雖之鼉

調騎乘琴高之鯉列仙壁化雷澤之校陶侃又若橫

野營音區陸彌天張幕矢拈錢音錢鐸音鐸○左弓弩繁

弱音子繁音子弱音子拒音拒泰免音免迄音迄鳥蹊虎岵狼壑舉烽輝

煌按轡習音忽霍孝關悉縵公縵爭切惇咸斯駭音駭

俊褫威輕趨音霍廢躍灑音霍血攸音霍革輶斷尾音霍

捐音霍齒用獵較音霍奏凱而歌曰熊有蹯兮豚有拍音霍

禮記音霍肴可林兮肉可藿比侯績兮味不惡次公狂音霍

今起共酌若是者子能為之乎逸士曰漁澤孰若漁音霍

名獵山孰若獵利虞衡之益吾不暇從其遊也音霍

大夫曰方伎多奇左道易惑公卿擁簪公子王侯避音霍

席拖紫紆朱囊金櫃帛輿從駢羅聲名烜赫陰陽命音霍

相壽夭孤剋遁甲風候卜筮剋擇射覆守宮之孟音霍

禰預言建中之厄音霍疾審桓侯之亡音霍墓占音霍

臂之折音霍決壽夭而神如李咸音霍策爵位而驗如音霍

師德音霍禁溪水而妙如徐登音霍後漢書徐登善音霍

受禪而倭如景業音霍凡技藝之擅長豐音霍

寵資而無敵比資格之選掄頗詭遇而十獲又有媒音霍

身博奕馳譽丹青待詔金馬音霍飛帛蕭寺音霍畫龍音霍

苑音霍畫播漢庭音霍飛帛蕭寺音霍畫龍音霍

金陵音霍酒嚙成都之火音霍象寫傳巖之形音霍

尚基投德宗之好音霍字購昭陵之徵音霍眩奇角音霍

異呈技炳靈邀恩幸寵蛇塵飲榮若是者子能為之音霍

乎逸士曰德成者役人藝成者役於人技術之妙吾音霍

不屑齒其列也

大夫曰談舌三寸智囊萬端音霍滑稽炙輠音霍

機巧轉丸音霍簪蓋稷下音霍圍解邯鄲音霍囊裝尉音霍

佗音霍口伐可汗音霍春申之履長躡音霍馮驩之鉞可音霍

彈音霍君傳妻敬之輓音霍屈轂之瓠可鑽音霍之鉞可音霍

韓子屈轂音霍不可盛水漿音霍堅白同異立變暑寒縱音霍

橫擺闔動係危安雕龍音霍騶族音霍鳴雞函關音霍約音霍

從可解音霍趙璧可還音霍下齊城而馮音霍軾音霍食音霍定音霍

楚從而待音霍長六國而佩印音霍秦請百駟而絕冠音霍

淳于書煩音霍十上音霍策蘇說音霍素惠王音霍促膝交歡巧說音霍

三變音霍傾蓋瀾翻公子迎而虛左音霍漢高悟而設音霍

壇音霍相國行而徹席音霍史賜與平原音霍坐客驚而厚顏音霍

遵音霍智建音霍而不音霍辨懸河而難乾氣捫蝨而眇視音霍

躬傳車而鳴鑾音霍若是者子能為之乎逸士曰說難音霍

雖工卒死於難游說之榮吾不敢效其詐也音霍

大夫曰口誦六韜曾燔三略陣習魚麗術兼風角學音霍

精擊劒音霍手妙奪稍音霍敬德借箸前籌音霍據鞍矍鑠音霍

後爾乃推轂總戎登壇授斧音霍贊音霍臂音霍猿音霍領燕頭音霍

虎音霍超擇堅瑕同甘苦麾旗旋援鉦鼓行師枕席音霍趙充音霍

折衝尊俎音霍仲尼曰晏子起尊音霍身渾是膽音霍身渾是膽音霍

中無虜光觀韓鷹而颺去三國志聞雞鳴而起舞劉

髀肉而流涕三國志斬沼蛙而激怒孫鳧毛出海惠

中人有得毛長三丈以示張華羽檄旁午披堅擐甲

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蜀兇之脯文

投石超距杯飲月音煙氏之頭賈賈之脯文

德詩聖銘勒燕然之山火燔龍庭之聚後實憲勒旗

蕭前驅兵卒後擁印佩如斗蔡戟森戶渠兇藉以授

首黔黎賴以按堵國家倚為泰山天子尊為尚父郭

儀若是者子能為之乎逸士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將帥之榮吾不可嗣其忍也

大夫曰碧落飄遊天關飛狂貢瑤裝駐鶴玉笙吹鳳

晉王子桃薦瑤池之冰穆天子傳西王瘠漬村居之寃

列仙王老村居慕道有者道士名書五雲之閣神蔡

瘠瘠漬酒中王老飲之飛昇少賈五

雲閣吏謠著三茅之洞真爾乃熊經鳥伸鵠噉龜息

覓丹鑽木真誥傳先生入焦山老君採方看壁神仙

和事王君令熟視鋤瑤草抱子冷玉液啗交梨摘

壁三年得神丹方讀素書於石室王晉

堪實躍凡身於玉壺漢費長讀素書於石室王晉

烈拜牛車於函關尹啖酒脯於雒邑漢劍衡星而

煒燁帷搖月而芒芴頽常童而不老髮獨鬢其如漆

鴻寶秘要劉向龜臺真文仙傳西王母彈壓孽不死

使精靈鞭列缺而為御奔蟾蜍而耀形之藥奔月宮

為蟾蜍檄五星而解旱管輅救飯蜂而集身葛玄致訪

求於海上秦盧俾入直於翰林唐書葉官榮階於金

紫事物紀原中宗賜印六佩於將軍漢五利將

者子能從之乎逸士曰逆天偷生詭怪惑世神仙之

術吾不知躡其蹤也

大夫曰穹壤有盡道德無窮形物有弊文華無終舐

痔媚龜倪眉足恭孰若潛心乎汗簡之磨龕囊當梓

貴霜鬢蓬鬆執若寄興乎鉛槧之從容景呆孔孟經

典啓蒙燁燁班馬披藻稱工司漢班固下帷刺股董仲

秦刺股防睡讀書囊螢膽熊火讀書柳仲邱母

和熊膽九繫壁映雪隨月鳴鐘漢匡衡鑿壁引鄰舍

雪讀書齊江汝夜逐月光讀書月則孫康映

升屋南史立仲讀書以中宵鳴鐘為限燃青藜於

天祿劉訪燐聞於淹中即孔壁也誦科斗於八索楚

史尚足文史於三冬東方辨傳鏘珮琚蛟龍柳史王風

厥蚌韓序詭吐白鳳降赤虹漢揚雄甘泉賦成夢吐

然而蛟龍翔有赤虹自天而筆見稱於大手國蘇頌許

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授之筆見稱於大手國蘇頌許

說燕國公號檄頻愈於頭風陳賦見誦於狗監司馬

秀獨步於江東南史表淑賦鸛鶴示謝非故人號經

史之笥許懋而世詭文陣之雄王堂遺事張九致易

攝於六丁韓文王使角折平充宗宋又有罷精演說

集 20-653

用心訓詁鉤探精髓沒謬誤南華一經郭象玄悟
注莊爾雅萬景郭璞引注郭璞注易擅輔嗣之奇王輔
副注書參頴達之疏孔安國注詩託毛公之精大毛公
禮按康成之度鄭康成注周禮皆蠹蟬於經傳而貫穿於典
故雖皓首以窮研披肝膽而呈露言未既逸士攝衣
而起曰子前所言皆重趺而悴體似捕風而捉影勞
逐馨之蜂蠅競食泉之蚯蚓洗耳文學之故跣足名
利之矜拜下風而願聞探文編之肯綮
牧萊脞語卷十七

牧萊脞語卷十八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湯嬖傳

湯嬖者白水郡人也初嬖鼻祖生白水時感火星之
精降其家既而身沸燠不凡嘗以割烹事要湯湯酷
愛之雖頰面庖福必與俱因賜姓湯氏後郡封泉子
孫支派散居山谷間驪山漢水雞籠山暨鳳翔之駱
谷渝郡之陳氏山皆有之獨驪山一派最著秦始皇
帝幸驪山與神女游忤其旨神女唾之遂生瘡始皇
怖召醫卜士萬金良藥莫能療適泉在側傾一勺浣
之瘡尋愈始皇大詔郡國以驪山為朕湯沐邑復
其身素士歷漢傳數世生嬰武帝即位大選宮人嬰
時年少以性溫潔伶仃召入宮中錫號天水郡昭儀
元封三年長安大雪鳥獸皆死牛馬踰縮如蝟帝坐
別館袖手不敢出望氣者言宮中有奇女命東方朔
筮之得坎坎下三三坎下之鼎鼎上三三鼎上繇曰郁郁溫溫清清潔潔
芳馨將以護上身帝閱宮嬪籍得之嬰年壯外謹慎
訥不敢出諸口而曾中浩蕩注之不竭一召見問
即覆上躬薰然如春肌膚不累嬰以年德俱高上每

稱之曰嬖宮中亦呼曰湯嬖帝嘗語左右曰啓乃心沃朕心者必嬖也夫嬖每艱於步必呼侍女提携偕行雖燕寢未嘗離側帝或衣垢膩嬖亦極力滌濯下至燂雞烹飪事間躬親之然性惡蟻蟲見者立斃後太初四年五月大旱海內如焚上辟暑明光宮心焦勞憤適不安枕或乘隙探帝意譖之者曰後宮冷夫人最賢此輩性暴躁不可使侍左右帝詔黃門攢之不復召見後以它事碎其身弃之牆厦不知所終班氏贊曰貴賤何常雞雍豕於時而爲帝湯嬖始以恩幸寵冠後宮旣而寵衰乃蹈身而斃彼以色列事人者其可悲夫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湯嬖有焉

孔子夢虎傳

孔子駕泰山之陰聞一婦人哭聲悲愴使子路往問之曰而何哭之哀也對曰虎爲患三世矣吾父死於是吾夫死於是今吾子又死焉子路回以告孔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其由也歟子路乃掛冠解帶奮不顧身攀石磴寬闊叢薄適有負嵎而怒哮者子路亟挽勁弓洞若冒操利戟縱若喉又探穴取其種類若獍若豺若豹儻之旣乃剝皮以獻孔子燕居寢皮

而卧夜漏未半夢有斑衣虬髯目光夾鏡膜拜庭祀投淚不覺忽承曉曰吾於兔氏之族也生於斯長於斯毓子種孫幾世矣平居山林嘯風長號隱霧澤毛行藏視世之治亂出處窺時之晦明宰相若姬旦則驅逐而竄牧守若劉琨則負子而渡邑令若元魯山則格磔而斃彼羊假吾皮狐假吾威猶足震懼一世吾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知命之士不立牆向使泰山老姥筮大易不啻之亨謹周書蹈尾之戒明哲保身潛身遠害移而族易而居高而垣墉則吾雖欲磨牙搖毒亦何繇而施雖然今之市有虎者滔皆是也舞文弄法引類呼儔吮人之血食人之肉橫行安尾於三家之市奮鐵距以騰攫睨怒目以伺窺騁鱗抵巇擇其家稍豐肢體稍肥者則什伍群聚而啗之不奪不饜良弓勁弩不能傷奔機木櫟不能驅在此則一家哭在彼則一路哭若是者子盍不過而問之乎而於我乎何尤言未旣怒哮而逝孔子驚寤愧汗呼子路前告之曰苛吏猛於虎哉弟子識之不俟駕而行

太史公曰酷哉虎之害人也世有談虎傷人者其中一人神色獨變問之則嘗傷於虎者也虎爲患三世

矣家泰山者知幾不蚤以陷於倖彼以其未嘗傷而弗辟之又擠身焉卒斃而不知悟哀哉

古迂翁傳

古迂翁者不知何如人也先世潁川氏繇李唐武德間徙家雲陽山東業洙泗伊洛之學幼穎悟侍父章牕翁暨叔山泉居士游宦京華沾囁教以筆墨畦逕不屑道生產作業事間搢吻撥鼠技寸長耆儒俊士或游揚吳楚間月書季攷郡博士爭異之嘗誦涪翁詩然知今人巧未覺古人迂即栩然標古迂自號或謂曰司馬公號迂叟晁子名景迂之二公者何居

文章卓犖事業彪炳歷元祐間其迂未易涯若子增蛙也野馬也獨奈何欲俎豆於其側古迂曰二公天人也迂其迹不迂其心迂其名不迂其道吾曷知二公哉姑以適吾適而行吾志爾古之迂也直今之迂也詎古之迂也智今之迂也愚吾自生世以來意迂而無機材迂而無奇形軀迂而無羈我冠方履之士鼠竊糠覈蠅拾涕唾即詫然自恣於世吾獨且巧俠旁撿取史傳百氏虞初稗官之書囊櫜幅裒兩目哆昏其學迂而不切鵠袍裹飯蟻戰春闈紛余子輩拈花摘葉即掇科第如領下髭吾獨且馳騁奇異

不肯躡常人履焉再上春官竟爲斥去其文迂而不利宇宙更革靴裳椎髻市一級餌一爵即可嚇漁樵而媒富貴吾獨且鍵關株守效蠹書魚生死文字間曾不越虎溪一步其性迂而不通挾是數迂蓋與古人相友百世之上而非凡子所能知者異時海內元夫鉅人古心江公文文山文公肯齋李公一見奇之揖之座間稱借牙頰不置且許遠器間抱迂林泉卜所居東偏築園一弓蔕花木爲吟嘯之園叔父大書迂樂二字畀之將以泉曰迂泉谷曰迂谷亭曰迂亭暨書冊琴瑟匱盟之物悉識曰迂凡間無長物獨置迂叟通鑑九十六卷景迂詩文一編欠伸稍暇時取向樹陰讀一通即自謂羲黃上人或誘以仕宦捷徑者翁亦抱迂終身不肯易去乃麾之曰吾迂矣斯之未能信也竟不克強而辭就輯答問爲古迂翁傳云

牧萊脞語卷十八

牧齋語錄卷十九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丁酉五月朔州學講義

子貢問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

仁道至大爲仁之端不一而求仁之方亦不一孔門
問仁非一人而孔子答之往往各隨其人而語之類
淵問仁則欲其自克已復禮入樊遲問仁則欲其自

先難後獲入子張問仁則欲其自恭寬信敏惠入獨
是子貢問仁則直以事大夫之賢者與士之仁者何
蓋子貢平日貪貨殖而好方人貪貨殖者知有己而
不知有人其於事賢也必踈好方人者知貴人而不
知責己其於友仁也必傲夫仁者不失本心之謂大
夫所以撫治我者也士所以輔翼我者也吾居是邦
至叫囂囂突而斷喪吾之常心士苟仁則道德薰蒸
典刑森嚴吾將降心以友則不至索居離羣而汨亂
吾之良心人欲退聽天理流行本心清明湛然皆仁

故工欲善事者必先器用之利人欲求仁者必先躬
行之正孔子轍環諸國如臧武仲晏平仲未嘗不事
之諒其不事者直陽貨桓魋之徒而已於士之賢如
原憲顏曾未嘗不友之諒其不友者癯疽瘠環之輩
而已千載言仁惟孔子爲最嗚呼大夫之賢而不事
是自弃也士之仁而不友是自專也自弃者逆其本
心者也自專者悖其本心者也二者胥失之也況賢
而不事則凡所事者必非賢仁而不友則凡所友者
必非仁子貢好利而昧豐儉之宜方人而叢是非之
的方於事上拙於取友且不能爲人而何足以語仁

孔子此言直自其病根而藥之然則求仁之端只在
躬行交際中夫何遠之有

丙申十二月朔州學講義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
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
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鹿鹿濯濯白
鳥鵲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虛業維攸
責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於論鼓
鐘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矇奏公

周詩大雅三十一篇正者止十有八而靈臺次八焉夫靈臺者所以視氛祥觀民俗而因以疏淪精神宣節勞逸者也是詩也蓋詠美文王之詩也說詩者曰民始附也而孟子直曰與民同樂夫民之歸附方新而國之大役已起遭霜之葉詎忍更以風過文王之民乃不以怨而以樂吾不知何術而然也前乎此詩首以文王大明思齊縣縣積累之勞械櫟官人之能早麓皇矣德業之盛蓋知聖人工役之興必有所待而然後乎此詩次以下武文王有聲二詩紀武王纘紹之美復繼以行葦既醉假樂諸詩述成王培植之懿又見國家工役之後亦必有所養而然嗟夫古者人君不輕用民力歲用民不過三日春秋於浚洙作南門皆譏之此一臺也無阿房土木之勞也無隋隄蟲蛆之慘也若楚椒舉所云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農務爲之以礪礪之地臨之以官僚之暇成之以四時之隙雖歲歲用之何至罷民於伐木版築之下者而文武成王三世相繼何其惜民力也嘗涵詠此詩曰經始勿亟則無限期之嚴也曰庶民子來則無鞭扑之加也曰麀鹿攸服而不驚也白鳥鵲鵲而不夭也於物魚躍而不

深逝也則環臺沼囿物物得所又無弋高漁深專事口腹之娛也區區此役文王於未作之先積之惟恐其不至武王成王於既作之後培之惟恐其不厚在上者未嘗速其成在下者惟恐不底于成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周家八百年忠厚之基已於此舉占之況此詩五章前三章言靈臺經始之事後二章述辟雍鼓鐘之樂甚乃重言之於此猶見文王初心所以締創建立削焉築焉百堵興焉姑備分至啓閉望氣之規未嘗求詳加侈窮極奢麗而虛業之樅鼓鐘之和其以音樂動盪人心者直繫之辟雍講學之所而靈臺不與焉當時樂以待士猶有甚於樂以使民者吾意文王作之者其禮不可缺而其志未嘗泥也所謂姑蘇游觀之娛銅雀歌舞之藏萬萬無是盡以德役非以勢役也以禮舉非以欲舉也世之役民者必有文王進修之美武王成王再世培植之懿庶乎其可已此固孔子刪取詩人序次之微意所寓學者所宜深攷也靈臺云乎哉靈臺云乎哉

乙未五月朔郡學拈講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人惟失其本然之初心者其末流必趨於不善仁人

心也不失其本心之謂仁是仁之根於心也至純也至粹也皆得於稟賦之初而然也一泓惻隱渾涵浩博循其初而充之不爲物欲所蔽不爲氣稟所拘皎如明鏡直如朱絃剛如百鍊之金純乎一善而無所謂惡也夫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之一字最要切身體認此非苟且之謂也有人於此片念一起纔出於仁則此人所爲善而不至於惡已於其初占之而況其念念在仁事事近仁則所行所爲將日趨於聖賢君子之域而何有所謂惡哉凡世之惡如瞽瞍之焚廩而不慈秦人之誣語而不孝莊公之殺段而不友管蔡之流言而不恭子載而下譏舌切切爭目爲元凶大惡者是惡也皆失其本心者也仁者至大於四德爲元於四時爲春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人得其毫髮之似者世必曰長者曰君子而況其純於仁哉管仲有匡天下之功而聖門不許其爲仁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至問仁之目獨拳拳焉非管仲之所爲有不善不足以語仁而顏淵之躬行尚或有未盡出於善也一事一物之仁與全體大用之仁不同一事一物苟近於仁亦足以善而名斯世而不若得其體用之全且大者之爲至故不許管仲者

特不許其皆仁而拳拳於顏淵者蓋以翼其趨而淑其後也彼士自一命以上苟有心於愛物於人何所不濟貪也而深於誅求酷也而慘於刑禁奸也而巧於誣撫終其身陷於小人之歸者是惡也皆失其本心者也如其仁如其仁噫世之不仁而陷於大惡者曷不反其本心之初而求之哉

丁酉十月朔郡學講義

漢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蚡言於上

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於是久不塞後元封二年帝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王壁令羣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史司馬遷八書河渠居其一直與禮樂律歷並列蓋修理隄防國家一大事也夷攷漢武元光三年夏河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而輒復壞及元封二年夏再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之天子自臨決河公卿將相皆自負薪實河而卒復塞繇

今讀宣房瓠子之歌亦竊怪武帝以英豪之雄材盛漢之全力雖蹠血沙幕不難區區塞河特折枝之易當是時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不淺帝幾若置之度外展轉二十四年而僅就何也天下事固有志欲就而力不給者亦未可以一槩律也凡主事貴專處事貴審不專則築舍道傍者疑而不能成不審則急鞭奔馬者喘而始及止以武帝於決河一事塞而決決而復塞雖以丞相田蚡歸諸天數未易彊以人力而塞越二十四年帝亦不爲之變何其專也又以初發汲黯鄭當時之後至用事萬里沙而回復發汲仁郭昌卒徒數萬越歷二十四年而帝亦不爲之迫又何其審也矧當時今年降東歲明年通宛作又明年出定襄朔方以至祠甘泉封泰山百役騷動雖算商車算緡錢造白鹿皮幣力有不能給則民力不堪帝亦有不客蹴爲者量其力度其時主之以專行之以審漢之爲漢雖倉猝多事而不至狼狽大壞如嬴氏者未必無權衡斟酌於其間也古者用民力歲不過三日孟子論布縷之征力役之征粟米之征三者決不可並用則專而復審未爲無益也眉山蘇公守徐之二年河決澶淵修隄防繕城壁民得更生

至今讀黃樓一賦猶可想像其次第爲民之心其於漢武之事諳之甚熟後世不幸天災流行欲事隄防之計其亦主之以專行之以審不操切以傷民不紊亂以禍民役雖未已而民其少瘳乎

乙未十月朔紫微書院講義

漢孝文皇帝元年十月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召以爲廷尉時洛陽人賈誼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材召置門下及爲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

嘗觀班固述漢史循吏傳歷叙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政號廉平不甚敬而民從化及列於傳者止六人如王成之相膠東黃霸之守潁川朱邑之守北海龔遂之守渤海召信臣之守南陽併與文翁而爲六是數人者循良溫厚薰然如春陶然如酎載在史冊炳炳香人齒牙何班固獨不爲吳公立傳至使後

世幾無從而稽公政事者繼而閱賈誼傳則吳公嘗守河南治平爲天下第一文帝聞其賢召爲廷尉乃首薦洛陽少年之賈誼誼亦得由此歷言當世事興禮樂改制度遂中帝意超遷至太中大夫然後知士莫難於知己君子莫貴於知賢下焉者抱負奇偉陸沈里閭非上之人爲之稱薦則何能如錐脫穎而自見於世上焉者政事卓犖垂名播紳非下之人爲之稱譽則何能如日行世而獲傳於今此古之君子汲汲於求士而士亦汲汲求知於當世之君子者然也故司馬遷非無文而必待楊得意之稱道栢耆非無能而必待韓愈之汲引此其權在上而不在下者也魏無知之名以薦陳平而稱季布之賢以曹丘生而揚此其責在下而不在上者也故當時如誼之才非因吳公稱薦漢庭則冒中治安一策何由而陳說使吳公之政非因賈誼登載漢史則河南治平稱首何由而流傳然則賈誼始也不無賴於吳公而吳公終也亦不無賴於賈誼如是或曰吳公文翁之循吏一也而吳公獨不及文翁者何也蓋文翁興學宮成都招下縣子弟爲學宮弟子蠲除繇役其所以作成人才椒椒蜀閭蓋有大於吳公之薦一賈誼者然則吳

公之微不及文翁者其由乃在於此厥今國家崇重學校遴選賢牧撫字勉勵政事循良直與漢庭吳公比凡在學宮豈無有以賈誼自負者則願寓目焉

戊戌七月朔郡學講義

漢武元狩四年以義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

義縱王溫舒皆勇果人也武帝嘗倚以行令矣而太史公班固以酷傳之嗚呼士以一節之誤而掩其平生之善者何限不特二人然也大槩古之爲吏者以循酷爲別後之爲吏者以廉貪爲別夫人臣受天子之託而牧養生民所望寬仁溫恕不漁利以強取不峻刑以加虐使赤子熙熙閭里食租衣稅其間以無奸典憲故廉與循皆所當然也特廉者其操存在我而易行循者其發越在人而難處故廉與貪隨附於各傳之下獨循與酷則班班紀載如辨黑白此作史者之意然也又以漢二史言之先漢以循稱者六人而酷者十二後漢以酷稱者七人而循者又十二何多寡之不同初意先漢之循吏多故不勝紀後漢之酷吏多故亦不勝紀繼而思之往往西漢之風多長厚故循者混然列處不露圭角而纔有酷列之徒即

表表如錐處囊不可藏隱後漢之風尚明察故酷者恬不知怪而循者則如崑琰大貝世所罕見凡人得之即驚奇而可喜此作史者之意又然也世之爲吏亦難矣嚴則民殘寬則民慢其難乎其處而適中也當時登載二傳循吏愛民粹然珠玉在側不可擬議至於酷者各以一長鳴一能著決非若共工驩兜飛廉惡來世所唾弃而不齒況其行事往往嚴於豪彊而仁於貧弱峻於盜賊而略於良民又非一切鷹鷂毛擊羅鉗吉網之爲就其間有剛方者有忠正者有清廉者邳都止景帝之救賈姬趙禹止賓客之事造請何剛方如也義縱諫揚可告緡之令陽球奏收王甫宦寺之橫何公忠如也董宣之布被弊車周紆之築塹自給何清廉如也吾意當時酷者不少數公若無他長亦未必載之於史若更寬之一分與民相安則循良美稱亦不但屬之文翁黃霸劉寵仇覽數君子而止義縱弃市王溫舒族誅用心一差惡名萃之至其首領亦不保甚爲此惜吾因是二人又有感矣

牧萊脞語卷二十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中書君管虛中冢碑銘

中書君管氏諱直心字虛中世爲淇奧人其先掌周柱下史佐姬曰制六典以功封管城侯子孫因氏自別在齊曰夷吾著書八十一篇佐桓公九合諸侯在漢末曰寧同邴原華歆力學管城裔譜牒遠弗詳管氏世蕃衍爭事生產作業有業薄曲簞席者不獲躡登文几獨此好文學世締交中山毛穎相資藉顯名當世儒士競前席之性博記該洽於孔釋老醫卜陰陽書轉相抄謄億萬篋流傳人間世上自公卿暨官府閭巷咸造謁纂注不倦人亦把翫不釋手公之十世祖名文子生唐太宗貞觀初開弘文館招海內文學士緣虞世南岑文本引從容游翰墨間累資遷中書令後且老謁李林甫志不合化去莫知所終中書聞望特著世呼雲仍者必曰中書君而君系尤的少生長蘆有孤竹君風操身輕剡心銳豁達大節頗以材爲世用間走武林予適與癸酉計偕盍簪一見奇之挈歸湘出入吟詠簿書期會親稼穡貨殖事必

與俱甘淡泊不肯釣爵祿同輩亦有登玉堂者中祕
者坐廟堂署黃紙尾者君不省顧獨嗜圖畫真草篆
隸無不如意沈浮里閭間折節與寒士交常曰吾老
死文字間足矣嘗早暮造書閣評史註韻臨帖題刻
君靡不用心竭精效惓款曾襟頗負水鏡書善惡邪
正不少貸或倩其草譙叟降牋效揚雄劇秦美新者
掉頭竟唾去年益高精力罷且耗忽告僊再臨視則
髮種種不堪視事初君素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會
稽褚先生善號莫逆交逮君病廢三人不復來人語
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訣別後
數日余晝卧夢一尖頭前言曰曩與子從遊十年交
最耐用力巨多何忍聽吾暴骨此土子其念之既覺
收之廢櫬并取往化族類龜書臺丙丁文明地效僧
智永瘞法以衣冠禮族葬官君年若干以咸淳十年
從遊以至元二十年春卒其四月朔窆窆且封以樹
報德也古迂陳其銘曰

百年

小田堡總管曹公美政碑

國家厯洪天覆梯山獻賁航海澄波震疊奔役不復
喘其奚敢自恣獨嶺嶠壤腋吳楚大牙相錯峒獠鞠
頑夏兇憑嶮闢剽編戶而利其貲民旦暮磨厲不
寧處元貞改元春閩臣講畫倣漢亭障區脫符列郡
起連賀抵吉贛也數十保苗貫搯其咽凡隸茶陵者
三爰命判官文登孫公重天役閱半裸堡成維小田
地斗僻且險上公難其任遴擇總管大名曹公戍之
公剛鷲敦厚聞命赴道抵堡四顧覽形要慨然曰堡
瀕山陘阨非兵曷守非民曷與守吾領戍衛民匪擾
民也寇來則戰退則耕下今敢獵雞犬穀蔬者按司
馬法鈴之先是環堡近石欄嶺獲百姓緣山錯居倉
猝不虞寇掩至無能支甚且鈔掠脅誘而黥其屬民
以故駭徙捐瘠別境公開互市輯流徙鋤畝畧荒
條山脊畝畦畦流爰橫從煙火綿亘數百舍不絕
繇堡達郡衢隧毋敢攖越明年夏初廣寇數百掠江
右而南計涉境侵湘公約巡警官孫公進兵皮家凹
遇賊相掌距由卯至未戰十餘合勦寇八創傷二十
俘器仗爲多賊遁逝越四月賊游拾創殘掠永新南
襲青銅院公督偏師截斬賊不復南下又六月賊羣
伍暴至兩境兇少前導聲竦境上公再約巡警官陳

而待遇戰竟午手刃魁酋屍踰藉枕野追比數十里
賊肢斷首尾不顧後賊首單季三夏衆踰林莽謀再
寇七月同知真定王公巡徼苗獍獮捕之若嚴霜摧
槁糜腐不復振闔境肅清無復叫呶謹號其側世之
登壇授鉞帶金腰橫者何限猝不幸方二三十里之
早相挺而起竟不克印首負蘭西向發一矢旗纛驅
臨雞犬漁竭村曠彌望莽化丘墟寇且避而民滋擾
矣避寇非勇也擾民非仁也公俘寇不懼近乎勇愛
民不擾近乎仁英聲氣槩使當大敵輕裘緩帶談笑
掃空之雖頗牧亦當讓出一頭地越三年州官某攬

轡旬宣聞公事甚悉談不脫齒鄉三老耆夫請礪石
刊德爲善者勸命儒生紀事乃泚筆書民謠銘曰
皇家受命雄吞衆區日月所照雨露均濡黔首鑿齒
睚眦肝肝受塵羣役駿奔以趨撞塘赤子盜弄金華
茅狙失御間肆蟲蠹鋒蝟斧螳相挺什百遊藩肘囊
闢安伺隙淡泉之源小田之顛地荒民飢羣醜伏跼
基布營壘屹扼喉咽總戎乘障孰義且賢僉曰曹公
不難不疎卯命辰驅旗旌導擁扞圍鏖敵獻馘賈勇
民免虜驚盜潛鼠兇有警則戰無警則耕肇立亥市
招徠疲氓圃圃有祿田田有秔月雞孰攘遜道奚爭

蟻屯相望獨是勿擾人之愛之如臨父母匪兵曷衛
匪民曷守相依而安庸諗來久

東山寺建藏碑銘

經有藏古也古度^音經今徼福環震旦刹土蜂房蟻
磨假福田利益軒輊一卅緇俗競以趨如水歸海矧
敢佚較古傳大士轉經意微矣茶陵東山寺創陳大
建間故無藏比丘慈悟念精廬且千祀缺壞地粥魚
間弗嗣響昉稽首吾宗長者偶抵近弗竟頂鑒^丑
跽^卓切^數卓^切五百里謀於黃君臣德忻然賈勇侑藏役
族鉅家里聞人踵成之僧侶僉功駿奔走起已丑迄

甲午鳩材爲柱陶鑿爲瓦鑿石爲礎黃君且傭工宜
江鏤像闢軸舟漕以至圻者望者鋌蹕者施人人殊
居亡何檐檻天矯機輪棧^音百千萬億佛天龍
海會旋繞藏轉無曠日寺迄賴以濟初黃君少遊吾
家竊異其人暇時縱行林間指天日誓加攝力增寺
奇觀衆莫然之未既道衡吏宜江佐郡幕且護印聲
聞軒出羣公右聆建藏事愜素志捐金無吝色卅間
事皆惟心造釋言願儒言志一也願立故自力侘力
救衆生如救身志立故德施財施刺大事如刺金普
賢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成就阿耨菩提一切自

願中起宋景文編橋渡蟻迄立功名濟蒼生一切自
志中成黃君操儒志發釋願肯抽囊圓成大寶藏種
種善根若焦穀芽世言覺花長者得定光如來授記
鹿僊長者得釋迦如來授記寶手菩薩得空王如來
授記皆因造藏遂成佛緊丁兵革之餘寺寂以窶而
法輪永轉撞鐘伐鼓經唄伽陀聲相聞至于今施不
匱一志願剎那間由虛空藏流出四大藏由四大藏
流出八萬四千藏盡未來世平等饒益不可思量其
抑有功也夫藏成寺僧輩請鑲石紀其事予嘗預繪
藏一面奚辭爰嘉黃君志并刻檀施名氏碑陰爲過
現未來勸經殘且補屋地且支藏輪刊且葺理此又
瞿曇種子具正法眼藏心不退轉故反是者報何如
遂合掌白佛而銘曰
大雄演諦海印發光經以藏集法以經揚須彌可踰
海水可量微妙舌根字字雋長緊秘密藏石渠天祿
撥轉機轄勝繡的軸歸其金利雲陽東麓卓錫千齡
孰智見獨凡大根人建大根事一一毫端不住布施
華藏之海經論之笥自利利他無別無二飛檐轍轍
龍象峨峨沙界或盡寶藏難磨續燈廣筏撐圯扶趺
惟羯摩陀惟我擅那

勝語卷二十

牧萊勝語二藁目錄

第一卷

賦六首

第二卷上

記十四篇

第二卷下

記十三篇

第三卷

記十二篇

第四卷

記八篇

第五卷

序十三篇

第六卷

序十三篇

第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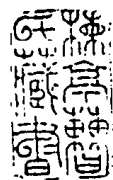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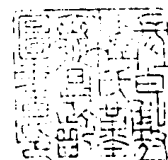
序十三篇

第八卷

題跋十二篇

銘贊附

牧萊勝語二藁目錄



牧萊脞語二葉卷一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松竹坡賦

外第古愚譚成大於所居前得隙地種松蒔竹

榜曰松竹坡索余賦

古愚散人曾藏丘壑身陋軒裾駕輶而耕緡釣而
漁琴既操於招隱文亦賦於閑居森芝蘭於庭砌壑
經訓之舊畬渺宇宙於培塿幻旦暮之遽廬思歲寒
而結社顧林莽以躊躇捐髯翁而取友

延青士以為徒山水小嶺恨買山之未卜抱幽興而
長孤乃越門左乃躡嶽嶺綿聯平冢坡陀負隅難
蓬蘽馥欒欒鉏犖嶸嶺嶺蟠營蚪蟄之半畝盧山記
馬蒔玉梨之千株坡詩玉藥蟠蟄根以霧湧李石詩
根閼縹節之霜儲韓竹詩日已成清驟捕慘而礫礫
楚詞捕縹之可哀晉書和嶠森如千條擅樂以
扶疎文選竹檀頌徂徠兮休度毛詩徂徠之侯渭川
兮齊驅史記渭川千畝竹籬既編於鹿眼簾對捲於
殿簷倦則凭於懶架閑即命於巾車無松下之騶哄
移竹外之行廚樂弘景之清響梁書陶弘景愛松風

造子猷之肩輿見世花釀僊方之酒坡詩松花葉綴

飲渴之珠醫書以竹液掘伏龜之肪本草松脂亦名

為青牛為伏化香斲釋龍之龜坡詩春來相膏續

夜明之火松明也實啖棲鳳之腴韓詩外傳黃帝時鳳

食體輕奔馬之迅神仙佳好食松心剗律箏之虛

律曆記黃帝使伶倫取鳴谷亦不知鑾坡之孰貴而

吾上下陽坡停僮意清陶而樂有餘也俄頃夜午

山澤闌如金波可掬黛色堪娛乍驚兩部曳影屋隅

齒如語童若愉其一綠髮鬢蒼膚鱗皺逴僊

蓋幢而跣徒跣者張儀傳虎首之問之則曰吾父

十八公而高曾秦大夫也其一節目疎秀頰祈身疎

擢樹羽葆而執戰者問之則曰吾國管城而家為君

子儒也喬雲仍分櫛比宅種落兮林祖眩膏沐兮鬱

儀柳詩日出霧露飾冷光兮望舒文苑竹記疎

石兮弗顧飽煙雨兮煦濡何韻士兮拂拭遭知已兮

寵殊欲酬恩兮奚自隨君意兮所需澹春榮兮鐵石

不與衆木爭榮鏗爽籟兮笙竽杜詩疎松隔

颺兮扇枕滴灝露兮抄書增壽考兮絲苓淮南子千

有花苓上報平安兮庭除雜俎北都竹童子寺食

黃門兮饑歲異苑漢末小黃門避兵杖長房兮畏途

後漢費長房侍壺公與一竹枝曰騎柱明堂今梁棟
此任所之後投為破額視則龍也
見上供紋簞兮遠條君欲支荒徑之暑兮陶淵明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我則撐青空之步障君欲醫濁世之俗兮我則
挺玉立之清臞坡詩無竹令人俗人俗不君欲哦吟
風之句兮我則駢塵尾之談柄韓文崔斯立為藍田丞崔斯立為藍田丞崔斯立為藍田丞
開又廬山記石門洞有君欲攜醉月之榼兮我則夏
琅玕而唱喝歷司馬公竹詩重君之力量兮挽萬牛而
不動山谷詩老松閱世臥雲映君之直操兮傲積雪
而不渝文苑竹勁可司君之出入兮指西東於摩頂
廣異記玄奘見一松樹手摩其枝曰吾西來佛汝可
西長若吾歸可更向及去年西向一年東向玄奘
果回衆謂廣君之慈義今叢密荀於諸晉天寶遺事
摩頂松廣君之慈義今叢密荀於諸晉
苑有竹叢密荀不出外額謂諸王曰誓臥窾穿階與
父子兄弟親當如此故謂義竹
君周旋兮比坡僊之伯仲仲虛世之驚氣今將冷眼
以椰榆使樵童牧豎過坡下者曰表山以古辱溪以
愚孰若吾主坡者取古愚自號直書松竹之一區

饅頭賦

按唐韻饅字從米俗作饅說文饅頭餅屬亦曰
蒸餅亦曰蒸胡皆起閭巷習以成名今江南市
井處人勝賣止稱饅頭不復見蒸胡籠餅等稱
然就饅頭中又有數種有頂上搦一乳則曰太

學饅頭有用模印成而饅百花者則曰天花饅
頭又有用模印若龜若鹵者則曰從食小饅頭
其流則有開口裂瓣而灌以漿者曰包子又有
齋素裂瓣不開口而實以飴蜜或豆屑或米飯
或筍菜者則曰餃饅又有以竹篾搓薄如紙而
實以肉若餡曰薄皮包子此皆饅頭之類也
因以為賦

有開雅公子川竭魚龜之鱸陸窮糜豚之鸛離封
駕鵝之醢甕釀瓜韭之齋嗜彈口腹之慾品盡庖饗
之腠而筋萬錢而難下食方丈而朶頤爰有麤麥霜
饅露滋髭抽縹槩穗綴珠璣杖彭龜而顛磴對
居衣公旋花而窳欬既麤而重羅粉欲膩而頻從
師浙糟醉而洩和孔鋼鼎絞度以細必力縞本一
種之美麵裝百類之譎奇或燂為餅餠令真真湯豉
或素為餃餠兮加飴飴或範為燒餅兮納爐熬或
捲為寒餠兮烹膏脂惟饅頭之擅場猶酥脆而若養
匪木兮無花之果倦游錄大饅頭名無花果味甘酸
匪土兮餽草之悲王梵志詩云城東一箇菜蔬饅頭草
谷改云預先著酒或云武侯之創造將為蠻神而禱
禱使教有滋味或云武侯之創造將為蠻神而禱
祈祀原云小說諸葛亮征孟獲蠻俗必殺人取首祭
神假陰兵亮不從以羊豕肉包麵象人頭以祭後

人因以為餒頭至晉盧諶腹不負今服股指常動
春祭用饅頭列于祀品
今齋嚙爾乃圓顱擗程乳天花印模漬漿哆口繚縫
綻膚肉切臙標曉亮之縷膏料居脾律臂條之濡味
芒臙穀之劑道參蔥深曳之胸集平釜驚尋而水沃
安籠甑而簋疎疊筠牀之數隔羅覓厚紙以補苴其
始則束緼然炬鼓鞀敗煽鑪祝融慄怒回祿吁電
頽低而焰聚頽也即商頽之頽薪標燎而燥枯氣脈固
而勿泚瞻眈勤而徐其後則湯沸九轉雲騰四隅
炊煙縹緲霧鬱紆熱焙燻而鑠石冷淚滴而垂珠
氤氲交而靉黤膨彭亨脹而紛芴夫乃手揭手頂

蓋驟氣衝平行廚稍浮而擎出傾離而簾鋪乞
肌鬆而債興瑩色澤而華腴眇胚胎兮杯榼肆張
王去今瓢壺養夫羨之而吞吐饒兒索之而吟噉
娛北客假之以稱飯南公備之而宴需盧諶以為祭
今宗廟見上裕陵以養士分學區神宗養太學士立
右供養如何左右以饅頭進曰朕何曾以不食今太
養士亦不薄矣至今開日設饅頭何曾以不食今太
官晉書何曾性豪奢每宴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
取其食蒸餅餅能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
下筋束皆以宜設分春餘之月饅頭宜設王歡以一
顯兮充飢餒王歡此學貧人惠蒸餅一劉晏以蒸
熱兮包裙襦胡嘉話劉晏五鼓入朝寒見賣蒸

之鄭濟以并散兮責甥姪鄭濟尹河南會甥姪食蒸
因引手取所南軒以食冷兮嗤鄙夫南軒書南軒大
奔者食之南軒以食冷兮嗤鄙夫南軒書南軒大
守者曰此輩為幾歐公評厚皮兮何大俗歐陽永叔
箇冷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思正因縮意兮何
評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思正因縮意兮何
食之未必不佳而世命為俗物
稱呼煎野食戰侯思正食饅餅必今縮交趾配牛婢
今何齧齧齧中血如早英子大問其法乃以牛婢餡
去蔡京食蟹黃兮何奢踰作蟹黃饅頭一味計費一
千三百凡豐殺之各異由風土之迥殊貯莧腸而覺
別饌玉食之弗除乃若經宿未溫餐齧猶噤炕抗以
烏薪炮以煨燼初微而黃栗漸班而鷺暈面開

十字之裂見前肌擘三兆之爨見前焦若鐺底之飯
見南噍作轆釜之韻芬芬乎齒頰煖烘於胃腎
至若油取武庫堪切明火候饕餮再煎爛燠頗驟
鼎既熱而沫未騰煙微起而紋皺鯨浪掀而纔投蟹
眼沸而漸透伺鰕黃而杖挑滲稀膏而巾覆盤遊咎
今難前此池筆記云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酥脯天酥
陀經藏今且後公子於是三變甚佳一飽且憤日約
廚人閑邀賓伴累蒸籠饅堆案芳馨可掬屬厭
強半且倚几而歌之亂曰環餅兮汗桓玄之畫集桓
玄聚人看書畫有食寒餽者不湯餅兮發何郎之汗
濯手執書畫計之自是不設

語林何晏面純白魏文疑其著粉夏月燒餅今得河
東之尉後漢樊豐傳祖微時一餅後胡餅
今識董卓之亂後漢書董卓傳胡餅京師皆孰若
吾之籠餅今可炙可煎可炙可茶可退先生首藉之
盤可抵富兒羅章之饌見盤饌羅章可飽取乘八
圍之體漢書八圍可供馬郁宴集之啖後漢張承業
與客宴集無致先嘗馬郁為秘書監食之以權貴任事
盡有遺子不可咬郁靴中出一鐵椎過碎食吾攤飯
雖為攤飯鼓腹於北窗下自謂羲軒上人兮了不
知意外孔賓之喚晉新嘉字孔賓夜忽窗中
有聲曰新孔賓隱去來

楮拙賦

古迂子犯寒捐客兀坐書檮驚風乍颯飛霞微零乃
擁燎爐重溫翠醺呼指僮僕物色標新爰有樹本堆
塚牆陰年深歲故日炙雨淋形模醜怪枝節隱磷膚
體擁腫鬚髮崩散液斂而亮質頽而輕皮墜而裂鱗
皴而皺卷者蟠虬爪者犄鷹小者蹲鴟巨者立鷹搓
捩偃蹇錯落輪囷根兜盤互芽枿攢摻束縕纒界烈
焰隨興騰若耐皓如熏無星礫之隔膠靡烟氛
之氤氲比濕薪而清貴較獸炭而差溫盡皮毛之剝
落而真實之猶存僮謂客曰此可供吟翁之受用者
邪世所謂地爐燒楮拙者非此也邪古迂子曰僮知

詩耳是有太易造化之妙而客亦未之探賾也凡木
大為棟梁小為居楔曲為輪輿直為凡格彼花實之
欣榮猶根柢之發越故出而見者為世才隱而藏者
為楮拙受氣春風其沐乾天之膏澤歟養厚淵泉
其毓坤地之潛德歟葩蟠觀深其抱大畜之真積歟
脉理綢繆其含苦節之烈挈歟隱而不耀撲而不泄
捐而委之若斷爛猥瑣不足齒取而用之則溫乎如
陽和之著物其謙尊而光功用之烜赫歟乃言下頓
悟僮跽而請曰异哉吾始視此盤根錯節斤斧不可
析不直竹頭與木屑而主人點臭腐化神奇德倍徒

而功什百吾乃今始信溝中之斷皆可黼黻動植之
物皆具道脉且相與謀攜奮插鉏端嶠昇萬車置籬
側為主人備隔年之儲而溫存乎江湖游談之客

楮木杖賦

郡同知東平尹公以楮木杖見貽按楮木生孔
林墓不產別地喜而賦之

緊千霄之佳醪飲坤維之華滋挾勝地而穎拔擅希
世而詫奇三眠春柳獨上林之天苑見西京玉葉瓊
花特后土之靈祠台土祠有瓊花一投天下所無不汗玉枝必西那
之遠國拾遺記東方朔得西那國玉枝以進云人優

鉢羅樹惟金沙之河湄見寶經鬱彼孔林淑氣委蛇鍾
爲異木根葉蔽虧仁風拂濯教雨霏微一弓揜闕萬
木葳蕤紋橫兮突栱欄之紫暈色黃兮澹夏槐之茜
姿質韌兮抱霜栢之堅重膚膩兮繁文梓之陸離
彈江南草木之狀兮未見極埤蒼動植之部兮亦稀
或云四方高第結廬兮手種而其實天以旌封鬣兮
繁爾其湘妃淚筠剝果以爲筦銅雀古瓦窪以爲
硯蘭田璞玉剔以爲璽蕭慎石砮厲以爲箭苟遺物
之可人長寶玩而不厭制器用以美觀供几格而留
戀況此木之瑰傑陋凡卉之流行鄰杏壇而姬媼蔭

掌社而蔥蒨可以頓擊邪之笏唐顧少連投笏可以擊殺臣裴延齡
靶斬佞之劔可以支弄笛之牀晉桓伊可以柄談玄之
扇咨尹侯兮賞音瞻素王兮在念謂木上座兮不凡
以隱君子兮可薦身跛躂兮不危手捫摸兮加絢嗟
百年江介兮隔越驚一旦曲阜兮對面策之則探仁
義之脩途凭之則超利欲之阮塹倚之則窺聖門之
宮牆柱之則陟頻宮之堂殿任耘耕扣脛者之是需
跨挑擲方竹之奚羨裴談李德裕以方竹杖贈潤州甘露寺僧千百世儒
家種子扶顛而持危又將以代朝夕葵牆之見

芷花賦

芷楚芳也內則云佩輓蒹蘭一作芷引漢書韋
昭註香草也說文楚謂之離晉謂之薺齊謂之
蒹荀子謂之蘭槐又按集韻謂出近道下濕處
可作面脂其葉曰蒿麻可用沐浴楚詞浴蘭湯
兮沐芳蓋指此也然考之本草白芷下註云一
名澤芳一名薺一名約一名芳草一名莞一名
苻離據其圖畫枝葉與近世所種不類未知孰
是大槩蘭芷薺蓀種同而開異春蘭葉短而勁
夏芷葉厚而軟秋薺葉軟而薄蓀則瘦而健蘭
一幹一花香爲甚芷薺蓀皆一幹數花就其中

則芷猶香也養之法好陰而濕日惡濕而就燥
惟竹下最宜知花者以爲出南劔爲最漳贛次
之江右蓄至數十盆一盆價百金以年深花多
者佳惜花譜未有詳者因作芷花賦

相迂園之一弓域芳所之崇壇擷海岳之奇葩挹乾
坤之清氣旣擿英於含笑浮餐馨於茉莉驟牕眼之
濃熏貼徑腹而有扶鮮者芷沃若綠綵不妖不冶
彌幽彌麗便黃壤之淨植蛻糞土之污穢辭原隰之
高燥畏朱光之午襲延薰風之披拂貪脩篁之陰閤
凌隆冬而不凋蓋天同而神詣不傷春而回腸不悲

秋而墮淚故獨傲乎歆蒸而深靚以自媚或謂屈炎
官之南遊森劍槩之最負昇絳繭之陸離導霓旌之
羽衛或謂臨冰娥之夕昇雜簪珥之飛墜解翠帶之櫛
椈拖雲縷而綸紉揆楚芳之一種胡出處之相避拜
倚蘭兮哲兄友叢蕙兮難弟滋九畹以無心植百畝
而何意處季孟之匹儔同伯仲之臭味方其未花也
鬋々獵々郁郁蔚々幽幽悵悵蕭々洩洩茅三春以
綾層蒲九節而蔽帝佩水蒼而竦擢瑤蔥珩而搖曳
及其既花也皜々皜々皜々娟娟替替濯々媽々芬芬苾
苾森一箭而數花紛白粧而翠扇麝拱足而護臍爐
裏沈而成穗蓋嘗詠蒿麻之根苗稽薺藟之名字訝
蘭槐之怪稱疑符籙之別帶參漢史之芷陽與荏陽
而同義閱本草之澤芳何秋萎而小異吾亦不知孰
是而孰非但寶翫而珍嬖羅老瓦之數盆防蚍蜉之
爲祟環一水而隔斷勤灌溉而覆庇效楚俗之湯沐
希內則之佩悅晒桃李之穠華鄙牡丹之富貴與江
梅而輩行嗤萱草爲奴婢試游目乎衡茅慨知己之
難際惟靈均之青眼豈張衡之數喟擬花譜之重修
品埤蒼之次第廣騷經之未廣綴柳文之欲綴其
清也不入移春之彩檻其隱也不卑背陽之濕砌其

介也不趨穠穢之炎塵其香也不溫煥館之綉被蓋
真伯夷氏之雲仍而四皓翁之苗裔

蝸牛賦

大塊噫氣噓萬形兮蛇盤蟻動具各靈兮云何濕化
毓凌陰兮不齧不餐滿設津兮光瑩以滑皎背明兮
蕭森以矗磨切居履角定兮謂爾爲牛匪犢耕兮謂爾
爲蝸匪蛙鳴兮族阮濯穢種蔓盈兮緣階升窈秉冥
冥兮書牆篆壁空自熒兮寸涎不給竟殞身兮昂哉
卅人其亟懲兮微潤自活盍隱淪兮一捏幾何毋誇
矜兮灑鹽而斃餘臭腥兮背有老媪言以微塩洒蝸牛
背上即化爲水爾腐而斃

試之果然蓋蝸生於水而鹽亦出於
水其相化如此物固各有所異也

牧萊脞語二稟卷一

牧萊脞語二藁卷二上

記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備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柳氏訥齋記

爲柳學正作

瀏陽柳仁達長郡泮內淵蓄而外靚慎啞々若不出諸口筮所居齋舍座右標以訥行住坐臥將惟訥是思而訥記於余余曰先生奚訥之取士自脫綳卽掉脣吻弄啞詠黎落籬少長指字之無學洒掃應對道古今成敗是非將專對四方祭能誅登高能賦而奚訥之取矧先生學日富名日昌大則驅車乘駟口

伐可汗取封侯萬里外次則執筆螭坳撥藻翰林倚馬草九制又次則峨冠講唐虞坐氈招海諸生以發揮胷中之浩々而又奚訥之取訥令德也而非專出於性所素有者也乾坤之稟賦不同聖賢之操修自別世有雕龍炙輶滑稽嚙說難而死於難好盡言而僂於言臺之評以爲傾幕之辯以爲叛畝々以害其生者奚譴而遠於訥也餘口角巧言語窺閒抵巇偵意吐辭其極至指鳥爲鸞鹿爲馬千變萬態熒惑簧鼓以傾人之國而不顧奚佞而蔽於訥也又其甚者緘口鉗頰爲不鳴鴈立仗馬如孔光張禹輩越秦

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心又奚默而過於訥也訥非譴與佞之謂也而亦非默也用也而藏其用能也而泯其能才智也而斂其才且智漆園公有云其辯不若其訥辯與訥何似而辯何不若訥也凡人非訥之患而不能訥之患聖門四科言語居其次訥非無言也難於言也故曰欲訥於言曰木訥近仁近則得於天也欲則實假於人也訥得於天樸而且真訥假於人愿而且謹今吾與子好語言著文字欲以媚世而反取譏且訥雖欲返之訥不可得已吾試俯仰古今能訥者幾絳侯一訥也而立功名瑕丘公一訥也而

巧儒學稚川翁亦一訥也而奔榮利棲玄牝吾探數子平生非若臯陶之瘖也周昌之期々也又非若韓非司馬相如揚雄之口吃以是爲訥也其胷次若智囊其機辯若建瓴其高談若出天入神語其功名淵默而雷聲也語其文學玉潤而珠媚也語其玄妙雲霞五色而收斂若無也訥乎訥乎不訥乎不訥乎所以知先生之訥者因是已閒稽之時揆之事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用世有日矣而亦豈果於訥哉鵲鳥之匿將以擊也又螻之屈將以伸也趙武爲晉賢臣將不由訥乎如有用我者曰先生今之趙武

永州零陵縣學田記

永州多佳山水屬邑峙而三零陵其附庸也異時文
化行民知禮節力田奉公至擷秀穎魁省闈兵後村
婁且荒縣無所於學初郡侯來長茲邑明政本伐木
運甓首創黉宮輪奐聿新左學右廟講有堂祀有器
縣子弟弦歌諷詠政化敦興治聲爲湘楚最獨尚之
廩捐膳供越數年侯升領郡符教諭林葵偕郡學官
請於郡以貢士莊田六十石元隸郡學而撥付縣庠
廩膳生徒侯主其請以故士論誦之吾甥譚紹烈錄
郡泮預茲事學正王景曾介以記惟古者良吏先教

化而後政事後世俗吏務政事而缺教化凡人之情
嚴於禁者法外之微奸或萌束於善者禮義之大閑
難越故今下而詎起程立而弊隨非法今章程之謬
也本未明心未淑也西漢循吏六人文翁居其首史
傳千餘言未嘗曰田野闢戶口增而縷創學官興
文雅之一端齊王襲太公政治餘韻競富強趨功利
而乃割萬鍾養孟軻氏弟子使國人有所矜式齊大
國也其存心非愚文翁賢守也其撫字非迂理洽則
慾易消民醇則令易入字下赤子游心詩書之圃養
生析楊之外將有潛化而不自知而世之慢且忽者

吾不知其何心居官以勤恪爲高坐曹以通練爲奇
甲曰督催徵乙曰課詞訴而視泮宮如冷舍訓講如
嚼蠟衿佩如樗櫟散材恬不加省其究乃習俗日漓
頑梗日盛通租犯辟甚至盜竊聞其後乃繩之以五
木鉏之以五兵雖曰治之實自戕之風俗大事也庸
吏忽焉教化要務也當柄慢焉百圍梁棟之木心必
先腐而後蟲蠹乃蠹其膚此輔世長民者所當爲國
家根本思吾黨士幸生明時文軌一家沐浴德化南
垂北際凡伊昔漢唐世欲遣子入學者今皆賴賴臣
僕地不患不闢財不患不豐氣勢不患不强回思三

代盛明井田以養其身庠序以養其心民風儉而運
祿承宜爲教化悠長之圖侯由縣宰歷郡守方當金
鼓之喧譁科徵之遽午鞭扑之楚器而乃以超世特
見造學舍析田壤膳生徒教養隆篤環顧四野桑麻
敷荼炊烟蒙密賦籍償而不虧訟牒簡而不諱枹鼓
寢而不驚零陵數千里生民游宴春風化雨中其政
事超俗吏幾倍一縣者一郡之推也一郡者天下之
推也侯以福一縣者福一郡行將福一郡者福天下
頒治法詢政譜寰宇官吏將皆如侯其世道隆平之
一助乎匪但爲零陵私

譚氏古愚樓記

古愚愚於愚今愚愚於智名雖同而趣則異者未易言也鴻荒之初標枝野鹿何世非愚赤子之天竺伺顓蒙何人無愚閒竊睨海宇騁聰辯蒙機械斷樸滋偽回較浩古宛若隔一字宙余少也採材華穎慧觀天巧發策決科今雖皓首尚播弄綺語勾引雌黃塗抹殊失如愚氣象各政坐此外第譚成大卜所居門東池面構崇樓榜曰古愚似有箕穎濠梁之興余登其上味其義尚愧未達也余且問子之愚將得之天乎心乎粵自性習近遠之等立人以愚爲恥自退省

不違之論定人以愚爲貴太虛閒一點精靈之氣散在世人心智具衆理應萬事曷嘗直賦之以愚故其愚也雖未嘗有所賦其智也亦每斲於所賦凡受其智不可盡其智盡之者天之所忌也聖賢君子以愚韜智凡夫纖人以愚飾智以愚韜智遊於道德而近古者也以愚飾智陷於罪戾而非古者也愚者何肫肫其朴而窳其深也淡其味而浩其體也雖非今名而有真趣焉奈何世之不皆愚也非但不皆愚亦不識愚銅臭之輩百萬一聚表以黃榜千萬一庫挂以紫標有愚於錢者矣北山老父面太行而居

惡其出入之迂也聚室謀而平之直不滿河曲智叟一笑有愚於山者矣河南之子玄長沙之蛻用心譏述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聚文章二千一百八十紙封之土有愚於文字者矣古何如愚今何如愚愚於山水文字且不可況以錢愚凡此愚者名與趣俱失之也識其趣者可周身可用世可養心而非懵焉其無覺也甯武子先智後愚百里奚先愚後智卷舒語嘿自有當然之則而人不識也以故溺於貴者居中書數十秋而不知退溺於富者積胡椒八百斛賜錢絳麻一車而不知止其究嘆黃犬墜金谷首抵溷而穢襪塞其咽但覺凝且駭耳於余愚何如也語曰聰明睿智足以守愚又曰大智若愚智與愚本相對代不相侔也而隱然有相助之道余復觀世假愚飾智覆葬以錦藏刀以笑者何限指鹿以愚其君阮楚以愚其民竟不免嬰刀之刺軼道之降吾不能自處於愚更欲愚人人未愚而吾乃先愚所謂好自用而裁及身者類此聖賢之愚自與衆異固古今直諫所以分賢否安危所以判也今余與子耕雲釣月採山汲泉抱愚不試上下古今將安所歸愚於愚者莫若顏子愚於智者莫若子厚顏子以簞瓢陋巷之樂心齊

坐忘之功三月不違遂亞大聖其心也如愚其所以發也未嘗愚子厚之才卓偉精緻豈不可愚如顏者壯年干仕進附非其人因身湘南始悔而欲返於愚併取溪山臺池日夕釣遊者一切愚之夫以子厚之心不能自愚而乃欲愚其溪山臺池彼若有靈非但不肯聽命於子厚之愚亦且切齒於子厚之不克愚也愚兮愚兮則願相與籌之將爲真愚母爲下愚將希顏子之愚於愚母希柳子之愚於智匪雕匪琢不競不絀毓蒙泉而游羲黃混愚之名極愚之趣庶幾浩古之愚尚可髣髴形似豈但曰朱穆專愚

雲陽小隱記

大隱不在山小隱不在屢隱亦有小大乎余隱者也聞諸至人雲陽之東赤松之墟可以避世可以隱居舊家雲陽山東構書閣續道脉以衣鉢授同志就取平生寢言綺語度閣以藏誓將屏世念與潛夫逸人游歌閣左側聞彭仲慶家長沙雲陽門讀書著文有肥遯高尚之志扁其軒曰小隱子既隱已猶以爲小乎山莫大於秦華而敦丘爲小水莫大於溟海而坳堂爲小物莫大於鯤鵬龍象而騅駼蟻蝨爲小此以形迹論也隱以形迹乎哉隱無小大以迹爲別迹無

小大以心爲別故世之所貴乎隱者葆其光而不耀抱其貞而不斲非必匿形藏影放浪乎壙壤之野槃礴乎荒涼之蹊也一闔之市有箕穎焉百雉之城有盤谷焉于其天不干其人不干其實不干其名身軒冕而志山林不待挂冠而後爲高跡朝市而情丘壑不待索居而後爲奇故書非隱而鵬冠子隱於書鍛非隱而嵇康隱於鍛酒非隱而陶潛隱於酒屠門之朱亥卽隱者之朱亥藥市之伯休卽隱者之伯休隨寓皆隱也隨隱皆天而實也晉人有言會心處不在遠知此者可與論隱之小大者也子且以處士若和靖

逸民若康節小乎大乎和靖結廬不離西湖康節行窩不離西洛當是時也王公造其閭交友接其席高談劇論非鑿臼而道若顏闔也非踰垣而逸若陳烈也非期年不入城若龐德公也而囊無封禪之書學傳先天之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車馬遊宦之塵不能浼此其胸中所存何如也而又有甚於此者古今樹大功業建大名聲孰若漢之留侯唐之鄴侯留侯以沙上之隱報韓仇而興漢業運籌帷幄爲萬乘師鄴侯以芋壚之隱平僭竊而復唐緒出同輦輿爲萬乘友功成身退幡然乃從赤松之遊讀衡岳之

書舒卷進退了無罣礙余嘗欲作隱書取心迹雙清者爲一編以二人冠其首未暇也彭氏家雲陽門自稱小隱其必有考於此易曰龍德而隱者也龍雨大虛撒雷靈輶焉旬焉霽需焉其爲用也非小少焉收斂神功棲藏幽穴自視若小焉二人之隱其猶龍乎隱之小心也非迹也此吾夫子所以不滿於石門荷簣之流者也賢者辟世其次辟地使果若是則凡所謂隱吾見其爲大不見其小

用拙齋記

萬事逸於拙萬念安於拙蜻蜓之掠飛蟲也其機變不如蜘蛛之緯網振驚之引魚鰈也其智力不如淘河之竭澤而蜘蛛不免抱螯膚之痛淘河不悉償果腹之欲巧固不如拙也晉王愷愛八百里駁至耕墾也竟用烏犍曹瞞有難秤大象至駟置也仍用駿馬孰爲巧而孰爲拙也此巧拙之辯也余抱拙如鳩少弗克荷戈負父效葵衛之忠壯弗克攀鱗附翼依日月之光老猶耽書建精舍與英俊講學爲世閒畸人學正柳公爲余言乃叔父宋英性亦用拙扁其齋語余記兩拙相遇其何以自解拙雖非令名也亦司造者之所靳而不輕賦也似愚而實知似癡而實點固

人之所不宜有而理亦不容無也善用之則以勤補以智藏任自然而安天理不善用者反是故愚公非果愚癡叔非果癡蒙莊之拙於大用者非果拙而世或恧焉愧焉且諱焉何也啗衡廬之芋何如飽太官之腴立師門之雪何如圍綉幕之春映書窗之燈何如對照翠之繁彼以我爲拙我亦以彼爲拙彼以我之拙於不用者而藏於用爲癡我亦以彼不拙於用者而役於用爲癡兩是相形莫知其所從及觀英雄士騁聰明弄精魄自以爲極天下之巧韓非工說難而僂於難孫臏工談兵而僂於兵劉晏工理財而僂於財卒不免自害其身至此雖欲自悔而歸於拙難已若是者拙果利於用乎不利於用乎拙一也而用之或不同潘安仁柳河東之拙々也杜少陵周元公之拙亦拙也潘柳不免負阿附之咎而少陵詩名與日月爭光元公圖書與乾坤臻妙以當時觀潘柳之拙猶之二子也以身後觀潘柳之拙大非二子之拙也人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以有涯徇無涯殆已故巧非難而拙爲難其巧猶可及其拙不可及今吾與子長甘貧長樂道長養藜藿粳寧拙於身毋拙於心寧拙於時毋拙於學寧拙於富貴毋拙於聖賢不忍我

本然之天而徇一卅之欲者蓋將以存吾道也彼嚶
嚶然曰拙曰拙豈果若卅之真拙云

自牧齋記

余居鄉牧萊涉江稍南行六七里許一聚屹乎饒溪
之坡下者儒林譚氏也文則最晚穎垂帳族里往來
十餘稷以自牧名齋竊窺文則習中潛探聖賢傳心
之訣渙若釋擴若悟其慎也若撲其蘊也若固其泊
榮利也若無所羨似無心猿意馬者焉用牧凡物之
牧猶有待也心之牧似無所待也齷者飲者莖者秣
者苦蓋而草藉者時飢飽節收放恣起臥踴躍上林

之牧以下式海瀕之牧以蘇武此皆有所待乎人也
心則何所待也發於卒然忽然之頃氣怦怦而理不
能勝膽雄雄而力不能制神色憧憧而義不能釋一
意思之差縱五兵攘六鑿即瀾漫不可收拾至有終
身不諧於道者此豈可專待於人而後牧之邪心活
物也一興念行萬里一交睫遊萬古著於富則珠取
驪領金伐麗水思馮河而不悔著於貴則蠅集瓜上
犬吠寶閒思鑽穴而不恤著於殺戮則戍發閭左卒阮
稅閒架思剝廬而不恤著於殺戮則戍發閭左卒阮
長平思血刃而不顧著於求仙引年則橋鞭海石臺

建通天思凌霄而不憚當其乍動而乍思也鬼神且
不能前知也不由乎我況由乎人由於我者漠焉不
知牧而晒然待牧於人不既晚乎身吾身也心吾
心也自種者自艾自然者自撲謾令湏分懲而檢分
憐兮翦兮磨而刮兮凡吾所以養於根而不待其苗
養於樞而不待其壯常恐毫髮不謹貽類自身殆鑿
鑿乎如印印泥各不可刊吾無乎諉亦無乎待也象
不牧其傲也自溢而爲琴牀之珷管蔡不牧其言也
自積而爲三監之叛三家不牧其儲也自稔而爲乾
侯之弑牧馬者必於駒牧鹿者必於麋牧於其萌猶
可藥也牧於既成不可砭也而況人心自有不同者
焉鯨一是一非也自以父子異惠跖一善一惡也自
以兄弟異堯舜之驩兜共工桀紂之伊尹比干一賢
一不肖也又自以君臣異習與性成雖至親至暱不
能奪其偏矯其流而奈何以心之牧者待於他人無
預於我亦無待於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此未易
與俗人言也牧要事也惡乎牧於牧惡乎不牧不
牧於不牧釋老之牧非不知自求之已而與吾聖賢
則異矣釋氏寄其牧於清虛寂滅之境老氏寄其牧於
導引修煉之功清虛寂滅喪其心者也導引修煉役

其心者也吾方牧焉而喪焉役焉將以自牧適以自誤聖賢之牧曷嘗不求之己亦曷嘗止於爲己寓之修齊修齊亦牧也寓之治平治平亦牧也寓之佐天子理陰陽而佐理亦牧也易曰卑以自牧之道非一端而謙特其造端也嗟乎牧其至矣哉或曰心牧則自求矣若國家宅牧而寄之九牧十二牧俾求芻牧者法當何如曰善牧者自然不善牧者使然自然斲於天者也使然斲於人者也由吾心推之天下國家一而已文則乃言下頓悟取一通置座右風宵三省而自觀其所以牧

永州重修路學記

三吾郡學甲湘南崙峯面涌瀟水縈環右廟左學歸然貫窟腹其高明可舒遠大之觀其爽塏可消鄙吝之臆士脩習是閒矜佩飄蕭絃誦吾伊摩霄漢而撼風雨奇傑魁壘彪炳錯出歲老且蠹屋圯弗克支懷遠將軍陳侯守是邦閱六載政平訟簡濯有能聲閒覈金穀崇儒宮謀諸同寮協贊新之初出教以伸王學正景曾丁學錄震孫首葺禮殿甫成辭去大德丙午春余甥譚紹烈錄學事是歲夏子桂踵爲教邢震繼爲正教養講課扶遵豆奠謁乃遵侯意繕完

采藻亭其前燕居拓其後繚以杏壇簇以天桴思樂二亭房櫳閼敞丹堊鮮煥壯麗倍舊介甥請記余惟仲兄向嘗正類宮似有通家好奚敢辭第循吏政教之說前具筆之零陵縣類姑置因念學校者道所寓也而皆由上下各盡其分傳云君子思不出其位者何分也位居上而董學校者盡職分以明道位居下而處學校者盡性分以學道寓之以地行之以人舜禹湯文稷契伊周振其綱而修其紀孔孟顏曾由夏章丑詰其疑而挾其祕律度之所防範問答之所辯析天經地義民彝物則皜皜如日行天習俗醇而世運昌敦讓興而姦宄屏皆隱然有所寓而行乎其閒也學者三代所共也膠庠辟雍之制立於畿內而黨庠術序達天下鄭子產不毀鄉校何地無學孟軻嬉戲設俎豆何人不知學未嘗眊然待於官也庠序泯琳宮梵宇彌滿井里而學宮一二僅懸於當路者之網維蓋古者儒教獨立而學校盛後世儒釋老之教參立而學校稀其閒篤意教養若文翁守蜀任延守武威暨文學之衡博士之愈以爲職分當然者史氏書爲奇事至捐金指困飾方士瞿曇之居並不書其優劣何如也士生三吾幸遇良二千石郡文學

據各盡其分教勸主領過其境桑麻布之焉入其郭
鬻舍嶂之焉巡其閭巷阡陌耄倪信睦風俗恂之焉
直有鄒魯氣象余將諭諸生曰世之牧守有如張忠
定公乎忠定在益州興學校延獎學子取科第歷美
官兩川文風大振凡教化明則令易行礼義興則民易
使今牧守古忠定也次讚諸生曰世之學官有如范
文正公平文正掌南京府學宿館下訓督有法四方
輻湊來學後有聲場屋朝廷者皆公所教凡居一官
者營一職受若直急若事殃必逮身今學官古文正
也又課諸生曰世之耽誦讀者患無其所無其資匡
鑿壁孫映雪邨原嘆無書至負笈從師千里外賢牧
守盡分如忠定學官盡分如文正闢齋蕪豐館穀富
軸籤地與人交用吾情既有其所復有其資回省吾
身五常萬善皆吾性分所自有正心誠意端其本致
知格物通其變窮理盡性探其曠闢太學之藩垣造
中庸之閭闔泛航子史百氏之烟海特轉圜脂轄易
耳況三吾山川英靈駘蕩為仙為佛者不少獨不可
為聖為賢乎環顧四封老文學而頌唐碑挾經術而
魁省闈前芬猶未沫也風簾戛磨月席追琢將為天
地立心為國家開太平盡吾分以不負在位者盡分

之心他日圖謀信史書曰某郡守也興學某學官也
掌學某生徒立勳名也出於學將持此誇傳人間世

彭氏孤石記

石奚以孤而奇也石者元氣之核而大塊之融積者
也天祿碎邪莓苔掩冉以古而奇也山鬼水魅薜荔
延緣以怪而奇也伏獠臥虎坡陀犖确以詭形譎狀
而奇也孤石奚從而奇杜陵奚愛而吟彭氏申伯又
奚比而自擬也傳曰孤立不倚周官三公三少亦
曰孤皆取其峻潔不羣者也石兮石兮其果孤兮余
少嗜石不減奇章公平泉老意行山澗水碕恣蒐獵
其間窪如竇偃如枕坦如几剝裂如巖廣森聳如笙
篴風露之所磨洗雨日之所淋炙霜雪之所摔剝可
娛目者何限驟焉孤峯壁立萬仞出乎叢薄之間烟
雲之表難以伯仲相背項甲乙相銓次則為之躊躇
倚徙不忍去故於此見太行之礪砢而岐陽之鼓磊
磊乎其孤以列也於西見劍閣之破礧而成都之筍
纖纖乎其孤以卓也於東見岱宗之礪砢於南見靈壁
之礪砢而泰壇之礪良岳之岫又稜嶸乎其孤以驚
也潤兮滑兮聳以拔兮斬兮崔兮癯以削兮而尚恨
未見其人如石之孤以立也乃於長沙彭申伯有取

焉申伯耆儒也其丰姿峭拔其氣象傲兀清而勁匪磨而磷疎而擢匪俄而度巨靈不能擘五丁不能鑿嬴帝不能鞭可攻玉可供硯可登青州之貢可膺陳帝之封可當元章之拜謂子非石曷孤其形謂子爲石曷孤其心易曰介于石中庸曰一卷石之多介乃孤之權輿而卷則其體段也人惟自處之過剛則其於世必不合不合則必至於獨行而無羣石性剛也而孤人乃愛之而人何與石異也吾黨士抱廣平賦梅之心腸 易中庸渾灑習次故難削其孤以混世亦豈宜折其剛以徇世苦於卓抱於獨才立而不流穎出而不比假設夜半有力或負而去幻而爲西湖之孤山固逋仙處士之所遊衍也詭而爲章貢之孤臺固坡翁遷客之所夷猶也大而化爲彭蠡大小孤嶼固六一晦翁莊人雅士之所賞愛也斯人也而其孤有若斯石也孤石或可泐習中之孤不可泐孤石或可轉習中之孤不可轉孤石或可磨習中之孤不可磨石邪人邪德不孤必有鄰吾意申伯習中亭之磬硤在天壤間又當長與斯石對峙不甌以裂夫何病於孤

樂亦樓記

物品雖異其性均也境界雖殊其適同也人類雖別其趣一也曷爲樂曷爲不樂大莫大於鯢鵬而斥鴳小鯢鵬徙南溟斥鴳搶榆枋鯢鵬樂而斥鴳樂亦也翔莫翔於飛鳶而遊魚潛鳶爲矣天魚躍淵爲樂而魚樂亦也富莫富於封君而匹夫窶封君擁千乘而匹夫無敵國外患封君樂而匹夫樂亦也壽莫壽於彭祖而童烏殤彭祖閱興亡而童烏無草玄之撓思彭祖樂而童烏樂亦也鬻骸之樂不易南面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藜藿菽水之樂不下淳母八珍樂有天趣未易與俗人言也天下之樂本於天則真則無所羨亦無所待繩樞木榻飯脫粟酌老瓦盆悠然會晤然隱未嘗蹙焉曰不足了不知穹壤間復有侏儒之飽巴婦之積蕭門八葉之貴爲可歆可媒者天也故鳧頸短而樂續則憂不續亦不憂也鶴脰長而樂斷則悲不斷亦不悲也此天說也余季弟益甫之樂將皆天乎少讀書當強仕之年而不謀仕卜園林一弓創屋數楹朝夕游詠寧飯蔬寧汲泉就西偏作小樓扁曰樂亦余曰子樂矣子之樂世俗可樂也世俗可樂而不能有此樂金埒之藏笏牀之堆引其前而奪之而余第乃能有其有焉幾天乎吾嘗論世之得

天趣者必有悟入顏子陋巷之樂其悟入也在心齋
蒙莊逍遙之樂其悟入也在齊物淵明盤桓之樂其
悟入也在歸去來心齋游乎天也齊物順乎天也歸
去來安乎天也尺澤之雉林邑之鸚鵡深山之獼狙
麋鹿畜以雕籠食以稻粱衣以文綉不樂也驅而放
之菹飲啄笑啼無不如意物固各適其天而樂也世
有好飲者以醉爲樂好睡者以寐爲樂非其閒果有
物可娛心也利害不入於醉鄉是非不橫於寐境其
天全其樂亦深余第益甫之樂余竊窺之矣一年畚
土繕垣二年種花蒔竹三年釀酒躋客圍碁賦詩視
世閒理亂黜陟了不聞問顏焉莊焉陶焉其樂亦必
有悟入焉以瓦樞者巧以鈎樞者憚以金樞者憎矜
於外者拱內此悟入說也既悟已天全而樂深以其
所樂暇日益肆餘力加向上工夫又當求聖賢所以
樂

閩儒堂記爲活水節學正作

活鄧國望築舍一區種竹萬箇將歸爲講訓所念舊
交長公叱馭溫存索余溪隱且言異時息齋李公持
節使南交過其廬作墨竹手卷題曰大閩儒風廉使
新齋李公踵記之今海摘閩儒二字名堂丐一言自

釋余曰大塊噫氣號天籟而怒萬竅融於春薰於夏
凜冽於秋冬大木之畏佳似鼻似枅似圈似臼注者
激者謫者吸者揚沙踏屋松撼半天蒲弄輕柔各以
其聲應而獨不見之刁刁之調々乎閒倚碧鮮蕭疎
玉立微飈過之颯々焉瀟々焉徐々焉回薄動
盪磨戛清越萬葉龍吟冷々乎瀏々乎觸之而愠解
襲之而肌清若與儒道相似儒道淡而清幽而深紆
餘而茫洋噓以仁義煦以礼樂披拂以詩書倫紀茫
如捕風不可捫摸而能心天地命生民太平萬世吹
萬不同微々相著亦有潛化而不知所以然故天假

竹風以鼓萬物人假儒風以棟萬古一種清氣並行
太虛閒而不悖余試共吁衡人聞世其來也凡幾而
所以來也將以其地以其人秦晉之風多勢悍燕趙
之風多慷慨吳越多佻悅鄭衛多淫靡獨齊魯説々
文雅子且以爲是固然也非乎而奚舉世不皆然也
汶陽之濱鄒嶧之墟鼓元氣管索爲教父父者蓋
有在而匪固然也動之化之其體鉅其機神其功庸
爽快吾亦不知清韻過此君幾等世稱孔孟之道與
天地並其地邪人邪天之風著於物而物不知孔孟
之風著於人而人亦不知也乘堅策肥今之風若燕

若趙若吳越者不少矣而獨不皆齊魯者何也齊魯以文雅文則淡雅則難合曷振而動曷馳而入亢焉捍焉嗤且訕焉在吾黨士不得不任其責也吾老矣尚不忍捐素業暇日肆餘力創學宮折壞市書廩海內學子窮年講貫庶幾爽籟吾伊或可砭人骨清人懷濯世塵而滌歆全矧國望司教表上爲今太宗師歸而闡之特一揮箋易耳儒者何世道所繫也嘗一厄於阮焚矣賈董獨闢於洛都廣川而不悔嘗再混於清談矣文中子獨闢於河汾閒而不倦嘗又蝕於華戎之戰爭矣周程張邵獨闢於濂洛關右而不羣當時觀數子不知其闢者爲可貴數子在當時亦不知其所以闢者爲可辭千載而下洒然猶可挹孔孟遺風旁薄六合一縷薰焉服媚而不絕者數子力也吾與國望其獨無意於斯乎則願相與勗之清陰滿林琅玕挺直國望坐臯比招諸生林下坐春風中將隨撞擊吟弄各有得襟袖飄蕭豈無詠歸若點者擇今擇兮風其吹女儒兮儒兮闢之在子吾將寓目焉國望國望母多讓

漁所記

漁寓也至人逸士之寓亦漁也烟波之沈冥風濤之

搏激澄潭重淵之瀦滄蓄世一蓬颿駛雙槳月寒挾笠孤孤抱留柳罌莊交載笠簪簪蔽笥焉卷焉又焉將任其所之而漁焉誰謂無所誰謂有所富貴之桎梏朝市之垢膩脫世閒所羨而何競趨於漁也漁者之樂隨寓隨在難限以方難徵以居難綴以尺籍伍符征者不能譏豪者不能奪追胥者不能曠突凡有類必有所有所有必有爭則不得以自遂其樂傳曰漁者爭隈漁所也漁之爭隈原於有所吾嘗求世閒善漁者其小則繭絲爲綸芒針爲釣剖粒爲餌董董趨灌瀆入滄池所守不過鯢鮒鰕鯉其大則搓綸爲網碓石爲筒編木爲梁浮具區絕呂梁汧龍門出沒江河淮濟之瀆垂涎乎橫江之鱗又其大則巨縵五十牓以爲餌將與龍伯國人暨任公子者流躋溟海晝伺夕捕併駕海之鯨吞舟之鱣戴山之鰲欲一舉而空之若是者以其有所未嘗有所以其無所未嘗無所漁不可定所索達者寓於漁隱者寓於漁善養生者亦寓於漁將逃名將避世時乎沼沚時乎江河時乎滄海巨浸隨所寓皆漁也徙而之雷澤雷澤可漁也徙而之磻溪磻溪可漁也徙而之嚴灘嚴灘亦可漁也惡乎漁惡乎廢漁惡乎所惡乎靡所泛兮

渭水之莊周濠兮楚江之詹何洒兮笠澤之天隨子
釣徒散人了不可羈人皆漁而地皆所也邑友譚氏
伯可之漁則又異迹不漁性不諳漁向大塊中間乃
私尺寸美地岸焉爲漁戶長喙號於衆曰漁所子
果漁乎漁所有巷陌而子之巷陌奚似漁所有器具
而子之器具奚屬世若索子之漁將由何所索之吾
竊窺子胷中耿耿不羣上下四方無門無旁偃息道
德之鄉夷猶仁義之渚放浪文字詩歌之灘瀧以六
經爲舟航以子史爲網罟以百氏爲霖森差詠投以
羣儒之芳餌鼓以點勘之桂棹涵咏以吾伊之椰音
欸乃計其所得將天下莫能載方之濶河以東蒼梧
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味奚止此嗟乎漁非漁而有真
漁焉所非所而有妙所焉世方寓於漁而伯可之漁
又其寓者也唐劉蛻有言漁者之利倍於陶稼此之
漁將以利天下非自利也且伯可之漁之所村迴以
深浪恬以平別一人間世雖日漁其中將不倦且勤
焉子其漁乎子之漁誰爭子所

李氏畊雲堂記

雲起太虛塊漭紛郁升降飛揚於韓如布於周如輪
於秦如美人陣雲如立垣杼雲如杼軸液爲雨露蒸爲

雨捧日爲霞變態萬狀渺不可羈蓋天地閒至清至
神之氣融聚於此龍神物也水下土神變化亦假之
以爲助茫茫窮乎玄閒士有抱之而畊者曷嘗屬韃
負楸若夏畦者流措爲溫飽之圖溫奇習洗塵襟
蓄泄靈異膏潤筆尖將神其用以雨蒼生凡世之韋
藩木槌而巧龍斷者不及畊金章紫綬而乘鶴軒者
不屑畊黃冠緇衲而棲心玄寂者不知所以畊一片
閑雲漠々悠悠招不來塵不去與自家政自不相著
雲清氣也畊雲清趣也挹清氣研清趣自屬於清爽
出塵之奇士吾與雲相遭雲與吾相入耘之耨之刈

之耨耨錢鏞日尋其上如魚鱗出而用世卷舒出處
宛若出岫之無心其閒志於眠雲者畊易惰志於梯
雲者畊易畫惰則工力內弛膏澤不下於浹物畫則
精神外驚道德不周於潤身世閒雲其起也無盡其
畊也亦無盡稼勤者獲倍力勞者蓄富是以耕於道
爲聖爲賢畊於舌爲經爲史畊於筆爲駢爲雅吾畊
雲也種而蕃々而大大而化黯焉嫻一穗脩焉彌六
合渺焉觸膚寸沛焉被動植謂雲爲人神無方也謂
人爲雲神無異也雲在天畊在人雲之畊亦幾神乎
李教似翁畊雲士也其畊何似畊於雲者是亦雲也

家來南浦襲朱檐，草蓋之齋分片雲。而畊之當勢利，薰灼之餘且負笈從學雲陽東。雖海陸驚濤不變其素行，與雲俱坐與雲對。少焉，儒長焉，師是，穢是，莠將取償於年豐。臥雲榻，飯雲子，洒紙上之雲烟，泛盞面之雲腴。似若不以水旱輟畊者，而雲之畊亦似有待也。樂竟，舜而畊莘野，比管樂而畊南陽。友陳黃、晁、張而畊黃之故營。三數君子，器無畚鍤，衣無襜褕，何地非雲？何畊不雲？與人本不相待，而似相待也。異時發爲事業，絢爲詞華，非烟非霧，艷慶霄而麗詞林。衣起，衣合，衣淡，衣濃，了不見其迹。雲兮，雲兮，吾與爾畊兮！隱林谷，澤毛羽，欲畊而冀其畚鍤，沆瀣澆書硯，將畊而植其苗。工詞賦，氣飄飄，既畊而旣其根，其究也作商霖，甦湯旱，峙乃周孔之困廩，俟其成而食其實。吾不知公爲雲乎？雲爲公乎？抑公與雲皆神矣乎？或曰：公畊已後公而興者，亦有力於畊乎？曰：似翁轍環瀟湘，掌教泮宮，以斯文爲己任，而又淑其子，接武甌席，與海內師友相講貫，相琢磨，取不盡，用不竭，直留寸地白雲與子若孫畊焉。則又隱几呼雲而誓之曰：居也，吾俱出也；吾從將，世世畊乎其中。四方上下與雲相託於無窮。

楊氏淥潭記

淥綠也。兵都賦所云：「以淥水者何奇也？」余閱水經，淥水出醴陵，瀉山西過其縣，南淥水東出安成鄉，翁陵山淥瀉聲相近。後人藉便以淥爲稱，家距瀉江十舍而遙，未及履其蹟，希點揚先生主紫微師席，假淥潭標齋，楹且言淥水出其邑，平明瞰升有青烟微如縷，浮溪面，輒之可縹緲袍色，鮮更碧出，無定所，陂塘井泉間或一見其見也，則有以文瑞當世異時學宮左有淥泉一泓，爲甲氏豪奪淳祐間，侵地復希點從叔祖愚齋高峯相踵登奉常，魁舍選持節當路，楊氏一門乃專其瑞。後潢溪丁公接武，魁省闈，衣冠爲湘楚最，其說似與水經小異。臨別，誨一言以記余曰：奇哉淥乎！淥何取於水也？江鏡磨銅，一碧萬頃，以色而求青，可縹指若淮水，淨不可唾，若蒸水，蒲萄初潑，醅若漢水，以至狀似鴨頭，若靺鞨白山之水，均是色也。何奇也？天以一生地，以六成器，雲氏以四大合上通漢津，下行黃壤，東內沃焦，西出崑崙，流轉宇宙，間蒸霽雲雨，滲液泉石，興寶藏而融異人，其妙用浩不可詰。泓澄滢漾，洋洋悠悠，抱而北者，村之北必富且貴；背而南者，村之南必窶且貧。至其階爲淵，爲池，不南

不北如蓮葉而渟乎其中者必有元夫鉅人出乎是
閒故洛川卜而姬姓之年世以永胡山鑿而莆田之
朱紫以盈其氣脉蓋有隱然相關者天地之氣盛大
則融蓄融蓄則殆有發泄之所或吐清冷以活渴火
或孕靈植以供世用或鍾才華以棟乾坤岳麓之東
翁陵之西有泉流瀕激灩澦碧如按藍如浦翠如凝
黛髮天光雲影俯仰一色而又盪爲泉迤爲河匯爲
潭深澈無底發揮文明之氣以瑞天下而何楊氏衰
然獨專其奇也漢史言潁水清灌氏寧晉史言淮水
塞王氏滅以淮潁幾百年英華之所畜而灌氏王氏

二家各專之則潁水爲灌氏一門淮水爲王氏一門
而潁江帶溪一線之綠又將爲楊氏一門希點身鍾
潁江之秀曾蟠潁潭之奇以德深其淵以學浚其涯
又以文華漲其波瀾其瑞世將有日矣觀斯潭也豈
但以色見我於其行正桑鄴水經之疎陋就筆以記
潁淨無塵潭深無垠符其瑞者其在子乎其在子乎

族雲樓記

雲以族而兩人以族而壯相聚均也余族序蕃卜父
叔講習地創書院率族子共海內豪俊日夕肄業潛
探聖賢之蹟復度迂樂園西瞰市衢構麗譙五閒爲

聚族都會敲茶臼唱觥籌時舒隱懷就假蒙莊族雲
二字以名或訝曰雲待族而雨而人非雲也余曰人
猶雲乎哉雲方起方滅人方生方死其初蓋一而已
一生二二生三至萬驟而合乃驟而離驟而盛乃驟
而微雲與人皆無定也而人又有不可知者厥初叢
焉生冒焉合何所修而爲父子何所係而爲兄弟又
何所根葉而爲祖若孫品則有倫系則有譜序則有
昭穆吾亦不知聯爲天屬者何自而視爲塗之人者
何心天下之理聚則散散則聚似難以膠漆固而絲
繡綴也吾聞窺天宇觸石而起膚寸而合如鱗如絮

如車蓋如白衣蒼狗千奇萬狀變然出封中沛然雨
天下渺然度天末散海角漠々悠々迹不可羈也氤
氲々形不可摹也而人乃有不雲若者雲之散也
可復聚也族之散也吾意未必能再聚也吾視吾族
系江左廬陵王裔繇高州刺史以唐武德屬籍東山
距今七百禩幾富幾貴幾賤幾貧雲起霧涌亦漫不
可稽也而吾自髫髻稍知事吾大父同行者十數人
而今無一吾父同行者尚四十餘人而今無四五吾
父吾伯叔之子與吾爲兄弟行者七十餘人而今無
半又其下爲姪爲姪孫行者不知其幾而今亦不免

失其數十方其先於吾而生也猶雲氣之翔而不可

抑也及其先於吾而逝也亦猶雲行之駛而不可留也方其隆盛而烜赫也猶雲之五色而霍甘霖也及其流爲工商降爲阜隸逸出爲浮屠老子也猶雲之隨風引去而倒影滅沒也凡人生世百年能幾其間開口而笑者又幾往者過而弗克追也來者續而弗克知也愚者弗克殛而寔者弗克賙也痼者弗克療而傷且夭者弗克延也嗚呼其亦可感也已而奈何或以勢相凌或以力相雄或以田園錐刀之爭而相仇也吾念此久無范公義田之氣力又無蘇老譜亭

之筆力每愛先賢與族月一會而族有遠歸者亦一會秋老無雲桂抄吹香乃招族里少長羣季攜酒穀吟風弄月倚闌而歌曰雲屏々兮曷長凝兮族鱗々兮曷長興兮嗟我宗之人其時一聚以綿我雲仍兮歌甫半天末微雲橫度霄漢如足練須臾飄散星朗月白族子弟乘輿罷去余亦悄焉懷嗒焉臥回首片雲不堪持寄而姑寄情於斯文

牧萊脞語二稟卷二上

牧萊脞語二稟卷二下

記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劉氏溥平堂記

轍安仁西二十里曰溥平地瀕江邑流匯焉灣碕衍袤沙嶼綿聯山靡靡以圍屏水潏潏而縈袂賈胡僞父帆蓬上下時欵乃而歌估客樂蓋山水清絕處大宜隱宿儒劉君用甫居之躬誅茅結屋三間屋傍平疇縱橫數十畝曰先子敷遺我後人休者也肯菑肯獲矧肯弗緣田小溪蜿蜒貫大川爲機輪連筒以溉

歲常登不侵春水生脩鱗乘湍上布霖以捕大或專車小亦盈尺乃呼樵青斲雲礪解魚炊杭廚煙不絕如縷用南樂之且掠其名自號而以身都是聞其姑自名而遂止邪抑將究心學而後止邪將用志廣大夷曠不矯世不止邪蒼蒼正色杳無畔岸覽者恍焉茫茫堪輿少有窪闕流者趨焉俯仰其間視身直一稊米泠然御風騎氣逍遙乎鈞天之臺壙壤之野渾渾浩浩何物不包坦坦臚臚何適不均世之至溥至平無越於此而吾蒿目人間世乾坤非不廣大人第恨其局促郊原非不坦夷人第恨其崎嶇千萬古猶

一日也千萬人猶一心也何昔之溥且平兮而今直若此陜且險也吾黨士平居講學以世道人物自任習吞宇宙眼空河山中庸之溥博易之平施書之蕩蕩平平講說動數千萬言舌瀾翻而寫幾脫腕出而用世私欲橫生柴棘其智坎沓其機分物我異喜戚如坐蛙井如旋螳垤如履兔迹羊腸隔樊牆而分比鄰又以高下之手軒輊其間倅而投諸碗脫危疑之會則偪仄亡聊顛踣萬狀出門卽有礙若舉而納諸罟獲陷穽幾不可須臾處回思禹稷周孔於百世之上一襟曠達思飢溺懲荊舒貶削僭亂廓乎囊括天地而不見介量溥平事業真若神人肇大華不可跂及用甫設絳帳授吾甥性曠達無城府溝塹世間狹陋不平之策略無幾微見於顏面故可與言溥可與言平吾將與用甫抱無絃琴從小奚奴背錦囊左蟹右酒陟降溪洞遙見藍光塊漭天低鵲沒雖追夸父極水遞陸郵莫窮涯角又起而掉空明航綠淨一碧萬頃或浮芥舟載釣石隨輕重淺深出波面渾無低昂之態夷猶往來豁然泰然吾心溥平之體蓋湛乎其是在他日歸隱溪上雖未用世或有戶外屨二問道河汾之門者則將挈二二三子游溪上歷覽天光俯

瞰澄碧取瑟而歌曰雲茫茫兮溥無倪兮流泯泯兮平無朕兮道兮道兮其在茲兮二三子亦當於言下悟入

衆芳所記

余理舍東園位置花竹鑄以臺館少閒取離騷向花陰玩讀愛其擷芳餐英超然清醒與余思愜乃移芷于漳移蓀于袁移蕙于攸移蘭于春陵又移菊移荷移辛夷移申椒移菌桂暨蘼蕪杜若薜荔夾徑簪盆可屋可壁可楣可楫可榜紉爲佩襲爲裳懷爲精脩然騷國氣味至蒿艾資蔬翦之剔之勿俾滋蔓暑其

門曰衆芳所皆靈均意也余楚人也知有靈均而已由靈均而上其芳果何所在也禹臯稷契星聚一堂明良賡歌遺馨未沫非虞廷之芳所乎周召毛畢嶽峙壁立太平六典芬芬在人牙頰非周廟之芳所乎何靈均皆不得與於斯也非但靈均不得與也余亦不得與也而余之比靈均又何似也靈均生世遭宗國之圯頽加上官靳尚之譖愬精忠耿耿不獲自騁夷猶芳洲顛顛澤畔萃衆草以自媚卒不免抱恨懷沙從彭咸以居而所謂滋九畹樹百畝者吾欲訪尋其所乃烏有子虛杳不知何地尚幸離騷一經矚

然傳世與日月爭光余生也晚後靈均二千餘載罹
更革身觀乾坤混一征戰停糾絲滅探囊臆盜之盜
弭雖未及探籙弄翰歌虞廷頌周廟遺羽衆芳所在
以鳴國家之盛亦不至心煩志憤噤吟亡聊作畔牢
愁屋左有迂園一弓課書註韻之隙即呼僮僕汲井
泉灌花時草迴環三徑蟬蛻羣鷺之表得肆餘力按
騷經花草譜羅列後前而出入衆芳間修吟供以余
較之靈均好脩潔余亦好脩潔靈均耽吟詠余亦耽
吟詠靈均攬芳草以自媚余亦攬芳草以自別而其
有不同者靈均不幸而遭危亡余乃幸而值升平靈
均不幸而遭讒謗余乃幸而免嫉妬靈均嗜衆芳不
幸而未得其所余亦嗜衆芳乃幸而得其所爾乃晨
澆夕鉏之暇取架上書讀一通時漱六藝之芳潤求
以流芳百世則衆芳所在至廣而幽恐靈均未及盡
知也已而已而今之知靈均者賴有騷而余何人斯
千載後亦有知余如靈均者而姑舍是則且培植衆
芳日與江湖騷人遊客吟嘯而玩索與余同志不妨
徑造芳所

謙山堂記

嚮咸淳更政瑟之十稷余貢漕闌跨鴈峯謁先正文

山于憲臺有美一人曜而暫璀璨吾側若珠玉者詰
其里曰安仁也詹其姓伯巖其字時尚以字行也別
後伯巖遷未南箕北斗相望隔片雲咫尺雖更文價
益尊挾琴書館大享譚氏歲時過從相勞苦握手如
平生歡衆爭稱曰謙山吾將窺子因是已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而奚在
山吾將從子捫藤蘿陟嶇嶇敲動雲根而諏其由巔
然歸然卷石之岌然其穴呼而不盈其壑注而不溢
其岫蒸雲雨而不居土壤卒而不辭微塵集而不厭
草花竹樹積而不自有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有力者
欲負而卒不可負也有愚者欲移而卒不可移也若
是者子直以山爲塊然者乎非邪易於地中有山曰
謙於地中有水曰師山奚謙而水奚否也山惟峙而
性不競水惟流而性多競故易與山而不與水也謙
懿德也放勛以克讓爲五帝冠崇伯子以不滿假爲
三王首仲尼以溫良恭讓爲萬代師秦漢晉唐雄才
詭略氣焰聲價凌轢宇宙者何限而箕倨傲誕夸詡
桀黠爲驕君爲凶德爲世妄人家國傾廢適足撼人
牙頰三數聖賢才美叢萃區區眇節窺豹一斑而淵
然之光幽然之芳啓塗發軔卒無敢與齒凡爲君者

一日而無此則盈以亢爲臣者一日而無此則汰以肆爲士若庶人者一日而無此則孤陋以設聞盈以亢故情壅而不通汰以肆故位危而不安孤陋設聞故學窒泥而不進易六十四卦有凶亦有吉獨謙六爻皆吉伯巖謙山之謙蓋吉其吉者也伯巖少舉進士有聲別來倍舊學日進猶歉然若不足存諸心爲謙謙應諸物爲勞謙發諸文章事業爲鳴謙爲撝謙卓卓然出人意表由前三十年觀謙乃伯巖用力處由後三十年觀謙乃伯巖得力處彼世間學子詩未有李杜一句而便謂周後無詩字未有顏蔡一畫而便謂晉後無字學未有周程一線而便謂顏曾後無能學持此一念橫於胸中卒誤其終身者尚欠於伯巖北面請益問謙德三昧伯巖歸攜周易一通掃讀書堂酌樽中漾爲我捐山靈而酌之曰向也索謙於謙而謙在易後也索謙於易而謙在山今也索謙於山而謙在伯巖之心是爲記

雲山一碧臺記

乾坤閒何所無奇趣巒巒偃蹇寒霧竊冥翠樹槎牙水霞錯落乍明乍晦半淡半濃恍忽鑿後迄今青蒼一片未嘗暫歇也騷人韻士游子樵兒敲花草之幽

巖策煙霞之僊窟甚欲攬結奇趣而氣味泊乎不相入也如踏雪鴻如過睫蚊千態萬狀往過來續正自何與吾事箕山一古箕也商山一古商也山蒼蒼而雲悠悠尚無恙也自有天地卽有此奇其間雄傑風起水湧者不少而領略清景何獨許由四老人稱雄乎其間山川奇趣每每畀於世間高尚之奇士世之凡子招不來而卽不就也吾邦雲山比之箕之商何如也由雲陽而東遡鄰川桃溪之會有坡陀天矯臨溪上者曰松竹坡也由坡而上蘇徑翠滑墮葉蕭騷越愚亭度松關有峯挺卓峭拔出坡上者曰雲山一

碧之臺也是臺也吾親古愚譚子主領此坡以大德八年冥授而得之以其冬而葺之者也吾嘗與坡上主人從二三子捫蘿攀磴直佇乎坡之巔迴環四顧面挹紫微背枕金山雲秋丫尖撐其左清溪鄧阜介其右煙嵐吞吐鵲沒天低俯瞰羣峯互列指點蓋高人隱士者所宜居天閔地藏幾世幾年而乃始付於松竹坡之主人何奇也雲之噓而爲雲也山之峙而爲山也可挹可凭可舒可卷可以蛻鷺可以醒心未嘗無意於人也愛者幾索者幾而得其趣者凡幾也雞蟲之得失相戰而未已也鳬鶴之短長相角而未

定也斯人也吾雲吾山漠乎其爲二而樂意了不相
關也吾松竹主人脫屣世外斷岑絲參玉版日夕盤
旋其上宅心於澹寄情於遠雲山一碧橫陳後先第
見相主賓相爾汝而吾不知其誰也濡露而詩冉冉
皆吟料也醉月而酒蠹蠹皆供帳也倚苔而坐纖纖
皆茵席也洗耳而樂琴琴皆笙簫也雲邪山邪又皆
自吾受用處吾與主人均遊乎方之外者也倚山頂
臥雲根傲翫斯臺或夢雙鶴駕天風橫江東來一鳴
一止徙倚臺巔者又安知非我與子也夫主人相顧
掀髯一笑吾甥心立筆之以記

梅花境界記

玄冥御空朔雲黯澹溪寒水落沙石璘玢旋步回塘
悄無鴈影乃指瘦筇循竹籬茅舍上下石澗物色春
風一點若有翠羽刺嘈導余前行十數里許奇寒清
冷殊不類人間世生斯土者且不知有羸漢矧晉第
見月地雲階瓊瑤砌縞裙練脫嫩娜嫋嫋玉立萬
仙肌膚綽約冰甌雪盃爭勸而互醺微風過之芬香
襲人黃塵拂拂吹去了不帶煙火氣脩脩乎如黃昏
清淺挹西湖之孤山也幽幽乎如殘雪微明詣羅浮
之林閒也飄飄乎如風臺月觀觀廣陵之東閣也余

亦磅礴踟躕把翫小憩洗髓換骨冷然有御風騎氣
之想既而矯首乃李兄雲翔脫余側迭爲賓主精神
灑落談論璵璠蕭然有泉石閒意直以梅界自號乃
悟向者所見適在於此余驚且喜踞而問曰兄之梅
界封何所關何代鄰何邦廣袤縱橫幾何安得從兄
逍遙徑造其所雲翔曰余性嗜梅少也志四方湖之
南江之西淮浙廣右隨寓輒喚健步移梅數十本亂
插晴昊間以祛吾愁而暢吾懷吾之界乃建德之國
無何有之鄉無在而無不在也余曰梅花境界兄既
私之蟾影飛斜巽滕飄舞此正看梅端的處盡分雲
半閒築室居其中其棟柱其撩蘭其壁孫其楣辛夷
以葯爲房以荷爲蓋以椒芷爲瑱乃藩之以白雲塹
之以碧山溝洫之以清泉流水披鶴氅裘冠折角巾
焚香默坐供補駮課與梅盡日相對興到意行時復
迴環花下自謂葛天無懷上人仍歃血盟曰柳尚有
陌桃尚有蹊維彼梅界渾無町畦問邦何域不城不
池問土何色不埴不墜問景何異雪月交輝問業何
營詩酒淋漓或有孺羔肺熊挾蛾眉而張翠圍者毋
汙此界兮或有廣臺峻宇飾藻稅而鏤文槐者毋侵
此界兮或有紆朱拖紫媒玉堂而通金閨者毋越此

界兮若是則我愛梅梅愛我毓子種孫長老是閒庶
幾可以保此界兮盟畢后土花神各遵要約護封域
隨寓獻奇時一吐葩五出云

村西書院記

萬物均於西而成於西大塊盤礴溟津無朕金虎之
英兌商之氣少昊肇收之炳靈塊湊太虛晶熒洞射
萃在降婁參昴之墟峙焉而龍堆雪山鎮焉而大華
玉井匯迤焉而弱水流沙甚至崑崙須彌瑤池閭風
又爲兔烏之所經涉神仙之所窟宅其鍾爲人也剛
健勁悍挺挺然撲撲實有成立或出爲國家鷹揚之將

與山東出相並峙雖然此天地間一大分域也吾行
東南耳剽目擊周洛之西瀍漢都之西園杭潁之西
湖洪永之西山至若西牕西陌西里西齋地各有向
室各有隅餞鬱儀賓結鄰與是氣相噓吸往來隨寓
輒區以別一回瞬聞俄而東西易位有不專在岷峨
蔥嶺以外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外第譚民望世
家雲陽西瞻業儒厥祖與計偕父亦繼與爲郡聞人
民望生也孤母嚴嗣三遷教卜所居西偏築書舍延
師遷以訓曰汝其力學以復厥先祖父之緒民望益
耽讀自勵環顧四野田歌過雲樵唱裂石乃讀書翠

微展卷吾伊倚斜陽待明月迨夜分乃止既長凝然
有成立以詩文見知于世扁讀書處曰村西書院枕
紫微崎嶇松竹蒼鬱梅杏後先一溪護田數峯環
拱若魚鴈用昭母訓詩書之聲仁義之澤芬溢閭巷
間蓋宅天地兌金之正氣且俾村社薰爲鄉魯不但
侈景物山川富麗若鏡湖一抹西村煙者吾因是知
民望書舍宛在水雲之村庚辛之位默與元氣通又
如季野備四時之氣而挺挺有成立也矧世間事莫
不由種而成民望厥先祖父種德也有堂而民望種
學也有素藏斯游斯以母之玉成其身者移而玉成
其子若孫固德本而日碩以茂培學殖而日邈以蕃
譬之物煦乎春雨之濡濯乎夏畦之溉至是而責償
於西成之平秩稜稜乎其清而鑿鑿乎其實也肅肅
乎其穎而栗栗乎其積也充所成效獻賦而擬西都
草制而上西掖將如弘璧琬琰錯落西序回顧精舍
在雲煙一塢聞蓋胎鳳之巢育麟之藪也民望有母
如軻而綵戲眉壽宜觴西王母於瑤池上吾肺附親
也距村西厓兩舍或躡履陞書堂揖潘輿上太夫人
壽具有義方訓在敢倩子請

崇陽朱氏月泓記

崇陽朱兄子泳結交雲端重趺遊吳楚幾半以月泓自號奇甚披春雨訊余記余驟聞奇其號未習其趣也少焉雨霽花霧剗開后土清乾淡月破影乃褰裳度澗窈窕泥瑩塢沙埵彎環坳堂綦紛旋渦錯落蟾精兔魄注射其中晶晶熒熒激激艷艷如飲澗虹而不可以色求也如摩尼珠而不可以形索也如銀河泛槎金窩鍛卮波光蕩漾而不可以狀摸也謂手可掬而竟不可掬也謂掉可穿而竟不可穿也謂謫仙可捉昌黎可漉而竟不可捉不可漉也一段清奇琉璃凝碧方之觀廣陵八月之濤泛五湖烟波之艇空明渺漠眼界寥豁浩浩乎不知幾千萬里似不敢伯仲而清寒奇絕隨寓輒有亦未易優劣故求月而向泓吾不知泓之爲小舍泓而求月吾亦不知月之爲大婆婆娑徙倚露濕露衣月泓境界應接不暇回念子泳月泓其殆得於此乎非邪吾間窺子泳之月之泓浩不可測猶疑未足以盡其津涯也子泳家崇陽壯好遊率司馬山川之記挾元龍湖海之豪咳唾珠璣杲杲行人世正如瓊田玉界瞭其冰輪碾破空碧時整蠟履訪林泉漁隈樵陌多履綦轍跡又如月影散現千泓在在皆圓吾試與促膝而談倒囊而讀言言

峻潔字字蕭爽則又疑坐影娥池邊闔扶樹下別是一種爽拔不帶人閒烟火氣蓋狀其爲人暨其爲文問月於泓何月非泓問泓於月何泓非月他人未諳月泓之奇或不足以知子吾平生深諳月泓之奇或足以知子月不在月其在泓月不在泓其在泓在子子泳宦遊倦歸或有問出處者則亦復帶斜月步石泓徘徊玩味領略奇趣曰某在斯某在斯是爲記

黃氏東山書齋記

涪翁老仙伯詩系雲仍家安仁禮團爲甲氏冠冕世收科蠹蠹若指蹤伯仁卜舍東創齋度經史子集淑其里若子標曰東山客諡余記余曰余亦家東山者也甫市田築舍立書院爲俊秀肄業所適與余意愜東者何漢志云少陽春方動也或解曰日在木中日升咸池木產厚坤曷嘗一息停賓之醺酒者必東高人之飲沆瀣者以東國之朝日其元子之春入學亦以東皆生機也山崢嶸于東者亦然噓爲雲雨融爲動植興爲寶藏函三爲一鍾於此而洩於彼其體靜也而隱然有動之機存吾試與客旣明越跨蓬萊極三韓冥接東向山川之縷脈山峙而川流均也河出蔥嶺于闐淮出胎簪桐栢江出蜀前氏徼外崕山騰

蹙匯迤揚沙磬石宵夕宗於海客且謂停瀖於東而止乎氣化掀播風輪蕩洒潛行地中循環浸灌人固處其中而不覺也乾天之運回旋蠟磨歷角亢次井柳又次奎婁而未嘗不周迴乎八埏一元之氣湧興萬物首青規次朱明又次素商而未嘗不運行乎四序璇極之杓初攜龍角次鷄火又次金虎未嘗不旁羅乎十二分野故元包亨利貞仁包義禮智東焉肇而亦東焉推也山塊焉物也其在震旦之地者客以爲塊然也邪非塊然也邪山在天地間何限莫高乎須彌莫卑乎丘垤莫大乎神嶽莫小乎培塿折一山而別論則背面異狀挹卯枕寅鬱儀首照陽氣先敷受氣也早草木之穎達也亦早俄而氣脉融貫背陽向陰之方取次發越靡罅隙遺總衆山而合論則岱宗一峯領袖四岳撐拓海洋蔽遮颶風由庖羲而來封姑衍禪云亭蓋七十有二鸞輅玉牒首及是山甚者衣冠禮樂之勝模楷一世桑麻菽帛之利衣被天下而漢相多由此出風氣駘蕩何向不春氣脉蒸淫何所不達其氣象嶢嶢其功利密庸其盤結融厚其推移周徧探之不見其跡利之不見其功吾不知客窺伯仁之心亦循省及此否邪一室之內乾坤具焉

一弓之地南西北寓焉靜也專動也闢而非塊然無所營爲也吾間窺伯仁居鄉薰其善者今之庚桑楚也質其直者古之王烈也貧者恃以固富者倚以式利被閭井風動湖湘蓋如盡東之山殘波沾丐物有隱然受其賜而不知者幾天乎東山之詩何所思而歸周也功蓋宇宙巍巍乎不私一方也東山之登何所見而小魯也道冠古今漠漠乎不敵一覽也聖賢分量不同或撫東山以自況彼固各有趣也伯仁端居書閣面神農之藥湖招熊峽之諸峯以其淑一鄉者淑一國淑天下身在山之東而譽處不止于東也

雖然擬天地希賢聖亦吾黨分內事也客歸姑記齋壁東山天趣尚當扣齋扉更僕劇談未既

霞隱記

湘方外士率工詩南嶽之彌明衡之蔣臈臈菌蠢蜀壓花縣二十字繞脫吟吟壇宿將仆旗鼓退舍弗克支道侶易光遠業青霞叅衡湘方外士腹猶未果策螺江陟閣阜躡橋西山訪問仙翁旌旌陽遺跡虛往實歸充然覺不羣且竊竊然揭霞隱標榜所居子捐塵勞棲山林隱也而曰霞隱霞絢爛晴空非真隱而不可見者也嘗試與子擲虹橋御紫鸞逍遙碧落下視

人閒世海泡之突然興也何奄然而消也雷電之轟然燁也何間然而藏也日星之燦然垂也何黯然而倒景滅沒也皆寓也霞之在太虛亦日星電泡之類也子且以霞爲隱乎則赤水騰蒸彤篆錯落炯九光而爛五色煌煌乎其可描似非隱而無迹者也子且以霞爲非隱乎則白衣幻化蒼狗變滅散慶霄而雜雲竊窺兮邈不可尋又若隱而非有迹者也影生於形而歸於無形音生於器而藏於無器故霞之晶瑩可見者其寓於影與音者也及其慘澹不可見者亦寓於無影無音者也世有甘煙霞之痼疾者蓋避世而隱者也又有餐曉霞之沆瀣者蓋竊生而隱者也避世而隱隱以心也竊生而隱隱以跡也子歸藏身於密合氣於冥宅心於沖漠淨掃一室澹乎其無營泊乎其無爲回顧吾身眇焉石火寄宇宙閒亦霞之寓也子學詩得句法刺有烟霞氣身將隱焉用文之詩又霞隱之寓者也就書以記

彭氏愚石記

石匪愚乎恫乎其無角冥乎其無機也石果愚乎恍乎其有異燦乎其有文也石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不老玄精之核而金剛之卞也嶄々而山潭々而壁

磊磊而沙渚吾亦莫詰其源訊其根匪磬而浮爲磬匪鼓而鳴爲鼓匪鏡而瑩爲鏡礎之潤也若嘘之玉之韞也若毓之髓之裂也若液之落爲星孰耀爾精鞭爲雨孰澍爾霖敲爲火孰然爾明隕於宋奚推而隕言於晉奚馮而言點頭於釋經奚搖而點其功用至煉五色而補於女媧氏奚術而煉而補若是者謂石爲愚也可謂石爲非愚也可而吾合人與石推之石之愚非自愚也以人而愚也石之不愚非自不愚也以人而不愚也愚不愚在人奈何徒諉之石也彭氏和卿之石果愚乎哉和卿居里左瀨老於文學帳下學子數百輩朝講夕授將以訂頑矧愚而奈何自託於愚扁齋曰愚石幾若子厚之愚其溪山焉子非石安知石之愚也我非子又安知子不石之愚也而吾以石觀子石未嘗愚子亦未嘗愚也愚云者寓也而石自有不可愚者金陵之道周莓苔虎茸頑然一物也當時陳帝何乃官之三品爵在王人之上無爲公卿之片石往過來續未嘗懼然異而元章米公具袍笏拜至呼爲丈三品美官也丈大父行也他人以愚待石彼乃榮之重之若此其必有不可愚者而人不識也人不能識彼乃識於前和卿又識於今可

几可硯可屏可榻將支玉女之機將入俞扁之劑將
充良嶽靈壁之貢其出也翔今零陵之燕其處也叱
兮金華之羝其學也砥兮它山之攻其仕也擎兮明
堂之柱有不但呼爲文官爲三品者和卿託於石曰
愚吾不直謂之愚也抑孔子云回也不愚石何愚哉
子獨不見穀城山下之黃公乎以書授圯下之孺子
非愚也啼顏之人亦顏之徒

萬山閒堂記

仁人樂山逸人買山冥搜者流狉獉塵世履巉巖家
叢薄樵雲耕雨漱流枕石畧不敢越虎溪寸步由之
箕之推之介四皓之商某丘某水得尋丈清絕所思
營菟裘老是閒巢林一枝覺恢々有餘地焉用萬々
盈數也入山者常恐不深山而萬深復深也異時科
舉行安成端素彭先生登黃甲分教江陵再傳聞孫
世儀襲其學弱冠籍々有聲價將卓然備世用卜所
居後村構堂數楹爲讀書舍扁曰萬山閒幾若深於
逃名者子何計之早也我非子能知子子之居萬山
閒蓋有其趣而世未之知也山峙大塊閒銳如圭尖
如矛圓如釜豁豁如蜂房綿聯起伏如蚪蚓小之爲
步仞大之爲巨鎮卑之爲培塿高之爲凌霄千奇萬

狀覽難盡壽難筭偃蹇而難招吾居未嘗無山吾目
亦未嘗無山人於山何漠乎不相關也至人勝士心
包太虛量涵宇宙山焉而一未見不足也山焉而萬
未見有餘也皆游乎方之外者也凡形在山趣在人
吾所居山一也而山外之山周遭環吾所居者鉅萬
也吾處一山之閒而使萬山皆爲吾用此豈易言哉
滄海可杯吞也須彌可芥納也烟霏之岫吹萬不同
可曾吞而眼隘也以山觀山散一而萬廓乎月照萬
川而一輪長圓也以心觀山會萬而一瞭乎鏡挂一
奩而萬象畢聚也吾試與子俯八荒窮六極其東則

徂徠新甫聖賢之德里也其西則閬風玄圃羣仙之
窟宅也又其北則太行野狐之林南則天台盧阜之
巘古今英雄戰爭之場而江淮財賦之淵也自有天
地即有此山山經不悉紀章亥不悉步靈運發齒不
悉又愛者幾觀者幾主領而有之者凡幾暨焉過雲
焉換夷爲岸陵幻爲平陸政自何限吾以一身眇焉
中處董々如椰子許乃皆私而有之若列戶外若置
几席是閒是心吾意其必有大過人者委巷士種梅
數本竊々焉身其中曰吾梅閒也蒔竹數箇竊々焉
身其中曰吾竹閒也方之世儀身寄一山之中心包

萬山之外試比梅竹阡陌廣袤相距不啻九牛一毛
子學日富名日盛將有招而求諸山之南山之北雖
引而置之雲烟萬疊亦自炯炯不能祕吾懼子不得
以私山山亦不得以私子

四友堂記

世有品雖異而友則固者驢友蚩乃生魚友龍乃化
蓬友麻乃直相近也而相資相交也而相衛方類聚
物羣分也人天地之心也友亦人而已奚造物之友
玉非石友也而寓於石金非砂友也而寓於砂蒼然
之礫礪也縹節之清閼也孤根之槎牙也塊焉冥焉

復何奇焉公侯之門將相之裔乃捐其所矜折節納
交類金石膠漆不可解何友之固也友且不易得矧
更堅之試啓明公執鞭弭策款段馬軼徂徠駕渭川
輟環乎孤山羅浮之境有鬚髮鬢鬢滿不可越而
爵爲大夫者有節餘疎爽亭不可折而宗爲君者
有冰姿綽約皦不可汙而推爲兄者森蚪鱗嘯鳳
吹立蛟背凌霜傲雪不改素節斷爲明堂之梁棟竅
爲清廟之筦籥脰爲台鼎之大羹胸中丘壑非但超
世直將用世知而不友其見凡友而不深其形穢彼
美人兮匪君子兮清標玉立徘徊是閒欹伐木之雅

續停雲之章招而寘之風簷月觀參立侍側莫逆於
心直若四老人索隱商顏了不聞羸劉之顛蹶又若
乾坤四隅四序不可缺一故歲寒之稱於洙泗德美
之頌於淇澳和鼎之屬於傅巖元夫格人託根日深
有潛化而不自知者物乎人乎人見其四吾見其一
神同而天比品異而趣遠四非多而一非少也誠齋
之爲友者四乎一乎誠齋繇衰烏華胄總戎瀟湘閱
禮樂崇詩書晚符簪紱榮戟之榮名而乃寄傲泉石
與花草伍擇是三耆溟滓然友之將倣歐陽六一義
直以是身爲四孟獻子曾世家也有友五君子貴之
非貴獻子也貴能友也易曰麗澤兌傳曰朋來亦樂
友也者將以相麗而善也我之善及於人人之善復
砒於我故其樂深吾意明公之友四皓乎其樂以
天也霜雪質名何皦飭輿臺編疎籬水邊林下
日招牆角之兄林下之君岳上之大夫徘徊夷猶
論心定交情融興到時撥翰墨吐妙句流傳人間世
杳不知天地閒復有何者爲可侶而又澡淪清襟保
護雅操自任以天下之重將爲世所材吾意西風颯
然敲塵閒起回顧三友舉扇而障之曰元規塵汙人
三友亦將翽然握手出肺肝誓天日不相背曰明

公真畏友也今乃得交二郗之間而已其敢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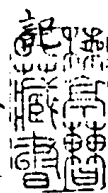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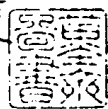
郴陽李氏鼇峯記

環郴萬山一碧崢嶸乎其傍者鼇峰也環鼇峰萬疊一聚家乎其下者李氏也物之奇形而託於山山之奇形而託於人天寶物華地靈人傑清淑磨盪磅礴蜿蜒蟠氣脉相闢未易俄而詰也山必有形形必有象蹇也若鳳宛也若螭天矯而騰躍也若雞若鶴若鹿若猿曷可限量計其初也象於物其究也泄於人鹿門有山奇也乃託於德公臥龍有坡奇也乃託於諸葛朱鵲橋烏衣巷奇也乃託於王謝弟子緬緬疇

爲地兮晶々熒熒疇爲人兮以物觀山山猶物也以山觀人人猶山也若是者鼇爲峯々爲人吾不知疇形而疇形其形也二者均奇也專之者託之也初李氏鼻祖由唐守郴家焉次祖以五季徙居鼇頭三峯下五世祖邵陽大夫稱大通師事南軒張子出入紫岳戎幕祖澄齋以文學掾于吉訥齋以政事播于韶伯氏雲翁登庚戌第倅五羊與叔山泉翁同年進士雲仍鎮翁乃掇鼇峰名堂將專之鼇峰諸李且爲楚甲氏鼇奚物也滄海介鱗之最巨也形模魁特氣力巖負蓬萊穹林直以首戴而扞焉世之釣鼇者以天

地爲竿以日月爲餌猶懼不斲故一釣連六獨推任公子暨龍伯國人有非尋常詹何輩所能近英靈之氣在大塊閒爲聖爲賢爲公爲卿者不少嗟夫潁水清濯氏寧淮水竭王氏歇潁淮二水似與二姓相盛衰矧峯之類鼇其載厚其發閎其積富其容巨補化工者狀鼇極跨倫魁者狀鼇首澄達宦者狀鼇臞氣量匪但淮潁比精靈歆噓散爲清氛蔭爲花草鍾爲異士雄渾卓犖項領相望形在物所形在山所以形其形者在人由唐及今六百餘禩芳至今猶未沫山亦其有託乎山之有所託固也而非徒託也岳藏熊不敢越淵潛蛟不敢犯人以地地亦以人也鎮翁航詩書之潢熾其積培其執鼇峰仙李盤根滋大峰若增而高鼇若靈而顯地也人也交相形而互相映也山東誇崔城南誇杜彤彤而形無形也角奇爭長鼇峰將參之

牧英脞語二稟卷三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趙忠肅公畫像記

余挾冊溪上安成周兄敏則出示畫軸野服魏冠意度蒼兀髯奚捧匣磬折躡後幅嗚呼本可尚疑爲午橋裴晉公責語半百字盤蛟蛇義勁詞嚴忠貞貫石稜稜乎不可犯疑爲大師顏魯公斂衽物色乃趙公忠肅之筆之像也余生後嘉定辛巳中營星殞年凡三十一苦欠拜牀下先叔父山泉躡履爲東閣講聞

英槩鏗錫穹壤一點精靈散大空間迄今尚疑耿耿騎箕尾駕汗漫今生世又四十九乃獲拜公毫楮間噫公今遺人閒世八十年矣方擬留鎮書帷時一出示威懾強虺如黑王相公止兒啼周兄力斬所愛且言吾劇吾心求之渝曲蕭氏將歸公後人平遠公矧敢逸盡爲我記余曰人各有所愛惟無所愛而愛者爲真且篤父母乳哺之恩嬰兒愛之塗之人則否忠臣豪士何預人事捐軀爲世用未必人人乳哺之也委巷糾縷士抵掌稱譽不脫吻至涕唾奸儉直糞虺等真若兒童談劉曹勝負嗚呼其人賢不肖何如也

蓋世嘗有愛其人生而像事之者矣蜀人於文定是也吾羨之又愛其人死而像敬之者矣坡翁於西平是也吾怪之愛一也羨而復怪何也蜀人於文定有所私而愛之也坡翁於西平無所私而亦愛之也異時朱里真末裔折北不支挾殘喘蠶食荆漢公乘障俠溝而廢如老罷當道臥綈犬震驚不敢越奕世勲名似西平風流道德溟濛然文定而弟之也生以忠淑身死以忠傳子孫今持公事語人人識與不識爭愛公蓋多於後人之愛也後人之愛情也私也舉天下之人皆愛理也公也周兄寶此軸不公於人而直

私於公之後之人則有說天下愛公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後人愛公思其笑語之至性也試緹襲獻故府吾意雲仍家廟瞻拜退拂拭手澤若新愛之敬之不啻湔中書石寶衛公故物其喜又何如也於其行就書以記公長沙人名在天下功在史冊至靈光往來則耿耿在天地閒疑尚未忘世遂系以詩而尾其韻曰麾戈可指日挽彊可穿石至人一掬忠臥護敢荐食炯其凌煙姿擎華餘掌跡小星本微垣游戲假龜息魯豕重人間淮海水應立

李氏槐庭記

萬形皆天也木何植而根也鳥何翔而翼也泳何鱗而觸何角也邇其初則天也凡木之生其鬯也若私其悴也若蹕其扶疎而偃蹇也若固芽者拊者擁腫天闕者方且爲形化方且爲氣絳方生方死而不知其所爲使皆自然而然而何獨物也空桑而相也神元而帝也史見北抑何神且謫也凡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皆自然也此天說也是故至人藏乎天者也凡人握乎天者也藏者本天理以全之不强其盛而自盛握者逆天理而求之强其盛而未必盛也吾因是神原心之槐而知其初果天也是槐也原心

嘗諗余曰吾耳授先君子繇端平丙申天誕降嘉種而培之也吾與原心通姻譜四世原心祖母吾老姑也其母又吾姑也後原心女兄歸吾吾以女妻其姪歲時寒溫相勞苦數擊鮮吾生後丙申十六稔原心生也又後吾其得於天者吾不知也雖原心亦不知也而吾自燥髮與原心弟兄閒游戲樹陰雙根峙立童童如車蓋桃簾迎風筐牀餞月基酒唸唱握手出肺肝嘯傲其下耆焉忘世蔽蒂繡摻環城闌歸若靈光凡厥先天雨易種于茲邑者吾固知其必然無誕也今試與原心策款段步略杓歷覽郊墟梓弋而輪

輿也栢斷而閼宮也桐焦而琴瑟也以至關相之竹而簞帚也關相之竹見白居易養竹記靈城之柳而薪爓也張舜民詩靈州城下千株柳又其不幸草堂之楠詩見杜而按於想彼官軍斷作薪又其不幸草堂之楠詩見杜而按於風雨也匠石所顧征戌所臨旦操斧入林暮悉空之彌敦旦谷童而不藥今尚有得全其天如是槐者乎尚有善藏其天如是槐主人者乎今夫物寄根於地唯槐獨也常青青人寄傲於物唯原心主是槐獨也存彼亦一天也此亦一天也吾固知其保而藏之者或然或不然也物惟本乎天則全全則羨羨則如與爭或踵其後世有顧琅琊之柳泫然流涕者又有私

平泉之草木醜縷誓其子若孫者人固不免寓情於物然也其天者握而不藏後何如也原心涉世老念先世手澤寶護是槐拂拭北湖大扁臨本諗湖海士保而全全而詠歌若人與木雖未爲世所材終日相對依濃陰發幽光各全吾天而無憾彼輦路楓宸王氏之三直券內又何羨吾因是神原心槐庭之說而且有望也書壁以記

野航齋記

滄江之濱平沙渺瀰斷岸岌業艣音鳴鶴牆影擗烏萬舸爭風一蓬攤雨濤濺石舐榻首鯨宮乃有滄父

漁翁縈廻浦激捲緡曝網問酒攜魚一葉輕舸空橫
柳下微風時過自止自浮環顧龍驤萬斛之舟溺焉
拉焉而吾扁舟臥波悠悠野水正自無恙雖然此野
航之真趣也余季濟甫抱濟川之志袖手不一試洒
掃靜室廣深踰丈爲吟嘯之所扁曰野航余閒與客
造門睨而視之問其撐月則無篙也問其駕風則無
帆也問其出入雲濤撥轉關捩則又無萬鈞之柁也
翼焉無檣繫焉無杙牽焉無綽柁焉無旋載物焉無
繒無簾前圖後史蕭然蓬戶而奚江渚之思季曰吾
涉世多矣自束髮來泛憂患之溟海渡繇役之長川

寒蓑飢笠延緣葦間僅達建德之國冷眼閑窗卸門
戶之桎梏了婚嫁之羈銜驚魂猶未定回念疇昔石
壕酷吏徵呼叫囂尚猶五湖七澤棟風梅雨淘淘乎
驚濤之拍枕也馨第梅兄千支萬撐體劬膚痒尚猶
撓工掉夫殫力維柱翩然放濟而免蛟鰐之垂涎吞
也晴簷月榭禽韻花明時復推敲嘲弄以暢習懷之
隗磊尚猶寥洲蘆嶼殘月曉風鳴榔擢謳徜徉而紆
徐也今夫基之勝負基外之人知之而圍基者不知
也舟之安危舟外之人知之而操舟者不知也向吾
泛舟江上堅其篙張其帆握其柁操而翼杙而繫綽

而牽碇而柁艖與輦而載履薄臨深罔知攸濟天不
憖于一老登江皋步平地目不瞋烟雲之候耳不駭
灘瀧之聲一葦孤航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力
稍甦乃鼓枻泮水泳聖涯相從問文墨爲樂沿斷港
絕潢將汜於海客睨吾野航之子虛烏有不知吾非
野而野非航而航蓋隨寓而隨樂也客乃肘余攜社
遜謝爲濟甫第出險賀洗盞更酌左持湓浦之蟹右
薦吳淞之鱸扣舷兮歌歎乃相與枕藉乎其中空明
縹緲杳不知竟泊何許無何客去我醉欲眠一線斜
陽零亂牕隔起視余身乃臥野航蓬牕之底

霞峯堂記

峯以霞名何余少作勞戴星過田陌俯仰碧宙閒情
景張空彤光如射秀巒按地翠色堪餐意狀瑰奇應
接不暇夕歸臥牛背亦不減朝來爽氣疑世間奇觀
粹此閱圖謀知祝融奇峯七十二其一以紫霞名徑
趨往觀天風浙歷達鮮捫參海角烟冥平岡杳靄少
焉踰烏騰翥絳綃簇空俯覽岱嵩歷歷可數步出賓
日亭回盼曉霞則淡然且白而林景亦迥別乃知向
之所觀未奇也歸又緡里經登載雲陽奇峯七十一
其一以碧霞名復喜而往觀斜影挂簷林松搖暎赤

絕微縷孤鶩齊飛俄頃金輪一搭潛影若英濃靄愁
嵐幪羃山頂行山徑未及半仰探暮霞則黝然皆黑
遊目衆山皆不可復識乃知前之奇尚未盡也天下
之奇無窮而觀亦無窮霞何凝而明峯何矗而峙朝
何噓而白暮何幻而黑謂無所麗邪則月無光日爲
之光凡氣之在太空者皆然非但霞與峯爲然也謂
有所麗邪則乍明乍闇乍嫩乍妍千形萬譎漫莫詰
其所以然而然也氣缺然太虛升降飛揚吾亦不知
其何使而然也朝而瞻暮而眺第見日影當空炳爲
抱珥練爲虹霓絢爲五色瑞雲而山河燦乎其清明

日影藏空晦爲雲霧雨爲塵土鬱爲霾風暗雨而山
河黯乎其慘淡炯焉而散綺也倏焉而蜃樓也又劃
焉而曉山碧暮山紫也是必有所掩映而然也霞非
自鮮麗日而鮮峯非自媚麗日而媚鮮也而或淡以
黯媚也而或詭以異隨日升降而景不同也史謂蕭
曹依漢日之末光依光云者即吾所謂霞與峯之麗
於日者也從子禹翁灌園東偏水石花草榮繁羅目
蝸角一室扁曰霞峯其將朝祝融而暮雲陽者乎之
二者皆外也異時乃祖山泉叔父宦行都導夫步登
泰壇皎如紅霞捧日在天奉玉爲歸橋山黯焉斷霞

明入地下其進退有法其卷舒有道揚休山立又如
高山喬嶽蓄爲雲雨斂爲巖壑了不見其迹此固非
霞之霞非峯之峯爛晴錦而列翠屏晦冥變化隨日
升降可觀可玩而可以遊心者吾然後退思向之耕
田舍登祝融陟雲陽奇觀皆未盡也客及門觀禹翁
霞峯之奇有問余者曰作麼觀曰如是如是

問月堂記

問月異已世言須彌隔大地入海水八萬由旬出地
上八萬由旬日月隱見山上其月廣四十一由旬有
風吹輪行空瓊樓玉宇浩莫可量脩以八萬二千戶

其中又有若蟾若兔若綵鸞素姬往來是閱俯瞰山
河野馬也棘端也於人螳蜋也畸人墨客偶一艷焉
於其心即撫缶歌鳴嗚篳篥拍几瞠目碧落跳跟叫
號叩廣寒而呼素娥不但君家一宮錦袍老仙然竊
怪難彈剖後迄今數千年問者幾應者曾有幾月行
空亦何與人事地下臣全眇焉蟻蝨引吭疾呼吻燥
唇焦較之泰山聞雷殷殷聲若嬰兒者何似梯兮匪
周橋兮匪羅安得躍身徑造閭扶樹側徙倚清虛府
攜手雲階一杼隗姦不平之鳴其問也奚達其待問
也奚以處齟缺問王倪四問四不知月固宜如倪也

吾里月江據江湖要會夷涂方軌有溪流環環如縈練每月影過之泠然可掬東西冠蓋逢午曾微停杯一問廬陵李凡仲資父子垂帳溪上三十年又卜一大沼鏡奩澄淨鎔月如鑄構亭沼畔曰問月恍若身坐影娥池將脩君家故事問之又將館四方遊子故人相與共問幾天乎問月奇趣也趣奇問亦奇古今問類非富貴家者流出襟懷慷慨之士高門甲第志雄意滿乘興起舞翫天柱觀廣陵登庾樓翻霓裳之舊曲翦綠羅之新衣方且與月姊素娥詩酒莫逆奚問爲其閒擔簦牢愁彈鋏悲壯悵離合之無常悵

圓缺其不偶徘徊叱咤裂眦填習惘惘然有可憐色而後乃欲駕天風餐沆瀣舉酒邀嬋娟嘖嘖曰問曰問吾謂問不可已也而亦似有不獲已者也仲質起自問且與衆問意良苦免疑鶴髮蟾蜍貂裘月亦豈無動於心者其必有以處子矣歸亟圖之風櫺露牖夜水明樓取不盡用不竭吾將屬月仲質所以問月所以答

循善齋記

道有級學有序用工有規程躡等而求進者曰據依違而不進者曰畫墁戕其天者也畫弃其天者也戕

其天則勉彊而廢成據其天則遷延而奚益焉引吭而啄也物滿咽徐徐則下驟則吐士繇粵適燕立爲程度日行百里計月或可至若忼惻郵堠則曳尾塗中竟皓首弗能達鳥之引而吐也猶問學之據者也士適燕而或不能達猶問學之畫者也孩提之童生而免父母之懷習中空洞無一物而欲貯之以易詩禮樂之書博之以皇天帝霸之故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其極也則欲參之以天文地理人事之變此雖假以神人日鑿其智聰明十倍義理文辭浩如烟海政自無下手并包處學者用工歷歷自有矩度用

志不可過卑用力不必過高以志趣求聖賢故無終身難造之理以分量觀聖賢亦決無一蹴頓造之功日焉鍛月焉鍊歲焉鞭辟由博學而詳說而反說約孟軻亞聖以循序進由克己而復禮而爲仁顏子幾聖以循序達由志學而不惑而不踰矩孔子大聖亦以循序行吾心指之無字卽效蠹蟬生死文字間首學經次史又次傳記博極百氏羣書頗諳循序三昧今老矣猶不失作識字田舍翁或閤卷閒耽讀士及門問學於余余卽指授此法有受者卽於言下頓悟大則穎小亦不凡余姪禹翁妙齡有子神丰機警日

誦數百言掃先廬東偏擇師訓導扁其齋曰循善蓋取循循善誘意循一也而有善不善魯論循循說者謂有次序貌次序即吾之所謂不可以不循者也反是則爲漢史所謂因循因循則苟且即吾之所謂不免於畫者也禹翁貪教子資子余余與禹翁肺腑起在此敢勤子至他人第以余之說反復紬繹於善不善之間式誨爾子某年學某事某年成某事立之規矩以引其機責之工程以限其進勿擅勿畫他日趨庭俊茂傑特綽有高曾丰度則余循序之說驗於人者又將驗於子余說已猶未竟余居鄉見有好功名者

心遠亭記

六經言心不以遠柴桑翁突出義興脫落王何輩虛

誕寀曰蕭然象外以理自輔創言心遠幾經乎是身如椰子大一點靈臺近隔膚膜熒熒二爍二凝而冰也焦而火也淵焉淪而天焉飛也型圈不能拘銜轡不能束糾絙不能繫而縛果且有遠乎哉坐忘者流何逐鹿而不見泰山也果且無遠乎哉坐馳者流又何神遊而頃刻八極也吾蓄此疑久每虛左揖江湖騷人居上座輒持陶語問渠漫莫詰其故邑子汝錫弱冠耽經史築亭倚市衢前壓池水如鏡蒔花卉濯石蒲欠伸挹雲山時鬱二有爽氣取陶語扁曰心遠實余記子於余同姓也而居近市夫何遠之有凡心言

遠亦自別有奇趣非搖二若風中蕙而莫之測也非泠然御風遊汗漫若禦寇也又非若穆滿馳八駿朝瑤池而夕玄圃也心活物也活則動二則必有所著著於藝則藝著於道則道各隨所得淺深而遠近如之嵇康之好鍛也信都芳之研曆也褚無量之刻意墳典也鍾過之而不禮雷賦之而不聞平湖之龍鄰之而不觀或者訝而異之且仇之蓋其心著於彼如蛛絲縈如蠅甲化敵面而蓬蒿遙也子不鍛不曆乃獨嗜墳典猶緒然垂精黃卷甚有樂地穹遠爲天計左旋一晝夜天周行九十餘萬里若子宣夜周髀旁

魄搜羅章部紀元消息盈虛固宛二羅曾坐可致也
遼遠爲地疇昔章亥所步東西二億二萬三千五百
里七十五步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若子山圖水記歷落在眼縱橫廣袤縷脉分繡固可
聚米而腹畫也荒遠爲人閒世繇混沌起天皇攝提
紀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元會運世皇
王帝霸不知變更凡幾若子圖謀紀傳融會包越又
皆如身親揖讓其閒者也遠不在遠其遠在心心不
在遠其遠在書下帷且誦聚螢且照吾伊點點曾臆
吐吞千奇萬謫狀應接且不暇環子斯亭雖車轍馬
迹彈弦跼蹐愛吾藩闕吾門正自何與吾事漢人云
君子之學著乎心晉人云會心處不在遠由漢人說
知心不知遠由晉人說知遠不知心之所以遠柴桑
翁度越晉漢一言半語動中肯綮移居賦詩賞奇文
析疑義且懷三停雲之思陶之問學講習心遠正在
此世有不達其說頽焉杳焉聽其所止而休焉吾懼
老莊之遠爲清虛瞿曇之遠爲寂滅乘虛而入將有
墮野狐精者而聖門心學荒矣子業儒知遠味故余
樂爲子談遠義試與子登斯亭隱几寐目門如市心
如水須臾去書冊方寸亦自無頓放處遠不遠未論

也子質諸余二質諸陶二如有知又起與子還質諸
經

觀遠樓記

友人段翔叔踞鶴臯瞰鹿町斲屋數椽樓居突兀閒
泛湘問名平遠趙公榜曰觀遠客閒遠義伯儼而記
曰子觀奚自子其樓登泉樓探禹穴攀劍閣彈朱方
諏麗之閼者乎其揚帆東海鼓柁淮泗訪安期於蓬
萊而肄業鄒嶧之郊者乎又其擊筑易水之上呼鷹
金臺之旁射轍駭衛徐吟綬策些英豪而誦虞初者
乎撰書冊戒行李問道所由方當攜朋邀侶供帳祖
餞於長亭外翔叔曰子非吾安知吾之觀吾居山徑
春鬟如濃秋鏤如削蘼蕪滋露燕麥搖風蔚焉而鷄
鶴翔本音即焉而鸞欲躍詭焉而蛙謹蟬嘒朝華
夕秀謫狀瑰形耳剽目覩應接且不暇故觀以內凡
席而嵩華也翳林而潏潏也遠猶近也觀以外面對
而九疑隔也鹿逐而太山不見也近亦遠也景無遠
近觀者自別觀無遠近識者自知隱林是間颺茶烟
唱酒籌左圖右史日與幽人勝士拍闌干兮呼鷗鷺
將臥餘子樓下呼吸之氣想通帝座回視世閒賈胡
僮父風巾雨笠鹽車折檻竿摧途窮且慟岐分且泣

吾乃今頽然嗒然於安樂之窩傲睨若輩直不過紛
蠟燭而墜煩燬也客憮然而驚曰子作如是觀請書
以記遠哉觀乎

腰陂祖塋祀田記

吳楚間甲氏多營墓田吾族世籍東山亢宗相雄長
異時析財別居割上腴歲時帥子孫掃玄堂歲祀甚
至結茅廬墓左或祝僧髮延方外士廩祀而尸祝之
不忍以索繁立隴付草間翁仲雖匪三代彝制意良
厚三代士有田則祭無則薦其祭也家而不墓二祭
昉秦漢近代益侈獨恨廬墓典禮今人大不及古古

有囊土築墳偃廬柴毀依依不忍離去者有惡鄉人
裸袒重臂市墓前田農月束帶耕鋤著嗟夫子孫於
其先同一氣也家焉祭墓焉廬炳蕭沃醑皆求諸幽
以與是氣接也瀧江祖阡歐公僅一至慕順宮師新
塋蘇長公老死竟下獲展省獨拳二郡守是託凡人
仕某客某又徭戍于某若繫律以虛臺枕難其或祭
而不克廬也廬而不克守也擇周慎者一儆漢人守
冢遺意掃隧道艾蓬藿長梧櫨固伴樵兒牧豎蹣跚
其上甚且來棖松之鹿畀求羊之燼以妥先靈泉壤
聞其出也衣錦燎黃過家上冢以爲榮其居也杏飴

麥飯灌灑松楸以爲敬吾頽庶乎其無泚故墓田其
於廬也似不逮其於祭也似豐其於愛而守也似猶
有古意雖然吾行世見惘子駭孫利佳城之蔥鬱祔
殯以驚營魄而敬讓之道衰攘百代之烝嘗鬻壤以
媒醉飽而孝思之禮缺貪權右之金帛斷棺貿窆以
暴枯醢而綱常之天亡斯人也非人也天固用殄厥
世厥亦惟我高祖慶源流迤邐紹興癸丑葬腰陂傳
七世歷百一十載胤嗣日蕃以熾吾意萬無此態而
桑田海陸匪今斯今初曾大父昆弟結庵廬撥墓田
若干畝兵革擾攘庵第弗守族之長又擯核其贏增

置若干畝以若干畝廩居守者以若干畝禪歲時掌
祀者於是族父兄子弟寒食炙雞漬酒訖祀事封嗣
以盟曰吾子孫蒙業而安其母積厲惡以墜厥宗再
盟曰吾子孫漑根食實庖酒豚蹄四時伏臘祠祀以
毋忘休德又盟曰辛木兮茂且蒼鬣封兮斧若堂嗟
我後之人兮其無奪耕廢址以滋墳塋荊棘之荒既
盟磐石命某記之以詒來世他日接武而來拜墓下
者其必動心及此奚違二華胄云

朱江李氏梅隱記

隱幽人雅士之所尚也而必與梅者何余家植

花最夥知梅最深粵從毓乾坤一根之清氣華於冬苞於春而實於夏杈杈偃蹇圓彈酸寒其行止在東閣之區其名聲在玉堂之署其丰姿在含章之宮心雖欲隱其身若有不可隱者平生勳業籍籍在人齒香沁筆硯染詞翰者取焉南枝魁出撥料甲者取焉功成調鼎登合輔者又取焉逃名而名我隨避世而世我縻其曷克奉身而隱來江李氏正甫宅杜祠右屋南種梅數本築亭以居將與梅偕隱乎遠趙公扁其楹諸公貴人而從而黼黻之翁隱乎翁之爲隱梅知之翁知之余亦知之世或未之知也沙清水淺月

淡昏黃一掬幽情炯々在水雲之濱烟樹之杪松邊竹外之逕官東閣而思疎籬迹玉堂而心茅舍身舍章而夢羅浮南昌遜尉之與族西湖處士之與交草堂坡仙吟人才士之與題品此豈易與俗言世謂山濤爲吏部而趣山林謝安爲宰相而興東山蓋似人也若是者世亦知之乎而況材行有不掩焉者高臥烟雲介而不可招也傲睨泉石清而不可汙也冷饕霜雪貞而不可滌也吟嘯風月和而不可緇也蛻化翫塵神而不可羈也介則如許由辭唐堯之讓而不以天下爲心清則如伯夷眇蒼姬之粟而不以采薇

爲苦貞則如東郭先生指印雪中之痕而不以敗履爲恥和則如陶彭澤盤桓乎孤松之撫而不以鉏耒無儲粟爲憂神則如張子房蹑秦蹶項興泗上之劉而晚從赤松子遊焉表與裏相映名與實相符視世間富貴之脂粉朱紫之絢麗如油膩如膠漆遠之猶恐汙人矧肯染指其間故可拜徵君之號可登逸民之傳可旌綿上之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龍行天地間神變化水下土而棲迹壺穴終不爲世羈紲天下之隱一也貨東海之藥草紡江南之落毛沈冥鱗而羈極羽者何限隱以天不隱以人隱以心不隱以迹務

光善卷伯成子高數子其猶龍乎身居巖谷之間名流百世之下稜々英姿皎々素性殆與梅花相伯仲下是而爲素隱爲吏隱爲仕宦捷徑而隱啖蘅岳之芋上汾陰之詩作終南山樵夫之拜聽朝雞而來山移政不滿梅花一笑乘溪之潰蒼王之林宛其清友媿此逸人翁爲梅乎梅爲翁乎其將皆古隱君子乎吾方當招朋命侶婆娑其下烟梢雪榦水影月香二妙可人兩々相比了不知世間隱趣復有釣隱樵隱山林塵市大小之隱

瞻岬堂記

瞻圯堂者吾姪禹翁爲母作也禹翁念母孝謹卜塋新塘之坪竣事復廬墓左將歲時奉麥飯洒松楸去則假人居守其虔恪有甚於生者勝曰瞻圯人孰無所瞻也瞻宗廟者思盡其敬瞻闕庭者思竭其忠瞻邊疆者思賈其勇瞻一也瞻則觸則思至於親豈以瞻不瞻而遂增損於其間父天也母地也凡目之所注心之所倚曷嘗不瞻天地而況於吾親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吾身存猶吾親存瞻吾身猶瞻吾親一弓之圯惡乎瞻惡乎不瞻舜見堯牆仁傑顧白雲以理評之特偶然之遇耳而非盡其真也若以所遇

者爲盡假設葵牆不徹白雲不散吾無所瞻吾遂忘其親乎吾少也疇鞠吾壯也疇訓吾婚且娶而種子若孫也又疇爲之綱紀吾身之所出未論也米可負絲可戲雞鳴可盥漱猶恐不足盡其情北山刺宗周之勞陟岵悼魏國之苦局於役也范滂憤黨錮之別歐陽詹辭京師之行局於事也王陵不顧伏劍之慘溫嶠不牽絕裾之愛局於世也吾幸無所局得老牖下奉滸瀧供甘旨儻全一日之生卽完一日之瞻而奈何驟裹龍上之竹化原閒之草乎此殆有欲瞻而不忍於瞻者也梧風墮雨薤露松霜追念平生浪浪

笑語空閨冷闌渺不可尋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回瞻房奩滿目悲境乃營而墓乃構而廬出必謁瞻也歸必告亦瞻也奠於原瞻也祀於家亦瞻也宇宙或磨瞻不可磨丘陵或改瞻不可改刻木如丁蘭拜像如日彈其所瞻又有切於此不甚於圯乎圯山之草也圯且然況於他又何隨寓而瞻者枕焉瞻則何脩而爲黃香之扇竹焉瞻則何脩而爲孟宗之泣魚焉瞻則何脩而爲姜詩之投橘焉瞻則何脩而爲陸績之懷蒲萄焉瞻則何脩而爲叔達之遺無乎不瞻亦無乎不親之思也詩有之靡瞻匪母豈但圯

竹隱記

凡物皆可寄吾隱奚獨羨竹余初按譜移植但愛其色侵書帙陰浸尊罍未悟宜隱也瀏陽柳公同叟亦愛竹將怡其天年與竹偕隱今夫雲和之篴清廟之籥汗青之簡與夫上林之籟柯亭之笛蘄陽之簞登荊貢而供世用皆非隱者之所尚也謂以醫俗隱離俗曷醫俗謂以比德隱藏德曷比德謂以治具隱離竿櫓爲節編爲箴簪釣溪澗隱在趣不在具也晉林之賢七唐溪之逸六笑傲琅玕之洞遊衍簞簟之谷批據虛唐而竊然俎豆於其間高不可抗立不

可倚竇不可比疎不可睽真若食無肉出無車不可一日無此君其果有所託而隱乎凡託物於隱者必其才品相等意思相參全其真以逼真彼無嫌於我我亦無嫌於彼兩隱相習而不相忤也徒隱云乎哉故愛之而隱不若似之而隱愛而隱幾形乎似而隱幾神乎首陽之二子淇澳之武公似之而未嘗愛也渭川之戶侯山陰之王猷愛之而未能似也似而不愛人廢竹也愛而不似竹廢人也惡乎隱惡乎非隱吾見世之人踽踽涼涼叢蒼官於林隈曰我松隱也鞠孤根於牆角曰我梅隱也回顧吾隱執利之未忘垢氛之未濯松乎梅乎吾與彼邈乎不相似也弊焉曰隱曰隱彼固將憮然也木植物也猶之人也賓擇主主亦擇賓人擇木木亦擇人而況於竹竹受乾坤清勁之氣於三友中美之最全者也直似近正節似近義圓似近智虛似近道其族列也似近礼其莖穎也似近樂余向索隱迂園構小亭楹柱梁拱以竹瓦甃攘搨以竹牕壁闌檻几案牀榻悉以竹又時挾莊騷吟哦亭上吾雖愛竹猶懼其不相似而竹或他有所擇也昔桓公問何似劉越石鬚髯眉目皆似也而似之中乃有不似焉同叟隱者也淡乎其無

營泊乎其無欲其於竹也非但愛之式克似之仁達爲郡泮師蓋砌竹一枝之橫出者也吾與之交知翁之心亦知翁之所以隱嗒焉搞焉將蟬蛻焉初則假以俱隱久則竟與俱化嬾婆碧鮮或有不知翁心而賦招隱者則取架上周易筮蒼筤之襲天山之遁訊出處而麾之竹外曰我性欲隱卿且去

牧萊脞語二藁卷四

記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誠貴堂記

永清張侯肖齋披縑韃閱禮樂家儲書數萬卷暨古帖名畫鼎匱清玩之器甚富辛巳秋總戎來吾邦猷羣竊仲父山泉挈余杖策謁帳左談餘授簡屬仲父記清富軒別五年余游會侯祝融下別又十六年侯復訪余東山上從容文翰昵昵道肺腑肝甚樂猶泉井異出而同味也今年春侯過廬陵攜拾奇書攜鶴鴈

自隨歸經吾里小憩信宿且爲余言吾軒後又構堂屋七間廣十丈袤半之將爲讀書燕閒之所標曰誠貴子盍爲我記余謝曰山林人也安敢記余姑以閒諸伊洛櫟括數言以詒後之記者誠難言也費也而隱微也而顯體也不貳而生也不測繇漢歷唐奄奄捐二乾坤戰利欲之場市井鑿澆詎之隧謾不知誠爲何義閒撫以諮當時士嘖二曰小信曰曲謹而安能窺其奧吾且試從肖齋覲碧天瞰厚地眇觀物表萬古一日也萬世一朝也日月何懸而常明風雨何化而常滋山岳何積而常峙江河又何脉而常流凡

爲禽者吾知其必羽而喙也凡爲獸者吾知其必角而蹄也凡爲果蓏者吾知其必皮核彈丸而甘也若是者皆真實自然無一毫之妄也故天以誠生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生地以誠載萬物而不知其所以載人以思誠宰萬物而不知其所以宰索之信邪而信不足以窮無窮也探之敬邪而敬不足以盡無盡也聖賢扶翊宇宙制御人物尚賴有此吾黨士嗜名者貴爵祿嗜利者貴珍寶凡天所賦之理蘊方寸而載方策涉往古而淑來今不知其爲可尊可貴百年過化散爲游塵回視斯理乃亘萬變而不磨果孰優而孰劣也是故濫觴於易發部於中庸寓其工於魯論易之无妄體何慙也中庸之天道禮何深也魯論之主忠信工力又何次第也微易其象闕微中庸其機淺微魯論其工浩茫肖齋端居閒暇登樓抽架上書讀數通復取三書回誦斯堂焚香默坐寸心了寂萬景畢呈當知是身俯仰乾坤直須彌之一界而或旋乾闢轉坤軸炯二焉不泯沒者自有真實道理行乎其間奚外假肖齋胃次醇朴宦隱長沙三十載琴書外別無奇好潑天緇塵略不點澆余知肖齋葆毓良貴蓋數十倍故可語成已可語成物客或登堂參請

者問何如曰此卽涑水先生踏實地法

璇璣閣記

璇璣閣者列宿咸該焉獨筆璇璣者專北極也天以
挾萍之氣溢埃輕浮燦銀礫炳寒芒符彩絢搖晶燁
洞射揭南北二樞以提其綱畫分壘十二以定其次
別躔宿四七以經其界其名也百一十八其積數也
七百八十三其象也有州國官宮物類合散犯守行
廉定也飛留伏逆變廉常也陵歷鬪食應廉忒也周
孔之經有其名而無其狀甘石之曆有其度而無其
氏至瞿曇氏書出直以星廣二十五由旬排比二十
八宿若瓔珞若鼎足若燭尾各有姓字嗜好幾神乎
吾漫不可得而詰也吾且以爲宜祀那熒惑退景公
之一言德星聚太丘之一會不祀可也吾且以爲不
必祀邪詩祭靈星騷祠太一司命祀亦可也聞常登
喬嶽訪名山剽見禮斗之壇醺星之器復纂案曰離
離石上襲乎詔乎將河上翁之教乎歸而簪戴經之
幽崇周禮之兆四類亦自不免抑果荒誕淫祀而不
經者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精祲之交似與吾世吾
身隱然相關故仰則觀其象俯則禮其神竟攷中星
舜齊七政梓慎禪竈之測驗渾天周髀之步占觀甚

詳也虞經六宗周祠司中司命禋燎牲幣之薦雲門
大磬之錾禮甚虔也觀其象以形交也外也祀其神
以心交也內也凡星大關運代之興衰次關宇宙之
休戚小關人物之賢愚脩短五老入昴開河圖之祥
見文七曜會牽牛肇太初之盛見前漢五星聚奎啓
慶曆元祐文明之運何奇也箕尾化說歲星化方朔
長庚化太白列宿而郎官少微而處士何幻也其或
不幸爲五殘爲六賊爲司詭爲天棊天鼓睽睽閃閃
奇奇怪怪禁出天船而伊洛水見後漢志熒惑入匏瓜
而秦中旱見離騷客星出梗河而匈奴入塞見後漢志甚
至更生之禍也以卷舌見劉中營之隕也以赤星祖
豫州之厄也以妖宿見豫分又何諛且異也窺其機
祥伺其災異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觀焉禮焉君子蓋
將儆焉立壇壝加像設若鑿井汲泉隨寓觀水非但
乞靈徵福之謂吾於青霞是閣之建蓋重有感也吾
郡青霞曩大梁饒仙故宅後立觀今千餘載東廊舊
有斗殿歲久弊且仆大德戊戌道官周德裕鄒功俊
張希源新之乃市木於鄒用工昉備而更有唐良鎮
區允文繼之復成其志於庚子冬立柱未完又二年
鄒再任暨陳天珏終其事傑閣崢嶸爲西南隅一壯

觀而又得萬戶王公顯忠暨士庶捐金命工刻像擁壁中爲老子坐玉局授經天師像列北極其下而環以三台四輔二十八宿十二分壑碧漢星斗羅列後先甚盛舉也嘗記昔人登西蜀山回瞰東南諸星燦燦在下大如箕後考唐禮志設壇陞有內壇外壇三等諸星以次列今之登閣觀星者猶登西蜀山也今之建閣祀星者猶立壇陞也琳宮仙洞主領糜粟者何限而青霞諸官職更三遷涉八載衡心疲力圓成是閣超俗遠甚吾黨士晝察人事夜觀天象瞻斗牛而挹劍氣步翼軫而捫壽星此其徑也何當倚徙閣上拍闌干且觀且禮遂涉筆以記

梅隱記

吾邦周氏環蒲江而居莊甫又環梅而居外撲內明泊於利澹於名而甘亦莫窺其真奎角古梅鮮封苔護蜿蜒矯蹠蒼若摩訶池上之龍莊甫友之卓亭其傍相揖遜相主賓將避世驚爲徵君處士偕梅共老江許且撫梅隱自號客過之亦咋舌言隱言隱而未達其趣也余與莊甫俱類宮儒藉接席交談知莊甫最深聞且求記故能言其趣梅至麗也不矜其麗至清也不闕其清至耀也不易其耀材可醫世不媚於

世利可濟人不羨於人寧餐霜寧立雪寧放浪竹籬茅舍林下水邊背春艷而不御甘與幽人伍一顯其功於神農之藥譜再神其用於傳說之鼎羹三乃變姓名於南昌之尉吳門之隱平生志操矯二霞外至此遂得自白於世而其別宗橫枝者又時出神奇耀人耳目寄消息於江南之驛動吟興於廣陵之廡索吟笑於杜陵之簷甚至弄精魂幻環異於羅浮之酒肆率以炯炯情懷品題見知於西湖處士之門嚼乎不可以形索也朗乎不可以品徵也浩乎不可以色香執也譬海山大士氈衲蒙頭肌體姝妙雖隨感隨應而清淨之身湛然不動夫是之謂真隱是之謂大隱是之謂天隱自有天地卽有隱又其志也雖同其出處也不無小異箕山潁水甘隱而不用世也磻溪商顏索隱而或用世者也獨子房袖推沙上借箸漢帷一旦捐帝王師徑從赤松子遊始於用世終於避世風雷電雹之後條斂晴空了無痕迹故善隱者莫若子房而善爲子房之隱者莫若梅子之隱梅也梅須子子須梅將相須於方之外醉眼昏花標致一色蓋不知疇爲物疇爲人予何人斯亦求隱而未可隱者也方將註聲韻方將鏤書刻方將築精舍與四方俊

秀講學續文脉一縷志願稍償卽屏弃世事撰履泉石追隨逸人勝士家距莊甫畏壘僅一舍造隱所席梅下亦足以紓吾志梅隱莊甫隱古迂翁亦偕隱後人將樹其里曰雲陽三隱

秋字記

豫章曹元鼎曾字清灑少肄儒遊湘訪余林松下誦其行卷號曰秋字余始窺之或疑其結廬人境地僻林幽門庭廣高堂戶靚邃物色是處擬扣松關呼元鼎取折脚鐺溫文武火煮白石徐諏其故乃不陶不琢匪木匪石在不土之里無何有之鄉金風嚴澹玉

露霏微翠岫卷雲碧天如水鷺鷥鳴叫月鮮鶴唳空咽樹涼蟬淒淒寒蟲語境奇狀應接不暇又燕之以菊井簾之以芙蓉紉之以蘭佩回領是身在乾坤間如覆奩如旋磨無門無傍無町畦脩々乎茂陵立銅仙餐夜半之沆瀣冷々乎列禦寇御風遊碧落七日而後返渺々乎太一真人駕蓮葉舟泛銀河之滉漾惚兮恍兮何字非秋杳兮冥兮何秋非字儿也有詩淒其含楚客登臨之悲津也有舟浩其乘赤壁水天之興甕也有酒泊其吸山翁登高臨遠玉液新筍之味天邪人邪情邪境邪而吾亦不知是身定在何所蓋

天以一氣粵與萬物富貴於春炎酷於夏慄冽於冬而獨儲兌金商矩清肅之氣散漫於秋故秋之爲字最清字今萃秋清之氣於曾字其清又何如也桐本無音也絃而爲琴則鏗以揚金本無銛也冶而爲劍則犀以利物有藏其用於此而神於彼者何限子以秋爲字得毋類是子春秋尚富挾是行天地間一襟之字在大虛中風雨不能震凌水火不能漂毀將與大塊相終始雖歷千萬賢劫且不壞子盍寶之因其行就書以記俾求子秋字者當求之方之外

遯野記

木川藍景方學遯東魯介江湖接畛北山下而居近市囂與薄相訐是非之塵債起樊然淆亂膠漆澆雖舉西風之扇不能障乃度嶺嶠徙居湘境之墨壺扁曰遯野將佚以老或訾景方曰辭詖則遯質勝則野遯蓋士所不獲已而野與樵夫蕘子伍景方惑焉諮於余々嘉遯且歸鄉諳野趣槃礴一軌萬物並馳宇宙清絕處可興可觀可以全生而陶性會心者卽得之而奚必雲明月侶勃萃山澗之犖确棲蓬蔦蔓之羅絡筍焉籛焉認贅爲嫡求諸寂寞荒閑之濱然後乃適其適鴻荒浩古標枝野鹿而睡々而盱々繩

可結而治飲可抔而樂無蝸角之勝負無雞蟲之得失鹿豕豕狂魚鳥熙熙而何用遯故野意渾在時世儵忽鑿義農堯舜氏作佃漁網罟宮居粒食之制差備居高者垂衣裳而明教化居官者言都俞而談禮樂居下者事耕鑿而歌康衢機心泯而鷗不驚驕色鉏而物不駭遯可也不遯亦可也而野意散在都邑大雅日凋奔覆以錦以勢相軋乃有朋黨之傾以利相啖乃有金谷之墜以文相妒乃有空梁落燕泥之誚故士爭息影樹陰漱齒清泉以放浪閑曠爲高以偃蹇林薄爲幽始有不得不遯者而野意專在山林野在時世而無用遯葛天無懷是已野在都邑而可遯可不遯堯舜在上而有巢由是已野在山林而不容不遯四皓兩龔二唐輩是已景方嘖然號遯野且自以爲生何時居何所而鄰若友者何人遯不在遯其遯在心野不在野其野在道景方歸試卜居檻不丹楨不刻節稅不山藻礪階石而幕牕紙搏必窪俎必石器必陶瓦飯必脫粟衣必礪硬被必布而榻必木又將娶姍聖賢之鄉夷猶仁義之郊欠仲子史百氏之淵藪逃商韓而宅孔孟逃儀秦而宅顏曾時揖諸君子於仁智山水間所謂遯野者跬步可至殆

非漁爭隈樵爭席所可躡跡畏聖野人將潛化于庚桑楚而不自覺景方適然躍曰果若是吾前日捐謀徙而遯野者不既勞乎吾下而帷吾隱而几潛心黃卷不煩杖屨挈妻孥而幽趣蕭散可掬是非之塵亦吹不到吾今乃幾於道將營菟裘老焉而向之遯之野皆非真也吾舍此將安之居亡何其鄰友亦欲效遯野之壘而相要以扣雲扃露幌者景方麾之曰吾得所矣子姑去

王景和雪溪記

巽坎交於上而雪以凝坤坎交於下而溪以流宇宙閒一殼清奇之氣演迤融萃乃寓於此朔飆吹沙林葉盡脫玄雲屯甲粲其六花何所無雪而回睨溪上萬頃玻璃宛若銀虹之界乎其中浦嶼縈迴按藍一碧霜寒水落沙石粼粼何村無溪及乘雪過之但見夾岸瓊瑤水天一色璀璨皓泚矚然玉山之頽乎其側此則雪與溪相遭迭以所受清奇之氣相映者也乃有漁翁野叟蓑笠而垂釣乃有樵夫羗子敗履而印指乃有騷人墨客棹剡水之舟策瀾橋之驢乘興而索吟冷光互射影落江波姣若神人夷猶澤國景物本清以人乘之其清何如也天不閱其清而寓於

雪地不闕其清而寓於溪人兼天地雙清之氣于雪于溪長寓逸興玉樓凍合銀海光搖肝肺銅鑠萬象呈露直將馭巽滕泛天潢與造物遊於汗漫之表而奚止閒埃壒渙忍所能干吾今且詰景和之雪溪方之乾坤是身大如椰子許齊楚曹鄩其清又何如也景和儒也於同庚差爲一日長抱梁園之材而不輕試濯滄浪之纓而不屑污家窰新然寓興雪溪問雪何在闌其四壁未見有隨車綰帶逐馬銀杯也問溪何地隘其一區未見有霞津銀浪月浦練花也吾將索之於大塊之野不土之里無何有之鄉了不可得尚記十數年前景和抱琴館里閑澤吻顰眉作敲推執臂次玲瓏清冰萬壑啖茅簷之冰筋滌石礪之翠溜咳唾珠璣字々且不凡竊々乎如掃北臺看馬耳雙尖周旋坡翁間也混々乎如涉瀟水上訪丹氏故居從柳々州而辱以愚也飄々乎如霰花縈鬆揚鞭側帽侍晦菴南軒諸君子祝融舜溪馬上呵凍筆相酬唱也籬角無雪胷中未嘗無雪宅傍無溪眼界未嘗無溪帳下學子誦々數十輩瞠乎門外之立喟然川上之嘆皆隨淺深將卓々然名世有歌於館下者曰曾冰峨々晶以潔兮支流潺々瀏以咽兮先生素

節高揭々兮又曰雪之泮兮尚可搦兮溪之涸兮尚可涉兮先生之德之心其不可涅兮歌未既景和徐起解壁瓢取牖下折脚鐺汲溪間雪水試建溪雪後早春舉陶家故事飲客客竟茗飲方去

安堂記

物亦適所安螳于蛭禽于巢狐免于穴均也特芑焉漠焉止也人非芑焉漠焉者也宇宙在身今古在心位育贊襄在手東西存問炊且不及浙求安也奚自余隱者也茫焉思焉將求安焉尚不悟法當何所東平史侯壯年佐宜江郡方當上星辰之履乃以安名堂侯安乎人情欲安等耳而未易言也聖賢之地位不同義利之界限甚截一以爲樂窩一以爲醜毒一以爲左右逢原一以爲積薪厝火譬諸器吾亦不知孰置而安也余蒿目一世嘗見計利鞭笞勃率劬勩航溟海輟隴坻閒雞而征戴屋而宿至困且躓柰何猝々無須臾安也膏粱紈袴樂閑便靜酣酒癖財因謂之安而金谷之危郿塢之誅景陽廢井之墜燕巢幕而烟燼焚也豪宗甲氏鼎食戟衛家僅至八百世之求而安者彼皆襲而有之願指意使無不快意且懸薄鑽集柄權怙勢竟不免冰山之摧向焉自以爲

安者皆危境也人生幾何百年過化求其啖蔬啜水
夷猶無事難已乃以有限之身窮無涯之欲至不滿
千萬世談吻斯人也其鬱々不自休乎其亦有悔乎
凡可安而不安非也不可安而溺於安者亦非也可
不可未論也其或有終身不得安者又何也且試以
侯較余侯歷仕途乘朱轡將爲國措置大事俸給騶
哄優游閑雅而余隱居力耕以供伏臘差可俛仰一
世安乎非邪而晨牕夜燈如針氈如刺股立程課端
踐履求爲聖賢君子之歸猶日夕遑々焉恤々焉幾
狂乎韋布士寄身太虛一稊米耳所安何事而豈真

無容身之隙蓋有知止而安如曾子而曾何所知亦
有居安資深如孟氏而孟何所居由曾孟而上有安
安若放勳而放勳安其何所安傳有之懷與安實敗
名或曰安非今德也聖賢之安則與世俗異矣以身
觀世俗盱々眙々草閒溫飽卽擬以遼東幼安之志
淵明容安之規以身觀聖賢千古在前萬古在後曾
孟放勳浩莫窺一班凡世俗以安爲羨者蓋凜焉日
三省而猶未安也身吾身也亦聖賢之身也惡乎安
惡乎不安余聞求之六經而得一所世或未知也地
廓而平宇靚而深俗愿而撲仁義爲戶牖道德爲膏

梁經史百氏爲几榻凡居其中若倚太山坐平原略
無杌隤震撼之恐世閒決性命饕富貴之欲者固未
嘗躡足一至或有引而至者亡何厭而奔之余與侯
且磨戛且擊撞常恐越其所而身陷於危險之奔身
安矣又安其心焉心安矣又安於聖賢焉安於聖賢
矣又援一世皆安焉此豈易與世俗言哉余別侯歸
舊隱侯仕日顯位日高各勗而勉之更數年還以書
問侯曰余安矣侯亦安否侯名某字某

穆如軒記

余爲東平史侯記既侯將別且言余家居規一軒爲
讀書吟嘯所摘齋右轄史公大書二字華其棟曰穆
如子更記之余復曰穆豈易言哉吾嘗竊窺其氣象
矣肅而深雍而泊悠而遠瀏乎爽籟之清也溫乎南
薰之和也粹乎輕颺之披拂也冷焉淒焉蕭颯焉可
暢懷而解愠也於世爲升平於人爲賢淑而於文辭
爲典雅也如蟠桃一實河水一清優曇花一現亦甚
不類見也嘗試與侯涉獵六經上下今古其見也凡
幾鴻濛剖大樸散羲皇以制度鉏其蕪放勳以垂裳
助其長迄重華賓四門而穆穆氣象乃一見明良賡
歌何穆如之禪讓流而征伐都俞流而謏誥去浩古

已遠尚賴二南德化之所薰陶六典制度之所綱紀
馴至宅洛旁作迂衡穆穆氣象又乃一見當時清廟
卷阿等詩雖不言穆讀其詩猶想見其世也去之幾
何時君臣道虧而巧言作矣父子養衰而孝義作矣
兄弟朋友之情薄而棠棣伐木作矣顧瞻四方促々
靡所騁啼蜚悲茲爲怨爲刺駭吾耳怫吾心而割有
撥亂反正之主溫乎作誦之佐逃空谷聞足音固足
然喜也而穆穆氣象乃盡見於言語文字間嗟夫六
經言穆不及文詞至此乃以形容吉甫之誦其微意
蓋可悠然思也宇宙無涯事會無盡穆穆氣象其見
與否乃古今升降之一會吾觀之廊廟焉淵乎其於
穆而不已者其一世之三代乎觀之摺紳焉薰乎其
穆々而在位者其一朝之三代乎觀之閭巷焉溫乎
其閨門邕穆而淳古者其一家之三代乎凡此氣象
文詞未論也惡乎使之然惡乎不然也大槩世之盛
也其氣象見運世而不特文詞止世之季也運世不
可見矣得見文詞者斯可已夫以穆々氣象而僅以
文詞索世亦可知也今侯之生世何如也皇明遠逮
何地不穆穆武省徭何人不穆穆侯生盛世居東魯聖
地且工詩其時和其氣平試坐是閒吟弄風月嘲詠

花草流麗溫雅宛在筆底文辭末技也而亦覘世者
之所寓也杜陵之石壕吏鼎裏中之傷田家坡仙之
皇恐灘讀者如入變風變雅淒兮不堪回視吉甫清
風氣象渺如隔世而其時竟何如邪文章與世高下
者也凡哀樂欣戚怨苦無聊之氣象皆遷於其時文
亦隨之非故然也吾所以重爲侯羨也侯春秋富秦
最歸鳥行當坐風日不到處吸噓泰和使穆如氣象
拂拂宇宙閒特援手耳既工其辭又逢其世穆如之
誦豈在吉甫下況當吉甫時凡伯家父以文辭相後
先而清風之誦吉甫獨專之吾意補袞之功吉甫蓋
與仲山甫等其隱然有裨於世者多矣而誦特其余
也侯勗哉余臥牛下將曠昔日望侯矣假設拈筆墨
笙鏞王度一鳴治世之音將揖遜於虞周歌誦閒而
穆如之誦又特一斑而已穆兮穆兮將運世兮將文
辭兮我思吉甫其惟侯兮

牧萊脞語二藁卷四

牧萊勝語二高卷五

序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西巖漁歌序

西巖幽景帶溪奔流露冷月明了無行影枕蓬倚棹
清響孤嘯劃振滄浪烟水之渺何奇也激謫謔吸變
熱姚佚孰唱于孰唱喁何瑰且麗也惜惜乎啖魴鰕
而鳴鳬驚也琴琴乎戛岸篁而韻蘆風也冥冥乎鏗
湘靈江上之瑟而張洞庭黃帝之咸池也次乎不可
以譜與操徵也邈乎不可以絲與竹按也烟館晴樓

移商換羽吳歛郢曲嘔啞遏雲時足娛吾耳悅吾心
而以季子鍾期善聽者聽之乃指雲山韶濩之音呶
嚶聲聒淒清爽拔宛出鈞天清都九奏萬舞非塵世
可聞抑又何神也乾坤沆瀣之氣烟雲莽蒼之態寄
在山水清絕處吸波淥而濯滄浪漁者有焉鏤肝脾
漱胃臆引吭宛轉有自然之鎖焉江湖之散人煙波
之釣徒漁邪非邪一時脫文字富貴之氣焰步邱鄴
而效之越俗遠甚吾猶意其不相習也優施學孫叔
敖俯仰談笑皆似而疎髯不類也而汎軼出乎此凡
歌易也而漁難漁易也而真難漁之理任恬也投衛

餌也無躁求無強取勞也而未嘗勞競也而未嘗競
船頭壺酒船尾簑笠舉觴數乃眼白瞠天不以毫髮
得喪戰乎曾故其樂真二則發乎情永乎聲協乎均
律朴而不佻雅而不窳雲伯譚氏子夜傍西巖放懷
山水閒亦以漁釣心事寫之不窳不佻幾若逼真雅
歌一編頓挫妥帖隨寓輒詠猶規二然有鳴榔扣舷
之想苔花磯碧水落波寒挂磯磯而卷釣綸時出高
吟爲讀一過尚攬結西巖溪漁真趣

送戴道士歸玉笥序

古無方士神僊別號元夫異士屏執利節嗜欲啖蔬
茹糗遐迹山林與世味澹不相入故獲終其天年與
造物爲徒隱君子也廣成隱崆峒許由隱箕山四皓
隱商顏暨桃源避世士厥初亦豈飄二學僊侶者曾
中有所養不以雞蟲得喪芥惹神全而不傷氣固而
不耗童顏雪膚壽或百餘歲火養於無風之室久而
不燼也海上燕齊之士遙起言神僊乃一切駕說於
辟穀導引誇安期之棗竊金母之挑簣鼓秦漢帝王
訪蓬萊禪云亭飛樓謔館延頸鶴蓋竟不一遇仙之
爲仙也非較然迥異於人也丹臺石室品籍姓字吾
亦不知其何所屬也吾黨士聰明特達馮虛御風神

遊八極者不少傳說何所煉而騎箕尾也仲尼何所
餌而君廣桑也殷浩何所修而侍帝宸也魯公何所
授而挾風雷也歐公領神清之洞曼卿主芙蓉之城
呂誨司南遊之糾又何所吐納而然也謂仙爲儒凡
仙未必皆儒也謂儒非仙凡儒亦可爲仙也上如軒
轅下如謫仙于湖駕聲龍騎紫麟時亦遊戲人間世
皆自然而然不期神而神非若餐太極之隱芝服委
羽之黃連掘朱孺子之枸杞背拆若蟬蛻尸解若羽
化熊經鳥伸煦噓呼吸假力而爲之也世亦有評品
及此惟韓文公蘇長公宋景文公深窺大意穀城之
有黃石也衡嶽之有彌明也蜀之有朱挑推也人爭
曰此仙也而韓於彌蘇於黃卓然以隱君子目之至
朱則列唐隱逸傳山澤臞儒或爲列仙三數公言真
足以祛千古之惑余少業儒亦有烟霞泉石想往來
祝融數四又欲登廬阜策天台探羅浮神仙窟宅求
異人印證前說欲行且止尚記試武林道經蕭峽玉
筍諸峯歷^二在望聞其間有廟屈壘短劉墻若清溪
道士研朱點易誠齋翁所謂玉筍隱君子者意或一
遇又未及造越^三裴戴南高以劉三會高第來玉筍
訪溪上言纚^二而不竭色淡淡而不驕急延上座烹

石鼎作茗供隨以前說論戴與余合余且問南高曰
子儒也我雲冠曳月帔將以仙求仙抑以儒求仙且
撫玉筍事訊子玉筍號佳山水非向來梅子真隱處
乎今之仙壇梅壇也當梅之詆王氏立漢嗣以孔氏
子孫紹殷後縷^二數千萬言未嘗餐鼎中龍虎參肘
後刀圭妄意仙境者異時避新室禍棄妻子變姓名
往來山中去之數千載或傳以爲仙靈光耿其猶存
後有聞風而慕之者若子雲昭明讀書其閒山谷留
題其上亦未必不共梅仙攜手遊汗漫而翮浮雲真
詰言聖賢忠孝文人才士有隨化而無誠死其果然
邪子歸玉筍起梅仙之靈爲余問之曰余亦誤儒冠
者也今老矣凡骨尚難仙或有可以處余者當結廬
鄰壇效田游巖慕許由法

送學正牟元通序

錦城牟學正元通經明行脩粉省栢臺刻名上館閣
期以不次之擢乃下瞿塘道江陵將謁金臺知余家
古文奇書散漫西南坤維類賈客傳白集雜林且抵
武昌沂沱泉徑造迂園圖書所將行徵余言元通蜀
人也蜀自蠶叢魚鳧以來其文運關於中州者凡三
而世或未之窺也非特世未之窺而生於蜀者亦或

未之窺也漢之初文何樸也司馬相如起自成都雄渾傑卓而漢四百年文治乃振以熾唐之初文何蕭也陳拾遺起自梓潼醇厚雅正而後唐三百年文體乃溫以粹宋之初文何儷而姜也三蘇父子起眉山來京師浩蕩淵深而宋三百餘年文氣乃超化而神奇天地間一氣磅礴出乎震而成乎兌種於春而斂於秋蓋不偶然世言文章與時高下蜀介在西南其所關蓋如此元通之行也吾將以窺世而重爲斯文幸也吾聞以元通出處較之三數翁似又不同相如進身出於狗監楊得意之薦引拾遺召用出於天后之拔擢獨三蘇抱胸中耿耿出韋布卓然以文穎脫故相如薦非其人其失也汙拾遺仕非其主其失也襲三蘇生嘉祐明良之時所薦不相如所擢非拾遺惟歐陽子一見奇之相與推挽終其身光明俊偉超出二公之上若元通之行疑又過蘇一等今之隆平富繁非嘉祐敢睥睨省臺汲引不在歐陽下況元通司教廬南考上選籍名在第四持此媒一命如執券取償擢以不次宜也世之以次取人可以限庸才不可以待豪傑黃帝之舉風后力牧商周之舉傅巖磻溪非次也吾甚於元通之行蓋將以窺世道者也蜀

之關文運也有數世之開文運也有奇岷峨劍閣之峭拔金馬碧雞之靈異塊滂大虛未嘗暫息干戈戰爭之餘以時攷之宜有當其數者而未知奚所屬也元通第行勿滯諸公要人必有援而上金鑾如孟浩然者吾雖老閒臥紫微峯下將爲世羨爲蜀羨而又爲元通之行也羨

送余山南序

凡觀士達觀所施窮觀所養地位異而規略同也施如蛟螭雨空山川埃壒皆囿洗濯養如虎豹潛山食牛意氣未嘗暫衰世之班荆而語扣角而歌抱膝而吟身羈樵牧屠釣之微而度外異人一見奇之至咤爲鳳雛表爲璫璵獎爲明堂梁棟非假蒼黎之下也蓋窺其所養耿耿不可屈校二不可犯汪汪不可索平生所到器業遠大已定於此而吾觀今之世善養者何寥闊也生長東南切聞匡廬天地之奇元陽闢左里之齋云鹿洞山房之文雅古今奇士往往穎脫其間甚欲騎長房杖意行壁覽物色其人或可得有踵門而過余者詢之乃南康余山南也妙齡而機穎論欲而偉卓深於學問工於文墨雜精於射隼季主之奧蓋通人也而吾聞窺其胸中之所養氣象精采

真若劍光牛斗之墟蟬蛻塵鷺之外有非富貴所能
驕而羈者故於交遊合則進不合則退非若織夫
人瑣二勃宰辭東家而西家待賤窮斯養達斯施者
也豈易量哉世言伊呂事業或定於畎畝其非由觀
之也邪斯人也真廬阜之奇者也吾固竊觀子矣浮
熊湘過漢沔將之建業遍參臺省諸名勝亦必有觀
而奇之者吾亦臥牛下指目以觀子

送劉中夫教柳州序

桂嶺以西諸郡號遠徼獨柳江地靈民秀較廣韶相
甲乙明而麗則爲仙奕四蛇之峯淵而神則爲雷塘
龍江之流孕而毓則爲針魚蕉荔之珍其鍾爲人也
絃誦士至三百自甘翔而下登奉常第者不乏而世
之受官中都類惜二曰遠友人劉中夫儒宦二十載
脫選中書堂青衫手版司教柳庠將行平生吟友祖
帳南關之驛間亦有爲遠饒舌余咤曰地無遠近惟
視吾道二無遠近惟視吾教聖賢君子之用心其循
道也未嘗孤而立其行道也未嘗狹而陋地彌遠者
教彌周教彌周者道彌廣洙泗之濱鄒嶧之墟歷六
七聖人禮義之所濡染仁義之所鍾鍾習之也稔諳
之也孰道之行也易未奇也要荒之墟重譯者流優

柔潛化使與中州無異似有神人鑿胃之造吾今乃
奇之聖門高第七十二多齊魯近郊春秋之作狄吳
狄楚狄秦甚矣而言偃自吳至公孫子石任不齊自
楚至秦祖壤駟赤自秦至亦有不胥之教未嘗以狄
且遠者外之也況孔子之齊之衛之陳歷聘列國至
於之楚則以子西忌而不用之趙則以殺鳴犢而不
前甚非孔子之素心也烏輪之升也蟾魄之照也冰
天鬼域之遠與中土同一色皇明之所燭正朔之所
被自柳以西南數萬里而遙如在几席今之彈丸黑
子如柳者正隸中州亦未爲遠也孔聖之道惟未及
行於遠裔也世有至人乃捷起而乘之有以清虛之
教行流沙者有以清淨之學行乾竺者其道雖與吾
儒異大約教人避惡遷善向若使孔氏之道早明斯
地吾意其人亦未必遽離然從之也柳又豈遠乎哉
柳自子厚陶成以來今四百餘年矣加之王初寮李
材叔諸君子接踵相繼人物彬二將爲齊變魯二變
道之會子厚之開其初也似難中夫之成其後也似
易中夫吾再世筆硯友也芹泮生香教不以遠而略
道不以遠而異神相接而心相思地雖遠猶近也於
其行序以勉之

贈譚明山序

言山者明於山之塊然在大塊間高下下不可以形而詰也奇奇怪怪不可以狀而盡也坳者凸者欹者斜者尖者坡陀者玲瓏者昂焉為人蟠焉為獸翔焉為禽秀焉為官而怪焉鬼各因其象而索其血脉融貫之處六合之外窈冥緬邈吾不得而明也吾環六合之內具正法眼眇視遐觀天一生而地六成坎北主而南賓繇須彌出崑閼涉太行以大華為對待以衡嵩為潮應黃河之潮居其一長淮之潮居其次大江起岷峨匯湘浙洋二悠二為遠大之潮皆自西流東瀕為海而不伐以故生乎其間為聖賢為仙釋為將相士庶為寶藏貨殖之府大者祖小者宗前者引後者從東南多仁柔西北多剛毅數千年宇宙賴此撐拓而無恐是乃山一大統緒脉絡而世亦有當其會者譚君叔明有先世陰陽之書而又參於江湖之士竹菴使君乃書明山二字以號之行將究羣山三昧且俾序其端吾且問叔明會之心證之師亦嘗明及此否吾讀書暇亦閒讀陰陽書謾無語及此子若以吾說求諸陰陽之書則書所不載若傍求諸天地之形勢則書又有所不能盡善明山者山為

吾所使不善明山者吾為山所使世之抗談山水者必挈二然曰地理曰地理三何在凡此蓋理之所寓者也吾試與子近登祝融俯瞰西北天低鵲沒青翠一髮下觀人閒世平家培塿千起萬伏山之為山首尾襟帶彷彿略見一二若拘二按曾揚書略大勢問小節執一藤一蔓小小融結認賓主合音徵指潮迎恣談吉凶禍福非但所見狹陋不足窺山勢大槩而星盤針石所定其術特淺且近者之流叔明宦裔可與言理叔明欲明山吾首勸叔明明山之理二明山亦明已試歸語竹菴如以吾言為然則當書之卷端以誌世之陰陽家言山者

征爪哇錄序

國家以大威德籠括海宇錄耳雕題之邦辭殿閣頤頤朔庭駁奔臣僕最爾爪哇隔西南海味天命所屬怒螳臂當車轍壓以萬鈞碎為微塵無怪也古今荒裔自開闢迄今何限四夷之賓氏羌之享越裳之重譯而朝皆以天意所在不敢違越若跳躑狡兔之穴恣睢炤蛙之井迨至天戈所臨勢鯨鯢樂京觀挈其庭而焚其巢俾居者困於供億行者死於鋌刃膏草莽而艷野燐甚非生靈之福也汴梁文公華甫探甲

冒躬總戎役跋履良苦於征爪哇事諳習其富纂錄始末作為一編及佐未郡耿介有政聲過吾廬出示是編因取版行此本流傳風聞絕域庶為不知天命者之戒

萱壽錄序

愛親莫重於愛其身身者何吾親血氣所寓也如養嬰兒如護處子如彭祖擁衛觀井非較然自視釣金也而吾情則有在矣世有先意承志下氣怡聲竭滫瀡供菽水至負米千里外又甚者完其四肢若樂正子下堂懼傷其足曾子以身體繫膚不敢毀傷果若是奉軀體行宇宙當高飛霄立不踐人間世昔班史盛誇益州二牧過邛郯九折阪王陽則以奉先人遺體不肯乘險曰孝王尊則以王事叱馭驅去曰忠以今觀二子均未盡也士生世少免父母之懷長則辭親遊四方委質奉公驅馳惟謹理財也必廉處事也必勤摘奸扞邊圉也必剛以武不辱其身不危其親異時衣綉榮鄉升堂上大夫人千歲壽忠存孝亦存其中已安在護爪甲不出閨闈沾二效兒女曹眷戀之為愛吾因是知同知李侯足以兼二牧也侯始壯宦燕雲及長涉江南歷七任居官三十五載今乃分

佐湘之茶陵奉母娛侍年八十一康以持身勤以處事剛且武以摘姦翫玉鍛而不燼錦製而不傷政聲藉二在人耳且與余同味喜談論時躍馬式廬語余曰吾非無意私囊業距家五千餘里恐癡不了事貽大夫人感以故朝莫兢二自愛其身其愛其親今年夏侯母憊攝調扇枕躬湯藥衣不解帶亟籲天立瘥耳聰目明健飯如初九月望後三日侯母大夫人誕日也侯復籲天請命乞減年益母邑士友作為歌詩且讚且祝余生世遲侯歲四辜負承顏三紀踰一而侯年五十八慈母鶴髮受養可錫類如頤封人余因戾有感且重為戾羨也余羨侯不但年壽知戾自重其身以及其親且為美教化風俗之一助吾邦豈無有如晉鄙重而善者尊陽二子亦將聞風起敬余故敘其事欣然為世之愛親者道侯名允中字公權高唐子姪曰杞曰楠皆賢且淑由母紀氏早相其夫以訓其子若孫蓋以清白傳家云

寒芳集序

穹壤閒何所無芳楚為盛詩十六國風衆芳叅錯不及楚而椒糝之懷蘭蕙之佩芙蓉之集賴靈均翦起剛後攬擷自媚幽香孤潔介騷經杲杲行世而楚芳

遂甲天下芳者何精英之氣所萃者也曦娥之所烘
郁雨露之所被濯幾廿幾年騷人墨客襲而奪之取
爲已有靈運奪之而爲池塘春草少陵奪之而爲柳
春萱雪柳州奪之而爲青松膏露掇取衆芳膏潤筆
尖芳得詩而名詩得芳而清相參相入渾乎如羚羊
角無罅迹可尋朱兄月泓亦楚崇陽人也壯好遊興
寄所到春容太篇其氣渾以雄其句超以卓儵然神
詣別具一種豪爽至太初一賦峻發踔礪浩蕩奇傑
盡漱六義之芳潤間樹其集曰塞芳月泓其今之靈
均乎楚之芳未嘗歇也千古在前靈均奪而有之萬
古在後月泓奪而有之蕙風蘭露荷雨菊秋湛二靈
靈嶠然塵表朗讀高吟亦不辨詩之爲芳而芳之爲
詩回盼衆芳津二德色

顏仲奎擊缶集序

樂二也音何沿而生也缶亦樂也樂出虛蒸成菌吾
揆厥初黃桴土鼓音未定也虞韶既作土焉埴石焉
磬木焉枳敔比竹焉蕭竽匏革焉鼗鼔爲宮爲商爲
徵羽角吾亦不知何爲而然也凡樂有器二有聲二
有字律由是起譜由是協康衢之擊壤易水之擊筑
壤筑非韶具也而聞壤者其志和以平聞筑者其志慨

以愴皆自然然而有天趣而人不知也充壤與筑類
而求之甯戚之扣角荀勗之聞鐸單于之鳴笳散仙
也而奏雲璈牧童也而吹禾笛抑揚高下可操可腔
似有均節行乎其間而世未必盡知也況乎缶缶陶
器也治家子範土鍛火埏埴而成非有意於爲樂也
器成而聲隨之秦人乃扣之而歌烏二何奇也顏氏
子仲奎得歌詩三昧題其集亦曰擊缶幾秦乎非邪
吾愛之進之樂聽之甚於缶也吾聞洗箏笛耳以南
郭子綦聽天籟者聽之小擊珎二脩乎環珮之丁東
也大擊珎二聿乎響石之嘹亮也重而濁者朴乎檀
版之彭魄也輕而清者鏘乎金鐵之璵璠也協之以
律統之以譜未必不可備韶之一而惜世之未能盡
知也仲奎以詩鳴抑又有知之否邪仲奎鄉先達潛
心之裔也少苦學工詩文氣格聲二逼人鞭辟精到
當坐餘子百尺樓下世豈無具子綦之耳者乎仲奎
勿以人知不知介乎習日勉焉音清雅或取以備
韶末可知也

萬氏詩社序

益都萬繼先侍父來牧吾邦嗜學好工詩擇郡邑能
詩者交之結爲一社每月朔望必會二或命題或分

韻更迭爲盟主談論推敲酒數行乃罷月以爲常且徵余序其約余居鄉去城半舍而遙欲效淵明招入社似難雖然此古意也可無語古者里社必立右師朝則聚里門各以時就農業旣已復聚其中講學善者勸惡者懲以故非心無由而生當其相聚各欲相觀而善非有意於風雲月露之作聲韻剽竊之文也而康衢之謠擊壤之歌三百篇之作兒童閨闈單言片語傳誦人間世有後世搗項軋吻作候蟲聲所不能道詩者何學而已昌黎詩多文選語東坡詩多禪語魯直詩多蒙莊晉語杜少陵讀禹卷書行萬里世

號詩史習中所學汪洋鬱積隨其興觀自然流麗諸君子羅置社中英茂傑特下帷講讀月異而歲不同當隨所得更相琢磨而豈但詩若第下聚不散如踏雪鴻正復何益仍爲盟曰爾無我妒我無爾欺慙也吾規淑也吾師其務習於是而去其非旣盟之後日鍛月鍊五言可長城三體可家法盤空硬語安帖排纂卓犖稱雄詩壇閒安知不由社中出

送李山長任撫州臨汝序

外第李仲恕三筮仕皆長西江書舍初山房次鷺洲今游調臨汝吾肺附也奚以私譽異時客絲西江道

湘纍三談仲恕攜琴數歷教有方養有序行有規繩日領館下鼓篋踵堂士筵鐘擊撞剡抉疑難關羣口而開其聲或有挑達碎廩食器者按學規申攸司屏厥藉士乃循矩律精講誦日課月試氣習翳然不格將之臨汝吾知其行必有迎境上而千里相從者人惟行足信於人也而後可以爲人範信於家者範一家信於鄉者範一鄉信於天下國家者範天下國家廉可信於人也人必知其居官不貪而範其廉忠可信於人也人必知其報國不悖而範其忠義可信於人也人必知其處交遊待僚屬不諂不妒而範其義

猶之著蔡塊然物也能前知能決疑信之非一日故人尊如神明護如章璽而不敢狎且玩孔子大聖人也從遊三年魯最居多齊次之陳衛宋杞又次之若秦若楚若吳僅一二非聖道行於近而不可遠也近者跡親而信之也有素遠者跡疎而信之也無由勢也至於孟軻又甚矣轍環天下歷聘列國知其道而從遊者公孫丑萬章樂正克充虞徐辟咸丘蒙不滿二十人止嗟夫孟氏亞聖雖曰下吾夫子一等而師之者何其多少懸絕如此吾固疑孟氏無授業之定所而信之之日淺也天下士行難而取信也尤難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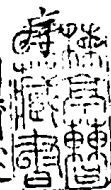
信難而取範於人也尤難蜀之日越之雪犬信二而
吠之大鳴則大怪小鳴則小怪均是人也而欲其磬
折北面俯伏吾前求以淪其昏而條其愚決非創然
能之其施也有定其孚也有素故起敬起慕不在他
人後韓昌黎犯笑侮而爲師子厚環顧其中而不敢
爲衆師其自揆取信於人與否何如也吾於仲恕臨
汝之行而信其疇昔教養之素可以爲人範也且余
聞之傳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又云三折肱爲良醫
師猶醫也仲恕三仕皆西江知其良也久四方學子
虛心求發藥者於次亦爲三而況臨汝仲恕行矣當
品所以爲範者余亦嗣詞之西來客

送容安兄分教鄮邑序

余兄容安奉檄長鄮學淑諸生將行瀝杯醪祖道左
回念疇昔師同門學同牕容安苦抄讀同几硯勤十
倍余祕不浪談余老矣倦宦游方將卜舍西園傲湖
海舊規結廬市田遠聘海內名師以淑里之賢子弟
日課習期爲天下國家用而余兄乃載道之鄮或諱
曰鄮邑也其山川艱以阻其風氣悍以驚其稟稍
劣以卑教者難之嗟若此子果以鄮觀鄮乎鄮之邦
吾之邦也初茶陵割遠都十有一創鄮昉嘉定四年

始未百載鄮父兄子弟每北向望雲山青翠一髮必
舉首加額曰父母國也吾邦人往來賈鬻道鄮至數
焉昵昵相勞苦曰吾昔里若鄰也吾邦士分鄮甌席
繫馬堂階蹄尾相銜年長以倍則曰吾伯叔父若師
也年相等曰吾兄弟若友也蓋一家者然也以鄮觀
鄮似在桂海鬼區不無以秦越肥瘠視其心以吾邦
觀鄮則淑也慙也哲也愚也不大相異也且鄮之險
僻比閩蜀何似三代而上閩蜀無可稱之士漢唐而
下才學多閩蜀之人何書於前而豐於後也文翁常
哀之造於是深矣厲之人夜半生子舉火而視之惟
恐其似已也鄮獨無有愛其子者乎兄過炎陵回望
家山距五舍有咫以友吾邦學子者友之相與談道
德習禮樂冠蓋士將櫜々如蝟毛起鄮之謠曰蜀邪
翁邪閩邪哀邪鄮者容安邪容安兄於是不負所
學余嗣當從凡一一問英才

牧萊脞語二齋卷六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送濟甫弟赴武昌序

凡人欲有試於世者天也往年與弟濟甫弁髮侍叔父官行都逐羣胃裹飯試有司不得志西歸下帷淬藝力期與海內勦豪角而科且止此吾每嘆子有材而不獲試後數年擇官於吏臺掾史拔授坐曹柄湖湘列郡事戴星汗馬勦勦執牘背示人死生吾惜子有材而不大試今又數年學宮剡其名上憲庭憲庭

攷其實上侯閭勃率戒行李航洞庭蹟武昌問津仕徑直有燕雲萬里之想此試可一機也吾猶疑子有材而不易試士莫不欲試也嘆而惜之而且疑非疑也富易試也貧亦或易試也獨介衆富之中而貧者爲難故卜式以貲爲郎易也人或議之韓信家貧不得推擇爲吏若未易也而人或憐之子之欲有所試免於議而幸於憐者何也昔有少年涉渡者其老翁意其有具而睥睨之少年裸示之而獲濟凡老翁所以意之者卽吾疑之之說也以子胷襟爽豁口角建瓴世孰不矜而卽之負信之略之式之資而疑似之

迹橫手中或恐有按劍於夜光者將環顧而責償於子吾爲子疑而子亦有不必疑者吾之疑人也子之不必疑天也若果以疑而沮是信終不得齒侯封爲官者必式而後可故至此而後天之說益信主父偃貧貧無所得客游燕趙中山志益困乃西入關朝奏暮召士一時幸會蓋有千古之榮者何必疑子其試乎哉吾爲子求之天矣

送歐陽毅齋序

雨泉涖郡泮厥若長公毅齋庀教玉林秩滿訪余東臯貌朴而重辭溫而澤方知叔向可人也復有銅鞮伯華賢哉臨別言將筮仕調武昌求言以別余漁樵長也焉習仕向居山見有杳槩產懸崖危磴朱實索垂隔衣帶水羞解襦厲揭側睨弗敢前有少年裸袒徑濟充然果腹又嘗泛舟湘江春水怒生萬鱗競赴鱣鮪鯽鯉揚鬣而上臨淵漁者橫江立魚梁以過之前者沿之徑去後雖有垂天橫海之鯨竟逗遛懼怯不獲進異時與圖甫上規制草創諸公要人翼之而仕角之而進朝韋布而暮袍笏無難茁穴之士率多畏忌觀望如膠漆今講畫定等第明仕者如升梯一級趨一級故資格之立魚梁也今之沈溺不自見者

皆往年側睨查繅者也。世紛未定庸夫或有速化之階。世紛既定聖哲亦起湮滯之嘆。洋洋波帖息索劍報弓海。陳鬼區皆震驚。固敢喘智者無所騁其智勇者無所賈其勇。雖撮一罷輒頑鈍坐堂上。界以方寸印亦足了科徵而撫州縣。凡今高牙大纛行呼唱於市。非根苗之同則門蔭之峻。經生學子調三寸管無一言悟意。旬月取侯封。僅藉庠序一徑以自見。若大科異等不次拔擢於世。罕聞固焉有黑頭三公者。自一介以上。睚眦々々循序而進。按級而遷。安敢躁毅齋長臨武泮歲且六。宜章歲且三。以考計大當上之蘭

省小亦當正路。庠如執券取償坐曹者。雖欲淹騏驎不可得。若余偃蹇々時人無作霖才以動丙枕之夢。無凌雲賦以啓明光之問。又無蟠腹經笥以來蒲輪之召。曳尾仕途。按循資序。計今之年更添絲老幾百甲子。方當上星辰之履而鼓舞倦矣。沈舟岸側。歷送雲帆。自分叉手並脚。從田舍牛醫兒洗耳。省檄當駕犢車謁穀齋清溪上。

送陳敬伯歸桂陽序

柳宅楚上游。舜峯繇隋唐皆屬邑。湍流窺嶺有陟方之舊。故其人肅而慤。質而不囂。尚髣髴陶虞氏遺風。

或詭曰居萬山非也。中州扶輿清淑之氣。蜿蜒鬱積。是生魁奇忠信。騷人墨客。嘗欲過而詢之。閩以嶠蜀以阪。開出奇傑。圭璋慶宇。山乎非邪。紫微博士舊佐二湘。間遴選舜峯靜齋陳君。界之南涖學。黃垣壁秩尊。彛日與蹊々。學子鏗鐙相講論。聞聆其言如崑河之奔注也。卽其色如翠竹而碧梧也。誦其文如馬泛銜而鯨盪大海也。士何如而師也。翼其是而扶其非者也。委巷之士從師四方。負笈擔囊。跼蹐走數千舍而或不免來東家丘之誚者。何杏壇之速肖也。居多曾中庸大編。又其過庭之一葉者也。河汾大儒也。當

時門第數千。魏徵玄齡寶威輩。未必盡同里而劬勵。勸勃々。經籍之胄。世之重所聞而輕所見。道行於遠而近或佚之者。何限。愛班固忽崔駰舍皇甫取居易。吾亦不知其何心。臨平之鼓也。零陵之草也。方其伏於莽而潛於土也。人固不知其馨且韻也。一旦出而擷之。振之率苾凡席而銍宇宙君之。秩滿而歸也。紫微之士牽裾不忍釋步。柴桑問訊松菊。亦有戶外屨不故家。第子歡迎候門。亦有載酒問奇。字捫三字碑。質石經不道德之所薰。蒸文雅之所沈浸。又有畏壘化而晉鄙薰者。不無極翁濂水人也。亘浩古圖書

不傳之心印遠傳洛下漲其波浚其流嶽山湘水環
千里而遙挾策踵門無一歸然若魯靈光迄今過之
似尚有慚色而無極翁之心又何如也君行吾將號
於舜峯之鄉若鄰若嫺若族以其師於紫微者私而
師之將有魁奇忠信彬々興起比屋封陶虞世如昌
黎所詢者雖然吾竊有以窺君矣

資石經見北史劉芳傳

贈董震叔求詩序

天壤間一種奇趣散寄漁隈樵徑烟雲斂沙水微
茫江湖流落之士率假藉以驕執絳輩真趣奚由知
而亦奚可使盡知董生震叔徵余各為江山賦勝槩

余饒舌既徐傾倒囊楮追和幾千百余咋舌且吟且
悔曰董生歸休乎哉奇男子辯折三耳射穿七屬注音
掉馬筆凭軾辭東家伐可汗龍荒外下青齊如拾芥
甚且伸卷校穎引吭吐半語或蒙天一笑平康巷陌
捲簾鈎若目天人然回顧瑣闥畫墻圖繪山水亦何
意抽身向是閒若茲者彼固各適其適者也諸君子
遭世隆平冰霰鬼區翳焉歸王會圖儀秦遁其誦賈
育挫其勇原誼類說無所挾其藻安卷清脩士僅取
松地水天殘風剩月雕鏤肝肺鹿娛天年爾乃澤利
山資龍斷魚擁假課牟息錐孔牢籠雖欲分薨夫釣

叟半席已惴々恐墮憲網生今索諸吟翁和益多挾
露益盡偶或持此語蒙酋貪饒者垂涎而獵之羅之
失此風月士其曷以自處董生歸休乎哉余悔吟矣
余欲緘韜奇秘駟追亦弗及矣生其收鉅軸藏名山
大川私貽俟身後好事者毋第縣簿高門說々互夸
詡俾奪於羨而飽於貪吾與若等庶可竊分寸清趣
以求活董生歸休乎哉

送姪景掾之常寧學宮序

吾宗世操觚墨相磨夏髮始燥墮地即思與海內勅
豪角生是時不由學校進即科目進園橋門與計偕
第奉常者項領相望噫今幾年矣若歲々賓而興之
砌芝日長會當向千佛名經牽聯書姓氏而科目止
此以故曳裾學宮瀾漫四逸錯落湘郡邑閒今學宮
較古進士科榮進等爾曩科目校得失於一夫之目
士猶有幸而選或不幸而黜且老今學宮董々計資
格賞償有司又非昔之幸不幸茫焉恍焉比也元夫
格人未仕而學方仕益學既自學矣又問學焉有耽
夜讀而官長疑其營者有問誠字而終身踐教者有
將之官樞趨求益而得勤謹和緩四言詰難至竟者
其遷也速其功也必倍其出也早其稽也必篤長公

於文考亭於理卓絕妙一世雖出學問風昔問學之
素而研精磨厲絲官鳳翔傳同安後用功更進百倍
姪孫景彬少嗜學生晚不及科目假徑學宮圖脫錐
穎而筮仕宜江郡學宜江距吾邦三百里而遙聞嘗
過闕闕吾邦之人宦遊而家焉僑焉者占郡籍十之
二三又嘗謁學宮歸然堂廡突兀越城郭數里外巖
嶺峻絕壓其前飛泉乳滴鍾其後草木蔽虧禽蟲幽
闕實衿佩講貫奇絕處又嘗訪問田里桑畦舊巷愿
而朴窶而醇尚髣髴襲氏朱門高第之遺風景彬之
領是學也立而雪坐而春日夕與蹀躞學子屨戶外

而筵鐘鐸擇閭閻之子若第者誨之見庠序之可嗣
若襲者表異之訪尋遺老及隔世文獻者又進而諮
之及暇日磨升鉛勤吾伊溫其所習增其所未習抱
琴歸東臯別三日將刮目俟子易曰麗澤允君子以
朋友講習學宮一允也景彬其昂乎哉吾宗行將皆
自學宮升矣

王安石少年及第讀書聲聲其飲酒過勤之云云

送江主一序

禾川倚吾邦壤地犬牙相錯異時三舍法行有江氏
挾文翰權第春官衣冠蟬聯清微迄今猶未沫雲仍
主一翁世其學橫絳帳誦多茂才士何損講習抱

易卜星數泛湘將浮淮泗登太行躡僑燕晉之郊訪
尋海內豪傑君亦異乎哉卜一也而數不一家君之
數不挾世聞太極銀河太陰抄數卑刺人禍福利
鈍竊圭撮纖利而獨潛精乎太一五福經之以七十
二局緯之以十六神至君基度三百六十五福度二
百二十八又在七十二度外大槩分背五行錯雜幻
化又與清臺所課不同別是一家意度君復異乎哉
物無重輕適用爲尚雞豚豕芥時而爲帝風雪冥
執利昏馬上市諸君子耳言語文字若嚼蠟而談天
億中卽促膝車茵蓋傾如故時異世異吾坐此閑櫛

君固不得不自異而吾熟視君胷中五經縱橫孤光
耿蓋有大異於人者君其行乎第吾有一言於君
君之卜君平也君之數堯夫也君平下肆不越錦城
而堯夫終其身樂箇閒君今攜所學周遊歷覽倦歸
杜曲尚祈汛掃故塾拂拭圖書進鄉閭子弟訓以聖
賢典籍孝弟忠信以昌先世之德他日儒味庸詎知
不異於今日則願借君術推之私以語吾吾亦將以
自決

贈張幼擇序

余徙倚溪園朔颿喧籟陳雲慘淡課僮僮掃翠溼黃

落溫爐芋啗客有導武昌張子幼擇要經坐石磴傍
色滢々若在疚訊之具言吾父遊於斯據於斯且捐
不肖孤於斯洞庭微波木葉且下跬步若蓬苑隔其
曷由昇題湊航空明念之念之余憊且乏恨弗能大
助子也而能假子以言子之親孰若塗之人者乎塗
之人之親其親孰有若子之親其親者乎塗之人非
親也而親其親者猶子也子試策於塗見有溝中之
瘠駢桑之殍草間蒼蔚之醜則必憫乎其中泚而顙
泫而涕藁裡而掩且不給井田廢賙恤之規亡訃者
唁者弔者些者匍匐致生芻者漬綿酒者均是心也
青鳥之集白鶴之繞玄燕之銜土物亦均是心也故
靳而弗求非智也求而弗與非仁也此以智求彼以
仁應而不賈勇一言非人也潁谷之封人何人也傳
麟經詡々然曰純孝美考叔之孝々也而能錫類鄭
莊純孝也世之人豈獨無錫類者乎疇昔聖賢激於
義而動於心騷可解牛可給舟中之麥可掬均錫類
而親其親者也子假余言余亦爲子悼且起悲回風
惜往日彈絃踟躕操薤露效宋招將懸薄高門是求
其必有以錫類而調子矣子第往勿倦

送姪明翁赴郴州學錄序

郴楚萃心國也類宮曩吾家阿大中郎橫經處泚我
溪藻動搖春風紛翥怒長芳菲々猶未沫春秋踰五
九吾姪明翁捧臺檄接前躅邁擲類錄々於學宮秩
廁三非若異時教官任專權一也步風廊之行櫟々
耳文堂之絲竹將曷營而曷思人惟有所覩則思々
則羨々則慕心生焉崇思召敷思謝均思也一家文
軌燈々相然匪崇若墩比按前譜躡元和脚用高曾
規矩正如王方慶寶晉帖雖十世從伯祖父義獻字
畫珍藏刻進明翁此行常何如其思也窶人牧豎重
榮名而輕道義但見衣冠蟬聯袍笏牀擁疏廣大傳
而兄子受亦傳穆之尹丹陽而秀之姪亦踵爲尹刺
刺夸談矜世竈開婢子亦歆艷德色而世有流淳中
書之石酸感南郡之吏觸景騁懷將策鞭箠追乘旦
步遺景而尾後塵且不暇明翁此行何如其思也子
行矣拔蘇井之摘拳北湖之蓮鶴松鳧苕雲影波光
疑耿々尚在目思之淺近爲文華則如羅威之於江
東生辭藻煌煌左明月右夜光離々乎珠璧之相映
思之醇遠爲道德則如謝康樂之於宗袞風流醞藉
前奎躔後壁府煜々乎星斗之相望思之碩大且閎
爲事業則如夷簡之於文穆勲名踔越岱宗峙東大

華峙西嵬，手亘坤垠，撐青空而相爲聯絡，思深哉孰非所當思者也。蚤夜以思之，習其所已至而增其所未至，日與蹊，學子郡之前聞人，漁獵簡編，觸析理奧，當不止爲吳下阿蒙明翁此行，又何如其思也。明翁跪受教曰：吾將思之。是日諸友餞長亭外，酒三行，就書以序。

譚民望一笑集序

詩樂事，雲人遷客，窘憤牢愁，觸景攢眉，聞猿投淚，百年閒開口。盧胡者，能幾傾頽，噤吟剝欲放懷，頃刻竟戰喉不克出一字，重門甲第，綉幕圍春，促膝舉觴，微

聞，鄉澤猥優，嘲謔齟齬，一絮恍不知晝夜，雖叢風月花草於前，乃不解涉筆，推敲半語，詩所寄未定也。詩在天地間，多寄於騷人墨客者，流習懷別情，景到曳履歌商，清響振林谷，諧韶濩中，均節朗乎，其淳于鬯仰天大哂，冠纓索絕，金百斤馬十駟，而車騎甚都也。鏘乎其淵明，慧遠輩隱身丘壑，繞越虎溪，一步三人相顧而撫掌也。隱乎其謫仙，翁出門離蓬蒿，辭家而西入秦也，謂笑爲詩，笑矣而詩謂笑，非詩凡笑皆詩。此其曾襟銀河沆瀣之所注，花鳥精爽之所著，莞爾道爾自成，五七言韻語迴脫，世間塵俗氣外，第譚

民望得詩家三昧，皆緣一笑入門，杉窻松戶，月白風清，引吭一吐，嬉笑成文，當不在蘇長公下。躡籥寒澗，追履綦尚，想掀髯捧腹，輾然狂笑，宛若笙鸞世外之音，聞所未聞，皆詩也。又何但斯集一奇。

劉竹閒詩序

廬陵竹閒劉公，生盛明，世科目，行士，專門時文，鈞聲利，公更呻吟，推敲，航瞿塘，轍桂林，彈鋏江湖，淮浙，攬秀，曾字浩，不几文獻，未泯，尚堪造詣，因得與約山澗谷，三谿諸詩翁，交晚，館東臯文，與季父臯翁，日唱酬，余亦閒從，傍持短兵，相接，嘗異余好奇，其爲五

七言，混然天成，不以刻削工，不以艱深騁，庶幾夔州以後，意度異時，坐公迂樂園亭，素荷露冷，劇談詩妄，謂詩有體，亦非有體，陶冲澹，韋靚深，韓富艷，諸老非不能盡，兼衆長，根以天賦，肆以學力，吐葩鏤穎，各成一家，凡詩有效，長吉體，玉川體，賈孟體，獨以無效，杜體，蓋杜如黃收，純衣周折，規矩長吉，輩如鷗毛翠幘，不可常設，百世評杜，何如評盧，李賈孟又何如公，擊節稱歎，公今士矣，吳楚閒，英俊崛起，詩律盡變，別作一種，高上語，不可懸解，號新體，公嗣道傳類，公稟錄版行，世百年前詩法，由此可稽，登亭想公二十年前

疎髯抵掌尚如見撫卷淒其山陽之笛

譚伯可芷芳少藁序

草以無人而自芳人以無求而自妍奇已至寶橫道有拾之者紛而擲之雖髫童亦掉首不肯釋試欺以瓦礫人必唾去誰復顧故無人而自芳者其芳迴無求而自妍者其妍別芷香草爲離爲蕓或爲芷皆別名也芷受春明之氣產下澤窪濕處根莖布濩榦葉扶疎性幽而雅體芬而蕊山深谷賔人跡罕到曷嘗睢々求知於世內則之紀楚騷之詠或以佩或以沐或置几格懷袖間殘馨賸馥郁々菲々服媚且無數

子且謂人求芷也芷求人也世固有求知而不得者矣未有若芷不求而自知也而世或有不知者謂蕙芷之不芳如張平子所云又何邪鼎叔譚氏粵高曾五世爲通家交嫡孫伯可少機穎長學績文韻語儷辭榮々不在人下開軒種芷吟哦是閒神與景會積漸成編題曰芷芳意度洒落氣格幽淑伯可隱情固闕未嘗浪出語人類芷不求人知者而人亦或未知余伯可也伯可未爲人知成就如是假渠歲月磨以經傳鍛以子史黼黻以前脩文義春深烟露香遠益清芷兮芷兮當不即人人即之沆澧之薜荔島夷之

之角沈人所競求者猶之芷也本領既粹流韻自別或不爾知有如此芷

送黃可庭美解序

可庭黃公長紫微三載秩盈受代檝舟將別余且酌且問公今行其將泚銀管佐烏臺激濁揚清乎其將掾省曹卷舒牘背休戚各道蒼生乎又其將囊書謁行都朝奏莫召立軒陛論是非當否進退人物者乎公掀髯茫洋未及對余執爵而言曰嘗竊有以窺公矣古之官學校也將以嚮道今之官學校也將以規利古者黨有序遂有序家自爲學人自爲師其長學校也無官而具有學校也亦不待於官州郡而有學也學而有官也皆自無黨序遂序之法始而官亦豈以利其身哉凡士自一命以上受若秩媒若利猶有隱禍而況學校非他官比乎吾見世之官於學校者不少秩未滿則攫爲貨利之淵數秩既滿則借爲仕宦之捷徑日夕刻供膳課廩稍與同僚主計者爭毫釐圭撮微不均則怫然見顏面甚至薄毳爲寒警官爲冷閱講堂爲傳舍考滿裝行李具書用又挈々而東視月書季考特開程故事故或以謗辭或以劾去而學校爲利往利來之地矣夫利者人之所羨而學

校非規利之地也且若亦知世有規利之地者乎商
衢賈肆晨集暮紛暇乏貿贏銖較絲析此利於富者
之所趨也嚴城燈聚覬路蠅鑽乘罅抵巇窺貴盜爵
此利於貴者之所趨也朝而往莫而獲少而求壯而
遂一籌之筭至比素封一肘之佩至累數印驕妻妾
傲友朋寵開婢子亦刺々有德色國家設學校養人
才大者用天下國家小者爲天下國家用若市朝駟
僧者流孜孜圖利又何必於蕭然之學校乎凡長學
校者必公其人公自泣紫微色溫而靖氣和而平朔
望課館下諸生詰疑難問藹然春風補廢直漏靡不
完備問其廩餼則付之主計而不囊其贏問其薦剡
則見之當路而不私求其知數年閒紫微士家濂洛
人洙泗於其行也依々若不忍舍乃祝曰公以身衛
道而纖利未嘗一介其習今公去諸生諸生不忍去
公敢爲公別再祝曰世之官學校者多矣使皆如公
急於道而不急於利學子皆有所成則學校不爲虛
立敢爲公壽又祝曰東南民力竭矣公名曰高位日
進願推長紫微之心一道德厚風俗而無一切爲利
是言敢爲公請公曰諾敢不敬從祝規酒三行雪風
微定水波不興舟子移櫂告行遂序以贈

李氏九思翁詩序

詩宏於天地之氣曹奢魏福秦惲齊諒各以地異楚
無詩接輿之歌離騷之經聲牙倔強其風氣尚可想
像獨是二南雅頌渾厚閑淑無此巖刻削之態岐山
終南滎河溫洛習俗染著自然淳篤端人莊士耳聞
目剽情性發越薰然如春晉唐來各有體香山居士
暨擊壤翁上下龍門嵩洛閒與諸老互游談片言隻
字流傳人世便覺雅馴度越流俗吾讀九思翁詩亦
如是公生真定壯遊宦西洛與雪齋姚左轄紫陽楊
先生西菴楊叅政李九山作齋輩交晚老裏鄧綸章
繪句篋唱垣和嗣子尹采纂集得詩樂章凡二百三
十首濯々有雅南氣味川深土厚道里均平柳媚花
明情景自別加以經傳子史博其思典刑摸楷相其
聰微陽著樹雲靄淡疎興寄所臨雄渾傑卓香山擊
壤未易伯仲至嗣子潛峯世其學精妙更倍後出者
彌巧也思深哉詩其昌乎蘭根信馨泉骨信清觀者
合稽其世

牧萊脞語二藁卷六

牧萊脞語二 稟卷七

序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送東平楊提舉陳言序

一介而談天下事片言而爲生民福此皆天之所擬以扶世非但榮其身止也凡言非聖賢所得已也上以是求下下以是告上直辭知其所激婉辭知其所諷核辭知其所益諛辭知其所損慤辭知其所忿嬖辭知其所諂工誦箴聲誦詩公卿比諫士傳言諫此豈以利其身哉身利已而於天下國家何如也故監

謗腹誅之令行士箝口囊舌如立仗馬轅下駒閒有越流俗一言者卽謗爲鳳鳴朝陽此固不足爲世訓也而其閒亦有義於言而投匭封函者若主父偃徐樂枚皐輩入關上書朝奏暮召傳當今耀來世徐覈所言董微一時富貴之利竟無補於世若是者言可也不言亦可也聖賢所言將以利天下而非爲身也熙熙皞皞何如時邪此豈有缺政裨德之可言者而合宮嚮室之聽四岳十二牧之咨焉臯益稷之謨無一人不得言無一事不可言利當興害當除皆以補見聞之所不逮雖曰數納明試車服之庸不免示

其褒異之礼而皆出於當時君臣相與之情初非下以是責報於上而上以是徵譽於下也今之世豈無可言者哉吾閑居欲言多矣而無引以言東平晉齋楊公亦能言者也少讀書經遺山諸老點化來江南躋膺仕經濟規畫浩蕩填習訪余林泉捫髭高談渾渾如懸河不匱謂海堦有淤壤幾何謂思播西有肥地幾何某兵合省某官合用某士合選皆歷歷如指諸掌雖漢二賈上疏宋三蘇進策未易伯仲使當柄用不在筦樂下且言異時條畫利源五術如鑄銅如伐金等剡秦交上未悉施行嗟夫竭天之藏者天易其象竭地之產者地騰其精財利者天地之所珍而靳者也方今征輸之肩乍息旱蝗之瘵未甦東南民力竭矣公其無動念及此乎漢唐諸君子爲國家興一分利其流必爲生民十分禍矧冰天桂海皆隸興貢所乏者非財也紀梳痛癢爲國家根本深長之思可言者不少茂陵裁方尺白鹿皮幣直足空王侯兼併之富子母相權如泉方涌加以興兵屯田若公所陳不待竭天所藏地所產而富有餘矣公涉歷多論思廣重之相門姻婭之舊當必有援而上金鑾待詔公車者審而動擇而言姑取楮中強兵富國選士便

民十數事借箸指畫必蒙天一笑蘇秦十上以行其從商君三變以售其詎榮一身而不顧天下後世者皆不足爲公道也公其言乎哉吾臥牛下洗耳以幸公言之中吾復何言

伍氏野舟清嘯集序

舟於天地間爲用最利輦轂之都龍斷之墟舳艫連檣雜鶩驚而謹鳴鶴者相屬也簪珥之紆牙籌之筭卒卒無半餉閒況有絲髮佳思乾坤一種清氣司造者長靳所賦故別儲於廣漠之幽境而時畀於舳艫之散人人與境相乘景與情相入鎔意鑄詞初略不

經意其究乃陶寫天趣流傳人間世閱深雅麗調度自別不致辜風物而穢齒脣窮髮之國蜚烟之島風帆浪舶飄忽上下烟雲變滅花鳥回翔亦豈無可娛吾耳媚吾目而沒字之碑肥如斷壺瞥然遇之亦竟交臂失之激水澆石了不相著長沙伍榮仲沂荆襄浮淮泗多野眺多舟行蘆汀藪岸水驛竹簾鷗鴈噉噉漁燈煜煜奇狀橫列好句頓生應接且不給余家沫水上方與漁者爭隈甚欲泥茶竈拂筆牀問湘中之老人訪洞庭之帝子物色吟翁岸幘船尾相與敲推俯仰劃手清嘯浩其往從然後知世間吟吻軋軋

如縈繭絲者隘且陋也礼失求之野詩清得之舟水明村曠扣舷鳴榔雅南妙音端屬我輩孤橫之客

送原心之永興教諭序

外弟原心李淳伯襍琴書鞚銜轡別余東山花石之園曰將之便江於其行其色若沈吟款款不駛於行者余曰異哉子之心也劍老於淬也而銛玉老於琢也而瑩林樹老於培植也而實甘以脆而子何異也吾所以異子者非異於今而於向焉異也吾向也弁髮與子挾冊侍叔父交江湖間人考疑挾輿時揆寸長軼郡校余子眼空豪雋吾昉駕三里霧子未及大

穎科目竟此止子僅爲抱經不試之李盱江何左於時也風雨電雹之後慶霄朗郁摘項黃馘卬角亂齒輩爭脫從彈鋏喜津津出眉閒皆有挾不龜手藥取封侯之想前也泊於吏後也羨於吏前也淡於儒後也匯於儒而子猶著書績文紉蘭種菊直將傲彭澤之陶谷口之鄭而小之復僅爲浮湛閭里之馬少游何說於時也身居畧谷名飛宇宙諸公要人式其廬奇其文延譽不絕口郡博士剡其才而上之烏臺烏臺揚其文而剡之宣閭同升等輩爭取佹穰盛大之區而子乃恬淡無營薦剡之騰羔鴈之招狎至沓來

一付之無心如赤壁之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而子又僅爲恬退靡競懷金不敢出袖之陳後山又何沈淪於時也吾所以異於子者蓋在此而子心竟何如也夫子問武城之弦歌也慨然有牛刀不足之嘆夫子何責於子游也子游之學道也將以行其道居一介之官必行一介之事在子游則不得不盡其志在夫子則不免惜其才故爲子游者非陋爲夫子者非責子今長便江學宮也葺宮墻秩俎豆月書季考時出腹中五經之笥指下五七言之法溫其所已覺迪其所未覺環便江十室之邑使皆吾伊璵璠有弦歌之聲吾前之所以異於子者亦將釋然而無大異矣學宮非宰也將無同無甚卑之今且爲子游原心曰然就序以別

攸川陳氏族譜序

譜以稽世系也而系可稽乎范蠡變陶朱衛青冒家僮智別爲輔敬析爲文爲苟甚至則天賜爲蟬爲虺吾故不得而稽也而吾稽之族姓清以雜者劉李猶甚妻敬本妻項伯本項而何附劉籍也李勣本徐李抱玉本安而何附李籍也銀漢湯漾雜以凡水之一滴自覺不相乳入加之西平克用輩皆由沙陀別種

參其間則李視劉又有甚焉若此者雖世族有志亦不可稽也獨吾陳氏由嬀滿而降訖六朝散爲潁川汝南下邳廣陵東海河南六望無冒無析無別無變亦無賜不消以雜攸之西曆一派宗定遠公其孫高蹈雲陽號遯叟顯慶中甫遷去歷年七百蕃衍盛大清微猶未沫吾鼻祖自陳朝廬陵王歸隋再傳在唐武德間爲高州刺史其孫長官寓居雲陽之東開東江陂因廟食焉質之圖經具可考兩宗相望遠隔片雲昔之遯叟殆與長官爲親若屬惜譜之不詳也第吾家與先世均祖太丘太丘祖胡公滿其初蓋一人之身也而吾又稽之瞿曇氏書厥初雞彈方剖由光音天一人降生人間世飲地肥乃生族類果若是則胡越一家舉天下皆一人之身也史載匈奴東夷北齊後周所自出皆祖五三然邪否邪最是書系未立高帝父名熾漢史不詳而詳於唐史又果然邪學顏宗兄譜西曆宗支某諱某字生某年遷若葬某所歷歷可考使書系既立世有如學顏輩執筆載述則自光音一人暨億姓萬族一覽在目而奈何乎不可稽也今之人其有如學顏之用心者乎吾蒿目一世或從母姓主姓至無姓者多矣是譜詎可少哉吾以族

譜拳、屬吾宗幸其不雜者是亦學類之用心也已
萬侯求書序

詩書千古之事富貴一時之榮世有儲綳素擣藥漿
潢爲巢爲閣爲倉爲樓爲莊海藏而山積何辭也惠
施五車安世三篋張華三十乘鄴侯三萬軸以韋布
士隱居衡泌游心浩古固宜效蠹魚老文字閒彼紆
簪組都卿相方將膺金積玉極靡曼瓊麗之觀區、
咕囁效章句儒抱故紙玩陳言亦何至寶爲元龜拱
壁數公在當時了不知富貴爲可羨而直持此夸詡
不絕口二比相形優劣自見充府庫者不若書四庫

官祕書者不若行祕書事固有不足羨而深可羨者
蓋難以語人也人孰無所愛汗者愛珠貝清者愛花
石苟有所好梯山航海敝、焉求之不憚顧此方帙
字迹離、千古聖賢傳心之祕具在吾處是閒時一
翻閱可以稽出處可以別賢愚可以揀朝廷措置大
事其可愛視彼何如捐而不愛愛而不求吾不知何
心成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河閒獻王以金帛求先
秦古文以封君萬乘之貴求之且爾況其他昔人有
言仕宦二千石不若蓄萬卷書求書固有甚於求官
者若此吾因是知松軒萬侯之賢也侯家世本齊徙

居燕初守泗今守茶陵亦漢中二千石也政平訟簡
拂、如陽和著物篤義方訓其後且搜求四方奇文
古書唐碑晉帖將構萬卷堂於金臺之側侯之用心
其視世閒富貴爲何如書載道之器也古書未有摹
刻轉相傳寫歐公寓漢東恨無書可借而東坡謂近
世老儒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先輩求書良苦數百年
來文治蠲興書籍版行蔓衍人閒世不至如歐蘇所
嘆而奈何置而不求愛而不求愚也求而不與吝也
愚者非知吝者非仁蔡邕以書分王粲孫崧以書分
邴原由今評論求者何如人與者何如人粲原固賢
也邕崧猶賢也侯自求又求之人將有抽插架之籤
解巾箱之藏索、分遺此以知求彼以仁應異時所
得視雍氏之樓李氏之山房不既富矣乎抑丁度祖
顓頊家資置書八千卷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
爲吾子孫後文簡果以文學至參政富貴固詩書餘
慶也侯有子力學則求書一舉不爲無助何當徙倚
書樓舉丁度故事爲侯賀

送戴石玉序

安成戴石玉妙齡機穎文筆蒼元浩然有遠遊興閒
索余東山精舍徵余序以字義正於余、曰物之初

范焉塊焉其貴賤輕重何由而分也石與玉竊元氣之核等爾舉其崇焉磊砢者從而石之吾亦以爲石而奚石也舉其溫焉嶺潤者從而玉之吾亦以爲玉而奚玉也故黃金之於銅白金之於錫均金也禹之貢以三楚漢之用以斤甚而與土同價其初相去未甚懸絕也玉之與石猶是也故荆之璞何莫非玉楚玉或以爲石梧臺之燕石何莫非石宋人或以爲玉以卞和之獻懷王不識奚通國無一人識之獻且三則且再而何難識也宋之愚輩匱十重巾十襲衆識而笑之彼又何愚而不自識也傳云士佩玦山海經

云會稽山多砮石玦者石中之玉也砮者玉中之石也石爲玉玉爲石殆冥然而靡定也古今以來鶴可軒鷹可韝雞雍豕苓可以帝白鹿皮方尺漢武裁以爲幣抵黃金數百兩蒲葵賤品謝安握以爲扇而價數倍夫高下以時低昂以人物固類此而玉與石又何別也戴氏石玉之才之邵瑩乎其可愛粹乎其可卽挾此遊天地間至寶橫道見者競拾加以游歌日廣講習日富殆如荆山之玉潛光石中雖千仞之土不能掩其輝有如葛稚川所云而子猶退焉慊焉羅玉石以爲名幾若聽人之自擇他人視之吾不知亦

有識之者乎龍眠居士得馬臺石置之山中坡公裂令斲爲池取所藏璚琥琤瑒瑤瑱瑱水蒼佩鹿盧環凡十六事時出而浴之聲聞流傳至動徽廟訪求包以綈襜樓以椽匣舁致京府吾意石玉之清才其可愛翫殆非池中物必有訪而徵之者子行矣姑待

送學正何悅堂北行序

窮達有時出處有義以世觀世在時不在義以道觀世在義不在時世固有迹異而心則同者未易言也伯夷清下惠和而聖則同管寧隱華歆仕而譽則同徐邈前日通後日介而賢則同蟠泥之蛟螭卽躍淵之蛟螭高飛之鴻鵠卽冥飛之鴻鵠世未敢優劣也人言江瑤柱似荔子而淵明坡翁出處異氣味乃相似蓋相馬者當求諸玄黃牝牡之外吾因是窺同庚景韓果與余同不同而異不異也余始與景韓同客余秋山館回首十六年景韓生閨中錦屏山下歲在淳祐壬子秋余生微峯亦以是年夏景韓以庚午與計偕余以是科居慶次科亦與計偕景韓早病目復明余晚歲目尚未復景韓屢產子未育余亦以取兄子爲似景韓文清灑好議論余文亦然余每一篇成景韓必稱快余讀景韓文亦喜且躍昔劉孝標謂同

馮敬通者四余同景韓者不知幾而其微似不同者
景韓遊宦四方長衡泮又長石鼓席畔青衿講學卓
卓有聲而余乃營鄉校開松菊徑與學子騷人吟哦
誦誦景韓挾諸公薦剡將由汴入燕大用于世而余
如輪蹄八角泥不克行今將別諭余言余曰景韓文
學余知之世亦知之而其德行可以廉頑立懦表率
流俗者余知之世或未知之也景韓以唐栢臺何氏
之裔明皇旌異御墨猶香乃叔魁川省父祖相踵
科第宦學江南景韓未弱冠志已不羣少精翰墨有
孀婦將奪節他適立券析財求景韓屬文揮翰景韓
以留腕奉大對怫然唾弃乃祖松軒翁甚奇之何介
也蜀益齋趙侯死南海其家人泛舟出廣爲水漂流
不能至景韓亦在行分十篙工援之得濟後以醴數
百斤酬其德不受何仁也衡之學爲釋流鳩居景韓
奮臂率諸生條奏冒矢石空其穴如何蕃立六館正
色叱諸生卓然不可犯後雖反汗而聲名籍籍湖湘
間何勇也介者不以利害怵其心仁者不以施報動
其念勇者不以患難移其操景韓倚闕厲峯忍貧守
道覽衆濁中曾無點汙孔門以四科取士而文學
德行言語景韓乃兼三長若施之政事必恢游刃

有余地矣而恨其尚未大用也景韓之行朝奏暮召
爲霖雨以雨太虛不難吾拭目此行常有燄々燕晉
之墟慎勿似余浮湛閭里拾橡栗自給使鄉稱善人
巢由稷契固各行所志可也或有評余與景韓優劣
則應之曰有命義在將毋同

送譚景伯序

三代之爲民者四而今爲民凡幾漢世之爲流者九
而今爲流又幾世異而道不同也傳曰吾不試故藝
凡人挾一藝之長以名世者何限往々多由儒者爲
之君平以卜華佗以醫郭璞以陰陽譬管輅之風角
長房之符篆其初皆通儒者也儒之道或厄而不能
用世乃曲通於藝挾其長以求知於當世蓋古者以
禮樂射御書數爲藝而藝皆道後來以醫巫占卜等
爲藝而藝皆術以故方技藝術瀾漫海內作史者至
推爲異人高士術其濟道之所不及者乎原其心以
急於知遇而已西塘譚氏卜以決禍福鑒以定死生
葬以分貧富貴賤而又加之精符法劾鬼神術精而
近於道曾中耿々若庖丁之刀隨用皆銛雖解十二
牛而不頓嗟夫西塘其試益多而遇益廣已

送萬繼先之臨江序

吾友益都萬繼先向遵大父訓侍厥父松軒使君牧
洙泉幾三稷且嗜學以余創鄉校嘉與海內俊秀相
琢磨執經從傍詰難研探五三精一之秘置思程朱
四書之贖如縹緲繭繭昉究端緒家僮遽迎平安報知
大父以秋初出牧清江倉皇趣裝問道所由奉滸隨
躬定省別余東臯覘其色甚以一覲祖翁爲喜復惘
惘然恨未學之既余曰子行乎講學將以爲政觀政
亦所以爲學顏樂何事臯夔稷契讀何書孔聖所言
堯舜所行口誦而讀心悟而樂皆將引而內於聖賢
君子之歸子且以爲授牋註析字義曾蟠三車龜聚

五總稱行秘監以是爲學乎凡士修於家將用於明
庭曰仕曰學其優均也言語政事其科均也致知格
物修齊治平其先後本末之序均也況家庭所講貫
朝夕所鞭辟師教親訓內外夾持正似車輪兩不偏
廢鯉之詩礼伋之中庸得之家傳二程性命之學亦
自得之大中公其學又均也執袴世曹佩紫囊親黃
妳嘲師而忝厥世學且不講奚其政子向者侍父牧
洙泉今茲侍乃祖牧清江既講學復觀政見趣超出
幾倍觀之賑孤申枉學爲仁也觀之發奸摘伏學爲
智也觀之擊強摧暴學爲勇也丹鉛之點勘與案牘

之訊鞠是理曷異而曷同師友之點化與庭闈之範
模是情曷疎而曷親雪牕燈牖之吾伊與重湖大江
聞人之參請是見聞又曷豐而曷陋豫章之西清江
之頗魁獻格人彪炳參錯若涉崑閬之圃矧今皆隸
大父撫字之下詢政譜於晨昏觀道德於前後將習
臺閣政事而又內揆平昔詰問之素時復三省相與
考訂見異人求異書吾意子所學所得不既富矣乎
吳楚近只曷之能來將一一撫疑以問子子勗哉

秋山陳教南轅稟序

官以世家學以世家文亦以世家乎衣冠之綿聯詩
礼之承訂天之欲久其傳也必先假於所寄至文狀
風月模情景千變萬化意度別而機軸換雖欲寄之
了乎其未易寄也尚記忠簡陳公魁紹興省闈竟屈
居秦燬次閒語謁太師義不誑太史氏高之五傳袍
笏至秋山挾策魁舍選分教南劔晚年游敎會稽敎
淶水以文名世間叱馭訪東山鄉塾得窺南轅稟句
意精麗絢爛盈目天之所寄其或在此世官易世學
難世其文倍難三謝出太傅少陵出審言庭筠出大
雅風流源委家聲足以壯其觀家學足以端其趨加
以過庭及門雲仍講貫相其聰而裨其明曳筆伸紙

有寧儒窮年兀兀不能助一語文端使然哉文猶水

也風行水上隨激而成文也善言文者不羨於成而

羨於化奇欲化其僻正欲化其腐豐欲化其冗簡欲

化其澀豪欲化其妄淡欲化其搞通欲化其俚肆欲

化其蕩變化多端不涉定體而各極其趣烟雲驟合

俄焉而驚霆之錫礪也萬馬橫奔王良造父亦不失

其馳也滄海潮洑乍涌乍退溢乎其無痕也趣異體

異化亦異吾試洗箏笛之耳揩五色之眸一再讀之

眩乎游蓬萊雜海市觀不俗也恍乎梯層雲奏鈞璈

聽不倦也吾嗜文每撫是以求古今之文而適有得

於秋山之文兼衆長而務化其偏詩謹嚴如唐韋著

淳古如漢經解講章精詣如朱程大雅寥闊貞元凋

疎尤及見此寄所寄天也寄而能化人也非天也蓋

公嘗參文法於先正後村劉公繼得法於中山陳公

格菴趙公且佩忠簡正印乃叔碧栖復羽翼而針剌

之解褐崇化之堂席氍毹泮宮之館所積始出筆墨畦

徑外大而化而不可知方諸韓柳歐蘇瞠乎其目

公卿才子後也寄以天傳而真化以人確而精類曰

世家吾必謂其出於世家已秋山家鑑湖名震可甲

俾誦其文者盡歸而稽其世

楊晉齋濟世良方序

醫以意不以方唐許胤宗言也胤宗可他人未必盡

可棋無定著而有執兵無定法而有書國手宿將率

未嘗陋而捐之以故君臣佐使之藥鍼砭湯熨之術

訪海上得石間繫肘後祕龍宮鴻寶苑而出者浩如

也漢史志藝文醫經七家自軒轅氏內經而降凡二

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自痺病十二方而降凡二

百七十四卷經自經方自方辨證對脈者爲經處劑

裁品者爲方曷嘗媒魚兔廢筌蹄吾寧參收並蓄以

供世用或有奇證異狀逸出卷外若腹中苦病聲相

應膝閒苦瘡似人面解言語隨意療之亦百一十

而已吾第恨周官鑿師之職廢秦鑿和緩之學泯萬

金良方祕而不傳而不真生靈札瘥天關者相踵

華佗瀕腹滌胃回生起死若牽狗南行若引股內蛇

置車中神聖工巧超脫玄表倉皇死狴犴不傳高第

王碩易簡一書浩瀚諺博砥鏡老人乃復著糾繆非

之嗟乎祕而不傳是廢術也傳而不真是廢人也廢

術非智廢人非仁安得活人佳士兼備仁智相與保

今渙然釋也晉齋生東平猶及肆前朝科舉業摩空
豪氣嘗叩光範樓陳當世利害不落漢賈唐馬後
閒見知平章劉公游宦東南以良鑒良相活人之志
自負博採公侯士庶家經驗方訣暨鑒家刀圭匕劑
奇中者必買以千金或以所傳互易歲久積數千則
誓天鏤版濟人傳而真真而不秘既仁且智楊氏其
庶矣乎諺云蓄方三年無樂可下蓄而不下非善用
也不龜手之方一以泝泝統一以封侯用之工拙利
鈍相去幾級是方行語詳擇精晉齋活人片念縱未
展於季子囊書之上上猶幸行於推川方書之一編

送通玄劉氏子談易序

理莫玄於易門闢闢之異其狀弓輪鼎釜之異其
器耳鼻腹心口舌廣顙之異其體植焉而果蓏萑葦
動焉而龍馬牛鼠介焉而龜蟹蠃蚌物有萬變易亦
有萬變盈虛消長縱橫進退莫不管攝於此彌探而
彌賾彌研而彌精吾少學易至老竟莫通其膚閑戶
草玄亦僅識奇耦陰陽生剋而已劉氏子工易數
多奇中人有表爲通玄者吾亦漫不能詰也吾試以
幽冥感應之理參之其玄有未易通者人生墮地合
爲魁台或以脩爲謬誤何則祿減筭終其身不得竊

一命之榮乃天以死中閒不幸年壽短折而偶踐忠
孝主筭者一夕或延一紀二紀世若執甲子八十一
暨中天後天之數按本推測似未必可卽據以爲定
凡此玄妙又將何以通之易天下之至玄者也其中
不中非易也變而通之存乎人參以世事物理未必
不直通玄籀子跡江湖閱人多自負通玄必識畦徑
歸鄉吾當嗣爲子叩母諉曰玄之又玄

觀物王氏序

觀物亦有術乎樂窩經世書分觀物爲內外篇淵乎
觀哉而物未易觀也學正王又新生瀏陽年甫壯道

巴蜀越礪門度索橋直抵羌境風土燉惡生齒淑咤
一覽在目既而道雲南航瞿唐來家又將問程燕晉
杲杲挾易數行世其於觀物夥矣物萬不同生而象
象而滋意理與數隱然並行乎其閒故馬可負圖兔
可畫卦著可揲占梅可折卜聽鵲而知南北氣候之
異籌壯丹而識興廢消長之變卽物而觀何奇也而
吾於春秋上下之交晉侯受瑞而憤一書曹太子聞
樂而嘆桓九邾隱魯定二公執玉而俯仰不同以致
屈瑕舉趾之高桓十越椒豺聲之別齊侯無礼而責
人有礼觀者於動容言貌閒深識其人終身壽夭禍

福不假易數何其神於觀人也而又不但於人者然也虞不臘貌不五稔被髮之祭不百年一舉動頃運祚脩短竟如所料其於觀世又有妙於人者理乎數乎吾亦漫不得而詰也又新觀物深於數也天地間盈虛消息謂非關於易數不可而有或掩於理者亦未可知也是以星數家有中不中者焉顏賢而天距惡而壽數掩理也姬文夢而與齡鮑焦憤而投河理掩數也子行世廣觀物富鐘鳴鼎食之家凡昔焉望若蓬萊道山者何不滿圻者王承福之一嘅也胃脯洒削之子凡駿奔疏附者何歎然金橫帶而文茵暢轂也雪山蔥嶺乾毒西夏之氏自漢唐來桀驁跋扈不可臣妾者何毀其巢折其種而立夷埃燼也若以為悉數所丁預定於數百年已前元會運世不幾遠且固乎世凡幾人人凡幾品貧富貴賤若皆有數以管攝其身冥者不幾擯勞而瑣乎是又漫不可詰也余與子測消長在數脩持在人有不可膠於奇耦老少生剋對代以逆許其平生者子善觀物請更觀心

牧萊脞語二稟卷八

題跋

茶陵古迂陳

在子

同甫述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跋張景賢醫義

醫與儒近其書也同志其賢也同列傳漢志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與儒流伍別而九至華佗葛稚川精診候由早業儒故例登傳記世之庸人俗士嘖嘖曰醫其精妙者亦僅守素問脉訣及流傳雜方至神農食禁嬰兒瘕癰等書並不傳世縱傳亦罕讀嗟夫醫有經有方儒而醫知經復知方否者知方不知經明則方明經誤則方誤人言醫術謬而誤人與學術謬而誤世均也吾友張景賢家儒深學問不及試科目乃肆意於厥先診後之學間取醫經數澤文義理毫而義深經明而方奇使操筆戰秋闈取科目無難乃姑見於此吾愛其才猶惜其未試也僅待此行世醫校學子庶有矜式勗哉俾勿沫

跋曾逢堯詩

向余齒壯甫脫科舉鞿韉軌喉吻學候蟲吟首識龍溪曾彰甫厥後垂絳帳族里間一會并互扶義囊相

博習至推敲乃已越十載其子逢堯復挾冊訓余階庭諸子弟初則見其勤於讀再則知其工於文三則獲手其吟卷瑟瑟之珍也鏤錙之鈎也河漢之渾浩而卿雲之眩麗也逢堯其學殊不在乃翁下何淵而富也古以學問爲詩後世以聲律爲詩以學問爲詩既弱且傳以聲律爲詩不寧則陋逢堯講誦精記問廣吟風弄月多奇多古多春容豪贍頗有陸劔南氣象高門甲氏庖饌充牣山珍海錯隨索隨具較之窮巷貧兒旋生飮餽東西問且不給其相去寬窄何萬至擬將進酒秋胡辭離不逝非但江瑤柱似荔子而雋又永焉風簷露苑間與逢堯相往覆獲嘗禁鬱而今何踞按恣吟也昔鄒忌每問人曰吾美何如徐公衆曰美後見徐引鏡自照乃知遠不及余學詩者也讀逢堯詩美麗其類鄒多矣

跋李宗望倚樹吟集

詩以趣倚樹而吟者其趣清倚松而吟者其趣古倚桃李而吟者其趣艷以麗回薄動盪伐毛洗髓人固有化於物而不自覺者安成李氏子倚樹而吟梅邪松邪將桃李邪樹本無聲也觸之撓之撼之而後聲乃生若吟焉激者折者微者闐者婉且緩者緩若解

驟若振喧若振息若止萬舞若作蓋自然而然人力所加乎其間也子倚之而吟將與之而俱化邪將化者自化而無化之者邪吾徵子倚樹之吟乃惠施倚樹之心也惠施倚樹之心乃南郭子綦隱几聞籟之心也聲生於自然爲籟句生於自然爲吟景與情相融泊與淡相入抑揚高下清濁疾徐故出樹間者而聲出吻聞者而詩其趣皆天也嘗試與子徙倚林薄偃息濃陰颯然隨來韻中宮徵樹聲之吟似與吾吟相參瀏瀏乎韻灘瀧之激泉而莫之握也洵乎摻漁陽之鼙鼓而騰怒馬也琤琤乎敲崑山之碎瓊而瞞乎其墮吾前也寥寥乎戛祝揭之韶濩而雅以諧也又窈窕乎刻缺之句蠲而寔韻之漸遠也乍離乍合乍止乍鳴孰爲律孰爲雅孰爲頌耳識而塵洗心悟而溫釋樹之爲吟與吾之倚樹而吟者各圓乎天趣之中而俱不知其所以然也吳江五言暗香十四字霜皮黛色數十句將倚而後得也邪將不倚而自得也邪子語我吟我語子趣子綦以籟惠施以樹加之子以吟又鑿爲詩家不二之法門

跋劉養浩雲萍錄

雲萍有錄雖以記會面亦以責世間反眼若不相識

者流吾既面廬陵劉希孟矣他日相逢何至不相識
邪飄々者雲浮々者萍神交千里地疎亦親金堅故
貞松耐故青吾惟子明子惟吾真

題梅花百韻

和靖吟梅適在西湖榮伯吟梅亦在西岳一種清奇
蓋非官閣東道嶺南北可同窠白挂樹殘陽欲落未
落瓊罌玉杓宛損羣仙香冷透而影蕭疎政自不減
水邊月下異時和靖吟止四十字後村輩乃百之烏
山又百之豐不餘一言約不欠一字花神耿々相顧
亦復具有皮裏陽秋里譚氏榮伯觀梅西岳又取梅
佳題雅趣各爲一疊數亦百不但參後村烏山輩又
將轉身參和靖余方耘花圃汲泉灌梅有世外想鏘
其吟佩意行花間誦魚歌以洗耳抱梅課以醒心二
妙競爽恍若身坐西岳之西

跋裴道可寫真行卷

通甫裴公以厥先急蹕來南日請大倉數世不墜其
業余羨其孝章亭陳公以當時蒼龍駕東淚洒杜鵑
數語以抒其憤余羨其忠傳曰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二事可併案某以大德丁未清明節其孫裴道可爲
余寫真出示于卷讀之就書卷尾

題碧霞譚道士榴書丹詩

方外士鍊胎黃房飛婉女沸河車供薪水丹竈閒自
是本色年來溪深林隱漫無沖舉異人控白驪騎紫
麟背拆若蟬蛻者將委羽奉林王屋伯達輩乃圭玄
秘果懸絕不可傳紛其餘子空囊索僕々東行媒師
劉長琳宮瓊館咄々行呼唱驕同袍鼠竊供膳所入
以自豐出塵事奚暇領此碧霞譚高士隱鄧阜之陽
塊守玄閣御六氣漱沆瀣棲心玄牝於陵陽子明餐
霞之經頗精三昧吸若龜經若熊咆噓若松喬金丹
鉛汞鍊氣母成就迴出流俗幾等甚至伐金石出匕
劑亦可假息延齡奴僕命神鬼上界老仙襄以妙墨
字逾辭妙當是五雲閣吏奇筆自作一種不食烟火
語意於碧霞丹法深可之卷錦歸還行共鴻寶紀書
闕枕中慎勿爲六丁攝去木鑽石穿熟視石壁聞更
獲丹訣文字子仍攜以示我

題樂平老人寓言手卷

樂平老人商政政曰滄海之東有一鳥名曰鷓
鴒背而鴈足身不勝其首弱水之西有一鳥名
曰鷓頭小而喙短項細而腹大兩鳥相會於大
漠之中鷓謂鷓曰吾能吞汝慮以腹量褊窄腹

不汝容也。鸚鵡還鸚曰：以吾之腹大，可容汝柰所患。鸞爪無力，不能攫搏耳。近有葫蘆提見二鳥呵之曰：汝等同類，何苦相圖如是邪？且以天之生我，無手無足，無心無腹，厥有旨哉，得免紛拏奔走之徒，勞機巧饕餮之禍，且寒暑興衰，是非善惡，吾不能辨也。但以飢而張口，睡而瞑目，不觸世網，不違物情，與萬物同塵波，各無規伺之心矣。然見吾者，不免哈然一笑耳。傍有佞儂先生坦腹便，醉而誦詩曰：

鸚鵡從他相是非，葫蘆提了省心機。先生佞儂

君休笑，贏得便便十大圍。

樂平老人寓言亦南華老仙齊物之筌蹄，恢而顯者也。其亦有激而然邪？物一也，多觸邪草指佞善惡大。明皮裏似有陽秋，先生之嗤葫蘆也。葫蘆之嗤鸚鵡也，以之鸚鵡之自相嗤也。將相嗤乎何窮？深山逸士槁項遺情，布韞背鞋盤薄泉石事，此奚誤於世若施之垂紳拄笏，溟濛摸稜類皆無口之匏便。滿腹肥如瓠，壺大如鵝，夷慮以爲尊浮之江湖，正自龍縮菌蠢豕脹，膨脝於乾坤矣。補物猶如此，世亦可知。臨卷悽兮吁嗟，麟兮。

跋羅可寄詩集

安成羅可，寄貌清而穎，志淳而奇，向侍乃翁古愚先生講道，家塾繫窻。吾伊蘄然異其志，時爲文未爲詩也。別六載，犯炎色訪溪上，從容數月，窺其習，浩傾天河之瓢而不竭也。觀其文，覩浮玉井之蓮而不涸也。徐得其詩，又繁手濯浣花之錦而不凡也。句律精熟，如彈丸入手，圓轉妙活，得之心應之筆，雖闢李杜藩牆，不難此盡。翁授我粵昔聖賢君子愛其師也，見其子孫之賢，且文者，亟稱之。坡翁師歐門，盛稱叔弼之詩，山谷石山師蘇門，盛稱叔黨之詩，意蓋各有所寓也。吾於可寄亦復如是。家學章詩道昌。

跋南軒語錄

道學始於湘，復熾於湘。濂溪扶圖書不傳之秘，五峯弟兄南軒父子躡踵來南。湘江山水遂爲道學窟宅。南軒，廣漢人也。當公勃窣辟地，宅潭城南。介孫氏謁胡門卒授業，且友朱呂羽翼之。格言懿槩炳語錄，屹然俎豆從祀。列聖昔聖賢從師問學，負笈不遠數千里如魚遊，不但學北方一陳良，然若公懷蹇統袴，懷已謏聞，且引墮野狐禪，安得卓犖也。茂名世春沙何景春，繇先世辭錦屏城南，奉版輿，羈衡鄉同閭同。

徙寓之迹又同分教泯泮手是書恨弗友公百卅上
將墨本淑同志余從旁覈取舊藏公府全書第四
卷以續春沙尚友道問學之心南軒心也宦學四方
斬々然規邯鄲而步之濂洛燈復然矣其進豈易量
哉讀是錄者勿作卅說冷語例觀

跋劉向新序

余夏初刊說苑秋刊新序十月書成新序者獵採傳
記聖賢言行而序述之也先說苑七年丁酉上班固
稱更生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書數十上以助
觀覽補遺缺成帝雖不能盡用內嘉其言常嗟數之

今行世者散逸遺脫卷文小異乃南豐館閣定本漢
晉文士撫授故實膏潤筆尖若叔敖塵蛇葉公好龍
之類奇僻詼詼浩如煙海編簡蠹亡宇宙閒何限賴
此僅稽一二不至如雞碑鼠獄恍莫明所自異時廷
紳以二書有補於世進諸思陵深蒙開納更生所述
雖未用於漢朝而獲遇於後來豈裨官小說斷爛朝
報比對金鑾講邇英或持此書以往是亦格心一助
更生將忻然含笑地下

跋沈存中筆談

楮先生喜讀外家傳語張華盡天下奇祕書韓昌黎

手不停披百家之編故其孝浩博而文淵永乃知學
子耽經玩史外別有虞初稗官之書亦未可少吳興
沈存中博覽古今於制度猶悉粵在熙豐詆車戰上
奉元曆編修郡國圖頗極博綜前史稱之莫年著筆
談計二十六卷自故事而下曰象數曰官政曰樂律
曰藥議辨訛正謬纂錄詳核聞未聞見未見融之可
以潤筆端採之可以裨信史昔王儉出巾箱几案雜
服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二物陸澄
後至出眾所不知事各數條皆儉所未覩并舊物奪
去若澄更得此書又當奪幾籌

銘

銅蚪筆架銘

雙龍蜿蜒滿腹霖雨奚抱管城事冷言語汝負蒼生
兮蒼生負汝

石山筆架銘

卷石爲山山若轟連山亞筆不禿吁嗟乎寫雲烟
狀風月心良苦兮不若歸閑乎此山之麓

竹硯匣銘

劈爲札編爲匣緇不涅青不殺此君寧以身護陶泓
兮窮亦達

二色端硯銘

面溫而紫背堅而白璞玉一片俛仰異邑溜可穿石
可泐迂翁磨此以補選註韻兮不竭亦不缺

筆銘爲邑子陳國寶作

中書筆經綜乾坤判休戚館閣筆藻續詞章勒金石
幽人筆點漆烟雲寫風物毛穎之術究城之邑厥惟
國寶穎川晚出尖齊圓健蒼虬逾逸隨所用之畢獻
其力要將爲人仕建隆平鏤經籍紀興亡草詔檄豈
曰刻劇秦碑圖高堂壁甚且資奸諛乞憐者之著述

鐘銘并序

古者卿大夫士家鑄鐘鼎以紀功考德宋左師
食必擊鐘貴也陸子靜家會食亦擊鐘禮也世
之貴而知礼者尠矣古迂陳某家東山鑄鐘于
館昕夕作止必以鐘時甲辰孟春之上澣銘曰
洪鐘未扣希聲闕一扣鯨鳴聲赫奕巽康懸庭時拷
擊朝聞思道夕思惕寶爲家範永無斃

大悲山堂鐘銘并序

古鐘按樂律國家立戰勳乃銘景鐘詔後世卿
大夫或休烈懿德必銘以傳其家甚至有鼎食
鳴鐘者其後大雄氏河上翁之教行各假以震

動三千沙界鐘重器也鳧氏究侈奔爾雅辨剽
棧泠州鳩別橛窈小大高下用卜休咎鑄者慎
焉譚君正伯建堂大悲山白石坡下將通三教
爲棲息所且製鐘司曰暮巧銘紀一時之盛里
人古迂陳某捐金禪之就銘曰

春雷之轟蘇醒羣蟄鯨音之吼震撼幽閑是鐘未扣
萬籟俱寂亦既扣止清響四逸至人沖棲退藏於密
明靈護世如響應擊動靜互根乾坤翕闢豈曰清虛
而不應物善識盈堂子午噓吸懸虞金奏用儆風夕
萬古大悲清泉水石鏗言追蠡谷應水立

六義堂銘

建義學

古迂翁於所居東偏作堂曰六義非爲詩也雖以自警亦以警世銘曰

賦受一初靡哲靡愚邴原無資匡衡無書經籍四庫廩稍一區希賢希聖與天爲徒

續義廩

萬目睟々寄命救粟富困堅閉瘠捐溝瀆惻隱何心忍視面顰義廩常豐嬉然鼓腹

行義事

凡人所行具有其宜過爲不爲二者均非經傳之閱言行之稽勅中梁燧聖賢可希

篤義方

士生踐履各有準式如几斯方如矢斯直高曾規矩子孫繩尺家訓昭垂乃見天則

開義路

羈人墨客放浪江湖流離瑣尾吾乃其徒雍伯奚漿子敖奚餉解劍指廩失船之壺

施義財

人同一體富貴不齊生無錐立沒暴其觝何惜數畝

錯落衆々各封一杯式完其歸

四知堂銘

天知我心

蒼然者天炯然者心隔幾萬里而乃鑒臨神聽正直鬼闕高明靡知其他但謹天君

地知我行

茫々坤維塊焉寂寞跬步稍差淵泉已覺暗室之行日星之灼戒慎不睹吾亦自樂

人知我學

珠光淵媚玉蘊山輝學本爲己奚以爲爲經筵內充

聲聞四馳餘情沽譽人其可欺

自知我迂

輪方難駕錐大難躋世巧著述或拙遊宦十上干秦五餌謀漢五豆無機凡骨難換

楷木杖銘

堪輿淑氣孔林攸萃文槁而理質韜以賦尹爰斷之扶顛持躋嘉惠儒流助行仁義

枕銘

敬以醒警以省其母受黃妳者之日三請黃妳見山吟詩註

贊

張用之張吳老贊

背頂會撮齒髮蒼疎二僮擁從夫豈其徒乘驢兮驢
有生死種柳兮柳有榮枯吾無枯亦無死兮蓋與大
塊俱由此人視之彼張公子兮亦廣成子李八百之
可羨由司造視之若張公子者直不過晦朔之朝菌
春秋之蟪蛄

茶瓢贊

瓢壺之苗楚宮之腰用之則研茗而不飢不用則挂
壁而難招蒙家酪奴醉色囂雖有此瓢誰無此瓢
山鼎蟹眼松風蕭々雖無此瓢誰有此瓢是瓢也將
備唐仇貯詩之具將友許由箕山之漱乳若相從盧
仝兮腸閒文字五千卷之搜

壽星贊

廣成子與黃祖對茶
二女權老子從夢觀

松釵撲面雪花覆眉歷幾甲子園一枰碁彭鏗付八
百歲於一若廣成子更加四百歲而有奇彼老子乘
雪旁觀觀二女道然笑曰是較蝸角蠻觸之勝負龜
鶴長短之憂悲我有大塊之一局無黑白無敵手且
千古萬古長未了而二老下子之皆低

李浩伯蘭畫贊

孔操之清楚佩之馨一餘一花希聖賢心

四畫贊

箕山一瓢

萬鐘恨少一瓢恨多箕山甘靜如彼風何
飯顆二豪

亭北自蒙飯顆自瘦吟趣不同笠騎怎諳

虎溪三笑

三友住山冥然花草誤出溪山世事絕倒

商山四皓

傲世有芝藏機有碁雖一出山人無是非

十草蟲贊

蜚蜋

甲蠶而瑩形猥而魁飲穢小醜妄自殷雷赴炎而出
觸杖而摧開軸問汝適從何來

鳴蜚

其羽紋只其音淒只絲々露莎伊誰之使我愁未休
我吟未止篝燈何人求以娛耳

蛇醫

足跂跂兮蚯蚓之微尾涎々兮蛟螭之奇匪壁匪莎
淡墨淋漓爲電則瑞爲孽則非

絡緯

露叢撼々機杼軋々公子自寒懶婦自愁一縷之征
一家之乏歌兒商女笑而不答

寒蟬

齊女何怨朽化何神不貪春色長助秋聲爾腹誰飽
爾鳴誰聽一鳴亡何抱樹隨瘖

螳螂

首圓如蜻腰細如蠅窺蟬而捕見雀而驚我欲害物
物亦害身操琴何人尚有殺心

天水牛

鷹爪奚容犢角奚長不服我箱更穴我桑於農無益
奚乃農傷紙上猶爾樹間跳梁

蝦蟆

蟾蜍何靈姑惡何鳴蟾腹疑奮睨目疑瞋睨之幅紙
公私莫分法朗一呪無聒耳聲

蜻蜓

塘螂別種胡黎說名既詢且雅赤弁丈人翦我溪綠
立我釣緡蛛懸簷網勿恃身輕

蠅虎

爬沙踞々注目詡々端午淮南疇將贖汝遇蠅則虎

遇雞則鼠卑卑小勇彼惡足取

寫真自贊

面圓而脣體賦而腴目秀而腎步方而徐指爲貧婁
者流則撫缶有斗粟之儲指爲貴介者流則懸腰無
銜帶之魚謂古非古謂迂非迂時樵而樵時漁而漁
欲講道鄉校則鹿擁以往欲寄興文豪則童抱以趨
千百世而下或問渠爵里名氏則大鈞甞封之衆芳
所而官之以行祕書

廬陵黃湖中書琰

牧萊勝語十二卷二葉八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陳仁子撰仁子字同甫號古迂茶陵人咸淳十年漕試第一宋亡不仕是集名曰牧萊言牧牛於草萊間也初稿題其門人李懋宣編二稿題其門人譚以則編觀卷首余恁鄧光薦蕭龍友序則仁子蓋自定之託於門人耳仁子作文選拾遺襲真德秀文章正宗之說進退古今作者若有特識今觀所作則殊爲猥濫諸序皆推其南岳賦特以壓卷鄧光薦比之相如蕭龍友比之班固然賦所云卓高岡兮爭長走平龍兮要荒方各有山山各有網譬諸觀水勢之激洄者必航大海七澤之汪洋訊花譜之繁麗者必瞰上林艮岳之低昂恐馬班決無是語又多以表駁駢詞語錄俚字入之古文如與衡陽鄒府教書通體皆散文而其中忽曰士修於身將用於天子之庭春風華野之耕而升陞之規模已定夜月礪溪之釣而牧野之體段已成云云不惟自韓歐以來無此文格卽春風夜月四字尙可謂之有根據乎殆好爲大言者耳



ZW 21181888575886